金文文獻集成

第十九册

現代文獻
圖像與銘文綜録

线装书局

◇中國古文字大系◇

金文文獻集成

現代文獻·圖像與銘文綜録

第一九册

本册目録

現代文獻·圖像與銘文綜録

圖像與銘文綜録

現代文獻

圖像與銘文綜録



據一九二七年石印本影印（節録）

夢坡室獲古叢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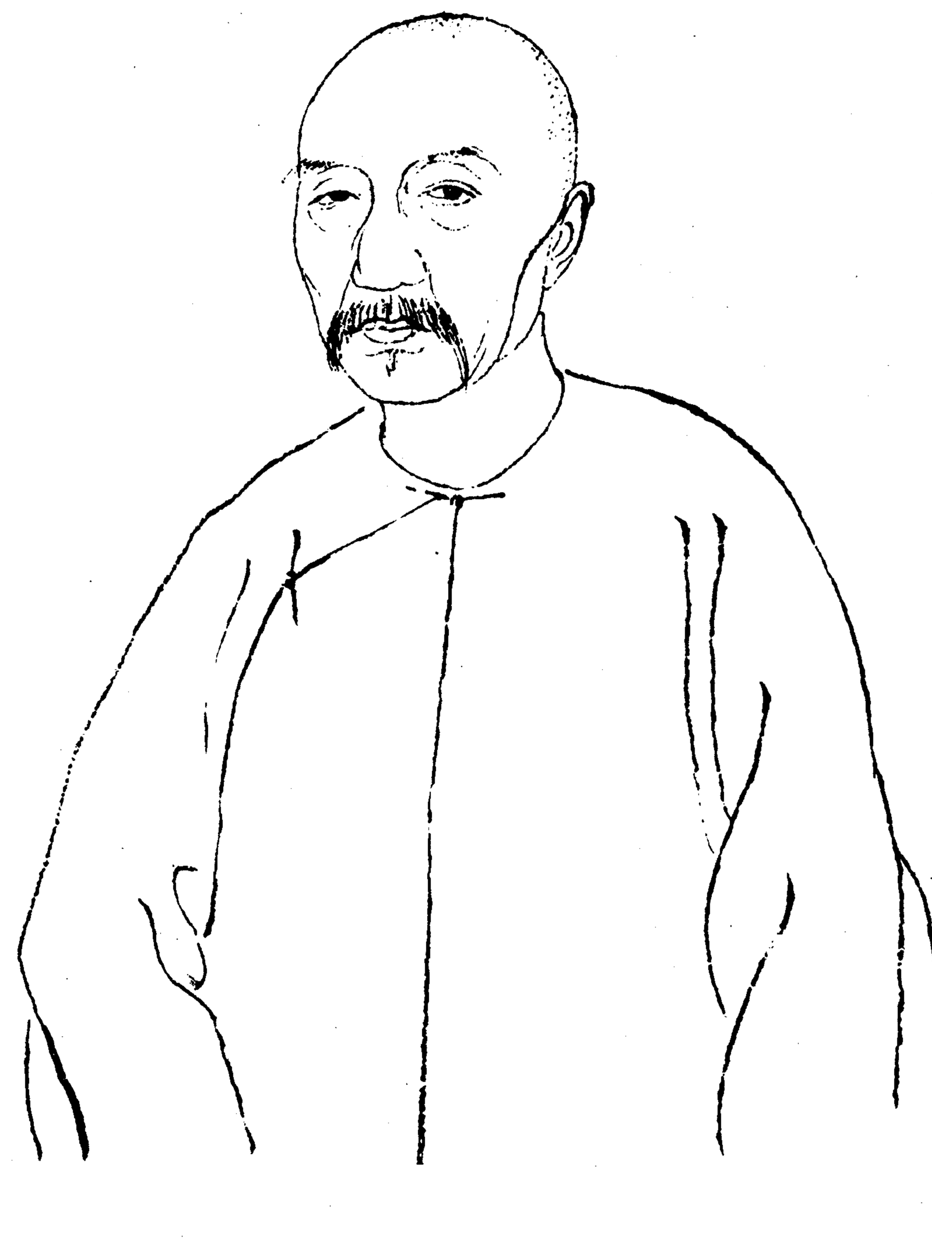
丁卯九秋 吳昌碩時年

金石壽世經濟文章廬陵著錄
原父攷藏爭鐫撥墨可辟琳瑯
十鐘兩罍考釋精詳登鑒擇古
大旂國光擬商周千里彙新篁
飫器見徵學富縹緗息園之屬
山高水長 丁卯十月

夢坡室契刻所藏彝器成書圖象卷首
謹為之贊 西神王蘊章并識

夢坡室主七十歲小景

伯荃尹君寫照王蘊章題款



夢坡室金文序

蓋聞文啓蒼靈籀變斯相神飛大翮存於史篇埀見鴻都别裁新製不有凌長之綜錄高密之詁經字義淵微殆雅僂指暨乎晉魏衆文並出竹簡盈車伽藍炫目疆裘推揭滿西竺之詞尺櫝枝條来俗書之目古氣浸濡學者所啼於是司馬補丁度之篇宣和啓款識之學尚功嘯堂道其流張有戴侗辨於後自是以來金石之錄充於緗縹近則積古筠清窻為稱首攈古恒齋搜考尤備然地不愛寶山川間出異文奇器尚待甄收夢坡先生雅擅六文心通五際繙檢藏真别白疑誤分為八類以立其凡一曰禮器鼎彝盤匜等事隸之二曰樂器鐘鐸鈴鎛等事隸之三曰用器敦簋尊壺等事隸之四曰制器符節規範等事隸之五曰明器鐙鉼俑券等事隸之六曰兵器戈戟矛劍等事隸之七曰造像八曰雜器終焉都為十二卷凡疑文駁簡悉自考定又延鄒君景叔相與商榷為之編次以佐其成慨自桑海以來古義晦昧剪行之書重於泗鼎佉盧之說繁於舌人求能通急就讀凡將者百不能一博士倚席頌聲寢歇兩生習禮將同議瓜一壺中流誰與共濟夢坡獨能於舉世不為之時作千載旦暮之想可謂能障狂瀾不染緇塵者矣且也元遺山慨慷長謠有神霄銅爵之篇董廣川精通素業正祕笈和鐘之字百觚不亂一室自馨是為娛老傳孔悝之頌式為家誡諷鐃鼎之銘無愬昧旦是為淑世校弁敦宣射取證於春秋箋公鼎借衡攀援于詩義是為經學至於瀸祈一字俘保兩文垂金薤于座隅辨玉書於掌上瀾翻汗簡芬若佩觿是為字指凡此數者徐鍇或且見遺劉杳不能兼

擅而文史足用揖方朔之恢奇經義紛綸善大春之碩盼其為愉快有識同歸則是編也珊瑚成樹網目勿漏於潛淵武庫皆珎談肆交馳於天口矣丁卯十月嘉興金蓉鏡拜序

大易有言形上為道形下為器道在六經器則鼎彝任籍書於縑帛寖易譌失彝器出於邊壄秦燔未及百名一字皆闕典要自漢以來始重古器梁王之寶罍尊寶憲之獲仲鼎見於史傳播為美談天水之世風寖盛宣政兩朝稽古所收數逾巨萬敕撰二圖詳及器形王辥所錄專摹銘字然古人

制器彫文刻鏤皆有契度大禹之世鑄鼎象物藉知神姦雖未親覩饕餮之異倕指之齕馬齒相覆具詳呂覽是知制器尚象聖訓所重王朝侯國所飾各區一質一文咸準名實銘勳約劑祭祀燕饗體用各殊云紋雷回之狀犧首龜目之飾摩挲審別可訂鄭圖逸文糾聶書妄廼圖象之作當與

款識並重矣
寥坡先生好學嗜古搜購古金儲藏
甚富大如鐘鼎尊敦小至戈矛鏡鑑自
商周至唐凡若干件朱斑翠色溢紫
充幃余嘗召豐暇請觀如入寶山心目
縱賞如伯嬰父盨鄭𦎫父鬻牧壺甗
盉其形制可証禮器呂望幕柱足以考
證周官王陵之柳文體已近獵碣

先生既取諸器圖其形制拓其款識復
輯諸家考釋附以論斷粹為一編其
著書之誼与先聖形上形下之旨相合
其羽翼經訓甄明制度又其顯著者耳
閼逢困敦十又二月餘杭褚德彝記

金石刻作注所為瑑文直抗邈
与斯寥坡決背入鐘鼎印以銘評
潛神變怯斂斫斲校訛眷去重
鐙鑄珊瑚枝泰山二十九字缺六就
絕走六丁悲幸冀彝鼎巧鏤鑿
趑趄作野狩不追我道太學視石

鼓摩挲殘缺生歲淪此書平手縮
大神物方寸皆伏神鬼掃無家皆棲
日辰篆璽印不補秦漂遠覃谿收
入兩漢鉨一但足可碑不支撐奇扶祕
華踏趙閃鑠光怪紛陸離林負自拜
華嚴相千載　吉羊雲護之

丙山庸飛豹
丁卯年七十

夢坡室獲古叢編總目

夢坡室藏金之一

禮器上

餘杭褚德彝

禮器目録上 器用漢建初量注其無注者悉照原器拓本影印

烏程周慶雲藏器　海寧鄒壽祺編次

商屋虎魚形父乙鼎 器高七寸五耳一寸三分口徑六寸五分
商酉彝 器高七寸六耳一寸四口徑七寸
周盂鼎 器高一尺六寸五耳高五寸濶四寸三口徑一尺四寸半
漢涾公鼎 器高連蓋一尺八寸三腹濶一尺五寸半外耳
商子持貝形父丁鬲 器高連耳七寸七分腹七寸五分
商王宜人甗 器高一尺八寸半耳三寸四口徑一尺四寸腰八寸
周師田父敦蓋 器高三寸二口徑八寸八頂四寸四分

周緐伯敦蓋二 器高三寸五分口徑七寸四分蓋頂三寸半 二器尺寸相彷彿

商祖戊彝 器高四寸三分口徑六寸六分底六寸二

商子父丁彝 器高五寸口徑六寸五底五寸八

周夲妃彝蓋 器高連頂三寸五徑九寸八分

商子孫盤 器高三寸五徑一尺

商祖丁匜 器高八寸四橫自流至耳一尺三寸

宋雩匜 拓本照原器

商祖丁斝 器高自柱至足一尺一寸二濶七寸二

周周章鎰 拓本照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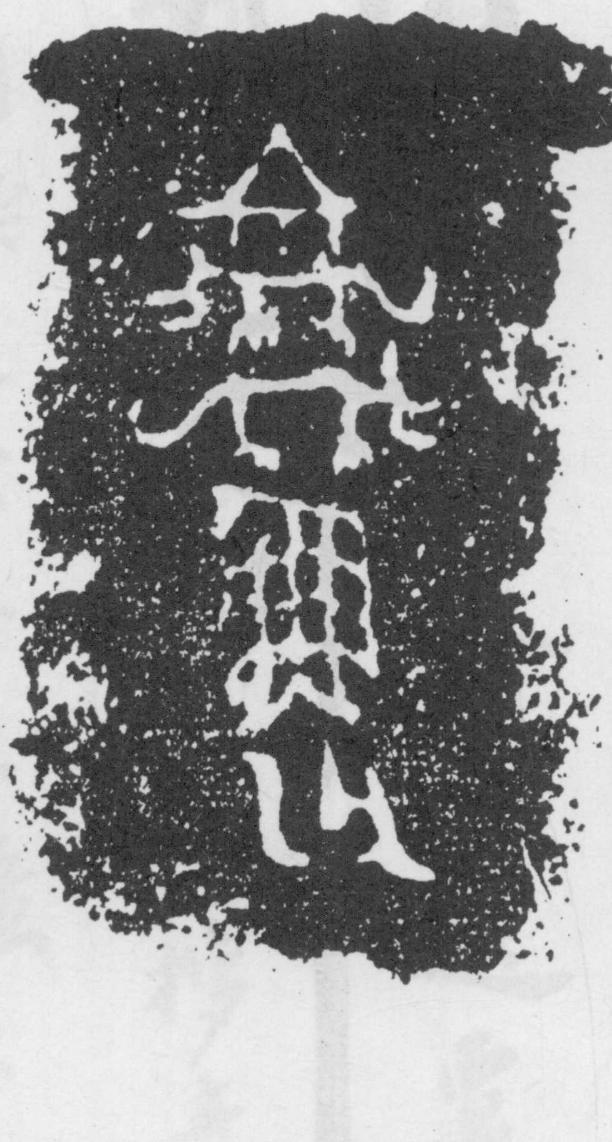
商遀享尊 拓本照原器

商尸形父癸盉蓋 拓本照原器

周虢叔豆 器高五寸半外耳口徑七寸二分底四寸五分蓋連頂高六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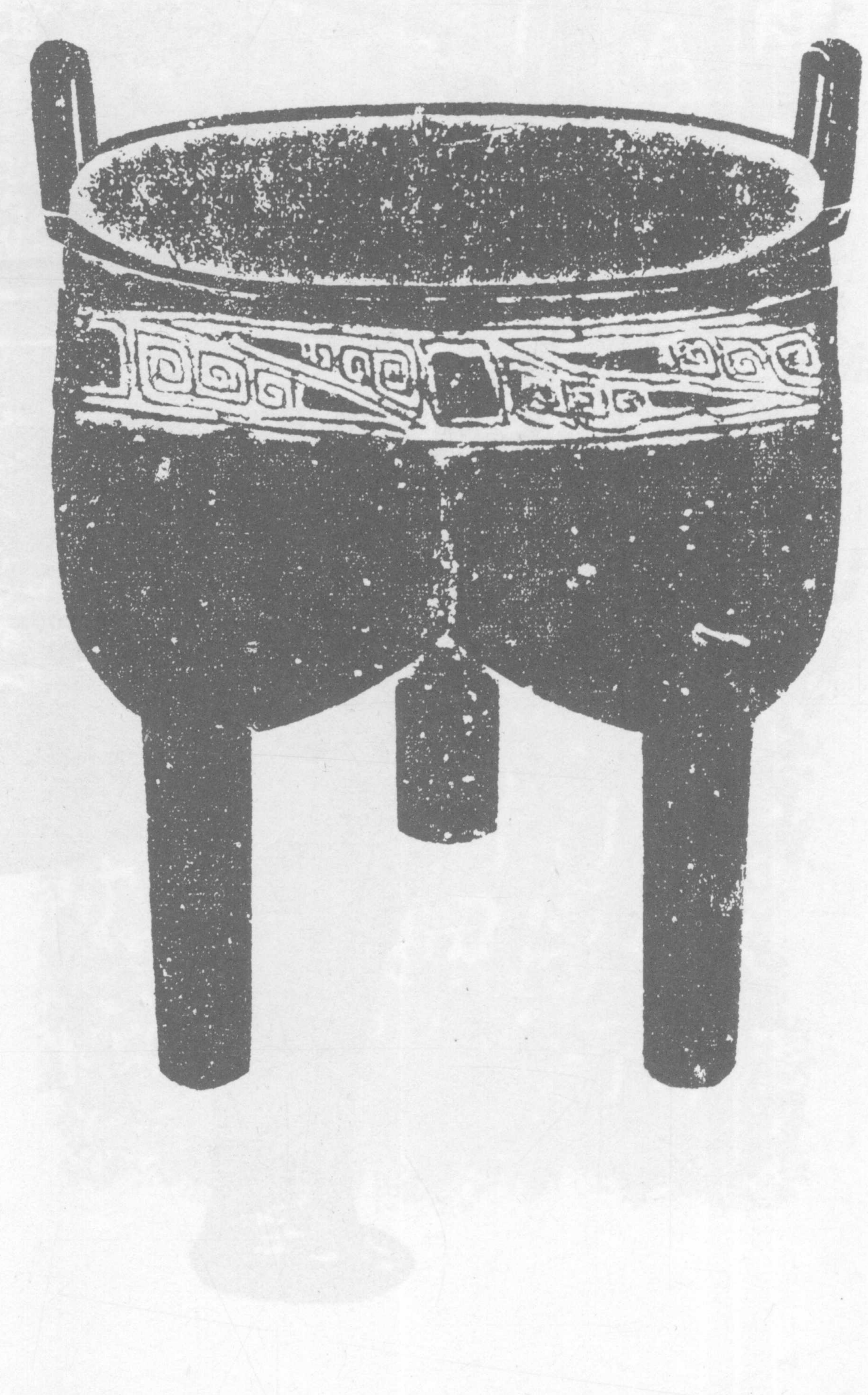
商屖虎魚形父乙鼎





慶雲按屋形虎形魚形皆古器所習見積古齋虎父丁鼎謂虎形取服猛之義猶周官六彝之有虎彝也又子為父作則稱父甲父乙者宗廟作器之次第兩說皆可信故引而證之

商酉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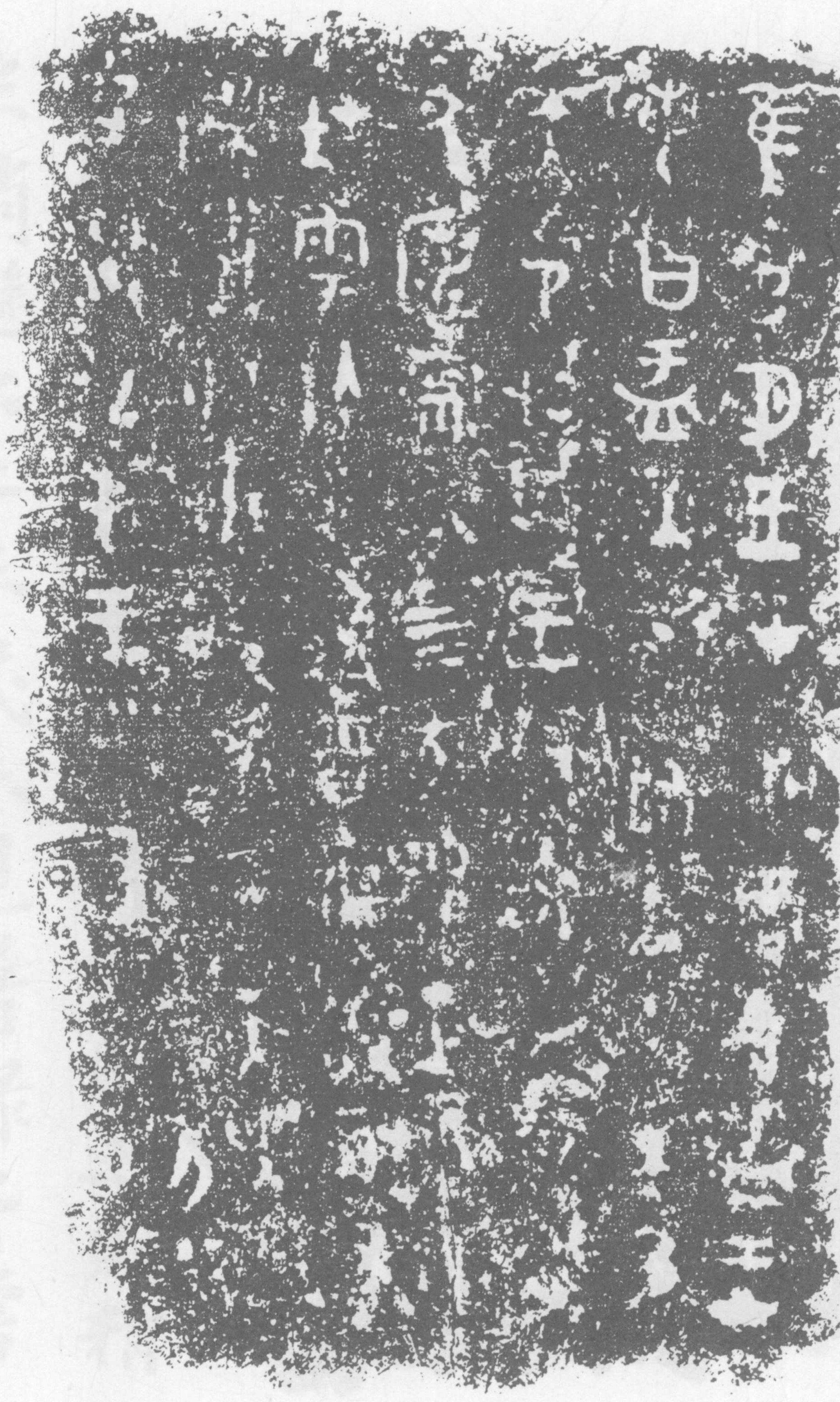




此小鼎古謂之齋形與尚齋同□或釋為尊證以父丁方鼎作□父丁尊作□文雖小異大致相同按尊說文从酋𠬞以奉之酋說文繹酒也又奠下酋酒也下其丌也禮有奠祭者竊謂此□為酋之變其中之丌即丌宜為奠祭之奠字非尊形以尊形當用之酒器鼎非酒器小鼎彝非炊食之器自是用之奠祭故有此字未知當否癸酉十月適廬鄒安

周盂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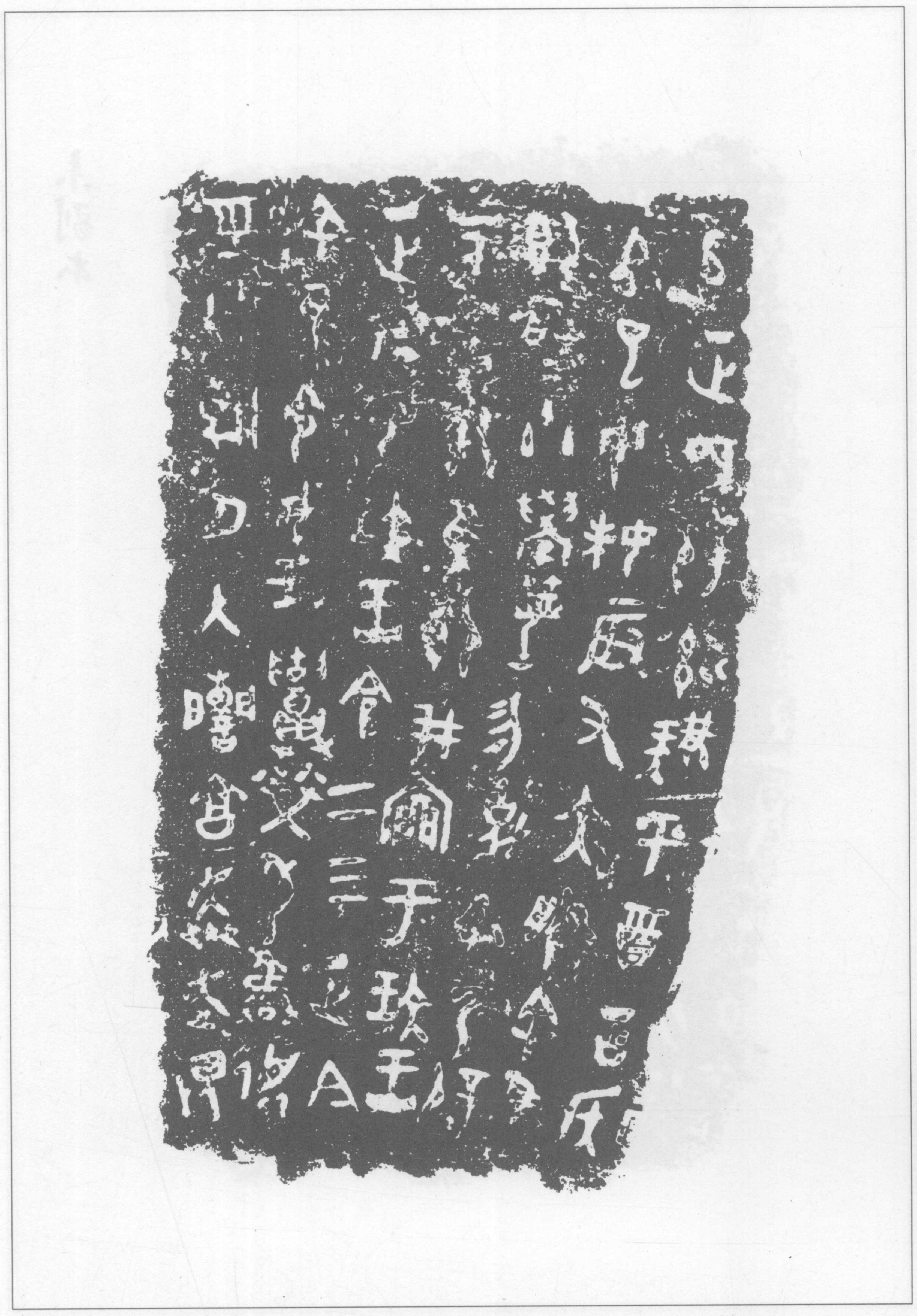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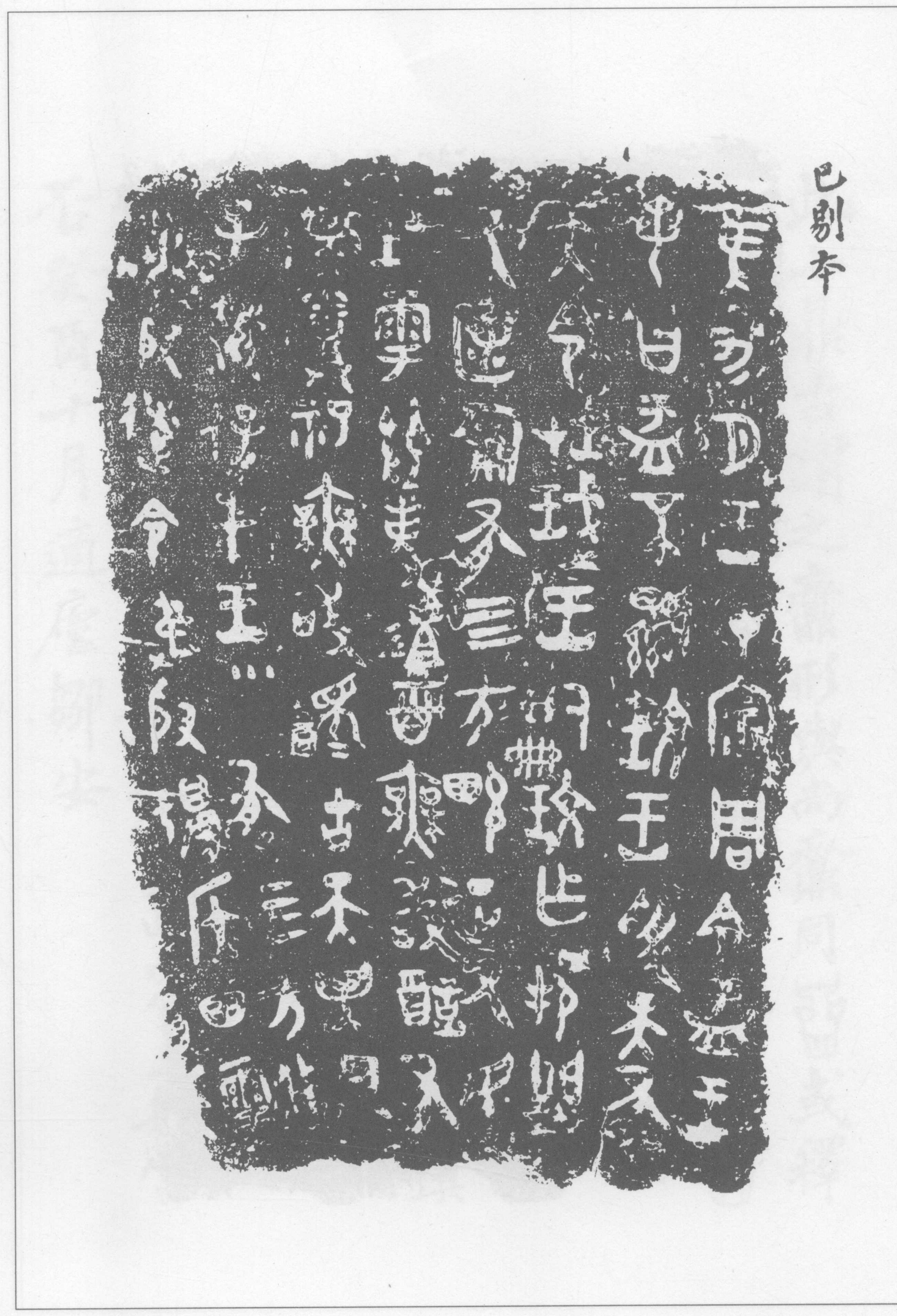

未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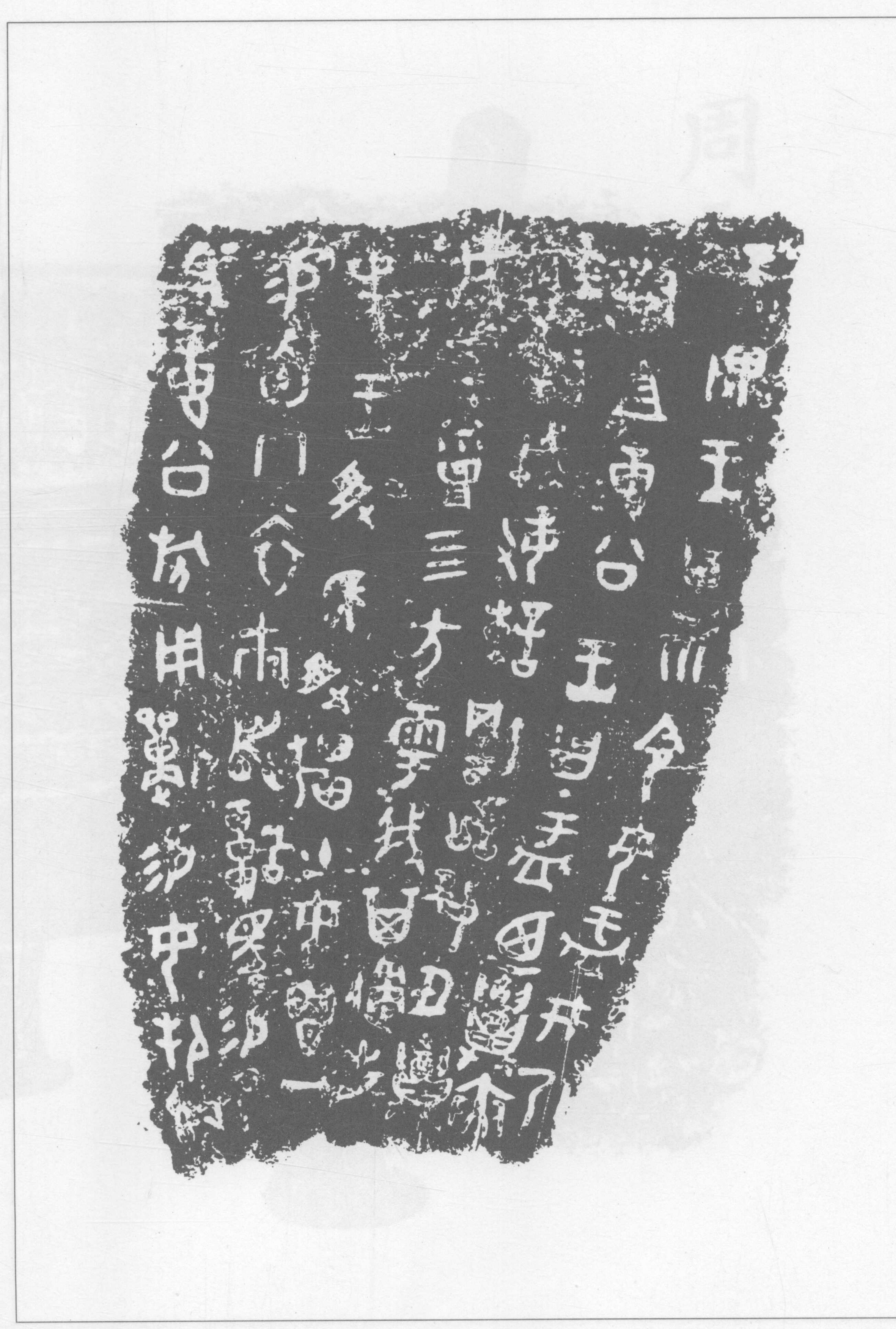







已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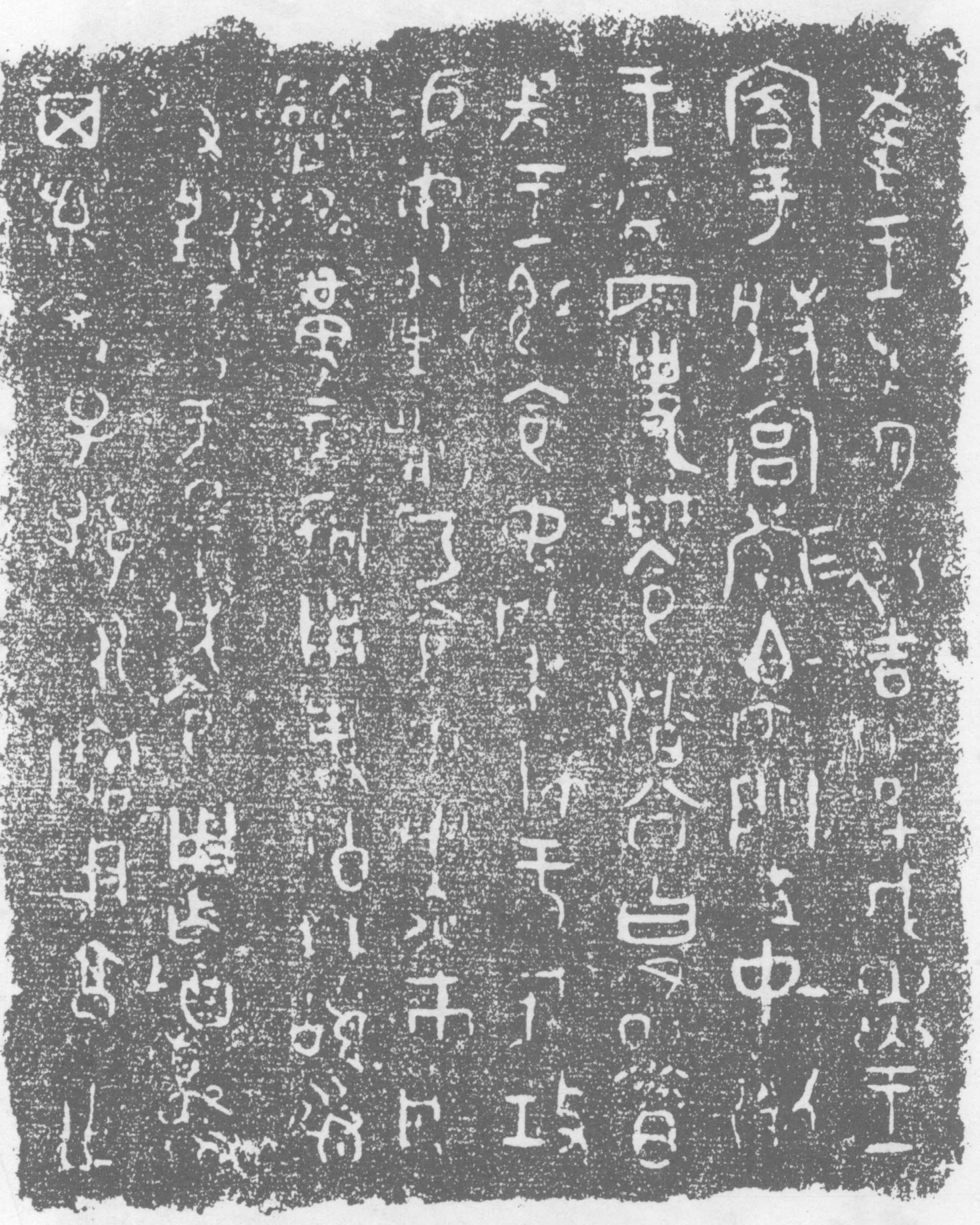


慶雲按盂鼎之見於著録者有二
皆出陝西岐山縣一三百九十餘字八月
作一二百九十一字九月作九月作者其
器今藏吳縣潘氏予得此器稍小於
潘鼎字文大同而小異行款則不同潘
器十九行々十五字此則廿九行々十字々
爲土銹所掩者在下半截剔之則精
采稍遜出土未幾未見著録予嘗

考其銘文与潘鼎之異同有數處
無關宏旨惟南公作惠公考乎王時
魯有惠公已在東周与銘文似無関
合然南公不見史傳前人考釋以是
器文中稱文王武王而不及成王知爲
成王時物文首云惟九月王在宗周末
云惟王廿又三祀又知其作於成王廿又
三年九月且文中大意与酒誥略同竹

書紀年云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
方岳歸于宗周壘豐侯箋按三禮
圖曰豐國名其君以酒亡國故成王
命盂作此鼎乃懔以酒喪邦之戒諸
家所考無不宗之惟盂之名亦不見於
史傳乃於八月作之鼎再見之彼器文
辭不同語及成王末云廿又五祀然則
又非成王之廿五年矣三鼎俱命盂爲

之不知是一人是二人盂既無考南公
又不經見而諸家以潘鼎爲成王時物
亦不能無疑或曰惠公即南公之謚則
潘鼎稱南公此鼎稱惠公當是一人
之器矣還以質之博雅君子



漢涾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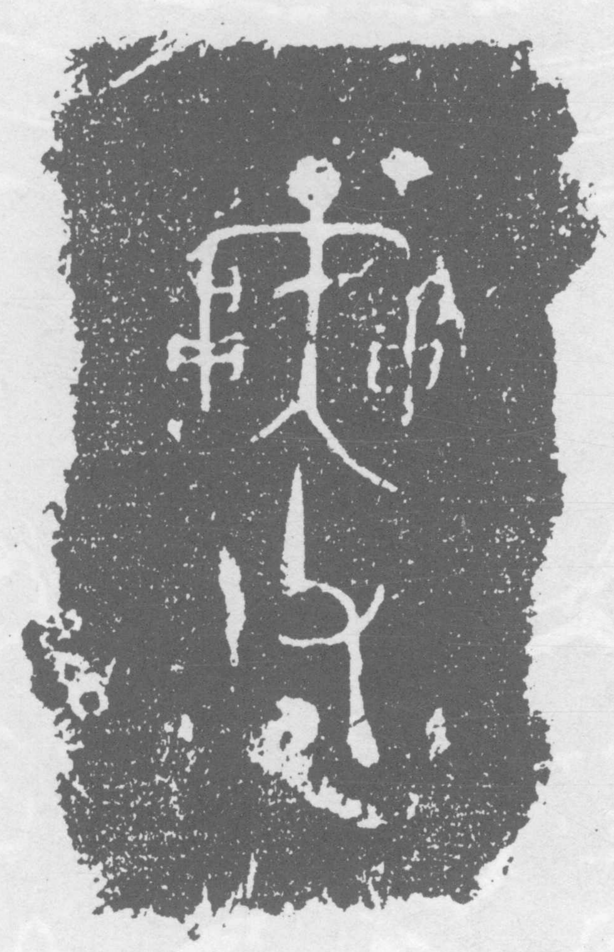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器自常熟翁氏出蓋有字器無字按其製作蓋似漢範器色澤較遜疑後配文與周鼎合近美洲人發明古器有所謂漢仿者疑此即其類惟讀其文雖方整不及古籀之參錯而亦無摹仿之迹且涾公何人耶余是以定為漢祭器藉免非議

夢公以為如何 丁卯六月

商子持貝形父丁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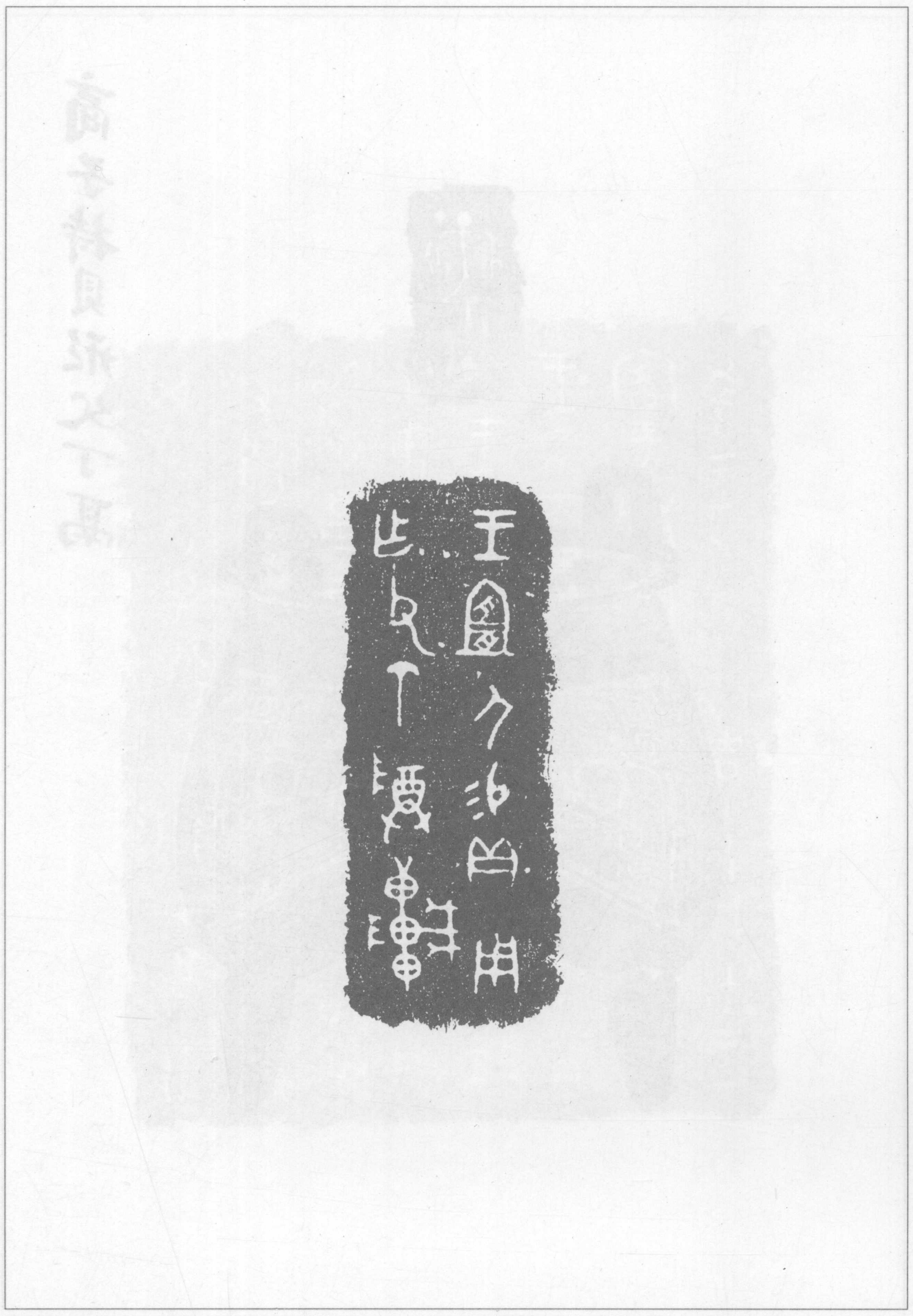


趙林鶴說首一字人負貝形說文貝海介蟲也古
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秦廢貝行錢貝象
今之海寶貝也食貨志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如
今之用錢然是器君錫貝而作以彰寵賚也古
器往往有錫貝錫朋以紀寵此商製故尚質

慶雲按積古齋有子荷貝父乙彝
江秋史侍御釋曰兩手持貝此古文
拜𢑚之義博古圖晉姜鼎貫字作
𠁤古人以貝鑄器猶今人用泉也貝
以君賜為重故作子持貝形此說又
見積古齋款識槀本

商王宜人甗





王圎人舊釋作王宜人攷說文宀部宜所安也从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古文宜𡧯與圎字全不類余謂圎疑俎之古文說文且部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段注以為半肉如酉谷有半水字此字从且从夕夕者肉也且說文云所以薦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圎象肉在俎上中二横象二格形小篆省作仌古文不省形聲兼備望而可識較小篆更為明顯也人或釋為夷攷古夷作人象蹲踞形論語原壤夷俟馬注夷踞也東夷之民蹲居無禮此字作人象人坐形与夷字不同竊謂此尸字也古時祭必有尸禮記祭統尸在廟門外注神象也說文屍終主也言祭時以人為之主也古文

肴胹為尸此言王俎尸者祭時陳俎
於尸前也礼記祭統尸在廟門外注祭
有尸者節神也礼天子以卿為尸諸侯
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夏立
尸商坐尸周旅酬六尸坐尸疑俎尸
之誤字蓋尸本坐而為之不及申言
夏立尸者立古位字言僅有尸位而已
至商始陳俎于尸前至周則有酒食

旅鼎之事三者乃言三代礼文遞嬗之
節而俎尸之礼更可得搞証矣[illegible]
諸家釋作車字似不可通且在尊字
下及是器名余謂即連字也說文車
部連負車也即古輦字周礼鄉
師輦輦故書輦作連說文車部
輦輓車也夫部扶並行也輦字从此
輦設輅于車前用索挽之故从車

夫會意蓋即古胡槤之槤說文木
部槤胡槤也家古之字為連从木
从玉皆因制作而變漢礼器碑胡
輦器用尚用古字觀此器之[illegible]
知今日所見之甗即古之槤連車
謂之輦連器謂之甗故得相段从
前任師俱以不見槤之形制為疑今
得此銘细加參攷藉知古人造字之

本原質之
方雅以為然否

褚德彝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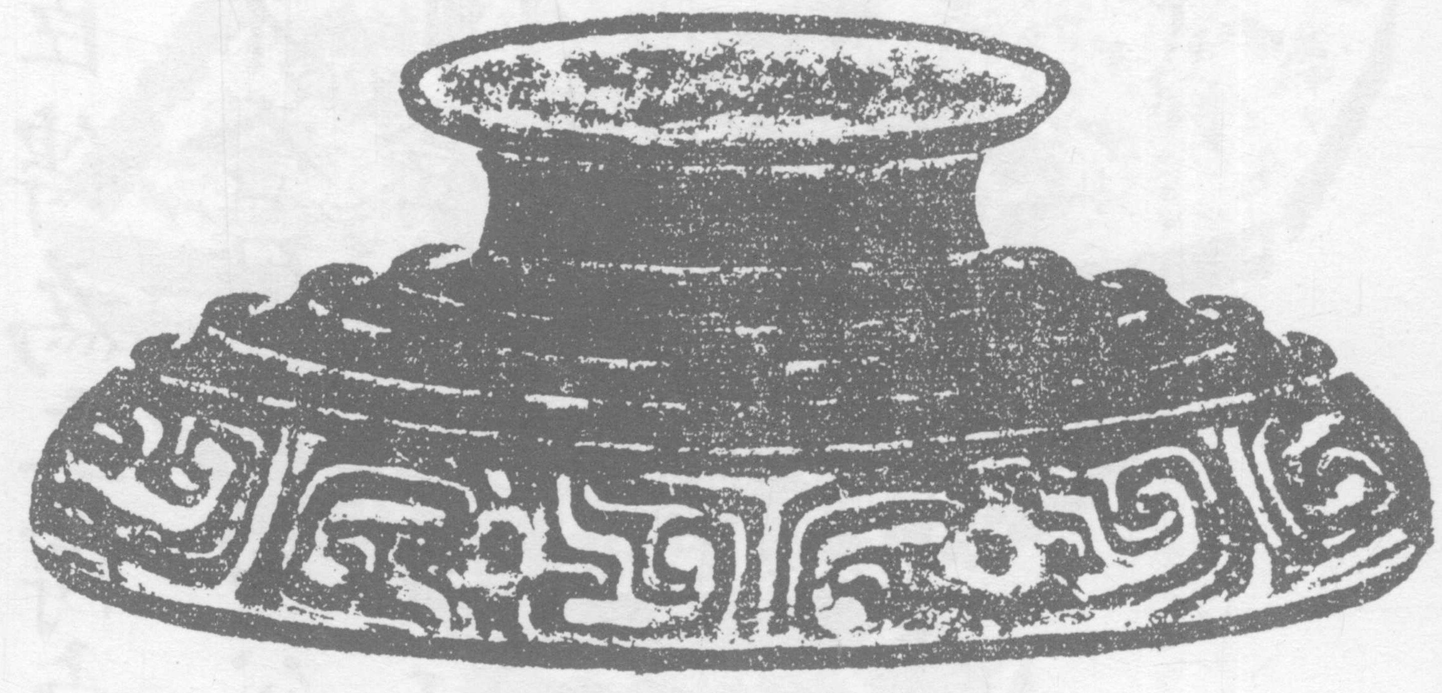
趙林瑪按圖俎字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俎上象肉安於且之形ㄗ字說文ㄗ陳也象臥之形詩召南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箋主設羹之事又陳也末一字从𨸏从車陳字玉篇列也詩小雅陳饋八簋猶言陳列也

是器銘曰王室人錫貝作父丁隫彝舊為烏程顧容齋所藏從古堂款識學云徐雲巢擕示而釋人為節余不以為然疑為古㡰字餘杭褚禮堂又以為尸字皆似有理宜不如仍讀為人㡰與又一器合見攈古錄禮堂又釋彝為連字謂即古胡槤之槤此誤蓋胡槤即瑚璉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即一物胡从古簠字異文作匿祜舍[illegible]詳見周金文各簠如胡簠一也連取其相連與簠取其相輔同意古簠必有二大小若一並列之故亦稱連是連簠一也禮堂謂連為負車即古輦字則可謂此輦即甗字則不可蓋字作彝祇以聲近觀甗之為器並不相連可以恍然矣適廬鄒安





周師田敦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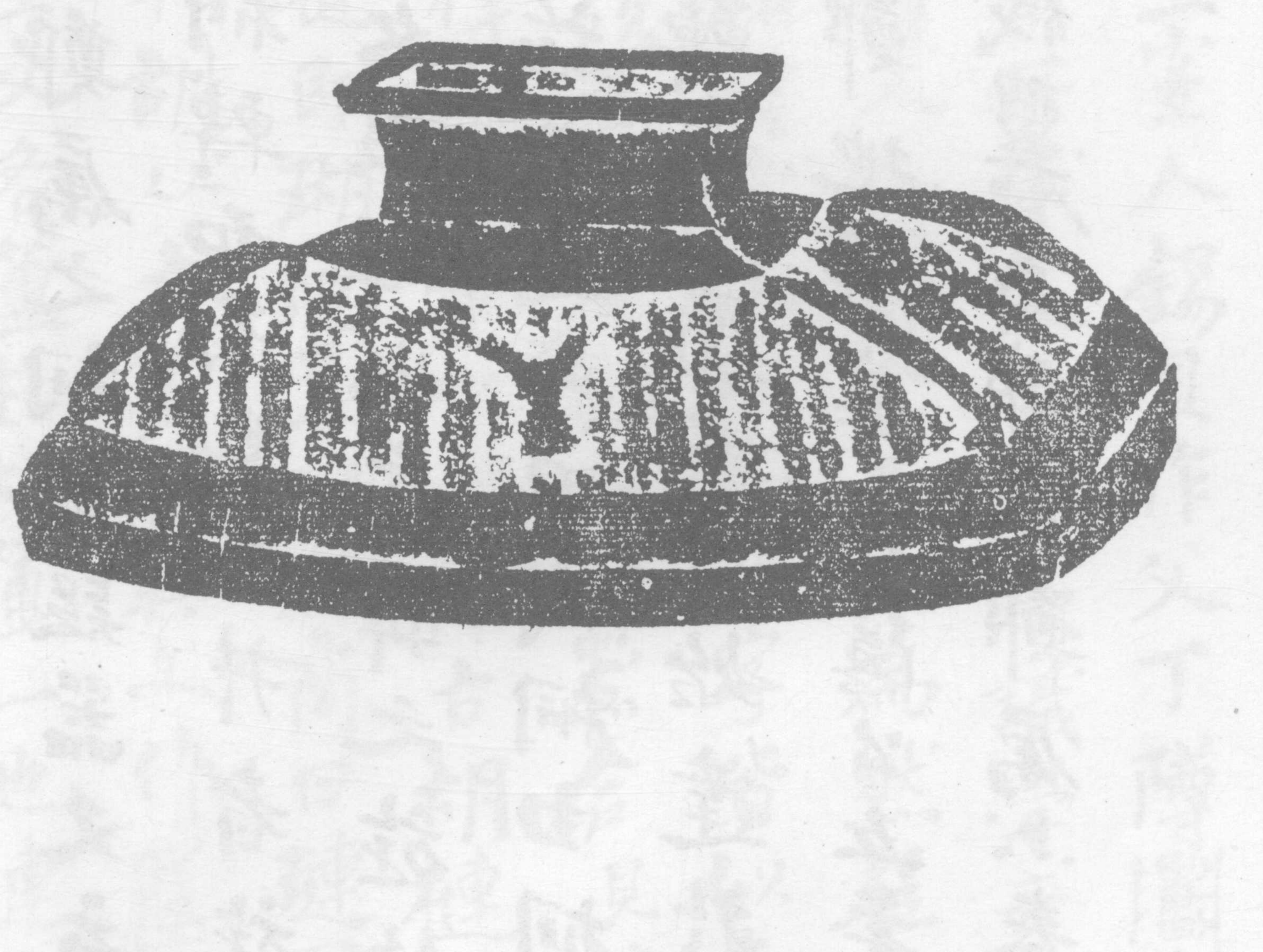




慶雲按銘云同時錫鼎二卣一敦四諸器未見著錄或尚蟄土中予俟此敦蓋且器已失羣其銘文云王命師田伐桐而師田之名不見經傳愙齋集古錄有一尊亦曰師田未有考釋〻考桐有三部一在舒城楚東小國一在扶溝本鄭地一在曲沃西南聞喜西南八里銘云伐桐而以下文地名審之當為鄭屬之桐無疑器又云折以南者由桐轉而南也般并省旋轉過邢也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〻所以旋也是師田伐桐由桐曲折南行旋轉鄭屬之邢始達於桐也說文邢鄭地邢亭左隱公五年傳鄭人邢人伐翼蓋邢為鄭屬亦春秋時小國也

鄒適廬曰此銘云鼎二卣一敦四鼎不可見師田父卣則為吴退樓所藏載兩罍軒尺牘蓋得卣己遲不及刻入彝器圖文字精嚴如商製積古齋誤列入敦内乃據舊摹本故不肖窓齋集古錄則題為尊按旁有兩罍印即吴卣非尊也取以校此蓋同為一人之器而字體不同余初疑之細審卣文以小臣傳為主傳卣非師田父卣宜與此不合然師田父之確有其人即卣文可證矣 丁卯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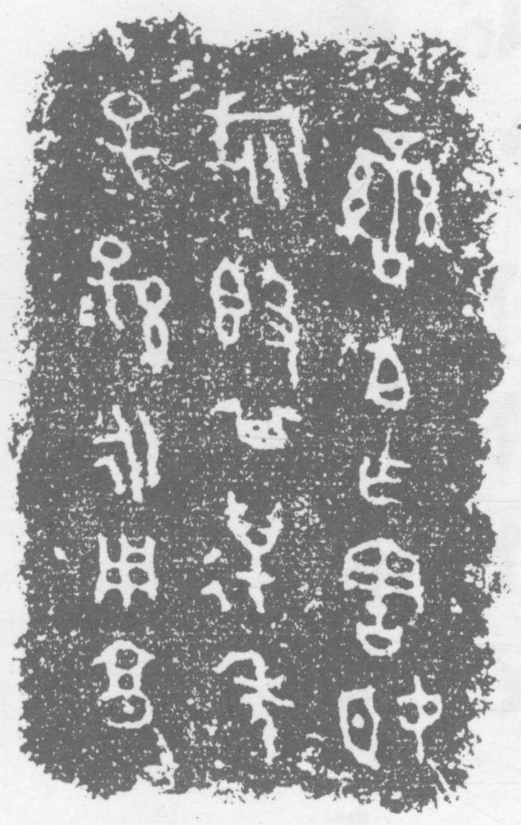
周𣿘伯敦蓋





周䜌伯敦蓋





陳邦福云䜌卽欒據左氏傳齊有欒施晉有欒枝欒書欒黶欒盈阮文達說余以下文害姬證之是白當爲齊大夫欒施之後大其封邑而稱白也害卽害世惠鼎割作剾轉借作白是害卽害之旁証與盍通詩害澣害否不瑕有害毛傳鄭箋俱云害何也廣雅作盍訓何玉篇同此害盍音義互相通假之證孟子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趙岐注蓋齊下邑害爲齊邑無可疑矣然則此器明云欒白作害姬旅敦欒与害同爲齊地交鄰有道故有昏因之誼焉

又按害妹敦作害害妹淳于作害師害敦作害皆晚周列國害字之體變至散氏盤又皆憲憲之異文非害盍之字變阮文達之舊釋當矣

趙林鵉按害害段內又通昌人名未敢肊定害林𣪘害字与此同蘇伯為害姬作𣪘也

陳邦直按路史國名紀欒賓邑貞定有欒城伯偖稱也欒子爵周當為舒字省文伯雝父敦舒作𤎩䘼鼎作鋉籀文从夫小篆从予皆諧聲也欒伯作舒姬旅敦者欒伯蓋娶於舒為作敦也左僖三年傳徐人娶舒杜注廬江舒縣令廬之舒城也海寧騶氏戚有舒王鈇及舒王輅飾皆舒製也

商祖戊彝





趙林殤按巾大戉反文說文戉大斧也从戈乚聲
蓋祖受王錫而銘功也

慶雲按古戊戉戌三字皆从戈得義故皆可相通此器銘文正象戈鏚鉞之形本古戉字假借作戊者商器祖戊二字至多當亦祖廟第五器也

商子父丁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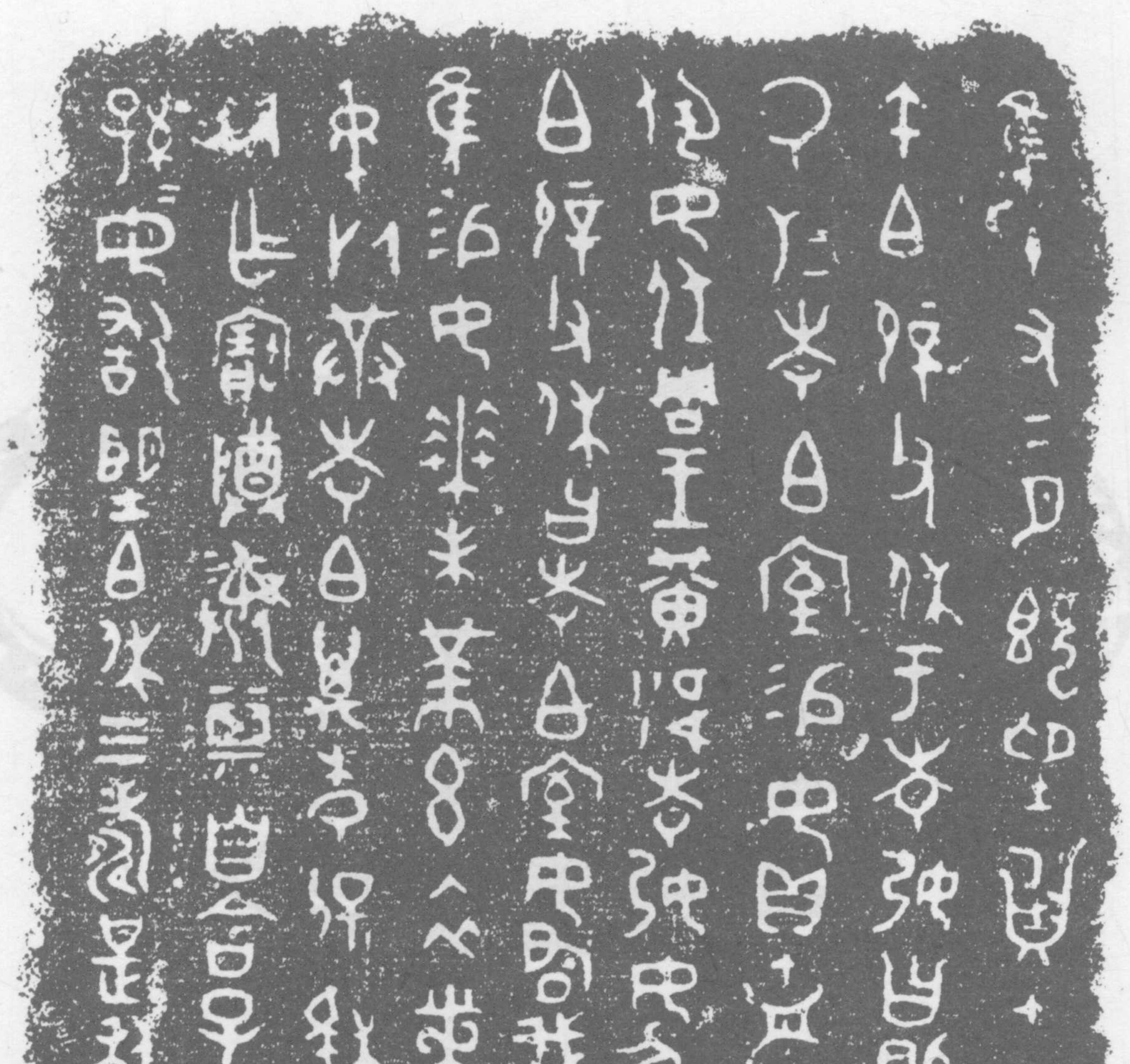


慶雲按薛氏鐘鼎款識有子父丁鼎釋作子爲父丁作此器其說似泥丹徒陳邦福墨簃云彝器中內象祭時孫自爲尸之狀此器乃作身微側形蓋祭時孫幼使人抱之微側不能自爲尸也故彝器中僅能寫孫之微側而不寫抱者方與禮記祭成人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之語相合鄭氏業斅獨笑齋金石文考有釋尸一篇考之詳矣

慶雲按尸祭之說薛氏款識於孫卣條下已著之後薛氏于他器皆誤釋作子殊不可解長沙鄭氏因推廣薛説詳爲考證當成定論矣

周夆妃彝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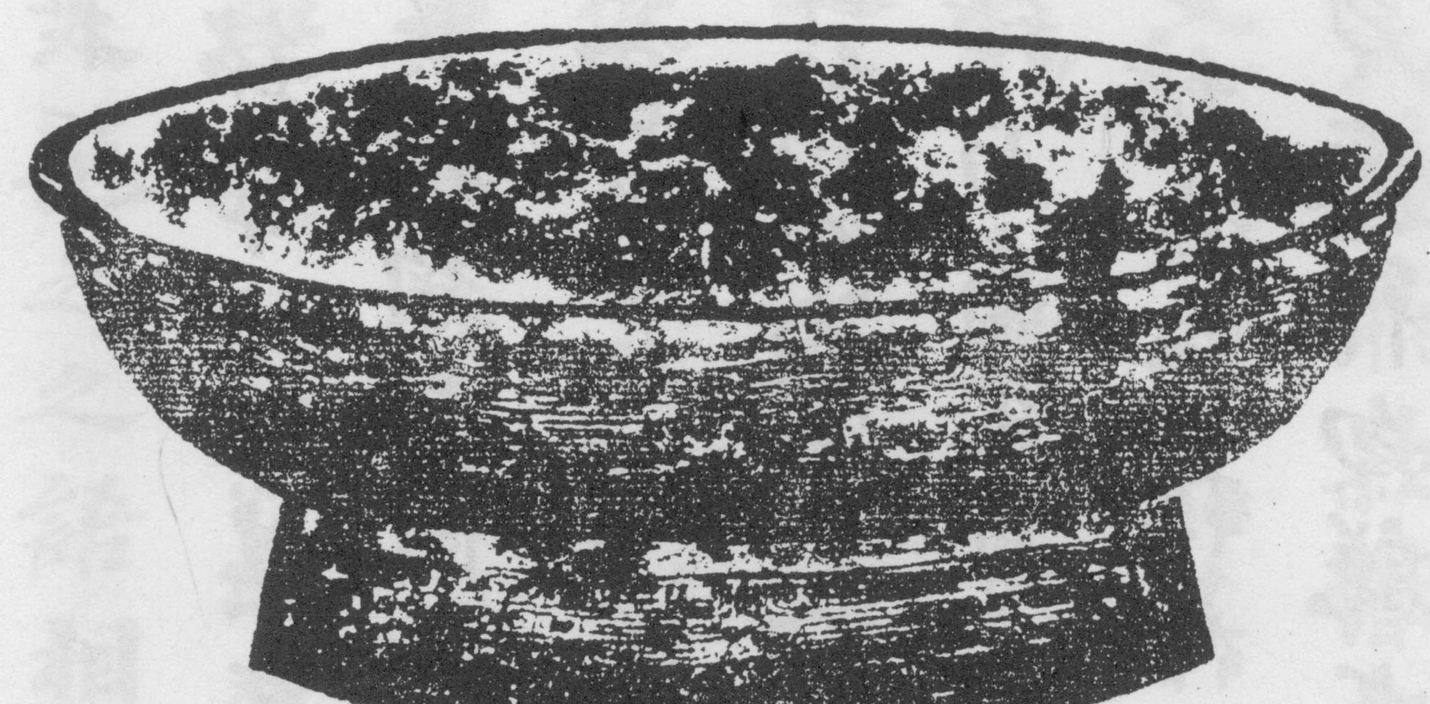
芟雲按兩罍[illegible]咸夆妃敦蓋与此彝
蓋文相同吕氏考〻古有賸義亟為
補釋〻如徂乃入即往乃入尒雅釋詁
徂往也貝十卣不以朋計以異計也女
未即汝妹芾即芾〻繁纯冂即纯
哀〻省保[illegible]即保綏惟白辟父於史
吾考銘末較吕冀多三壽丞利四
字蓋吉祥語也

附錄吳釋於下
夆妃敦蓋銘八十八字其文与積古高
所載梢妃彝相類當同時所作之器
也夆釋夆國名𠂇〻釋左[illegible]釋象形
禮月令角斗甬今斛也今从之[illegible]釋
為埶即禾種与高父尊銘錫秉埶〻
字同義[illegible]〻積古高釋作又有也猶
保也予按[illegible]〻應作勿說文解勿字云

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
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〻禮記禮
器勿〻乎其欲饗之也注勿〻猶勉〻
也大戴記曾子立事君子終身守此
勿〻也注同勿皆訓勉銘曰夆妃女勿
者勉之之辭也段氏注勿字象柄謂
右筆也似未象形向以段氏所注為
疑今觀篆文[illegible]下多一小直正象柄

形足為許君解字之證古器物可羽
翼經史字書如此

商子孫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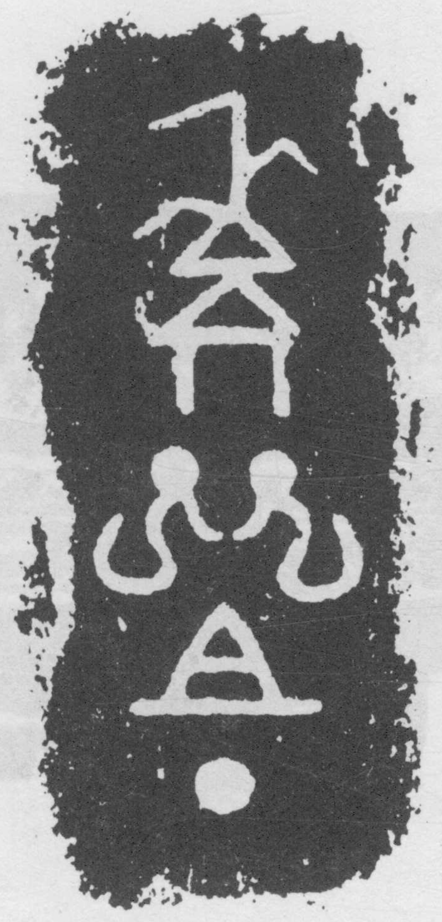




菱雲按盤銘子孫二字孫字商器中往往作龜形余謂殆取龜壽久長如子孫綿延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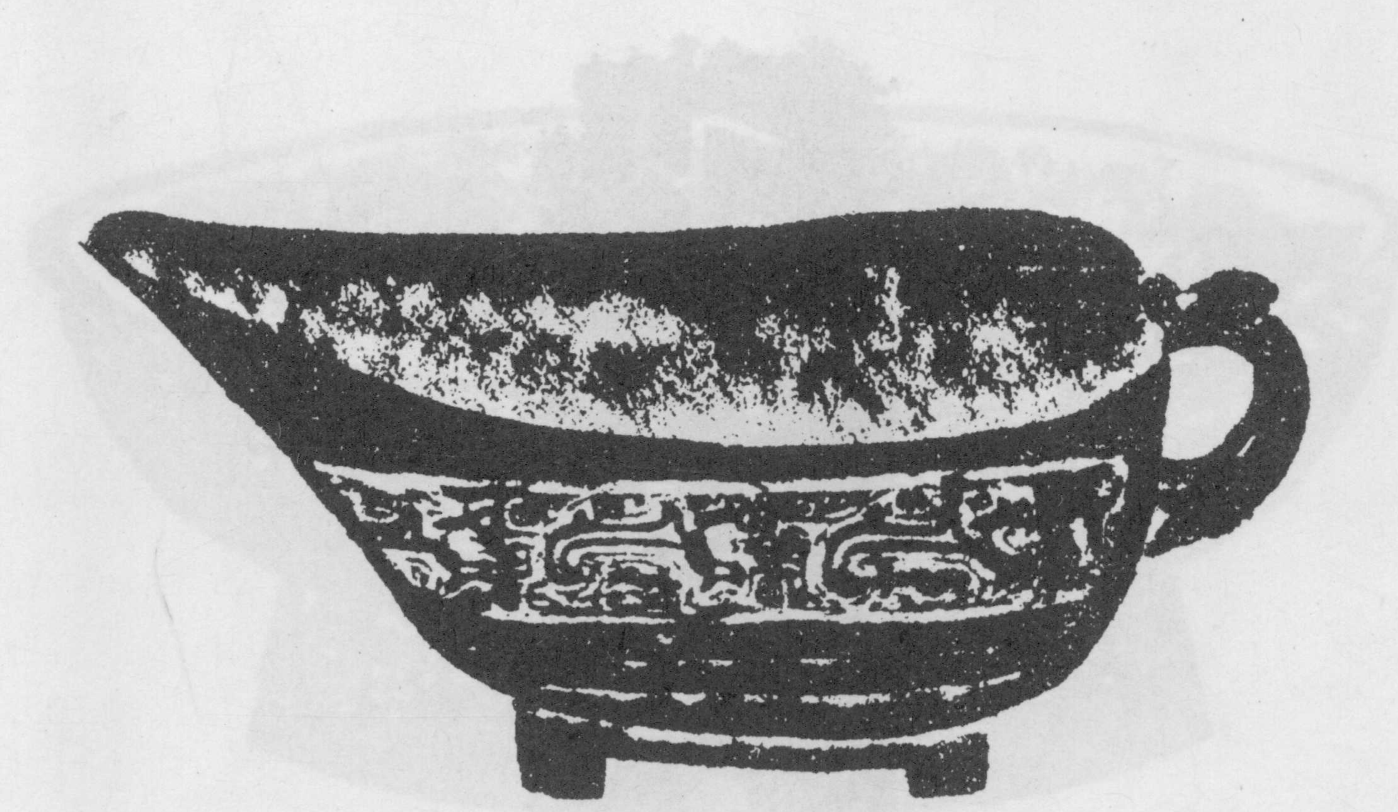
商祖丁匜





芟雲按薛氏款識有合孫祖丁觚銘作二孫相向故曰合孫蓋二孫同為祖丁作此器耳商尚質雖簡義存此釋拟當彼器作二孫相向狀此作二孫稽首形蓋尊敬也至屋上建旌據周禮天官掌舍為帷宮設旌門注樹旌以表門則周官門上建旌之制證之此器周曰於殷之説信而有徵矣然卜作三旒六旒（作旂婦鼎）九旒（九旒旗形敦作）之别又莊子讓王延之以三旌之位可旁證此器為宮室上建三旌之制二孫乃表旌于祭器者正以見我皇祖之有勳於王室也

宋雩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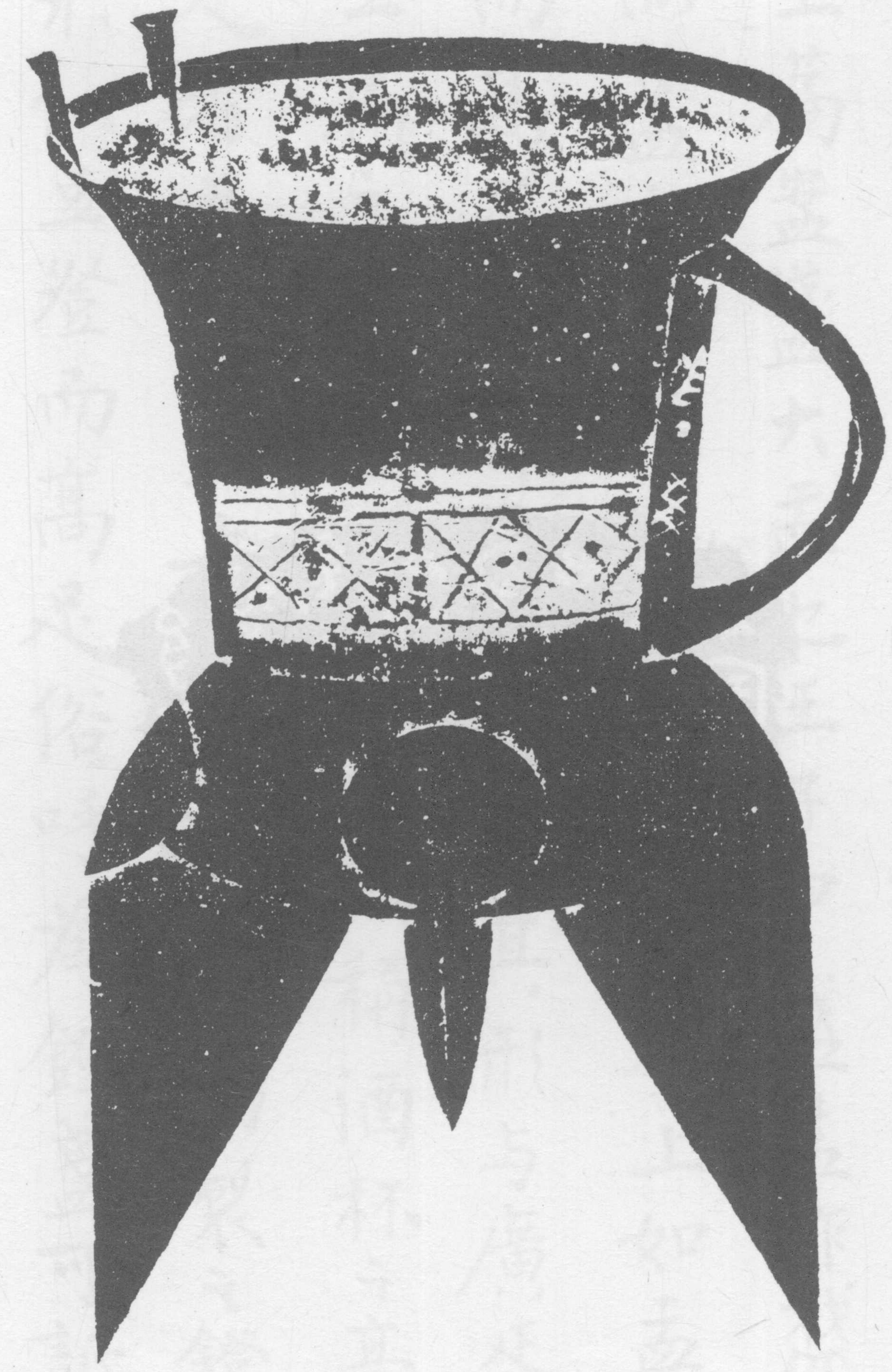


慶雲按是器制作小而精以達始尺度之縱一寸七分連足横三寸七分連鋬形似匜而有流銘文在裏大書深鑄蓋郊天之器也

陳邦福云玩其文詞為天子所鑄之器月令云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祈穀實故文有隹之百寮云云蓋行雩禮之後用天子鑄之以求祜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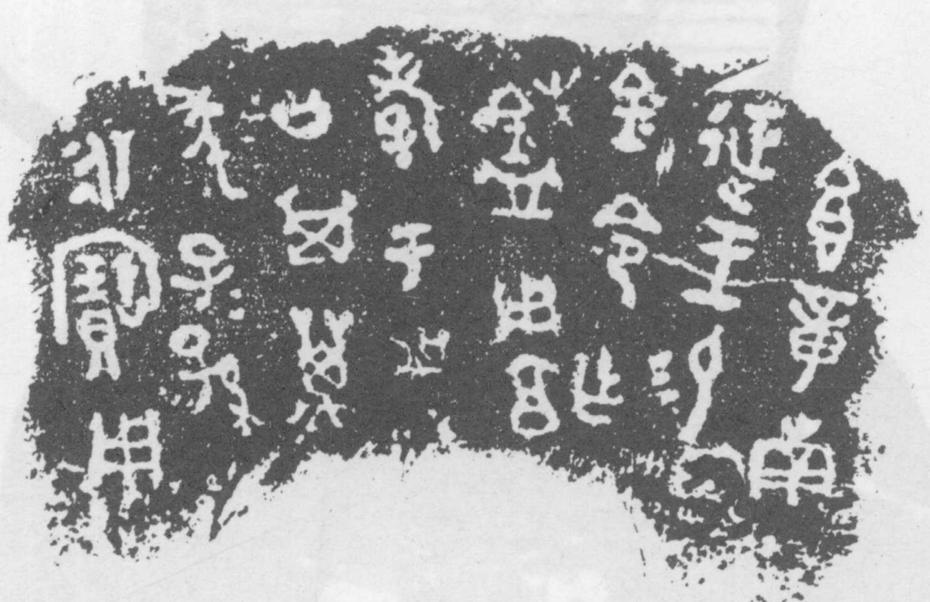
商祖丁斝



慶雲按斝圜形蓋穀禾形斝之義為稼故取象焉薛氏款識云彝器間以祖乙祖丁祖戊祖辛為銘則凡稱祖者孫之所作也此器祖下丁字亦或祖廟第四器末一字乃作器者之名耳說文古籀補云㸚古文字許氏說文文交也父乙角有此字或同時之器

周周章鎰





是器首食爭二字定為人姓名古有食姓漢書儒林傳有食子公王氏姓氏急就篇亦采之爭或釋作章非即古龍字之古文見玉篇誤書黽頌敦及入董爭阮文達釋作龏寵其字与此正類南征二字古器屢見如內言卣從王南征盡齋藏一圓鼎亦有王南征伐角之文蓋周時淮夷在南方最為彊大詩大疋江漢之詩云淮夷來鋪又云鋪敦淮濆仍執醜虜兮田盤南淮夷俘師寰盤敦亦有南淮夷譌我一語蓋征南者即指南淮夷淮在南故稱征南也南淮在今江蘇淮安徐州二府地頻海皆是周時王都在西北距海近海近者亦數千里故以征南為遠役也鎰

當是盞字之變體廣疋盞盨盂也
玉篇盞盨大盂也王子申盞蓋作盞
亦盞之異文此器形如豆登上如盂
而高足蓋即古之盞且其形與廣疋
玉篇之訓盂亦合今人猶稱酒杯之高
足者為酒盞吾杭有一種陶製之鐙
形似豆登而高足俗呼為鐙盞可証
高足之酒器亦應稱盞阮文達釋王

子申盞蓋謂戈釋為戔非是戔與
斝爵相同安得有名是大蓋名見
此器之全形當亦不作斯語也吳在
春秋時為外國無稱公者此處之吳公
當為虞之古文詩虞芮質成疏今在
河東大陽縣吳公蓋王朝卿士之封于虞者
盞之形製古器罕見賴此器存得以考其
形狀亦好古家快事也　庚申冬十二月德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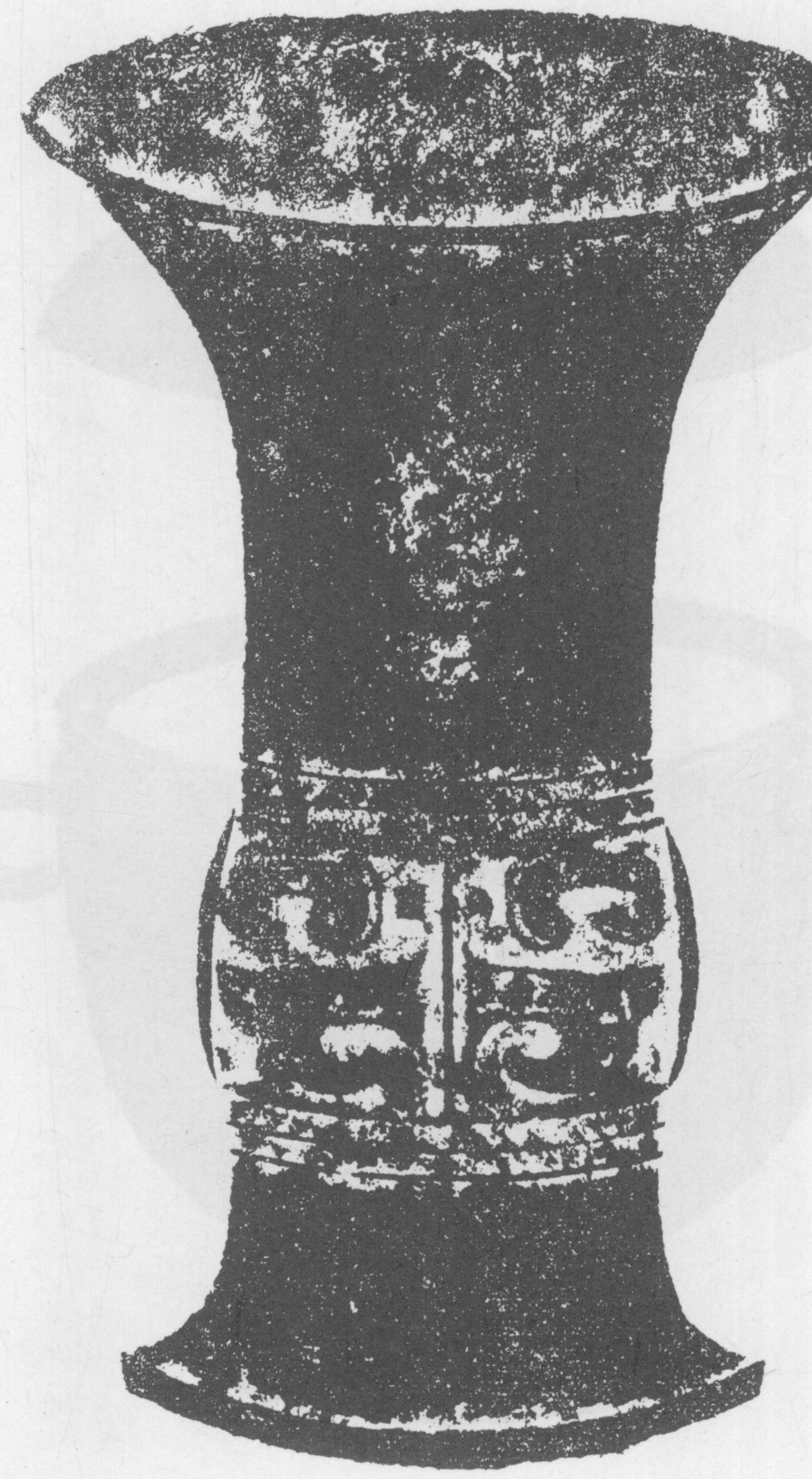
陳邦福按此當為周章南行應周武王
之命歸而作鎰享孝于吳太伯仲雍之器
也考㠯即饗之省假據鄉父己甗作𩛥（省㠯）
享父辛彝作㠯（省卯）鄉爵作㠯（省卯舊釋作車誤三器攈古均著録）
大率皆㠯讀香聲借饗得義此器省
卯正是合符節也章蓋人名吳仲雍之後
周章也南征即南行爾雅釋言征行也考
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太伯無子弟仲雍立

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
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
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
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則此器鄉章南征當
為周武王求得周章之後鄉而燕之也王
錫金作鎰者謂武王燕鄉時錫金令作
鎰也吳公者謂太伯仲雍也考國語吳
語云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

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
君命然則此器明云用享孝于吳公足證
當為吳之子孫奉祭祖考方能直稱享
孝正三代時子孫享孝皇祖之通例不然
他氏子孫安能稱享孝耶
又按此器譙鄉作皀享孝作亯一鄉實朋
一亯祖考蓋最初本為二義後由聲借
義二字遂不可分此器獨剖縷不混尤關
古字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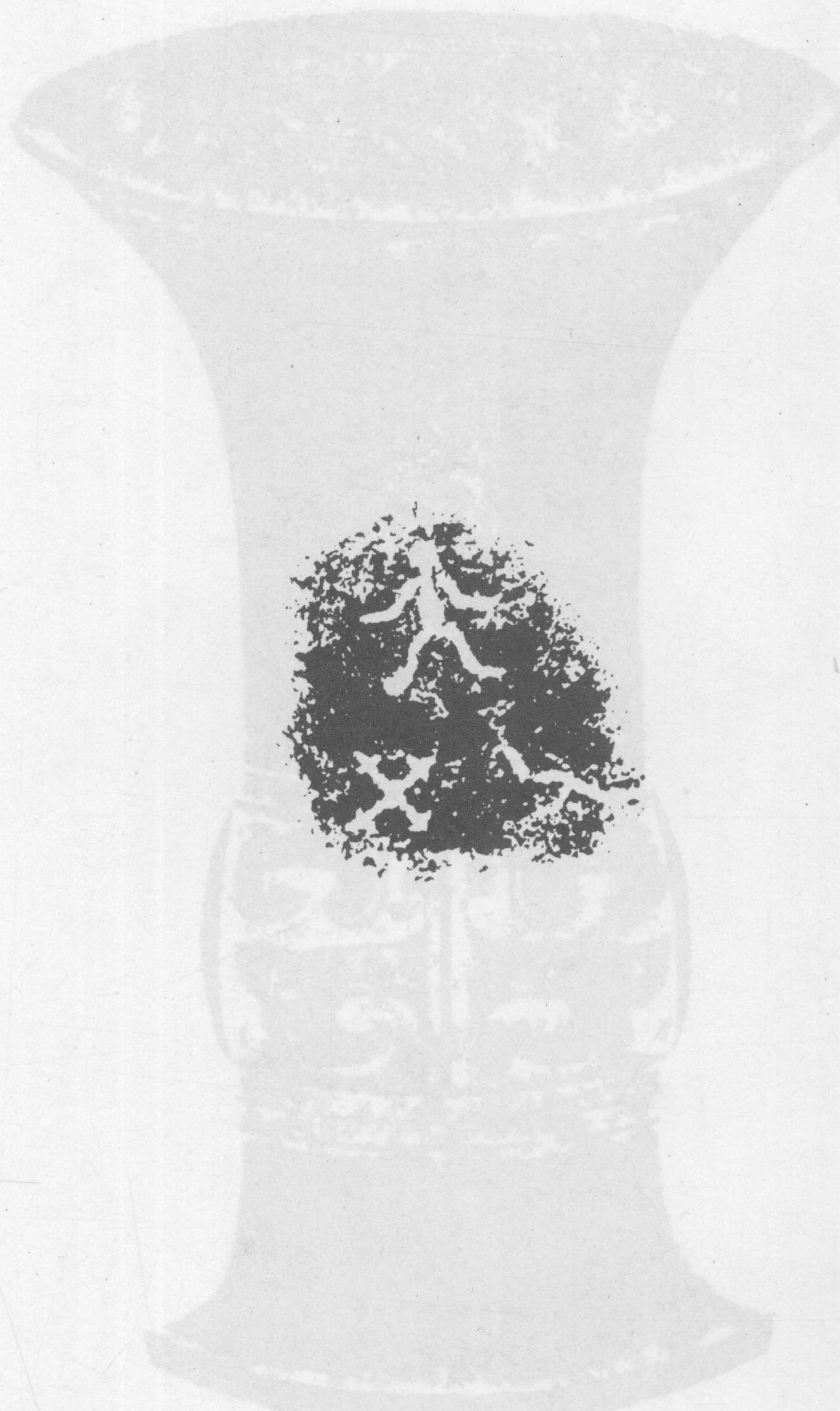
陳邦直云禁自當為能字省文楚曾侯
鐘能作[illegible]此為省文說文能熊屬能章
即熊章楚惠王之名也史記楚世家楚
昭王廿七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
十月昭王病庚寅王卒於軍子西子綦迎
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
昭王禁吳王是時為夫差此器之作即鑄
於惠王回楚之元年玩其辭意當為夫差
鑄成錫惠王之器直稱熊章可見句吳
之強大文字質樸賜鎰彝器中亦不多
見尤徵實貴重文能考得真確年月者
此鎰與王子申盞外不多見也

商造享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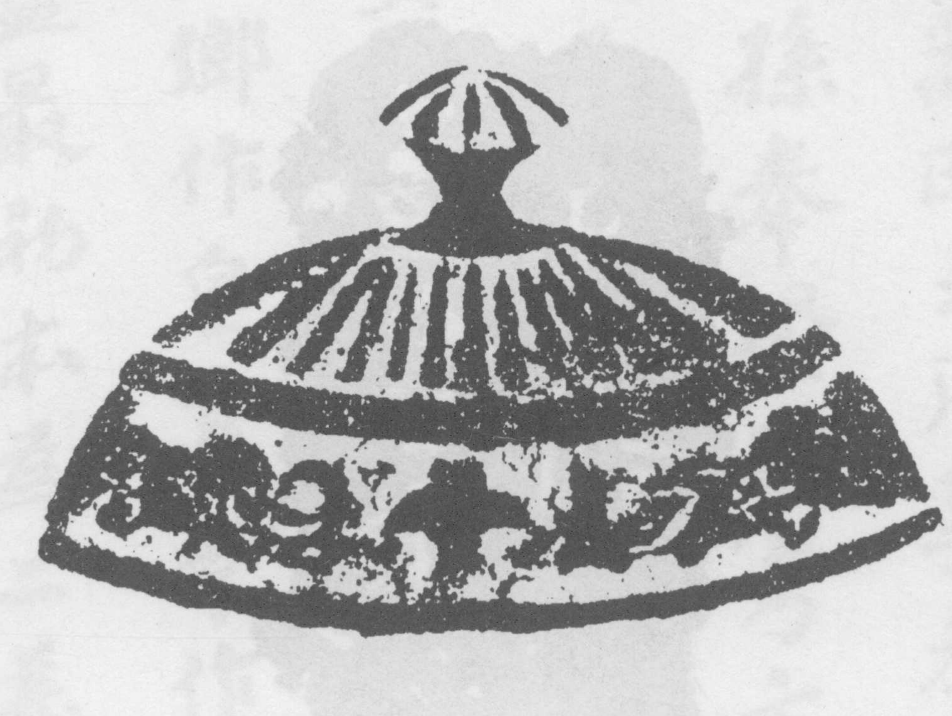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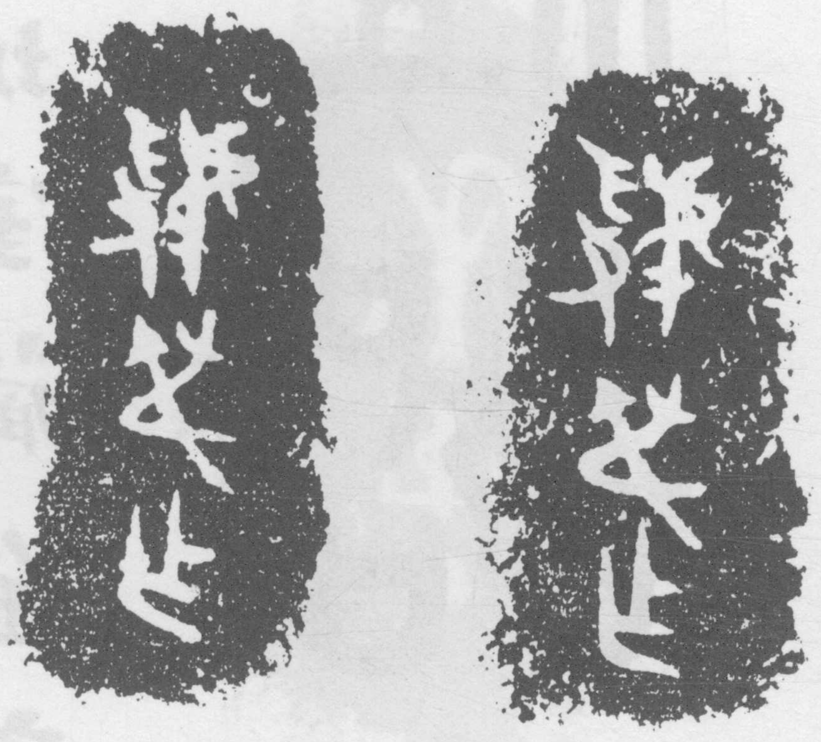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尊朱碧入骨古味盎然自是商器文不甚精而在腹内決難僞製舊釋造𠂤為追享余以造从吕古言字从乚似古隱字然隱言之義無著細觀乚上尚有一丿即無丿亦或為乚之省文說文言部誕有籀文造與此最近籀文作造則古文之作造尤可推知誕為生日因祖若父之生日而祭即為誕享此銘曰誕享唯于永正禾子孫以久祭之意也丁卯九月



商尸形父癸盉蓋



鄒適廬曰此盉蓋文曰[古文字]父癸與下爵文曰[古文字]父癸同从●从○皆象首作八作凵皆象手古不分别也祭器之[古文字]象尸形獨笑齋詳言之兩手不全下垂正與古天字異也 丁卯九月



周虢叔豆



陳邦福按左僖五年傳正義引賈氏注虢叔封西虢此器疑非西虢稱叔乃行次耳薛氏款識有虢叔彝亦謂虢言其姓叔言其序也

夢坡室藏金之一

禮器下

王緼章署康

禮器目錄下

烏程周慶雲臧器　海寧鄒壽祺編次

商秉貫丁卣 器高連蓋九寸五口徑四寸二橫五寸腹七寸橫九寸環高六寸

商鳥形祖甲卣 器高連蓋一尺二寸腹廣八寸半環高一尺二寸

商魚母乙卣 器高連蓋九寸口徑四寸半環五寸六分

商木伯己卣蓋

商亞形觚 器高一尺二分口徑六寸半底三寸七分

商立戈形觚 器高一尺一分口徑六寸底三寸

商子孫觚 器高一尺一寸口徑七寸底三寸七分

商己子丁觚 器高一尺二寸八分口徑七寸三底三寸八分

商亞形觶

商析子孫父己觶二

商父丁觚

商丁冈爵

商冂父乙爵

商尸上爵

商父癸爵二

商雙爵形父癸爵

商祖辛爵

周祭仲爵

周韻爵 器高連柱及足一尺二寸八分口徑五寸橫九寸半外擎

商子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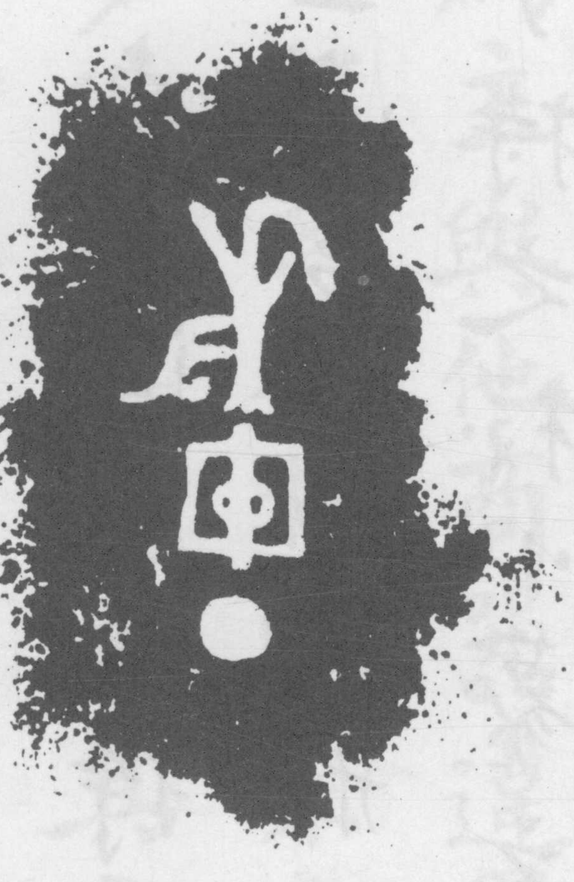
漢建元龍勺 器高一寸半口徑三寸柄一尺二寸半

周叔龜作父丙鐙

漢天鳳璧

商秉貫丁卣





慶雲按此器藏金瘦仙家口鎸金蕭庭藏四字舊釋秉仲丁陳墨簃按說文秉禾束也从手持禾与此器形義正合串亦見殷虛龜甲孫仲容名原云回為寶貨有穿好之形以丨貫之從横小異於貫穿寶貨之義則尤明證（以上孫說）予謂孫說龜甲固確然以此器證之當同為貫貝二字合文中 為貫（今作毌則繁文矣後作貫更疑古貫貝二字連文之訛誤）

○為貝正象貝貨横陳形非僅如孫說有貫穿寶貨之義疑而不能定也秉貫丁者謂手持貫貝（他器子荷貝亦同此義）造作祖若父廟第四器与庚嬴卣錫貝十朋用作文姑寶尊彝僉彝錫金百爰用作寶彝一例特商器文简東周列國文繁耳

是自銘三字秉中●舊薛氏鐘鼎款識著錄釋為秉仲主余謂秉主二字是也惟仲字尚待商說文又部秉禾束也從又持禾蓋象形字也秉一邉象禾穗形一邉象稻莖形彐手持之校小篆之義為足詩小疋彼有遺秉疏把也儀禮聘礼四秉曰筥注此秉謂刈禾盈手

之秉鄭氏注可与此字相發明尒疋鐘三謂之秉二十六斛論語冉子与之粟五秉何注亦云十六斛西郭鑪亦有旨酒三秉之文是古人量水量米皆稱秉矣中字舊釋為仲惟古文仲字多作中或作中又作中与此器之字不同竊謂此非仲實田字之異文也說文田陳也樹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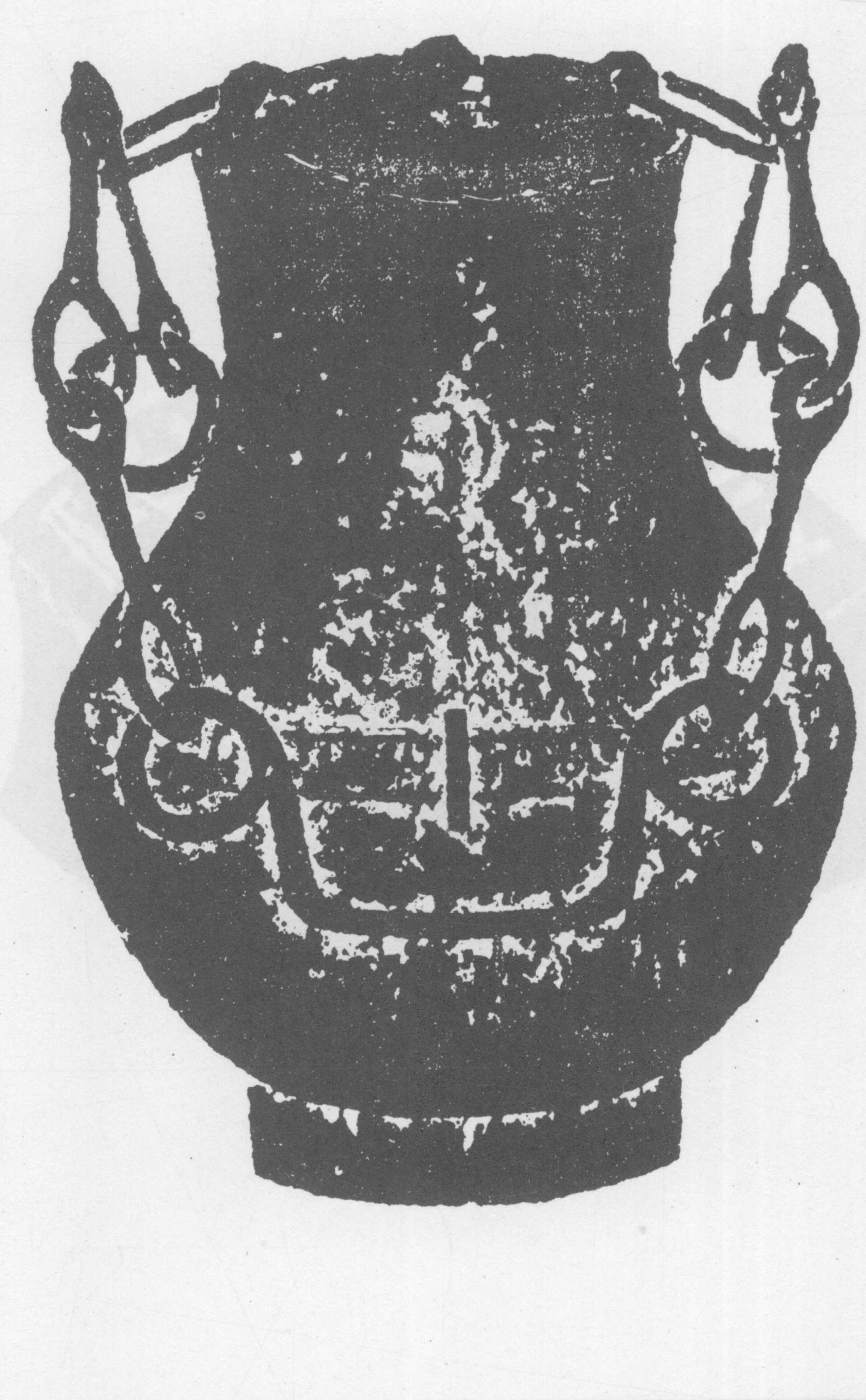
曰田象四囗十阡陌之制國語魯語季康子將以田賦注一井為田管子乘馬篇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房注田一井也上古有田之處必有井故曰井田此器田字中有一〇正象井形中有丨者即田間水道周礼地官遂人所謂三夫共一遂也田主即先嗇之義周礼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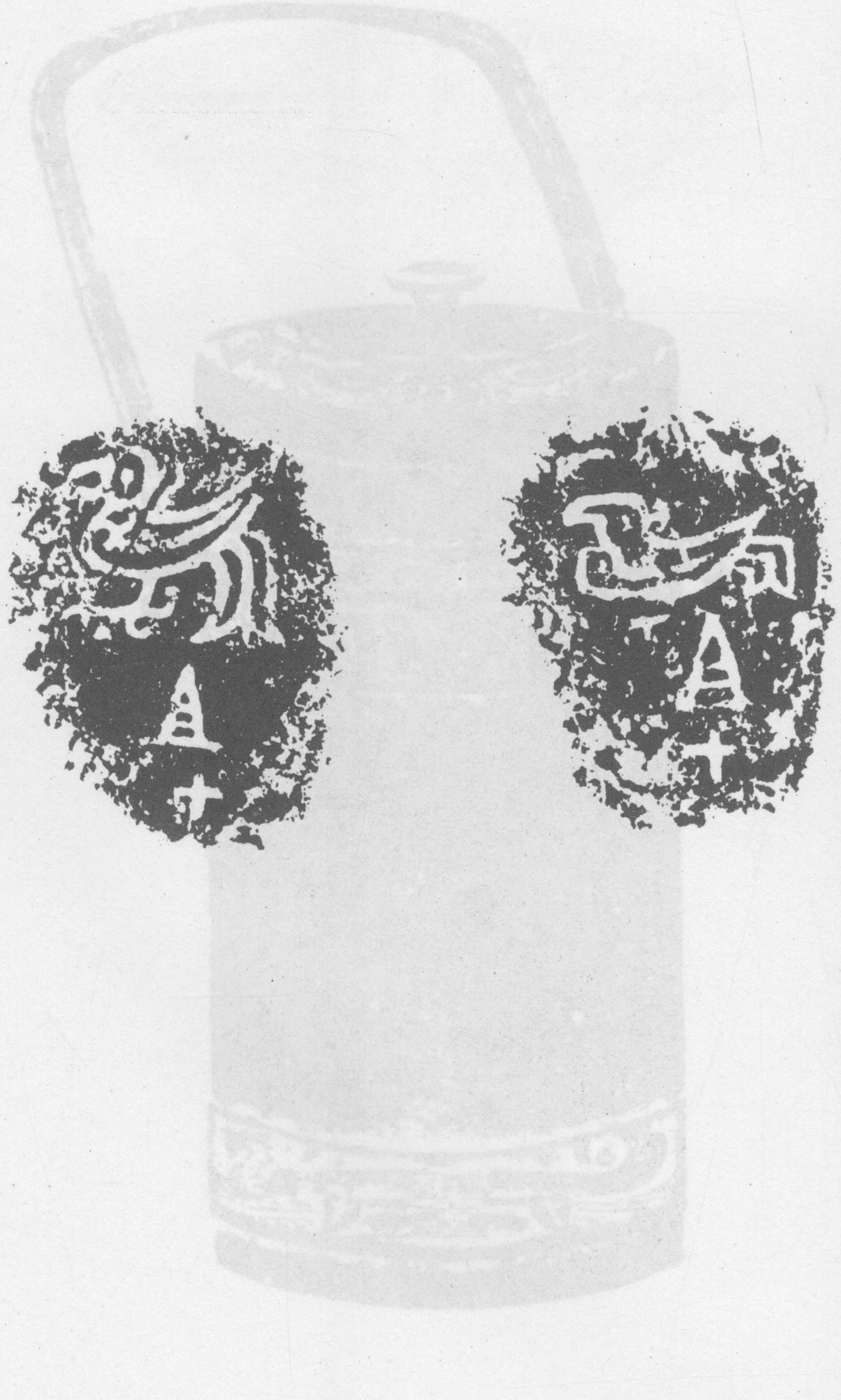
樹之田主鄭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亦稱田祖詩甫田以御田祖毛傳先嗇周礼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注田祖始耕田謂神農也此自盖祭社稷先嗇所用故特刻田主二字於器明非尋常祭器也

褚德彝釋

鄒適廬曰禮堂說𠦬言之成理然徧檢字書田無作𠦬者據殷墟甲骨有此字義為貫寔古毌字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按貫串本一字合為毌分為毌豎為串最古為𠦬亦作申作甶皆見甲骨𠦬亦从千并可見寶貨之數與秉之計斛數亦相通也故古人以為名至丁古文作丅作▼作■作口從無作丨與主同盞一鋭下一鋭上兩不相混也薛氏認為主與他商器違異恐誤是卣本金山程氏之物與宋文丞相琴並寶　夢公既得是卣其亦有歸琴之思乎　丁卯五月

商鳥形祖甲卣





鄒適廬曰此新出土器通身水銀黑裏外凝翠綠堅不可剔項腹各有二環提梁即以環繫之與西清古鑑之寶卣同而古茂又出其上首作鳥形有冠如戴勝且即祖十古甲字蓋文至晰器則猶為青綠所蒙然鳥形固隱隱可見也殷文存有與同文一卣叔言題祖甲亦未定首形為何鳥吳愙齋於各鐘上之鳥釋為鸞有與此同形者

商魚母乙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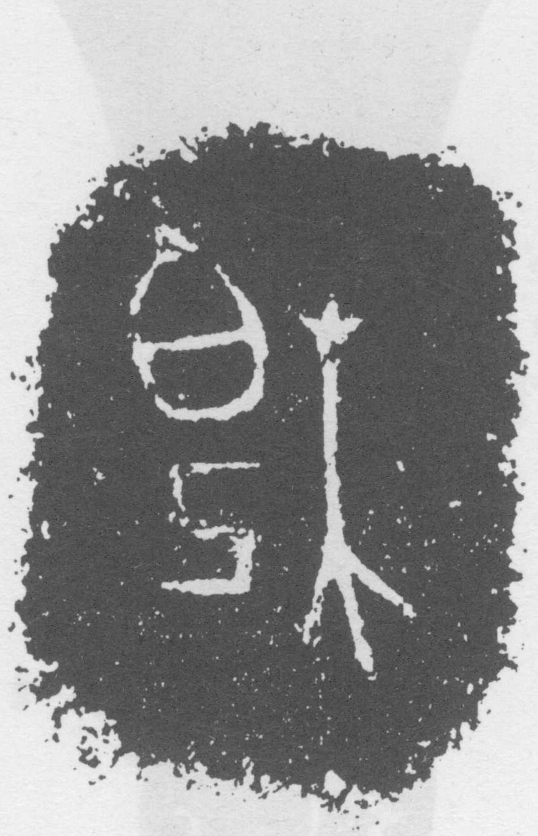




慶雲按薛氏款識有母乙鬲疑為乙稱之后而後世子孫名之也此器之銘其義正同惟母乙上畫魚形或疑人名或云畫魚猶漢洗雙魚取吉羊之意器口直似奩蓋以銘文測之非滕器也故入卣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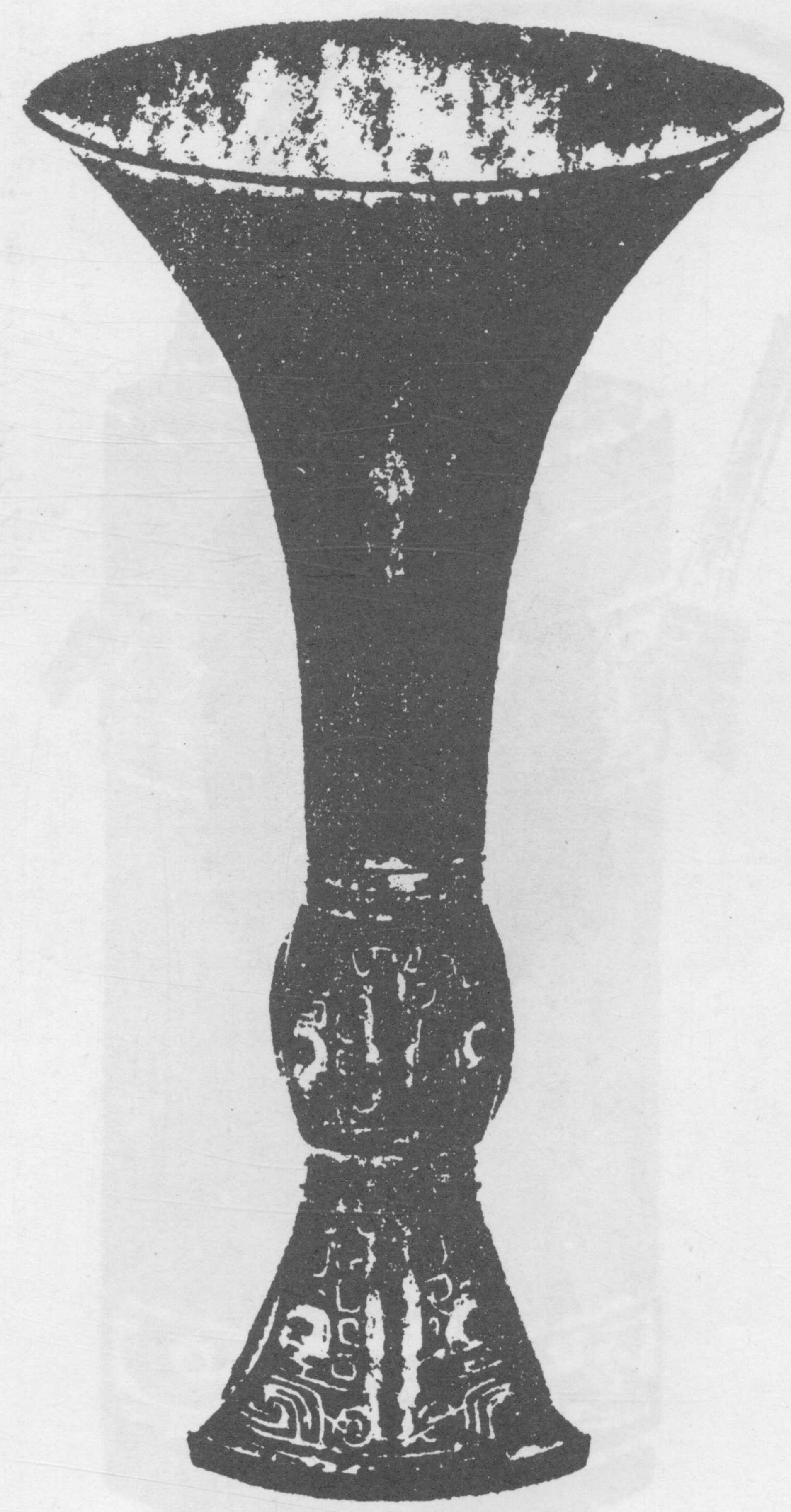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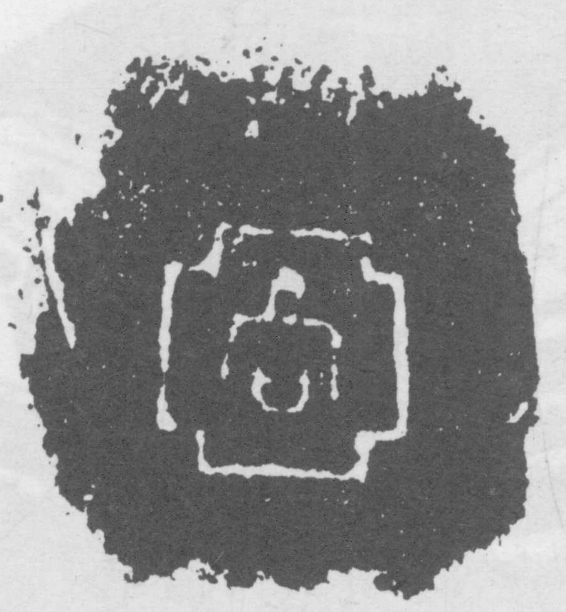
商木伯己卣蓋



鄒適廬曰木伯己三合文商器以木居首者如木父辛鼎木父丁爵其他不勝舉惟伯己希見與祖己父己不同而如兄日庚姑日癸未始不可旁證也銅質厚重翠潤欲滴其為商製毫無疑義惜器久佚此為故家作水盂倒飾好嬉 丁卯四月

商亞形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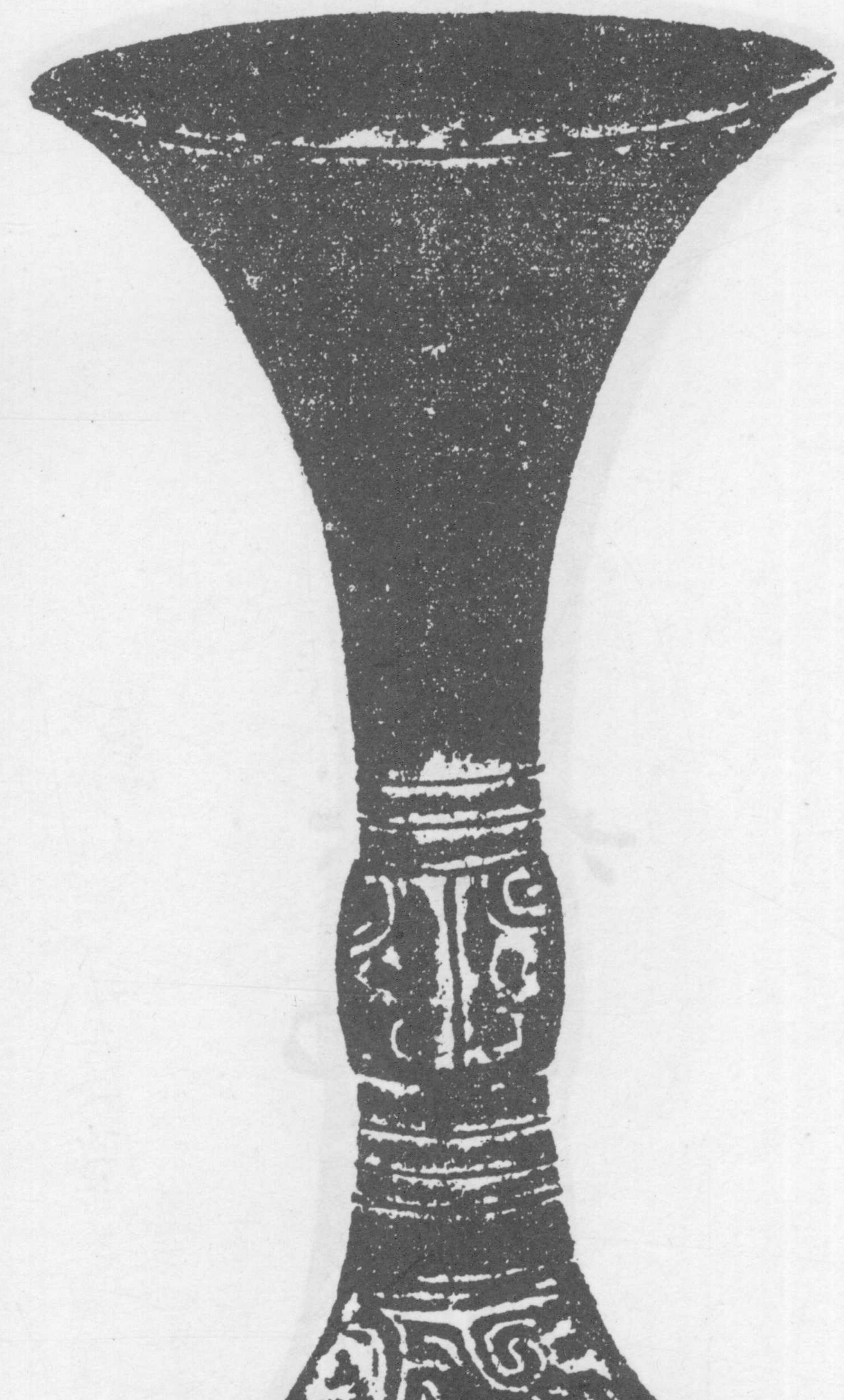




慶雲按此器亞形內作冋字殷文存冄作父癸彝亦有此字似建屋於亞室之內薛氏謂宗祐而杜預以為宗廟中藏石室者此殆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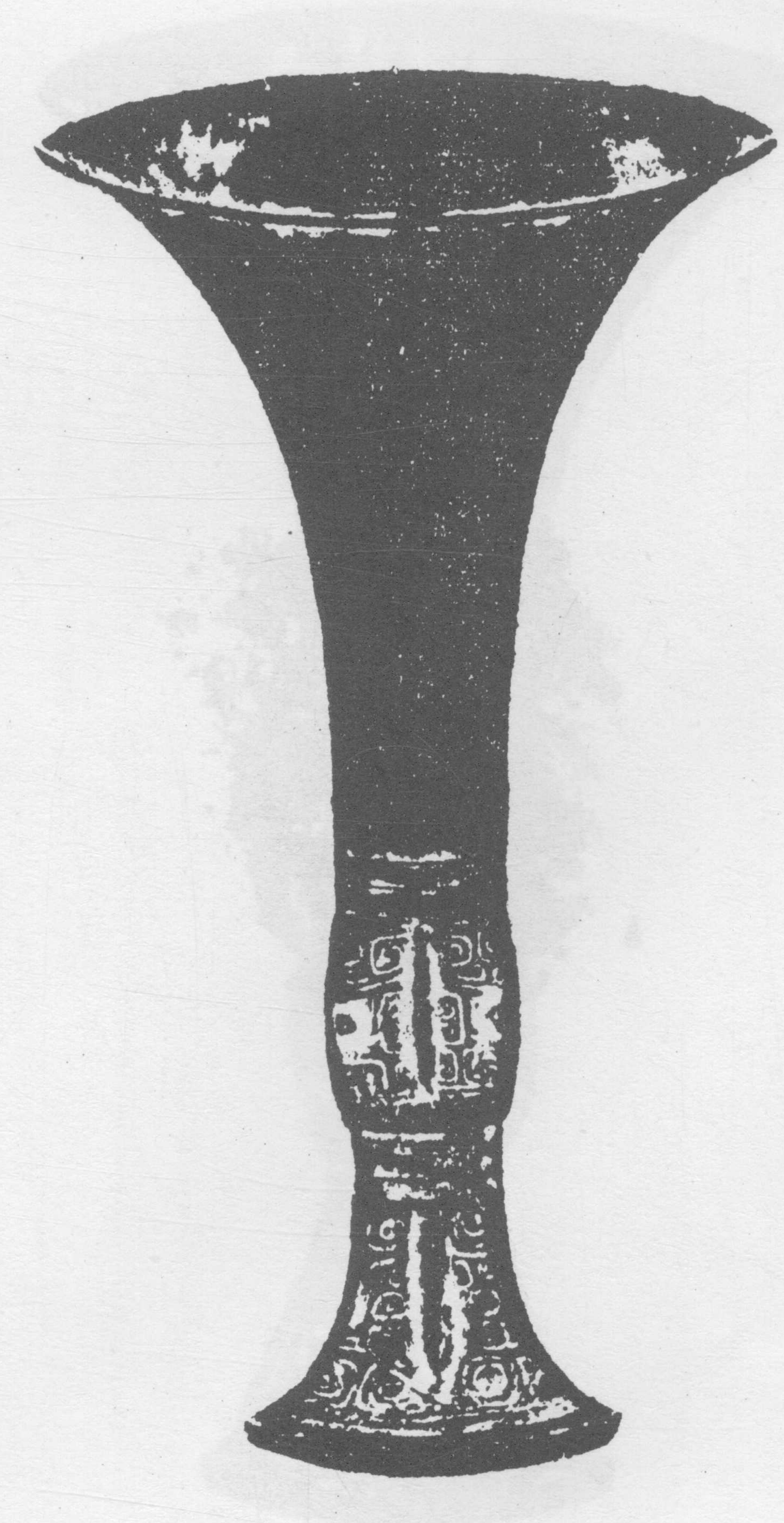


商立戈形觚



慶雲按商器銘作立戈形亦習見此
器立戈上作旌羽飄颻之狀薛尚功
云凡祭享之器著弓刀戈戟者銘其
有武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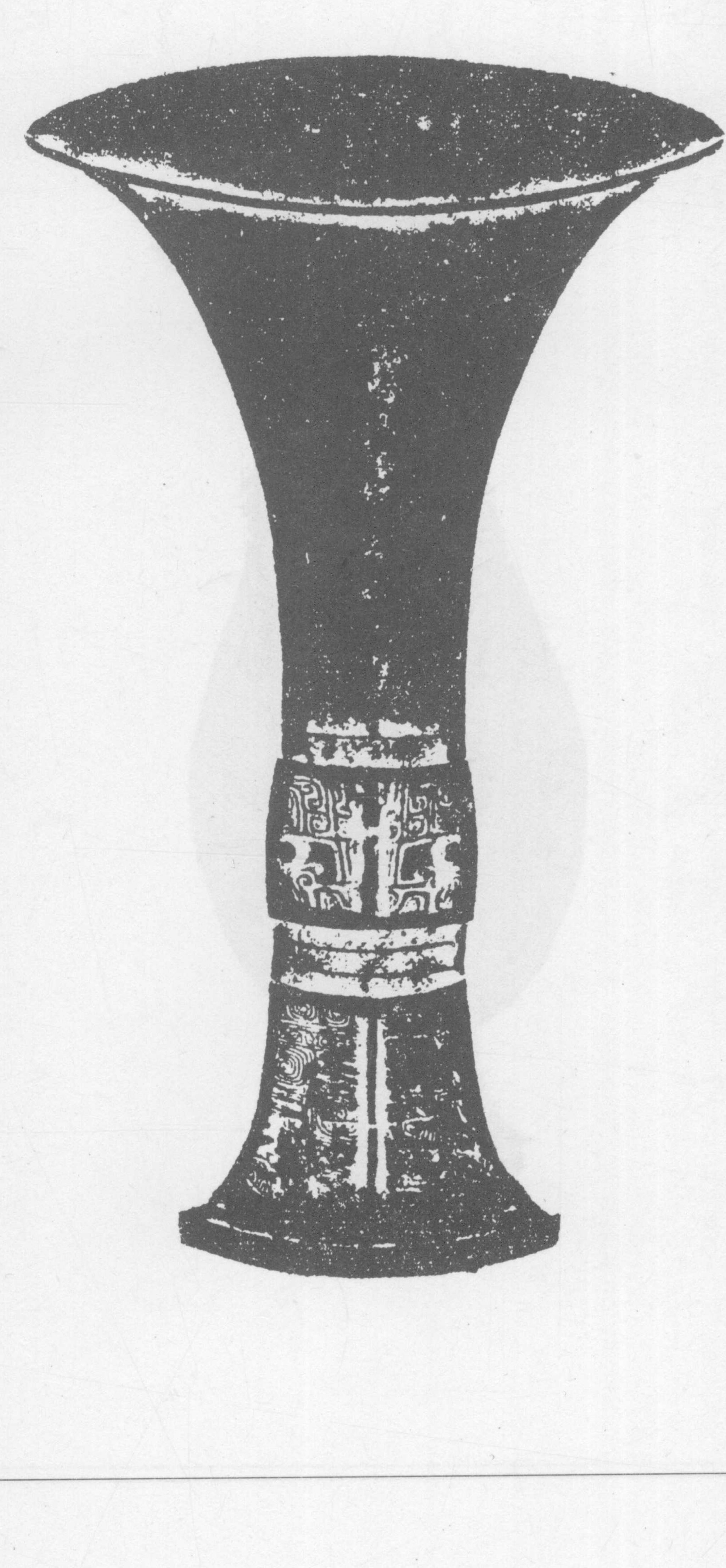
商子孫觚 陽識





慶雲按商器銘作孫字往〻似龜形〻各不同此器孫作丨象首田象腹彐E兩足𠄌𠄌象兩後足合之亦一龜文也

商己子丁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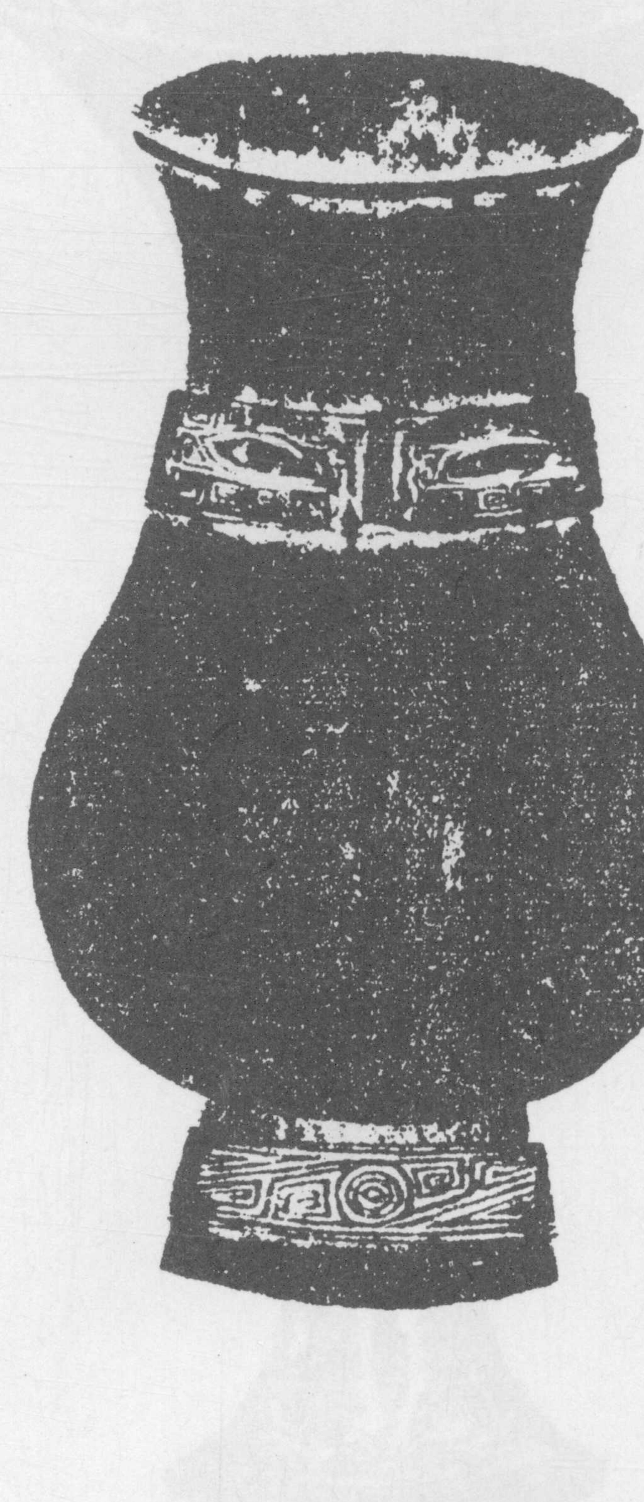




慶雲按盛湖志仲氏小於舟藏己丁敦引呂大臨考古圖己丁敦銘三字文与此同又薛氏款識亦有己丁敦蓋曰孫己丁器銘則同此觚仲虎騰云己丁當是享祀之日故又以孫銘之若曰祀孫子職也先言孫後言己丁明是器所自制也器以孫名己丁之間又言孫用日享祀耳仲說甚當因錄而存之



商析子孫父己觶



陳邦福按何為作器者之名薛氏款識載父貝解与此文同惟此器杉薛亡杉略繁耳弜當依錢阮二字釋作戩為是阮氏款識錢獻之謂亞為古戩字兩弓相背取戩冕之義元謂戩与黼同盡續之形黼形象斧明弓弜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已者誤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為亞文亞古弗字師古此說必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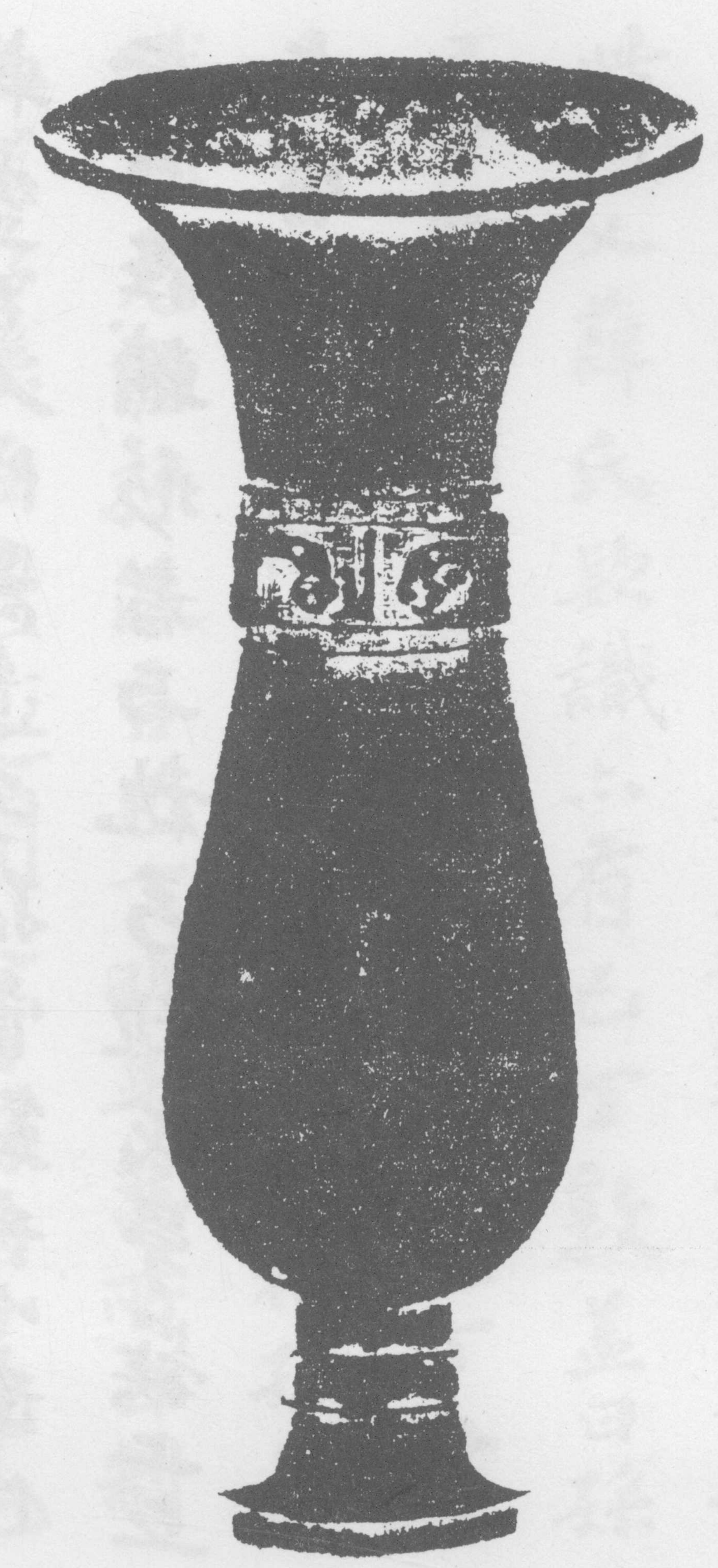
傳經傳中猶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蓋古人作器遺子孫當銘之以戒作二弓在黼形者与執弓執戈字箙上立矢皆同一義

商析子孫父己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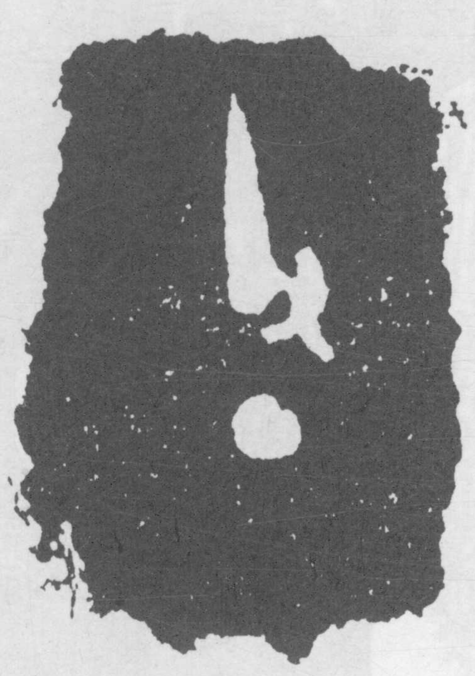


商析子孫父己觶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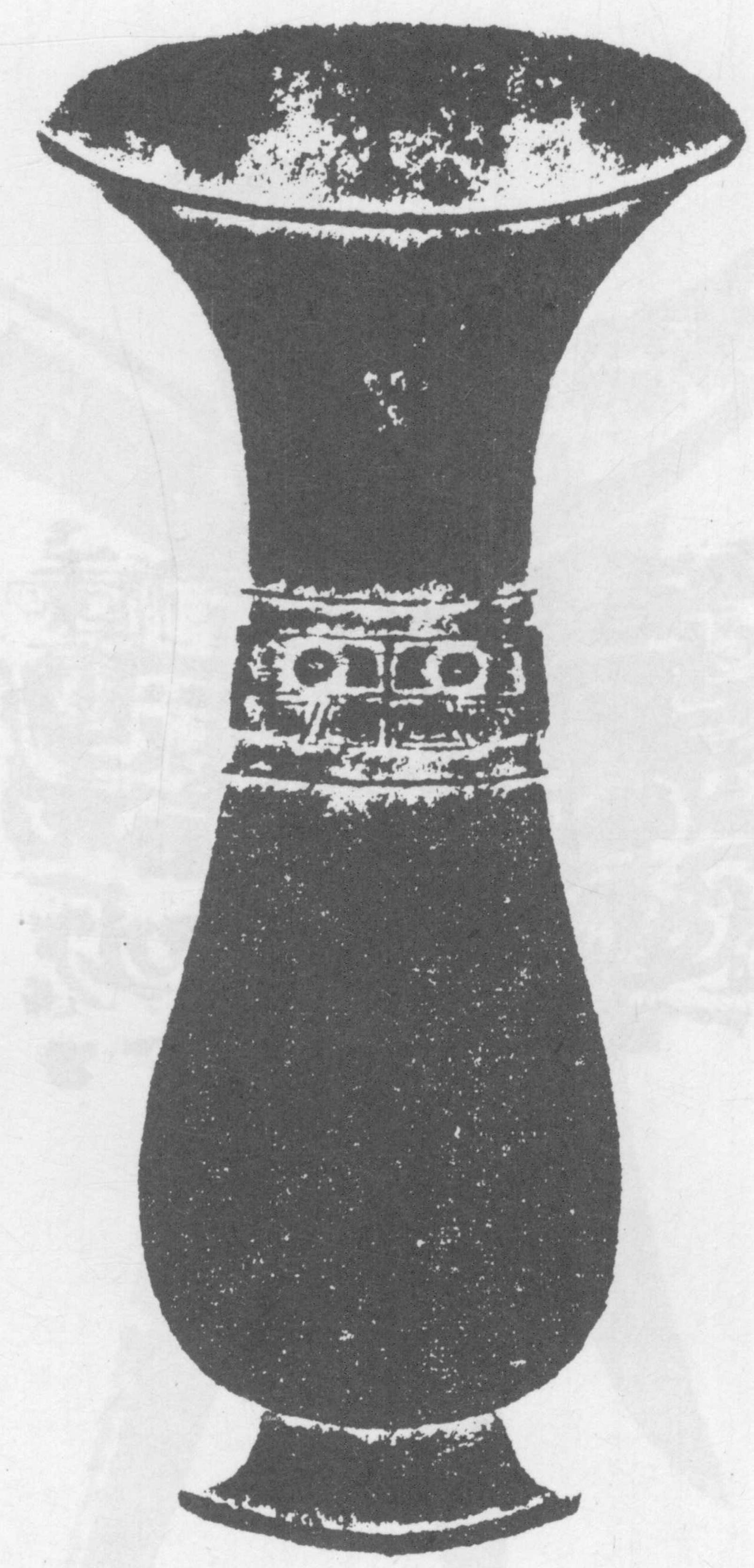




陳邦福按孫詒讓名原云古黼黻相儷金文作亞其文恒見阮文達定為古文黻金文有非字亦恒見或省作非又省作非宗人多釋為析字今審之實四斧相背也爾雅孫炎注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郭注及偽孔傳說并略同蓋黻為两弓相背黼為四斧相背其例正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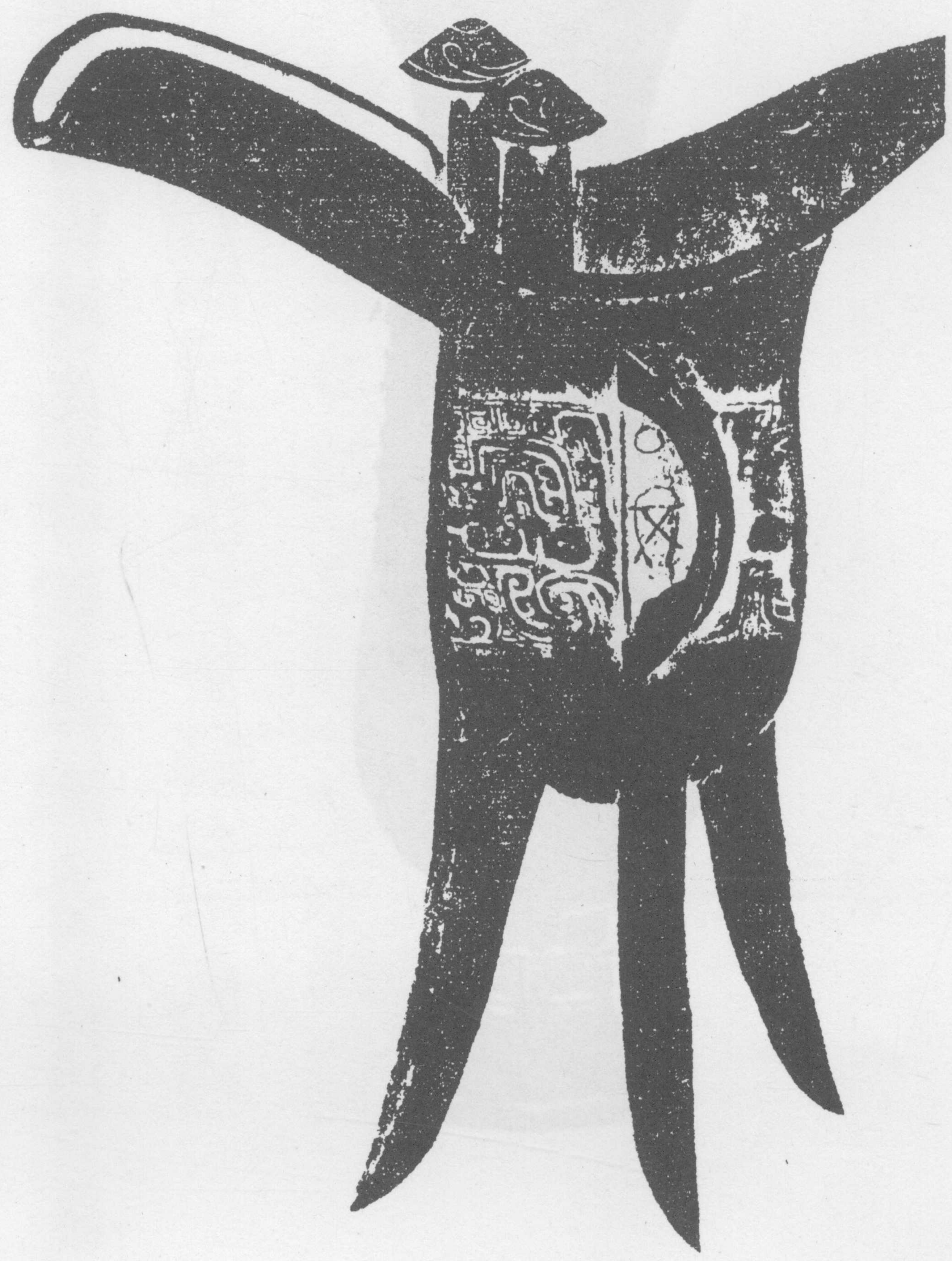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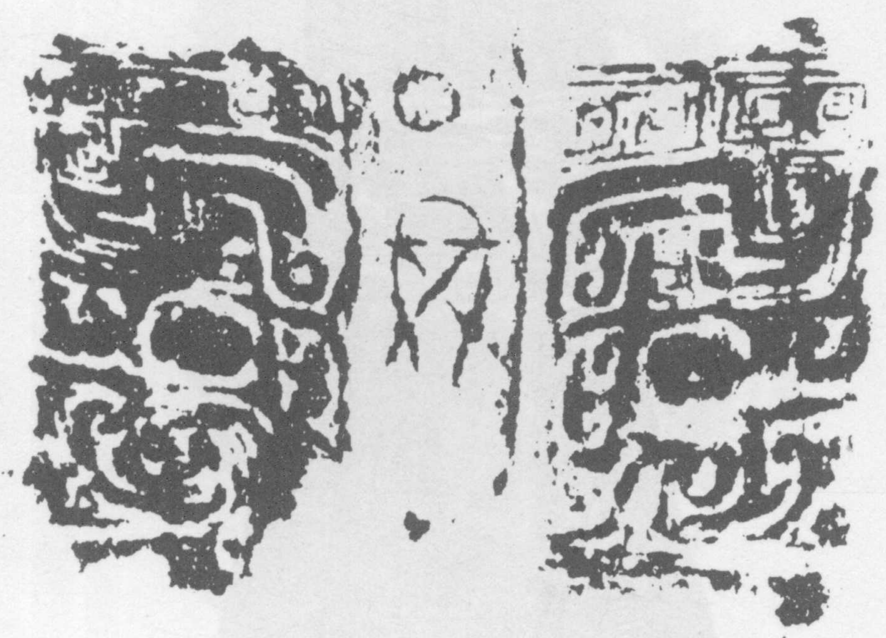
商父丁觶



夌雲按薛氏款識有父丁鼎父丁尊々銘釋作子為父丁作器此觶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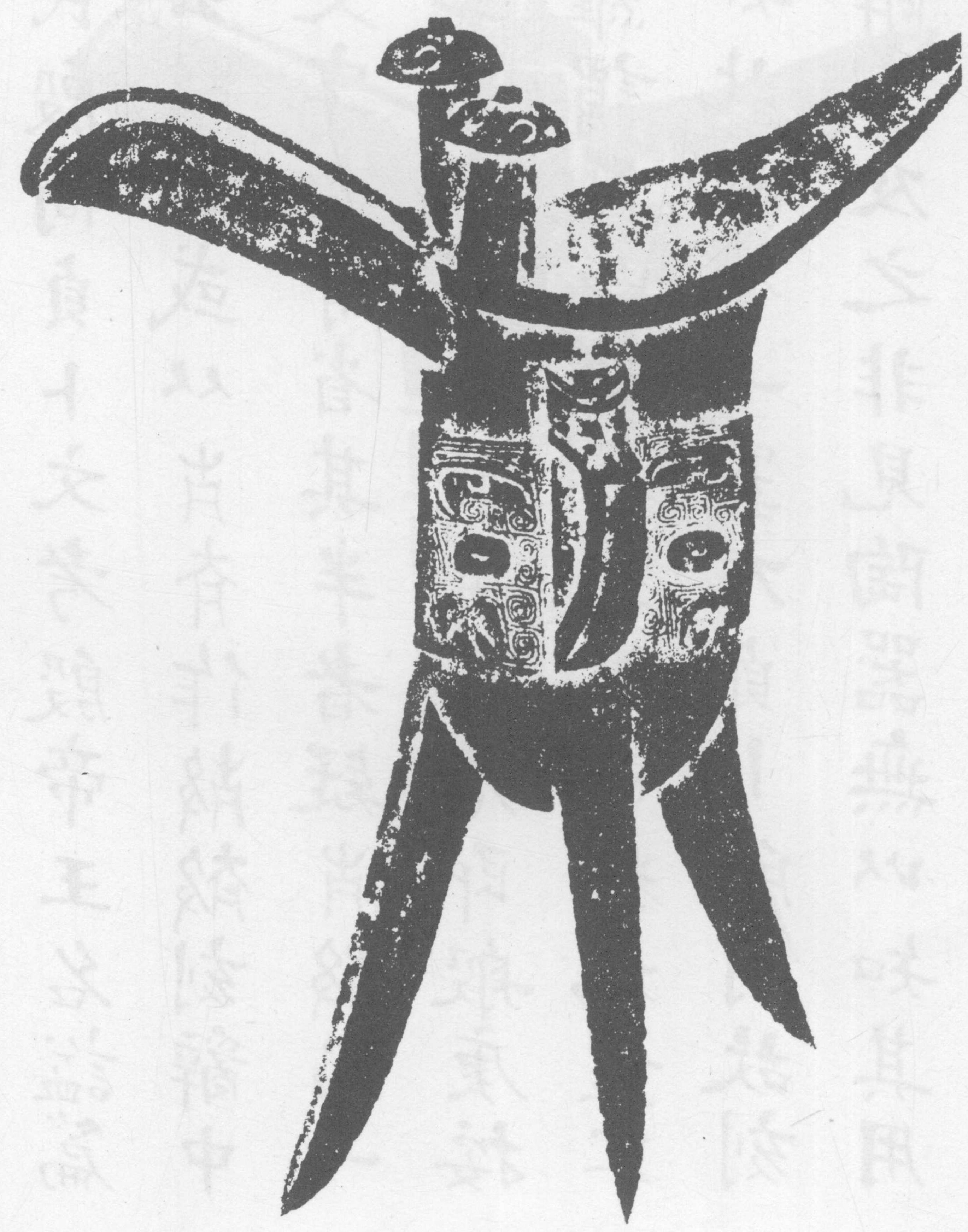
商丁冏爵 陽識





芝雲按此器舊藏濰縣陳氏簠齋銘丁
舉二字在鋬內薛氏釋舉者曰獻酬
而舉之故名其器曰舉上承以丁字乃祭
器之次第耳

商亼父乙爵





慶雲按商器亼亽亽皆舉也釋與丁舉爵同言父乙者子爲父乙作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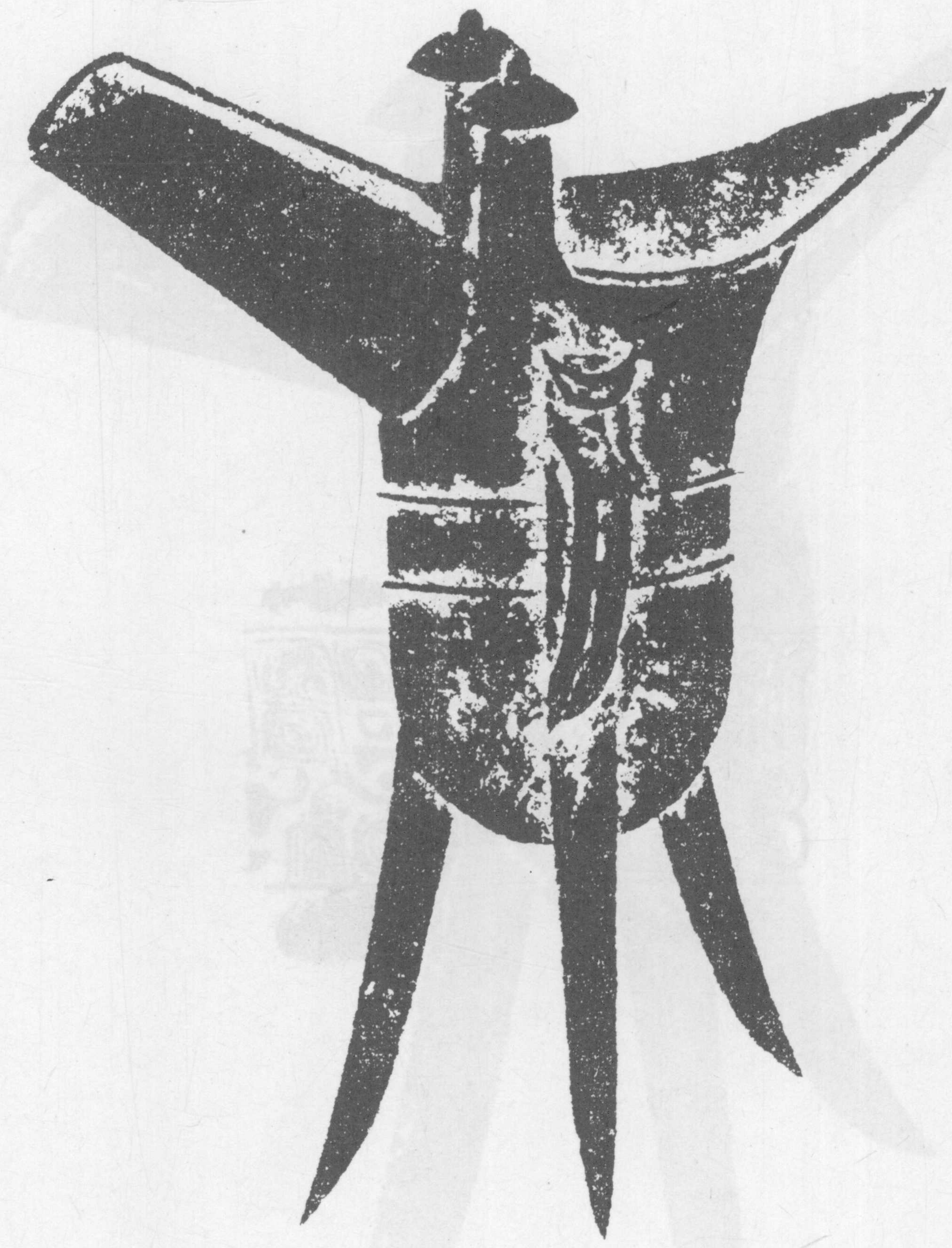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亼字數見於商器或作亼又別作大自來釋金文未有定詁余謂此古器也如今製之罩用之卜筮曾見殷墟所出陶器有作[illegible]形者中空上有柄内笵四字與甲骨文合符年自河南攜滬謂即甲骨坑中所出索百金無人顧問余拓字一紙因憶商器上有此字正如其形知彼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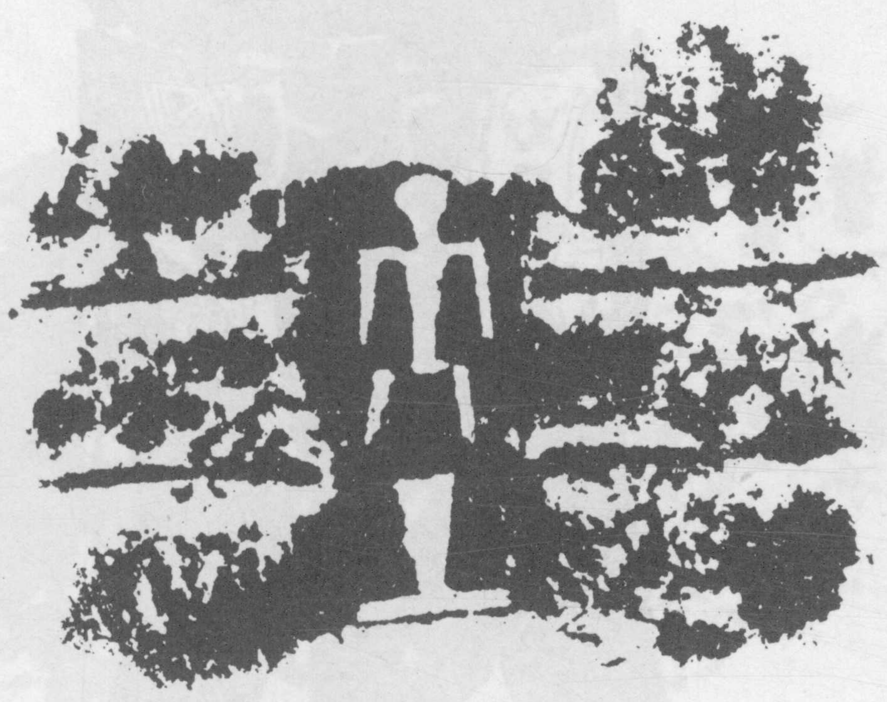
實為古物之僅存者周以後即失傳然今之紗罩猶彷彿似之或釋寶或釋舉皆以形義揣測究未知宜讀何聲至其為古器則毫無疑義也

又按瓦冂內范四字中有散字疑即器名散字屢見刻辭亦未有定詁余謂散即冂之繁文最古為冂冂又為内亦見刻辭通用為散羅氏殷商貞卜文考殷帝王名謚篇云散字或从肖夲作散散刻辭中文字每有省其半者疑肖散乃一字散字形似般肖夲殆即般庚按羅謂肖即散省甚是而釋為盤不知此自有一器乃貞卜所用故刻辭常及之非見陶器無以知其用非有此爵文無以知其名也丁卯五月

又按古去字作杏見陳去疾鉨甲骨文有云戊寅卜在杏疑此與内同字增口兼象其下也古有所謂佉盧文者疑本作冂凵乃以器名冂為蓋凵為底分為二合為一故說文凵去二部相次而凵下有重文𠙴凵為飯盧内為飯盧之蓋音讀為區人相違乃其引申義今鄭州出土之凵人知之鄭州出土古銅器祇一品有字羅未言因上有盧定為凵形正相似而安陽出土之内人不知也據此則其音亦可定矣愚一之見未知當否越日又識

商尸上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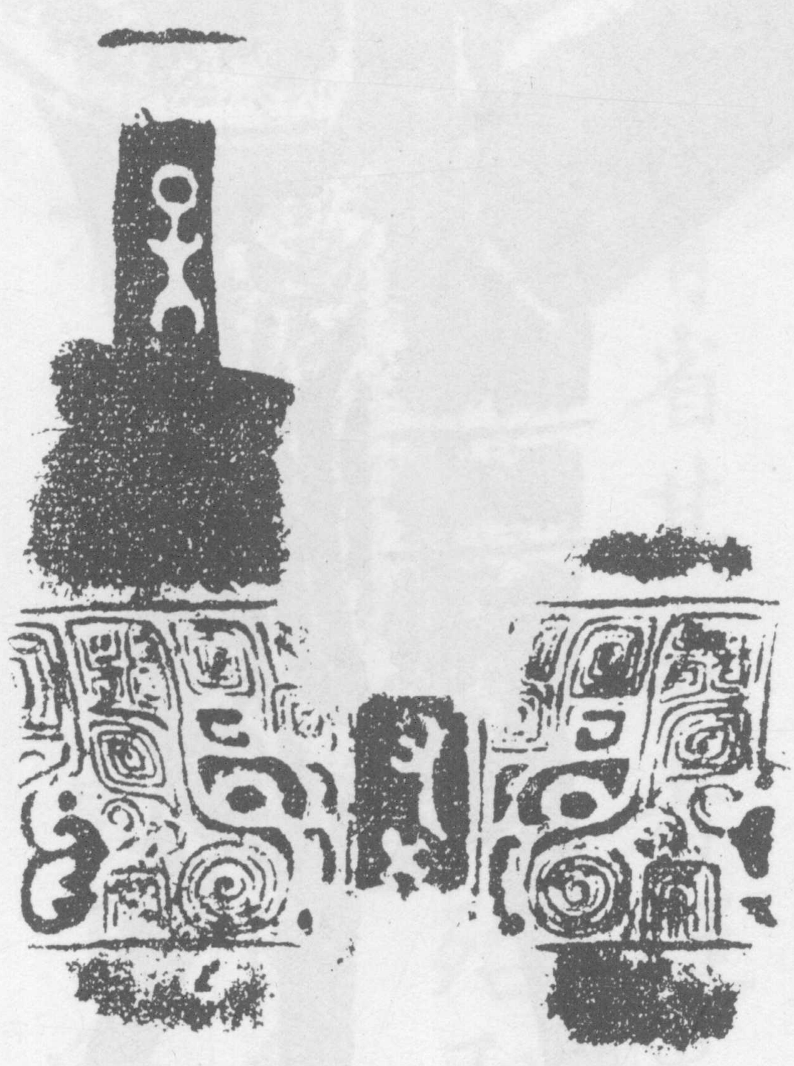




慶雲按尸象尸形上古上字言上座尸
也蓋爵為飲器主祭者所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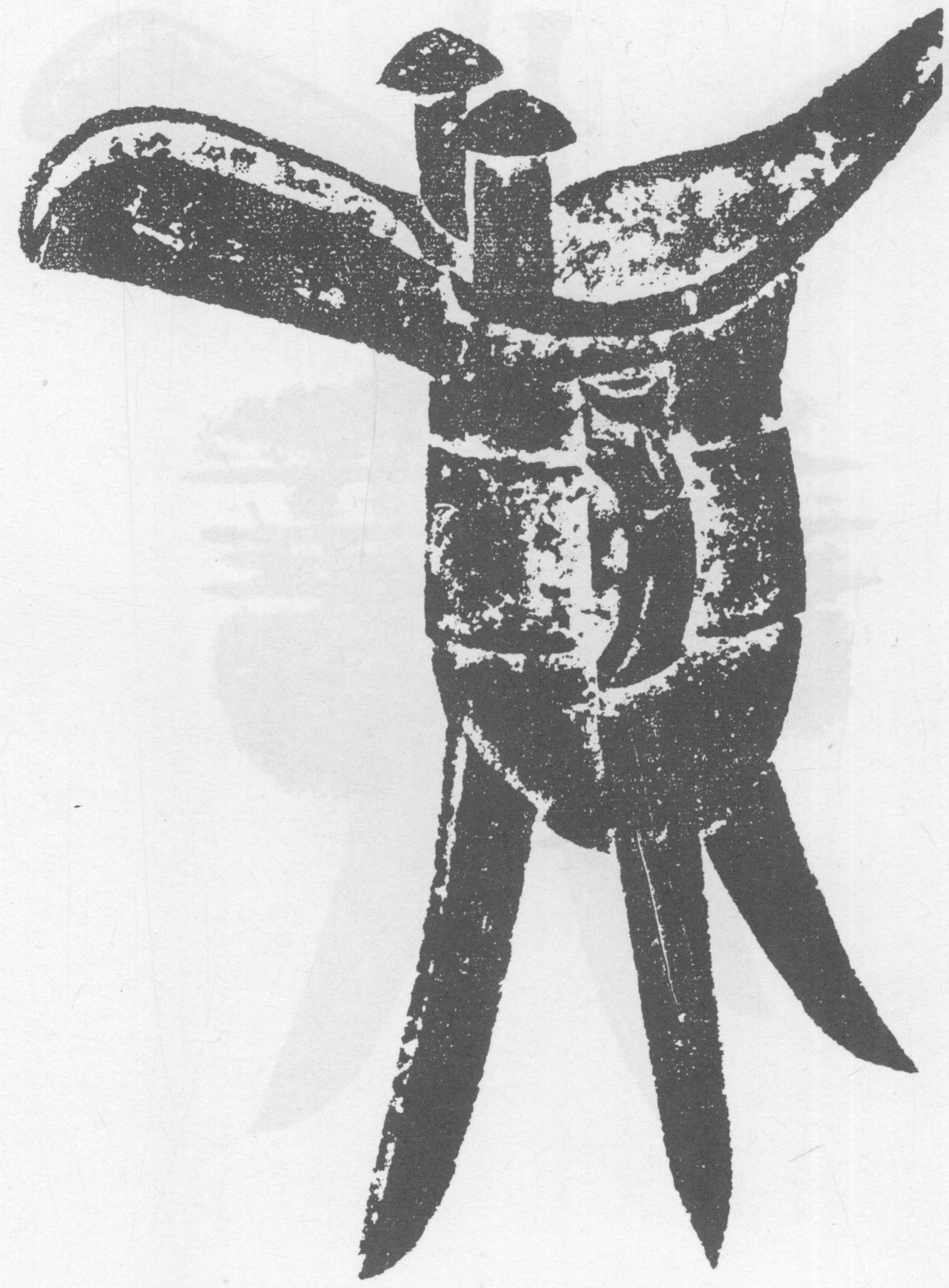
商父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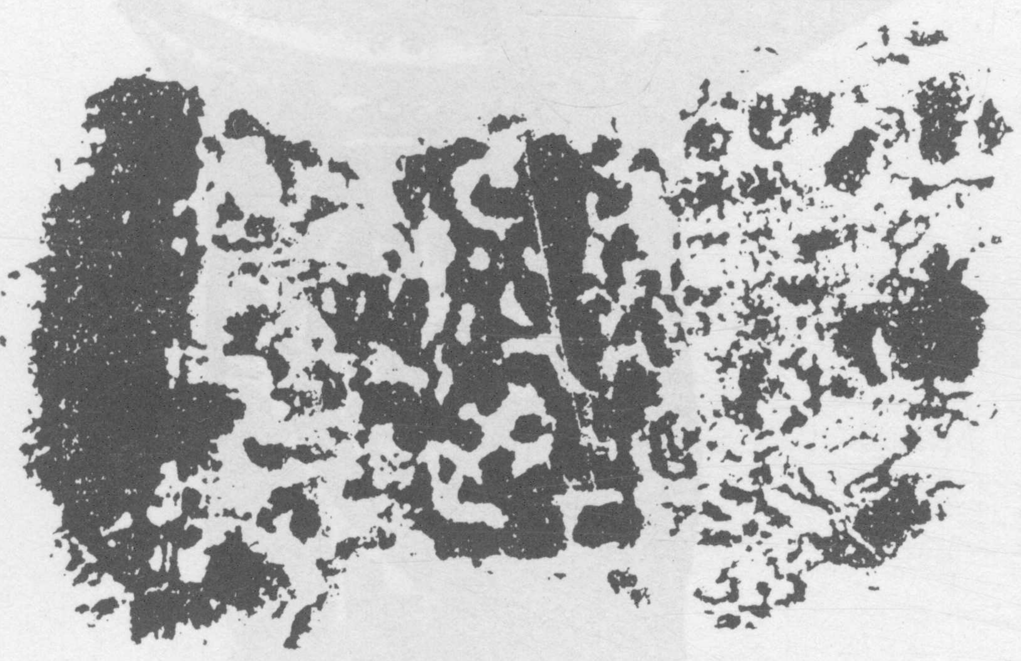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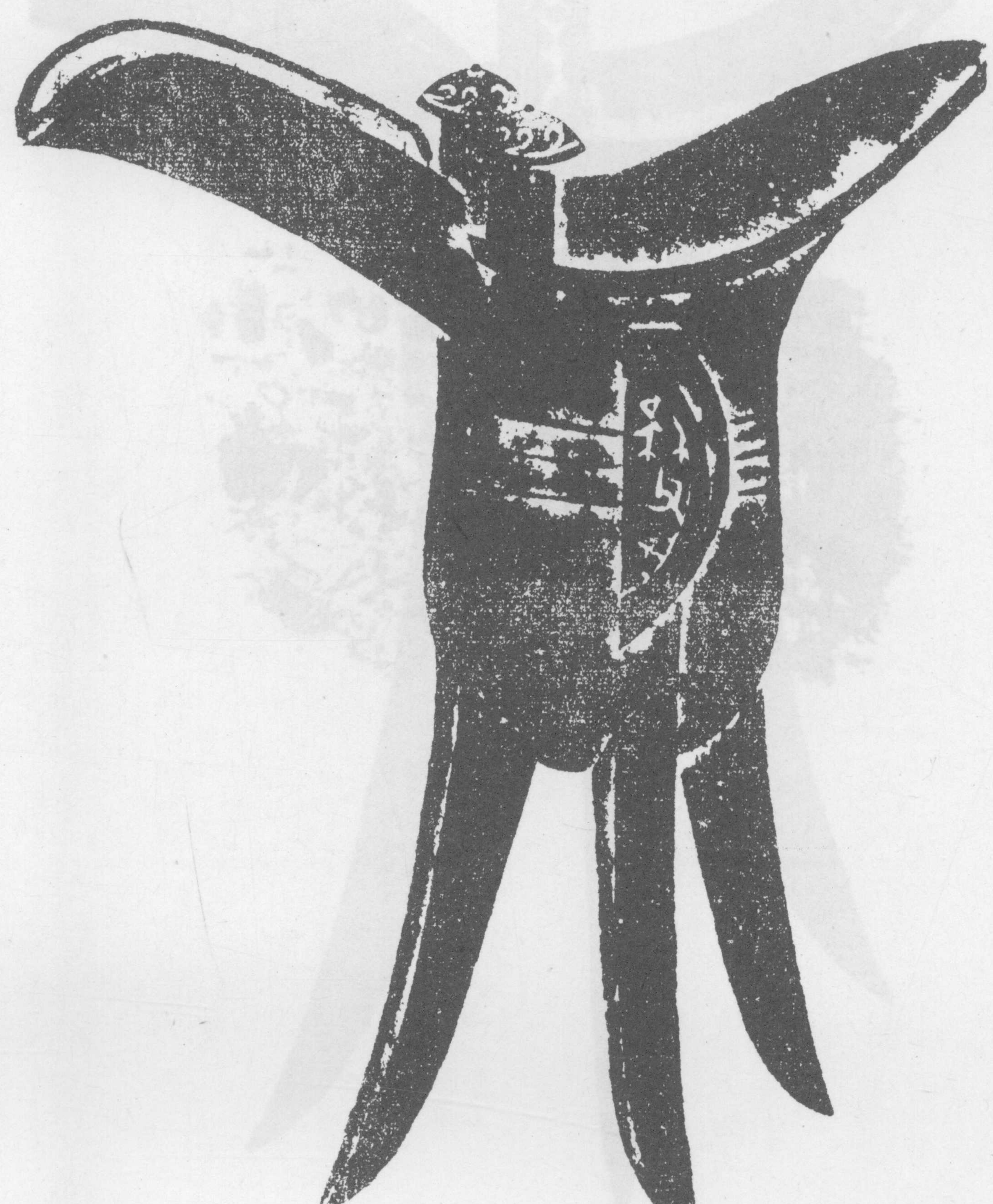
慶雲按銘上一字為子即尸者也下為父癸二字蓋子為父癸作器商文所釋皆同

商父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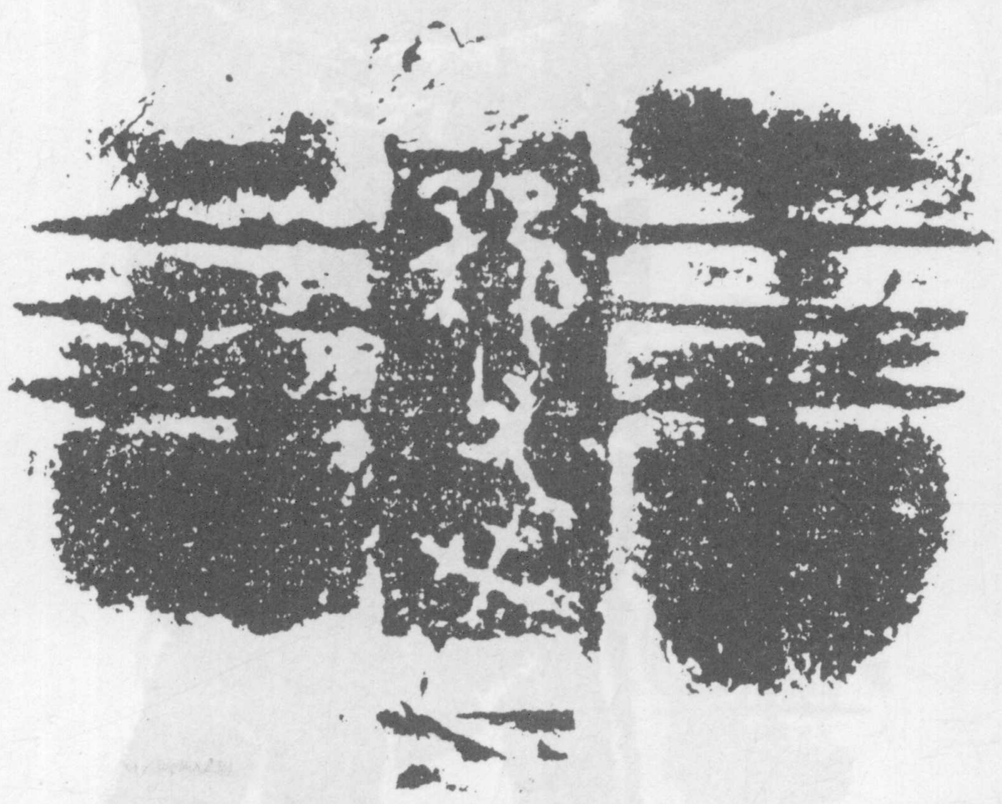




慶雲按亞爲廟室[illegible]烚鼎有此字乃作者之名父癸之義与[illegible]父癸爵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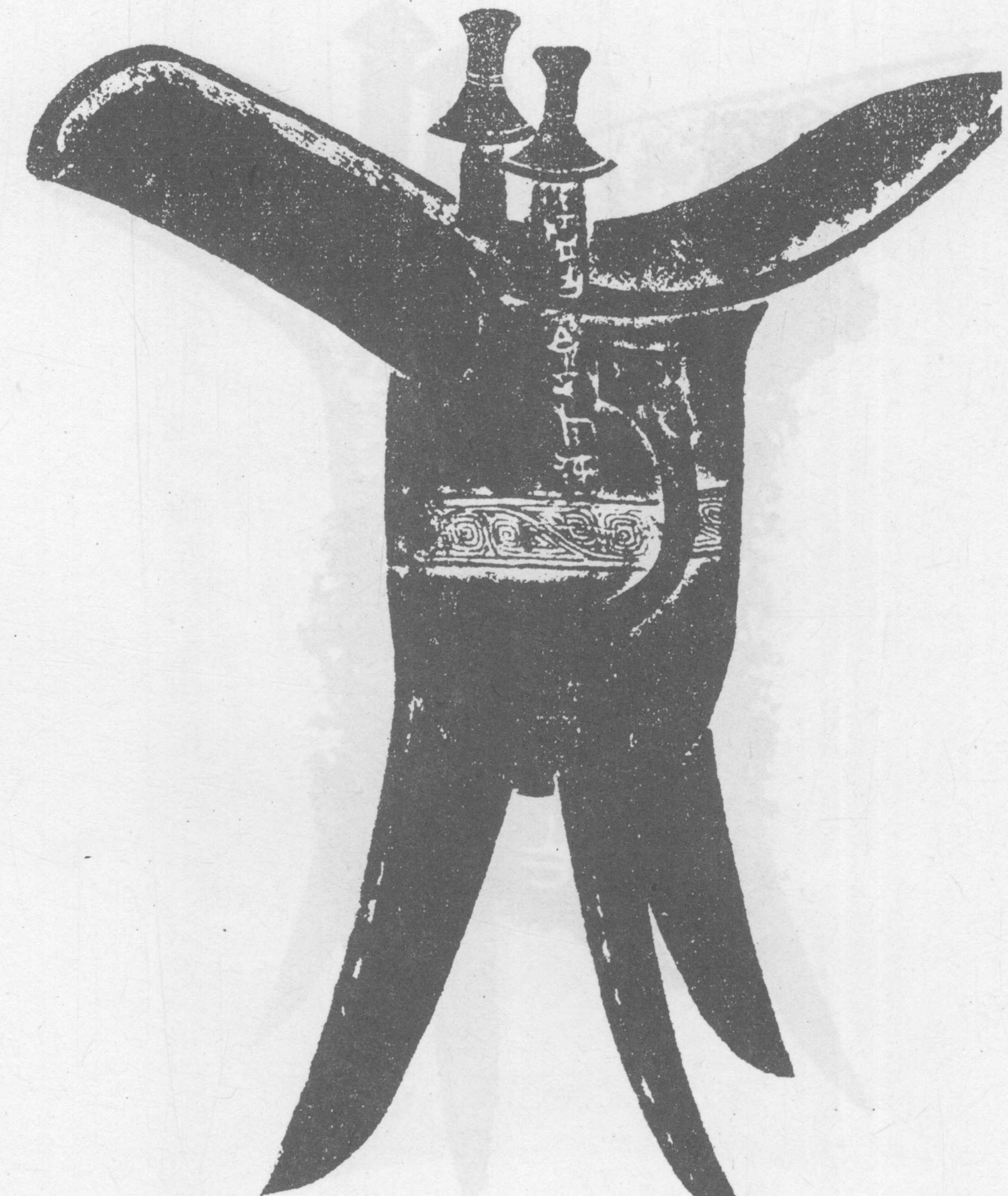
商雙爵形父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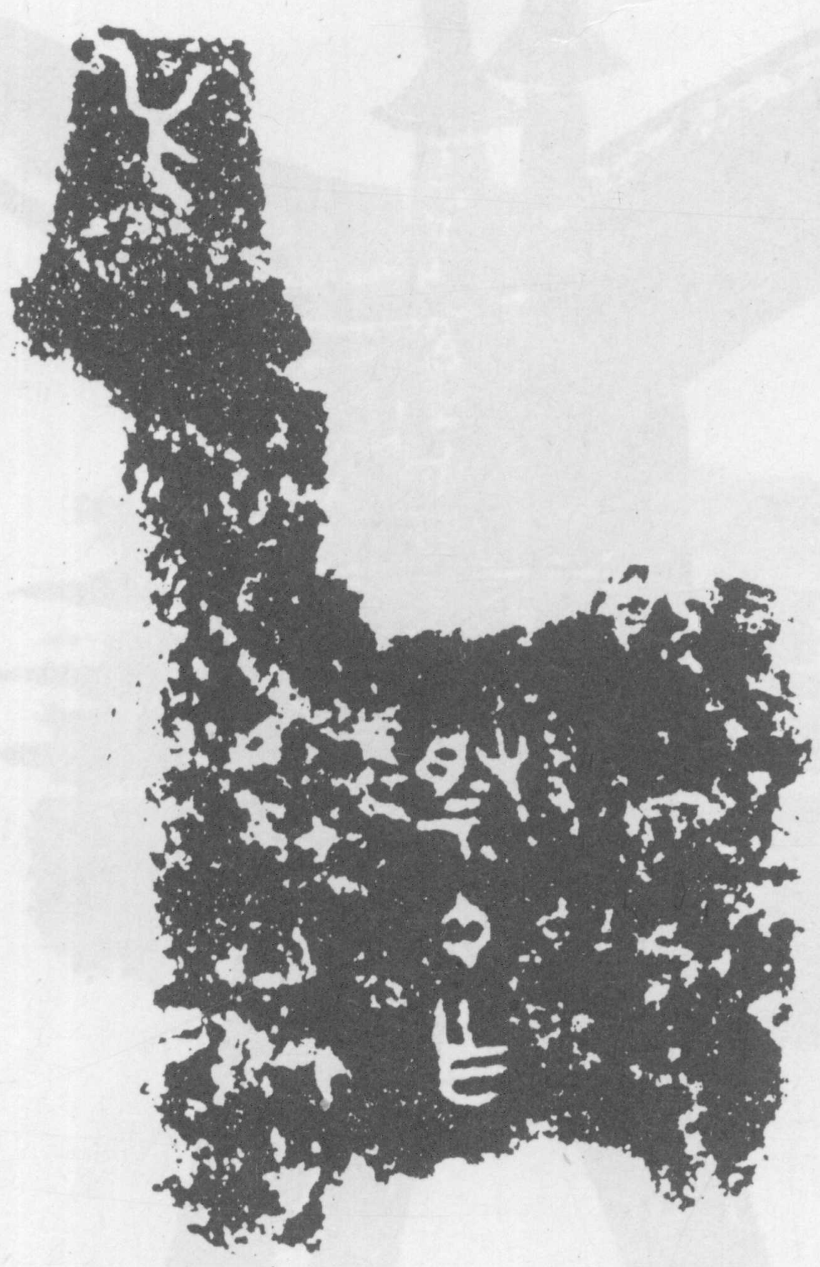
慶雲按此爵舊為簠齋陳氏所藏考書顧命雀弁周禮爵弁雀即爵雙雀即雙爵蓋製器尚象明其為爵也許槤跋語雨樓王氏藏爵云雀爵古字鳥之微者飲器象之以爵飲至少亦戒之義下云父癸者義與他爵相同



商祖辛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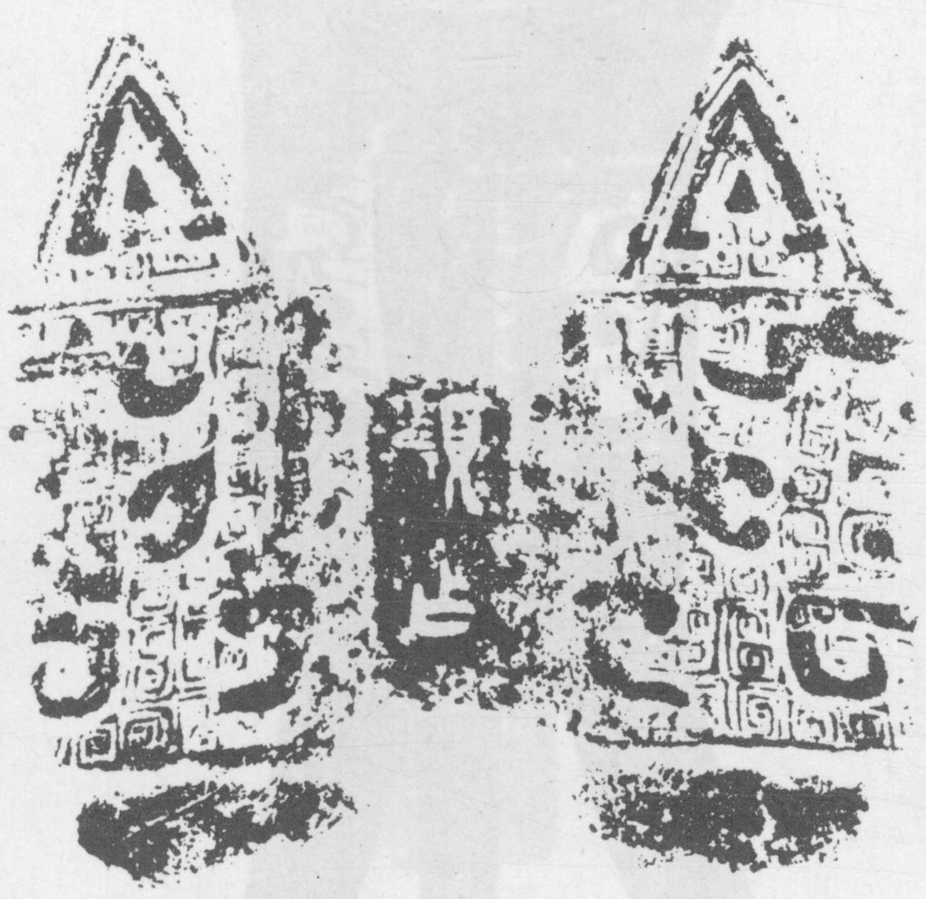
慶雲按此器銘六字盤作二字反文在柱四字連文至爵身罕見之品孫為祖辛所作盤盉作者之名也旅彝古器之通稱憲齋集古錄云此器又為潘文勤所藏予則与雙隺父癸爵丁䵼爵同時得於海上估客云得山東陳簠齋處為吳子孫讓出不知与潘藏是一是二攈古樓彝器款識無此器或憲齋誤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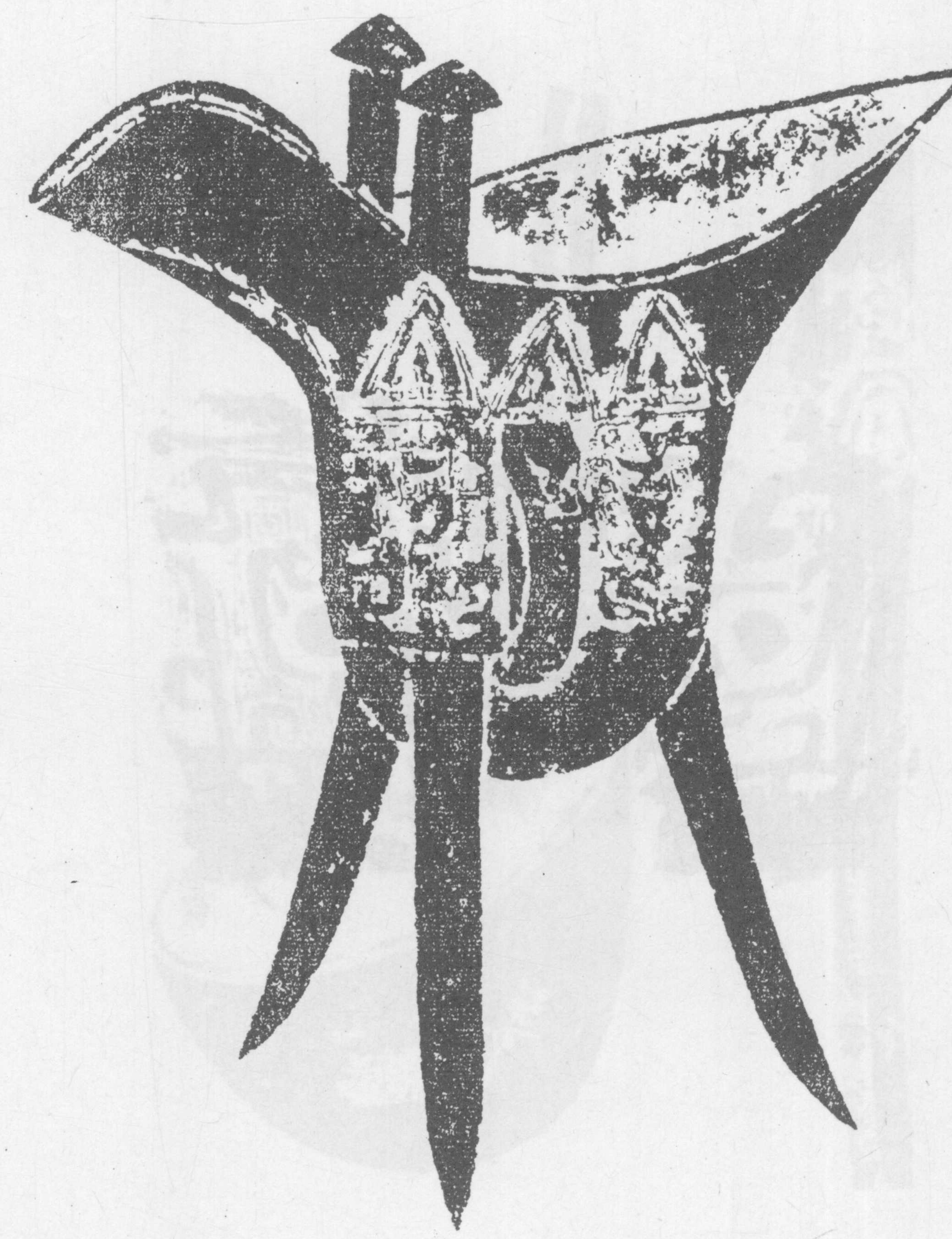
商祭仲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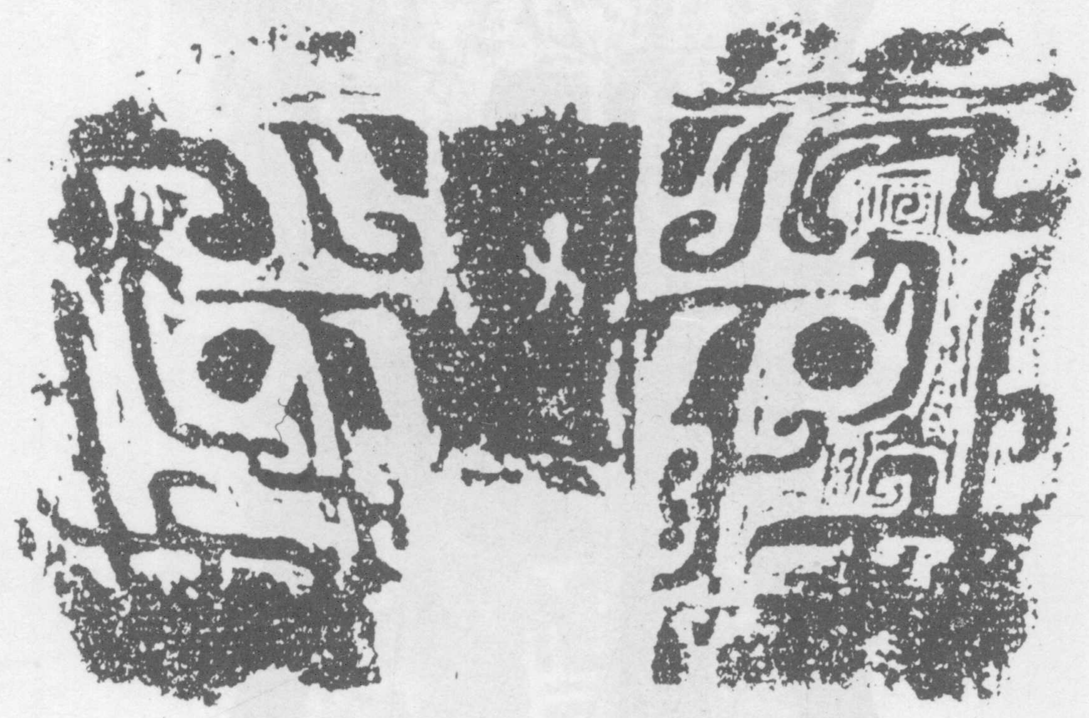
燮雲按舉字在鋬內祭中作三字墨拓陳君云祭仲鄭大夫見左隱公元年傳杜氏注今審此爵祭从肉从寸不从手再證之邾公望鐘僕兒鐘毛公鼎益信古器中从手与从攴从又皆可通用也



周頴爵



菱雯按此爲周器大於商爵商爵
傳世多而周爵少物以罕而見珍也
銘爲頴乇頴字不可識疑頴之變體
陳邦直進逸云頴地名也左隱元年
傳云頴考叔爲頴谷封人杜注頴谷
即城頴之谷頴考叔時爲封人也後
人以邑爲氏此爵城頴所作亦未可
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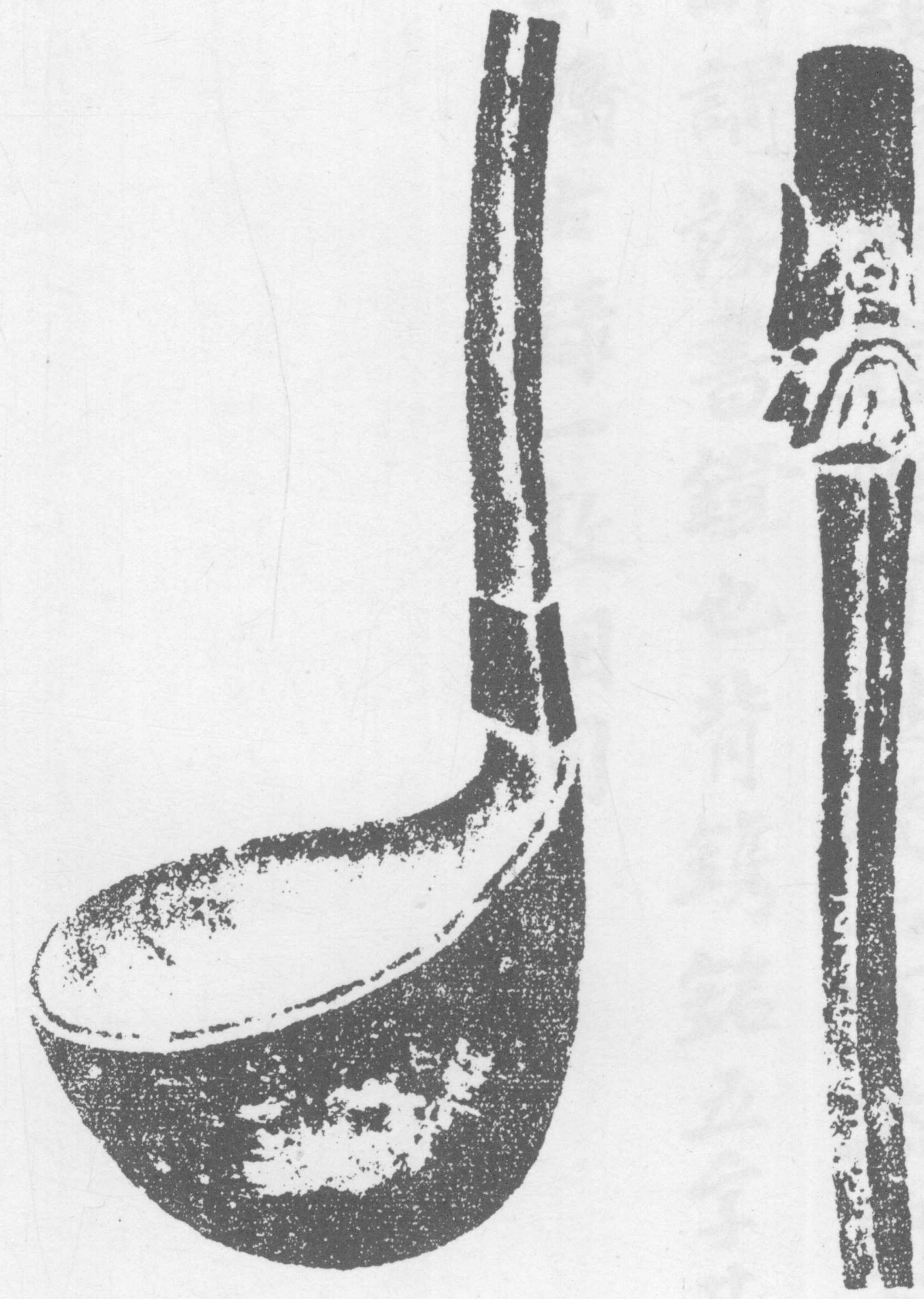


商子角



斐雲按薛氏款識有子鼎銘亦一字不詳何義當釋爲尸蓋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而爲尸故其形微側說見父丁彝

漢建元龍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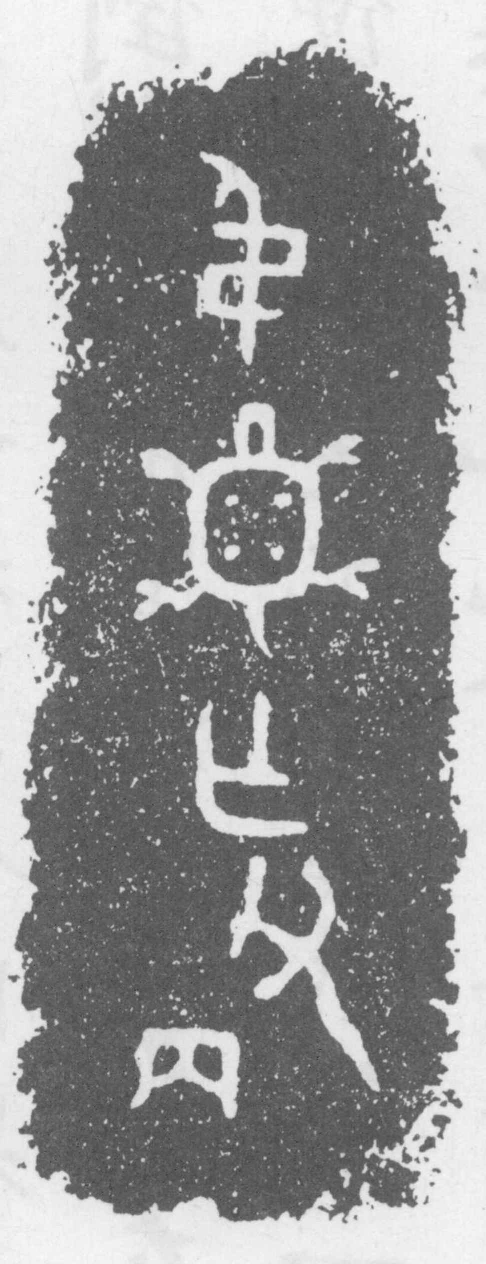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是勺較常勺為大柄范龍首乃龍勺也雞彝龍勺古天子祭祀所用漢承周制禮器碑所舉各器可見字倒刻向龍首者人手持在柄使觀者便目耳建元為漢武第一紀元亦為漢第一紀元金石傳世絕少今得是器可為漢紀元各品之冠宋儒以律元不合謂元鼎四年以前皆出史臣追紀其說不攻自破矣器關禮制特切斷標入不編以存原式庶令人知三代龍勺猶可推求　丁卯九月

姚虞琴曰建元有六：一漢武帝，二晉康帝，三齊高帝，四北漢劉聰，五秦苻堅，六秋羅。全源宗據此書謂自是漢製，建元為武帝第一紀元，曾見鄭大鶴藏建元殘專，上記兩面文字與此一律

丁卯八月

周对龜作父丙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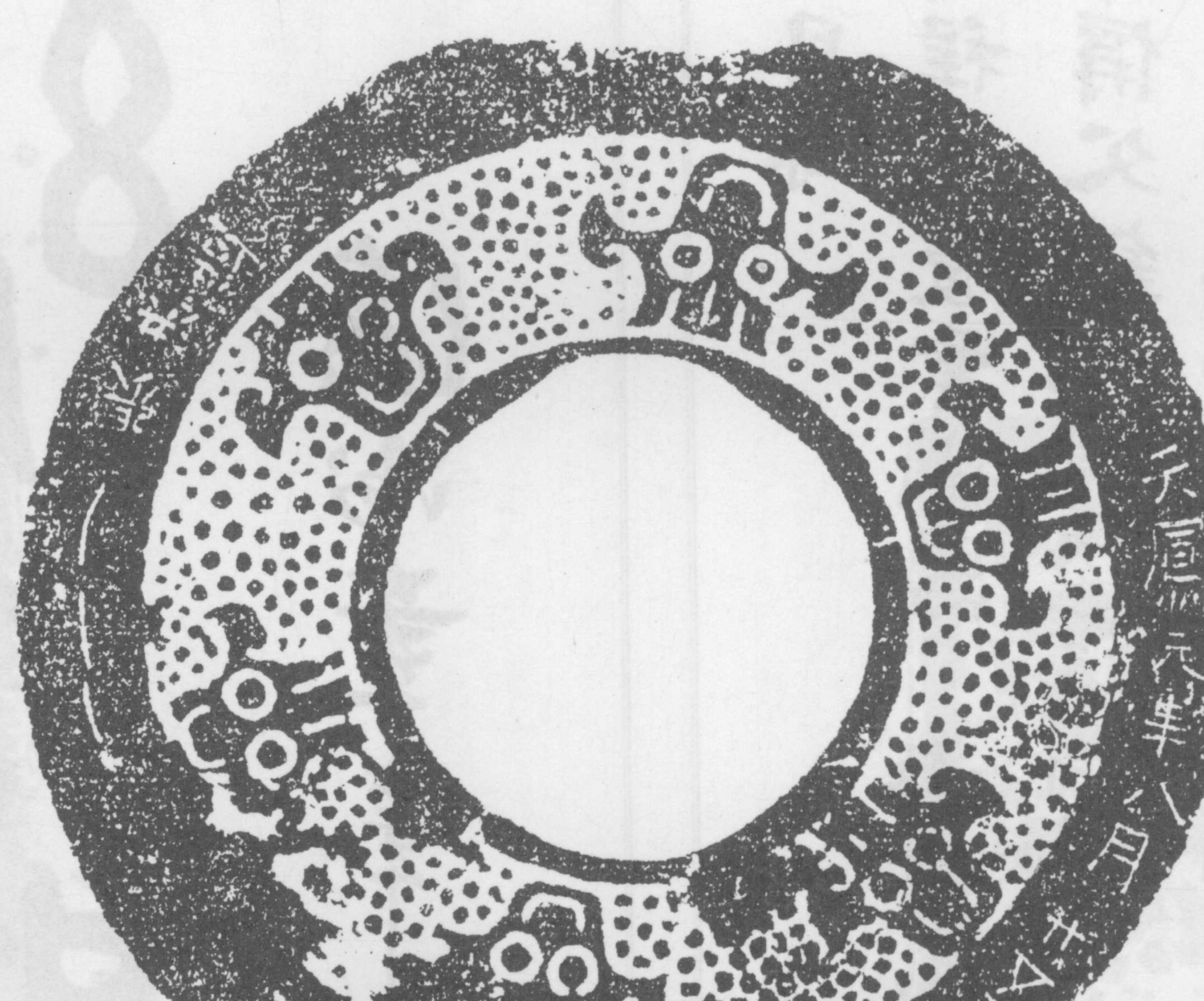




菱雲案鐙形橢圓如盒有蓋〻半啓
有頸仰承鐙槃可燃燭亦可添蘭膏
誘所謂讀書鐙也背鐫銘五字其
文與攈古錄一敦相同

鄦適廬曰是器作鹿盧式漢鐙常見
而銅質純粹刀法老到有如商器銘
與葉東卿所藏敦合曰叔龜作父丙
疑祭鐙非讀書鐙也故改入禮器丁
卯六月

漢天鳳璧



鄒適廬曰古有土璧金藏一品花紋如以竹小管印之骨璧殷墟出土錄入殷虛古器物圖石璧管子石璧謀令良瀚玉坑先見石璧外人爭買之若銅璧始于漢古無有也此文曰天鳳元年八月十五日左尚方作寶璧張洪造案天鳳元年正新莽制禮作樂之時疑即其所命製其後并造以

為符瑞漢書元后傳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服虔註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此可為漢璧兼用銅之證花紋範龍首六尤非尚方不能用此僅見之禮器似較玉璧為重

夢坡室藏金之二

樂器

濤淵董袁

樂器目錄

烏程周慶雲蒐器 海寧鄒壽祺編次

周仲偁父鐘 器高一尺三寸四角六寸上濶八寸三下一尺

周者減鐘 器高七寸半甬五寸上濶五寸半下七寸半

周中姬鐘

周邾公牼小編鐘

周冀鐸

周益昜鐸

周井伯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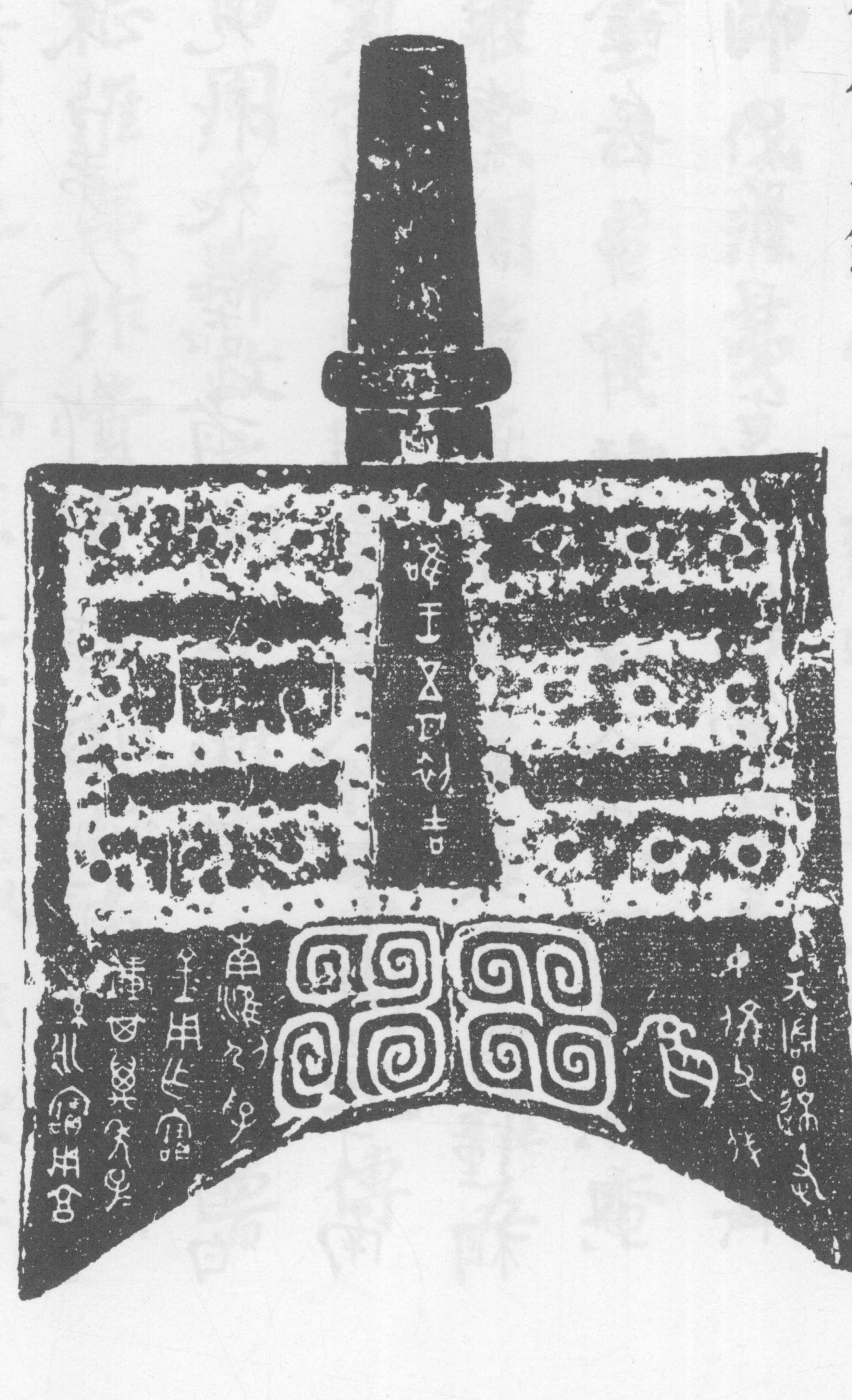
周夌叔搖鈴

周無字搖鈴

宋虎錞 器高一尺五寸半口徑九寸半腹一尺三寸半底八寸三分蓋上虎形高二寸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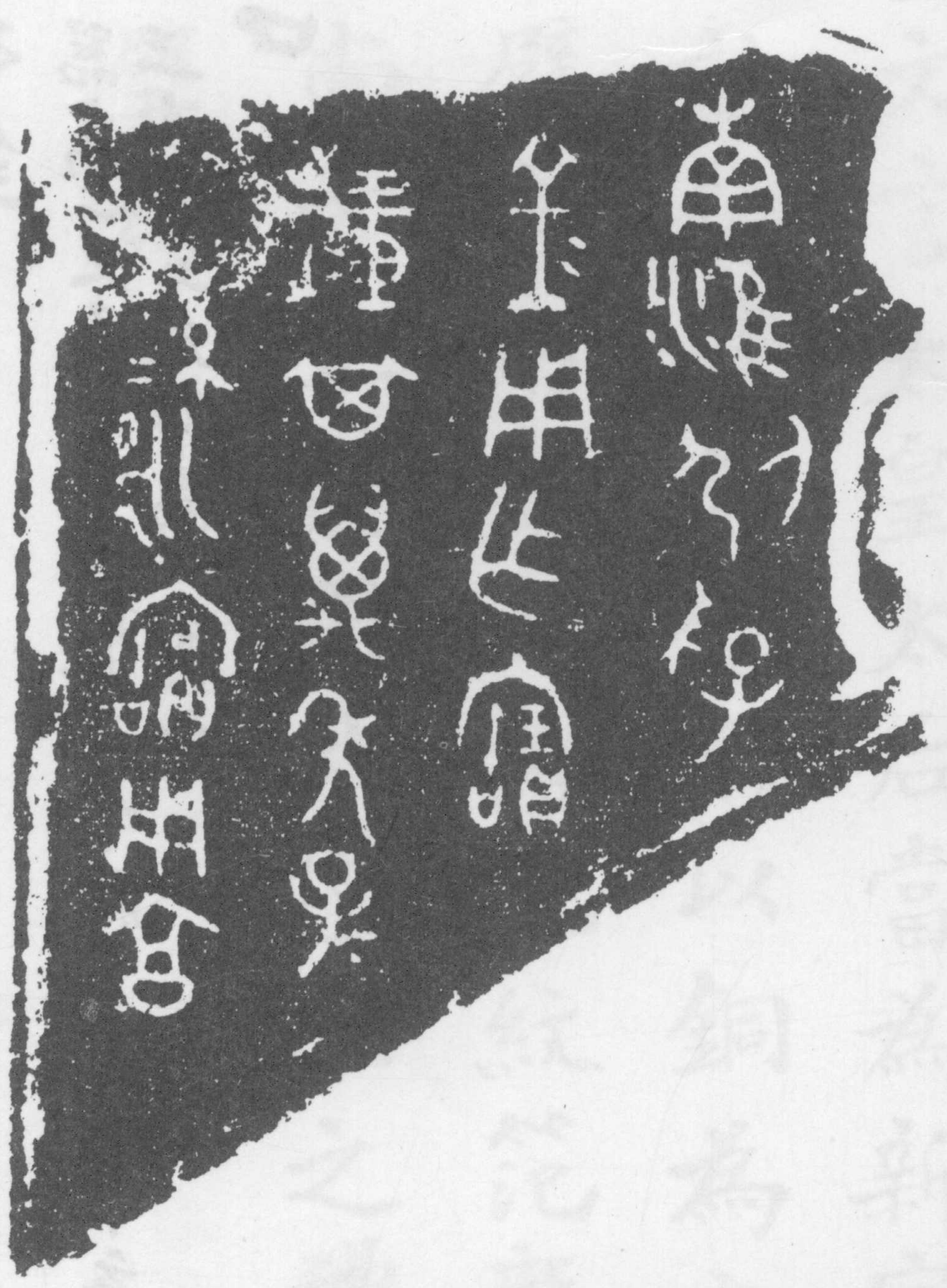
日本鐘口

周仲偁父鐘









是鍾丁亥二字作丁与卯敦盖作丁封敦作丁正同䋣疑踣之古文走部字与足部字多通用遣之省口作还如梧字消作杯也南淮下計乃夷人二字之合文古金文凡二字連屬字畫不多者皆作合文散盤小子作𡭔石鼓薦作䔍同敢一月作𠄠是也其竝列作合文者如㦴師彝㦴乃姒戊二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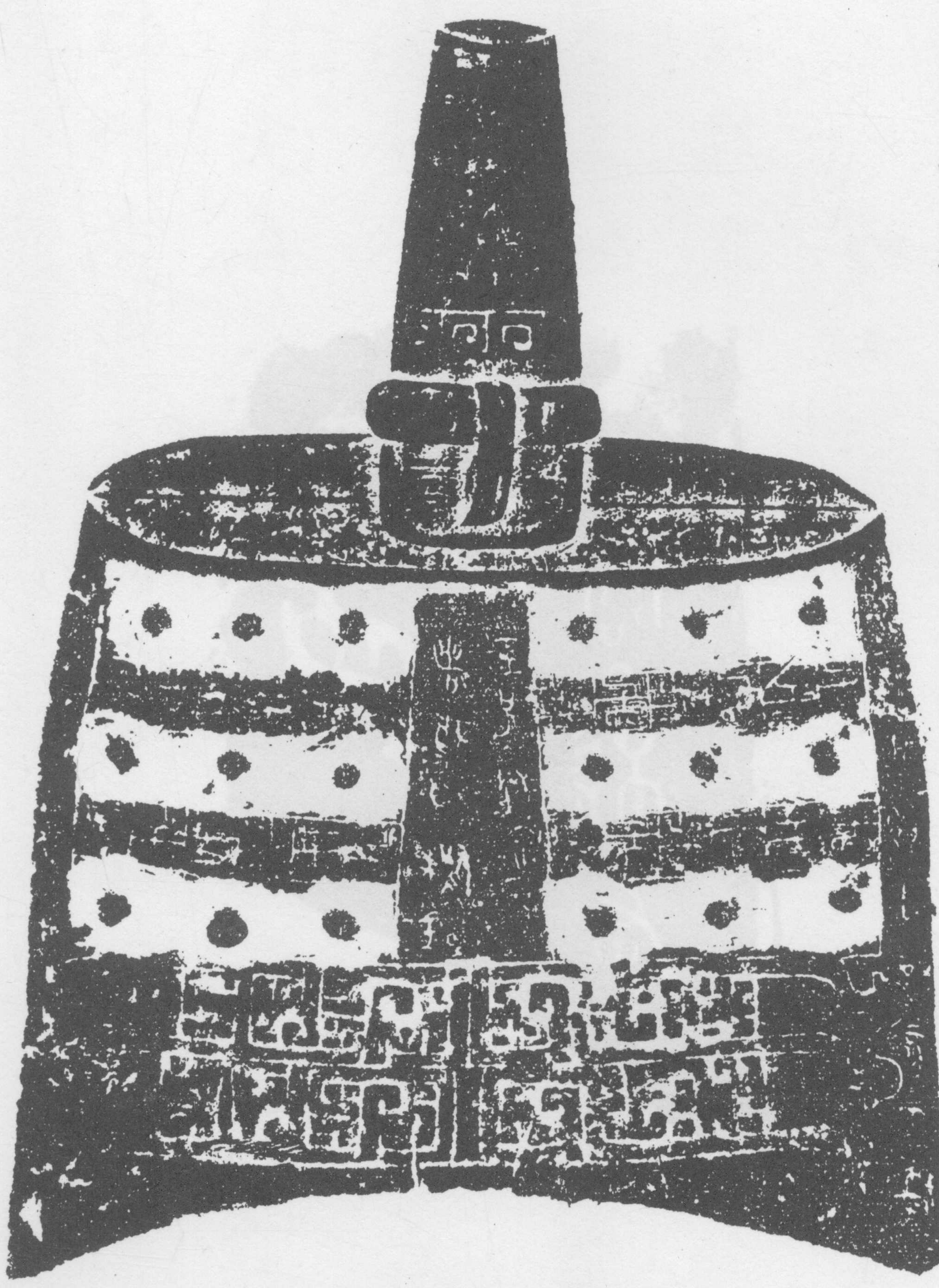
合文曾白霥簠䣙乃侵邑二字之合文与夷人之作計其例正同淮夷二字見於他器者師寰敦㝬淮夷曾白霥簠克狄淮夷若兮田盤至于南淮夷敔敦南淮夷遷殳足与鍾相證矣㝬即僕之古文象兩手取貝形口象貝古代銅錫皆通稱金兵器彝器皆以金為之僕金作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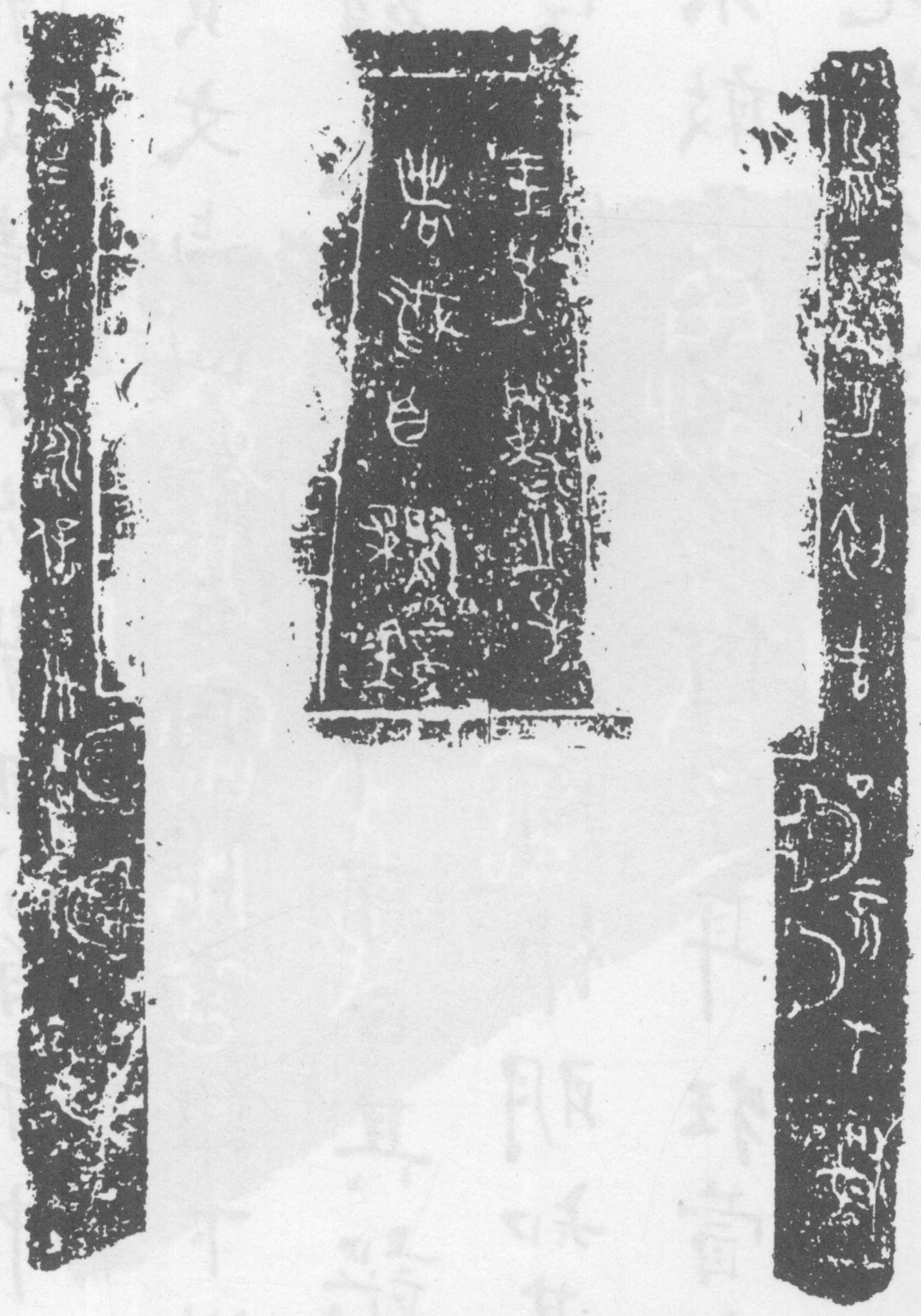
取淮夷之兵器爲樂器也彝尚功款識及積古款識俱著録仲偁父鼎其文与此鐘正同惟南淮下僅一夷字薛阮俱釋爲節可正其誤惟刷字二家俱釋爲周雖明知其誤然不敢遽定爲何字耳狂言之見不免望文生義乞
夢坡社長是正　褚德彝

菱雲考竹書紀年云成王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箋按書敘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書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孔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是成王滅淮夷在五月丁亥故鐘銘紀之

陳邦福云南淮夷當在淮夷之南按兮田盤責至於南淮夷是南淮夷連文不僅見於此器矣

周者減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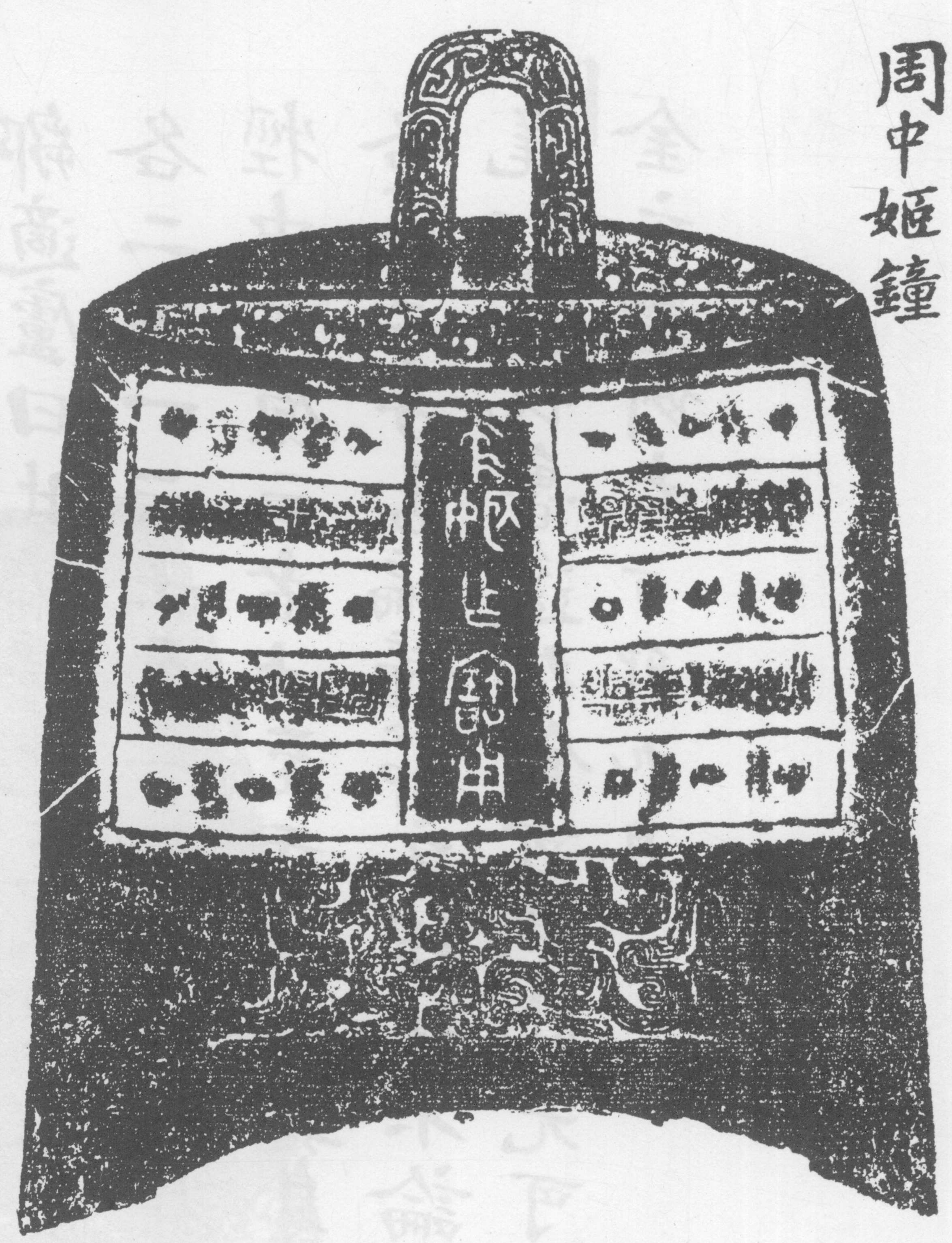
是鐘首行弟一字惟作鳥攺惟字古
作隹散氏盤作唯从口惟本象鳥張口
形嗗作文字𢦏謚詞此處正作鳥張
口形乃古文之僅存者其字下𤎩疑
𤎩字說文𤎩以火乾肉籀文作𤎩
与此正同者即諸之古文兮白盤諸侯
作者諸女觴作者可證也下一字作減
疑減字說文水部減濊減也諸減是

造鐘之人名陳簠齋藏鐘有者汈
二字當与諸減為兄弟行也鐘刻文
与子璋鐘僕兒鐘均同以文字觀
之當為楚器此鐘舊為福山王文
敏懿榮物文敏殉國古物盡歸劉鐵
雲此鐘亦其一也 褚德彝釋呈
寥坡先生 是正

陳邦福云此器字體大類楚書銘云王兄難之子偏考典籍無名難者曰思古難與囏音義皆可通假說文囏土難治也爾雅釋詁囏難也今本多改作艱郝氏義疏云書曁稷播奏庶艱食史記夏本紀作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又大誥篇內艱字漢書翟方進傳竝作難此艱難二字通假之切證

銘云王兄難者當即楚成王之兄熊囏也史記楚世家云楚文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殺杜敖代立是為成王然則熊惲為熊囏之弟惲曾立為王則此器之王兄囏當為成王之兄熊囏无可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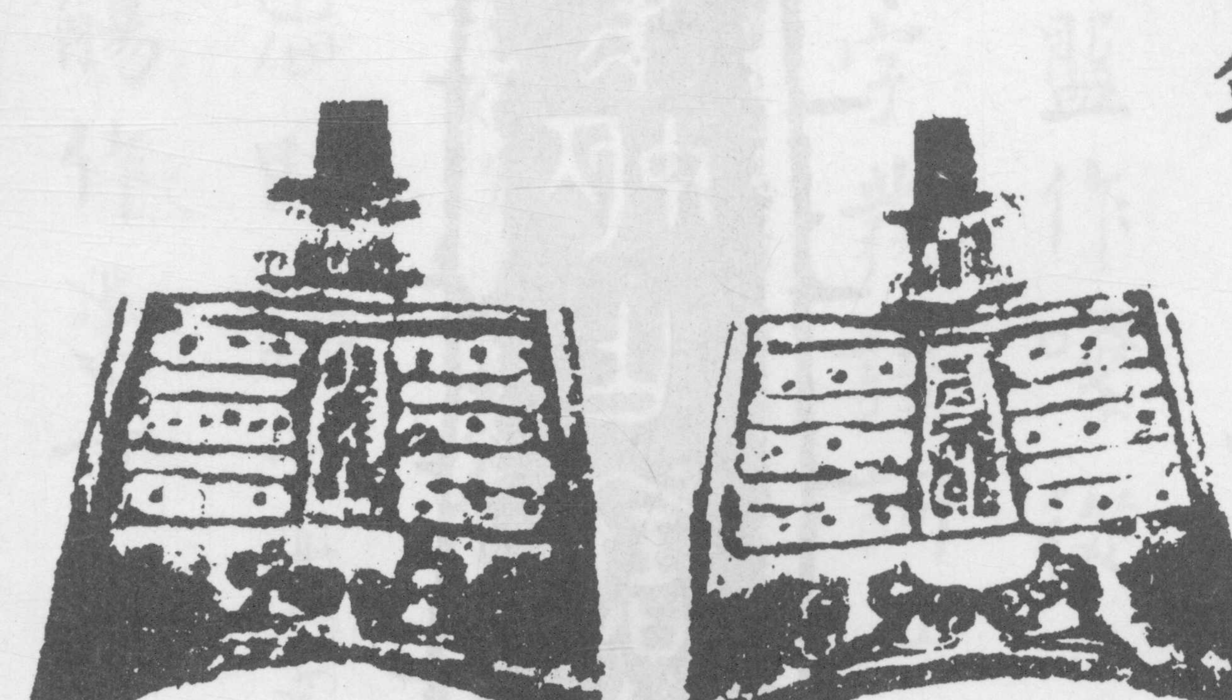
周中姬鐘





菱雲按此鐘頂無甬而有方鈕三十六乳銘在鉦稱中姬金文中習見潘文勤藏仲姬匜或即一人所作之器

周邾公牼小編鐘



鄒適廬曰此編鐘之至小者鉦前後各二字一云士至一云其身皆邾公牼中文原云者士至于以樂其身此各節二字古編鐘節文往往不論首尾如吳氏愙齋九鐘可見此尤可補金文體例者 丁卯九月

周冀鐸



陳邦福案薛氏鍾鼎款識有冀父辛卣冀己作敦彝是一人薛氏又云冀者國名也昔人受封於此則後世子孫所封之地以為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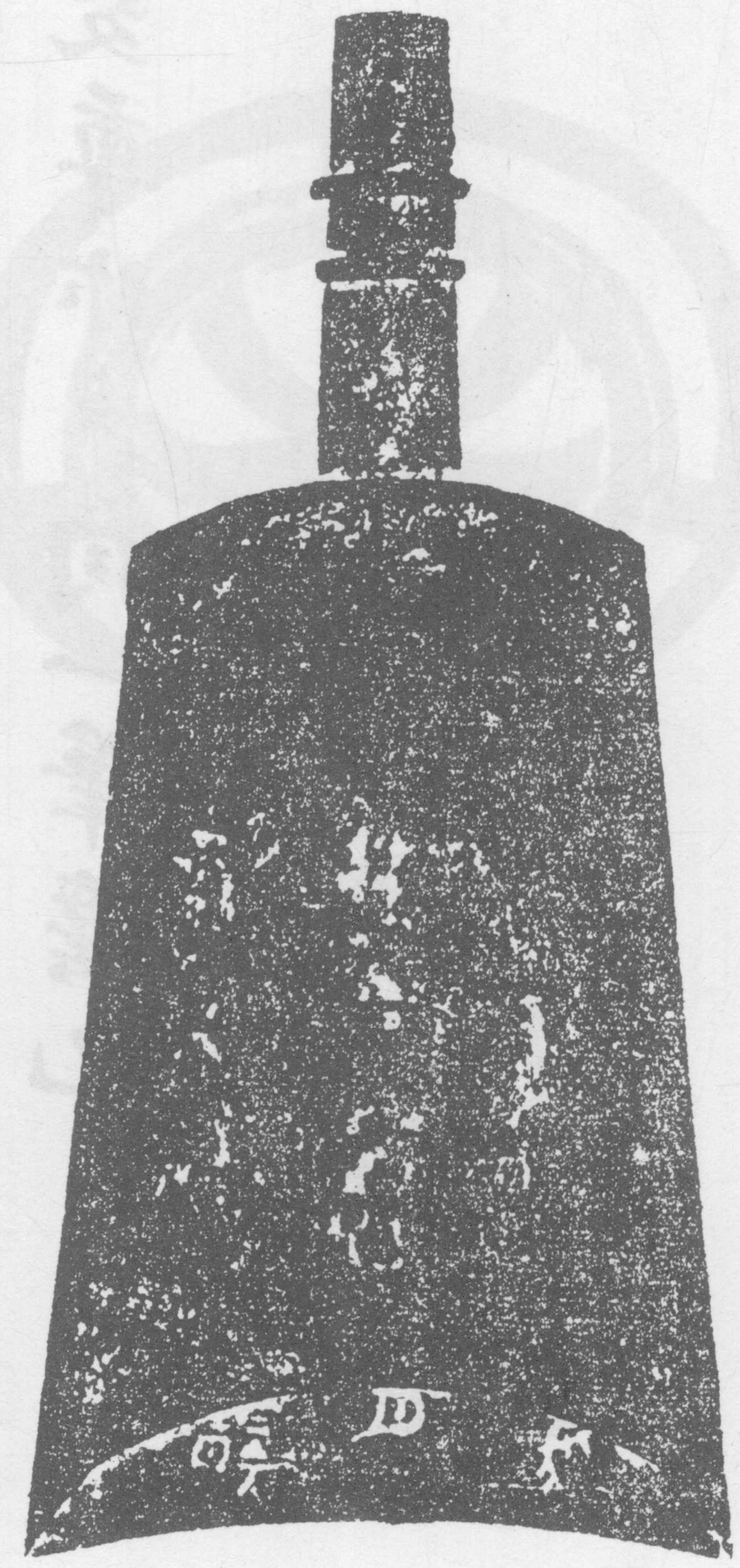
周益陽鐸



陳邦福案兴即盂省𦣻即首䭫之省也卯敦蓋䭫手作𩠐手可証之經典通用稽後来之字義矣𣃘即旅伯𩰫鼎旅作𣄴蓋古从干与从中許書中字又不冋可以假借特一有斿一无斿耳小子師敦毛公鼎事字皆作有斿形盂鼎呂白虎敦等器事字皆无斿足証古有斿為繁无斿為簡蓋䭫人名據歸夆敦盖以征首敦盖以鍾盖以為楚氏龢鐘盂稽或即盂以之後歟

陳邦直云文曰盂陽旅三字案盂陽楚地𦣻即陽字省文班書地理志盂陽屬長沙國漢初之地襲六國舊名字體甚長与曾侯鐘及王子申盞蓋相似確為楚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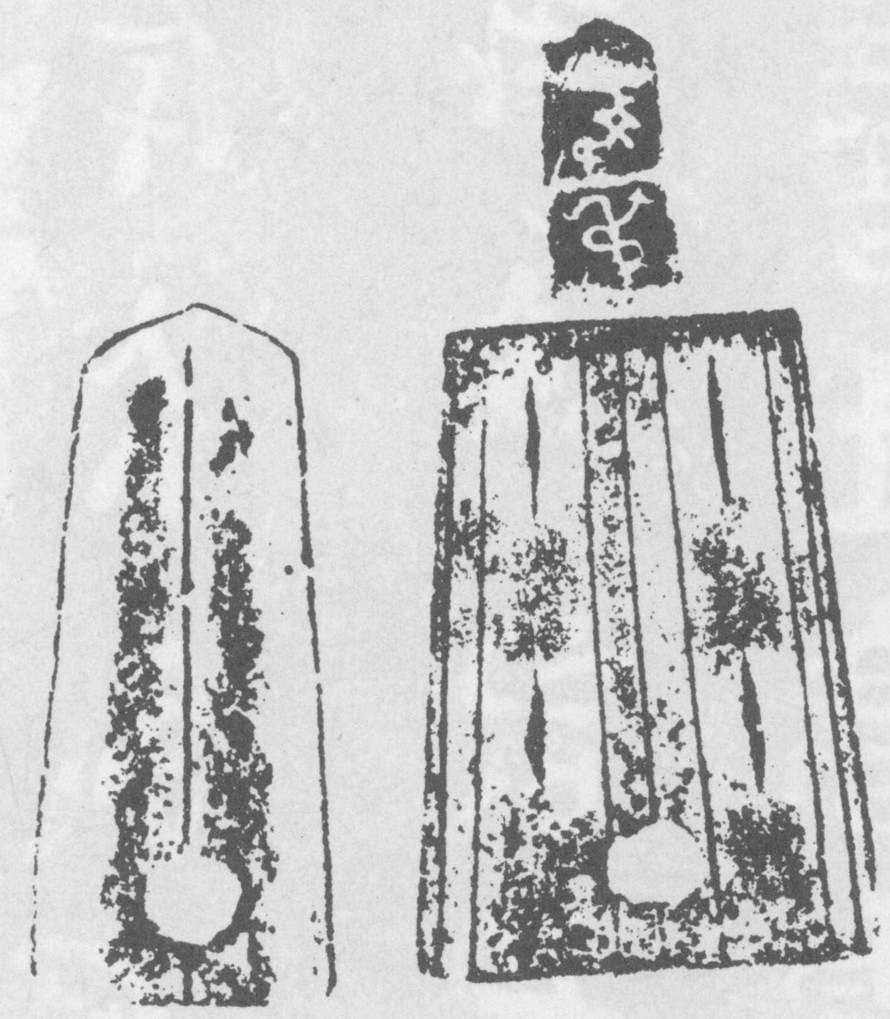
周井伯鐸





鄦適盧曰器舊内文不可讀面有井伯字雖經礲磨猶可見即此鐸之名也故存之

周夌叔搖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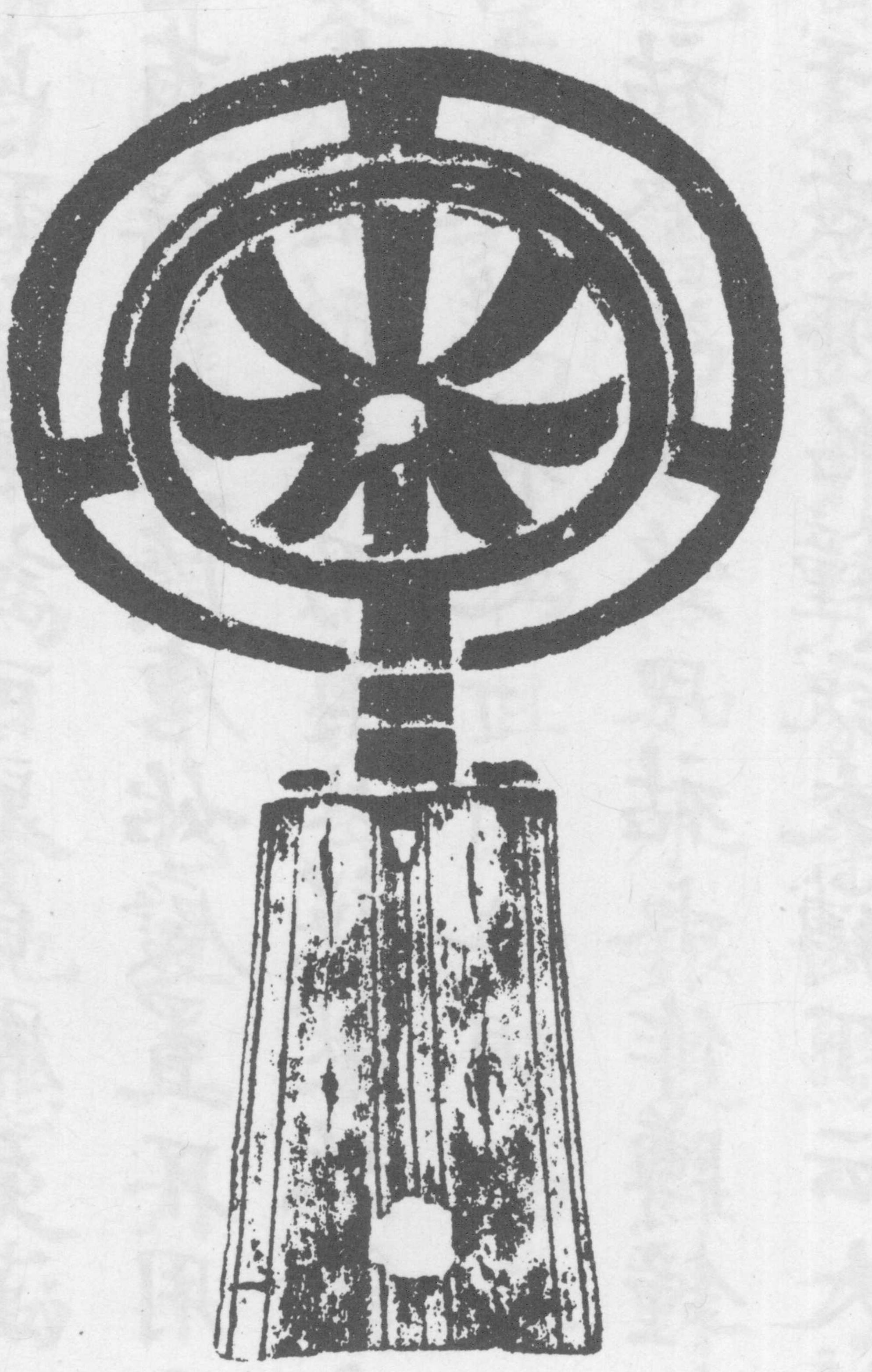


夌雲案夌上从卜即土之倒形夊即
八之繁牛即文合之即夌攈古彔載
夌尊作夌同一筆灋也

鄦適廬曰夌叔即夌叔 夢坡先生
已據攈古錄攷定余又何言惟此器
疑未完備嘗見漢搖鈴下皆如此搖
鈴舊以為舞鐃誤疑此上本有鈴已
斷失阮文達揅經室集說搖鈴謂即
古和引左氏傳錫鸞和鈴為證竊謂
此亦古和鈴車上所用樂器大戴記
鄭註云鸞在衡和在軾韓詩傳云升

車前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皆此物
也近人謂鸞為橢圓之形和為車前
兩軾如桓楹和門然非音聲之和尤
得鸞和之本誼嘗見陳簠齋有豐字
銅器形作⊗疑是和之上截此則和
之下截使兩合之則和鈴之製備矣
丁卯六月

周無字搖鈴



鄦適廬曰此搖鈴無字似漢製然厚重與麦叔鈴同當亦周器馮氏以為舞鐃鐃即鑼今俗稱倒鐘者是姑馮其兎及鄦君各器皆鐃也此自以阮文達之說為允丁卯十月朔

宋虎錞





鄒適廬曰錞于為和鼓之樂此引周禮鄭註甚明惟器改槃為盉而下有底與古製不合案錞于始見荊南萃古編文有云惟王元祀云云易年為祀近人乃目為商器其實楚器也前數年在滬又見一大者旁范[illegible]叔作等字余釋為祜叔錄入周金文存補遺聞今在新安程氏陸氏八瓊室金石札記謂其收弆七事皆漢以來器攷此亦引鄭註可見自周至漢以後皆有錞于至隋唐始廢置不用至宋但知其形式乃有此誤然攷證尚明確也故錄存之丁卯九月

祜叔淳于銘曰祜叔作噂鐘知淳于古亦名鐘說文鎛下云大鐘淳于之屬知鎛鐘淳于一也

日本鍔口



鄒適廬曰古有木魚無銅魚刻銅為魚扣石鼓非梵家事此鱷口乃銅魚也質薄而黝黑如水銀裏綠珠滿綴望而知為古物且非中國物文曰謹奉施人筑前州赤馬莊小松村長福寺鱷口應天三年乙丑三月十五日敬白筑前州為日本地應天初認應天寔是應永為後小松第五年號在中國明洪武時壬子在滬曾見別一鱷口為應永七年後有康正元年字康正為後花園第六年號蓋加刻者正如秦權量之有二詔一例形同而色澤較遜此則中江李香嚴舊藏幸未為彼國人所見否則早在其博物院矣 丁卯六月

夢坡室藏金之三

寶用器上

存道居士高豊

寶用器目録上

烏程周慶雲藏器　海寧鄒壽祺編次

周趞伯鼎

周芮太子鼎

周絲駒父鼎 器高一尺耳二寸六分口徑一尺三寸

周虢仲鬲 器高五寸六分徑七寸九分

周𨰻公鬲

周鄭伯㝬鬵 器高七寸五分耳一寸二分口徑一尺二寸八分底五寸

周獸環鍑 器高五寸二分口徑四寸腹九寸五分

漢獸首甗

周惠敦器 器高連足六寸六分口徑九寸五分腹連耳一尺二分

周魯邍敦器 器高連足七寸四口徑八寸四腹一尺一寸外耳三寸

周太僕敦器 器高五寸七耳高三寸七濶一寸八口徑七寸四腹一尺

周伯露敦器 器高六寸口徑八寸九廣連耳一尺四寸五分

周𠟭𤔲彝 器高六寸耳高六寸濶二寸口徑九寸七腹八寸半

周魯伯愈父簠 器高四寸六分縱九寸八横一尺四寸連耳

周中簠 器高三寸一縱九寸七横一尺二寸八

元大德簠蓋 器高四寸半縱九寸七横一尺一寸八

周連仲簋器 器高六寸七分腹一尺底有孔

周京牀簋蓋 器高三寸二分縱七寸六横一尺三寸

周伯孠父盤 器高三寸七耳二寸六口徑一尺七寸半底一尺一寸半

周伯孠父小盤

周魯伯愈父盤 器高四寸半口徑一尺二寸半底七寸

周散伯匜 器高連耳五寸四分廣自流及耳一尺

周妝盉

周伯鄭父霝 器一尺六寸三口徑六寸半腹一尺三寸七

周嘁釜父壺蓋

周螺杯

周莒車杠二

周齊田文車杠二

周郘宜𠷎車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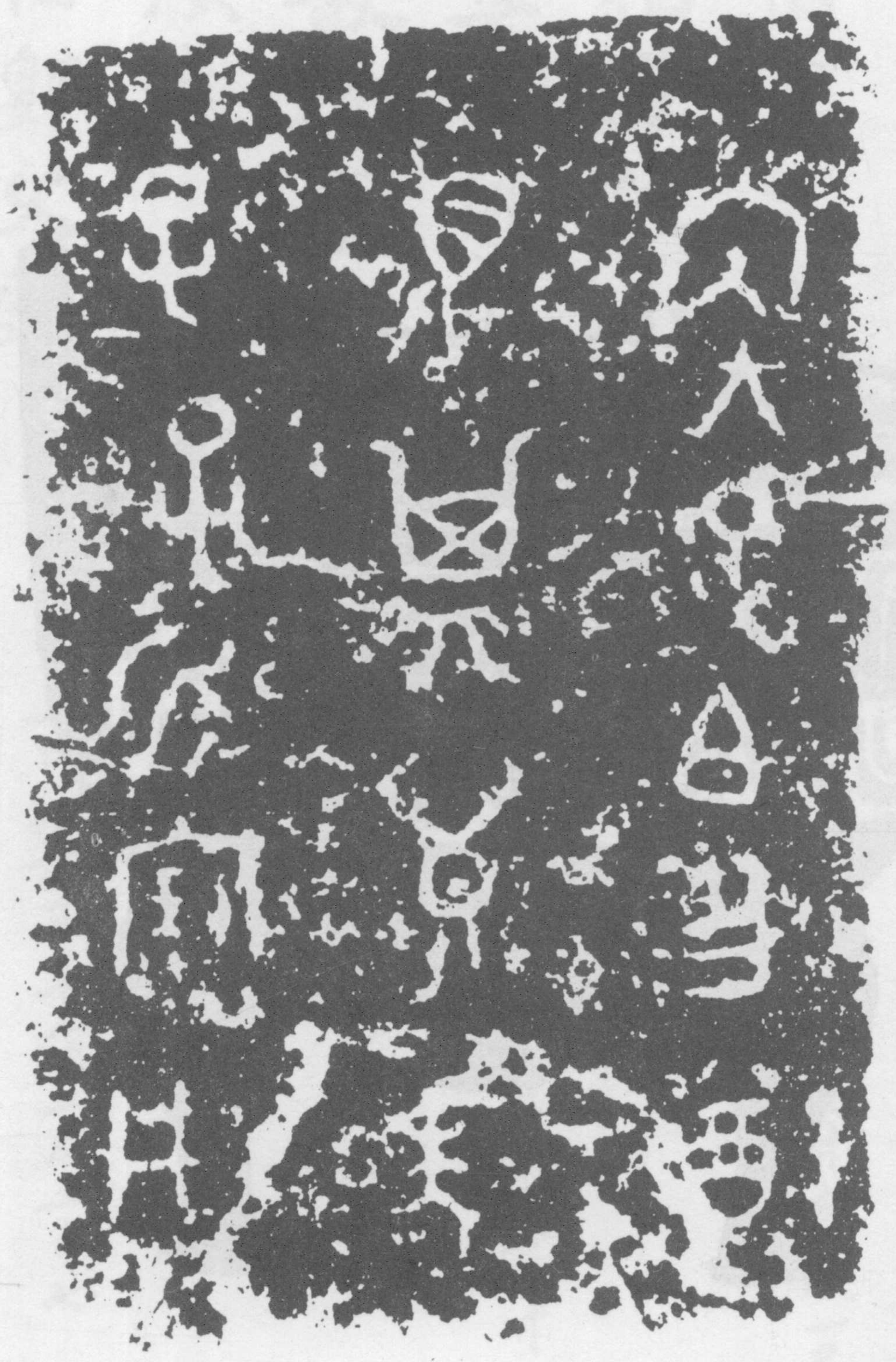
周亦車轙 器高三寸二分廣一尺五寸



周𧻚伯鼎



鄒適廬曰首一字从乙从戈乙古
字乙戈即止戈之意止戈為武疑古
武字之異文𧻚伯或即師𧻚師𧻚有
大鼎前為武進　費西蠡師所藏因
以名其室曰𧻚齋今聞已入他氏矣
小鼎有此佳製與得大鼎似無異吾
為𧻚伯喜不禁為師𧻚痛　丁卯六月



周芮太子鼎



麦雲案此器内即芮省白即太子名詩大雅虞芮質厥成史記周本紀注引晋太康地理志虞西北四十里有芮城芮城西四十里古芮國也攟古錄有芮太子白簠乃一人之器也

周絲駒父鼎





鄒適廬曰此鼎文字雖不精確係舊鑒器亦淳古允宜登錄近人每以文字優劣定古器之真偽余極不謂然古有艸篆阮文達錄乙亥鼎引論語裨諶草創之屈原屬草藁為證前于帥鼎亦曾言及此亦其類凡鑒字邊多隆起與偽刻絕不相似　夢公收此鼎真能愛古者高出時下鑒家矣

丁卯六月



周虢仲鬲



虢仲鬲棠檀座刻文



菱雲案此器曾藏曹氏懷米山房及顧氏石林山房銘在口內四周為他器所未見第五字曹氏釋作妃或釋姬進宦云漢書地理志稱北虢在太陽東虢在熒陽西虢在雍太康地志云西虢二州之國平王東遷自此之上陽為南虢其支庶留於故都者為小虢左傳五年傳正義引賈氏注虢仲封東虢然四虢侯伯各有伯仲此器未敢據賈侍中說而定也

周魯公鬲





⿳色五酉舊釋為魯按字从色从五从酉省絕不
與魯字相近決非魯之變文遣小子敦與
丙申角皆有此字丙申角微異遣小子敦
云以其友作⿳色五酉男王姬鼎彝彼之⿳色五酉男即
此⿳色五酉公阮文達釋為拓殆誤認為嚚字吳
愙齋中丞則據說文邑部⿱色吾下云獸名讀
若寫疑即此然从酉从口似不可通丙申
角在⿱雨壽或釋地名有其地乃有封其地者
其爵則男自其國稱之則曰公三器蓋一

耳不能定其音惟釋為拓則斷然不合

褚德彝案⿳色五酉字適廬云魯之變文
形義俱不通然為地名則可無疑孫
仲容據左傳甘讒之鼎之甘讒與尚
書甘亳同地定⿱色吾為亳之正字其說甚
新奇而按之字碻為可信⿱色吾讀若寫
與讒音亦一聲之轉許書屢經傳寫
故譌酉為吾耳余謂⿳色五酉下之酉隸書
寫酉作百与言相近義譌作言旁之

讒

周鄭伯孳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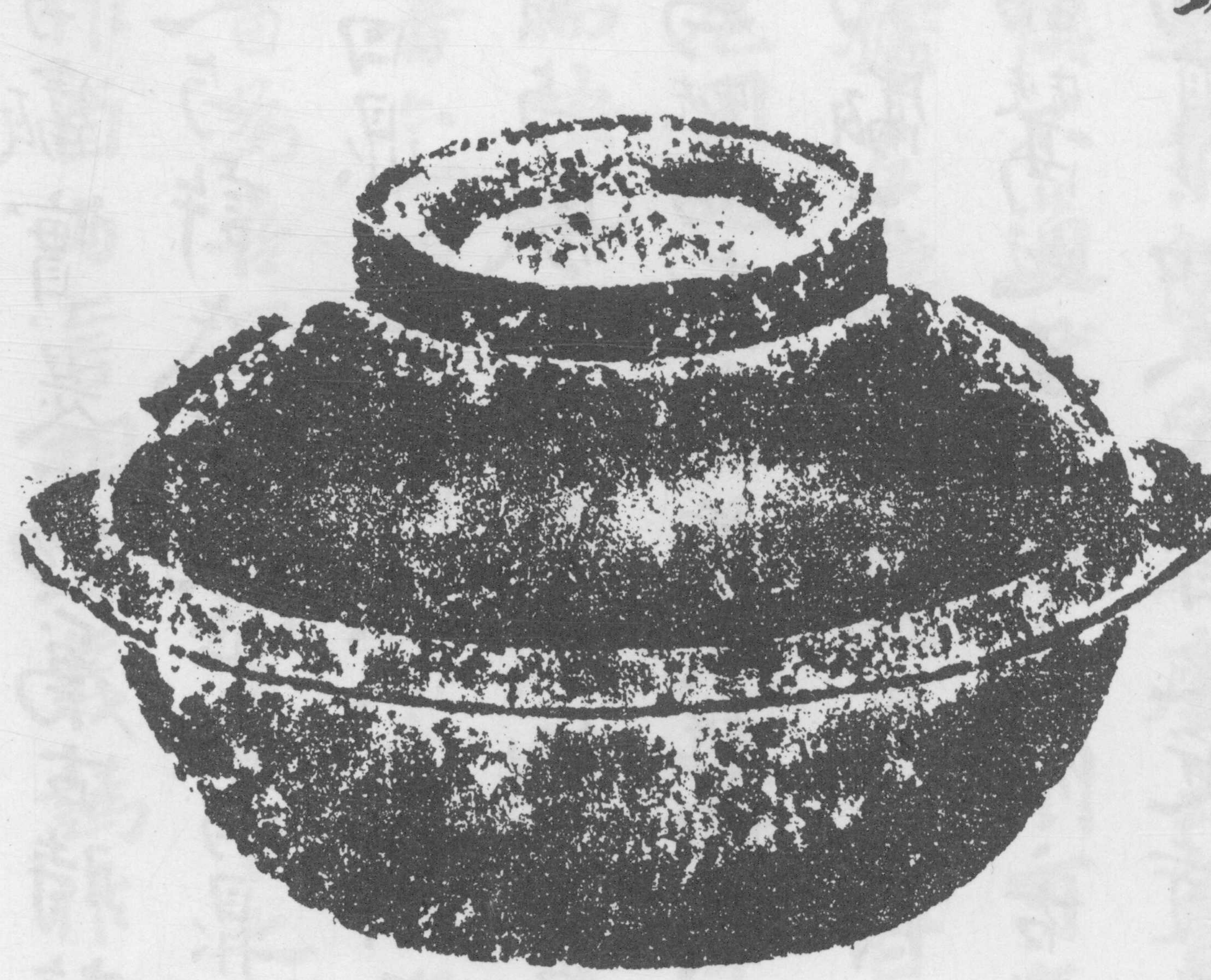
是器文凡十六文重文二分作四行首一字奠即鄭之古文与鄭井姬簋奠字正同88孚旣孳近洛陽出土三體石經尚書其兹字古文作88可證88孚之即孳矣鬵即鬵說文鬲部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詩溉之釜鬵注釜屬尔疋驓謂之鬵方言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甑鬵說文甗甑也右諸說詁

之鬵与甗實是一物為古時炊器以此器觀之与許氏後說正合与鼎形全不相類疑一曰鼎三字為後人妄增故鬵之上形狀實与甗之上部相似蓋古者為甗後變為鬵甗形重大鬵則低小便攜大約甗在商時鬵在東周故諸家皆以甗詁鬵也至鬵之从兟兟之古朁字言鬵之兩耳如人之鐕也近時洛陽出一

銅制之竈上有一鬵其形正同可見鬵之為物古人本為炊爨之用此器未見前人著錄其形制可以證明許書殊可寶異 甲子十一月褚德彝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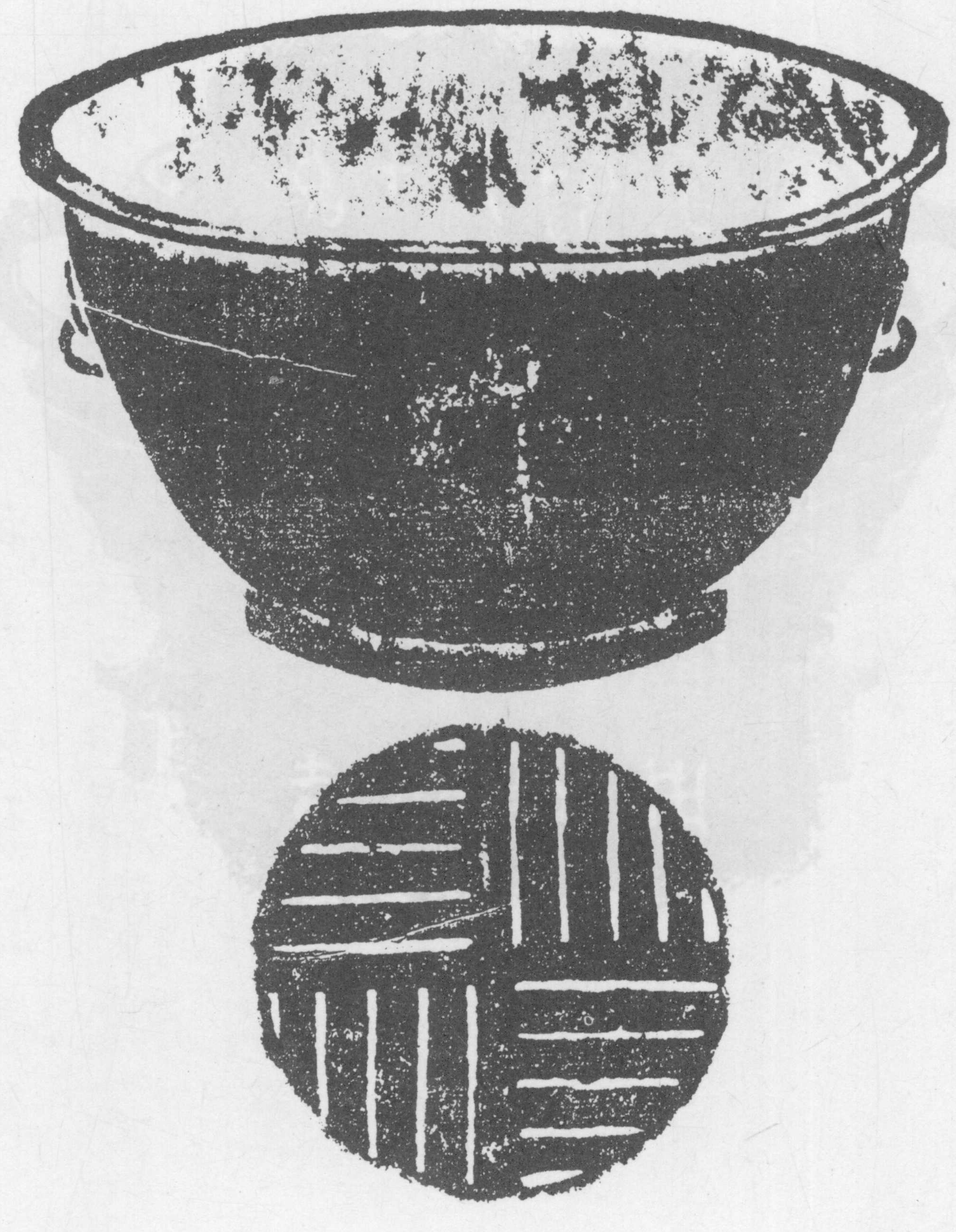


周獸環鍑



鄦適廬曰鍑即釜見易說卦為布為釜異文漢鍑多與甗合周鍑未見著錄此鍑獸環質較漢製為厚重舊藏者定為周甚是余藏一秦兩詔釜重量亞於此然較漢器則已有加觀此可以悟世道人情之日趨儇薄豈得以器小而忽之哉 丁卯十月

漢獸首甗



鄒適廬曰漢甗鍑完美者向傳孝廟一具餘多單行且一甗又分二器如此器即甗之上其下尚有貯大之處及足此製亦不始於漢周禮陶人為甗鄭註以甗為無底甑其所見正如此下有疏格猶周甗中之疏底蔽不分上下之甗疏底蔽可以啟閉周甗多有之既分為二則不須啟閉此器是也漢器足為經註之證故存之丁卯十月

芰雲按廣川書跋云古甗皆有蓋有牀其下可爨其上可羃以為蒸壓者也許慎言後改為甑甑甗形相類不可便為一物特後世甗廢而甑獨存也觀稾人溉甑甗同宣濯豆籩便知甗非甑矣此說徵引亦當因錄而存之

周惠敦





菱雲案惠敦阮氏釋作彙第十七字
又釋亶攈古錄均釋韋吳氏兩罍
軒一器引薛氏鐘鼎款識盄和鐘
晉姜鼎釋作惠故从惠予亦因之此
器字文与吳器盡同惟吳器兩耳下
垂此則耳在口邊形稍小其花紋亦
有不同之點當又一器也
陳邦福云龜甲及高周彝器十皆

作丨甲作丨此器十与甲均作十兩
字相混當是列國特物列國刀布始
有作十者
陳邦直案文云惠作朕文考亂白障
敦左氏傳云凡蔣邢茅文之亂也亂
當為序昭穆之意惠蓋凡蔣四國之
后特未詳所屬耳

周魯遼敦器





夢雲案是器吾鄉顧氏舊藏有器無蓋適廬云筠清館金文所列一器與此相似攈古錄以為蓋矣而又列一鑿文之器殊嫌不倫今合兩文校之知此與彼蓋原為一物蓋為王味雪所藏其鑿文或在蓋之四周此蓋今不知何往又以弟三字釋作僕而舊釋宰陳進宦謂太宰之名

魯雖有此官不見于史冊世所傳僅吳太宰宋太宰邾太宰虞太宰而已春秋時縣令名大夫戰國名令太宰總百官故有此稱

鄒適廬曰魯遼敦本南潯顧容齋所藏余宦蘇得于估人原有蓋玫為王味雪物味雪吳人也徧訪其後嗣不可得但得舊拓尚有同文細刻二行篆極瘦勁或云另一器余疑在蓋面之四周古器中有范有刻者如公孫班鎛齊侯罍不一惟非見原器不能定議余藏器詩有云魯遼有器非無蓋攈古筠青兩錄之故劍延津如再合不虛眉壽萬年辭令器歸夢坡室已近十年而蓋仍不可見余編次至此又攖夢想矣 丁卯六月

周太僕敦器





慶雲案此敦与魯遼敦字文相類惟魯遼作太牢此作太儀耳

周伯霝敦器





鄒適廬曰霝从雨从亝亝古齊字應
名曰伯霽此敦傳世已久未見著錄
耳兩龍首足三虎面文飾至彪炳朱
碧亦湛然望而知為二千年以上器
丙寅見于杭州索厚直力不能得旋
以風雲傲擾藏家還滬貨入夢坡室
金石各有天緣信哉 丁卯四月

周⿰𠂤刂叔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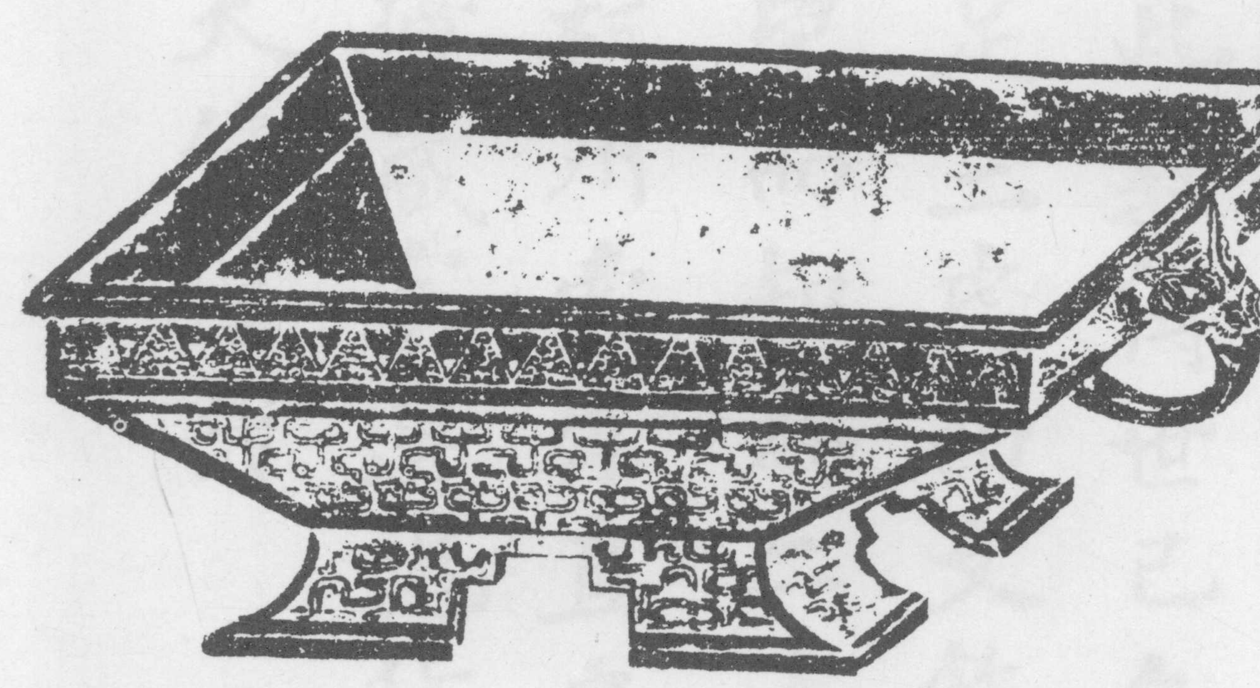




趙林殤按⿰𣅀人不能肊定与⿰𣅀人字相似或即一字器内人名隹二不可識兩罍軒所藏⿰𣅀人林簋為一人所作之器無疑弟⿰𣅀人旅旂合為一字定器所僅見

蔑雲桼兩罍軒周旅簋蓋与此器同文當是一人所作之器彼云⿰𣅀人或釋則說文則从刀从貝古文作𠟭亦作𠟯又作鼎篆形近似愚謂以則字為當々陳墨迻釋為鄖字云⿰𣅀人从𣅀从人非从刀也前人不解其義不知𣅀乃員之倒文扌乃人之異文據羅泌路史云員邧同妘也妘姓之祖亦作伝媍偵鄖又用䵻雲則此器之⿰𣅀人即偵實鄖之本字考鄖有二一屬於楚一屬於衛說文鄖漢南之國左桓公十一年傳鄖人軍于蒲騷杜注鄖國在江夏雲社縣東南有鄖城此楚屬之鄖也又哀公十二年傳衛大叔疾死殯於鄖此衛屬之鄖也是器鄖姓雖不能為楚為衛當為東遷以後之書體無疑墨迻之說似又精確故並存之

周魯愈父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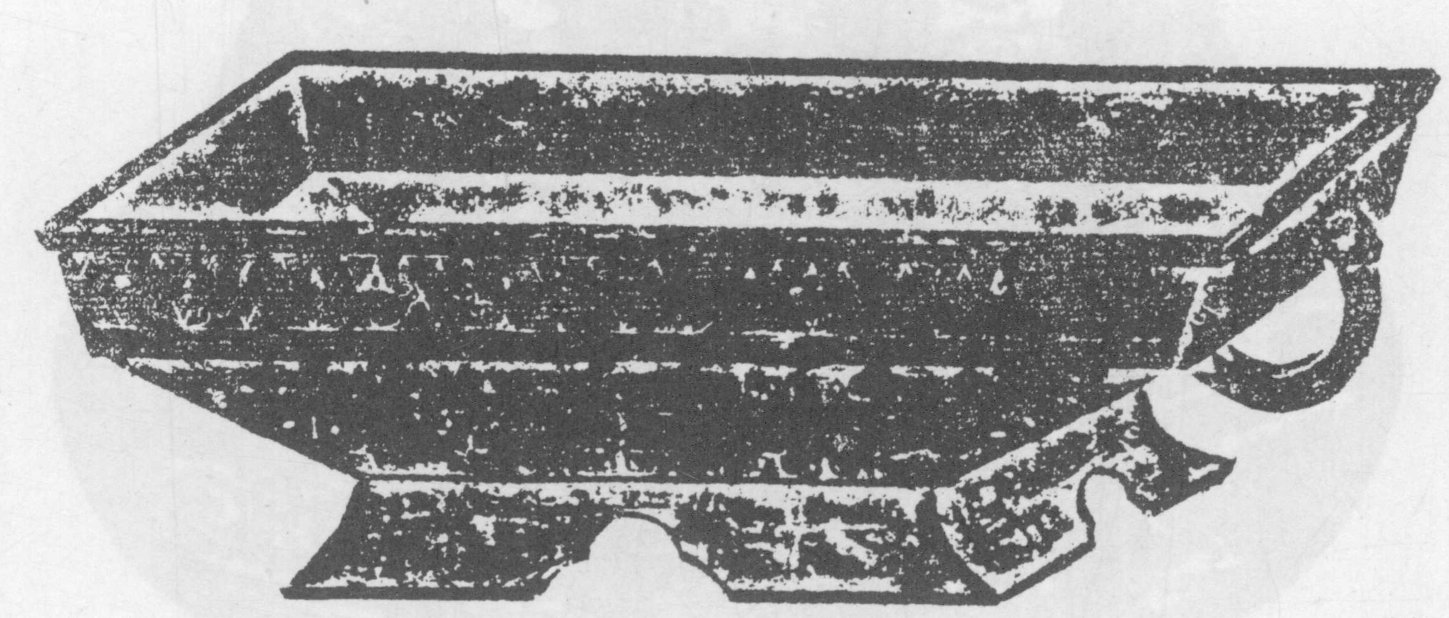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魯伯愈父簠傳世三器余前輯周金文存僅錄其二憶王徵君靜安國朝金文目中另有一器係據羅氏集古金文册甲子冬吳興沈君得此於紹興蒯閣姚氏旋疑宋仿屬余覓主因介登夢坡室頗疑即王錄三器之一龍耳虬文斕斑若此而猶恐非古始信金石之緣無從勉强昨聞徵君已殉名而懷舊思古之情不禁俱集矣 丁卯五月上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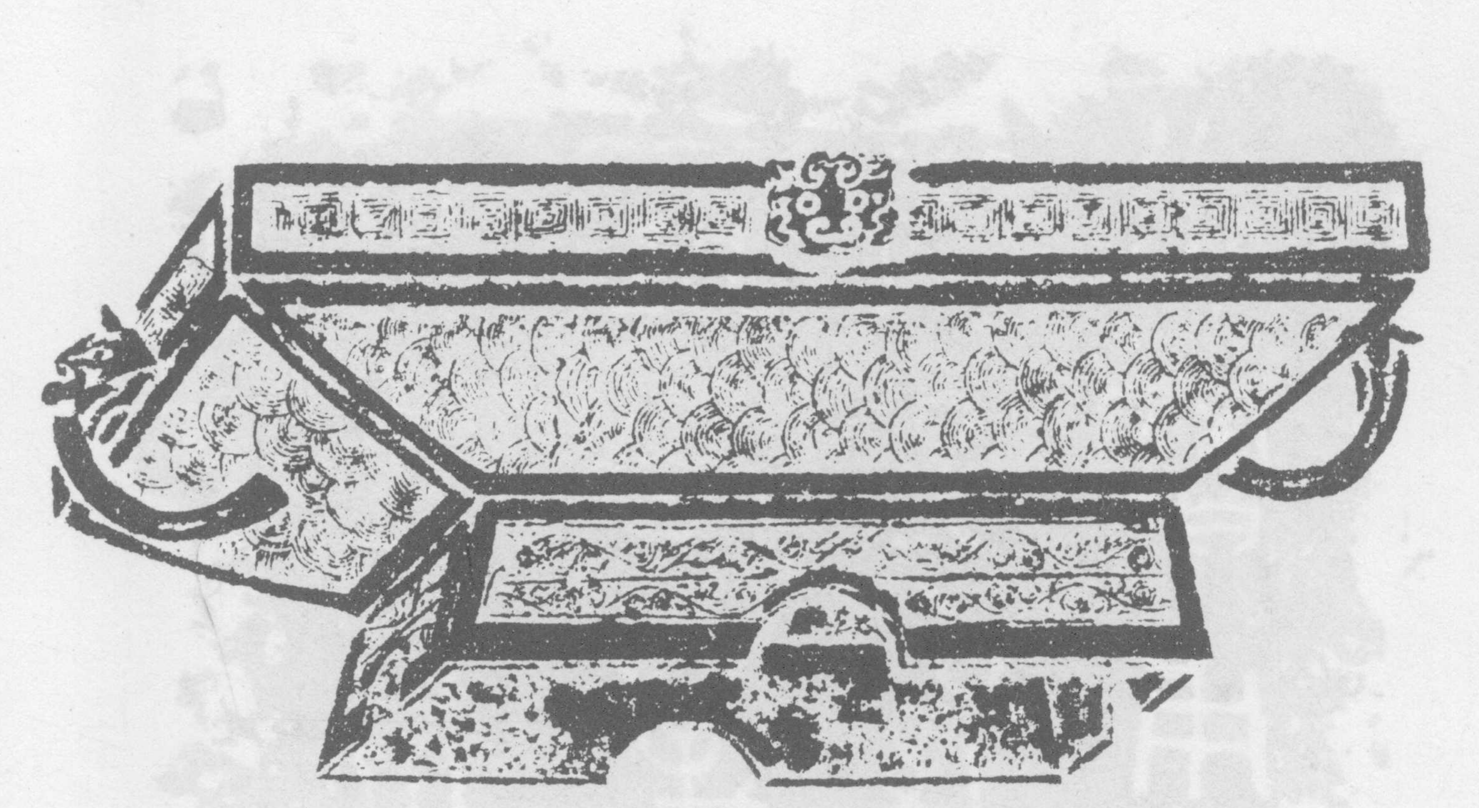
周中簠



陳邦福案鮑臆園手札云陳簠當銘古器中僅有作寶尊彝或子不著人名者殆當日市鬻之器其說良是予謂彝器中往往有自作寶彝白作旅鬲白作寶敦子子孫孫永寶諸器以他器求之不云某自亦當為市鬻之器此器中師仲字不云某仲亦市鬻也疑非當時公卿按

居兄弟行次在市購之以為祭祀之用焉

元大德簠





鄒適廬曰是簠鑄款云大德元年龍興路學教授姚□孫提調儒學大□司官總管陳元凱按大德為元成宗第二紀元龍興路在今江西南昌府南昌縣治此為學宮祭簠元器多麤劣此獨工細與古簠相若知其時陳姚二官必好古之人也丁卯十月朔

此器本宜列禮器首藁已成故附此

周連中簋





薆雲案石鼓乘馬既連連字作䢜古播補載古鉥文連字作𨔝此器作𨔝皆古連字也連蓋訓錞當為中之繁文中中父者疑宣王時中伯之後余所見簋皆橢圓此獨圓形似敦無耳或以為簋之別制然周禮舍人鄭注方曰簠圓曰簋蓋簋制本圓也

容希白曰連字一見于𨛫比父壺作䢅从邑文云𨛫比父乍孟姜壺子孫永寶用殆周居中國之器不知是否出于河南之陽耳近定敦為簋而長方之𥂴另是一器直稱為𥂴今觀此𥂴圓而弇口與他𥂴絕異何也　丁卯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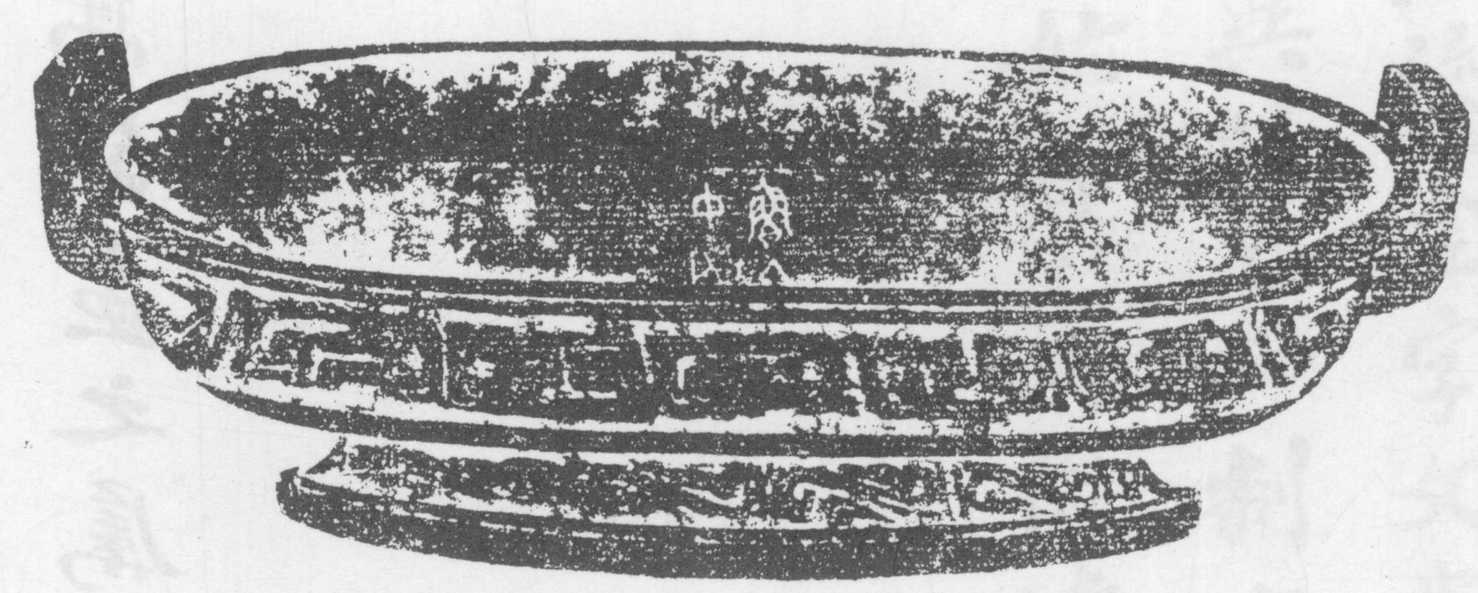
周京叔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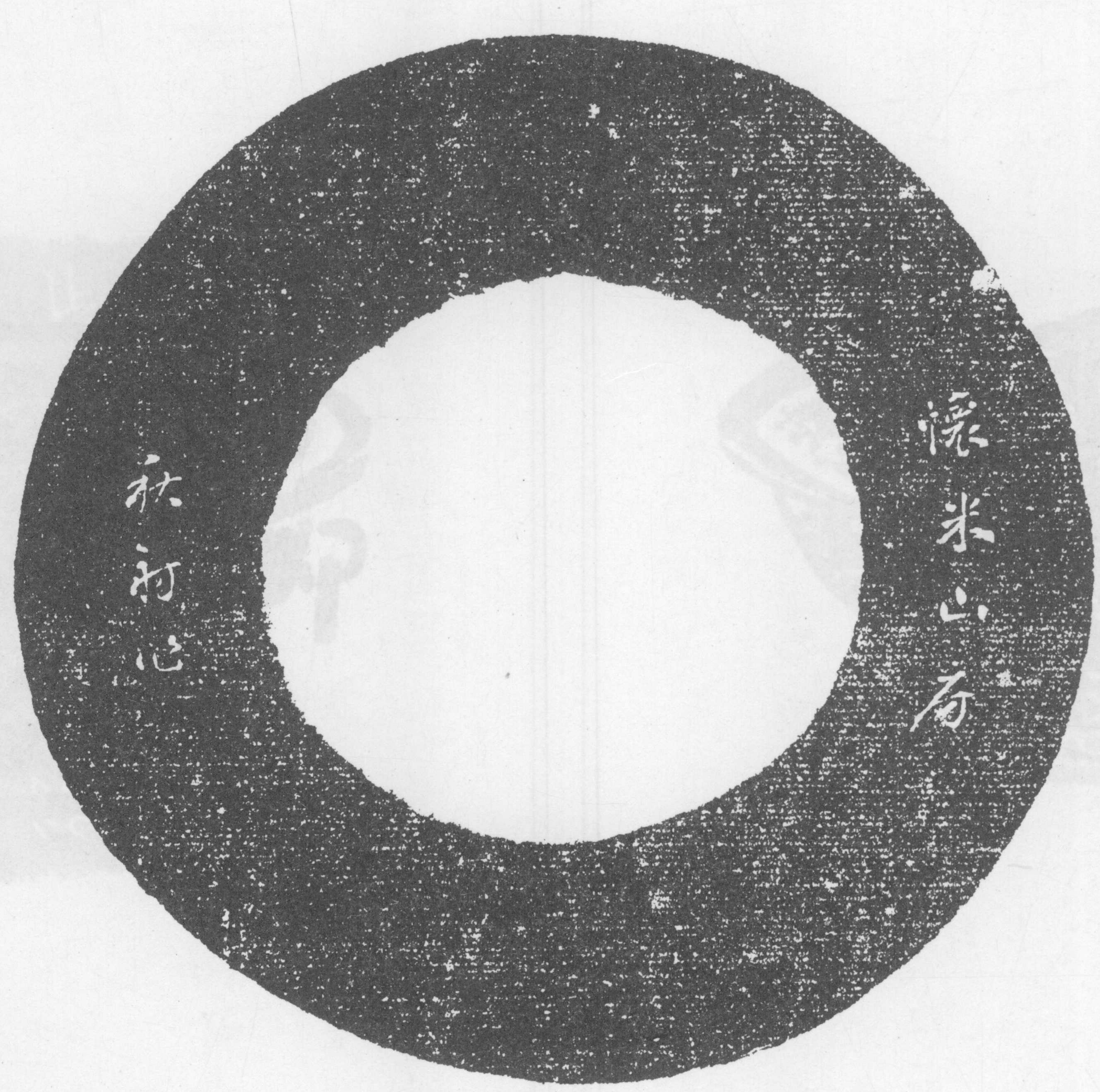
夌雲案薛氏鐘鼎款識有京叔簋其銘不同乃引春秋隱公元年經書鄭伯克段于鄢左傳言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請京邑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者疑出于是也此器或一人之制作

周魯伯厚父盤





魯伯厚父盤紫檀座刻文



菱雲案中姬盤載懷米山房吉金圖貯釋作舺兩罍軒魯伯愈簋貯作俞今按之白厚父於史無考疑即魯人中姬即第二姬猶史記伯𡰥列傳國人立其中子也未必仲之省文俞非中姬之名即中姬之謚蓋姬下一字前人往往誤與下文連讀遂不可通賸般或作媵般送嫁之般也恐非疑與從彝旅鼎䵼敦寶鬲飤盂之屬同一例也

周魯伯厚父盤





芝雲按此器塗金字文與前盤均同
惟形製差異器小而制作極精疑同
時所作之器姑存之以俟博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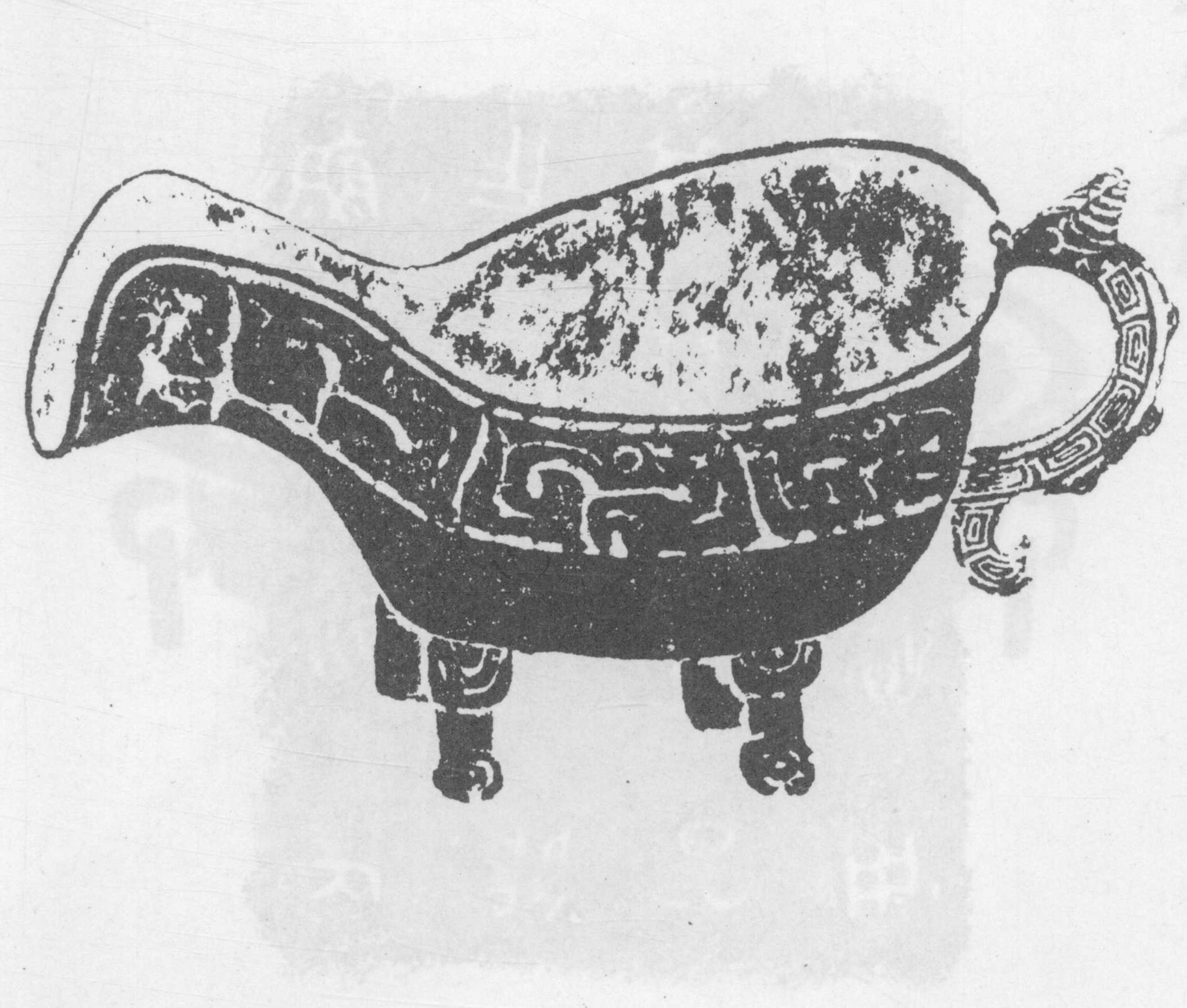
周魯伯愈父盤





蔆雲案攈古録載魯伯愈盤肋下加心形許印林說古言字是諭字也其簠銘但作俞而無言字又愙齋集古録云延煦堂所藏魯伯愈父二鬲与余所得匜愈字皆从心古文繁簡不一各隨其意也此器第四字又作戉他器均作父般又作[illegible]叟體也

周散伯匜





菱雲菜周金文存載此器与散白敦同出土陳墨迻云書君爯散宜生傳散氏宜生名又詺史散宜生後有散氏今以其始封考之當在王畿以內考此匜及散氏盤散白敦天王尊皆出土山陝之交是散白當日為王畿以內之封邑大即吳省假借作虞左傳乙五年傳太伯虞仲吳越春秋作太伯吳仲可證又考孟子假道于虞以伐虢閻若璩四書釋地定為山西解州之平陸縣蓋与宏農相接壤者也虞散相近同在山陝之交得互通昏冓焉

右散伯匜器小而文字精絶嘗聞諸前鳳翔府某云此與散伯敦五同出土敦五匜自各一敦二歸余壽平方伯二歸伊余於六年前皆見之此匜在石案受之不深故少翠綠製作略粗亦微與敦不合然文字如出一手去歲曾至吾廬力不能得之按昔人著錄有散季敦散氏盤散氏盤之矢人亦不知是國有以矢王為吳王矢人為西南夷者近因此矢姬矢王尊乃知矢亦周同姓且為近畿大國則古器之有益經史豈淺鮮哉散伯敦余氏及無益者共二器今在程氏惟自未見或云是尊鄒適廬

壬戌孟夏補識于杭州

趙林鴉按簋夨二字見散氏盤用夨戴散邑
近出散伯𣪘散伯卣同為一人之器西字簡

周妝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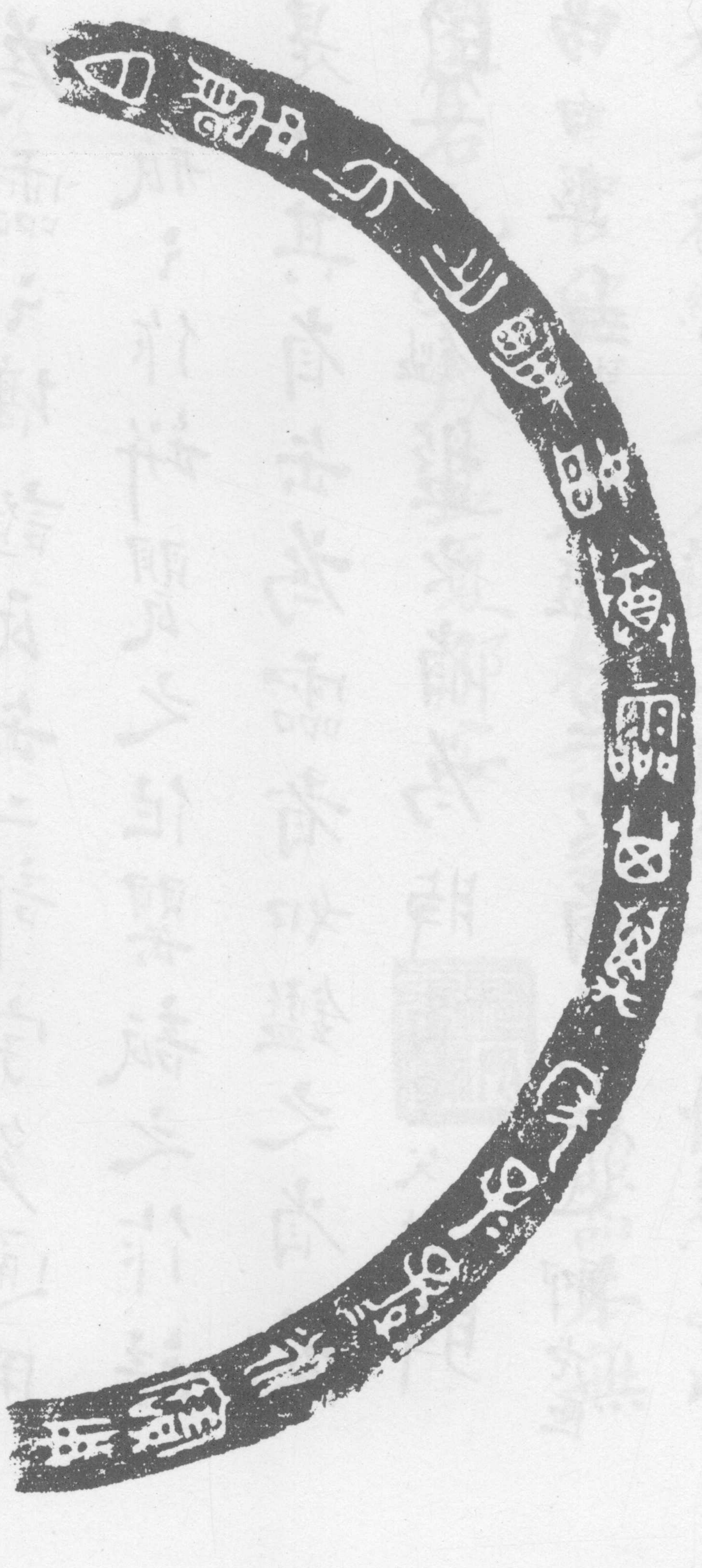


陳邦直案爾雅釋器盎謂之缶說文盎盆也缶瓦器所以盛酒漿此器爲銅質蓋當時別製亦盛酒祭器也金文中有許子妝簠周時名妝者不多見此器疑亦許所作也

趙林鴉按爿妝字通臧字鄦子妝簠妝字相似盎字說文盆也尔疋釋器盎謂之缶瓦器也可以節樂可以盛水盛酒盎字麻來著錄所未見屢見此器殊可珍也

周伯郰父霝





是器銘云作寶霝或謂霝是雷〻古省文即罍也引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文雷洗觴觚為證說雖近似然省田作口於古無徵霝雷聲韻均不可通且罍形似壺而無頸與是器尤戳然不同也余以聲韻及器形證之知霝字為䍅之省文說文缶部䍅注瓦器也玉篇廣均皆云似瓶有耳

亦即瓴字瓴集均音陵說文瓦部瓴罋也似缾者廣均瓴似甖瓦有耳淮南子脩務訓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瓮瓴史記高祖本紀曰譬猶居高屋建瓴水如淳曰瓴盛水瓶也攷霝令二字古本通用如詩隰有苓說文引作蘦詩零雨其濛魯詩正作霝雨石鼓文亦作霝雨車部軨或作

𨏩頌鼎之霝終即令終也皆㠯令為霝〻塙證瓦缶二部字多通用缶瓶〻作缾甖之作罌缻之作䍂是也其省缶為霝者如鑑之省為監攻吳鑑盤之省為般函皇父敦般芳白盤般多父盤匜之省為也聊虎匜也王婦匜古器文往〻有之不能備舉蓋霝䍅瓴本一字㝡初為霝言瓶之

注水如霝雨之下降展轉孳乳先變為䍅又變為瓴耳此器長頸大腹制正如瓶與說文廣均之訓相合惟䍅之一物諸家皆訓為瓦器此獨用銅或者以為不合不知上古之世泰尊用瓦鉶鼎以土器物半出陶制三代始易之㠯銅由野至文乃文化漸進之徵不必於霝而疑之矣是器不見宋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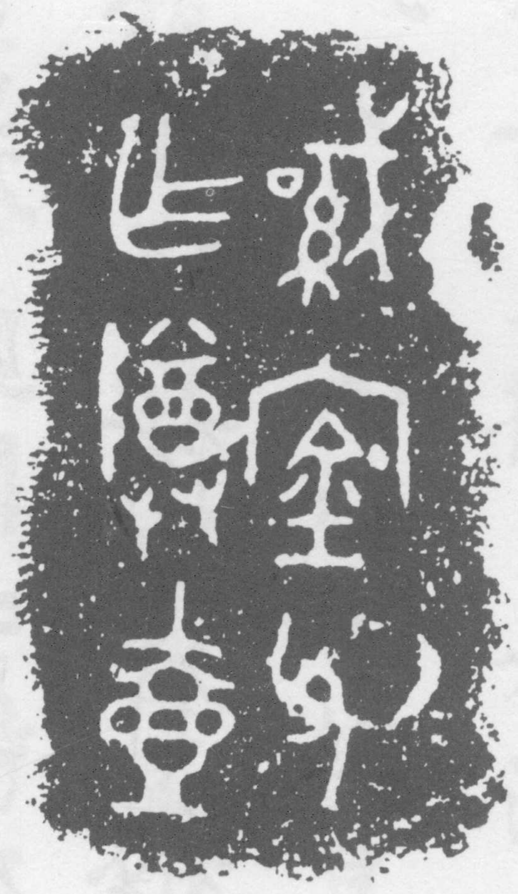
来傳古諸書藉此得見其形制識
僅存之古文洵古林快事
夢坡先生得臧其器古緣尤不淺
也 庚申八月一日褚德彝釋

是器近由烏程顧氏出舊爲馬秋藥侍御
履泰所藏積古所誤認爲鼎題曰伯郞父
余據陶所題高之文以正之曰伯鄭父靁
說文雨零也褚禮堂謂即說文缶部之𦉢
按𦉢爲瓦器或以爲即瓴字瓴甋甓也曾
見漢過氏瓴乃屋上所建製如筒與瓶不
同銅瓦固可通用即中義父作𦉢可見然
說文靁下古文靁靁即霝霝靁一聲之轉
㗊畾僅虛實之分古从口从田之字不可

通而从○从⊗多混知𦉢罍亦一物方言
名異乃變其名觀其形製可以恍然更以
由口官留鄙之从林證之乃知古器本無
定名也壬戌孟夏鄒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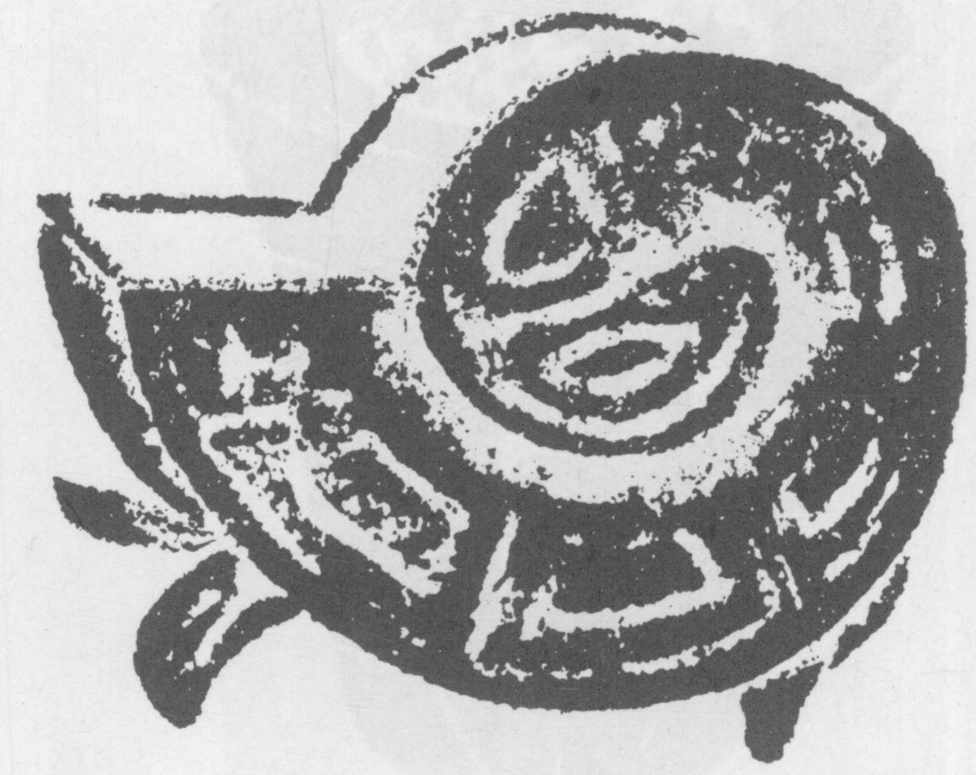
周㦰窒父壺蓋





蔑雲案窒當爲𡨦字省文父丙鼎有𡨦字說文未收不淂其聲㦰字或緎字別體

周螺杯





是器形如螺与西清古鑑所載之觥略同惟觥之似牛角此器作螺旋形當即古之螺桮也古時率取螺為飲器逢事物記原引逢原記載李適之飲器有舞仙螺海山螺等名當亦仿螺形作杯耳三代時建都半在西北距海甚遠故介屬貝屬宗為珍異如貝本海產因陸地貝不易得以銅放鑄之今日所見蟻鼻泉是也餘如蝸龍之刻於尊龜文之飾於鼎無論矣高原不能得螺故范銅為之以示珍異太平御覽杯部引陶侃故事侃上雜物疏有上成帝螺杯一枚想亦是一種古物故特以進獻耳銘[illegible][illegible]疑澤之異文古鉢文澤与此相近早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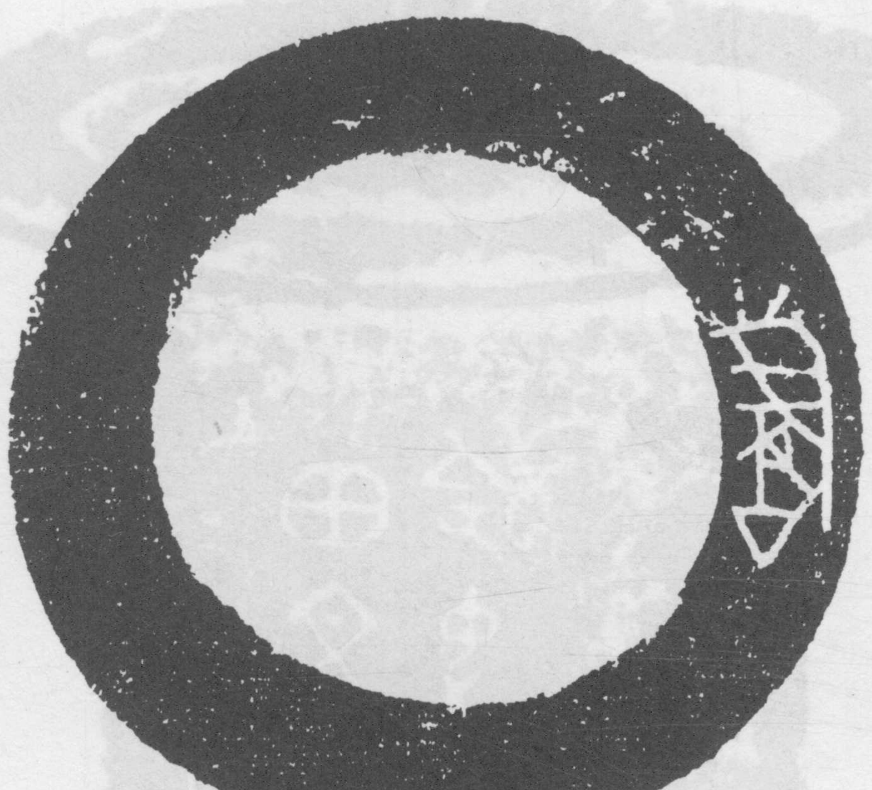
早之古文說文从日从甲此又省耳[illegible]即秋以禾置上以火置下耳上二疑作字之殽文惟四字之篆不敢穿鑿妄解耳

庚申九月褚德彝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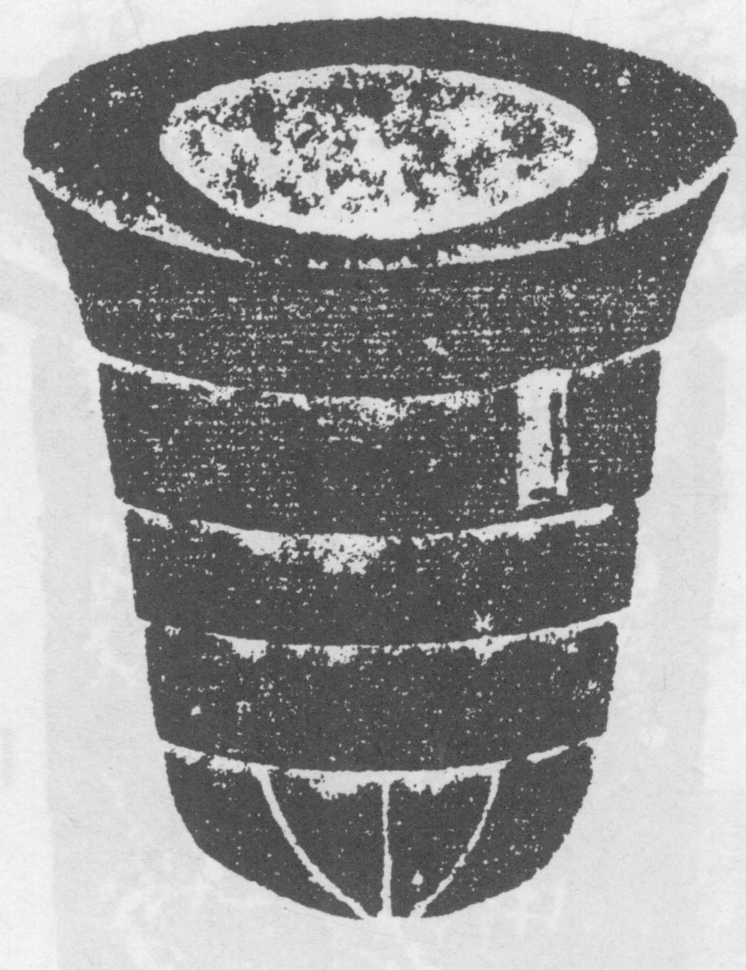
周[illegible]車杠







周[illegible]車杠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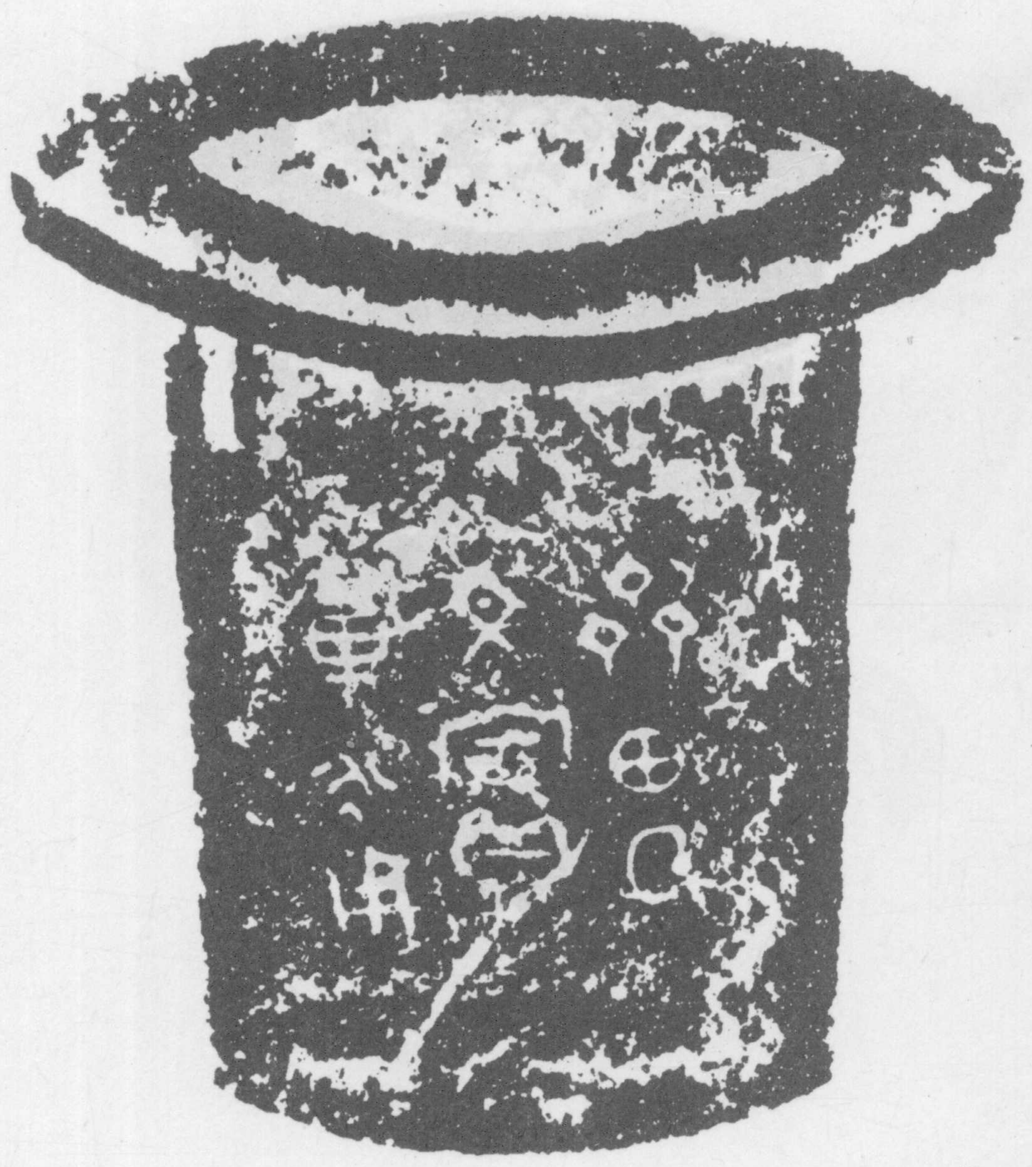
蓌雲案周金文存[illegible]作善二器同文陳墨迻云疑眉壽二字合文考鄦惠鼎眉作[illegible]（按眉从皿本篆文）歸夆敦壽作[illegible]（按壽上从屮古鉥文中注々省作[illegible]）古金文本繁簡不定合之當為眉壽也

周齊田文車杠



麥雲案此器一曰田文冊令史盡田文命令史所造冊即冊命〻義令史即家臣孟嘗君為親藩故得用冊一曰齊田氏文賓車永用蓋造車以給賓客者彼馮驩寄食門下出時無車而有長鋏歸來之歎可見食客衆多亦不能遍及也

周齊田文車杠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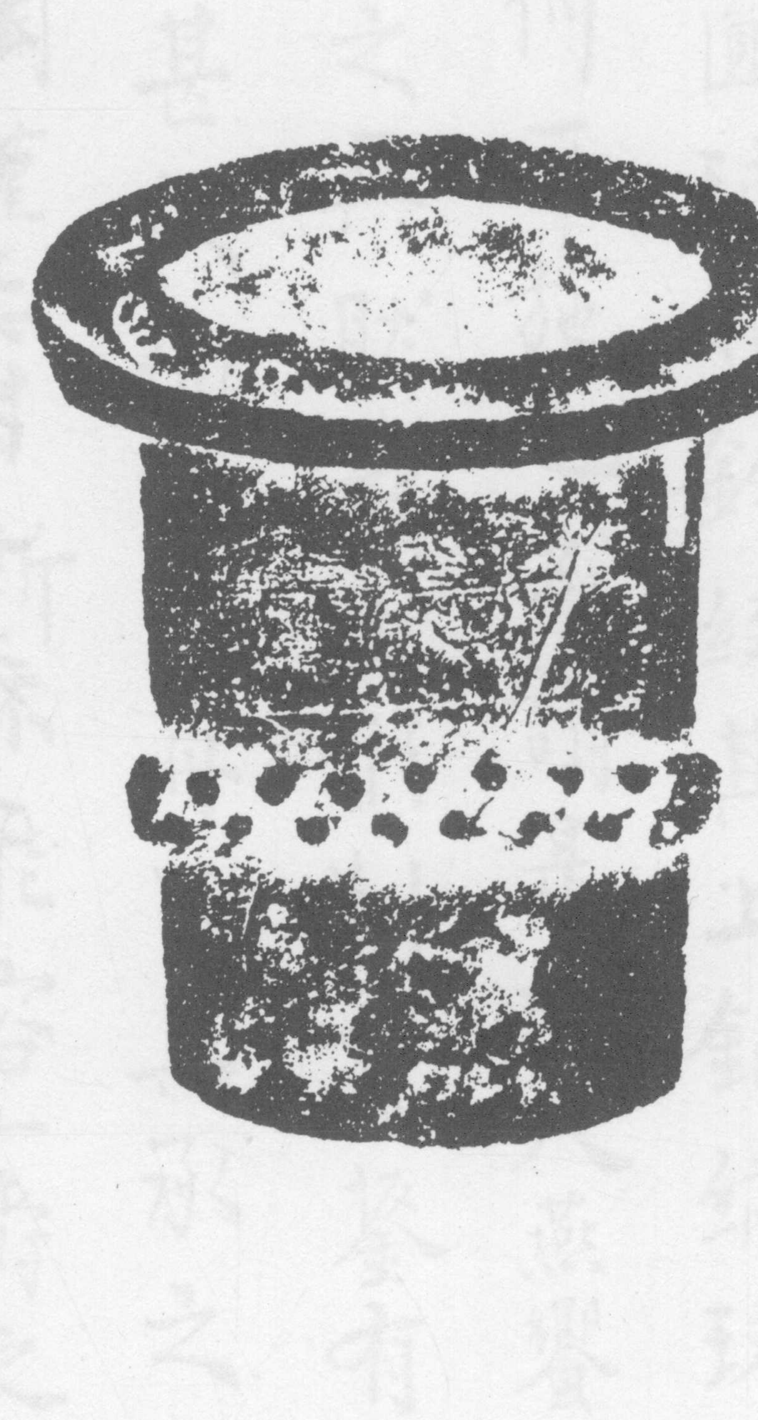


此車杠頭之飾一曰田文賓車永用一曰田文冊令史蓋孟嘗君之屬官及食客車也舊為河間龐芝閣所藏芝閣寶之有逾球璧與義楚耑同以二人者一見春秋左氏傳一見戰國策也芝閣下世古物盡出義楚耑為余獲而此歸 夢坡文字蒼莽或以不類齊書為疑余曾細審原器朱碧入骨純粹自然且係範鑄款近姑弗論恐宋以上亦無此作偽之人前年上巳余亦得

一信陵君戈於春申浦上相約作平原十日飲惜未果今余戈在筒足與是二器競美也壬戌孟夏適廬鄒安

次年春柯燕舲君自北京寄新得平邍二大圜泉墨本來謂為平原君所鑄合前鄧宴鄧宴出壽春近人攷為楚都壽春時所作時正春申君為相則戰國四公子之器已備寔非金石佳話耶 丁卯又記

周邾王室啬車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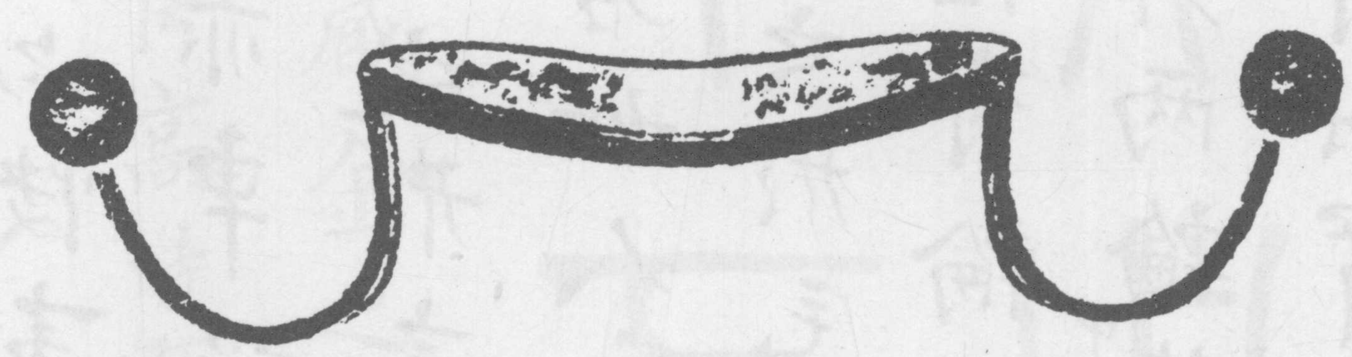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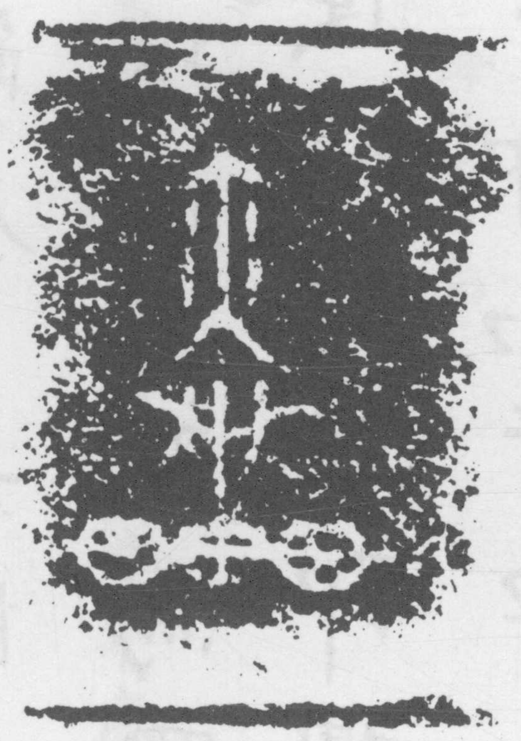
陳邦福案从宀从㽞㽞象二舟相併當為方字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尒雅釋水大夫方舟注併兩船也史冊酈食其傳方船而下正義謂併船也是此器从㽞確為兩舟相併益方之繁文矣丞龜甲作方条白戎敦作方盂鼎作方同許書雖畧近併船遠觀之形然皆簡文非併船近觀之初義也上从宀即古旁字考玉篇古文作旁按古鉨文有㝑善二字亍因悟宀中㝑=是重文㝑善亦即旁善爾雅旁大也旁善者大善也古文吉語之鉨是為此器㝑字之的證與此器正合旁桐人名惜不見於史據傳世彝器尚有旁桐盂云隹正月初吉丁已畗徐王季糧之孫旁桐作鑄飤盂云云是旁桐為徐王之孫殆可無疑二千年倘許君不載此與義玉篇不載此古文傳世旁桐盂不載徐王之孫云云則此器焉能知為徐旁桐之遺物也

鄭適廬曰此車杠之飾文曰匋庿自作旅車匋即宴之變文庿从木陳釋為桐似非匋庿郐王名余印周金文存錄㝑庿盂文正如此銘云郐王季量之孫㝑庿盂文甚大印時縮小今見方伯裕彝器冊殆為方氏舊藏後歸吳江沈雪廬陳以為旁桐桐字猶相近旁字太牽附矣余前藏義楚耑亦郐製義宜同同楚庿同形疑兄弟行憾不能按世系而一考之 丁卯六月

誼

周亦車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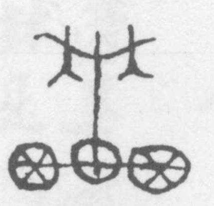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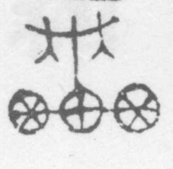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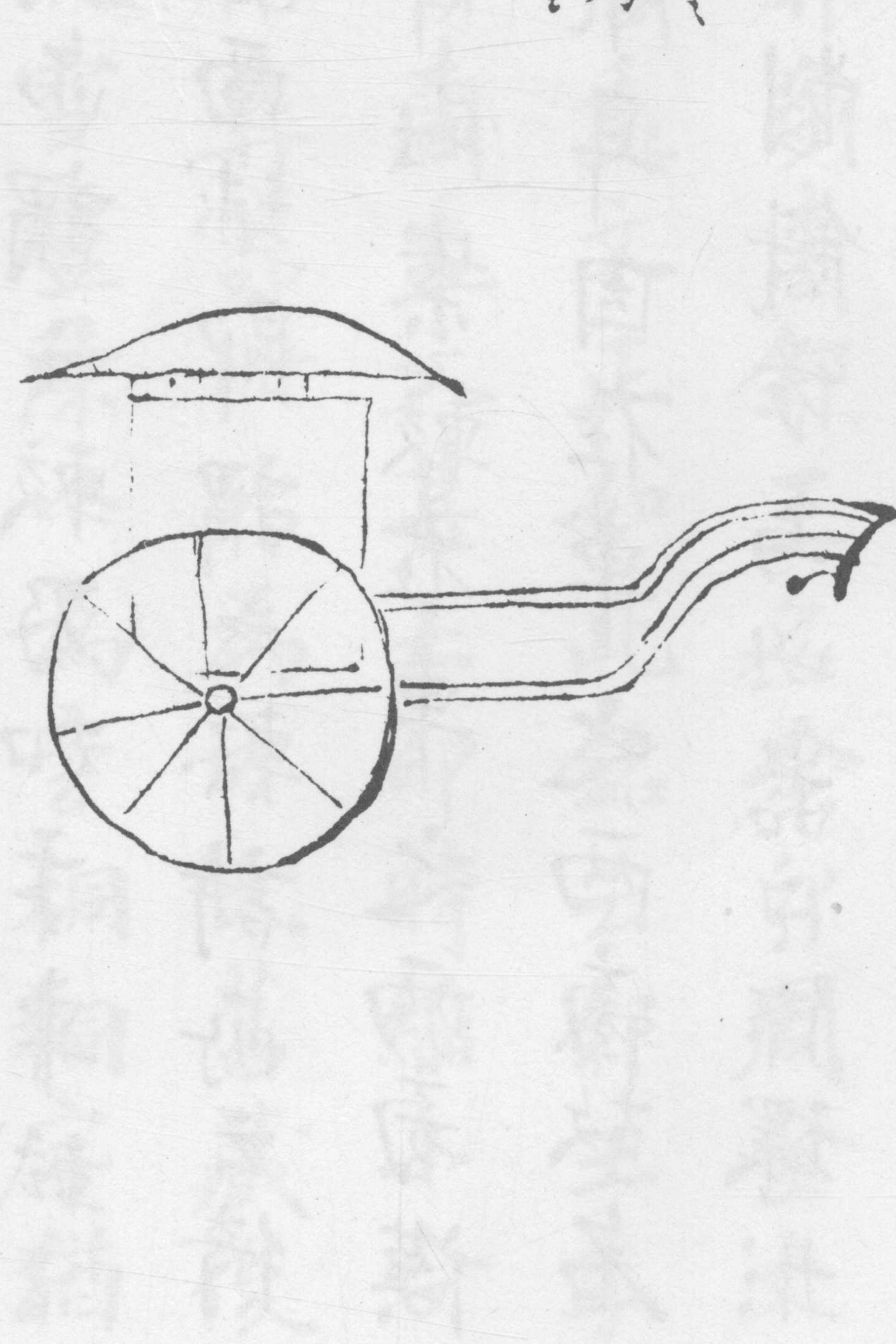
此器濶漢尺二寸弱長漢尺二尺強形向下如弓兩旁各有一柱微曲向外上有圓球如鈴綴其上銅綉斑駁不知何所施也或謂是古人燕饗時進爵之具肰爵之形制有鋬有足手執甚便似不必再以具承之況此器濶僅二寸斷不能容一爵之三足其非進爵所用明甚或謂即

古車之較也說文車部較注車輢上曲銅也亦謂之較乃加于車軾之前者左右兩球即謂之較詩所云倚重較兮即此案較在車之兩旁漢時謂之車耳因在車之兩旁故名車耳其制斜方与此器之作環形者亦不類余以形制觀之是轙也說文車部轙車衡載轡者尓疋釋

器載轡謂之轙郭注車軛上環
轡所毌也四馬八轡除驂馬內轡納
于軾前之觼在手者惟六轡驂馬外
轡復有游環以與服馬四轡同入軛
上大環以便總持者即謂之轙故此
器敎曲向下即加于車軛者其兩
旁歧出之物即所以限制馬轡不
令逸出者古車制經傳無詳說者

得此物以取証亦快事也銘二字亦
當釋為亦車說文亦之籀文亦
也从大象兩亦之形言車之有衡分
布于轅之左右如人之有兩亦也
象輪轂轅軏之形毛公鼎作䡅伯
晨鼎作䡅僅有輪轅之形此字則
輪轂轅軏之外兩輪復為輿形一車
之制無不逼肖此實最古之車字

也今將車轙之形制略圖于右



此車之形見孝堂山石室畫象

庚申九月褚德彝釋

寶用器下

夢坡室藏金之三

野侯高時顯書

寶用器目錄下

烏程周慶雲臧器　海寧鄒壽祺編次

周王陵柳柱

周呂巠幕耑　每九寸一耑

漢魏其侯盧

漢光和洗　器高七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半底九寸五分

漢慮傂鐎斗　器高連足五寸二分口徑及流九寸五分

晉元康鐎斗

漢永元小行鐙

梁佛陀鐙盞

漢初元小銅圈

漢建安甲素圈

漢兔形書鎮

商孫舟帶鈎

周畢卯帶鈎

周田宕帶鈎

周緜左軍帶鈎

周樂氏帶鈎

周鈢鈎

漢魯始建國印鈎

漢虎形印鈎

漢朱長壽帶鈎

漢長壽半鈎

漢軍曲小鈎

漢大吉帶鈎

漢元康鏡

漢延熹鏡

漢壽如金石鏡

晉人物鏡

六朝鏡

北魏正平官鏡

金泰和鏡

湖州石家鏡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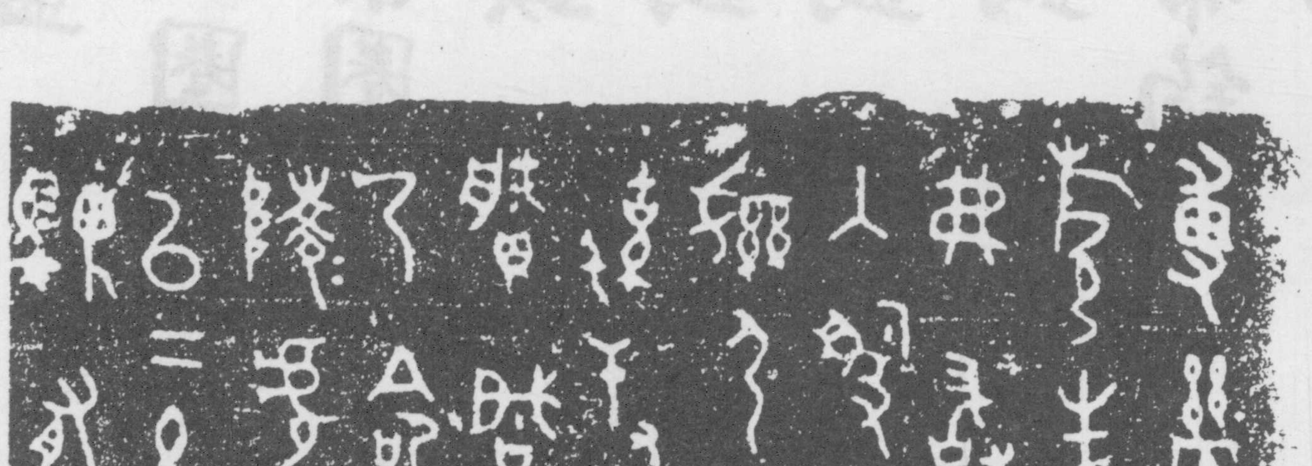
湖州薛晉侯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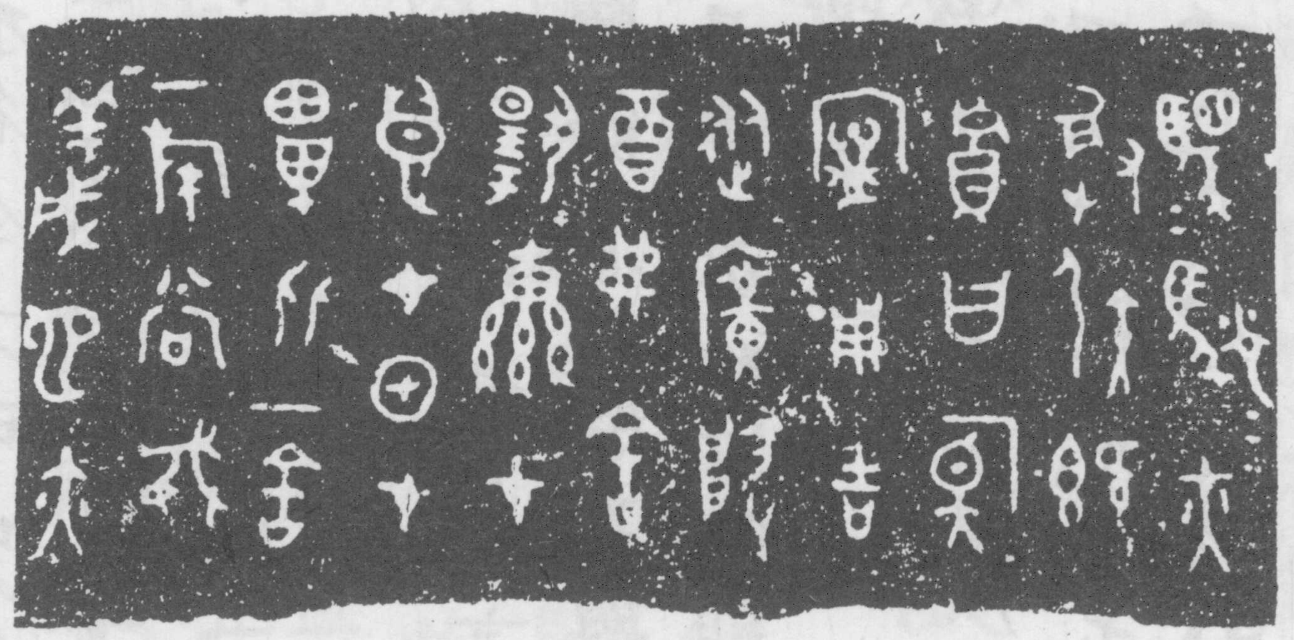
湖州薛氏梵文鏡

湖州薛氏禮字鏡

周王陵柳柱









周王陵車弁釋文

專茲涉[illegible]相師弗敢出入[illegible][illegible]緘弓矢
鞞干戈賸啓三方乃命王陵處庈㠯二玄
有駹有駱駟駭〻亦受弓矢既賚曰宴寍
用吉從横防酉弗舍揚䜌在良在㊉在畢
从一舍一旅尚威儀也亦[illegible]有殷〻敼〻用助來
歸烏乎惟㒵乃德王陵其眉壽萬年
子〻孫〻永亯用之

右器名百又五文器為車蓋上之弁其形似
今瓜冒有頂重百十又一两案左僖公二十
八年傳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
服也王制疏引服虔注云謂馬飾也

士冠礼記周弁註弁之為言攀也所以
攀持其髮也車弁所以攀持蓋弓者
也今定此器名為車弁

[illegible]尃讀為布茲讀為茲布茲祭社之
古弁形正佀今瓜冒所謂頂者即所謂
即也弁有十二會十二玉詩曰會弁如星
攷此器無十二會亦無十二玉乃車弁之正
制左傳讖楚子玉瓊弁玉纓為奢謂
車弁也非人之弁也瓊弁本不奢以為
車弁則奢矣服虔未見器形故以為
馬飾也誤矣車弁以瓊玉為之故奢
此以銅為之當即車弁之正制也儀礼

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案司馬
貞索隱曰茲一作茲公明艸艸也言茲擧成
器言茲見絜艸也案梢妃敦茲字作
茲與此器茲字作茲書浛一也索隱
言一作茲乃由从皿之誤耳

涉
涉出師　涉即涉从水步與格伯敦
札也史記周本紀其明日除道修社及
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
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
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
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
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

文同涉水名今不可攷矣以其上有
涉字故以為水名也相師即視師言
涉涉水而視也如武王之相師于孟
津也

弗戠出入□□　弗敢出入言敵人也□
讀為般樂飲酒之般文與齊陳曼簠
□字同吳中丞釋作般今從之□
字不可識

□乍□　□即緘毛公鼎作□从戊从
糸此从戈不从戊案龜文戈作□戊作
□一中空一不中空而形則一也如丁字
彝器作口或作■亦一空一不也可知

□為一字又毛公鼎从糸此从絲
無異耳如靃小篆作靃彝器龜
文皆作□从三隹與小篆二隹一也如糸
小篆作糸龜文□或作□彝器
作□可知古文增減无定

□干戈　□當是韠字刀室也靜敦作
□从卑此从匕當即匕字卑匕雙
聲疊韻可通也言緘弓矢韠干戈
者武功定無須干戈弓矢矣故緘之韠
之緘者函也函彝器作□象藏矢橐
中封函其口之形韠刀室也

賸戠三方　賸即賸龔妊甗有賸字

此同徐同柏釋作賸今從之說文賸
物相增加也賸戠三方者加啟三方也此
已賜弓矢干戈者必有武功然後賜
之故此云賸戠

命王陵□□乃命王陵處序　王陵
案此乃周宣王時畿內王子也周有以王
為氏者如王叔氏是也此王陵之王當是
王子之王何以知其為周宣王時人此下言
般敦號叔之叔見號叔作叔般敦簠史記宣王十二年
有虢文公可知其為宣王時人也陵其
名即陵字从二或以為陵之重文誤矣
散氏盤作陵亦从二古鉩文隅陵之

部作[illegible]可知陵字本作陵非重文也
案釋地毛傳皆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本从陸省籀文陸作[illegible]从三[illegible]此从：者
蓋[illegible]之省文也[illegible]吳大澂說即榊之
省文地名也今從之

乙二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命往
以二玄有駹有駱駟馬駹：亦受弓矢
二玄蓋謂袞冕公之服也此謂九命故
有袞冕駟馬弓矢也此蓋天子畿內之
臣已賜弓矢干戈者故得專征伐也且
得有命此復賜袞冕駟馬弓矢者必
復有武功也蓋宣王時玁狁為患故嘗

在畢：今陝西：安府咸陽縣地也在鎬
京之北蓋防胡也既戰勝故得復受命也
駟：駹：讀為駟馬駹：以此器全文觀之重
文之字兩點皆在右此駟字兩點在馬下知
是重馬字駹字兩點在右與諸重文
字同位知是重駹字也此有武功故賜
與二玄駟馬弓矢命之安處並得專征
伐也既得服袞冕是居三公之位與王
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此得服袞
冕安居其職必居三公之位也

[illegible]賓曰[illegible][illegible]用吉 賓舊以為賓字吳大
澂以為賚字今從之[illegible]即宴安也案

匽侯盉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从大不从女：大
皆人也可通匽侯之匽[illegible]在下此在上作
[illegible]古文顛倒無定言既賚者謂二玄駟
馬弓矢既賚于王陵乃曰安寧有吉也

[illegible]廣[illegible]酉 從廣讀為從橫[illegible]即防字
酉蓋地名謂兵師往來防酉也

弗舍[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十⊕十畢[illegible]一[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弗舍：庠也故云揚[illegible][illegible]即
[illegible][illegible]地名⊕羅振玉說非田也地名又
畢地名在今陝西：安府咸陽縣北五十
里有畢原即是也[illegible]即从字非比字
也[illegible]文亦有从字作[illegible]者可知古文反正固
無定也舍師行三十里也[illegible]軍之五百人一舍
一旅者三十里居五百人也三十里居五百人示
有威儀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自[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德王[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用止 [illegible]字不可識姑闕之般[illegible]人名[illegible]
叔之叔見虢叔作叔般[illegible]簋[illegible]讀為饋
論語陽貨篇饋孔子豚饋一作歸
又士虞礼特牲饋食鄭注云饋猶
歸也此饋歸相通之證言王陵既有
布兹之祭般[illegible]亦來助祭也己未秋
閏七月李[illegible]識 李[illegible] 旭君

此器李氏釋爲車弇謂是車蓋之弇攷工記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又云蓋斗曰部〻廣六寸聶氏三禮圖引申〻云用弓二十有八每弓長六尺廣四分先鑿部爲二十八空乃置弓於空內是車蓋之制与今兩傘相類部即蓋頂員徑六寸且有孔二十有八与此

器絶不相類即云施于車蓋之上然此器重至一百餘兩車蓋之杠安能任之固知其說之牽強矣吳氏定爲車鈴不知此器質厚不能出聲似不可發號施令若云爲𣪘皿之器正置乎則無貯皿之地倒置乎則殊近款器与殊槃玉敦大不同矣余於兩家所釋弇車鈴均不敢信從余以器形及器

文觀之當爲系馬柱上飾之銅向內有鑿空乃下承木柱者說文木部柳馬柱也段注系馬之柱也蜀志劉備解綬縛督郵馬柳華陽國志存駝縣雍闓反結壘于縣山繫馬柳柱生成林是古來本有馬柱特此柱爲王陵殿中所制故銘刻辭其上耳專幾篆作叀𢆶叀即敷之省文說文

敷㪒也㪒即施字𢆶即幾字中幾敷作𢆶形正相近鞿謂幾即鞿之古文廣均鞿繫馬集均馬絡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王逸注馬韁在口曰鞿專幾者言施鞿也校之吳氏之訓柎機李氏之訓讀爲布蓋又讀爲布茲似爲直捷可通𢆶李釋緘是也倲釋鞞亦是說文椑圓榼也

周礼攷工記廬人句兵椑注椑隋圜也蓋隋（今俗作橢）圜形之桶以盛兵器者厈疑古之槖字姑尊王在厈陳盡齊釋為槖是也槖即槖宮槖泉在豐水之東秦孝王築槖泉宮亦因地而名散氏槃剛厤之厤与厈即一字也吳李二家攷証已極詳博其中有与愚見未合者特疏通証明之蘄

夢坡先生是正焉　褚德彝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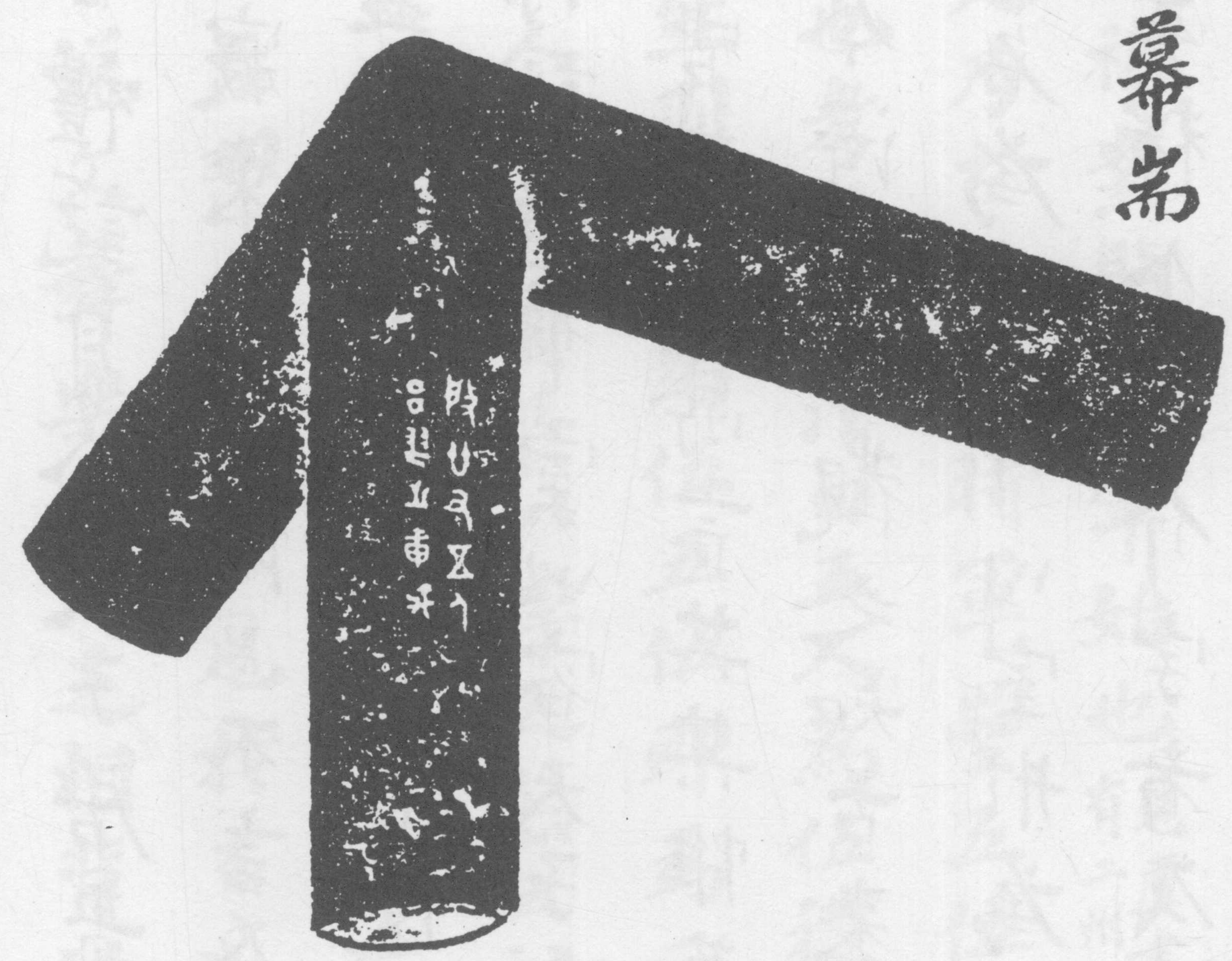
陳邦直云此器自陝西出土作器者為王陵文中皆言養馬事案史記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々亡五校秦王使武安君代々案作器之王陵即此人也出土之地又若合符節五大夫為秦官沿至始皇不廢（琅邪刻石云五大夫楊樛）案本紀亦載五大

夫陵攻邯鄲事特未之著其姓耳駪々即駟々魯詩之訓詁也文云有殷殷敦敦用助來歸槖薛氏款識毓兆尊云毓兆作敦殷寶尊薛氏謂敦殷皆人名此文殷敦殆即毓兆之名蓋王陵々祖為毓己用助來歸即入仕于秦々意秦距西毓甚近來歸當在毓滅之後也

鄒適廬曰是器自湖南來初至滬時頗有疑義登夢坡室人以未諦觀猶竊議之余編印周金文竟至漏列負此奇寶矣今細玩原器確是鑄款綠如瓜皮間有硃斑望而知為漢以前製文經數家攷釋愈顯先明褚禮堂同歲定為繫馬柳柱自較鈁升之說為長今檢得舊拓一紙跋曰出陜西西安府咸陽縣城東十餘里土人營墓所得重一百十一兩文一百有五狀如瓜帽上亦有項作器者王陵王陵秦將又云按文義字法當在周時所作或謂周以飾繫馬之柱按原跋雖不盡合云秦將云飾繫馬之柱皆是王陵明見史記秦本紀及白起傳陳跋不誤何待外求咸陽秦所都秦將均集於斯王陵攻趙無功而官至五大夫先後未必無功可紀也丁卯六月

秦器多刻文而近出秦公敦及此皆鑄款近人攷石鼓為秦穆公時作列十證可為定論竊謂此亦一未殘之石鼓其為可寶何如

周吕罔幕耑





是器作𠆢形三柱分列中空似可容木見者皆不識其何用遍攷宋㠯來博古諸圖亦無一物類此者說者謂即古時之梐枑攷說文木部梐枑也周礼天官掌舍凡王之所舍設梐枑再重鄭注謂即今之行馬六韜百步一突門〻有行馬此器㠯銅制乃行軍所用之行馬如後世用鉄蒺藜之類然攷行馬之制㠯短木交叉而成与此器之並三柱支立聚於上耑者不同即使㠯銅包裹其上耑似亦不足㠯防敵其說殊不足信今審其形制証㠯經傳當為古時幕室支柱之上耑周礼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在上曰幕〻

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所以知為幕柱者帷制似今之屏障形皆方整其柱各列無取相連幕形則圓故必以三柱交揞之始能成立而三柱之上端相聚處又必以銅相聯毋始能經久古人所謂个者似即指幕室

而言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注太寢東室北偏亦不言个之制度蓋明堂之制高大不便起居故屋時特設此幕室以容天子之車駕与天官幕人所言共其帷幕之說正合今得此器觀之知古來支幕為室即名為个即以室形為字後來經生或釋个為介字者反不如个

字之明白易曉矣其上刻文左行當釋為呂翌之車廾啟廿又五人呂或謂當釋為莒之省然莒東且西未必參預天子禮樂之事尚書呂刑疏引鄭注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是呂當讀為本字翌从羽从工說文羽部翌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从羽王聲此从工者疑古文本

从工鄦書傳寫有誤耳愙齋臧古鉥文云司昌慢車翌鉥亦羽下从工可證也呂翌者呂氏掌翿之官車作車與芮敦文正同下一字作廾不可強識象人持羽形啟廿又五人者蓋舞翿之官以廿五人為一隊古時王者祭祀造一幕以處舞翿之人故特記其職掌於幕柱耳

庚申九月褚德彝釋

陳邦福案段即肇始也（見虞書肇十有二州注）二十五人乃古征戰時軍壘五伍立支柱之器也考司馬法曰五人為伍禮記祭儀注同然則五人為伍五伍即為二十五人二十五人中必有長以率之器云肇二十五人者五伍之長始入軍告二十五人須守軍紀呂盟人名措不見於古史籍盟古舞字說文舞樂也用足相背從舞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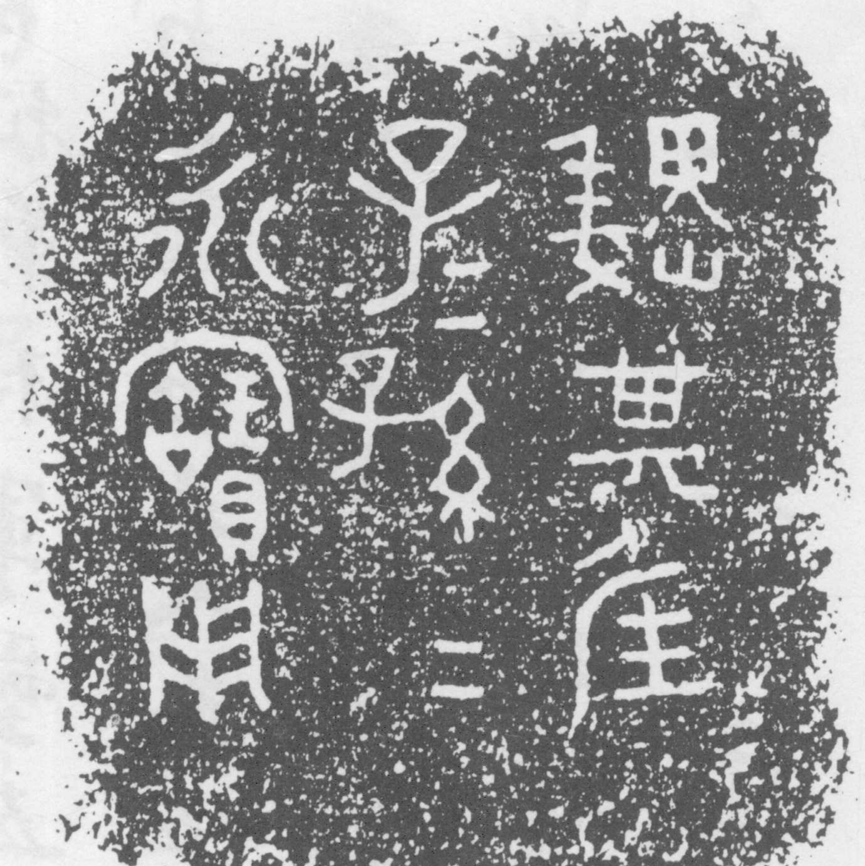
古文作盟又唐人寫經本經典釋文衛盟陸云盟古舞字足證三代文字沿漢至唐尚未盡亡也甾古邦字見殷虛龜甲此甫字下筆微出正晚周列國之變體耳升疑所說文云鄉嚮布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所嚮布寫又儀禮館人布幕於寢門外官陳幣（此別一義亦器所布之旁證）云呂舞之邦所者即呂舞事邦國

諸侯之命布寫于幕室支柱之上入軍之始告二十五人勿忘紀律也細審此器為三角形如今中空確為呂舞當日行軍時布告二十五人之幕柱無疑

茇雲案古有帳構亦係銅製乃施之於林帳者此器為个形諸家考為幕柱之端蓋構造幕室之具予定名為幕構亦古器中開一新紀元也

漢魏其矦奩





鄦適廬曰長安獲古編有魏其矦盈文字精嚴此亦魏其矦器矦字刀法未到然古拙之氣似非仿造家所能學步攷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魏其縣註云侯國據各表有三魏其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有魏其嚴侯周止止以舍人從起沛以郎中入漢為周信侯定三秦以為騎郎將破項籍東城侯千戶嗣至曾孫此一魏其也王子侯表魏其煬侯昌傳數世至王莽篡位絶此又一魏其也外戚恩澤表魏其侯竇嬰以將軍屯滎陽扞破吳楚七國此又一魏其也先周止繼膠東康王子次竇嬰皆有造器之權是奩與盈非出一人故書體亦不同耳

丁卯五月按盈原拓亦不甚工整

漢光和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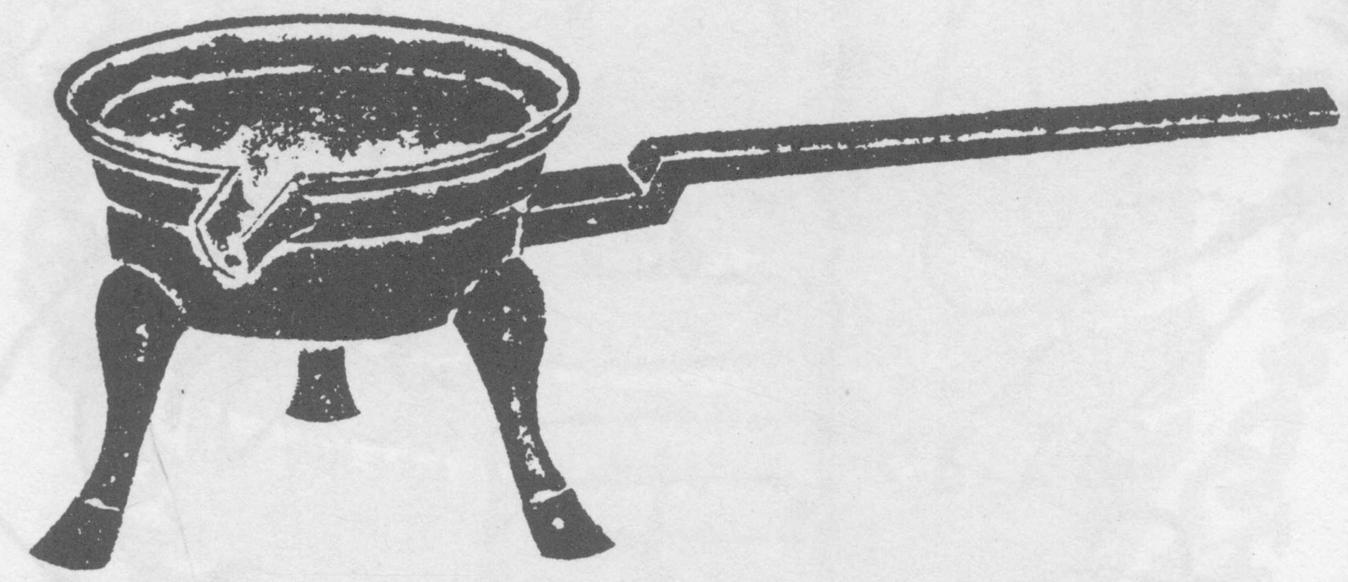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是洗文曰光和四年丙午左右雙鷺按光和四年歲在辛酉見劉梁碑非丙午此當是紀月吳氏攈古錄據搨本錄此洗云丙午乃日辰必別有所見否則但紀日辰而不先紀月非穀旦及節日不可洗文尤無他例可援　丁卯九月



漢慮傂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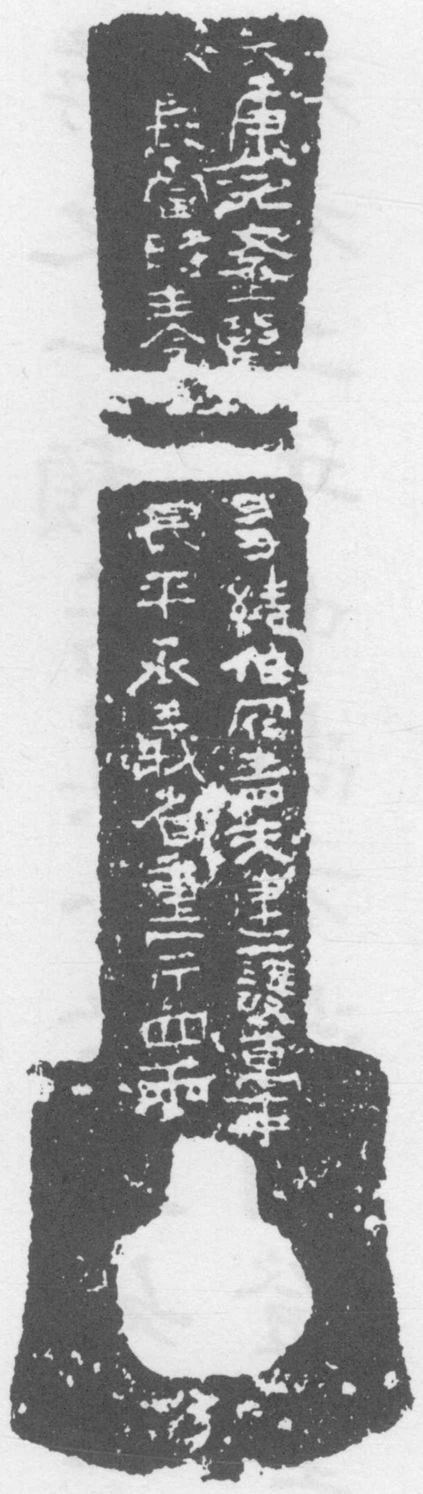


鄦適盧曰慮傂地名漢書地理志在太原郡作慮虒師古註音盧夷阮文達積古齋所錄有銅尺為曲阜孔氏藏亦建初年製字正作慮傂疑同地工人所作字刻柄背與他鐎斗稍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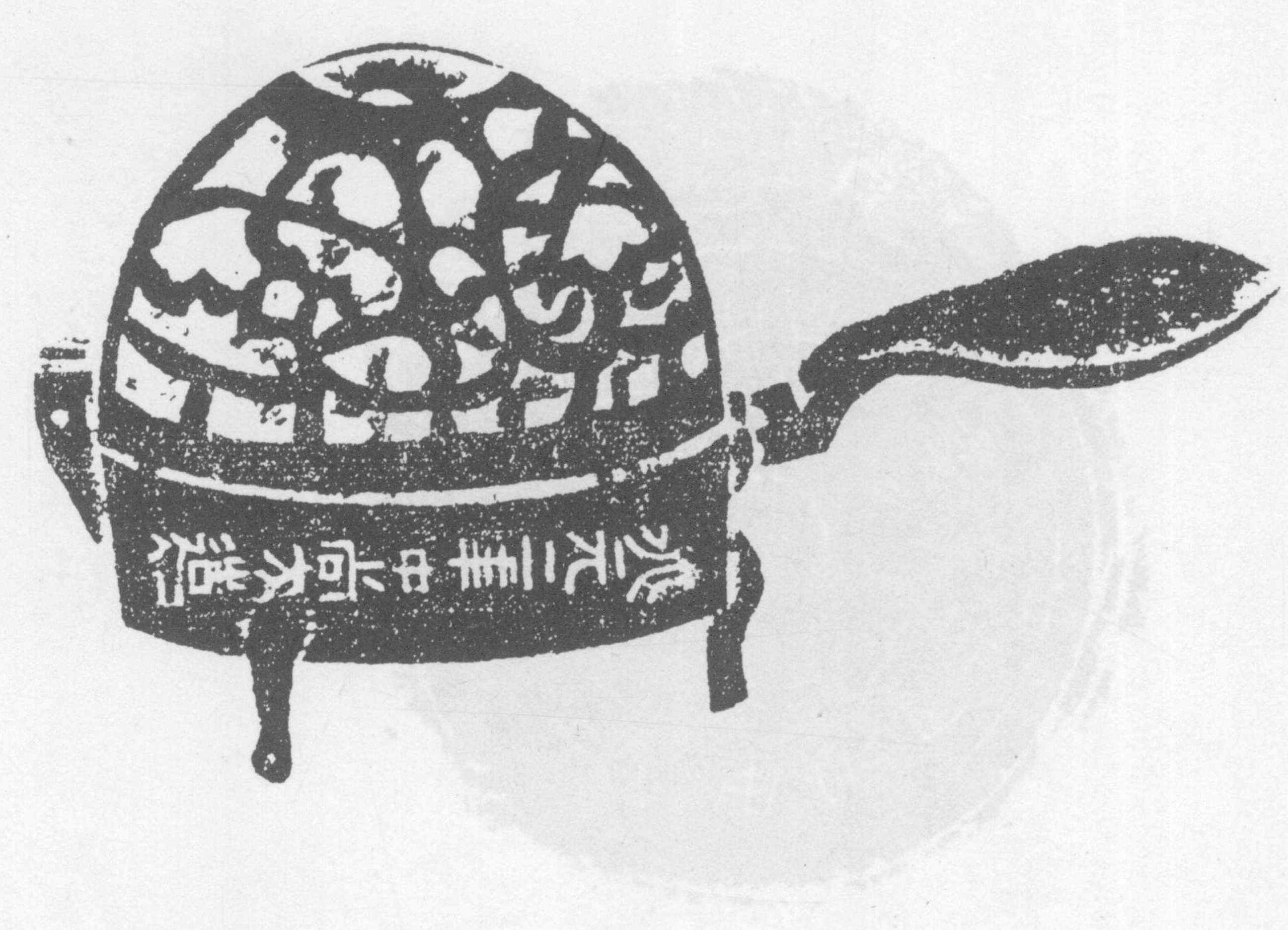
丁卯六月

晋元康鐎斗





漢永元小行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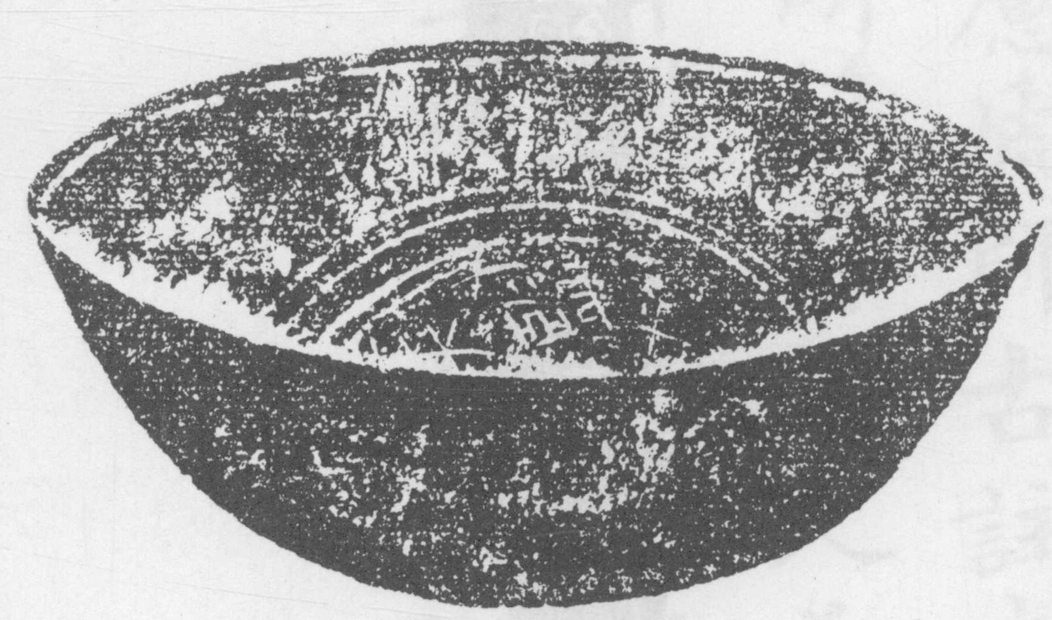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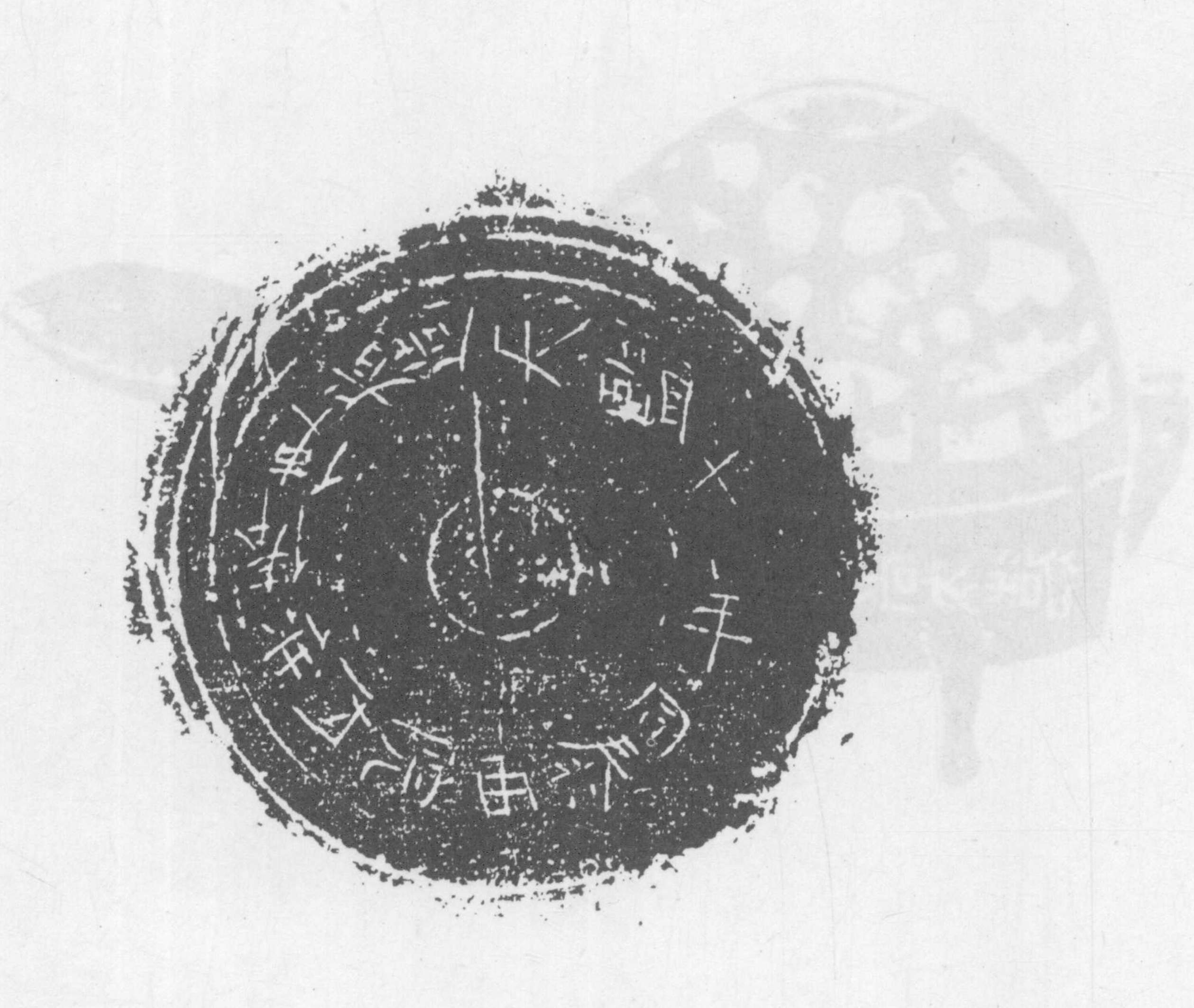


郘適廬曰余藏漢鐙十以全官鐙有銘文者爲至精輯漢鐙墨本數十種以建昭鴈足及高鐙文字爲最多 漢金文存之一類若其小者莫如此器文曰永元二年中尚方造銅鐙重一斤三兩工宋次等作第廿五書法似拙而實厚刀法似參差而寔貫串上有罩似薰鑪尤希見 丁卯八月

又按此文與吾鄉蔣氏所藏斷鴈足鐙悉同而書法非出一手云宋次等知不止宋次一人也 越日記

梁佛院鐙盞





鄦適廬曰此器形如盞中有鎏銀一周上刻文曰天監十年同泰西院内供奉使者造攷同泰寺梁時最著名武帝捨身即在此寺設官供奉因造此器疑佛鐙所用梁金石至鮮天監除井闌造像及各磚外未見他器此雖小小一器足補近輯金石各錄之闕　丁卯八月

漢初元鎏金圈



鄦適廬曰此小圈鎏金上刻文曰第初元年内尚八十四按第初無此年號審製作文字確是漢器當為初元年物首第字當在八十四上工人誤移於前至不可讀　尚下脫造字

漢建安甲素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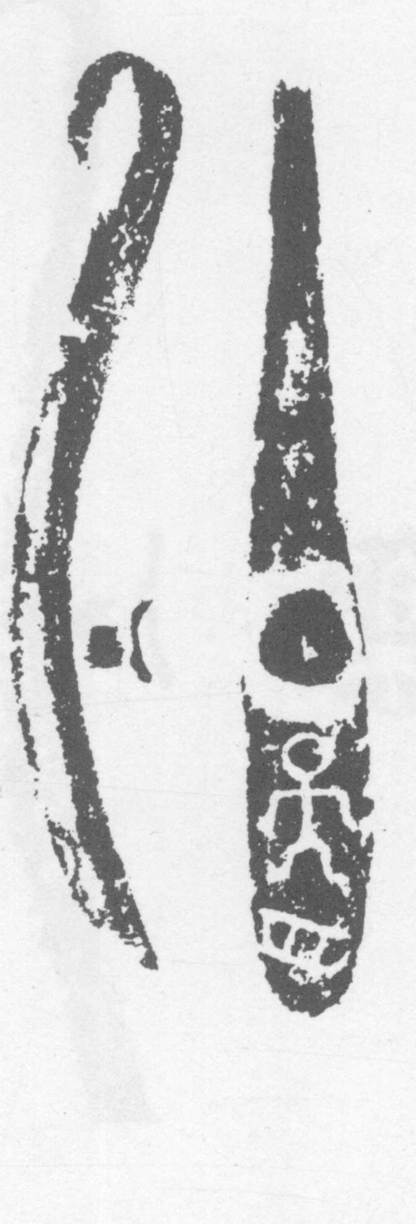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敨古敢字見毛公鼎使叀敦說文作𢽼云从𠬪古聲按以古為聲朱駿聲因有古敢聲轉之說然敢字所滋乳無作古聲者據鼎敦作𠭥當象口出气非古字疑𠾃即其後出字本讀為闞此敨亭侯實即闞亭侯也後漢書郡國志兗州東平郡東平陸六國時曰平陸有闞亭註引左傳桓十一年會于闞杜預註在須昌東南有闞城即此亭平陸為衝要地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余藏二大矛上各有平陸字闞亭居平陸之中其有軍庫宜矣圈上嵌金銀片製作極精不特文字雄厚已也

漢兔形書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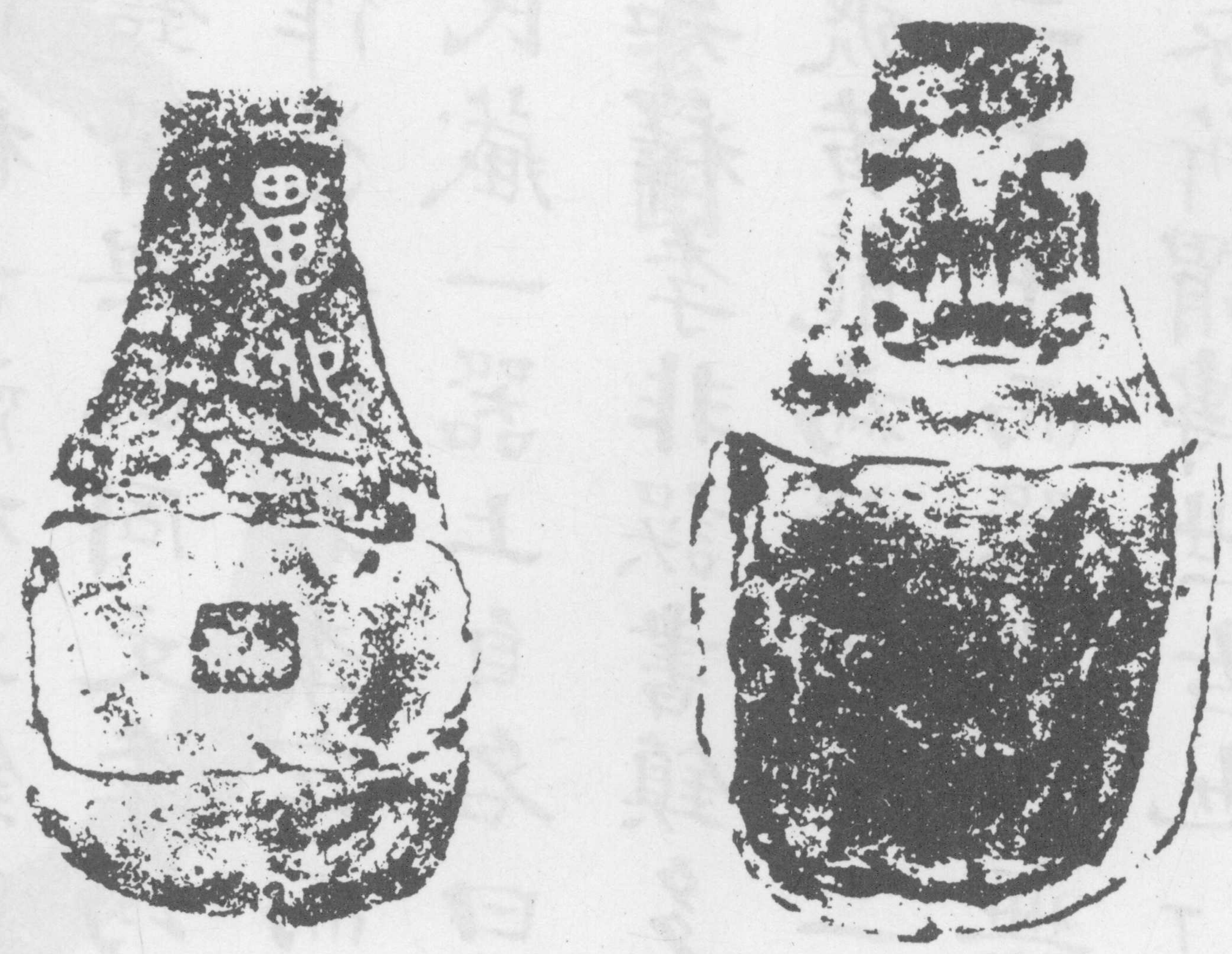
鄭適廬曰積古齋有羊鐙陶齋吉金錄有扁鐙皆與此同文李均作李古鉨文有作李者似非李字而余所見道州何氏藏一器上自名曰通具者正作李知釋李非誤書鎮多無字此并有年號黃龍為漢宣帝二十五年去今近二千年而器上一無青綠此正胃董家所謂傳世古也 丁卯四月

商孫舟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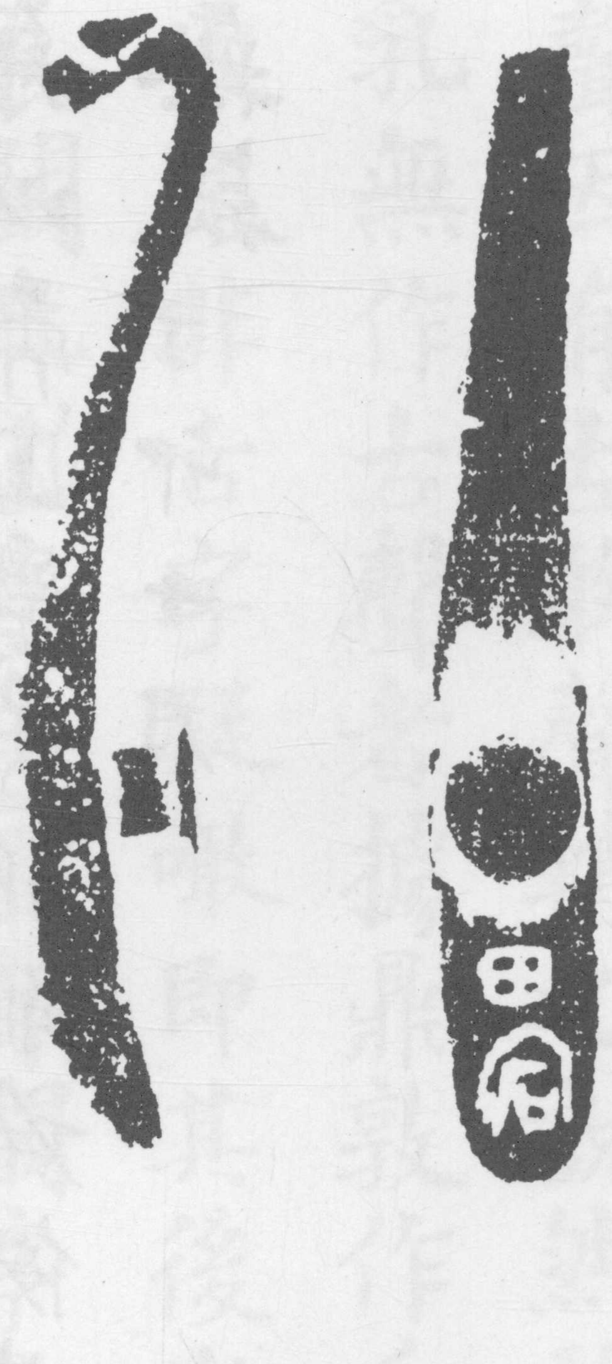
鄭適廬曰周鉤舊祇傳一從鐘之鉤今見一二商鉤尤難得此銘曰孫舟釋為孫舟以孫爵孫觚為例其為商器無疑 丁卯十月

周畢卯鉤



鄦適廬曰此帶鉤寬大與常鉤異上范畢卯二字畢當是姓古人多有以卯名者畢公之後有畢仲畢戰畢卯殆戰國時人范虎首武將之飾也

周田宮鉤



鄦適廬曰田氏簒齊之後其宗族皆為貴官此名田宮與田和田桓皆相近疑亦其時人

周䜌左軍鉤



鄒適廬曰阮文達所藏有䜌左軍戈積古齋攷定為晉欒氏之物此鉤陽識尤為精綻晉有三軍欒氏屢見左氏傳世將下軍古人尚右則左為下正可借以釋此

周樂鉤



鄒適廬曰是鉤笵一樂字但著佩者之姓戰國時樂毅為最著名此鉤尋常非其所製惟就篆論必漢以前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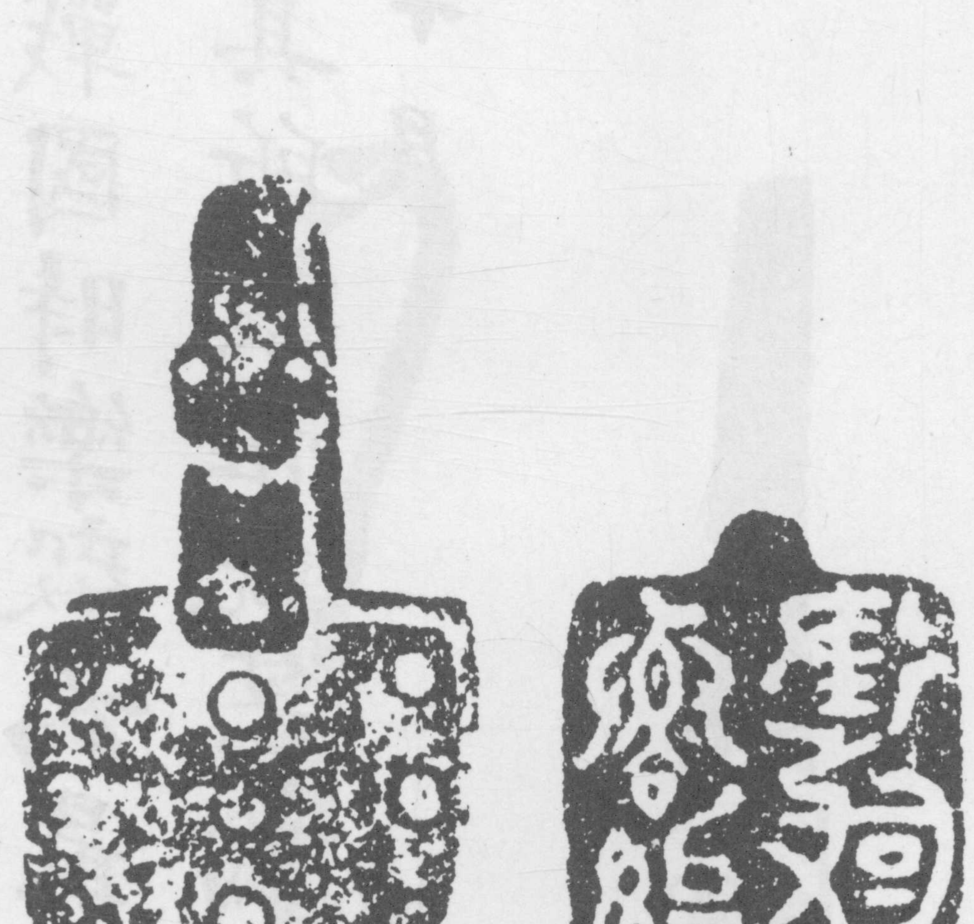
丁卯十月

周鉨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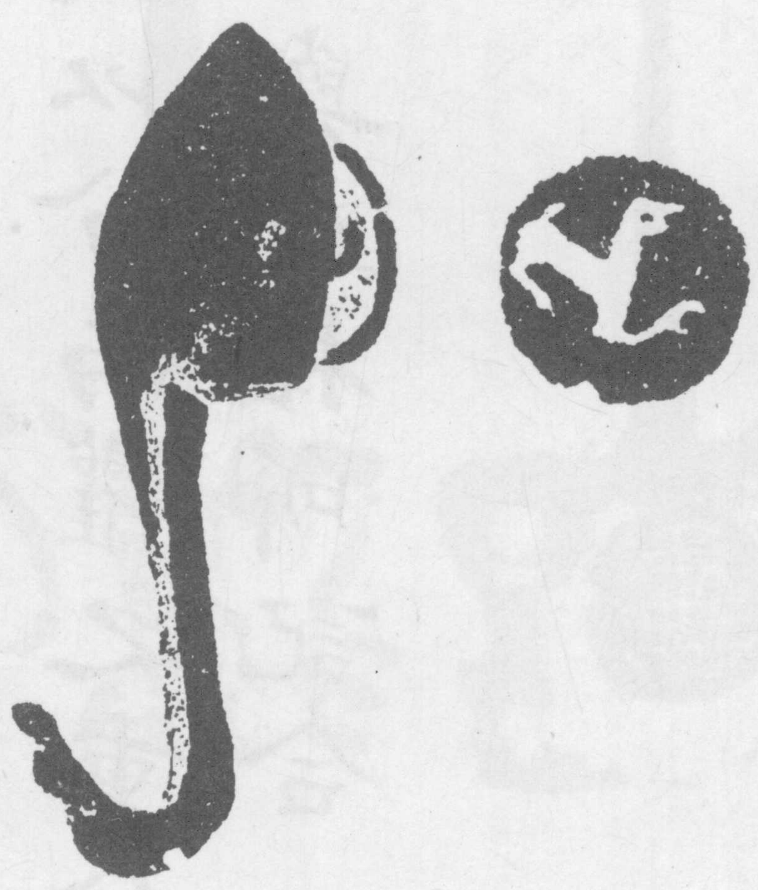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是鉤末一字為鉨之變文
乃鉨鉤也竹舟二字甚明推第二字
从古从禾不可識古鉨每有不可識
之字不能強釋也 丁卯九月

漢魯始建國印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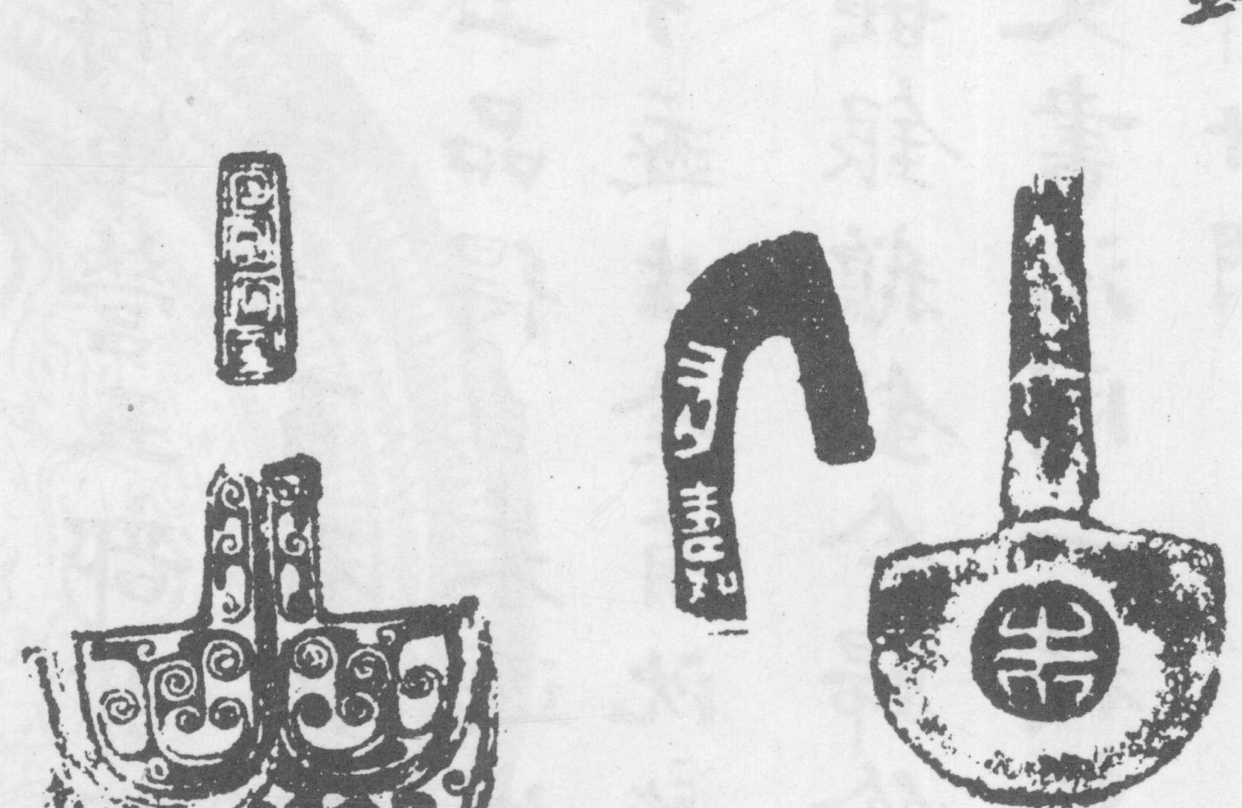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漢書諸矦王表魯共王餘
為景帝子元年三月立為淮陽王二
年徙魯此云魯始建國其為景帝前
元二年所製無疑反文乃兼為印者
殆即共王餘所自佩令傳世有魯卅
四年刻石此鉤寔在其前文字雄厚
猶存東海之遺風焉 丁卯六月

漢虎形印鉤



鄒適廬曰此鉤范虎形與泥蠟封印同古封印之工細者龍有鱗虎有斑爵有翎鹿有點然必倒印乃見近人論印謂今朱文為古白文今白文乃古朱文正緣乎此搨本僅外形固不顯其精美也然作欲躍之勢亦殊有致 丁卯十月

漢朱長壽鉤



鄒適廬曰漢長壽多羊鉤陰陽文如合符式此鉤花紋至佳而字在側不可合底一朱字與樂鉤同自是吉語之屬

漢長壽半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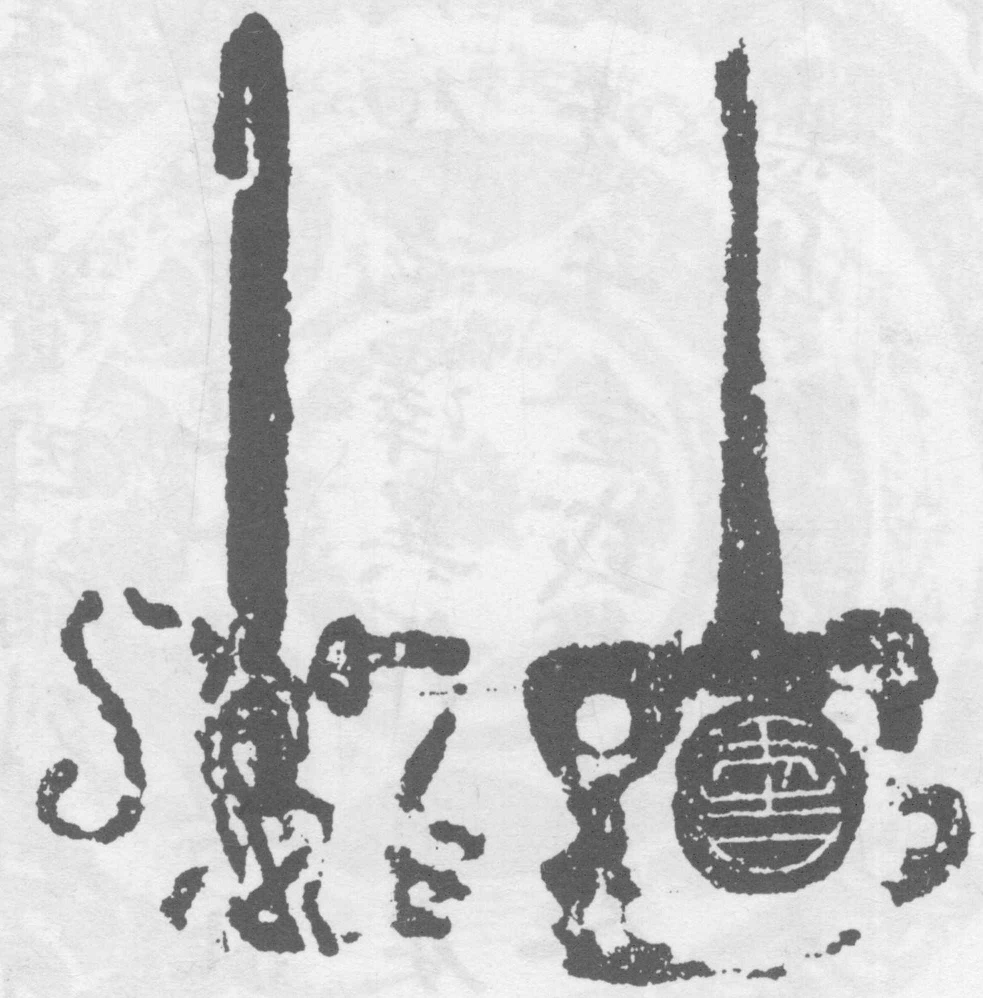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此長壽半鉤與積古齋兩罍軒尺寸皆同精采動目似即阮吳曾藏之物更以分兩權之重今庫平二錢九分亦與退樓所記合

漢軍曲小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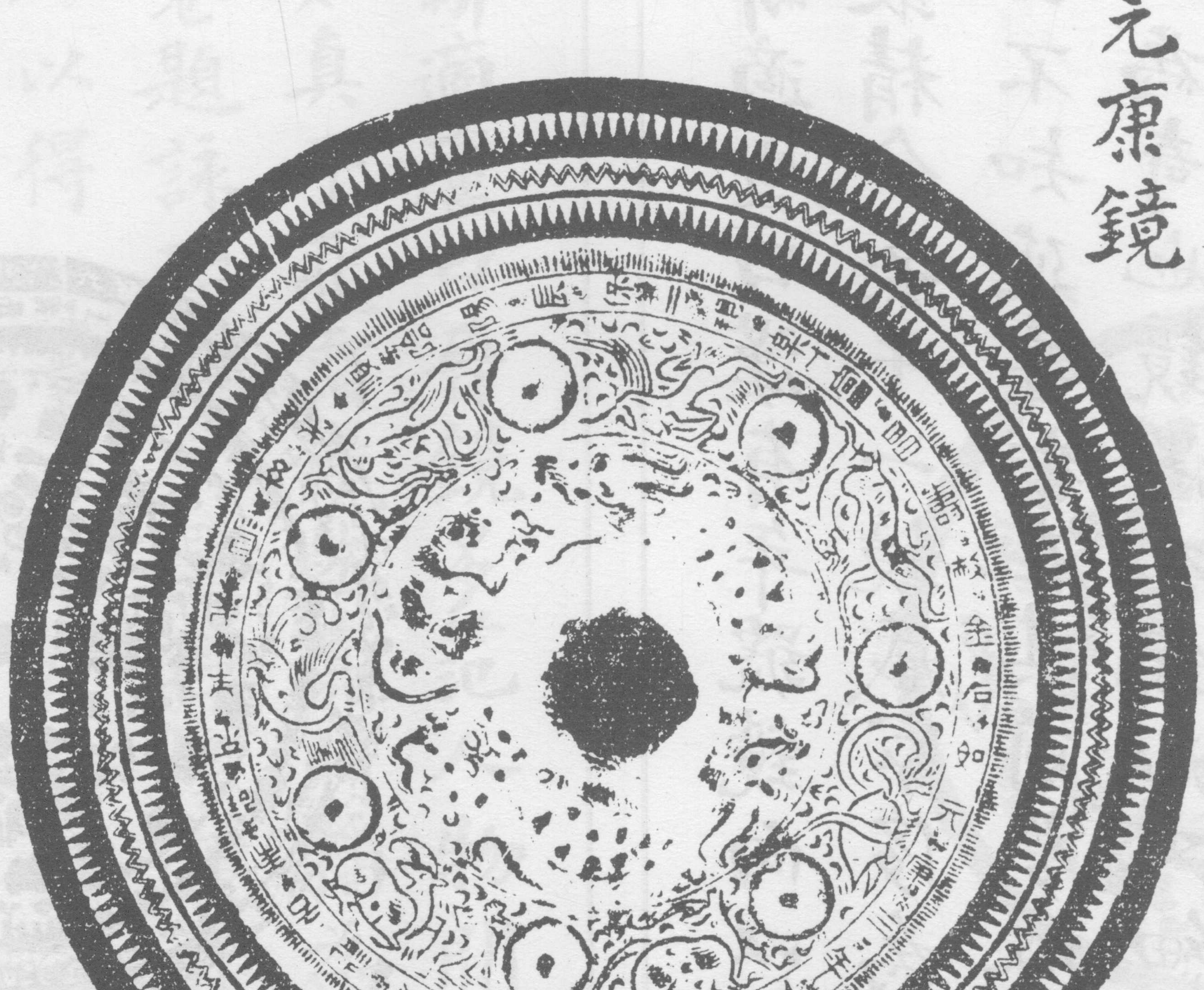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軍曲即軍曲候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皆六百石鉤甚小吴退樓有大者二品得自朱遂生退樓各鉤大半得于遂生余有沈韻初題本可見余藏嵌銀鵝鉤今歸徐積餘觀察者乃陽文書法同一精整非良工不能辨丁卯十月

漢大吉鉤



鄒適廬曰此吉語鉤製作亦精惟人人皆可佩疑古市鬻之品與周器中之作寶鼎作寶彝同丁卯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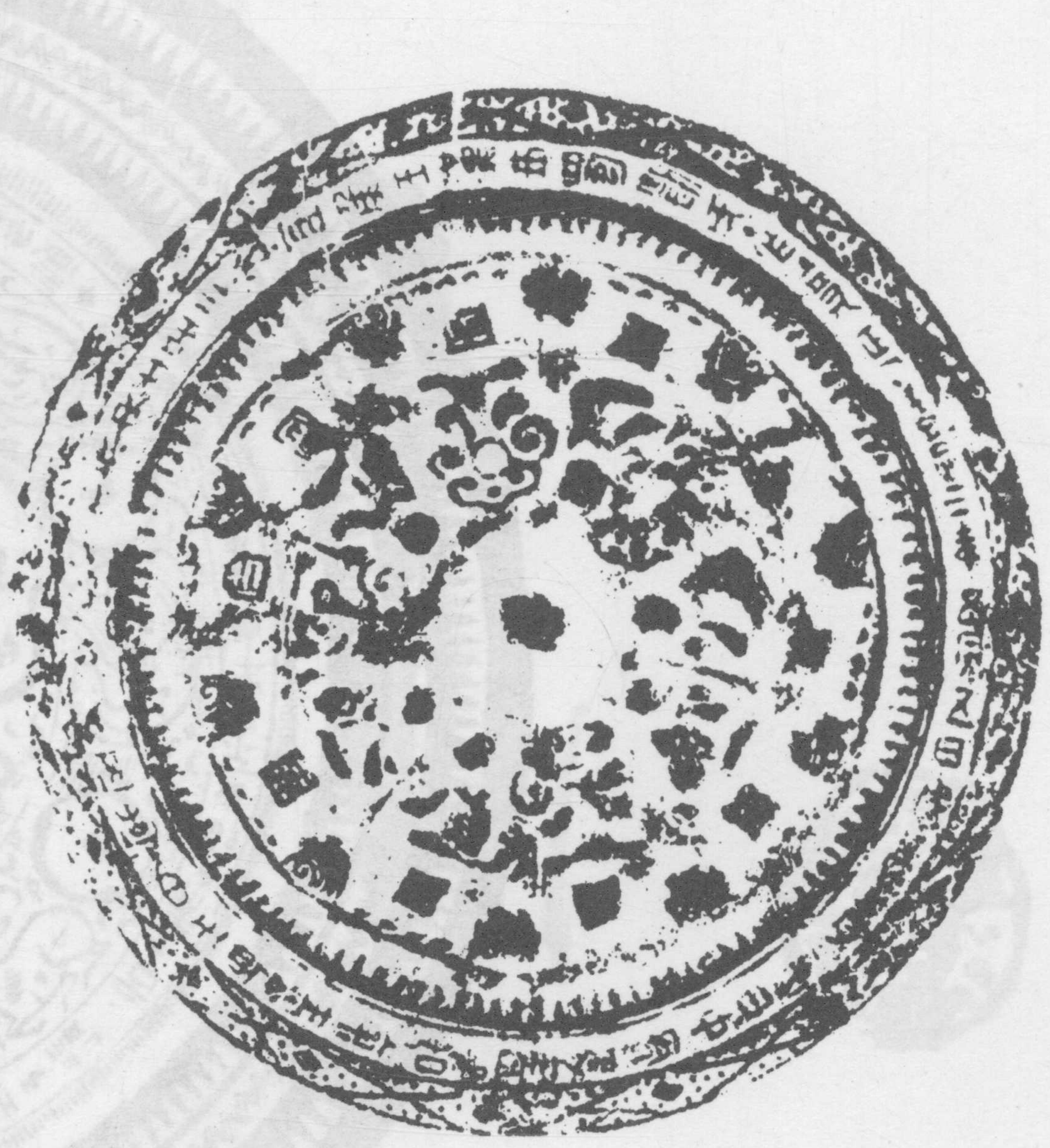
漢元康鏡



鄒適廬曰是鏡色純白上有紅綠薄鏽初以為水銀沁細審之又似銀質上繪四神銘壽金石如大毋傷左龍右虎辟不羊朱鳥玄武順陰陽長保二親樂富昌中一枚字又元康三年五月七字參入銘中據書體是漢元康非晉元康而西漢鏡向傳始建國為先元康又在其前何未經人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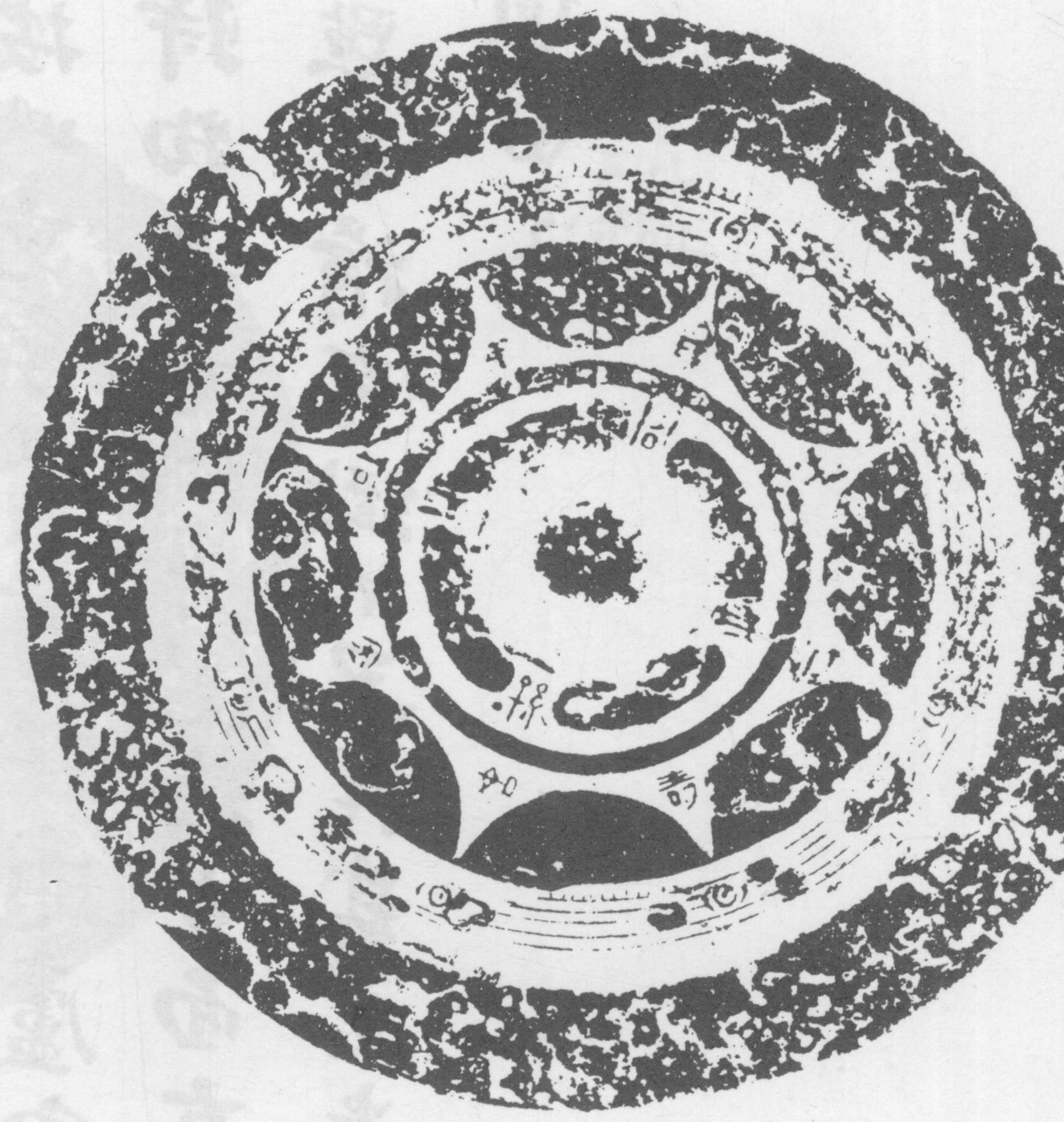
入夢坡室未一脫墨茲檢及之拓工誤為千金之寶因補列焉丁卯六月八月於滬市見一品與此文字畫象均同但色澤異作青灰水銀裹無硃斑索千金或曰日人新仿或云今人無此神工遂令余如入五里霧中矣

漢延熹鏡



鄒適廬曰漢有年號鏡向以元興為最精今熹平一鏡藏家侈為無上之品不知延熹猶在其前夢坡室固不以為奇也鏡黑水銀沁文細如髮與元興相等不似熹平之有麤花未并有西蜀劉氏作上冠漢字古竟中罕見續古鑑圖錄者當補入之

漢壽如金石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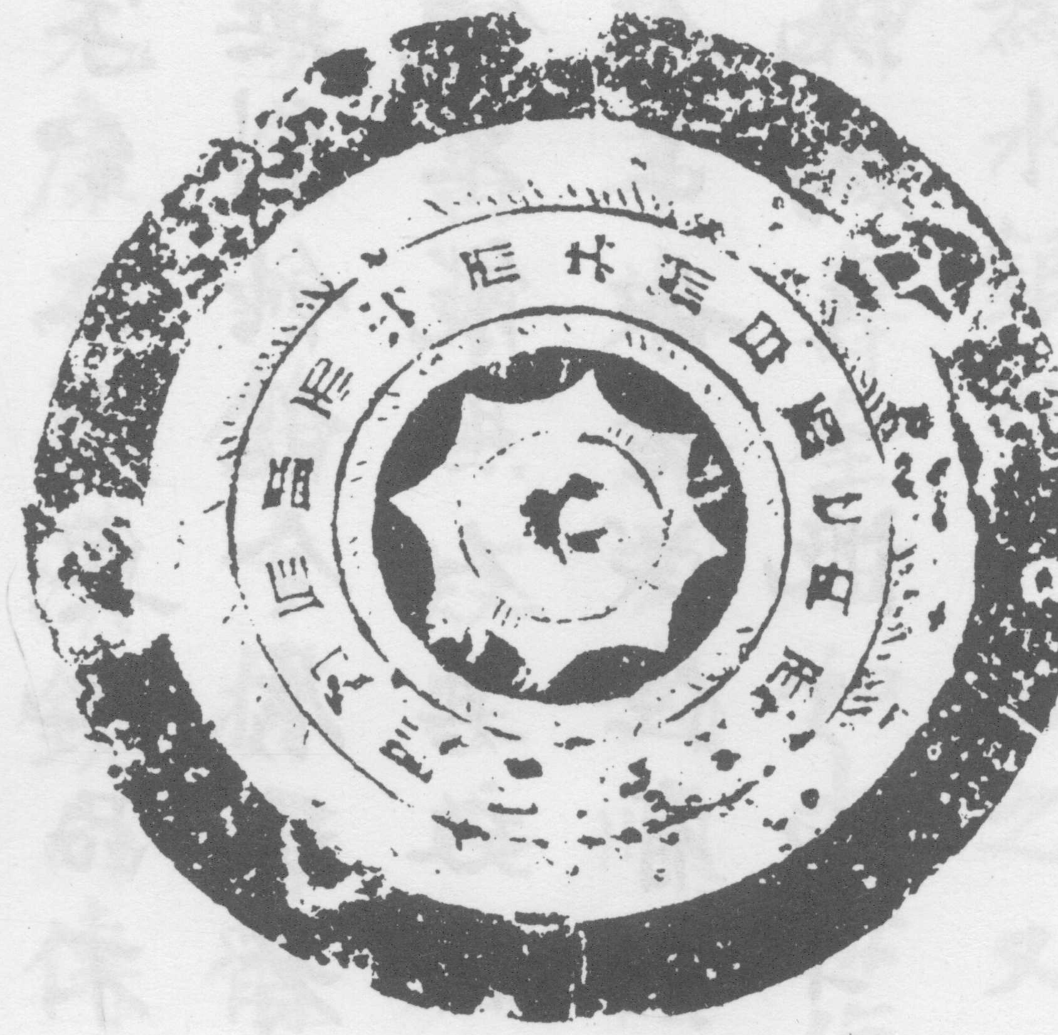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壽如金石鏡傳世頗多此有十二字外二周與他品不同朱碧瑩然一無剝蝕能令展玩者生歆羨之心古鏡不能照人其效用已失然尚能動人正如老成但有典型而已以鏡相況為之一慨　丁卯十月

晉人物鏡



鄒適廬曰晉鏡多范人物間亦有字如真子飛霜鏡乾嘉時播為美談拓卷題詠殆遍文選樓燬鏡亦隨佚近人以得一墨本為幸此亦晉鏡故畫像與飛霜鏡埒惜無題字耳　丁卯十月

六朝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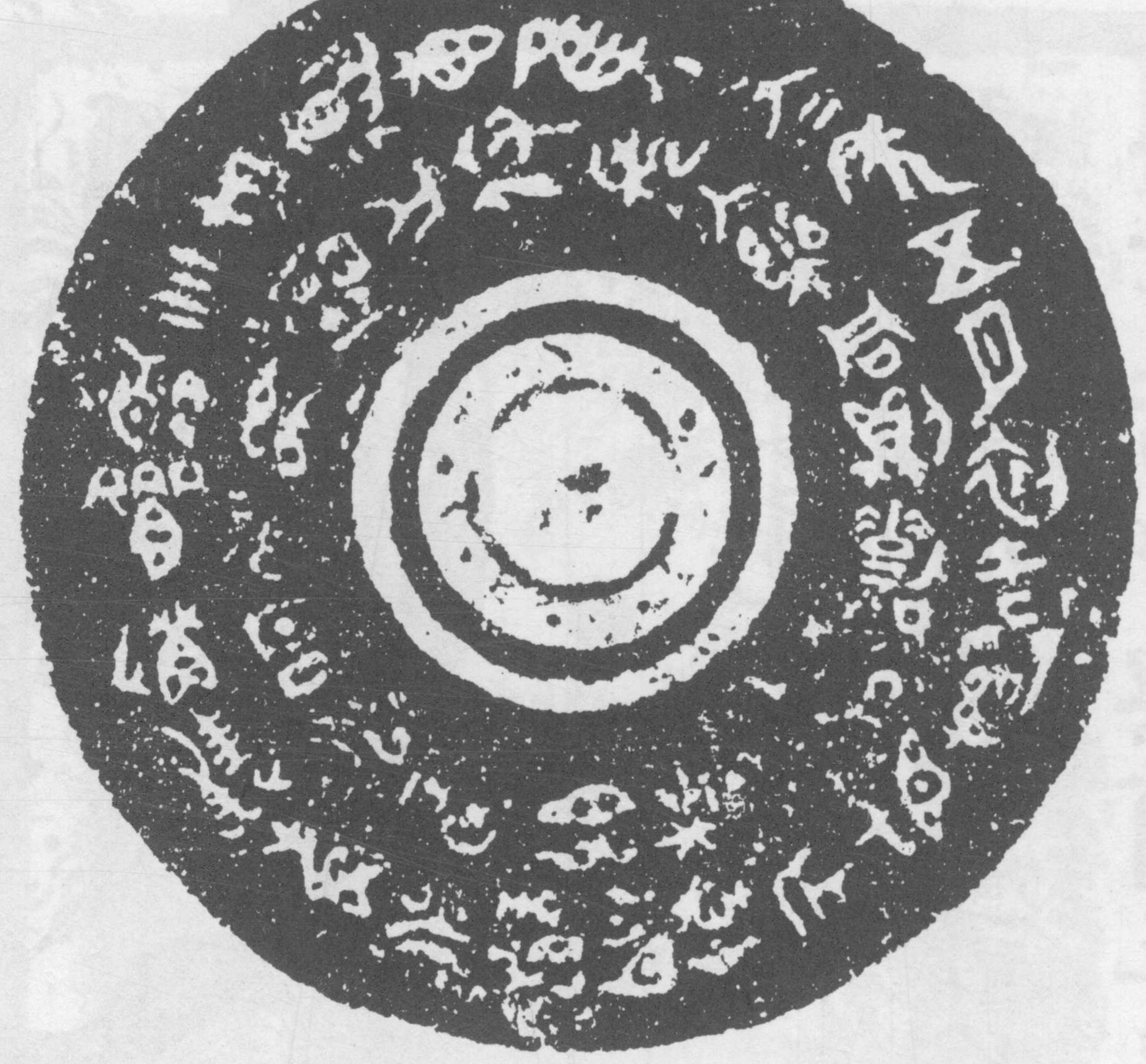
芝雲按此竟字文不可讀適廬定為六朝時物其竟滿身黑漆古面有翠綠數點光滑有緻不罕其式之畜舶以重值留之

魏正平官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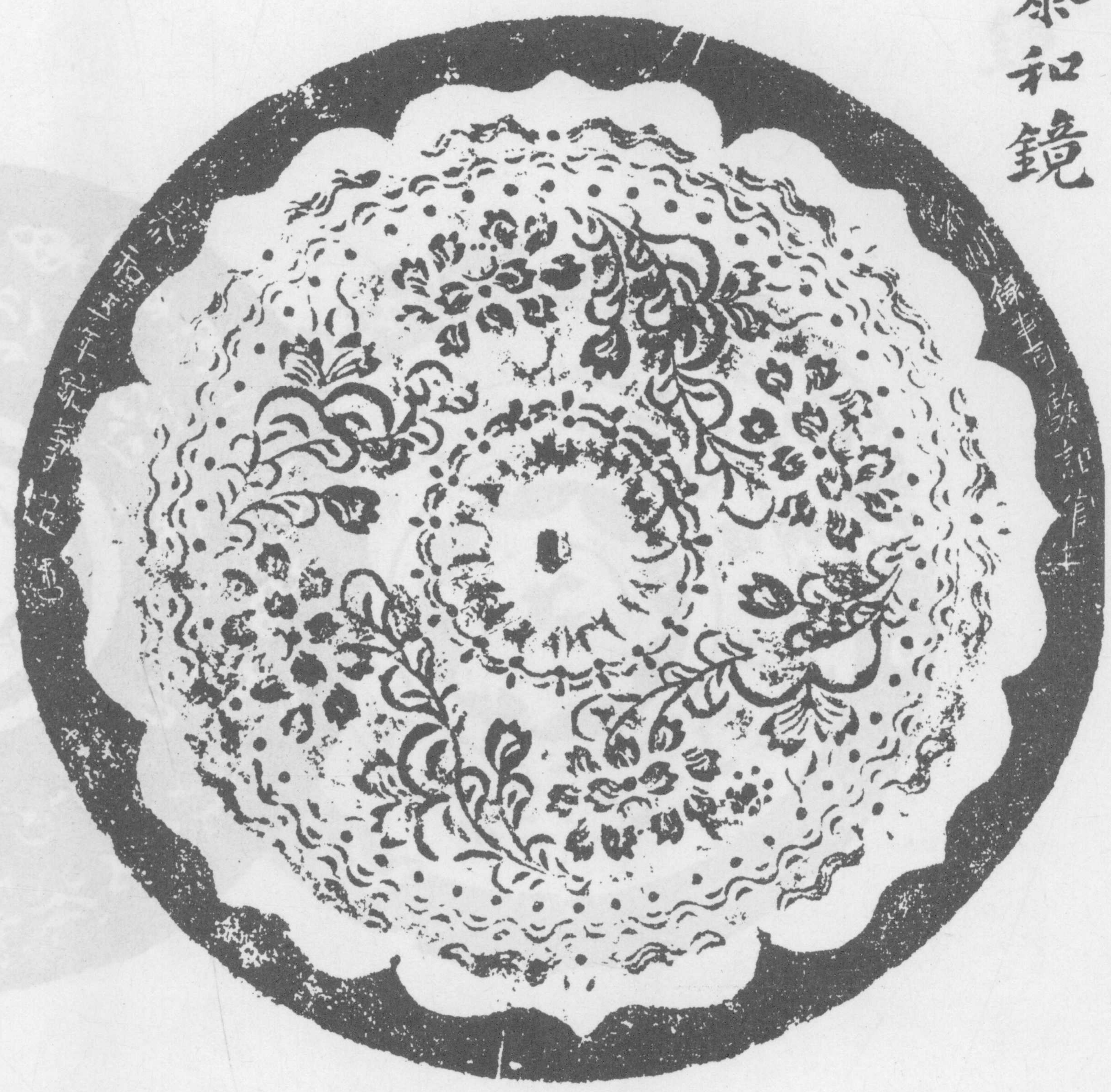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正平為北魏太武帝第二紀元祇一年當劉宋元嘉二十八年宋鏡未見傳世此雖北朝製作金文與南無異也惟官下有押與金泰和竟同殆定制如此易海馬蒲萄為雀啄蒲萄別饒幽趣丁卯十月

唐仿古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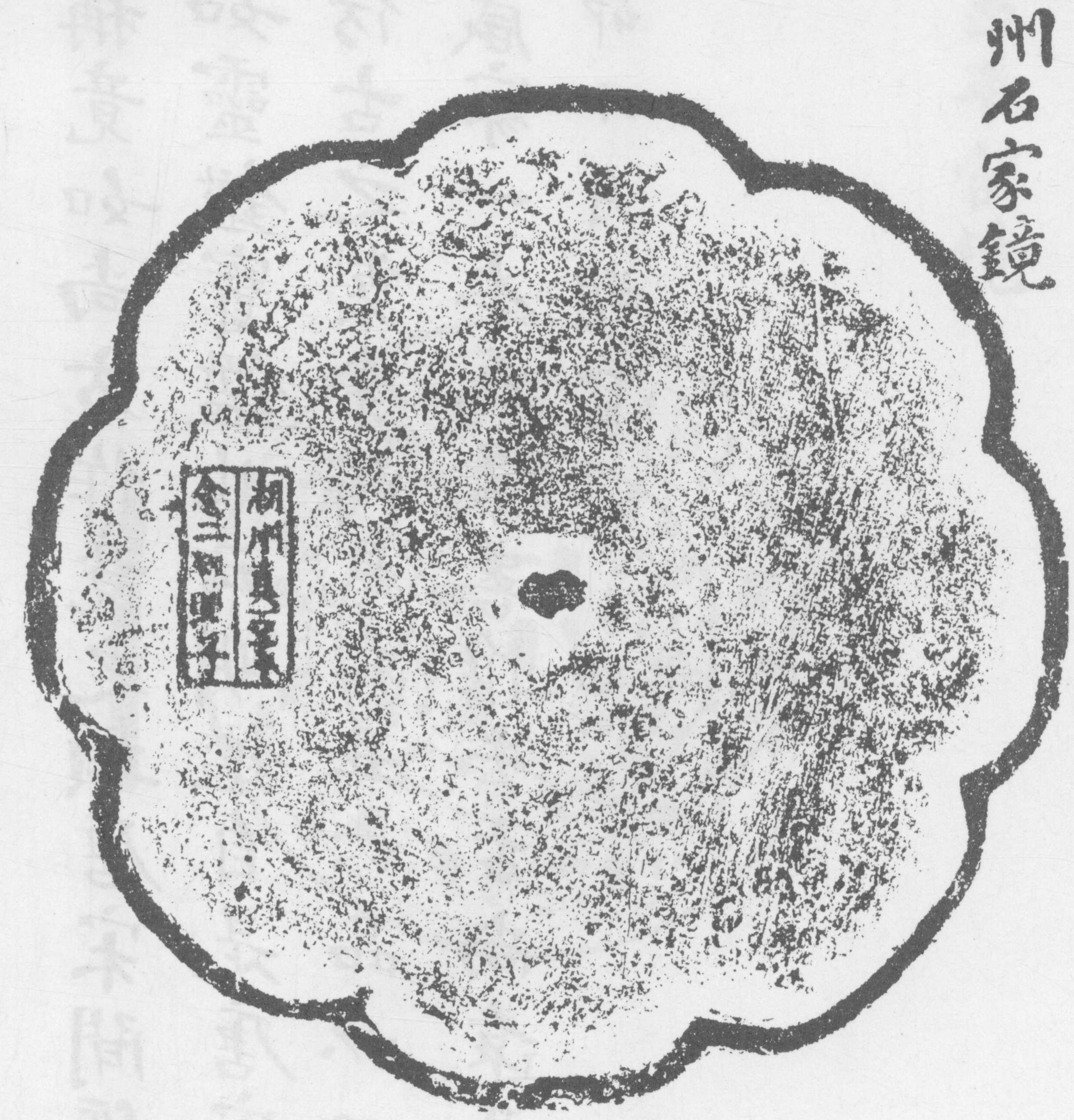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鏡始于秦而秦鏡從未一見此文云佳王十有二季五月初吉銅臣丁作剡明鑑永為義則臨照四方德惠攸長入继同則嘉保太和既壽永昌子子孫孫寶之計四十七字既壽永昌秦璽文也以文論似即秦鏡然就製作觀不過唐宋間物據馮氏金索鏡鑑小序云大率漢魏以上稱竟如尚方作竟之類唐宋間稱鑑如靈鑑寶鑑此云明鑑自是唐宋間仿古之製余所見亦五六品以四明藏家一本為最善惟去古尚遠耳丁卯十月朔日

金泰和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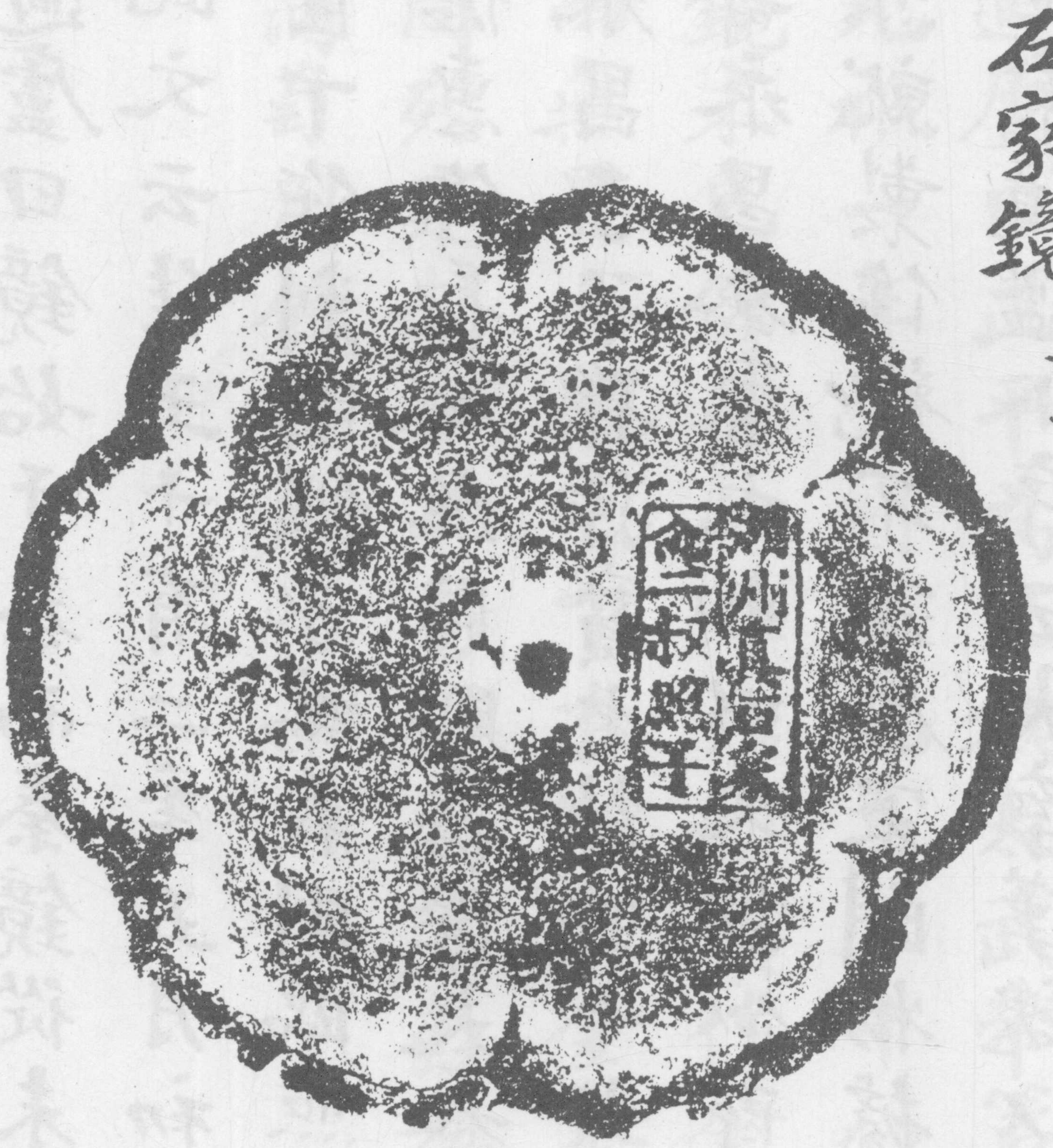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芙蓉鏡左泰和五年錄事官押八字右絳州錄事司驗記官押九字末一字皆押與前正平鏡同絳州在山西金爲河東南路縣雖刻文而刀法流利與范字無異且在鏡中亦覺别開生面云 丁卯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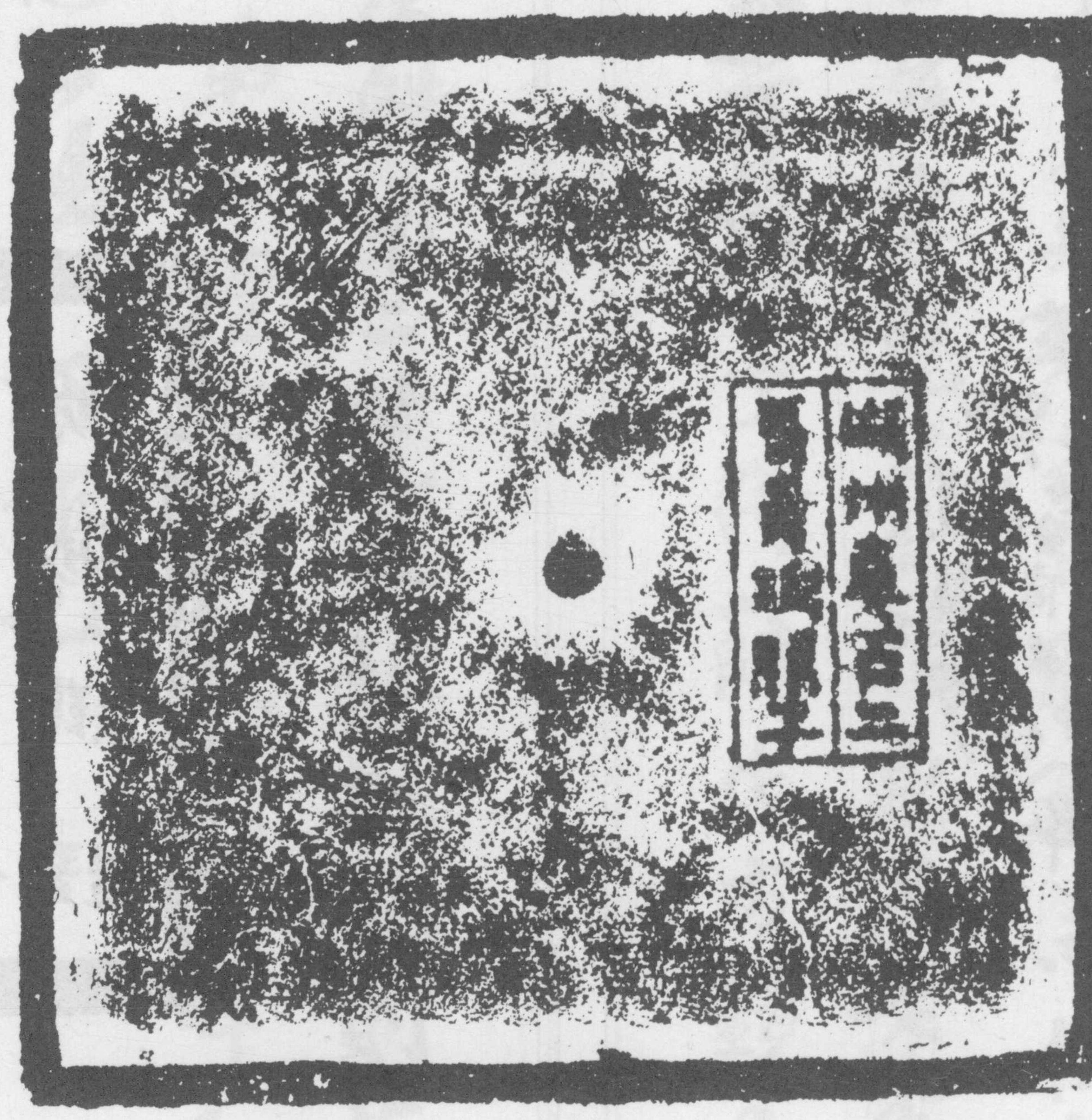
湖州石家鏡



湖州石家鏡其二



湖州石家鏡 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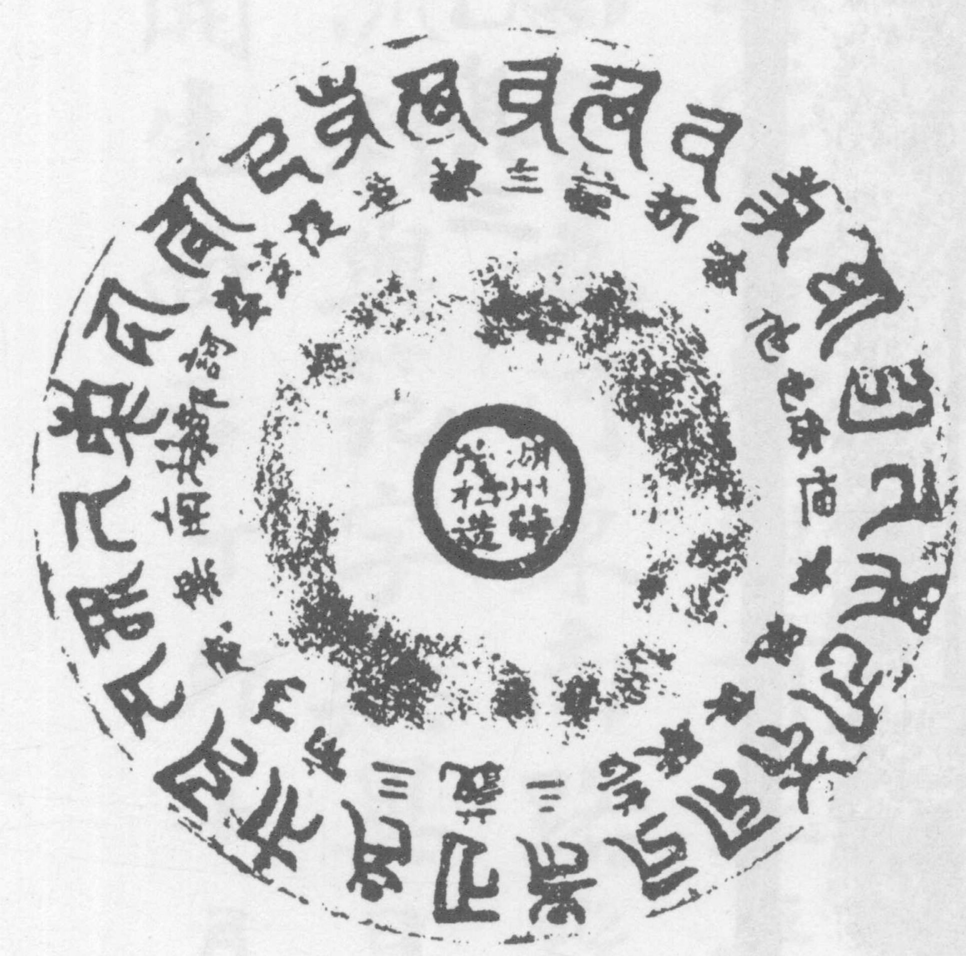
雯雲按吾湖石家鏡昉於宋銅仙傳有宋石鏡曰湖州□石家廿二姝男廿九郎照子瞿木夫所録石鏡稱廿二姝者六有二宣統時南潯北小圩發古塚得一鏡即前即大菱花鏡鐫湖州真石家廿二姝照子以云真者明乎非偽也鏡作照者避宋諱也其第二鏡得於潤州冷攤文同前第三鏡得於海上文曰

湖州真石二哥青銅照子及銅仙傳所云廿九郎者皆廿二姝〻後裔也鏡以磨工〻良否以別妍媸吾湖〻水以〻磨鏡光明倍常因而得享盛名後世以琉璃為鏡則銅質不復〻於世矣

湖州薛晉侯鏡



湖州薛氏梵文鏡



湖州薛氏禮字鏡



芝雲按西吳竹枝詞云薛家鏡子最精良生練曳來半面光拾得龍盤書小字可知前有十三郎注袁宏道詩薛家鏡子開生練案薛杭人也而業於湖云云吾湖石家世其業者著於宋代如薛氏不知始於何時郡志但載薛氏晉侯字惠公向稱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予得薛氏方鏡是薛晉侯艁第二梵文準提咒則薛松茂造第三禮字則云湖州薛氏蓋皆惠公後人所作也

鄒適廬曰論鏡者祖秦然秦鏡未見著錄也舊傳一陰識者文是而質非大抵宋人仿為之余藏一山玄鏡以山玄水蒼為秦璧推之自定為秦製亦未知當世鑒家論調如何漢以來鏡被日人搜括去者年以千計幸但求范精色美而已中國藏家尤重年號西漢最罕見東漢如永平元興二鏡尚已夢坡室所藏以延熹為首魏正平金泰和次之元康則猶待研究餘如湖州各竟故鄉文獻不忍捐棄非以誇多也錄各鏡并識鄙見於後

丁卯九月

延熹鏡文并紀曰西蜀劉氏作劉為國姓疑官鏡如巴官銅斛例

夢坡室臧金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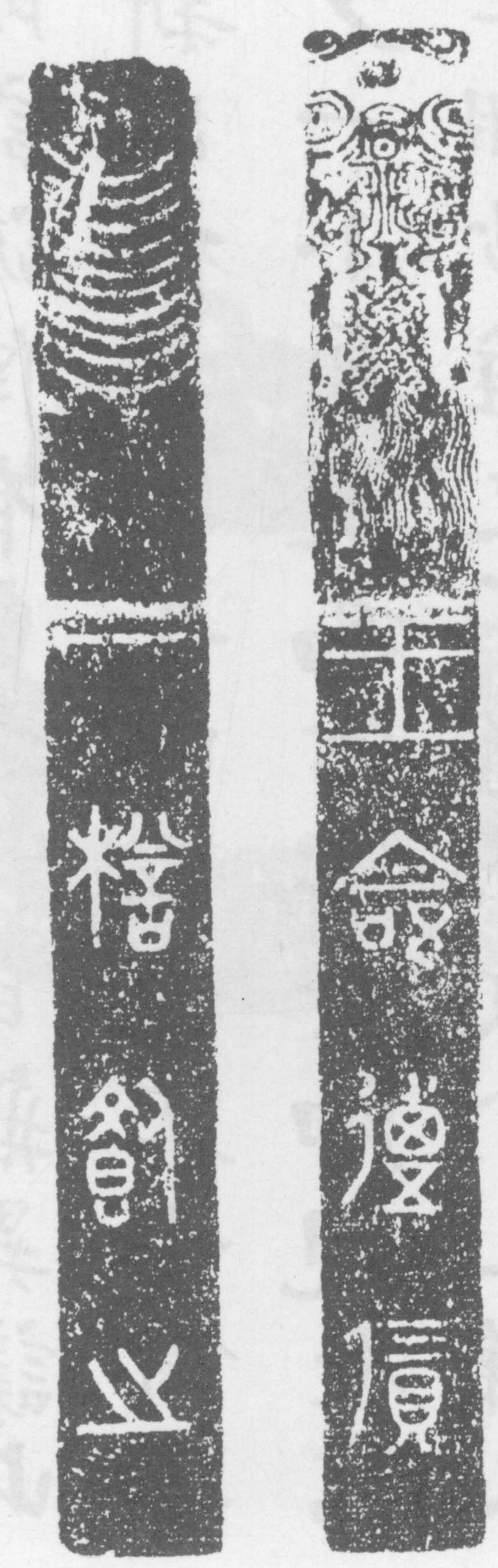
制定器上

丁卯十月林穚趙椬

制定器目錄上

烏程周慶雲臧器　海寗鄒壽祺編次

周龍節



夢坡按龍虎節見阮氏積古齋款識僅摹銘文馮氏金石索則有全形其節首非龍非虎陶齋吉金續錄載一器其首則又似龍似虎三器銘文均作九字命下有二以為重文也此節一面似龍頷下有鬚一面作彡狀似雲非虎也周禮掌節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此節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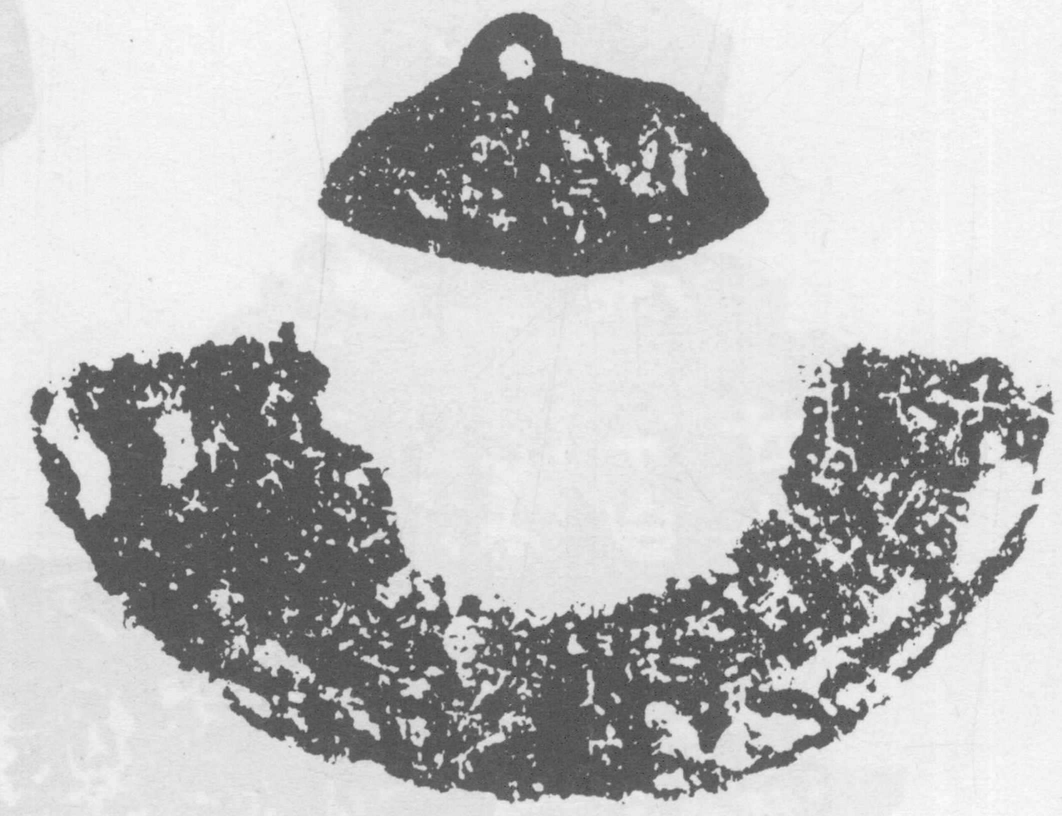
龍形故以龍節名之吳愙齋亦有其說見說文古籀補倒云其字文命下無重文第三字作⿰彳亶不作衝第四字作僨不作債背面二字作檐不作槢錄字均同阮氏引吳侃叔云衛即惠字槢古文菴爾雅隋闇即諒陰之陰可與此文參證後漢書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中

兵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此節銘云王命〻惠賃一菴飲之事正相類蓋軍行遇疫故王命賃一菴以樓軍之病疫者而為麋藥以飲之此說馮晏海以為涉於穿鑿並云桂未谷拓本命下無重文第二三字釋作道寶背面第二字作棓字第三

字引石鼓文載西載北載俱作𢦏此从𢦏省文不然即有缺筆其為載字無疑所云王命道寶一棓載之者謂奉王命以此為道路之寶可建一棓以示威載車而行也如詩所云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者意甚明顯此亦近於附會姑錄二說以俟博雅正之

鄦適廬曰此與陶齋吉金錄龍節相似陶齋節得於吳中丞家即積古齋器所謂流傳有自之物自無異議此節新出禮堂同年以篆意不古債字王少一小直疑為仿鑄余細觀原器恰非翻砂惟文字略拙致令人嫌攷周禮掌節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與小行人同文註諸侯用銅知此是諸侯之節故有王命云云惟以節為珍圭等殊誤江氏周禮疑義舉要已駁正之余藏一品如竹管式上笵陽識節字又一玉者上圓下方背作半竹刻二龍而此作平尺式知古節亦不一其形矣 丁卯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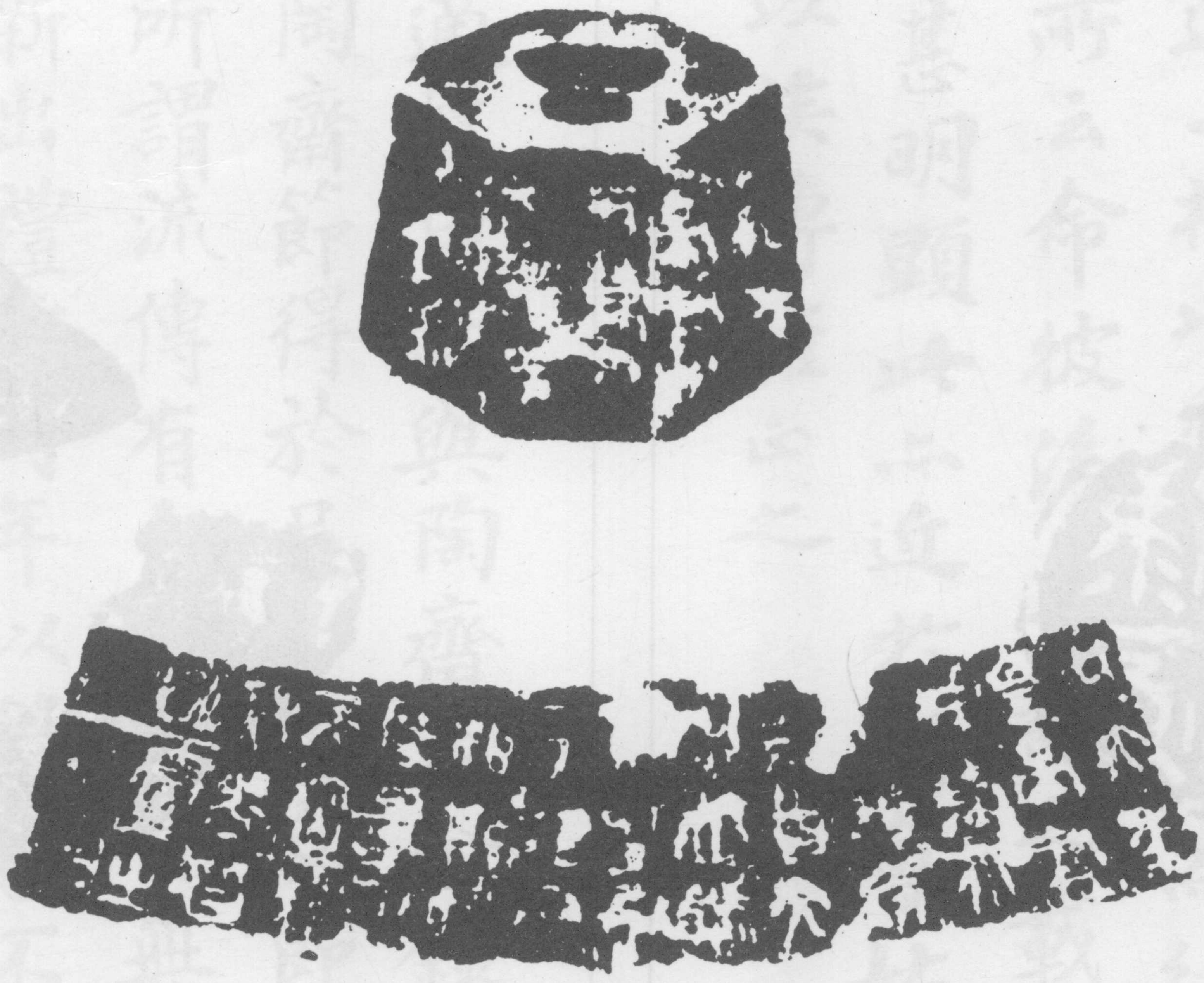
秦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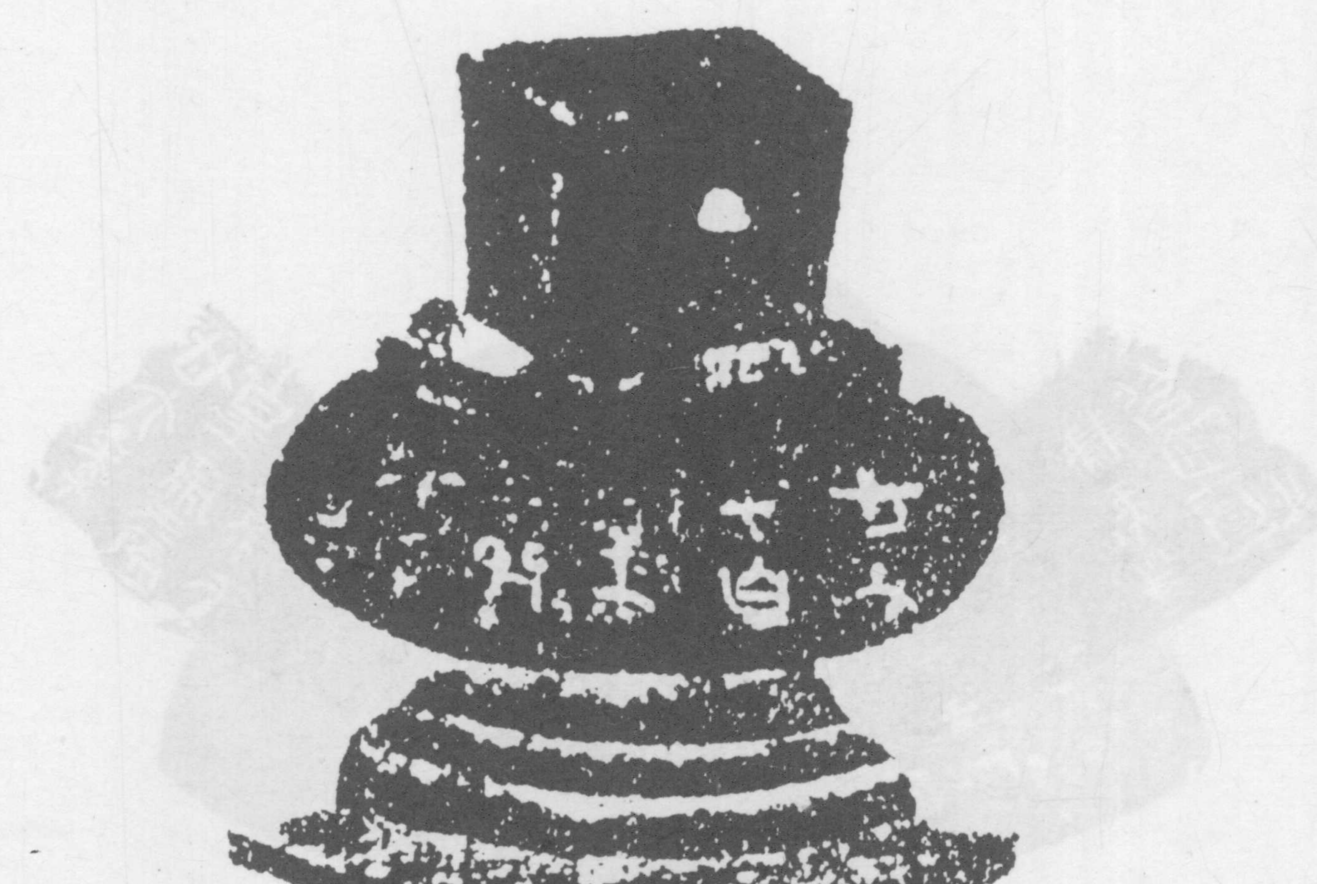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秦小權也而下有文曰綠雁之鈢以權為鈢乎以鈢為權乎細審刀工似先為鈢後用為權古有帶鉤鈢珮玉鈢權鈢希見以鈢為權尤絕無而僅有故取為各權冠 丁卯六月

秦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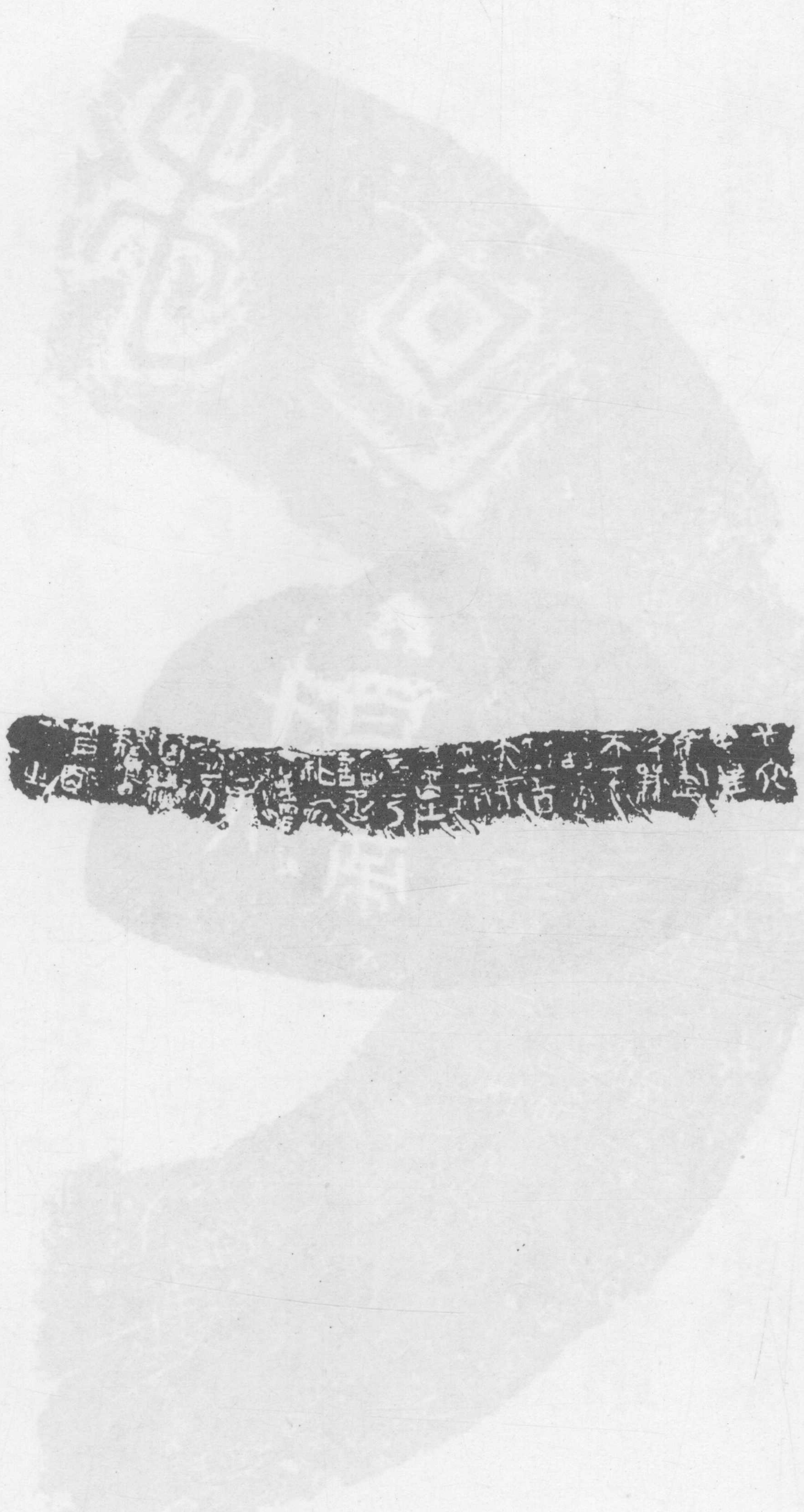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權自盛澤王氏出朱碧湛然上刻始皇詔丞相狀綰作丞相斯攷是時上蔡未為丞相何至誤刻繼按他詔版亦有作丞相斯者王詔版背有武士一方北京尊為至寶亦作丞相斯乃恍然悟權量半為二世追刻故有幷刻二詔者其時李斯正為丞相工匠所刻即作丞相斯正可證其非偽友人張丹甫云袁寒雲見拓本力索是權允以重金為易不知早登夢坡室蓋是權本銀堂太守舊藏也丁卯五月

秦權三



秦權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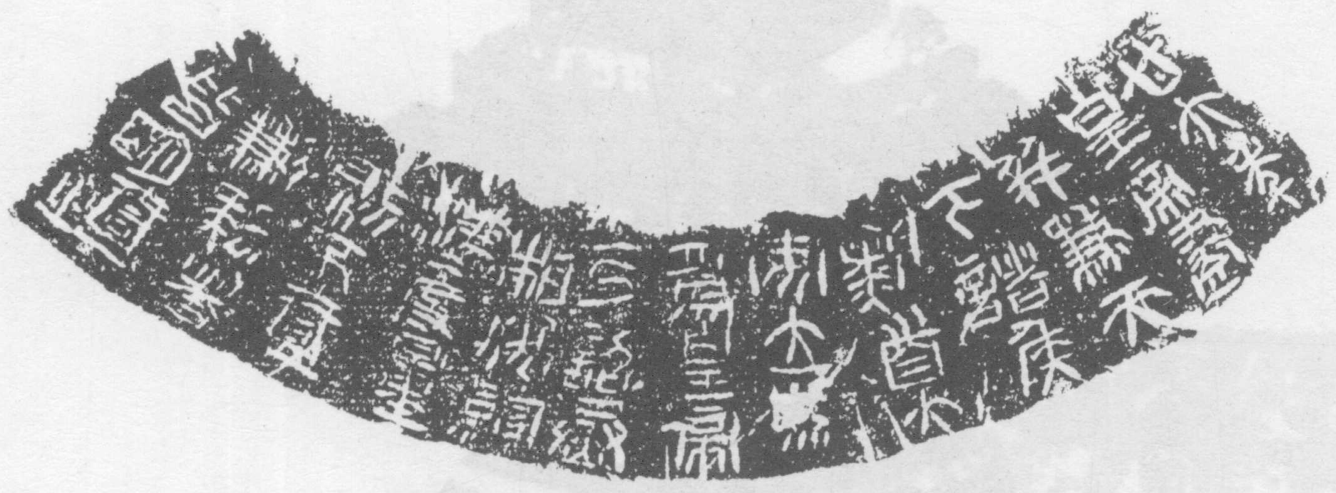
郇適廬曰此形製與常權不同刻文在腹小而别致十年前自杭州來以色澤如宋元器不擬留攜過夢坡室先生堅囑作緣乃以廉價得之今復把玩與濰縣新製迥不同也　今濰縣製刻文紅綠均佳但少古味明眼人一見知之丁卯九月

秦權五



秦權四





秦權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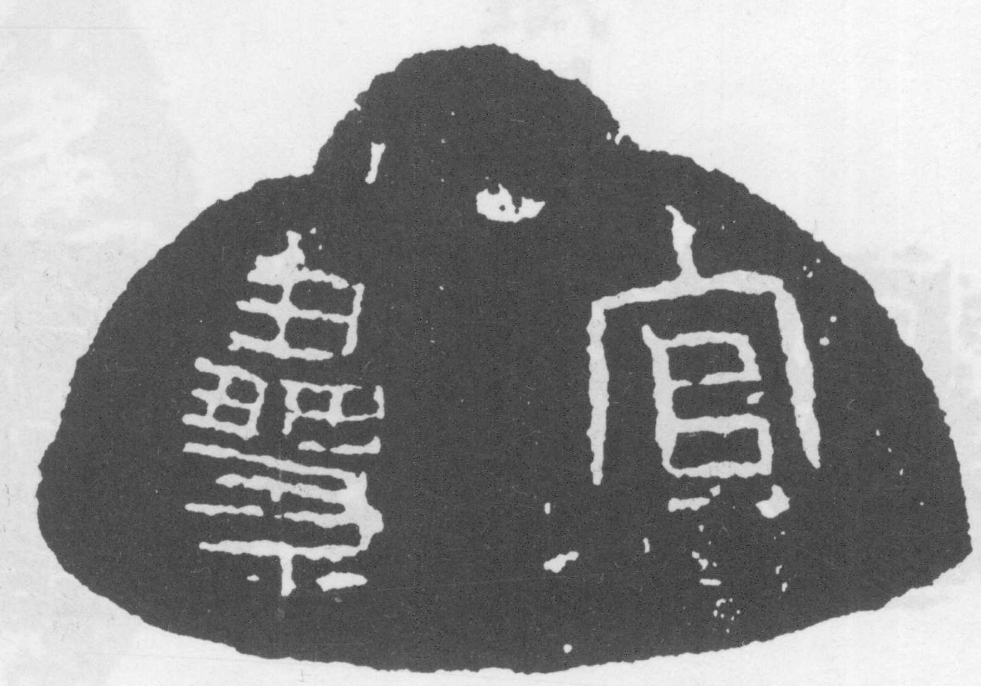


秦二世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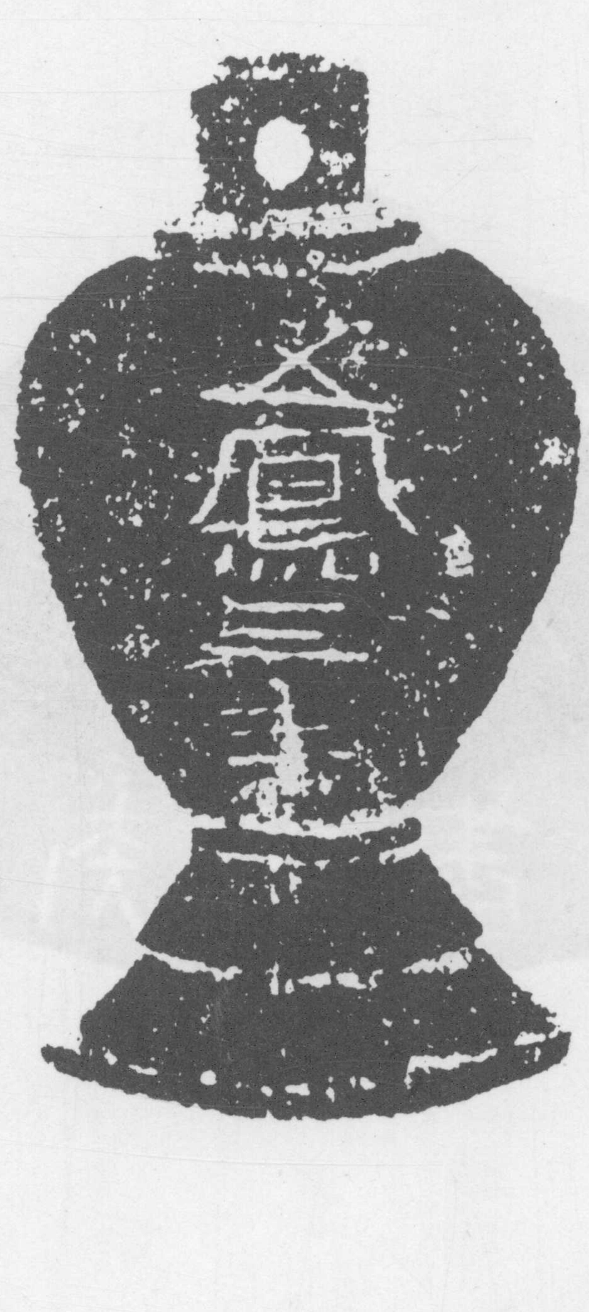
秦官纍權





鄒適廬曰官纍有以為漢製者　夢
坡先生定為秦就篆論甚是此纍出
土多枚羅氏夢郭室錄一亦銅質余
得二鐵質者陽識同惟一字已半損
為張丹甫索去轉贈袁君旋題詠入
報紙矣不知余齋尚有完善者此則
與羅氏一枚尤相若不知海內藏家
尚有幾枚耳丁卯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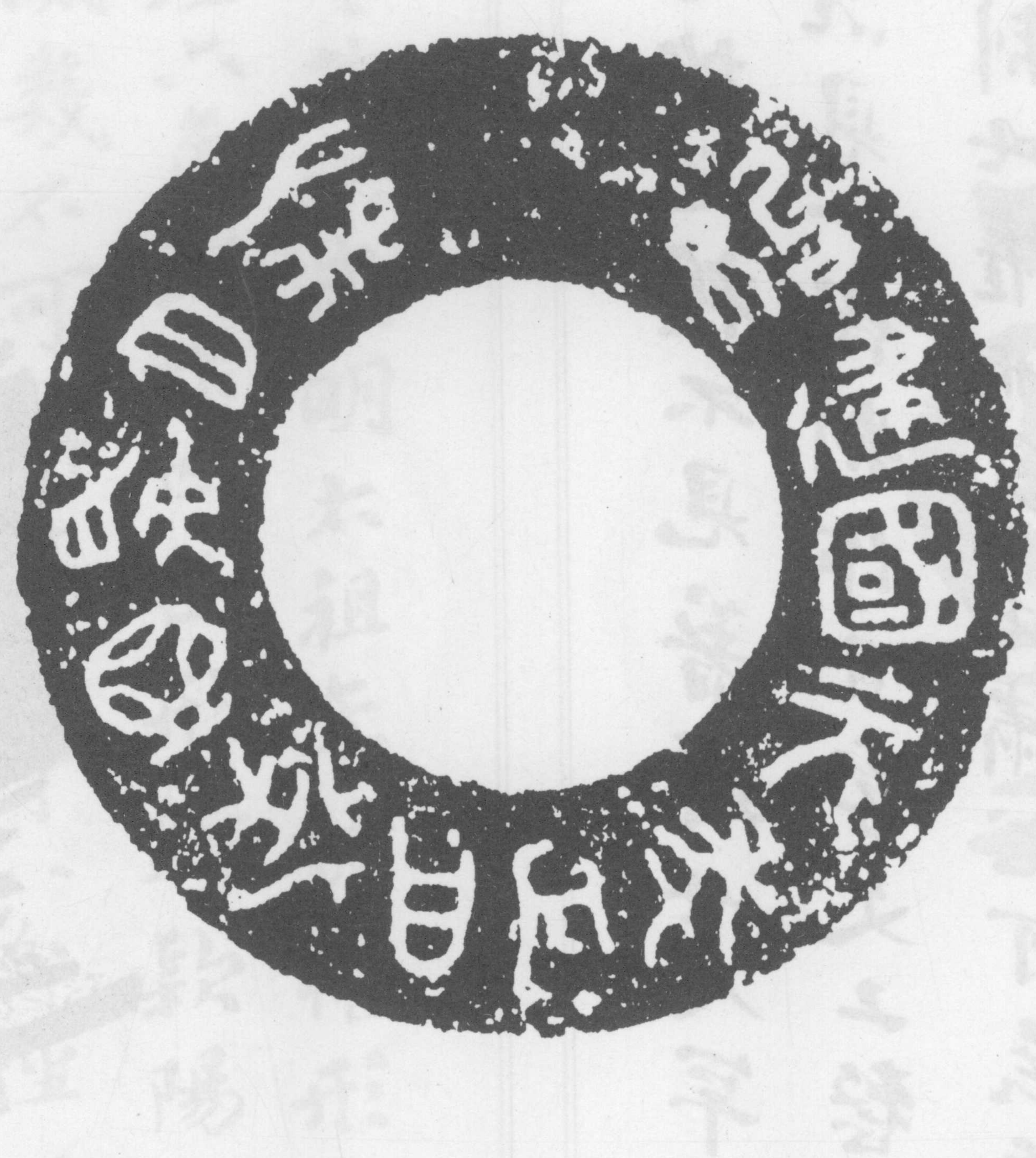
漢五鳳權





鄭適廬曰秦權莽權並見著錄漢權最希見此官造權據刻文與魯卅四年刻石相近而寬博過之余前藏袁道官量雖大小懸殊可以並美 丁卯四月

漢新莽權鐵圈



鄦適廬曰此鐵圜為權上所飾文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凡新莽權量尺上均如此此定為權上者以吳江淩氏一律五斤銅圜及余前藏一律二斤銅圜推知之此圜今在上虞羅氏圜較銅為小疑一斤權上所用律一斤字或別鑿于權上矣圜有字較權可寶鐵易朽較銅尤不易存猶憶數年前自河間龐氏出以須與各矛首并售力難兼及失之交臂今重加把玩不禁爽然 丁卯五月

元至大權



慶雲按元權不見著錄世人罕覯存之以見一代制作且字文工整疑是官制此權滿身綠繡尤可展玩

元至正權



慶雲按元權傳世不多因無詔書得者無可展玩摩挲然鐵之一物最易銷鎔予得兩權一爲至大三年一爲至正五年國祚短而器無足珍已

明洪武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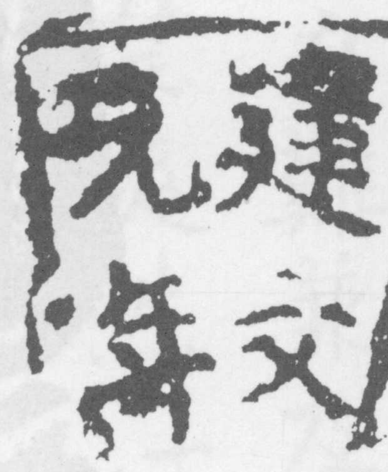


慶雲按洪武明太祖年號權形小而扁座六角紐作凹凸形鑄款陽文文漫滅幾不可辨高二寸八分徑一寸四分

明建文權







慶雲按此權高二寸一分徑一寸二分歐陽文分列二面與金石屑所載建文元年應天府造形制一類碩氏亭林金石文字所載霍山中鎮廟有建文元年二月碑謂建文一代事跡無可考證存一石刻猶愈於野史之無稽者得此權益增弔古之思考建寧府屬福建宋為建寧軍後升為府元改為明復為府

鄒適廬曰明惠帝在位祇四年年號為成祖所革除一切銅鐵器物凡有建文字者均付銷燬傳世建文錢非補鑄品直數百金僧六舟寶素室所記各器今惟鐘存亦不知在吾鄉何廟此建寧府小權自是希世之物可與各秦權並珍 丁卯五月

附日本大阪平尾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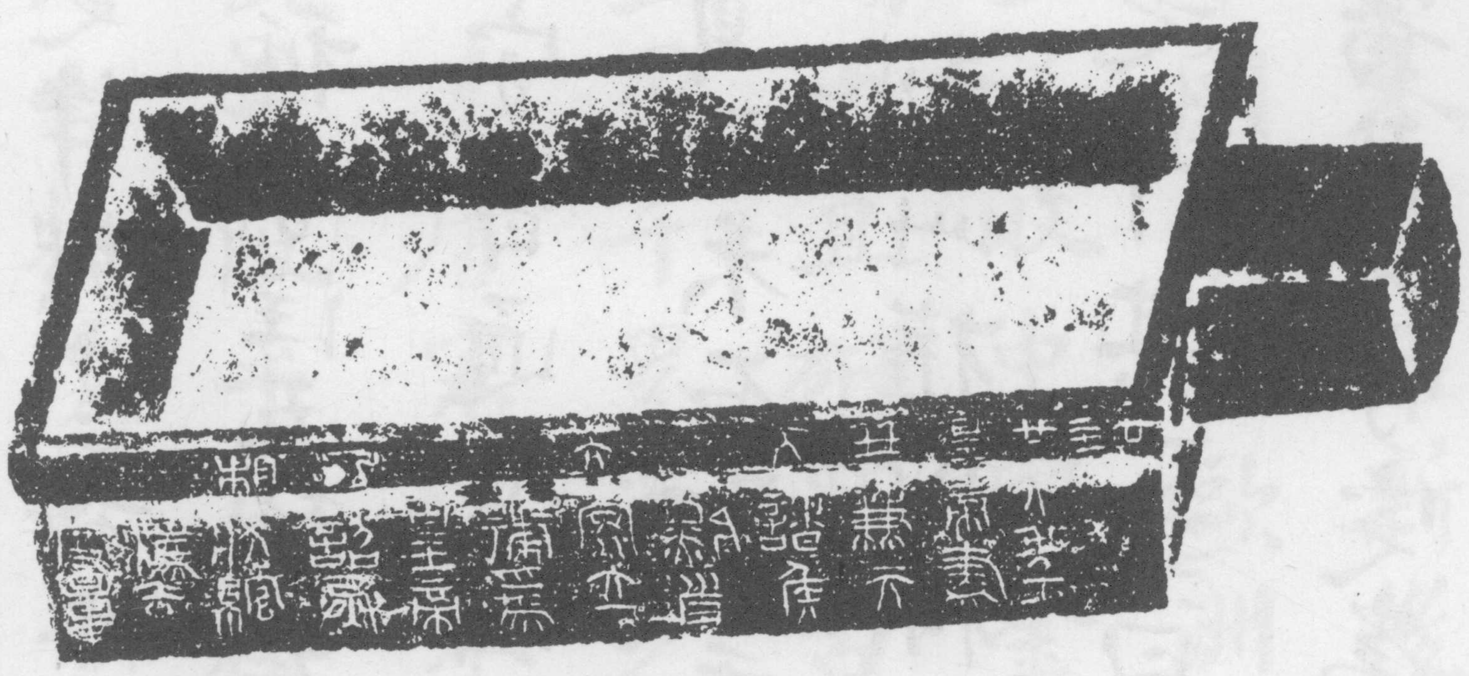
鄭適廬曰日本自維新後古物不甚愛惜多流中國旋以歐洲各國莫不有博物院且多收中國金石品士大夫遂亦有好古且研究古籀文者其有一器出至盈千累萬之價者皆稗販家也然日本唐宋以來之物中國已無存者此大阪平尾權亦數百年物足以入列古物院者　夢坡先生錄之意亦猶彼好古家之寶我物耳

丁卯六月

權稱錘也孟子宣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銓衡也小戴記月令正權概注稱錘曰權莊子胠篋篇為之權衡以稱之釋文引李注權秤錘是周代即有權矣顧周權世無存者惟秦權尚有流傳宋王俅嘯堂集古錄有秦平陽斤近時吳愙齋所得有鈞權有石權又得十六斤八斤諸權皆於詔書之外另陽文十六斤八斤識別之秦三十斤之鈞權重今權十三斤八兩秦之石權重今權五十四斤適與四鈞為石之數合大約秦之一斤重今權七兩餘則秦以上之權雖不可見其制度要亦不甚相遠矣　夢坡先生以所藏古權搨

本見示其一秦權一面有始皇詔書一面禾石二字識文攷漢書律歷志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石字不僅指為權名因其形制與所傳十六斤權相同與石權輕重縣殊也蓋古時重農權量之設為稱量米粟而起故說文稱字注銓也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律數十二秒當十一分程字注十髮為程稱字注五稷為稱其字皆从禾古石實字皆通石漢逢盛碑華而不石石與實同禾石即禾實秦時權制大備特制此權以稱禾實故大書二字以別之耳其一文曰官纍重斤十兩篆書審其文字定為漢時所制之權漢器如巳官鍾盌新道官量皆以官字綴于地名之上下以此例之纍字當是地名說文水部㶟水出鴈門陰館纍頭山東入海纍於㶟之省官纍即㶟水之官權其形制與秦斤權同秦權時有發現而漢權傳者絕少得此亦可為攷証之資其一則明建文小權建文年號為永樂革除殆盡即錢亦希見此權至可寶貴附錄日本權一文字古質為彼國古物亦藏碑家收和銅碑遺表此外元明諸權亦有十餘品已見前人著錄故不備攷僅取秦漢二權略加攷証著之於篇乙丑冬十二月褚德彝記

秦量







慶雲按陶齋吉金錄載秦漢量或長方或橢圓皆有柄此量形亦長方高一寸縱三寸六分橫六寸柄可納木款刻量邊或三字為一行或二字為一行蓋秦代權量由朝廷頒行詔書有司則傳刻之故行款隨器鐫刻往往不能齊一

鄒適廬曰是量黃銅質略無紅綠而鑿文堅勁有力非可偽為前數年在滬市初未經意及返杭州見一新莽注水匜狀如有蓋之盌有柄有流亦黃銅質朱碧斑斕乃追索此量已為夢坡室所收金石各有天緣與刻丞相斯一小八角權同失之交臂咎不盡在吾目也 丁卯六月

秦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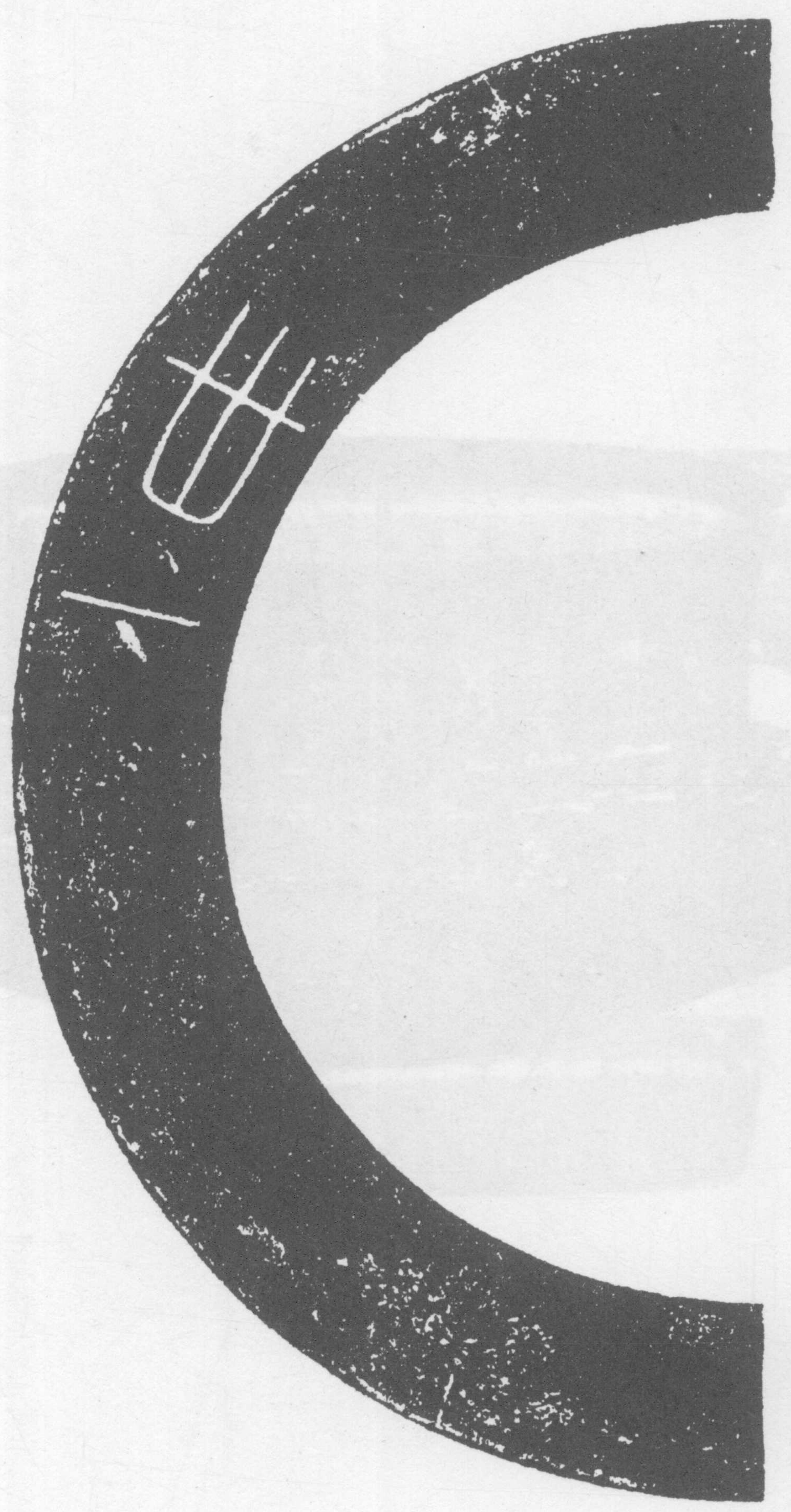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釜自揚州徐氏出文字韶秀有疑後刻者遂為夢坡室所得今細審視正以韶秀決非近人所能偽為器形亦別致釜鍾均量器較之貴池劉氏一大鍾文字如出一手疑同地所製自是寶斯堪中斯書上品丁卯五月易繫辭說卦乾為布為釜釜一作鍑

慶雲臧是器形似缶字高五寸六分腹徑一尺二寸口徑七寸八分頸高二寸旁有兩耳予得於滬上櫝刻秦量二字考量制有柄此獨無之或曰腹大而為鍑或曰底圓而為釜然鍑與釜不必有詔書之宣示蓋疑量之別制而適廬以為之釜也釜鍾均量器故即以釜名之

秦規





鄒適廬曰秦規獨見之品足與無錫
張氏秦度抗衡筲遜先惠我一秦度
拓本余錄入藝術叢編有非議者今
聞以二千金售入唐風樓矣張未未
一殘詔版題云日秦度非度也此規
雖寥寥數字曰廿有六年詔定與各
權量不同然正惟不同可決其非僞
攷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始稱
皇帝一法度衡石丈尺不載詔書今
可見者惟詔版而已此明云詔定與
有詔同如海豐吳氏一小量上刻秦
宰字與規同一變文書法較大版為
流利援呂不韋戈詔事正篆為例如
出一手彼是李斯為舍人時書陳簠
齋說則此必為李斯為廷尉時書矣
丁卯六月依墨本持論未見原器也

秦大詔版





鄒適廬曰：此始皇詔大銅版，字至徑寸，工整無一筆不到，而銅質凝重，朱翠入骨，自應登錄。惟有可商者數端：如此與嶧山、會稽二刻石重刻本相若，舉以校泰山、琅邪，則字體稍長矣，豈當時固有此二派耶？唐李陽冰、宋初徐氏二昆仲皆學斯書，與此最近，惟各饒自然之趣，豈古篆固以拙為工耶？近出各權量，大抵蒼莽者多，拘謹者少，即間有韶秀者，亦無一相似，豈彼皆郡縣工匠所為，而此為官造耶？嘉道以來，金石家頗重秦文，簠齋大集斯書，一一歸之上蔡，未免膠柱之見。竊以為樣本必出其手筆，豈此即上蔡未為相時樣本耶？謹附鄙見，以待論定。丁卯五月

慶雲按此詔版以建初尺度之縱九寸三分橫一尺一寸厚二分四角距邊四分均有穿詔文四十字每行五字凡八行背則青綠砂斑堆繡可觀世傳詔版形小而字率此大字徑寸而又工整与嶧山會稽二石刻字體相同適盧以為上蔡手筆殆非虛搆也

秦詔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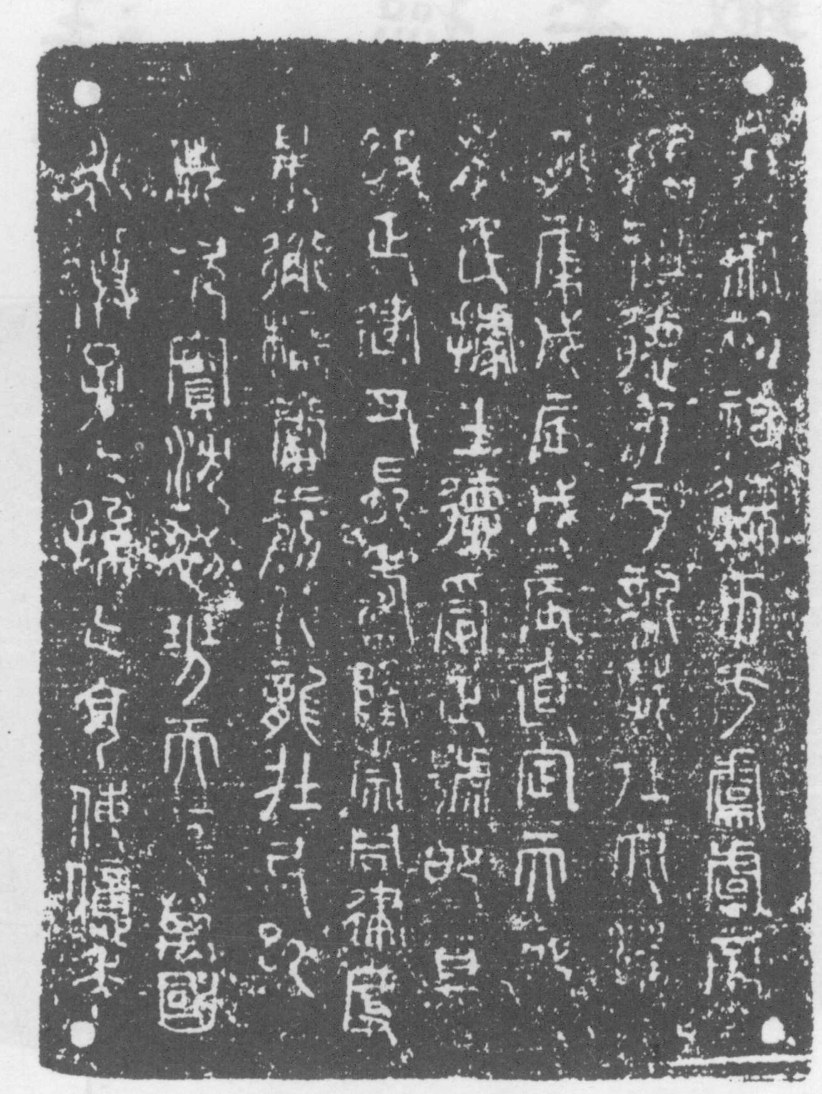
慶雲按此詔版縱四寸五分橫三寸四角有穿鑄款極韶秀頗饒古趣

秦詔版二



慶雲按此較前器稍小度之縱爲三寸四分横爲二寸二分其穿在角凸出一分制不同也字文稍拙當是郡縣工匠所爲然古氣磅礴細玩可愛似非近人所能仿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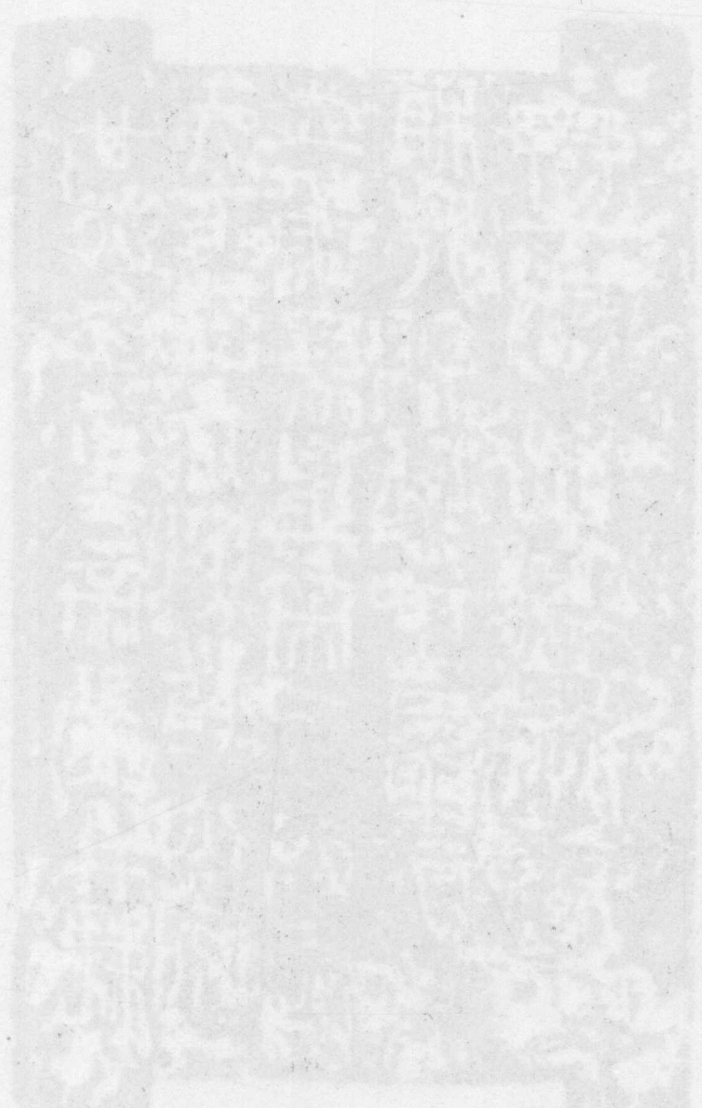
新莽詔版



慶雲按漢承秦後删厲民峻法歸於治平至莽竊國柄政體一變其詔書追尊唐虞而自比之且天下萬國子孫永傳之文一如暴秦宜其不祚然所鑄刀幣後世引以爲重詔版亦法制傳世不多其文又可補史冊之闕殊足珍已

姚虞琴曰此新莽詔文見於陶
齋所藏殘量今聞自清宫出者
又有一量亦載此詔而餘文剝
玉者有河間盧氏一方南潯顧氏
一方皆已流傳有自此銅詔版與
權量上所用與秦詔版並合秦
詔版常見而莽詔版不常見
足以存矣　丁卯八月

秦詔版之二



制定器下

寥坡室藏金文四

松如許保詩

制定器目錄下

烏程周慶雲藏器　海寧鄒壽祺編次

新莽注水匜 器連底蓋四寸三分徑一尺一寸

晉尺

漢斗檢封

隋鐵玉符

宋元鐵牌

漢半兩錢范

漢五銖錢范

漢半兩小泉范

漢五銖小泉范

漢十德幣范

漢新莽貨布范

漢新莽次布范

漢新莽大泉五十范 二

新莽幺泉一十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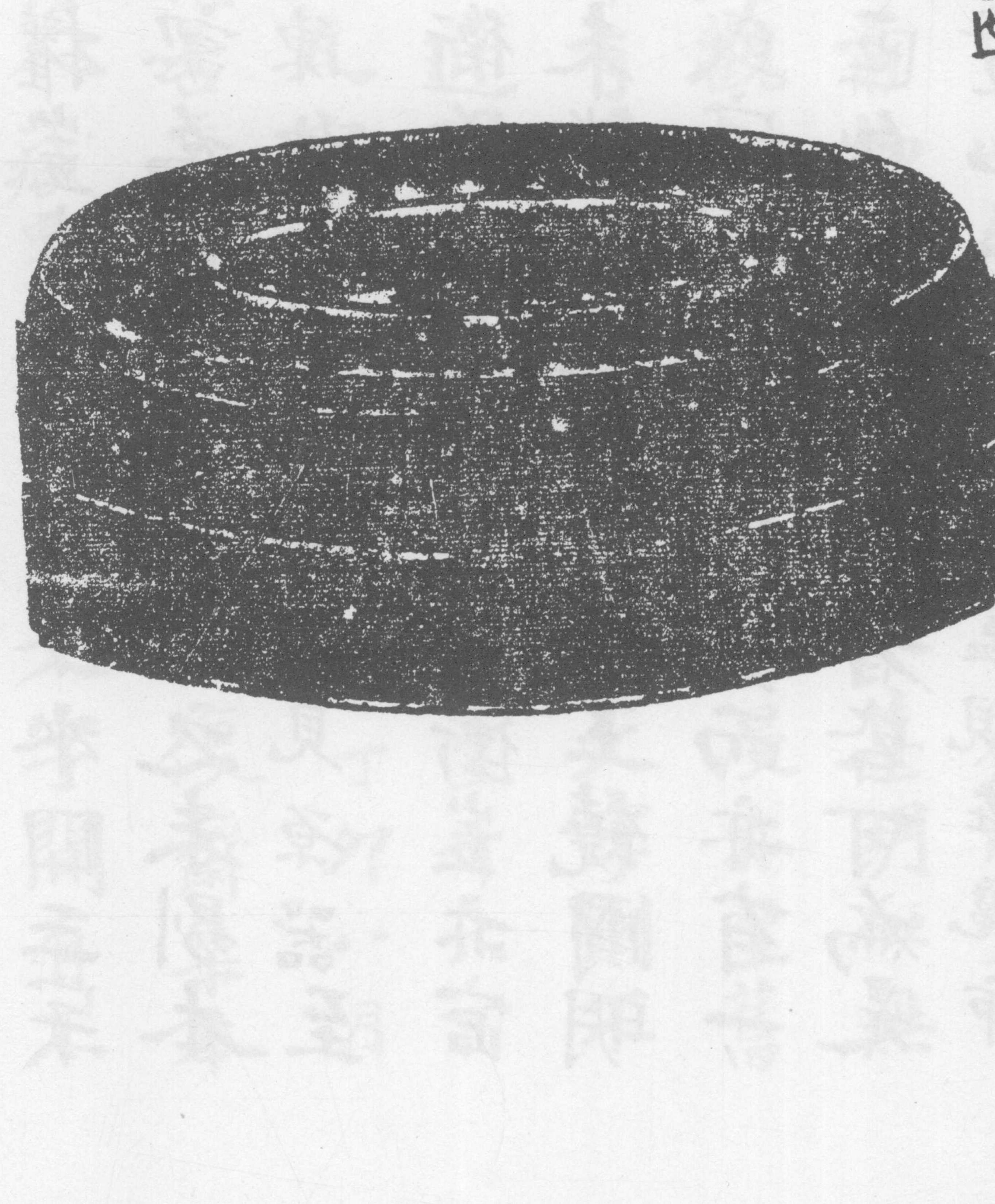
新莽百朱百金鐵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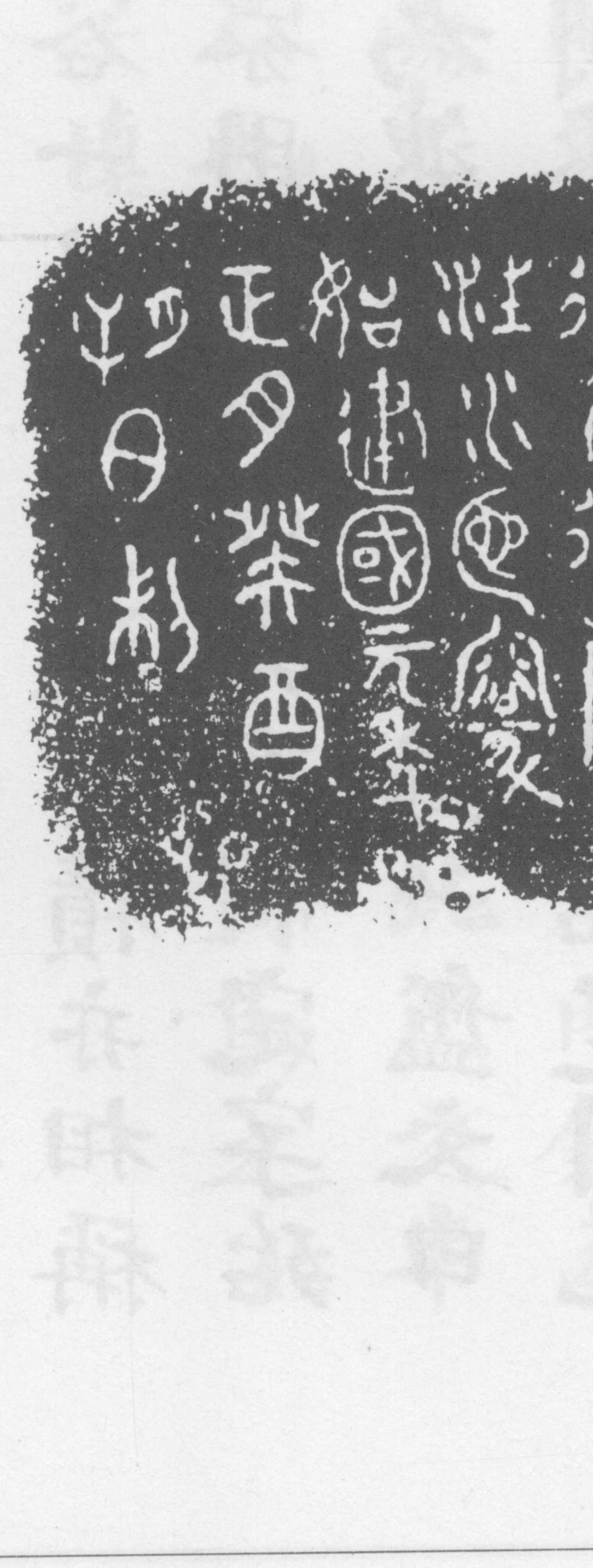
漢建武五銖泉范

梁五銖泉范

北齊常平五銖泉范

新莽注水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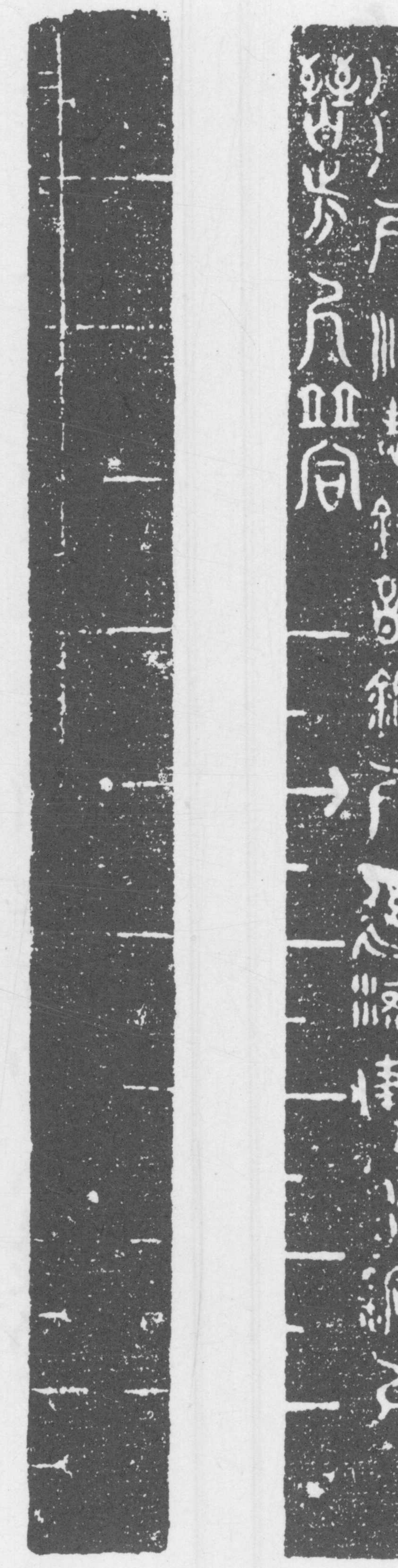




慶雲按薛氏款識載此器其銘文同而形制不同薛書所載如壺而淺且其旁複出一流與匜略不相類此器如近時之盒有蓋無流銘在器讀之乃知亦是匜也以建初尺度之縱横均一尺五分高四寸器蓋均二寸平頂直口頂起線一道器蓋無花紋外包淡緑内起細點蔆蘆色罕見之器也積古齋載新莽銅權二銘中惟律斤易律石權與匜蓋一時所制故銘文均同漢書王莽傳云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莽蓋以十二月為歲首則此銘正月朔即初始元年之十二月朔也

鄒適廬曰是器製如盒而銘曰匜與新莽他匜不同似可疑然審文確係原刻曰容一斗與器之量積亦相稱盤匜為家用器何以亦有制定字殆惟新莽為然膠郭草堂錄一盤文曰律石衡蘭承水槃容六升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律斤作律石與阮書權文同竊謂阮書第一權有容六升字權豈有容量因承水□三字不晰誤認為權或即是槃之未剔本阮謂據陳仲魚摹本確未見原器至以律石衡為官名則律斤衡豈亦官名耶斯未能信近見新出土鏡國明器多件或定為秦製盤多而亦有一盒豈古匜自有作此形者皆可為是匜之旁證也 丁卯九月盒現在滬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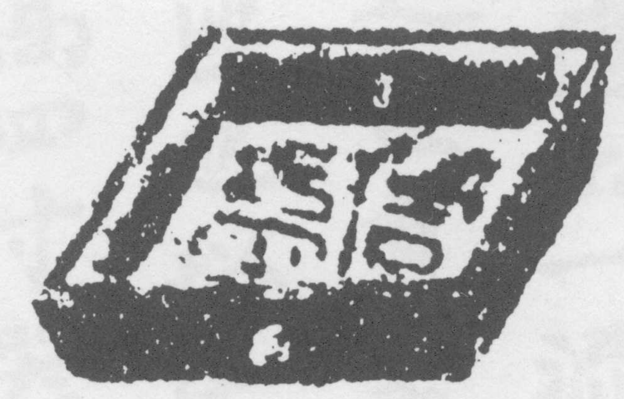
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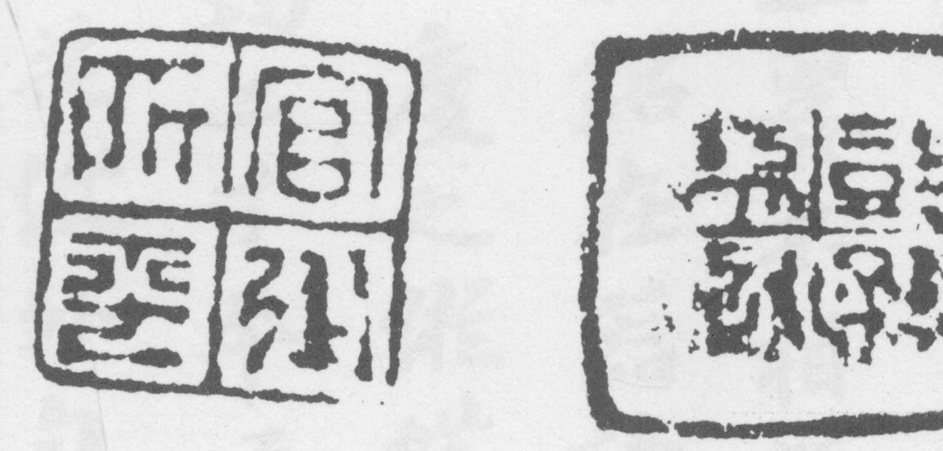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晉尺與積古齋所錄同是否即前物不可知彼攷甚明似無庸更述觀銅色青灰水銀浸亦至舊前數年有日人能為之然文字則不能悉合近聞一唐牙尺市至千六百金則此尺宜如何珍重耶 丁卯八月

又按積古齋尺乃摹宋王復齋集本非當時人藏器較此尺文字間有不同自是別一器晉既製尺豈僅一品晉尺同鎦歆尺始建國尺即鎦所造與此當同吳氏權度量衡考所錄莽尺現在山東某氏約止如此尺之半殆非全尺也安得彼尺一對勘之始建國尺字塡金故不能拓

漢斗檢封





鄦適廬曰斗檢封為古之璽節周禮司市鄭註甚明惟賈疏以器內銘末一字為變殆據拓本如此本亦甚似其實職字也鼓鑄為職者蓋鑄銅鐵權量之官印故面文曰官律所平也

丁卯五月

隋鐵玉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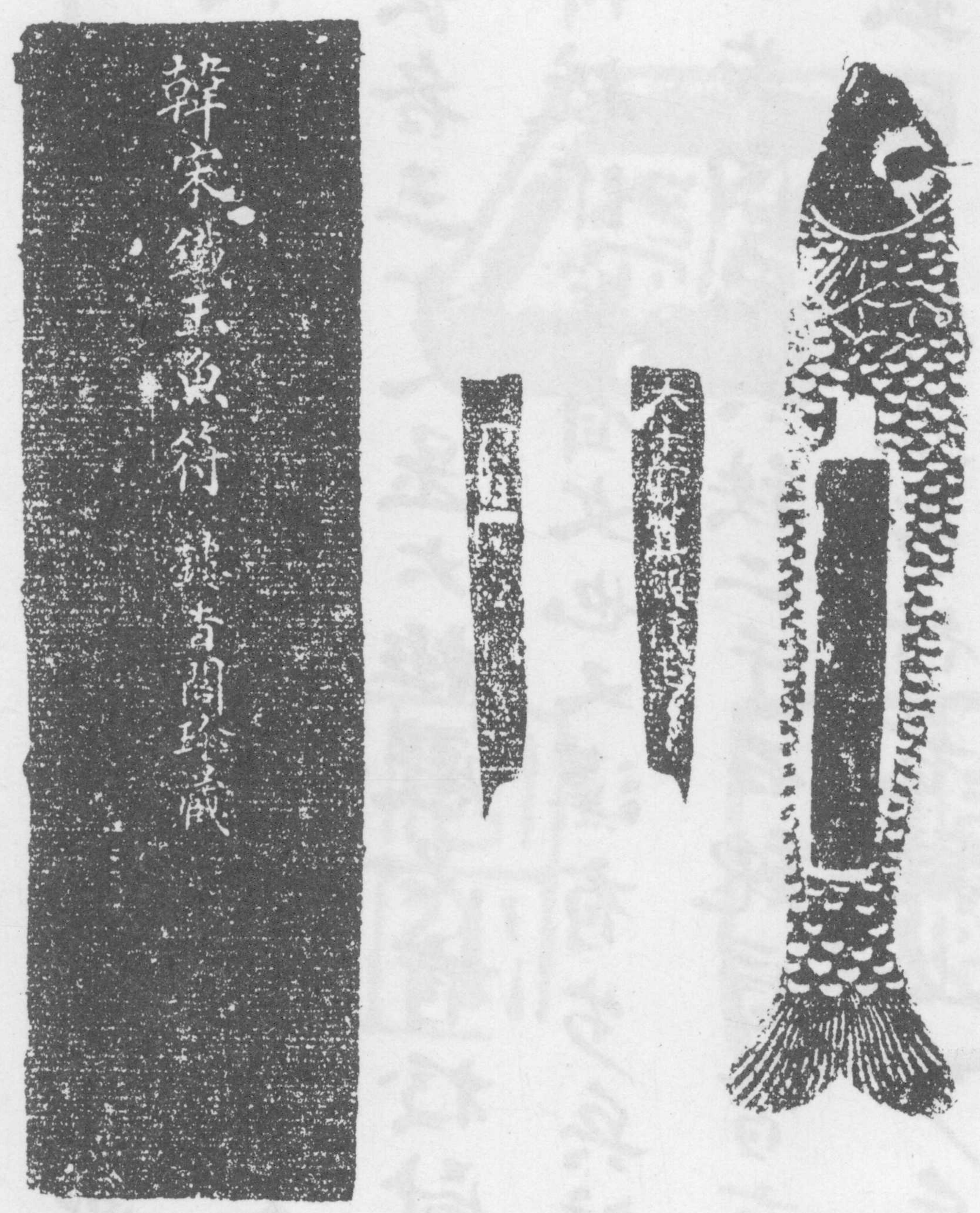


芰雲得一符鐵鑄身狹長如魚而無尾首有角似麟而無足不知所仗何物腹空其中有活動機綴玉符符長今尺一寸九分闊三分半厚三分左側文曰大極殿交尉右側文曰行五步行皆篆書攷長安志漢大極殿在長安前秦後秦西魏周隋皆因之開皇元年九月建無號大會於大極殿文帝召見文中子王通於大極殿通奏太平十二策又考隋書百官志載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並大極殿亦有校尉之官玉符校作交省文也又漢有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秩二千石魏晉皆有其官隋或因之行五步行者疑即步兵校尉之屬也以制作考之斷為隋代之物可無疑義

陳邦福棠案敵求長安志卷五載大極殿晉愍帝之宮在長安南門後姚興重建又前秦後秦皆有太極殿初學記宮殿部有陳徐陵太極殿賦則太極殿由晉至六朝不廢此符字體極樸茂約略典午物也

鄒適廬曰此蛟符也蛟為蛇類未出洞時有角無足身裹厚甲如龜鼉之類至去甲則立時長大便能興風作浪破屋壞垣矣余藏一玉蛟龍首一角而蛇尾身有甲如筒亦不見足正與此符相若憶昔假拓尚有韓林兒一符文曰大宋寶真殿行走當亦校尉符今知是張君弁羣得于鏤香閣

王氏者與此同是鐵玉相合非夢坡室物附志於後以見物必有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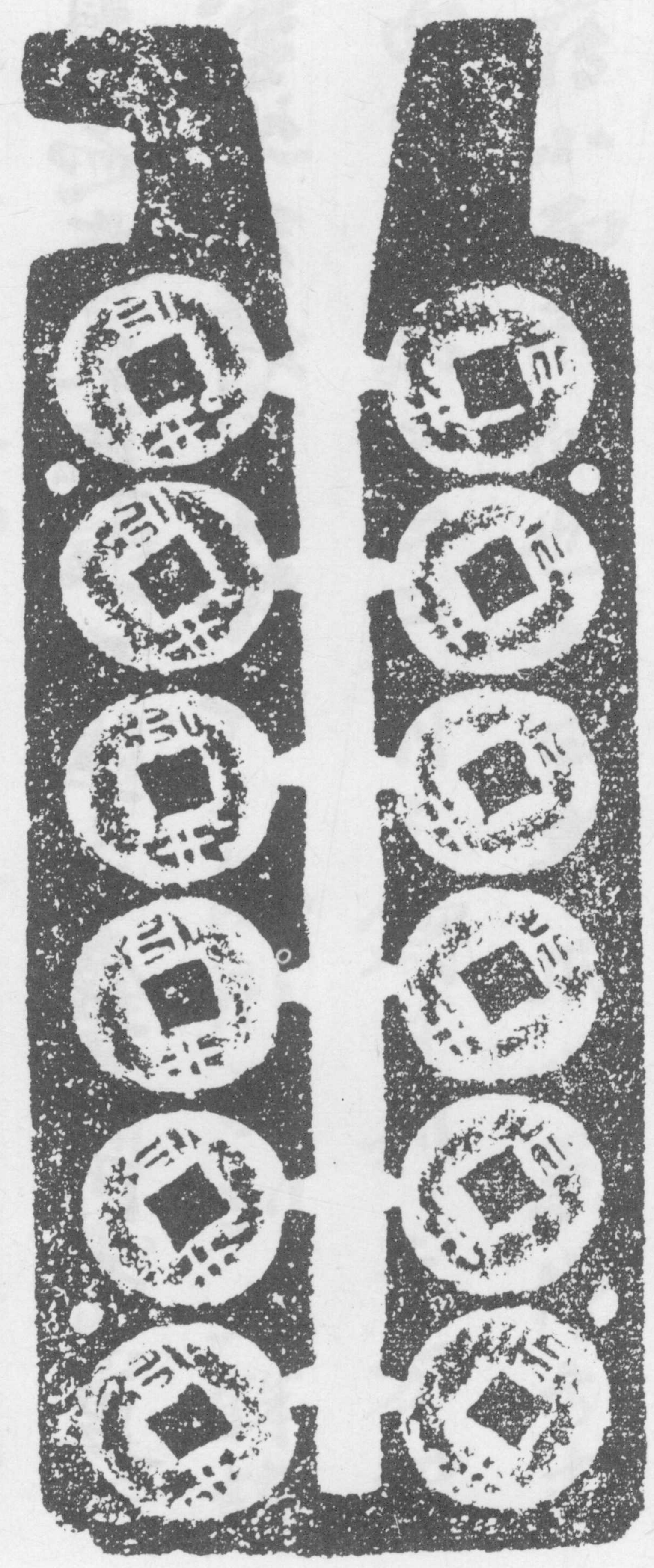
宋元鐵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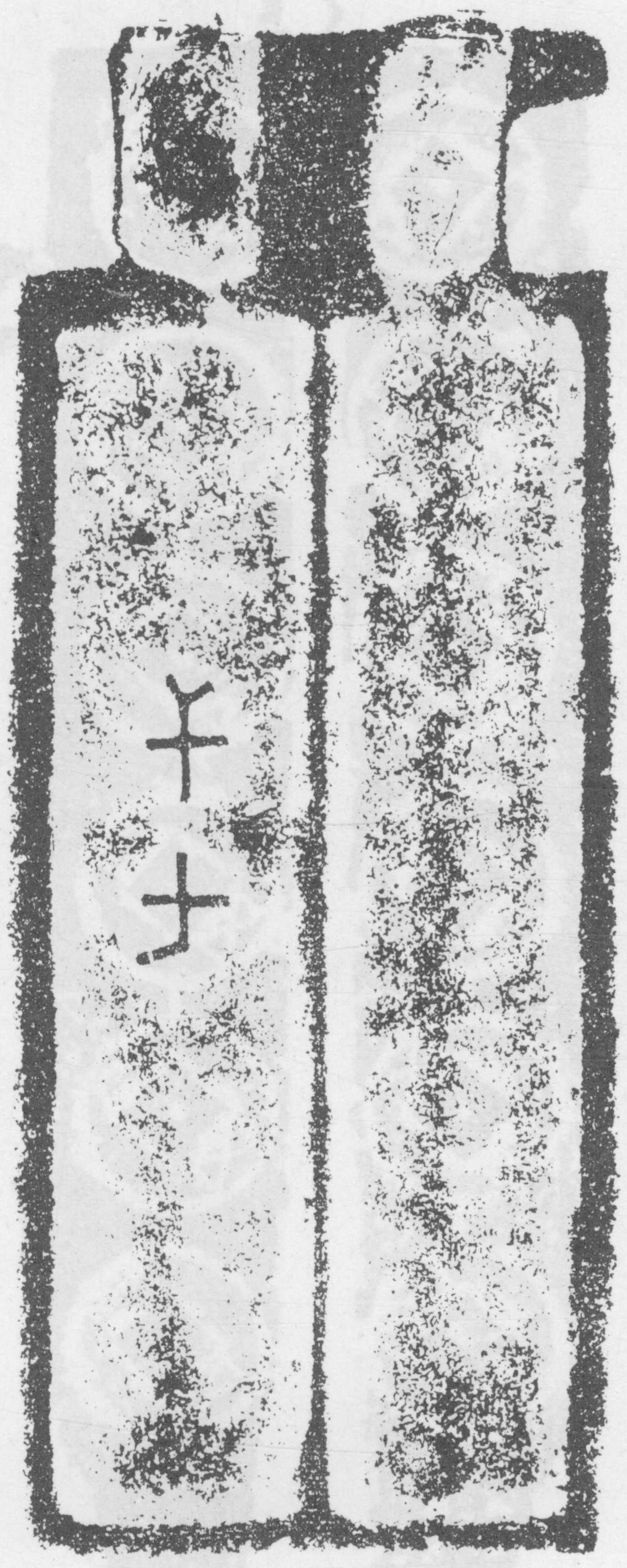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此鐵牌五字首作図古魯字次為命令二字小變其書法末二工乃編次也疑宋元以後從人所用時代雖不可定而輯符牌錄者亦足供研考故存之丁卯九月

案図與圕嘗相混圕古周字此或五代時物

漢半兩錢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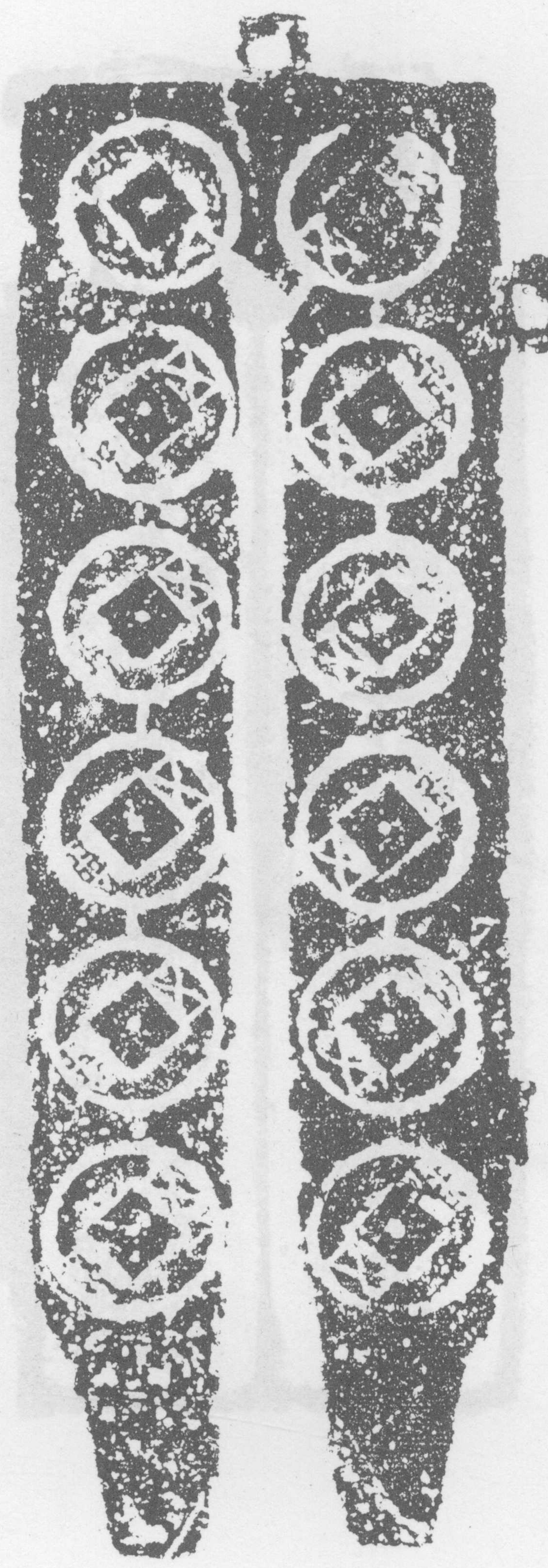




慶雲案是範面列半兩錢二行十二枚有凹道支流陰文反字每行第一下第六上邊旁有小孔範背右有千七二字亦反文金石索云其陰文反書無範邊有凹道支流可以入銅鑄錢者為真錢範然以銅範而鎔銅質理所不可疑銅範皆瓦範之範也又考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泉之質一如

周泉文曰半兩漢高祖行八銖五銖均曰半兩迨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而製五銖泉似五銖未幾而罷復鑄半兩此範與下列五銖範形式相等則為武帝既罷復鑄之範可知矣

漢五銖錢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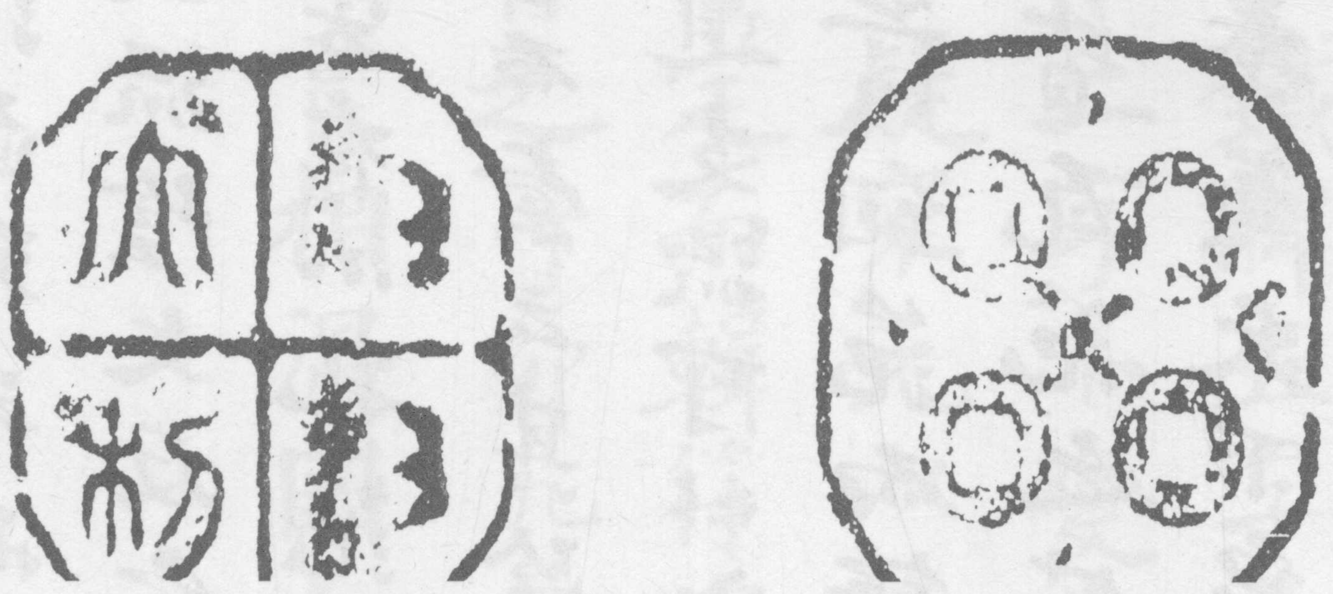


夌雲案是范内列五銖十二陰文反字有四道支流背有三畫中間有兩鼻而無孔與上列半兩錢大同而小異亦漢武時之范也

漢半兩小錢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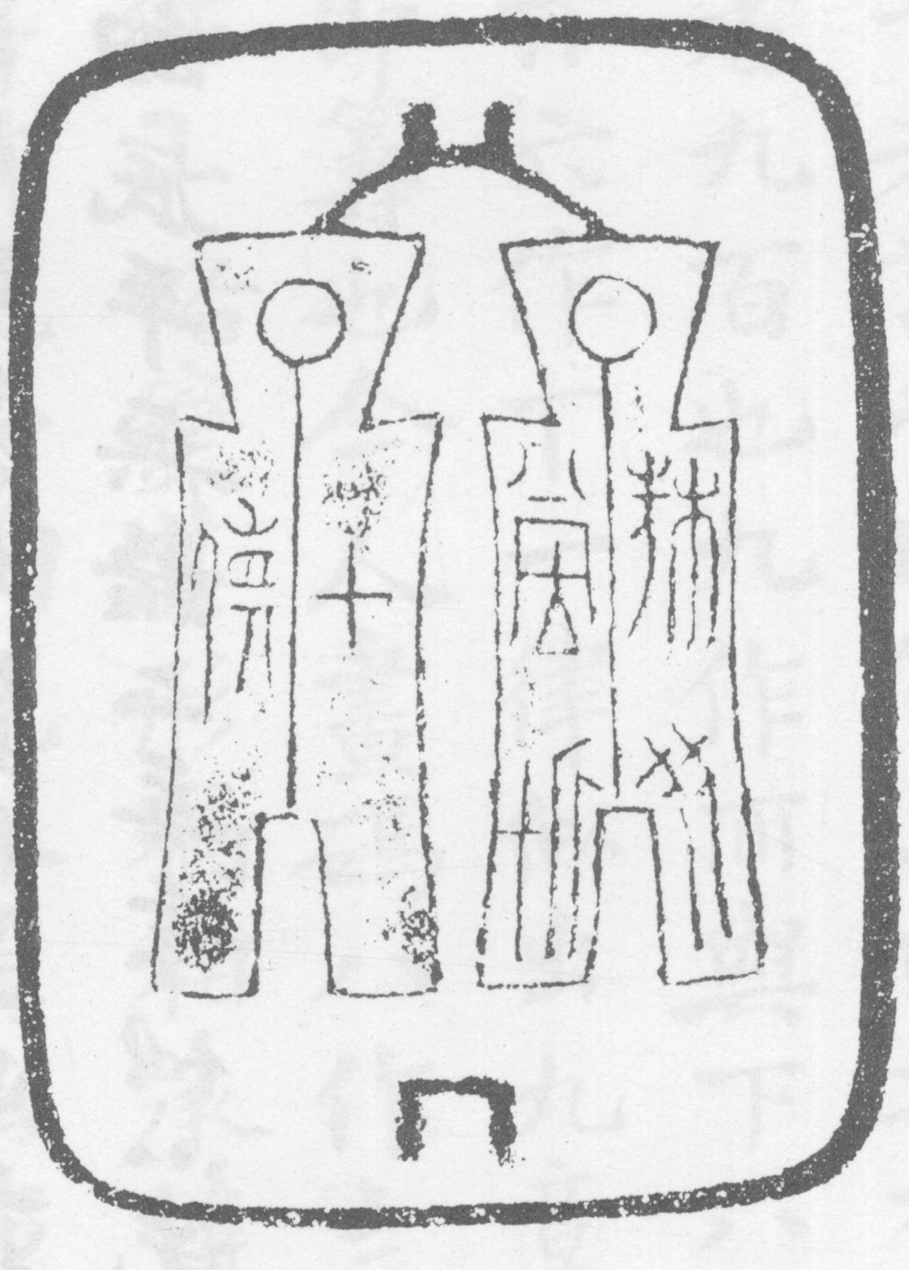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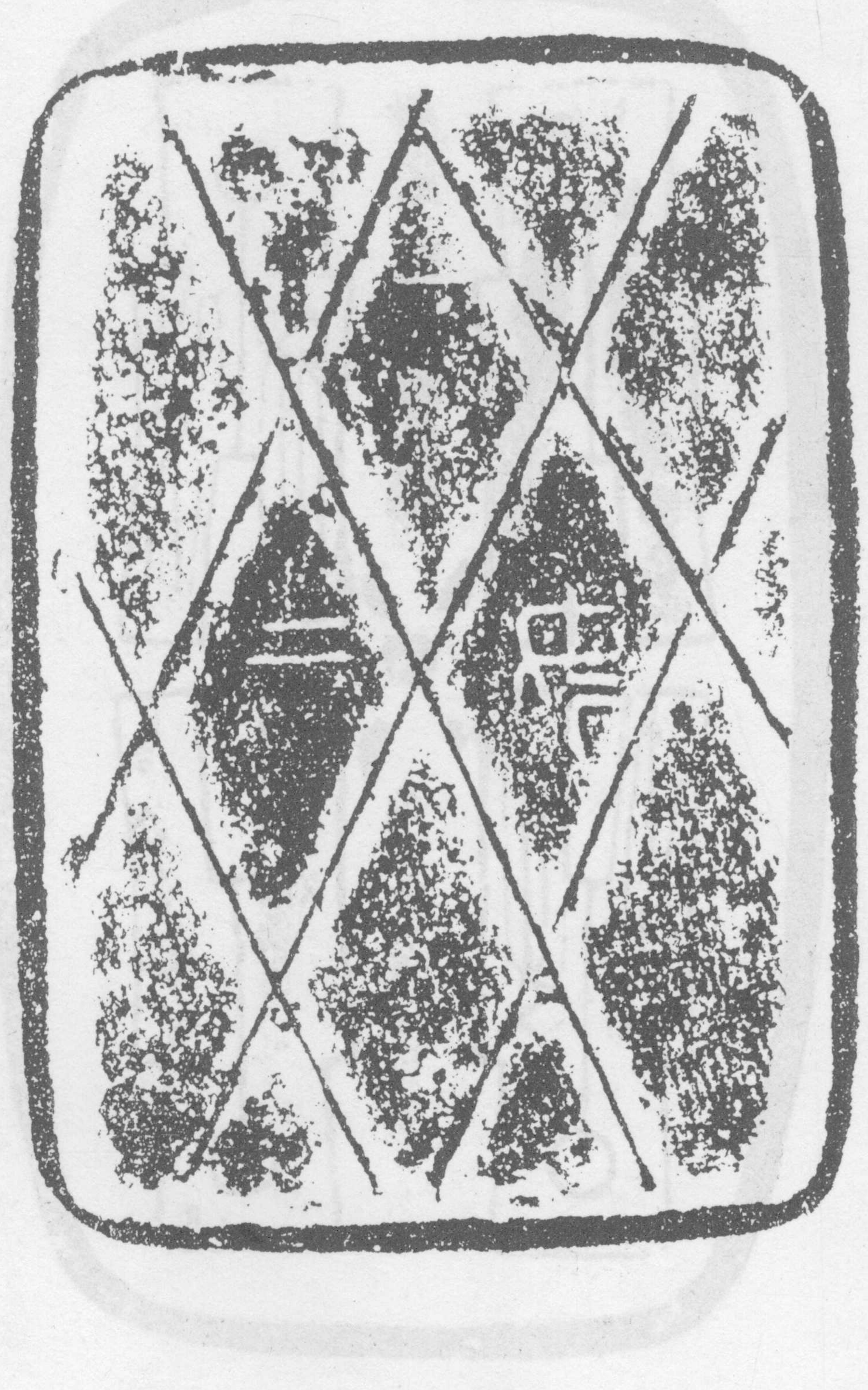
漢五銖小錢范



菱雲案史記平準書漢興患秦錢重
難用更令民鑄莢錢言其如榆莢〻
薄小而形似也文曰半兩此器僅方寸
面列半兩二正二背〻鑄日利千万四
字又一器亦寸許作八觚形面列五銖錢
二正二背〻右鑄大利二字左則兩山字二
器峻其邊而無四道支流非鑄錢之
范乃以錢范之模形作文房之玩器
而已

漢十德幣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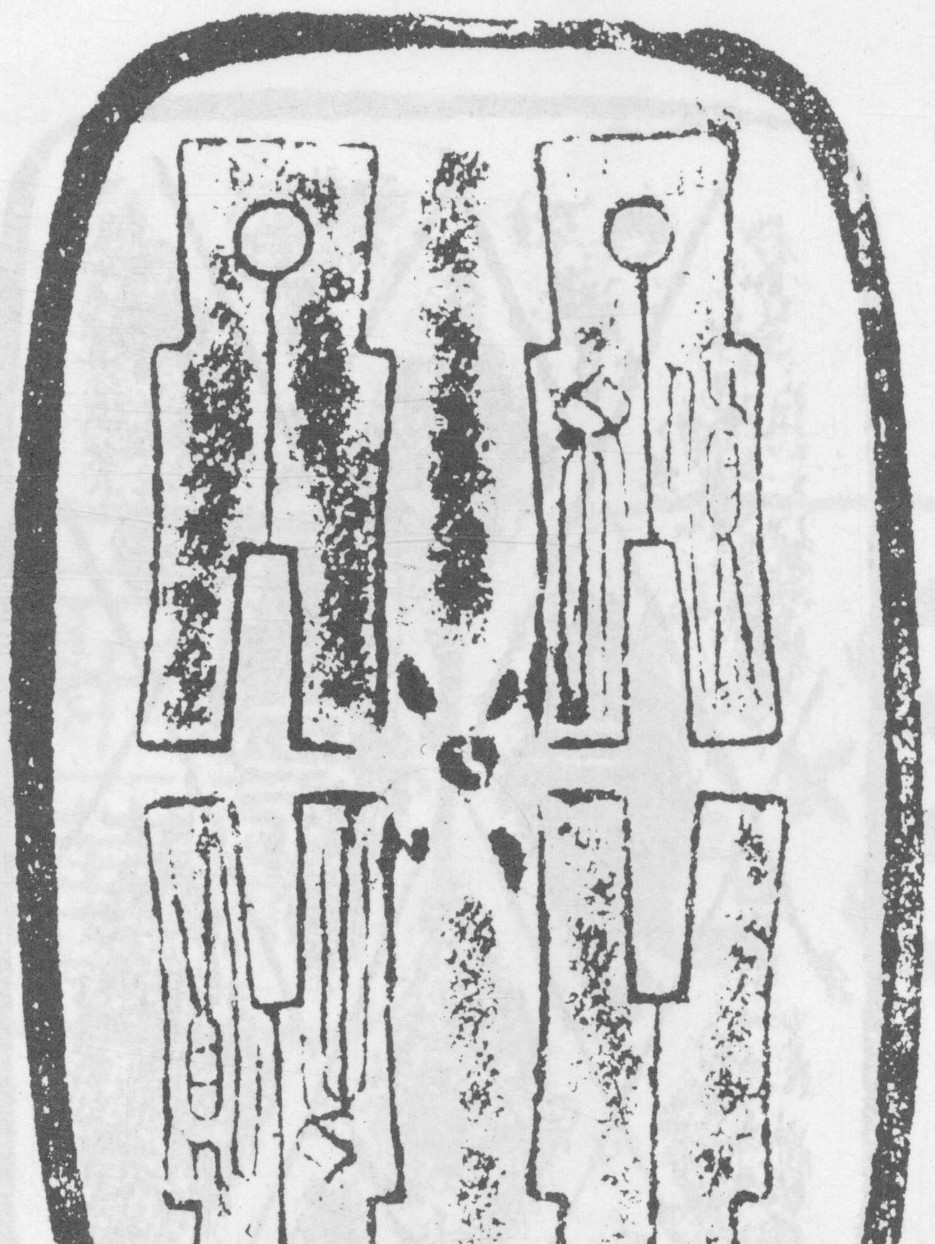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幣笵或曰莽製或曰天鳳以前製説泉者各據一見十儋舊釋十德余按儋與貨字但分四目之横豎儋當是古貨字之異文十貨者謂當貨布之十雖在天鳳以前仍是莽製背云母二者泉笵爲泉之母二其次也曾見簠齋各笵亦有母二字未知即此笵否 丁卯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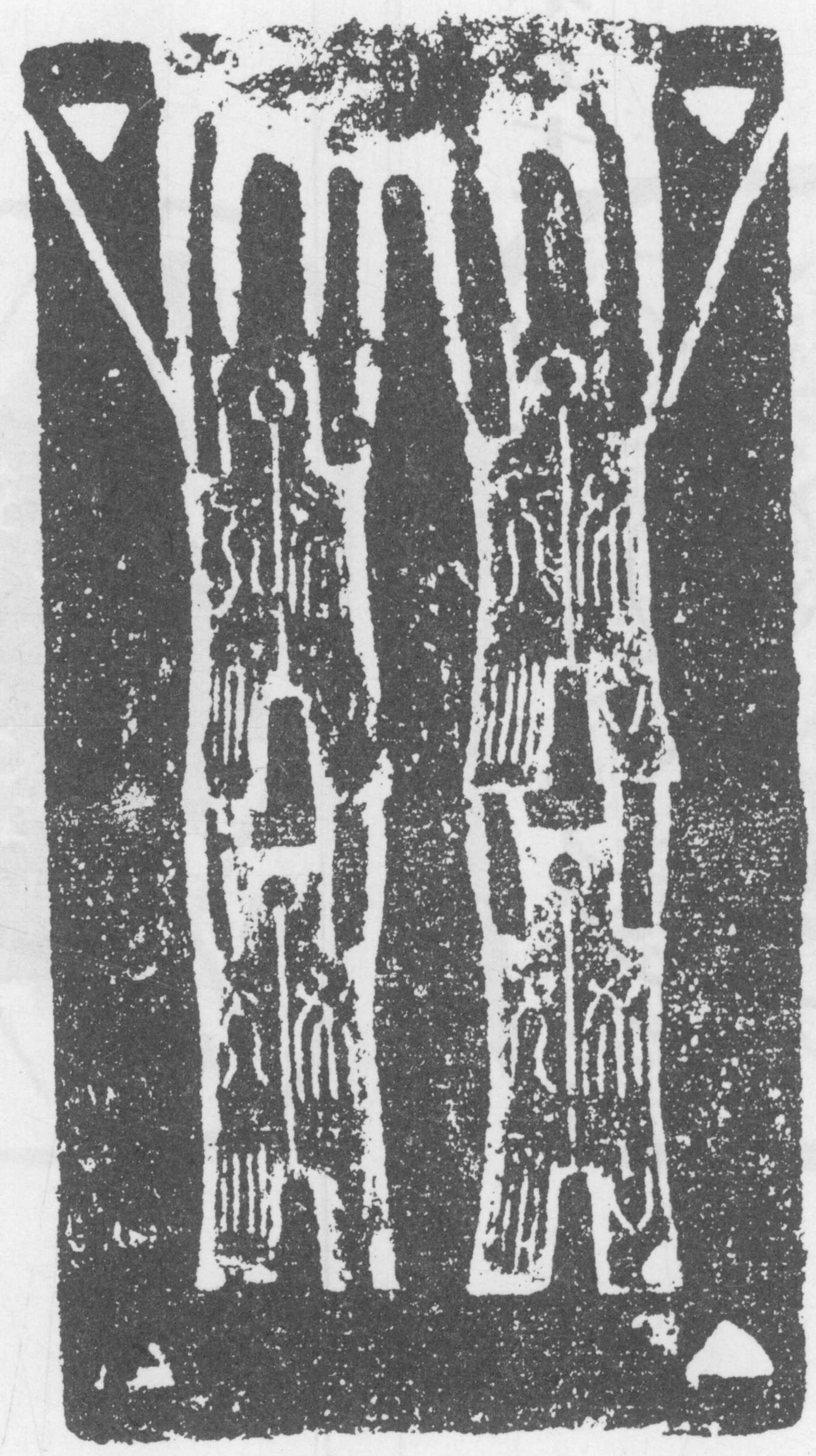
又按簠齋爲布泉笵布泉即貨泉母二字較細

新莽貨布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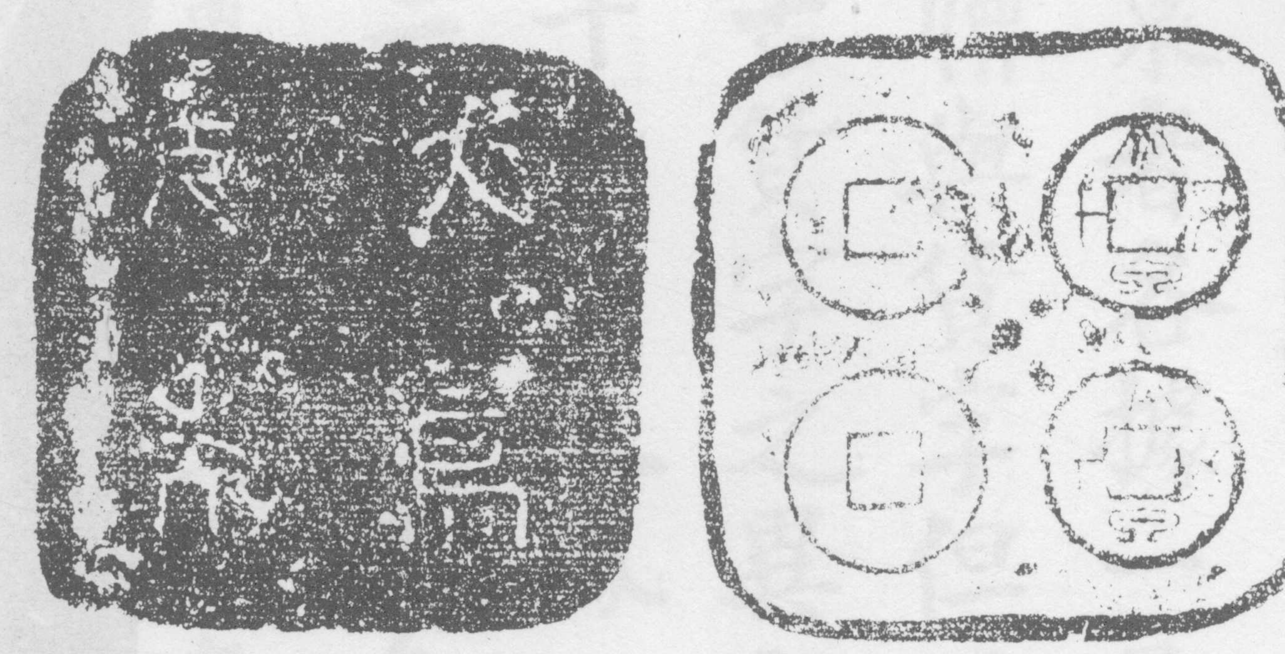
菱雲案天鳳元年罷大小泉改作貨布此笵面列篆文貨布二正二背峻邊有紐底平無格亦無字似小洗之屬

新莽次布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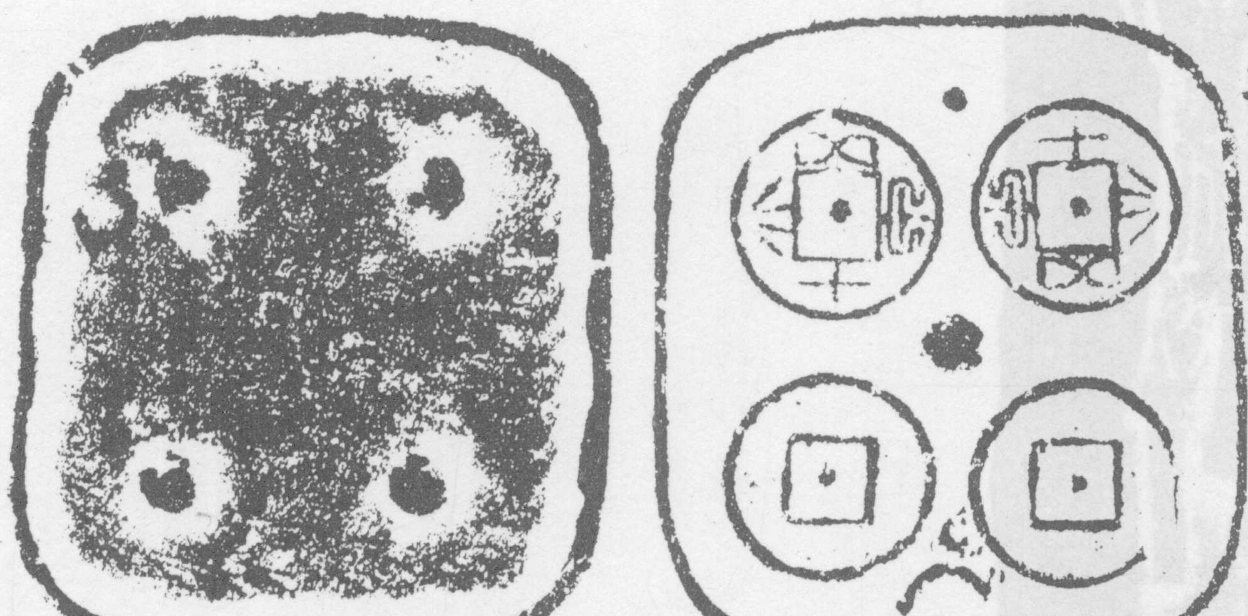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新莽十布第一曰大布黃千黃千者當千也第二曰次布𠕁百𠕁百者九百也九作𠕁與下八作Ⅲ七作丌六作丅一律似出九章筭術一丨即籌也今人畫碼八作亖七作亖六作丄略變其形猶相承惟九不作亖耳昨見一陶笵上有么布及陽識始建國元年字可見十布定於始建國元年較貨布稍後 丁卯九月

新莽大泉五十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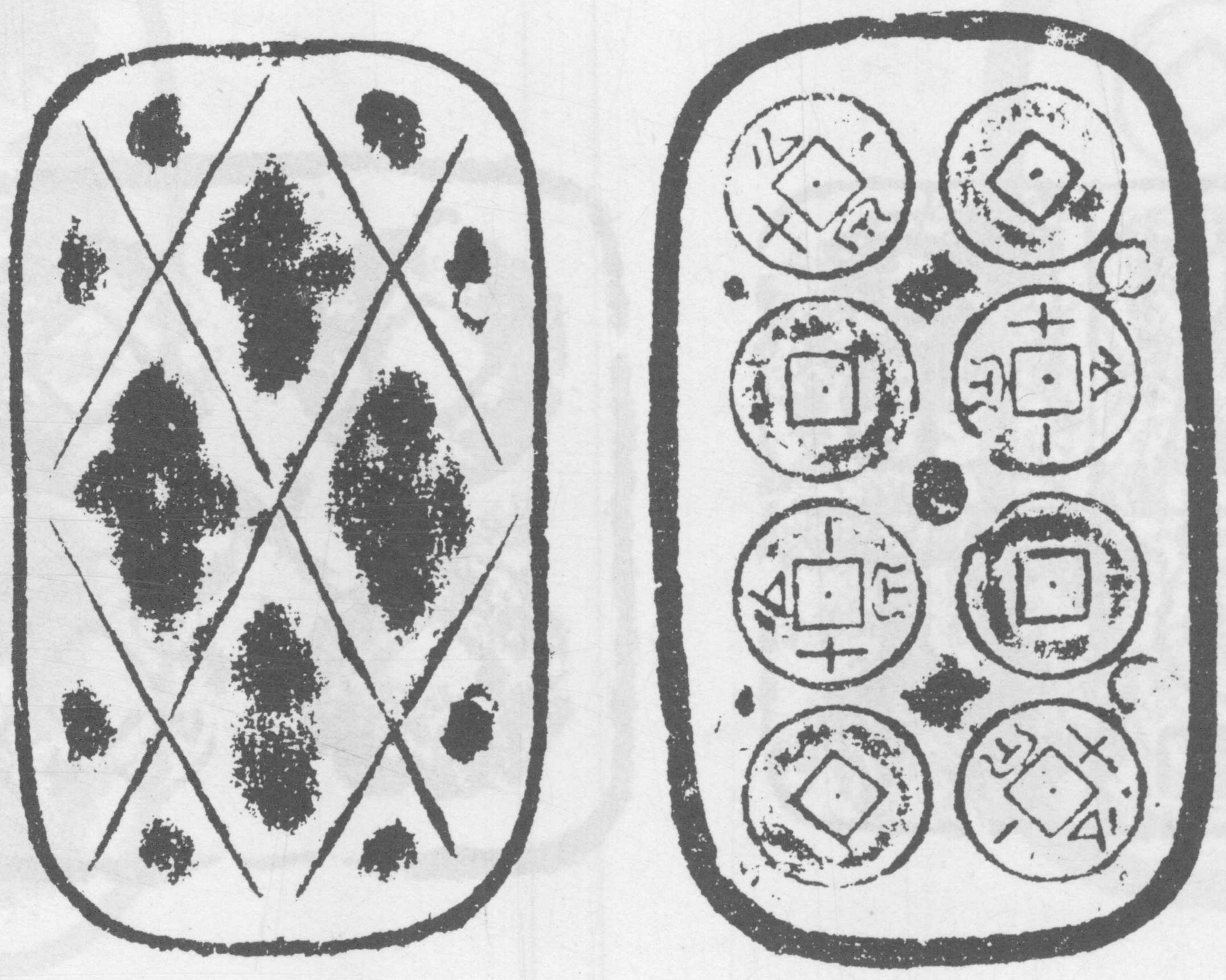


新莽大泉五十范 其二



慶雲案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
漢制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
曰大錢五十此范方形面列大泉五十二
正二背幕鑄天鳳元年范合四道文
流六合峻邊又一器面列同前背合
字文金石索所謂錢式是也惟前范
鐵鑄後范則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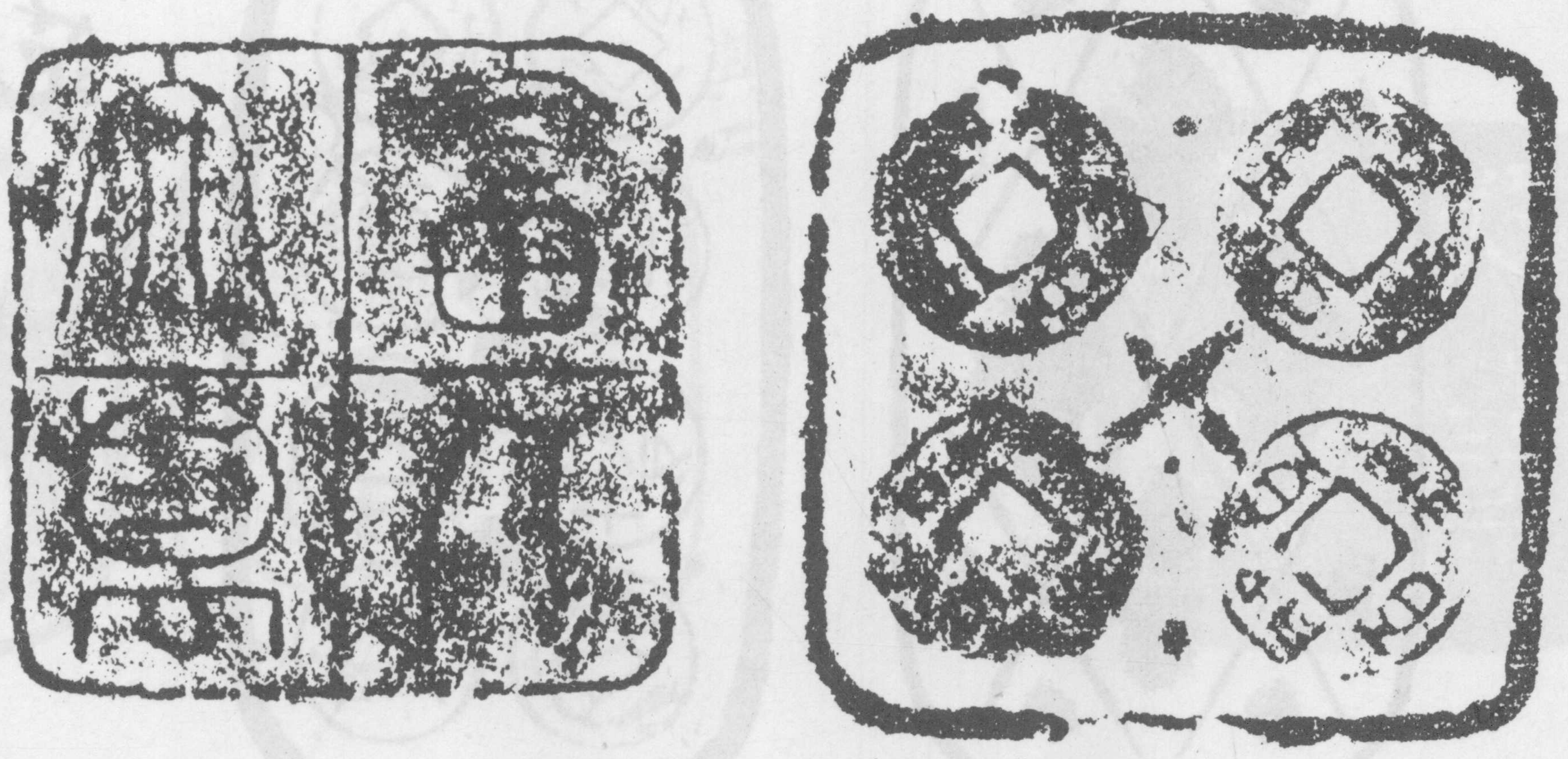
新莽么泉一十范



鄒適廬曰五銖錢范背有建武二年等字余向藏有丁瀧泖舊拓又陳簠齋二拓又西泠印社新得一器拓與此而五均為一手所書此范精不緻而面文明晰當非後仿恐流傳之范尚不止如余所見范有年號及泐工名極不易得而建武獨多何歟 丁卯八月

菱雲案王莽作泉貨六品中有么泉一十者此范形長方列錢二行八枚四正四背陽文正書峻邊中有紐左邊突起二丁形右邊無丁而有二孔背面有格而無字文或謂小洗之屬則有孔而不能蓄水且其孔似可容丁不知置在何許莫得而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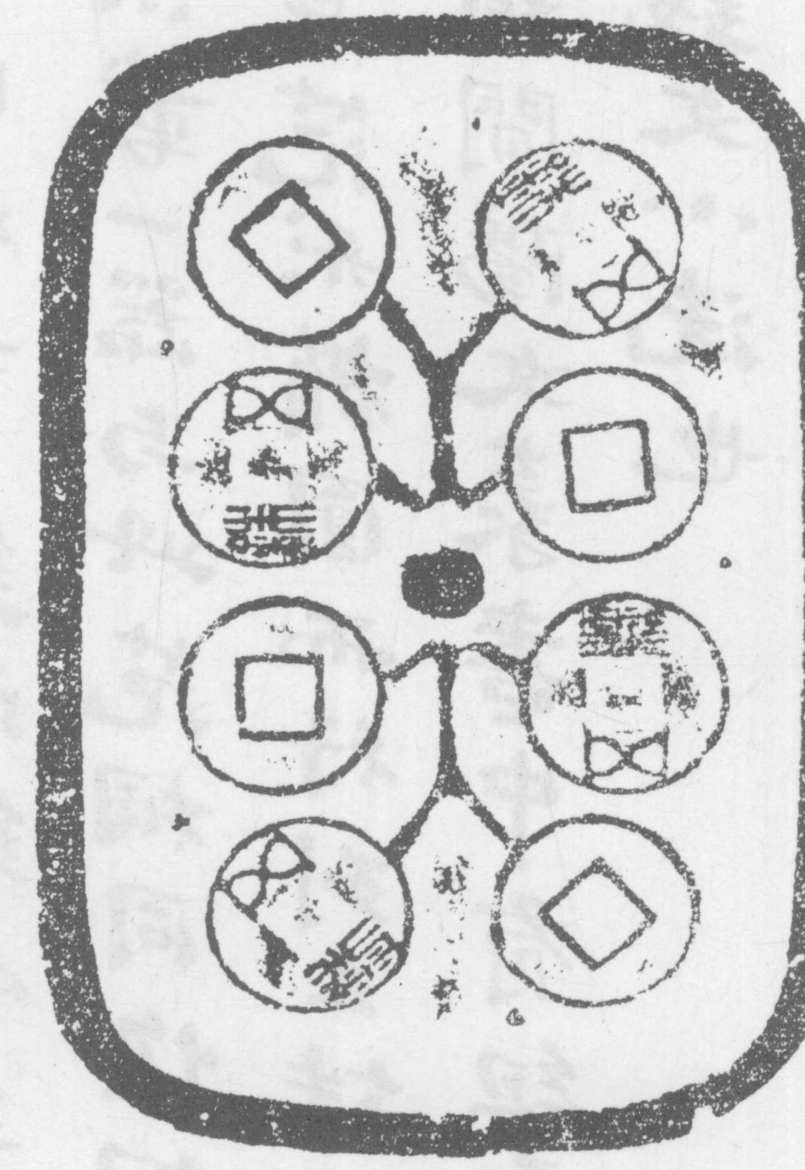
新莽百朱百金鐵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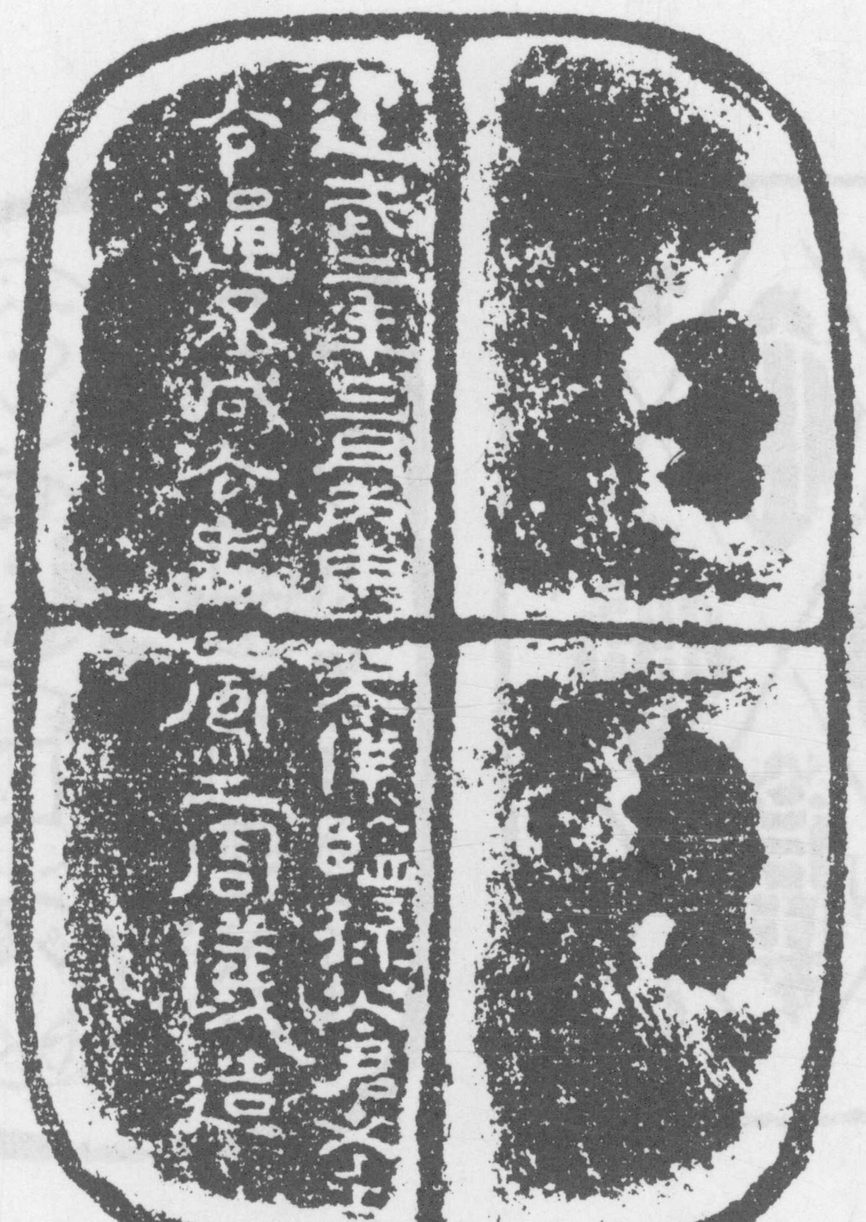


芰雲彙此范方形列錢四回百金百朱其一百字則倒文金朱合之則銖字不知鑄此范者何所取義編考泉譜均無此製然則此器不過具錢范之式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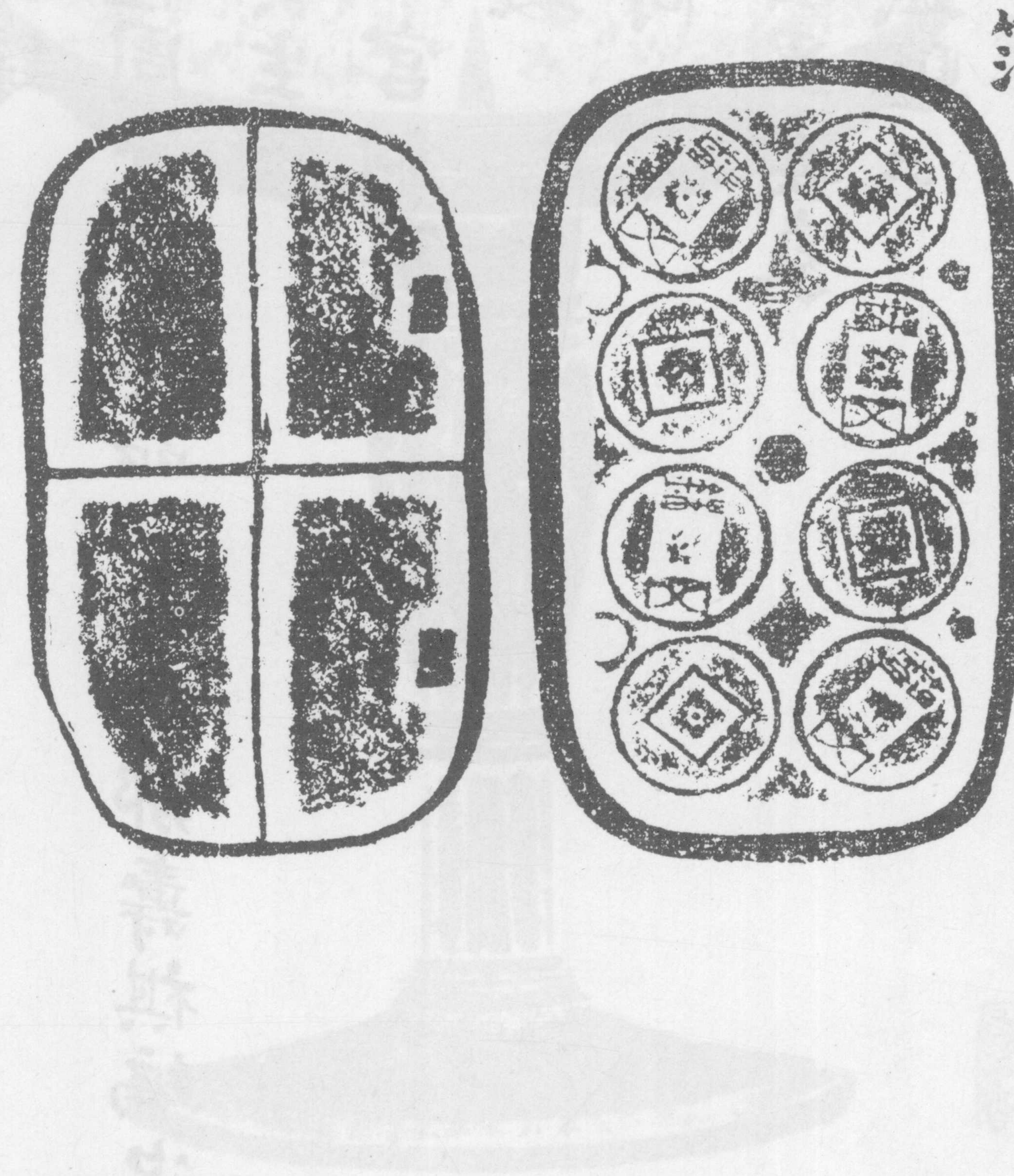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范未見著錄即泉亦鮮流傳而古味盎然決非偽作據背文曰富人大萬新莽貨泉范有此四字疑亦莽製百朱百金是吉語與背文合鐵較銅易朽漢鐵至今存與始建國圜足以並美矣丁卯六月

漢建武五銖錢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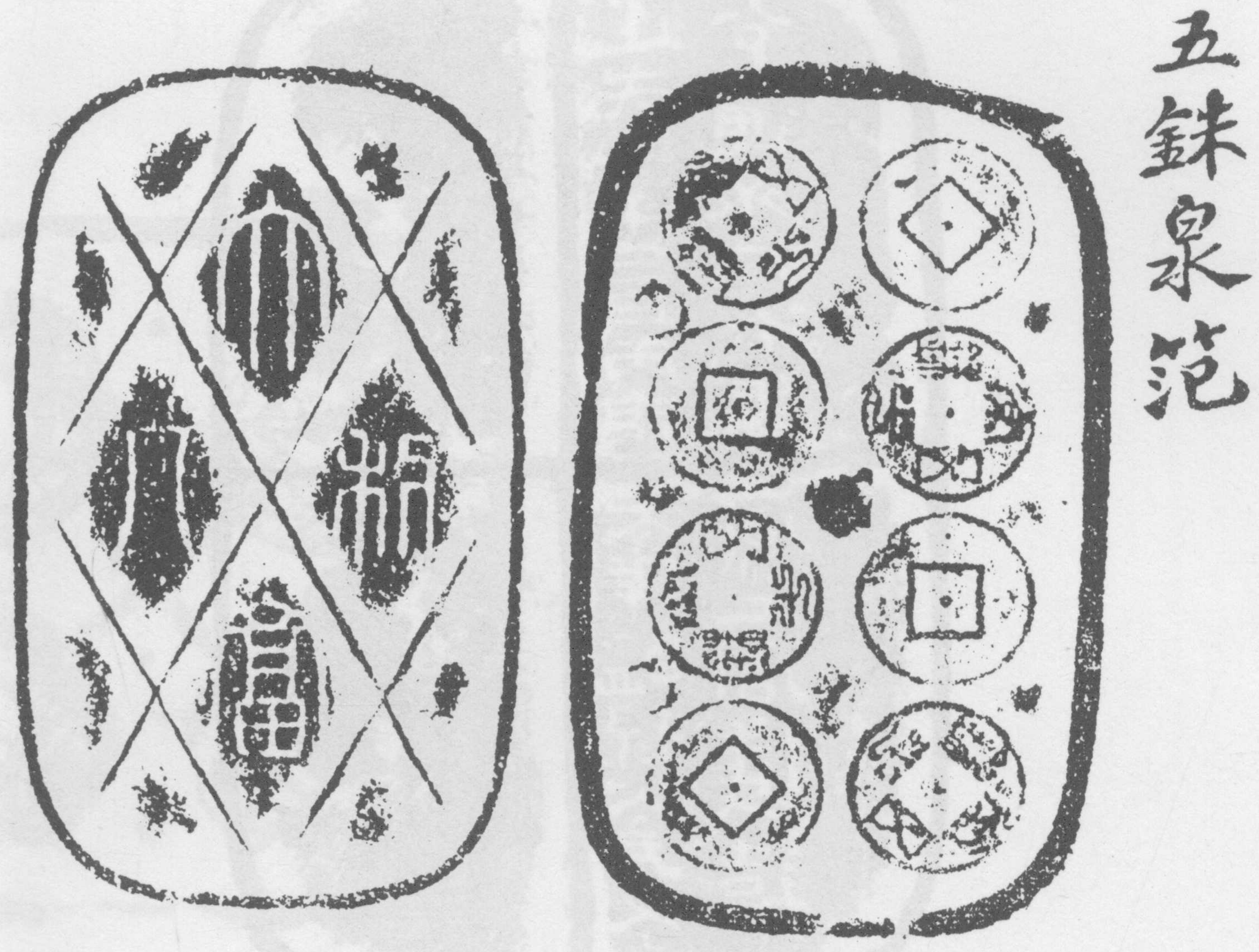


梁五銖泉范



慶雲案五銖錢自漢至晉均有鑄行此范姚東樵考為梁武帝時所鑄舊藏盛澤王氏孟逸岡泉布統志亦載是范後歸仲氏〻在夢坡室王氏有硃本如張文魚姚東樵許槤張廷濟徐楙周采福瞿中溶及王鯤均有考釋文如翁廣平楊澥楊東桂邱璋吳山尊楊庚名有題錄丕可寶貴

北齊常平五銖泉范



菱雲案隋食貨志北齊文宣受禪天保四年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金石索亦載一器與此范相同惟銅鐵差異耳其范形橢圓兩行列五銖錢八枚字背相間陽文篆書中有紐而峻其邊亦錢文八洗也

夢坡室藏金之五

明器

長樂黃葆戉

明器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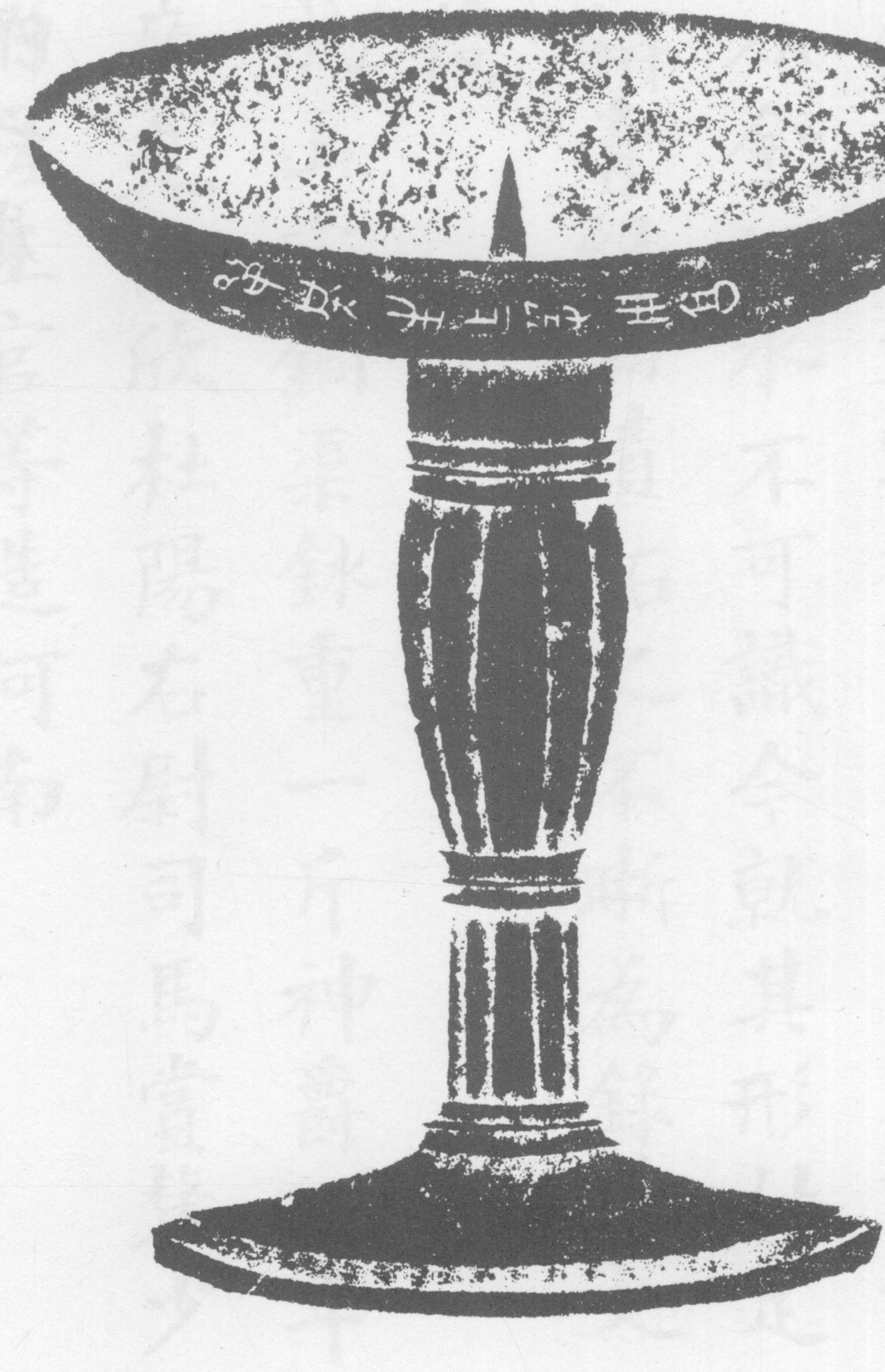
烏程周慶雲藏器　海寧鄒壽祺編次

周單英生鐙
漢成山宮銅鉼
晉小鍑
晉小筩
六朝吳里妻象
六朝鐵驢二
漢東郡太守李德買地券

漢沈光旭買地券

漢東郡太守馬榮買地券

周單英生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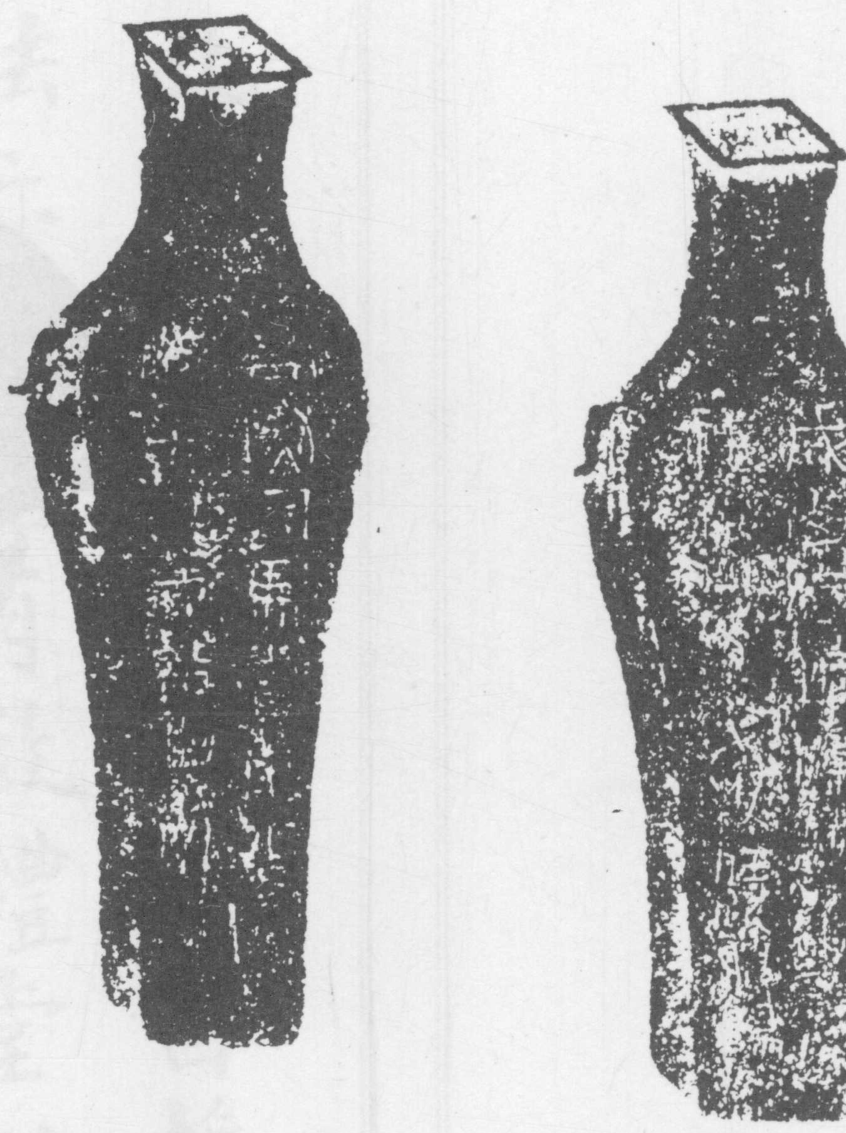


菱雲棠此鐙與清儀閣所藏黃山第三鐙形制相似惟黄山鐙款刻下般之上此器刻上般之邊稍有差别耳陳邦直棠𦰩當為堇字省文毛公鼎堇作𦰩單蓋國名子爵堇生疑單子之名𢀜當為鐙字古文上从廾即𠬞字之省中从工即釭之省（釭即鐙見說文）下从又祭統曰古人薦豆授之執鐙古者从又之字多從女此鐙字从又喻夫人所執也

鄒適廬曰此鐙文曰單𦰩生作𢀜用享與傳世各鐙不同單氏世為周卿士見於著錄者有子白盤及簋壺𦰩生是子白何人不可考曰作𢀜用享當是明器𢀜古𢡊字明器亦稱𢡊器漢晉以來皆沿用之余藏一陶鐔上有𢡊器印𢀜省下心字古篆類如此惟其為𢡊器則下用享字乃有著矣

丁卯六月

漢成山宮銅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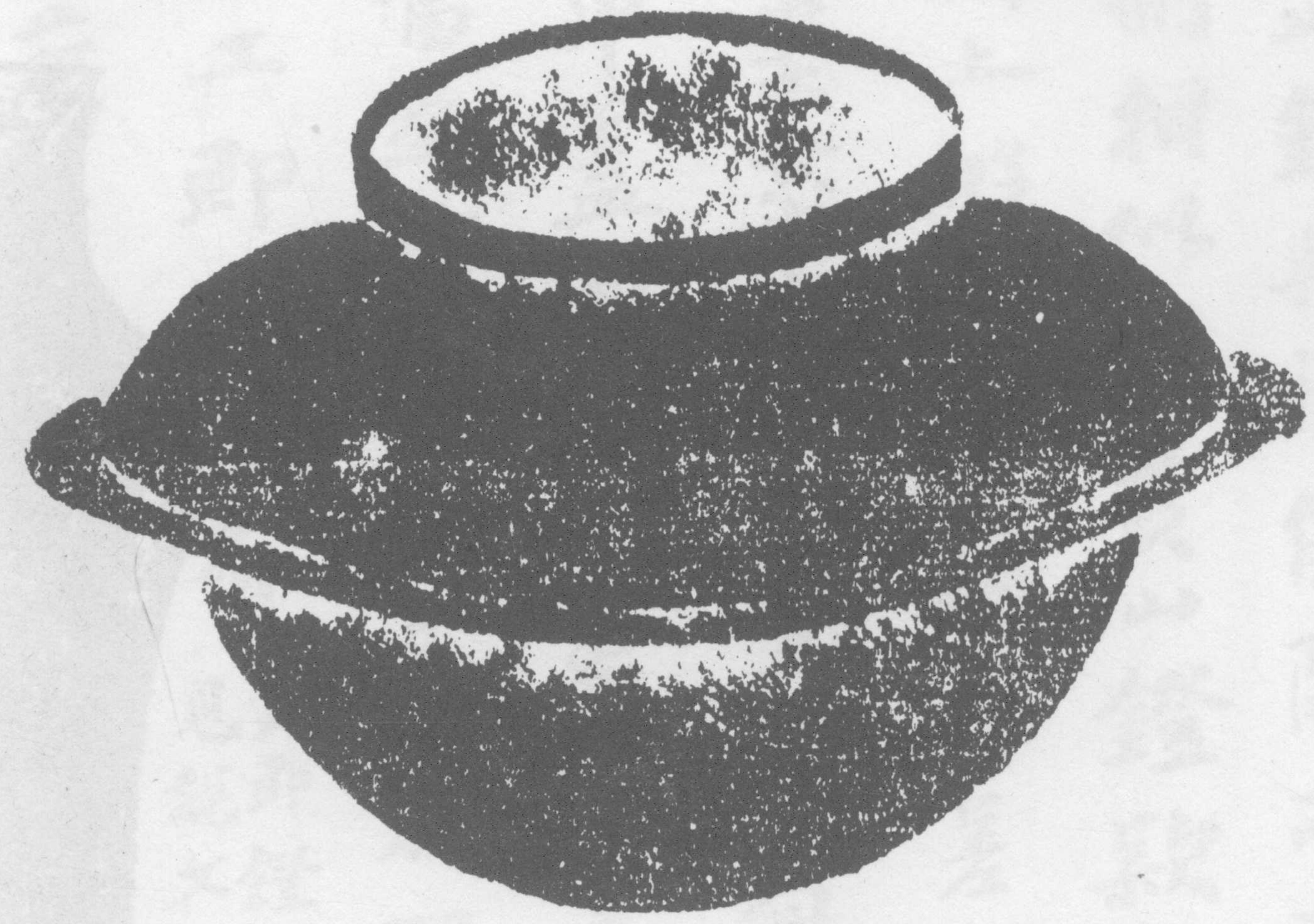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筠清館金文有成山宮銅渠鈄與此文字相同惟此渠字下作⿰金巛从金从水不可識今就其形姑定為鉼青綠滿漬拓之不晰為錄其文於後

成山宮銅渠⿰金水重一斤神爵四年卒史任欣杜陽右尉司馬賞犛少内佐王官等造河南

又按說文飮下有古文⿱今水从今水此⿰金水或飮之別金本从今聲古凡聲同之字例得通叚惟飲器如此小其為明器自無疑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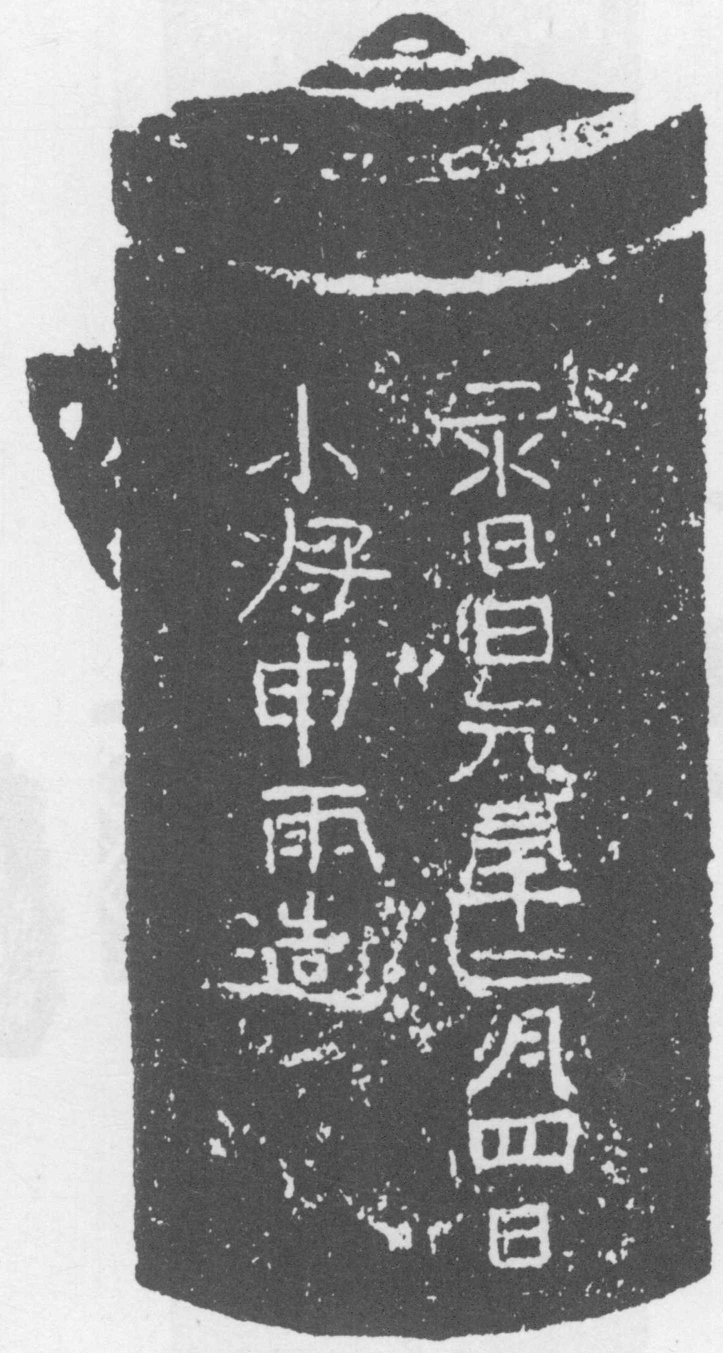


晉小鍑



郘適廬曰此小鍑上刻永昌元年小將申雨造第六計十一字案永昌為晉紀元小將申雨晉書無可考積古齋所錄兵器有椎亦為申雨所造知申雨兼擅鼓鑄惟鍑與甗恒相輔如此小決不合用其為明器無疑

晉小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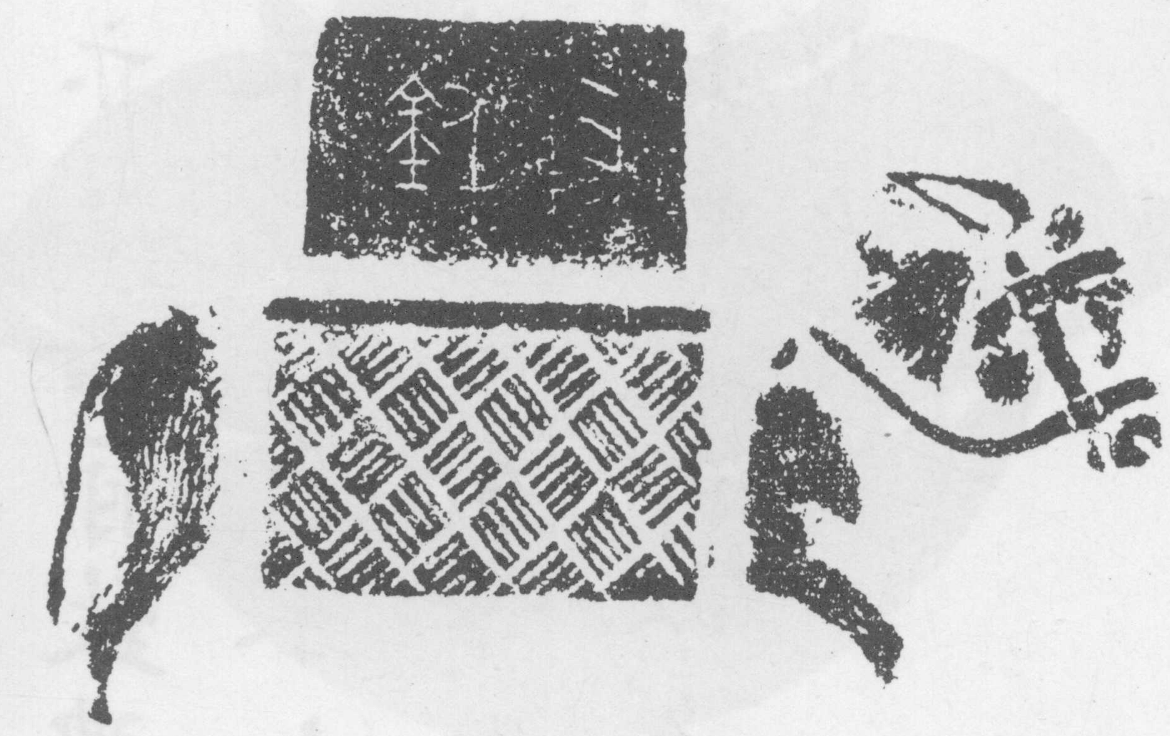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此小筩文字與永昌椎如出一手刀法亦歷落有致禮堂以為不古殆未見永昌椎原本也　夢坡先生定為卜筮所用余謂與小鍑皆為明器殆一坑所出即以色澤論亦決是晉物　丁卯五月

吳里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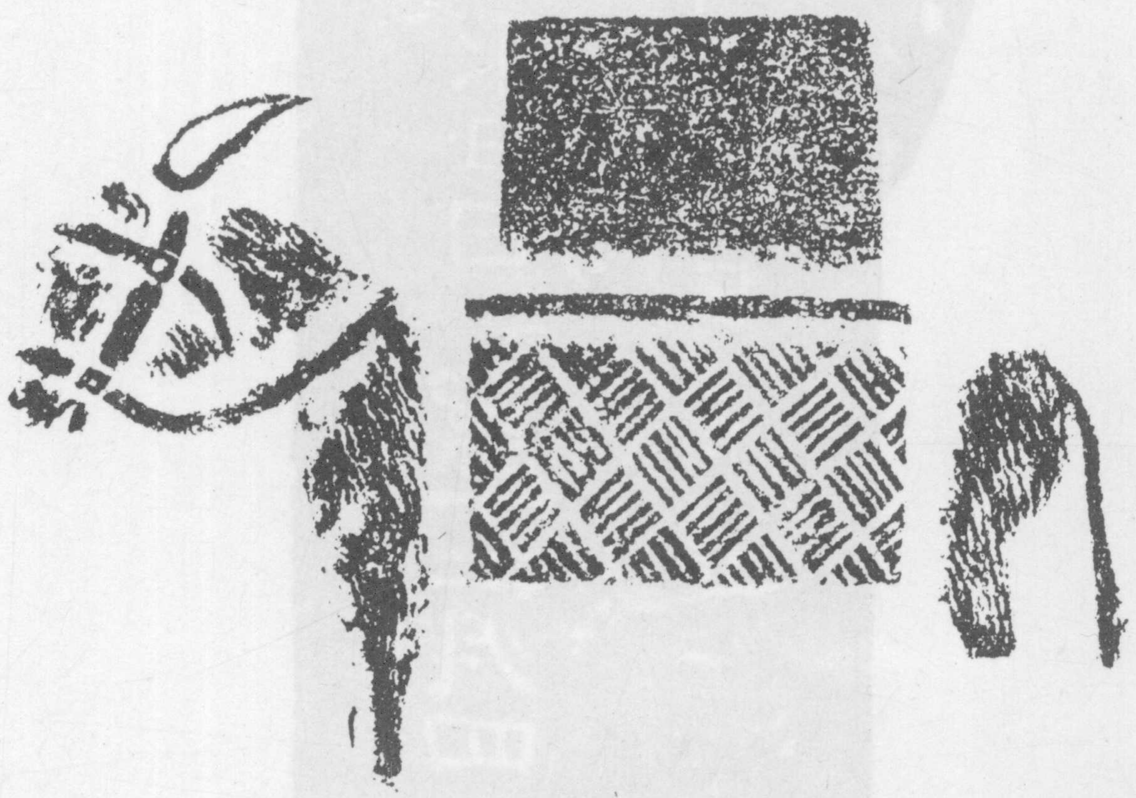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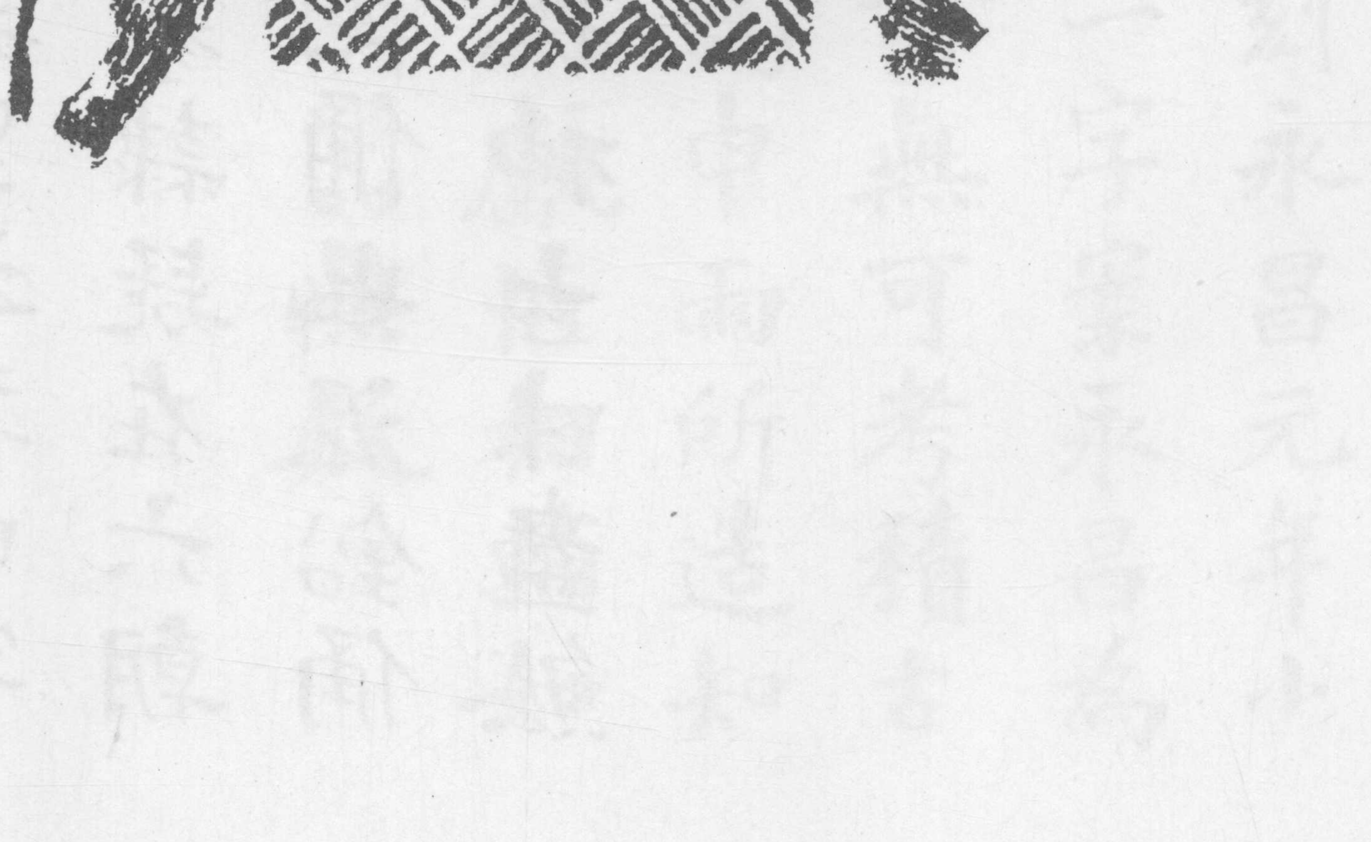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此像背有吳里之妻四字吳从天之作业微帶篆隸疑在六朝造像以前蓋古殉葬之俑也泥鉛俑屢見銅俑極罕短衣狹袖古味盎然足以殿斯編矣

六朝鐵驢



六朝鐵驢 其二





菱雲按鐵驢古無著錄惟鄭士鶴
有拓本形狀絶類鞍上作來字予先
後得二事極可玩其一鞍上作[illegible]釺
乃古籀文義不可曉又其一亦有刻
文細似毫髮竟不可辨適盧審為
六朝時明器差可定論

漢東郡太守李德買地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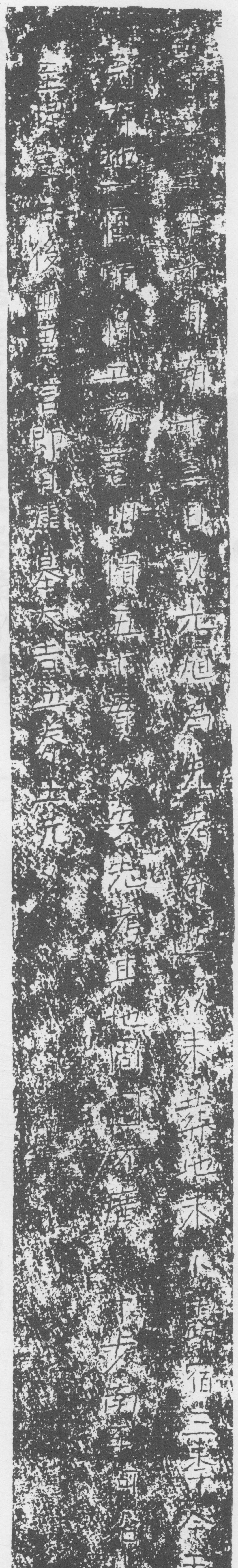


陳邦直案文云東部李校尉西部黃家後里考漢書李廣傳云子敢官校尉爲隴西成紀人距宏農黽池縣甚近其地蓋之墓也或云校尉指李膺非是又考黃霸爲馮翊雲陵人則黃家後里當爲黃霸嗣裔所居之地西漢黃姓以次公爲最著東漢則黃香矣

陳邦福云東郡秦置漢時屬兗州

黽池屬宏農李君之原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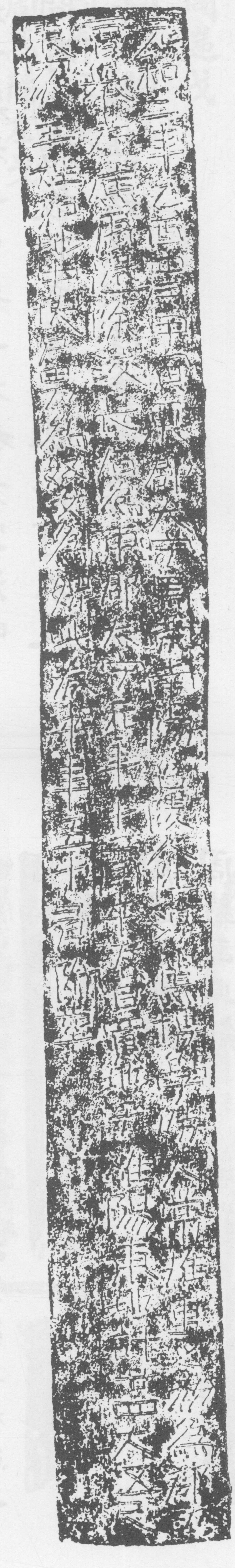
漢沈光旭買地券



陳邦福案文曰中平二年十月朔十三日考中平漢靈帝年號五行志云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又按靈帝本紀冬十月庚寅司徒楊賜薨十月朔日當為癸亥此券十三日所立當為乙亥矣

陳邦直案沈姓兩漢最鮮蓋沈諸梁之後沈府君尚存而闕沈友見三國孫權傳注提即陞字光旭疑非當時公卿緣東漢士夫少複名也

漢東郡太守馬榮買地券



陳邦直案章帝紀元和二年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宮乙卯車駕還宮此券爲四月甲寅爲乙卯前一日惜史未著朔日故不得日期文云南陽名陵人後漢名陵屬汝南郡蓋汝南與南陽距僅五十里屬縣時有更調也文又云元年十二月卒於官蓋指元和元年立券則在二年也馬君籍隸名陵官功曹遷故長事實多與許南閣相類亦異事也

鄒適廬曰右鉛製買地劵三品某公司自河南收得讓與夢坡室者也以不可却錄之案買地劵自楊紹浩宗朱曼妻等發見後冢為金石小品之一別饒興味聲價頓增鉛始孫成繼房桃枝樊利家均入著錄前數年河南估客人持一卷且有硃書者余以鉛上刻字已真僞莫辨況硃書耶故概不展玩此中經驗遂少今觀此三劵一延光一中平一元和文字清晰間有土瘢較孫成等三劵如何不敢下一斷語姑錄以待鑒家論定可耳

兵器上

海安

兵器目錄上

烏程周慶雲蒐器　海寧鄒壽祺編次

周建信君匕首

周宋國距末

商乙癸丁戈

周𨑓戈

周龍伯戈

周胥𦺐戈

周高陽左戈

周巫陽攴尚戈

周陳卯戈

周鄜戈

秦三年戈

周師車劍



陳邦直案畨即型字省文邦太宰盦云邦太宰樸子㠯吳式芬釋作剢謂即型字此劍从井从田其為型字省文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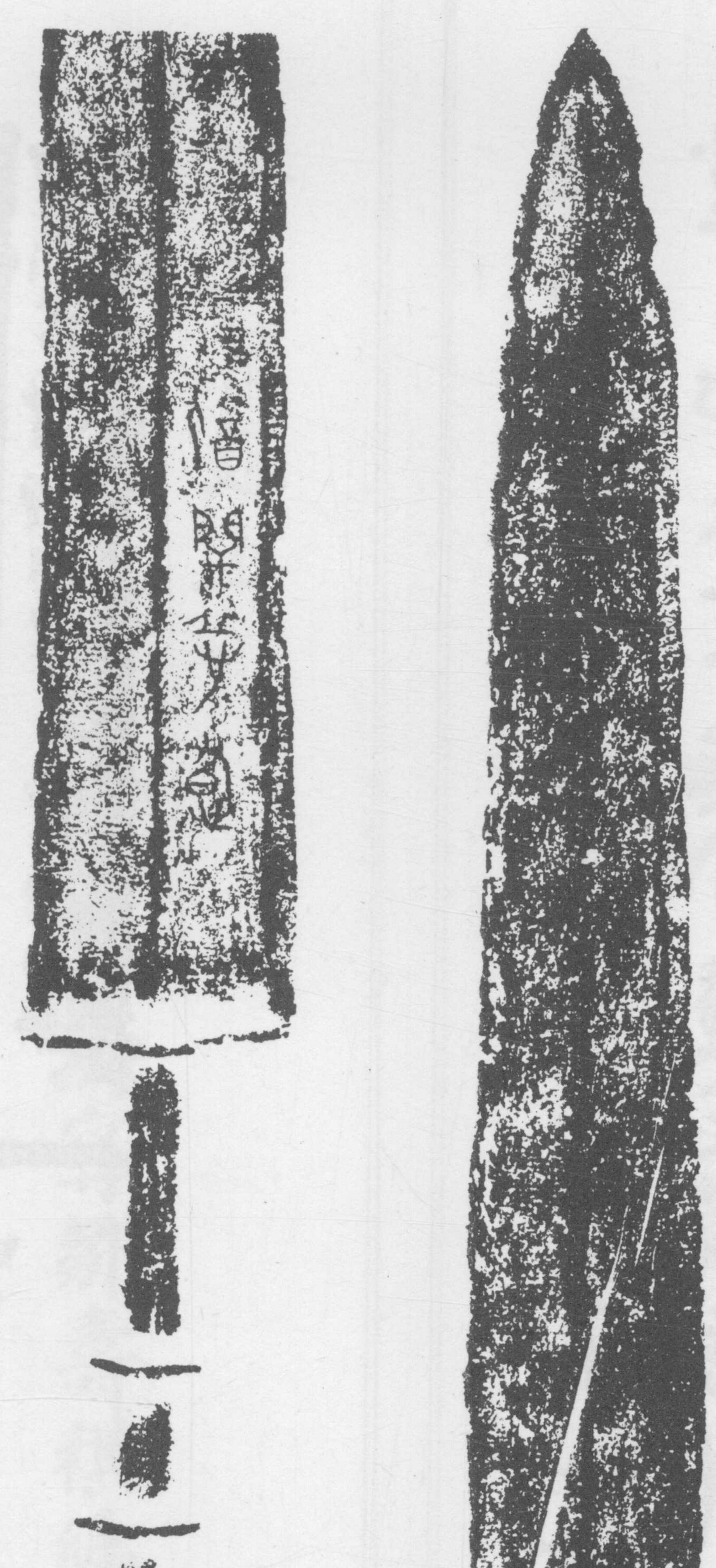
陳邦福案說文叀車軸頭也廣均叀祥歲切此器𨌺即叀之繁文當讀如惠畨疑耕惠耕人名二千軍即軍名惜不可識

是剑陽識首二字師𨍏案商方鼎有師字當即師之古文与此正同惟与師酉敦之師小異耳𨍏疑即車字見己亥鼎師二千五百人師車即兵車之作𨍏正象連車疑即古兵車形春秋時多用車戰六國仍之詩吉日我出我車注車戎車也𤰔即古耕字見邾太宰簠

當是人姓之氏急就篇古有耕子方見姓苑天个即戾之變體古戾作戾至六國篆變為天个耳庫字見禧祀敦丕陽戈左庫即左軍正同或釋為庫誤矣𤰔戾人姓名當是將佐之屬於師車者耕戾軍者言耕戾一軍所用之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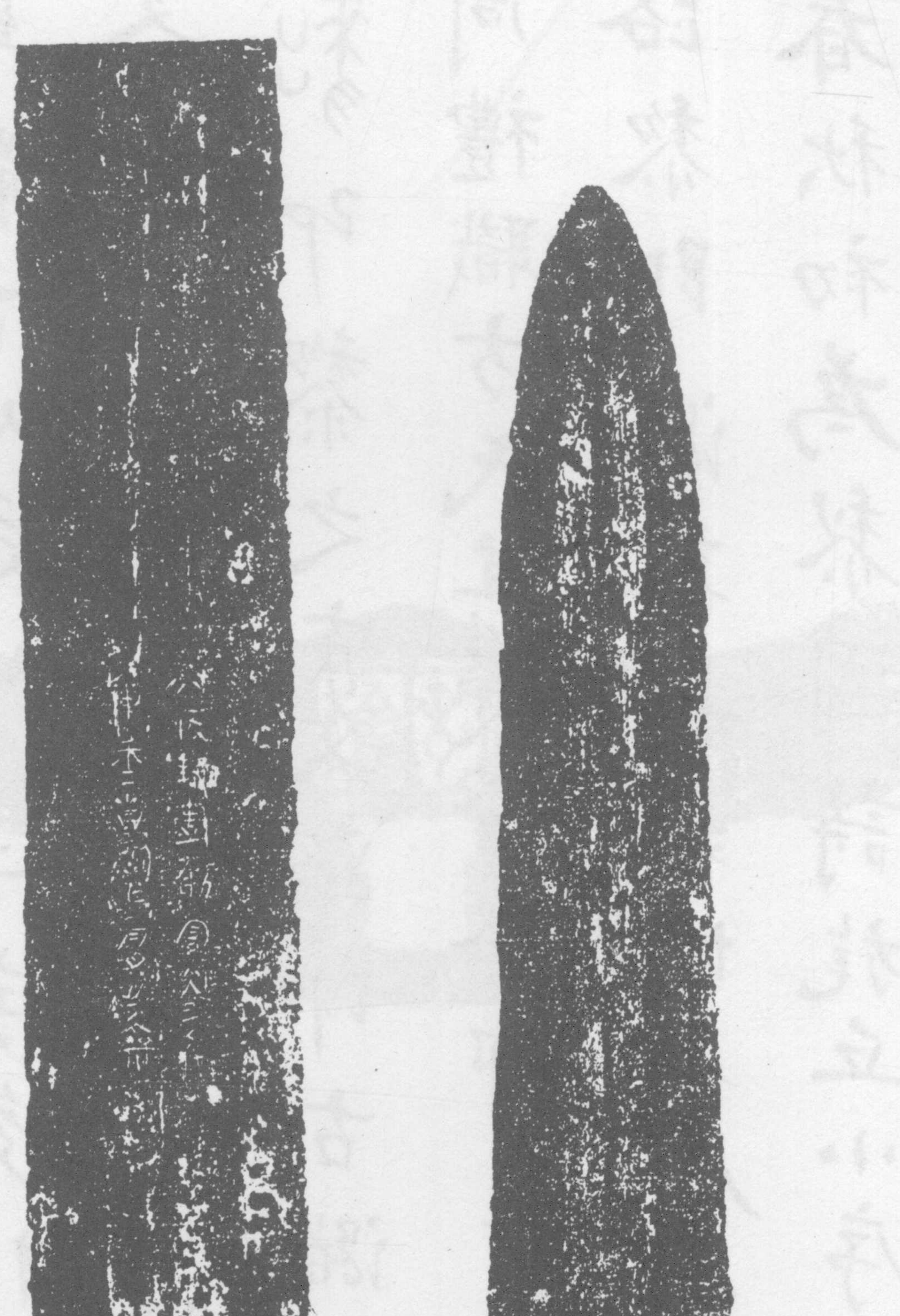
褚德彝釋

周猶開劍 佃金字



菱雲紫劍銘四字錮紫金為文第一字儕即獸也如麃善登木第二字閈即閈里門也与干城同義見毛公鼎釋文其殆儕猛獸為干城歟三四字不可識説文古籀補爭作爭𢡱則同云古陶器文疑製劒者之名也鄒適廬曾録其銘於周金文存劍長一尺三寸半其器上之文為當時用器之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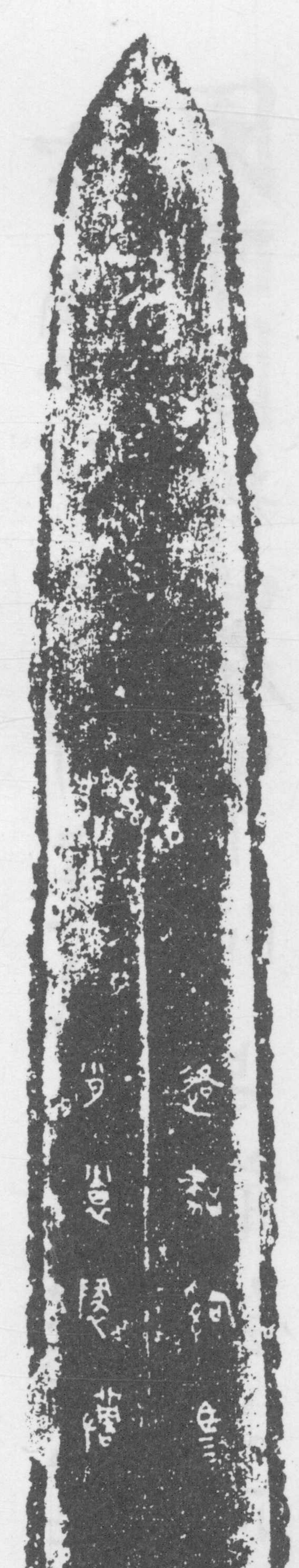
周建信君劍



是劍刻文潦艸盡數日之力始能釋之廾反即十二年三字余曾見一劍刻作廾年可証也邦即邦下挩相字肀亾斫居即建信君之異文此字不可妄釋左軍師与前劍亦同此疑苦字苦地名史記老莊列傳老子者苦縣厲鄉曲成里人也尉下一字未全刻多即肩字吳即長之古

文此剑文字与前剑畧同惟其形制
較前剑長漢尺三寸二分弱周礼攷
工記桃氏為剑臘廣二寸有半兩从
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
為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
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
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
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
之是執剑為下制長剑為中制矣
戰國時雖不盡用周制然剑之長
短亦有上下之別也 褚德彝釋

周趙司馬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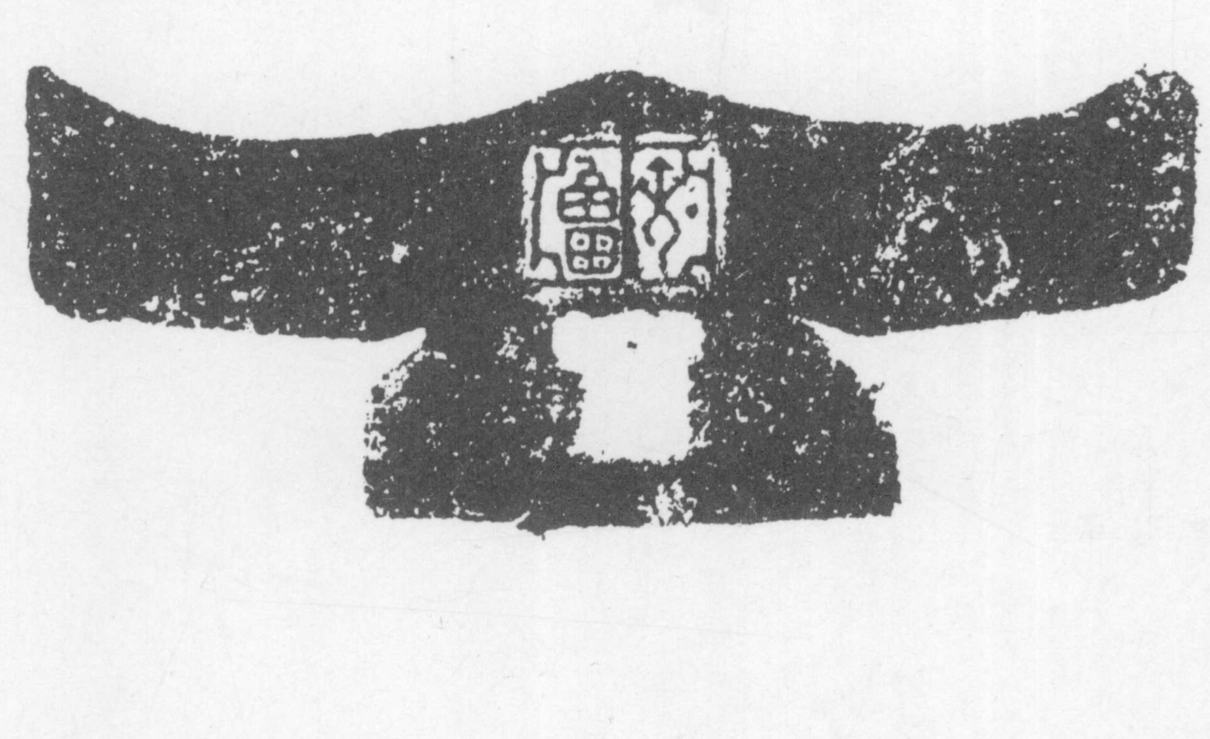


是剑首二字作⿺辶各⿰𥝢吅⿺辶各疑即路之
變體古从辵从足之字多相通用說
文辵部迹或作跡迹或作蹟可証
⿰𥝢吅即黎之古文路即古潞字水名
周禮職方氏其浸汾潞鄭注出歸德
路黎即潞黎疑是地名廣均潞州名
春秋初為黎國詩旄丘小序黎侯
寓于衛其臣作此詩即此黎也唐為

潞州其地有潞水故名潞黎者一川國名一川水名也[illegible]即古司字之緐文齊侯櫑[illegible]樂即司樂散氏盤散有[illegible]即有司[illegible]即馬字古幣馬服作[illegible]反古鉨文馬字亦多作[illegible]即古趙字省文古鉨文趙多作[illegible]猶張之省弓作長盧齋藏[illegible]酒戈王文敏釋為趙將[illegible]疑懷之變體懷亦作[illegible]此處又小變耳[illegible]疑陵字之或文散氏盤陵作[illegible]字正相類黃縣丁氏藏一戈安陵作[illegible]可證[illegible]似即勤字之反文从又不从力如券之作倦動之作違偏旁本無一定也

庚申十又二月褚德彝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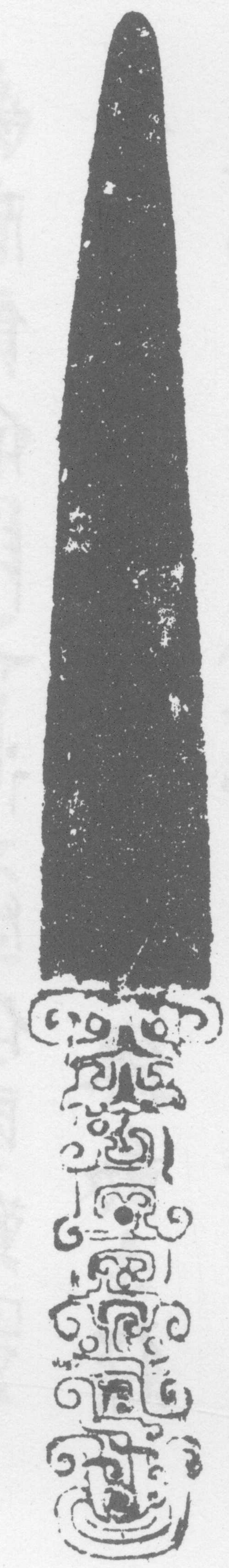
商亞形劍璏



鄒適廬曰此劍璏尺寸至大似非用器凡鼎彝上有此字者均為祭器兵器之有亞形者亦同知此亦祭時所陳列者說詳下與此同文之矛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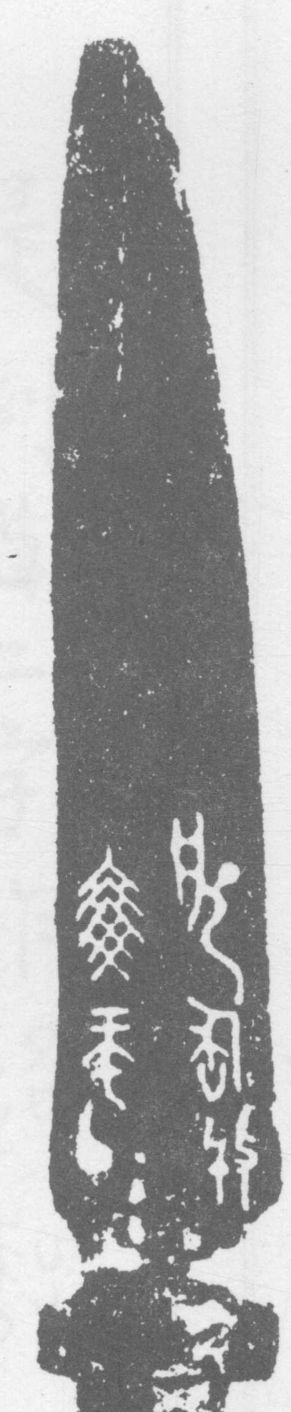
丁卯九月

商龍鍪匕首



鄭適廬曰此匕首無字而鍪上飾龍首作順倒形當是御用或衛士所佩非尋常兵器嘗見古玉器上琢龍虎有複形者較為鄭重此儼一複形畫也或曰此饕餮首乃刀匕也如鸞刀之類按刀匕一面見鋒不應如刺兵式姑誌其說以待論定丁卯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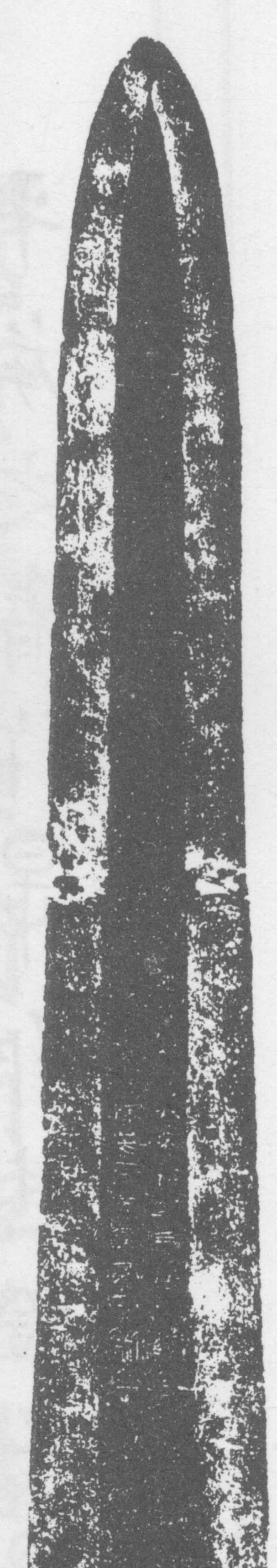
商師乙匕首



鄒適廬曰此器六字均奇然有可參證姑列鄙見於下𠬪从舟丫義爲子奉舟疑古受字[illegible]見茲女盉或釋寶字牧見鄦王戈即攻字[illegible]爲敏之繁文乂乙敦作[illegible]丞見司寇矛吳愙齋中丞釋師按之他兵器皆合

乚疑乙之變文據上所列末爲師乙二字則當爲兵器如匕首之屬特形類削耳

周建信君匕首



此劍文刻脊上淺細幾不可辨審睇始能釋之文曰八年相邦相邦即相國漢時因避高祖諱故改為相國陳簠齋藏秦呂不韋戈亦作十三年相邦可證漢以前史傳言相邦者經校書者俱改邦為國賴此猶得見一時之官制□□即建信建信君為趙相國見戰國策有寵于趙其姓名不可考國策謂攻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其後接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是建信君當與孟嘗君同時□□□□即邦左軍師言國中之左軍師□即師之古文軍師之官戰國至漢皆有之晉時因避司馬師之諱遂改為軍司□□

當釋為鄴陵即共陵地名說文鄴為衛之武體不能與此字相混也詩叔于田傳叔段先封于京又出奔于共故稱共叔杜預左傳注共國汲郡共縣其地即今衛輝府輝縣地共陵當即在其地□即尉之異文戰國文字多離合增減余所藏一劍春平侯之春作□即其證也□即肩與余所藏一劍文同下一字作□不可識□即執□即劍之異文王文敏藏一劍文作□正象劍室形乃劍字之最古者六國文字乃合大小篆而成故篆書作□猶得篆形遺意或釋為齋非此為建信舊物歷千餘年而在是與呂不韋戈並傳矣

褚德彝釋

鄦適廬曰建信君器余亦藏一品與此同出黄縣丁氏據為山西易州出土同坑數十器質如紫金文細如鍼畫按易州燕地而建信君之名明見戰國策諸攷甚詳未敢妄持異議惟末一字釋劍似非緣此器下無鐔與劍製不同曾見張丹甫君所藏一品背有匕首字疑實匕首也 余前錄入

周金文存亦入劍類張器背文曰大攻胥作匕首因以末一字為齊字

周宋國距末 佃金字



蒙雪案古器有商距末據山左金石志云此器曲阜人掘得之計高一寸九分八釐〻各濶三分縱七分橫五分下口空徑八分橫七分銘字挾長用金塡之下有小穿徑一分阮氏積古齋款識云距末不知何器陳簠齋云距末今傳世者惟愕作距末用釐商國一器辰蠅歸款程木庵兵燹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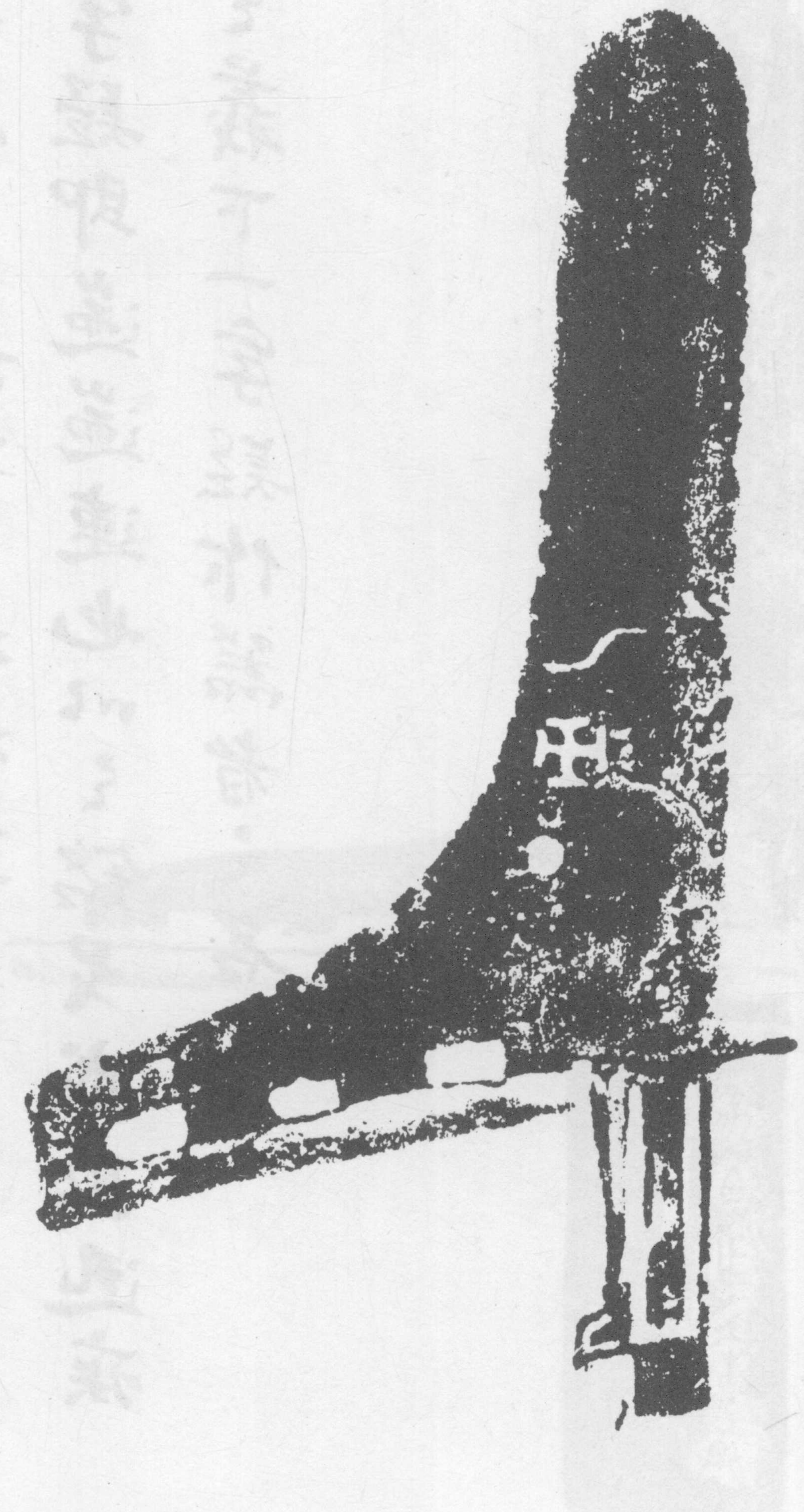
知尚在否同治甲戌忽得一器文雖不及彼亦足並峙云予得此矛銘以白金填之篆體瘦長与距末同文八字亦同可知距末非器之名也阮氏引春秋孝忠娶於商杜預注商宋也以商為國至為確當愙齋集古錄誊釋作佑第一字未釋蓋有疑義也然距釋距亦有未安

鄭適廬曰此器上有悍作距末用耆商國八字商國為宋國　夢坡先生既據春秋傳杜註定之惟器與阮錄不同頗涉疑義細審金書確是舊嵌知二器寔為同時所作按文達所引一為距來一為鉅黍此器明明作來且距从正不从巨即阮錄原器距亦从正似反五字是二字皆不合矣古

稱末者有弩末劍末此與弩劍相近而決非弩劍竊謂古凡兵器之首皆可云末距末猶匕首自是宋國兵器之名與阮器不同者此為器彼為器下之飾此刻文於器彼刻文於下飾故耳原形難定以此合阮器上下大小相等蓋亦短兵之一種曾見一古玉亦作連貫形飾上刻獸面無字末

上飾上均有小孔不知何用余拓入古玉譜他日當並為說以闡明之丁卯五月

商乙癸丁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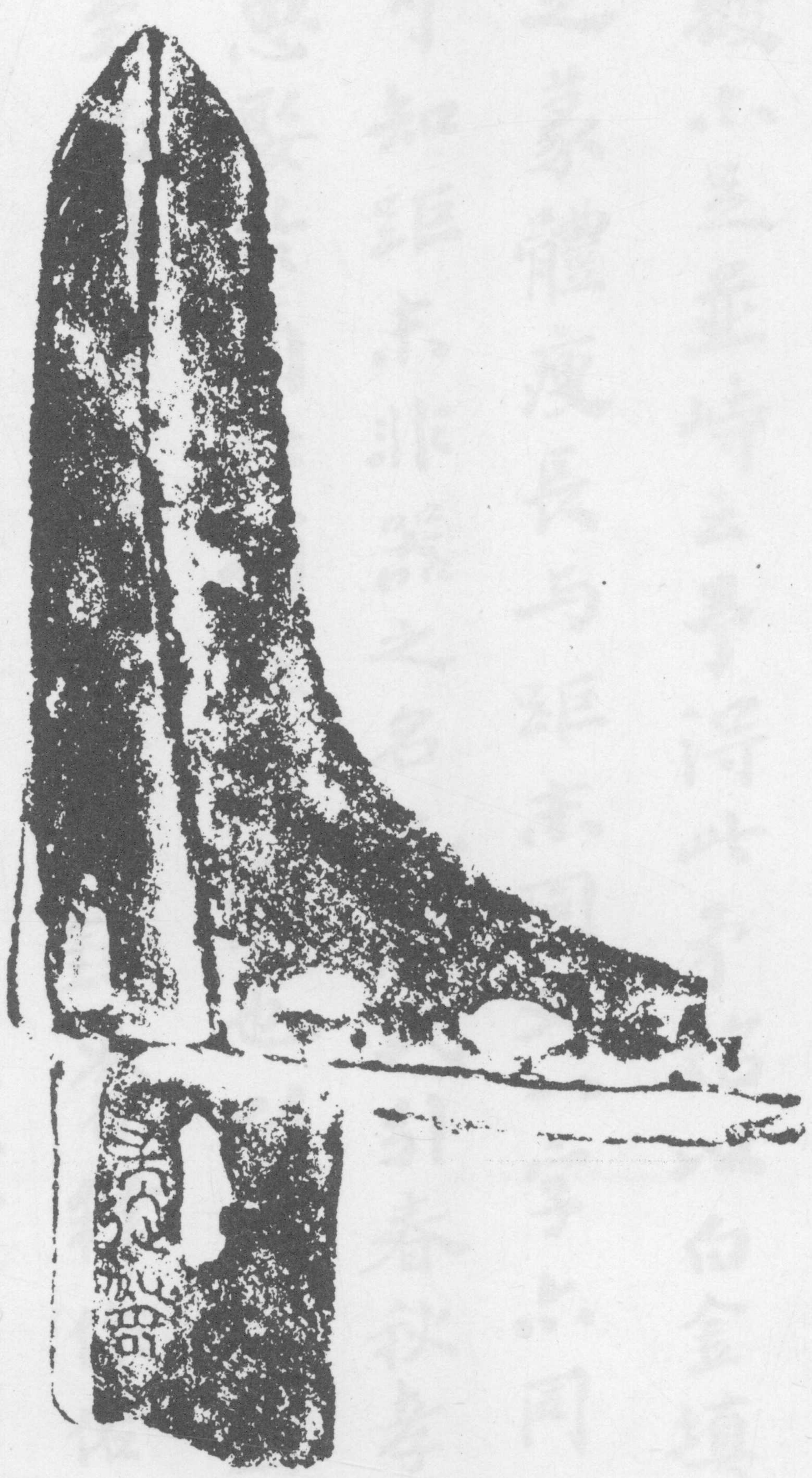


蔓雲案此器見恒軒所藏吉金錄乙癸丁天干連文古器中罕見之銘

鄒適廬曰此戈見恒軒吉金錄云是攀古廔藏器余前收文勤三代器墨本三百數十件兵器僅郘太叔斧及十年庇陽劍餘多未拓此與黄子鉞同至夢坡室因此知鉞亦文勤物乙癸丁三字均天干名范入戈上殊不易解憶同縣王徵君靜安攷近出祖父兄三句兵曾坿論及此他日當據以寫入 丁卯五月

又按是戈枝向右銘文右行讀空作・亞乚丁亞有罍。亞罍即・亞有鼎・亞即・亞之變文疑與此戈同屬一人乚者戈之次猶前匕首之乇乚也姑存一說以俟博雅攷定 十月又識

周遄戈



菱雲棄說文古籀補載齊侯壺有遄字疑即遄遄速也以之銘戈或取迅疾之義下一字疑作器者之名

鄒適廬曰陶齋吉金錄有邦遄造鈛知遄即邦遄此遄下字不可識疑作肴二字之變文𠕁即作𠁅古戟字从𠕁是形月是聲𠕁豎為月正象戟形後人造畫戟作月蓋有所本月為古戟與月為古槍同月讀為戢戢即其異文引申為戢賊字古止作月猶戟作𠁅作肴古止作月也加月作朋與戈加月作肴二字古並通用蓋戈戟一也說文戈平頭戟戟有枝兵有枝即不平頭之謂龍伯戈曰龍伯作奔肴即其證師奎父鼎寰盤之肴均戟字𨟻惠鼎作𨟻尤與此形近是遄下寔為作戟二字遄作朋猶云邦遄造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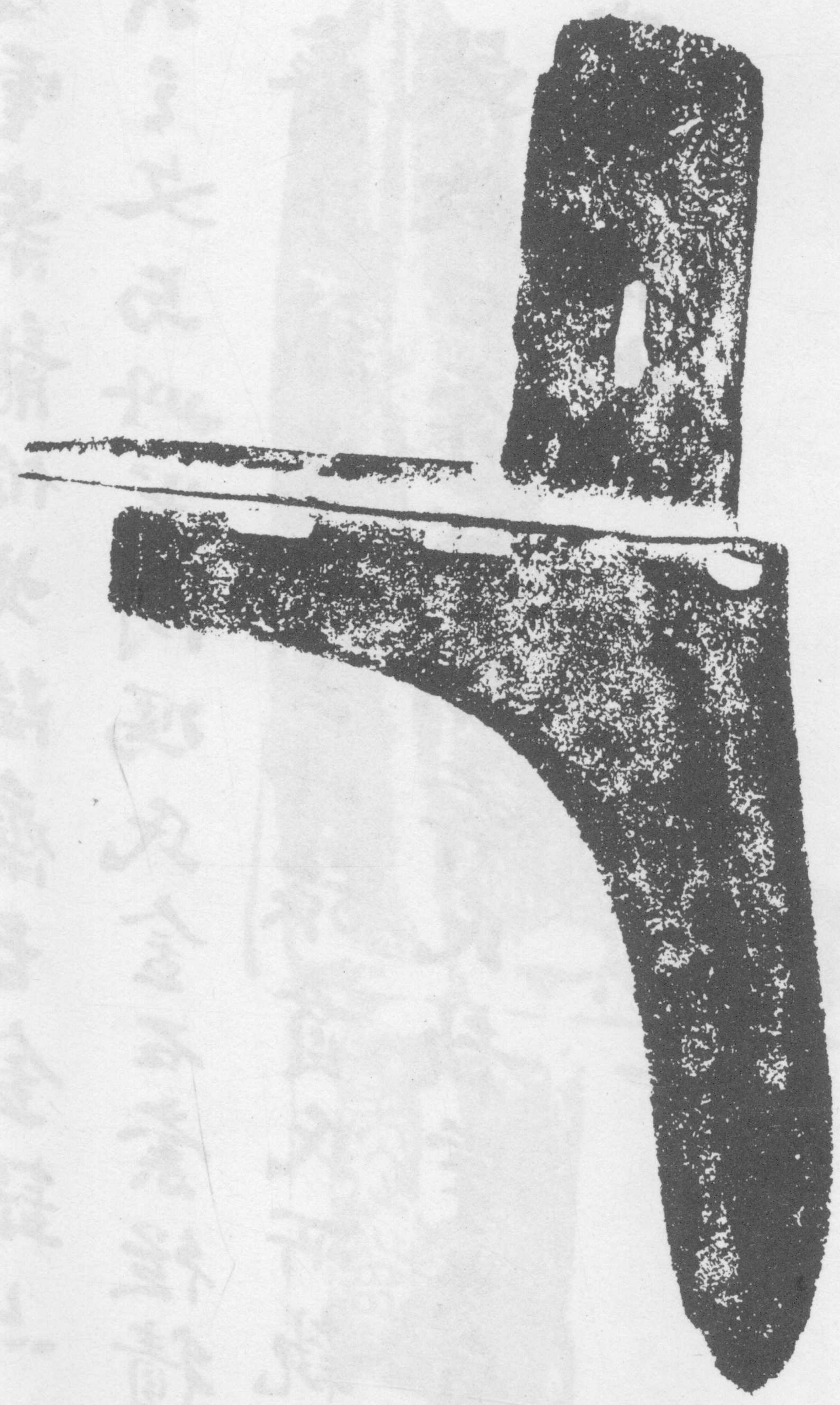
周龍伯戈



夢雲案龍伯戈陶齋吉金録亦載之文与此異同馮氏金石索從積古齋款識摹入云此旅貴氏所執之戟故曰奔戟旅奔氏執掌戈盾戈戟同物也

鄒適廬曰此戈曾在吾廬舊為盛伯希祭酒器壬子至滬有六兵羅叔言得四余得龍首句兵及此旋與人博易入夢坡室龍伯戈積古齋及陶齋均著録陶齋器與此同當為一坑所出積古齋文字略大曾見全形作十與此二戈略異奔㦸云者㦸即戟前已言之奔亦器名余藏一器上范奔字此下冀鑄戣亦曰奔戣繪戣形阮釋以為旅貴之奔非也

周胥蓄戈 佃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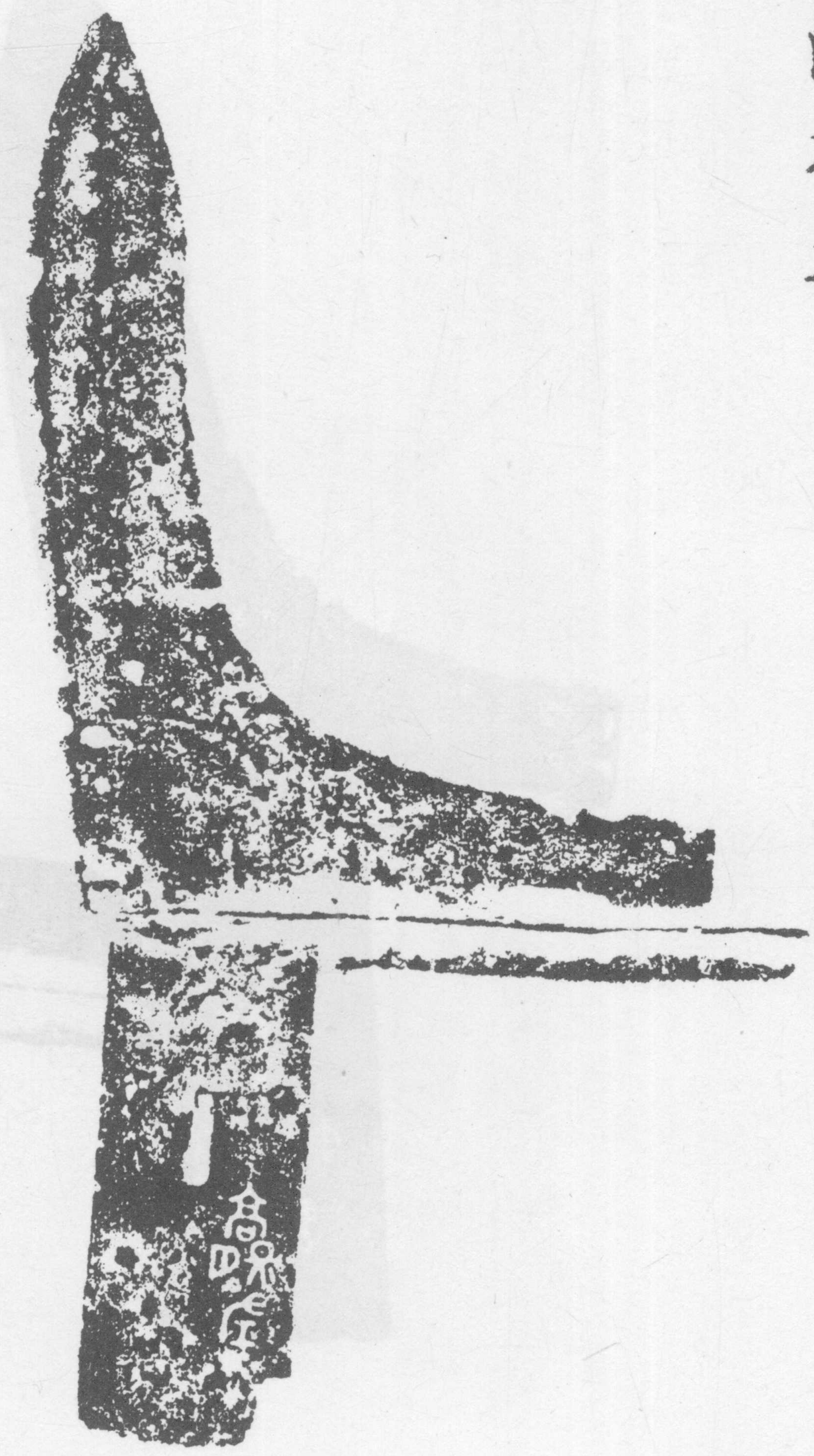


芰雲案銘在内倒文𨒪即胥字攷周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注胥伺捕盜賊也戈為行軍利器以胥銘之志滅賊也下一字不可識姑闕疑

潯雅云𨒪即胥字周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注胥伺捕盜賊也戈為行軍利器以胥銘之志滅賊也下一字不可識姑闕疑

鄦適廬曰蓄从羊省从又从肉義為手持羊肉疑古養字說文養有古文𢼊與此意合滅賊即所以安民是無異以胥養或即名戈之旨歟強作解人藉卜一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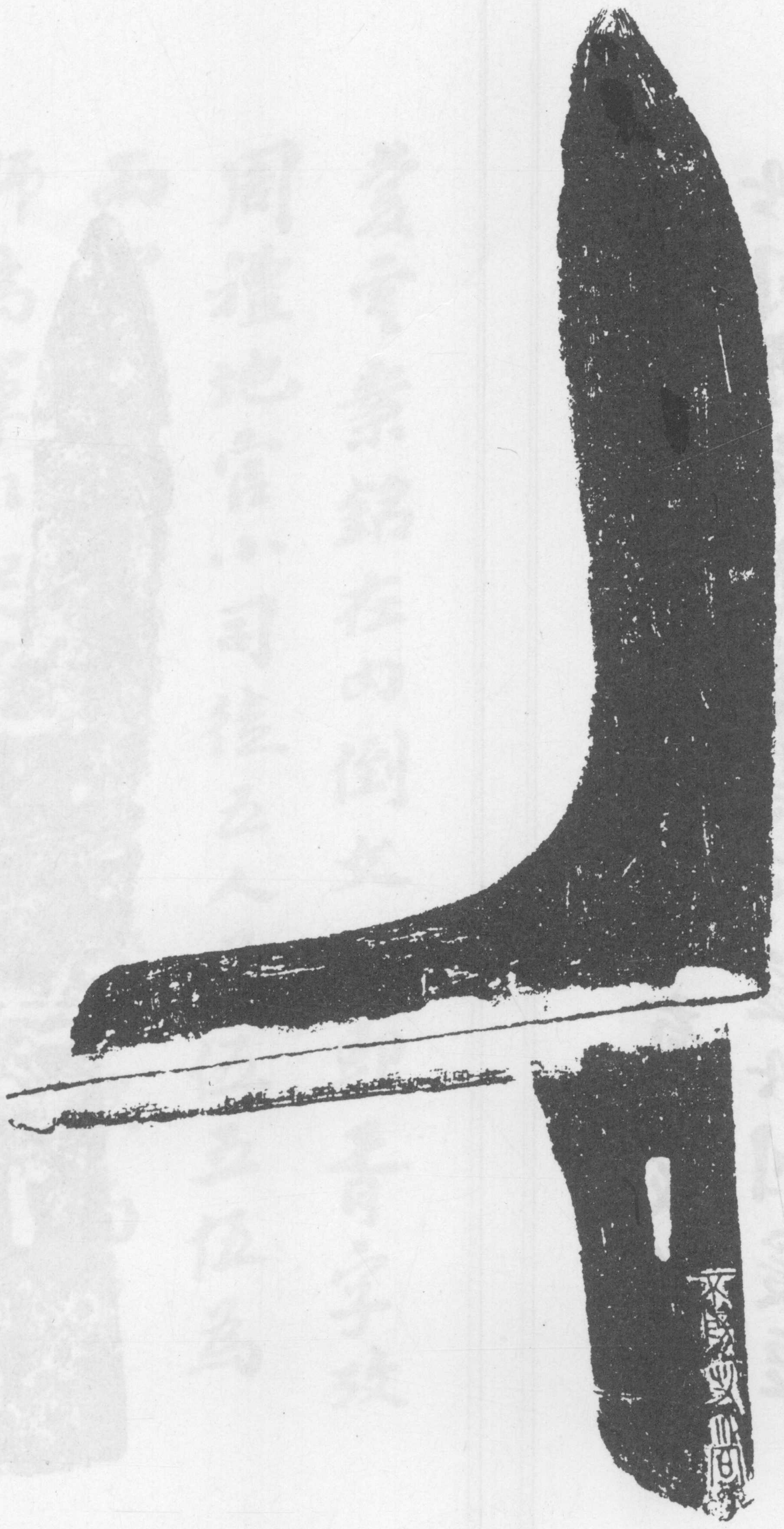
周高陽左戈



菱雲見兩罍軒圖釋有一戈銘与此同惟吳氏藏援長胡短此則援短胡長与金石索第二器葉東卿所藏相同蓋一人所造之器也吳云陽拄日旁古通用高陽作戈者之氏其言左者阮文達謂古行軍左右有局謂之上下軍亦猶之左右軍此戈爲左軍所用故以左字志之此說最爲精確且古器中有秦右軍戈則左右之分尤其明證此器不言左軍但言左者商周文簡耳粵東蔡哲夫藏成陽左戈亦从日与此銘篆體略同云係寶瑞臣邸舊物

鄒適廬曰積古齋有高陽戈又有高陽左戈左戈為文達所自藏與此形式文字小異然決為同時製余所見尚有高陽三劍高陽左軍劍均錄入周金文存左為左軍則阮錄二說以後為允高陽當為地名非國非氏亦非作戈者之氏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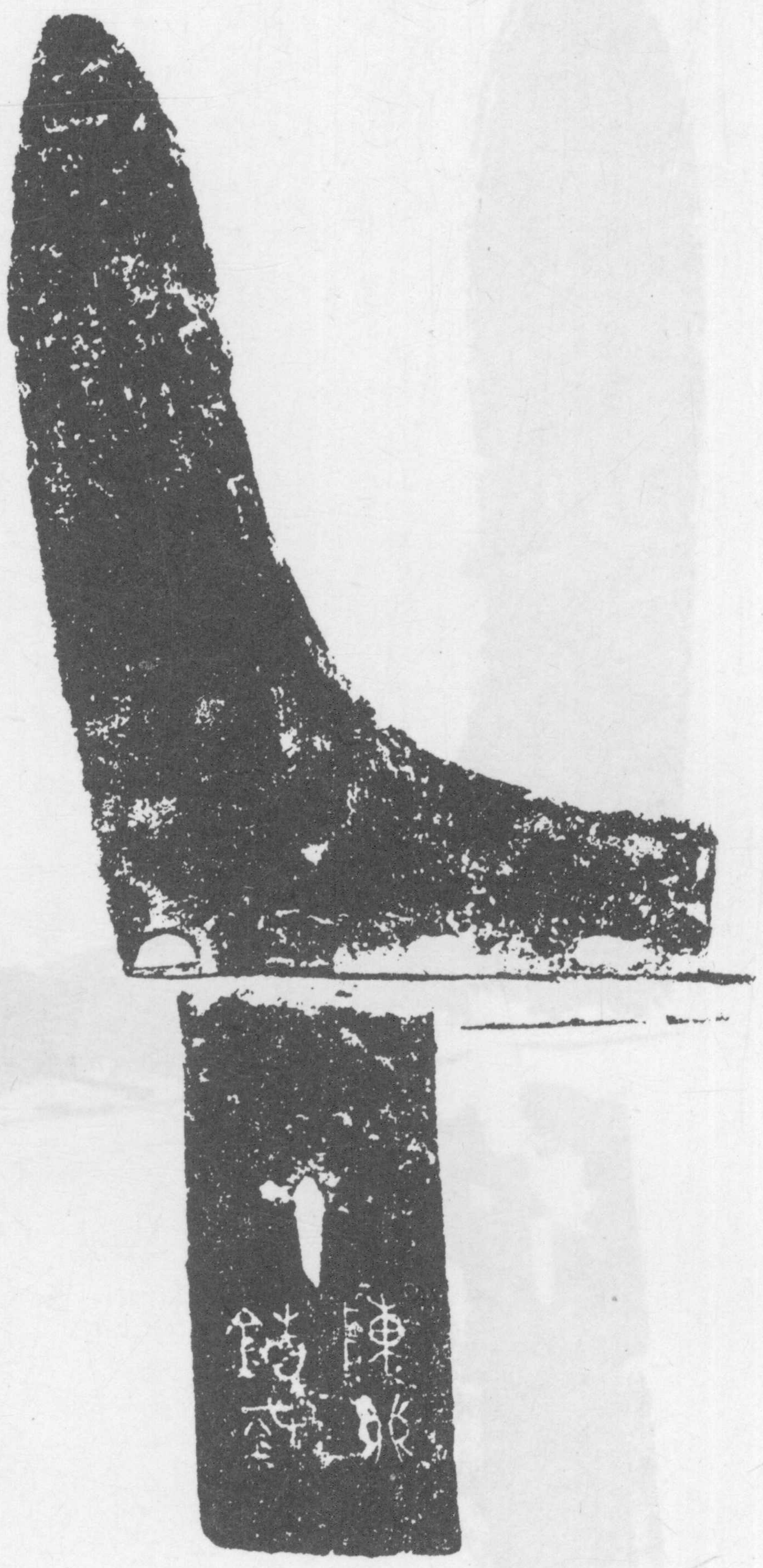
周丕陽叏尚戈



菱雲案丕陽地名叏尚造器者名疊遂以爲叏从手从屮古芋字即若姓氏也左傳有若敖風俗通義云齊丁公子懿伯食於若因氏焉

鄦適廬曰叏从屮从又説文又部叏滑也引詩叏兮達兮今詩作佻叏既非姓云叏尚殊不可通叏當爲史省文叏尚即史尚徵之彝器師奎父鼎史作叏史頌簋史作叏一省下畫一省上畫而史頌簋尤相合決不當讀佻字

周陳卯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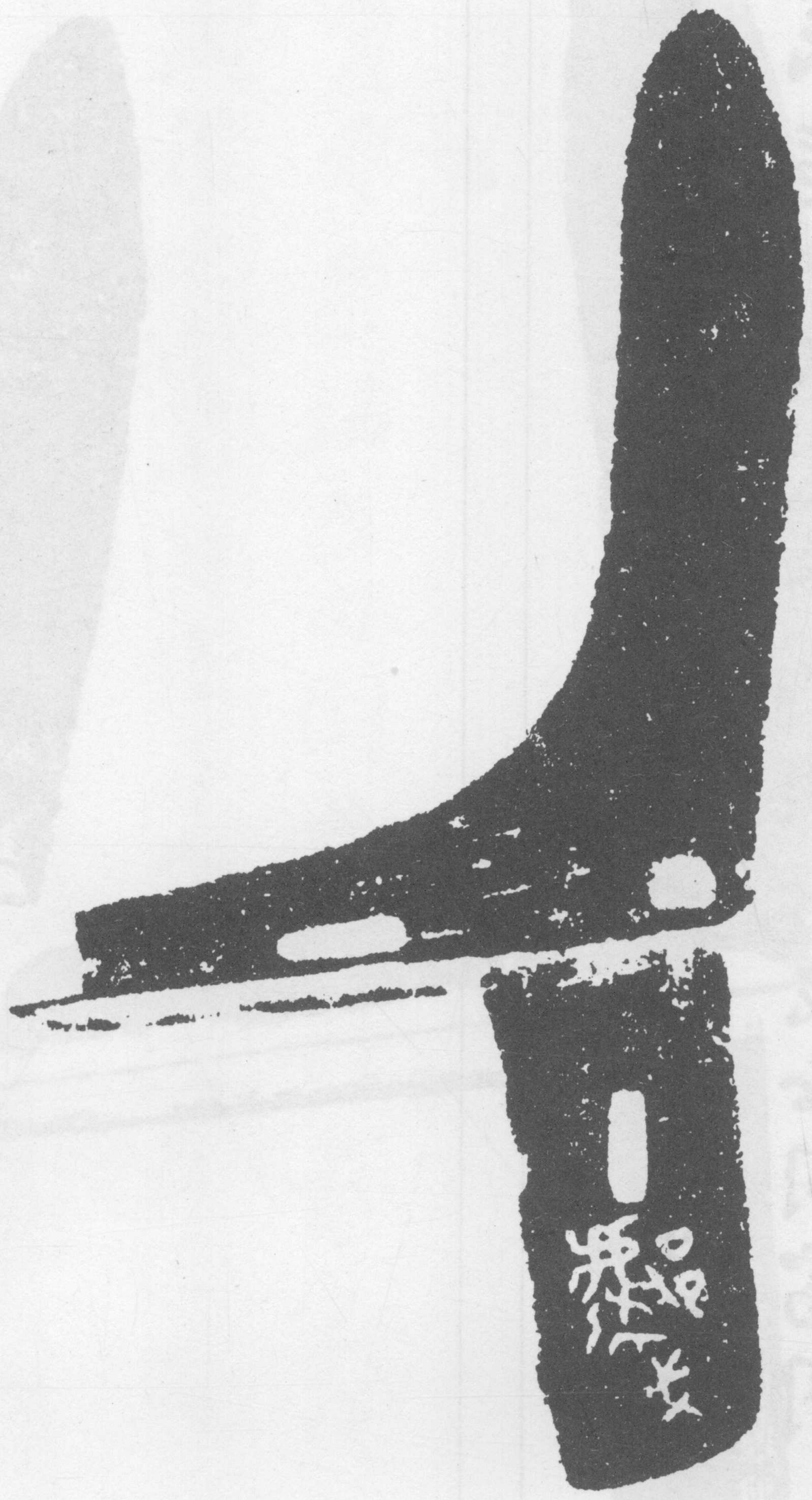


菱雲案簠齋藏古冊目有陳右造戈造从鋯戈从戜與此戈正同當同時所製之器陳墨簃云卯疑卯之異文陳卯人名而進室釋卯為留省文陳留陳邑也按王風彼留子嗟蓋本小爵後併為邑班書地理志陳留郡下注云留本鄭邑為陳所并因曰陳留則陳留之名當起於戰國之末

此戈亦書地名與高密高陽二戈一例又考陳國造戈獨彩有陳余陳窒陳[illegible]等戈皆陳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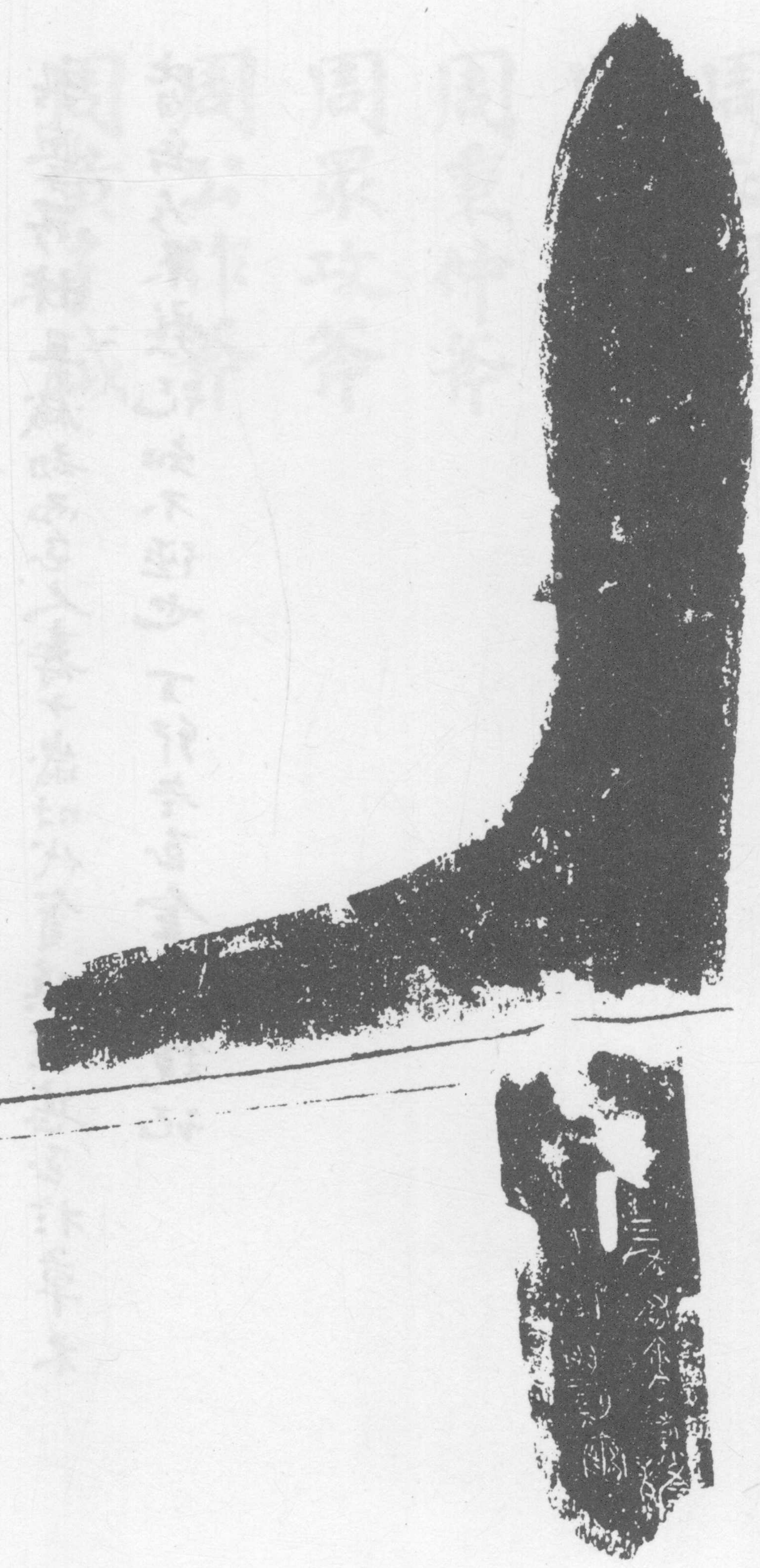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陳是田陳此齊器也卯作兆多文飾正吳愙齋中丞所謂六國時詭異之文

周鄜戈



陳邦福云說文鄜左馮翊縣从邑鄜聲史記秦本紀作鄜省文菱雲棻舊釋均作鄜恐非疑酈字史記越世家越王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又水經注湍水甚清澈流經南酈縣是酈為縣名南陵徐隨盦藏一戈文曰齊酈左軍戟五字據此酈為齊邑路史云酈太昊之後屬南陽孟子所謂一戰勝齊遂有南陽蓋南陽為齊侵地此戈之鑄當在六國末矣

秦三年戈



六國時兵器其文字多以紀年冠
首如呂不韋戈繁陽戈羣子戈秦
造戈等皆有紀年此戈首文三年
亦可斷為六國時物[illegible]即代字
余即徐之省文古徐字多作郐
[illegible]即舍字或釋為舍恐非[illegible]
即孝之異文王孫遺鐘作[illegible]買
敦作[illegible]此又省耳雖字適在銅
沕處僅存大半字細審篆勢實
是護字季即古師字周礼小司徒
五旅為師鄭注師二千五百人護師
即領師之義史記樂毅傳并護
索隱護謂摠領之也護師疑即後
世之領軍罕即罕翔翔即瘳字之
省文古鉩文作[illegible]与此正合[illegible]即尉
司寇戈作[illegible]卅三年戈臣[illegible]均足与此
相証[illegible]或釋為古邦字然邦字古
作[illegible]正象𠦪形与此不同疑即奄之
繇文邵鐘亦有[illegible]字王文敏周孟伯
均釋奄字薛尚功款識附石鼓文
更有[illegible]字諸家俱釋為奄尤足為
此戈之鐵証也戈文刻如絲髮与呂不
韋戈相似或亦秦代遺物與

褚德彝釋

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周禮夏官掌固設為飾器注謂兵甲之屬所以防禦古之攻守用器不過弓矢殳矛戈戟此卷戈屬九而益以劍四匕首三距末一皆備身之器不在五兵內距末孔壟軒以為飾弓簫者攷工記末應將興注末猶簫是也阮氏從之匕首見於戰國攷工記無之疑沿商於宋也古兵所以簡者嗇欲未深人知禮範大刑用甲兵征服之而已不尚首功呂覽言方千里之國所以枉治任也非不能大其大不如小其多不如少後世不脈治任而日求國大所以亂也其列兵之日廓至於礮火殺人彌多國彌不治正可比例觀之而得世風所以日降之故知泰西之精械正若不及古人處學者毋為新學所眯且滅劫而至人壽十歲時代實嗔會甚至於草木皆兵為果懸記知不誣也　丁卯冬至金蓉鏡記

夢坡室藏金之六

兵器下

真定王宗炎署

兵器目錄下

烏程周慶雲藏器　海寧鄒壽祺編次

商甲一戣

周冀鑄戣

周取瞿

周鑄矦斧

周東仲斧

周冢攻斧

周公作斧

周黄子鉞

周吳申二鍪首

商亞形矢鏃

周卯矢鏃

周田齊矢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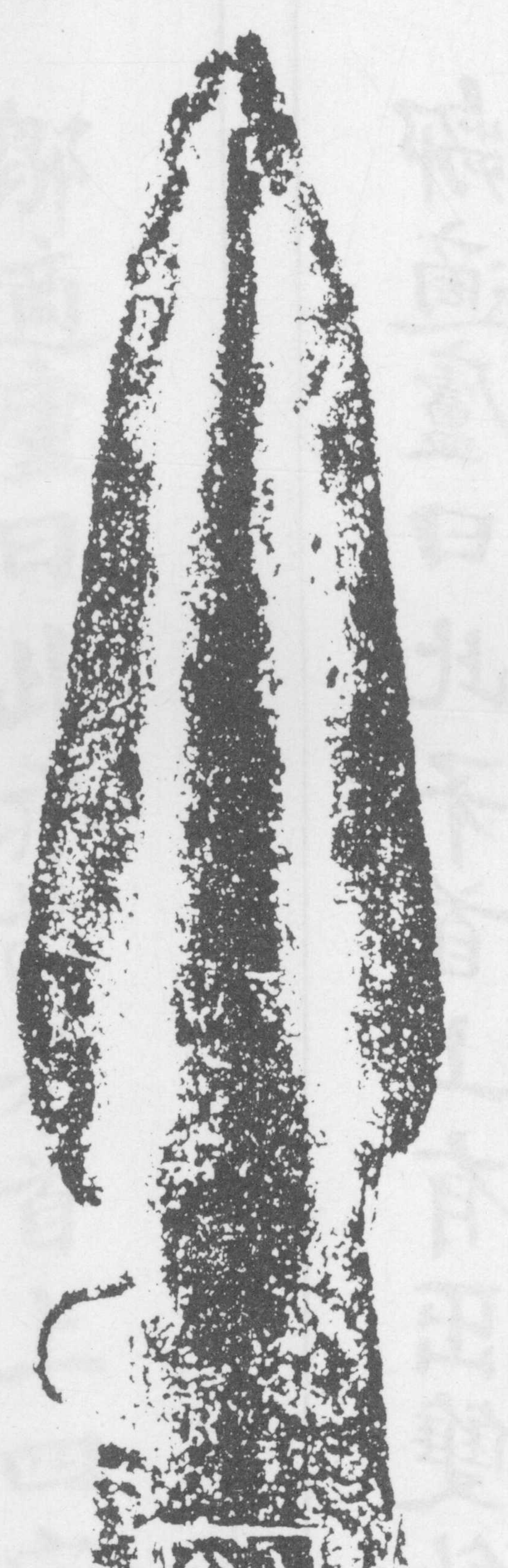
周上武殘弩機

漢延光殘弩機二

後漢建武弩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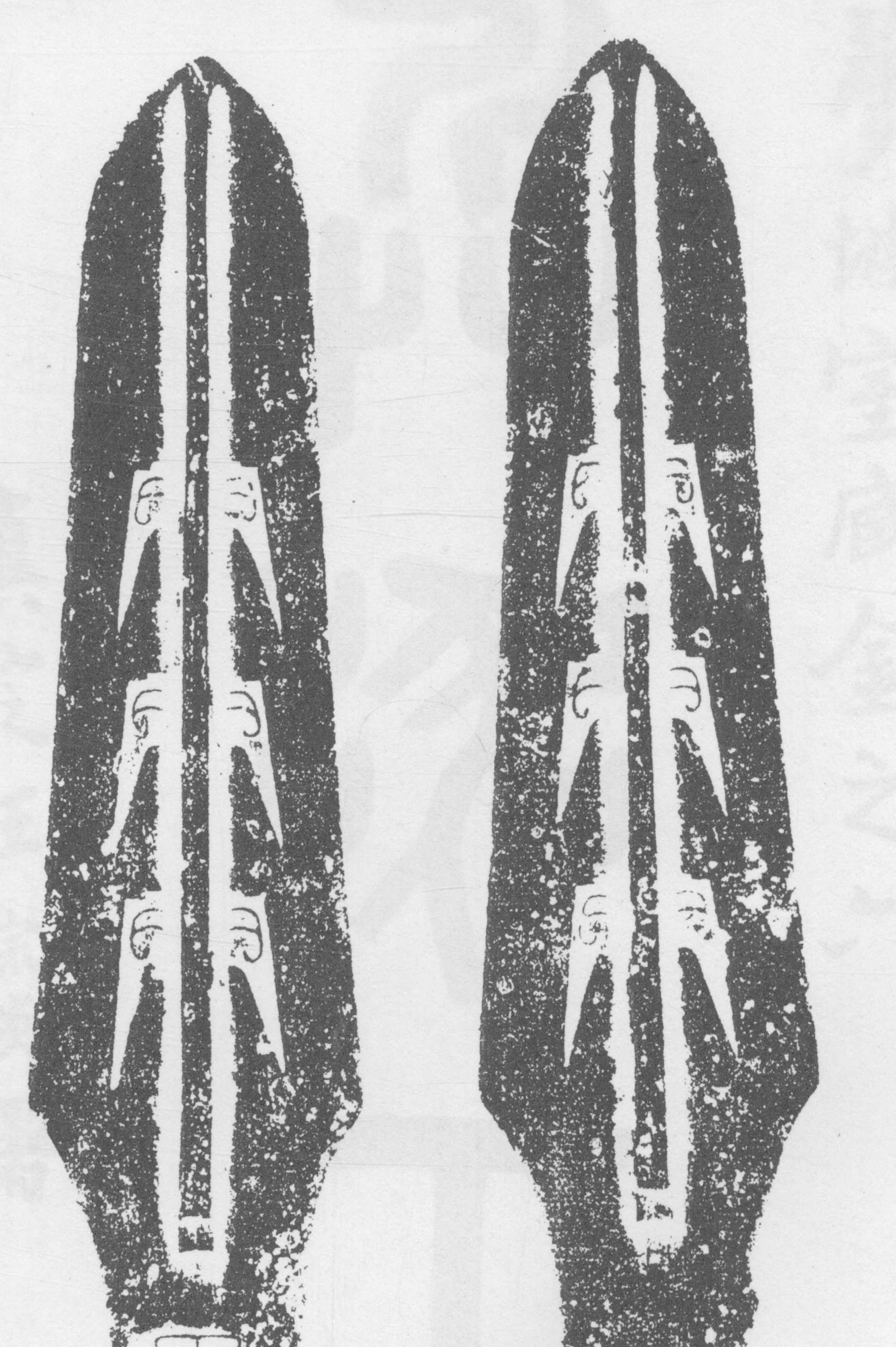
蜀漢章武弩機

商亞形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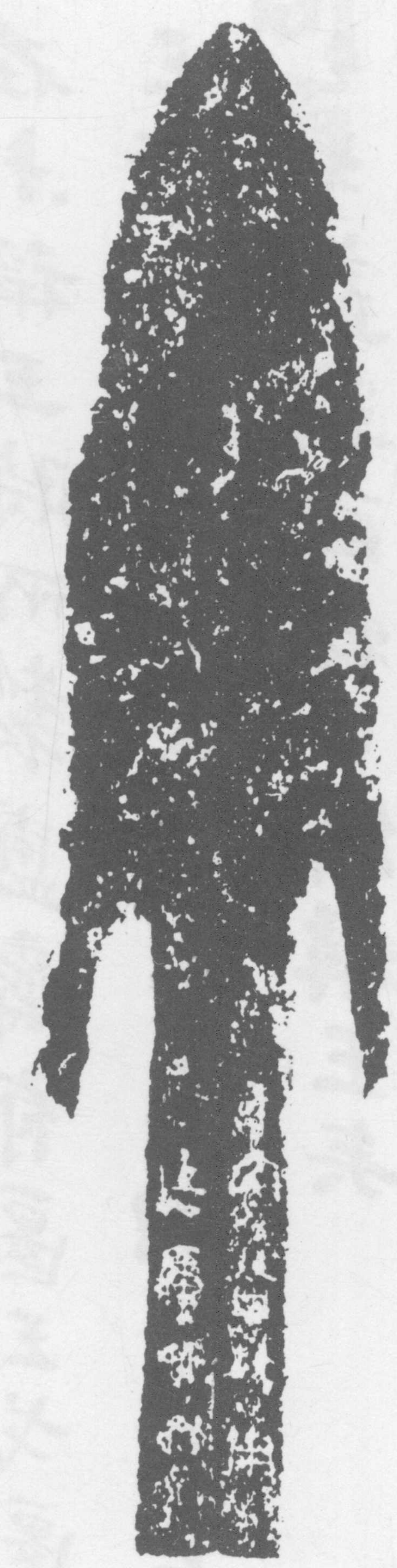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槍首作亞形者至罕見此與鼎彝上之實無分別舊說某為格上三矢酉為酒田為𠆢惟劉心源釋為尊卑二字證以井侯尊之俾用王乘輦作𢦏知𢦏為卑字則此𢦏亦卑之省文矣鼎彝有此字者大抵用於祭祀此兵器也何亦用之前人未有發明者觀近時保定所出三兵器上有祖日父日兄日等字知古祭祀亦列兵器余藏一小者文作又略變之皆商製也

商亞形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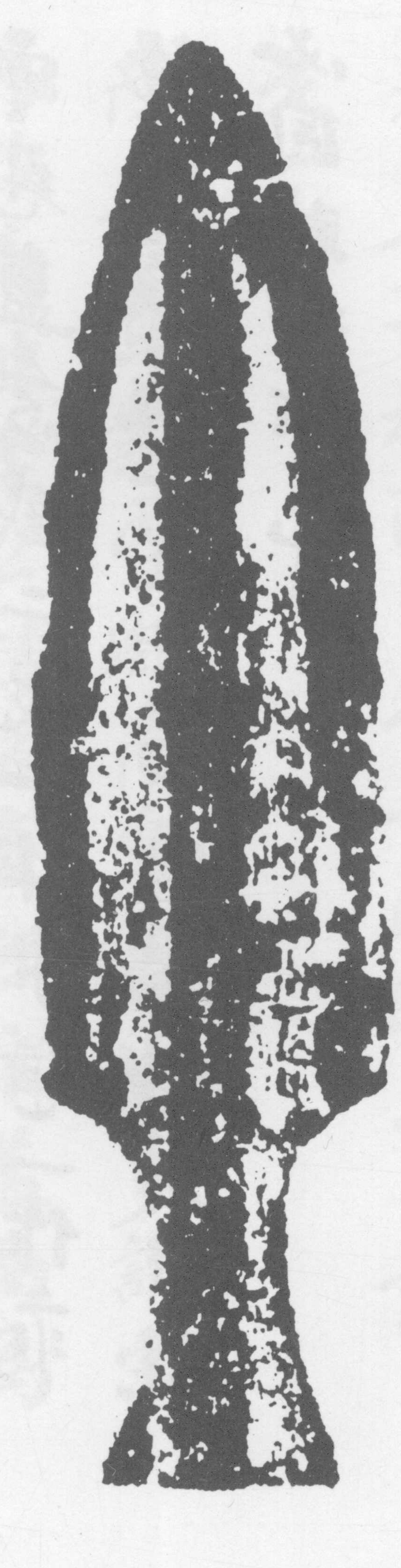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矛首上有亞雙鉤形似王字又似二人背坐嘗謂商器上形多以識別不必皆有其字東莞容希白本此旨作金文編另列坿錄比類參觀別饒古致此無傳拓故未收入憶壬子見此時盦刻吳退樓題瞿字瞿句兵也此乃刺兵估人妄為不值一噱 丁卯九月

周芮公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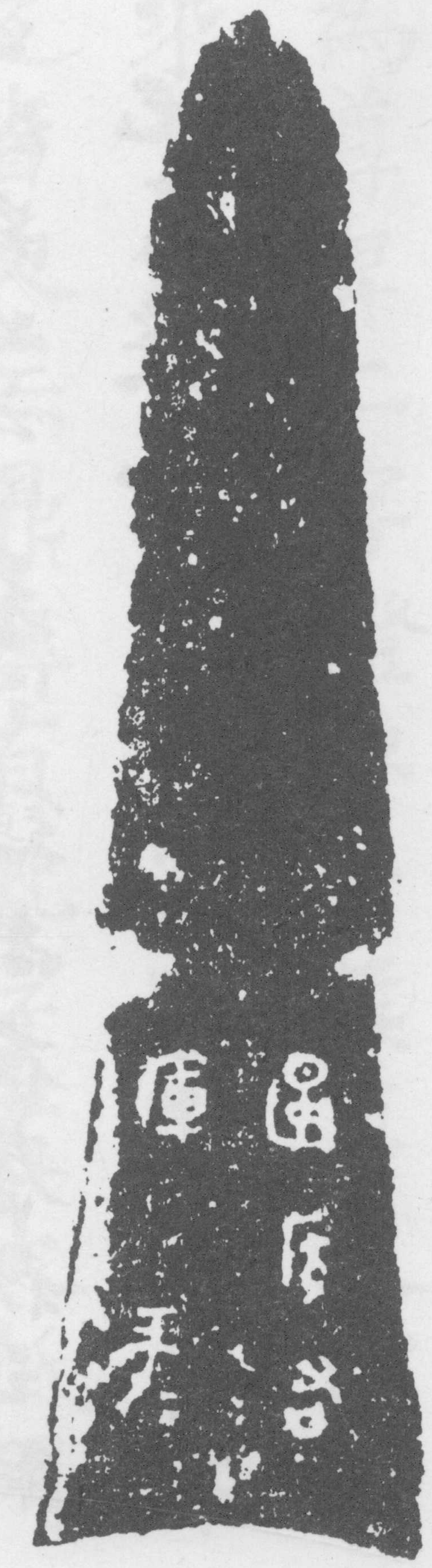
陳邦直案芮伯爵為商代古國秦本紀繆公二年滅梁芮諸侯在國內例得稱公故芮公云云矛之鑄尚在春秋之時廿六紀其數也

周芮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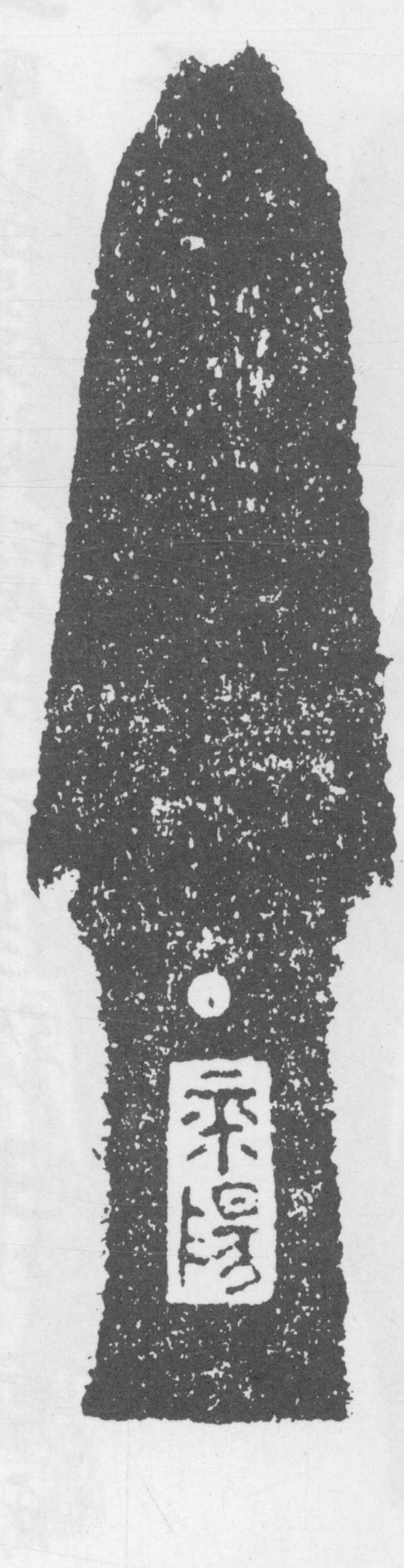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亦芮矛首上四字曰內□王用第二字不可識義當是芮從王用蓋虞芮質成之後從王伐殷所用矛也　丁卯九月

周郾侯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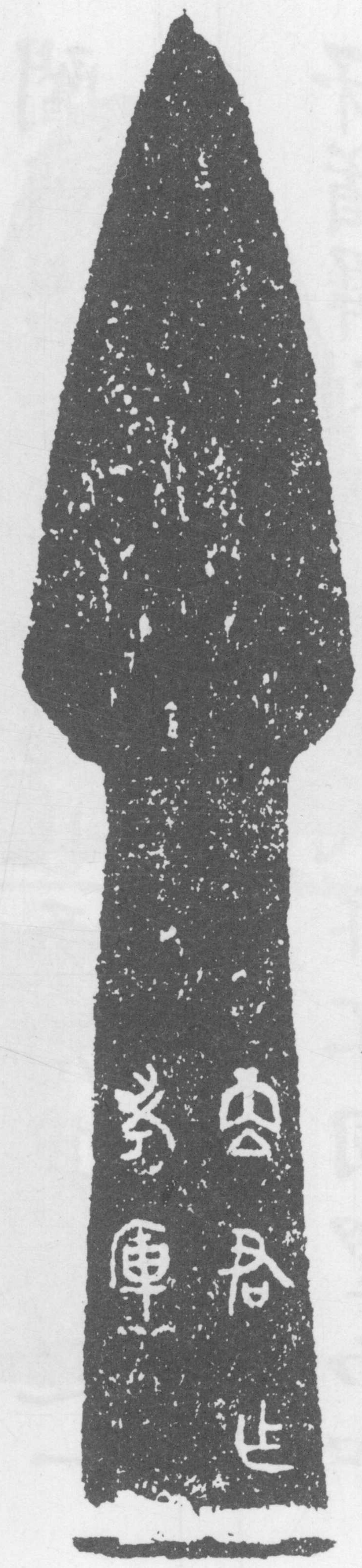
鋆雲案匽即燕燕本侯爵彝器中如燕侯盂燕侯旨鼎之類可証此戈在未稱王時所製簠齋有匽王戈匽王殘戈秘適廬有匽王喜銅器匽王之戈蓋戰國物已僭稱王矣

周平陽矛



陳邦福云𠭯陽即平陽堯所都也見史記秦本紀在六國時為趙地鋆雲見簠齋藏二戈一作平陽一作𠭯陽西蠡藏一戈作𠭯陽字體不同亦必同時所作也

周商君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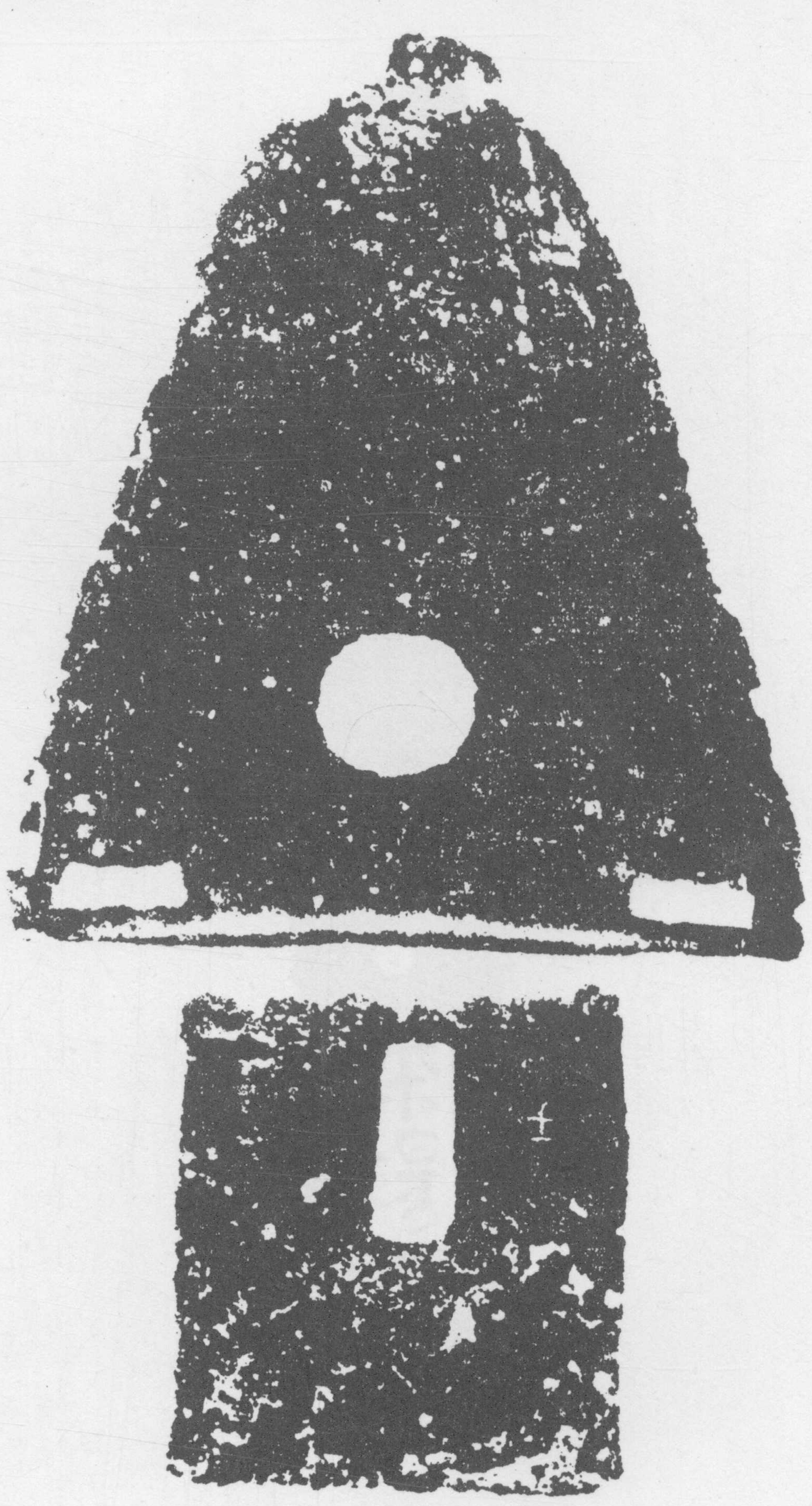
陳邦福案酉當爲商省辛字數作者可證商君者宋君也宋爲商後作器者多書祖國之名与商距末商戴以戈一例

陳邦直案酉即商字昔儒多謂宋人稱商然宋公鐘又直稱宋蓋商爲楚子西之封邑也攷路史云子西爲商公今商洛之地魏晉時始分隸之則此矛爲子西之商明矣

鄒適廬曰此矛　夢坡先生定為商
君甚是古商有作冏者知作冏自無
不可商封邑也史記鞅傳公孫鞅既
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
君此矛當為封後所製又本傳趙良
謂鞅曰君之出也後車數十乘從車
載甲多力而騈脅者為驂乘持矛而
闟戟者旁車而趨此矛殆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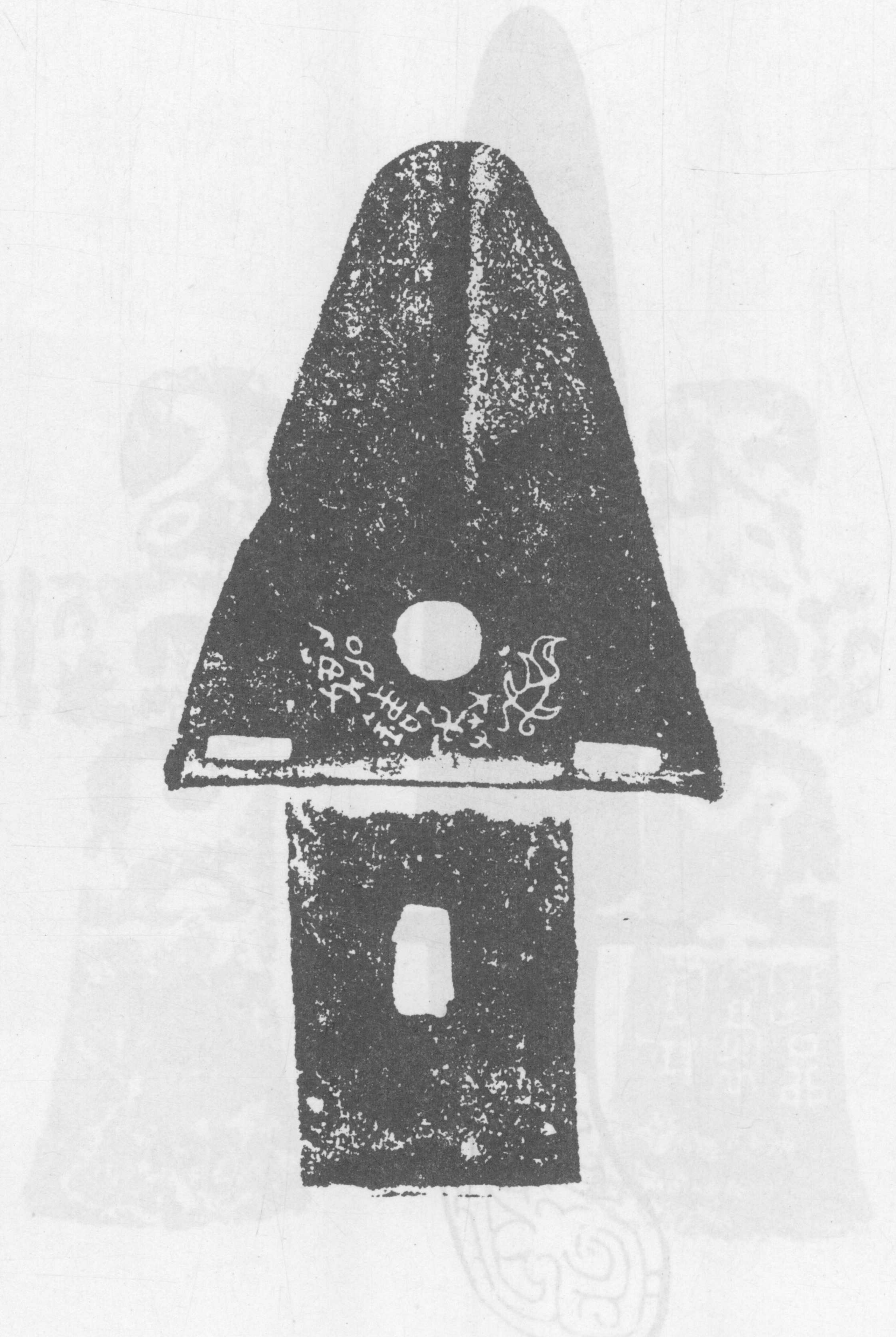
矛首犀利與他矛式亦不同望而知
為天資刻薄者所造令人但知鞅器
傳世有大良造量而不知尚有此矛
丁卯五月

商甲一戣



戣字象戣形較大有鑿文十一二字
考三代之器十作丨無作十者十為古
甲字此或甲之一蓋紀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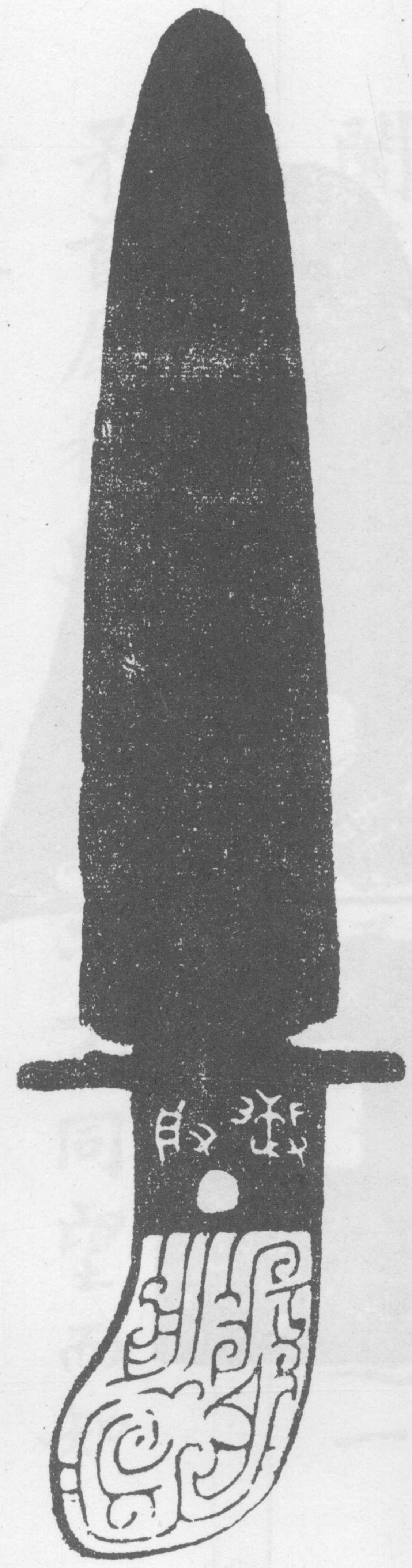
周蕻鑄戣



夢雲業丙罍軒所藏周戣戣作戣此作戣均戣之變體也此云鄭鑄蓋蕻為國名乃蕻所鑄之戣末一字狀形疑作器者之名也

鄦適盧曰鞎釋蕻甚是前有一鐸作敼疑一人製奔下象戣形奔戣猶云奔戟非旅賁之奔亦器名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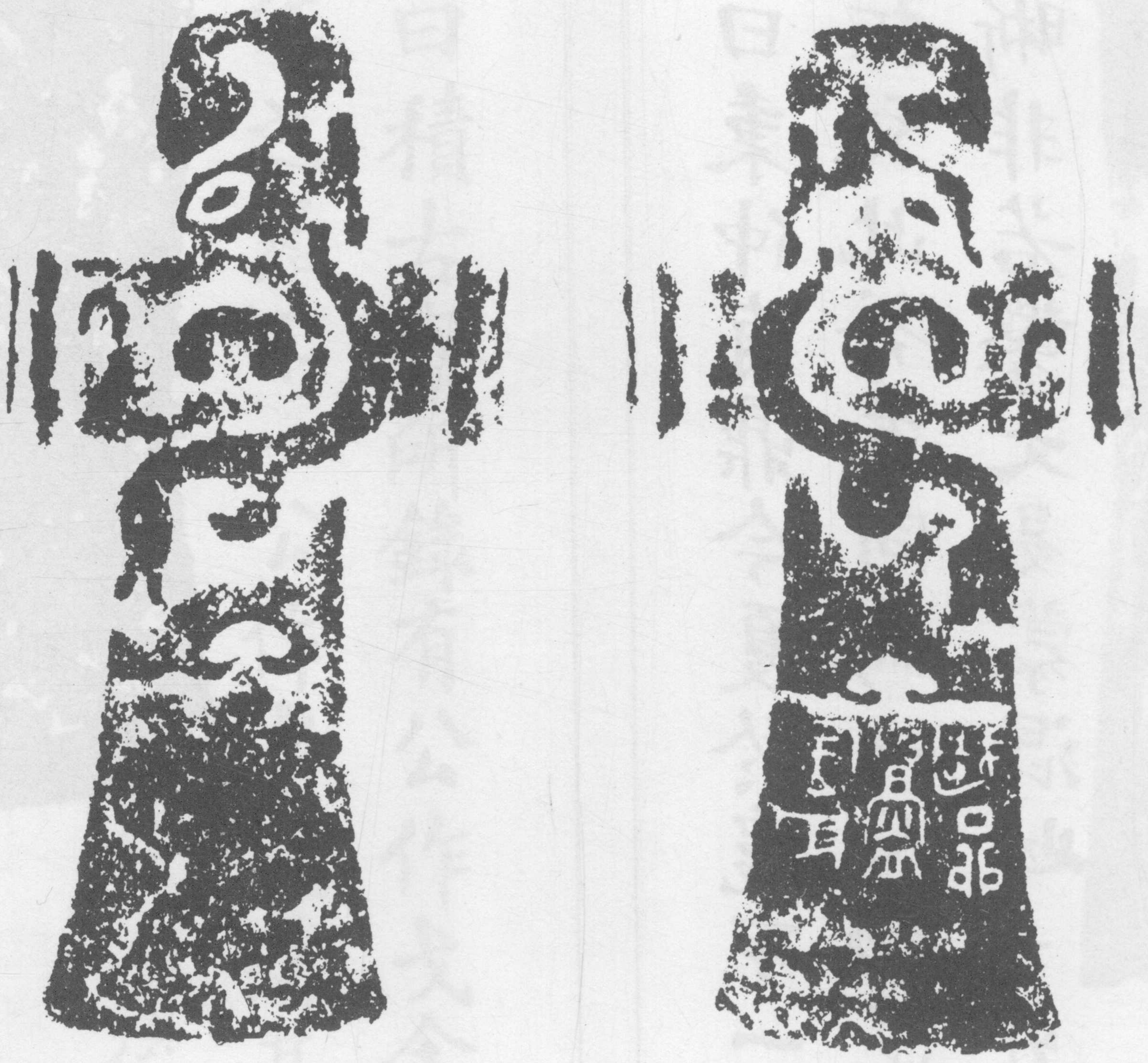
周取瞿



夢雲案兩罍軒又藏周瞿與此器形畧同其銘則與所藏之戣又同阮釋作取故亦以取名之說文戣周制侍臣執戣立於東垂又曰戣兵也戟屬嚴可均謂顧命一人冕執瞿孔云戟屬然則戣也瞿也均戟也

鄦適廬曰此二字與兩罍軒所錄一戣同而後作饕餮首形與瞿合而仍以戣名疑戣瞿同是句兵本無定名但有目者謂之瞿無目者謂之戣而已周書顧命一人冕執戣一人冕執瞿相對為文退樓必析為二則何解於此瞿形而范戣字者耶

周鑄侯斧



是器文曰歲丁卯鑄侯作鑄侯即鑄子叔抑為其宗族不可攷然春秋時確有鑄國左襄廿三傳臧宣叔娶于鑄或以今山東泰安府肥城縣之鑄鄉當之然呂覽慎大固明云封黃帝之後于鑄矣以干支紀年近人謂始于後漢而此云歲丁卯已有先例不僅齊國佐𦉜也末一字耳或以為鑄侯名似非余疑作字之變篆試舉伯寰卣之乍邛君婦壺之乍姑馮句鑃之乍皆可旁證也

古斧有文字者如呂大叔叔廣皆託名此兼記歲尤罕見前數年自京津來滬余力不能得乃為作緣今觀墨本後範象首生趣宛然益勝儷羨壬戌孟夏安



周秉仲斧



鄦適廬曰秉仲有鼎今夏於滬市一見未獲拓文此斧首同為一人物范字尤明晰非若鑿文易蒙混也丁卯八月三十日

周眔攻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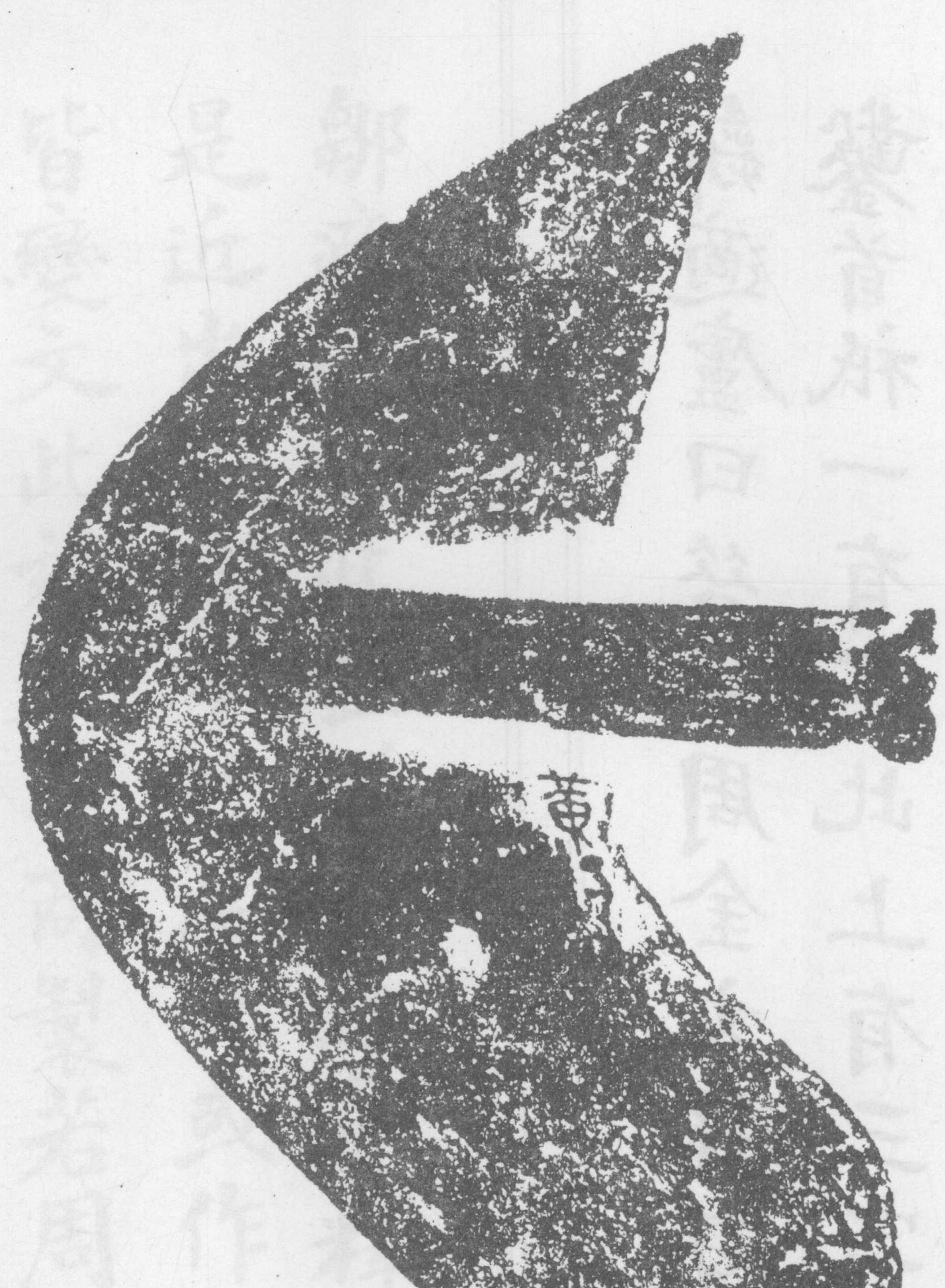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首一字从㸚从四古眔字次从攴从卜卜古鉞字說詳黃子鉞攴見鄙王戈矛偏旁作攴作𢻻舊釋攻蓋以攴為古工字工有作𢒅者者則為攴斧鉞相類本可通名加攴有攻義疑眔外即眔攻言眔兵所用之攻器也丁卯八月三十日

周公作斧



鄒適廬曰積古齋所録有公作戈余所見公作之器不一公作者殆著其非私歟此斧文較舒展疑春秋以後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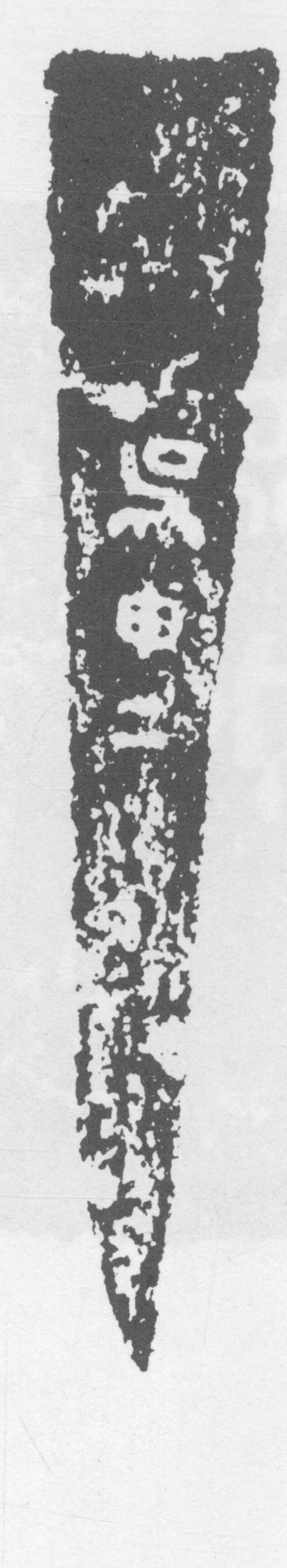
周黃子鉞



菱雲案此器之即象人杖鉞之狀書牧誓王左杖黃鉞故之上冠以黃字耳進宦考路史國名紀云黃子爵楚滅之定城有故城左禧十二年經書楚滅黃事杜註春中君蓋黃後此兵器黃子二字即黃侯所自鑄當在春秋之時此又一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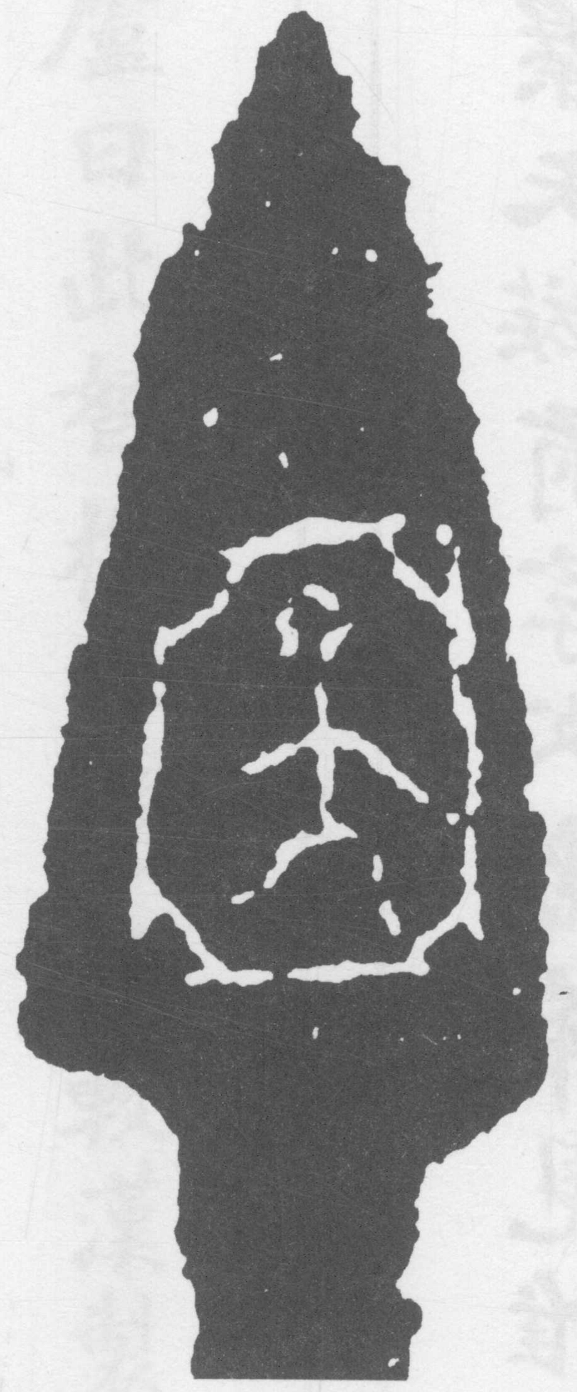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此與乙癸丁戈同自吳門來因乙癸丁戈知此亦攀古廔舊藏古鉞止作戉最古為卜俗稱月斧即鉞是也虢季子盤賜用戉作戉連柄象之鉞首止作卜此正其形文曰黃子子無右臂殆謂執此之人必以左手周書曰左仗黃鉞是其義也丁卯五月

周吳中鑿首



鄦適廬曰簠編周金文錄石蓮闇數鑿首祇一有字此上有三字曰吳中二篆隸兼行疑秦器

商亞形矢鏃



夢雲案亞形習見中有□字說文古籀補天字作□人所戴也天體圜故從・許氏說文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此器从〇疑天字變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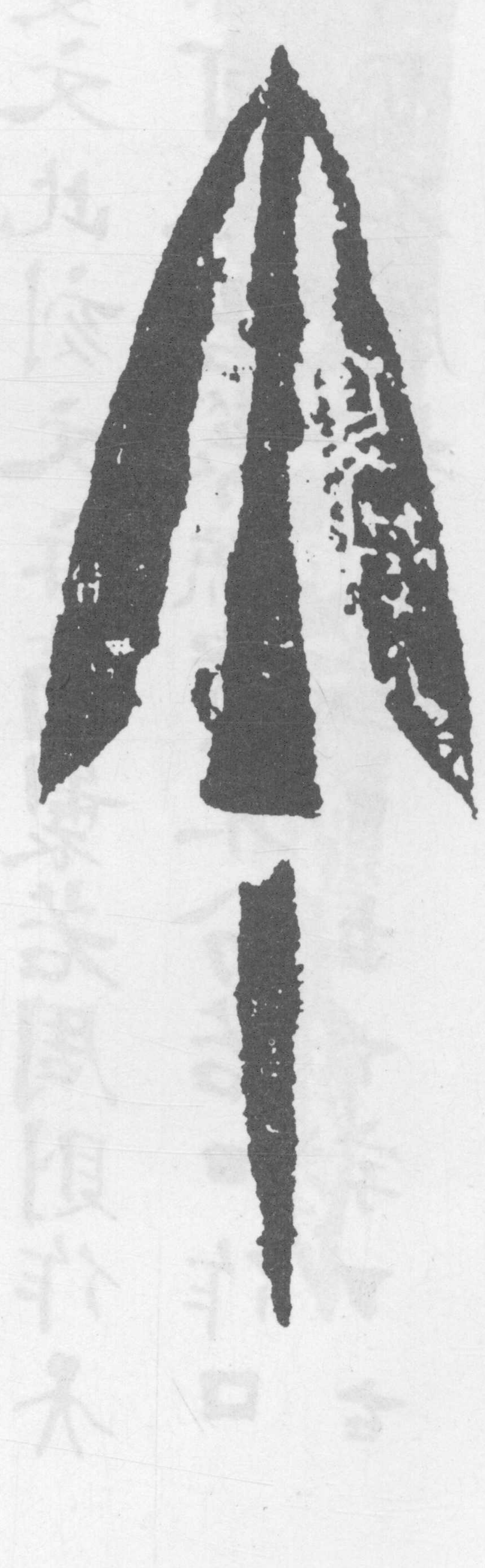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亞形内之□釋天字甚是近出殷虛甲骨屢見或作□作□皆變文此刻文亦商製若周則作□盂鼎可見古篆疏實不分若■作口▼作▽不勝枚舉也■古丁字▼古帝字　丁卯八月

周卯矢鏃



菱雲案矢鏃有字文者希見惟金
石索有三一八千一右字一同字此器鑿
卯字殆建卯年所造也

周田齊矢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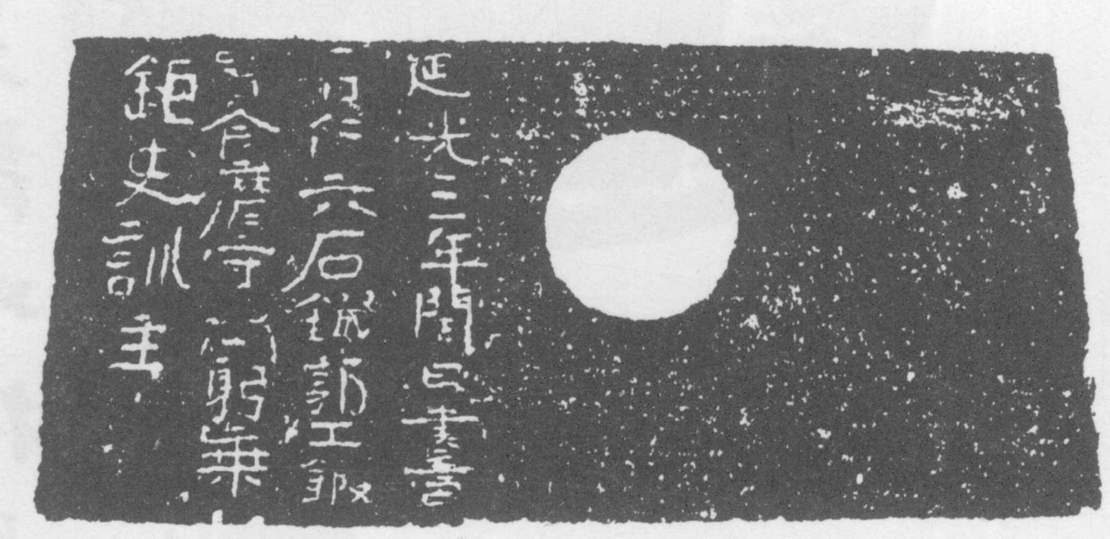
鄦適盧曰此田齊之矢鏃其□□二字
與陳□□戈文同窓齋中丞說文古
籀補列之附錄無釋語按似人名亦
無可稽攷至末□字乃□之省文丁
卯九月

周上武殘弩機



鄒適廬曰此弩機上懸刀較漢製為長刻篆如懸鉞自是周秦文字上武夢坡先生疑將軍之號余疑地名無定徵姑從闕背作衍乃衍字工人名

漢延光殘弩機



漢延光殘弩機 其二



菱雲藏書言府殘弩機二一文在郭為鄭䣄問舊蔵一文在耳欵均鑿文積古斋以為陽識馮氏金石索則謂弩機皆鑿文陰字無陽識者博古圖云延光漢安帝即位之十九年書言府者左史書言猶天祿石渠之屬漢之武庫隨府有之若工若令若丞若史皆銘之於機則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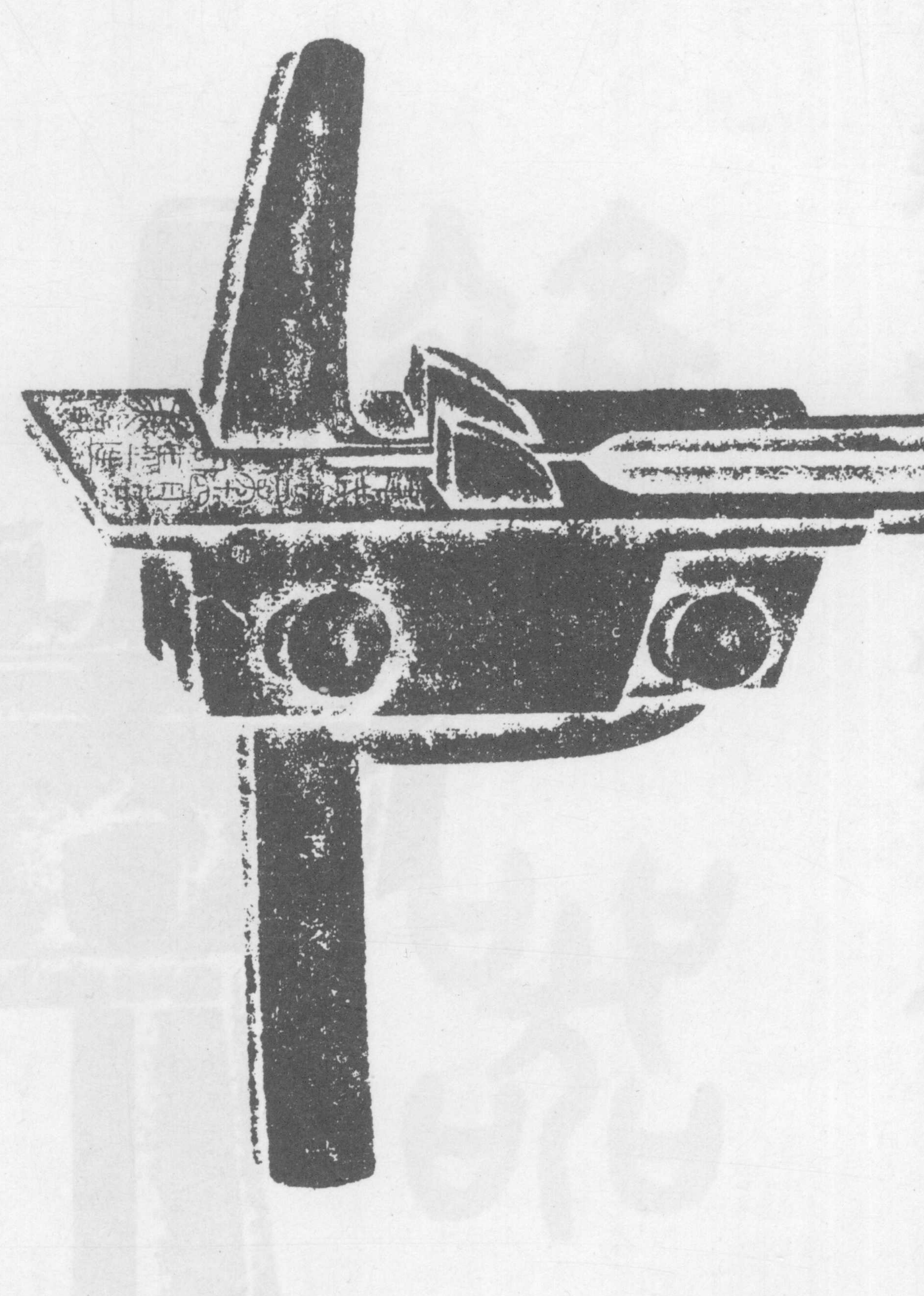
除戎器戒不虞昔人尤在所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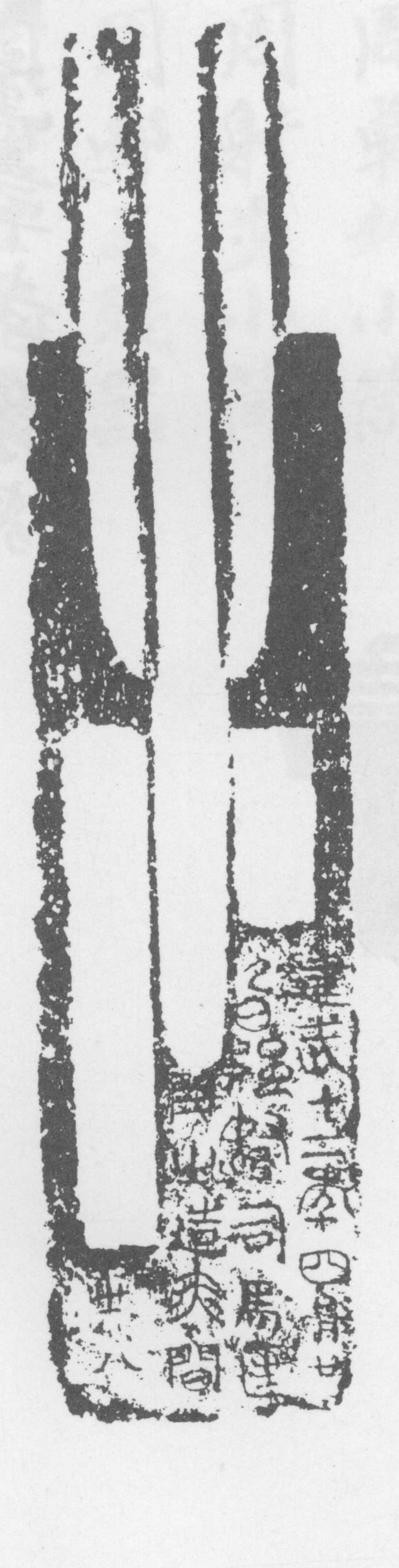
陳邦直云延光三年為閏十月説詳薛氏欵識郭工者郭為廓省造廓乎之工也鉅史疑官名主訓疑人名説文云鉅大剛也荀子議兵篇曰宛鉅鐵鉇慘如蠭蠆據此鐵之美者宛人名之曰鉅寶方言也此弩機疑宛洛人所造當日其地設有鉅史耳又考漢書地理志南陽宛縣有工官鐵官工

官專造弩機足證此機用宛縣之方言當為宛縣所造書言府亦當設于宛縣也

鄒適廬曰延光弩機積古齋曾録其一陽識余又藏其一陰識文字均不精美且有數字似楷書豈變隸為楷斯時已胚胎乎但玩其色味確非漢工不能為此二殘器一郭一懸刀亦同時所造故文字均無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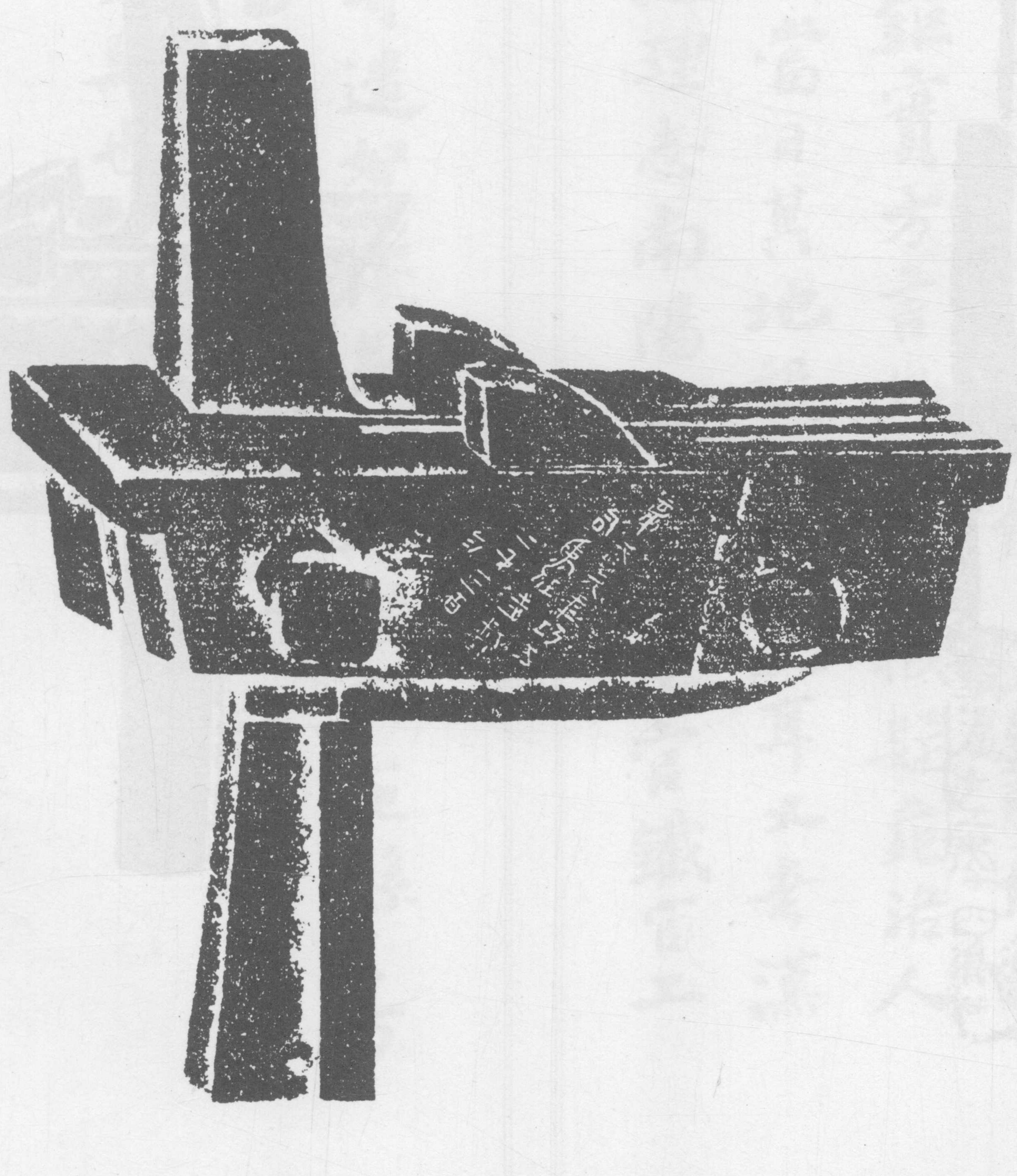
後漢建武弩機 佃金字





鄦適廬曰此弩機上有佃金二十一字曰建武十二年四月吉日强弩司馬匡丹之造赤閒卅八强弩將軍恒見司馬當亞於將軍可補後漢官制匡丹之為匡衡宗族不載紀傳後漢名丹者如景丹王丹郭丹皆在其時赤閒弩名如黃閒紫閒一例中郎將弩機曰赤黑閒詳積古齋

蜀漢章武弩機



陳邦福云趙德夫金石錄云巧工司馬僅見於石趙時建武元年脩西門豹殿基記據此器則劉先主時已設此官不始於石趙時明矣漢許氏鏡云巧工刻之成文章則漢時已有此官此官主工作之事當屬於考工令任主人名替謂替鑄句為鈎字省文未詳何義

陳邦直云巧工司馬不見於史傳馮氏金石索撫有巧工司馬印又考吳天發神讖碑云巧工九江朱爾下巧工盖巧工令司馬為屬官猶芏力太醫之有司馬也則此官肪於三國時此弩機造於章武元年章武為先主紀年与孫吳時代正合洪氏三國職官表未列此官偶疏忽耳

夢坡室藏金之八

銘器

蘄州葉為銘

雜器目録

烏程周慶雲蔵器　海寧鄒壽祺編次

周弟𣎆小筒

周射步小筒

周郘王殘器

周佃金虎首

周鄭伯臣鑄器

周鋪首

周非□□鈎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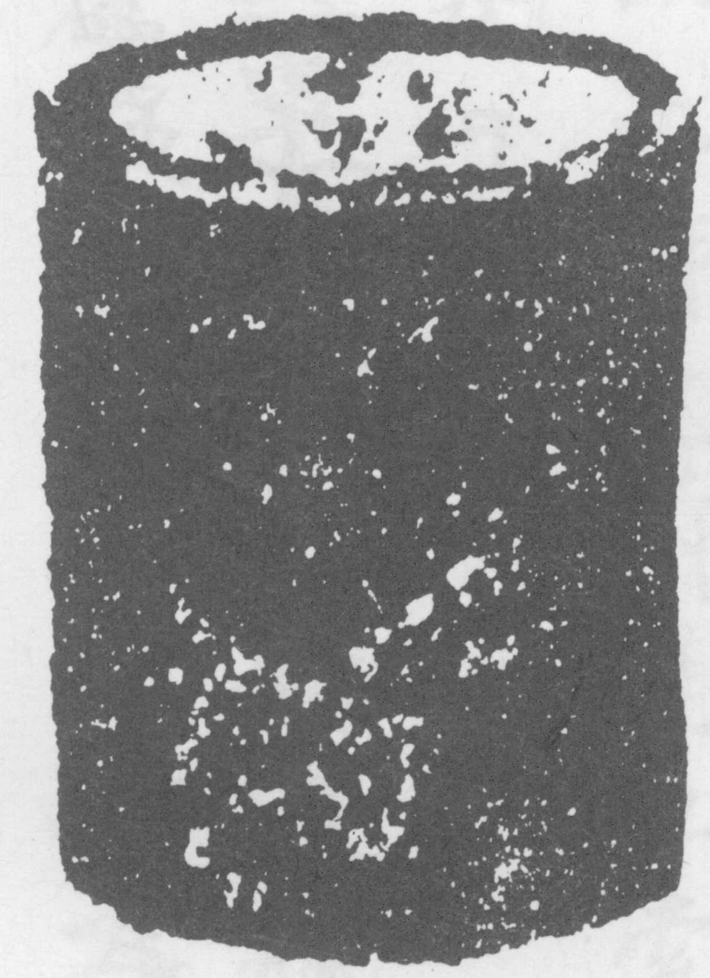
秦示我周行器
漢劉望劍鞶
漢熹平碾舟
晉振威将軍銅飾
宋鎏金鎮紙
日本文和旛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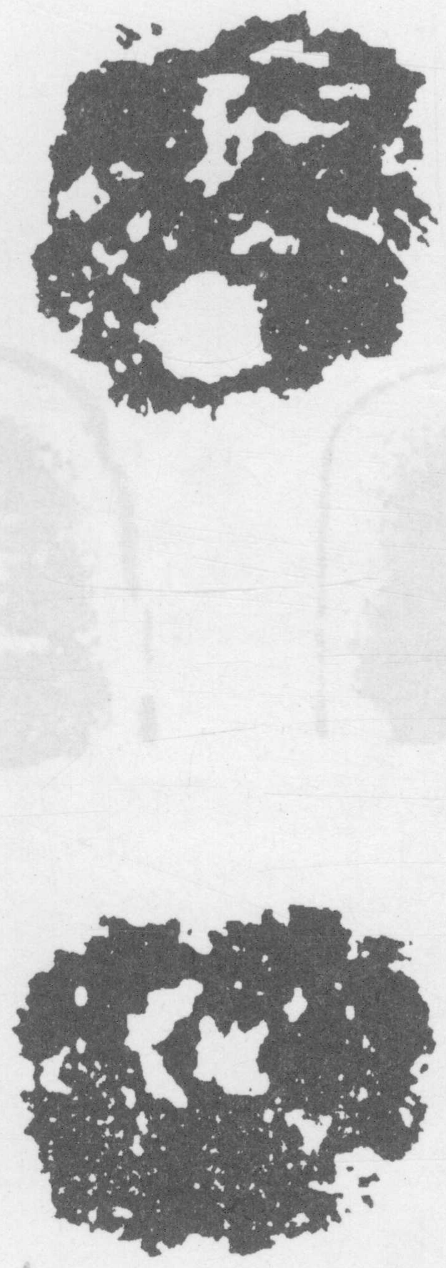
周弟叔小筒



鄦適廬曰小筒上有二字下為叔字
上一字作𢦏按說文弟部有古文𢦏
正作此形許氏解弟曰韋束之次弟
也𢦏曰古文弟从古文韋省丿聲是
𢦏叔猶韋叔可據補說文古籀之遺
丁卯八月　案應公鼎弟字正如此

周射步小筒





鄒適廬曰是筒當爲器上之飾内二字一作屮屮一作卄屮爲兩止相背古步字卄从人執矢乃古躲字步射所用著此二字疑射侯上所飾一筒之細古人且記其名乃有至大之鐘鎛不著一字者此其故殊耐人尋思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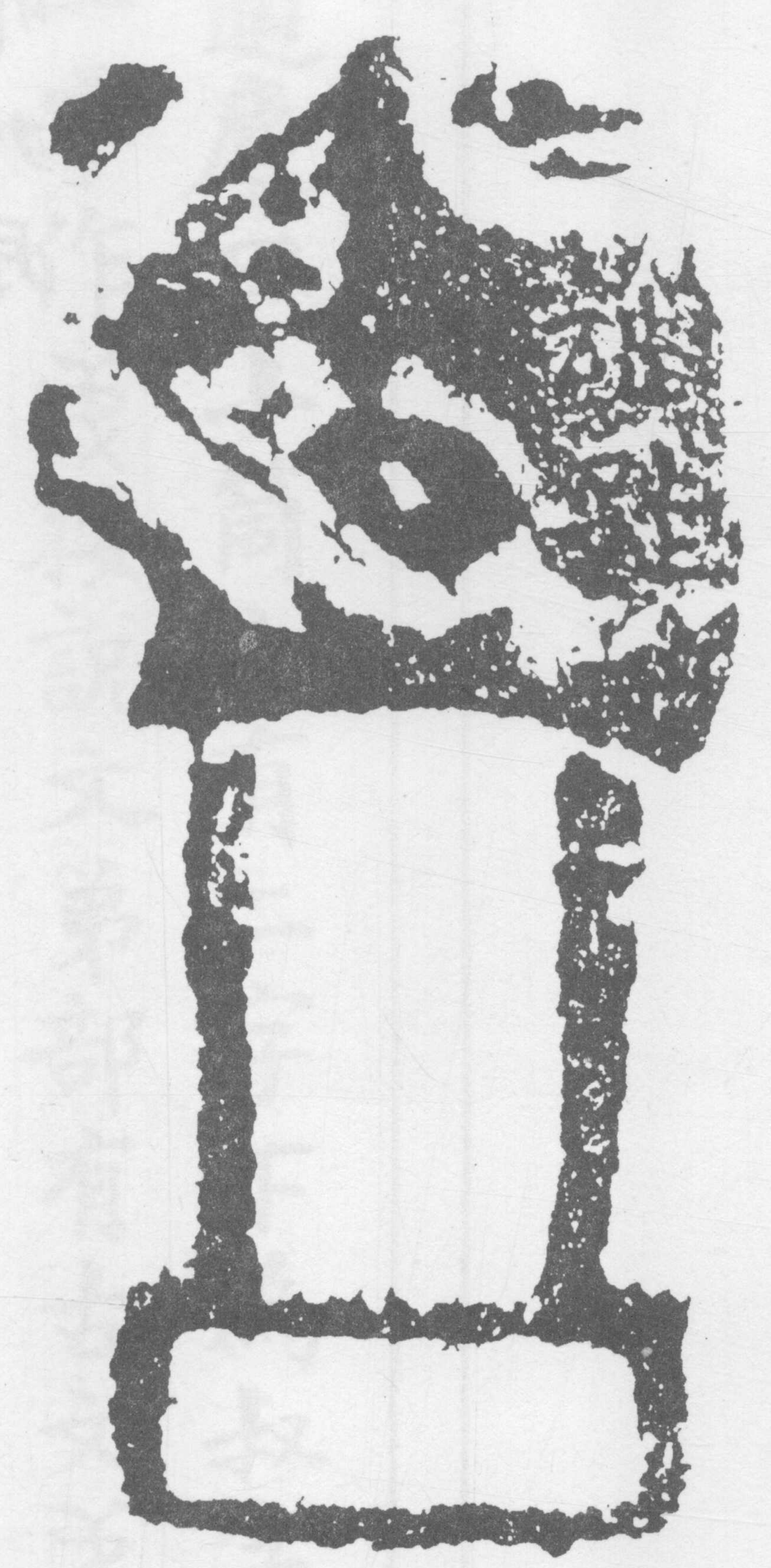
丁卯九月

周郾王殘器



鄒適廬曰郾王有戈矛屢見著錄余藏一劍璏上有四字曰郾丞良奇亦鎣金此器雖殘然文字完美且金色焜燿較之近人新得郾王玉璏殆猶過之丁卯九月

周佃金虎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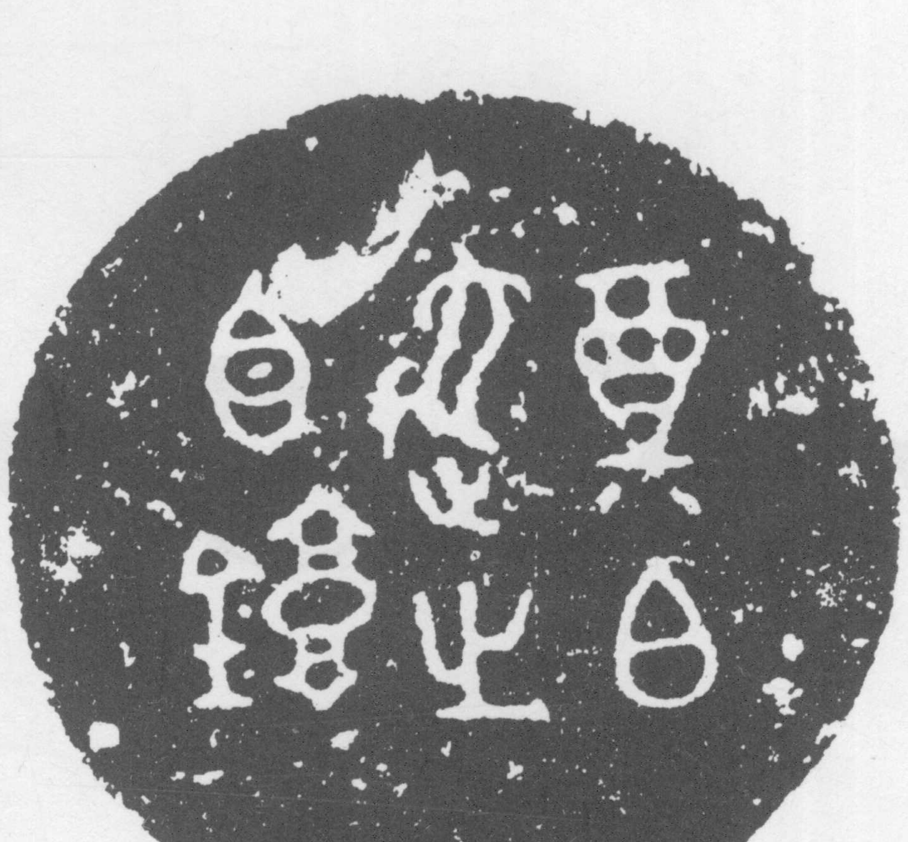


鄒適廬曰此虎首上有佃金砋趾二字不可識或以為古虎符之一種疑秦製乃以止師之前進也索解不得姑備一說 丁卯九月

又按此二字與吳退樓所藏大鉨同鉨作砋趾芇鈇芇用之異文砋趾或官或地不能定此鉨今在西泠印社夢坡室又有一大者紐悉鎏金尤別

致是此器無慮孤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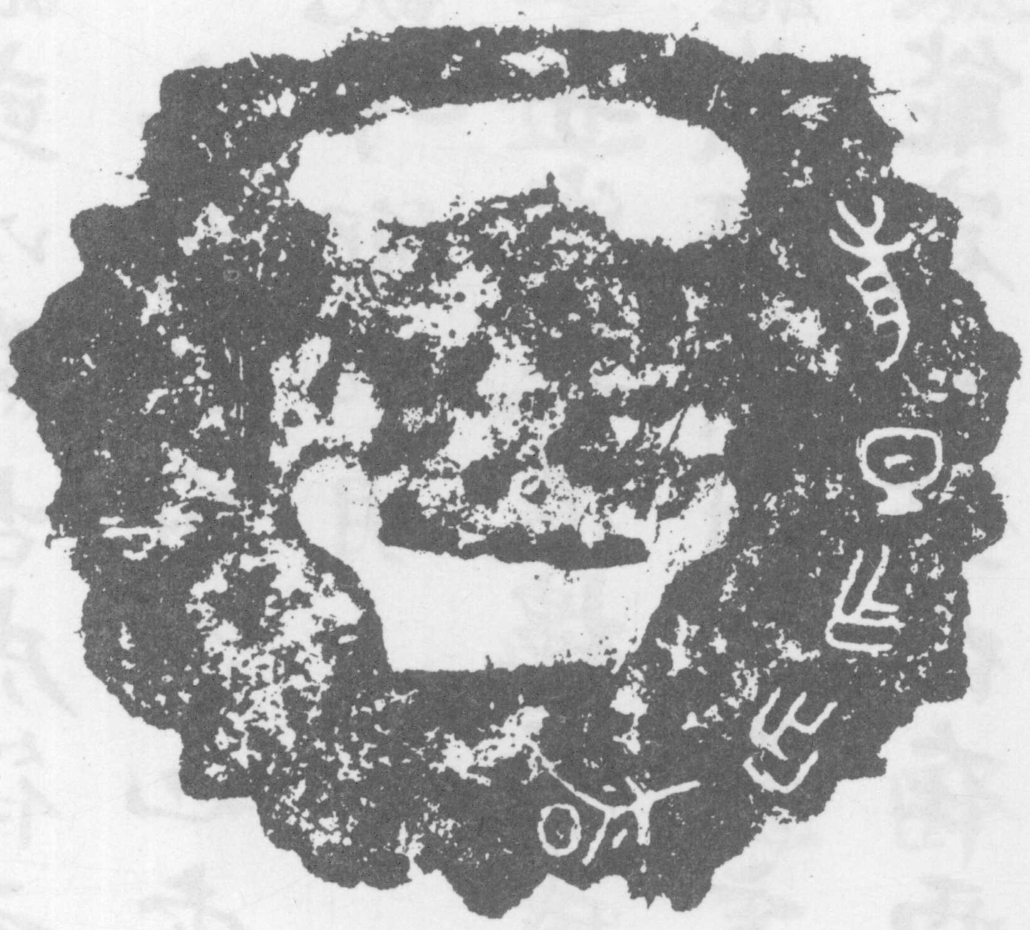
周鄭伯臣鎚器



鄒適廬曰此不知何器文曰鄭伯迆之臣鎚鎚疑人名僕兒鐘曰余義楚之良臣古人自有此句法也又如彝文曰王作臣□彝亦與此同例并疑鎚□或為一人

周鋪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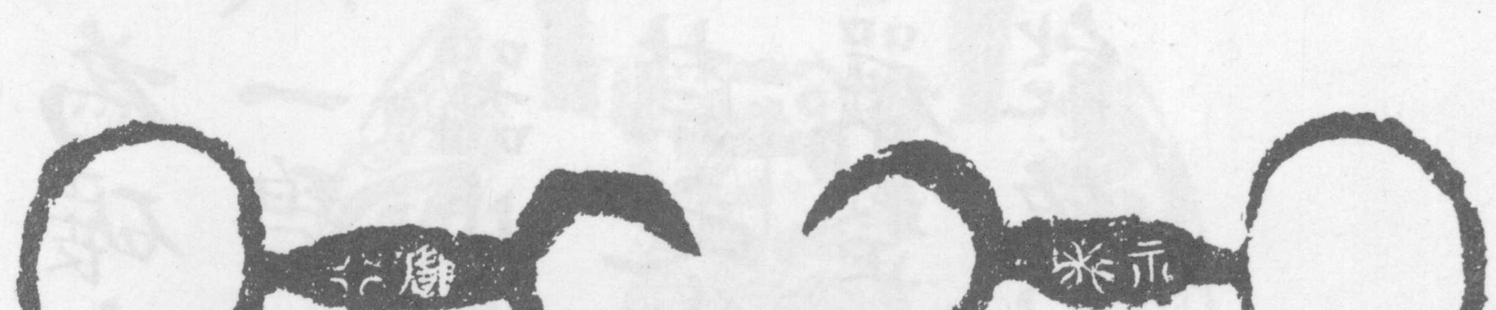
鄦適廬曰此門環上飾古鋪首也陳簠齋有二余編藝術叢編錄大者一皆無字此獨有文五云冓旦作此慎春古慎慎者慎出入有垂戒意故存之丁卯九月或云尚為出字誼亦同

周卝□□鉤刀



慶雲按是器形似鉤刀下有字可佩帶字文甚古第一字似析字第二第三不可曉以其黑潤身斑翠非三代以下之物故存之

秦示我周行器



鄒適廬曰此器形如蟹螯當是工人所用與今轉螺旋釘器相若疑古以出車釘故上用詩示我周行句鑿文意定為秦製丁卯九月

漢劉望劍繫



鄒適廬曰此器有花有字小品中不易得之漢物也中有孔可穿如帶繫上有環可懸如玉珮究不知何物俟博雅定之 案北平在漢為中山國晉猶仍之此是中山之器或云今高麗出土有一劍上連璲知古璲所以繫劍者此亦劍繫也

漢熹平碾舟



鄒適廬曰此為碾舟古以研硃及藥品之用余藏一碧玉者有唐大中年號似為道家器此有熹平年號下勒工名自是宮禁之物就製作觀似不及漢然文字嚴整如新出朝侯小子碑非近人所能偽刻也 丁卯九月

晉振威將軍銅飾



鄒適廬曰振威將軍余前藏一印晉製也此文與印文相似疑一人物為盔飾或為刀中之飾未能論定因列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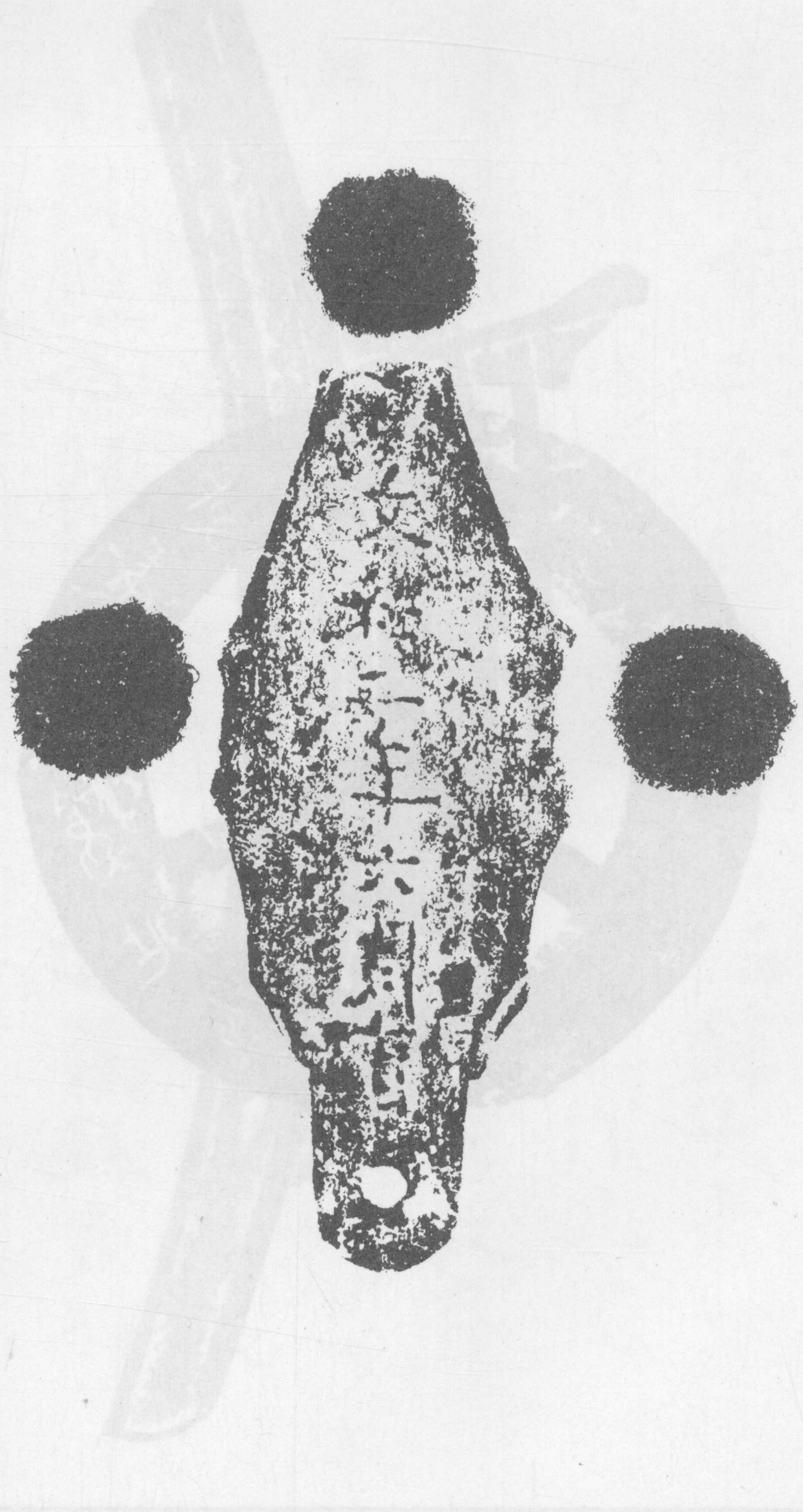
宋鎏金鎮紙





鄒適廬曰此不知何時製據文曰庶
虢姜追□作振紙似周器而鎮紙作
振紙名亦創見疑宋人所為面范龍
虎形殊工細出色當行近推此種惜
似未入土耳 丁卯九月

日本文和鐸鈴



鄒適廬曰此鐸鈴 夢坡先生以文
旁似有正字痕定為宋政和余案日
本有文和年號在元至正間就書法
觀或是彼國製宜與應永鱷口並珍
存之丁卯六月 鱷口見前

寶蘊樓彝器圖錄

馬衡題

據一九二九年北平京華印書局影印本影印

跋

此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會成績之一種也。民國肇造，博物院莫不爲專門人才當鑒定之選。我國既無完善博物院，而古物陳列所僅前清盛京、熱河兩行宮舊藏，真僞雜出，識者病焉。余昔蒞事之始，陳請設會，延攬通人，分別鑒定，雖祁寒溽暑，未肯少休，蓋欲舉全部古物一一評量，以成有統系之陳列，供世界學者之研求。盛京古彝器七百九十有八，選器審檢，詳悉治徵，真僞既定，復於其器中擇有文字或形制異古、紋精者九十二種，爲是錄。視西清續鑑乙編不及十之二，然精確則遠過矣。方謀印行，余因事挂受惡政府所侵，寔古物有散失之懼，憤而去職。鑒定委員會亦遂被停，同人摩精竭慮，將謂付諸逝川，不期容君希白忽以印刷將成告，並丐假一詞。余已所復多之，並余亦烏可無言哉。容君嘗任鑑定於此，多用力至勤，文字考釋出其一手，今又委曲成就，傳布於世，珍攝歡喜。古物之須繼續整理編輯出版，類目尚夥，國家倘明，異日得賢而理，必能竟同人未完之志，則是錄其先導者乎，可慨矣。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

紹真周肇祥

寶蘊樓彝器圖録

東莞容庚編

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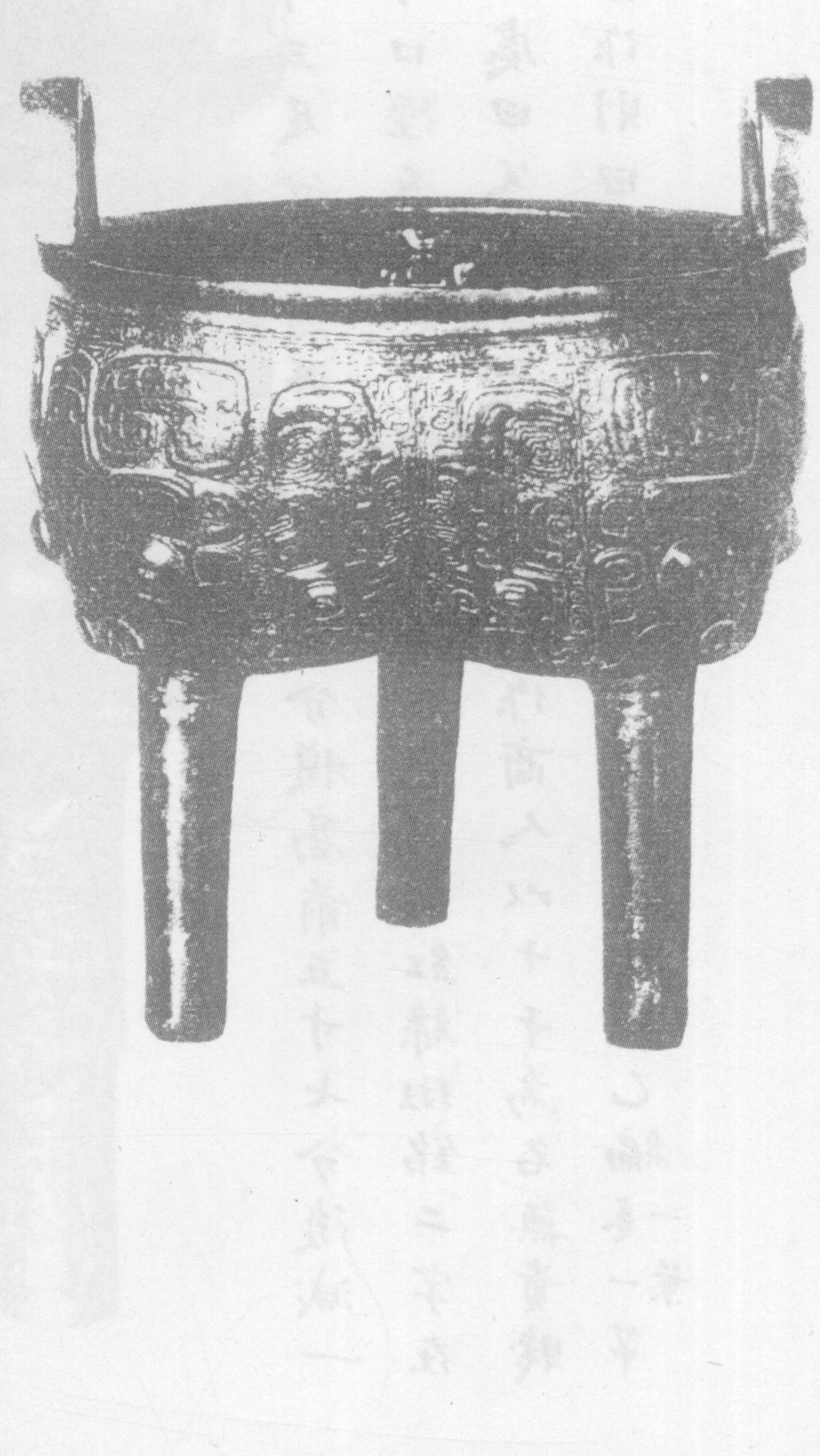
一此編之器皆盛京故宮舊藏西清續鑑乙編所箸錄者見藏古物陳列所寶蘊樓中原數凡七百九十有八偽者纍纍茲選印九十二器蓋有文字或形狀異花紋佳者續鑑所圖於形狀花紋銘識尺度考釋每有譌舛稿藏古物陳列所尚未印行不復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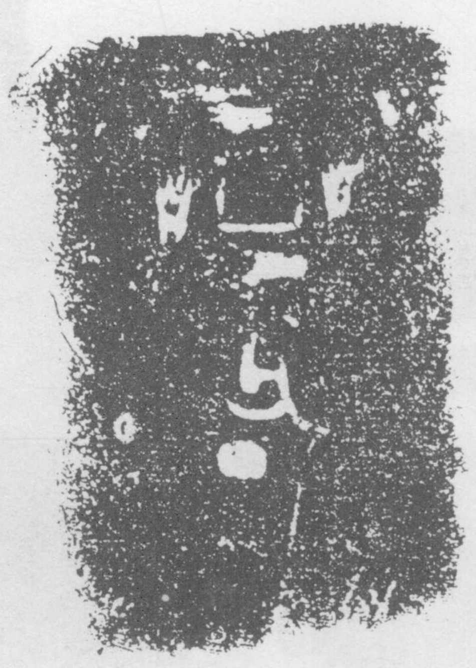
一每器記其形制大小輕重色澤權度皆以權度製造所所定為準

一器之年代不易確定以文字簡質有文字畫及以甲乙稱者屬之商雖或上及於夏下及於周而大較近是文字細小若鑿者昔人或屬之秦今定為晚周器至於漢則字體方整易曉此編於器上冠以時代而以形狀花紋之異同為次其無文字者亦可資識別焉

一周以前文字每以單簡之圖畫示複雜之意義如父丁鼎之□父丁即彥鼎○卯尹寶彥貝二朋用作父丁尊彝之義故有武功而銘□集眾人於軍旅之下而銘□□雖為戈旅二字所從出然不可遽釋為戈為旅也□□象陳豕於人下而祭雖為大豕二字所從出然不可遽釋為大為豕也凡此等字無論緐簡何若概稱為文字畫以□識之字之泐蝕及不可識者以○識之

商父丁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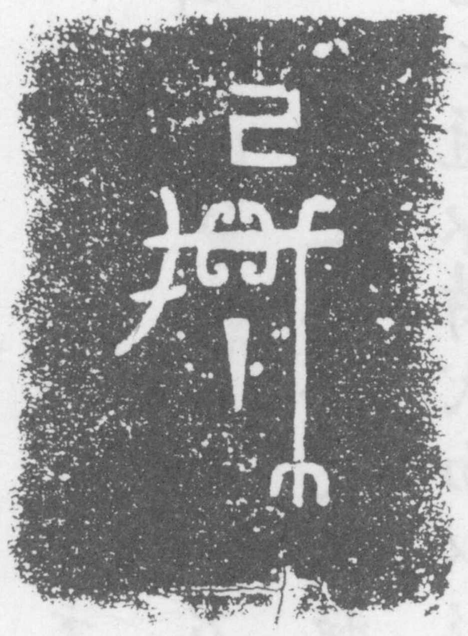
□父丁

右鼎兩耳三足分當右耳及口有裂痕通耳高右六寸八分左減一分腹高前五寸七分後減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五寸四分重七十兩色黑閒作水銀古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後近口處空象四足環繞守衞之狀西清續鑑乙編卷二第四十三葉作周舉鼎一

商乙鼎



五



乙□

古鼎兩耳三足分當通耳高六寸七分腹高五寸五分深三寸口徑五寸四分重六十三兩色黑有紅綠斑銘字一文字畫一在腹後近口處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三十一葉作周乙鼎

商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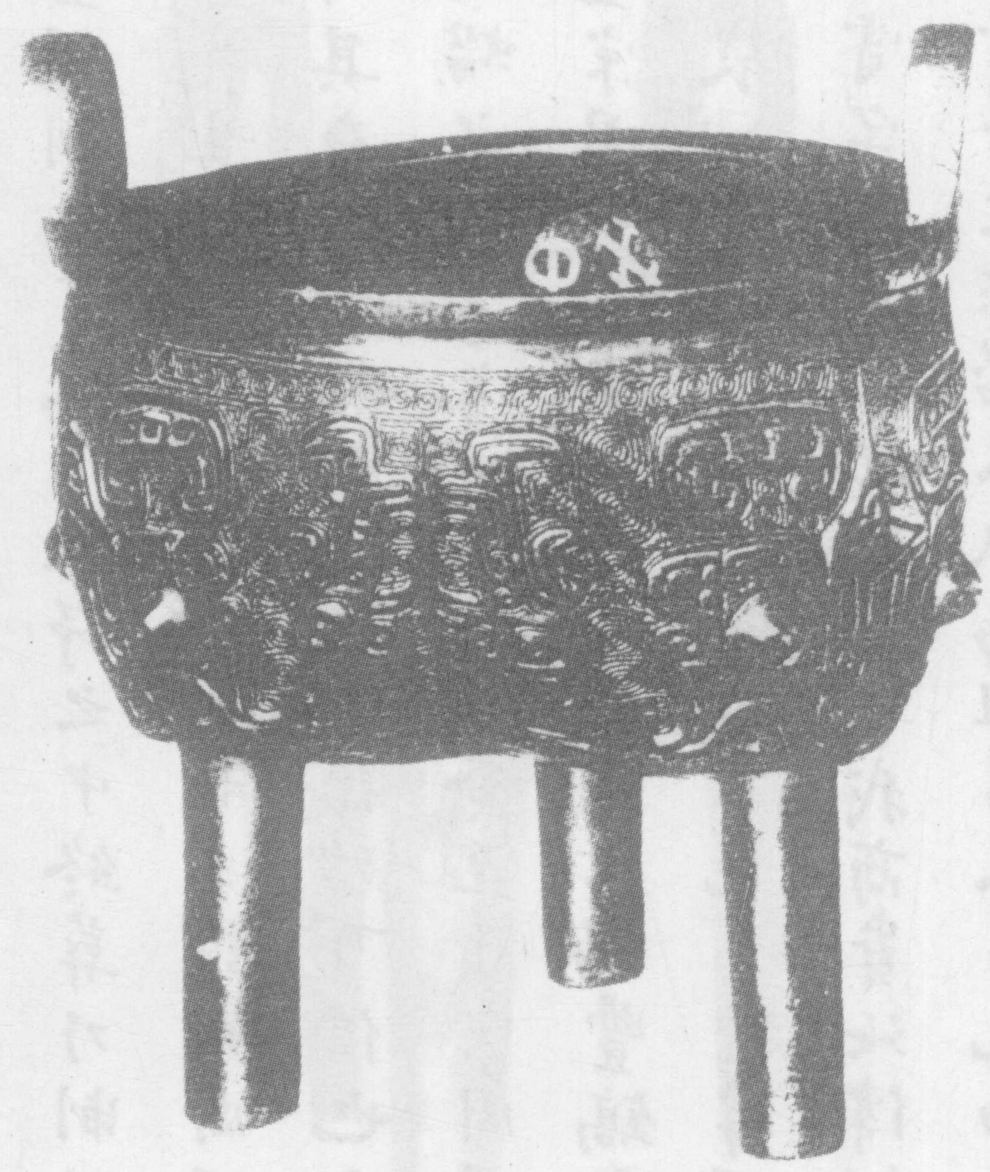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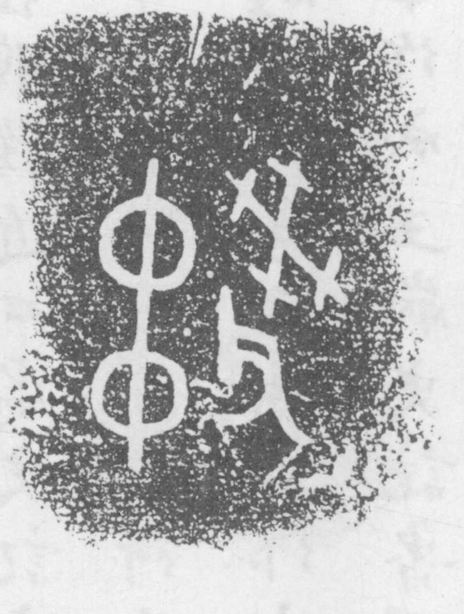


父乙

古鼎兩耳三足分當通耳高六寸八分腹高前五寸七分後減一分深三寸口徑五寸三分重六十三兩色褐有紅綠斑銘二字在腹後近口處曰父乙者子為父乙而作商人以十干為名無貴賤一也為祖作則曰且某為兄作則曰兄某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一葉器名同

商父癸鼎





□父癸

右鼎兩耳三足分當通耳高六寸三分腹高五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二分重六十一兩色褐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後近口處父癸二字癸在上父在下到讀彝器文間有之西清續鑑乙編卷一十二葉第三作周晉鼎

七

周獻侯鼎





唯成王大〇
才(在)宗周商(賞)獻
侯(侯)〇貝用作(作)
丁侯(侯)障(尊)彝□

右鼎兩耳三足分當通耳高七寸五分腹高六寸三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五寸六分重七十九兩色褐有深綠斑銘字十九文字畫一在腹後近口處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所謂中古者果何時乎書酒誥王若曰經典釋文云馬本作成王若曰爾命越翌日乙丑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此云唯成王大朿在成周則成王乃生時之美稱逸周書謚法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叙法不足為據而王國維先生據遹敦稱穆〻王者三謂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滿謚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諸王以後殆可信也大下一字不可識乃大蒐大蜡之類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宗周者鎬京也幽王犬戎之禍豐鎬覆没故詩正月云赫〻宗周褒姒威之獻丁均國名不見于經傳齱獻侯名不見于字書商古賞字賜有功也書費誓我商賚汝傳訓商賚非是金文多作商作賞古之作器大抵為祖若父若兄而作丁侯不知為獻侯何人因賞錫而作器以紀念之□象陳牲體于尸下而祭也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六葉作周成王鼎

八~九

周⿰宜刂鼎





⿰宜刂乍(作)寶
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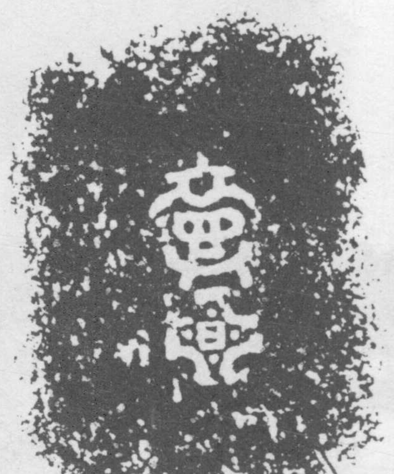
右鼎兩耳三足分當右足已裂底及後足左足鑲補通耳高七寸三分古減一分腹高五寸八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五寸五分重五十四兩色褐多綠斑銘字四文字畫一在腹後近口處略為鏞所掩⿰宜刂作器者之名字書所無然甲骨文有之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三十四葉作周宜鼎

一〇

商亶鼎



二



□

右鼎三足分當兩耳有裂痕通耳高六寸七分腹高六寸二分深三寸口徑五寸一分重六十七兩徧體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在腹後近口處西清續鑑乙編卷二第四葉作周饕餮鼎一

周丂隻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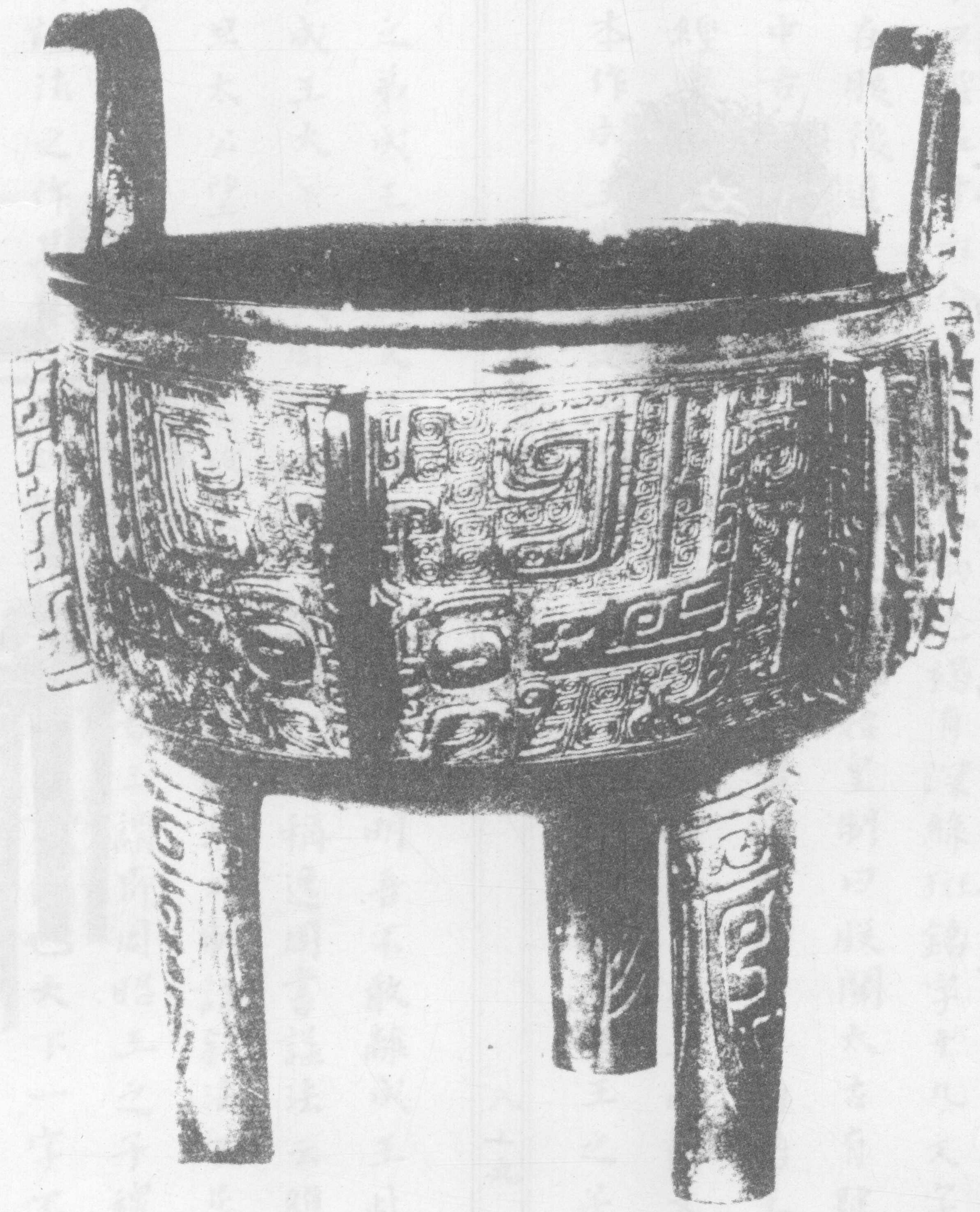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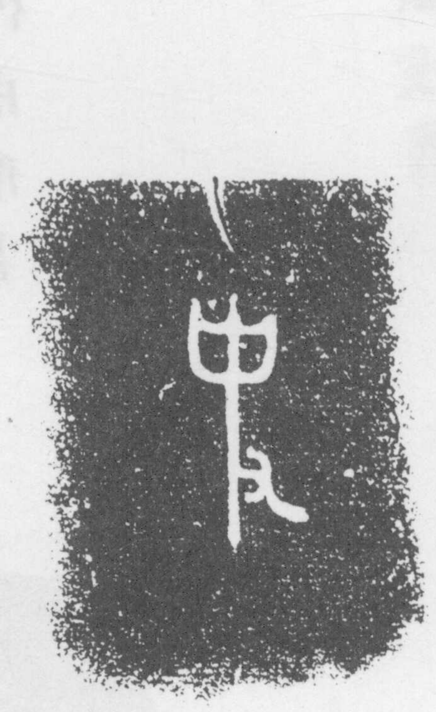


丂隻乍作隮尊彝

右鼎兩耳三足分當腹有六棱通耳高六寸九分腹高五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口徑五寸四分重五十七兩色黃徧體紅綠斑銘五字在腹後近口處丂隻乃作器者之名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三十五葉作周鴅鼎

商史鼎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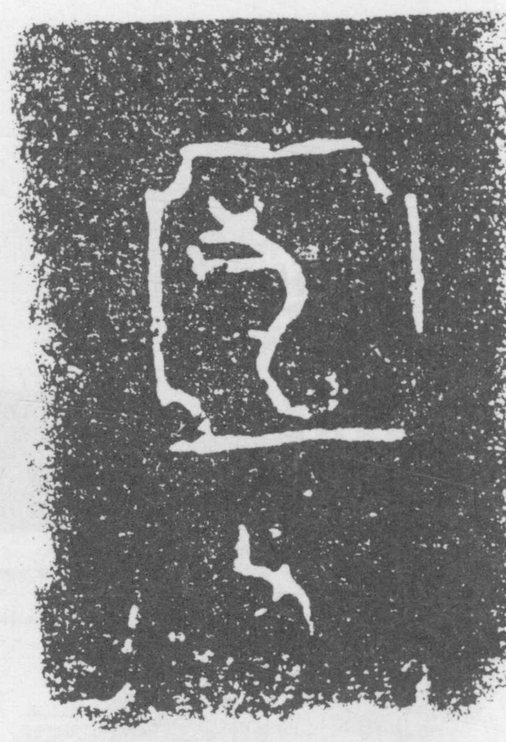
右鼎兩耳三足腹有六棱通耳高七寸三分腹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五分口徑前後六寸左右減三分重八十四兩色黑有紅綠斑銘一字在腹後近口處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〻正也王國維先生曰古文中正之字作□□□□□諸形伯仲之仲作中無作中者唯篆始作中且中正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則史所从之中果何物乎……案周禮大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算……中者盛算之器也……周時中制皆作獸形有首有足鑿背容八算亦與中字形不類余疑中作獸形者乃周末彌文之制其初當如中形而於中之上橫鑿孔以立算達於下橫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於他器者也……筭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為史之所執則盛筭之中蓋亦用以盛簡〻之多者自當編之為篇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於中其用較便……史字从又持中義為持書之人與尹之从又持丨（象筆形）者同意矣 釋史 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二十二葉作周史鼎二

一三～一四

商父〇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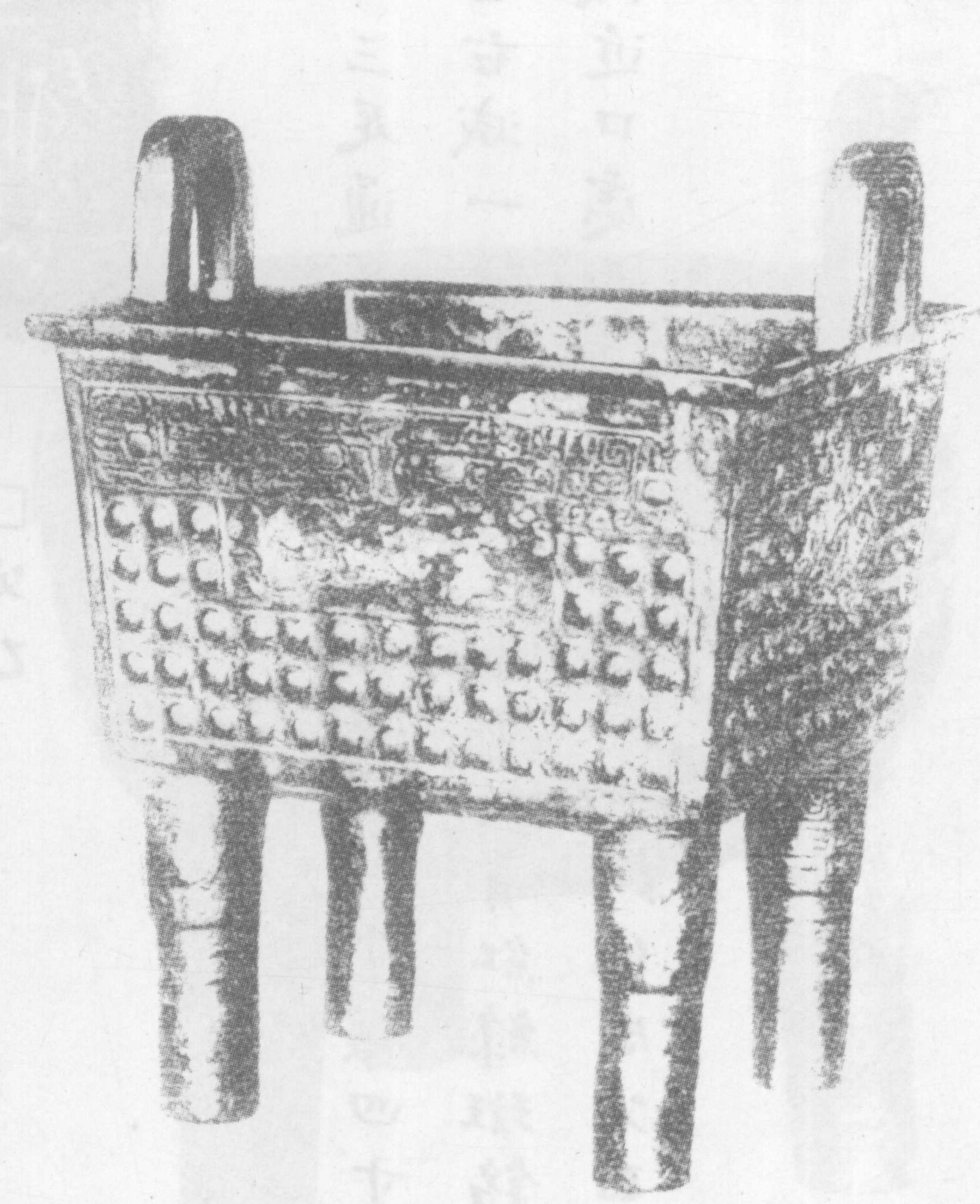
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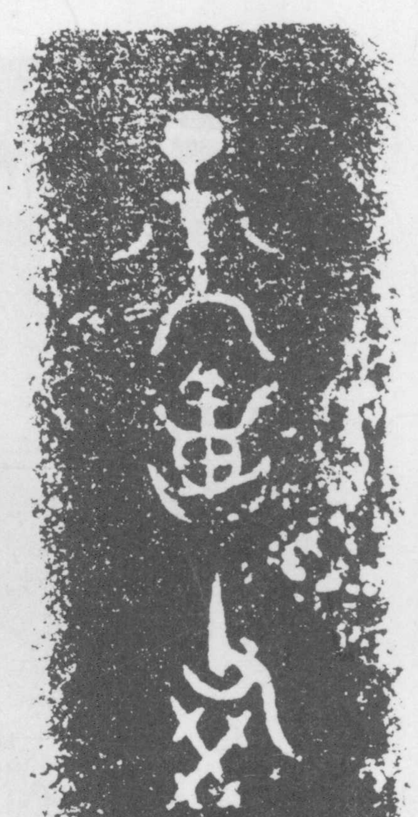
□父〇

右鼎體方底平兩耳四足腹有八棱通耳高七寸九分腹高前六寸五分後減一分口縱四寸九分橫六寸一分底縱四寸一分橫五寸一分足高三寸二分重九十四兩色黑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後近口處銘與花紋為鏽所掩父下一字泐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四葉作周亞鼎一

商父癸鼎



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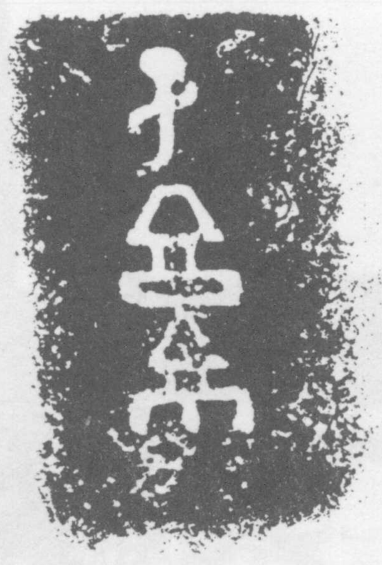


□父癸

右鼎體方兩耳四足前後各有乳五十一左右各有乳四十六通耳高七寸一分腹高五寸八分深三寸五分口縱四寸九分橫五寸八分底縱三寸八分橫四寸八分重八十六兩色褐遍體紅綠斑口微有裂痕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後近口處[illegible]象陳牲體於尸下而祭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二葉名同

商子髙京鼎





□

右鼎三足兩耳通耳高七寸二分腹高五寸九分深三寸八分口徑左右六寸三分前後減一分重八十二兩色紫黑有碧綠斑銘文字畫一爲子髙京三字所從出在腹後近口處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三十八葉作周子鼎一

一七

商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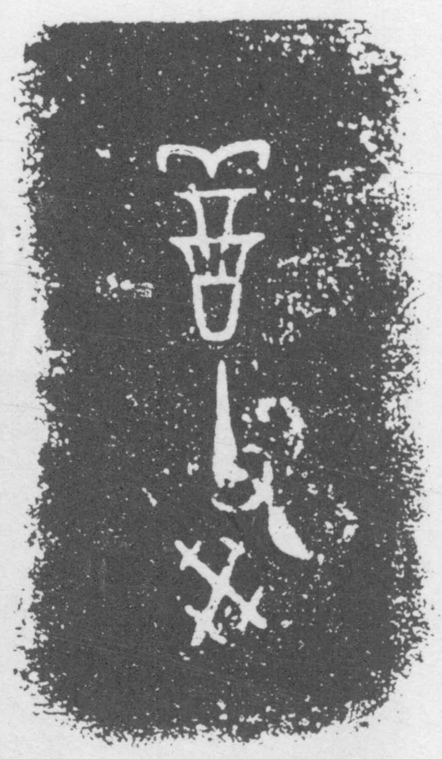
□父乙

右鼎兩耳三足通耳高七寸一分腹高六寸深四寸口徑前後六寸二分左右減一分重六十七兩色黑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後近口處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十四葉作周父乙鼎一

一八

商父癸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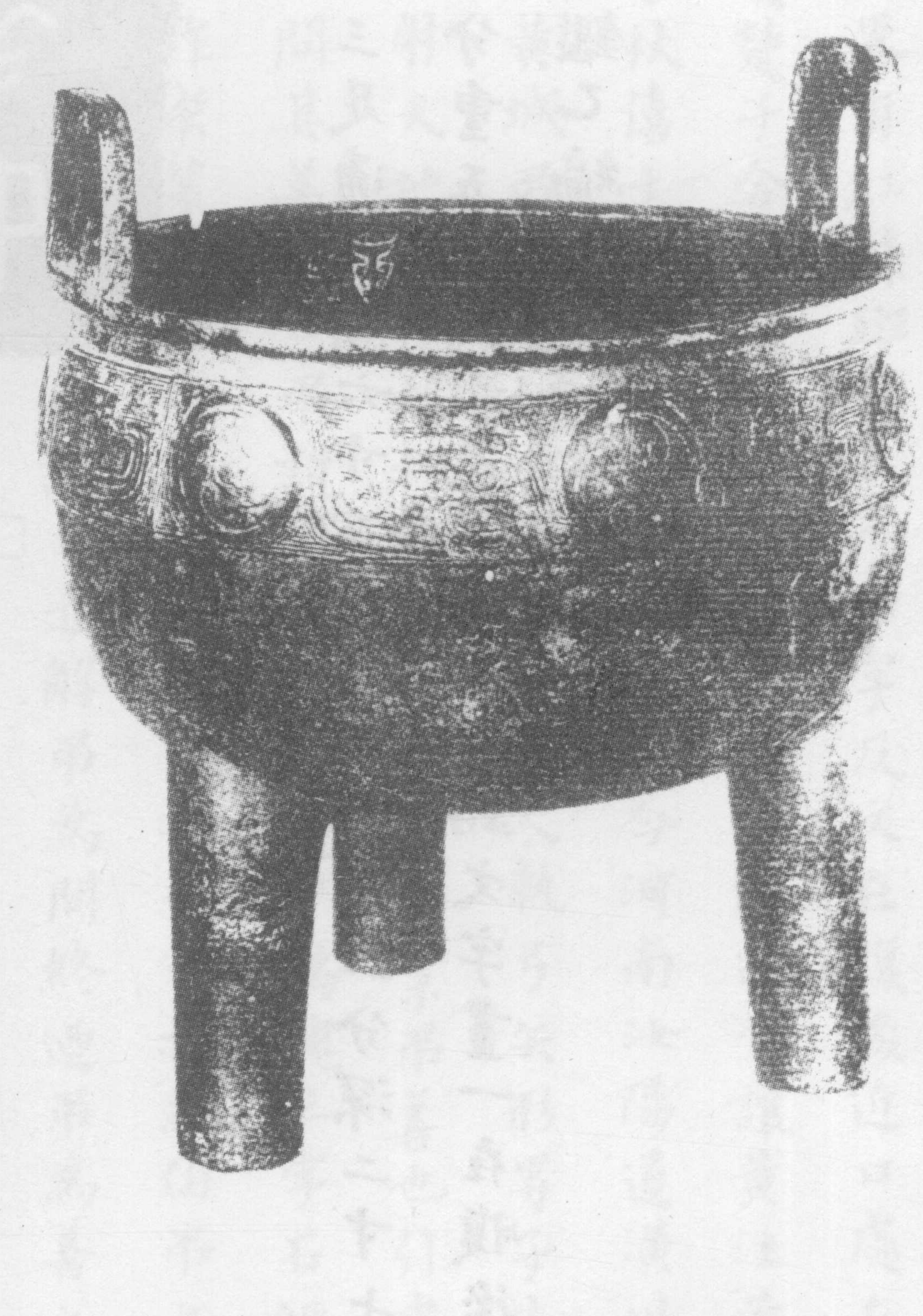




□父癸

右鼎兩耳三足口有裂痕二通耳高七寸五分腹高六寸三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左右六寸一分前後減二分重七十一兩色黑有碧綠及紅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後近口處西象尊形古文以為酒字丷象其香始升也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十三葉作周父癸鼎

商𠭆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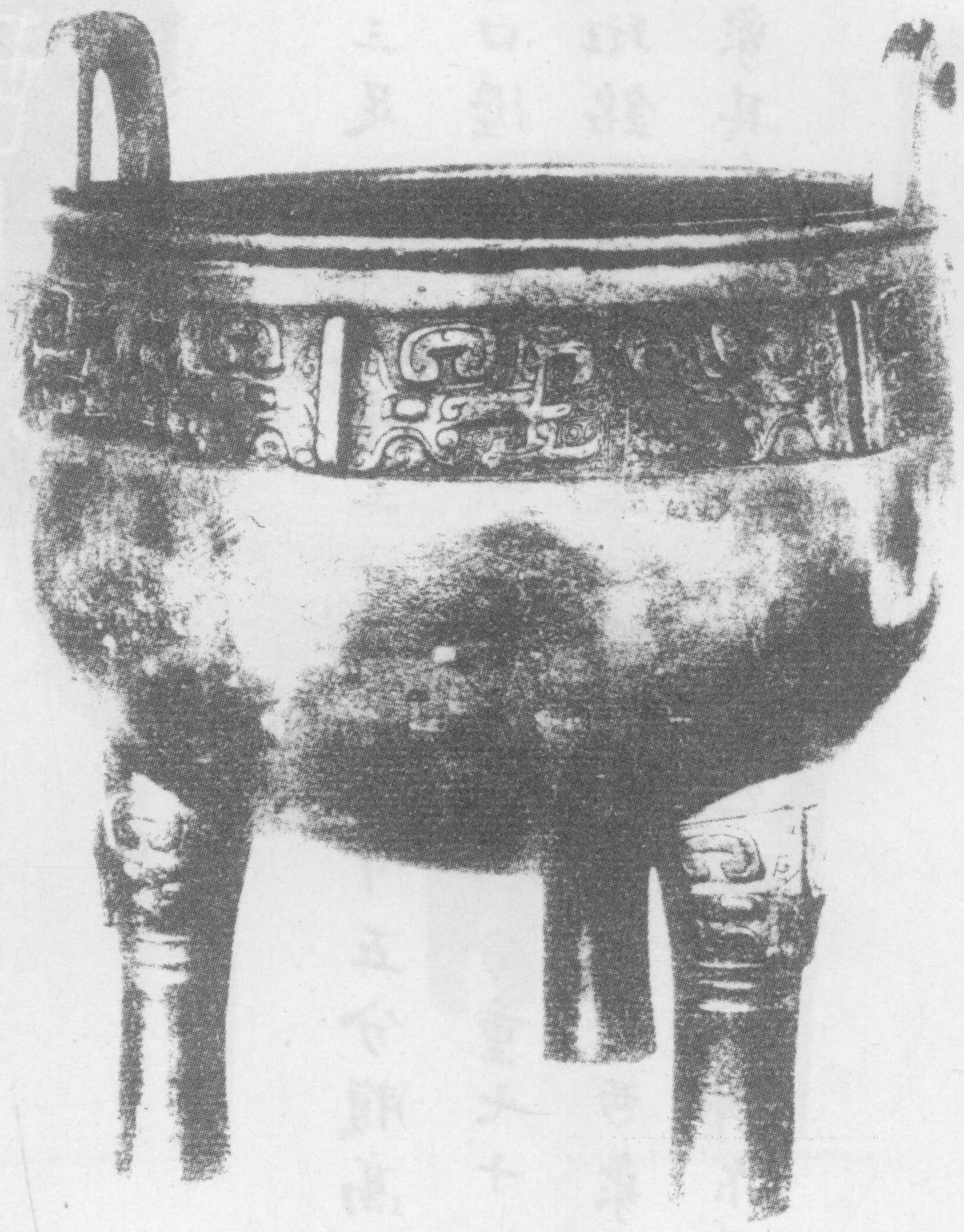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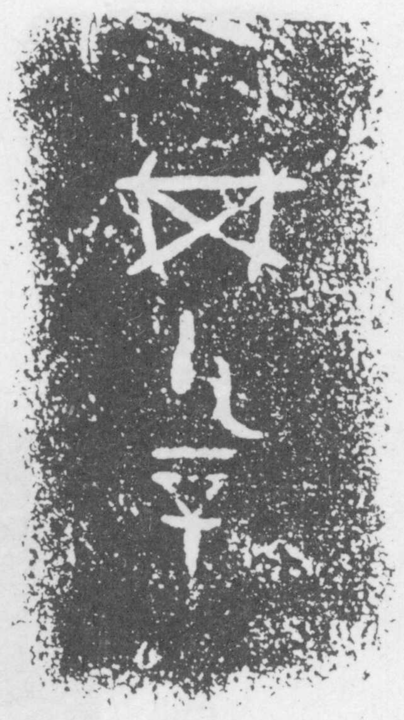
作 作

山○

右鼎兩耳三足通耳高七寸八分腹高六寸四分深三寸九分口徑前後六寸五分左右減一分重七十九兩色黑有紅綠斑銘五字在腹後近口處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三十六葉作周山鼎

商父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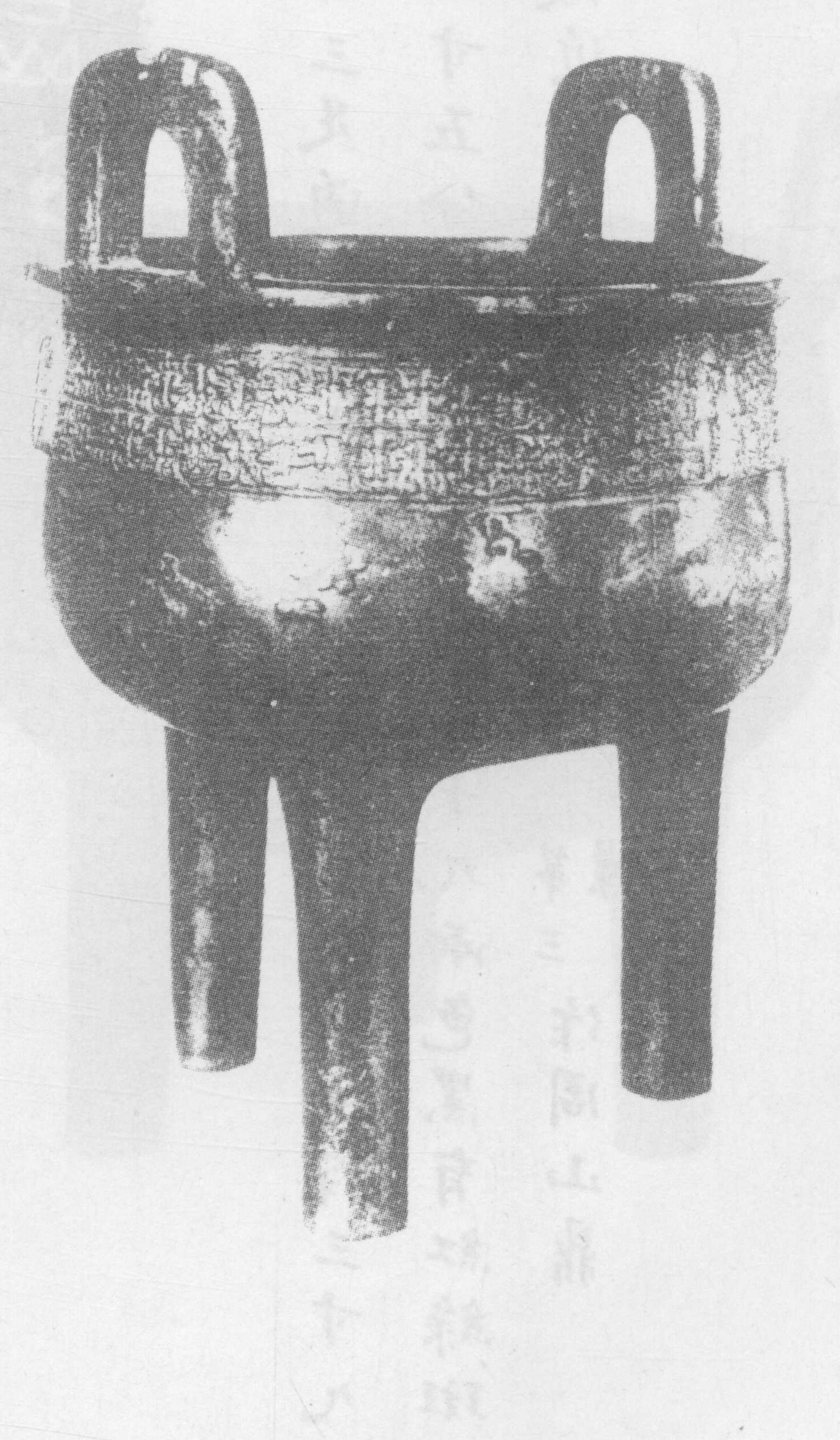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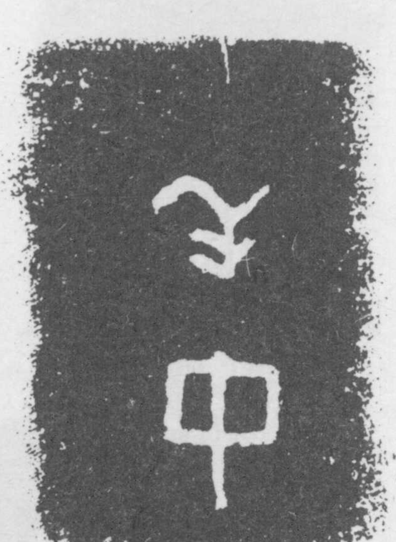
□父辛

右鼎兩耳三足腹花紋上有六棱通耳高左九寸五分右減一分腹高前八寸一分後減二分深五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重一百三十一兩色褐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後近口處許吳大澂以為書顧命同瑁之同蓋即此字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四十五葉作周斝鼎三

二一

商乂中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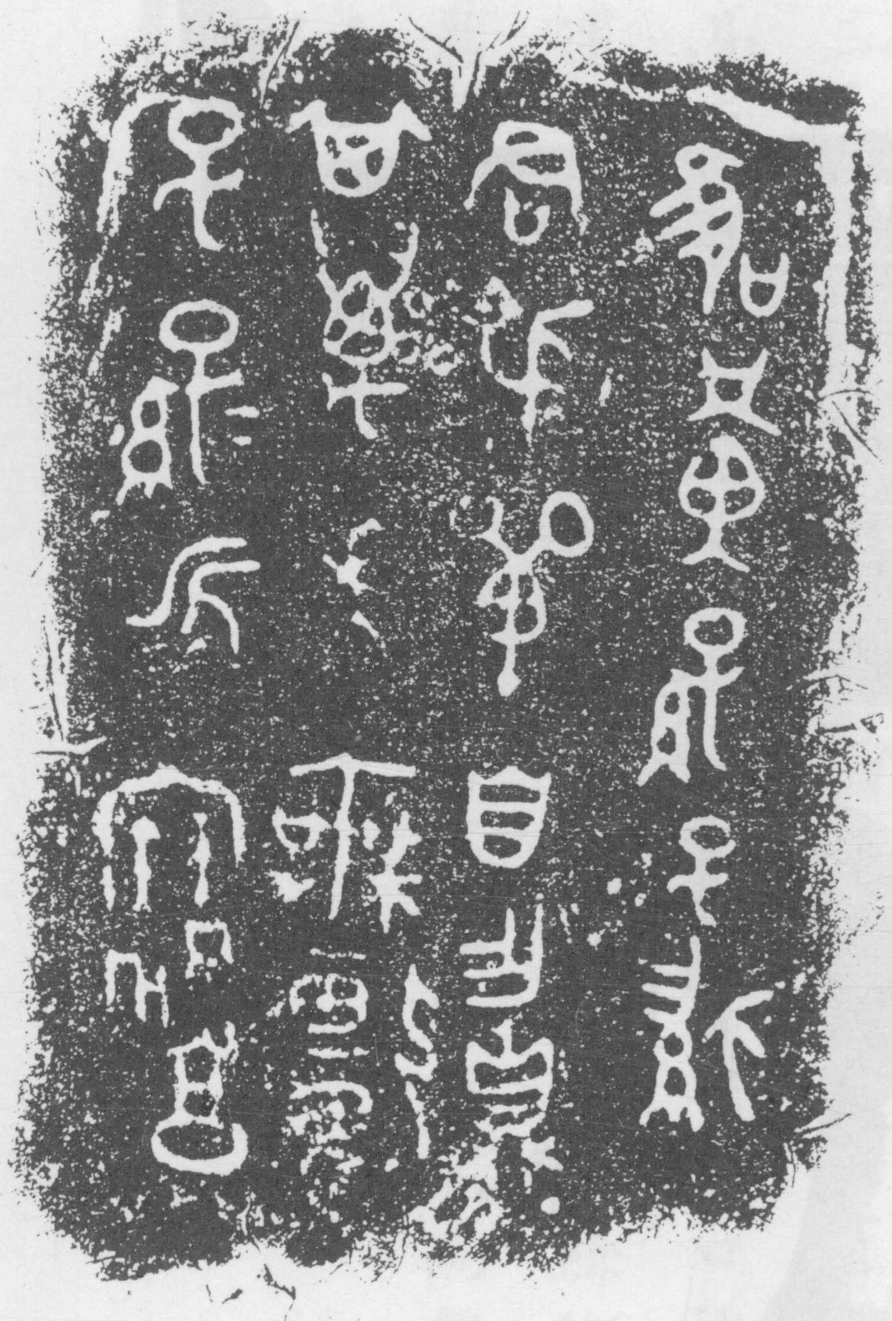
右鼎兩耳三足通耳高六寸五分腹高五寸三分深二寸七分口徑四寸七分重五十二兩色黑有綠斑銘文字畫一在腹後近口處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二十四葉 作周仲鼎

二二

周叔單鼎



二三



唯黃孫子〇
君弔叔單自乍作鼒
甘其萬年無彊
子=孫=永寶用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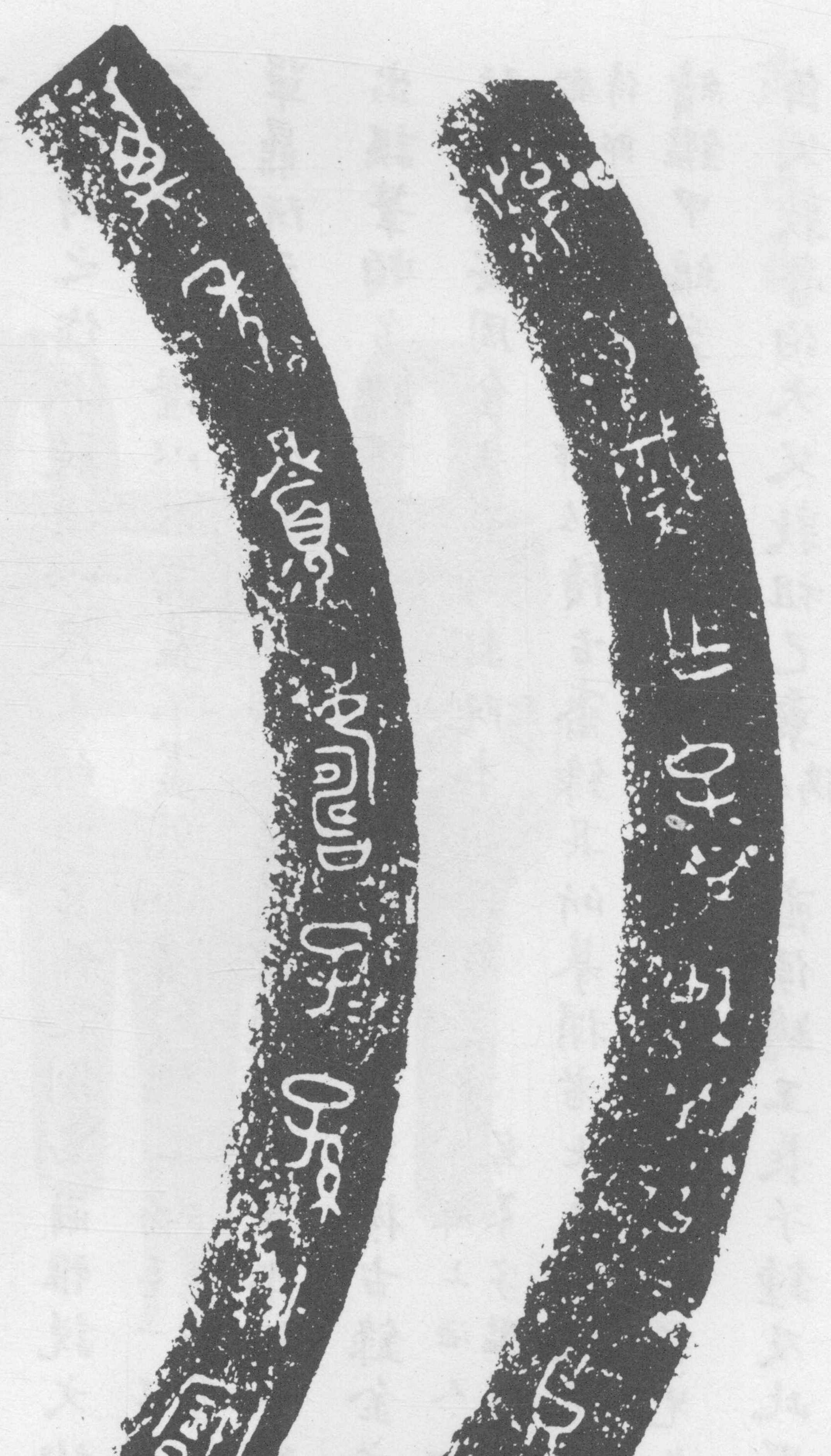
古鼎兩耳三足一足在前兩足在後與他鼎異通耳高九寸腹高後七寸一分前減一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八寸八分重二百二十五兩色黑畧有紅綠斑銘二十四字反文在腹後近口處左氏桓八年傳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注黃國今弋陽縣春秋僖十二年經夏楚人滅黃今河南汝陽道潢川縣西十二里有黃城弔舊釋叔吳大澂曰象人執弓矢形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故叔為男子之美稱寀弔善也引申而為有凶喪而問其善否曰弔說文作𢎘形體少譌魏三字石經君奭不弔古文作𢎘篆文作𢎘尚不誤後段捨也之叔為伯弔之弔又孿乳淑俶以為弔善之弔說文亦解弔為問終迺弔為善之本誼廢而人莫知弔之為𢎘矣不弔猶言不善書左傳皆言不弔詩或言不弔或言不淑中谷有蓷淑與修歗為韻則淑正當讀弔韻補

二四

叔失照切不知叔之為弔乃多嘯切也詩桑柔削爵濯溺人皆謂為閒句韻而不知淑亦韻也白虎通釋名云叔少也人皆謂叔少為雙聲而不知亦為疊韻也漢儒注經多訓不弔為不淑左哀十六年傳哀公誄孔子云旻天不弔周禮太祝先鄭注引作閔天不淑則詩之作淑疑漢以後人所改鼒鼎之別名爾雅說文均謂鼎之圜弇上者證以此器蓋不盡然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二十四葉作周單鼎阮元積古齋彝器欵識叔單鼎據趙太常摹本編入即從此出誤筆頗多孫下奪重文寶下奪用字吳式芬攈古錄金文重摹阮本鄒安周金文存乃翻阮本趙氏名秉冲江蘇上海人初為繕寫篆字監生在懋勤殿行走官至兵部左侍郎嘉慶十九年卒積古齋錄其所摹搨者七十餘種見于西清續鑑甲編甯壽鑑古者二十餘種見于續鑑乙編者有兄光敦伯角父敦魯伯大父敦祖己彝此器偽齊侯鑘王長子鍾及此器七種

周郜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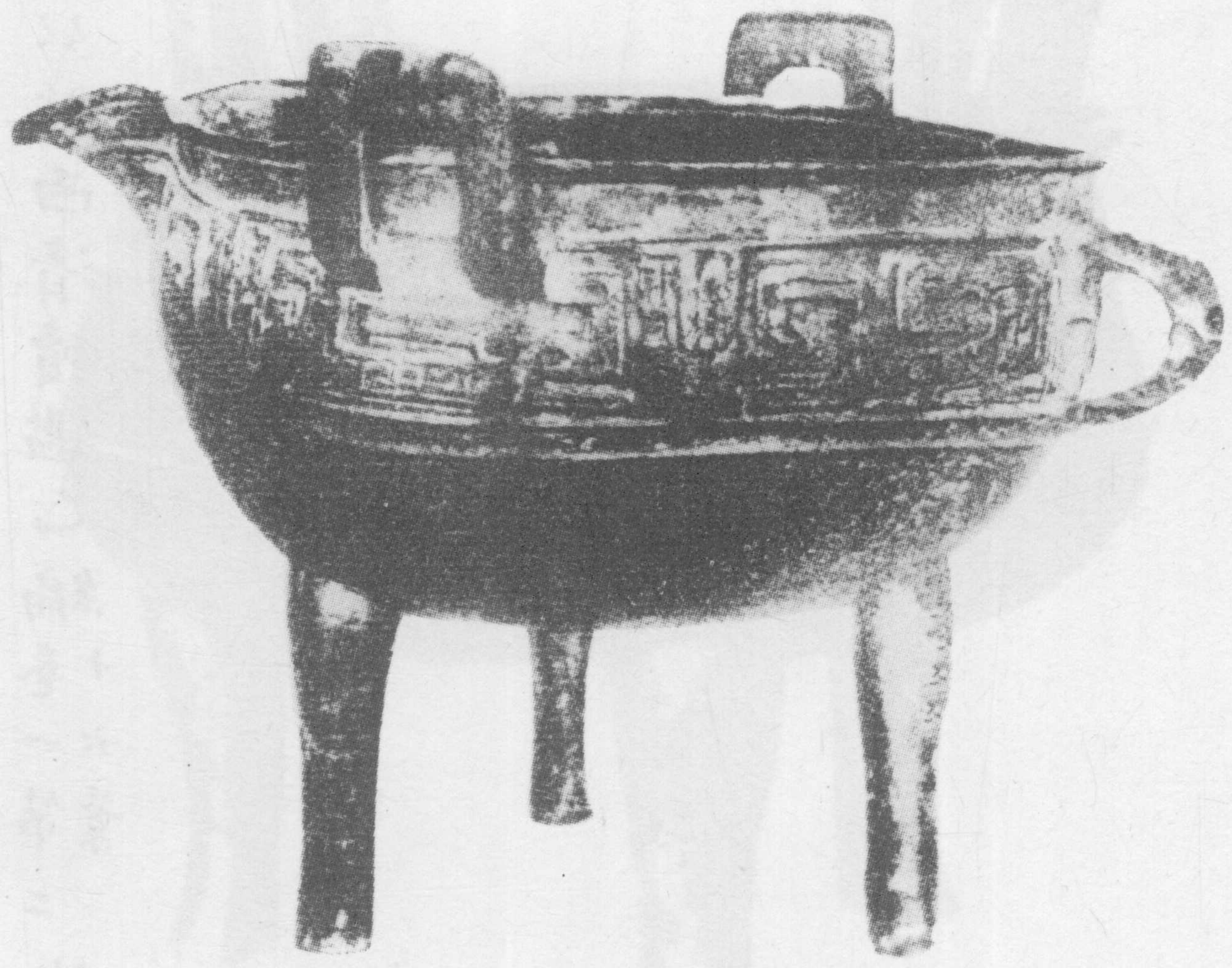


郜白伯肇乍作孟姓善膳鼒甘其萬年𦥑壽子=孫=永寶
用

右鼎附耳三足通耳高九寸五分腹高七寸八分深四寸四分前
後口徑一尺一寸三分左右減二分重二百四十七兩徧體綠斑
間有紅斑銘二十字在口上略為鏽所掩左氏襄十三年經夏取
郜注郜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郜亭公羊傳作夏取詩云詩者何
邿婁之邑也說文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郜亭今山東濟寧縣東
南有郜城爵姓經傳無考以銘文證之則爵伯而姓任卽任說文謂
為附庸殆非也肇始也今經典皆作肇其避後漢和帝諱乎善膳
古今字膳鼒猶仲姞鬲之稱羞鬲鼒鼎之別名中江李氏所藏郜
伯鼎銘云郜伯祁作善鼒其萬年𦥑壽無疆子=孫=永寶用高
形制與此正同惟口有流為異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四作周孟
姬鼎誤釋姓為姬積古齋彝器款識郜季鼎據趙晉齋所藏搨本
摹入疑從此出惟誤白為季善為寶子孫奪去重文攈古錄金文
重摹阮本阮氏云寶字卽善下一字摩滅蓋尊字亦誤吳本無之

二五～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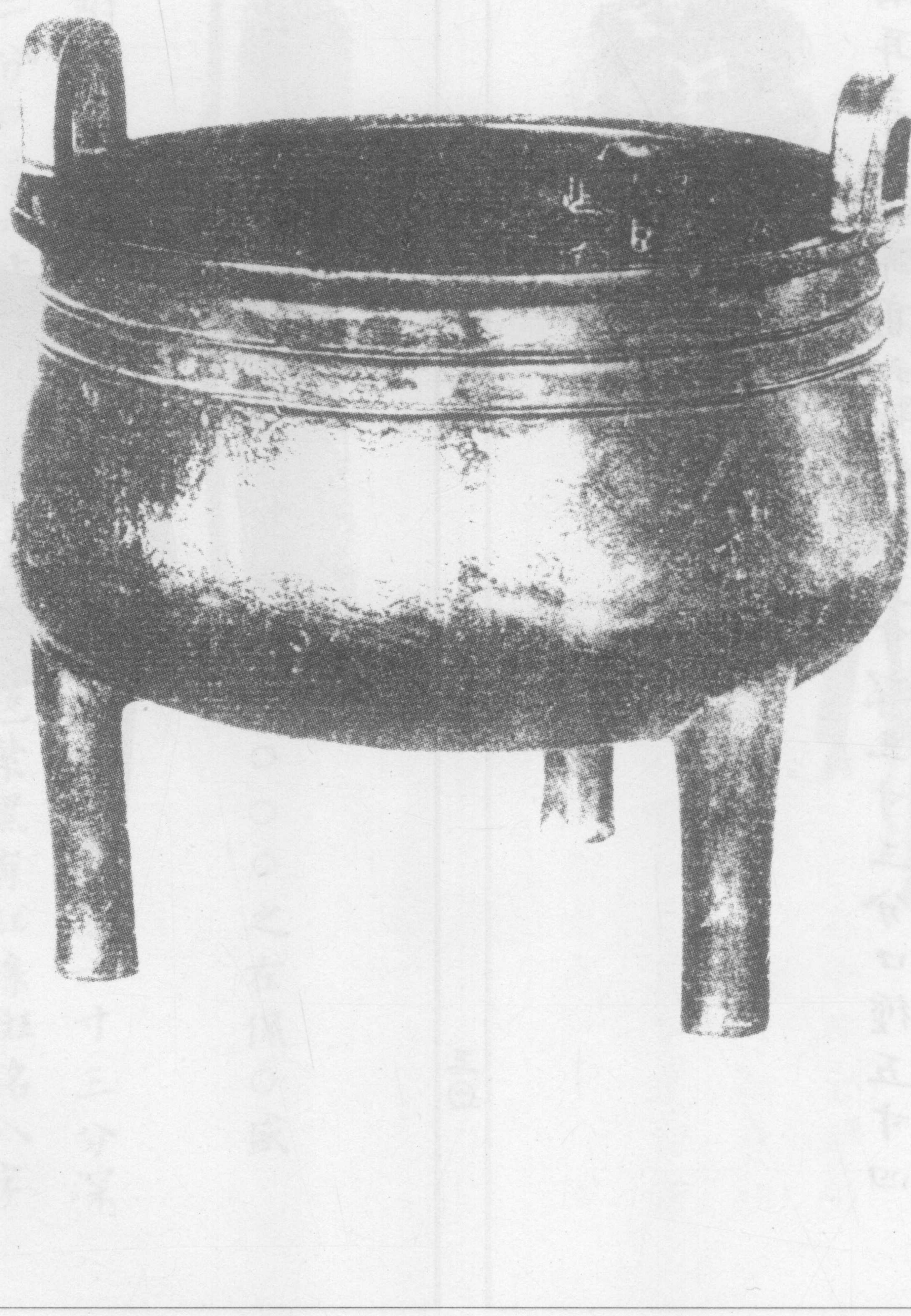
周夔紋鼎



二七

古鼎附耳三足有流有鋬後足斷補口有裂痕通耳右高七寸左減四分腹高左六寸二分右減三分深三寸七分口徑左右七寸二分前後連流八寸七分重八十二兩色黑有紅綠斑中江李氏所藏郙伯鼎關侯陳氏所藏鄭咸句父鼎皆有流而無鋬西清續鑑乙編卷十四第四十八葉作漢夔紋匜

周氏樊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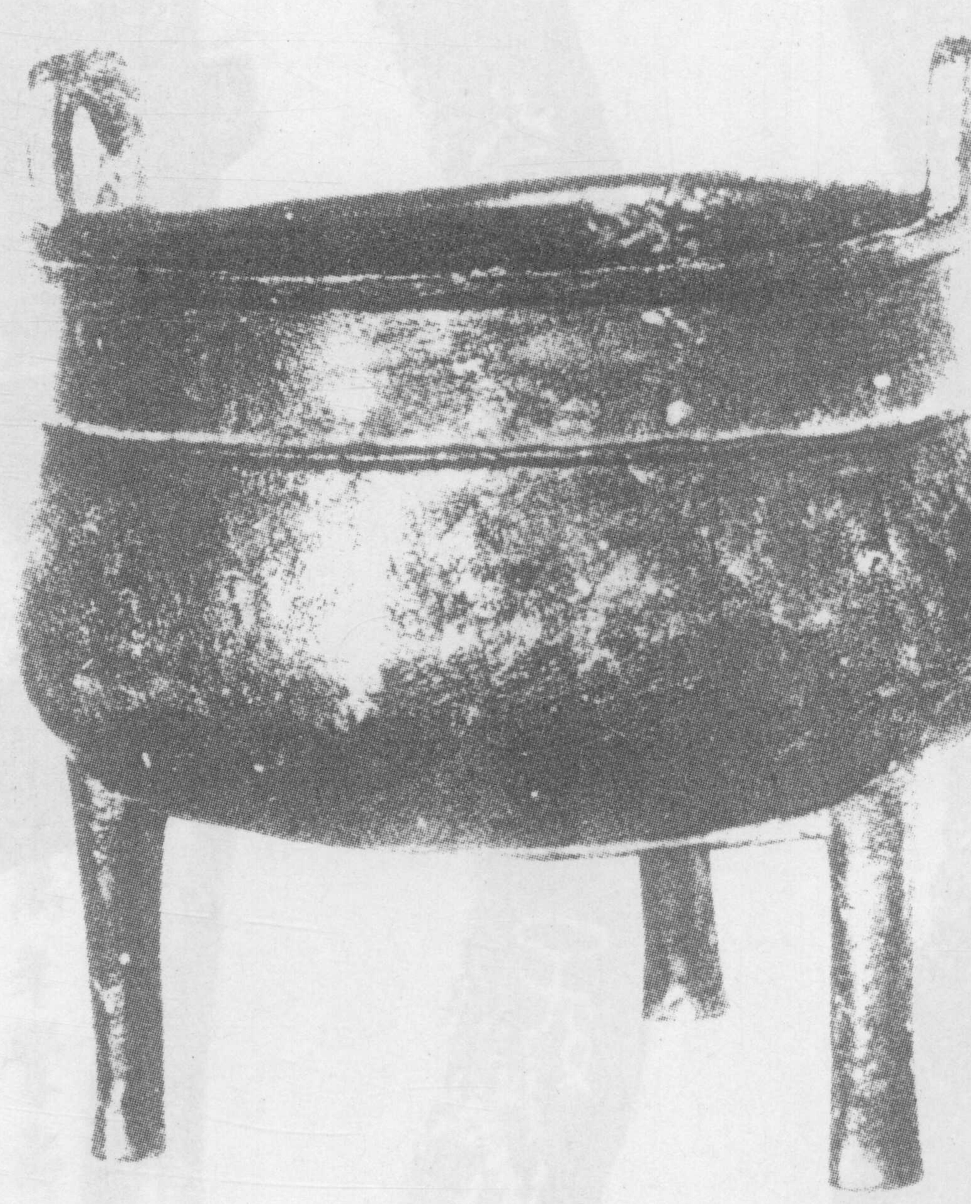
小臣氏樊尹
乍作寶用



右鼎兩耳三足通耳高五寸八分右減一分腹高四寸九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五分重五十三兩色黑有紅綠斑銘八字在腹後近口處周禮夏官之屬有小臣上士四人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儀禮燕禮注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此小臣其官氏樊尹殆作器者之名潘氏攀古廔所藏小臣鼎銘云小臣作尊彝著其官而不稱其名為金文之變例氏反文樊从林从𠬞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二十六葉作周樊鼎

二八～二九

周羞鼎



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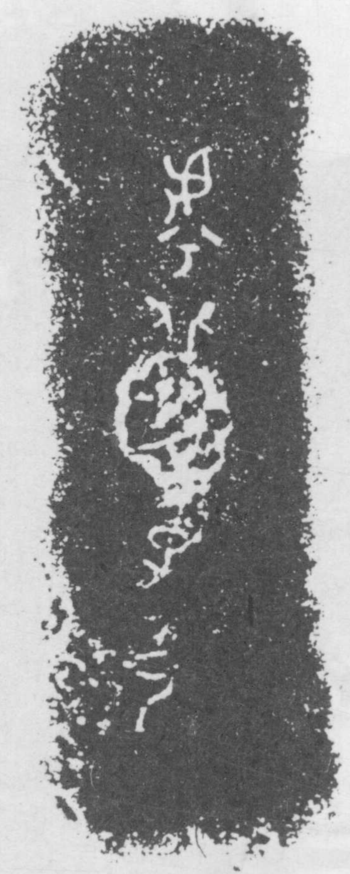


羞乍作寶

右鼎兩耳三足通耳高六寸腹高五寸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四分重四十七兩色黃褊體紅綠斑銘三字在腹後近口處說文解字羞進獻也从羊羊所進也从丑丑亦聲金文作𦍩从又从羊進獻之義或从廾如仲姞鬲羞鬲作𦍩而魯伯鬲作𦍩羞作器者之名寶下脫去實詞鼎字金文閒有之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三十三葉作周寶鼎

周𢉅北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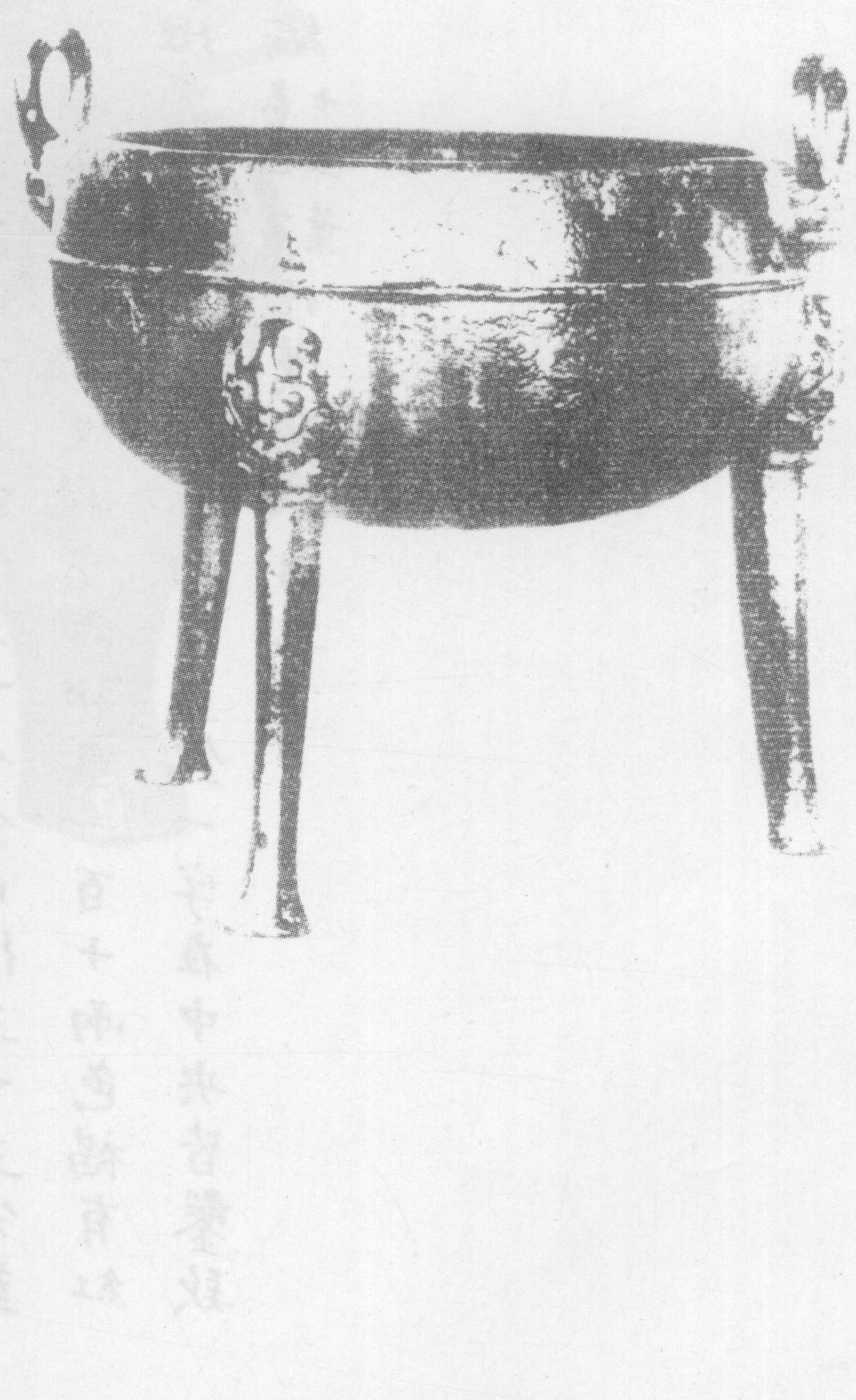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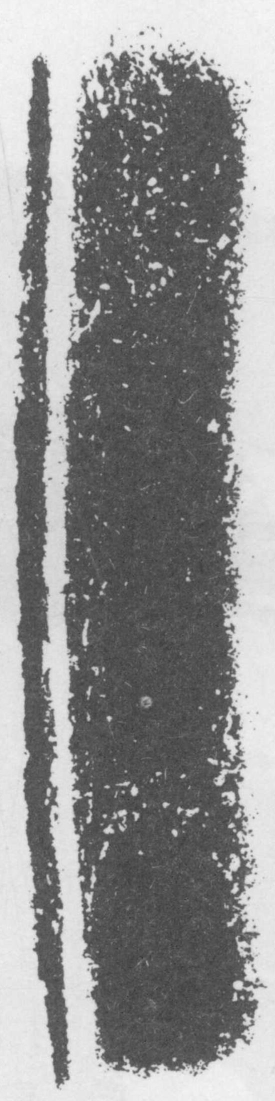


𢉅北○○○

右鼎兩耳三足腹內有裂痕通耳高七寸腹高五寸六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五分重九十三兩水銀色有紅綠斑銘五字在腹內泐蝕者三字第四字亻子尚可辨西清續鑑乙編卷一第三十葉作周韋鼎

周之左鼎





○○○之左侃○盛

右鼎附耳三足前足有裂痕通耳高七寸二分腹高六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六寸三分重九十五兩色紫黑有紅綠斑銘八字在腹外側列右耳與前足之間可識者四字乃晚周器失蓋西清續鑑乙編卷四第十三葉作漢弦紋鼎十三不知有銘

周蔑鼎



右鼎附耳三足有蓋：以三環為足腹底鑲補通蓋高六寸一分通耳高五寸六分腹高四寸九分深三寸八分口徑五寸五分蓋高一寸七分深一寸四分口徑六寸六分重一百十兩色褐有紅綠斑內有藍斑器銘約十一字在兩耳蓋銘一字在中央皆鑿款

西清續鑑乙編卷四第十五葉作漢弦紋鼎五

三三～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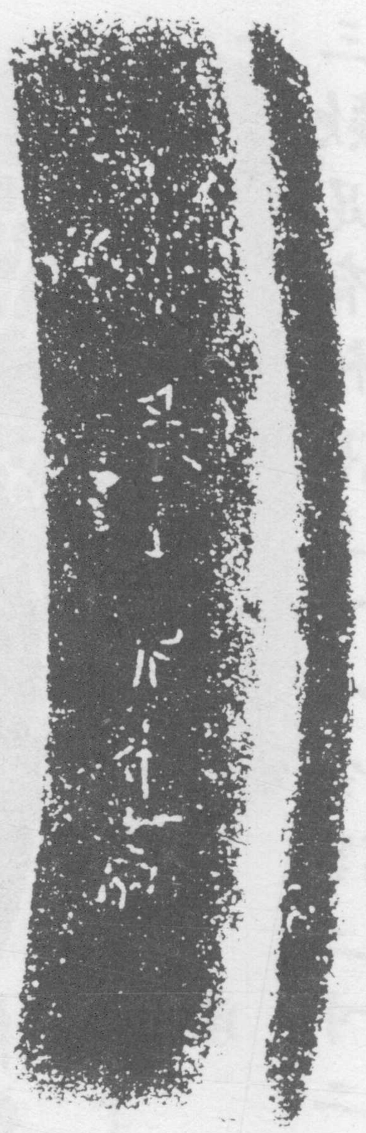
○睿
○○
右耳

○
○○○○
○○
左耳

蔑
蓋

漢十斤十一兩鼎





重十斤十一兩

右鼎附耳三足失蓋通耳高五寸一分腹高四寸二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重七十兩色黑有紅綠斑銘在腹外側列兩耳之間可辨者六字西清續鑑乙編卷四第二十六葉作漢弦紋鼎不知有銘

三五

周鄭鬲





奠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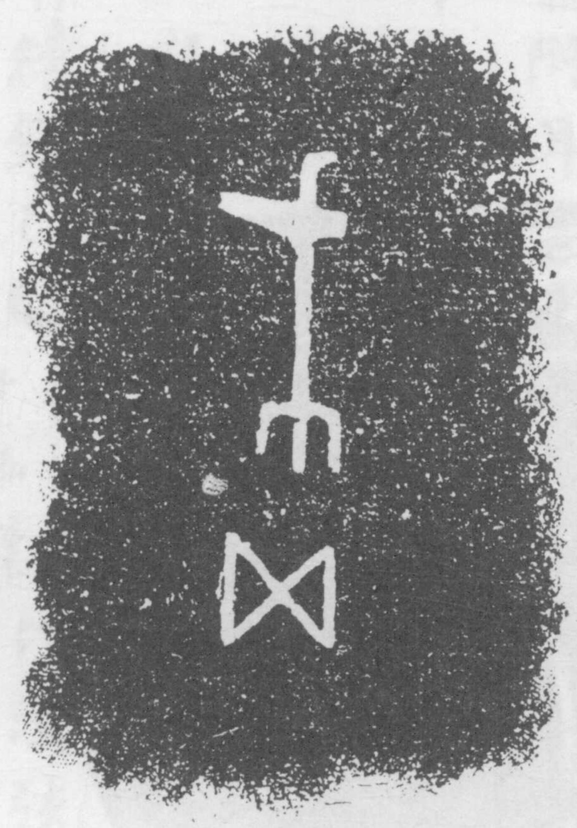
用

古鬲三款足有棱高三寸八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五寸一分脣廣六分重四十兩色黑有紅綠斑銘在脣上僅奠用二字約略可辨奠上疑孟字西清續鑑乙編卷十四第二葉作周毋鬲

三六～三七

商ナ⋈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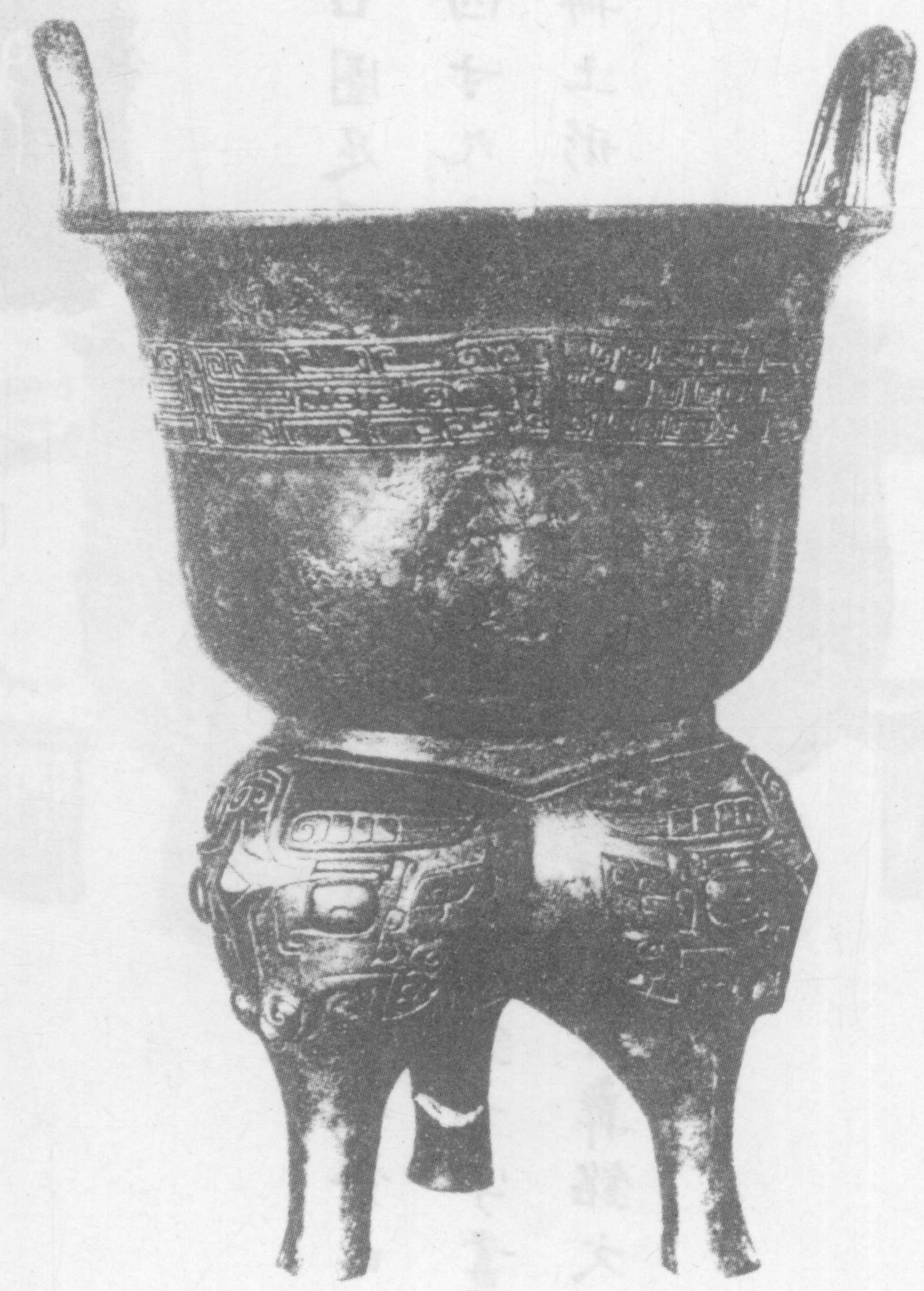




古甗兩耳三款足中有隔旁有半環綰之隔有十字穿五上有半環可持以啟閉通耳高一尺四寸六分腹高前一尺二寸五分後減三分深九寸一分至隔深六寸四分口徑九寸二分重二百八十五兩色黑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上為戈形下若五字橫列在腹後近口處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三第二十葉作周立戈甗

三八

周鼎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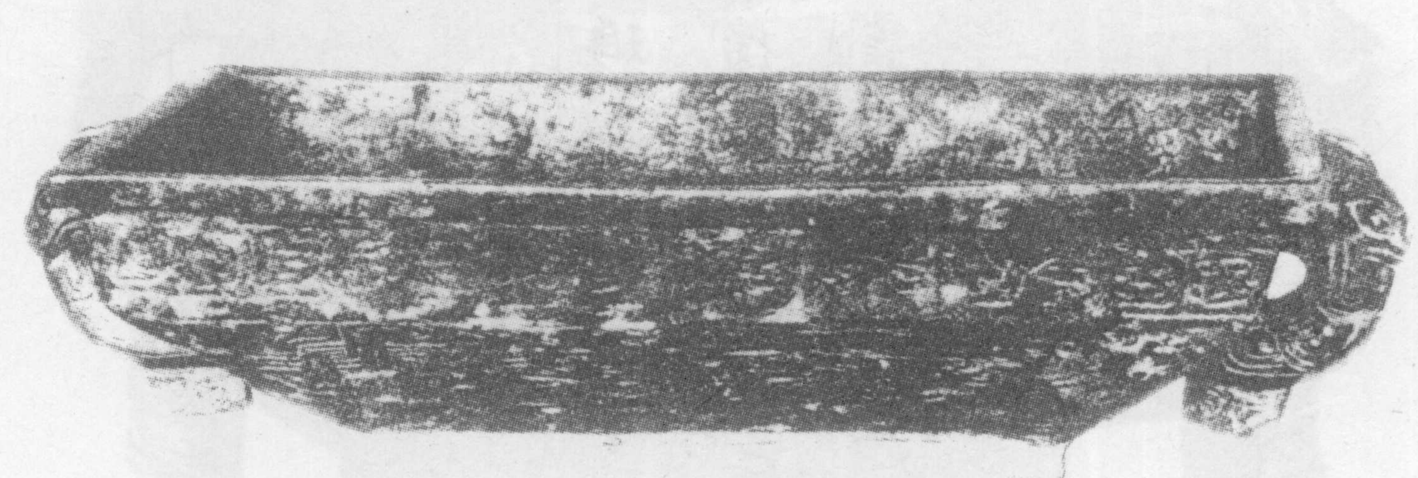




鼎乍（作）父乙
隮（尊）彝

右甗兩耳三歘足中有隔旁有半
環可持以啟閉口有裂痕腹破補通耳高左一尺二寸一分右減
四分腹高一尺二分深七寸五分至隔五寸口徑八寸重一百四
十兩色黑有紅綠斑銘六字在腹後近口處鼎作器者之名西清
續鑑乙編卷十三第十八葉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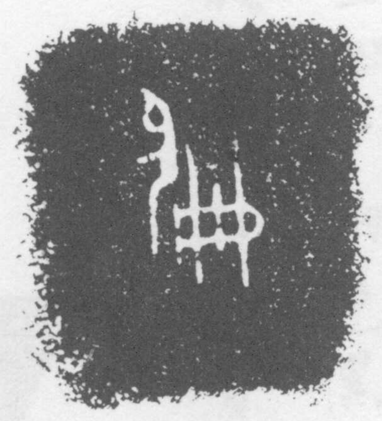
周蟠夔簠



右簠長方侈口歛底四足兩耳有珥高三寸二分深二寸七分口
縱七寸七分橫一尺一寸六分底縱三寸五分橫六寸九分重一
百四十五兩徧體紅綠斑花紋為所掩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三第一葉名
同

商冊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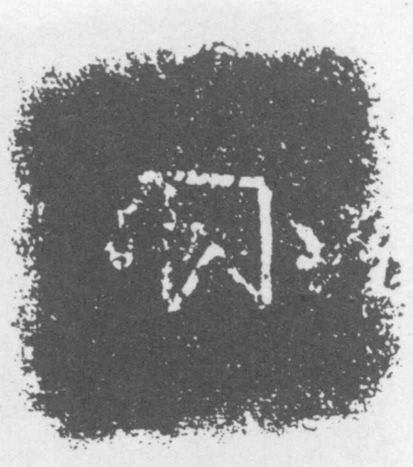
□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高三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五寸七分足徑四寸九分重四十一兩色黑有綠斑銘文字畫一在腹內象人據冊上形西清續鑑乙編卷七第十葉作周冊彝銘文倒書非是

四一

商冋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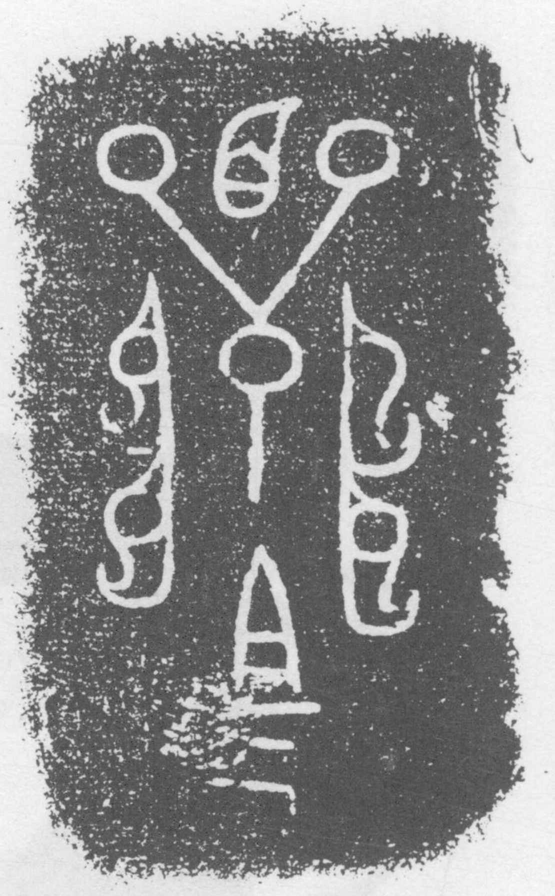
□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高五寸深三寸九分口徑前後九寸一分左右減一分足徑前後五寸五分左右減二分重八十兩色黴黃徧體紅綠鏽銘文字畫一在腹內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四十二葉作周冋彝

四二

商祖乙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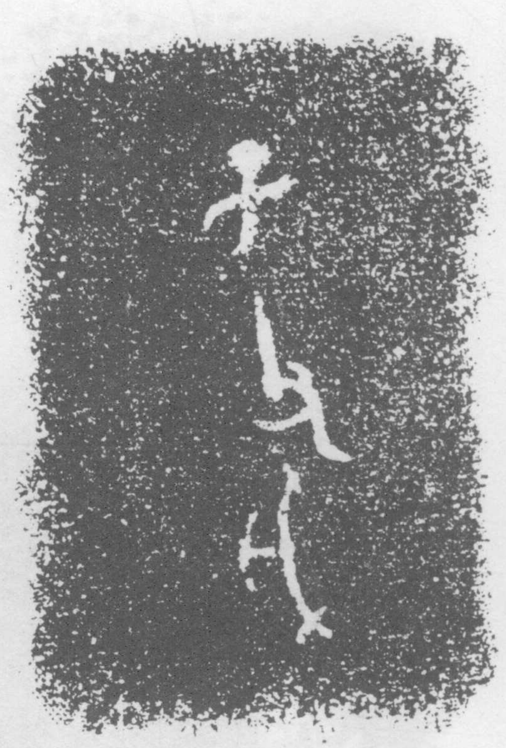


□且祖乙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高四寸六分深三寸七分口徑前後六寸四分左右減一分足徑前後五寸一分左右減一分重八十三兩色黃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內與冎簋形狀色澤均同乃同出土者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三十二葉作周單冏彝

商子父戊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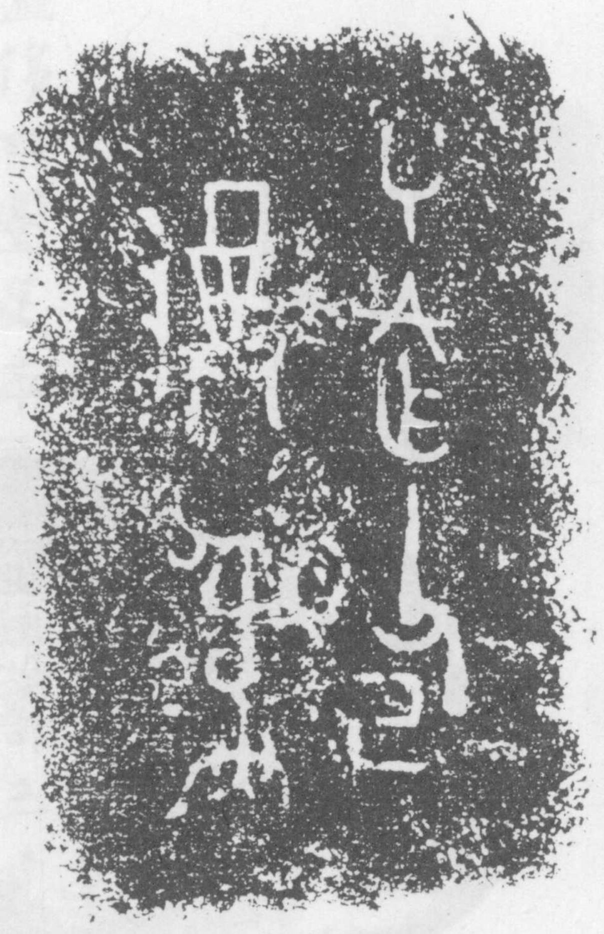


□父戊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足後有破補處高四寸四分深三寸六分口徑六寸足徑四寸九分重九十兩色黑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內子爲子字所從出西清續鑑乙編卷七第十二葉作周子彝

商丫亼簋





○乍作父己

隮尊彝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高四寸七分深三寸六分口徑六寸三分足徑五寸一分重六十三兩色褐徧體紅綠斑銘六字在腹內丫亼字不可識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十三葉二作商父己彝

商🔲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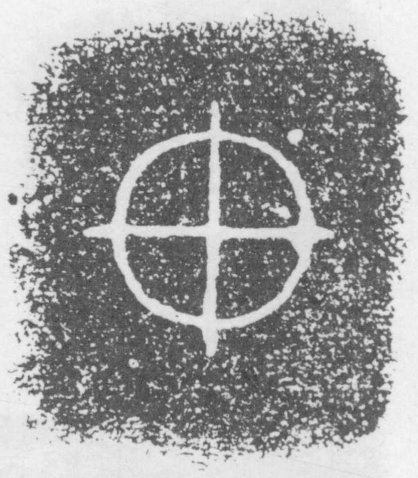


□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前高四寸五分後減一分深三寸六分口徑六寸四分足徑前後四寸三分左右減三分重四十兩色黃有紅綠斑與祖乙簋形狀色澤均同乃同出土者銘文字畫一斜置腹內作🔲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十三葉四作周爵彝

商⊕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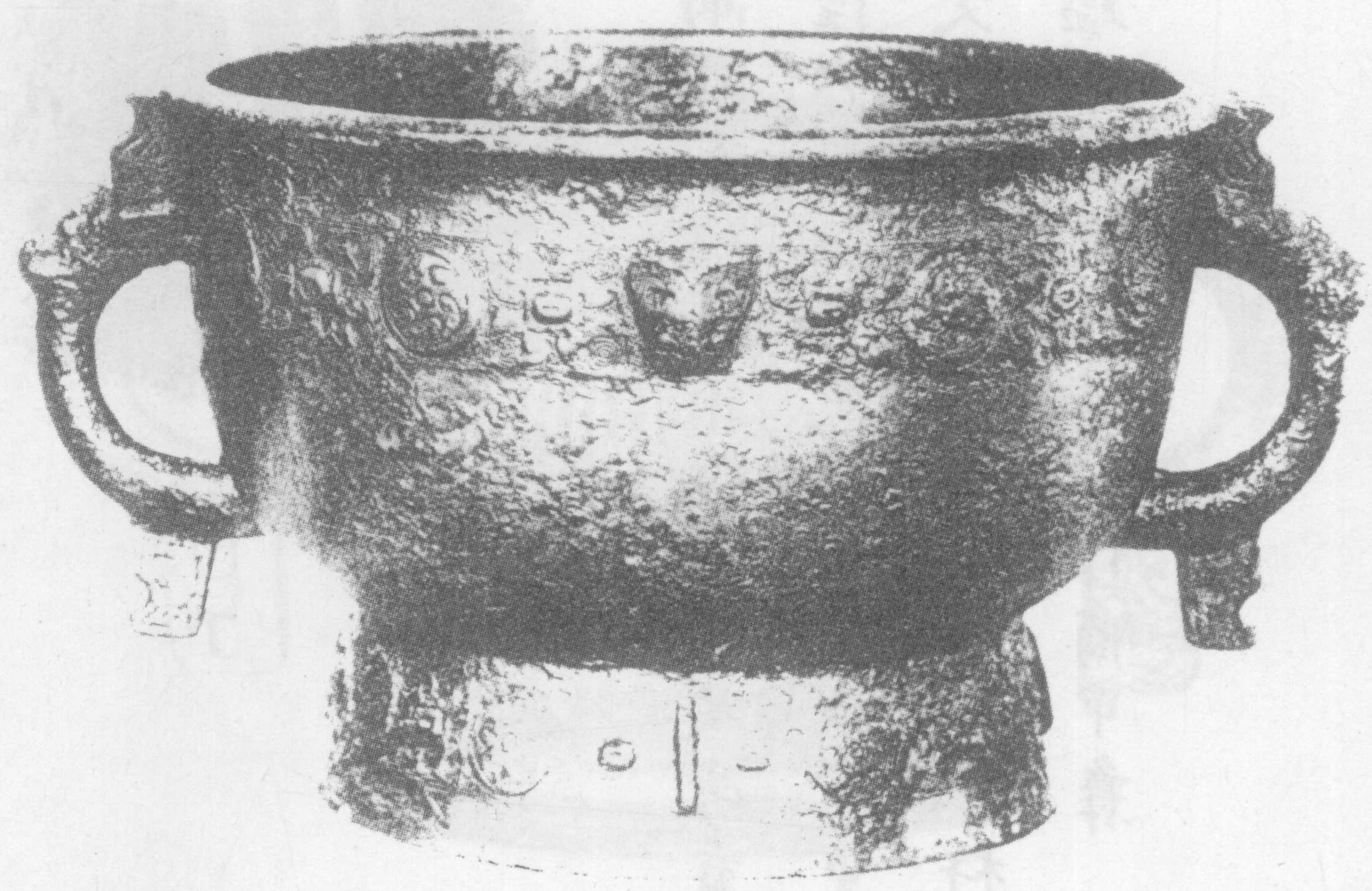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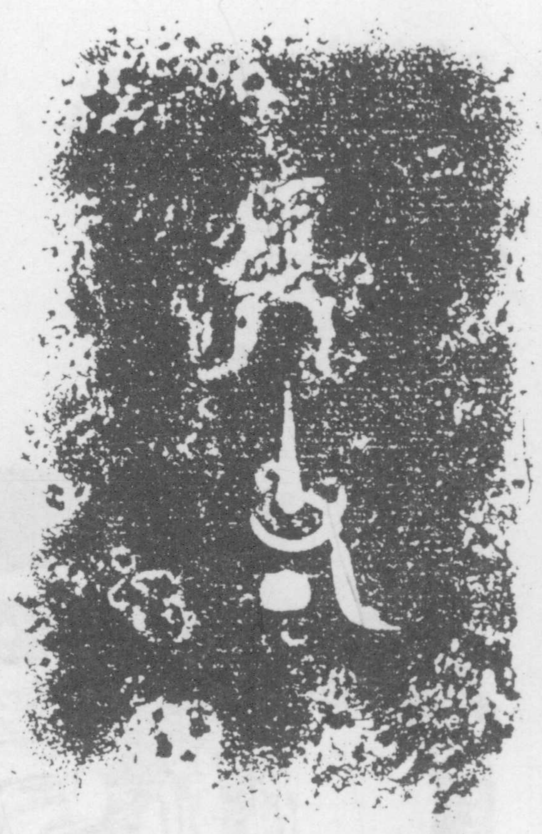


□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高四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一分足徑四寸六分重六十三兩色黑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斜置腹內作⊕ 西清續鑑乙編卷七第三十六葉 作周夔紋彝二

商父丁簋





□父丁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高五寸九分深四寸六分口徑八寸四分足徑六寸一分重一百三十一兩色褐而紅綠剝結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內 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十四葉 作周舉鼎一

商⿰丮凡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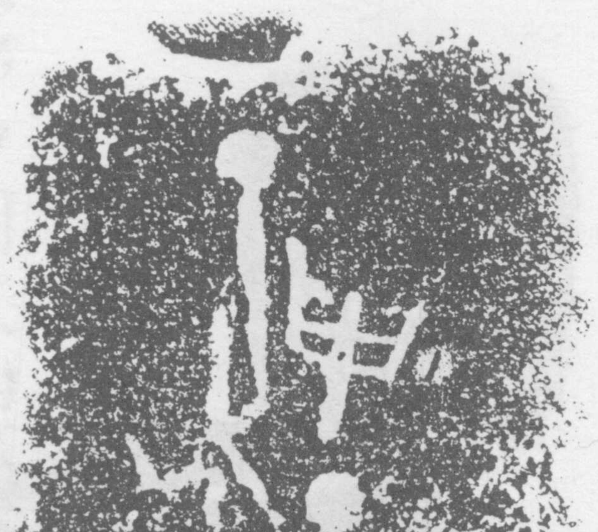
辛未○子
易錫⿰丮凡貝廿朋
⿰丮凡用乍作父丁
隮尊彝□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高五寸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九分足徑五寸五分重八十三兩水銀色徧體紅綠斑銘十六字文字畫一在腹內⿰丮凡作器者之名乃因○子錫貝廿朋用作父丁尊彝潘氏攀古廔所藏延角乃⿰丮凡賞延貝用作父辛彝殆為一人西清續鑑乙編卷七第七葉作周虎彝

四九

商由丁簋





□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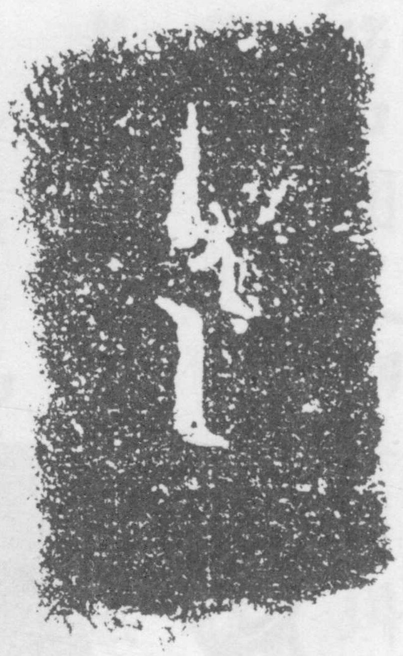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腹前後有棱足旁有四棱高四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六寸二分足徑四寸一分重七十五兩水銀色徧體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由象兩手舉杵形旁一字不可辨疑父字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十五葉作商甲彝

五〇

商父乙簋



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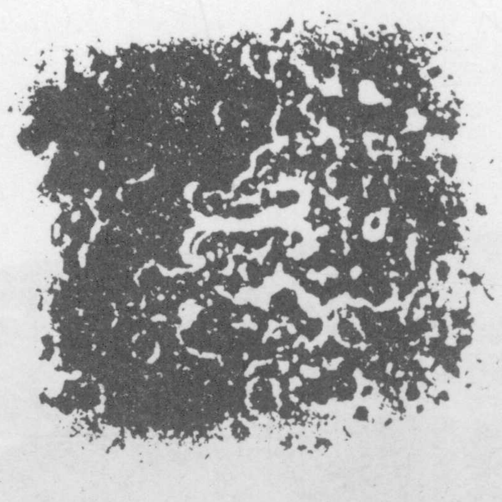
父乙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二分口經七寸三分足經五寸六分重九十六兩色黑有紅綠斑花紋剝蝕銘二字在腹內 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十八葉 作周父乙彝

商□簋



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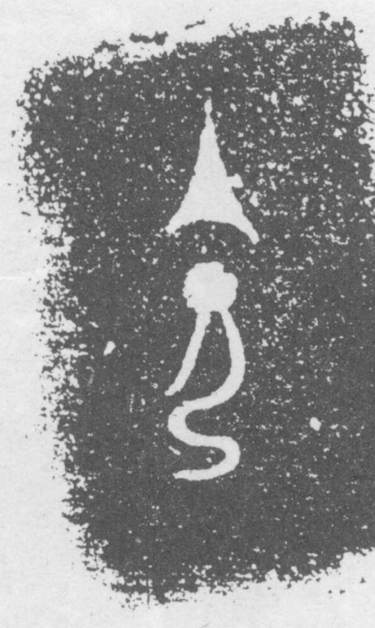


□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通耳高四寸五分腹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經五寸九分足經四寸五分重六十兩徧體紅綠蚪結銘文字畫一在腹內 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十二葉 作周申彝

商令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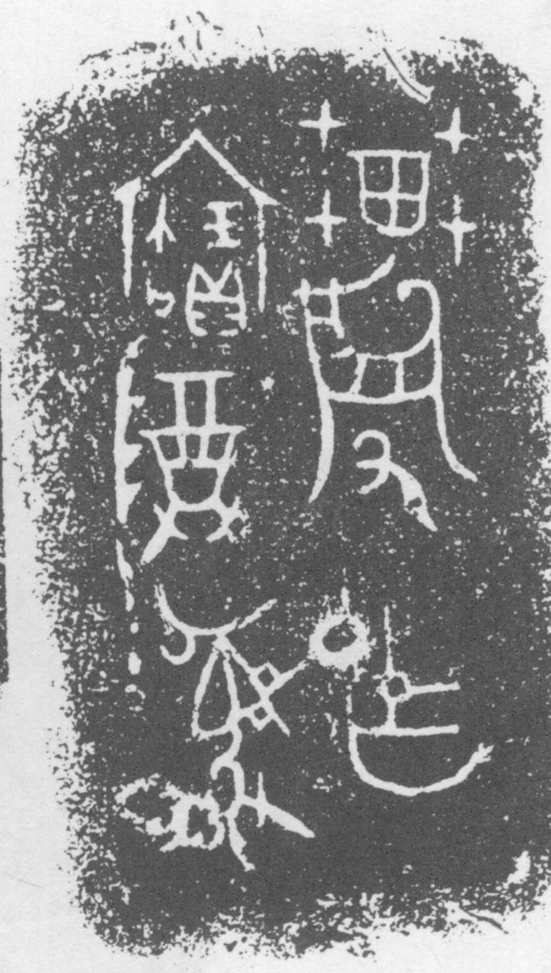
□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腹前後有棱通耳高四寸八分腹高四寸六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足徑四寸六分重五十七兩色黑金銀錯口有碧綠斑銘文字畫一在腹内象人跽伏于▲下令字所从出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三十七葉作周主孫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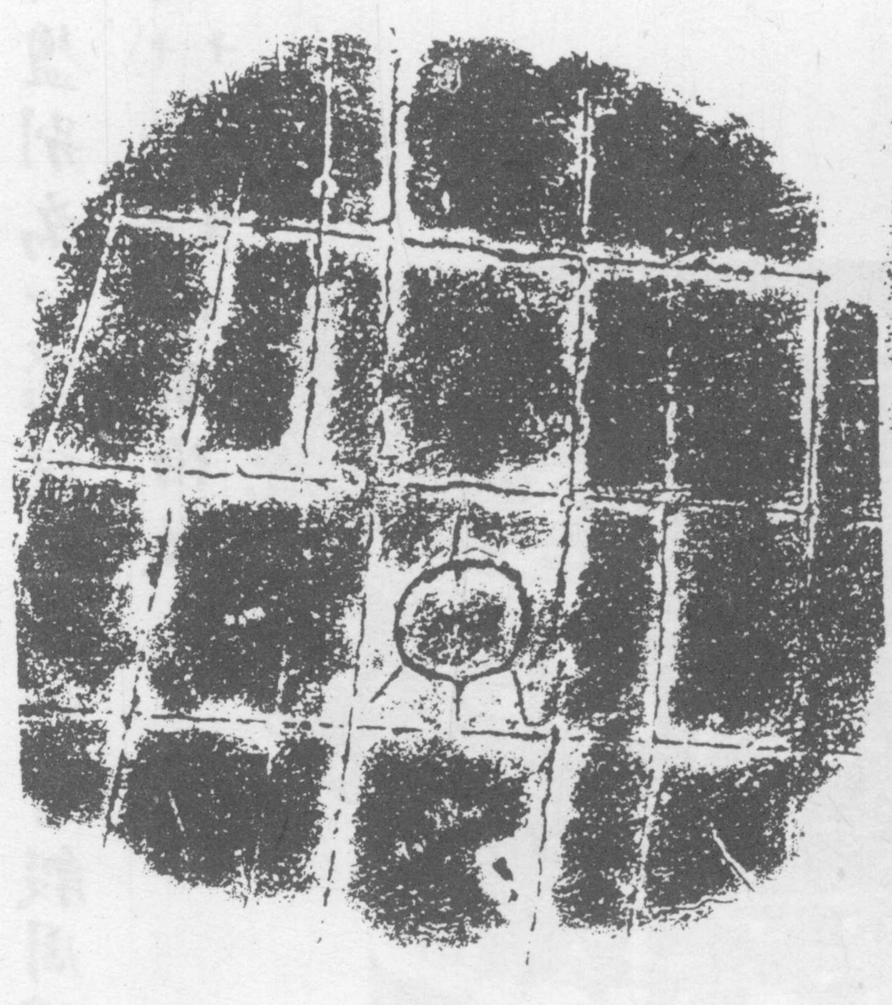
五三

周𦳊辰簋





〇辰乍作寶隮尊彝



底文

古簋仿口圜足兩耳有珥高四寸五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二分足徑四寸八分重六十三兩色黑有綠斑銘六字在腹内𦳦辰作器者之名𦳦字書所無辰下从又與伯中父敦同底文作◎陽識西清續鑑乙編卷七第九葉作周𦳦彝

五四～五五

周伯簋



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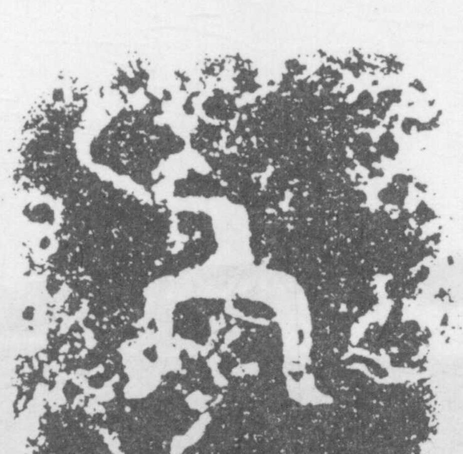
白伯乍作寶𣪘簋

右簋侈口圜足兩耳有珥高五寸三分深三寸九分口徑七寸足徑五寸五分重八十二兩色褐徧體紅綠斑銘四字在腹內伯作器者之名㪟宋以來釋作敦至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欵識始釋為簋而於長方形而圜其四角之簠亦釋為簋金文有簠㪟連言者故無以自堅其說韓崇寶鐵齋題跋以寶之泐字為簋今人失笑黃紹箕說㪟以文及器考之而知㪟之是簋而非敦然簠果何屬亦無以解王懿榮之疑余從出土之器數及銘辭上觀之知黃說極碻而簠別為一器說詳余所箸殷周禮樂器考畧中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二第二十七葉作周伯敦

五六～五七

商八簋





□

右簋侈口圜足無耳腹足外有六棱後高五寸四分前減一分深四寸口徑七寸九分足徑五寸重八十兩色微黃徧體紅綠蚓結足有裂痕銘文字畫一在腹內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四十五葉作周舉彝二

五八

商守婦簋





守婦

古簋侈口圈足無耳兩旁有獸首及棱高三寸九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五寸五分足徑前後四寸三分左右減一分重五十二兩色黃褊體紅綠斑銘二字在腹內 西清續鑑乙編卷七第十三葉作周婦彝

周[牜光]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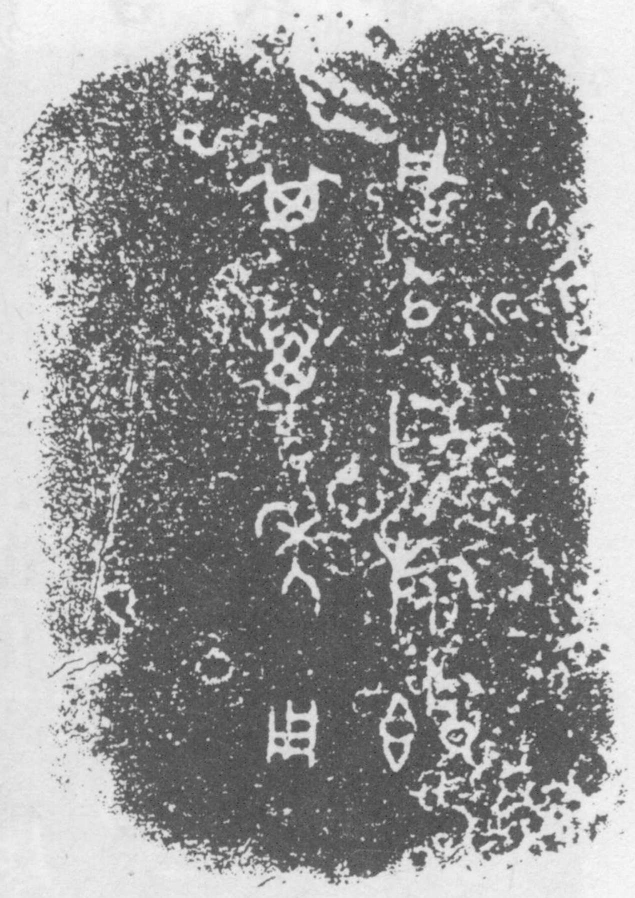
甝乍作䵼彝㲃簋其
壽考寶用

古簋侈口兩耳有珥圈足旁有六獸首通耳高五寸一分腹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七寸七分足徑六寸一分重一百二十八兩色黑有小綠斑金銀錯銘九字在腹內甝作器者之名字書所無兩罍軒彝器圖釋之周兕光敦斂口三足銘與此同皆云作尊敦自宋以來以侈口圈足者為彝斂口三足者為敦得此可証其是一而非二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二第二十八葉作周光敦積古齋彝器款識兕光敦據趙太常摹本編入即從此出攈古錄金文從古堂款識學窓齋集古錄所箸錄者乃兩罍軒所藏之器也

六〇～六一

周同㠯簋





蓋

同𠂤乍作旅毁簋
甘其萬年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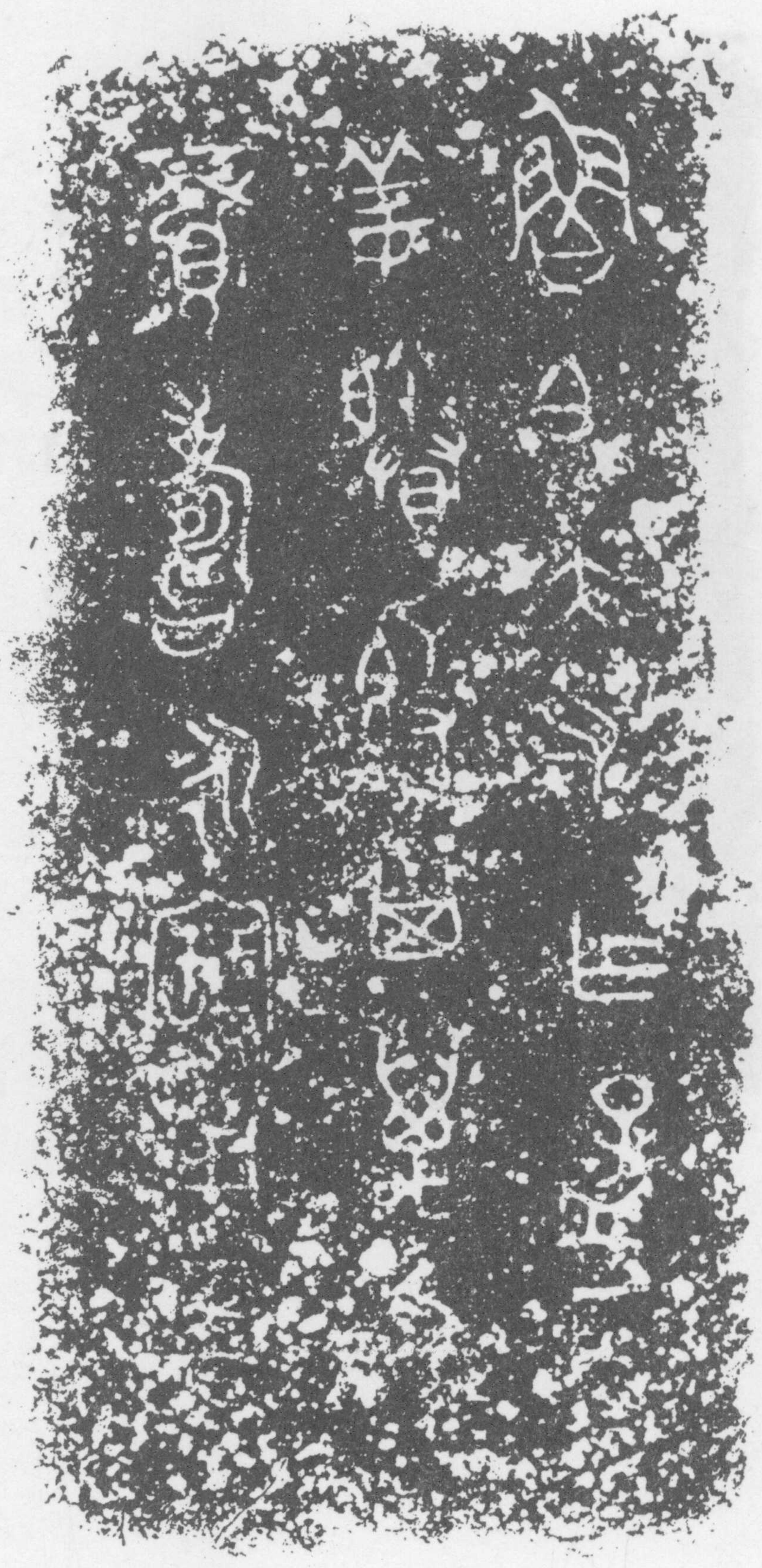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簋侈口有蓋兩耳圈底三足蓋足左右有兩孔通蓋高五寸七分器高三寸九分深二寸八分口徑前後六寸一分左右減二分底徑六寸二分蓋高二寸一分深一寸四分口徑五寸二分足徑二寸六分重一百四兩水銀色有紅綠斑銘蓋器各九字在腹內蓋銘畧為鏽所掩同𠂤乃作器者之名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二第三十六葉作周旅敦圖作四足誤

六二～六三

周魯伯大父簋





魯白伯大父乍作盉○

姜賸敦簋甘其萬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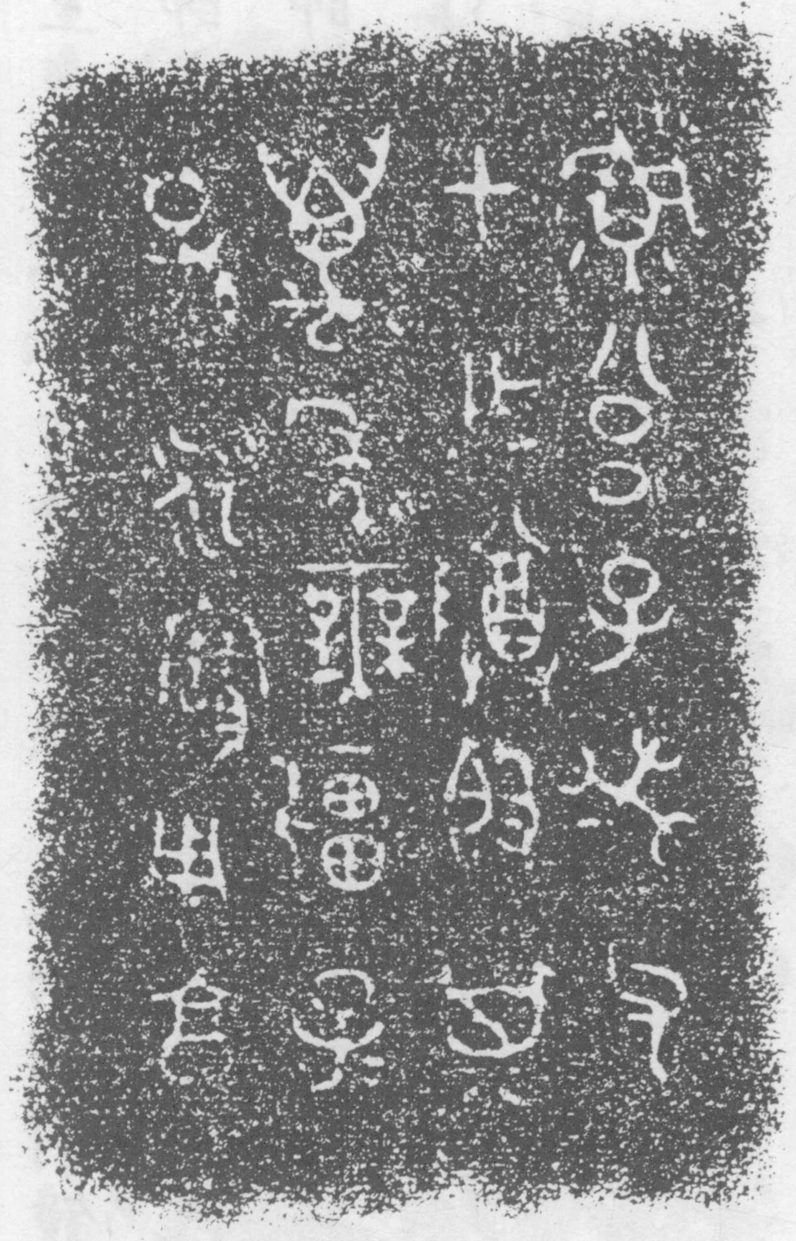
釁壽永寶用亯

右簋斂口有蓋兩耳有珥圈底旁有三獸首下垂為足通蓋高七寸五分腹高五寸四分深三寸五分口徑前後六寸四分左右減二分底徑前後七寸左右減三分蓋高二寸五分深一寸五分口徑七寸足徑三寸四分重一百五十六兩色黑有紅綠斑蓋後配有裂痕器銘十九字斜列腹內為鏽所蝕蓋無銘魯國名伯大父乃作器者之名此為賸盉○姜而作據古錄金文從古堂款識學箸錄嘉興王氏寶盤齋所藏銘云魯伯大父作仲姬俞賸敦其萬年釁壽永寶用亯則為媵仲姬俞而作說文解字倂送也从人㚒聲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今經典作媵說文所無金文作賸或省作朕或假作媵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二第三十二葉作周魯伯敦積古齋彝器款識魯伯大父敦據趙太常摹本編入即從此出而譌舛太甚據古錄金文復重摹之

六四~六五

周蘇公子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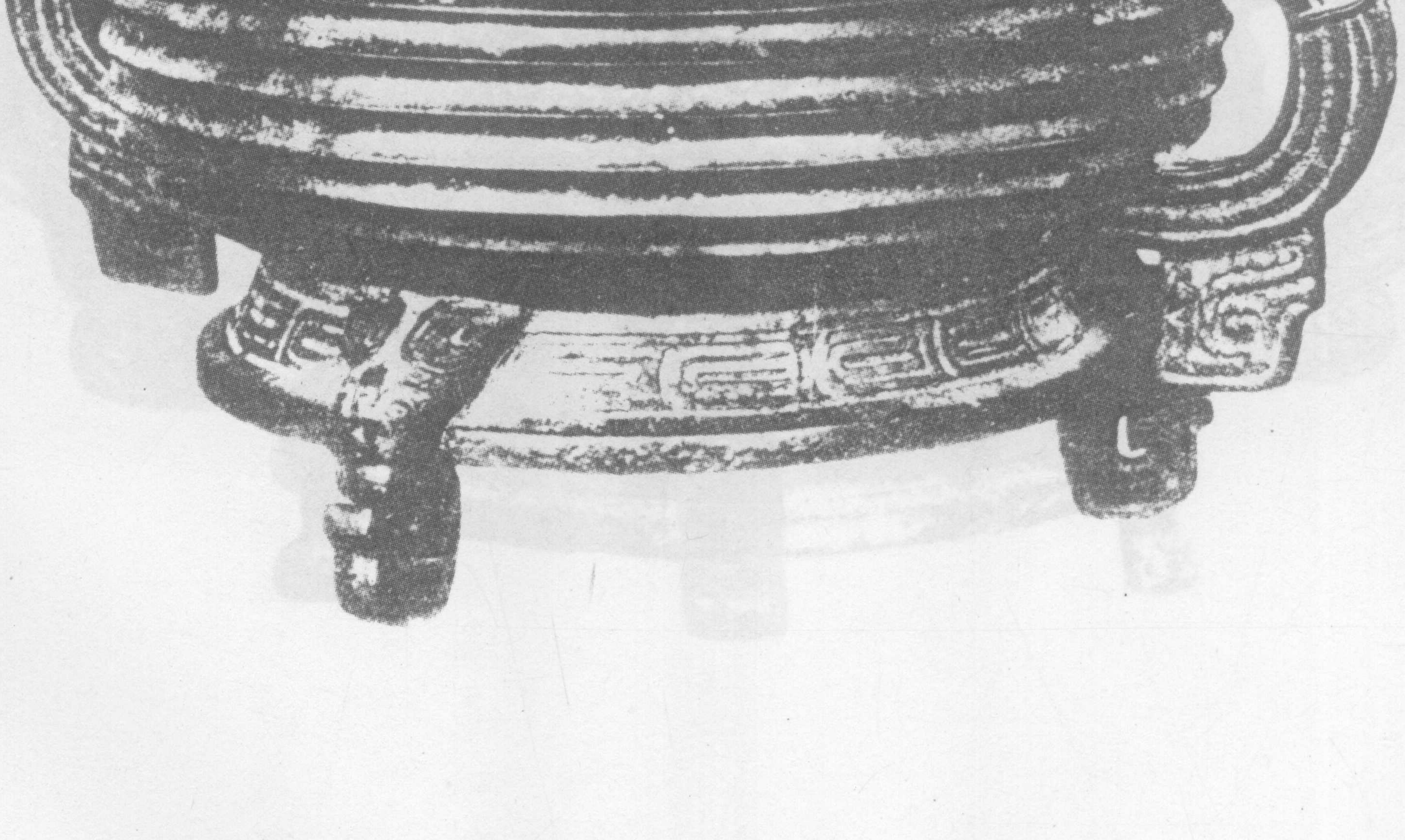
穌蘇公子癸父
甲乍作隮尊𣪘簋其
萬年無彊子二
孫二永寶用高

右簋兩耳有珥圜底三足有蓋通蓋高七寸二分腹高五寸四分

六六～六七

深四寸口徑前後六寸九分左右減二分底徑前後七寸三分左右減二分蓋高二寸二分深一寸三分口徑前後七寸四分左右減一分足徑三寸五分重二百五十兩色褐有紅綠斑銘器蓋各二十二字在腹內蓋銘剔損不錄蘇从魚从木不从艸書仲虺之語釋文蘇本作穌蘇國名書立政司寇蘇公傳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傳世有蘇公敦蘇甘妊鼎蘇甫人匜蘇公之孫寬兒鼎諸器徐同柏謂癸父蘇公之子字甲名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二第三十七葉作周寶敦筠清館金文攈古錄金文從古堂款識學敦吾心室彝器款識諸書所著錄者乃錢唐瞿氏清吟館所藏與此同文而異器

周師寏父簋







蓋

師寏父乍 作 弔 叔
姞寶䵼 尊 敦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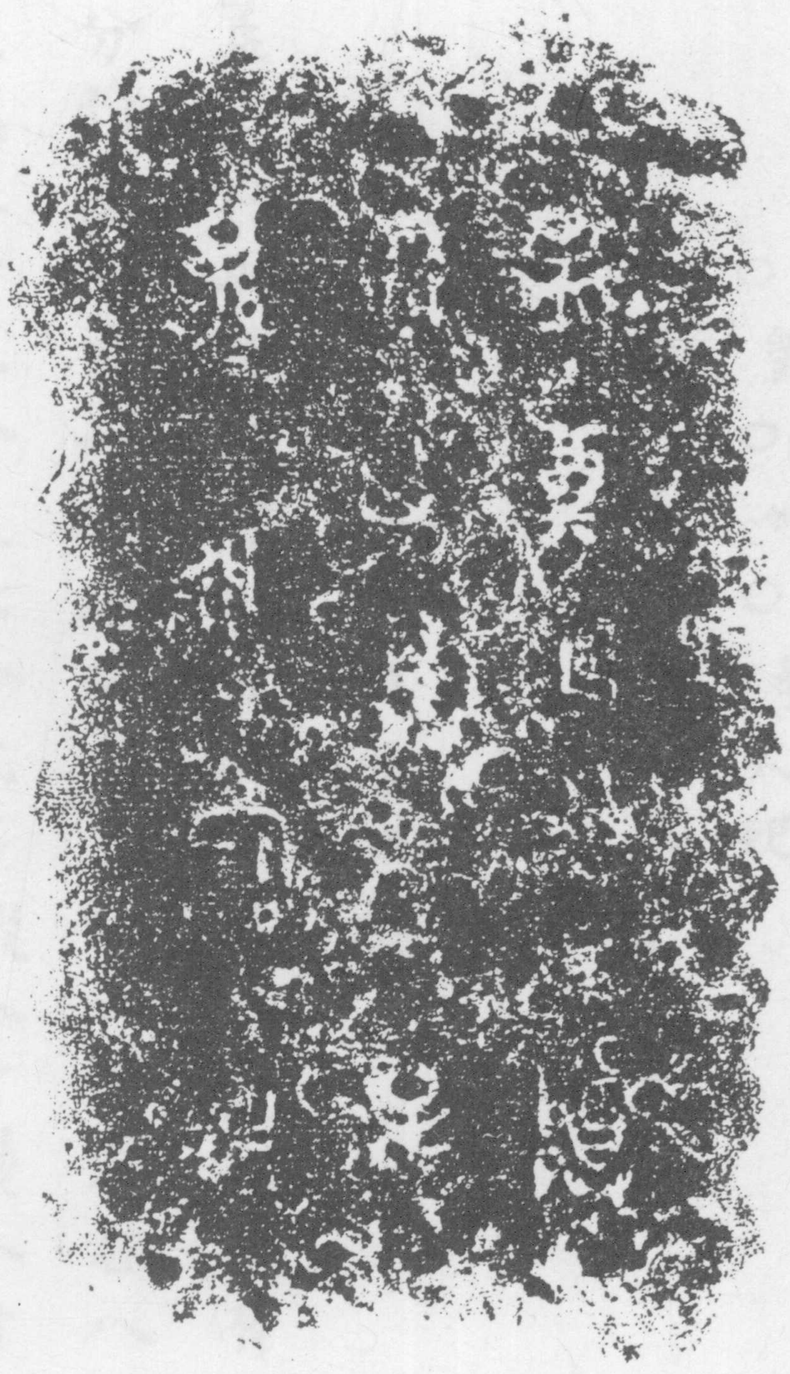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簋斂口有蓋兩耳有珥圈底旁有三獸首下垂為足通蓋高六寸五分腹高四寸九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底徑五寸九分蓋高一寸九分深一寸一分口徑五寸九分足徑二寸八分重一百二十四兩色黑有紅綠小斑銘蓋器各九字在腹內寏父乃作器者之名師其官詩大明維師尚父傳師太師也人名之上加一師字金文常見之周禮天官序官甸師注師猶長也意甸師鑿師之屬各官之長皆得稱師而非限于太師也攈古錄金文敬吾心室彝器款識窓齋集古錄箸錄洪洞劉鏡古所藏師寏父敦銘云師寏父作季姞寶尊敦乃為季姞而作此則為叔姞而作又下有師寏父盤乃為季姬而作一家之器也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二第二十九葉作周師寏敦

六八～六九

周孟鄭父簋





孟奠鄭父乍作隮尊
毁簋甘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

右簋斂口有蓋兩耳有珥圜底旁有三獸首下垂爲足通蓋高六寸九分腹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五寸七分底徑五寸四分蓋高二寸二分深一寸六分口徑六寸一分足徑三寸一分重一百十九兩色黑徧體綠斑蚀結器銘十六字在腹内爲鏽所掩蓋無字孟鄭父乃作器者之名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二第三十一葉作周孟鄭父敦攈古錄金文箸錄孟鄭父敦蓋云長山袁理堂藏後歸潘氏攀古廔與此同銘疑是一器不知大小相合否

七〇～七一

周毛伯𠳄父簋





毛白伯𪘲父乍作
中仲姚寶𣪘簋甘其
萬年無畺疆子二
孫二永寶用亯

右簋兩耳有珥圜底二旁有三獸首下垂爲足有蓋二足有方孔九通蓋高八寸一分腹高五寸七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一分足徑六寸八分蓋高二寸七分深一寸六分口徑六寸七分足徑二寸八分重一百六十三兩色黑徧體紅斑閒有綠點銘器蓋各二十二字在腹内蓋銘剔損不錄毛國名左僖廿四年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注十六國皆文王子也伯𪘲父乃作器者之名𪘲字書所無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二第十六葉作周伯駒敦積古齋彝器款識伯角父敦據趙太常摹本編入即從此出誤毛爲匕𪘲旁奪口孫下奪重文據古錄金文重摹之

七二～七三

周陳侯午簋





○隹十又三四○年
○陳○侯午台以羣
○者○侯○金乍作

七四

○皇○妣○孝大妃
○祭○器○鐘台以登
台以○嘗○保○又齊
○邦○永○葉毋毋忘

右簋侈口兩耳作龍形直上一耳有裂痕下有方座通耳高一尺五分腹高八寸一分深三寸五分口徑左右八寸二分前後減二分座高三寸三分至六分不等縱八寸橫八寸五分深四寸四分重四百九十二兩色黑有紅綠斑鑄冶不精花紋款識皆淺率銘三十五字可辨者十六字橫列腹內闕文據熱河故宮及海豐吳氏所藏器補二器皆三十六字此少一字熱河器作半圜形以三獸為足兩環上有獸首在旁為耳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侯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此銘云十又四年（據古錄金文三字上奪去一畫誤作十又三年）則紀年是也史記又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金文嬀陳作敶田陳作塦塦侯午塦侯因資皆不云田侯意敬仲如齊改敶為塦讀若田而後世遂竟書為田歟皇妣孝大妃即大公和之妃說文妃匹也與爾雅同但誤从巳為从己與女字之改一在右一在左形聲無別登進也經典以烝為之詩信南山是烝是享傳烝進也田氏篡齊此云保有齊邦永葉毋忘陳侯因資敦云保有齊邦葉萬子孫永為典尚處心積慮不啻若自其口出矣嘗邦忘三字韻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二第四十四葉）作周盤雲敦不知有銘

周雲紋簋



右簋作半圜形以兩環在旁為耳三環下垂為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六分口徑五寸四分重三十六兩色褐花紋奇異雖為紅綠斑充塞然觀之甚晰若錯紅綠者然西清續鑑乙編（卷二第四十二葉）作周雲紋鼎二熱河故宮所藏陳侯午簋形狀與此同故定為簋乃晚周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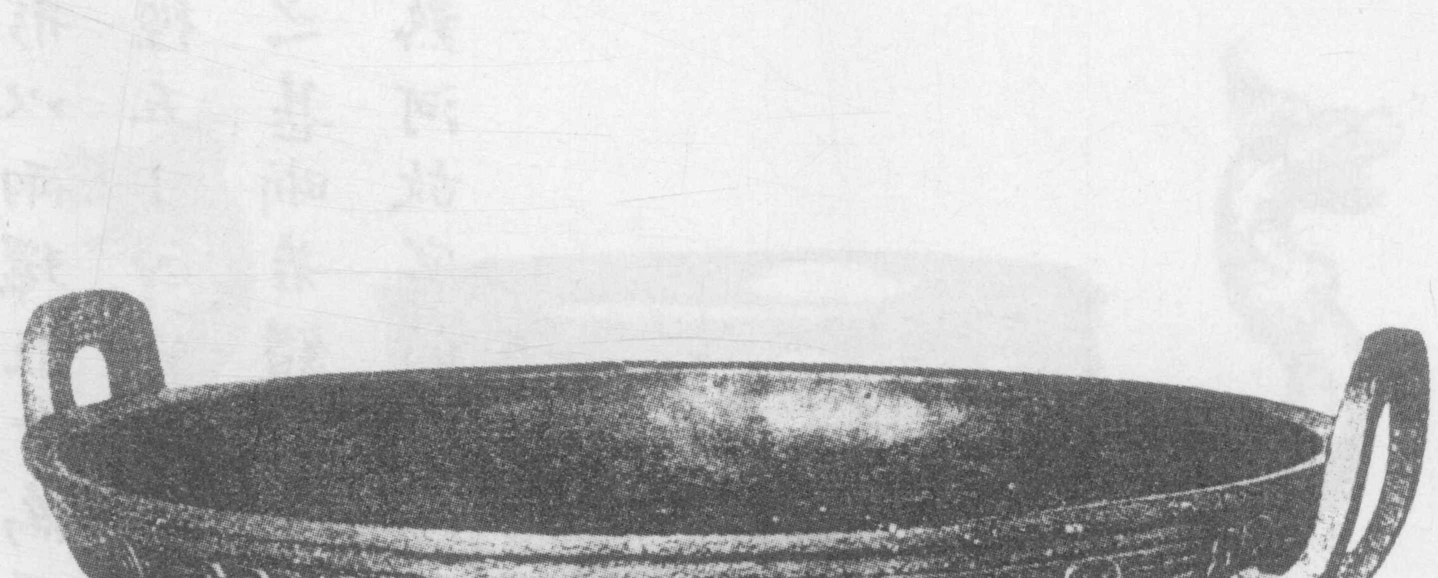
周星虬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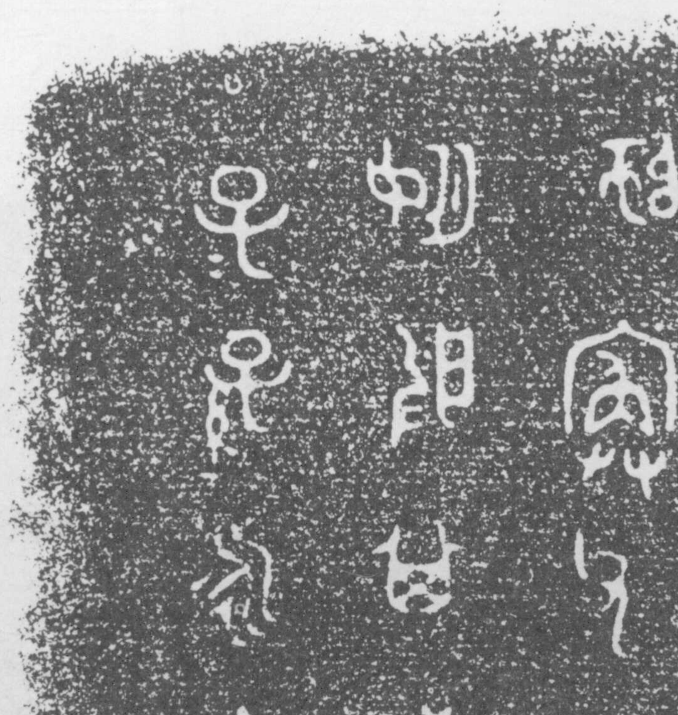


七七

右豆兩環耳高五寸二分深二寸九分口徑五寸七分足徑三寸七分重三十五兩色褐徧體紅綠斑腹內有三鳥紋腹旁破補西清續鑑乙編第卷十三六葉名同

周師寏父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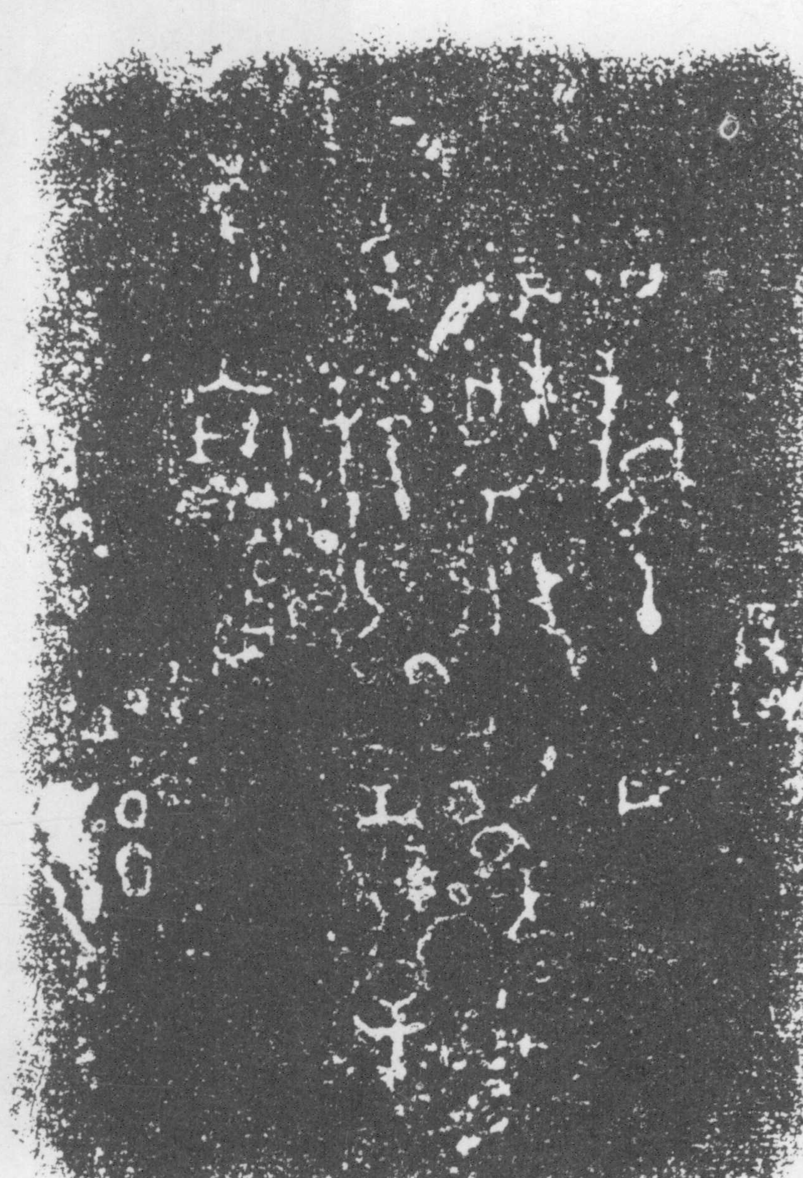
師寏父作作季
姬般盤甘其萬年
子〻孫〻永寶用

七八

右盤附耳圈足左耳有裂痕通耳高四寸腹高二寸九分深二寸口徑前後一尺一寸七分左右減二分足徑前後九寸五分左右減二分重百四十六兩色黑徧體紅斑閒有綠斑銘十七字在腹內與師寏父簋一人所作西清續鑑乙編第卷十五三葉作周季姬盤

周周棘生盤





周棘生乍作○
媜朕賸般盤○金用
○邦甘其孫〻子〻
永寶用

七九～八〇

古盤附耳圈足〻前後有二孔通耳高三寸八分腹高後三寸七分前減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前後一尺一寸六分左右減二分足徑前後八寸二分左右減三分重一百三十六兩色黃紅綠斑虬結銘二十一字在腹内為鏽所掩不可辨者三字周下一字舊釋棘〻生作器者之名上箸周字王朝之器也潘氏攀古廔藏周棘生簋銘云周棘生作獻媜媿賸𣪘其孫〻子〻永寶用□與此同為一人所作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五第七葉作周夔紋盤不知有銘

周隹叔匜







蓋　隹弔叔乍作旅也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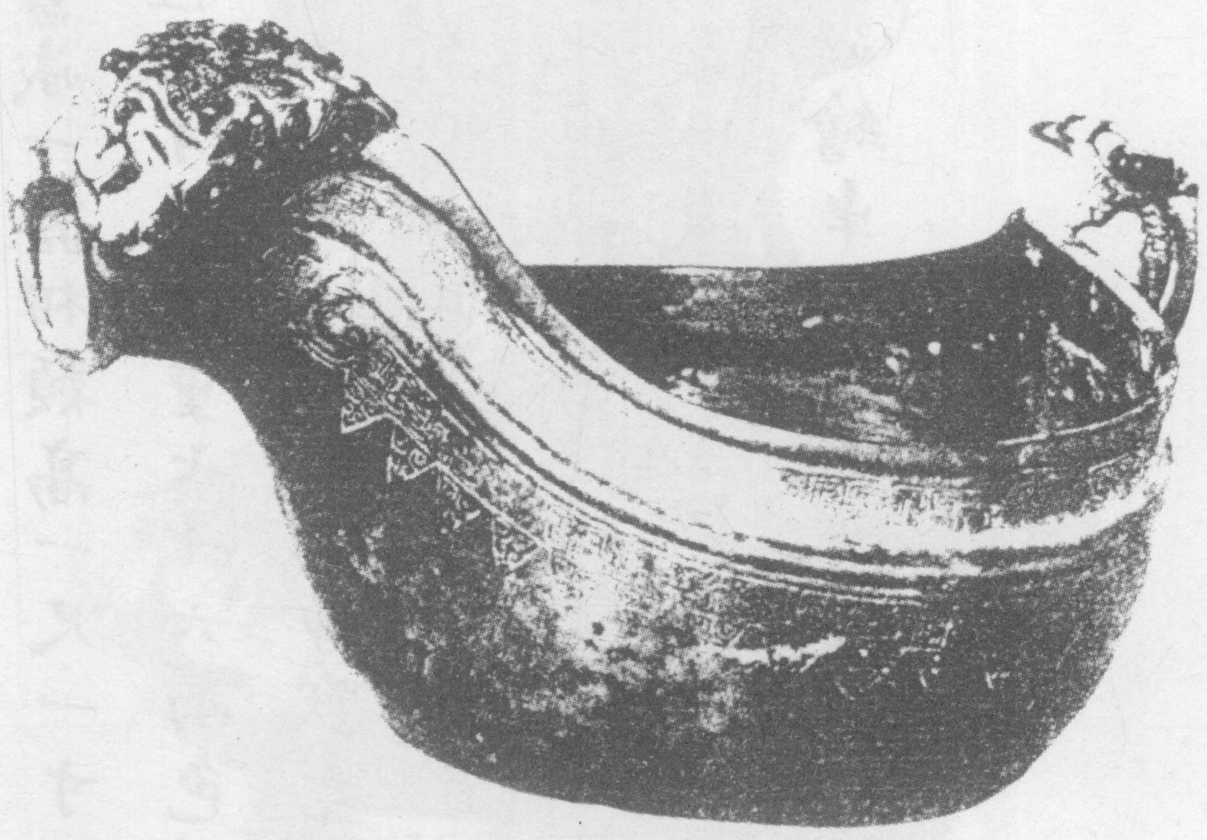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匜頭作獸形一鼻兩眼兩角以口為流剖背作蓋〻前有環持

以啟閉後有半環後有一環連之于鋬四足通蓋高六寸一分深二寸九分口徑橫八寸六分縱五寸三分重八十兩色黑內有綠斑外有紅斑銘蓋器各五字在腹內隹叔作器者之名西清續鑑乙編卷十四第四十一葉作周唯叔匜

八一～八二

周獸首匜



右匜首作獸首形項上疏通有孔以口為流有鋬高四寸深二寸口經橫六寸三分縱五寸八分重二十八兩色黑有紅綠斑獸首金錯西清續鑑乙編卷十四第四十四葉作周螭首匜

八三

商亞醜壺



八四



右壺兩耳圈足高一尺五分深一尺口徑三寸九分足徑左右四寸七分前後減二分重一百八兩色褐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在腹内象人奠酒於盤之形西清續鑑乙編卷八第十九葉作周亞壺

周獵壺



八五

右壺兩耳作獸首形鼻銜環花紋作田獵之狀禽獸器物意匠絕奇與熱河故宮舊藏一器相類高一尺一寸六分深一尺八分口徑三寸七分足徑四寸七分重七十六兩色黑有紅綠斑口腹破補三處西清續鑑乙編卷八第四十葉作周神獸壺花紋之狀田獵者余所見尚有二器一為盤四耳在腹旁作獸首形銜環腹內作陽文龜魚雁形西安出土現藏美國博物院藝術叢編第二集作商四耳彝一為鈁現藏故宮博物院二器中圖四馬之車皆二馬足向下二馬足向上與漢孝堂山石刻所繪車馬異而質樸過之吾國傳世之人物畫當以此種為最古

周鳥獸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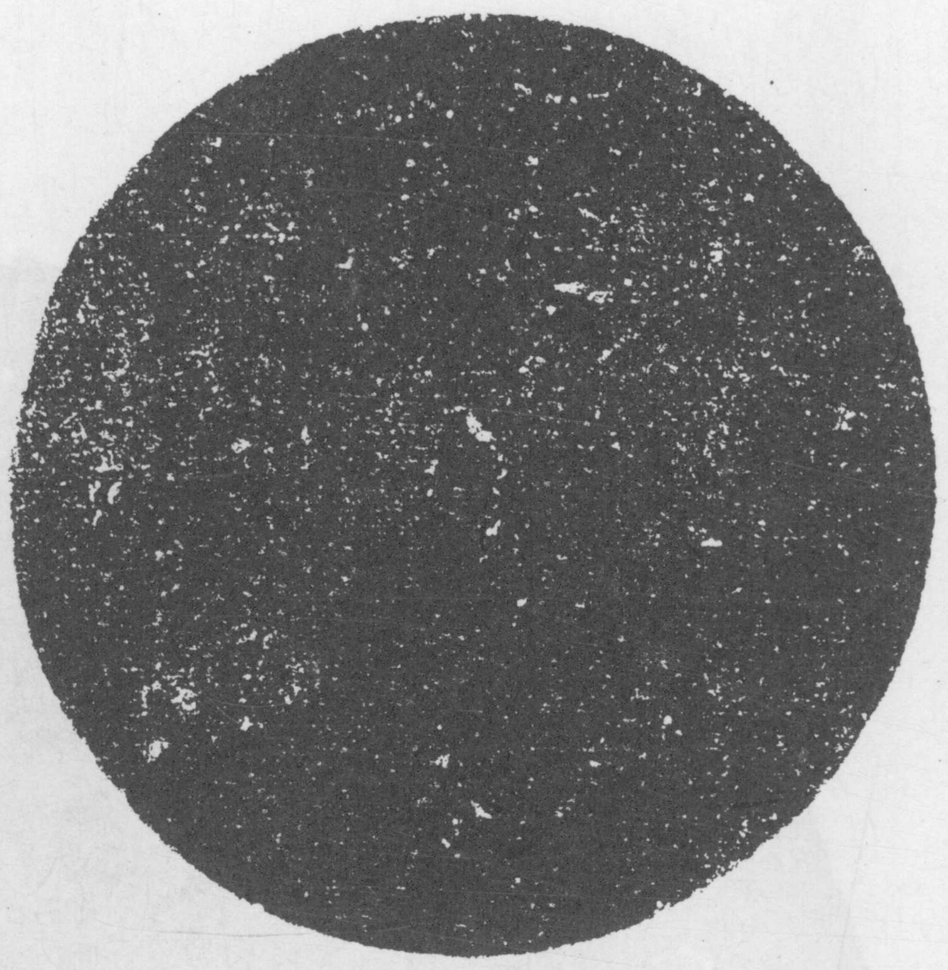


八六

右壺兩耳一鼻圈足高一尺三分深九寸五分口徑三寸五分足徑三寸九分重七十七兩色黑有紅綠斑腹前後各作三鳥三獸紋金銀錯西清續鑑乙編卷九第十七葉作漢螭鹿壺

漢素壺





右壺圜口扁腹高四寸深三寸八分口徑三寸足徑三寸二分重十九兩色紅有碧綠斑銘鑿款在底似是長樂二字西清續鑑乙編卷六第十五葉作漢著尊不知有銘

八七

商㸚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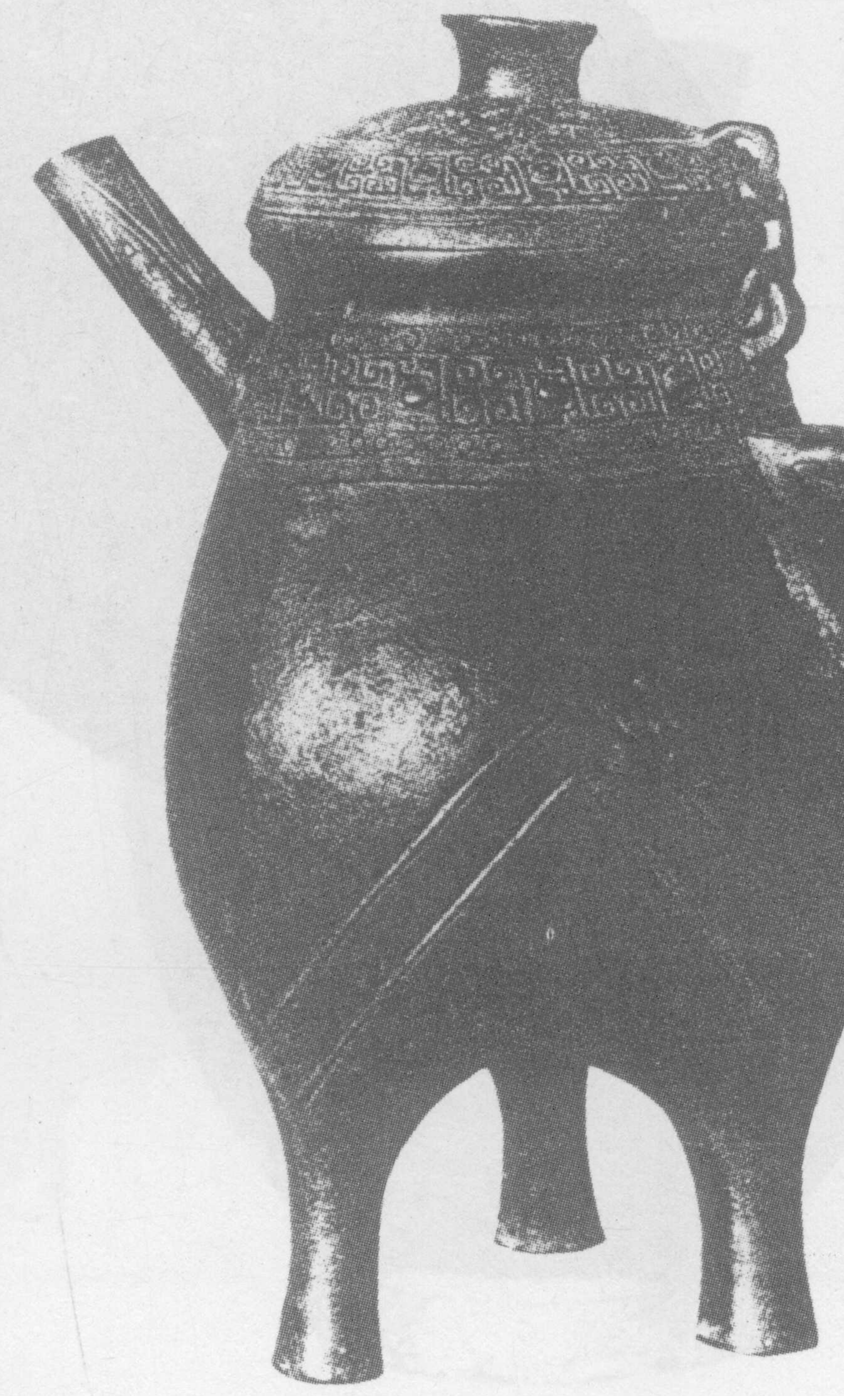


□

右盉有流有鋬三歀足蓋有環與器相連通蓋高一尺一分腹高八寸三分深五寸八分口徑三寸七分重一百十六兩色黑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在鋬內六畫相交即㸚字所從出蓋仿製銘子孫作寶用五字在腹內僞不錄西清續鑑乙編卷十四第二十五葉作周世盉

八八

商父丁子盉



八九



蓋　父丁□



器　丁父□

右盉有流有鋬三歧足器蓋有環相連通蓋高九寸六分器高八寸深五寸八分口徑前後四寸一分左右減二分重九十三兩色褐有紅綠斑銘蓋器各字二文字畫一蓋銘在腹內器銘在鋬內丁父二字當倒讀父丁西清續鑑乙編卷十四第二十四葉作周父丁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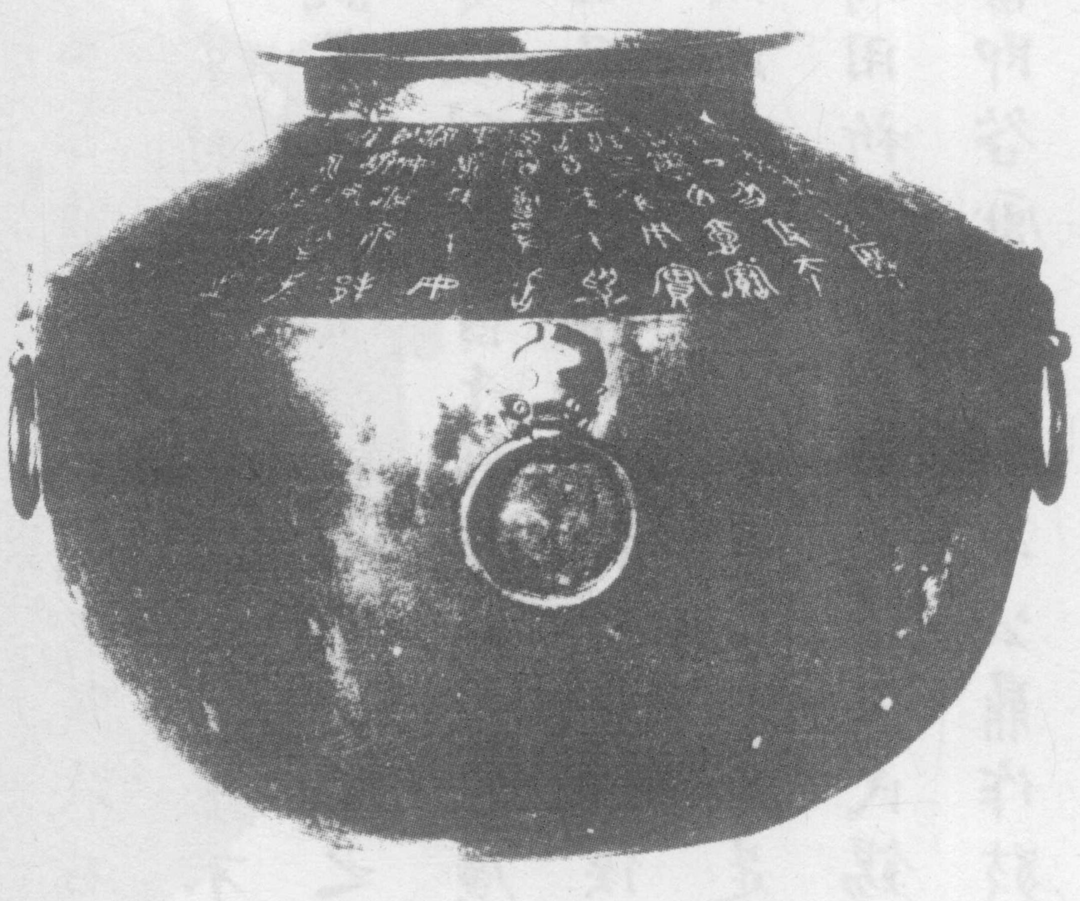
周蟠紋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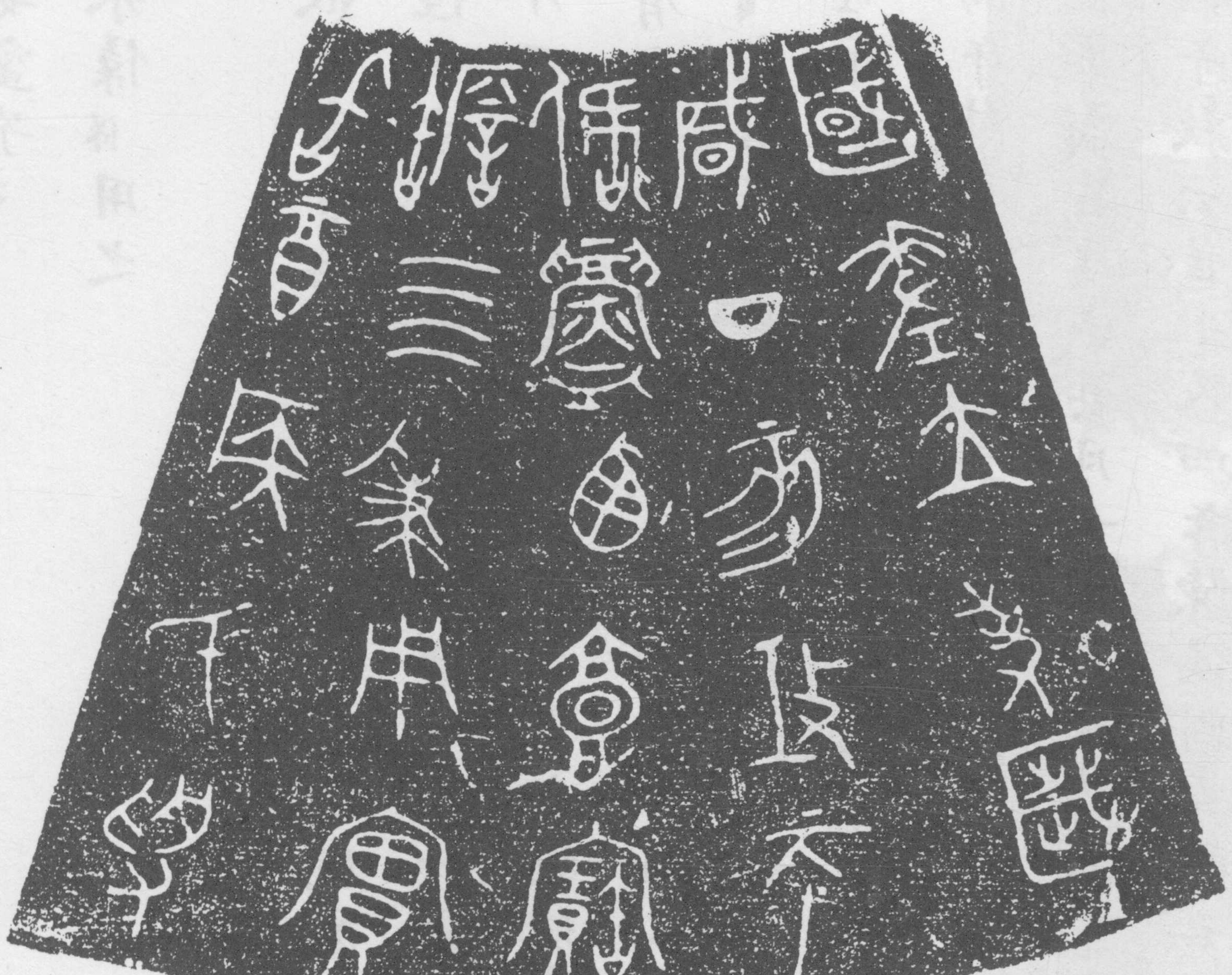


九〇

右盉以獸首為流以蟠為提梁三足有蓋蓋有環與提梁相連通提梁高七寸六分通蓋高六寸腹高五寸三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三寸五分重九十四兩色褐徧體紅綠斑西清續鑑乙編卷十四第二十八葉名同

周國差甔





九一



九二



國差立事歲
咸丁亥攻工帀師
○盥鑄西亭寶
甔三四秉用寶
旨酉酒庻侯氏受
福釁壽卑俾旨
卑俾瀞庻侯氏毋毋
瘔毋毋痟齊邦

鼏靜安寍子子

孫孫永保（保）用之

〇

右鐈巨腹斂口廣脣無足四耳作獸首形銜環高一尺八分深一尺六分口徑七寸七分脣廣九分肩廣四寸一分環徑二寸四分容三斗五升四合重三百九十七兩色黑有綠斑脣腹破補銘五十二字在肩上又脣上有鑿款一字國差人名又見于末距𦍒銘云國差商（賞）末用作距𦍒自左而右昔人讀為自右而左云𦍒作距末用差（佐）商國非是國差立事歲咸丁亥與子禾子釜〇〇立事歲禝月丙午陳猷釜陳猷立事歲〇月戊寅文例正同蓋紀年月日國差立事歲其年咸其月丁亥其日也齊器紀年皆云唯王某月至陳侯午敦云隹十又四年陳侯因脊敦云隹正六月癸未

不復冠以王字此三器皆云某某立事歲與平常紀年異當同屬晚周之器昔人以為差佐古通國差即國佐字賓媚人見左氏成二年傳亦非是攻工古通詩車攻我車既攻石鼓文作避車既工周匋文多記匋攻某匋攻即匋工師下一字不可識乃工師之名鐈字書所無即甔字方言甇齊之東北海岱之閒謂之甔廣雅釋器甔瓶也史記貨殖列傳醬千甔集解引徐廣甔大罌缶字亦作擔作儋秉者把也四秉言器之數侯氏者諸侯之稱詩韓奕侯氏燕胥儀禮覲禮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是也此凡二見蓋指齊侯齊子仲姜鎛用祈侯氏永命萬年侯氏錫之邑侯氏從〇之曰凡三見瘩㾓當即咎厭猒飽也毛公鼎作猒商獻敦作猒孳乳為厭此从疒从肙蓋言酒之旨瀞侯氏飲之無災咎無厭飽也鼏从凡从目字書所無帀師三四酉酒㕑侯卑俾毋毋皆古今字西

清續鑑乙編（卷十六第十葉）作周國差𦉜闕口上一字積古齋彝器款識齊侯甔據趙太常所藏搨本摹入即從此出頗有譌誤惟大（誤作文）官七十（誤釋）斗一鈞三斤八字乃漢大官鍑銘（西清續鑑甲編卷二十四第二十葉）二器形制畧同阮氏誤合為一亦闕口上一字攈古錄金文重摹阮氏本奇觚室吉金文述乃翻刻阮氏本無大官等八字

周寧⿰金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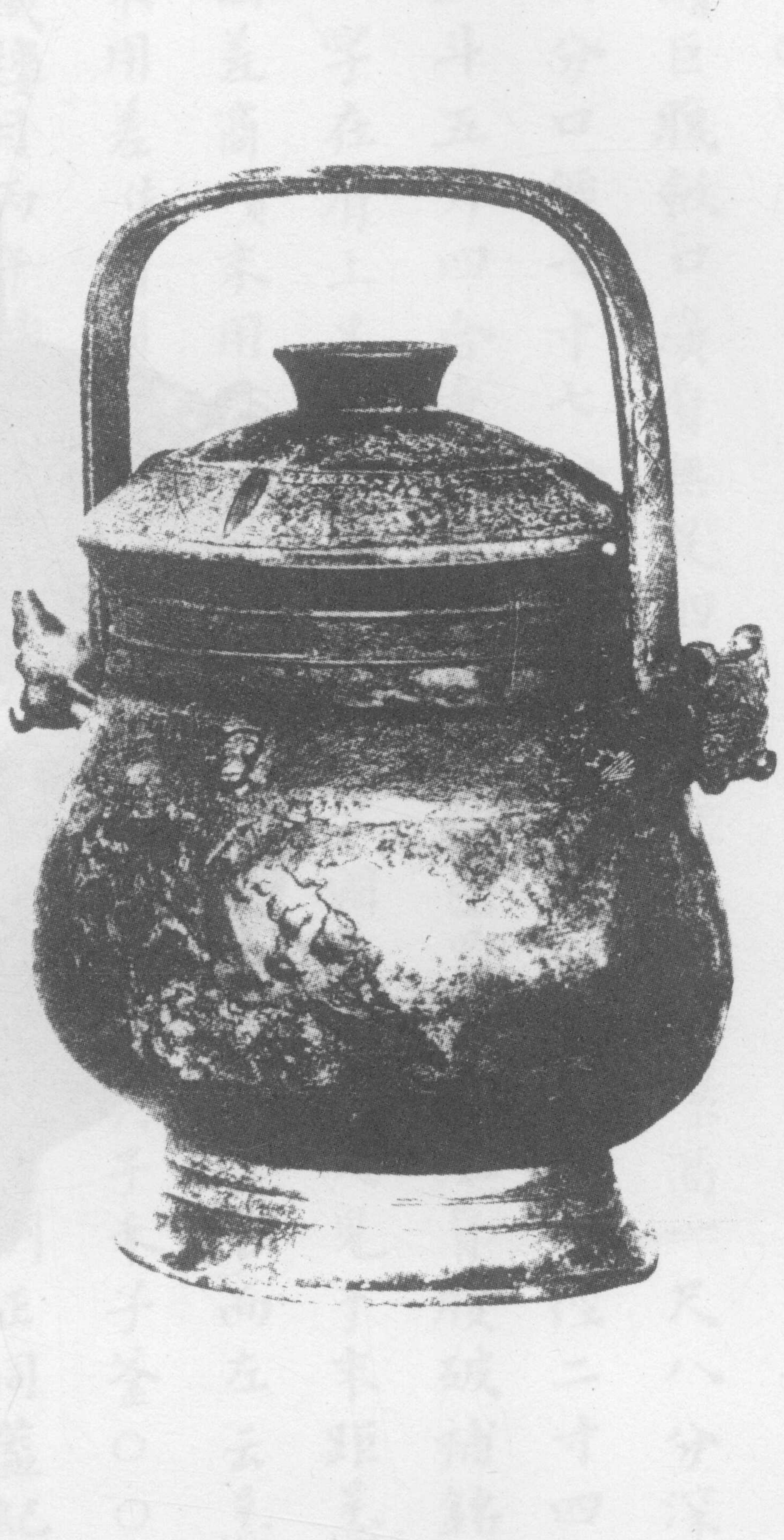




廿七年寧為⿰金皿

右⿰金皿圜口圜足兩耳作獸首形鼻銜環高五寸二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三寸三分足徑三寸六分重七十三兩色微黃徧體紅綠斑無花紋銘六字在腹外寧作器者之名⿰金皿即皿字說文皿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此从金猶壺之从金作⿰金壺盂之从金作⿰金盂盨之从金作⿰金須盤之从金作鎜也字書所無廿七年與大梁鼎大梁舟朶廿又七年文字相同殆屬魏器且一時所作七作十自周至漢金文皆然魏三字石經春秋僖公殘石古文作七乃譌別之體為隸楷所自出西清續鑑乙編卷十六第三十五葉作漢獸環瓿不知有銘故誤以為漢器

商子卣



九七



□

右卣椭圜提梁兩端作獸首形通提梁高一尺四分腹高六寸八分深五寸八分口徑縱三寸五分横四寸五分足徑縱四寸四分横五寸八分重一百四十六兩色灰黑有青綠斑銘文字畫一爲子字所從出在腹内蓋仿製銘作♀與器文不合西清續鑑乙編卷八第十一葉作周子卣一

商㝛卣



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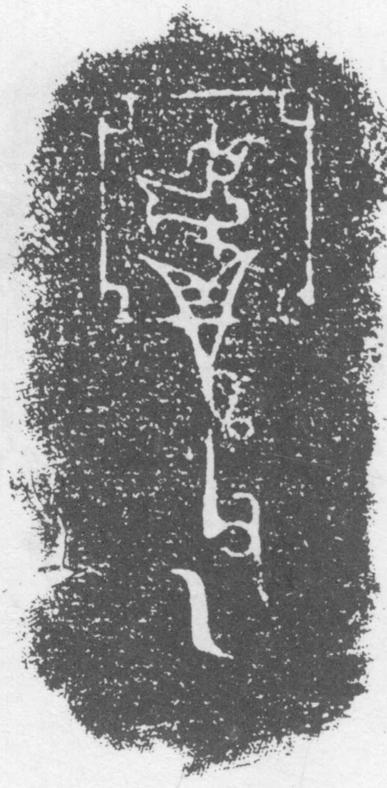


㝛作作父辛
障尊彝□

右卣椭圜四面有棱提梁兩端作羊首形通提梁高一尺通蓋高八寸九分腹高六寸一分深五寸口徑縱三寸六分横四寸四分足徑縱四寸九分横五寸九分蓋高三寸八分口徑縱四寸二分横五寸重一百四十八兩色黑有紅綠斑腹内作水銀色銘蓋器各字六文字畫一在腹内蓋銘泐剝損不錄㝛作器者之名字書所無西清續鑑乙編卷八第八葉作周父辛卣

商父乙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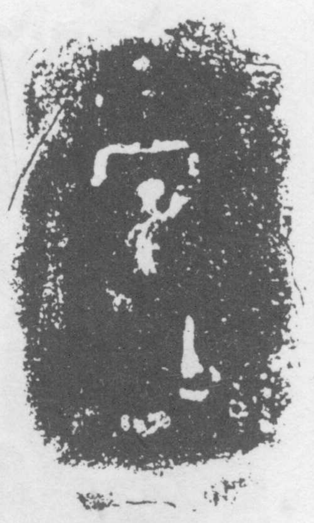


□父乙

右尊高八寸六分深六寸九分口徑六寸七分足徑四寸九分重六十一兩色褐有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內西清續鑑乙編卷五第三葉作周父乙尊此類器形似觚而體特巨自宋以來稱之為尊姑仍之然尊乃共名而非專名也

商父辛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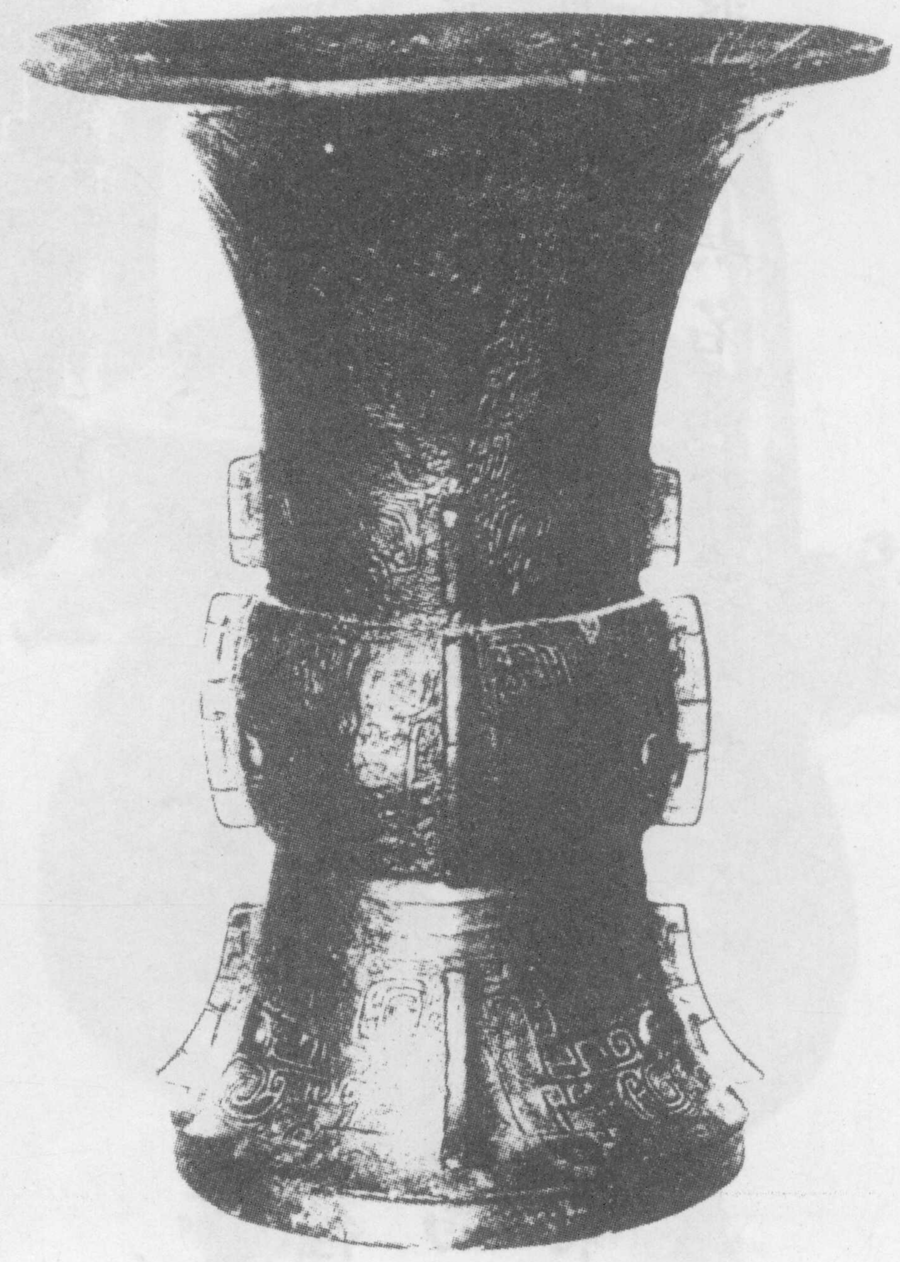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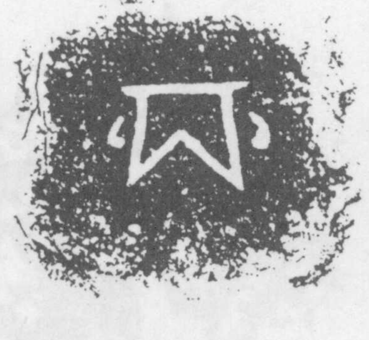


□父辛

右尊腹以下四面有棱高八寸七分深六寸八分口徑六寸五分足徑四寸四分重九十四兩色黃有紫黑及綠斑足有裂痕花紋及欵識為鏽所蝕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足旁西清續鑑乙編卷五第二十七葉作周饕餮尊七不知有銘

商□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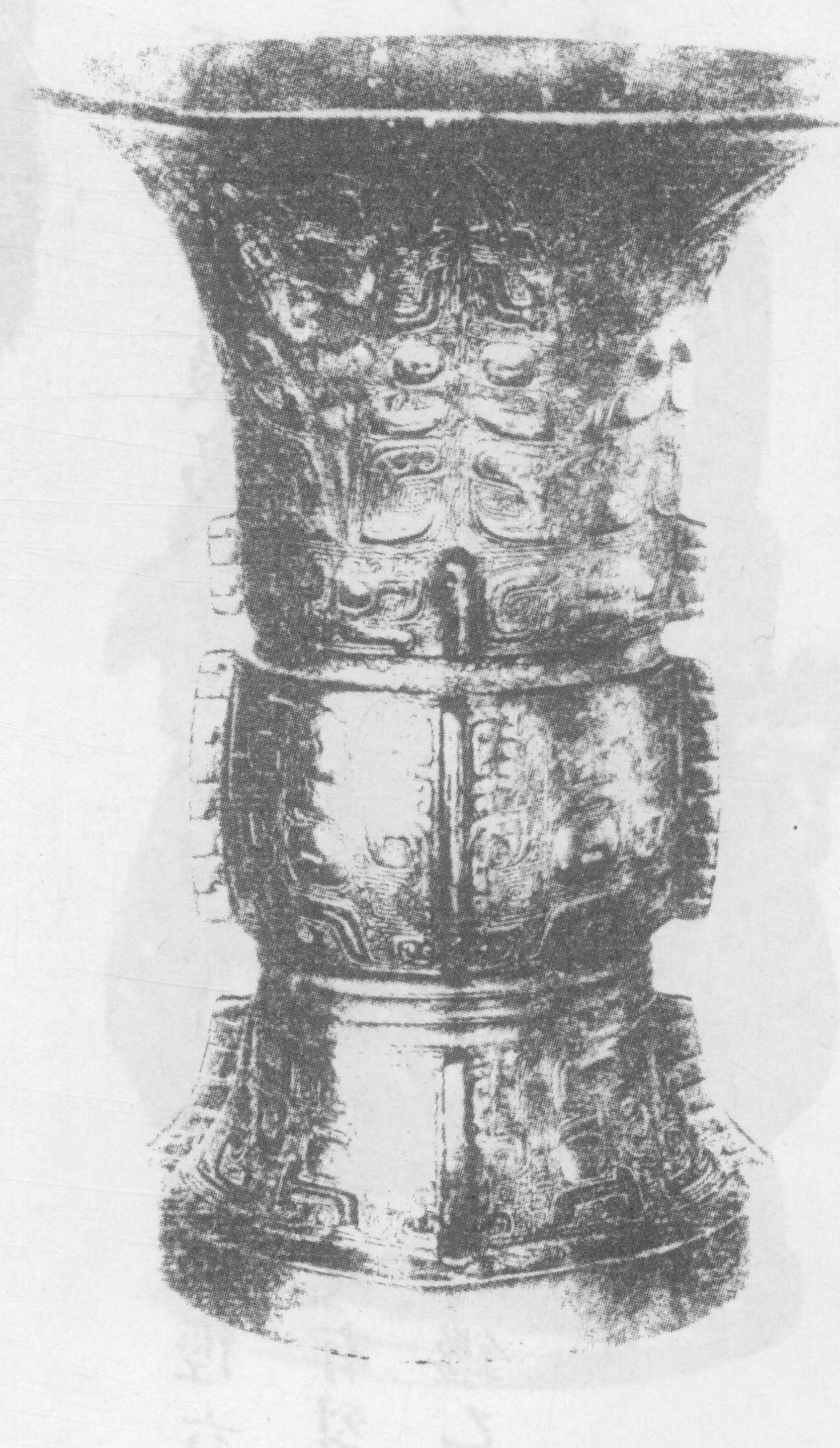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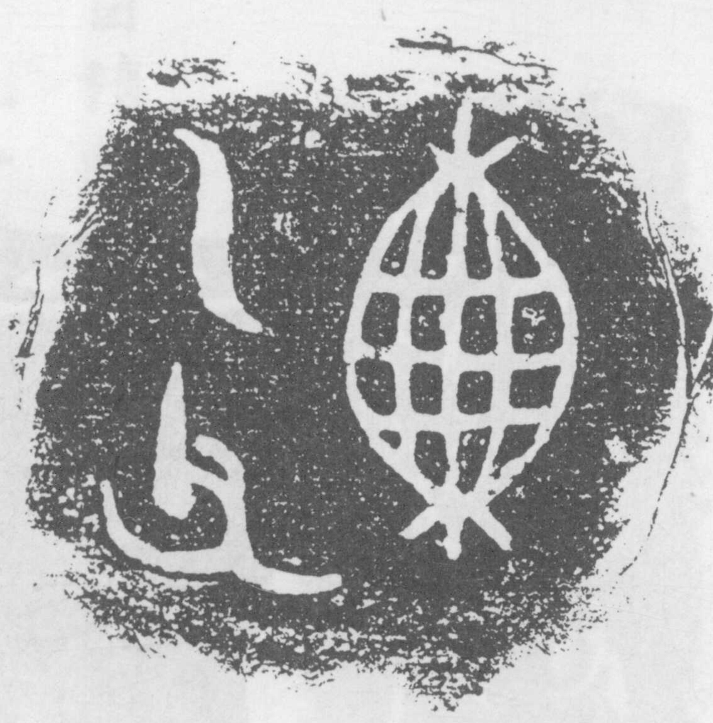
□

右尊四面有棱高九寸七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七寸四分足徑四寸九分重九十四兩色黃徧體紅綠斑花紋多剝蝕口有裂痕銘文字畫一在足旁西清續鑑乙編卷五第二十五葉作周禹尊

一〇一

商父乙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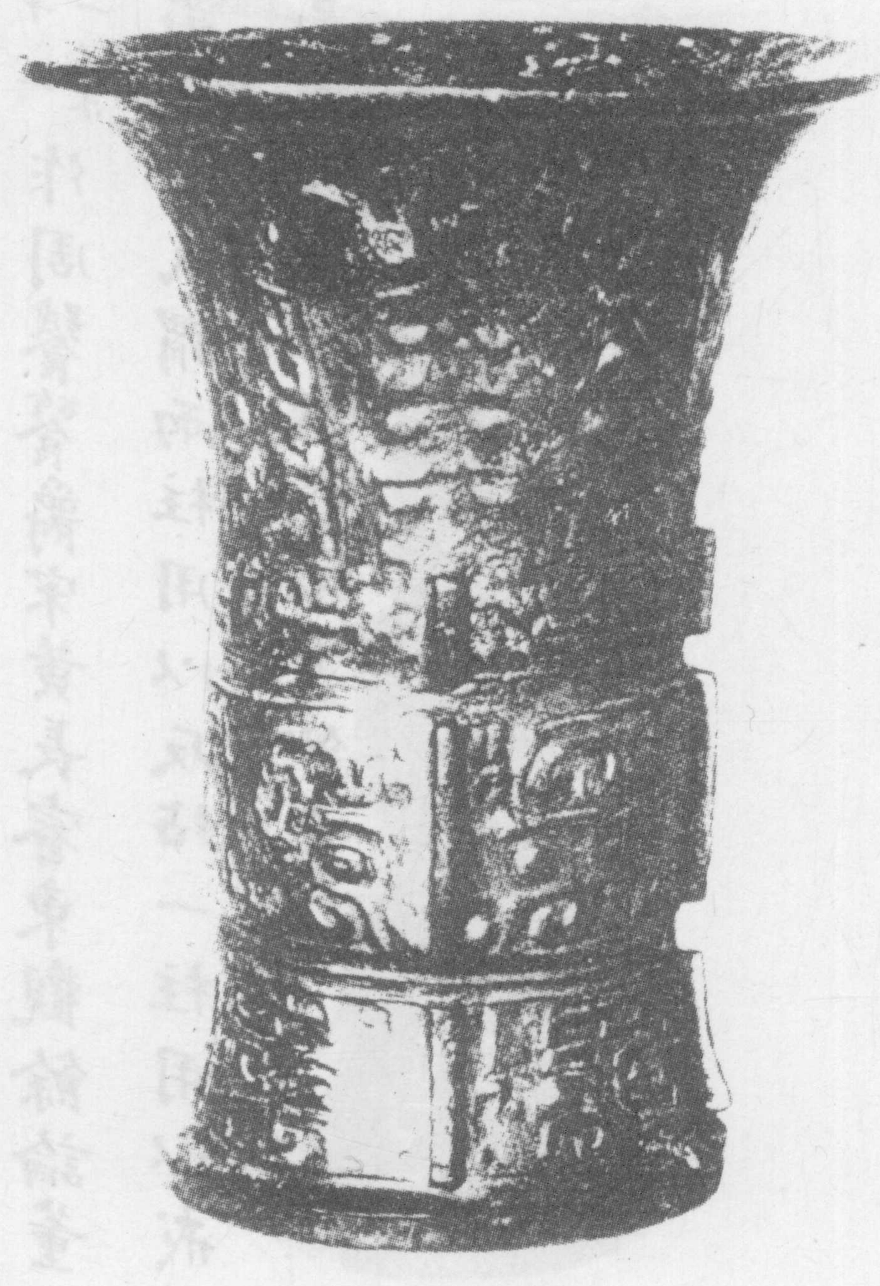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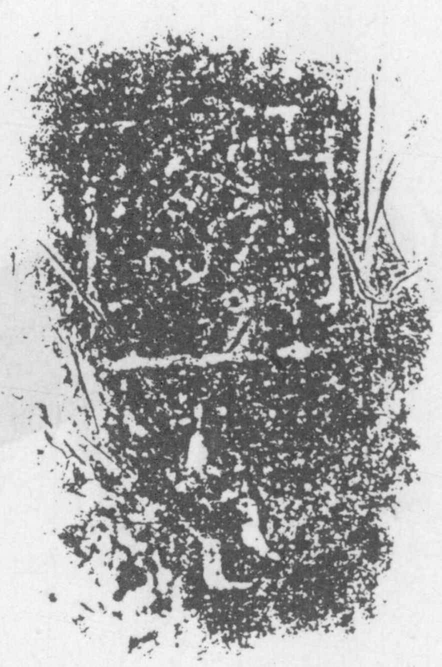
乙父

右尊四面有棱口有裂痕高一尺深七寸七分口徑七寸五分足徑五寸至五寸二分重一百二兩色褐徧體紅綠青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足旁父乙二字倒讀與前父癸鼎同西清續鑑乙編卷五第十六葉作周車尊

一〇二

商父乙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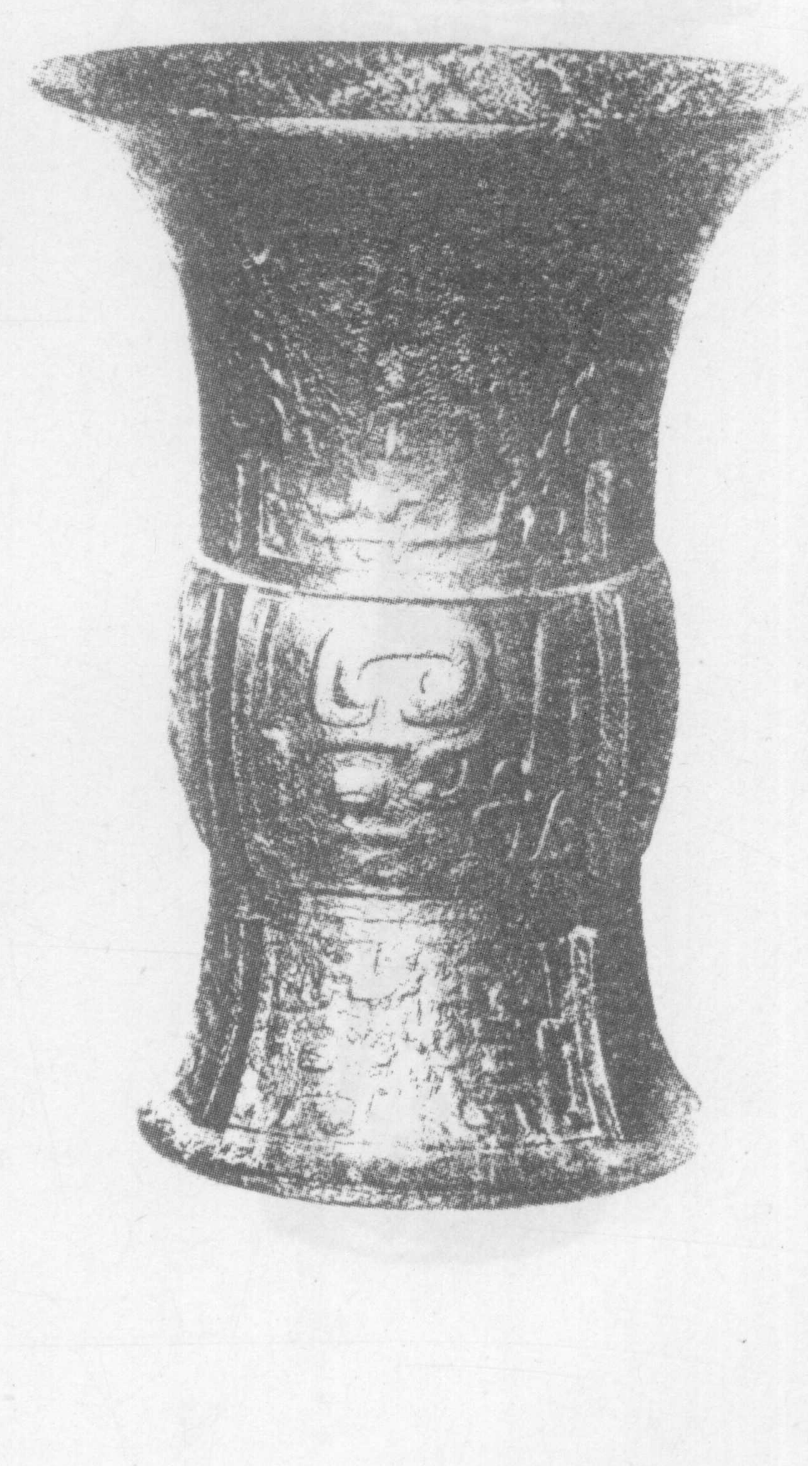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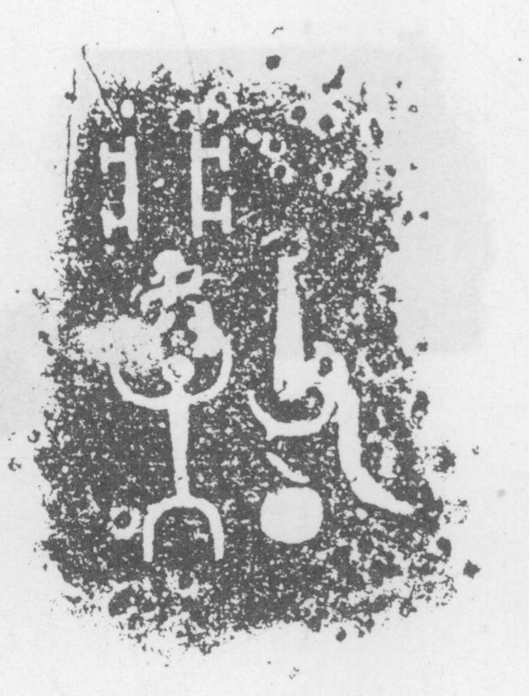


□父乙

右尊四面有棱高八寸二分深七寸一分口徑六寸三分足徑四寸一分重六十九兩色黃徧體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腹內為鏽所掩西清續鑑乙編卷五第十八葉作周亞尊二

商父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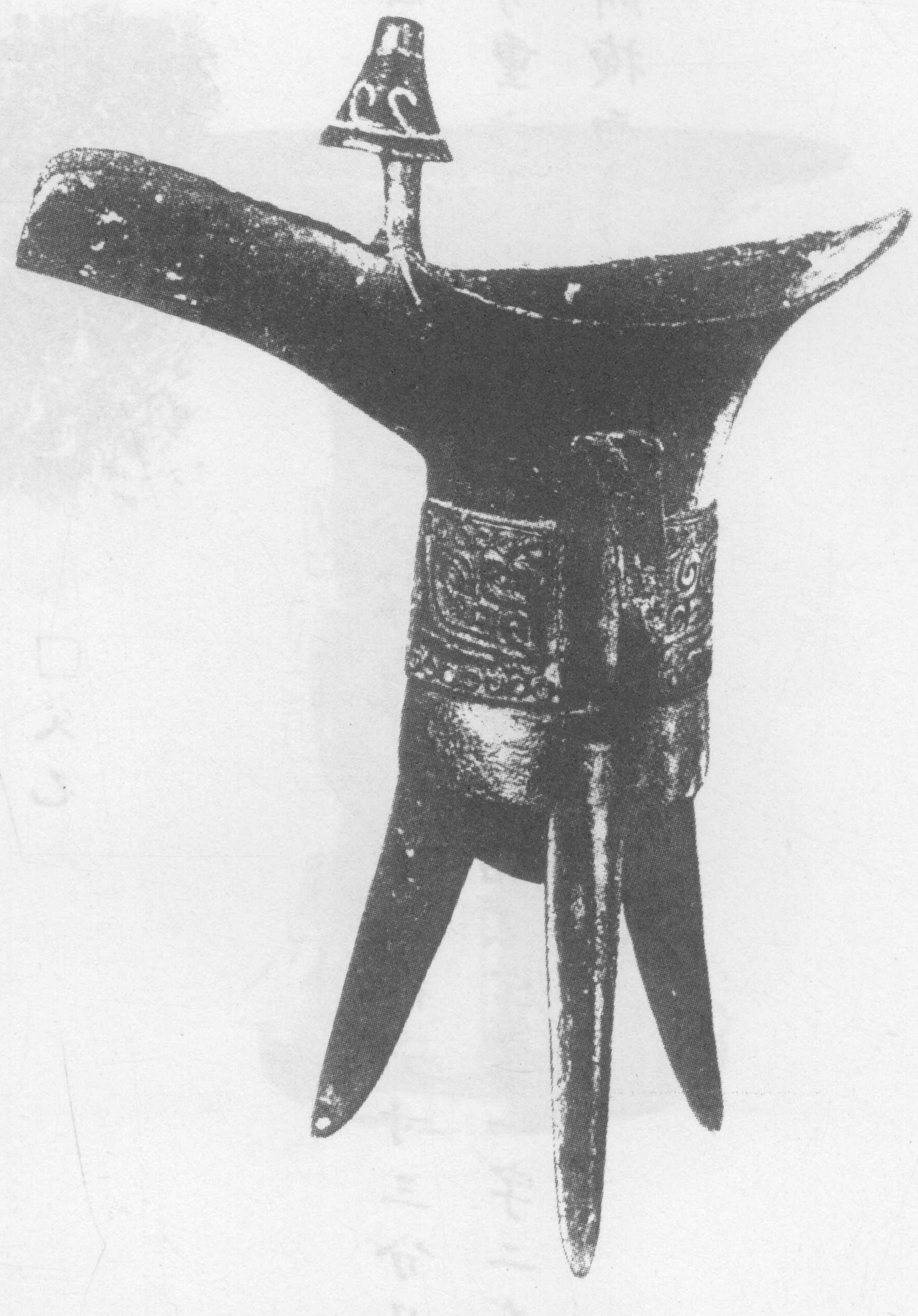




□父丁

右尊四面有棱高九寸四分深七寸六分口徑七寸一分足徑五寸一分重一百三兩色黃徧體紅綠蚪結銘字二文字畫一在腹內[illegible]象人抱子置諸几上之形西清續鑑乙編卷五第四葉作周父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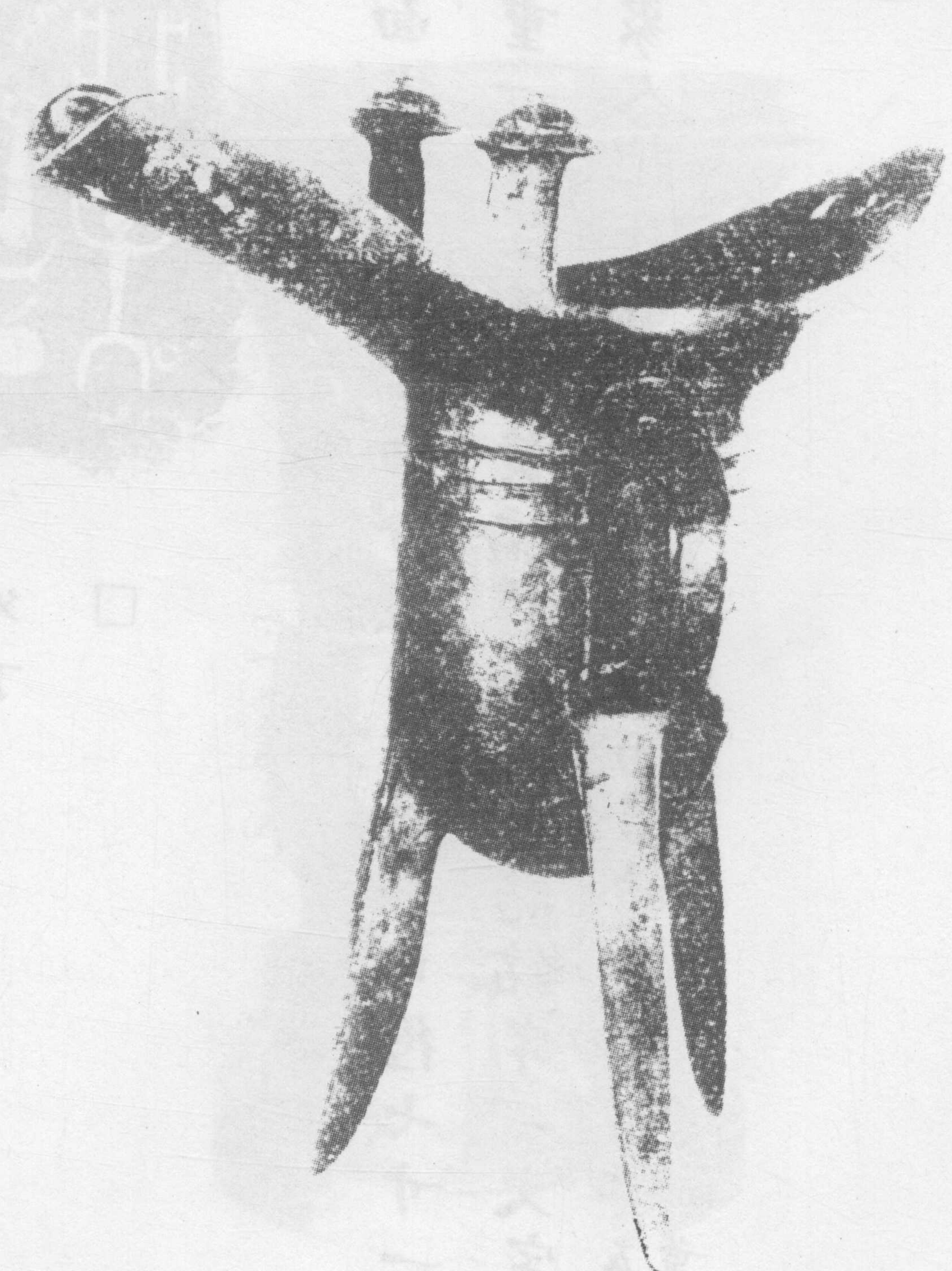
周一柱爵



右爵有流有鋬三足兩柱當中相合為一高五寸九分深二寸九分口縱二寸二分橫四寸六分重十一兩色黑有紅綠斑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一葉作周饕餮爵宋黃長睿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皆有一柱爵說黃氏謂兩柱用以反坫一柱用以戒滿董氏駁之謂虛爵不易不反故一柱皆不盡然也

一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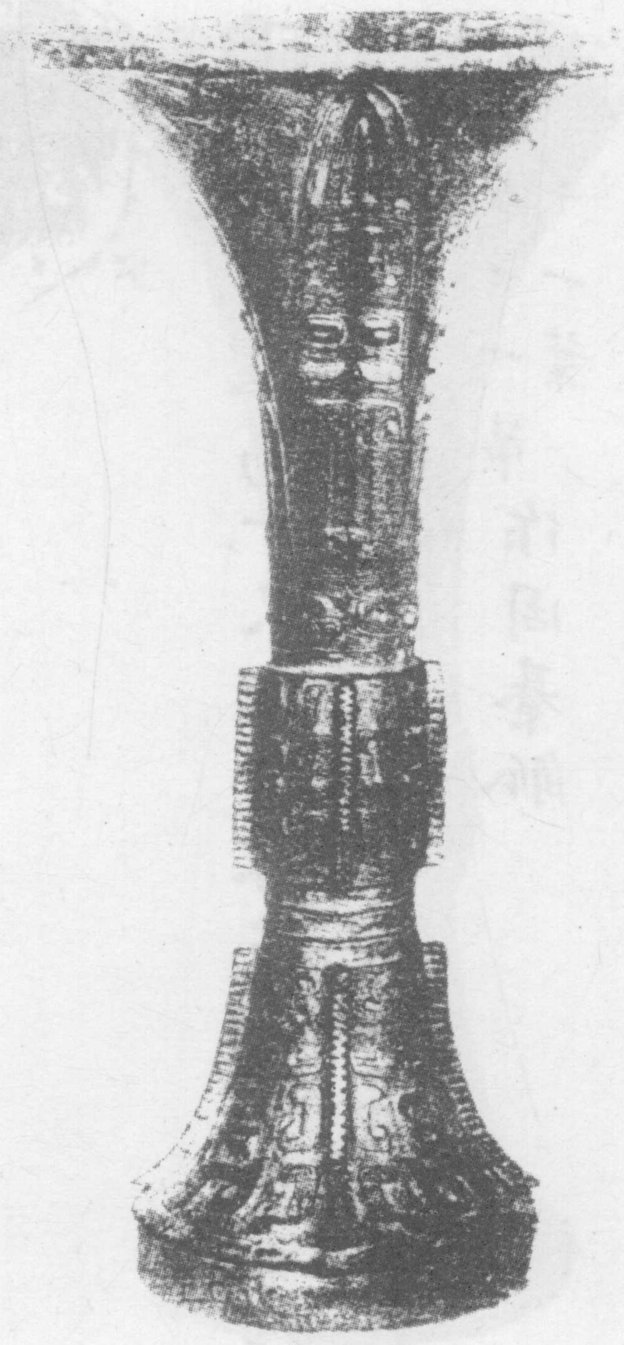
周弦紋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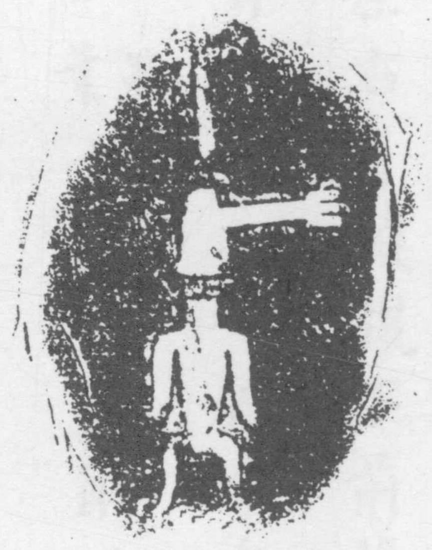


右爵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高五寸四分深二寸八分口縱二寸三分橫四寸六分重十四兩色黑有碧綠斑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二葉名同

一〇六

商[illegible]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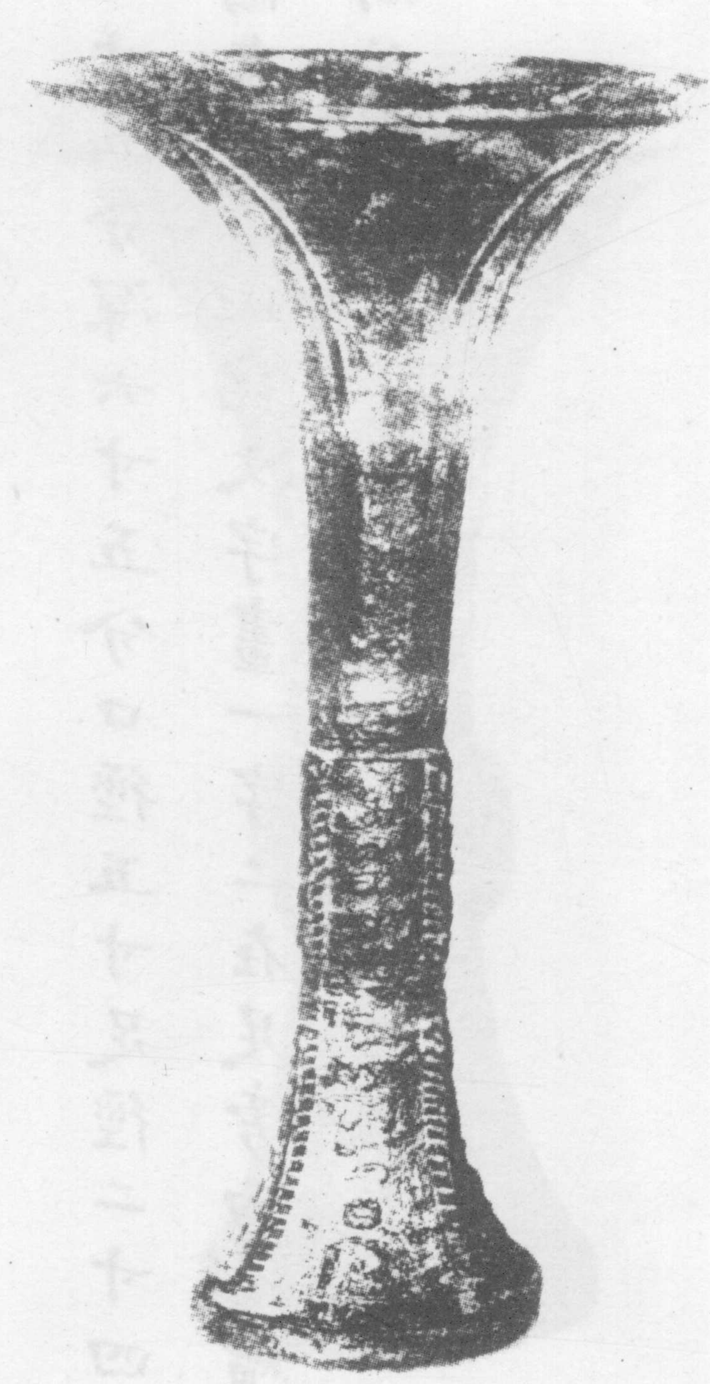




□

右觚腹以下四面有棱高九寸九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五寸四分足徑三寸二分重四十一兩色紫黑有碧綠斑銘文字畫一在足旁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十三葉作周子觚

商[illegible]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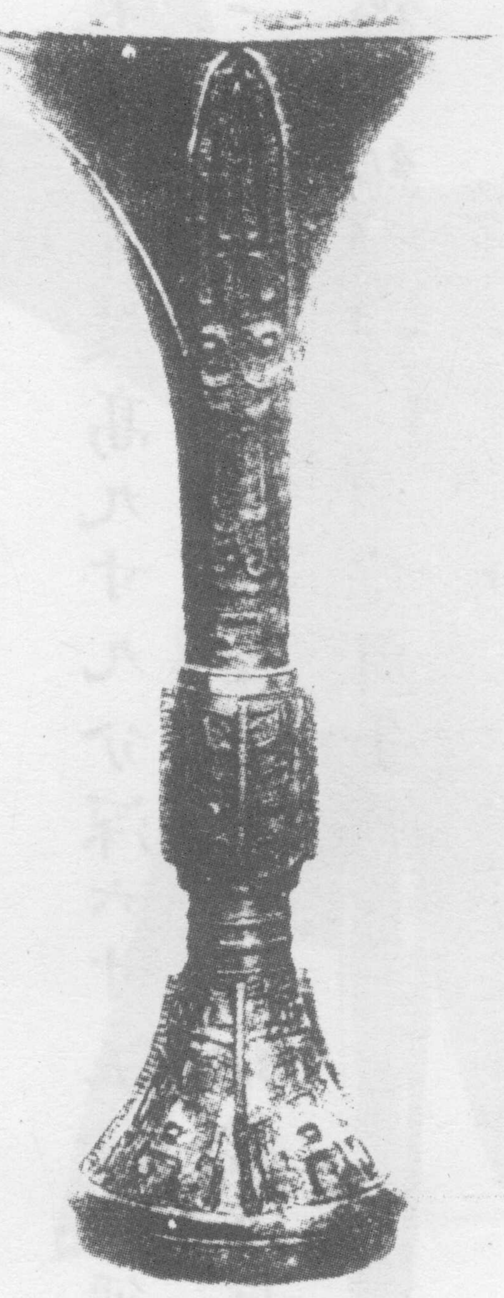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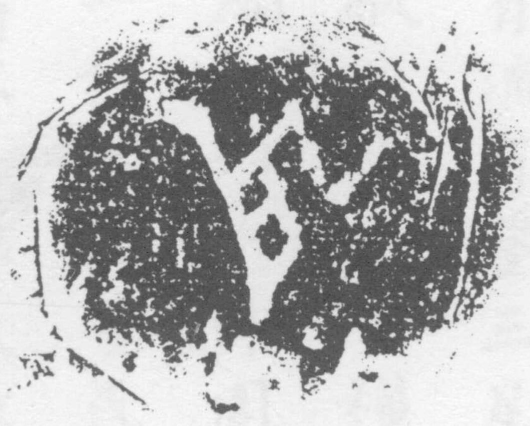


□

右觚腹以下四面有棱高九寸五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足徑二寸七分重三十三兩腹上斷補銘文字畫一在足旁色黑有紅綠斑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十七葉作周犧觚

商□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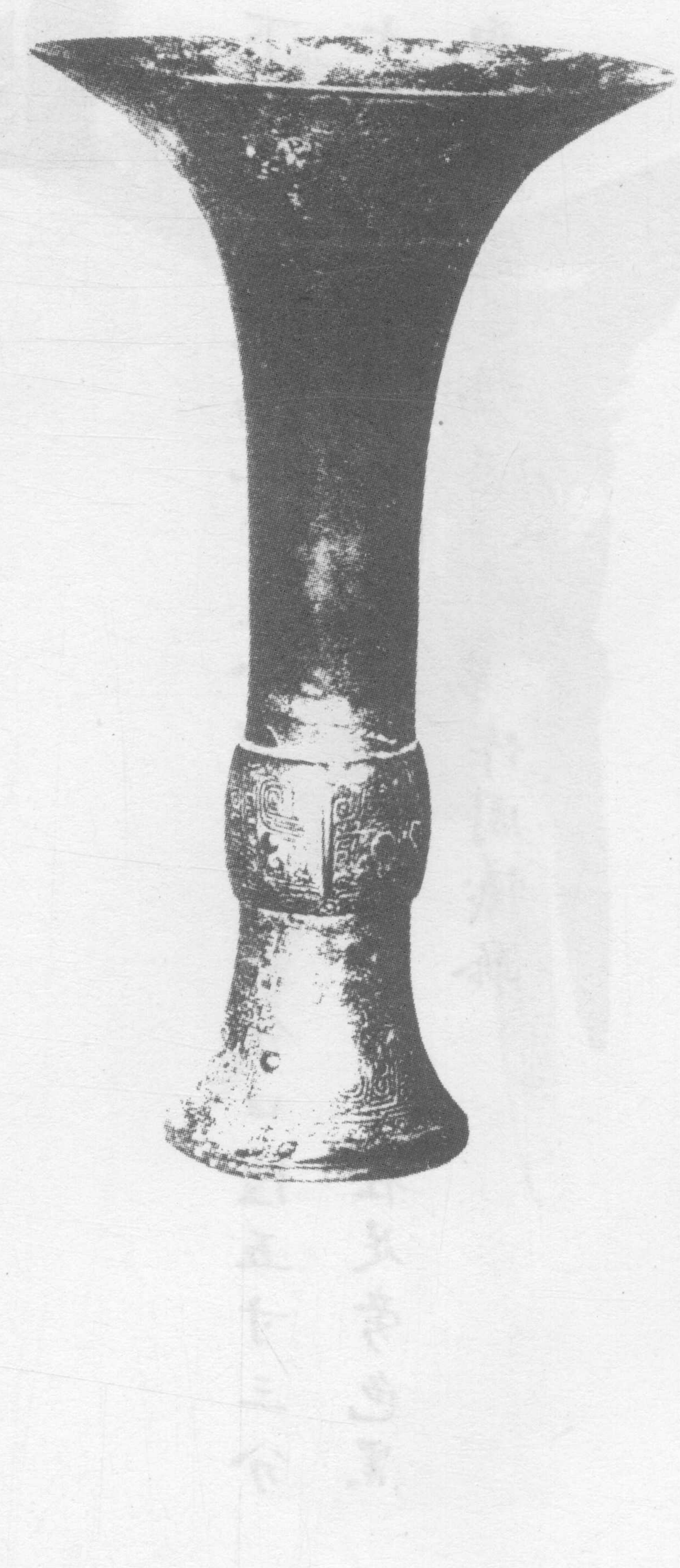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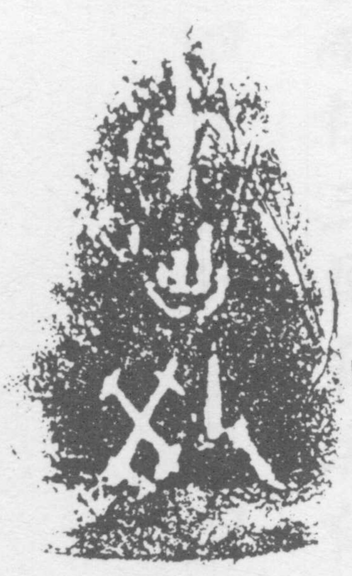
□

右觚腹以下四面有棱高一尺四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足徑二寸八分重三十九兩色紫黑有綠斑銘文字畫一在足旁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十一葉作周棊觚

一〇九

商父癸觚





□父癸

右觚高八寸五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五寸足徑二寸四分重二十七兩色褐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足旁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九葉作周父癸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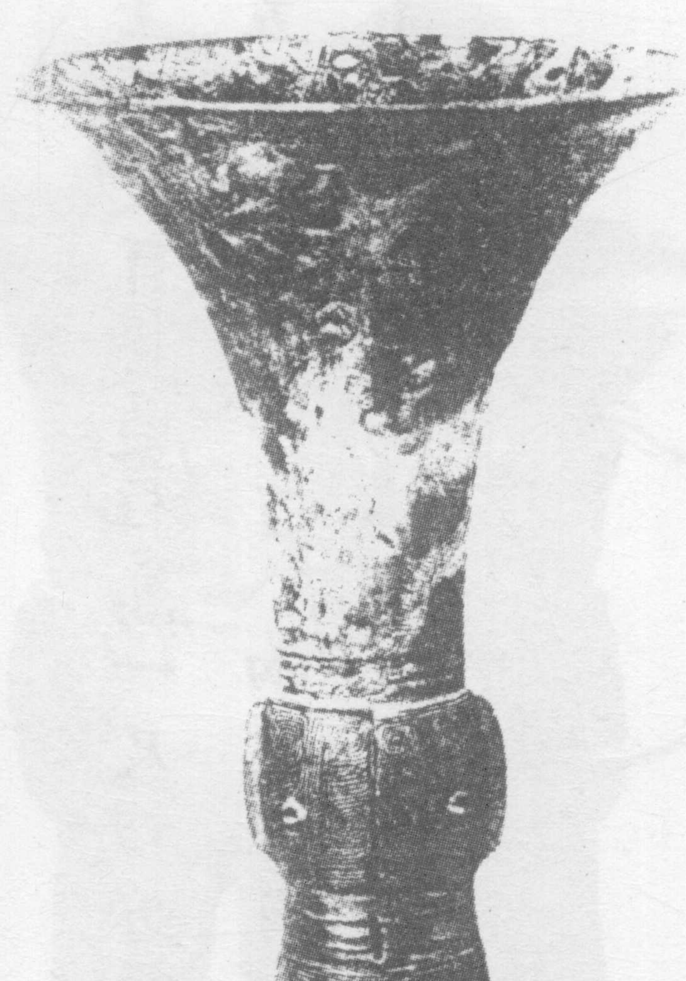
一一〇

商雷紋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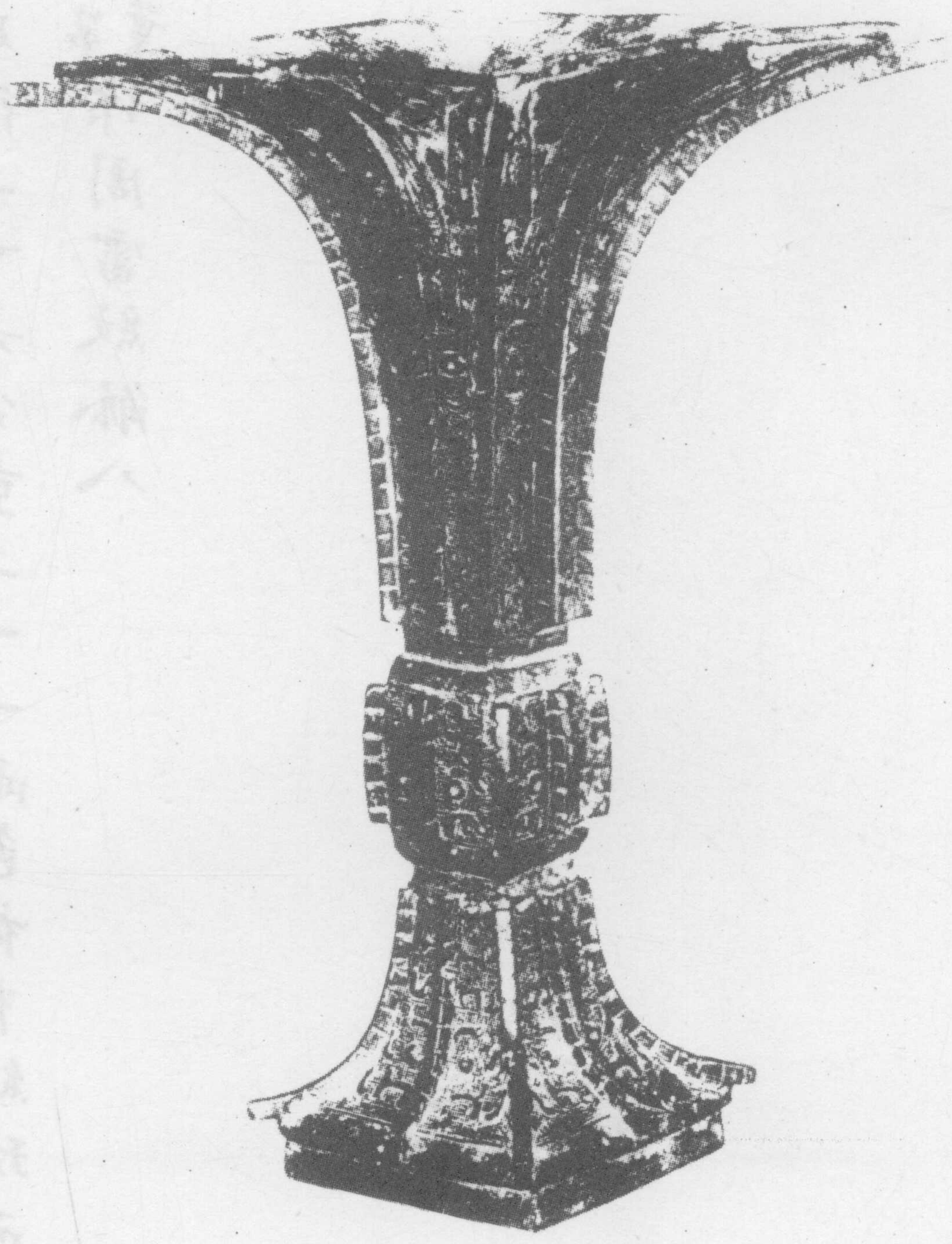
右觚腹左右有棱腹下前後有十字穿高七寸六分深五寸口徑四寸四分足徑二寸六分重二十一兩色褐有綠斑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三十四葉作周雷紋觚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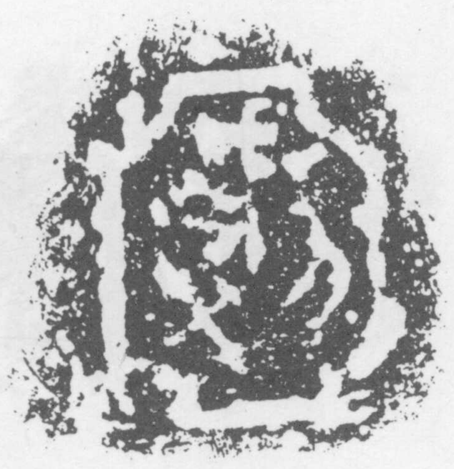
商雷紋觚二



右觚腹左右有棱腹下四面有直穿足內有小鈴動搖則鈴響欲人之謹慎將持也高八寸二分深五寸四分口徑四寸八分足徑二寸九分重二十四兩色黑有紅綠斑腹上斷補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三十三葉作周雷紋觚七

商亞觚





□

右觚體方有八棱高一尺二分深六寸九分口徑五寸四分足徑三寸重七十二兩色紫黑口有碧綠斑銘文字畫一泐蝕中有癸字可辨在足旁西清續鑑乙編卷五第二十葉作周亞方尊

一一三

商父癸斝





□父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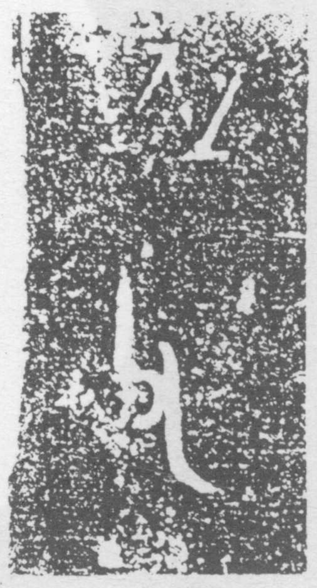
右斝兩柱三歎足有鋬通柱高一尺四分腹高八寸三分深五寸四分口徑五寸六分重一百八兩色黑有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鋬內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三葉作周父癸斝

一一四

商父〇斝



一一五



□父〇

右斝兩柱三欵足有鋬通柱高一尺二分腹高七寸八分深五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重一百十四兩徧體紅綠斑銘文字畫一字二在鋬內末字沕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四葉作周父斝

周夔紋斝



一一六

右斝兩柱三足有鋬前足破通柱高一尺九分腹高左九寸右減三分口徑左右六寸九分前後減四分重一百一十六兩水銀色有紅綠斑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一第七葉名同

漢王長子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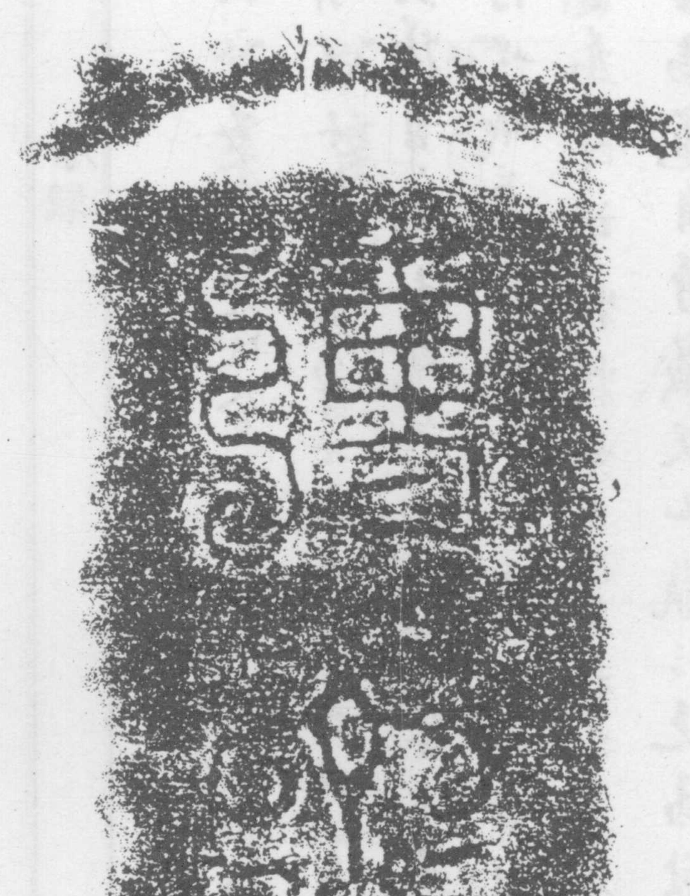
王長子鍾 鍾容一石重卌五斤

右鍾兩耳作獸首形鼻銜環圜足高一尺三寸三分深一尺二寸一分口徑五寸六分足徑六寸一分環徑二寸五分容一斗九升四合重二百七十八兩色黑有紅綠斑銘十一字側列腹上說文鍾酒器也鐘樂鐘也金文二字通西清續鑑乙編卷十六第八葉名同積古齋彝器款識王長子鍾據趙太常摹本編入即從此出誤五為二漢器多記容積重量雖經千數百年水土之侵蝕重量不盡足憑然數器互較當可得其近似惜清代收藏家圖繪形狀而於容積重量無取以與今權量相比較者吳大澂著權衡度量實驗考權則取材於秦幣秦權及莽泉唐泉而不及漢器量則取材於漢鼎枱鐙斛而未刊行願後之圖釋彝器者其少垂意也

一一七～一一八

漢傅子孫洗





傅子孫

右洗侈口兩耳作獸首形鼻有孔無環高四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九寸二分重七十四兩色黑有碧綠斑銘三字在腹内西清續鑑乙編卷十五第二十葉作漢子孫洗

徵秋館吉金圖

上虞羅振玉署

據一九三一年北平商務印書分館石印本影印

序

古者圖與書並重大而山川郡國道里之形細而宮室車服禮器之制莫不圖
寫其狀藏之史官逮乎後世書盛而圖微于是古器物形象遂茫然無從考
索試觀宋人之三禮圖率皆依據經注鑿辟虛造殆無一器一物能得古人之
真者承學之士憾焉自天水初紀寰寓清平朝野士大夫競聚古器皇祐間命太
常摹歷代器款至哲宗朝汲郡呂大臨廬江李公麟均撰考古圖厥後有宣和殿
博古圖南渡後有續考古圖均器款並模學者始得據傳世古器以訂正禮圖乃
薛尚功撰鐘鼎款識王俅作嘯堂集古錄始舍圖象而重款識于是文字之學
日昌而古器物之學中替我
朝學術邁越前代乾隆中
勅撰西清古鑑西清續鑑甯壽鑑古均模寫圖款一仿考古博古之例朝野士夫
就所見所藏繼是而成書者由乾嘉以迄光宣若嘉定錢氏十六長樂堂古器款
識海甯陳氏求古精舍金石圖諸城劉氏長安獲古編吳中曹氏懷米山房吉金
圖歸安吳氏兩罍軒彝器圖釋吳縣潘氏攀古樓彝器款識吳氏恆軒所藏所
見吉金錄浭陽端氏匋齋吉金錄一遵斯榘而揚州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南海
吳氏筠清館金文海豐吳氏攈古錄則用薛王書例異圖象而專重文字嘗
謂圖象與文字不當偏重試互證以明之如說文解字簋注黍
稷方器也周禮舍人注則方曰簠圓曰簋孝經鄭注及漢書賈誼傳注同並與
許君不合而以傳世之器考之則簠隋圓而簋隋方知洨長之說非也又鄭司農
說犧尊為畫鳳皇而尾婁安王肅據魯郡所出齊大夫送女器則純為犧形今
傳世犧尊皆如魯郡所出則鄭說非也禮記明堂位周以黃目鄭注黃目以黃
金為飾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後世禮圖遂于尊上畫人目而黃之或又謂
當為龜目予藏父乙觚三足為獸首其目以黃金飾之知黃目尊亦必以黃金
飾獸目鄭注黃金為飾之說固不誤而禮圖誤矣然此數者倘非著其圖象固
不能明也閩江　陳弢庵太傅之　先德子良先生篤嗜古彝器鑒別至精
徵秋館所藏久為海內稱未嘗編輯成書墨本亦罕傳人間歲在甲子
太傅始選工至閩復益以在京師續得諸器悉精拓以傳之又慮墨本流傳之不
廣也越明年復編為徵秋館吉金圖影印以公之天下而命為之序竊謂此書之
成有三善焉循器款並模之舊懲薛阮諸家之失一善也治先人未竟之志罄
海內樂觀之心二善也抱遺器于板蕩之餘存斯文于絕續之際使讀者緬懷
故物慨念先型三善也彼世之矜清閟之藏寄文雅之娛者固未足語于斯也
謹書管見以質方雅或亦不失　太傅之指乎乙丑九月後學上虞羅振玉書

澂秋館吉金圖

鼎

鬲

甗

敦

簠

簋

尊

櫑

壺

卣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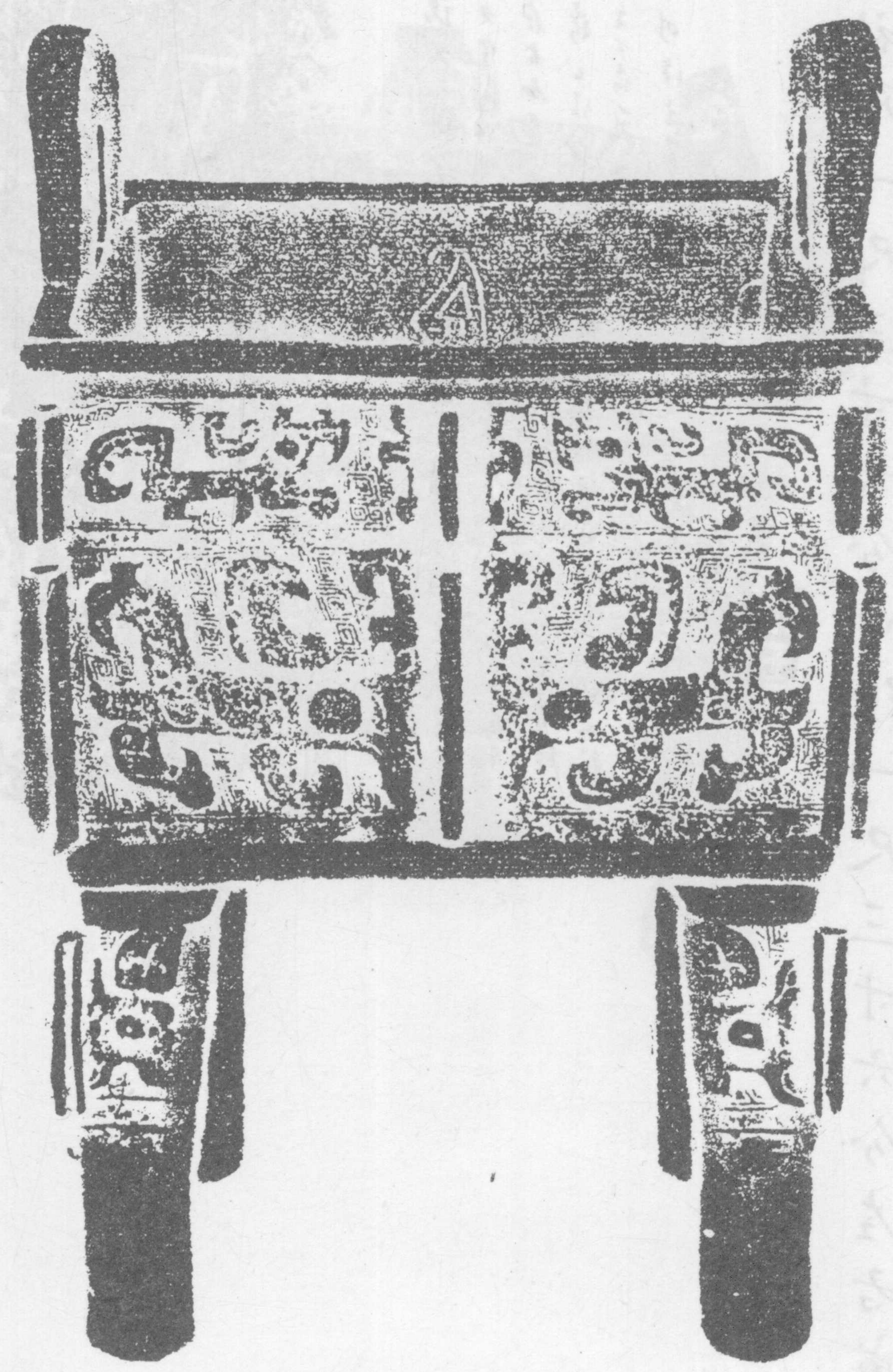
觶

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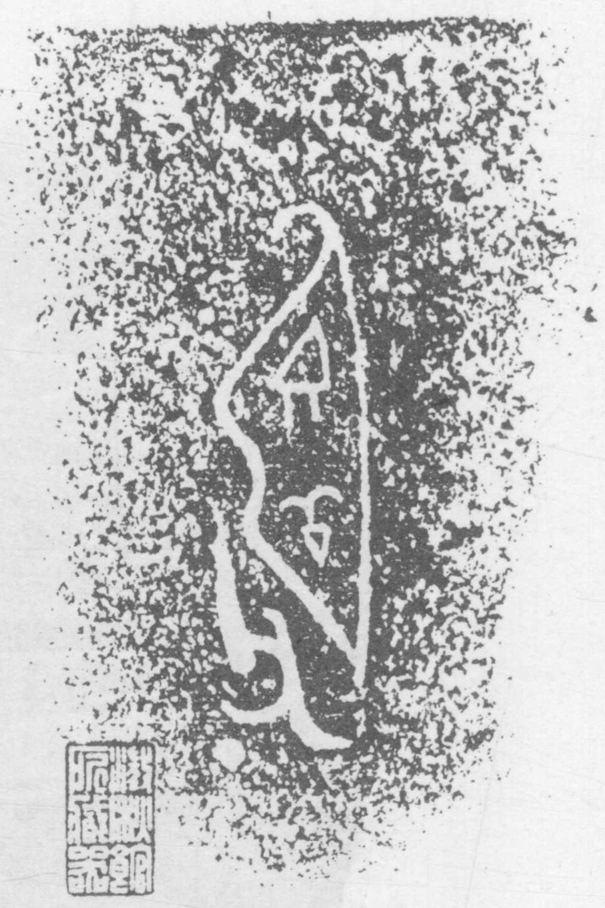
爵

北平孫壯編次並識

弓形文丁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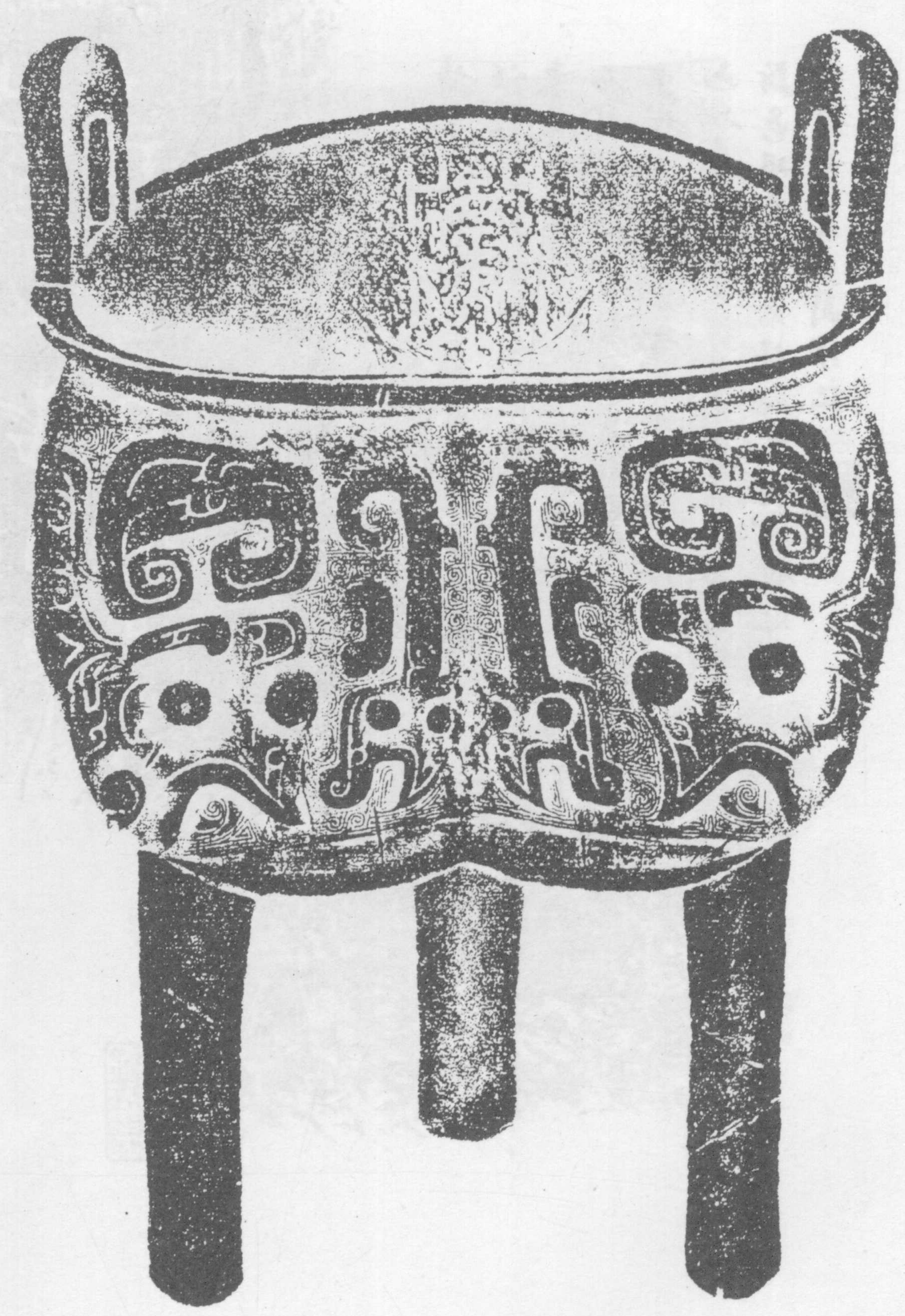
一



此銘中第一字作[glyph]弓內之文即𦎫字則此殆即彈字也說文解字弓部彈畫弓也乃詩敦弓既堅之本字福山王氏藏一鼎銘曰[glyph]父己高羊二文一在弓外一在弓內文与此異體實亦彈字也乙丑六月國維

器通耳高建初尺一尺一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橫八寸二分深四寸五分腹圍二尺七寸三分重庫平一百七十一兩

亞形文丁鼎



二



器通耳高建初尺九寸八分口徑七寸五分深四寸三分腹圍二尺三寸四分重庫平八十兩

穌衛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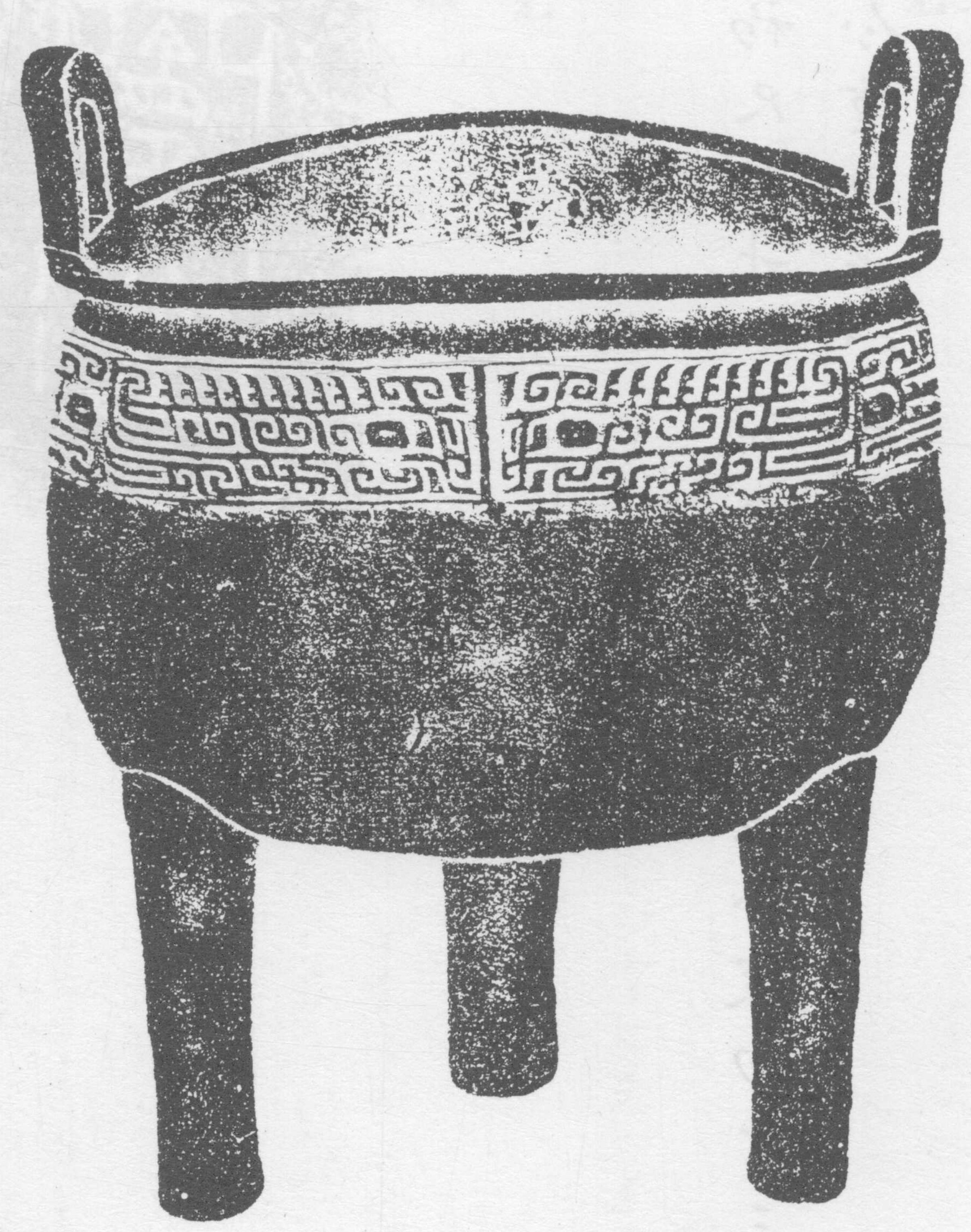
三



說文𨛜字妃匹也从女己聲下引出改字曰
女字也从女巳聲 案改与妃為一字不从巳亦在左
在右而異此鼎稱蘇衛妃 妃為蘇姓 蘇己姓
鼎亦作穌 妃乃母 媵字作妃 此鼎在書作卲 而穌
文亦稱穌甫人匜 内作妃是己亦在左在右無異
則許書當出改字 妃注當云匹也又女姓 羅振玉

器通耳高建初尺一尺三寸六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左右城五分深六寸六分腹圍三尺九寸五分重庫平三百五十二兩

卿鼎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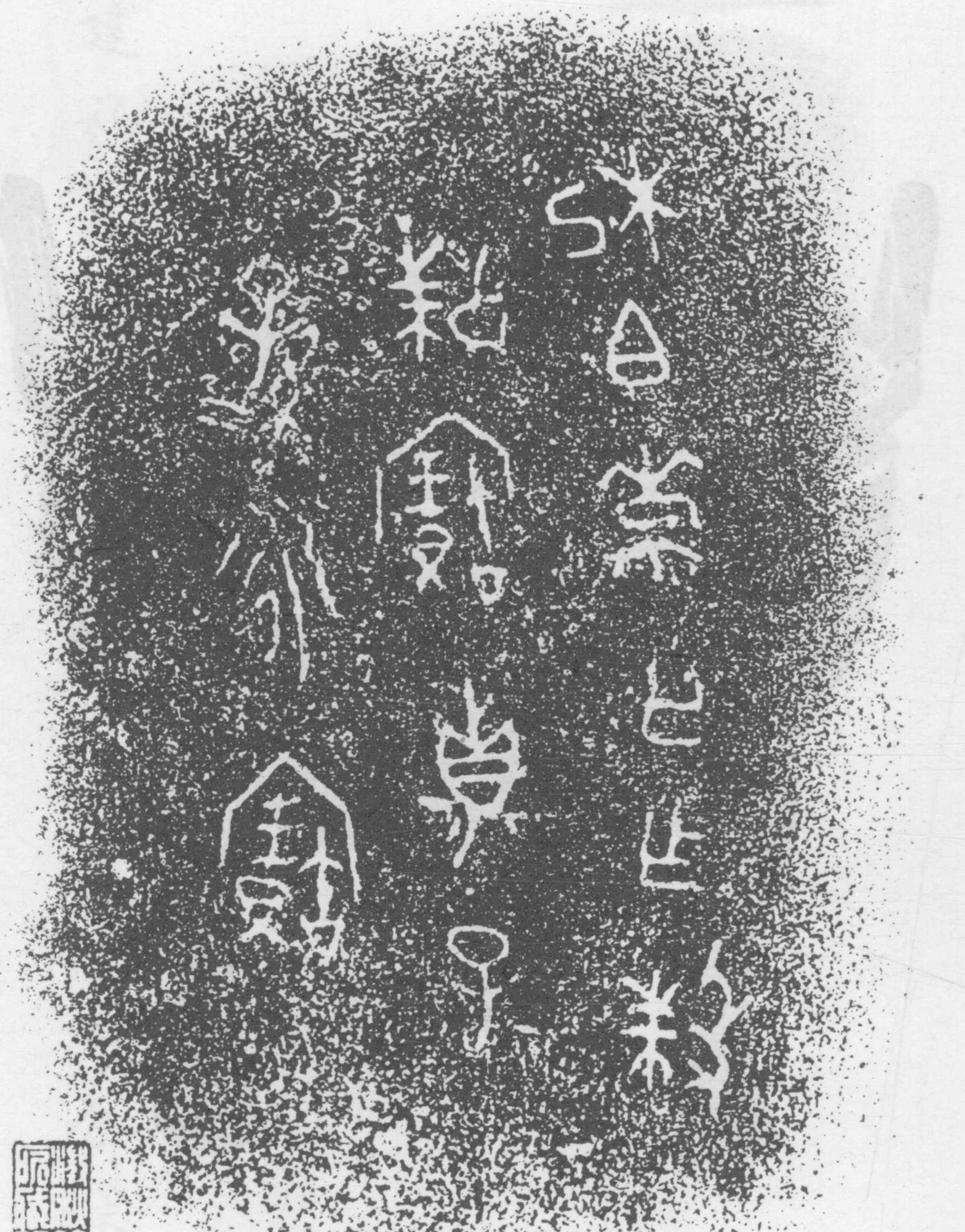


詩車攻駕言徂東傳云東洛邑也
汪容甫據之以說書金縢周公居
東之東其實車攻之東容為洛邑
而周公所居當即遘書作雒所謂俾
中旄父宇于東者當即衛地非洛邑
也此鼎云公違相自東在新邑東与
新邑明是二地不得如容甫之說也
乙丑長夏王國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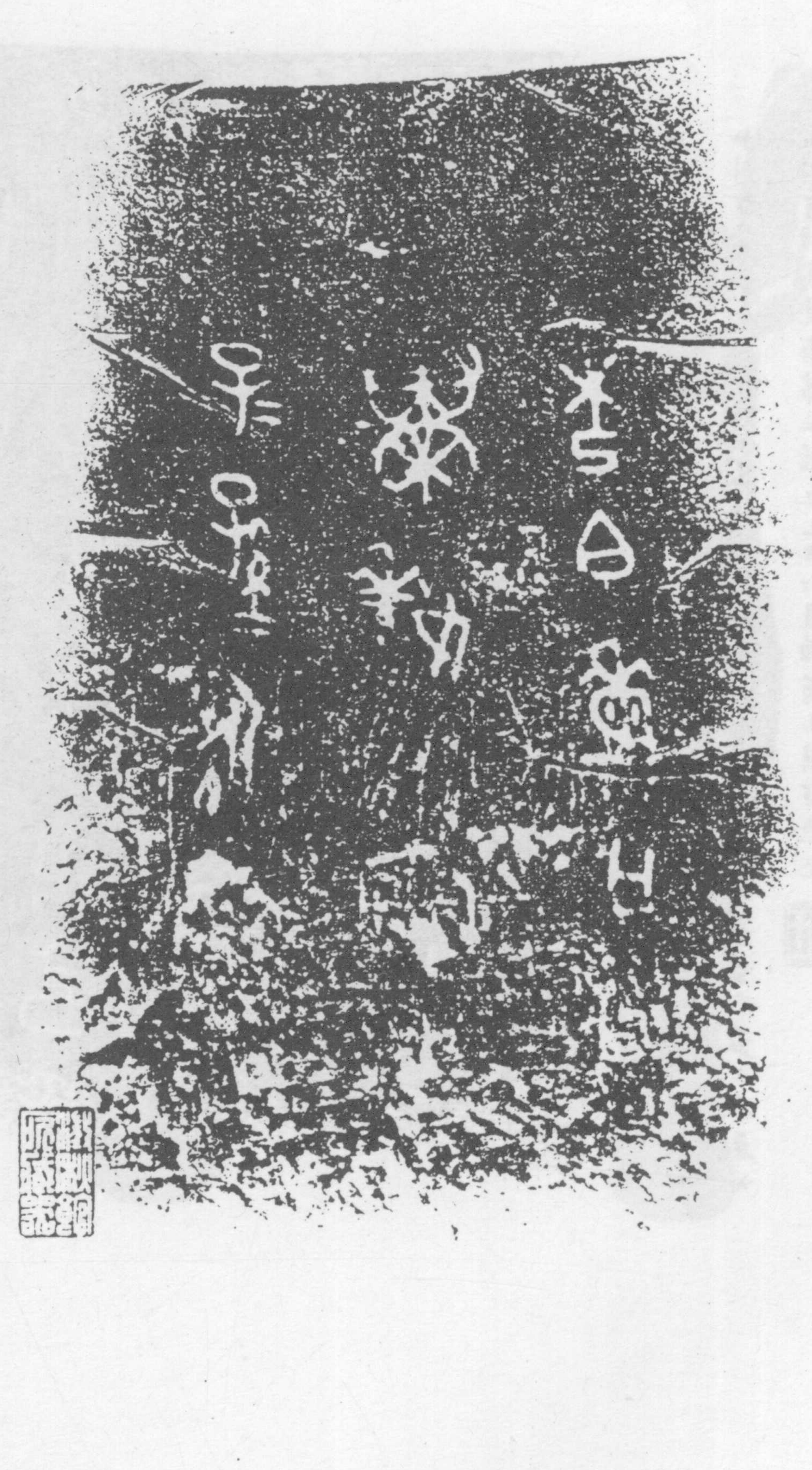
器通耳高建初尺一尺零六分口徑八寸七分深五寸五分重庫平九十兩

杞伯鼎





五



六

鄭語云曹姓鄒莒而春秋左氏傳所記莒女皆己姓世本以莒為嬴姓此鼎及他彝器記邾國之女皆為媄姓並與國語不同或曹姓字乃媄之譌歟 乙丑六月王國維

器通耳高一尺一寸八分口徑一尺深六寸三分腹圍三尺三寸六分重庫平二百九十九兩

小子鼎





器通耳高建初尺七寸九分口徑八寸五分左右減三分
深四寸二分腹圍二尺四寸三分重庫平五十兩

七

姃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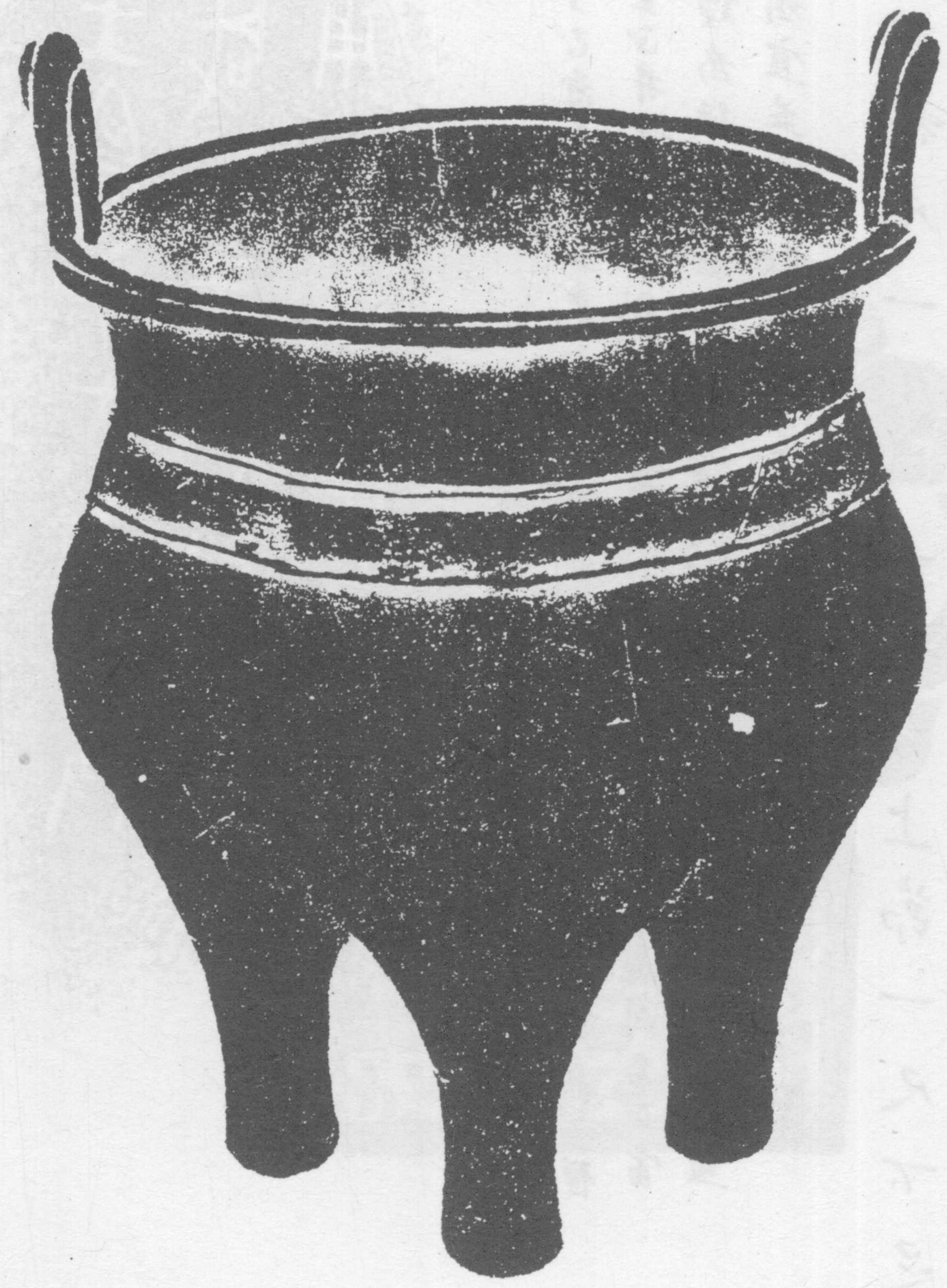


彝器中惟編鐘之銘合數鐘而成篇他器絶無如是者雅近出之秦公敦其銘
分刻於器蓋合之始成一篇此鼎銘辭僅存後半蓋其前半當在蓋上與秦公
敦同字内未見有第三器也乙丑六月海甯王國維題記

器通耳高建初尺一尺一寸六分口徑一尺一寸五分深五寸
九分腹圍三尺六寸七分重庫平二百一十兩

八

作尊彝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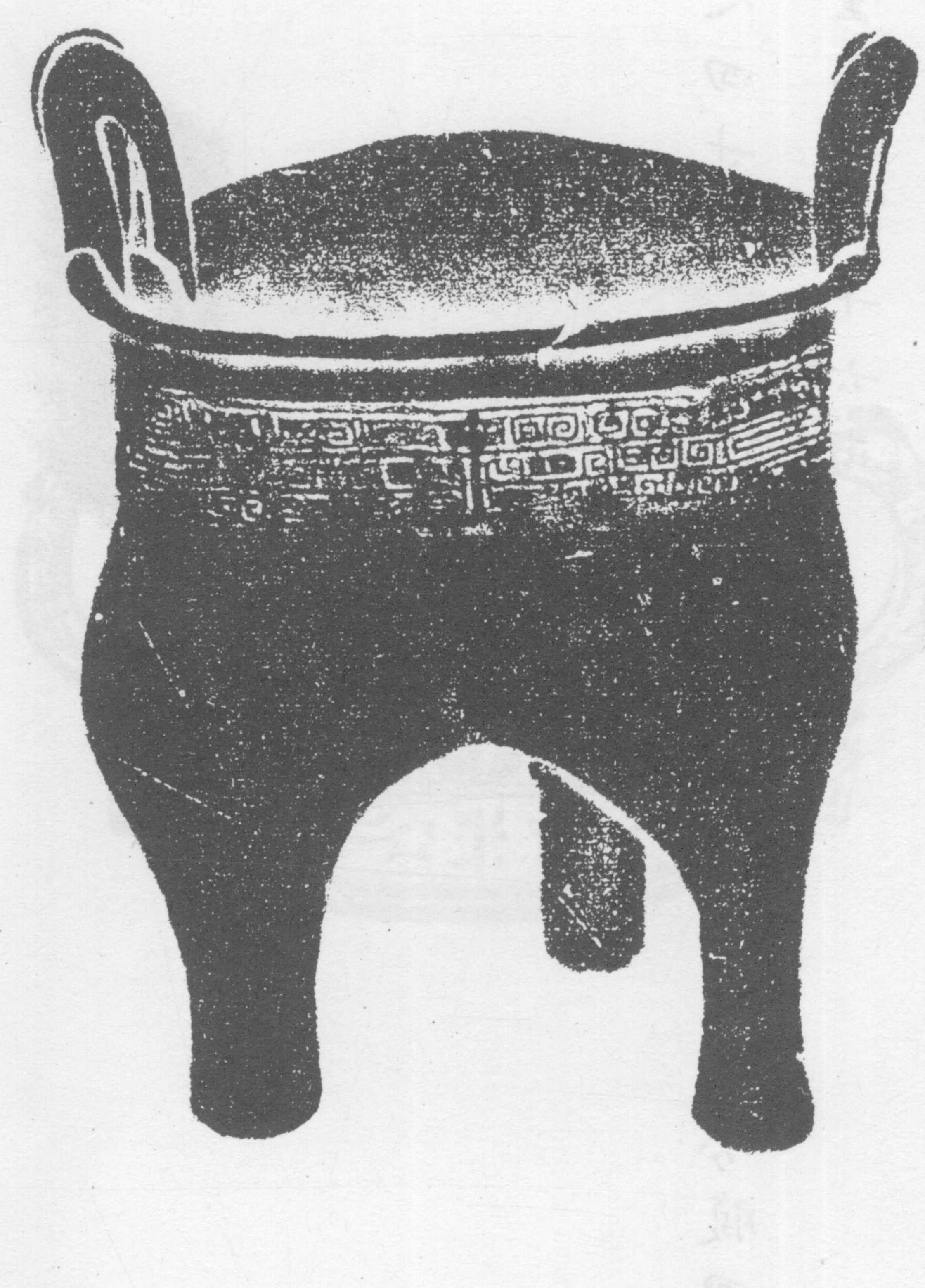


九



器通耳高建初尺八寸四分口徑六寸四分深四寸二分
腹圍一尺九寸八分重庫平四十九兩

作寶彝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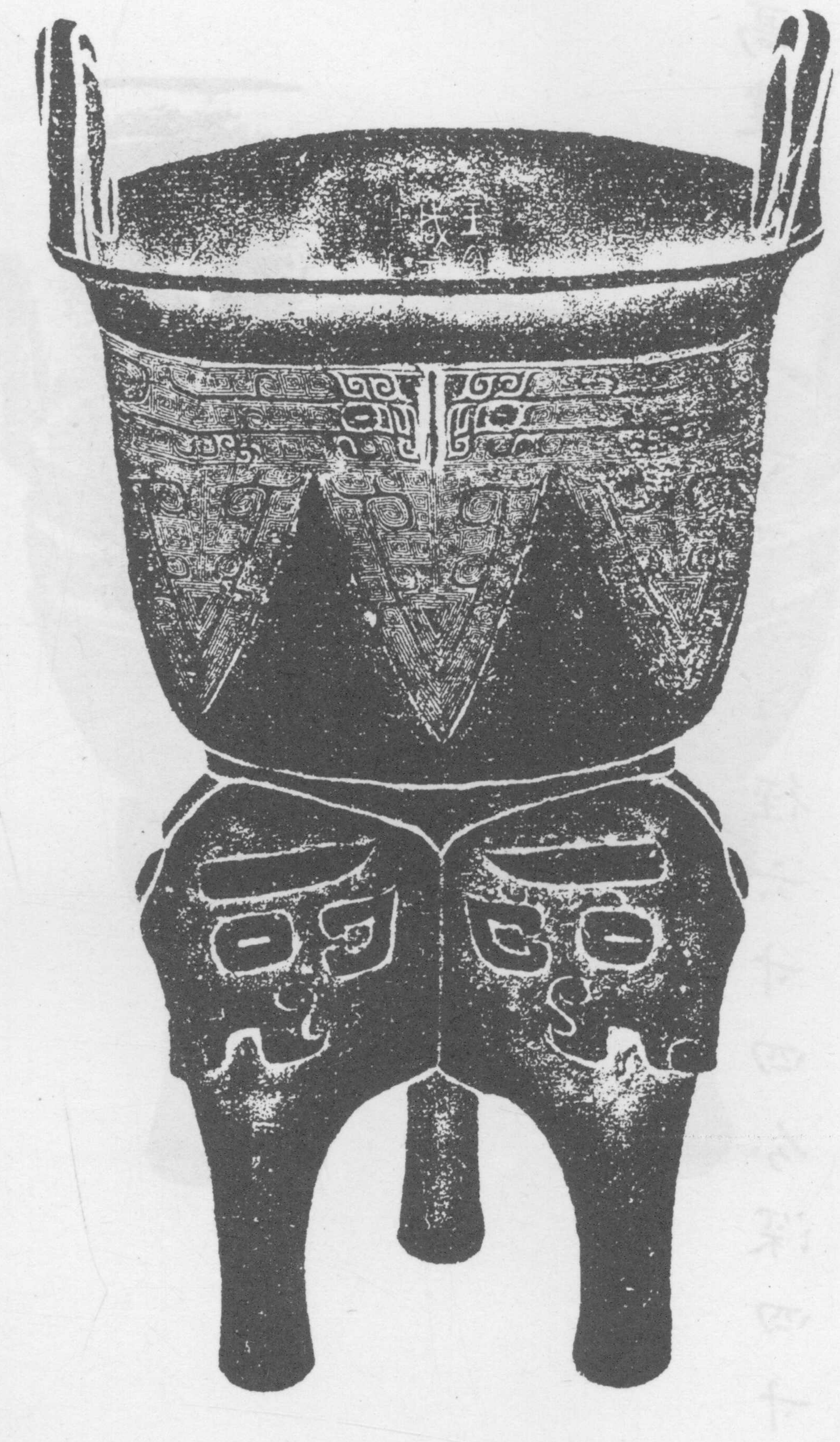
一〇



器通耳高建初尺七寸七分口徑六寸深三寸七分腹圍一尺
七寸一分重庫平三十二兩

二

服乍父己甗





丁巳尊云隹王來正人方殷虛卜辭亦有此語案乙亥鼎云隹王正井方与丁巳尊及卜辭文例相同井方人方並是國名正當讀為征此甗云王且人方且乃俎之古文當讀為祖昔人釋且為宜並名此甗為王宜人甗失之矣乙丑六月國維記

器通耳高建初尺一尺八寸六分上節一尺下足高八寸六分深一尺零二分口徑一尺一寸二分腹圍二尺八寸八分重庫平二百五十五兩

三

子立刀敦





器高建初尺四寸四分口徑五寸一分深三寸四分腹圍一尺八寸六分重庫平六十六兩

白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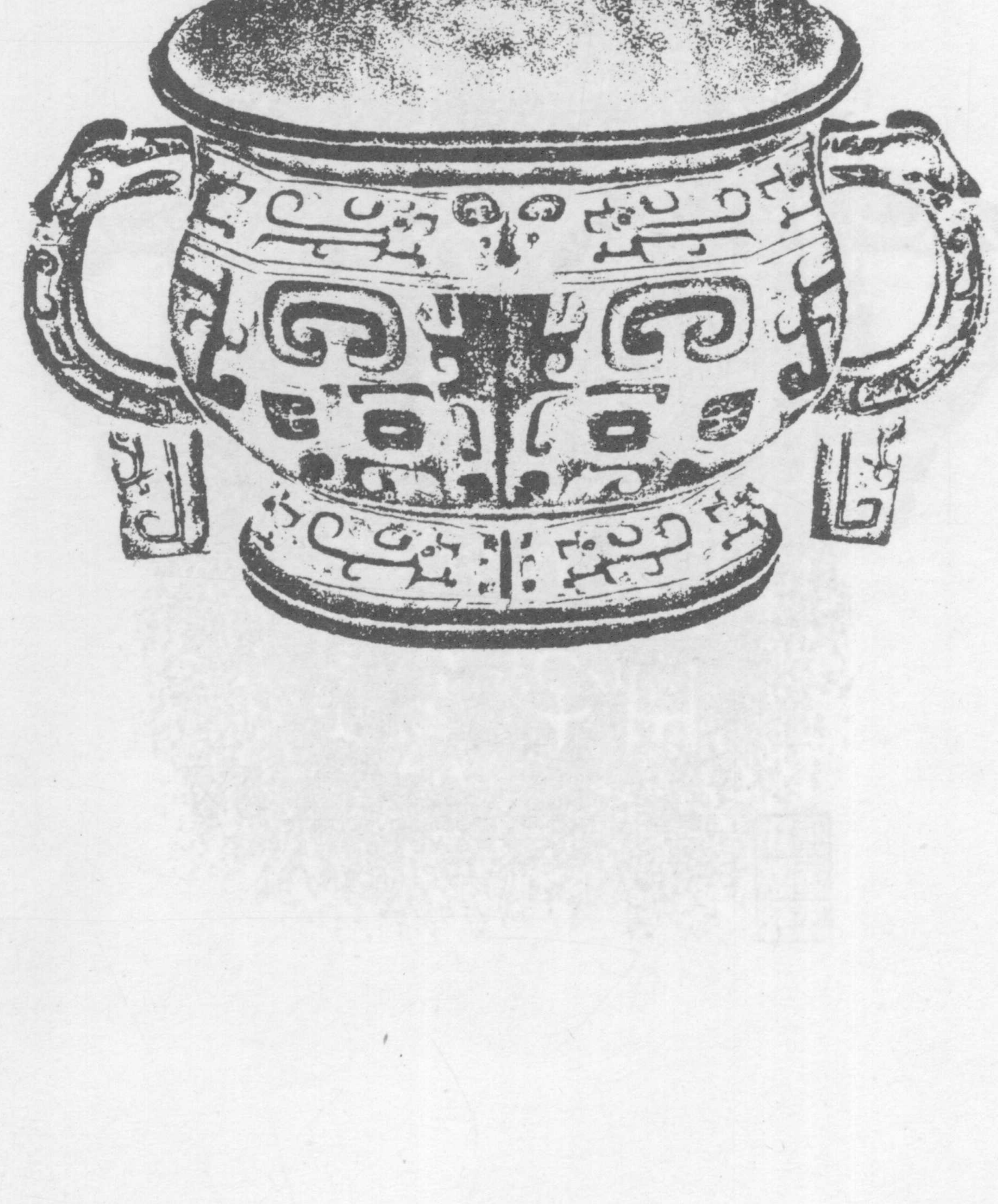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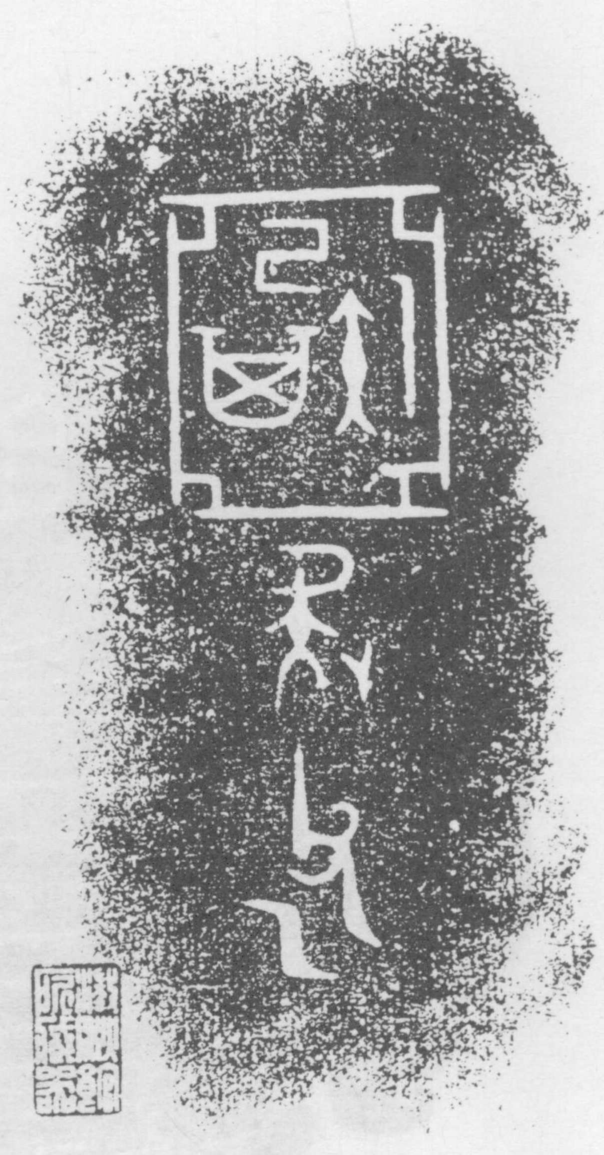


器通高建初尺一尺零四分座高三寸九分口徑八寸八分深五寸一分腹圍二尺八寸八分重庫平一百四十六兩

亞形父乙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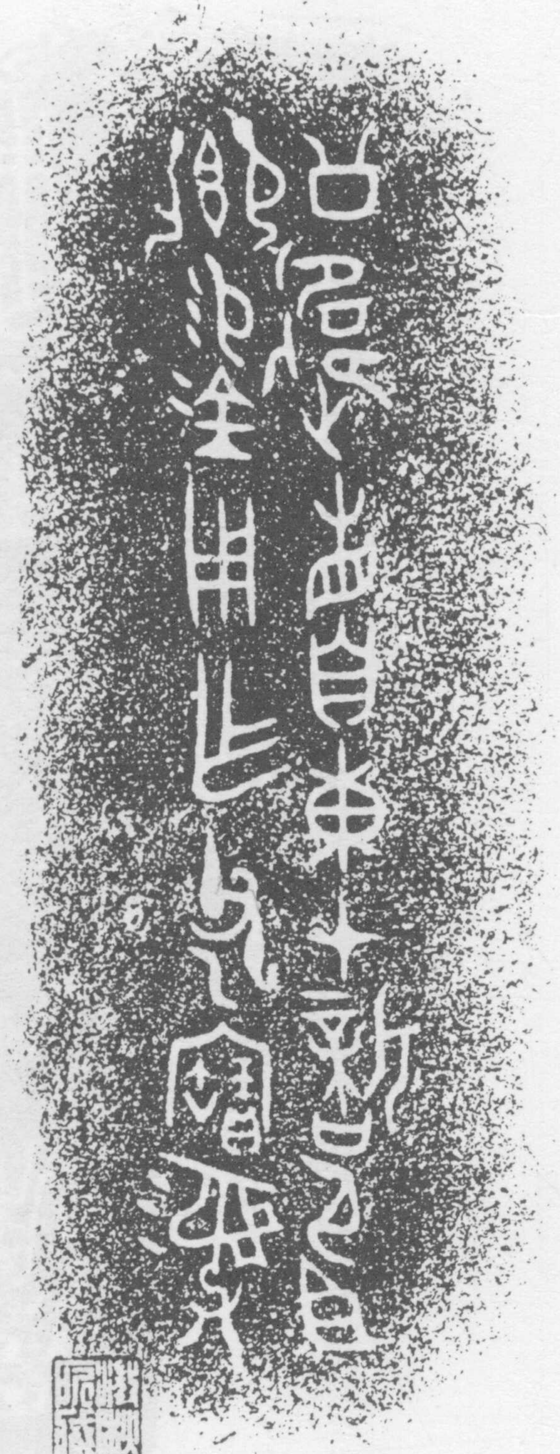
一四



器高建初尺六寸九分口徑九寸九分深五寸二分腹圍二尺九寸四分重庫平一百四十二兩

公建敦





公建相自東在新邑臣卿錫金用作父乙寶彝

乙丑九秋羅振玉釋

此与公建鼎皆臣卿所作卿所作器除鼎敦外尚有尊一卣二觚一均歸徵秋館而意齋者錄潘文勤所藏一敦銘曰卿作厥考尊彝与卣文正同殆亦同時所出也乙丑六月海昌王國维

器高建初尺六寸七分口徑八寸八分深五寸一分腹圍二尺五寸五分重庫平九十四兩

一五

秉盂敦





一六



器通蓋高建初尺一尺零八分口徑八寸七分深五寸五分腹圍三尺四寸五分重庫平二百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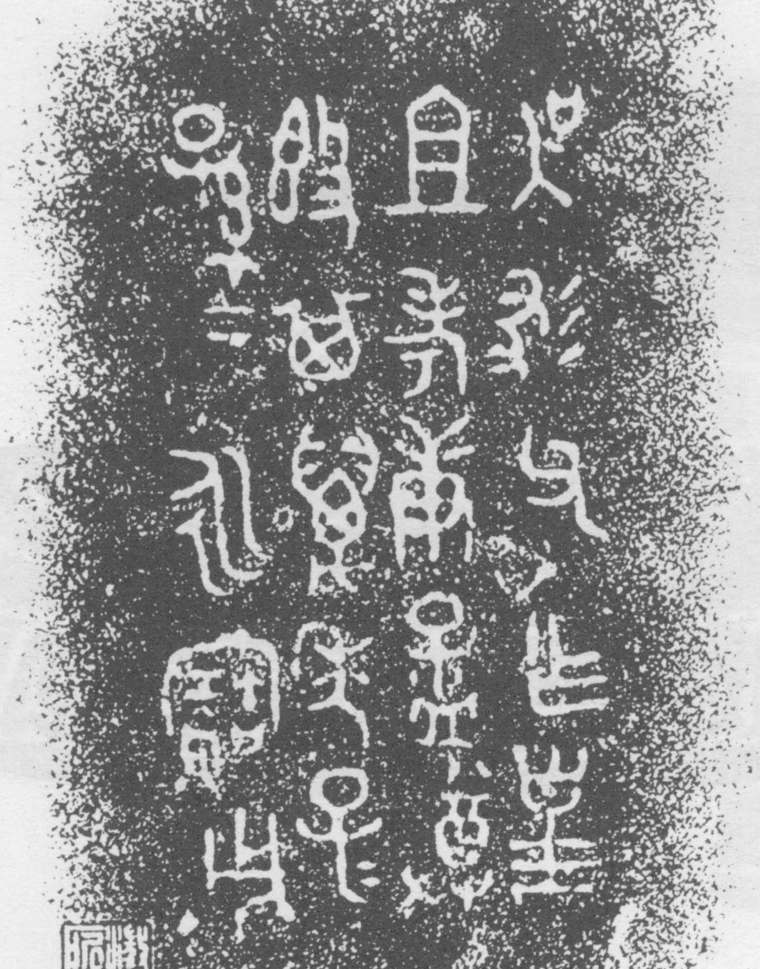
吳彩父作皇
祖考庚孟尊
敦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彩字从彡不
嬰敦字从
彡与此正同
故知為从彡此
字从八从十从宀
一器从八放
知為彩字
丁丑九月十
八日振玉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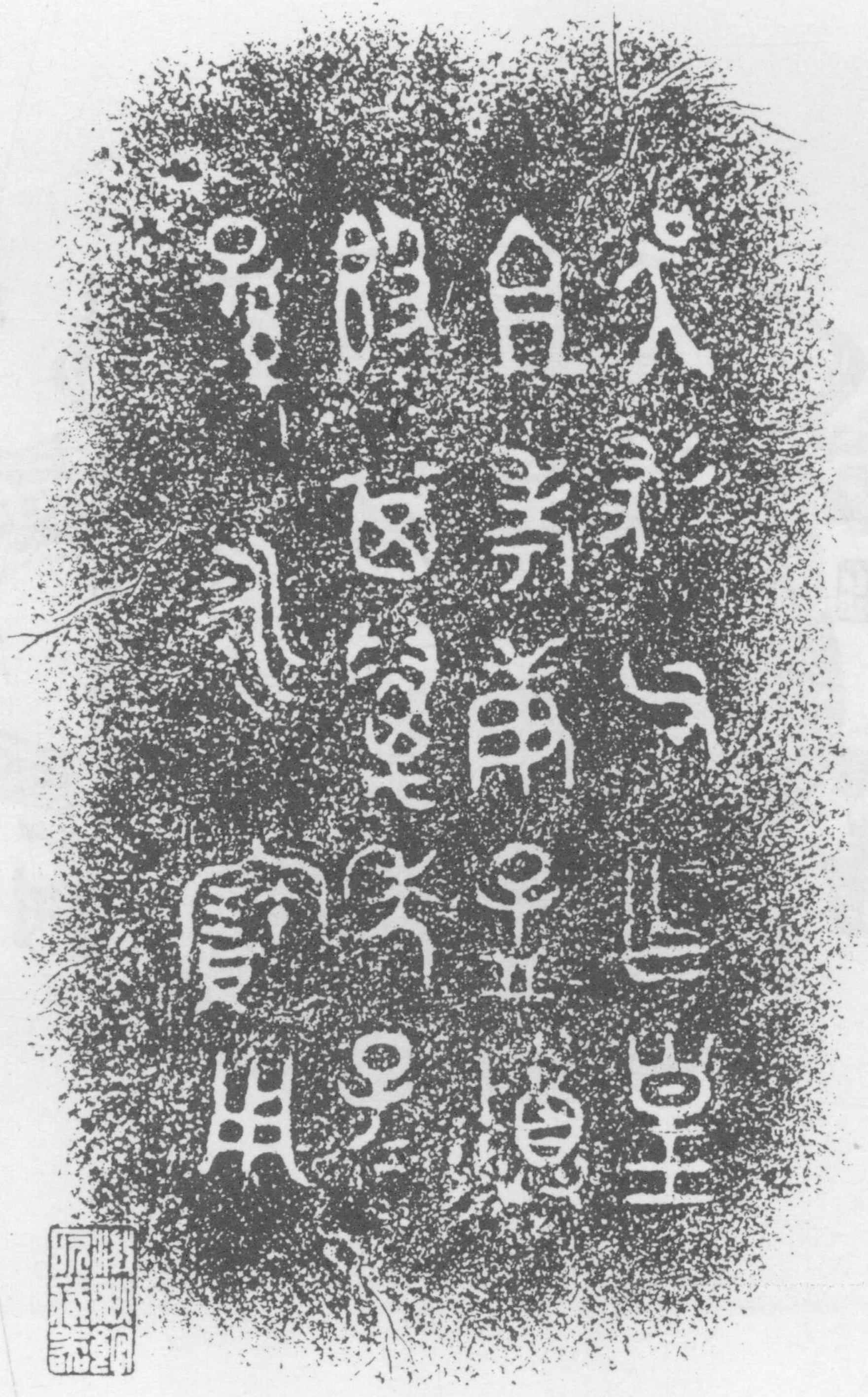
一七

秉孟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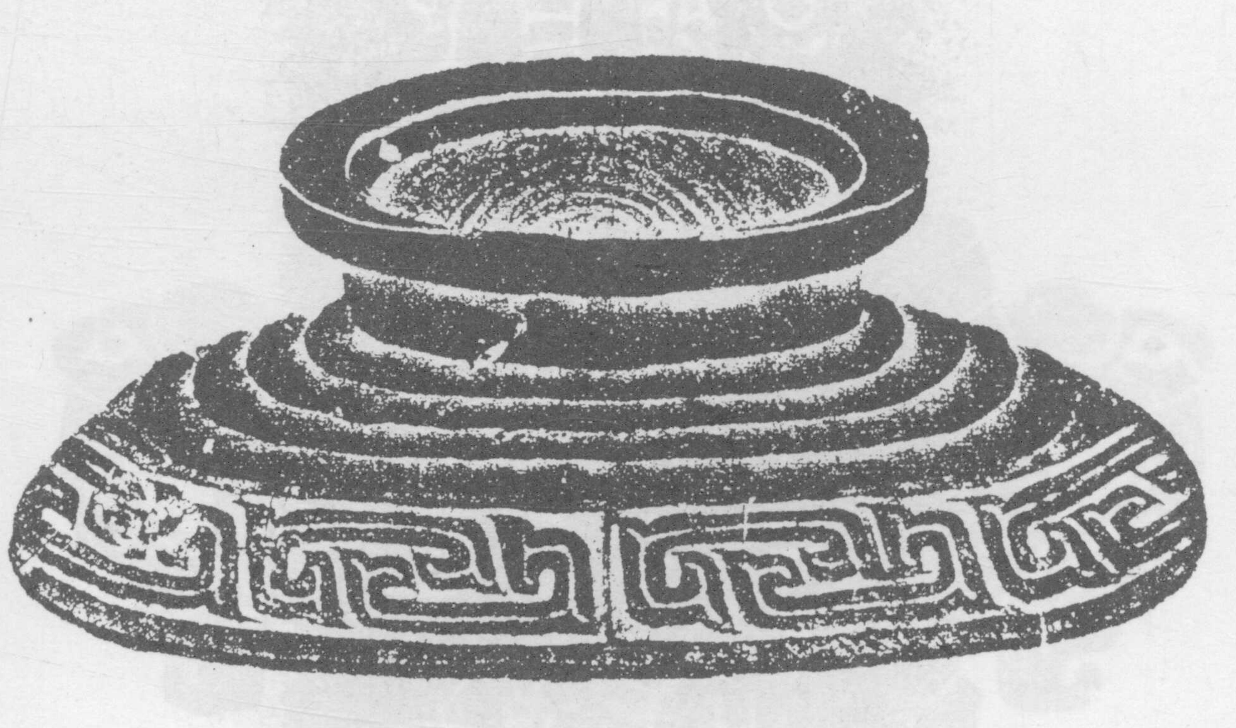
一八



一九

器通蓋高建初尺一尺零八分口徑八寸七分深五寸五分腹圍三尺四寸五分重庫平二百一十兩

史頌敦





二〇

古文穌字作穌从木觀穌衛妃鼎穌甫人匜其女皆己姓鄭語云己姓昆吾蘇顧溫董則穌之為蘇信矣小篆訛木作禾說文乃釋為把取禾若未免望文生訓矣乙丑季夏王國維識

高建初尺三寸八分項口五寸六分下口徑一尺零三分深二寸二分重庫平六十五兩

史頌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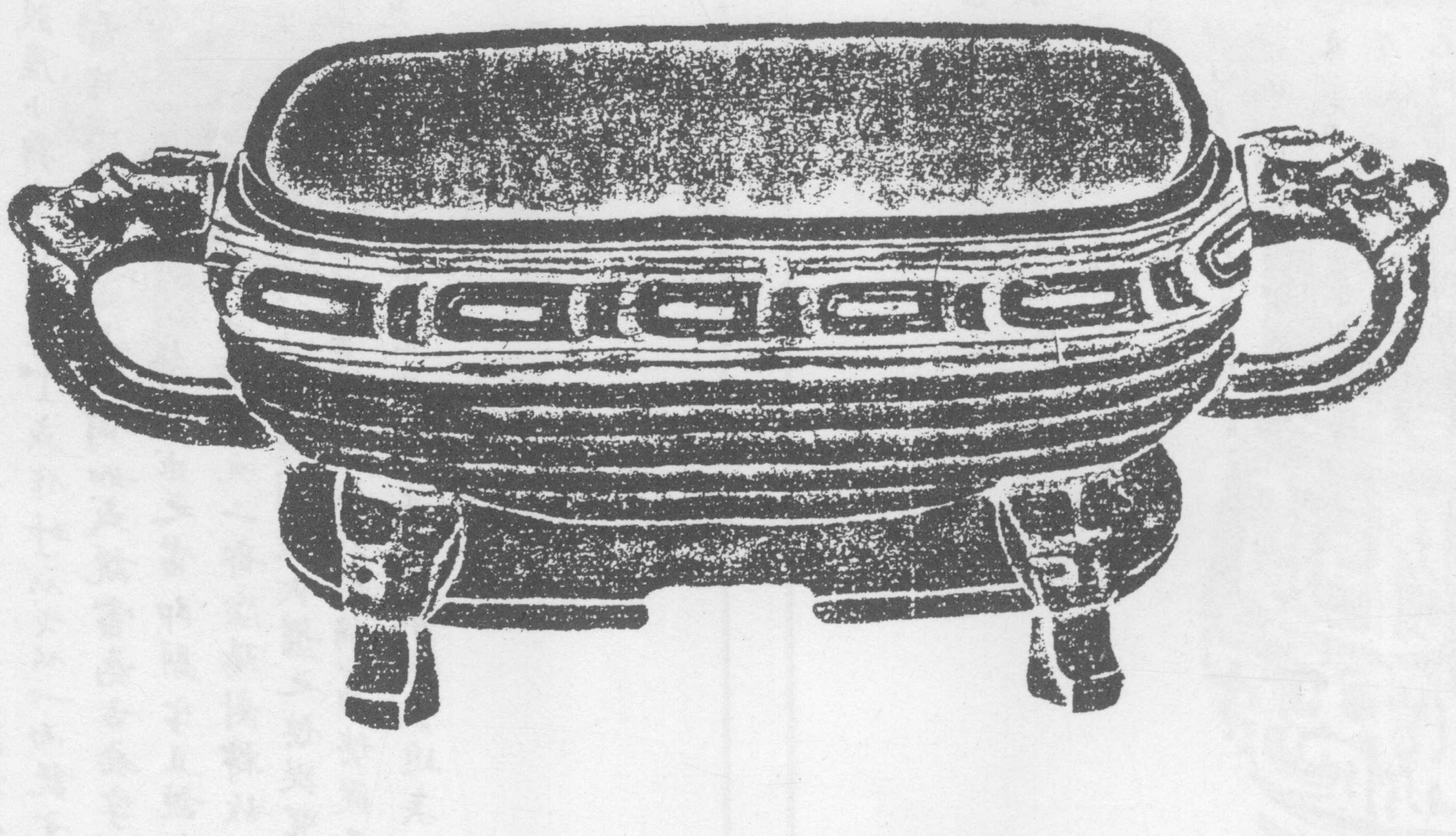


二一



器高建初尺三寸九分口横径一尺一寸六分亶径九寸六分
深二寸五分四圍四尺二寸三分重庫平六十四兩

鬲比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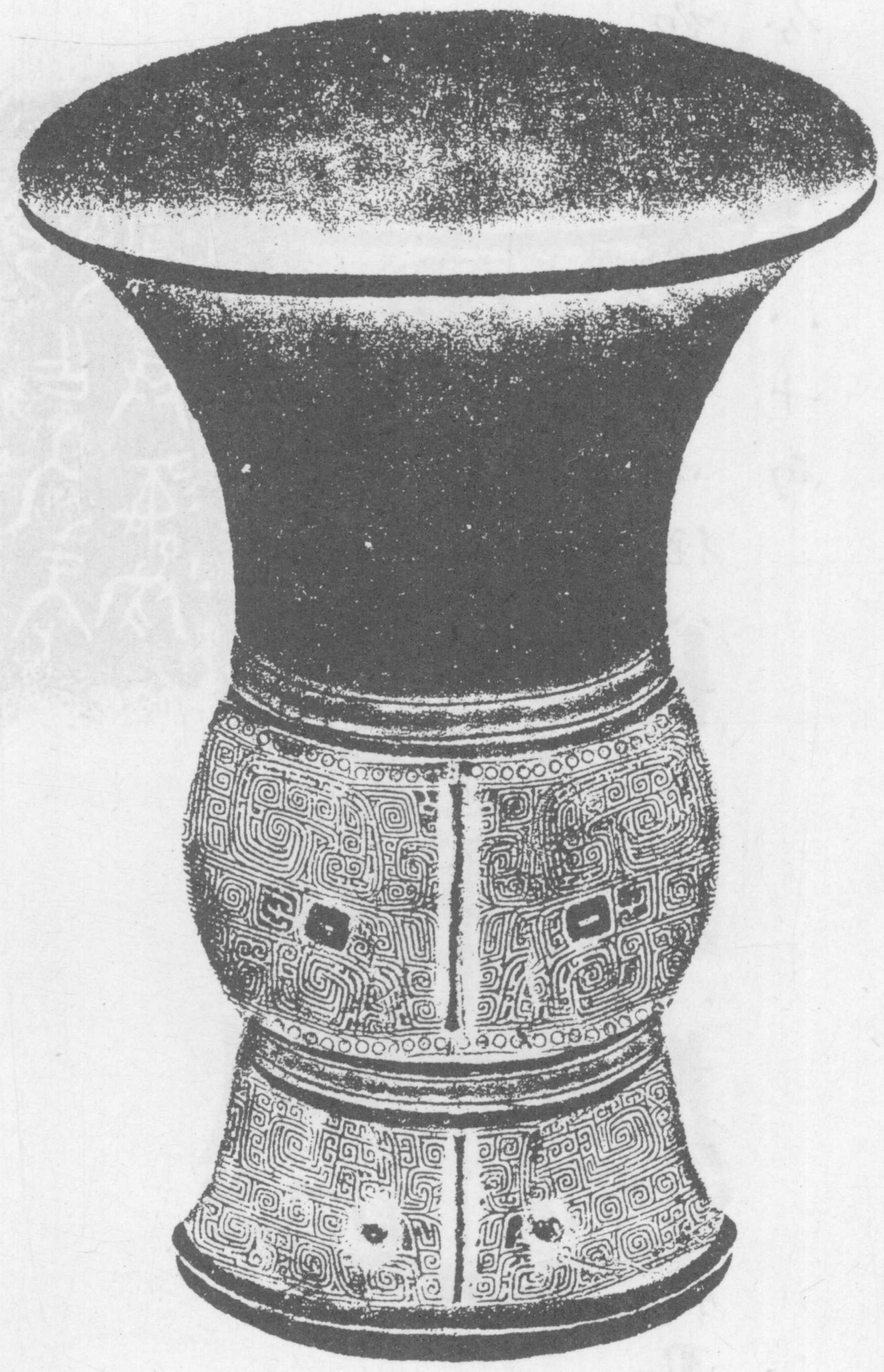
此簋與濰陽端氏所藏鬲攸从鼎銘中並有皇祖丁公皇考叀公語自是一人所作鼎銘云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宮䧹大室鬲从以攸衛牧告于王曰女□我田牧弗□許鬲从王命相史南以即虢旅迺使攸衛牧誓曰□弗具付鬲从其先祖射分田邑則誓攸衛牧則誓从作朕皇祖丁公皇考叀公尊鼎鬲攸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今以此簋與鼎銘比觀之則此簋作於王廿五年鼎作於王卅一年簋自署鬲从鼎則前書鬲从末書鬲攸从蓋鬲本地名从以為氏逮卅一年復得攸衛牧地乃兼氏鬲攸猶晉之瑕呂飴甥吴之延州來季子矣

此簋舊釋鬲比簋誤也第一字此器作鬲鬲攸从鼎作鬲鬲諸形蓋非鬲字乃从鬲从㇉之字也㇉字古文未見唯殷虛卜辭中我字作□或作□从戈从㇉而說文解字我从戈从手手或說古𡍮字是㇉亦一字鬲字所从之㇉與㇉同如或說當為古𡍮字或竟為我字之省𡍮我二字古音同部然則鬲當是从鬲𡍮聲以聲類求之當即䰜字且說文䰜字或即此字之譌也散氏盤作鬲从鬲吅聲說文吅讀若讙古音歌元二部陰陽對轉故䰜字亦得以吅為聲此簋作鬲則又鬲之省也又古人从比二字本無區別散氏盤之俠從鬲即鼎文之鬲攸从而鬲字誤書在下知此簋及鼎文之从並當讀從散氏盤稱鬲俠從為克(𢍜作)之有司而此鼎簋第十行亦有善夫克語又足知此器出土之地去克鼎散盤相近矣乙丑季夏海甯王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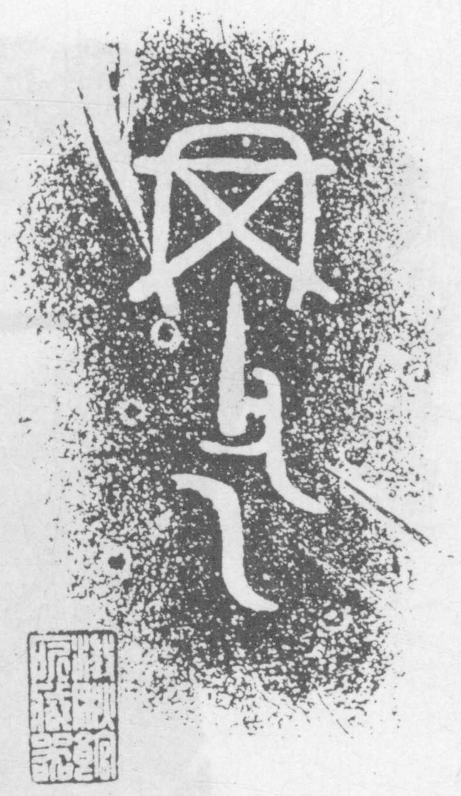
器高建初尺五寸八分口徑前後八寸左右一尺零七分深三寸九分腹圍三尺四寸八分重庫平一百四十九兩

隹王廿有五年
永師田宮命小臣成友逆□□
內史無䁗大史旟曰章乎□
夫□鬲比田其邑□□□□
友鬲比其田其邑复□言二邑
㝬鬲比复小宮□鬲比田其
邑及桒句商兒眾讎戈復
□金鬲比田其邑競𣏟在
三邑州瀘二邑凡復友復□鬲
比田十有三邑乎右鬲比善夫□鬲
比作朕皇祖丁公文考叀公
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六月九日羅振玉釋

父乙尊



二四



器高建初尺一尺一寸六分口徑九寸一分深九寸三分
腹圍一尺七寸八分重庫平九十一兩

祖丁尊



二五



器高建初尺一尺一寸口徑八寸三分深八寸三分腹圍一尺
六寸二分重庫平八十兩

卿尊





器高建初尺一尺一寸口徑八寸五分深八寸一分腹圍一尺六寸七分重庫平八十兩

二六

白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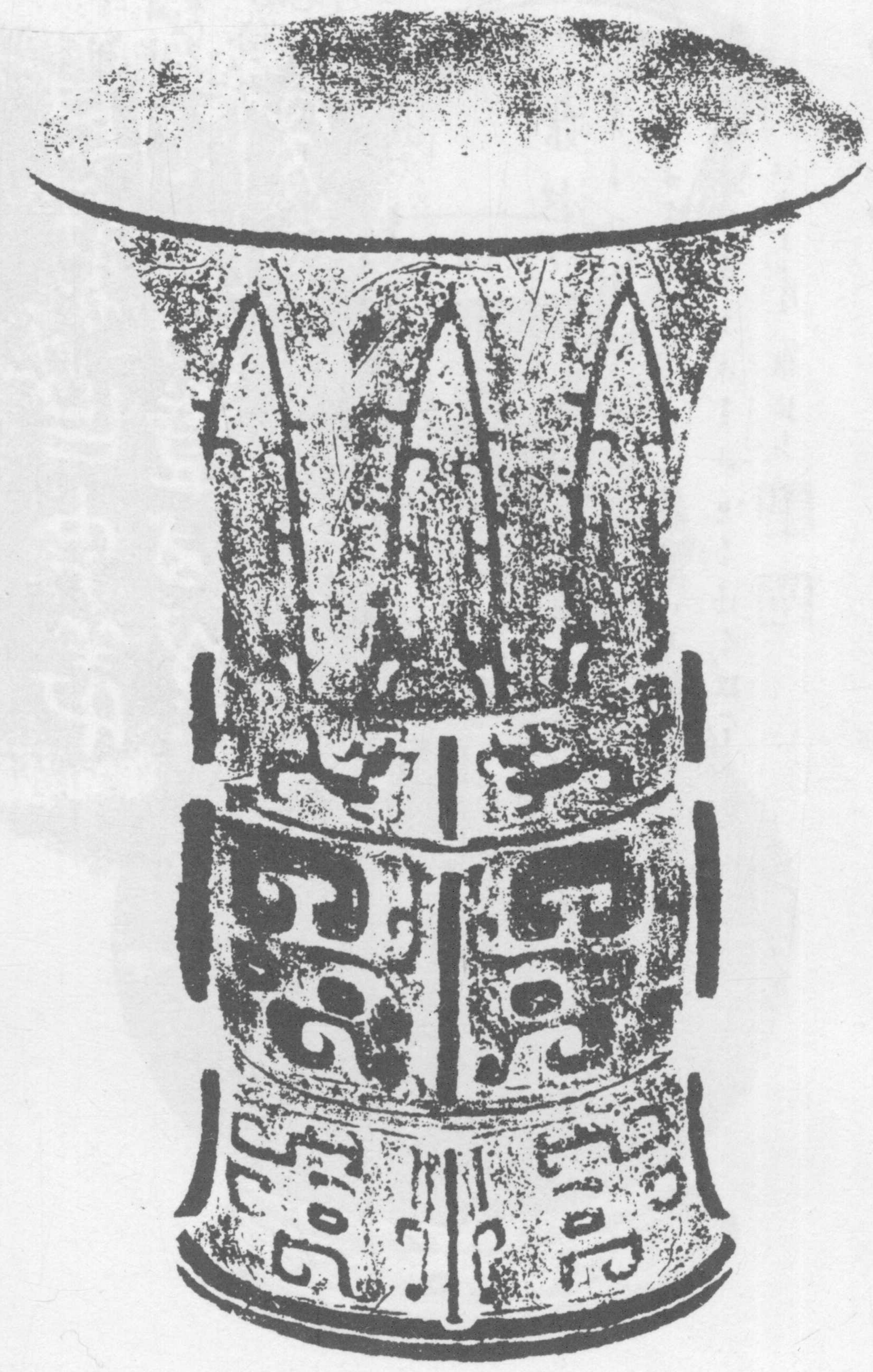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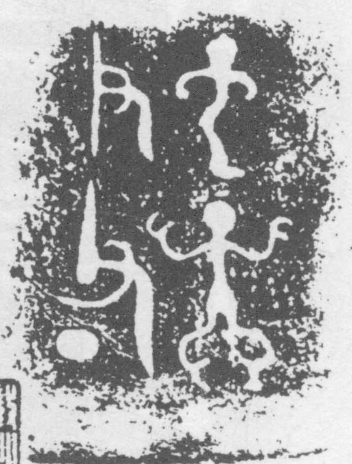
器高建初尺一尺一寸六分口徑一尺零六分深一尺零三分腹圍二尺六寸六分重庫平一百八十二兩

二七

尹父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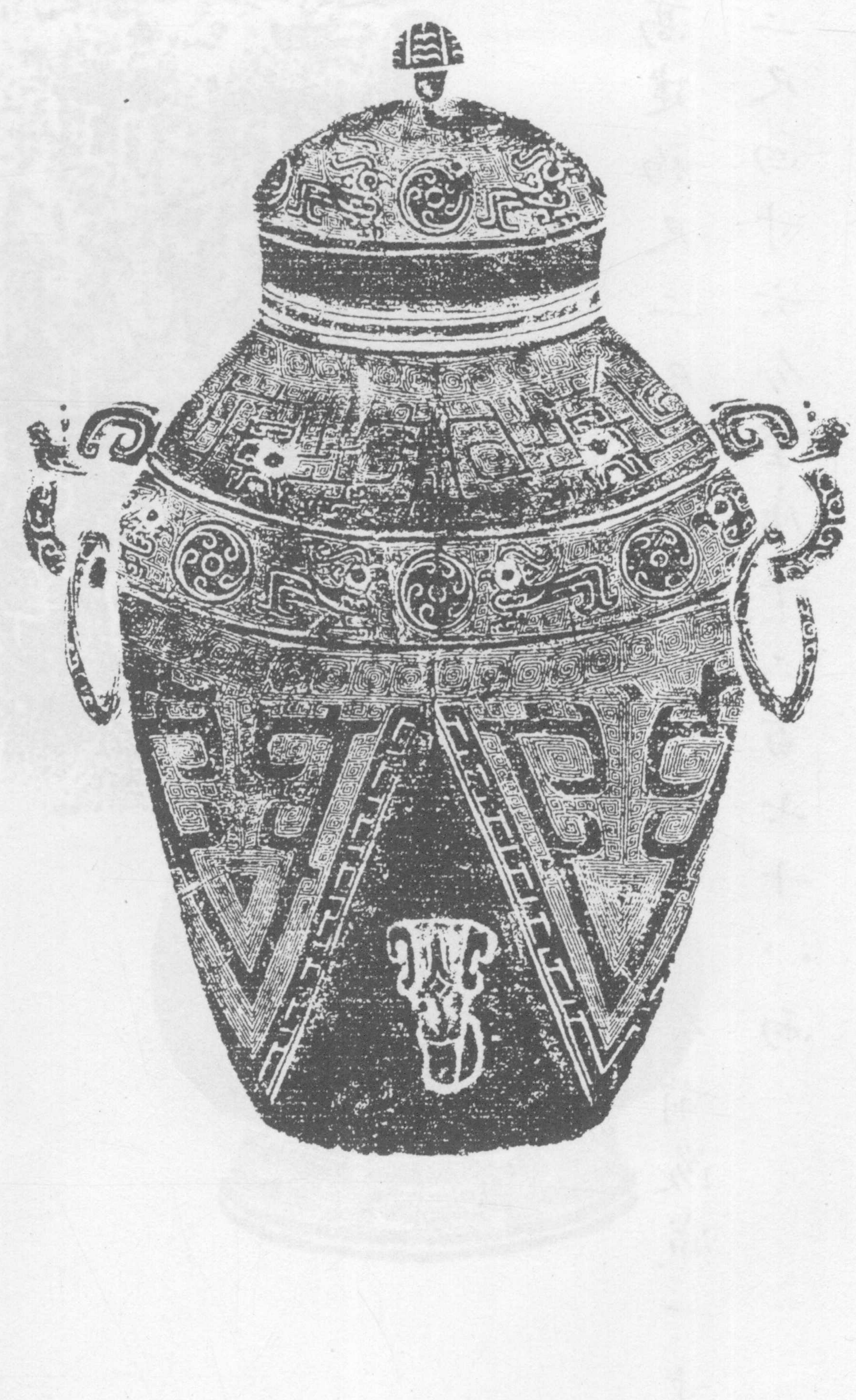


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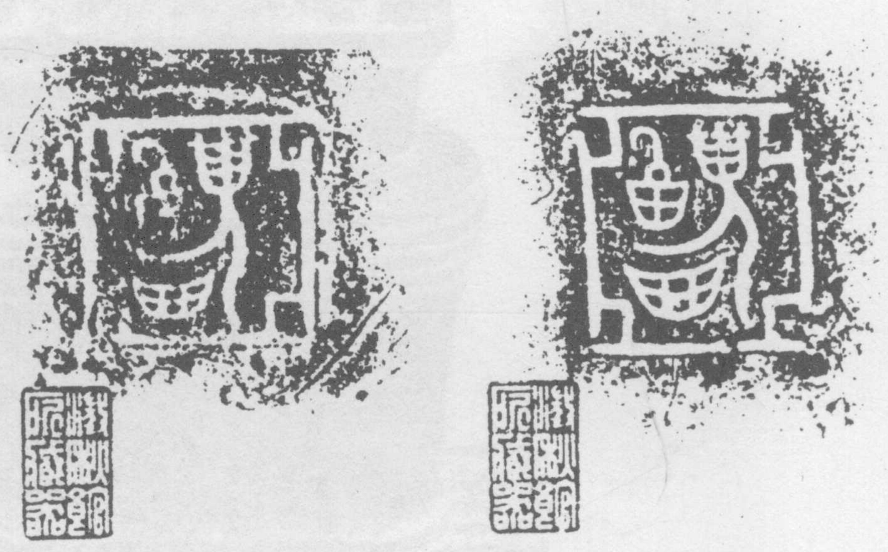


器高建初尺一尺一寸二分口徑八寸四分深九寸五分
腹圍一尺四寸六分重庫平八十一兩

亞形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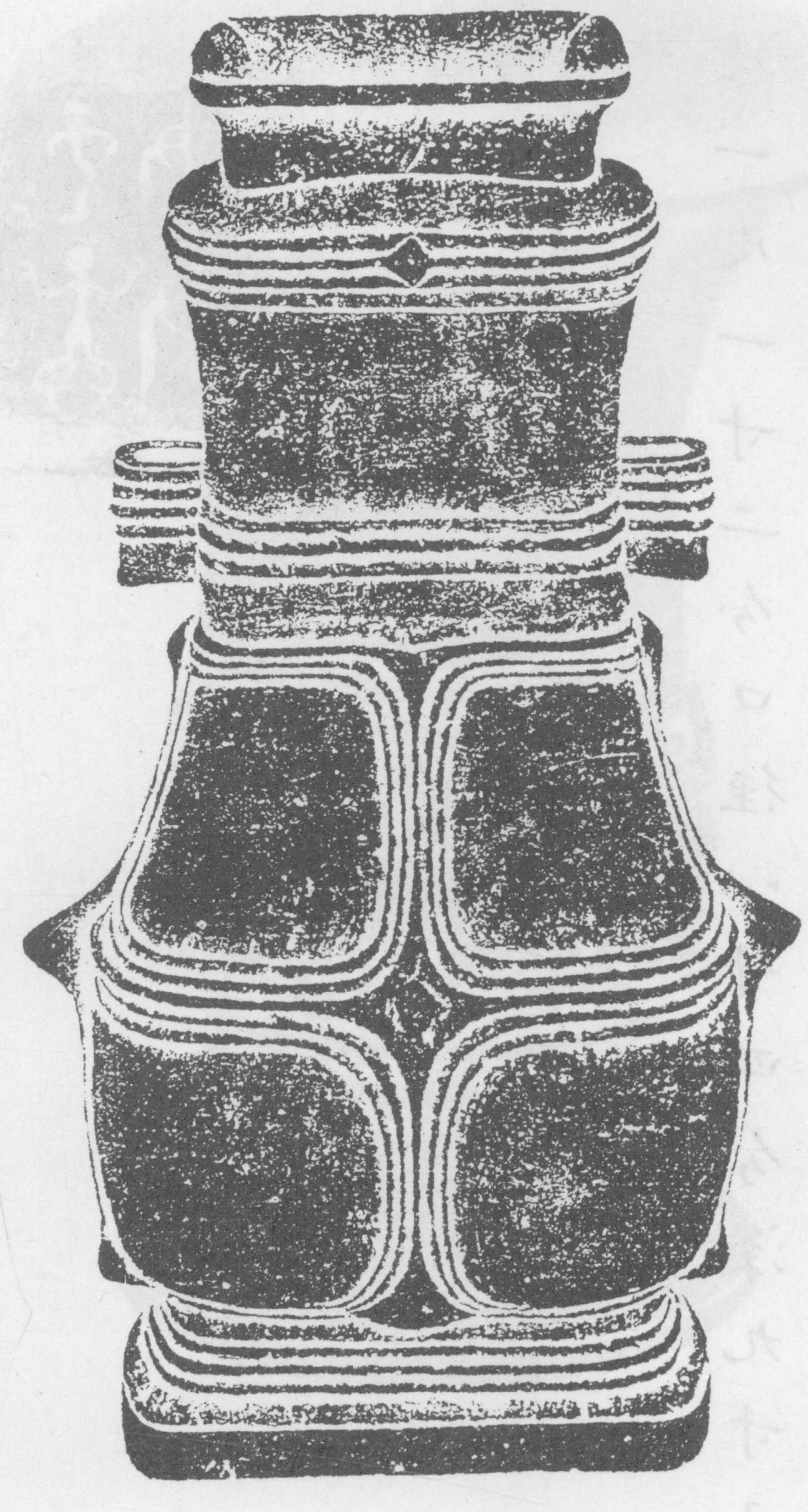


二九



器通蓋高建初尺一尺五寸四分口徑四寸九分深一尺一寸
七分環徑二寸六分腹圍二尺九寸七分重庫平一百八十兩

梁叔作仲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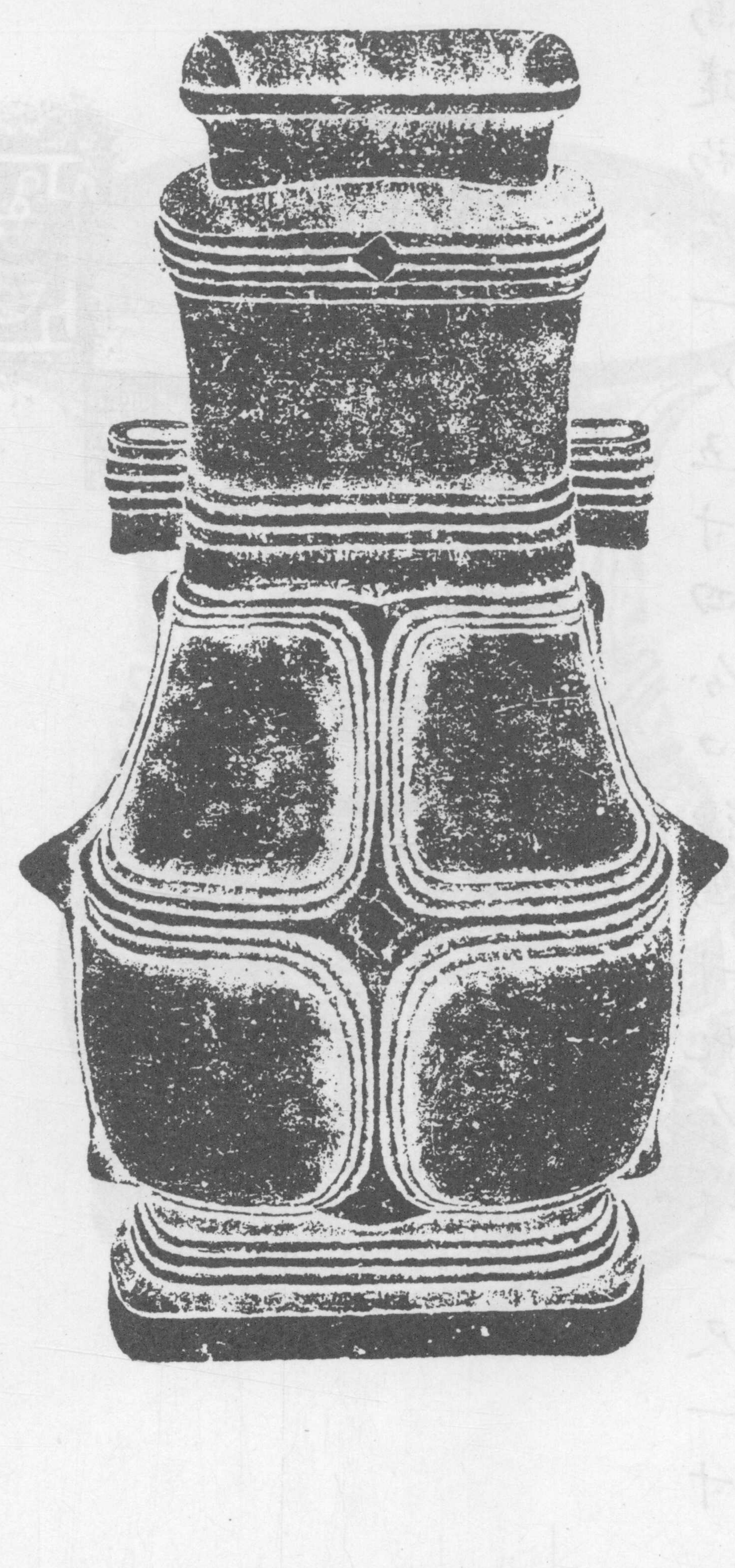




器通蓋高建初尺二尺零九分口徑六寸九分前後濶一寸九分腹圍三尺四寸六分重庫平三百零四兩

三〇

梁叔作仲姜壺





器通蓋高建初尺二尺零九分口徑六寸九分前後濶一寸九分腹圍三尺四寸六分重庫平二百七十八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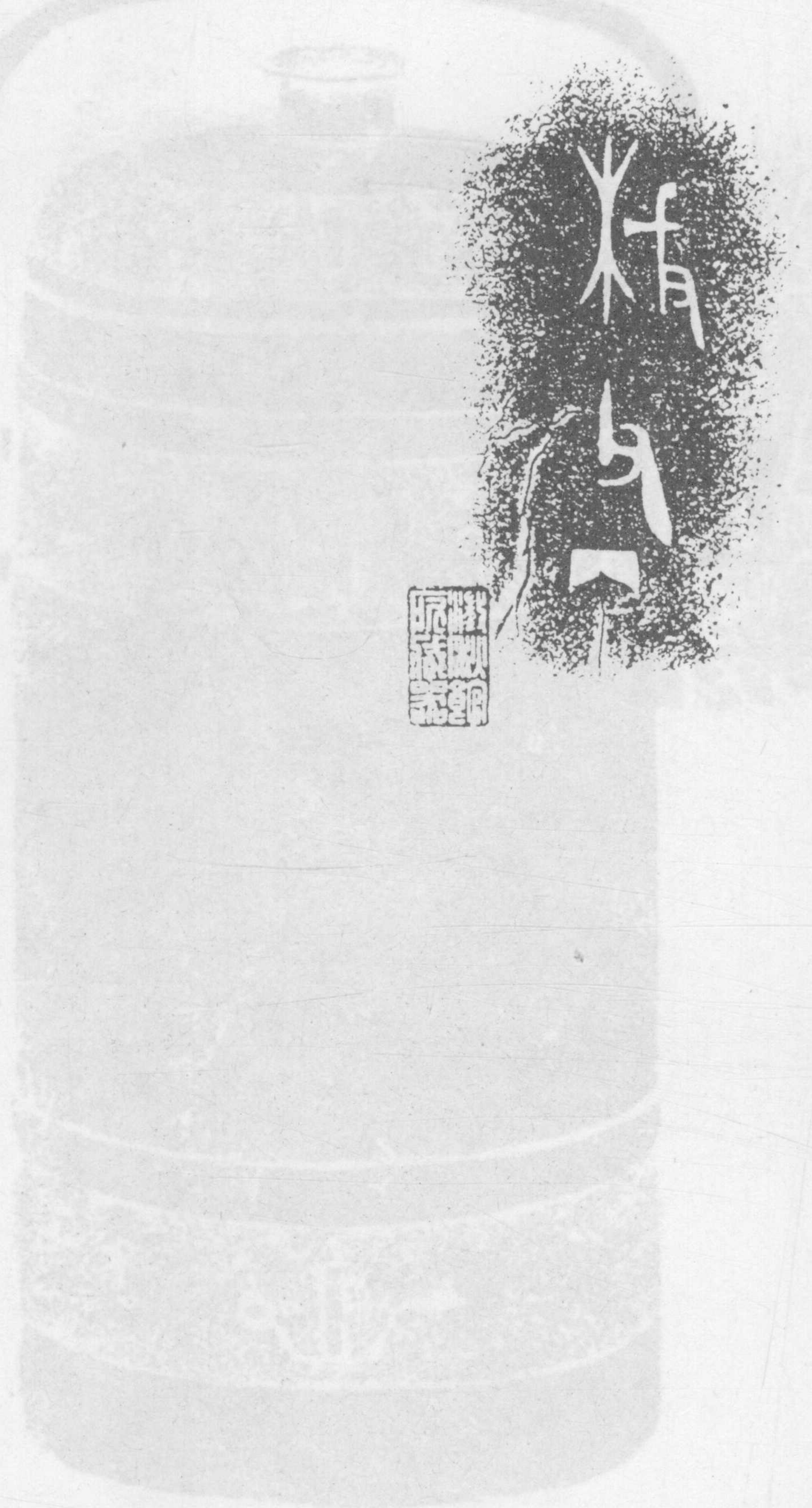
三一

精父丙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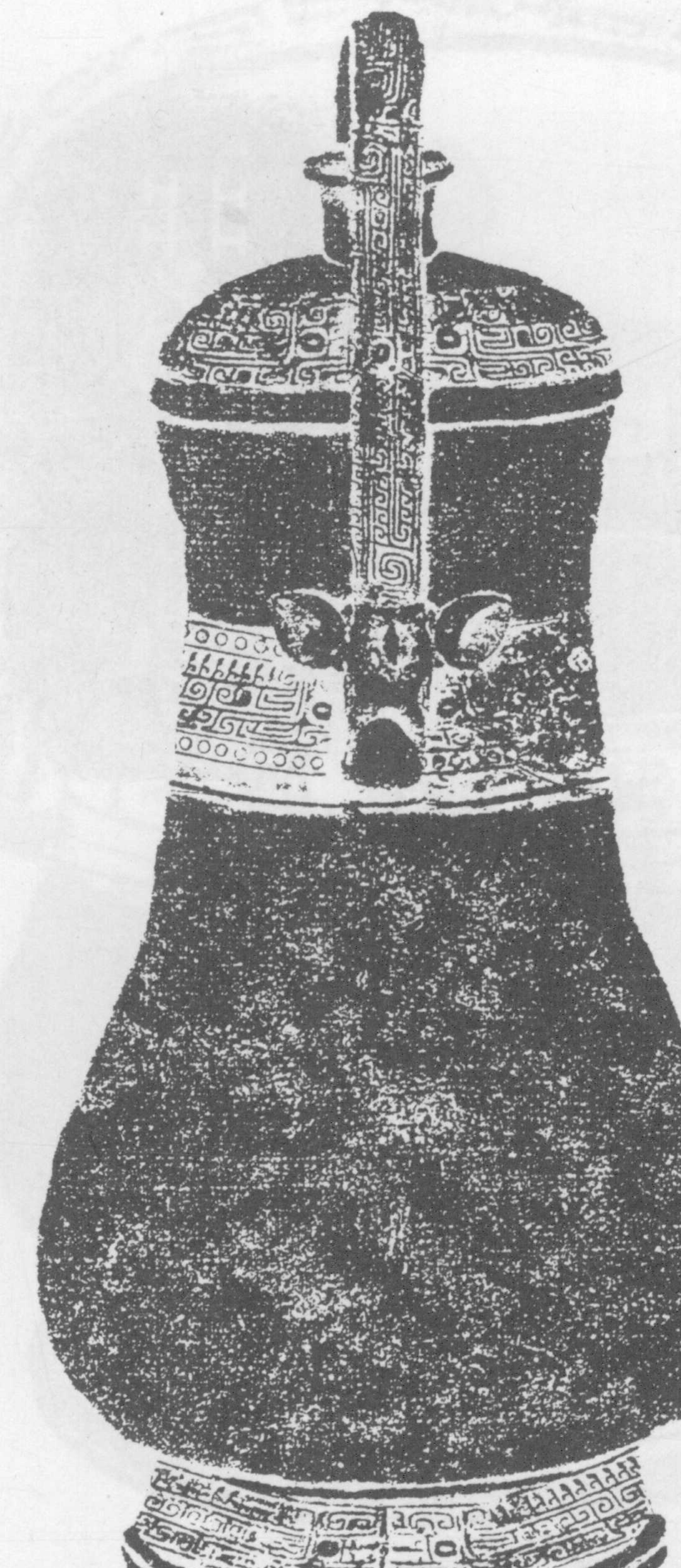


三二

器通高建初尺一尺五寸一分口徑四寸八分深一尺一寸一分腹圍二尺五寸二分重庫平一百零一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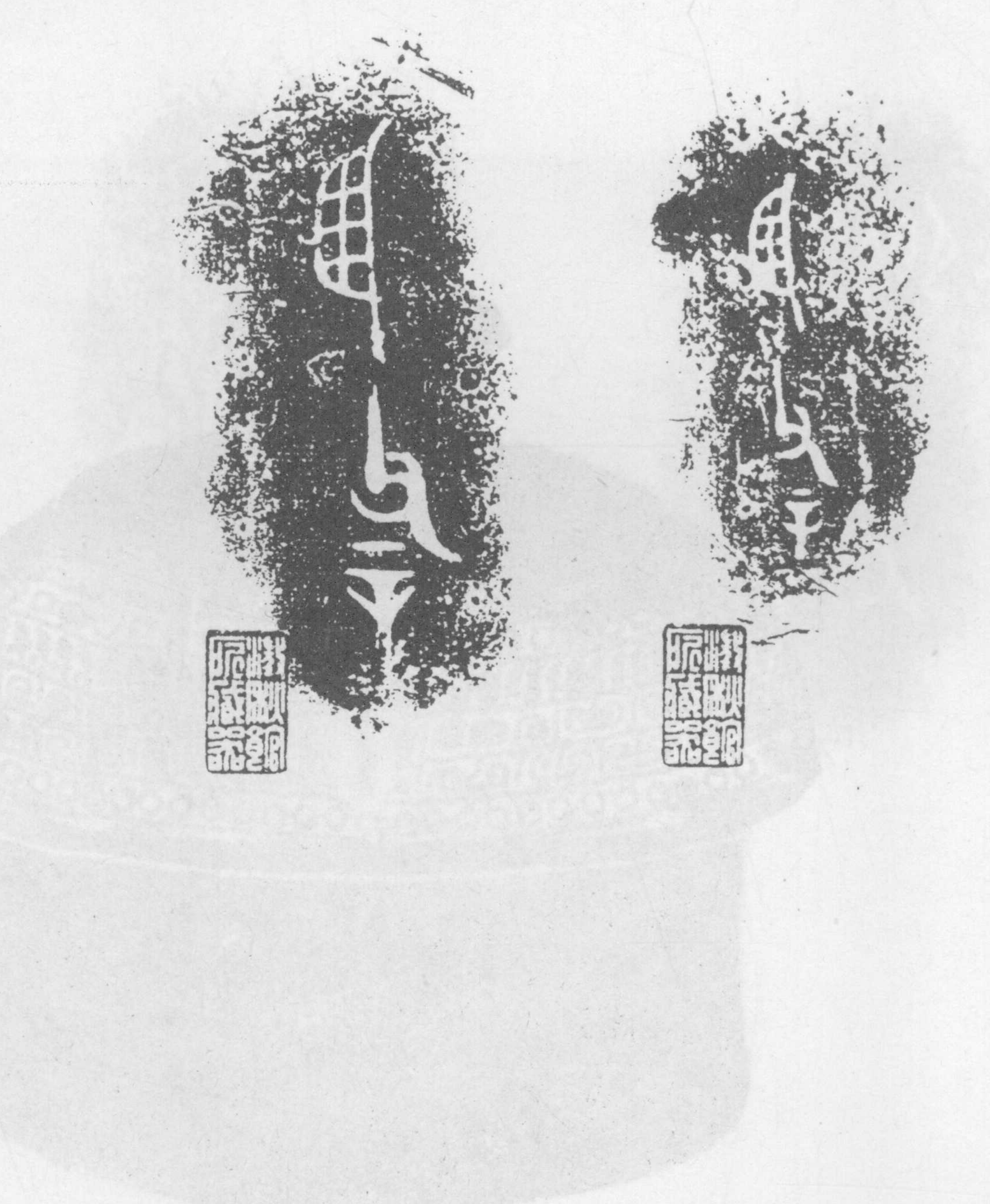


父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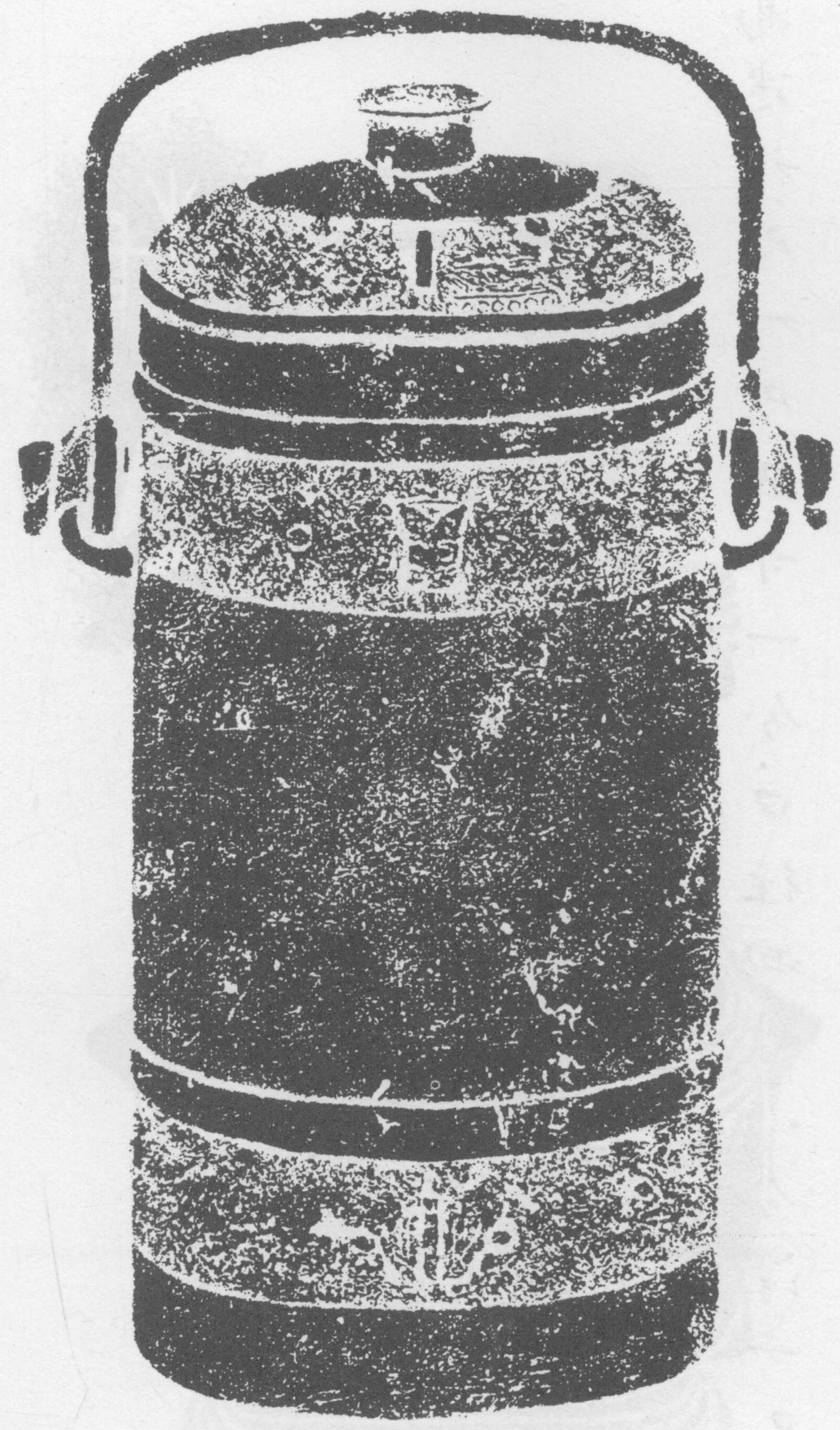


三三

器通高建初尺一尺六寸口徑四寸五分深一尺零六分腹圍二尺四寸三分重庫平一百二十二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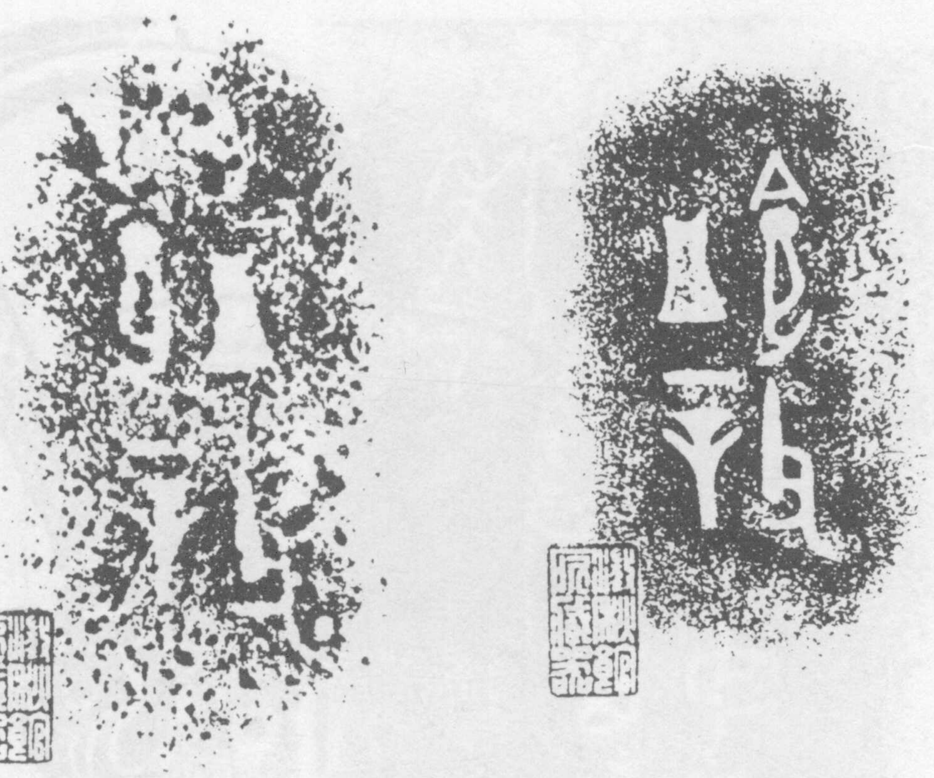


父辛卣



三四

器通高建初尺一尺四寸九分口徑五寸九分前後減五分腹圍一尺八寸六分重庫平一百三十九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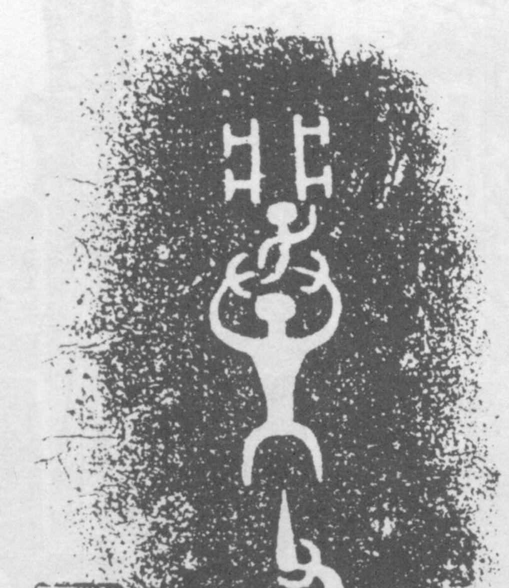


父辛卣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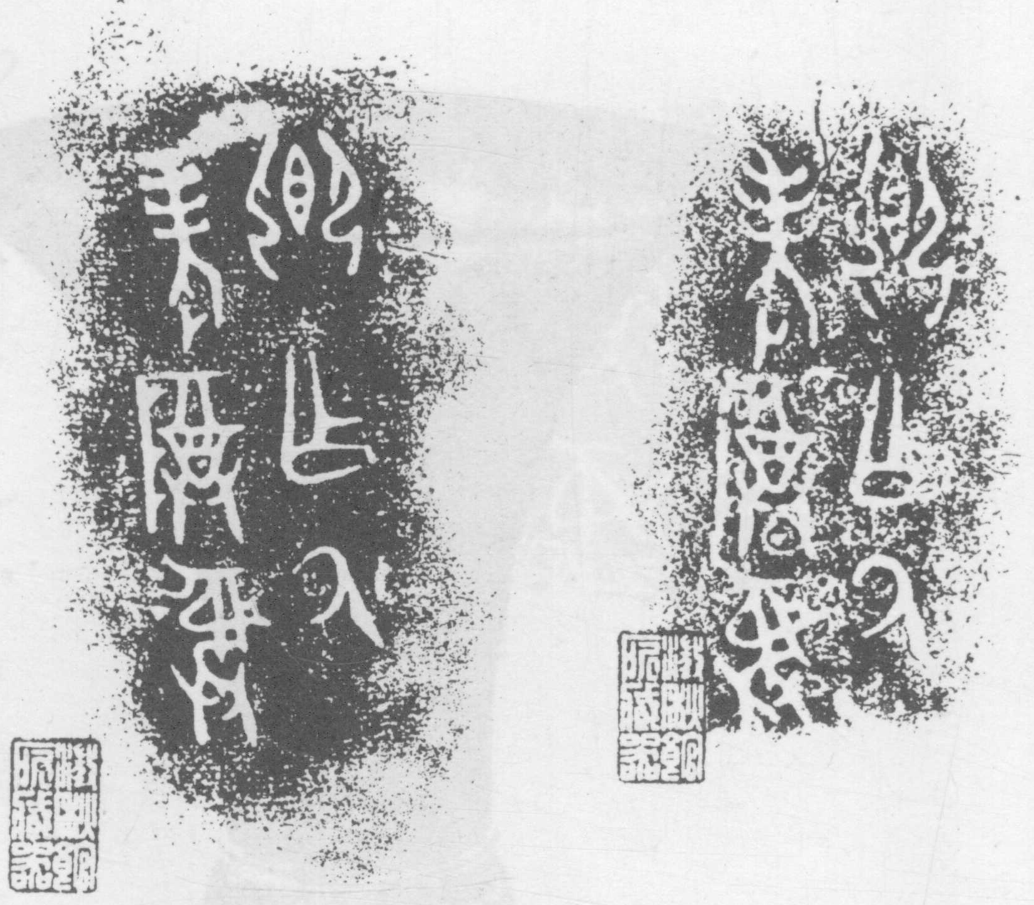
高建初尺四寸五分子口高一寸九分頂口一寸六分下口徑四寸二分深三寸五分圍一尺五寸五分重庫平二十一兩



卿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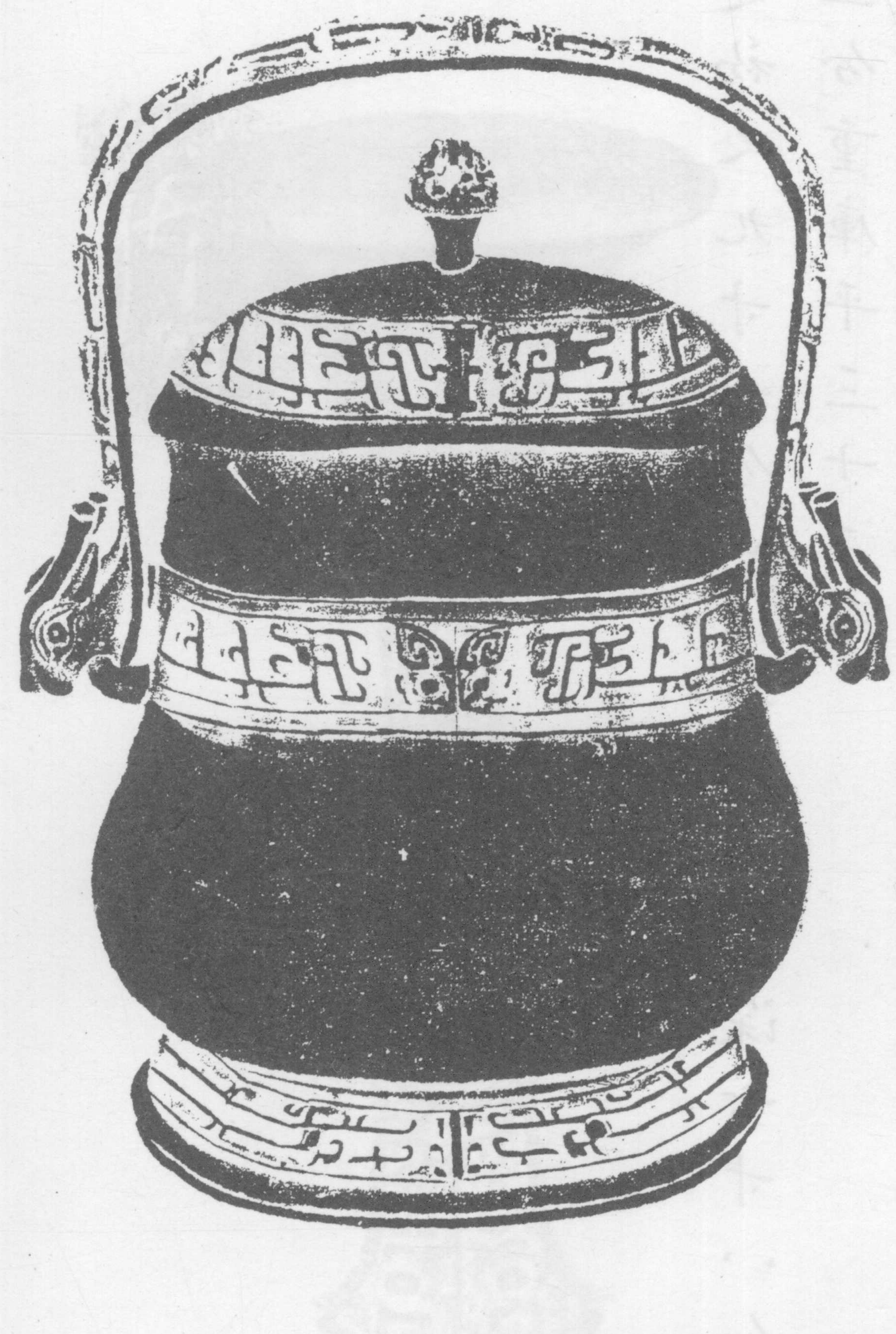


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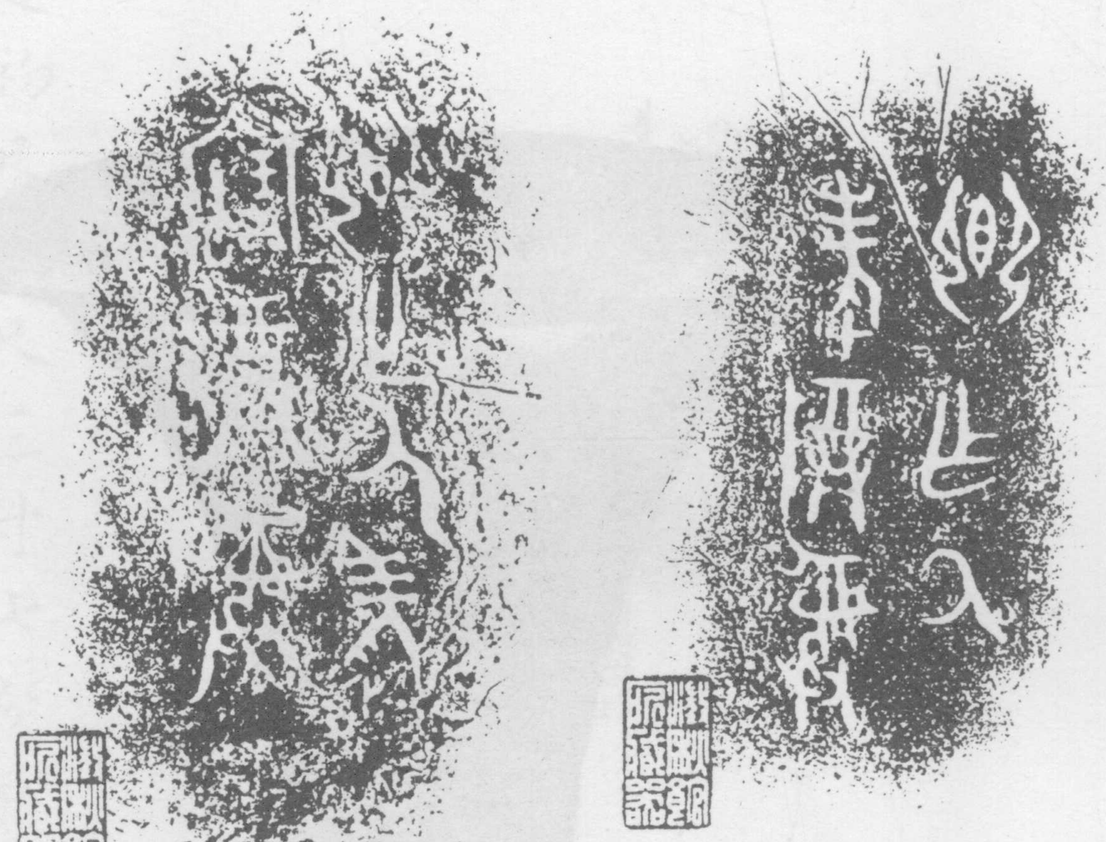


器通高建初尺一尺三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前後減一寸深七寸四分腹圍二尺二寸八分重庫平一百一十九兩

卿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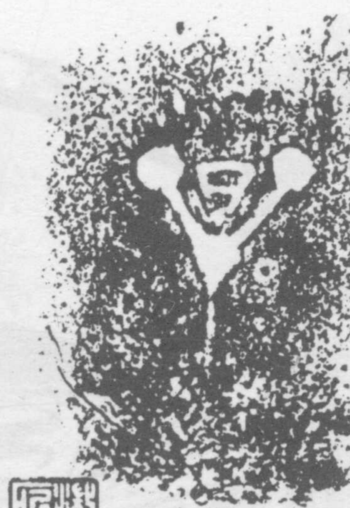
三七



器通高建初尺一尺零一分口徑四寸八分前後減一寸四分腹圍一尺七寸六分重庫平六十三兩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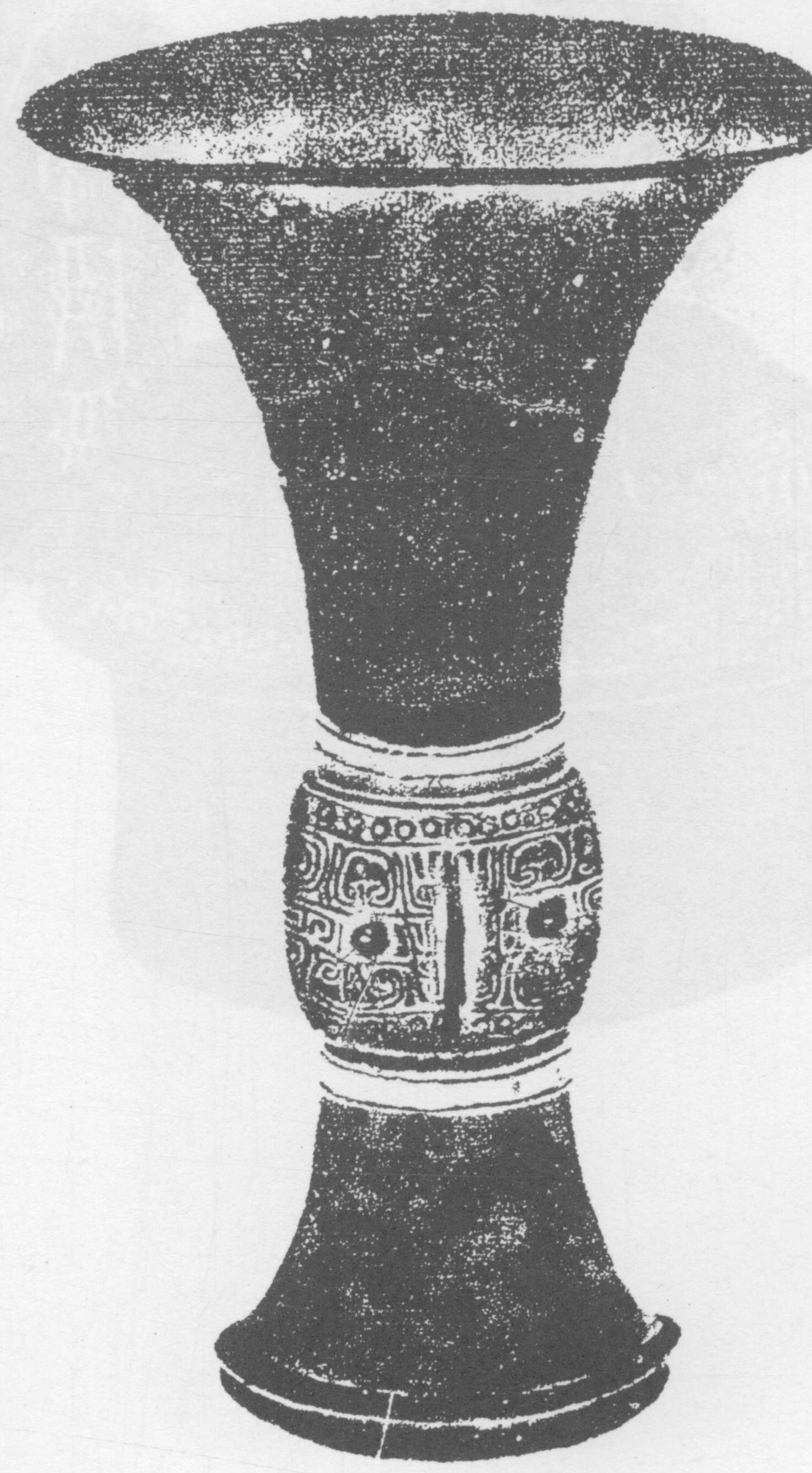




器高建初尺一尺一寸七分口徑六寸七分深七寸七分腹圍
七寸九分重庫平四十二兩

三八

□父丙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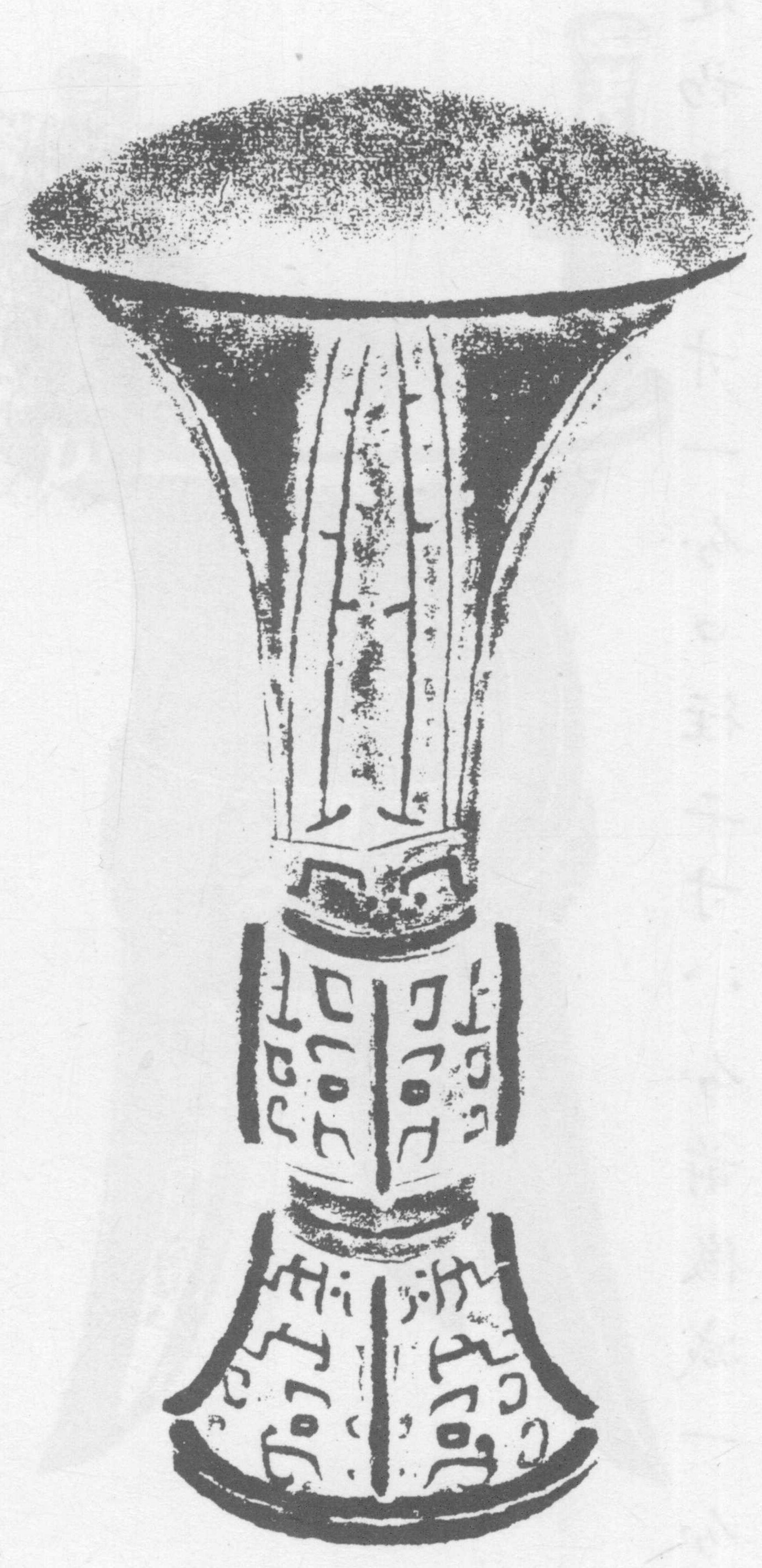




器高建初尺九寸八分口徑六寸四分深六寸八分腹圍
七寸三分重庫平三十三兩

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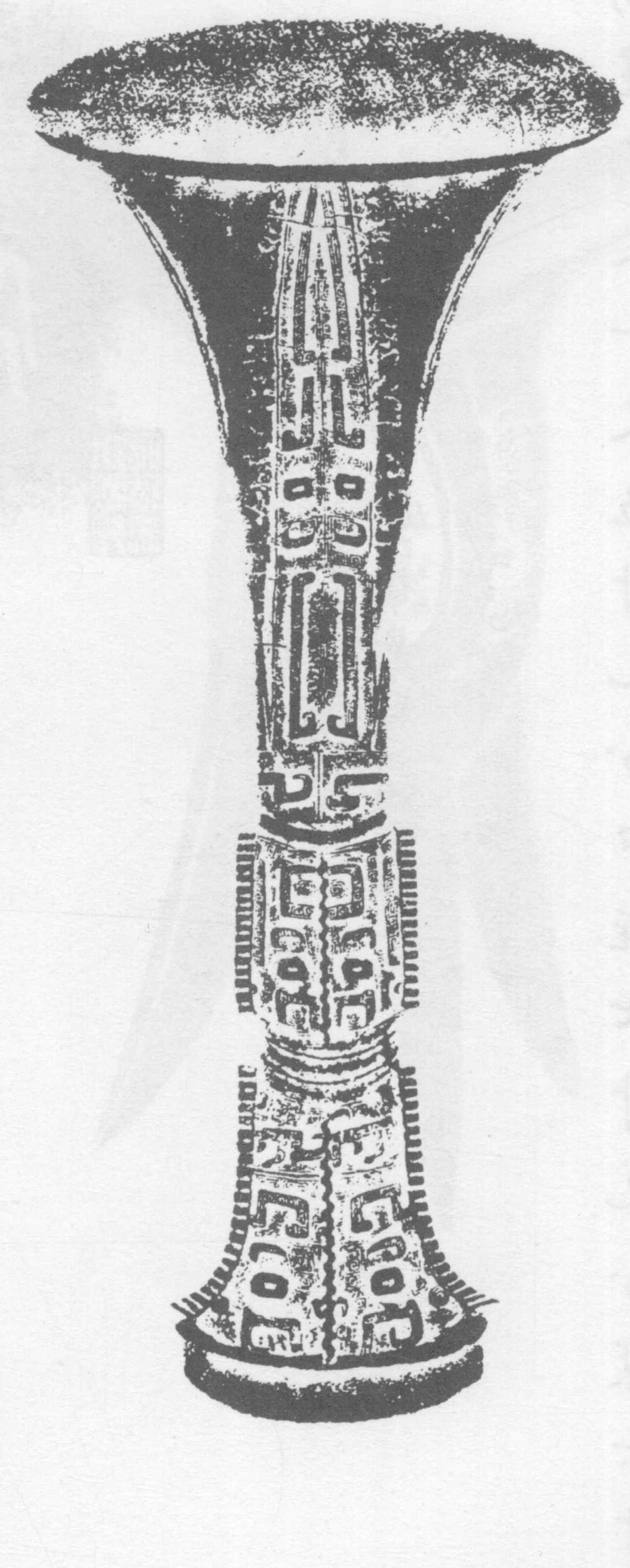
卿觚





器高建初尺八寸九分口徑五寸二分深六寸四分腹圍
四寸七分重庫平二十三兩

木工子女觚





器高建初尺一尺三寸七分口徑六寸七分深九寸四分腹圍
四寸八分重庫平四十兩

文祖丙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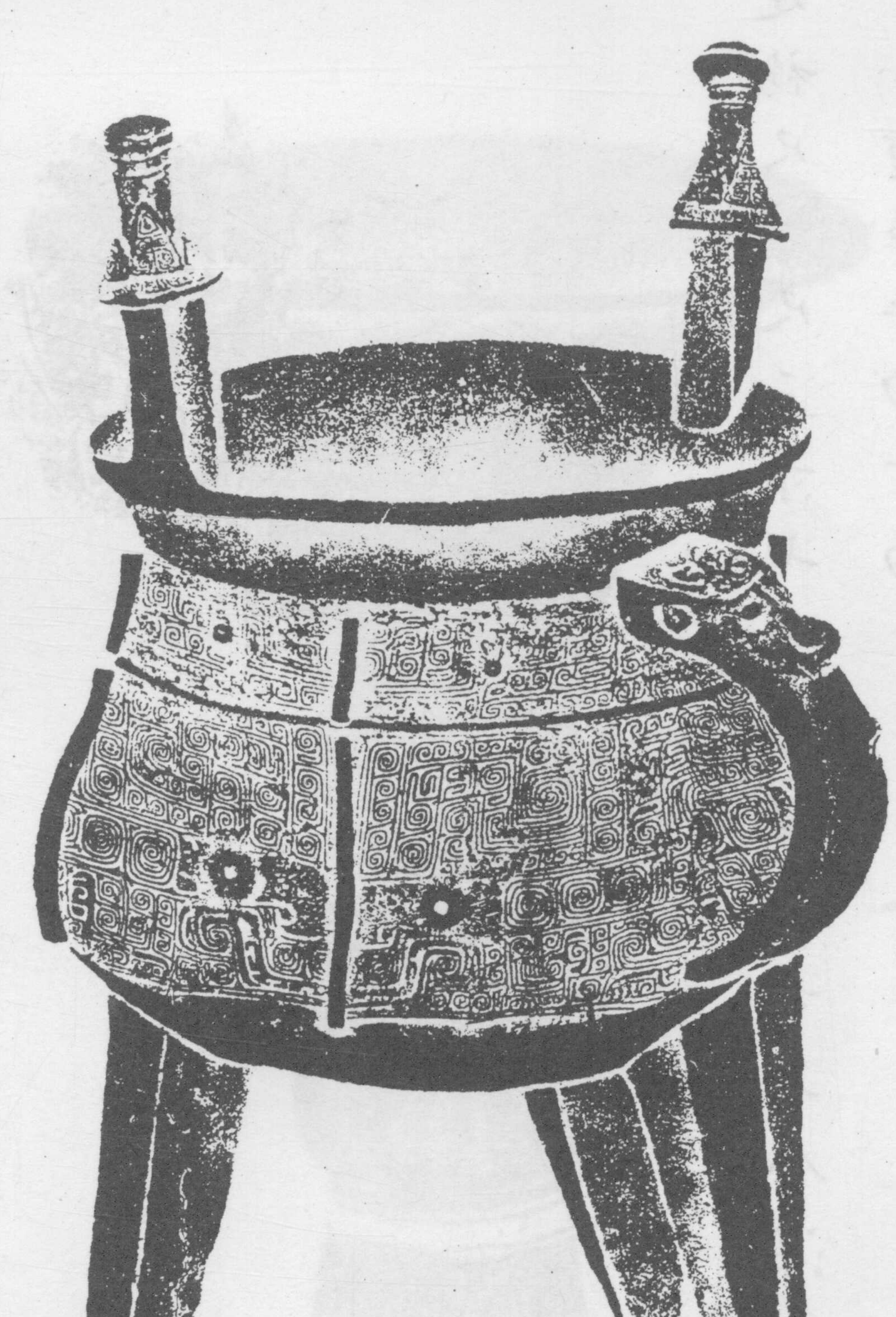


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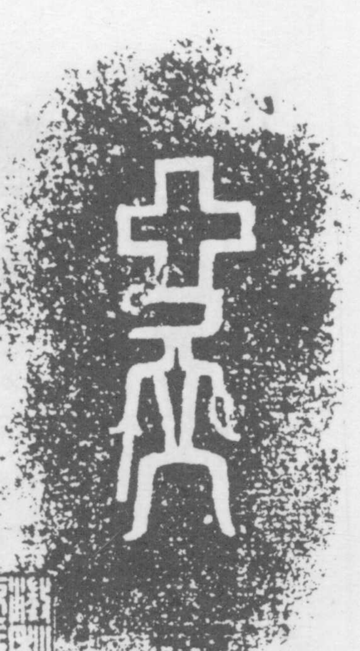


器高建初尺六寸一分口徑二寸八分前後减一分深四寸八分腹圍九寸五分重庫平十五兩

亞矢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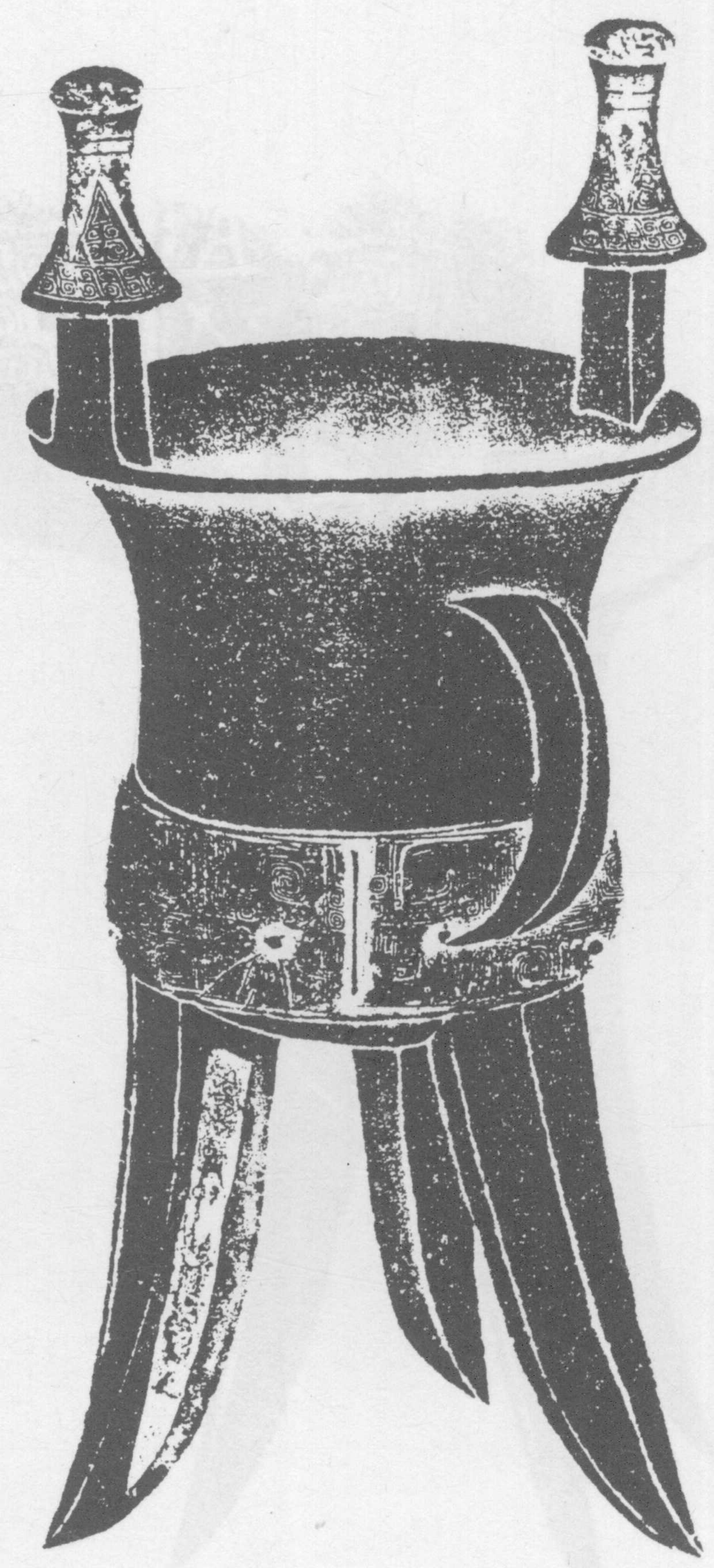
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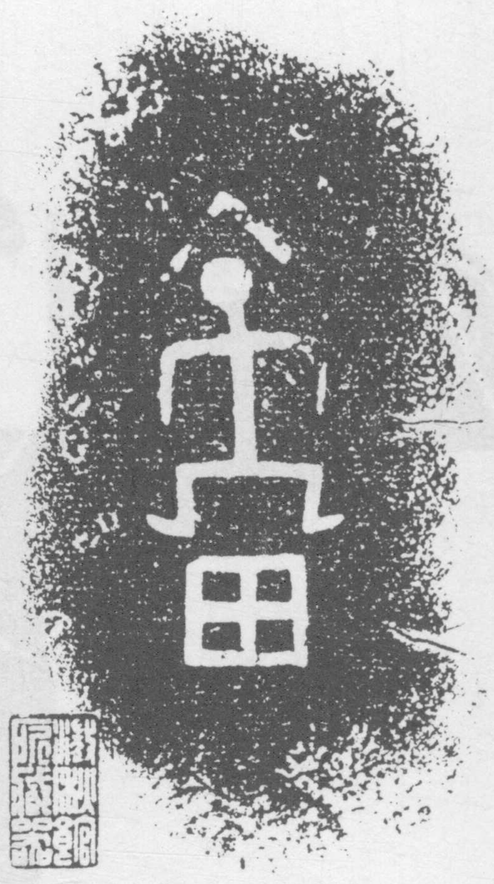


象人側首形疑字从矢即此字今篆从矢者誤也上虞羅振玉記

器通柱高建初尺一尺五寸九分口徑七寸九分深六寸九分腹圍二尺八寸六分重庫平一百三十六兩

[illegible]田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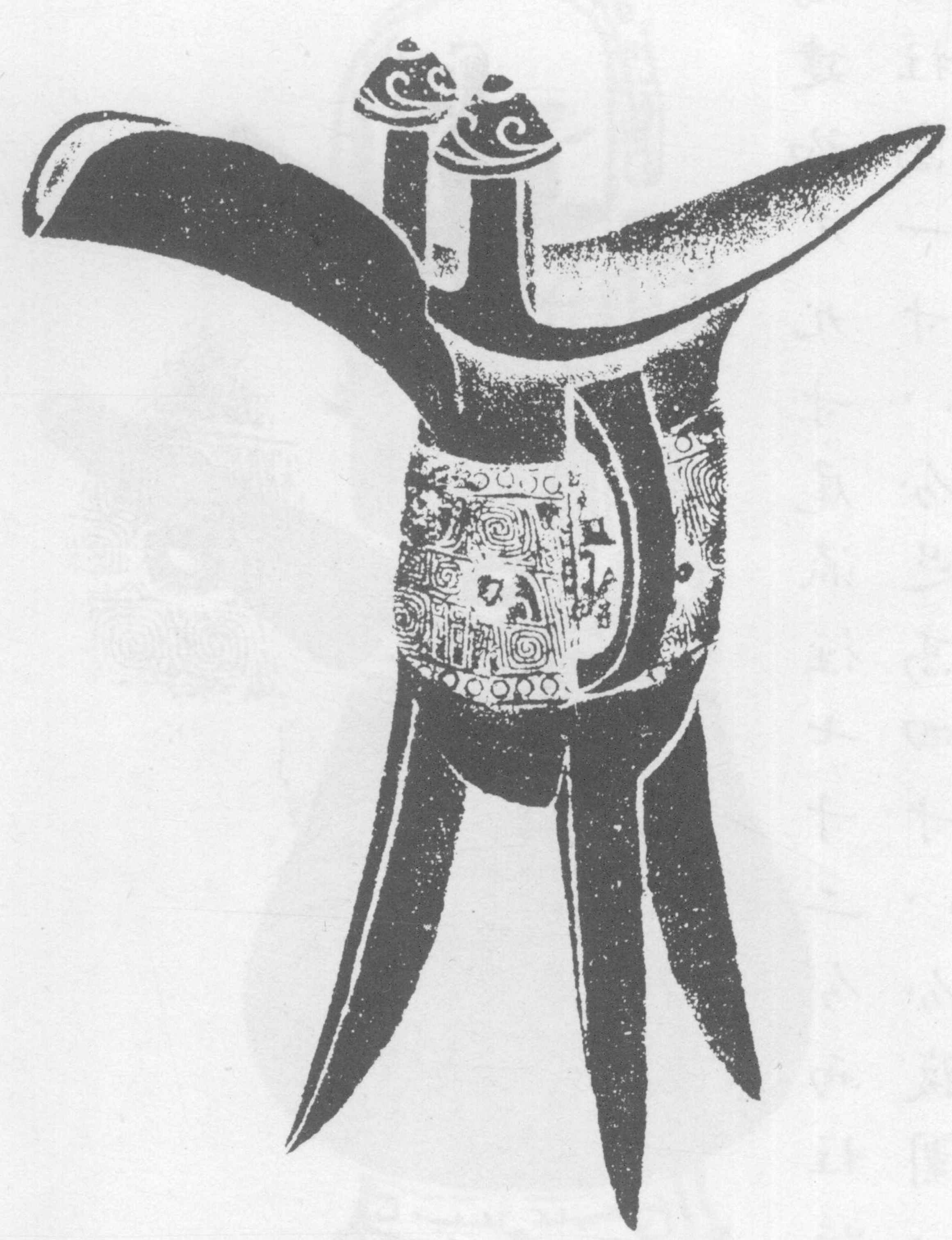




器通柱高建初尺一尺六寸五分口徑九寸八分腹圍二尺三寸六分重庫平一百七十兩

四四

丙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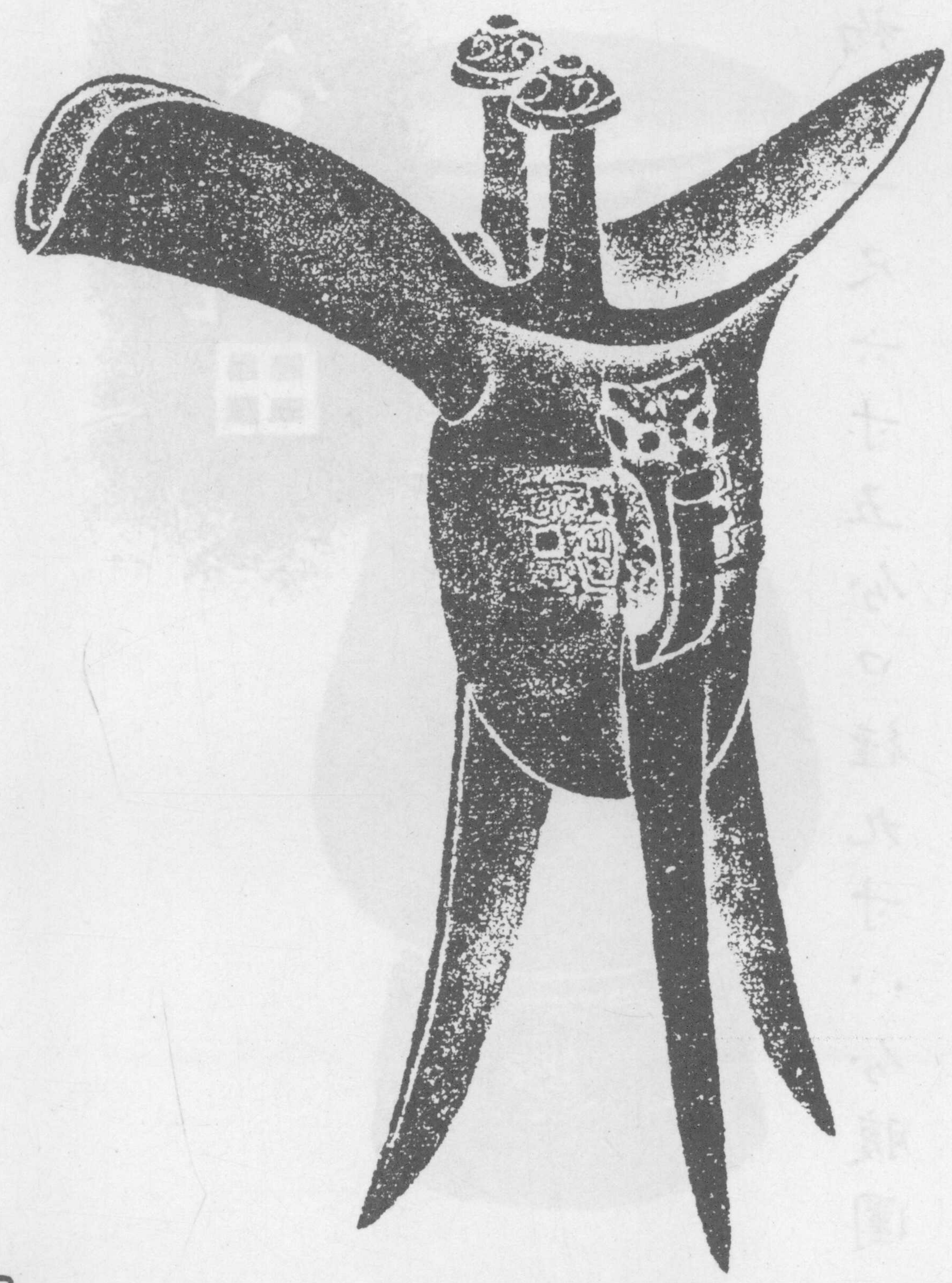




器通柱高建初尺九寸二分尾流徑七寸七分兩柱距二寸九分深四寸三分柱高一寸八分足高四寸一分腹圍八寸九分重庫平三十四兩

四五

祖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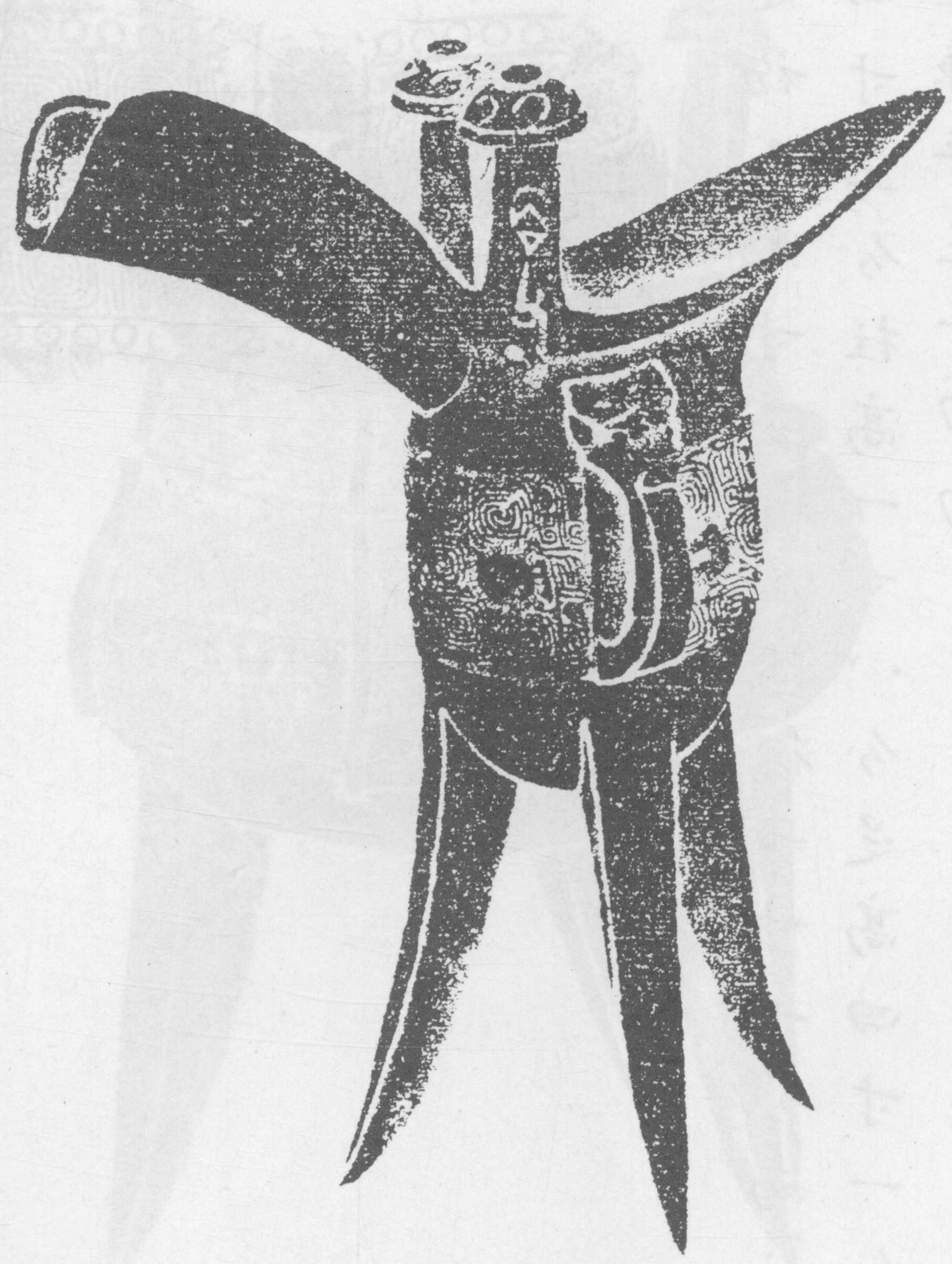


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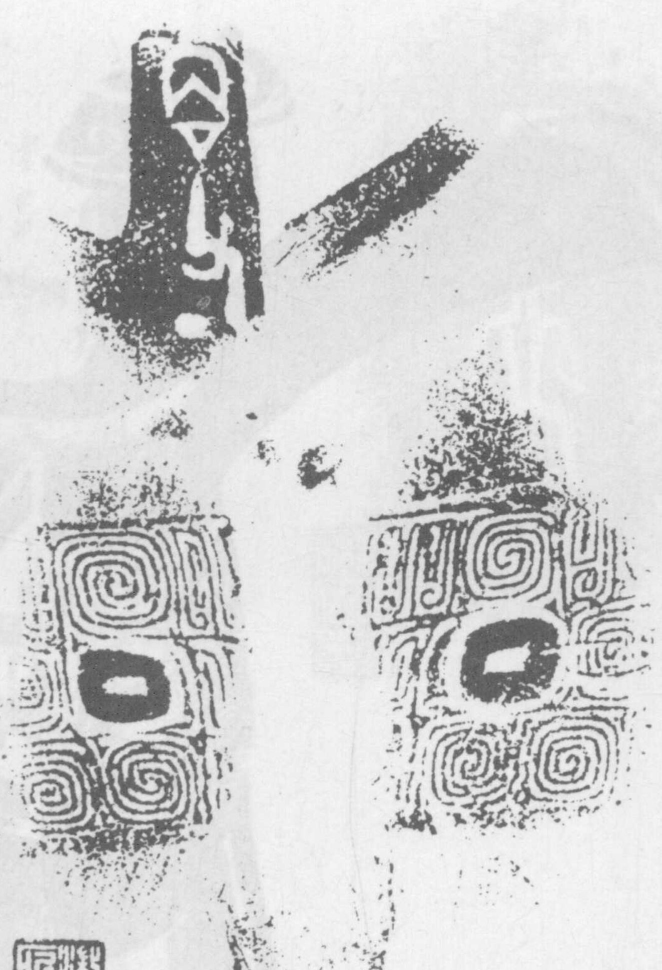


器通柱高建初尺九寸三分尾流徑七寸五分兩柱距三寸五分深四寸柱高一寸七分足高四寸七分腹圍八寸四分重庫平二十八兩

㕯父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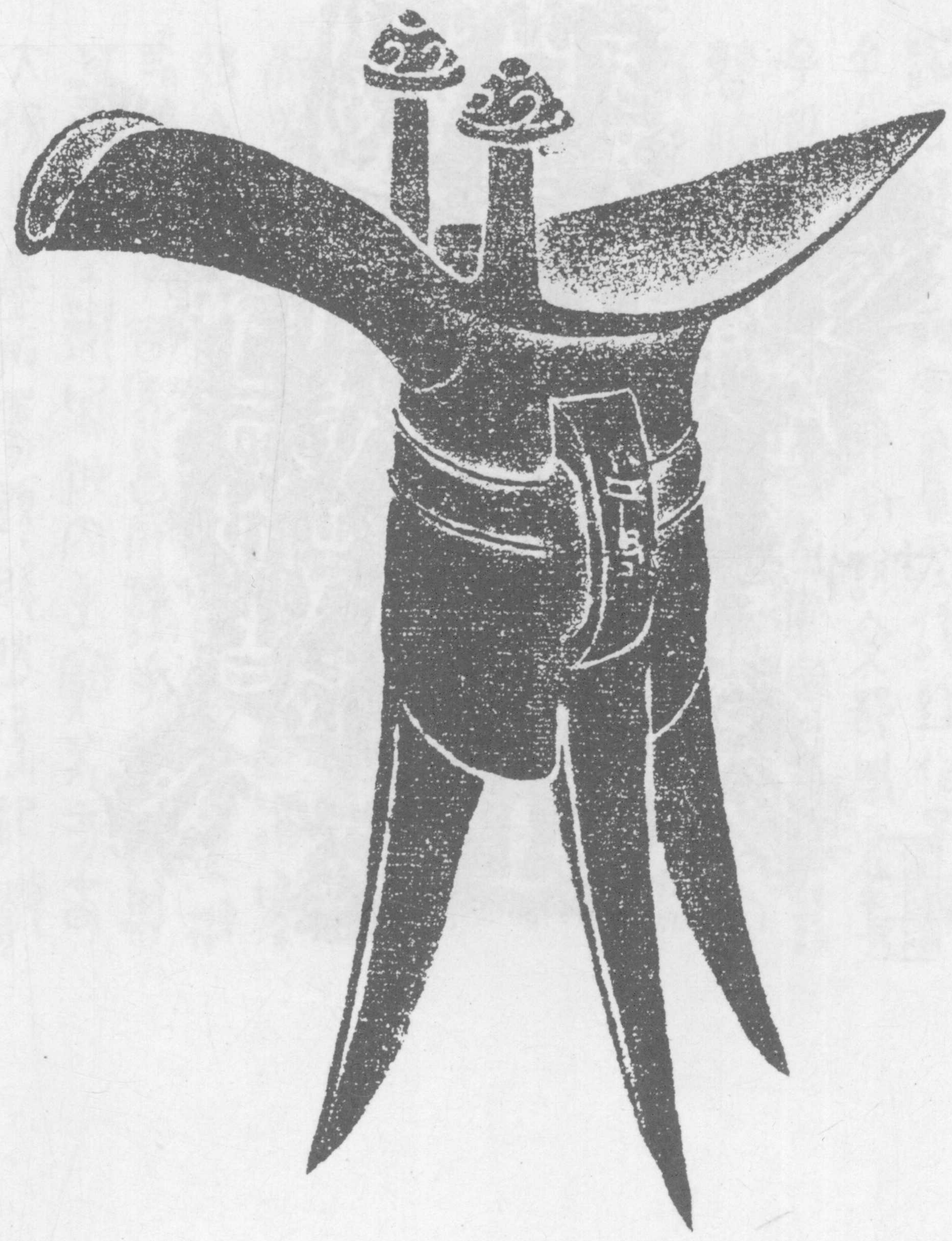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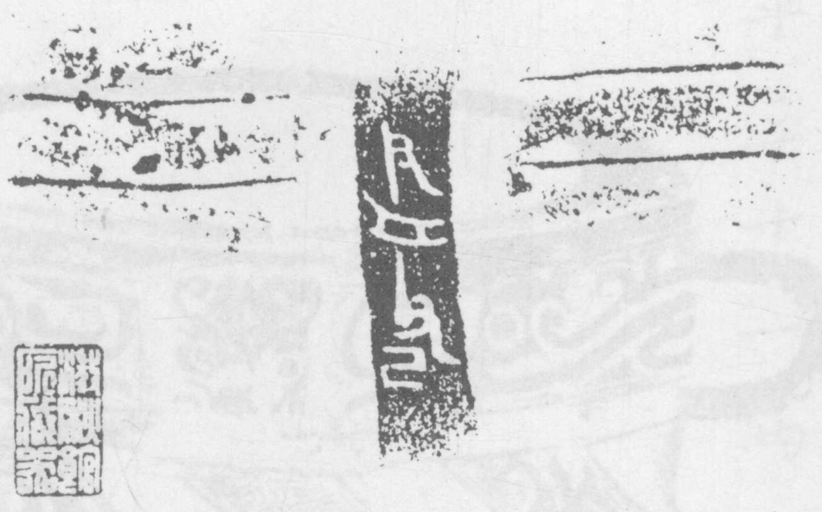
四七



器通柱高建初尺九寸尾流徑七寸二分兩柱距二寸八分深四寸柱高一寸八分足高四寸八分腹圍八寸二分重庫平三十一兩

殷父己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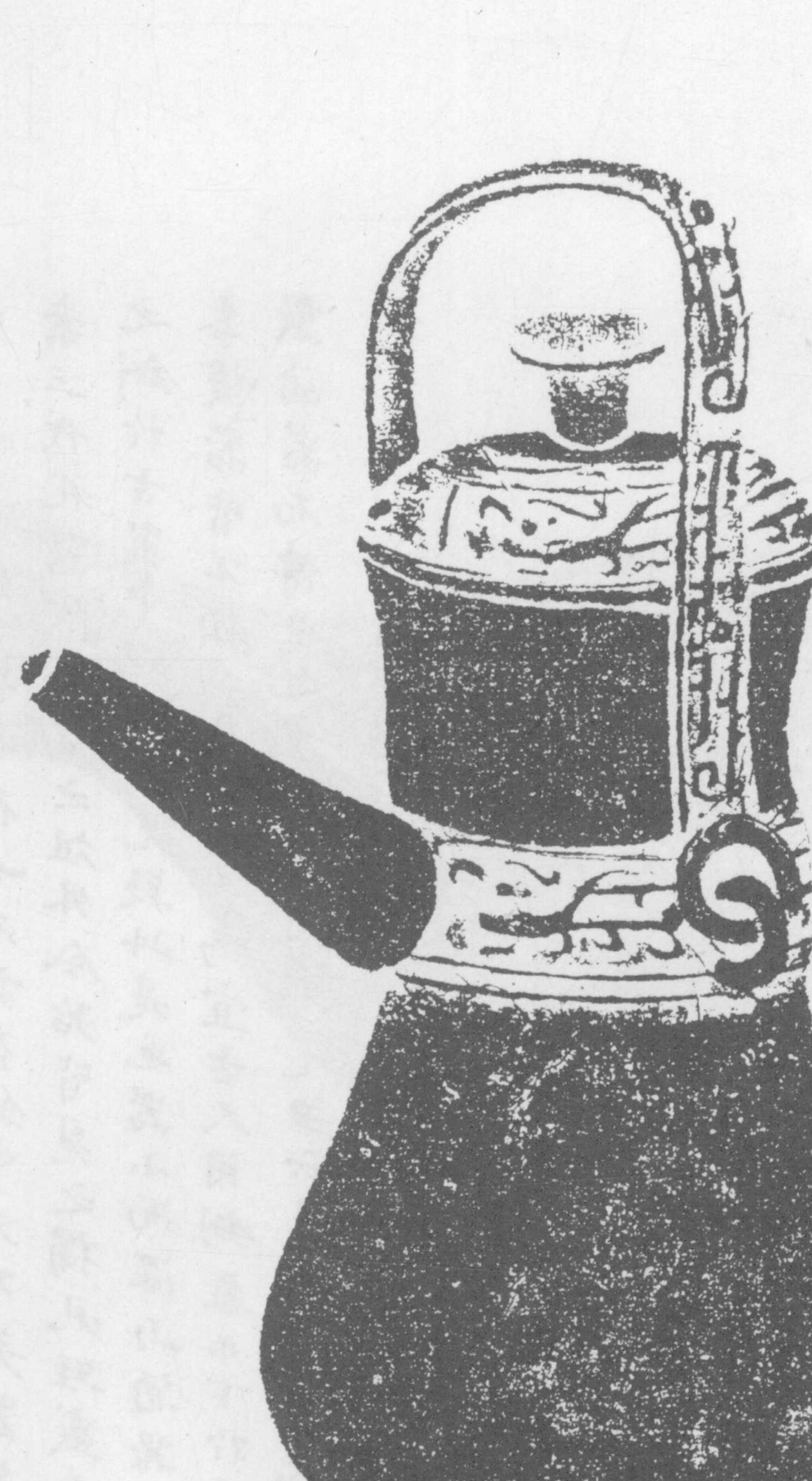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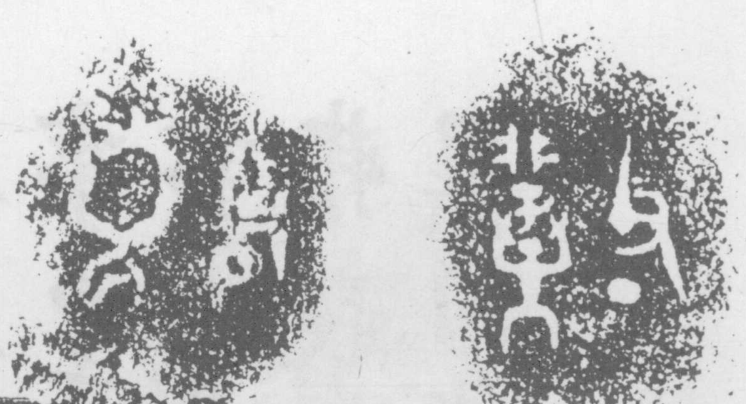


器通柱高建初尺八寸七分尾流徑七寸四分兩柱距三寸深三寸七分柱高一寸七分足高四寸一分腹圍八寸五分重庫平二十六兩

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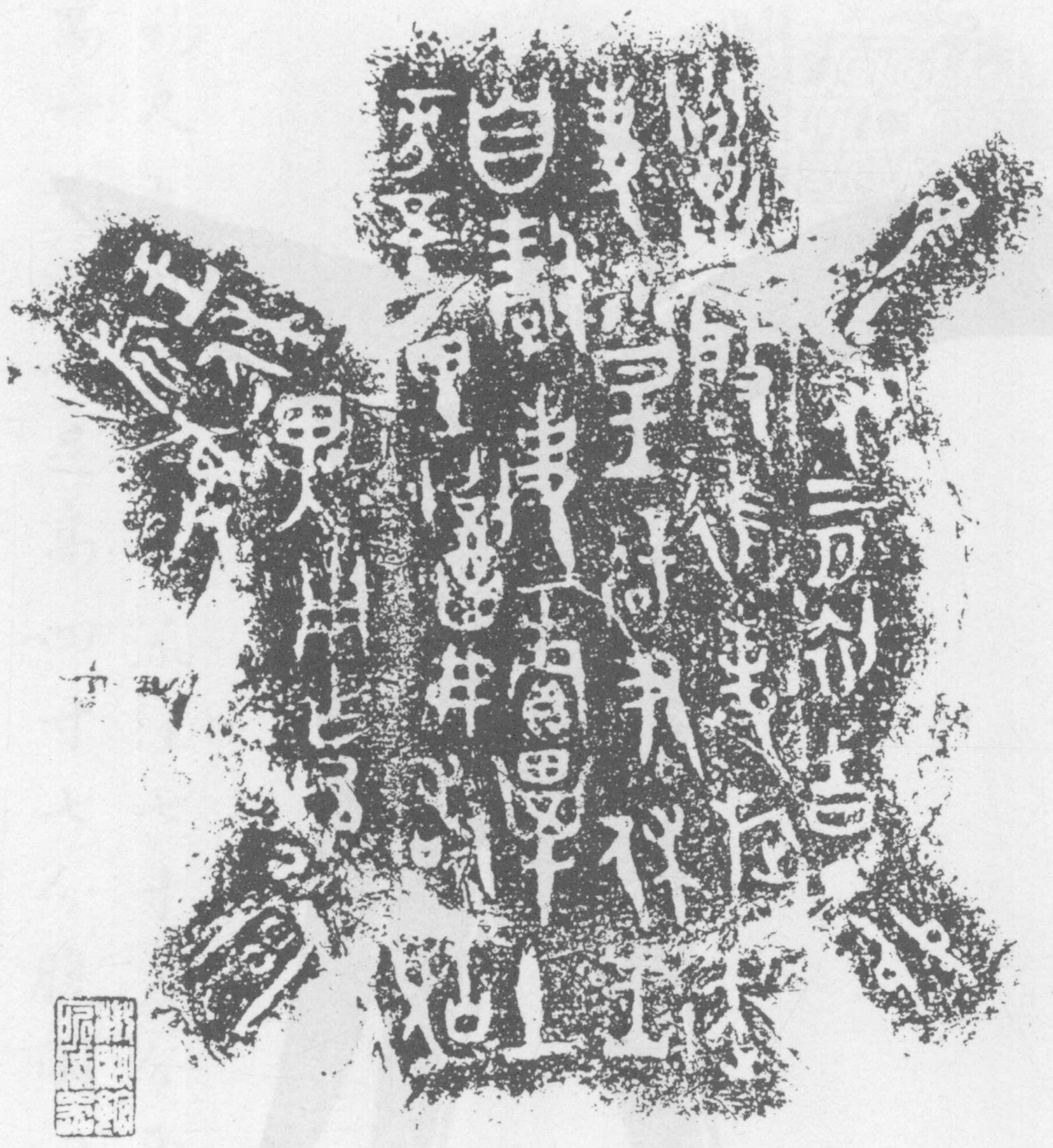
析子孫父丁盉





器通高建初尺一尺一寸口徑三寸六分深七寸三分流長三寸四分腹圍一尺六寸八分重庫平六十二兩

四九





五〇

唯十有二月初吉丁卯
乍啟進事旋走
事皇辟君休王
自穀事賞畢土
方五十里乍弗敢譂
王休異用作鄀宮旅
彝

此周初器而形制似後世所謂盉銘中又不著器名案三代礼器除木製之俎外今殆皆見之獨礼經盛羹之鉶於古器中絕未之見疑此是也器小而深與酒器及黍稷器皆不類而於盛羹為宜古人用鉶數不下於鼎敦諸器而傳世之少如此何耶乙丑六月王國維記

乍尊釋文

唯十又二月初吉丁卯
乍啟進事旋徙（疑即奔走之走）
事皇辟君休王自穀（地名）
事賞畢土方五十里乍
弗敢譂（字見師朢鼎从言从朢即譂之省文）王休
異用作鄀宮旅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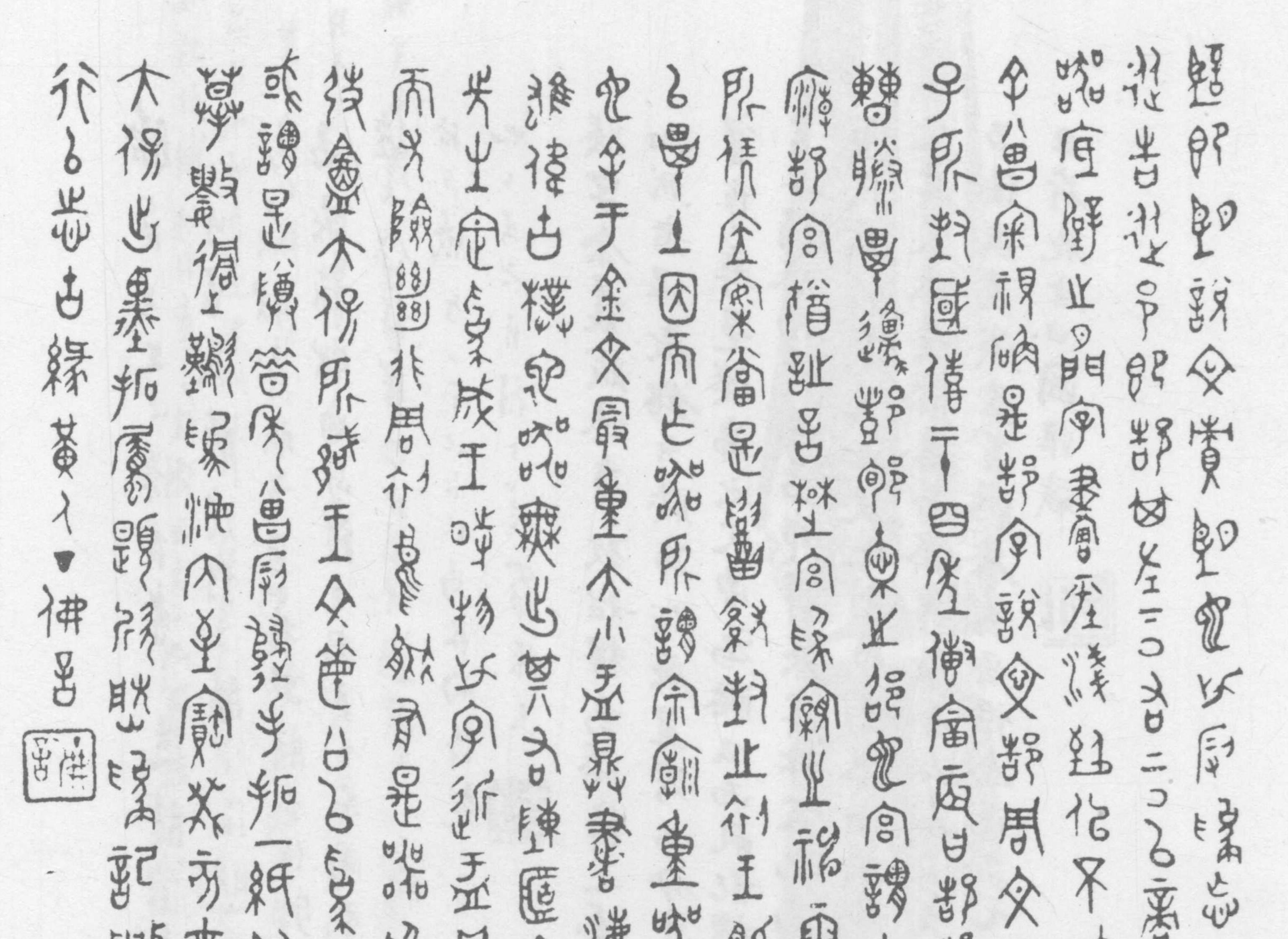
愙齋有此尊遣工就拓為釋其文如右廉生則以為盉也
丁卯二月二十八日[illegible]識

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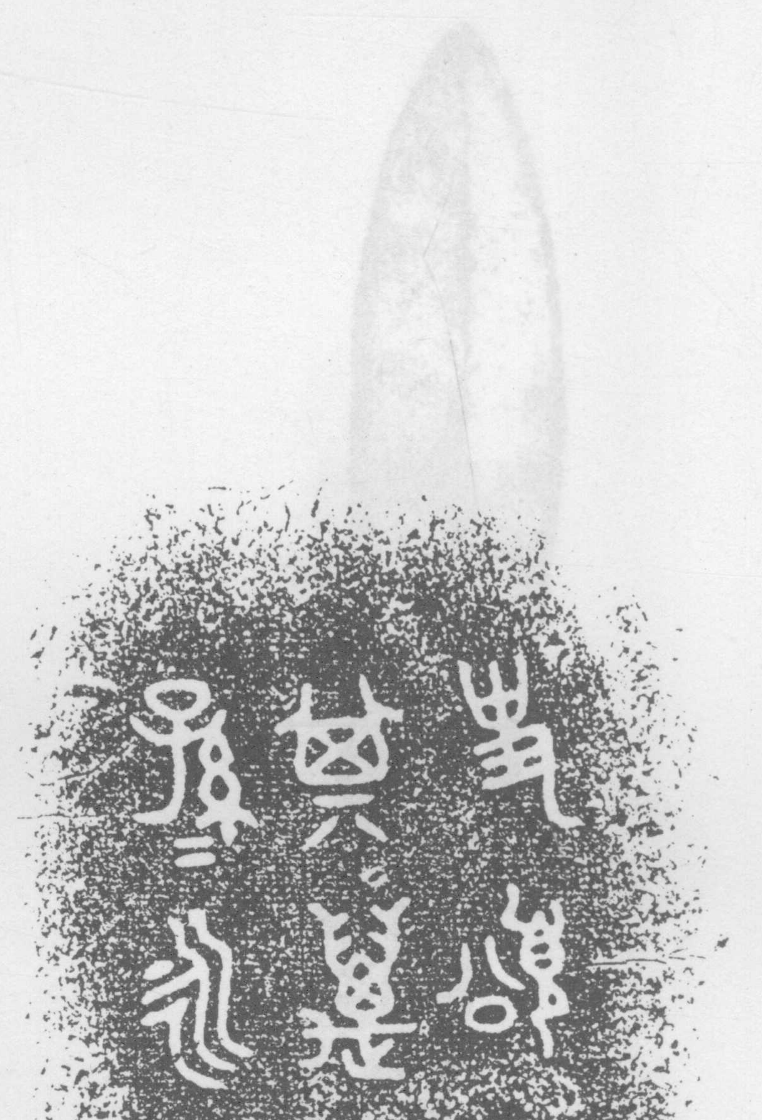
器高建初尺四寸口徑四寸一分深三寸腹圍一尺二寸八分重庫平三十一兩

五二



史頌匜





器高建初尺九寸一分口直徑七寸四分流柱距一尺二寸八分深四寸一分重庫平九十二兩

五三

滕侯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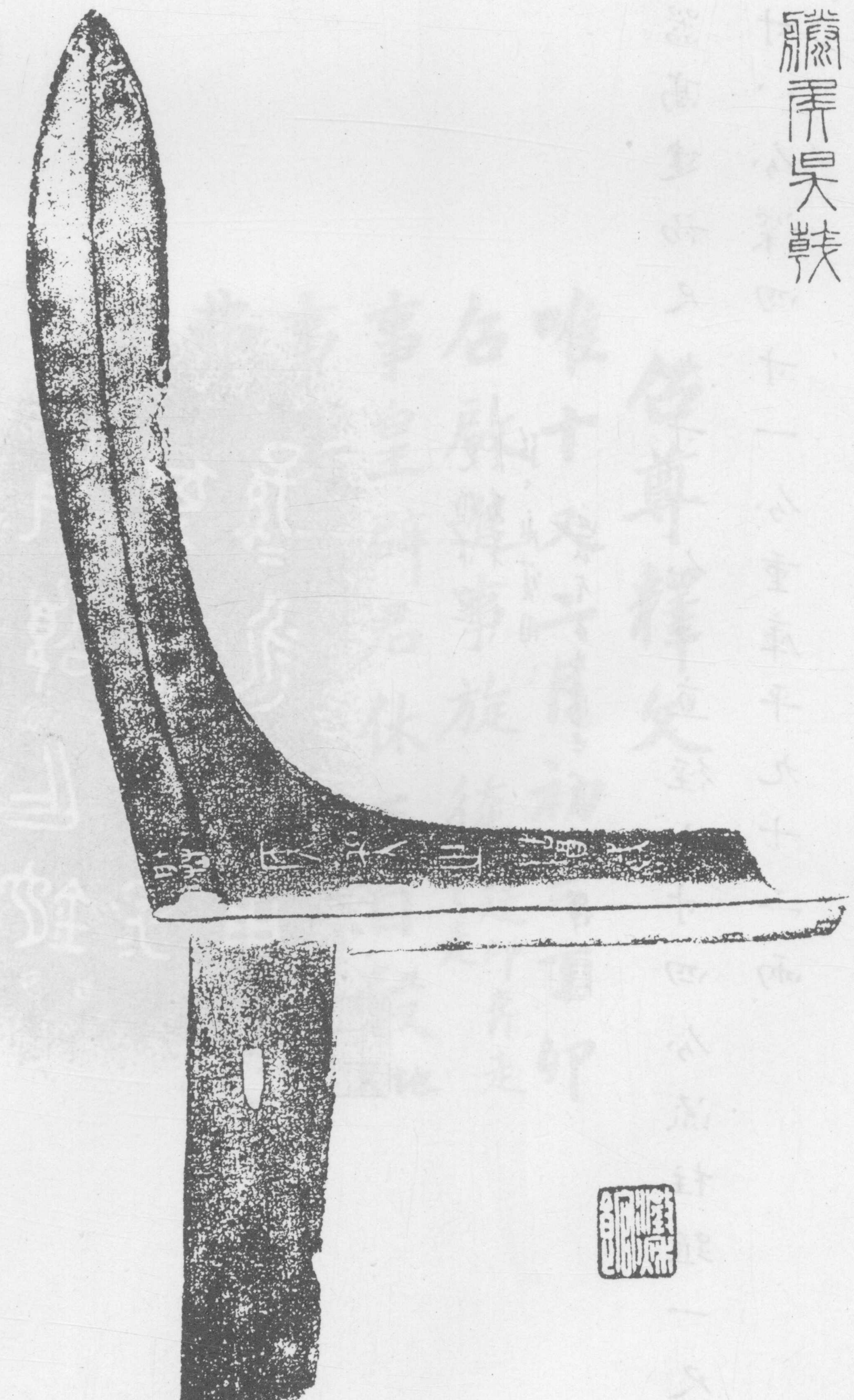


五四

滕侯戈文曰滕侯耆之造滕字下从火予舊藏滕侯敦二滕字作賸亦从火[illegible]
孟[illegible]作賸[illegible]
據古錄[illegible]
[illegible]
也乙丑六月朔上虞羅振玉

滕字余曩跋滕侯敦始釋爲滕薛之滕
知然者緣敦銘云賸侯作厥皇考公命中
寶尊彝是滕侯之父曾爲滕公而禮記檀
弓上稱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
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則滕伯文者
父其父本是滕君而滕侯敦合觀此戈
與滕侯昃戟益足證余說矣乙
丑荷花生日國維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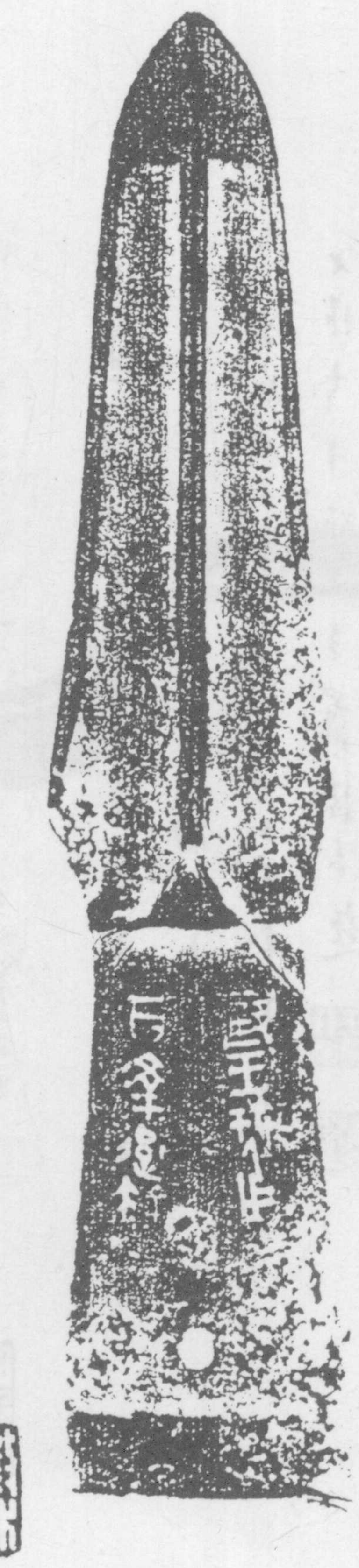
滕侯昃戟



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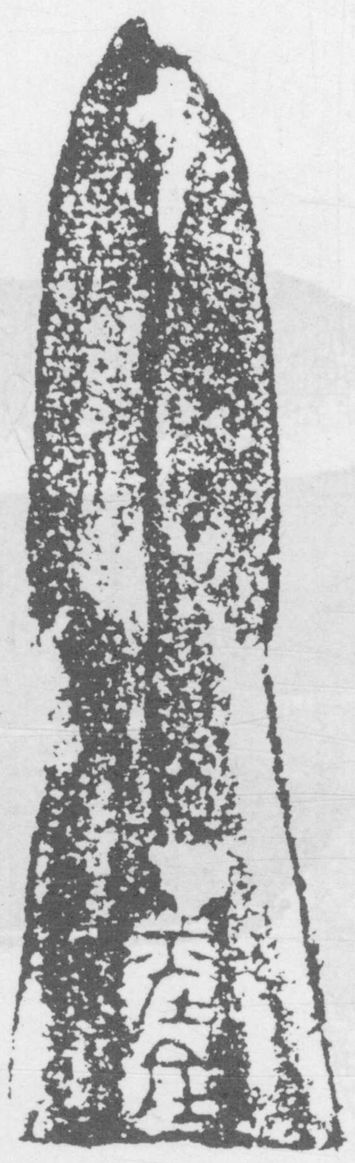
此戟文曰滕侯昃之造戟
與滕侯耆戈並出山左
滕侯昃與耆之名皆毋
知之 羅振玉記

郾王戈



易州出古兵極多戈戟矛族皆燕物也然其題署字皆作郾無作燕者說文郾字注潁川縣桂氏義證郾通作鄢春秋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杜注鄢今潁川鄢陵縣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杜注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今據易州所出古兵知燕本作郾自燕行而郾廢遂僅知潁川之郾矣古國名之見古金文字者多與經籍流傳文字有殊異者如祝作鑄邾作鼄之類郾亦其一也　羅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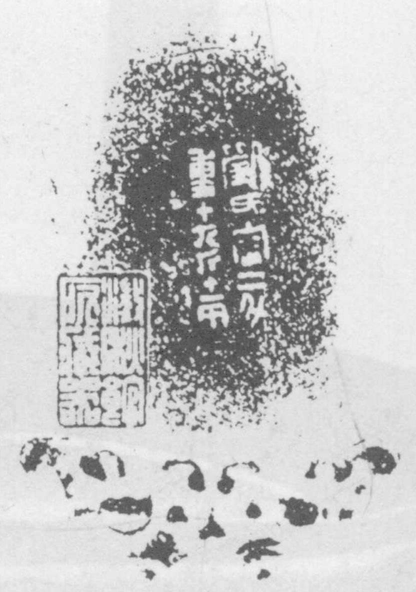
平陰戈



五六

漢劉氏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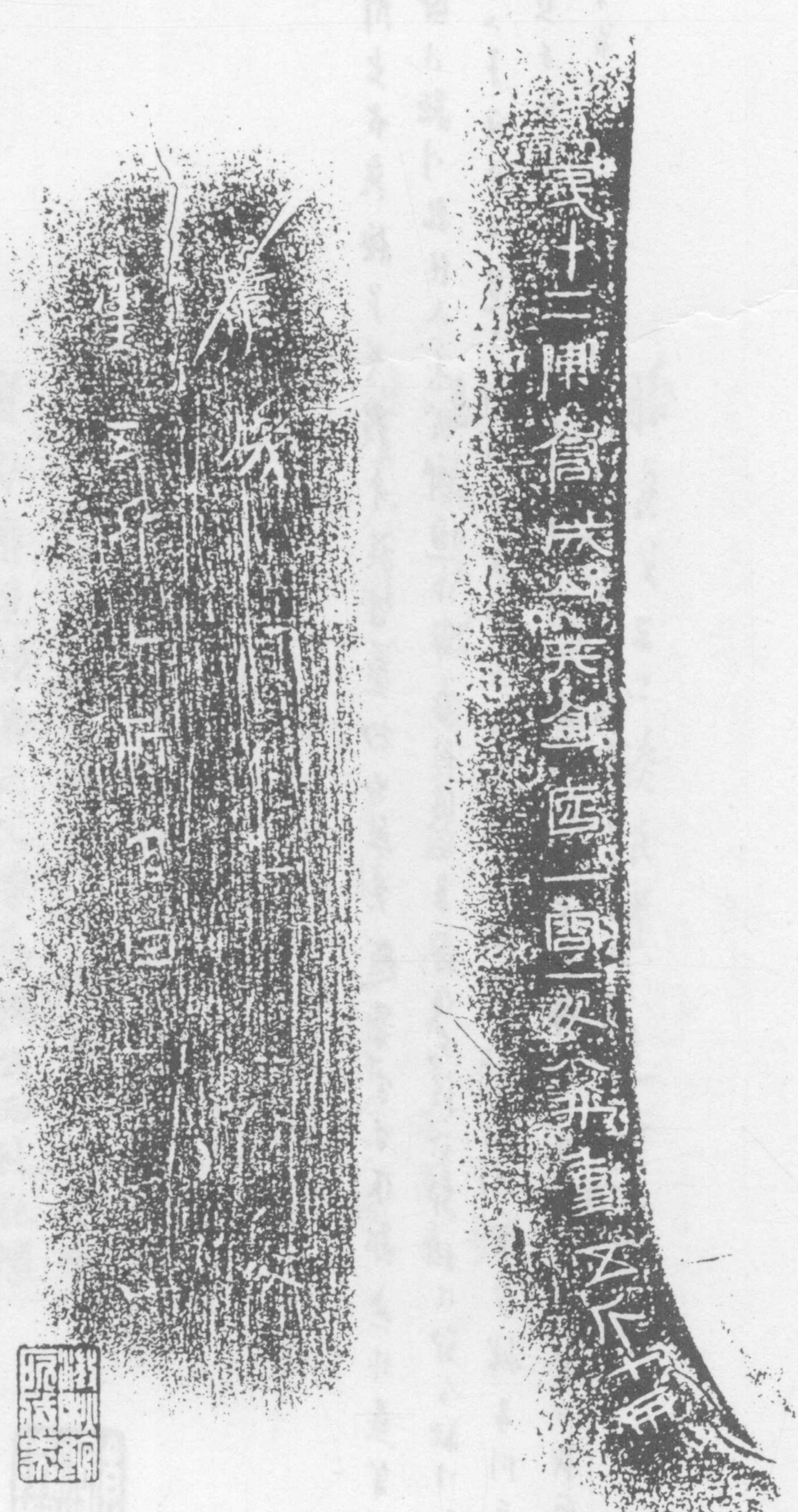


器通提高建初尺一尺六寸八分口徑五寸深一尺零五分腹圍二尺七寸重庫平一百五十六兩

五七

漢陳倉成山匜





器高建初尺四寸口横徑一尺零六分通流一尺二寸一分重庫平四十六两

五八

漢富貴昌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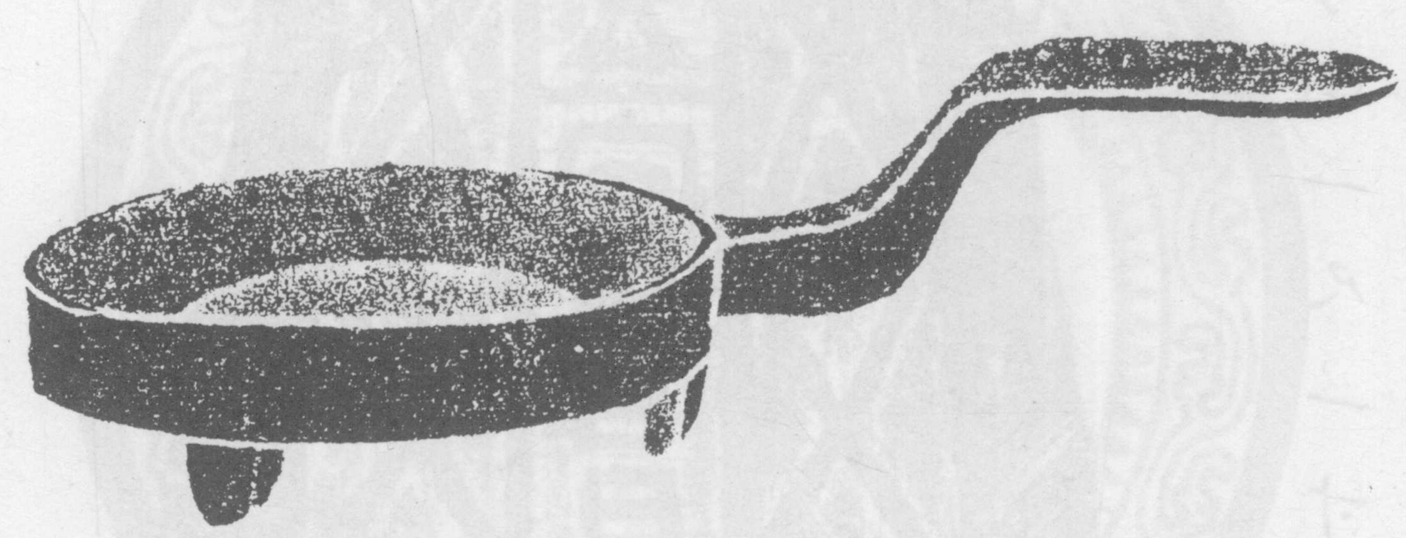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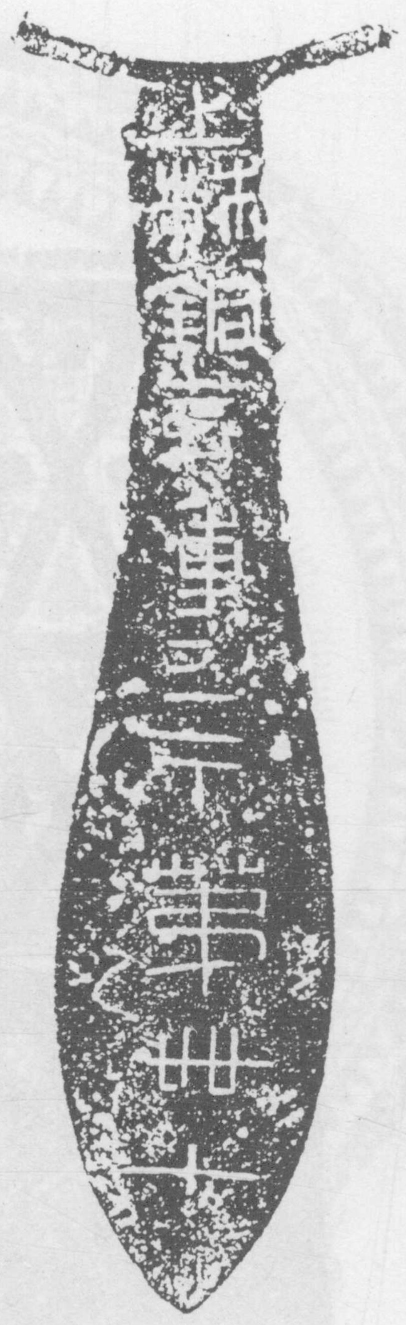
器高建初尺四寸八分足徑一尺零一分深四寸八分腹圍二尺九寸三分重庫平三十六两

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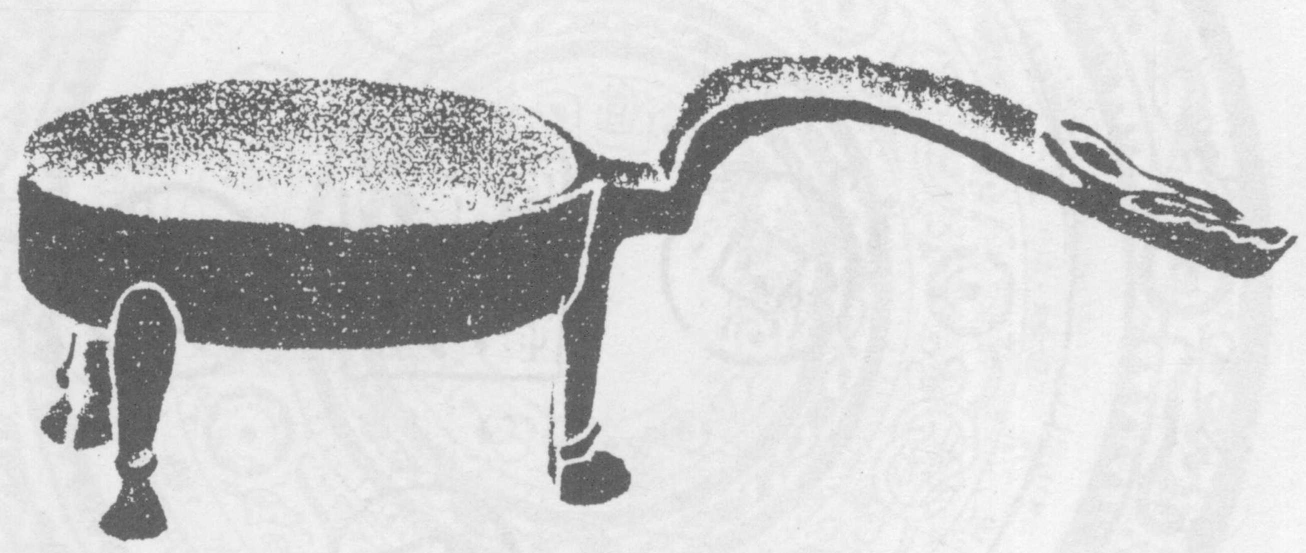
漢上林鐙



高建初尺一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深八分柄長五寸三分重庫平二十四兩



漢宜子鐙



高建初尺二寸口徑三寸六分深七分柄長四寸四分重庫平九兩



漢牛鐸



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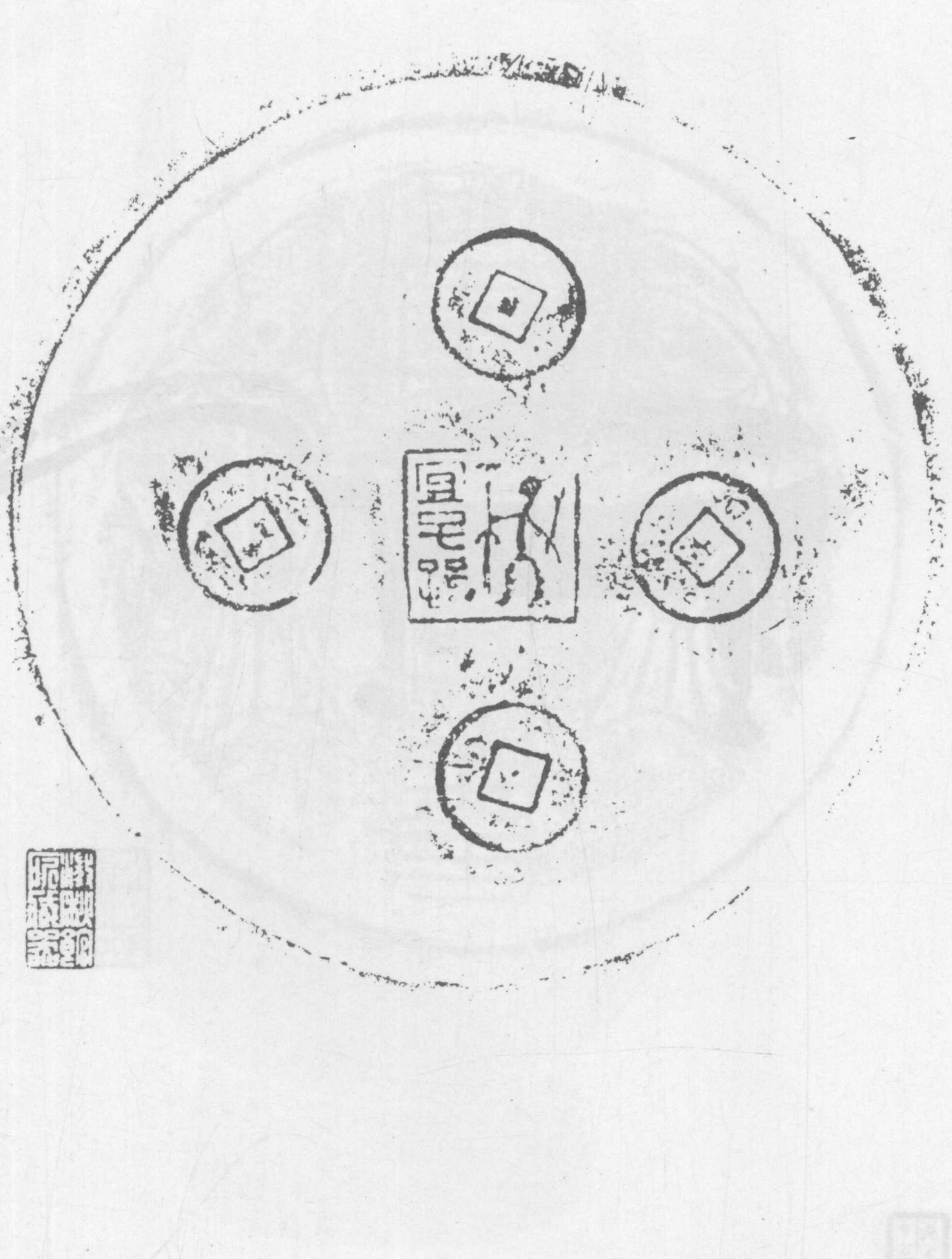


高建初尺九寸八分圍一尺一寸五分重庫平二十兩

漢宜子孫尉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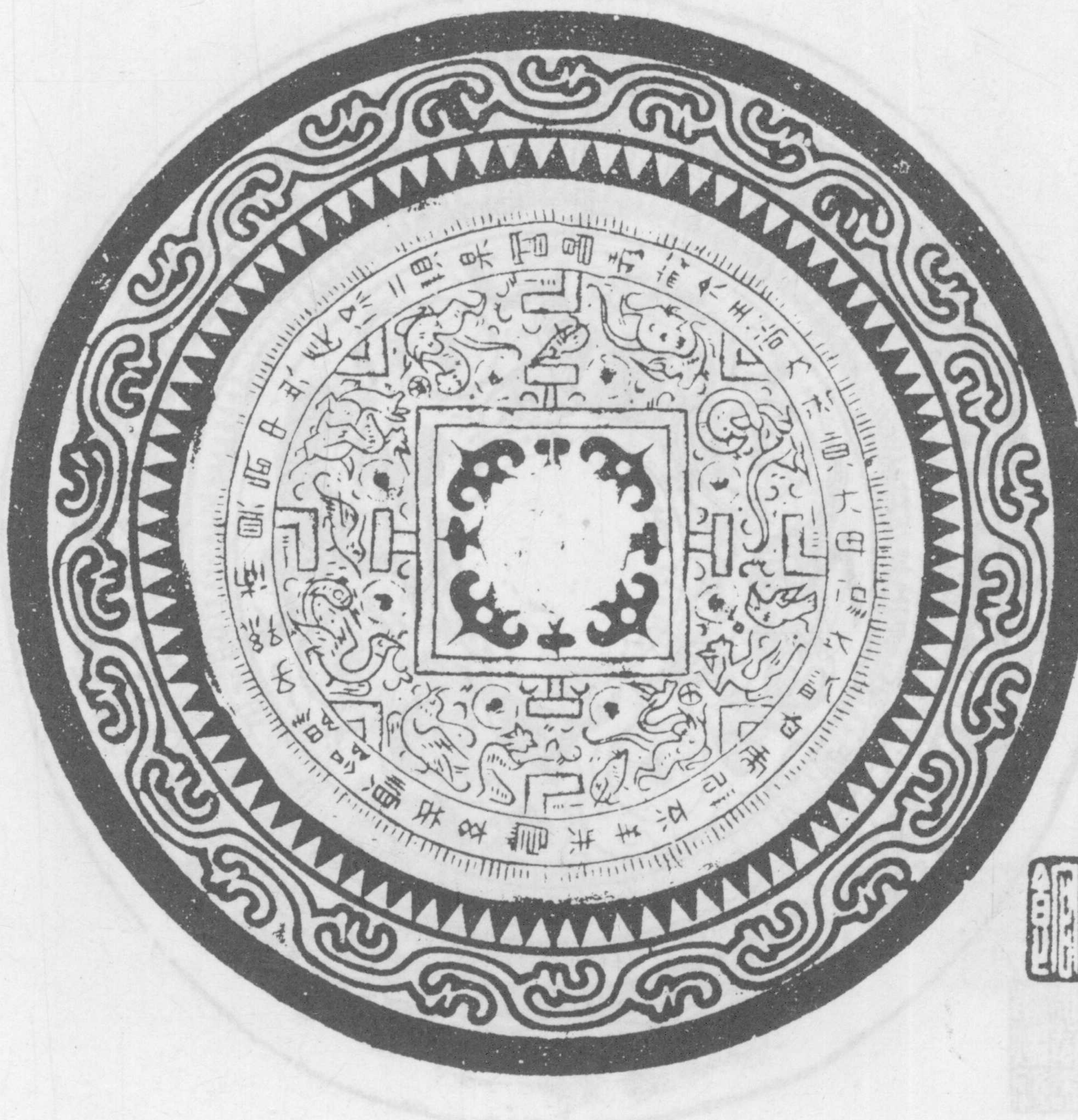


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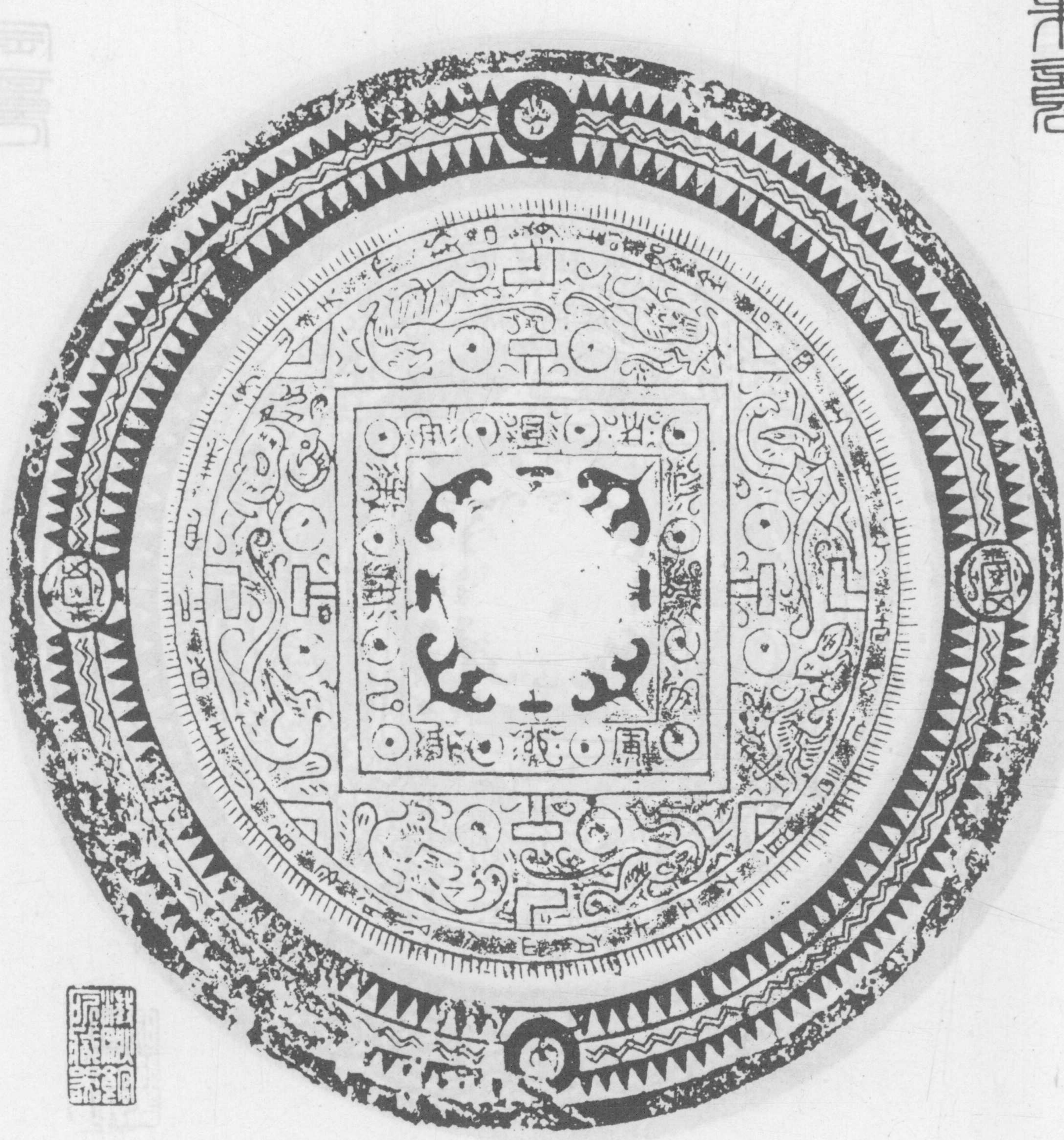


器通柄長建初尺一尺五寸七分高二寸一分深二寸重庫平三十兩

漢尚方御竟



漢尚方五朱竟



六四

漢尚方五金竟



漢十二辰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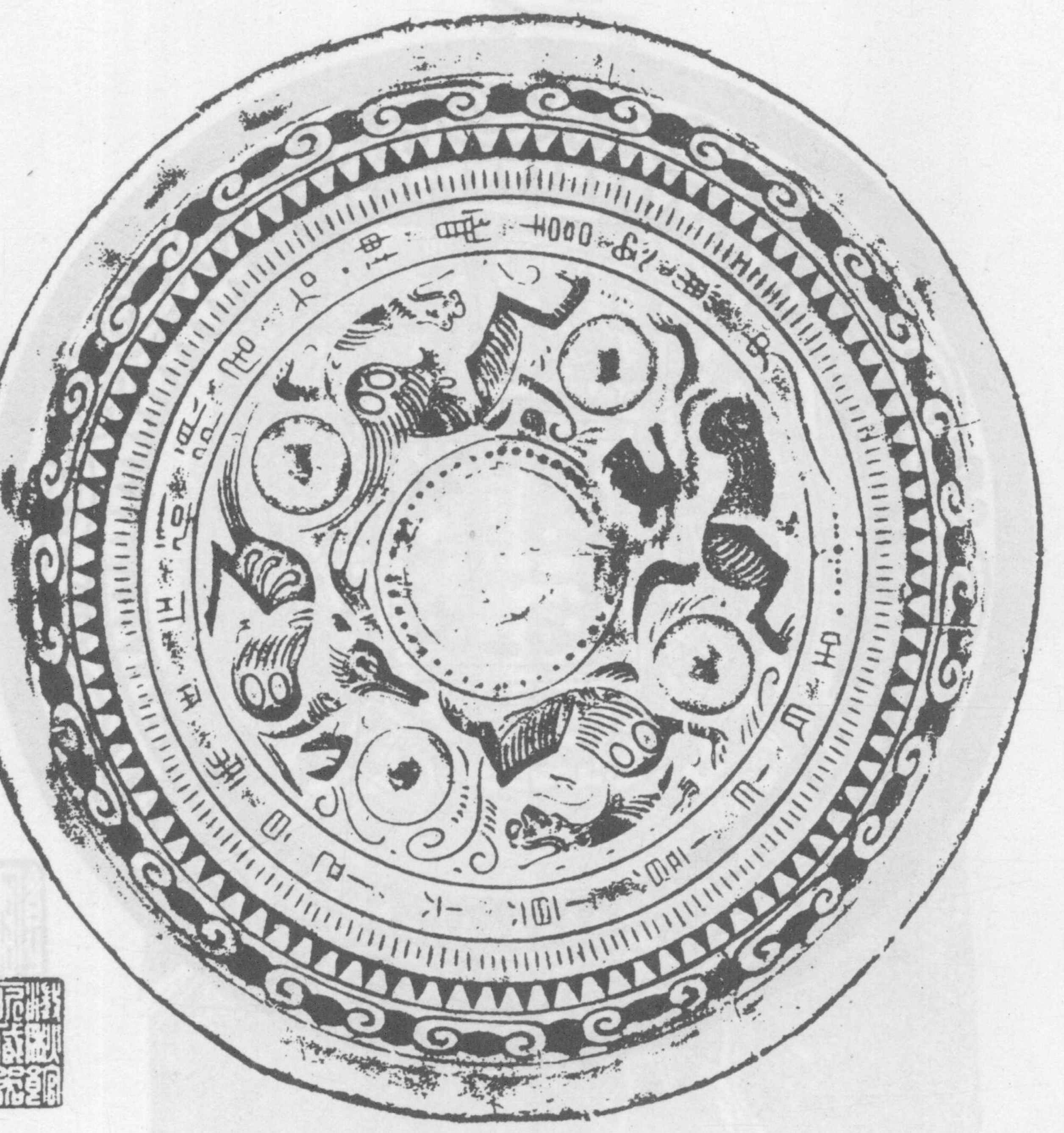


六五

漢王氏十二辰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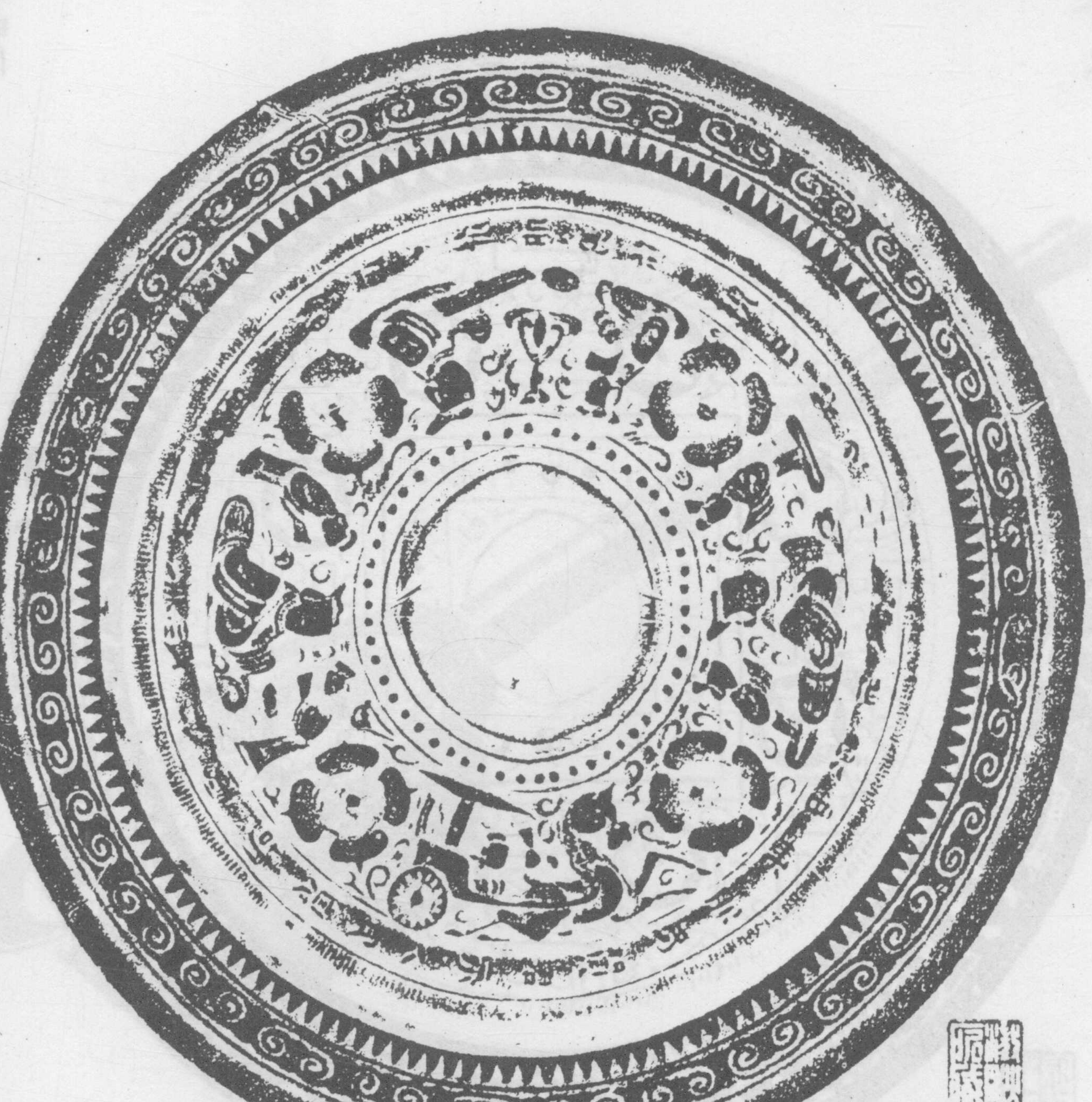


漢鏡



六六

漢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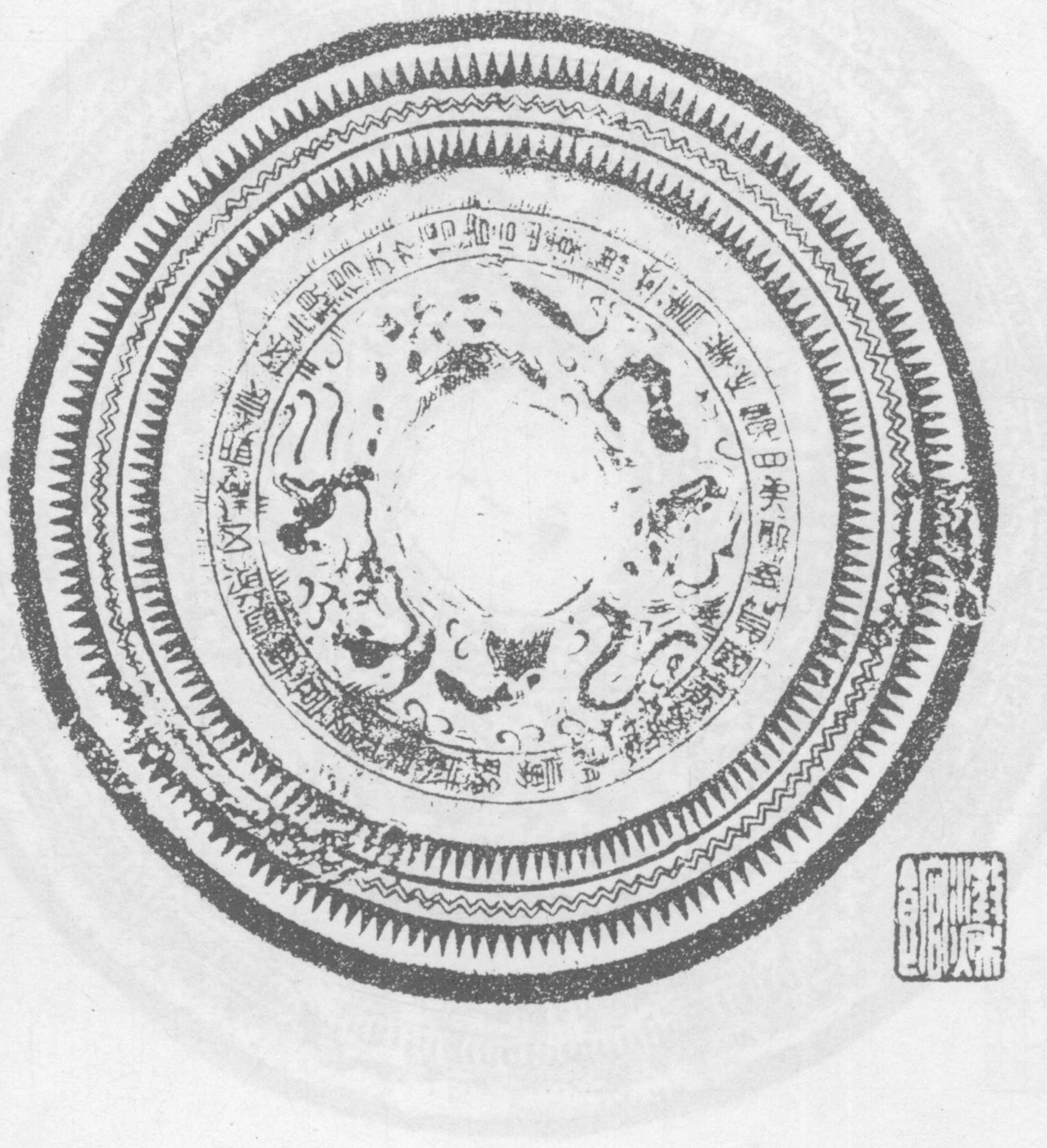


漢畫像鏡



六七

漢青羊鏡



延年益壽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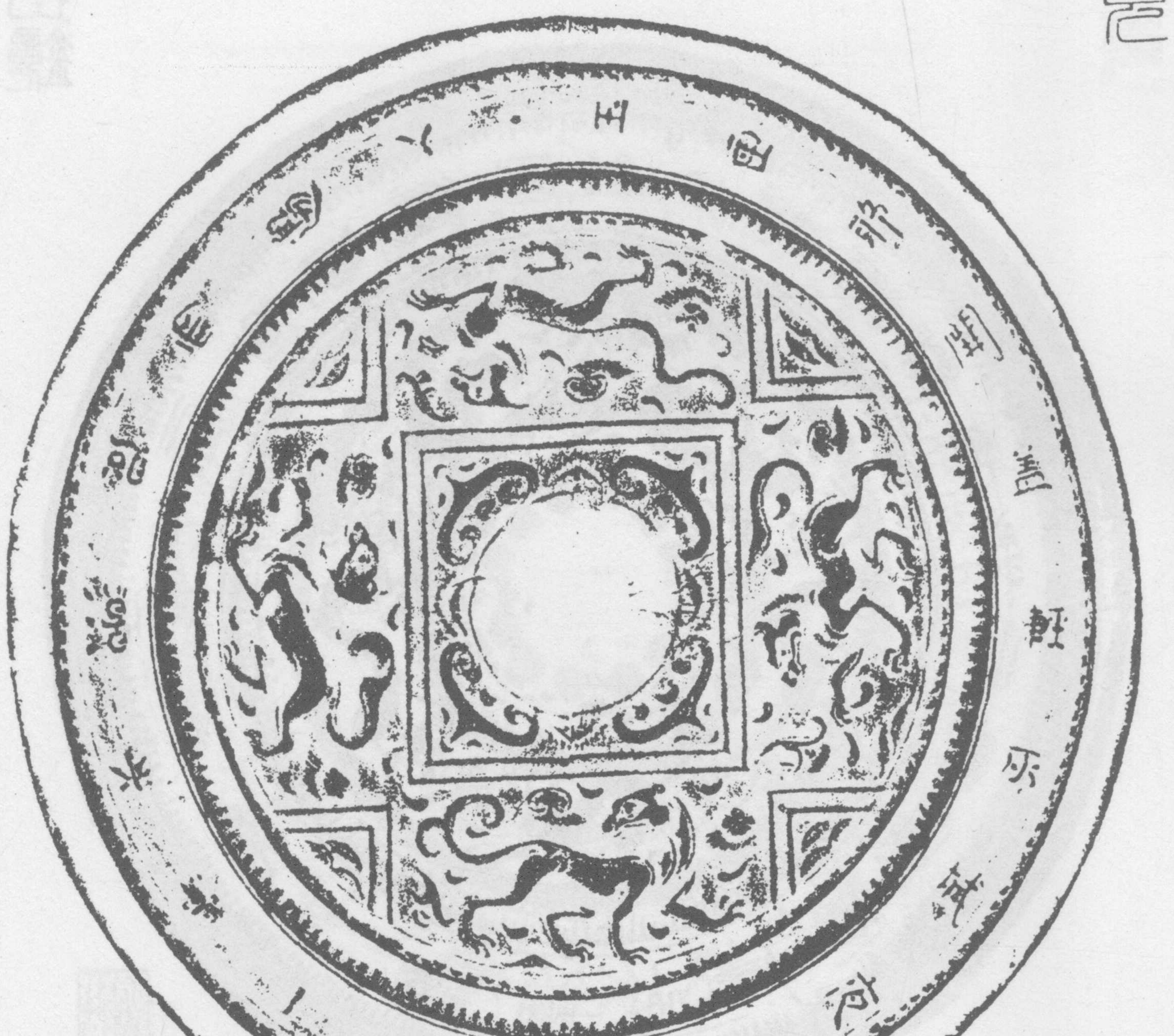


六八

千秋萬歲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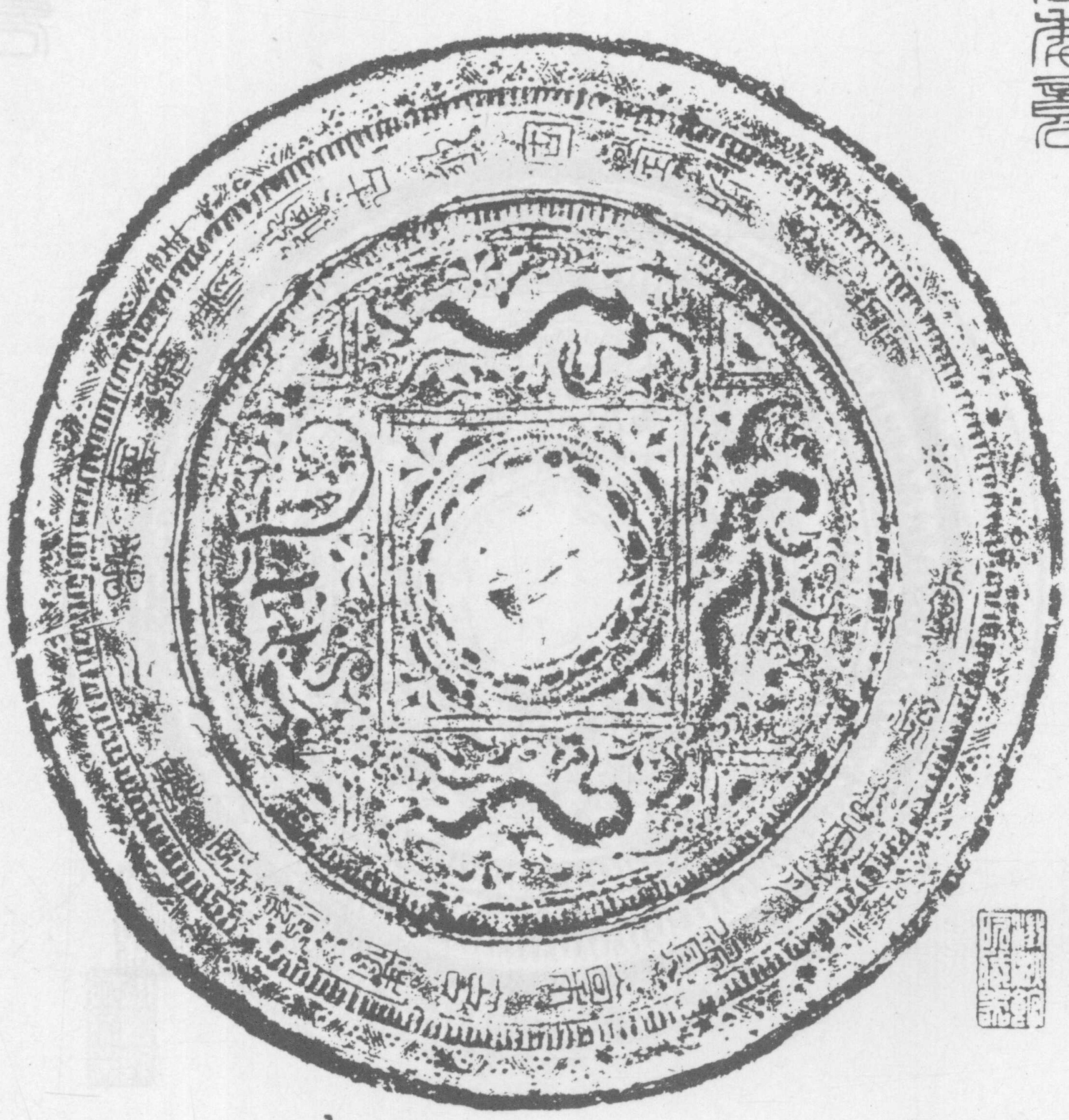


四靈王臣鏡



六九

唐永徽元年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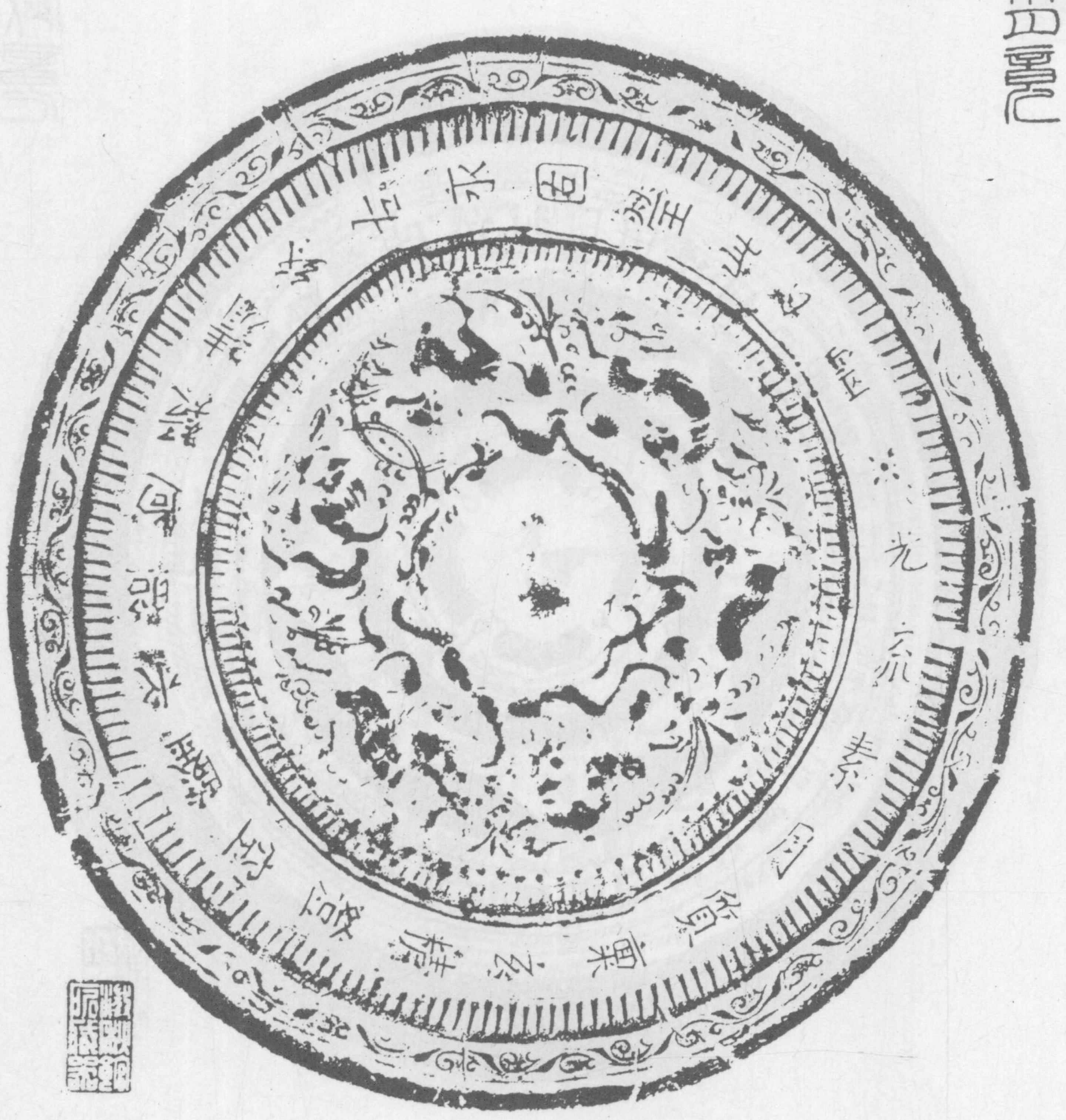
唐鏡有年號者至少此有永徽元年四字至難得往歲在都市見一亦与此正同林玉記

七〇

四神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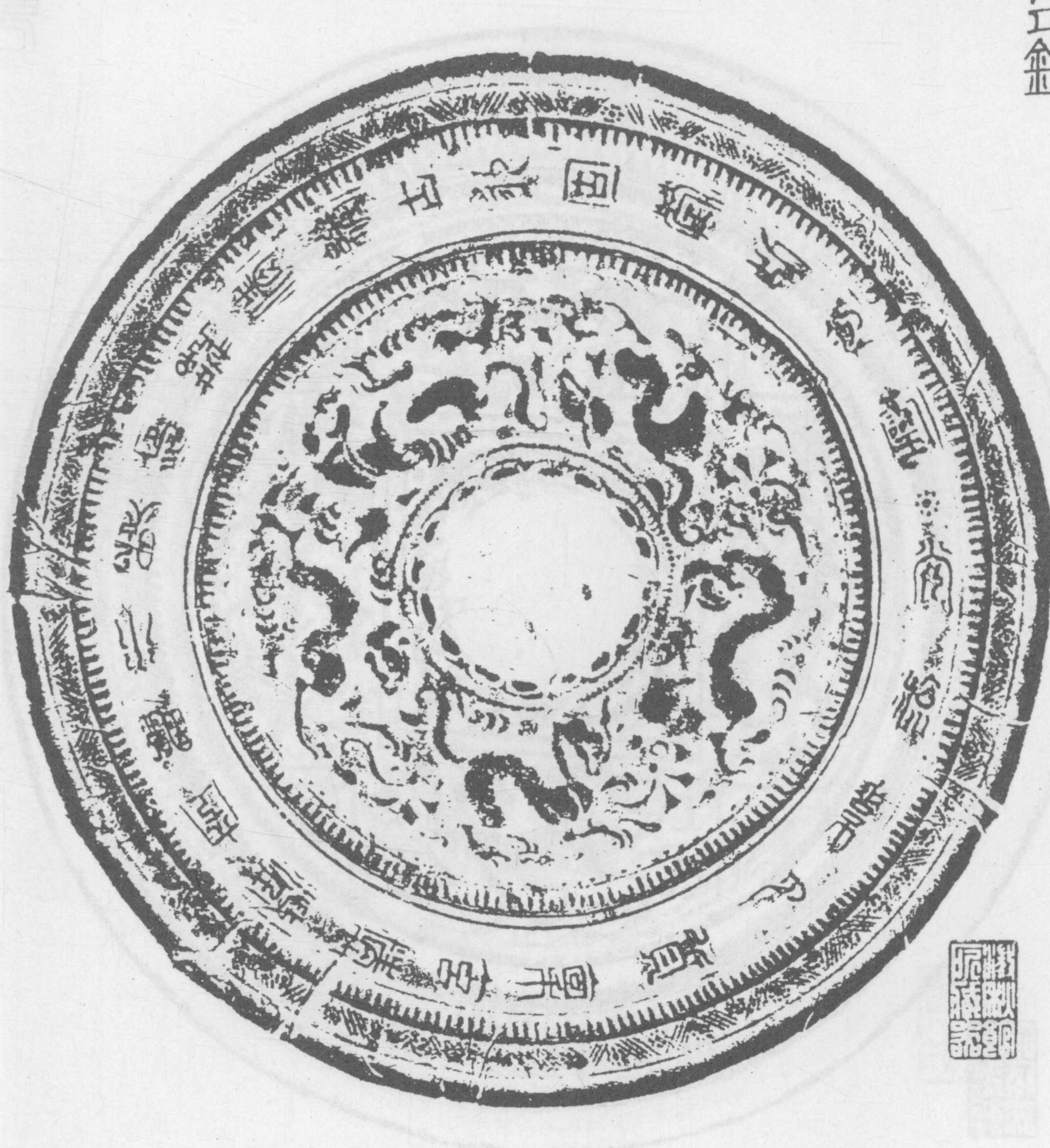


唐光流素月鏡



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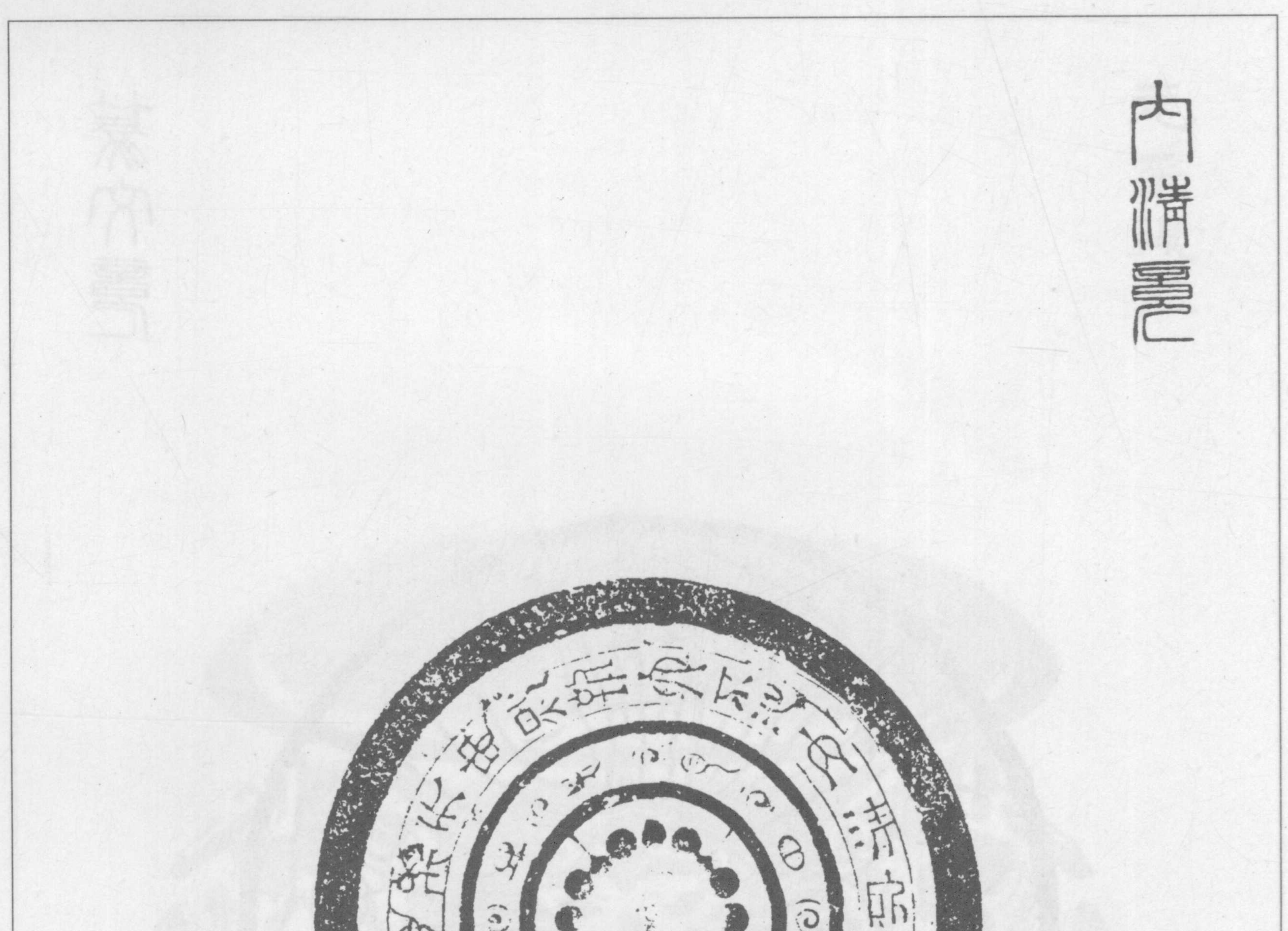
唐光流素月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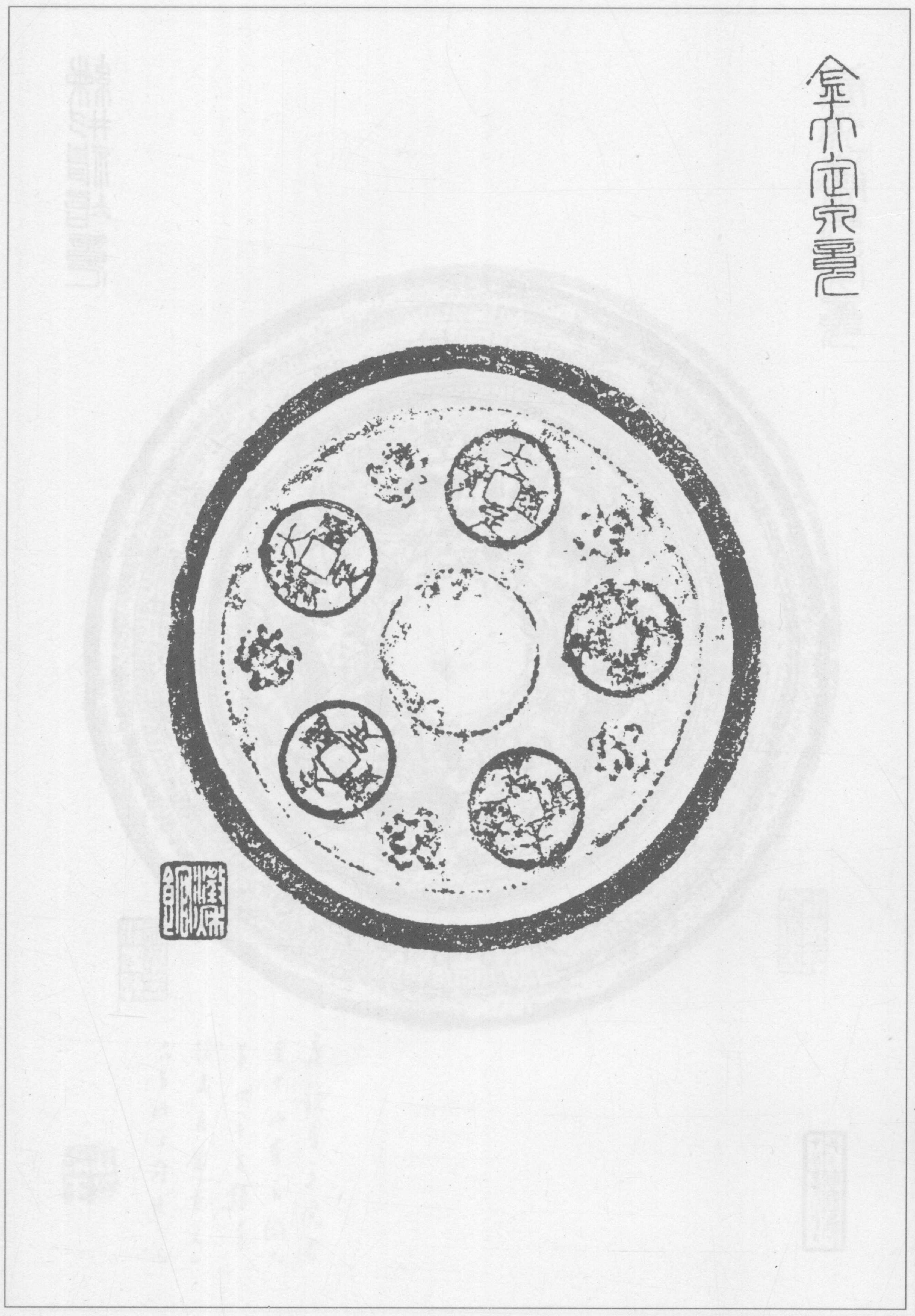


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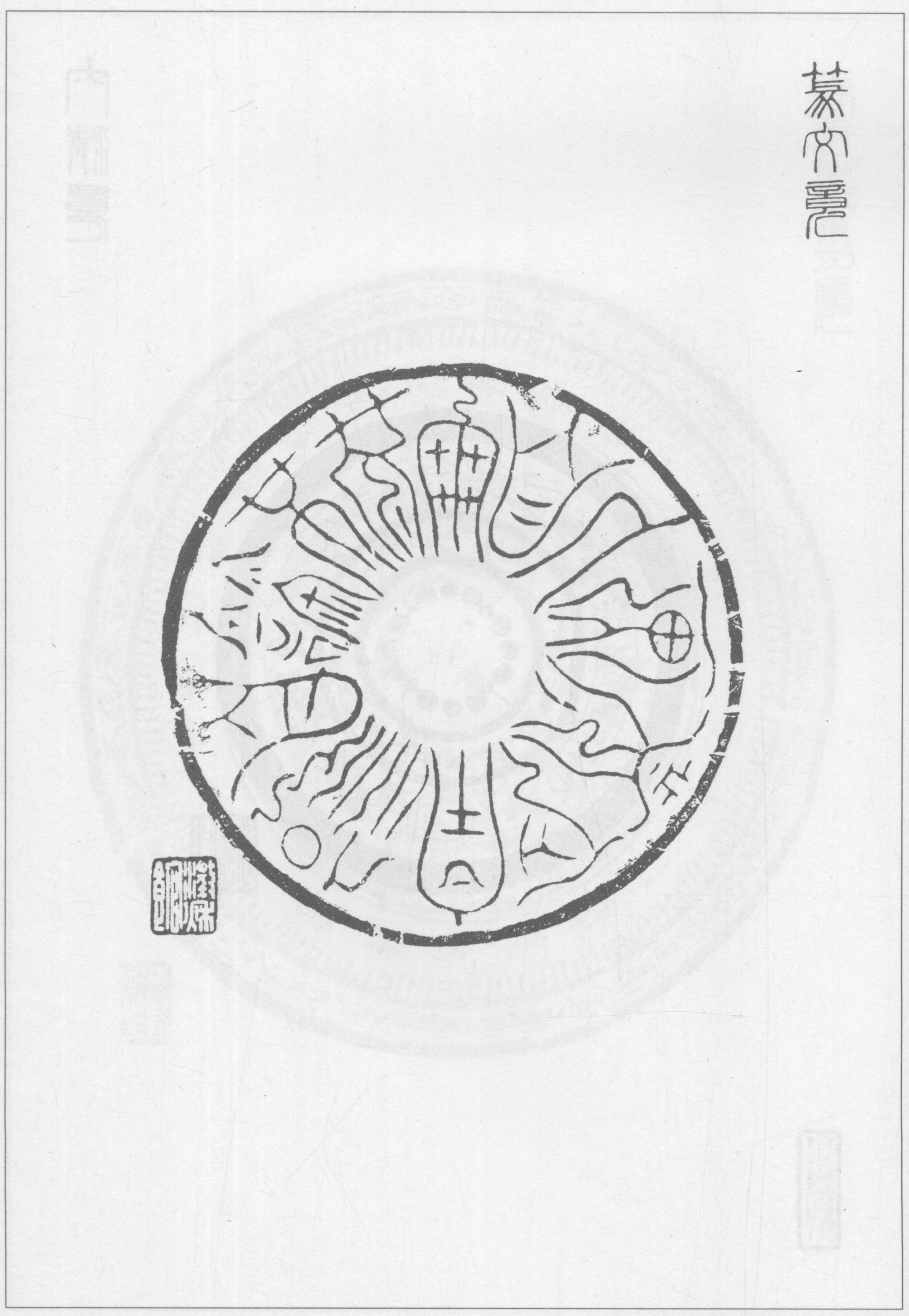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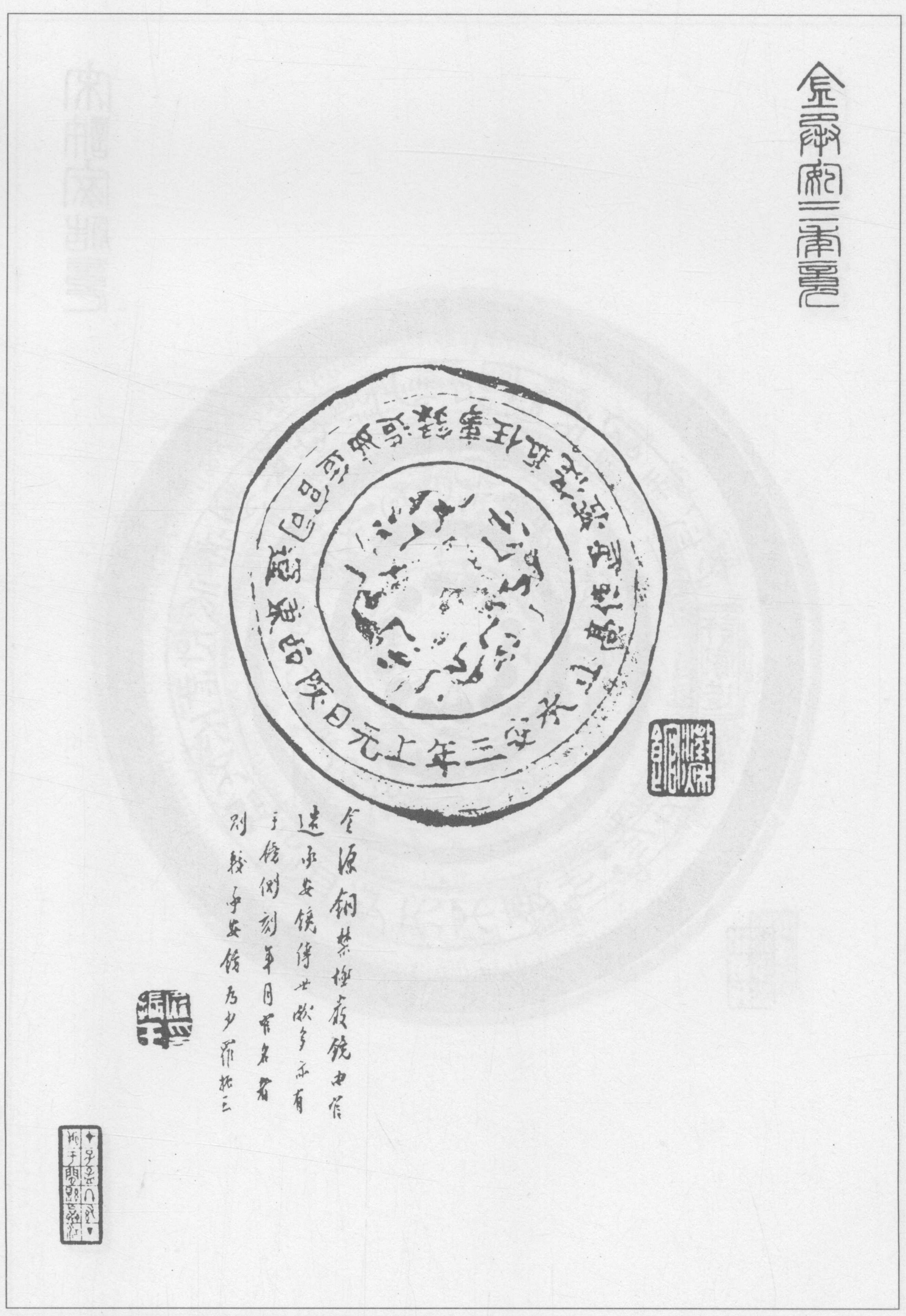
七三





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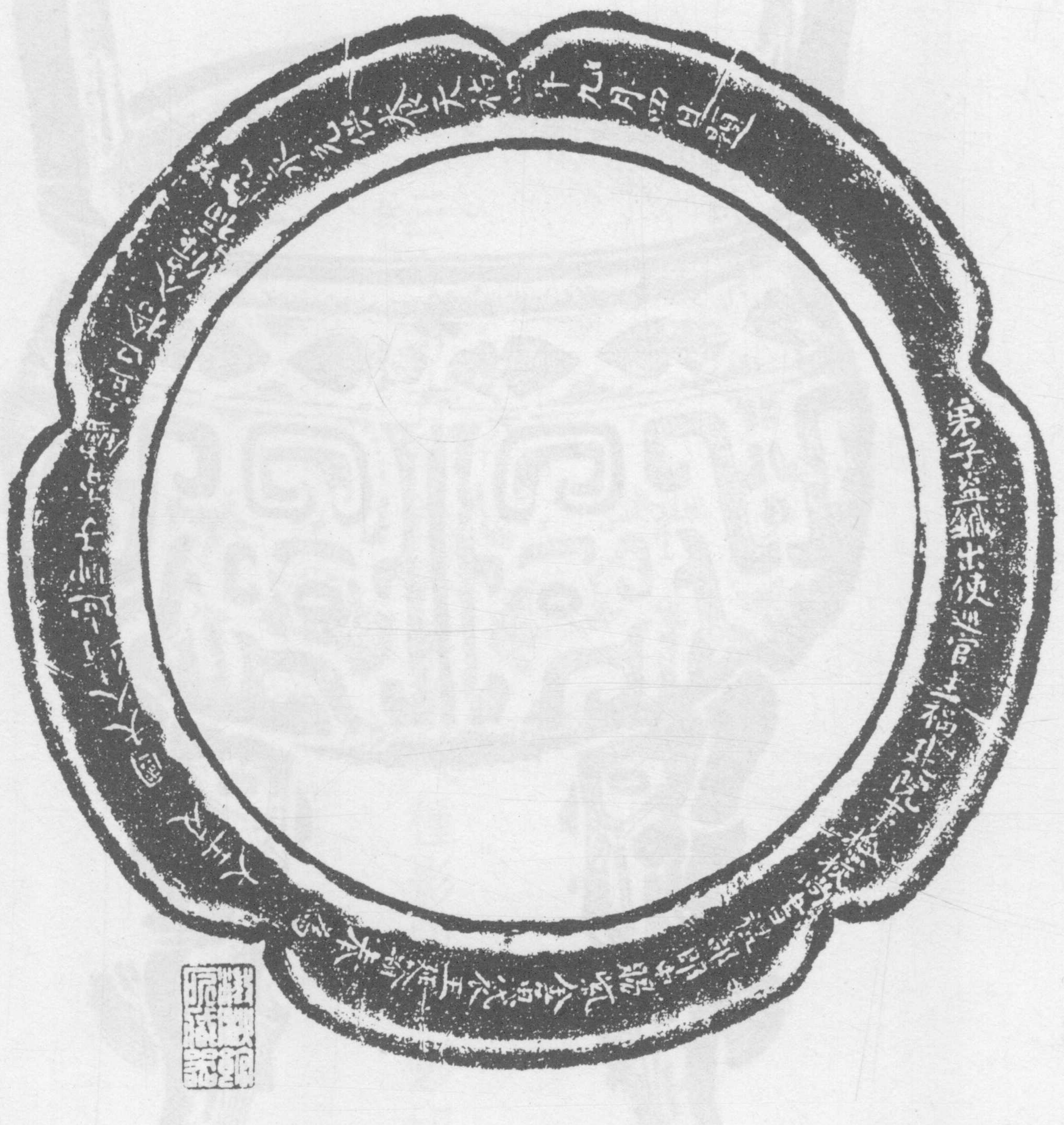


七五

閻王延翰師子香鑪



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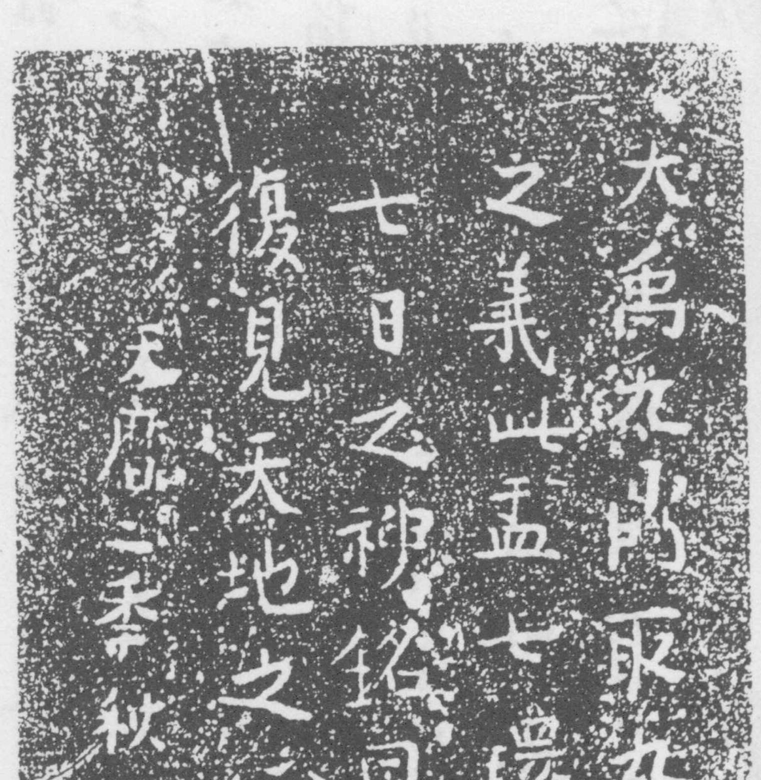
器通蓋頂高建初尺一尺七寸口徑八寸九分深四寸腹圍二尺八寸重庫平二百一十九兩

元來復盂



七七





器高建初尺五寸四分口徑九寸深五寸三分腹圍三尺三寸五分重庫平八十八兩

[illegible]潞王杳鐘





器通耳高建初尺九寸二分口徑五寸八分深三寸五分腹圍二尺零三分重庫平五十四兩

七八

跋

先君癖嗜金石隨侍 先大父閩中儲署者五年時吴子苾閣學方爲陝藩相与評鑒攷證所得宗彞洎隨宦山左績有所益家居後常以未足所好無緣再爲陝遊爲憾里中既勘同嗜并乏搨工著録輙不果則亦不爲留滯中間惟簠齋同年專使來拓金文分貽簠齋前輩及王文敏自是始聞於世 先君之沒三十餘年手澤纖扃不忍檢視寶琛亦於宣統初元北來忽忽至今知好求拓本者日益衆目覩簠齋匋齋藏器流散殆盡不知簠齋所藏復何如內府珍秘近且横遭劫奪而荒江老屋猶什襲保持無患無涯其敢貪天而自幸耶因令兒子懋復覓工俱南盡搨舊藏并橅全形印爲澂秋館吉金圖以饜衆求并以明 先君蒐集之勤与歆然不遽問世之意其古鉨印別自爲譜羅君叔言謂可与吴氏雙虞壺齋譜抗行亦當有以廣其傳也歲在丁卯秋八月閩縣陳寶琛識于沽上寓樓

一

頌齋吉金圖錄

癸酉四月 鄧尔疋

據一九三三年考古學社專集第八種影印本影印



頌齋四十小景 廿二年八月六日自題

冶金之術，其興於夏以前乎？尸子謂「蚩尤作九冶」，世本則謂「蚩尤以金作兵」，大荒北經亦謂「蚩尤作兵伐黃帝」，所謂兵者殆干戈也。蚩尤始制而黃帝效之，故史記謂「黃帝乃習用干戈」矣。繼干戈而有弓矢，世本：「揮作弓，牟夷作矢」，荀子解蔽：「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呂覽勿躬：「夷羿作弓」，海內經：「少皞生般，般是始為弓矢，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四說歧異，要之，其人皆後於蚩尤焉。

迄乎堯舜之際，舞干戚以服有苗，象弼謨蓋之績，俾得干戈暨弧，斯兵弁猶備矣。韓子十過言：「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材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是彝器猶未用金也。然禹之治水，乘四載而捺蘽垂，鑿龍門而闢伊闕，苟非藉金之利，奚以致功哉？

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今河北之濮陽，實帝顓頊之虛，於夏昆吾氏之宅也。中山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尸子勸學稱「昆吾之金」，而呂覽君守言「昆吾作陶」，御覽引尸子同，古者亦稱冶為陶，故尸子又謂「昆吾之劍，可以切玉也」。墨子耕柱篇曰：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采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此冶金為器之始也。左傳宣三年亦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而又謂「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桓二年傳又言：「武我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周書克殷：「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世俘：「辛亥，薦俘殷王鼎」，而墨子非攻論紂之失德，亦言「九鼎遷止」，是則周之有九鼎，遷自殷室，盟於夏世，昭昭在人耳目，與夫胤之舞衣，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並為歷世相傳之瓌寶，非可誣也。

夏書有言：「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殆金樂之始與？降逮商初，有莘之媵小臣伊尹，嘗為庖宰，或稱其負鼎抱俎，以干成湯，天問所謂：「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注家以為「謂飾玉鼎」，豈即鼎之玉

銘者邪？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則弓矢之進化也。迄乎高宗，其說命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是金之為用，良已廣矣。故傳世鼎彝，其有款識，表徵時代，或在先周，字累數十，有如豐彝（薛氏法帖乙酉父丁彝）、歸彝（殷文存戊辰彝）之屬，彰彰可考。比者安陽所發甲骨卜辭，遠跡殷庚，下逮殷末，與之同出，頗有珍異，白陶、青銅、兆貝、象骨，刻鏤雕琢，百世罕及，足徵殷虛文化，由來已久。且論其文字，輒超越象形，如假鼎為貞，乃變為貝字，以較銅器銘辭之不及十言而文字多近圖繪者，自有早晚之殊，夫豈一朝之故？然則銅器始制，鼎之肇作，遠在前世，此非顯證與？

仰韶陶器，已見采繪，安陽骨版，書以朱墨，始施契刻，則器之有辭，殆以丹書為權輿乎？蓋銅器文字，率以鑄成，追其所自，當有匋範，範鑄之先，必書於器，文化之漸進，理則然也。大學引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雖不知所從出，以時推之，要有可能。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中虺之誥曰：「取亂侮亡」，大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彼皆商初之文，「日新」之語何以異哉？或謂甲骨刻辭，青銅彝銘，文只紀事，語多質僿，足證先乎姬周，未興文學，此非碻論也。六國陶器，少過十字，或記匠名，間題歲月，將謂鄒齊之邦，無文學乎？墨子恆謂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竹帛易得，金石難

聚，作器制用，不尚文辭，長篇巨製，當藉竹帛，明矣。豈可執金石之短銘，遂以疑簡冊所留遺者哉？或又謂商初縱有文學，然銘盤盂而為法戒，傳世古器，未有聞焉。曰：此固不足以為證。傳世古器，其有幾何，其已毀滅者幾何，其未發見者幾何，奚以知其必無法戒之語哉？作器以記事，常也，而作法戒，偶也，故不恆見。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傳世彝銘，亦未有其比也。近郭沫若先生則據羅氏三戈，以般銘為「兄日辛、且日辛、父日辛」也，此誠巧合矣，故學者多信之。然羅氏之戈之一，以祖先於大父，則父必先於大兄可知，如郭說，是兄先於祖矣，未為當也。然則湯之般銘，於時為可能，於事為可有矣。

韓非又言：「殷人作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武王勝殷，班宗彝於諸侯，故安陽故墟，藏室空盡。降及周初，文勝於殷，貴臣華族，其侈益甚。盂鼎成於康世，並足函牛，銘辭瑰雅，始箸誥命，且數百言矣。自此以後，家鑄障彝，飲食之器，如函皇父毀所稱：「兄般盉障器毀具，自豕鼎降十又毀八，兩鐳兩壺」，車馬之飾，如毛公厝鼎所稱：「金車，金甬，遺衡，金嶂，金豙，湅厰，金簟彌魚葡，攸

勒、金鑾、金雁」，鑄鐘之制，如郘黛鐘所稱「大鐘八肆，其竈四堵」，其餘兵械、農具、服御所用、殉葬所備，更不可勝計。蓋吉金之用，于斯為盛。

雖然，天地之生材有限，而人之嗜欲無盡。古之時，采自然之金於川谷，拾礦璞於山野，量未多也，用之既繁，則中原之金罄，而不得不求之於戎夷。中僟父鼎記伐南淮尸而孚金，師雄父之伐淮尸，竅鼎、遹甗、录𣪘、成記錫金，員鼎敖𣪘云「戎獻金于子牙父百車，而易魯員敖金十鈞」，故「大賂南金」，著於魯頌，百車一獻，其靡費可知，所以春秋以後，產金日寡，天王之使武氏之子，乃至求金於魯，而吳越荊楚獨以產金著。僖之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是以魯取鄭鐘而為公盤，得齊兵以鑄林鐘，固以旌伐，抑亦獲金之難也。方是時也，宗器樂器珍為重寶，有如：郘大鼎，吳壽夢之鼎，文之舒鼎，莒之二方鼎，甲父之鼎，紀甗，襄鐘，魯壺，定之鞶鑑之屬，諸侯以相賂遺貢賜，而子頹之亂，王入成周，取其寶器，宣之三年，楚子觀周，問鼎輕重，蓋物希者貴，與石器時代之沒落而以玉為寶，後先一揆焉。

傳世銅器，多在春秋以前，蓋商周之世，政在王室，王臣之富，足以窮珍玩，蓄巧工，故伯冢𣪘記作器之資，「用十朋又四朋」，較之寶龜，猶益其四。及周之東，王室卑微，政在諸侯，巧工四散。延及春秋，世卿陪臣，相繼用事，貴族式微，商賈崛起，故宗器日少，市鬻日多，陵夷以迄六國，陶器遂代興矣。商周之會，已尚黃金，噬肉有得見稱易象，其用之以鍰，禽𣪘所謂「易金百鍰」，今則以赤銅鑄布而當鍰矣。春秋之世，作器已不純於銅，𪚥公華鐘有「玄鏐赤鏞」，玄鏐殆鍊鐵之精者，而晉國亦嘗賦一鼓鐵以鑄刑鼎，今則鐵兵盛一時矣。兼併亟而戰爭繁，交通廣而貿遷盛，黃金不足，以銅濟之，銅不足用，以鐵濟之，故鐵冶之業足以致富，而作宗器者之如鄦侯、秦陳侯午，亦落落可數矣。

六國之季，殆又盛毀宗彝，以為兵械。故雖六翮三翼，秦楚交覬，讒鼎在魯，齊師以至，然往古銅器之見著錄，何其少與？秦既統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漢承秦氏，商周故物，蕩乎無遺，追慕泗上所淪，神異汾陰之出，而周康寶鼎，齊桓銅器，罕見稱述矣。鑄銅為錢，遂累千載，非無器用，率多苦窳，不足以代表其時期之文化，而前世重寶，或被推毀，以為貨幣，董卓之役，金人殲焉，故亡國遺丘，王公故隴，時出人間，斯傳後世，此殆其一因也。

然則器之興替，實與時之轉變相繫。炎黃之際，民無定主，聚族而居，族有酋

三

長，兼併方興，因有鉅酋，并并既利，遂雄諸部，既死則擬之於天，共尊為帝，此冶金之始，亦封建社會之萌芽也。逮堯舜之世，貴臣世族，羣黎百姓，各扶勢力，唯德我者是從，故為之君者，必以簡易。及禹平水土，功業最偉，民得定居，物始豐殖，遂方貢獻，來服中國，抑三苗，伐共工，戰有扈，遂家天下，傳之於啟。夏后氏以是康娛淫從，而九鼎以是鑄。弓矢既利，攻進無度，有窮以亡，陶冶既盛，製器日多，昆吾遂伯，此則銅器之始興，而封建社會之形成也。夏桀侈靡，故商初誥訓類多法戒之辭，湯盤抑其類也。商之興也蓋以畜牧，周之興也則以樹藝，方殷之衰，農業最盛，財富饒足，故器用雕鏤，超越古今，而殷民方興，沉酗于酒，傳世飲器，多出其時，抱尊握爵，以納壙穴，故覆於周。周初衆建諸侯，廣封同姓，故西周王臣，並作宗彝，相競瑰麗，此銅器最發達之期，亦封建勢力最盛之會也。成康之際，最為富庶，昭穆恣游，國用遂匱。貴族好貨，地主朘削，小民咨嗟，農夫空之，迄乎厲幽，遂滅宗周，雖云女禍，而農村之破產久矣。平王東遷，晉鄭是依，齊宋秦楚，迭為霸主，各鑄重器，以相誇競，王國遂微，猶作無射。然自是以後，地主貧困，商賈獲勢，管仲、計然、陶朱、白圭，各行其說，猗頓、邯鄲、郭縱以鹽鐵致富，埒於王者，烏氏倮、巴寡婦清，屈始皇之尊而抗禮焉，而呂不韋且操縱秦國以統一天下。此蓋封建勢力崩潰，資本階級勃興，其影響則銅器衰頹而陶鐵繼之以起。

昔人多好古而不知抉擇，近賢則尚疑古，古寧必可疑哉？春秋以前，封建制度，未盡泯滅，數典忘祖，時人所譏，則其追述古事，雖間有傳譌，與夫語增，加以抉擇，要多可信。戰國而後，雖競尚辯說，罕徵古史，然博學之士，墨、孟、荀、韓，猶可依據，山海經、穆天子傳、紀年、天問、呂覽，雖涉詭怪，亦蘊事實。蓋夏殷之亡，禍亂甚微，革車不逾千乘，誅夷不過數人，前世文物，存於故府，亡國獻民，諳其掌故。及西周之末，兩遭喪亂，成周獨全，所以九鼎顯赫於世。春秋之時，孔子雖謂杞宋不足徵，然夏殷故制，尚可得而言也，其故物，尚可得而見也。六國之世，攻戰日亟，禍亂大至，鼎彝毀棄，典籍殘損，人不務學，偽說日出，故如管子謂「蚩尤臣於黃帝」，國策言扛九鼎者八十一万人，而降自漢世，古書湮亡，真偽相雜，則或誤左傳而謂禹成九鼎，虛撰札書，以言黃帝始鑄，好古之士，參伍考覈，其為疵謬，亦正易辨。

處今日而言古史，材料本已貧乏，苟多所懷疑，斯雖欲發明而無由已。地下材料，取證先秦古書，率合符節，王靜安先生因卜辭而知王亥王恆，實有其人，余亦嘗證矢彝之京宮，考卜辭之祊祭，並秦漢以下所未得聞，而信者益信，偽者無所遁矣。此如驗金真偽，但識真金，偽者立辨，一本也，眩於辨偽，反疑其真，

四

多歧也。故假定古書，本多可信，地下材料，乃得附麗，材料既多，新證既富，舊說紛錯，始可辨正，此事之相因，抑攷古者必循之途徑也。

夫銅器之使用，實依封建社會為始終，則銅器之本身，與其銘辭文字，研究此一時期之最上史料也。自夏迄秦，蓋二千載，由畋獵畜牧農業，而進於商業時代，且佔我國家有史時期之半，此其重要，誠不待言。晚近以來，漸為專門之學，該其流別，凡有三科。研究銅器之形製，定其名稱，考其時代，驗其真偽，此古器物學也。研究其所用之文字，此古文字學也。研究其銘辭之有關于古史或古代文化者，此古器物銘學也。而為此三學者，要必有資材料，故材料之搜集，尤為當務之急。

余之獲交於容希白教授十年矣。希白之為學，孜孜不息，故克於銅器之研究，有鉅量之貢獻。既為金文編以通其文字，為殷周禮樂器攷畧，以攷其名稱形製，此皆已為治斯學者所必備，而君尚欲重增訂之，以期盡善。且君不第研究之而已矣，又致力於材料之搜集，故既編集寶蘊樓武英殿諸圖錄，而其五年以來所節衣縮食以蓄之者，又輯為頌齋吉金圖錄，而命序於余。余治銅器文字，與希白同時，然迄今猶無所成，覩君之書而重自慙焉。且君立說之塙當，並世學者，舉知之矣，書中取材之精，考古之家所必采矣，余又奚稱焉。顧不能逆故人之命，因取平昔所思，敍之如右。夫疑古之說盛，則吾言為羹塵飯土也，希白其勿嗤鄙之乎。萬一遇信古之士，為證實之，又從而振導之，則异日或有書於考古之史者，將曰，不佞此說，自頌齋之著錄始發之也，希白其將「有嘉」之乎。廿二年五月，弟唐蘭謹序于北平寓居之無斁齋。

余性鈍而嗜多：年十一二，喜读说部，每日放学归来，取旧小说坐簷下读之，天黑则移向神案之油灯，其光如豆，竭目力，弗肯休也。三國演义为蒙師所不禁读之，尤熟，常与弟侄辈举三國人物之形容以互猜，如碧眼紫髯之为孙权，鹤骨松姿形容蒼古之为娄子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使丈八矛骑深乌馬之为张飞，十不失一二。又于架上搜得小石山房印谱二册，于是磨刀与石学刻印。父病废，家產伯父主之，姊一，弟二，妹三，缝纫之了皆吾母自任。尝得三小分購一三角糕剖而食之，默念尚能月得三十元者，则余富矣。稍长得读新译小说，尤喜林氏译本，于茶花女，不如归读之十数過，每感極陨涕，然畏人笑，辄復强颜为欢。从从兄康泰，从叔父祖椿学画，塗抹数月，不能竟学。弱冠嗜赌博，纸牌，天九，麻雀，骰子，象棋之属，靡不喜，间復吸雅片，饮酒为樂。母知之，辄痛责，，而悔，，而改，至于再三。余之不终于堕落者，母之教也。

既从邓尔疋易游，復嗜篆刻。在东莞中学畢業後不復升学而专习乎此。于说文丹黄殆徧，时愙斋集古录印行，节衣食之资購得之。然读王國维金文箸录表，如攗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述皆未備，则又望洋向若而歎也。尔疋易刻「有饭疏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印以赠，盖李易安金石录後序语，志之不敢忘。任东莞县中学教员，及县议会议员，皆非其志，旋即弃去。

十一年五月，与弟庚祖同游京師，读书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國学门。喜与其乡人胜戲打牌看電影上馆子，每星期率二三日以为常。過此辄自责曰，「汝来北京胡为乎，」未尝不废然而返。其友人有誉之为精于勤，有毁之为荒于嬉者，皆观其片面而非真也。十四年春，金文编成。秋，中山大学聘主讲席，会校中有风潮，逗留不竟

去。十五年七月，就燕京大学之聘，喜购金石书籍，乃六七百种，录其序跋为金石书录。十六年，兼任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始乃摩挲铜器，办其真赝，成宝蕴楼彝器图录，然足未尝一履古玩肆之门也。十七年四月，美人某将返国，属余伴游古玩肆，乃西清古鉴箸录之易兒鼎，是为收藏之始。私意商周彝器，非寒士所敢望，然环顾宇内，干戈扰攘，所出日多，政府莫能禁。有博物馆出而购求者乎？无有也。此种种者不流海外，将安所归？抱残守缺，亦余之责也。嗣是厂肆时有搜访，力所能购，间取一二，金有不足，或舍旧而谋新，即易兒鼎亦不复能久存。若「留作宿计，无所出而还之」，与陆父夫妇同悦怅者比比也。

十九年四月十九日，慈母见背，欲养不待，所以报母者，惟当自奋于学，不辱其先耳。比年以来，一意撰述，成秦汉金文录、武英殿彝

二

器图录、殷契卜辞、金文续编诸书，排列文字变迁之迹，遂观臧笔字终当大行于世，愿以此诏诸生。孔子自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庶其志也。

外患日亟，故宫所藏方达舵渡江，区区所藏三四十器，何足比数。然亦五年来心力之所聚也，爰复写定为颂斋吉金图录，留影人间，设自今即有后患，次书册卷轴而弃之，亦复何恨。廿二年五月劳动节日容庚记。

颂斋吉金图录目

一周毁鼎 廿六字
二周伯阦鼎 廿二字
三周作宝鼎 三字
四周窃曲纹鼎
五晚周王蔑鼎 耳四字 盖二字
六商買父己鬲 三字
七商□簋 一字
八周文簋 五字
九周事父簋 五字
一〇周仲競簋 十三字
一一周作肇簋 三字
一二周蟠螭纹盘
一三周铜料盆盖 五字
一四周段金歸尊 六字
一五商子廟父乙觯 四字
一六商□□盖 一字
一七商罕□觯 二字
一八商罕□觯二 二字
一九商□父乙觯 三字
二〇周□觯 一字
二一商□□父丁觯 四字
二二商號铃纹铙
二三周垂花纹铎
二四周卯郢率铎 四字
二五周王成周铃 四字
二六周蝉纹车銮
二七汉宜侯王盉 三字
二八汉严氏盉 三字
二九汉丞不败杯 六字
三〇魏尉斗盖
三一六朝灶
三二周成周戈 二字
三三周侯戈 一字
三四汉成固戈 二字
三五汉巾斧 一字
三六汉河南矛 二字
三七六朝尺度钺
三八汉银错车马漏壶
三九宋郄鸡彝

凡三十九器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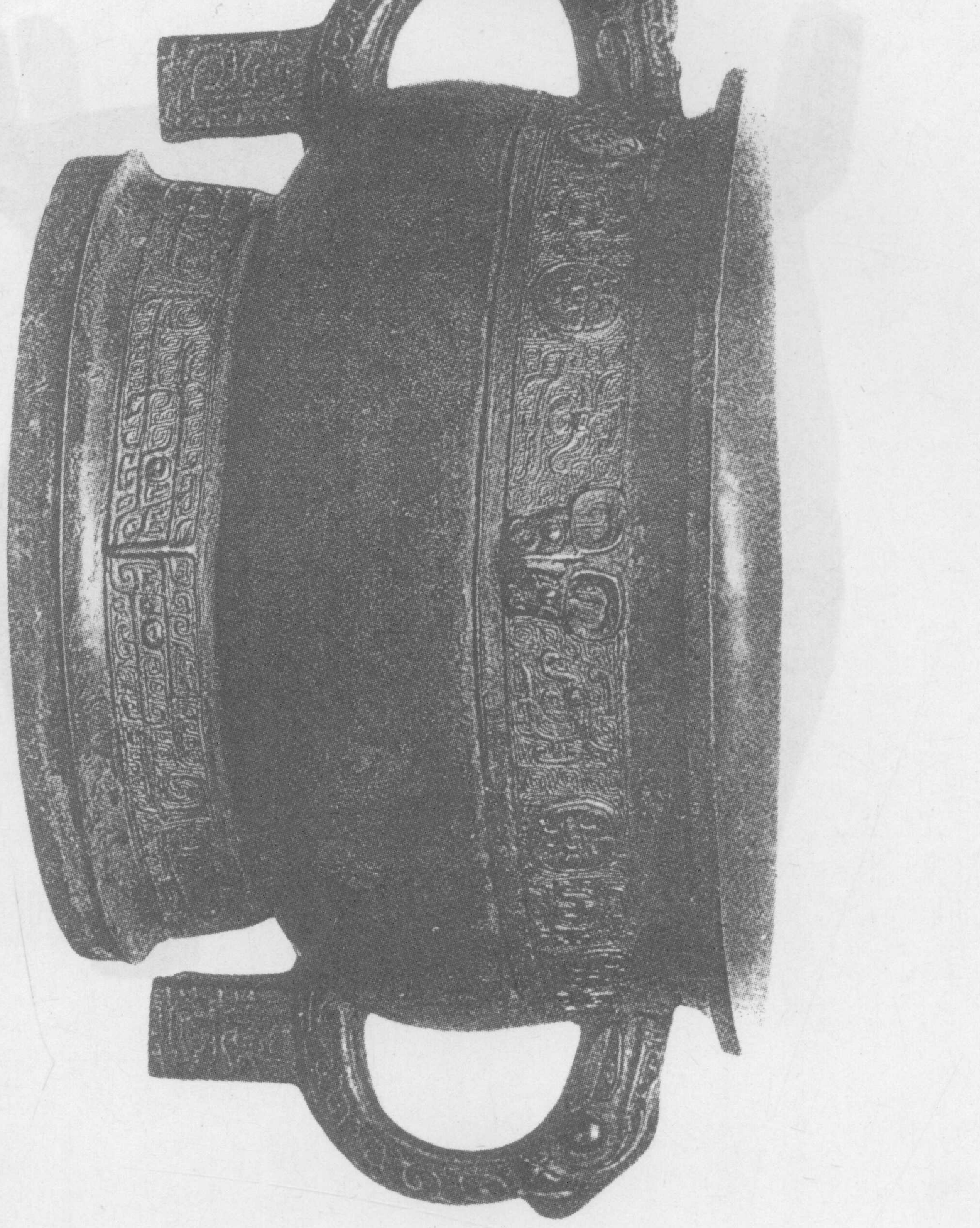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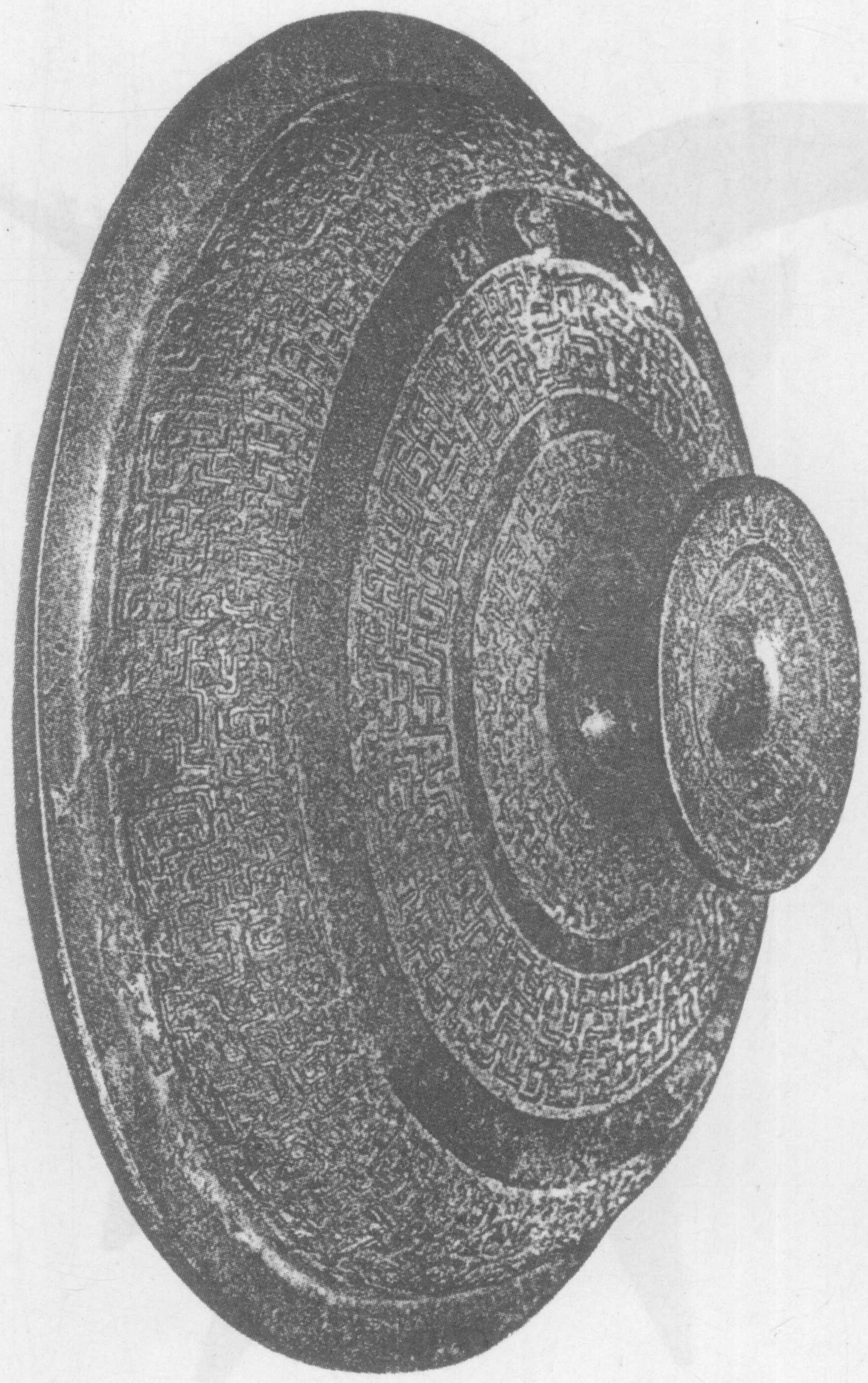
圖一〇



圖一一



圖一二



圖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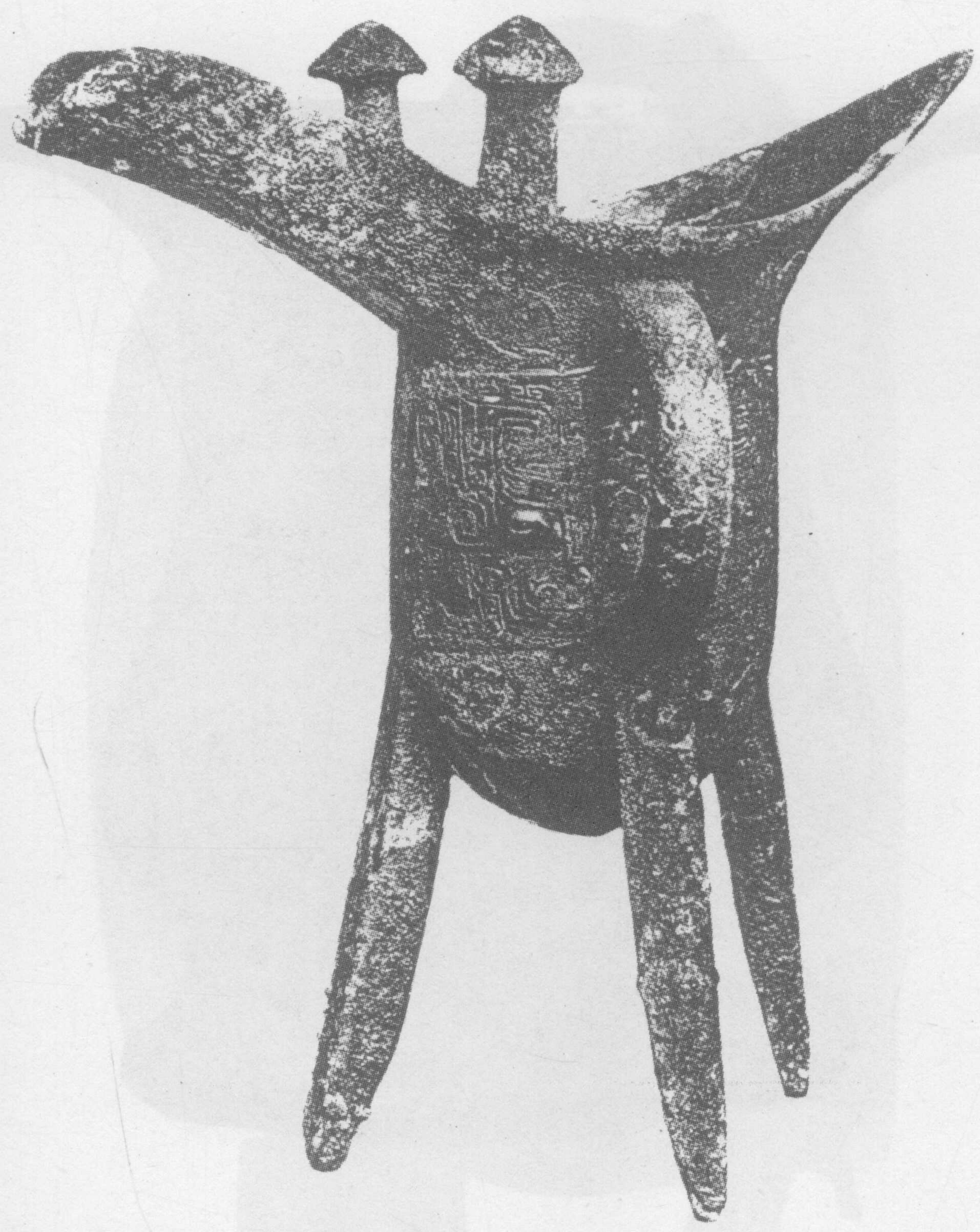
圖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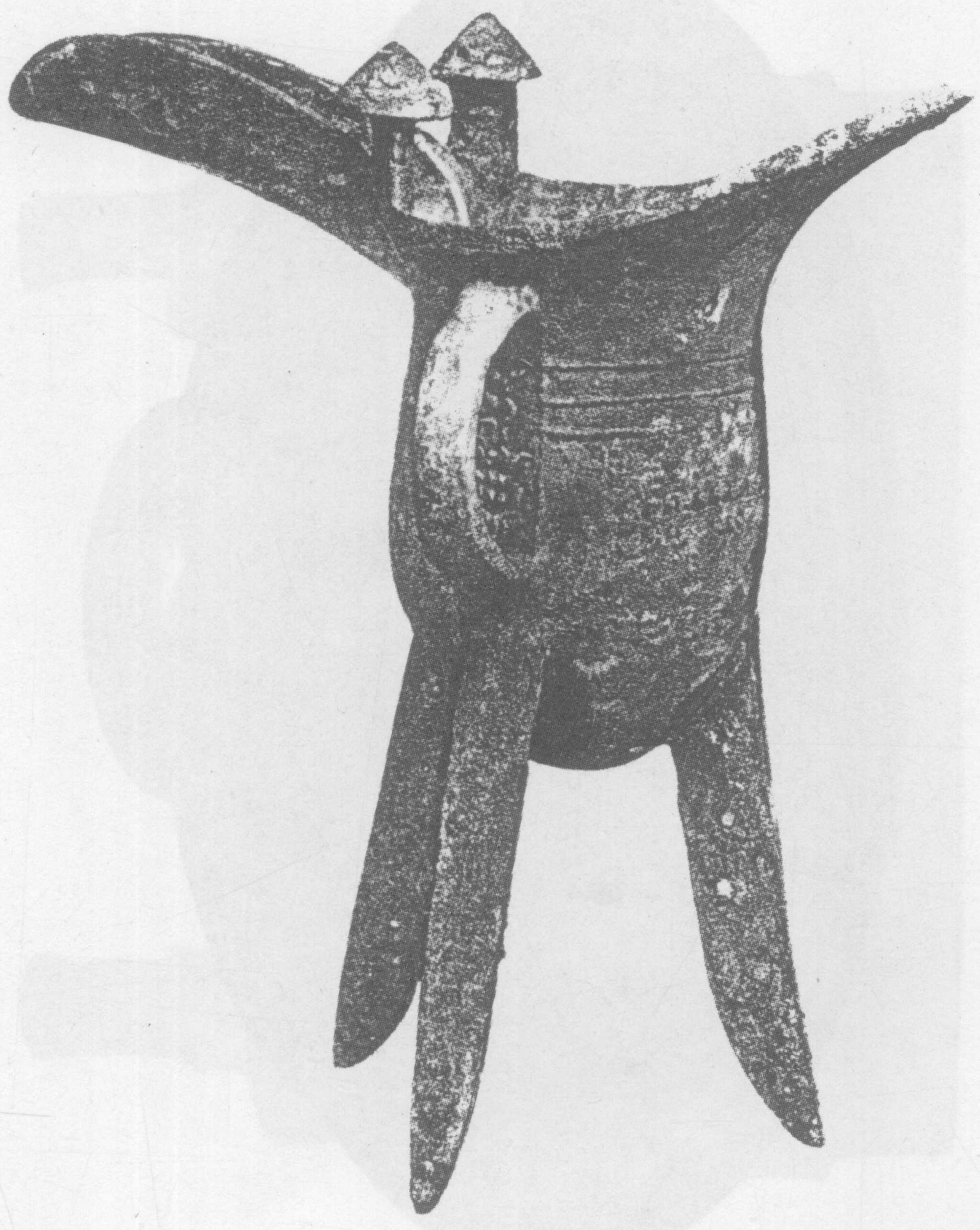
圖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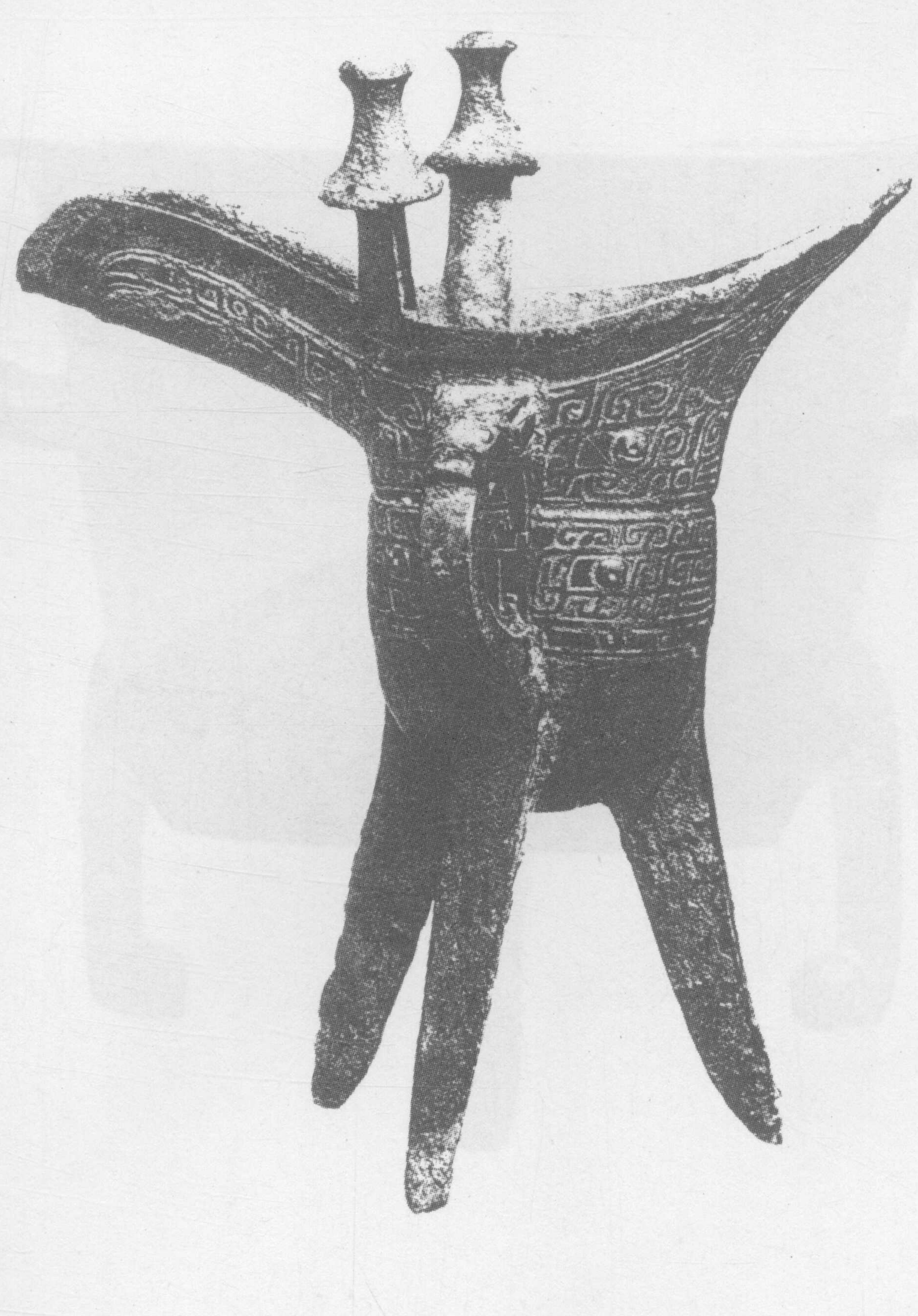
圖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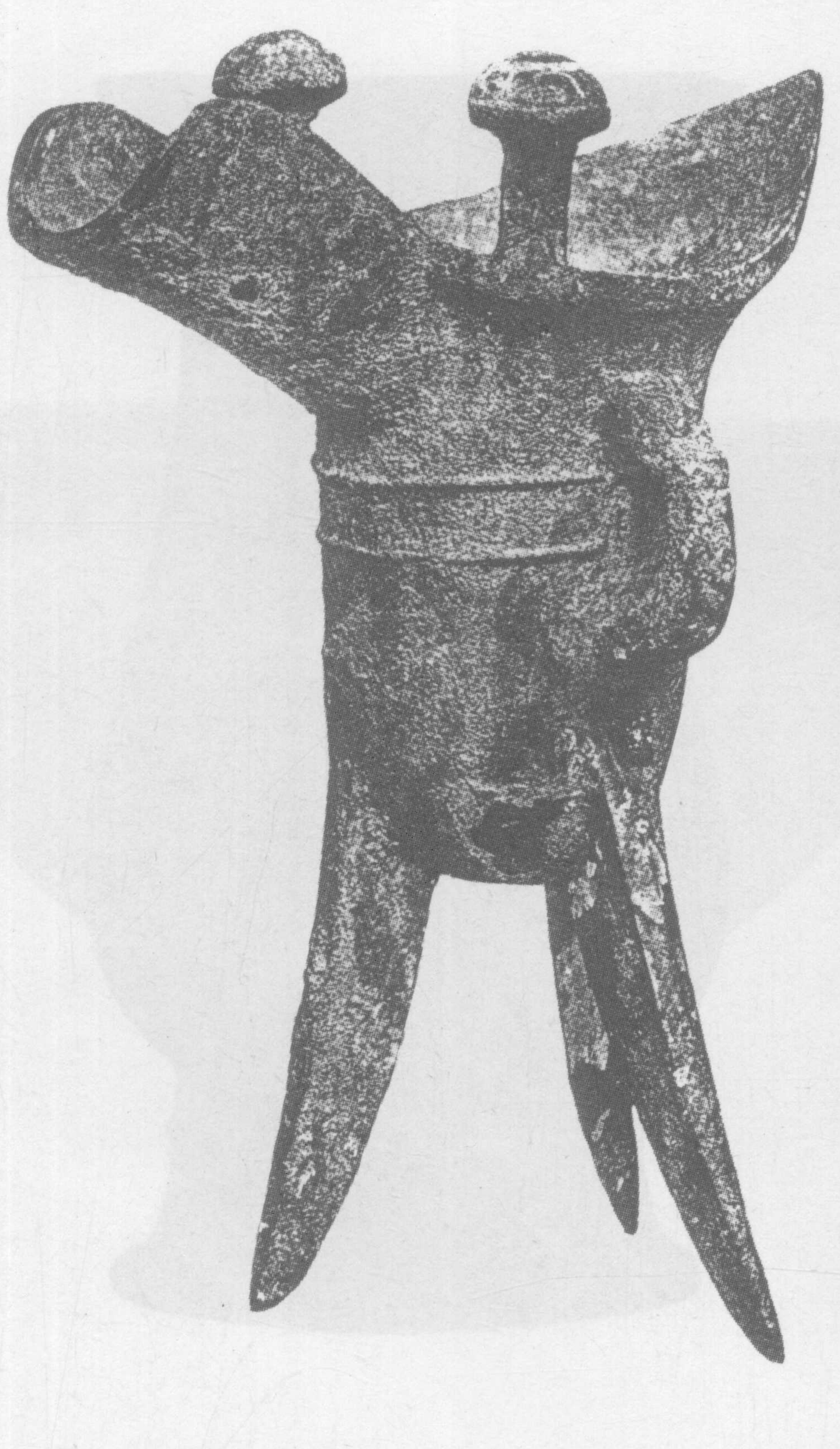
圖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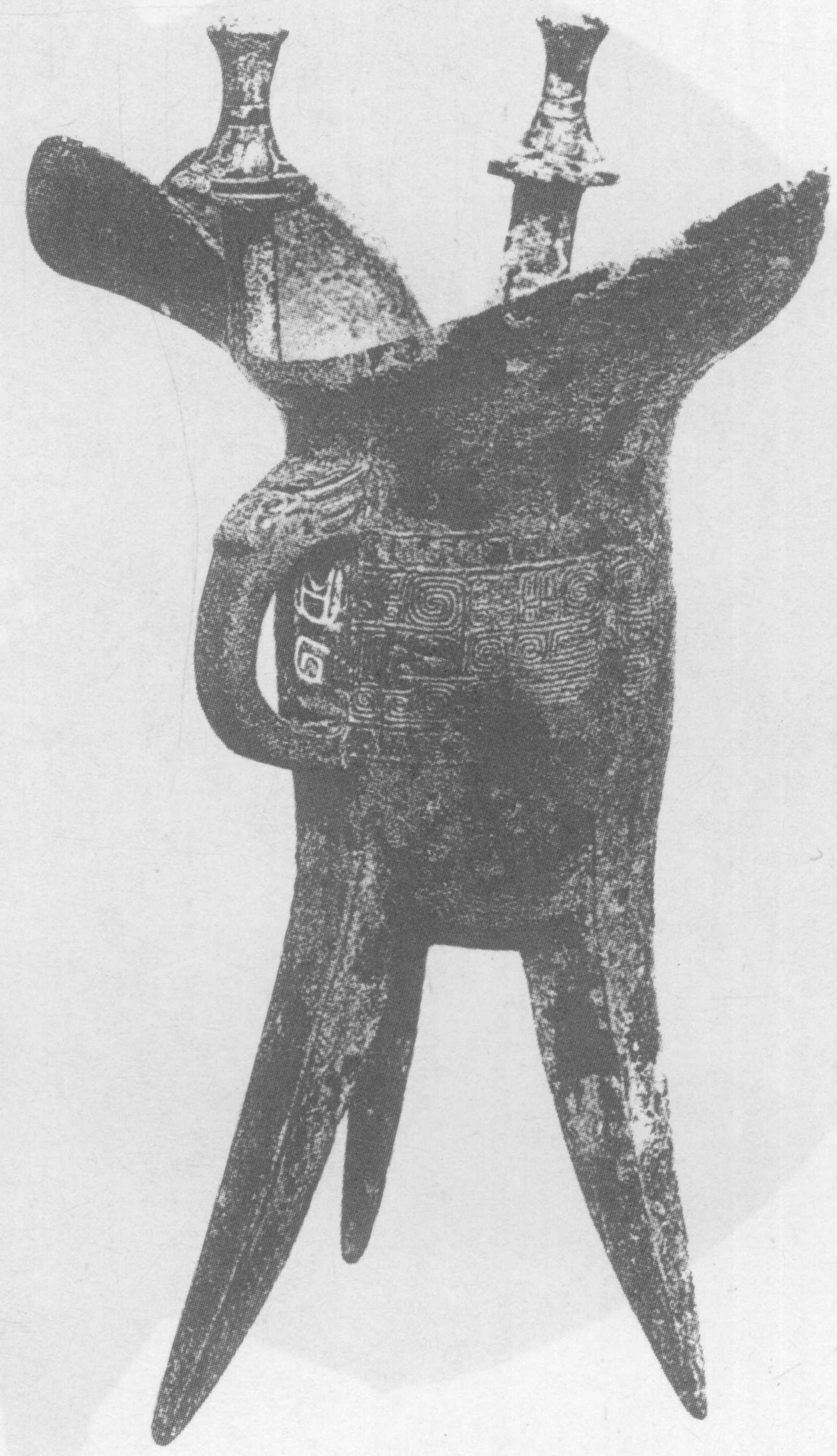
圖一八



圖一九



圖二〇



圖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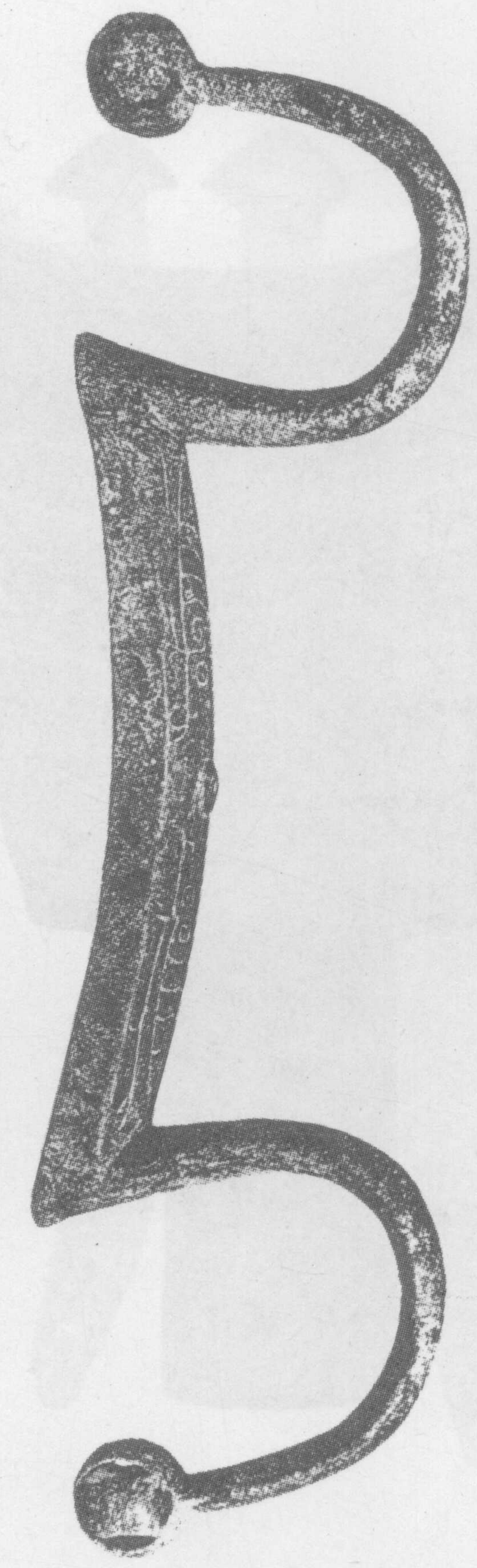
圖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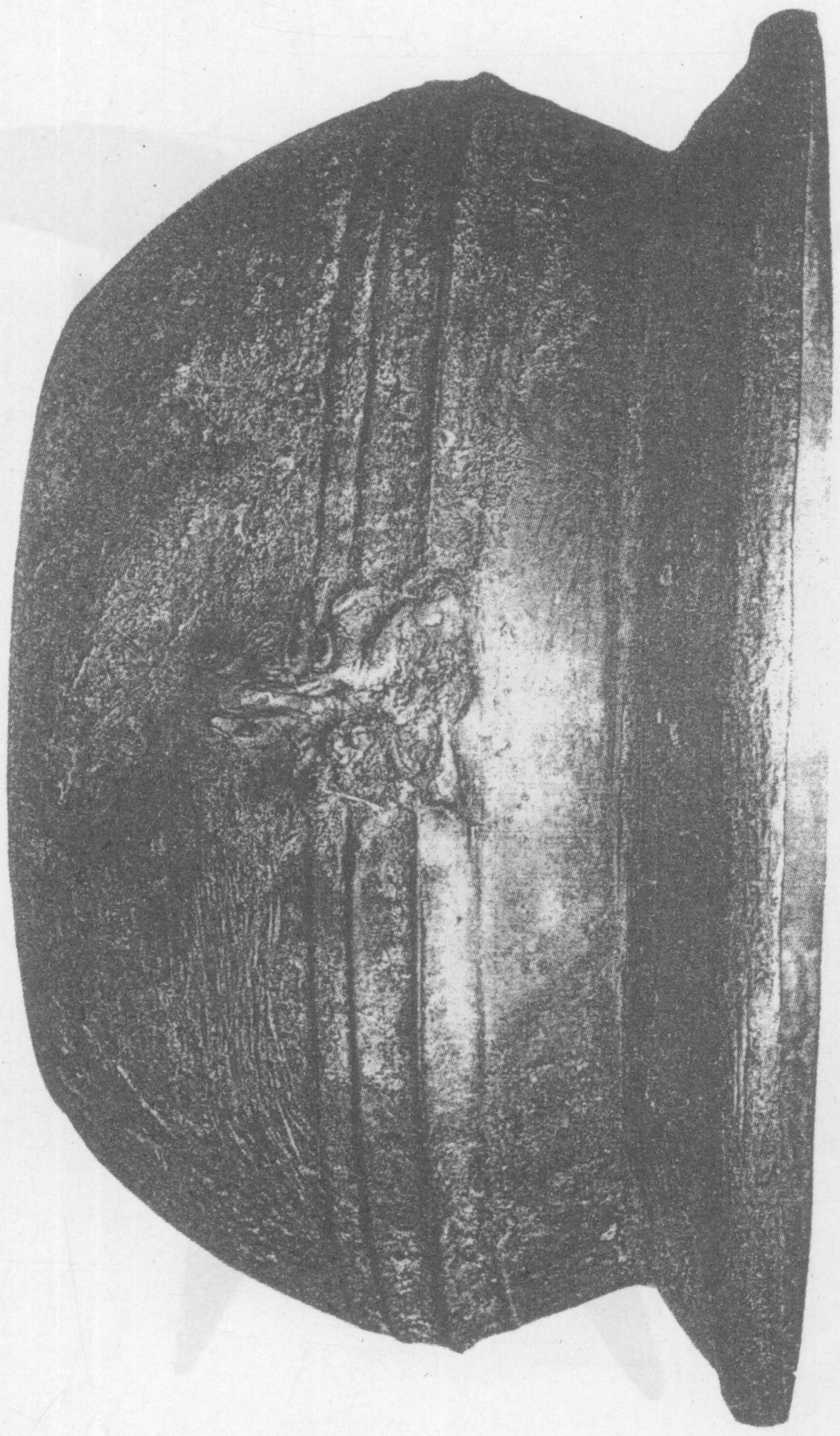
圖二三 圖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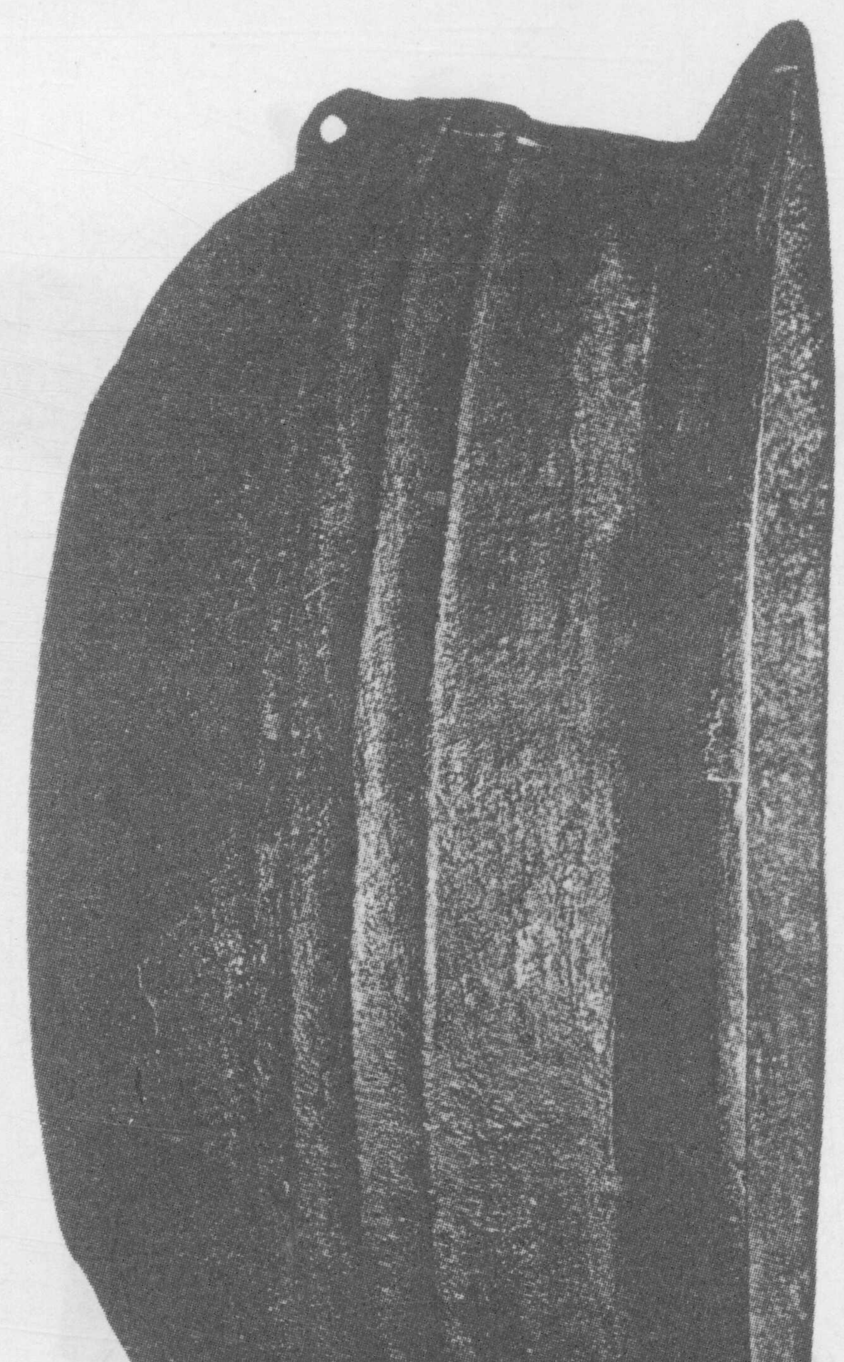
圖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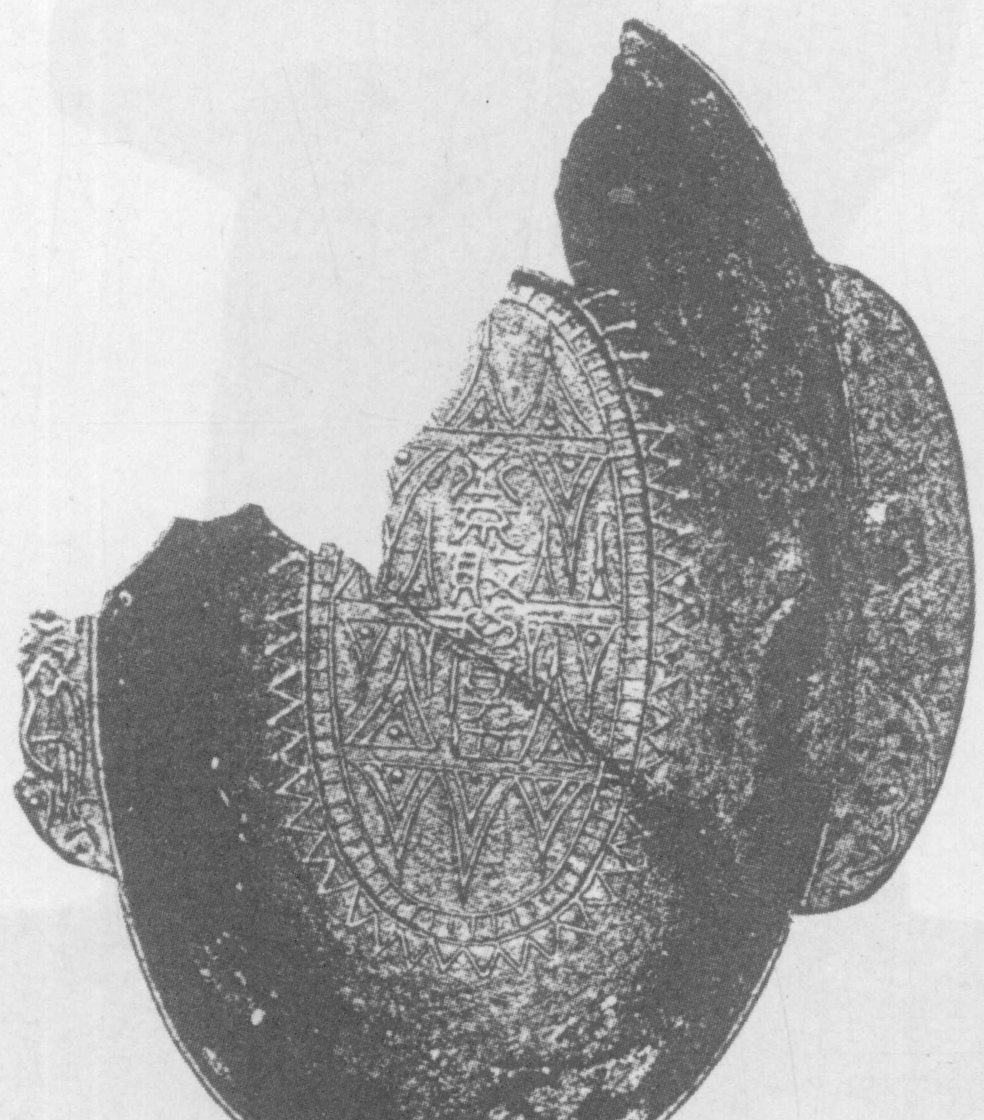
圖二六



圖二七



圖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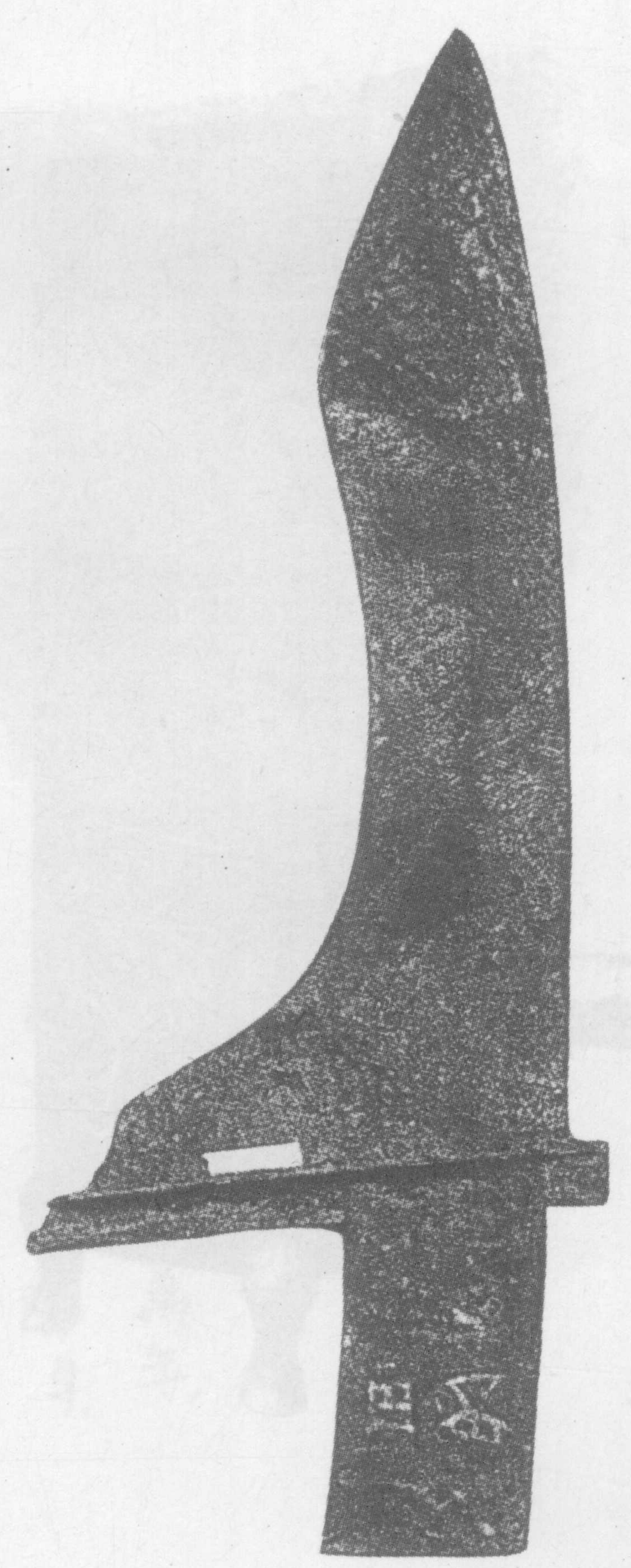
圖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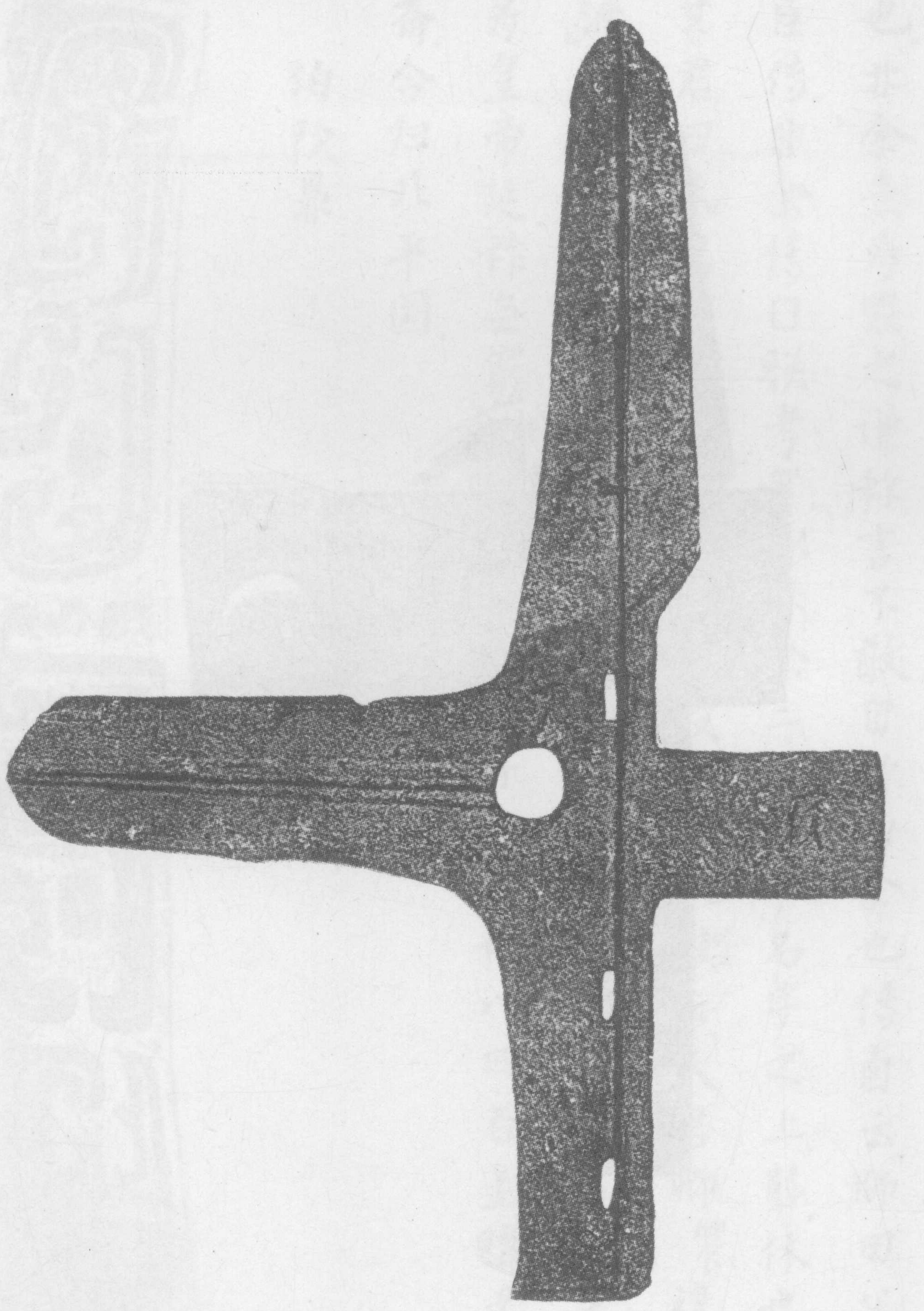
圖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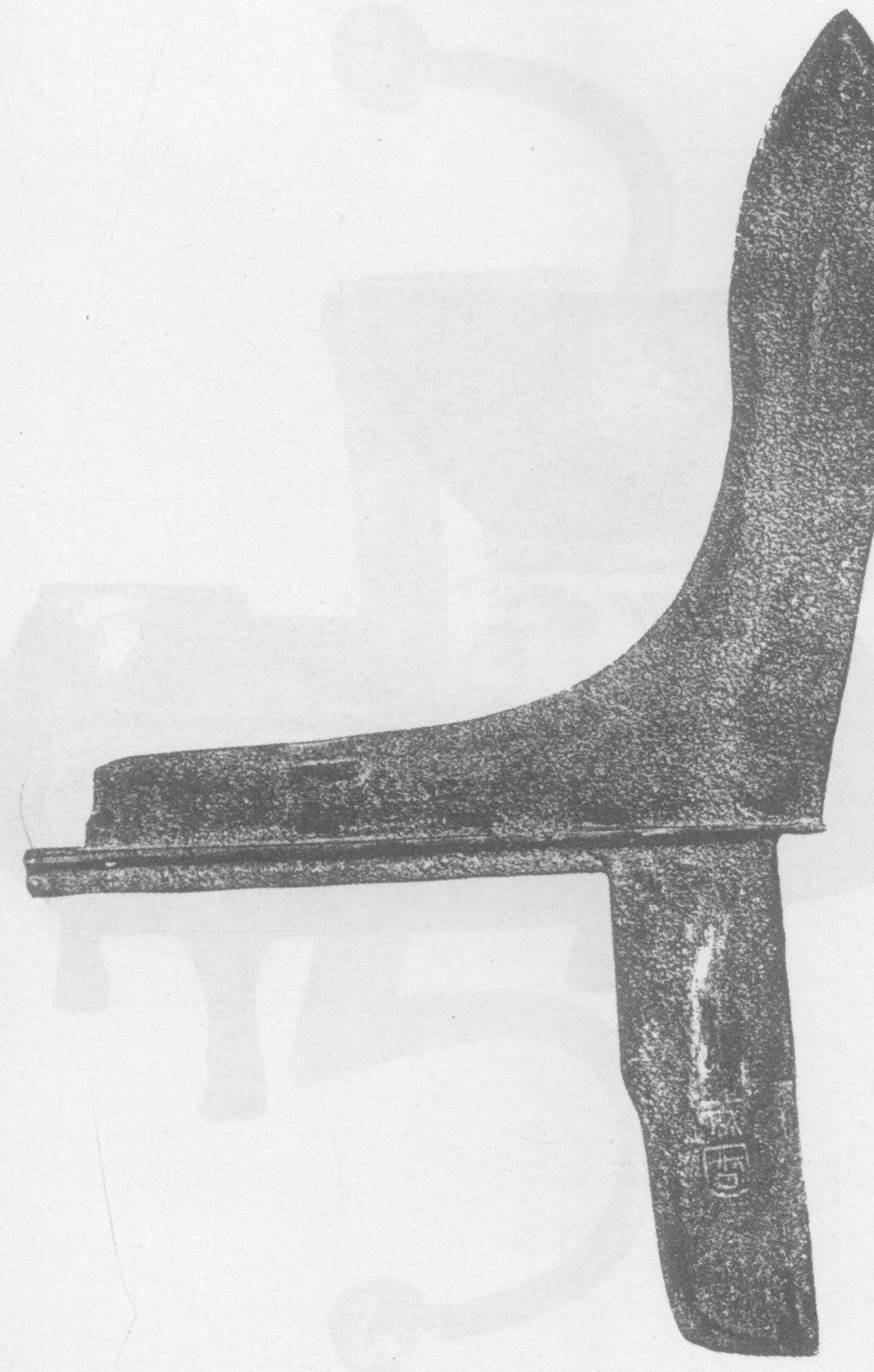
圖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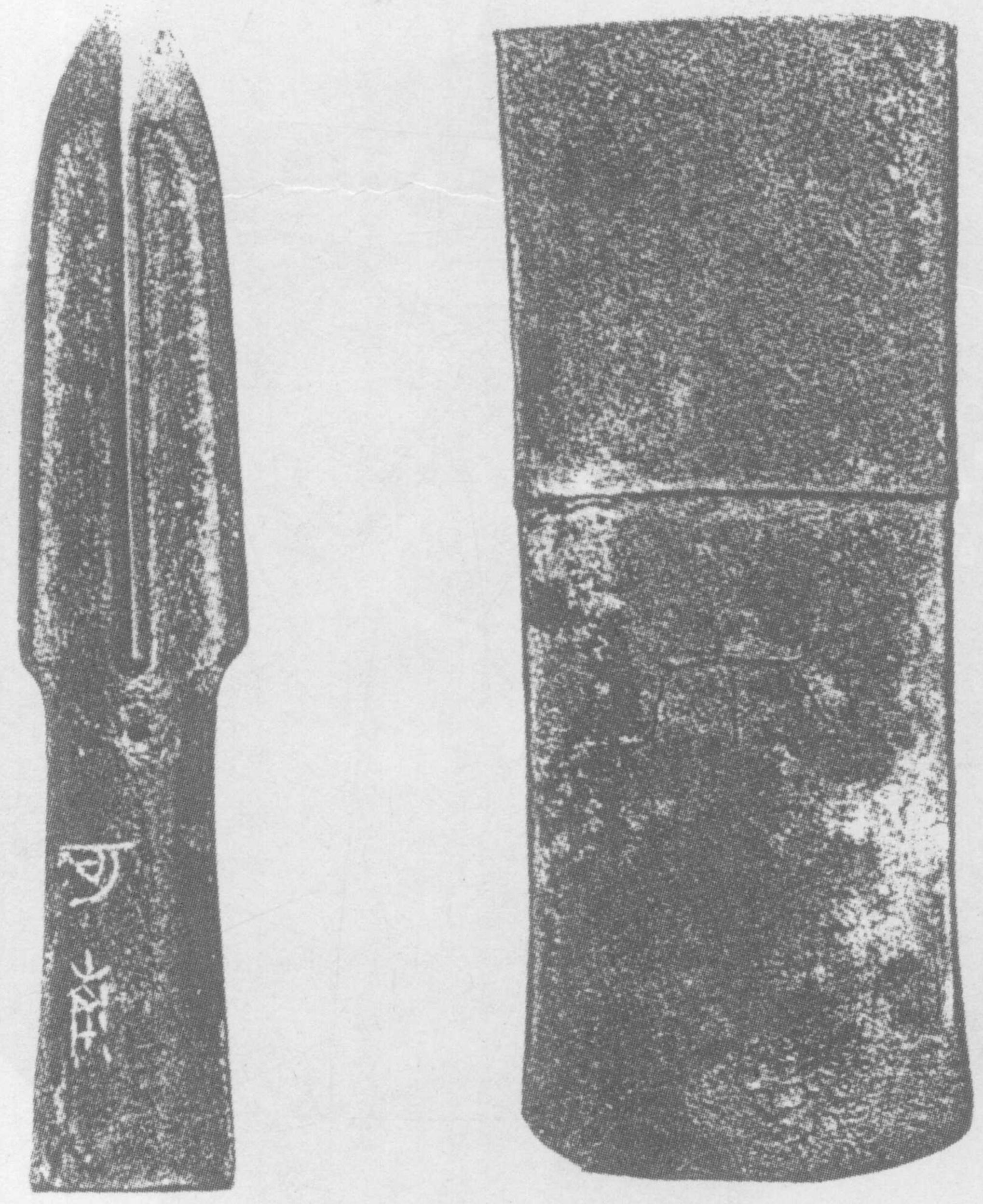
圖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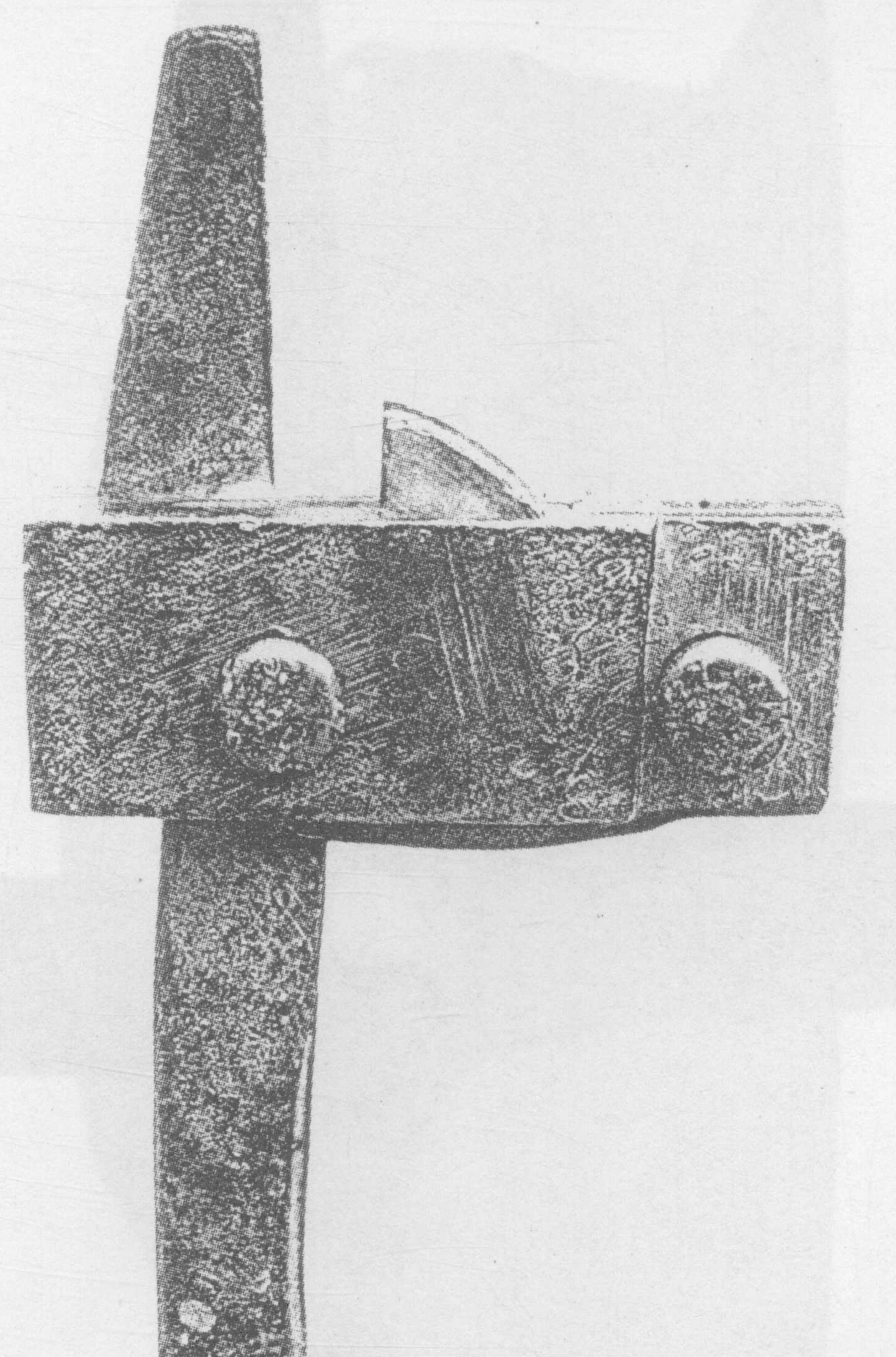
圖三三



圖三四



圖三五 圖三六



圖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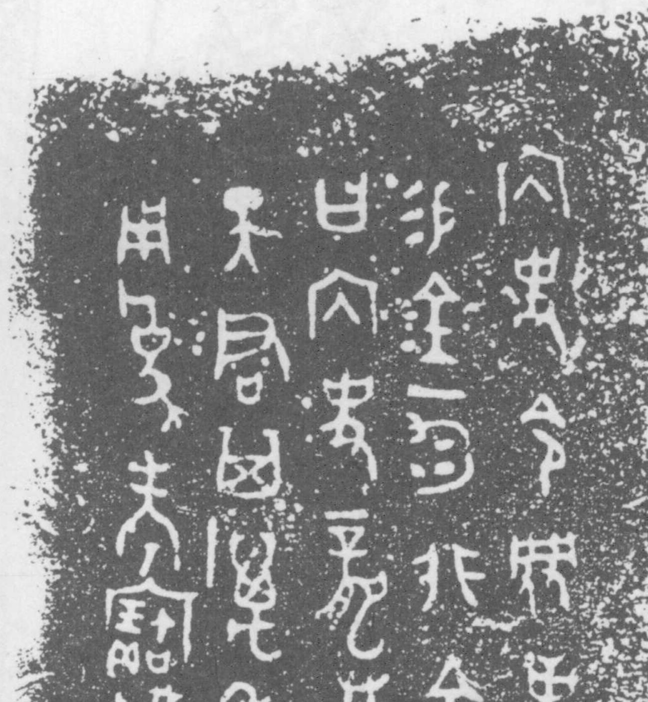
圖三八



圖三九

頌斎吉金图彔考釋

東莞容庚編次



𣪕鼎

內史令𣪕事

易錫金一勻鈞，非余

曰內史龏朕

天君甘其萬年，

用為考寶隮尊。

鼎通耳高六寸七分，腹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五分，口徑左右五寸六分，前後減一分，腹有弦紋二，色黑，上截紅綠斑駁，銘二十六字。

𣪕人名字不可識，內史令之以事，嘉其功而錫以金一鈞。三十斤也。非余亦為𣪕之謙稱，言不敢自稱為余也。傳卣云「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傳□朕考𡙈」，以非余二字冠于名字之上。龏，休也。尊稱其君曰天君。𥜥鼎（盡斎吉金彔卷一）及𣪘（西清古鑑卷二十七）云「天君卿𩛥𥜥酒」可證。「用為考宝尊」而先言「朕天君其萬年」，猶後世造象先言「上為皇帝延祚無窮」（北魏比丘法勝造象記）也。十九年秋以四百金購于式古斎，今归北平国。

伯𨸏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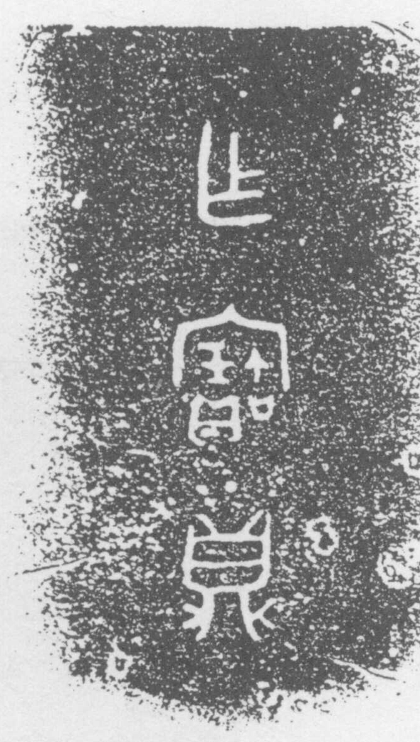
白伯陔乍作氒厥文
考宮弔叔寶䵼
彝，用匄永福，
子=孫=其永寶。

鼎通耳高六寸四分，腹高五寸五分，深三寸八分，口徑五寸八分，耳廣八分。腹有蟠云纹一道，间以雷纹。花纹文字皆填黑黍，使其不易磨滅，後人欲其顯露可拓，多剔去之，鋪作翠綠瓜皮色，蒨倩悦目。銘廿二字，在腹旁，不婁篋蓋，宕伐敝允于高陵=，旧释陵，此作陪省土，殆亦陵字欤。与作宝鼎同出于山西长子県。

作宝鼎



腹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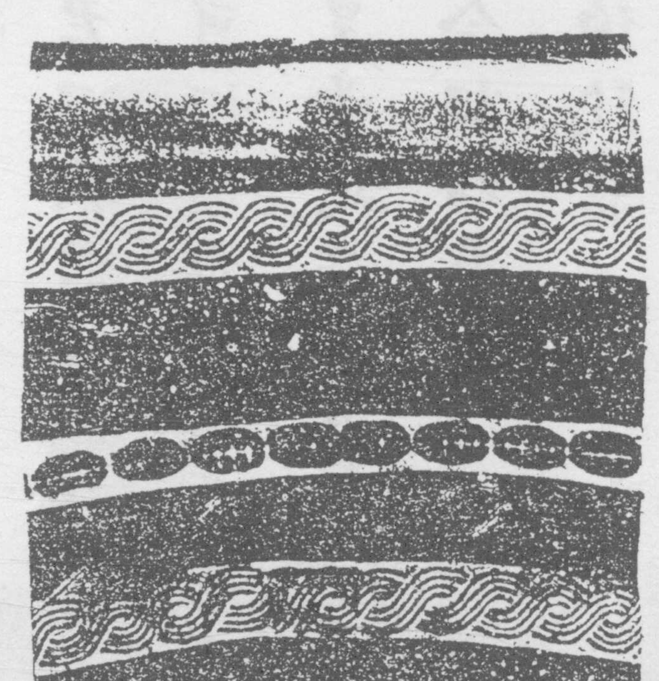
乍作
寶鼎。

鼎通耳高五寸六分，腹高四寸七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耳廣七分。腹作蟠夔纹一道，间以雷纹，填黑黍于其上。銅器入土久，五色相宣，陸离斑駮，然以红綠黑三色为多，藍及灰白色次之，

二

黄色罕见。此鼎色如蒸栗，口耳有藍斑，嘗见古彝器數千，未有若斯者也。銘三字，不著作器者之名，昔人谓为市鬻器。山西长子県出土，廿一年秋，与伯陔鼎同購于大泉山房。

绹贝纹鼎



腹纹

鼎高二寸九分強，口徑左右五寸五分，前後減二分，深二寸六分，旁有两环耳，三足作馬蹄形，足後有圓孔，腹上下作绹纹两道，中作贝纹一道。色褐，有红綠斑，乃晚周器。

王蔑鼎



右耳



王蔑 左耳



王蔑盖

鼎通盖高五寸四分，器通耳高四寸九分，腹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七八分，唇廣二分弱，耳廣一寸二分，盖高一寸五分，深一寸三分弱，口徑五寸四分，唇廣二分。青銅色，红綠斑，腹内色作綠黍古，盖内藍綠鏽錯雜，如长苔蘚。左耳上初僅见一二筆画，以为有字，以山查敷治數次，鏽去乃知两耳之上各有二字，右耳二字不可识。当写此稿时，默念宝蘊樓彝器图录中之莫鼎耳旁及盖皆有字，此或尚有未剔出者，取鼎细察，以小刀剔其盖之

三

中央，果露筆画，仍王蔑二字，为之狂喜。是知出土彝器，字为鏽掩者时亦有之，不可不细辨也。盖字凿款，刻画甚细，不能拓，兹摹其文。

冀父己鬲



父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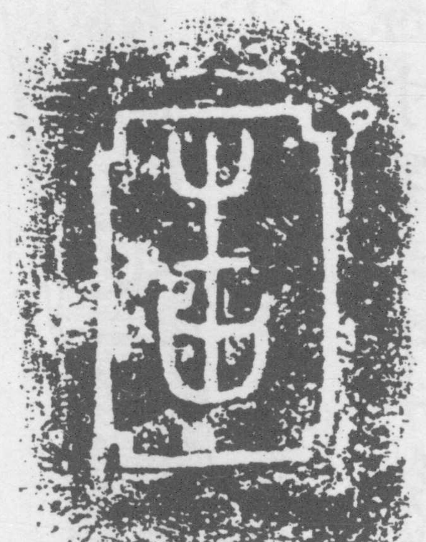
腹纹

鬲通耳高四寸八分，弦腹高四寸一分，深二寸九分，足深三寸三

四

分，口径四寸五分，耳广九分，腹有云纹一道，填以黑漆色，黑漆古，中截有微绿及黄褐色鏽，间露青铜质，斑斓可爱。铭三字，上字似人张口露齿形，与淺雍械陽鼎同。乃于式古斋，價三百九十金、後以金不足，归鼎于羅氏雪堂，乃百九十金，而以二百金取此鬲焉。

□簋



簋高三寸二分，深二寸二分，口径四寸八分，足径四寸，腹与足有二弦纹，通体作海棠红色，一片绿鏽掩映其间。铭一字在腹内，乃商器。民国十九年出土于安陽，同出者有鼎卣数器，卣文作出□。

文簋



文乍作寶
隮尊彝



腹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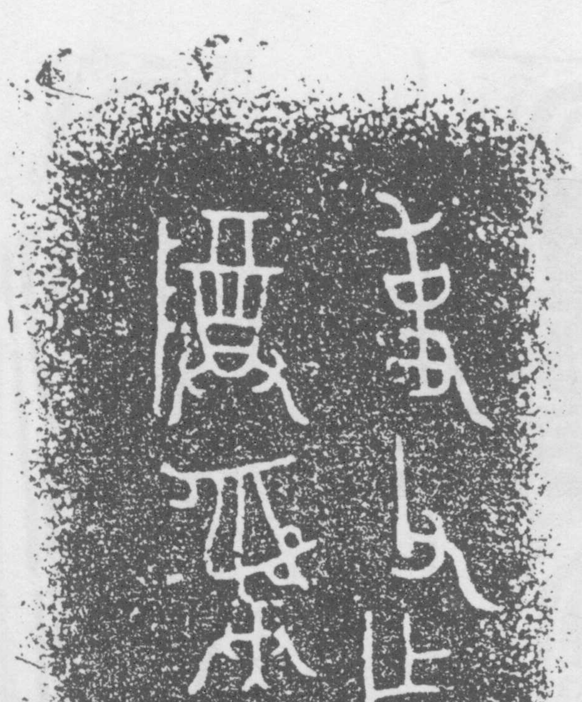
足纹

簋高三寸九分，前減一分，深三寸，口径前後五寸四分，左右減二

五

分，足径前後四寸五分，左右減一分。腹足各飾雷纹一道，前後有一獸首，两耳作獸首形，色黄褐，翠绿斑，腹内残留饭粒，经二三千年，变为绿色，縱横交錯。周礼掌客「鼎簋十有二」，儀礼公食大夫礼「宰夫设黍稷六簋于俎西」，注「簋黍稷器也」。曾伯簠、叔家父簠、史免簠皆云「用盛稻粱」，初疑簠簋用異，簠盛稻粱而簋盛黍稷，观此实物，可知簋亦盛稻粱也。铭五字，字体壮茂，文字作□，盖周初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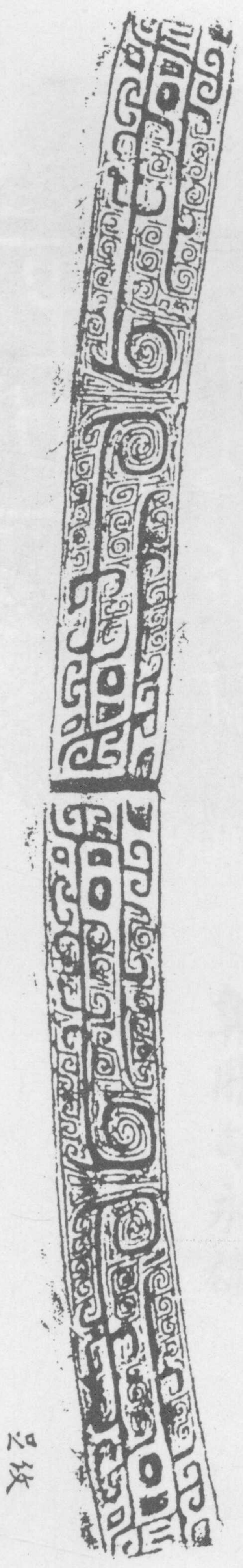
事父簋



事父乍作
隮尊彝



腹纹



足纹

簋高四寸，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九分，足徑四寸八分，腹作蟠夔雷纹，间以圆涡纹，足作鼍蛉雷纹，两耳作兽首形，有珥，色黝黑，上有红绿锈，铭五字在腹内，足内作斜方格纹。事父器传世者尚有壶西清续鑑甲编卷八 卣西清古鑑卷十六 宁寿鑑古卷十九 尊古鑑卷二十三 皆西清藏器。此器乃同时出土而未经著录者也。

仲競簋



中仲競乍作寶毀簋其萬年子二孫永用。



腹纹



足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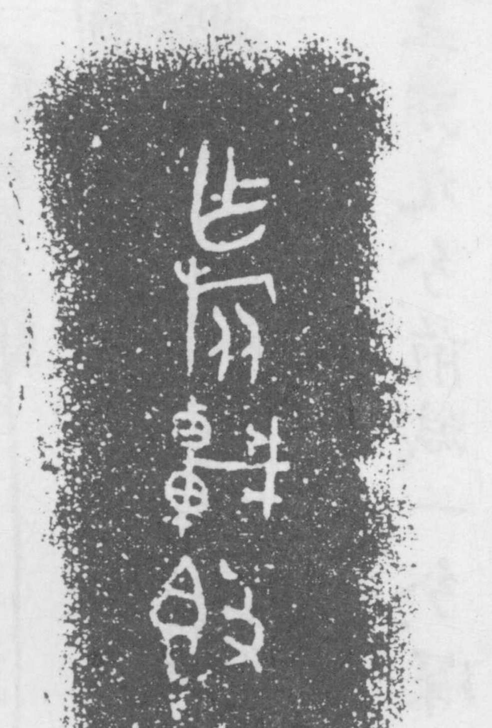
耳



足

簋高五寸一分，前減一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五寸一分至五寸三分不等，失盖，两耳作兽首衔环，圈足旁四兽首下垂为足，腹足各云纹一道，色黑，浅绿锈薄施其上，铭十三字，子字有重文而孫字缺之。

作䍃簋



乍作䍃旅毀簋

簋高六寸，口徑六寸五分，深三寸九分，圈足徑四寸，两附耳，腹上有弦纹二，腹下作三象首長鼻下垂为足，圈足上悬，異制也。通体黑漆色，略有红斑，铭三字，在腹内，出土甚久，僅箸録于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五中。

蟠螭纹盉



耳纹

盆高三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六寸九分，唇厚四分半。腹紋螭虺蟠繞，兩耳作螭首形。色墨綠，間生棗紅斑。考古圖于伯戔盦釋盦為盦，晉邦盦有媵盦之文，後人亦釋為盦，不知盦乃甗字，非盦字也。方言五「瓶㼜甂甀甖㼽瓬㽂甈甇㼝也……秦之舊都謂之



腹紋

八

甄」，又「罃甈謂之盎，自關而西謂之盆，或謂之盎，其小者謂之升甌」。說文「罋缶也」。急就篇「甀缶盆盎甕罃壺」，顏師古注「缶盆盎一類耳，缶即盆也，大腹而斂口，盆則斂底而寬上」。嘗觀廬江劉氏所藏曾大保盆形制與此正同，故改定為盆，盦其異名也。儀禮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注「盆以盛水」。周禮牛人「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司農注「盆所以盛血」。禮記禮器「盛于盆」，注「盆炊器也」。是盆兼盛水盛血炊器三者之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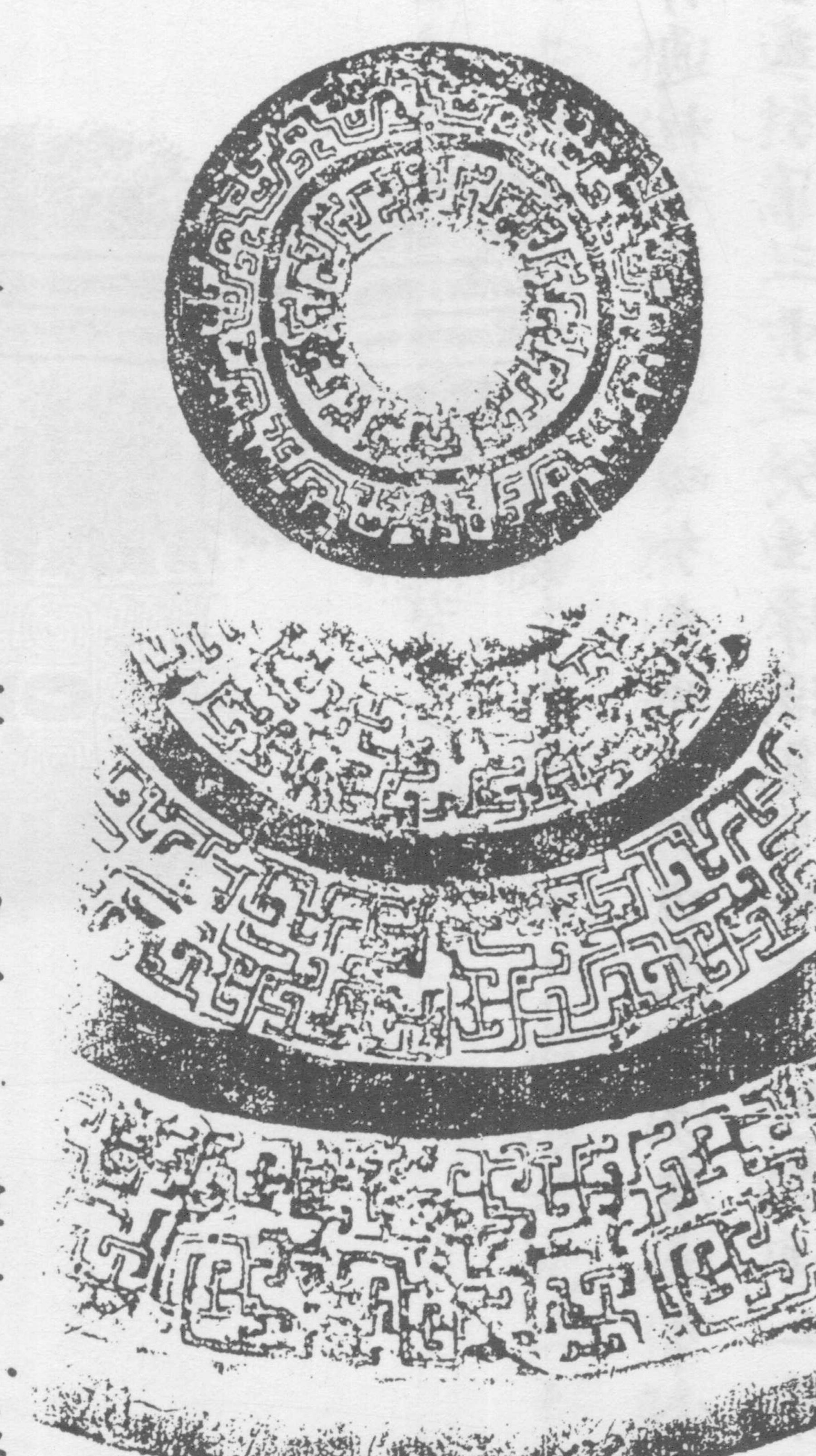
𤔲料盆蓋





𤔲司料東所寺

盆蓋高二寸，口徑六寸七分，唇廣四分半，足徑二寸。腹作蟠虺紋三道，足作蟠虺紋一道，蓋雲紋一道。腹原有破補處，通體黝黑，腹內綠鏽叢集。銘在唇上，五字，畫小如髮，寺字拓不能見，故摹其文附焉。陶齋吉金續錄補遺所錄之𤔲料鍑與此同銘，其料所二字泐。此蓋視陶齋之器為大。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一謂疑即其蓋，未



腹紋

九

碻。

戾金歸尊



戾金歸作旅彝



腹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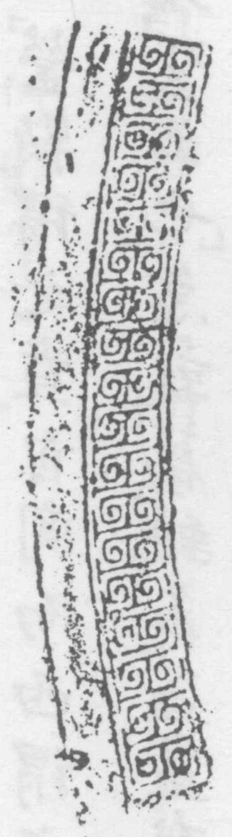
後

尊高五寸三分、深四寸六分、口徑五寸七分、足徑左右五寸一分、前後五寸。腹上花纹一道、前後羊首各一、两旁夹以双凤、间以雷纹、质作石绿色、上敷浅绿锈、红褐斑、幽雅之致、令人意远。銘六字、在腹内。出土洛陽、尚有二盉、銘云「殷盉歸作旅毁」、曾臧庐江刘氏善斋。又有二鼎、其一銘云「歸作且壬寶䧩彝□盉」、其一銘云「歸作父丁寶鼎」、旧臧余斋、今归罗氏雪堂。

子廟父乙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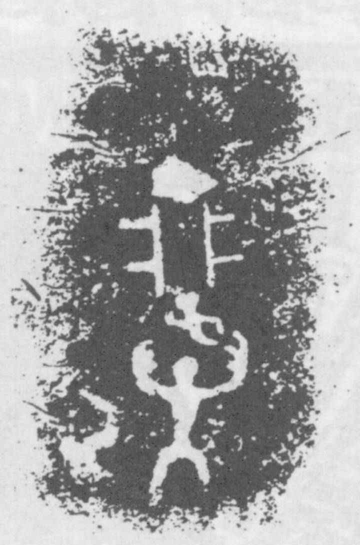
子廟父乙



腹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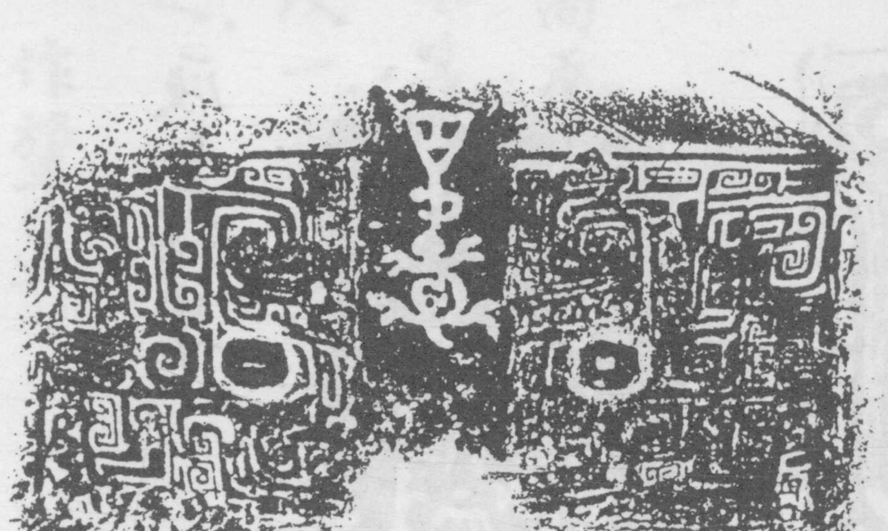
觶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七分、橢圓、口徑前後二寸、左右二寸三分、足徑前後一寸九分、左右二寸一分。腹有雷纹一道、足有弦纹一道。墨绿色、上有土斑、口旁绿黍古一片、弥臻雅韵。銘四字、在腹内。与子廟卣殆一家所作、乃商或周初之器也。





非[illegible]罍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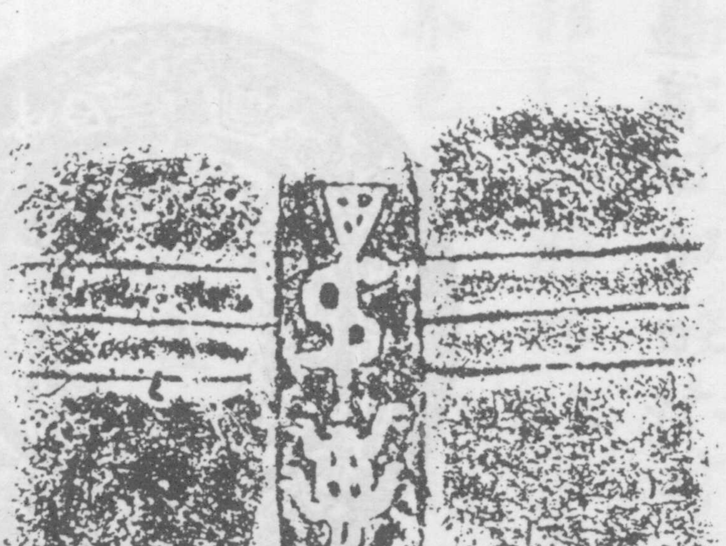
罍蓋橢圓、高二寸一分、腹横三寸、直二寸三分、口横二寸三分、直一寸七分、纽高五分、横七分。云纹一道、夹以小圈、色灰瑩。銘一字、在腹内。自宋以来皆称此类器为觶、曾见上虞罗氏所臧中罍蓋形与此同、惟蓋顶此作纽形、彼作圈形为異、故仍以罍称之。



畢冓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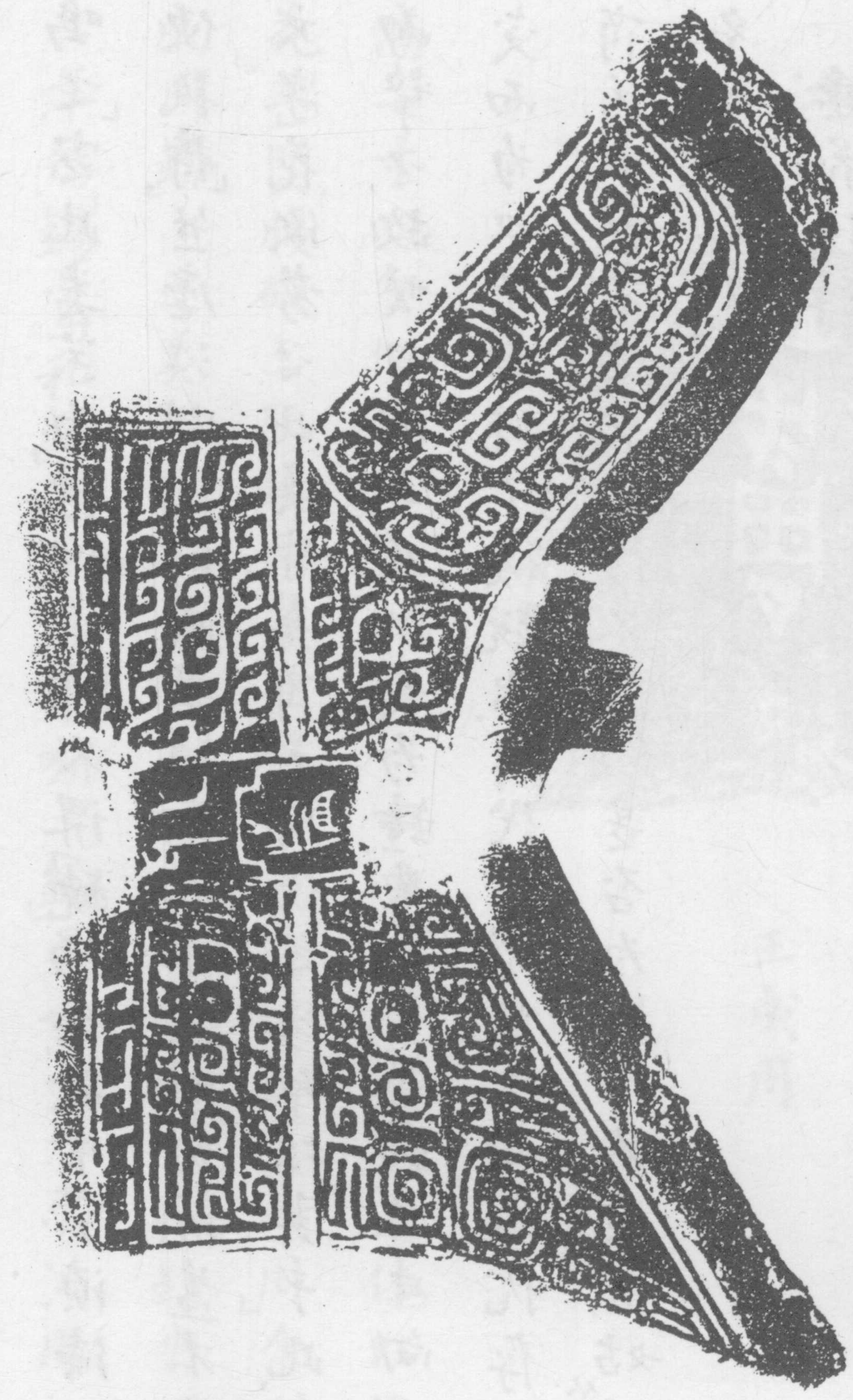
爵通柱高五寸六分、由尾至流广四寸九分、腹广二寸四分、深二寸九分。腹作蝯饰雷纹、色如枣红、锈如翠绿、经余剔治、花纹乃显。銘二字、在鋬内。以叔龟作父丙毁证之、此或是叔龟二字耶。

畢冓爵二



爵通柱右高六寸四分、左减一分、由尾至流广五寸八分、腹广二寸五分、深三寸二分。柱特短、腹作弦纹三、色枣红、上有红绿盗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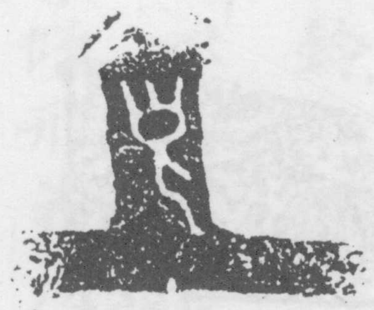
與前器同銘而筆畫小異。此器初為商承祚君所藏，及余得前器，乃向商君索讓，遂以歸余，其雅意足感也。同出土者尚有一戈，銘亦與此同，今歸于省吾君。



冉父乙斝

斝通柱右高六寸八分，左減一分強，由尾至流廣五寸六分，腹廣二寸四分，深三寸，鋬作獸首形，腹作饕餮雲雷紋。吾國舊藏銅器，皆經磨剔，故顏色潔澤，花紋明顯，觀故宮及濰縣陳氏所藏莫不如是。近三十年來，外國人之購求者，以初出土未經修治為貴，號曰生坑，風氣為之一變。此器出于安陽，初出土時，上徧土斑綠鏽，幾不見花紋，浸水中旬日，以鈍刀剔之，斑鏽剝落，最至分厚，有若脫痂，而器不傷，色作棗紅，非藥治之精不能有此。腹下有烟煤痕，乃知三足者，置火于下以烹煮也。銘三字，在鋬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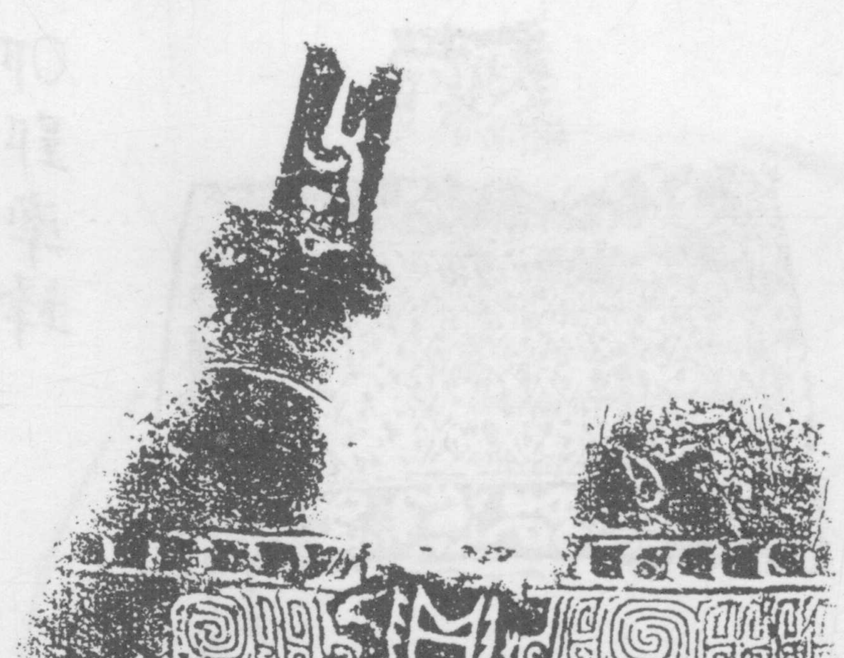
兇斝



一二

斝通柱高六寸三分，由尾至流廣四寸九分，腹廣二寸三分，深三寸，鋬作獸首形，腹有弦紋二，色若棗紅，銅質至精，綠鏽土斑，徧布其上。柱上銘一字。民國十七年出土于洛陽者凡二十餘器，鼎盈卣盇斝之有呂不銘者皆是也。

冊冋父丁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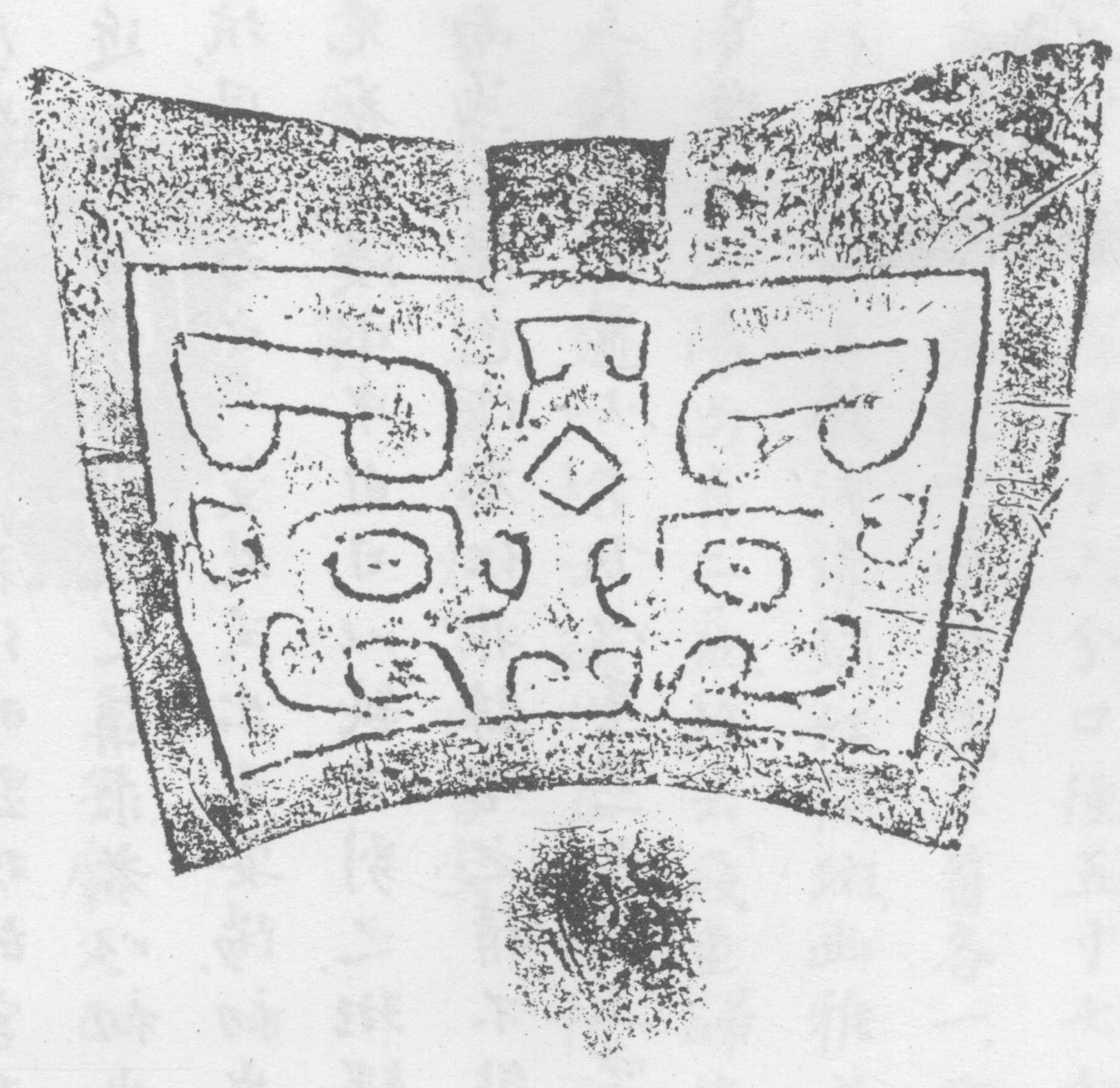
父丁

斝通柱高七寸二分，由尾至流廣五寸七分，腹廣二寸五分，深三寸一分，鋬作獸首形，腹作饕餮雷紋，褐色，紅綠斑，銘二字在鋬內。二字在柱旁。清初出土古器，以斝為少，西清古鑑四書著錄者只二十器，有銘者十器。阮元跋朱為弼三斝圖云「商器得一已足寶貴，況乎其三。……何日坐經注經齋持此三斝而飲之耶」。然近代出土日多，金文著錄表所錄四百五十二器，猶未盡也。以余寒齋，乃得其五，視朱氏所藏，過之，寧非幸耶。

饕餮紋鐃

鐃通柄高四寸五分，柄長一寸七分，口兩旁廣二寸六分，前後廣二寸二分，柄徑九分弱，腹作饕餮紋，腹內有二方孔，一穿于外表，一未穿，柄上下通，正中亦有一小孔，以木擊之，其聲清越，初疑腹內方孔所以調節聲音者，塞而擊之，其聲無異，殆初作器以調節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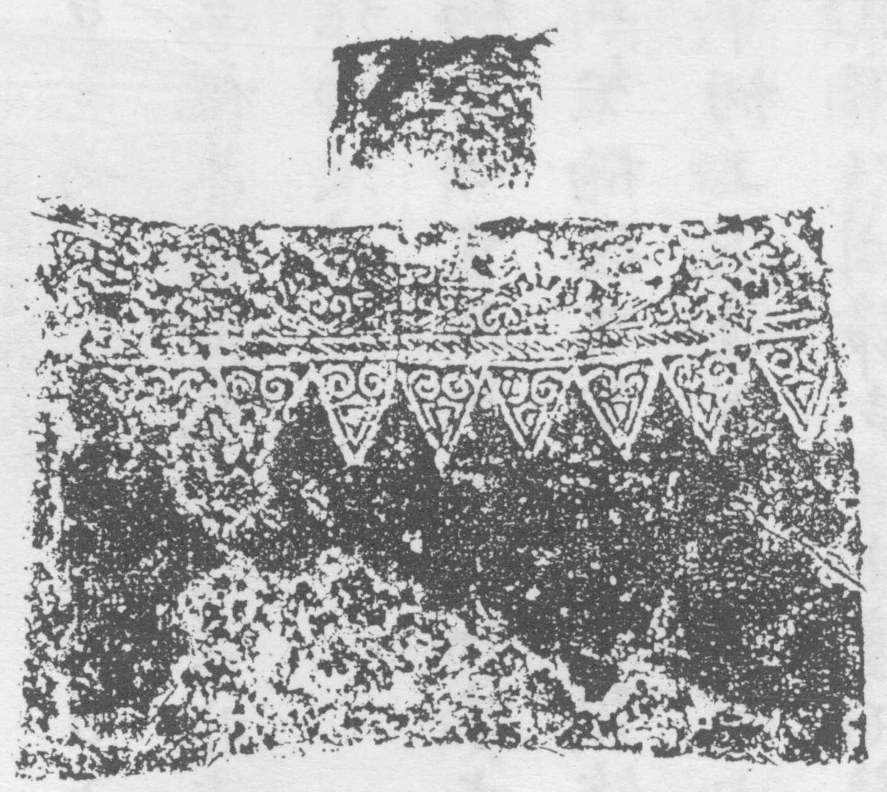


声音而穿孔，後穿孔之习成，与声音无关而亦穿之矣。徧体内外碧绿，上有土斑。罗振玉先生据周官鼓人注「铙如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定此类器为铙（古器物识小录）。又谓「铙柄短，故中空须续以木柄乃便执持」。然庐江刘氏所藏毕铙，柄长于器，则其说盖不尽然矣。以文字花纹考之，此类皆属商器，周代之钟即权舆于此。初则手持而击之，故其口向上。及衍变为钟，悬之于簴，则其口向下。钟復衍变而为口平，而铙不復铙出。周代句鑃其口向上，犹存此器遗意。商器不著器名，文献復不足徵，是否为铙未易质言，姑从人之说名之耳。

一四

垂花纹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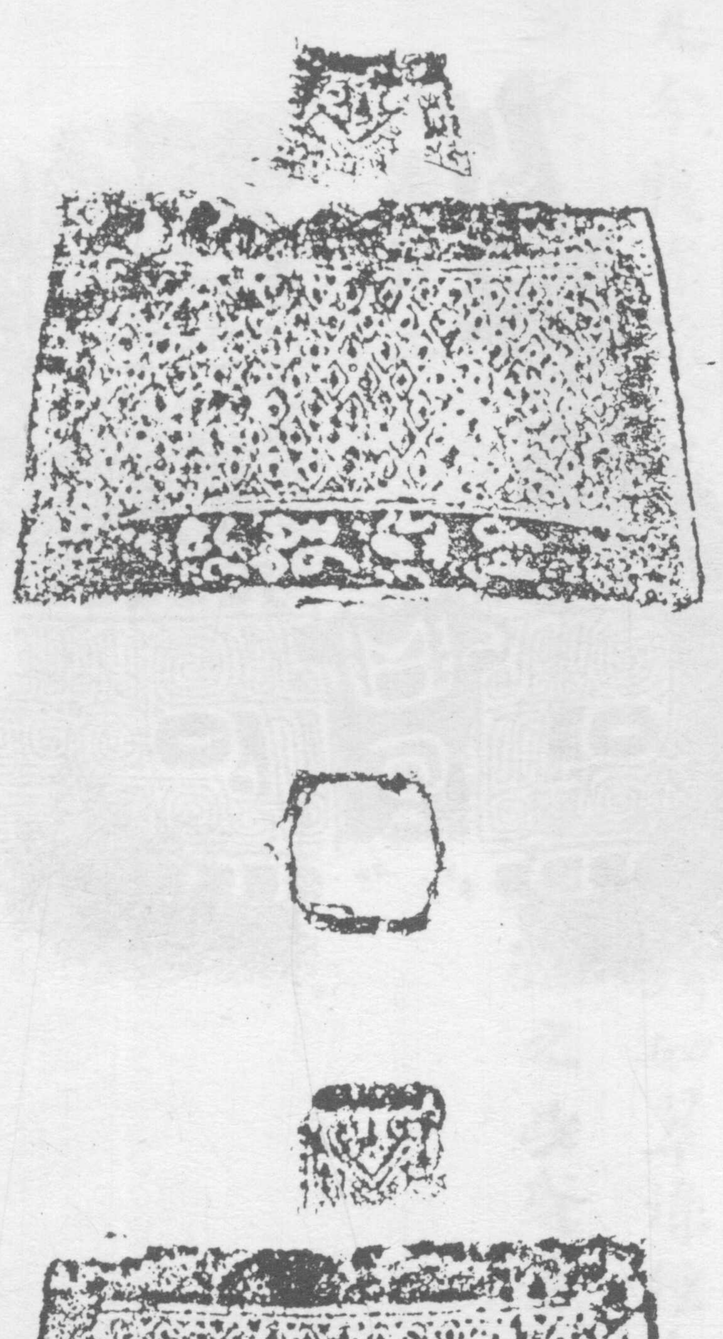
铎高一寸九分，口纵一寸七分，横二寸，方柄高五分半，口纵六分，横七分弦。腹上有斜格云纹及垂花纹，舞有云雷纹，腹内有安柄痕迹，如何安舌，不可知矣。色灰黑，有绿斑。传世之器，自著铎名者，仅得二器，一为遗邵铎，山阳邱氏藏，见于周金文存一卷，铭在两旁，



其全形不可得而见。一为卯𨛜率铎，其铭横列口之两面，形制与此同，而器差小。其宛句鑃形制花纹亦与此同，而有长柄。王国维先生谓「古音翟声与睪声同部，又翟铎双声字，於鑃即铎」（古礼器略说）。句鑃此器可为实证矣。

一五

卯𨛜率铎



卯𨛜率铎（两面文同）

铎高一寸五分，口纵一寸三分，横一寸七分，柄高四分，口方五分弦。腹作方格纹，柄前後亦有方格纹，而两旁无之。色如瓜皮翠绿，铭两面各四字，横列口上。因以山查敷治文字，故当字处绿锈尽去，微露铜色。假之郝肆，附印于此，以为前器左证。

王成周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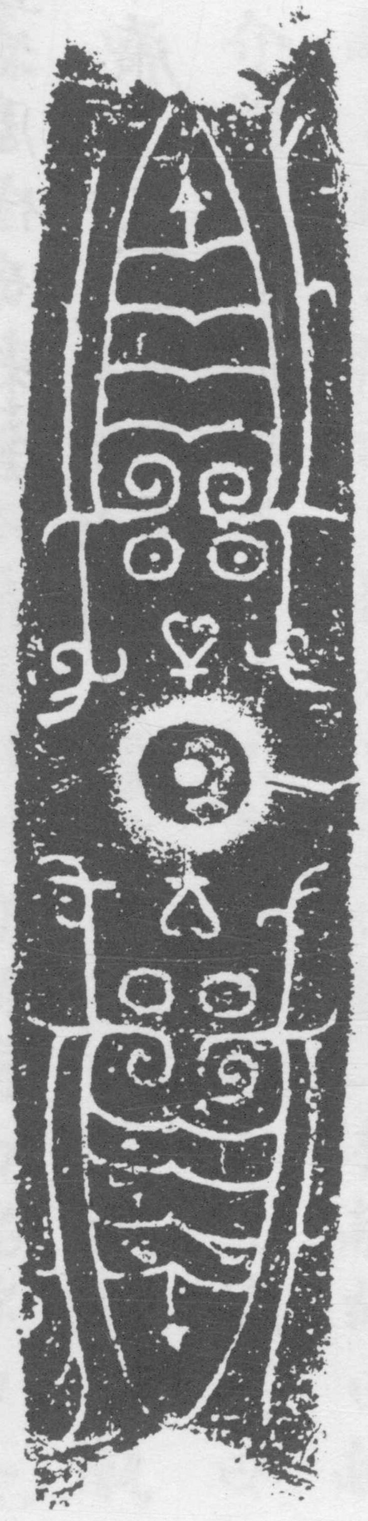


令

王成周

鈴高二寸四分，紐高七分，口縱一寸四分，横二寸，通体红绿斑駁，土花甚堅，腹破三孔，銘四字在腹外，或读作「命王成周」，余则谛为「王成周鈴」。鈴之类别有二：一缀于旂上者，诗载見「和鈴央央」，左氏桓二年傳「錫鸞和鈴」，毛公鼎「朱旂二鈴」是也。一为乐器，周礼春官巾車「大祭祀鳴鈴以应鸡人」是也。此鈴器大，不宜在旂上，殆鳴以聚众者欤。上虞罗氏所藏楚王領鈴，鐘上为环狀之紐，与此器同，故以鈴鐘称之。周鈴之有文字者，昔人未有箸錄，唯此一器而已。

蟬纹車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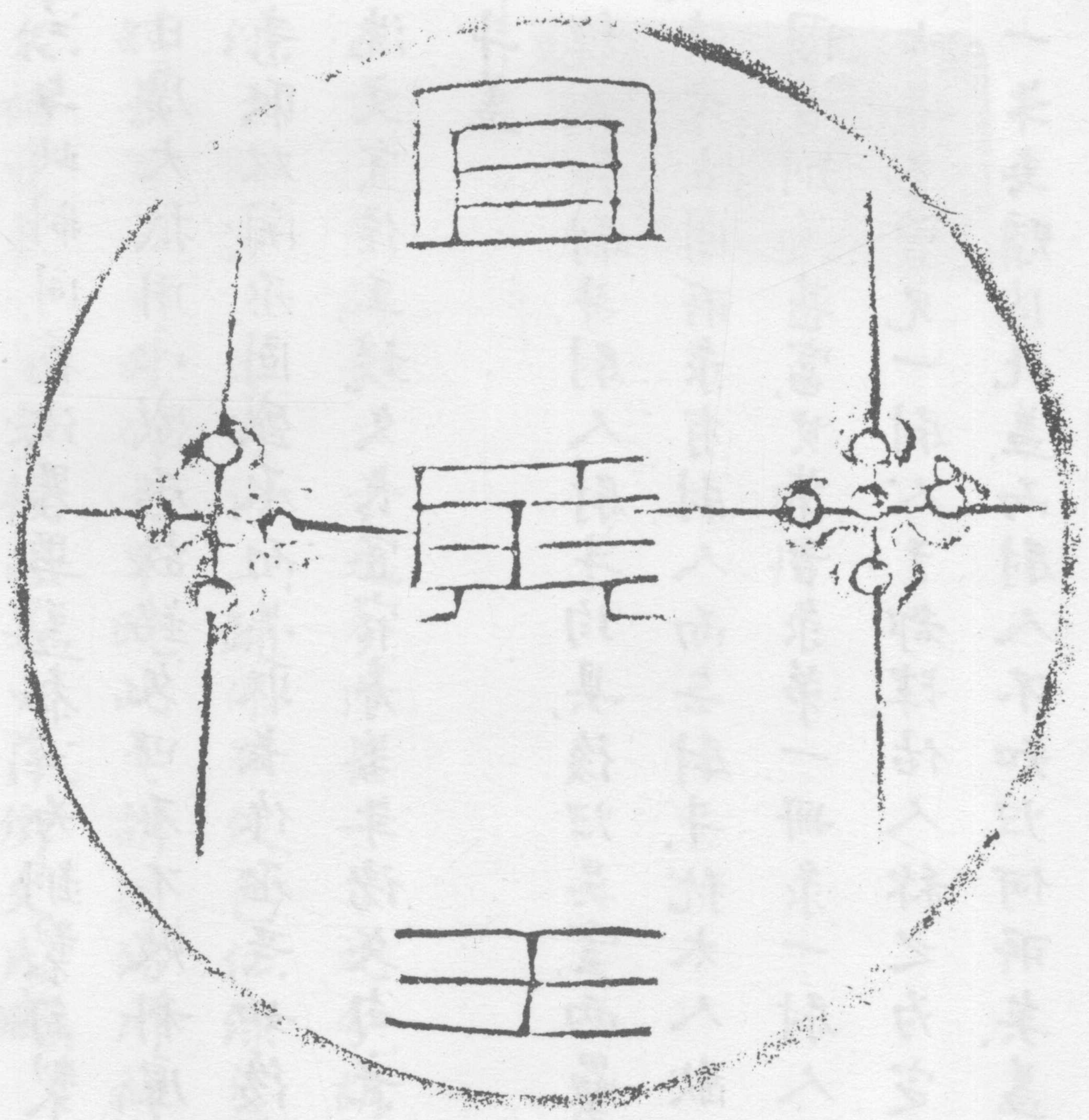


釜底长六寸，广一寸一分，两端上穹而復下垂，高二寸八分，末缀以圜鈴，鈴四面有长孔，面作二蟬纹，通体红绿斑，吾友董作賓先生曰：「以蟬形为纹饰，古銅器多有之，前岁发掘殷虚，得白陶残片，亦有蟬形花纹，与此相类。是器两端有鈴，似车上装饰之物，蟬纹

一六

或以象其鳴声欤。」

宜侯王盂



宜侯王

盂高四寸三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八寸二分，底徑四寸九分，腹有带纹，两旁獸面，色黑，有绿鏽，銘三字，两旁夹以菱花十字纹，在腹内。洗之为器，見于仪礼及礼记。仪礼士冠礼「夙兴，设洗直於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又「兄弟畢袗玄，立于洗东，西面北上」。士昏礼「设洗於阼階东南」。又「媵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礼记鄉飲酒义「洗当东荣」。博古图录以此器当之，九百年来無異言者。吾友徐中舒先生据当塗县所出一器，銘为「德家釪」，盂杅釪一字，谓此器当名之为盂，不当名洗，其说是也。漢人皆不言洗，而此器流傳至多，固知此之非洗矣。然苟非器上有名，则其为何器，亦未能遽定。荀子君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韩非子外儲说左上引孔子说略同。仪礼既夕礼注「杅盛湯漿」。史记滑稽列傳「操豚蹄酒一盂」。漢书东方朔傳「置守宫盂下」，注「盂，食器也，若盔而大，今之所谓盔盂也」。说文「盂，饭器也」。方

一七

方言五「盂，宋楚魏之间或谓之盌，盌谓之盂，或谓之銚鋭，盌谓之櫂，盂谓之柯，海岱东齐北燕之间谓之盞。」又十三「盂谓之柉，河济之间谓之盞盌，椀谓之盦，盂谓之銚鋭，木谓之梋抉。」观此可知盂之用及其异名。博古图周季姜杅形状与此略同，而旁多两耳，则此其形盖沿周代而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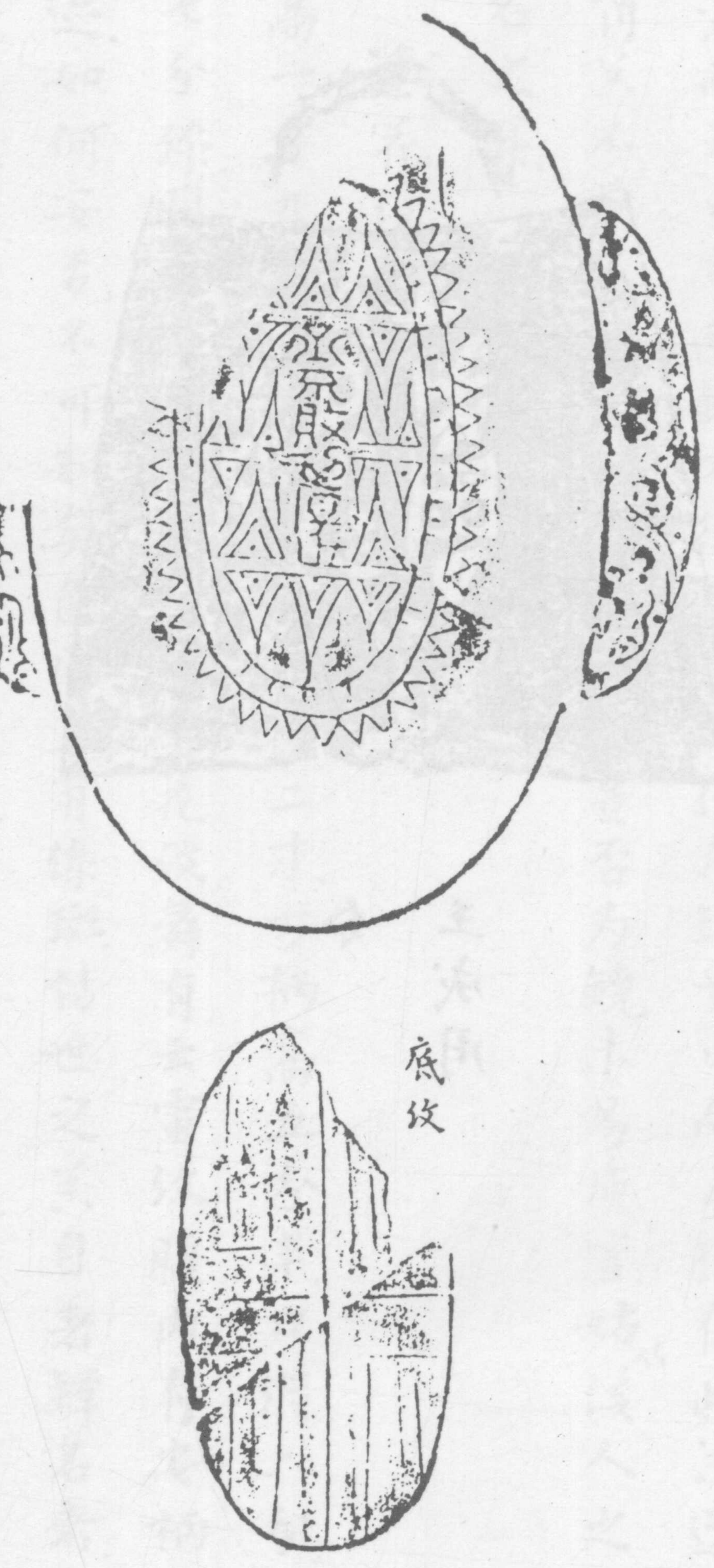
嚴是盂



嚴是作

盂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七分，口径八寸八九分，底径五寸二分，容

廣九分。两旁獸面有鼻，腹作芾纹，色黑。铭三字在腹内。是氏古通。以文字攷之，乃蜀郡嚴氏所作。廿一年秋得于廠肆，故未收入漢金文录中。



底纹

丞不败杯

丞不败，利厚世。

二十年秋得残杯于厰肆，僅丞不败利四字，深惜其不完，旨未录于汉金文录。罗氏亦收入贞松堂集古遗文補遗中。廿一年春節，在琉璃厰古玩摊上復得其半，有厚世二字，合之前半，文乃完整。而全器尚缺一片，不可蹤跡矣。杯椭圆，两旁有耳，以所存推之，口縱三寸八分，横二寸三分，耳广三分半，底縱二寸二分，横一寸一分。丞承厚後古通。周礼小行人「为承而擯」，注「承犹丞也」。大戴记保傅「丞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孝经注「前疑後丞」，释文本亦作承。释名释言语「厚，後也，有终後也。故青徐人言厚如後也」。莊子列禦寇注「怯而静，乃厚其身耳」，元嘉本厚作後。

吾友魏建功先生跋曰：「此器前人谓之羽觴。按当以棓名为确。子雲方言「盂，椷，盞，盌，閜，盪，盧，棓也」。棓乃汉世通语。朝鲜乐浪出土古

物有泰器与此制同，花纹略異，盖泰器为铜製，匋製以後所兴，尔时行用日广，大抵用以盛承，故铭文曰丞不败利厚世，皆汉器铭句成语，意取双关，丞固盛承，而亦取长作丞意，如後世长命富贵及当世洗文宜侯王，镜文长宜官寿万年诸文句意也。」

尉斗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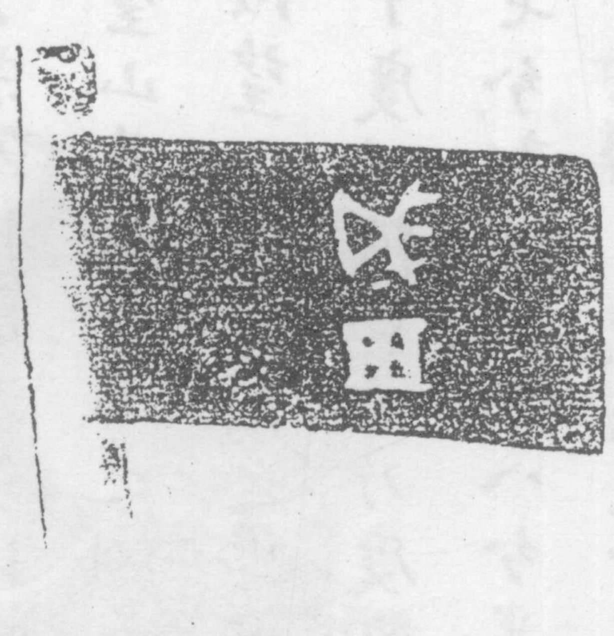
沈涛藏魏太和尉斗，尉人，尉斗均具，後归吴雲两罍轩彝器图释著录之。续考古图所录有尉人而无尉斗，犹太人猷旒佛袍罗斯收藏吾国古铜器甚富，其集古录第一册录一尉人之端作狮子形者。十七年冬曾见一尉人于都肆，估人称之为空凤旒杆，索價千金。廿一年春購得此盖，而尉人不知归何所矣。盖高二寸，口径七寸三分，视吴氏所藏者为巨，藏之于录，企或可为延津之合乎。

寵

明器之灶，瓦製者多而銅製者少。倚考古圖著录一器，名之曰竈釜甑突，（四庫文津閣本有此四字，陸氏刻本無之。）凡四物。法國伯希和中國之青銅器著录一器，凡三物，失其突。羅振玉古明器圖录著录一器，凡五物。廬江劉氏善斋藏一灶，旁刻弟四二字，疑出此器。灶一，鍑一，甗一，小鍑二，突一，凡六物。全器高四寸八分。灶高二寸三分，口從一寸二分，上横四寸，下横三寸六分，由突至口長六寸七分，鍑孔徑三寸二分，小鍑孔各徑一寸七八分，內突高四分，口徑五分，四足。鍑高一寸五分，腹徑三寸六分，口徑一寸六分。小鍑高一寸一分，腹徑一寸九分，口徑一寸三分。甗高一寸七分，深一寸五分，口徑三寸六分，足徑一寸七分半，底有從横孔，可通蒸气。突作獸張口形，高二寸三分，足徑七分。青銅色，上有紅綠鏽。孟子滕文公「以釜甑爨」，淮南子泰族训「百姓負釜甑而國乎岐」，史记项羽本纪「皆沈船破釜甑，以示士卒必死」，後漢書齐武王縯傳「破釜甑，鼓行而前」，皆言釜甑，而漢器銘則多言甗鍑。潍县陈氏所藏孝文廟甗鍑，凡上下二器，銘云「漁陽郡孝文廟銅甗鍑」，蓋上器为甗，下器为鍑，合二器而称之則曰甗鍑，形制正与此甗鍑同。考古圖周陽侯甗鍑，有鍑無甗。吕氏云「按说文鍑大口釜也，鍑上有甗，故曰甗鍑」，其说是也。陈介祺不知甗鍑之为二器，于孝文廟上器称之曰甗鍑，下器称之曰甑。（見簠斋藏古冊目並題记）平陽鏖甗只有上器，故銘云甗而不云甗鍑。陶斋吉金录七晋太康釜，形制为甗鍑而銘称为釜。方言五「釜自関而西或谓之釜，或谓之鍑。甑自関而东谓之甗，或谓之鬵，或谓之酢餾」，是可知釜与鍑，甗与甑，皆同器而異名。漢書五行志「昭帝元凤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灶，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可知一灶有數釜矣。釜所以烹物，甑所以蒸饭，灶所以燃火，突

所以出烟，四者交相为用，而此器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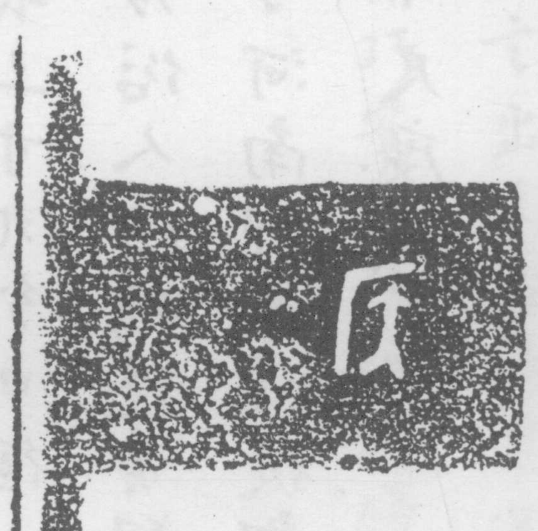
成周戈



成周

戈援長五寸六分，胡長二寸九分，內長一寸九分。胡有一長方孔，所以縶繩于柲。銘二字在內上，鑄作布紋。色紅綠藍斑駮可念。大抵胡之短長，可以测时代之早晚。此戈胡短，殆周初器。又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录一器，字較此略大，萍鄉文氏藏。

矦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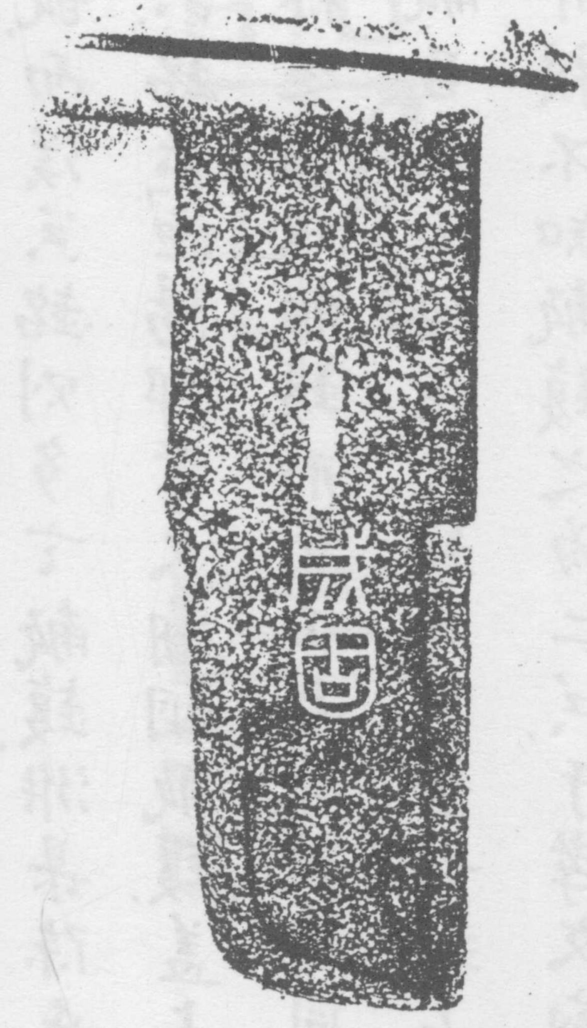


矦

戈作十字形，長八寸三分，闊五寸八分，中有圓孔，側有三長方孔。黝黑色，上有綠鏽，缺処質若金黃。銘一字在內上。其制視常戈为薄，乃儀仗或明器，而非用于战鬥者。欲出于濬县。二十年春，余購得之。同时尚見一射字者。廿一年夏，中央研究院發掘濬县，亦得其一，一面为矦字，一面为炏字。廿二年春，于省吾商承祚两君復各得其一，与此同。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记据考工记廣長之度及

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鋝之文，所擬戟图如此，後以十餘年間所見古戈二十餘了，求一如此形之戟無有，遂以内之有刃者当之，此足補程氏所未見。倨句中矩宜名为戟，然所見古兵之自銘为戟者，如啟之造戟、大良造鞅戟，皆不如此，或此为戈之变形，故仍以戈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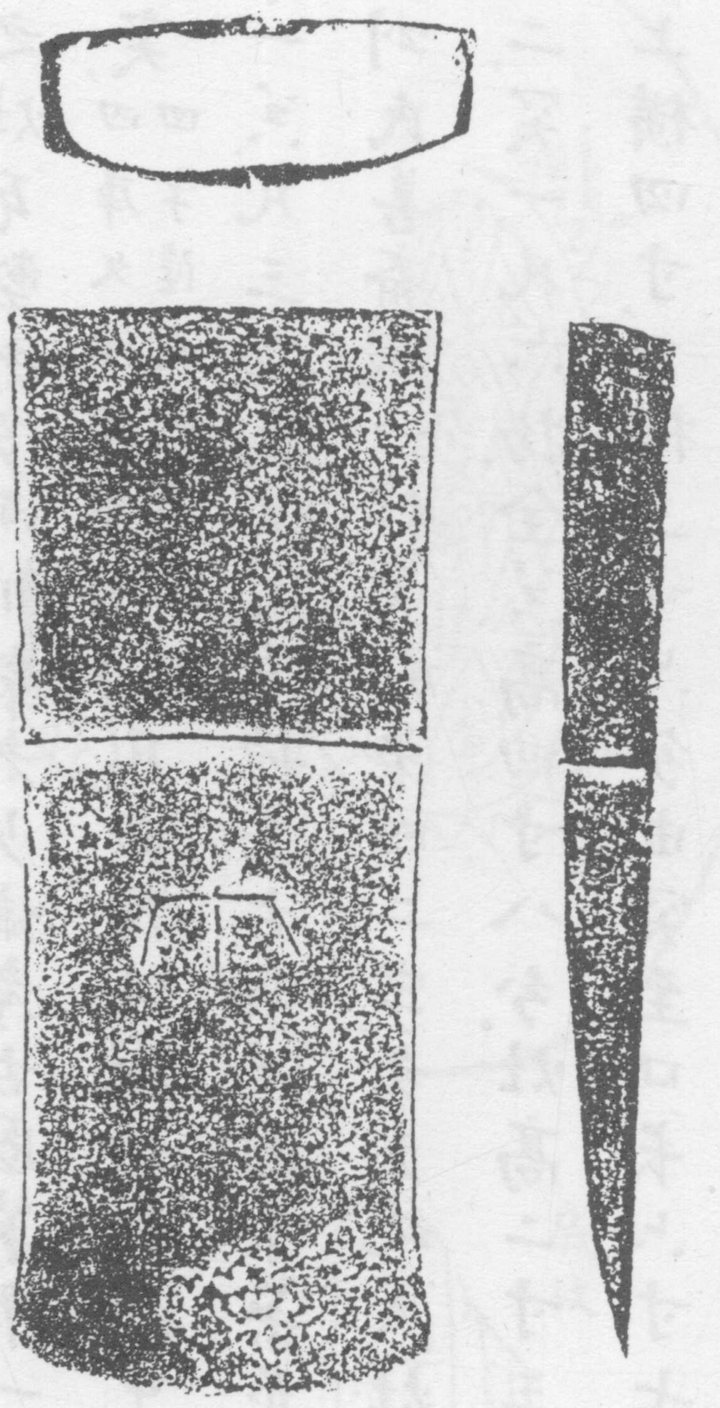
成固戈



成固

戈援长五寸一分，胡长四寸九分，内长三寸又半分，胡有四孔，内有一孔，銘二字，在内上，凿成非铸，画浅底平，首見留里楊里酒兴敦，亦如是，色黑，满布薑條鏽，成固县名，漢置，南朝宋改曰城固，故城在今陕西城固县西北十八里，廣州白云山出土凡数兴，友人商承祚闵蒋补名乃其一，余收入漢金文录中，廿一年秋南归，獲此于廣州府学东街古玩肆，南天金石貧乃此良不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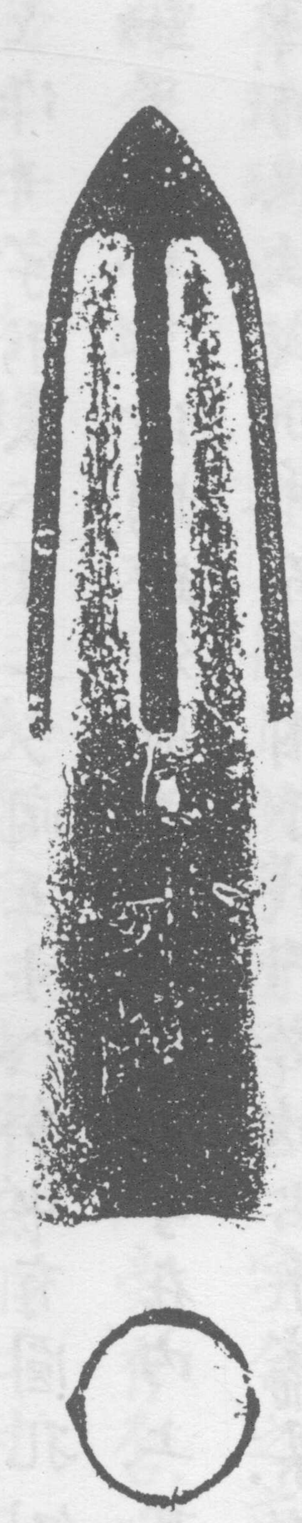
巾斧



巾

斧长三寸五分半，口纵中五分半，两旁四分，横一寸四分，底平，面微圆，中空可纳柄，末为刃，色褐，有條鏽土斑，銘一字，陽识，在面上。

河南矛



河南

矛长三寸九分，口径六分，弥四棱，前後有孔可以施釘，色黑带古，刃为俗人磨礪，现黄铜色，銘二字，凿款，河南郡名，秦置三川郡，漢改曰河南郡，东漢從郡之，此西漢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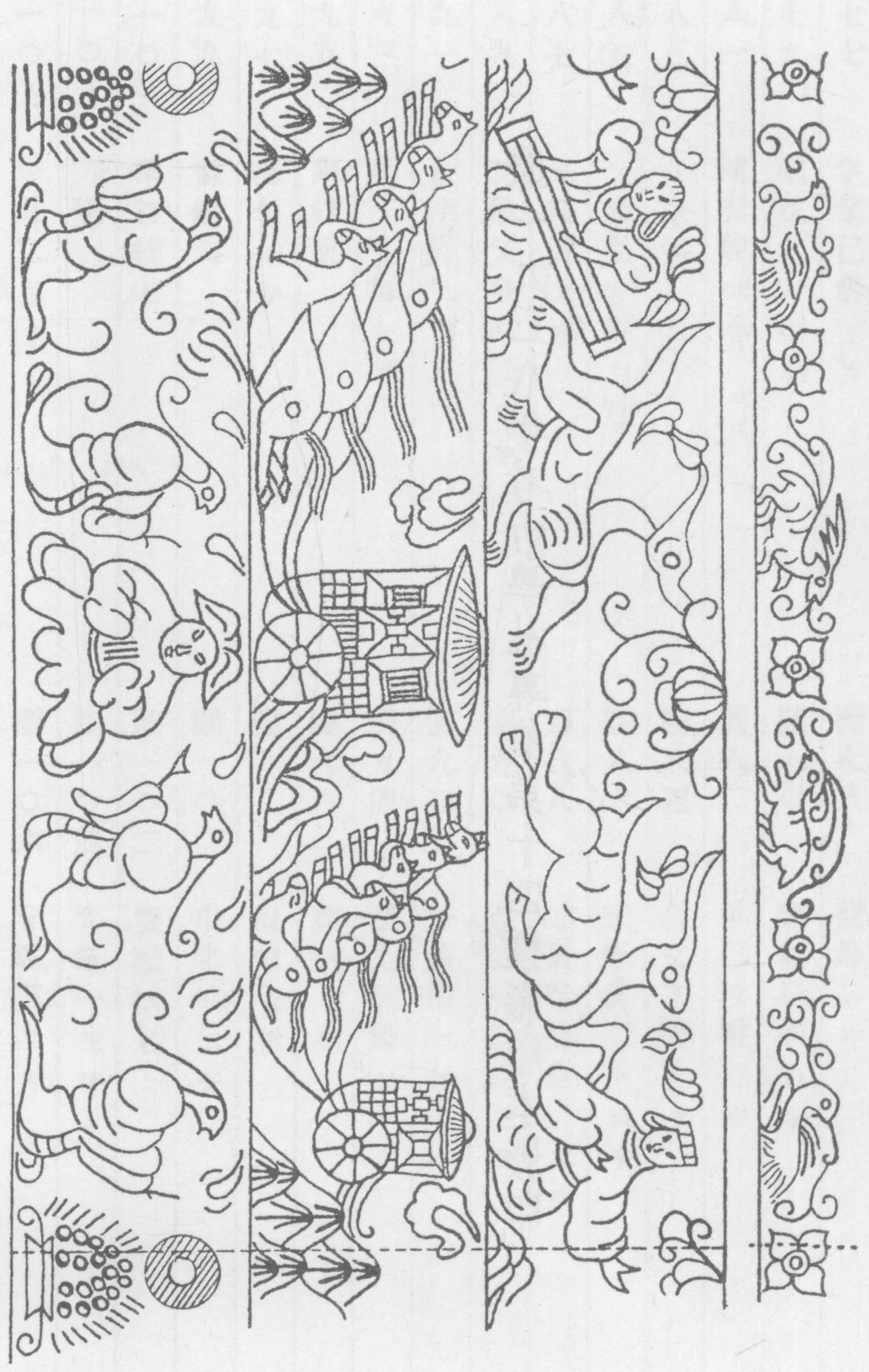
尺度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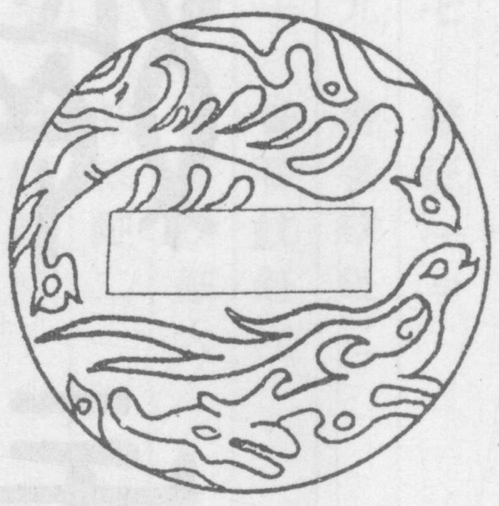


釋名釋兵「弩，怒也，有势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弦者曰牙，似齿牙也；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郭也；下曰悬刀，其形然也；合名之曰机，言如机之巧也；亦言如门户之枢机，开阖有節」也。今所見漢魏弩机銘皆从金作鈦，不从木，昔人称之为弩机，记尺度机之发見始于宋沈括夢溪筆談十九曰「予顷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机，其望山甚长，望山之侧为小短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算家句股法也。大甲曰「往省括于度则释」，疑此乃度也……」此鈦高五寸，臂长三寸一分，牙高二寸七分，郭长二寸八分半，廣九分，高一寸，弥，县刀长一寸九分，鍵前长一寸二分，後长一寸二分，弥，色褐，略有條斑，尺度刻于牙之望山上，銀错，每寸四分之，凡二寸又四分之一，望山长今尺一寸六分，弥，距郭上五分，错尺度，弟一寸长五分，弟二寸又四分之一

六长五分，疑弓为发弩之用，非寻常尺度也。

銀錯車馬紋漏壺





壺銀製，通蓋高四寸九分，器高四寸二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一寸八分，底廣一分半。蓋高八分，深六分，口徑一寸五分，底廣一分半。流长八分，口徑三分半，底廣一分。蓋有长孔，三足作馬蹄形，色灰黑。銀錯花紋，復画金线于花紋之上。蓋顶为凤鸟之紋，旁作二獸二鳥，夾以花艸。器紋凡三截，上截一人撫琴，一人坐而聽之，後有兩走獸相馳逐。中截兩馬車奔馳，一駕四馬，一駕五馬，与吳朝陽里鏡紋相似。下截前供花果，後一人端坐，左右各有长辮怪獸跪而侍之。形制与考古圖所載丞相府漏壺相同，而小其半，未審何

用也。嘗謂漢人鑄銅，其紋飾遠遜商周，然其錯金銀之器，如車鉤車飾，則为獨绝，有非後代所能及者，观此小器，概可見矣。

鸡彝



彝高三寸一分，銀製，色灰黑，有土斑。形如鸡，背负尊，中空可載酒。估人云出于洛陽某宋墓中。古器銅製者多，而銀製者少。此器形制精巧，案头清供，颇饶逸致，是屬宋器，亦自珍閟。

頌齋吉金續錄

丙子四月

鄧爾疋

據一九三八年考古學社專集第十四種影印本影印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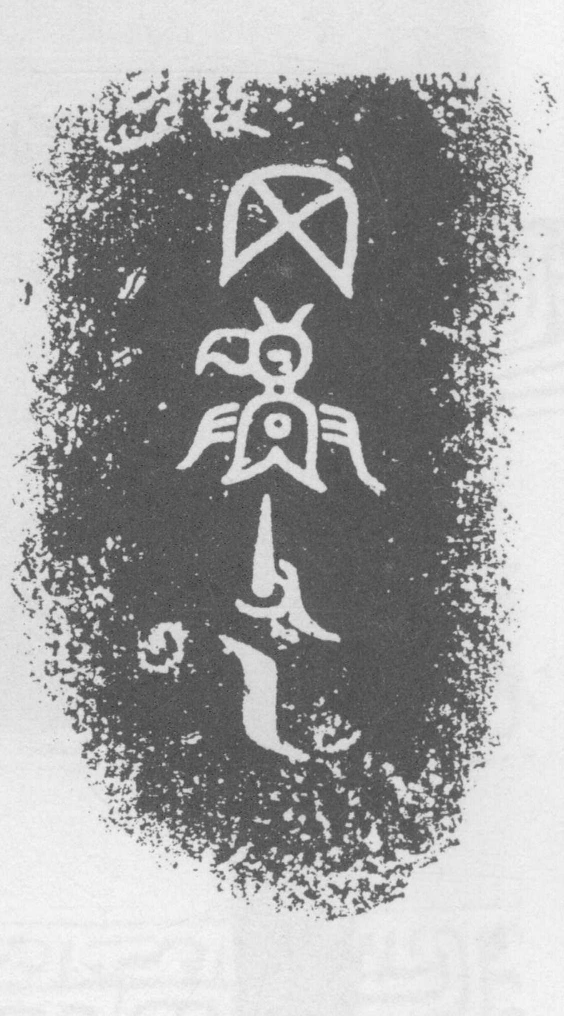
頌齋吉金續錄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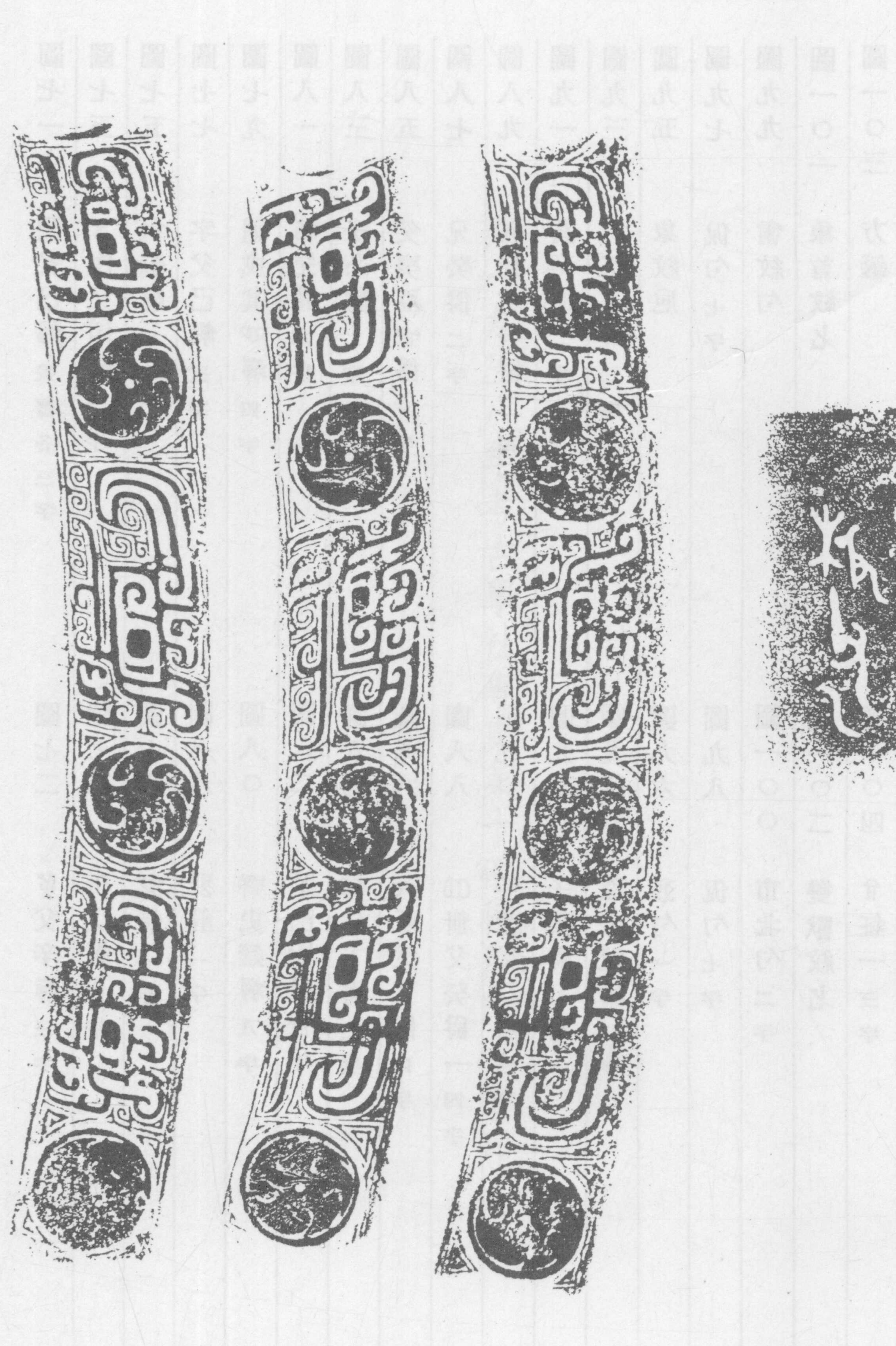
目錄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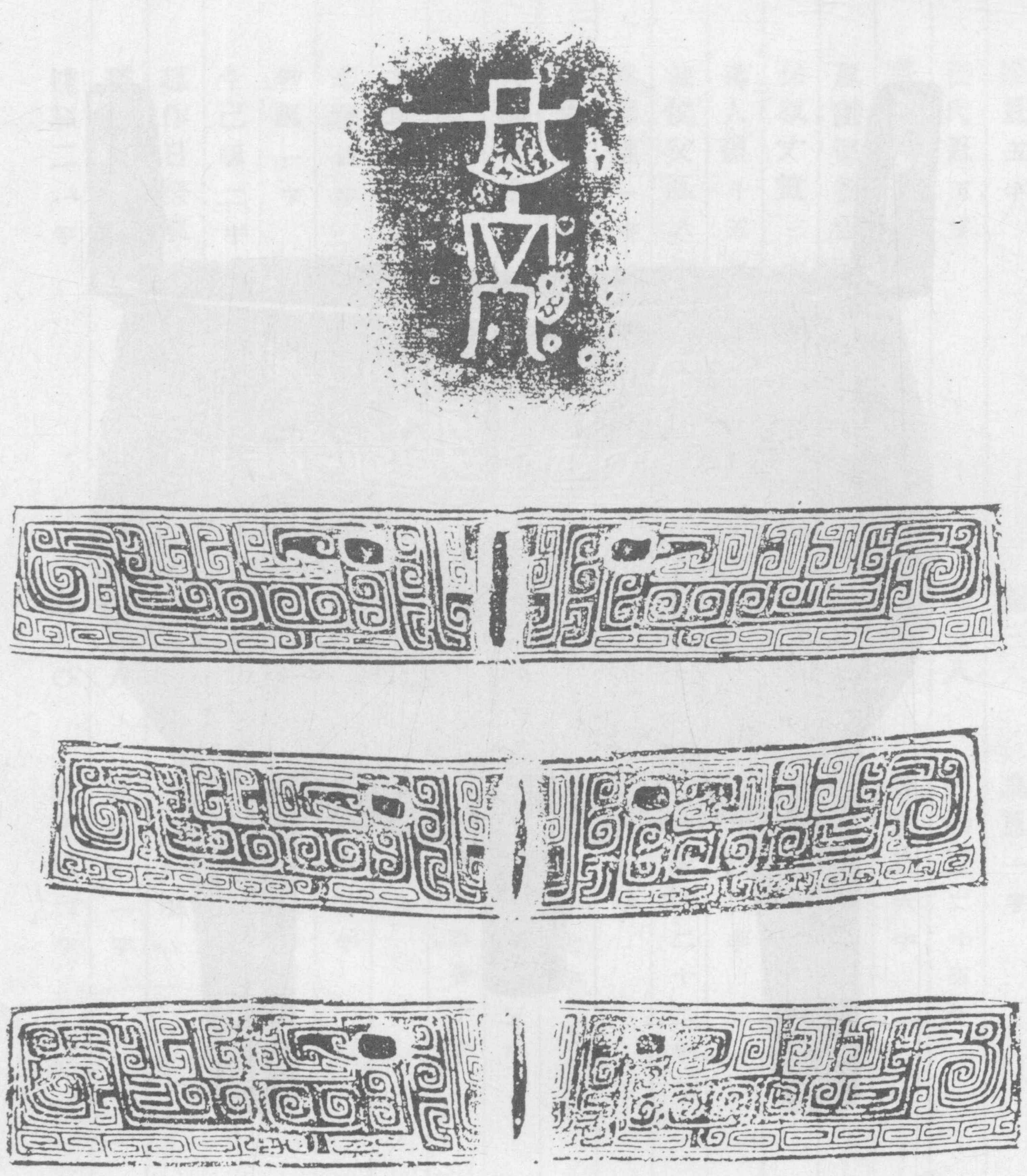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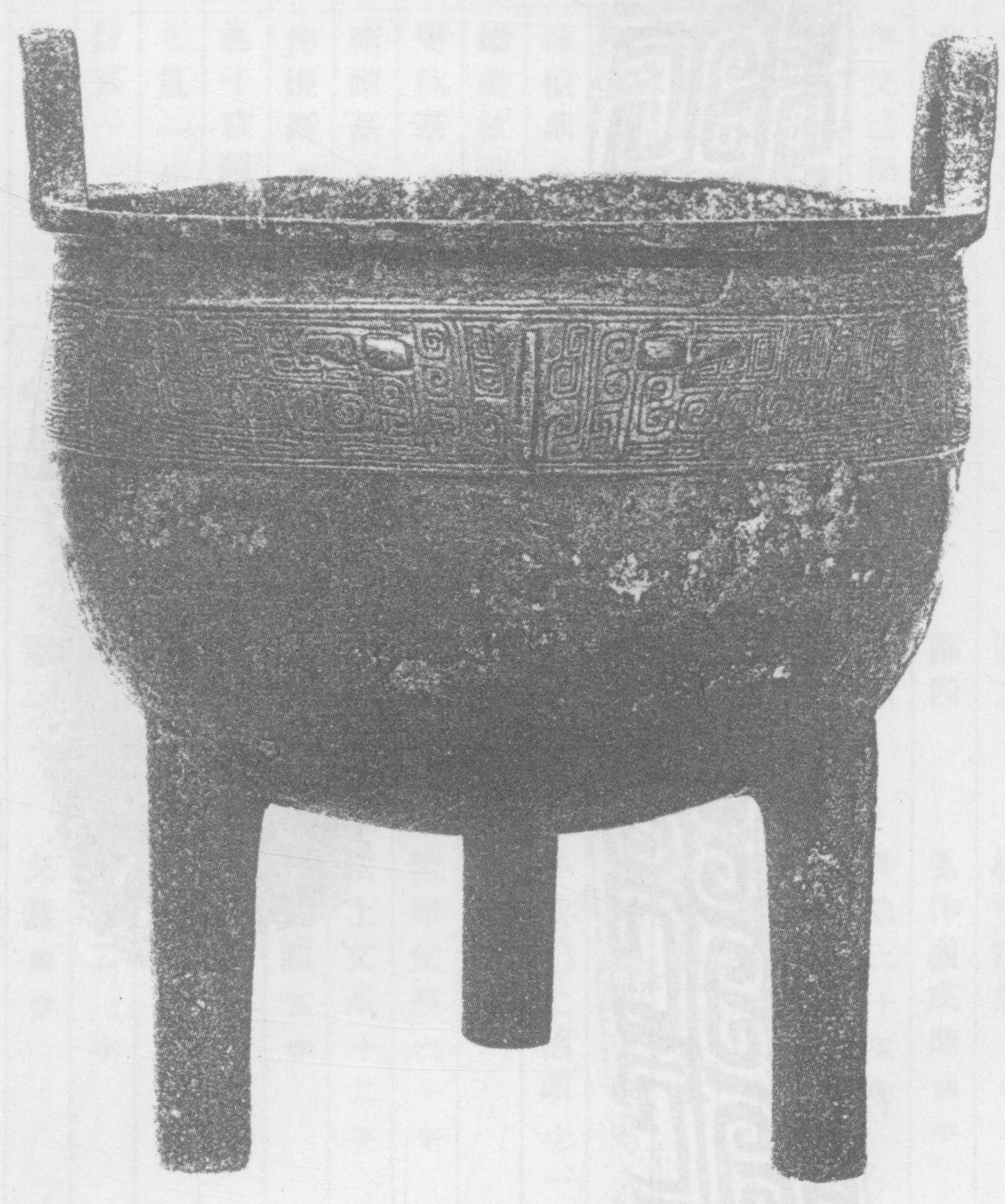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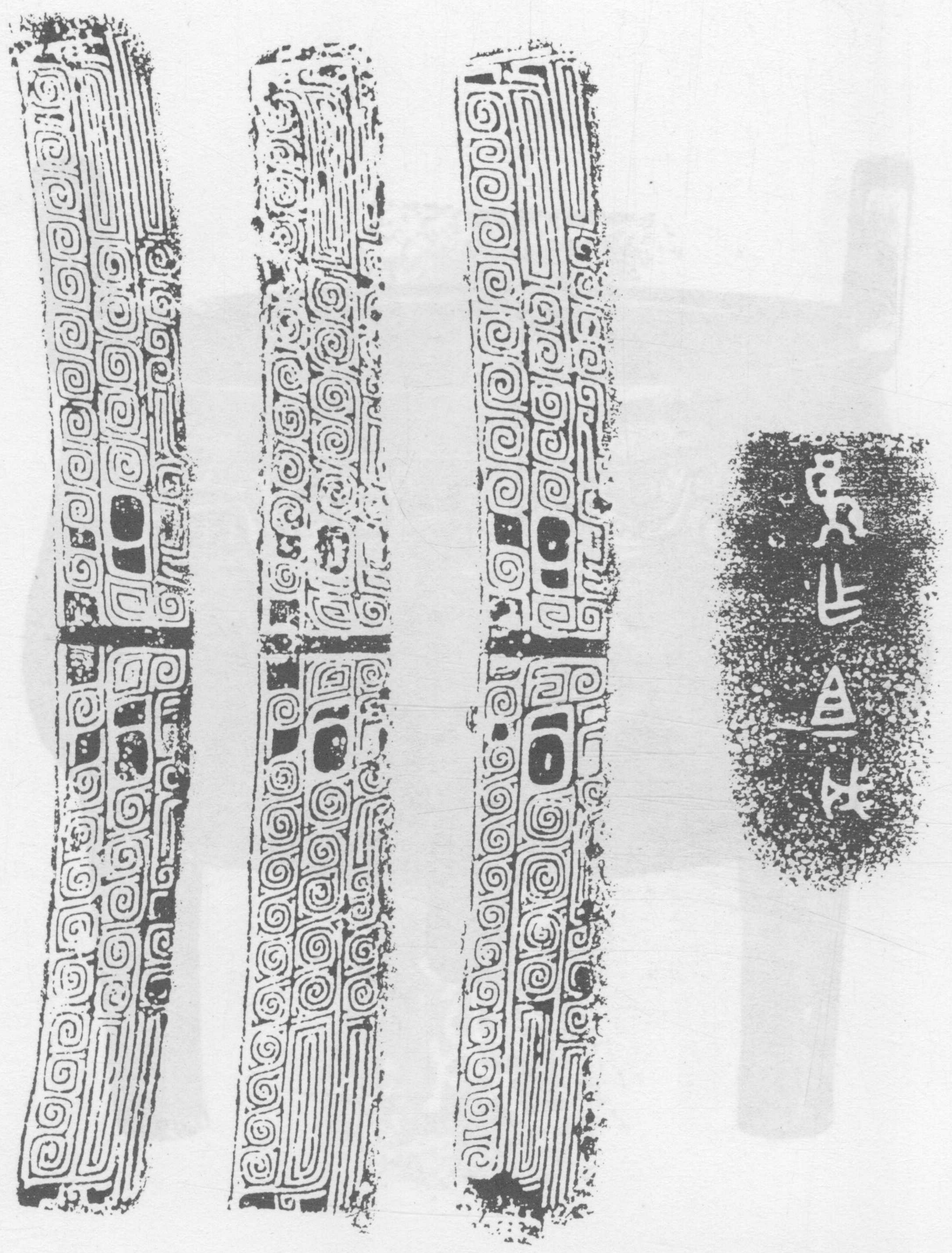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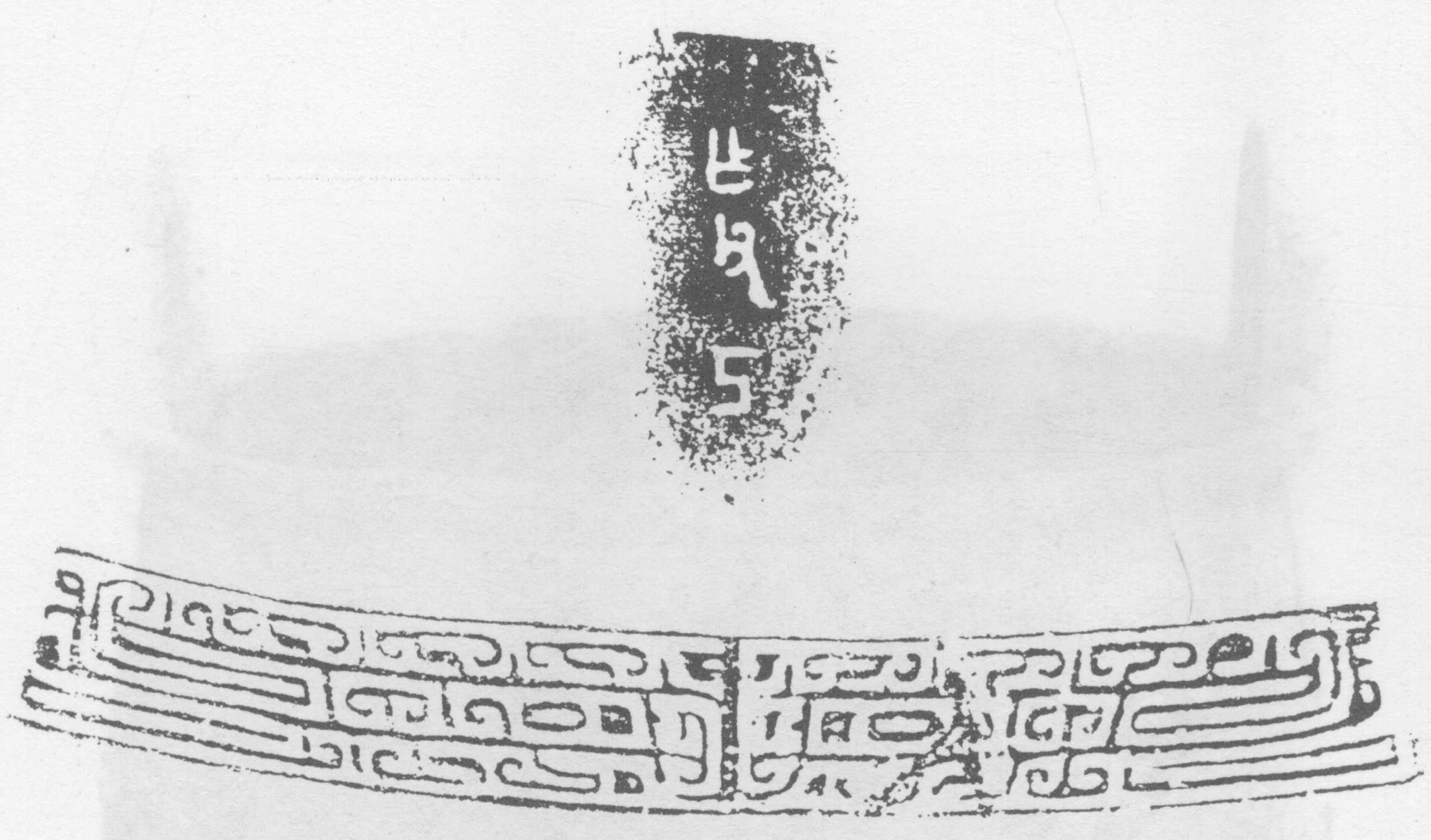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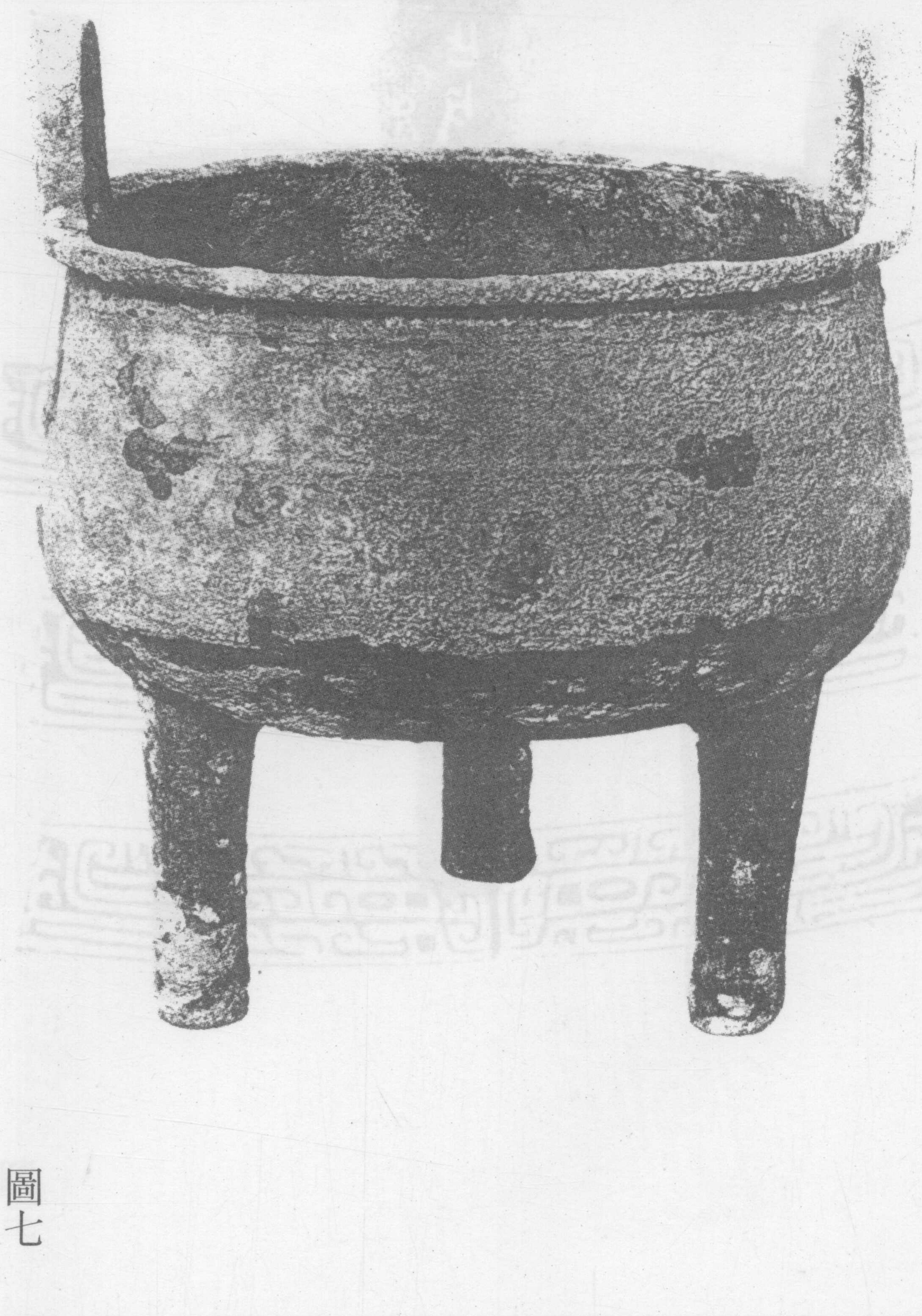
圖四



圖六



圖五



圖七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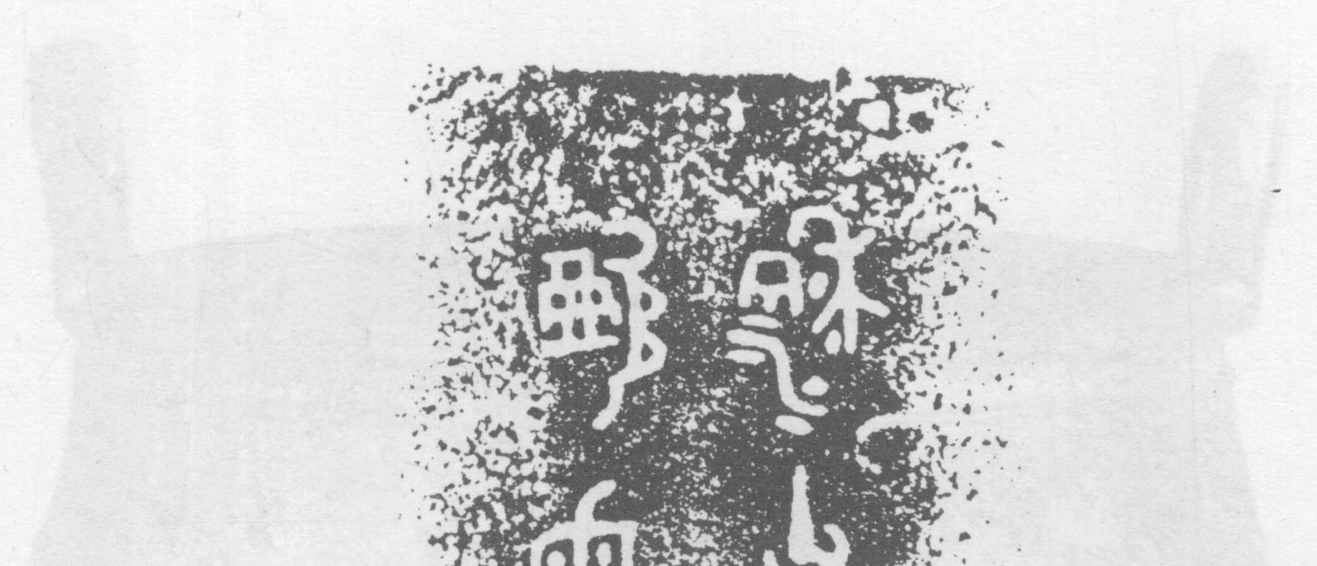


圖九





圖八



圖九



圖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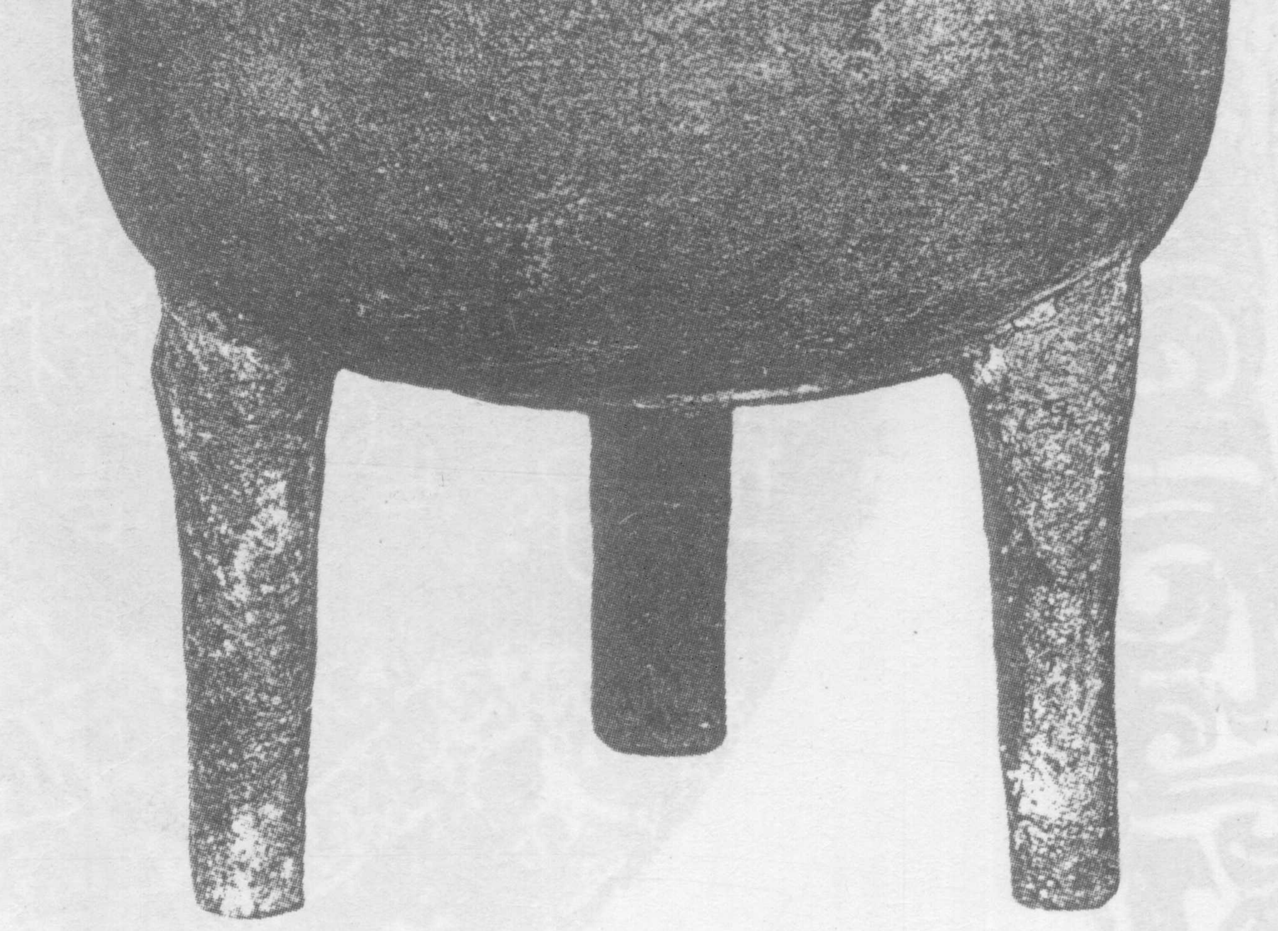


圖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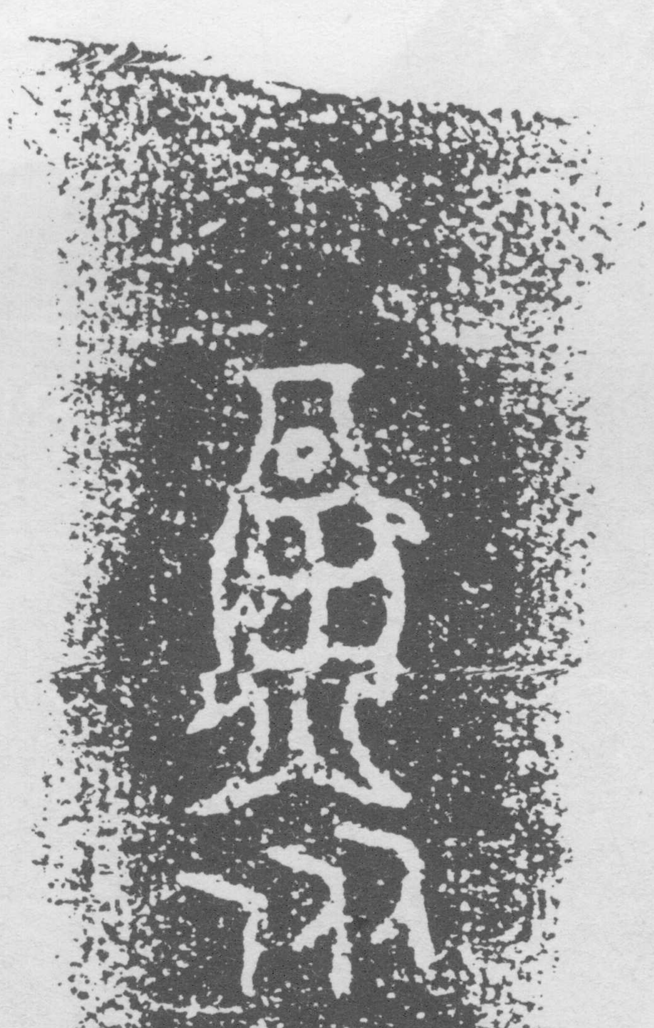


圖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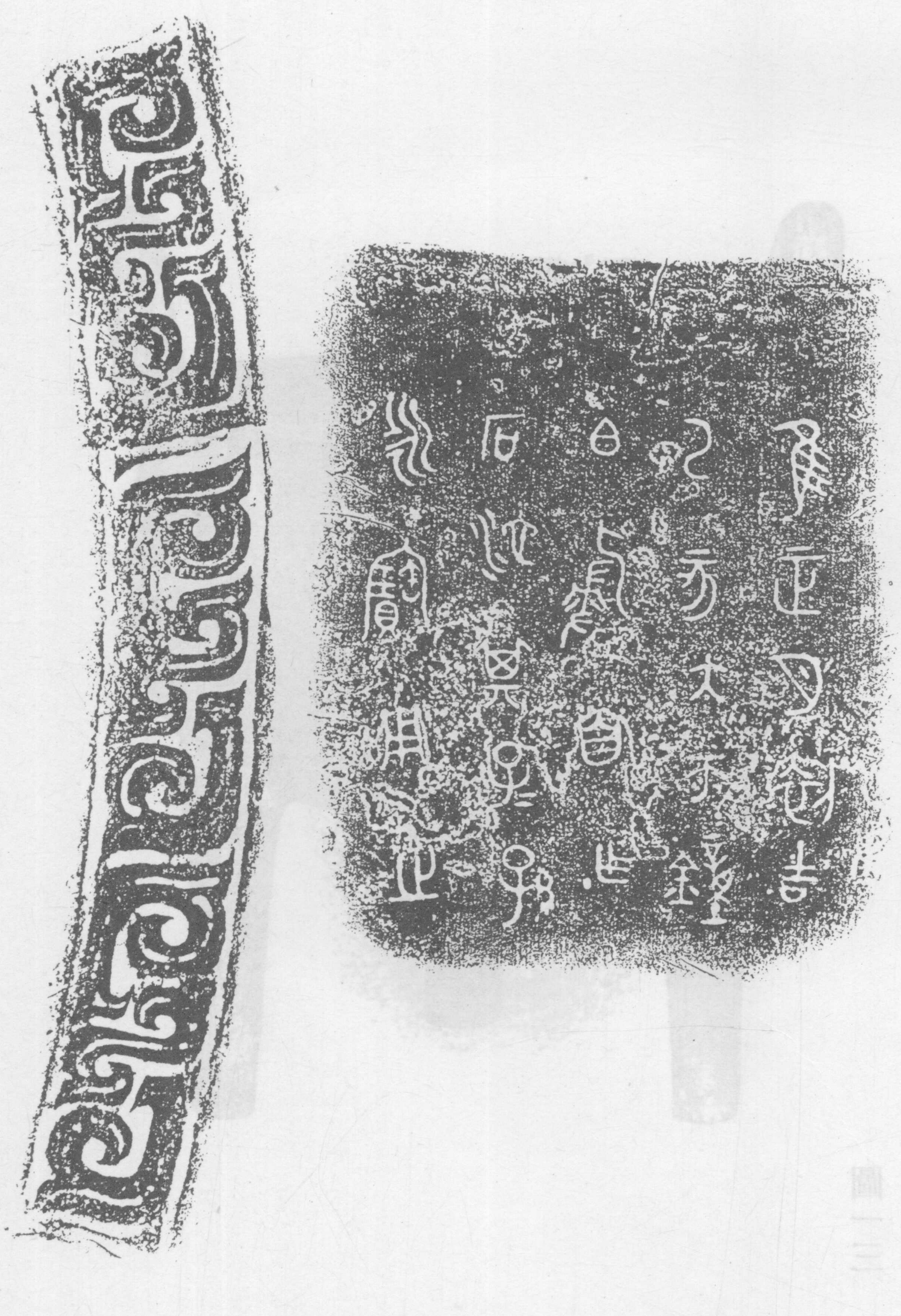
圖一三







圖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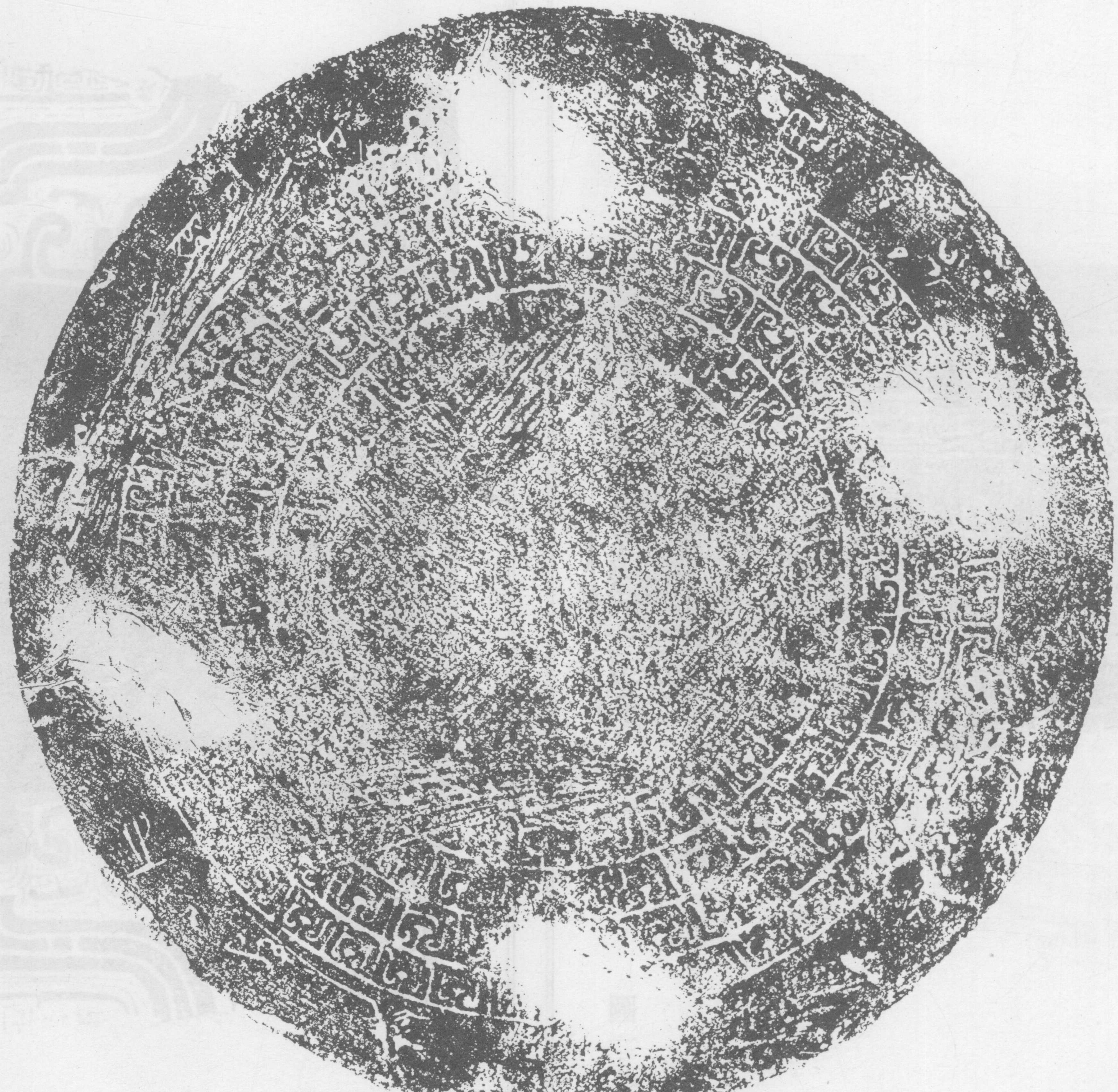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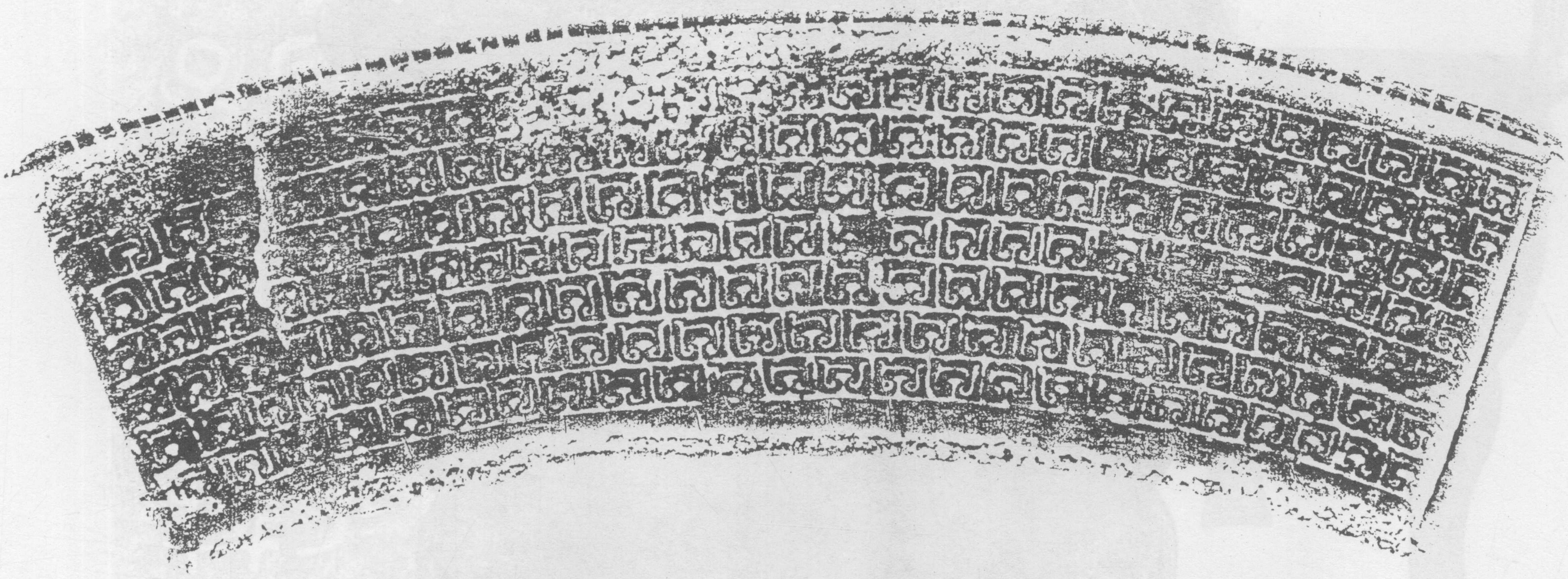
圖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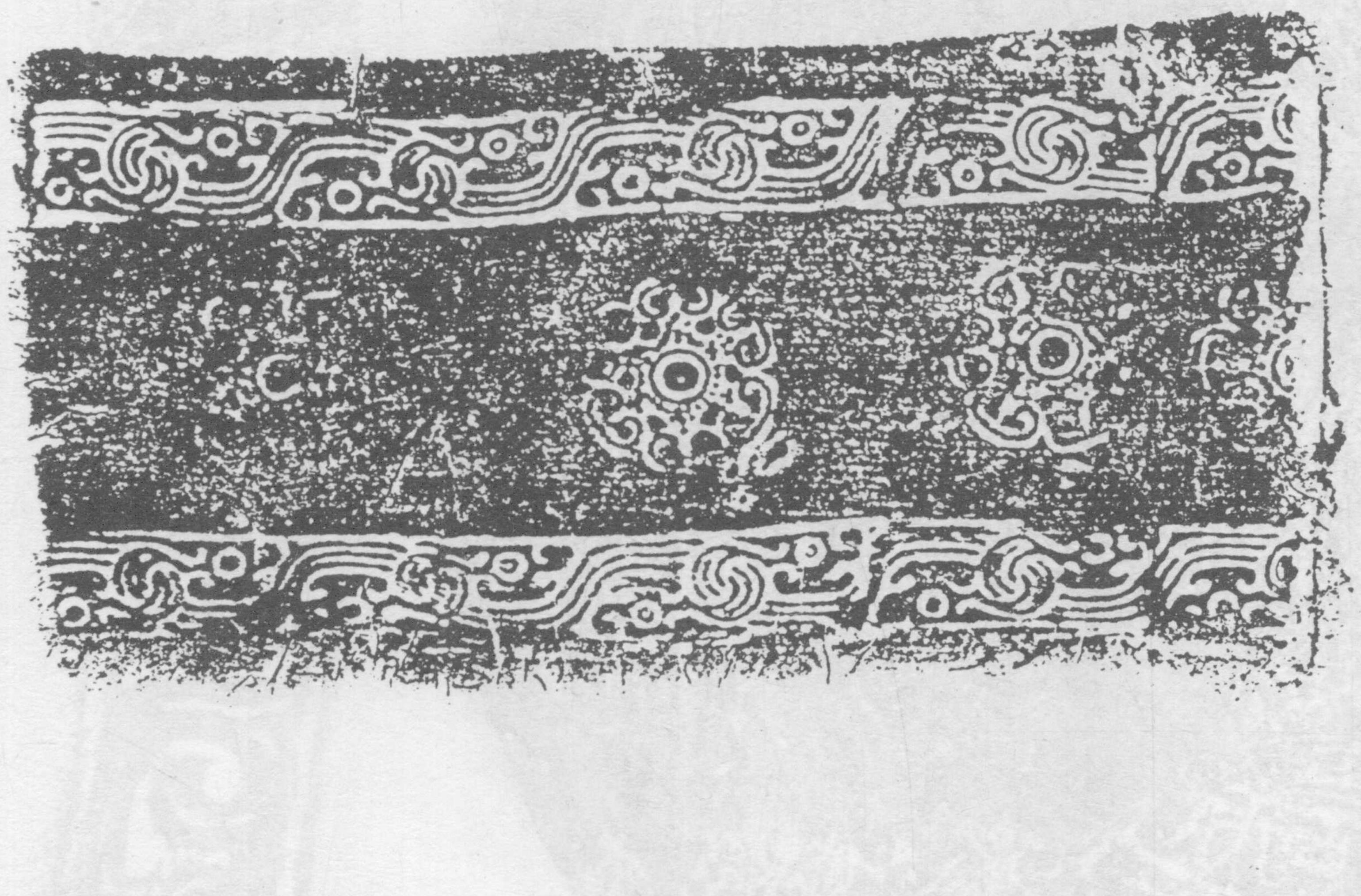


圖一六甲



圖一六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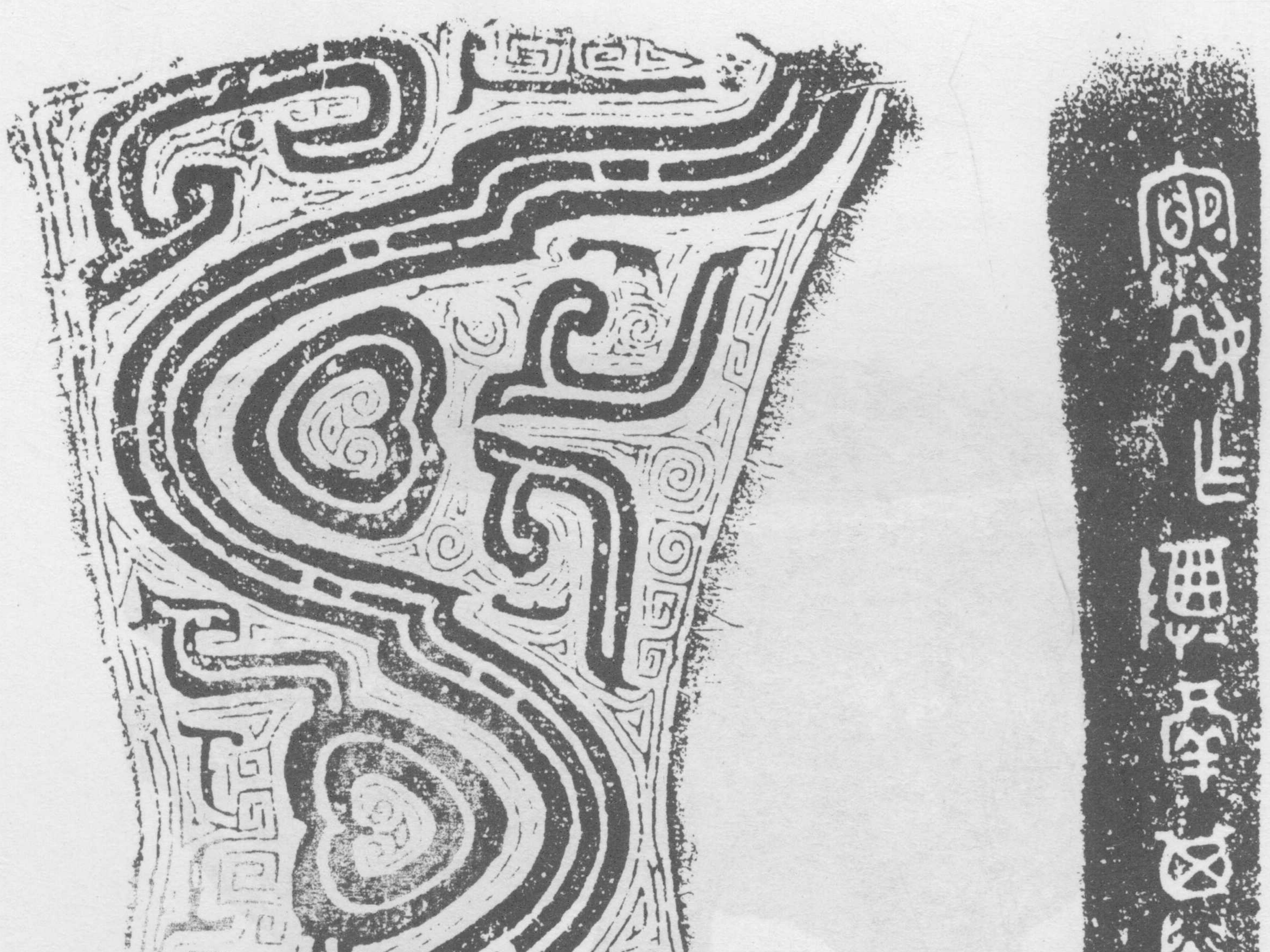




圖一七



圖一八





圖一九



圖一八



圖一九



圖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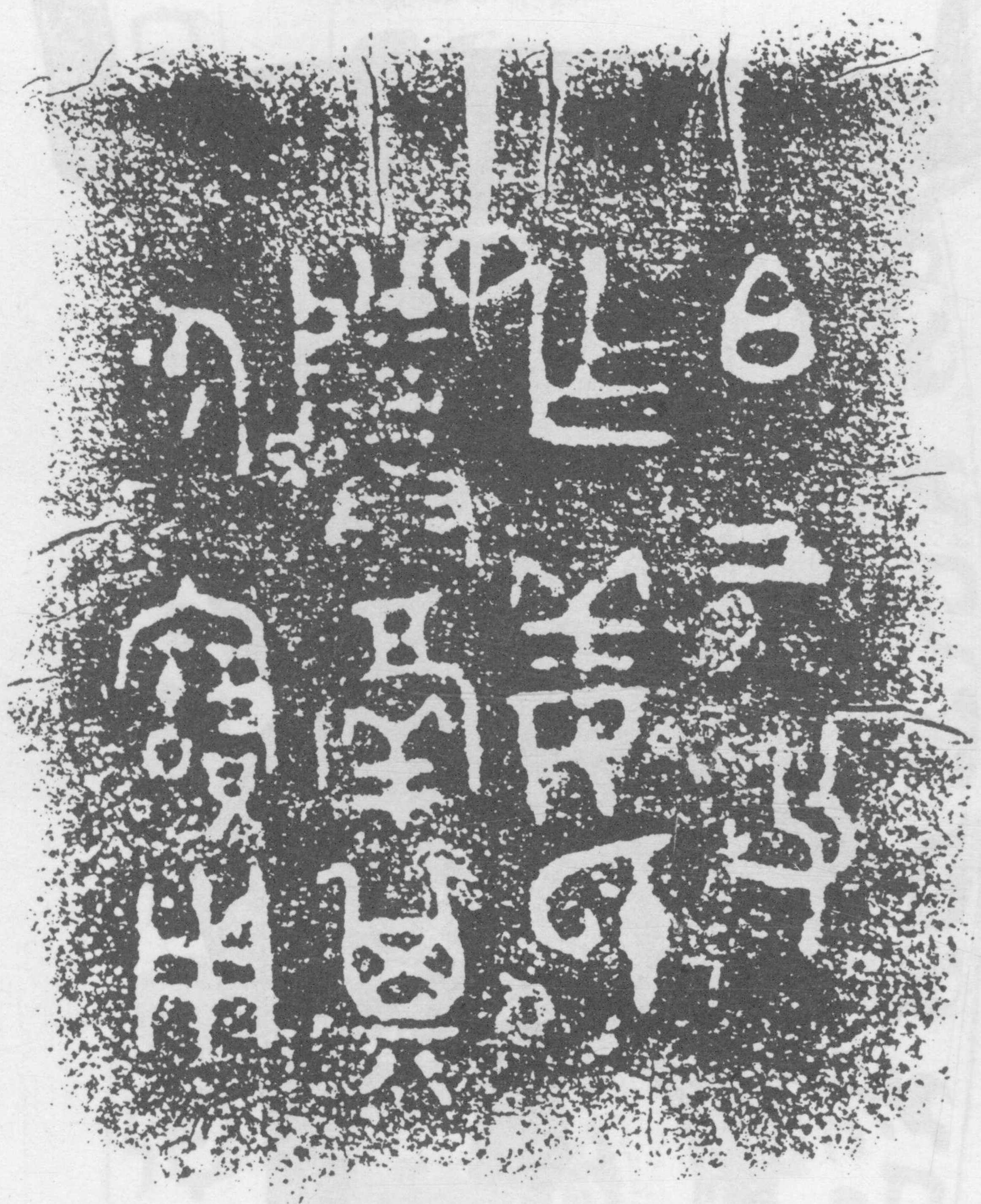
圖二一



圖二二



圖二三



圖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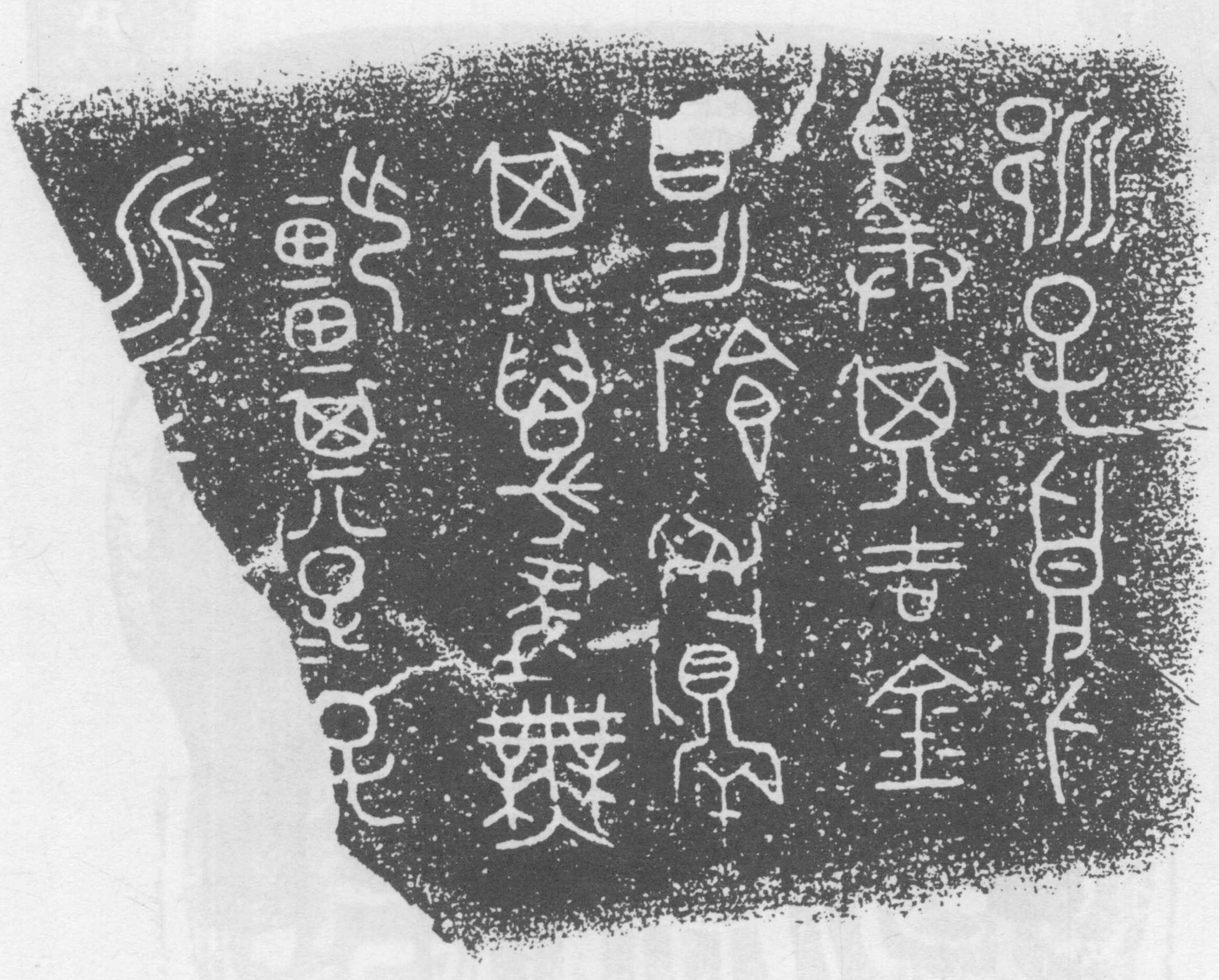


圖二五





圖二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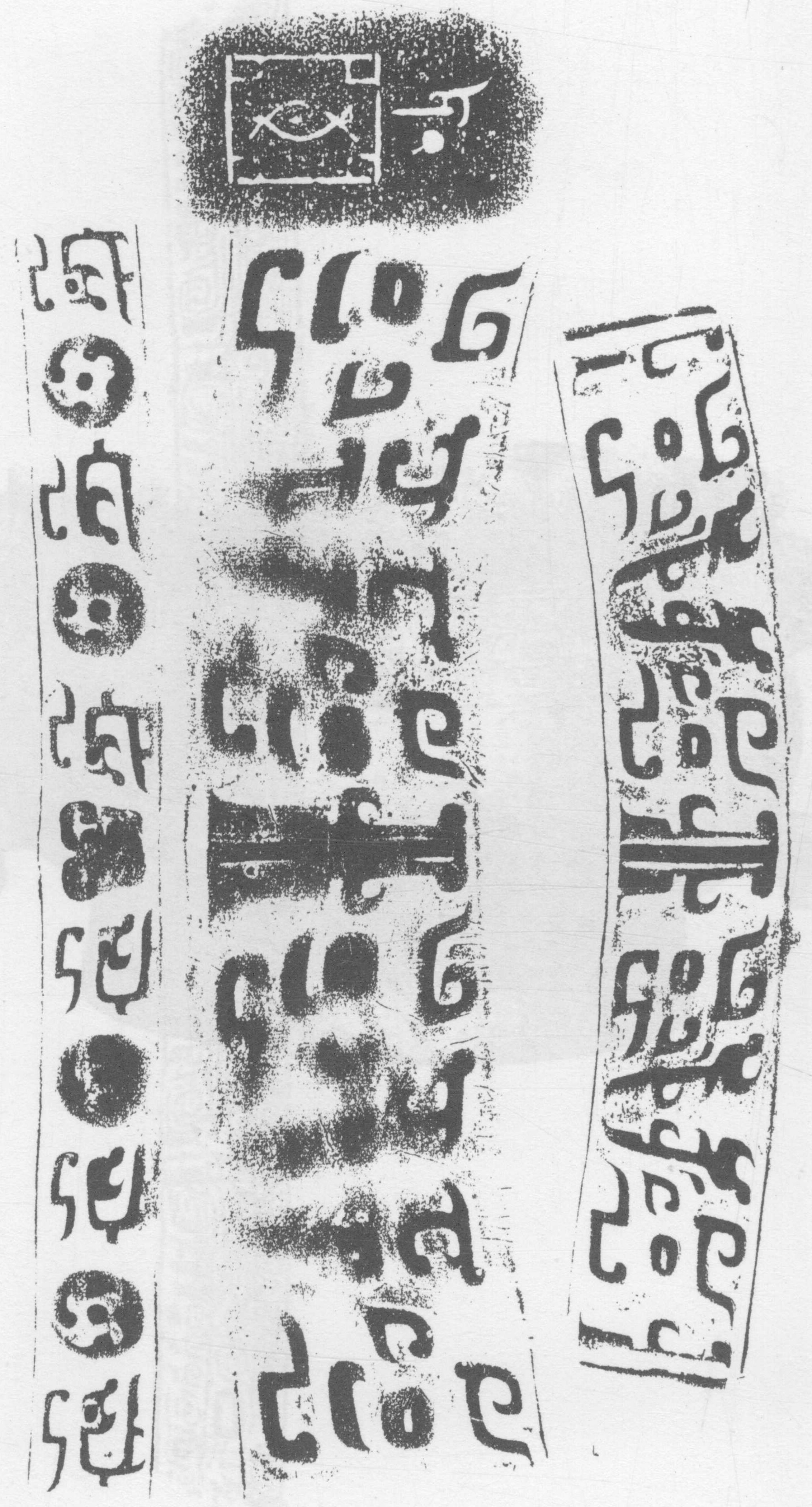
圖二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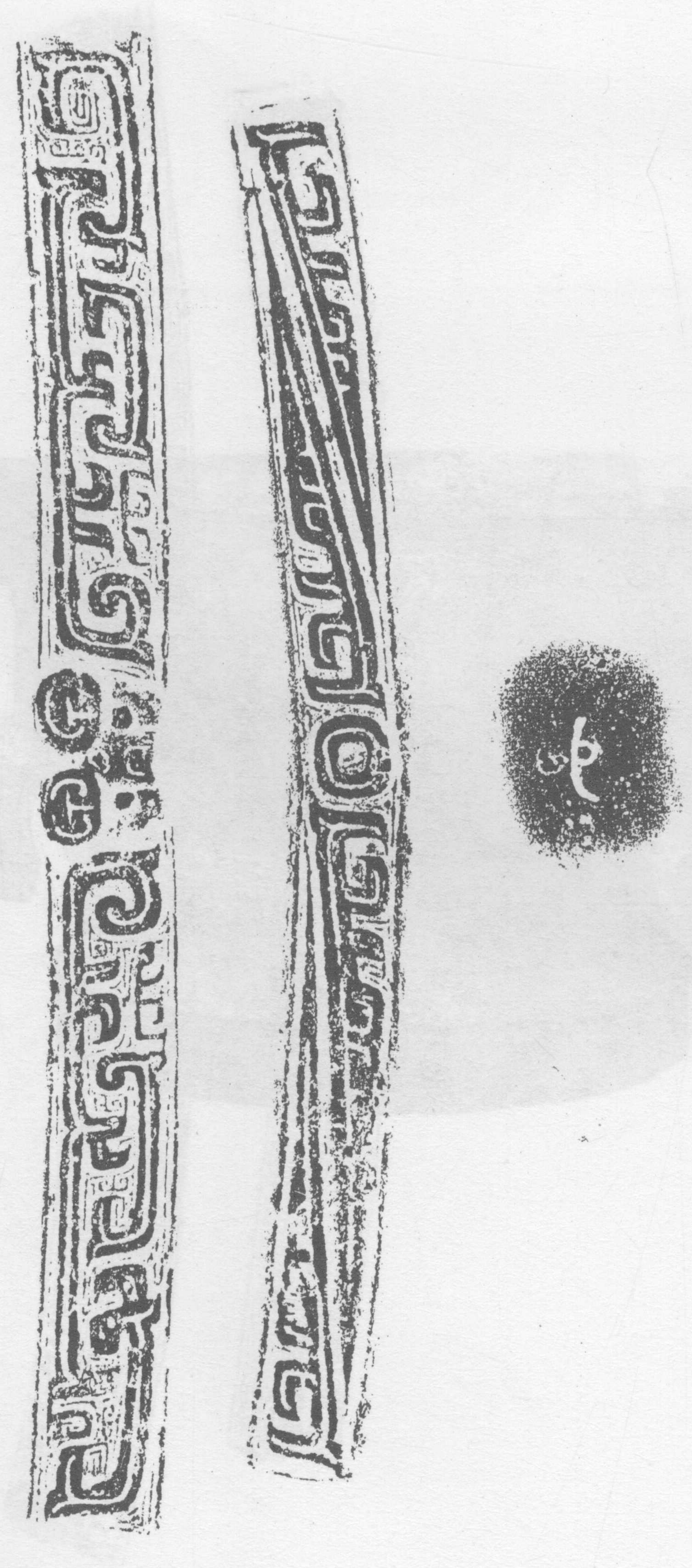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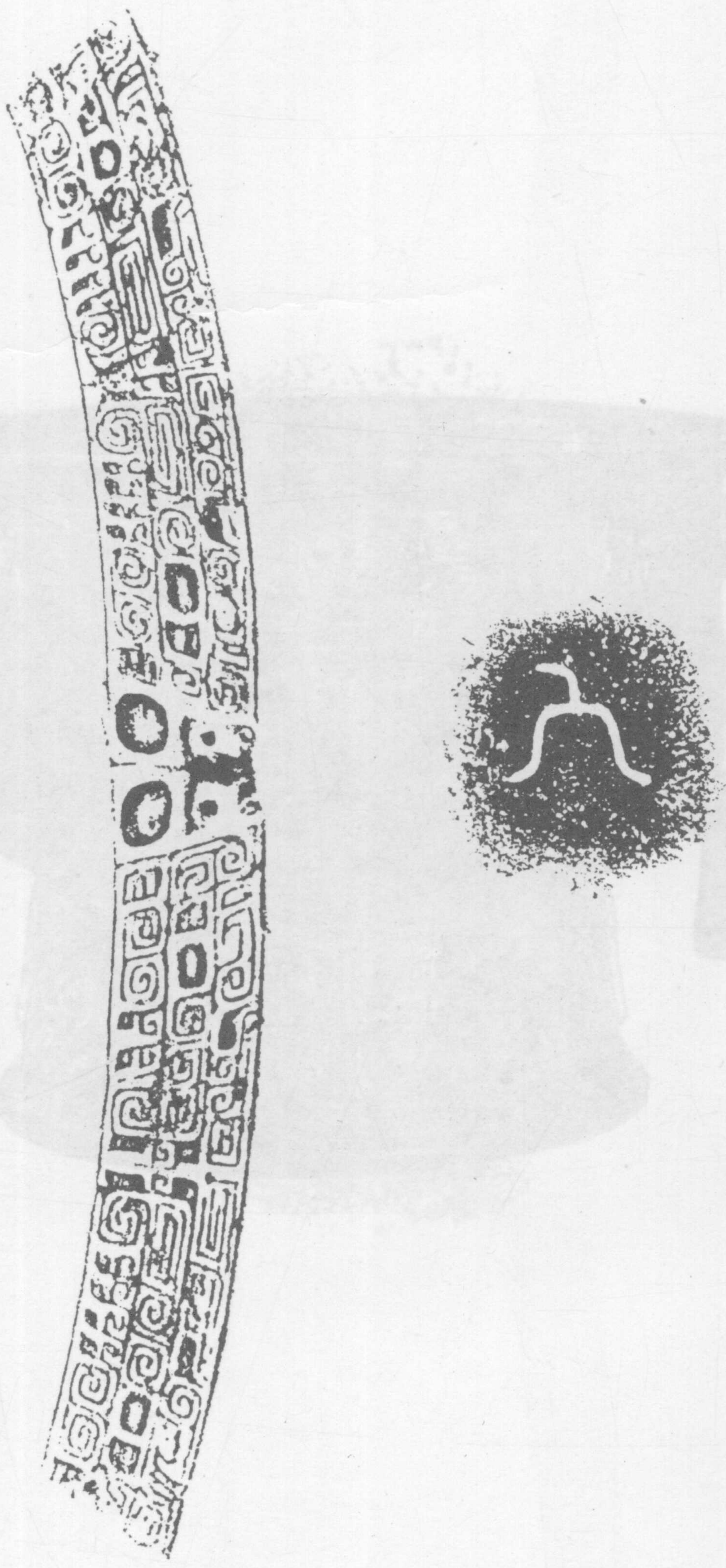
圖二六



圖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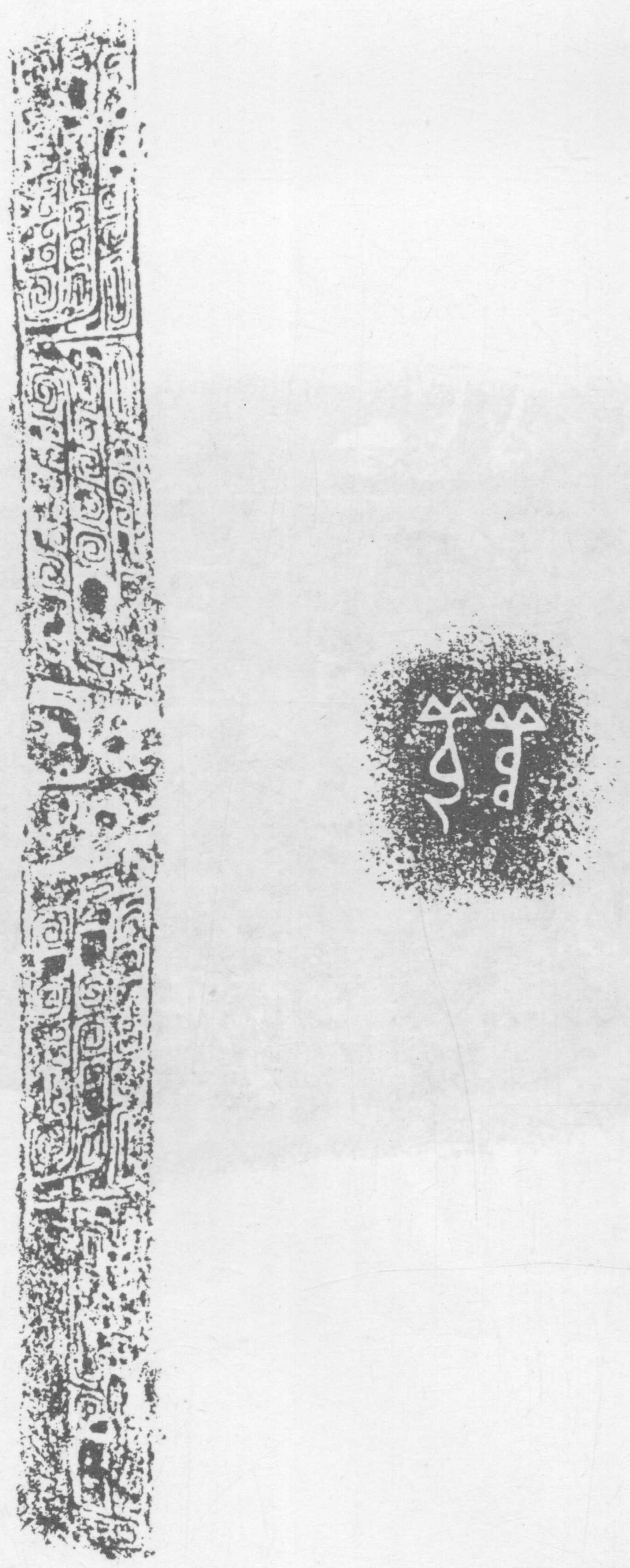








圖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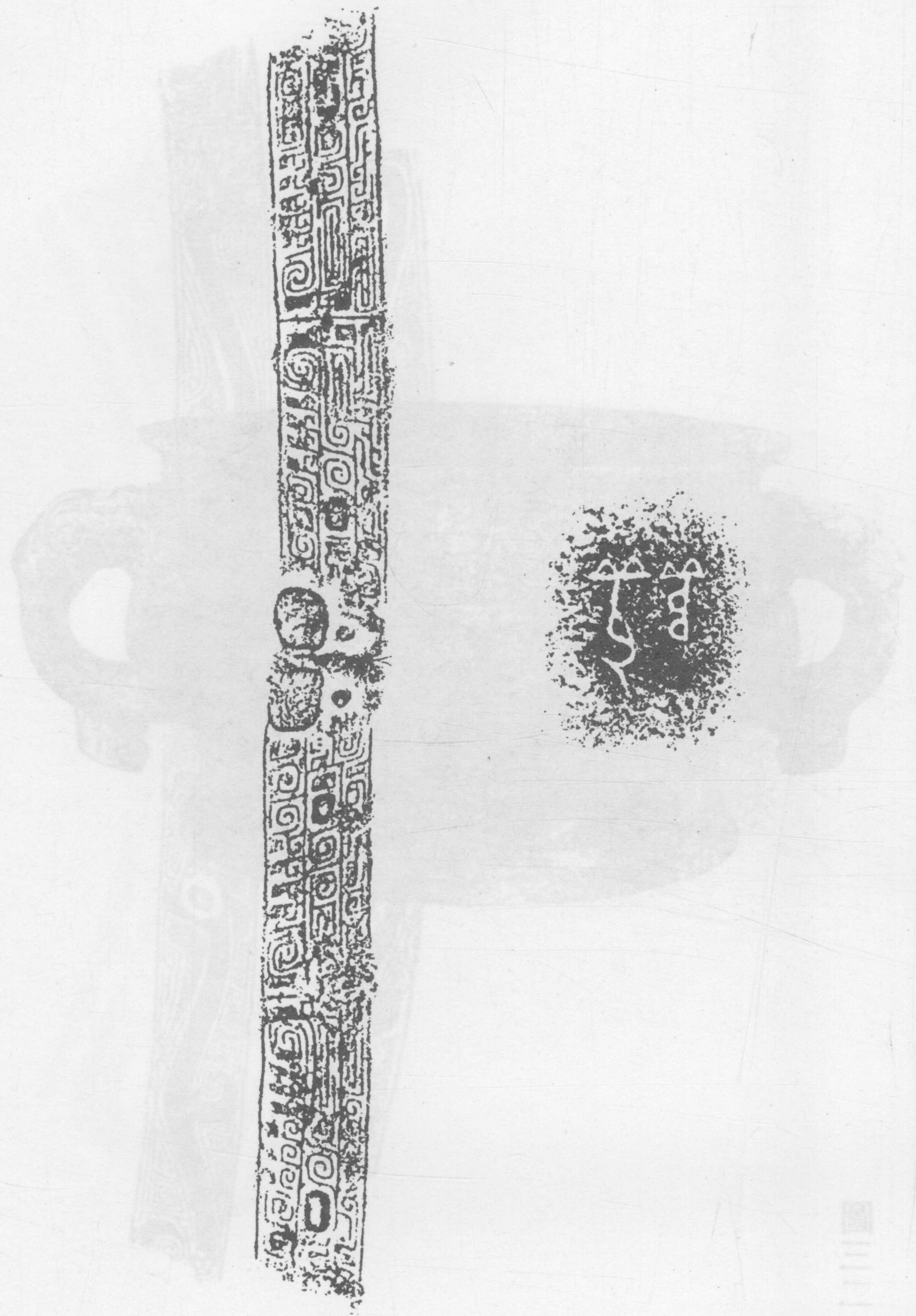




圖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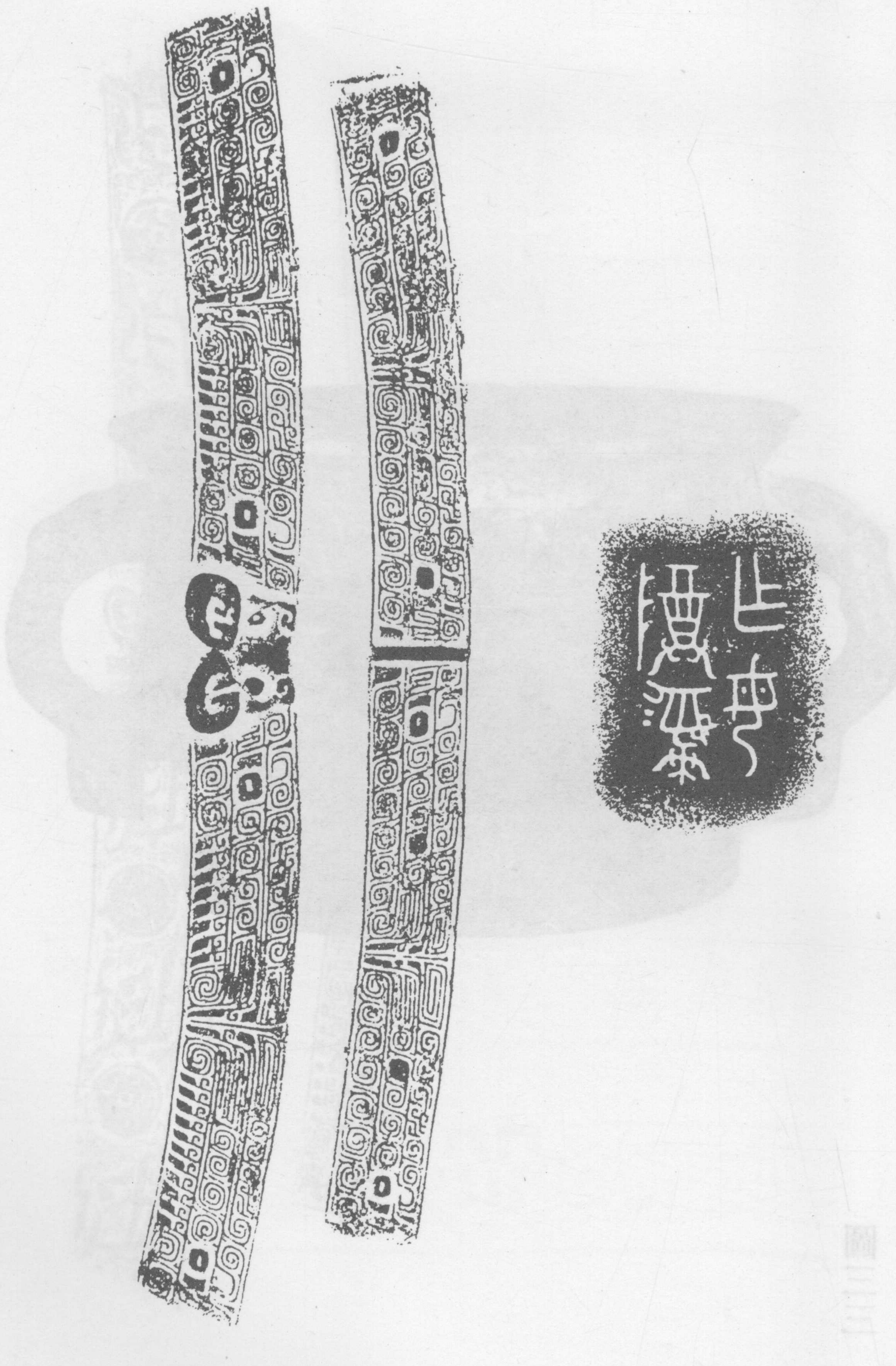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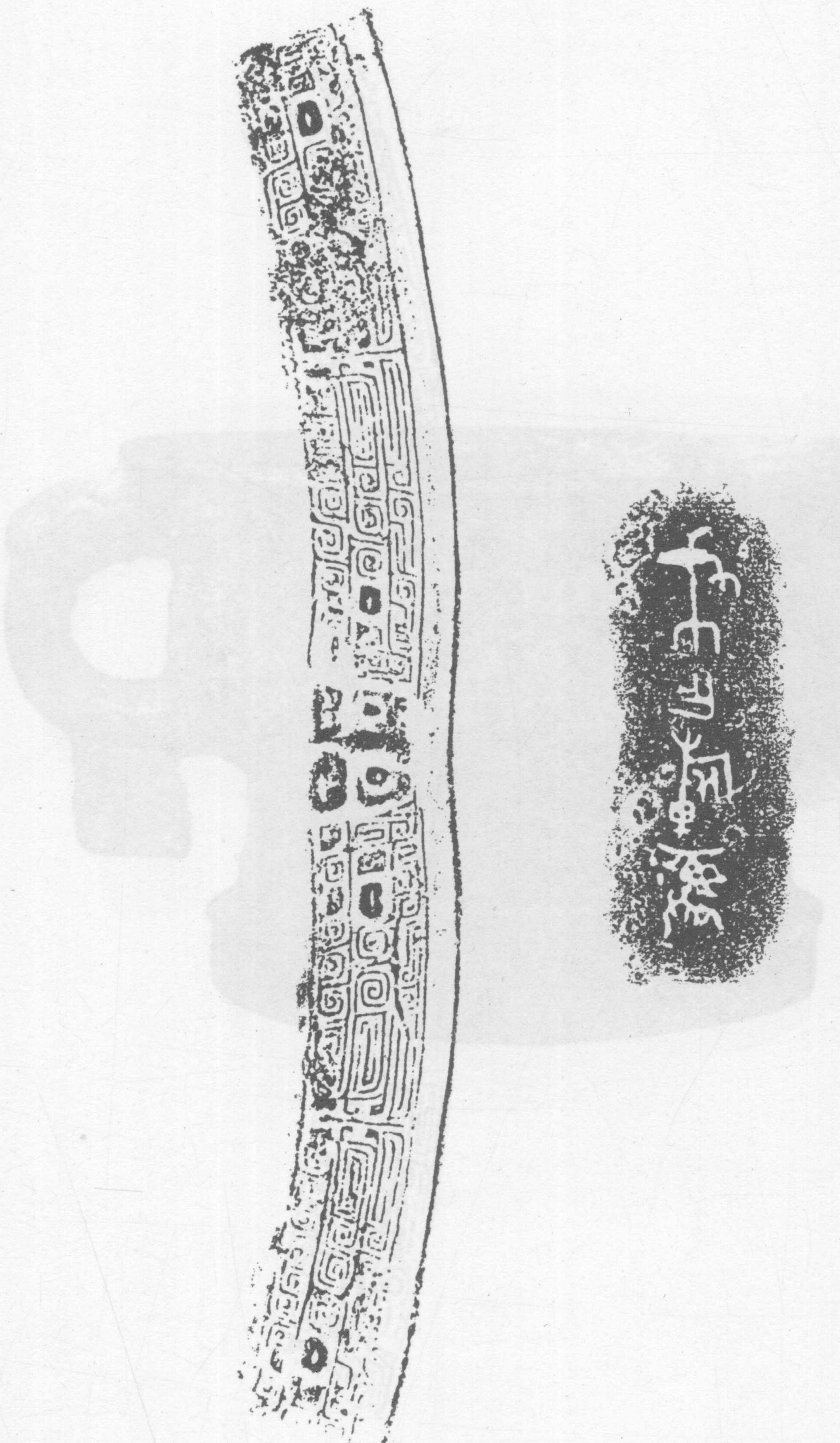
圖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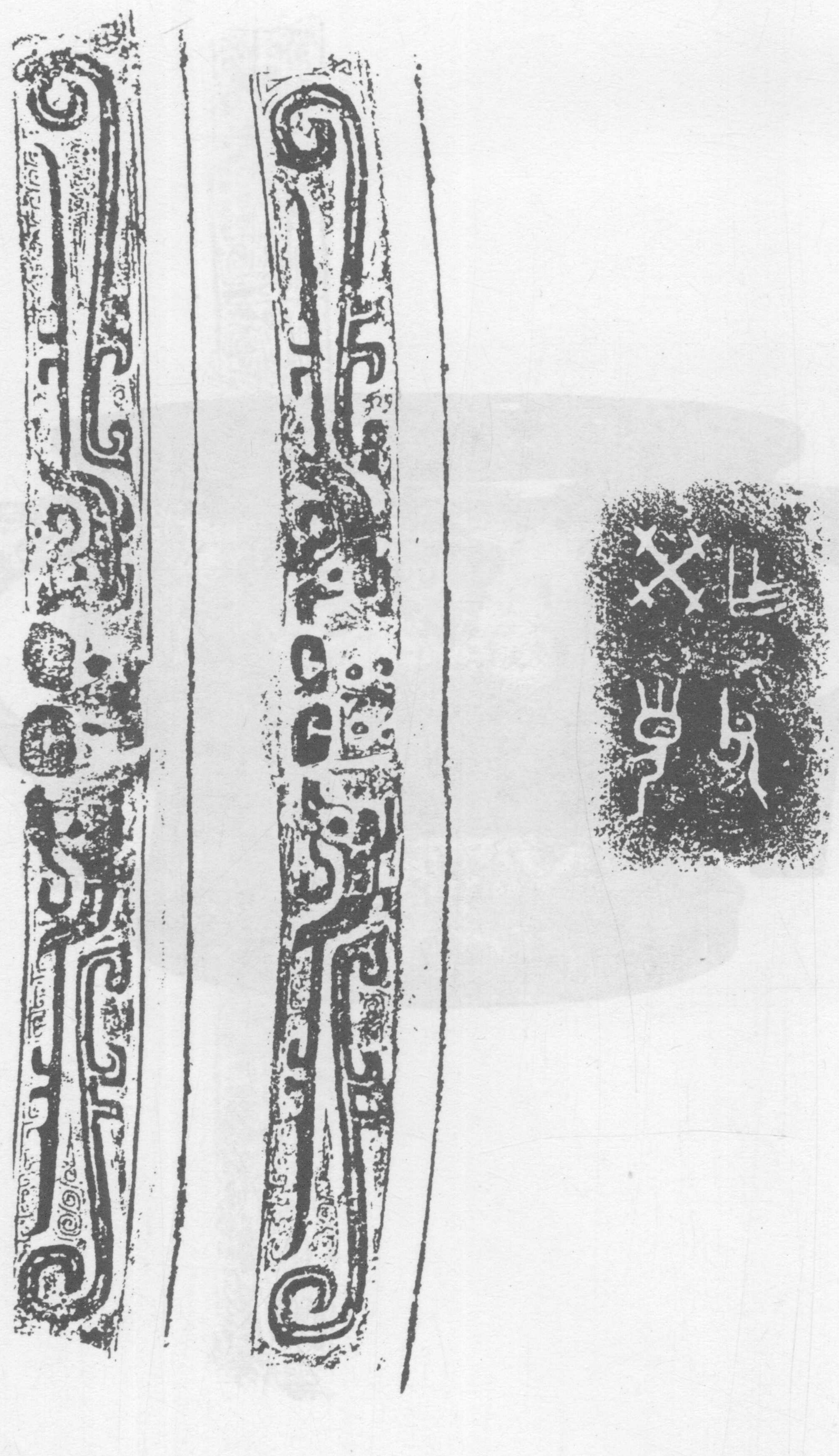
圖三一







圖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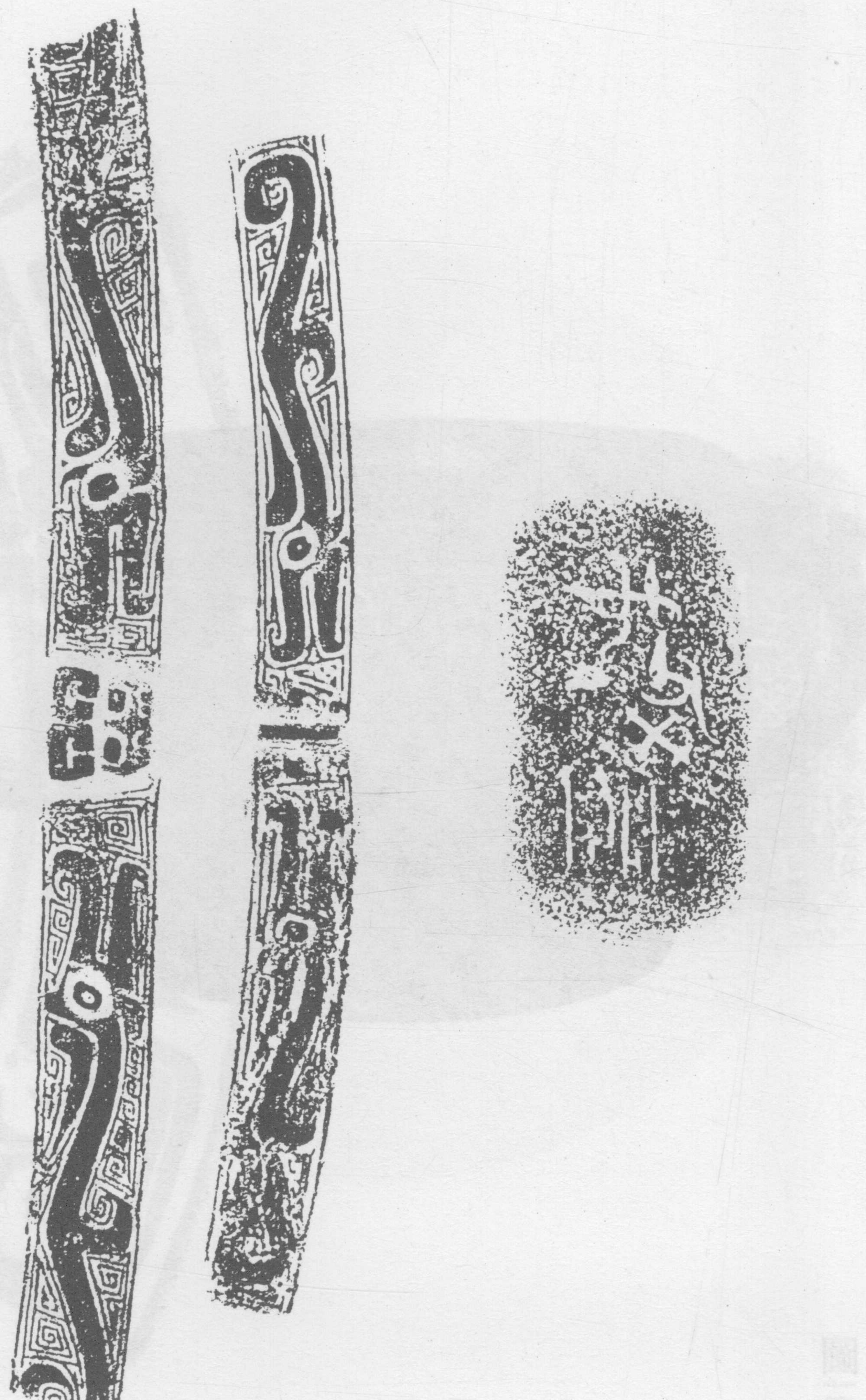
圖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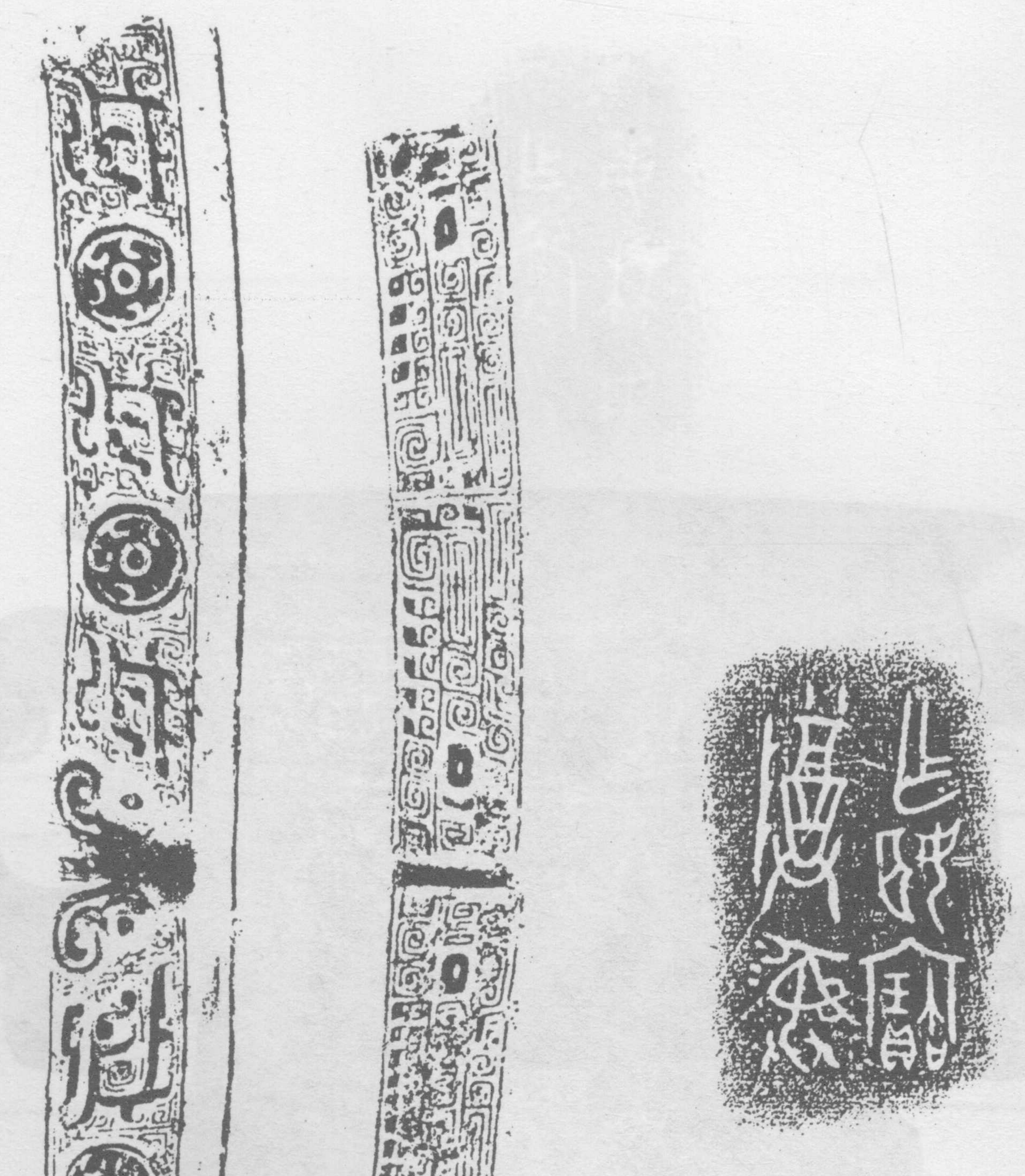
圖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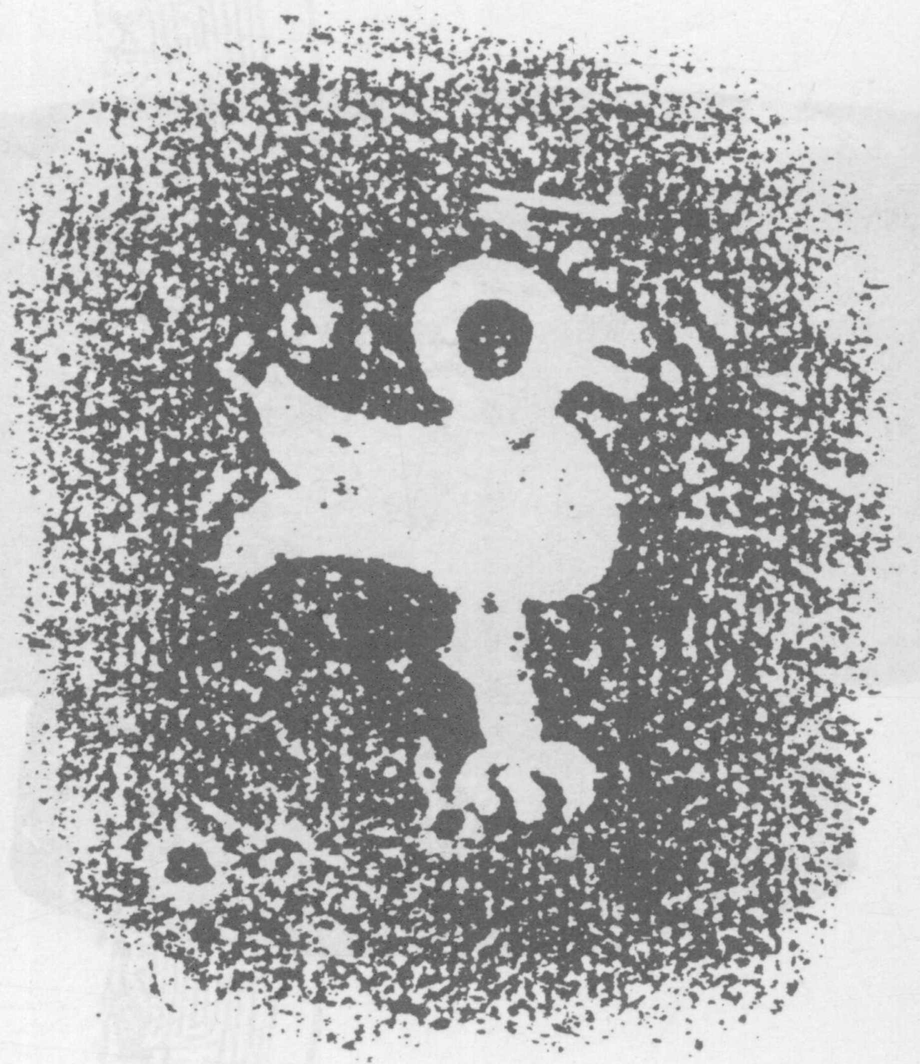
圖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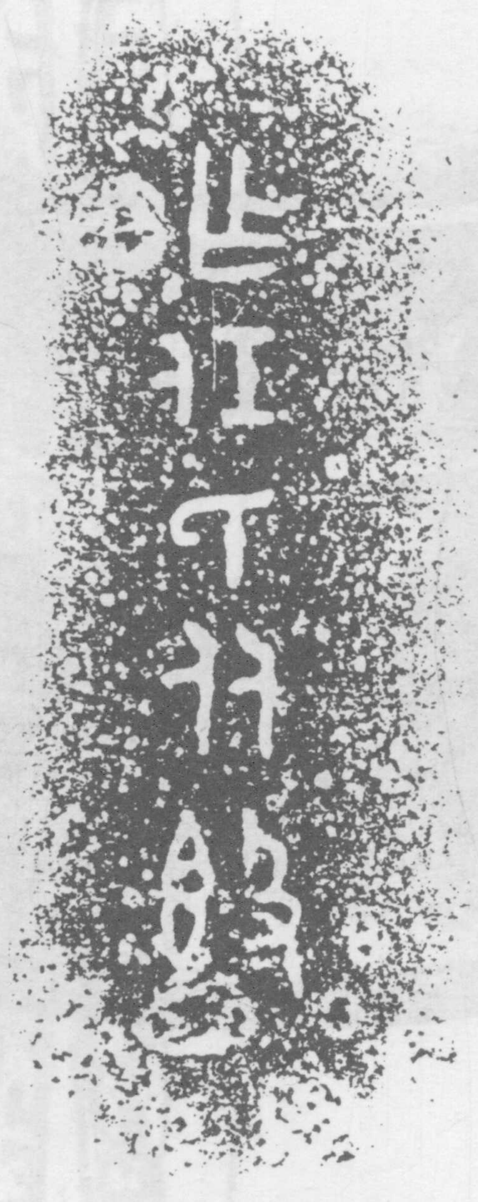
圖三六



圖三七



圖三四



圖三五



圖三六



圖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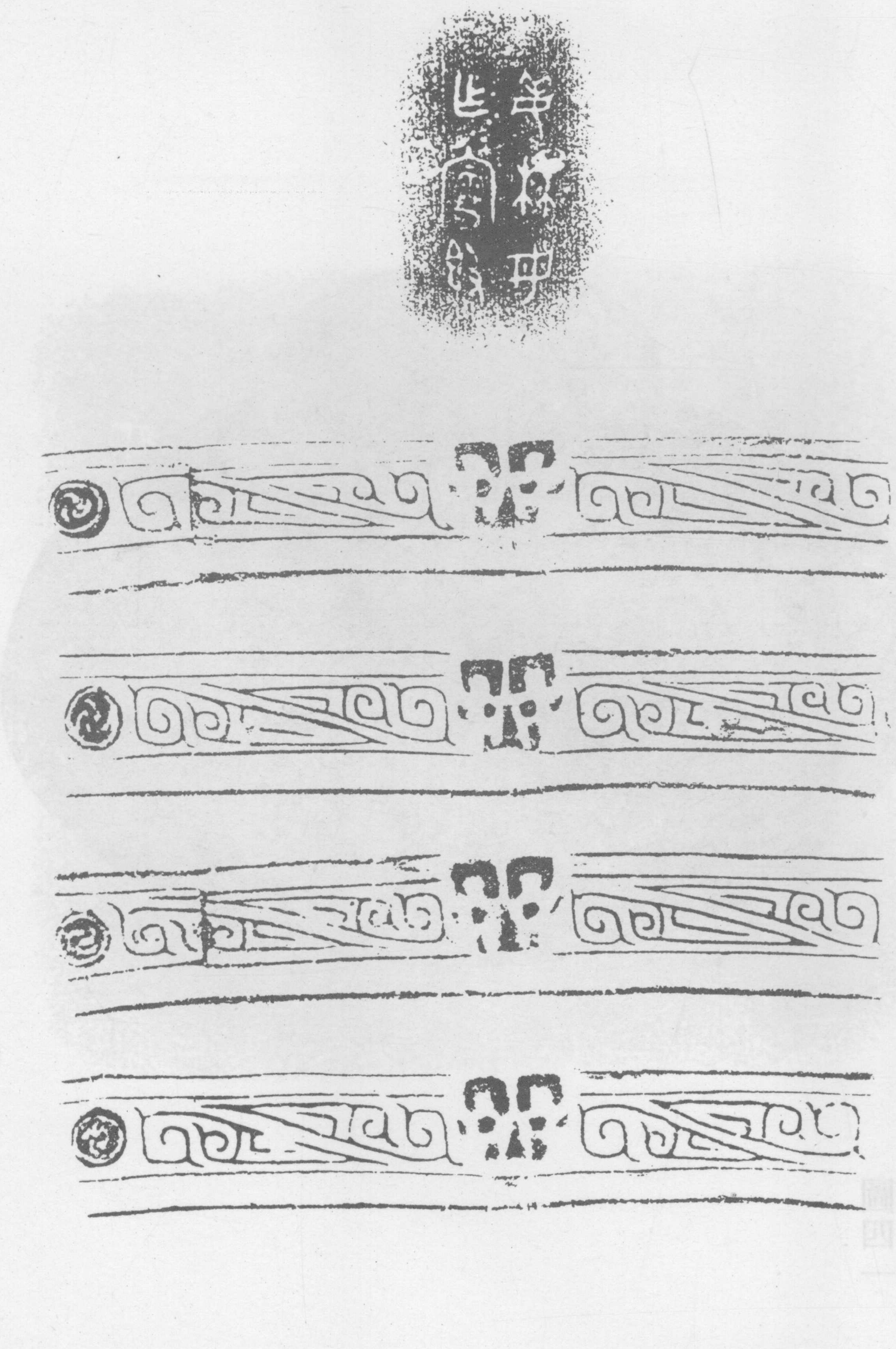
圖三八



圖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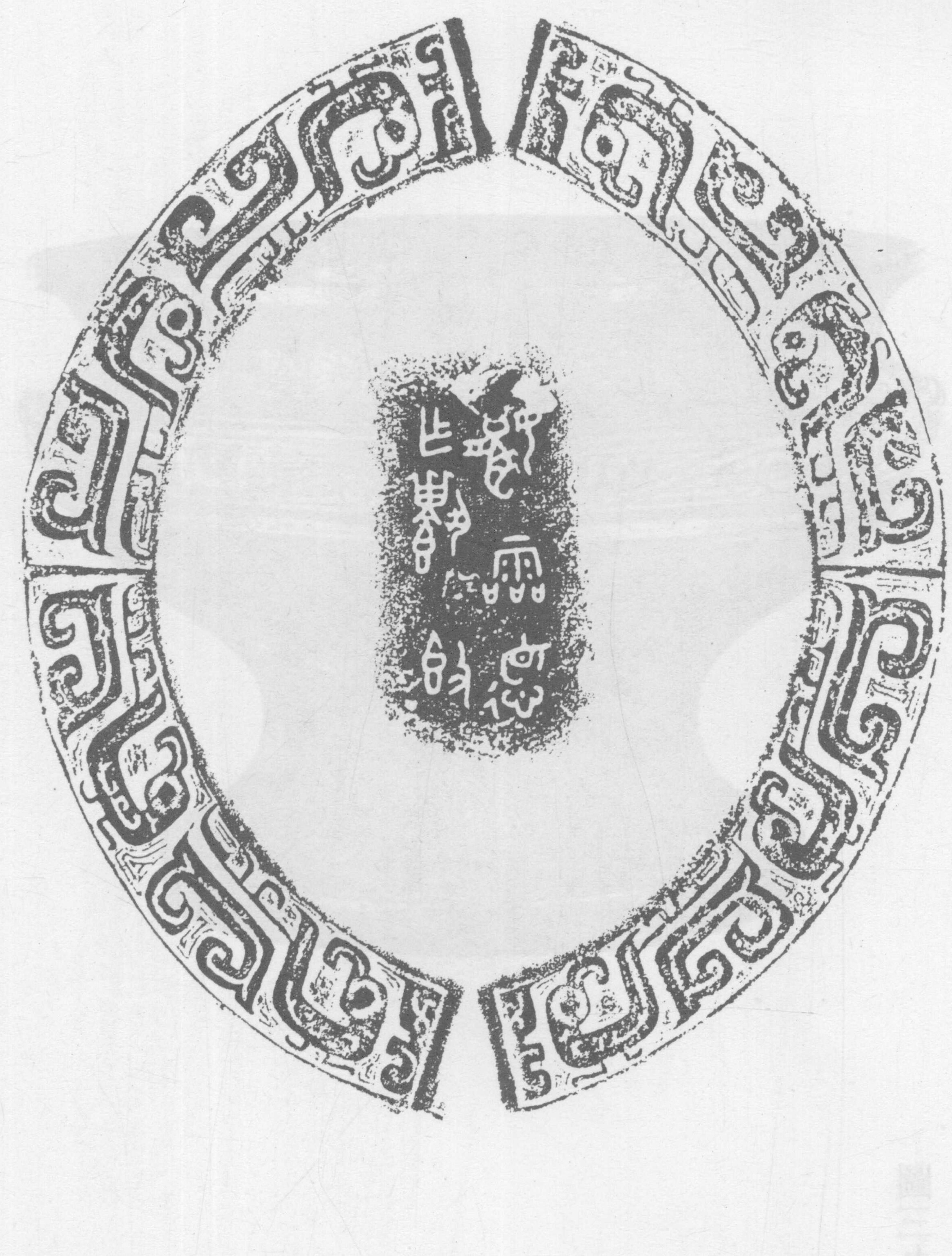
圖四〇



圖四一



圖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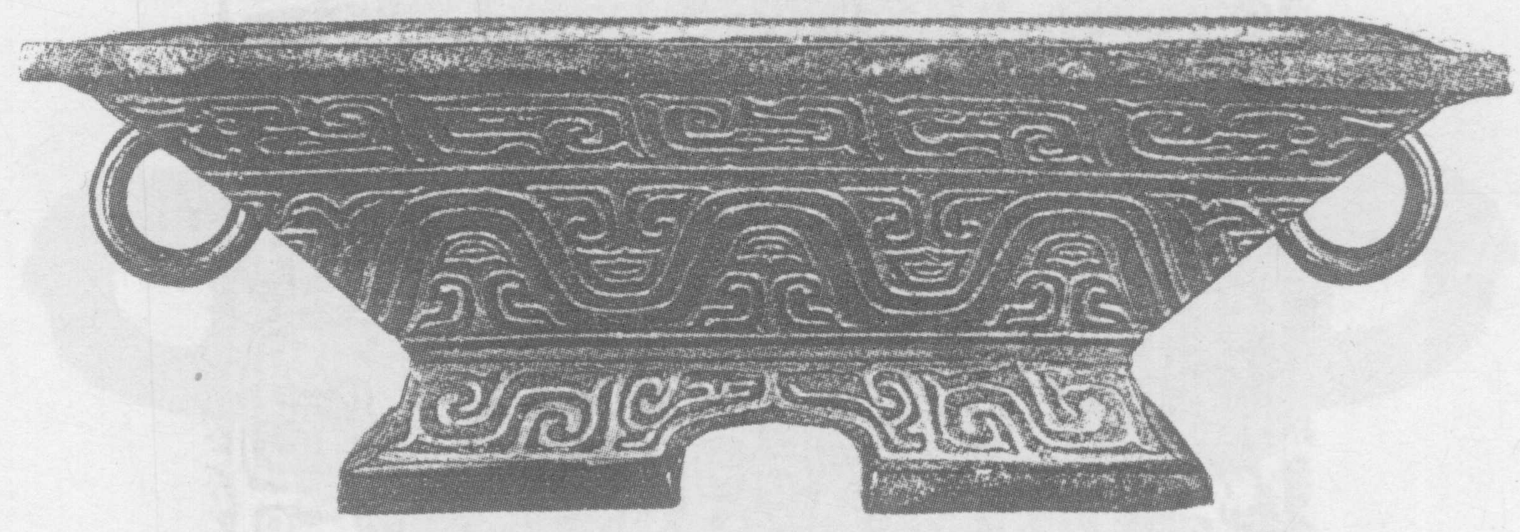
圖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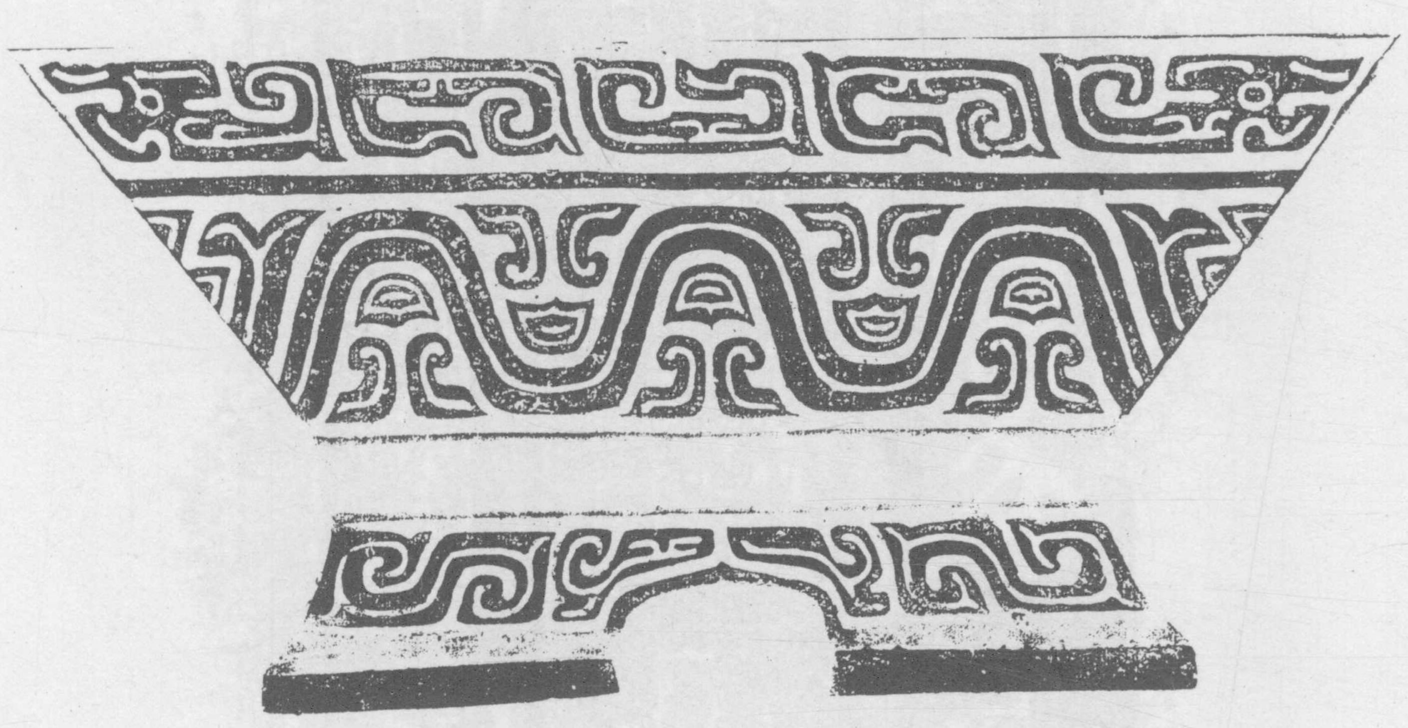
圖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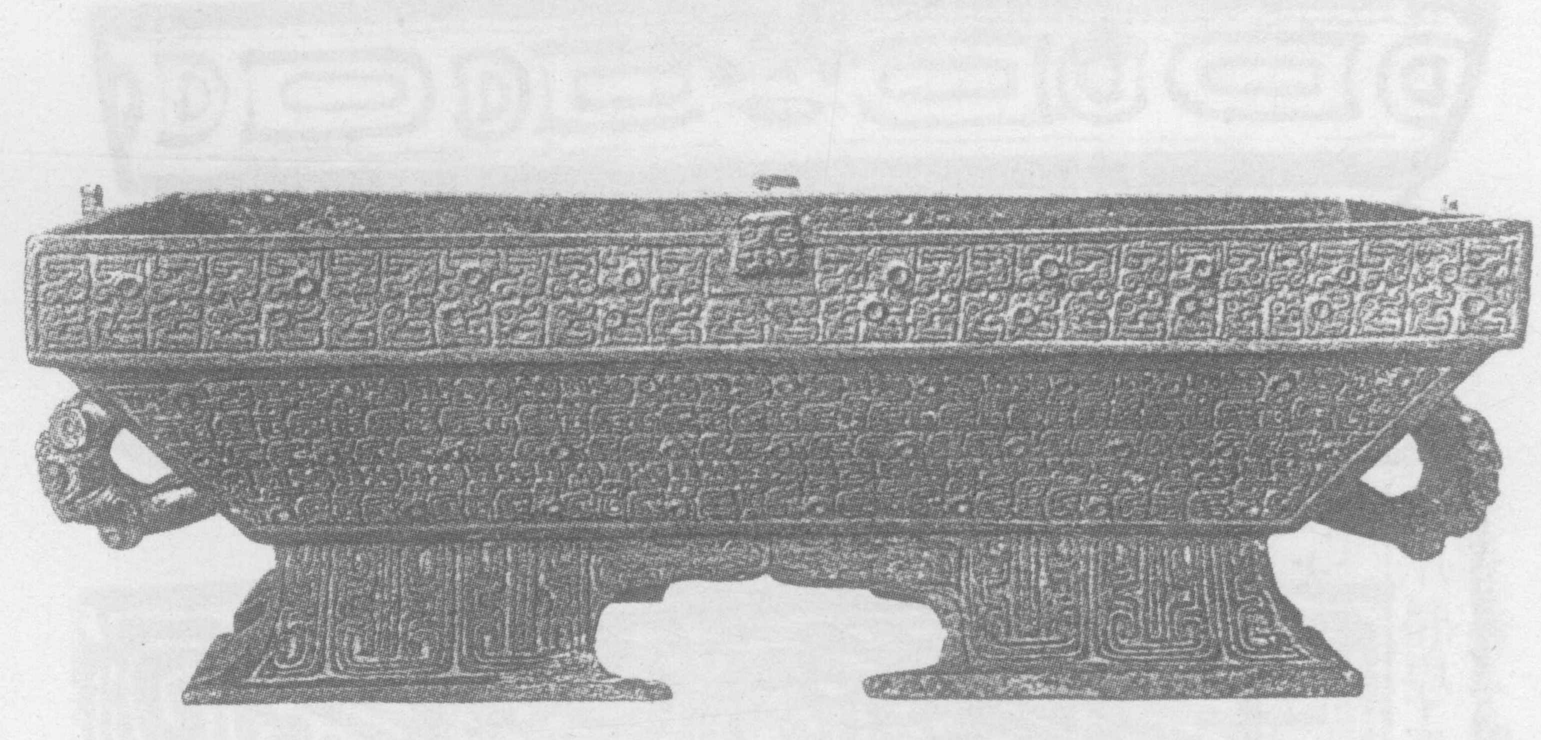


圖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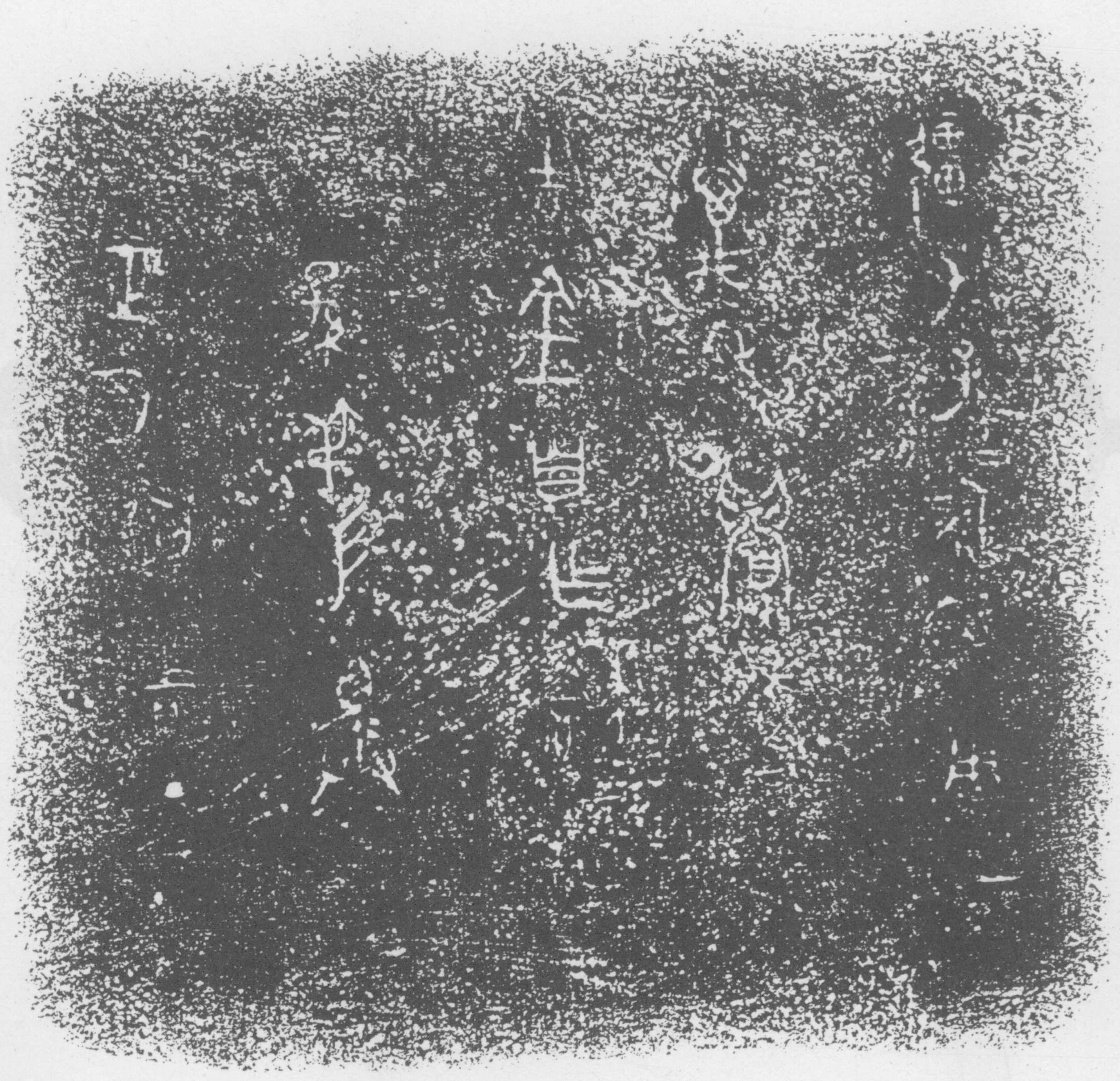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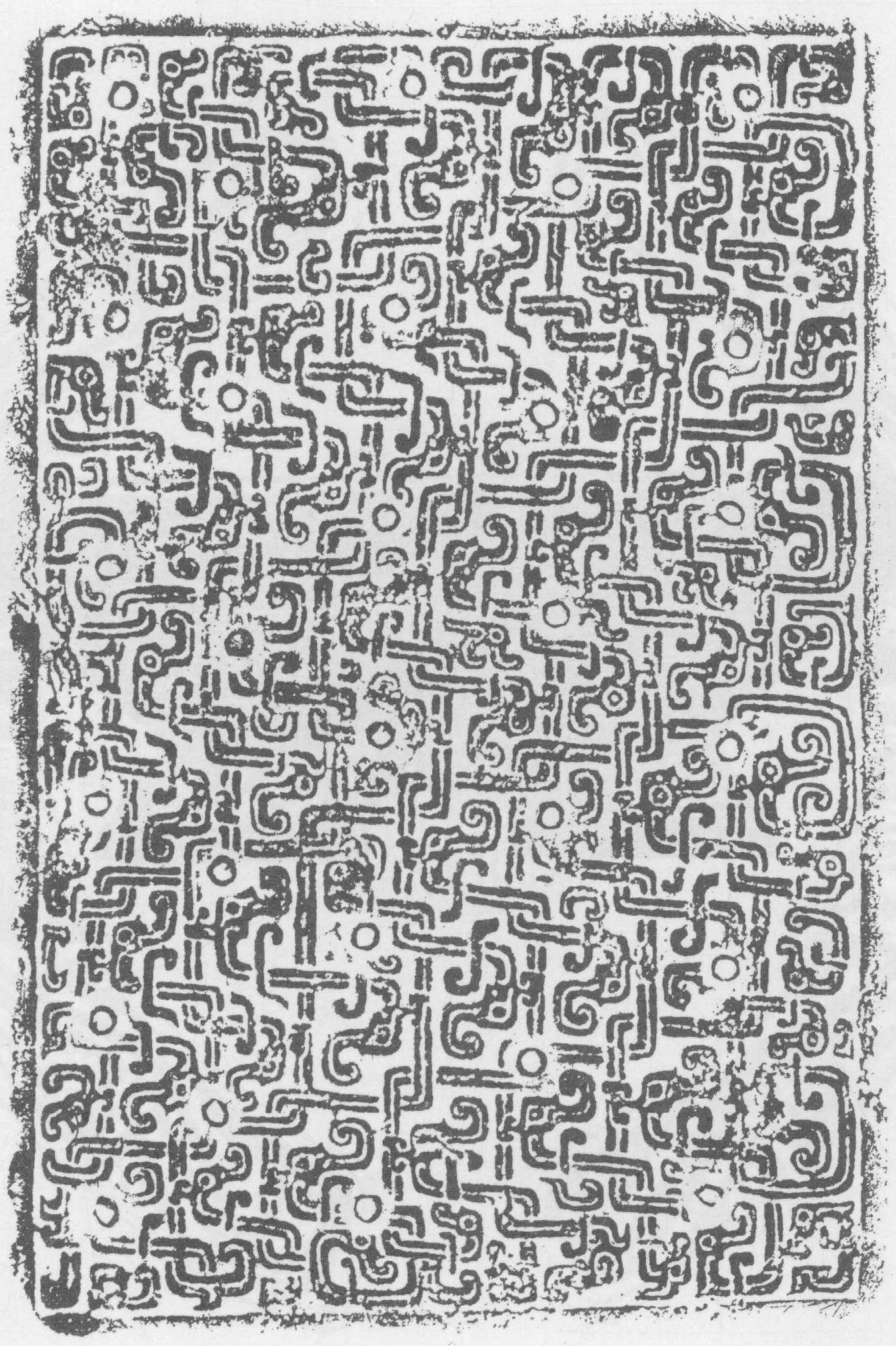
圖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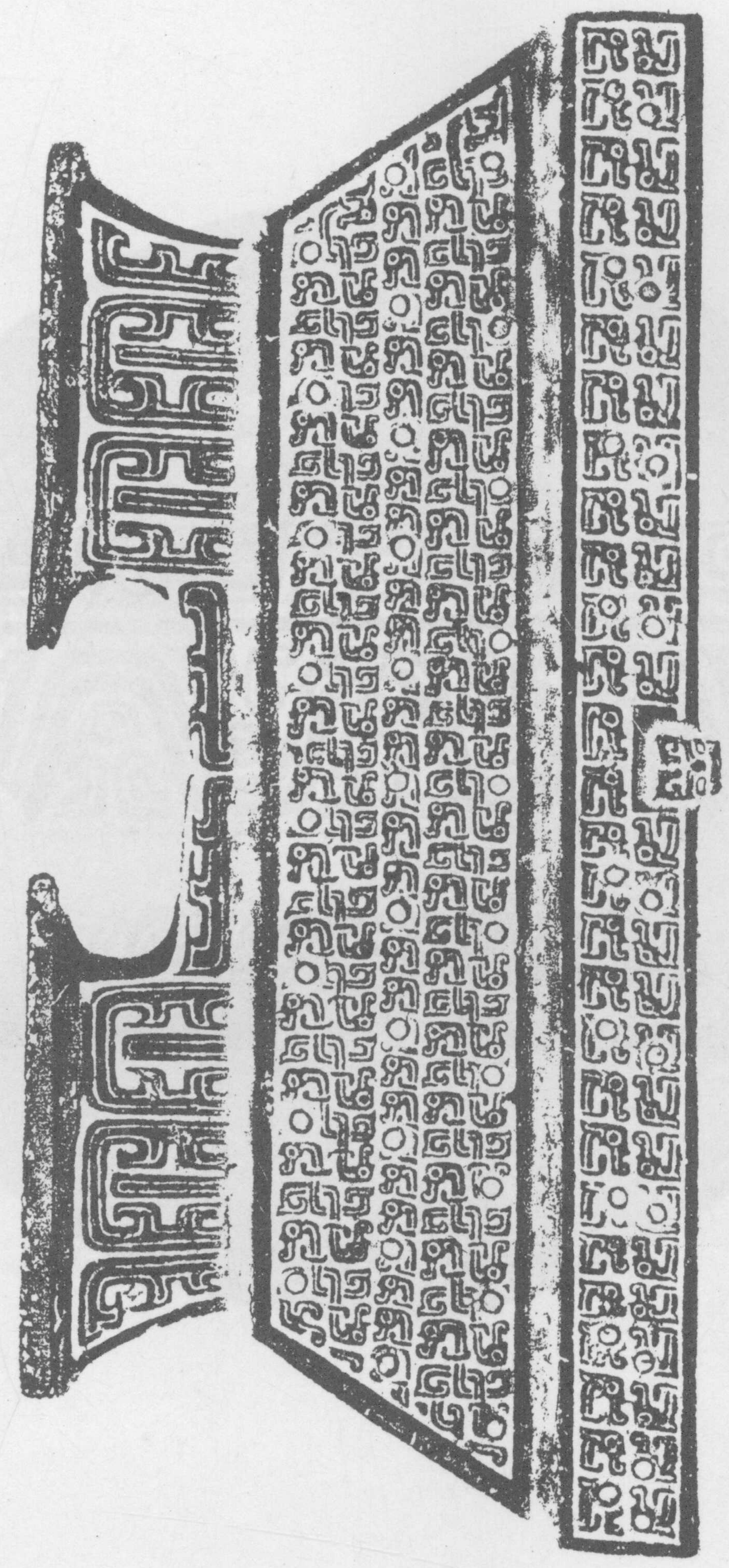


圖四三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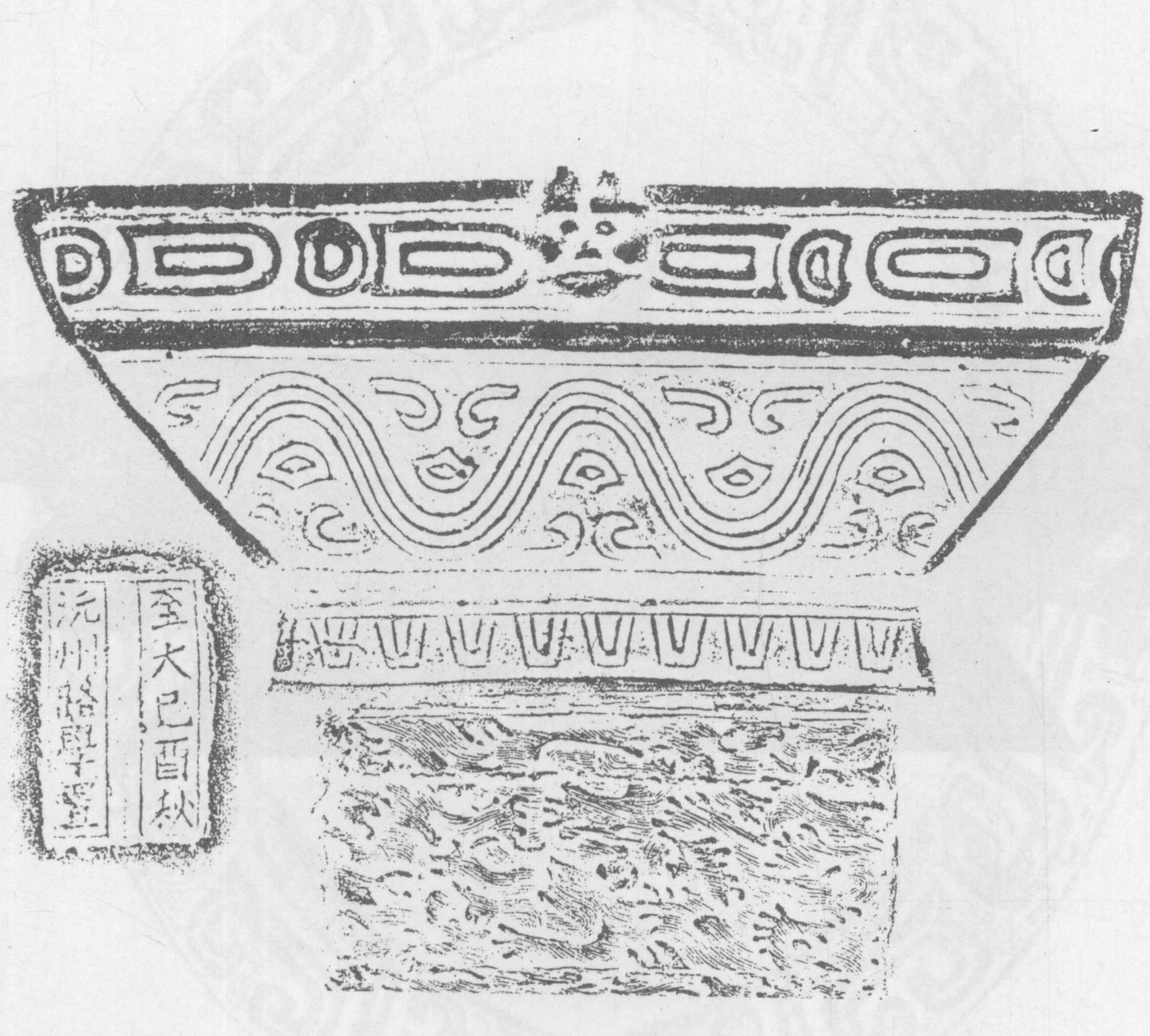




圖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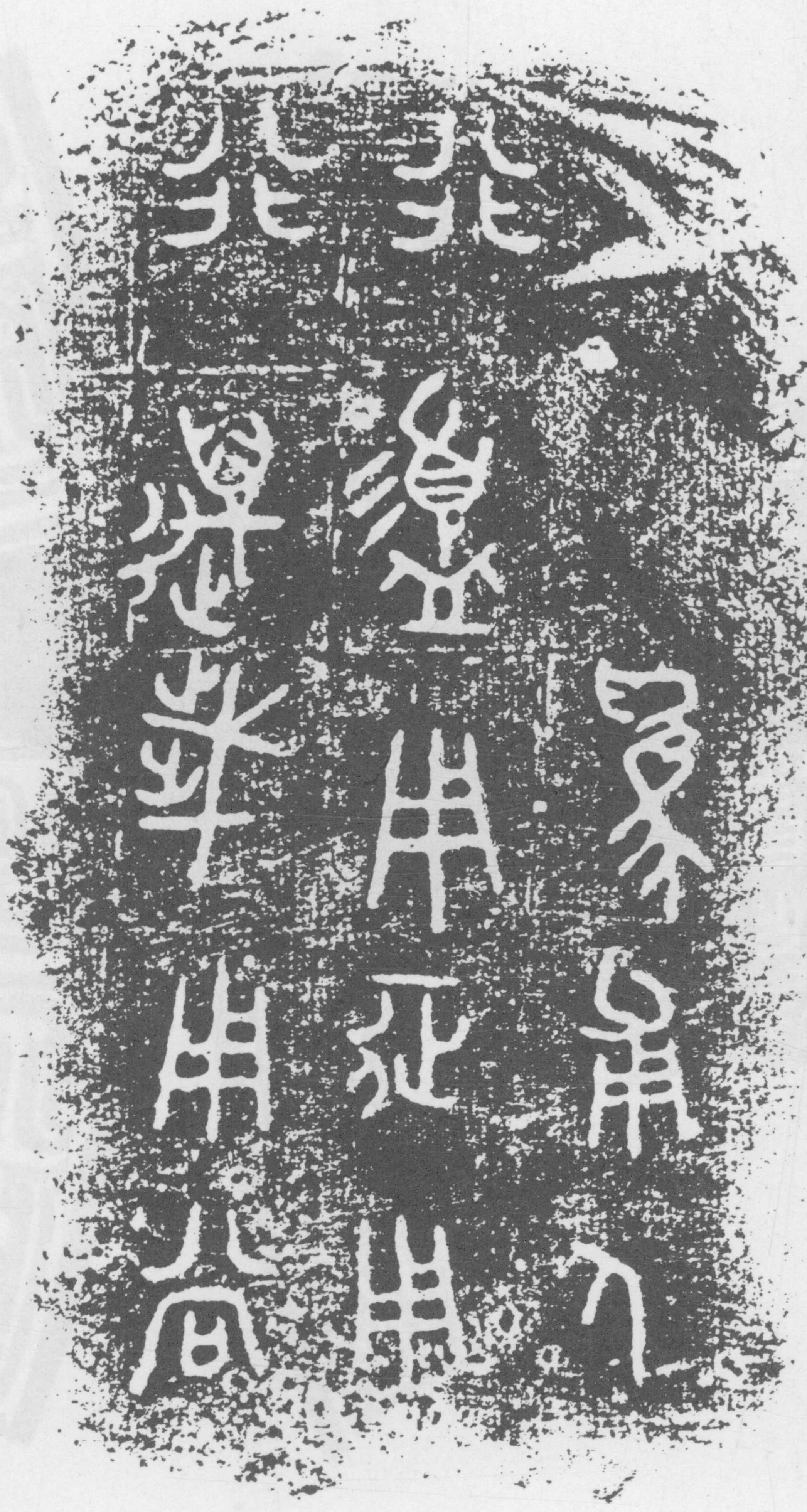
圖四三乙



圖四三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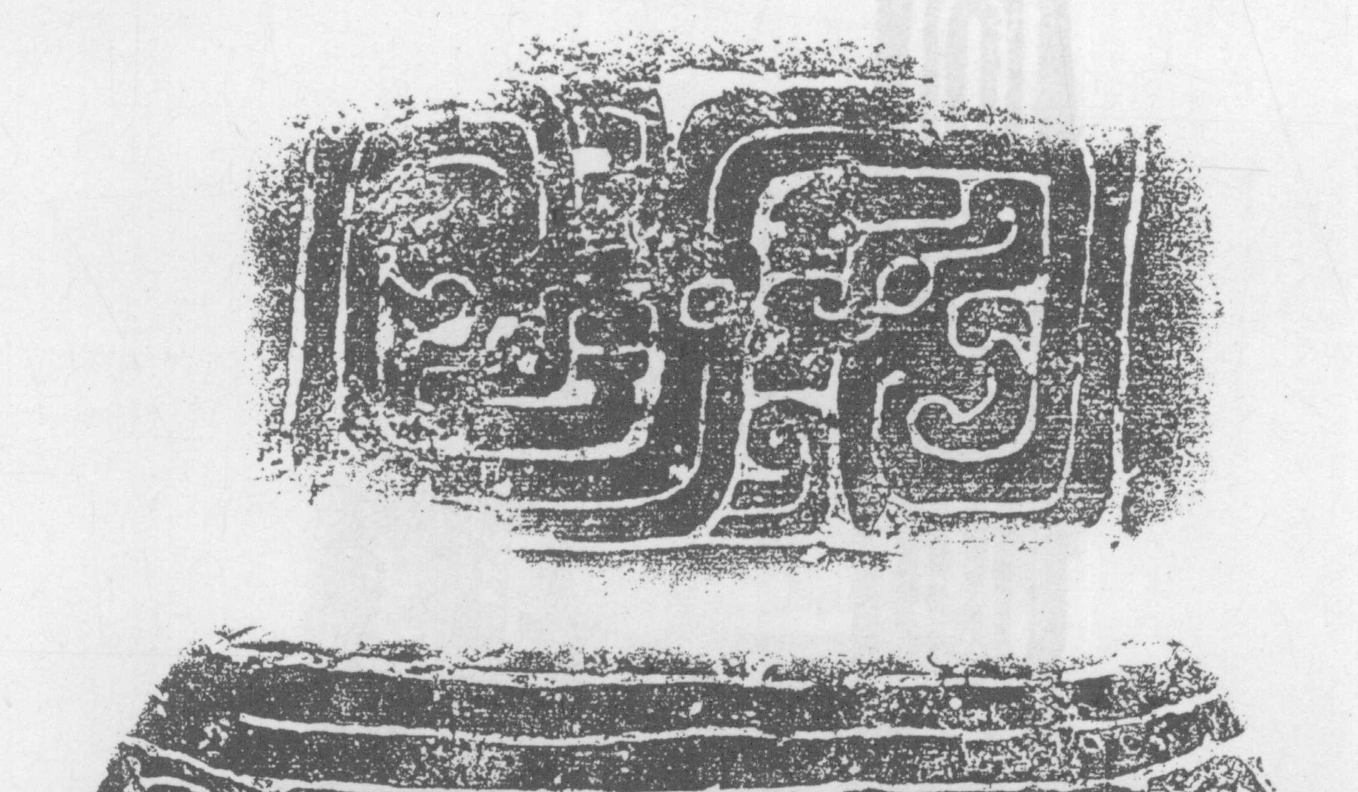


圖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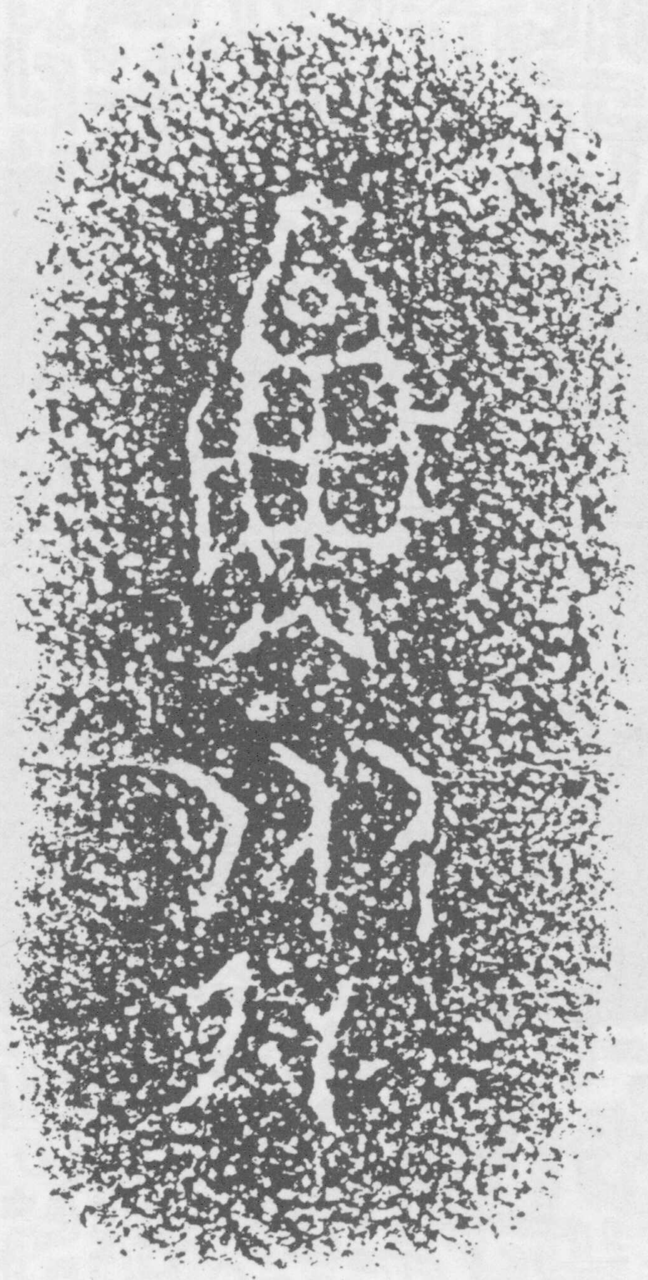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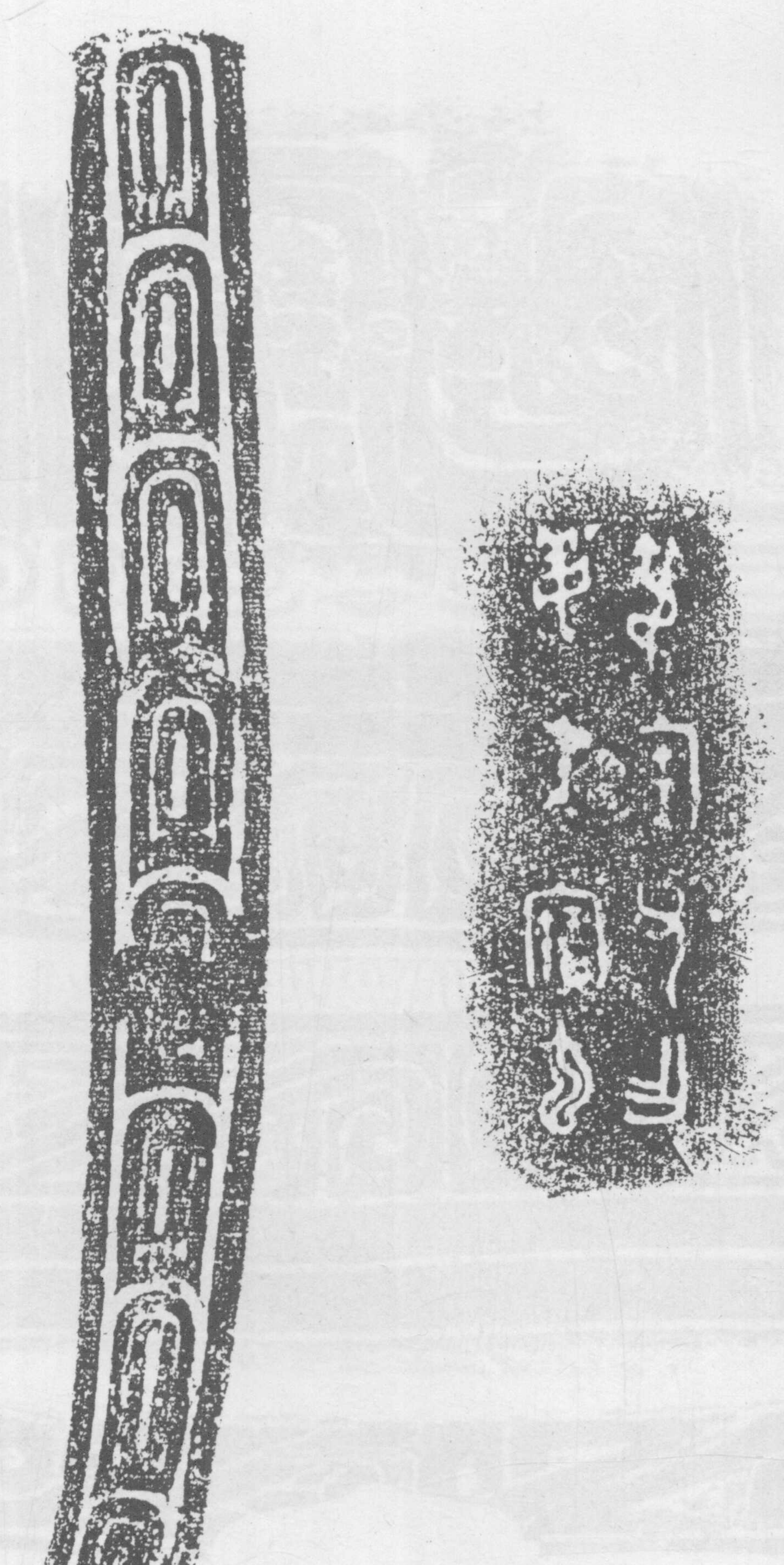
圖四五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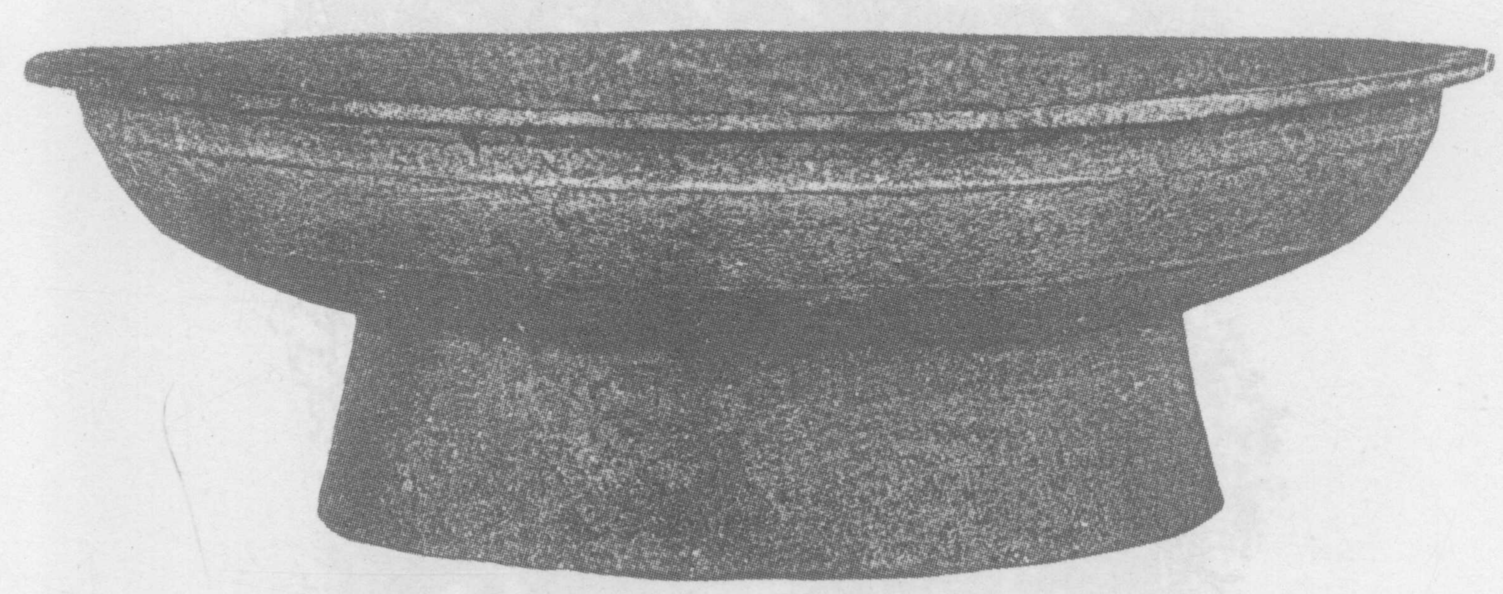
圖四五乙



圖四五甲



圖四五乙



圖四六



圖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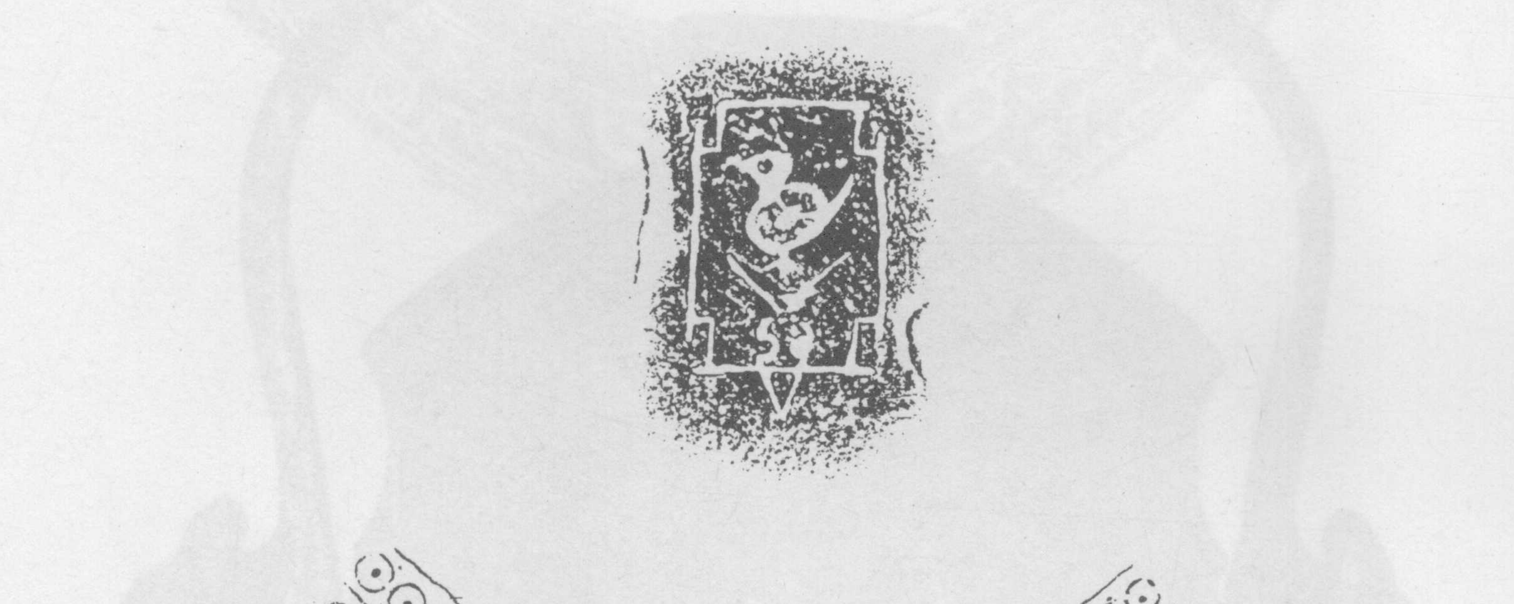
圖四八



圖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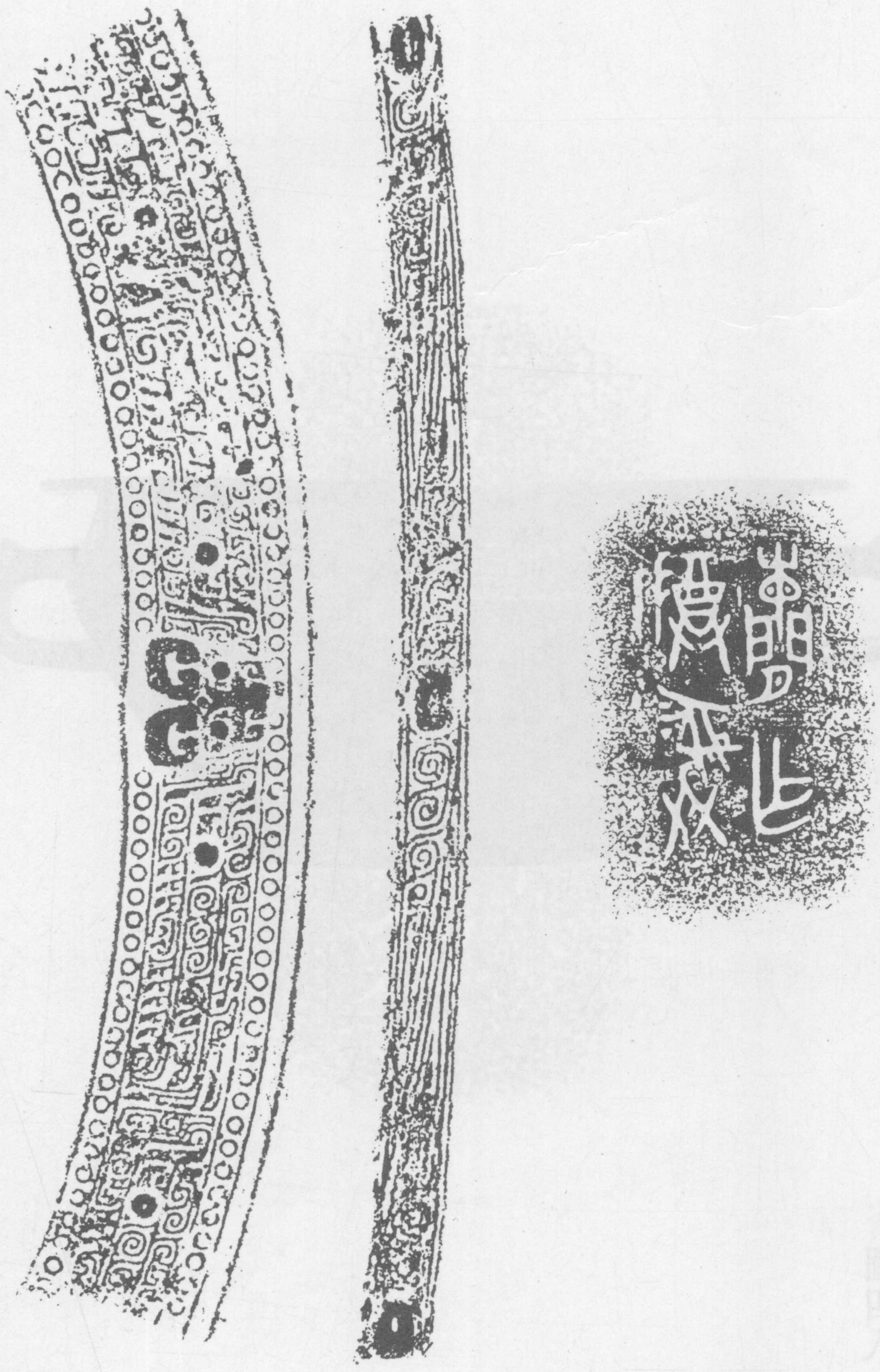
圖五〇



圖五一



圖五〇





圖五一





圖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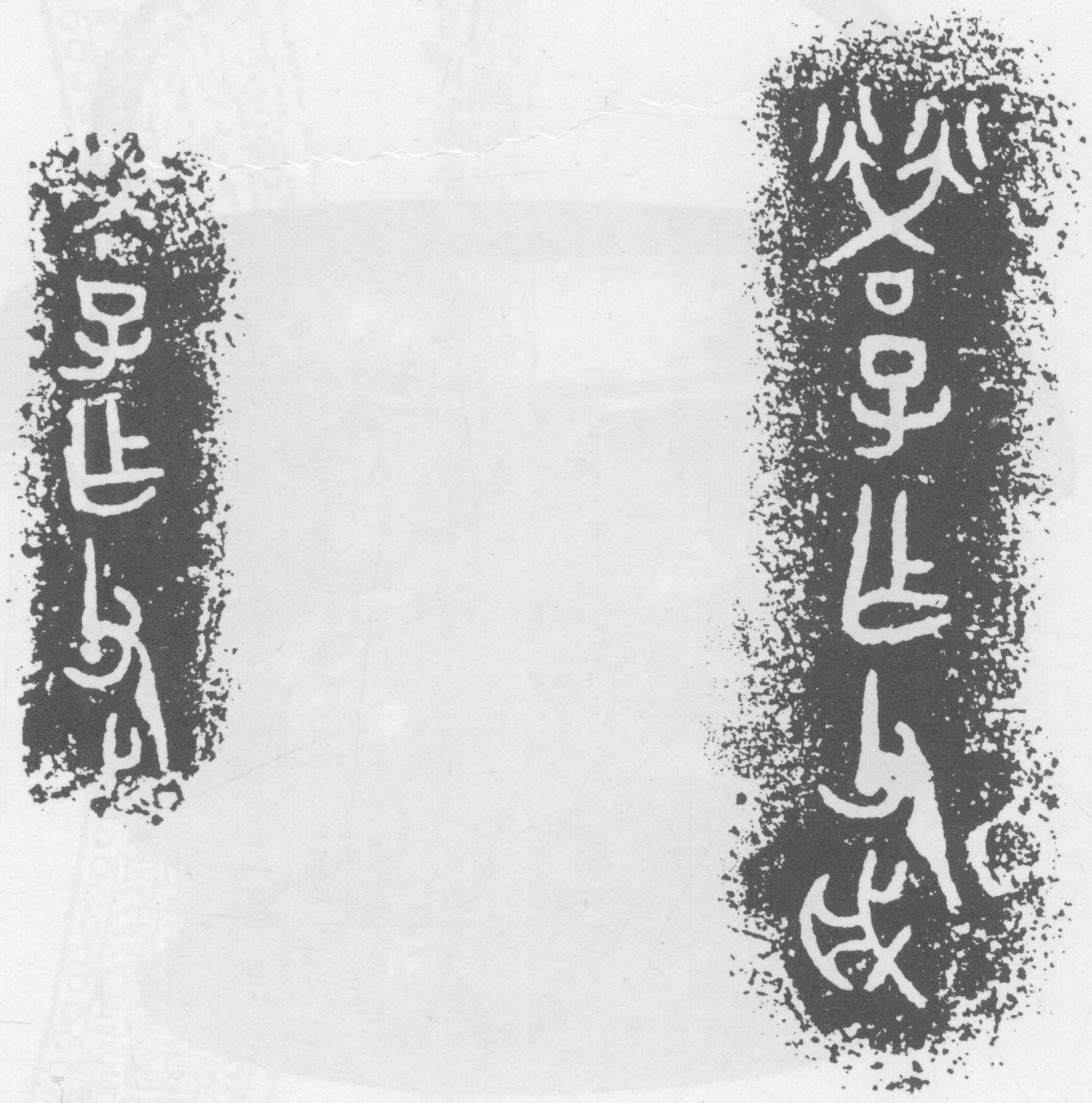
圖五三



圖五四



圖五五





圖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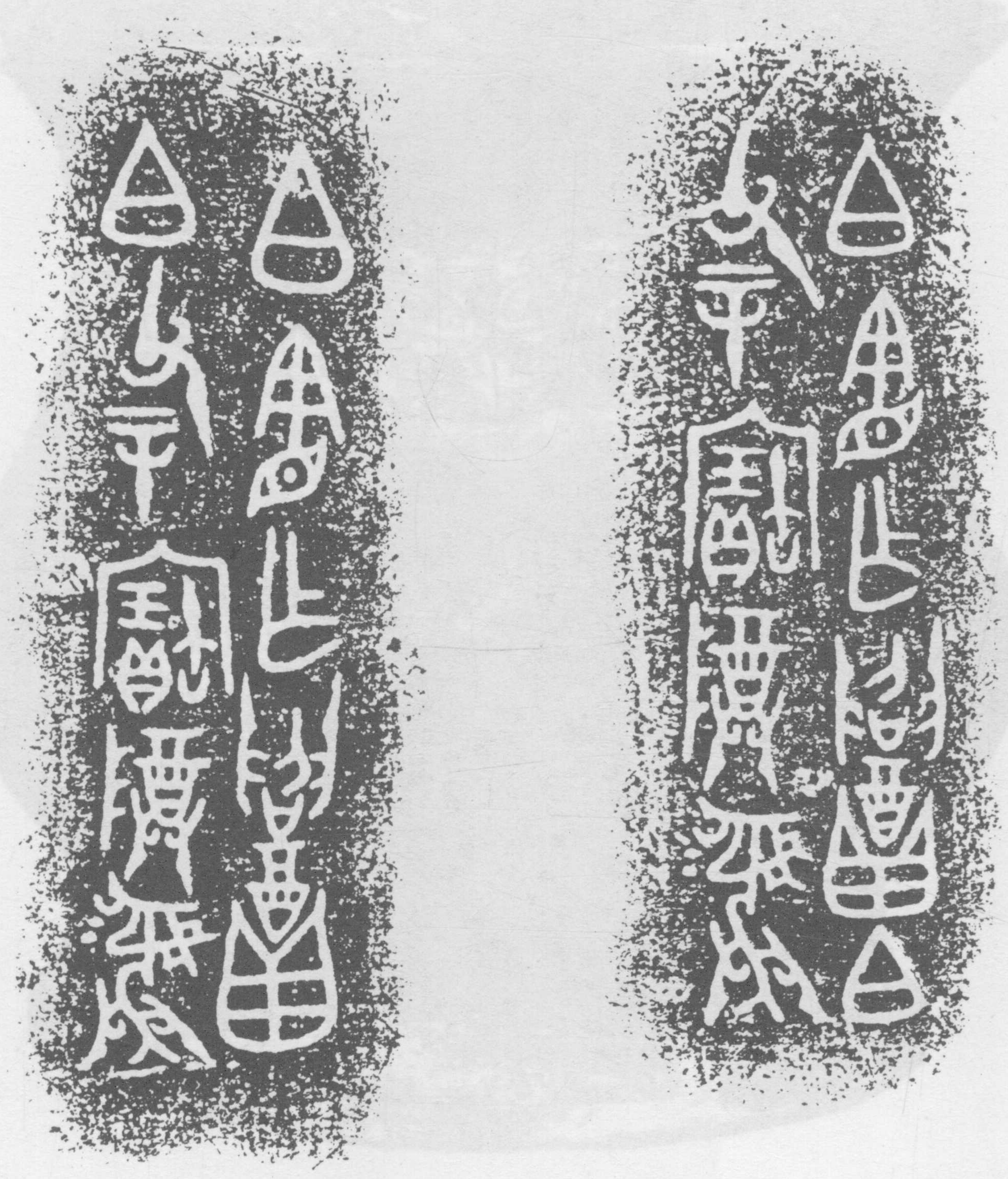
圖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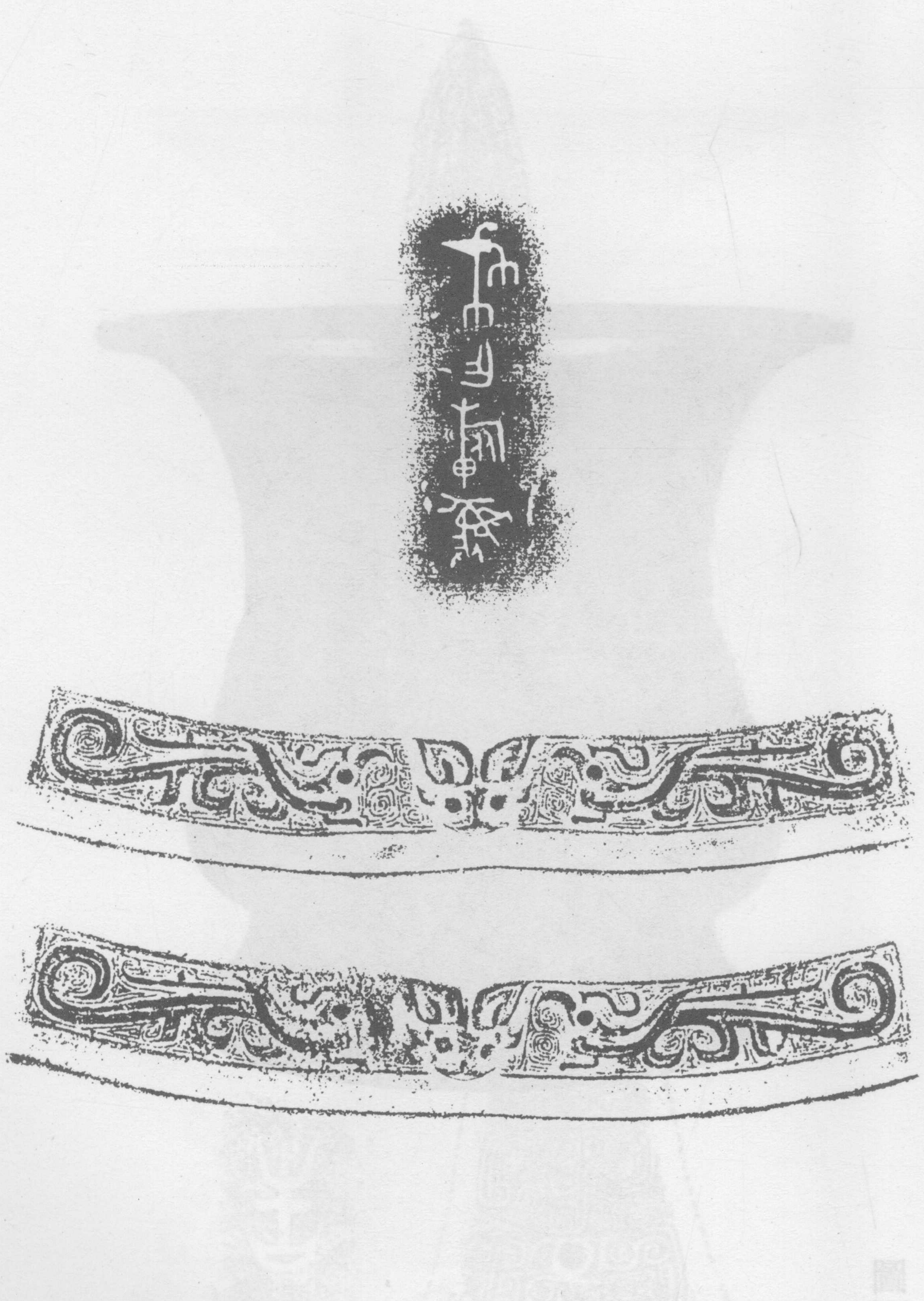
圖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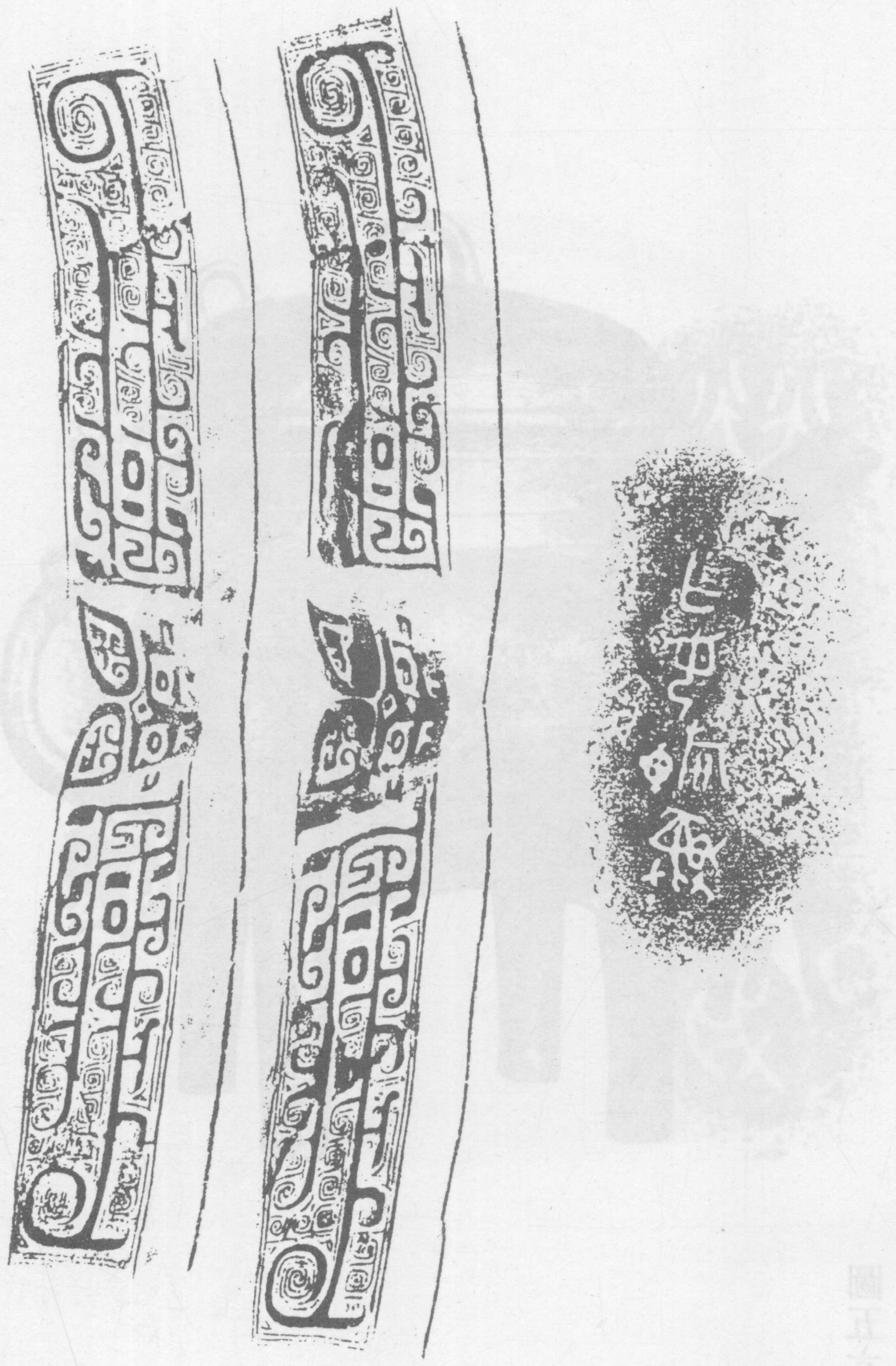
圖五七



圖五八



圖五九



圖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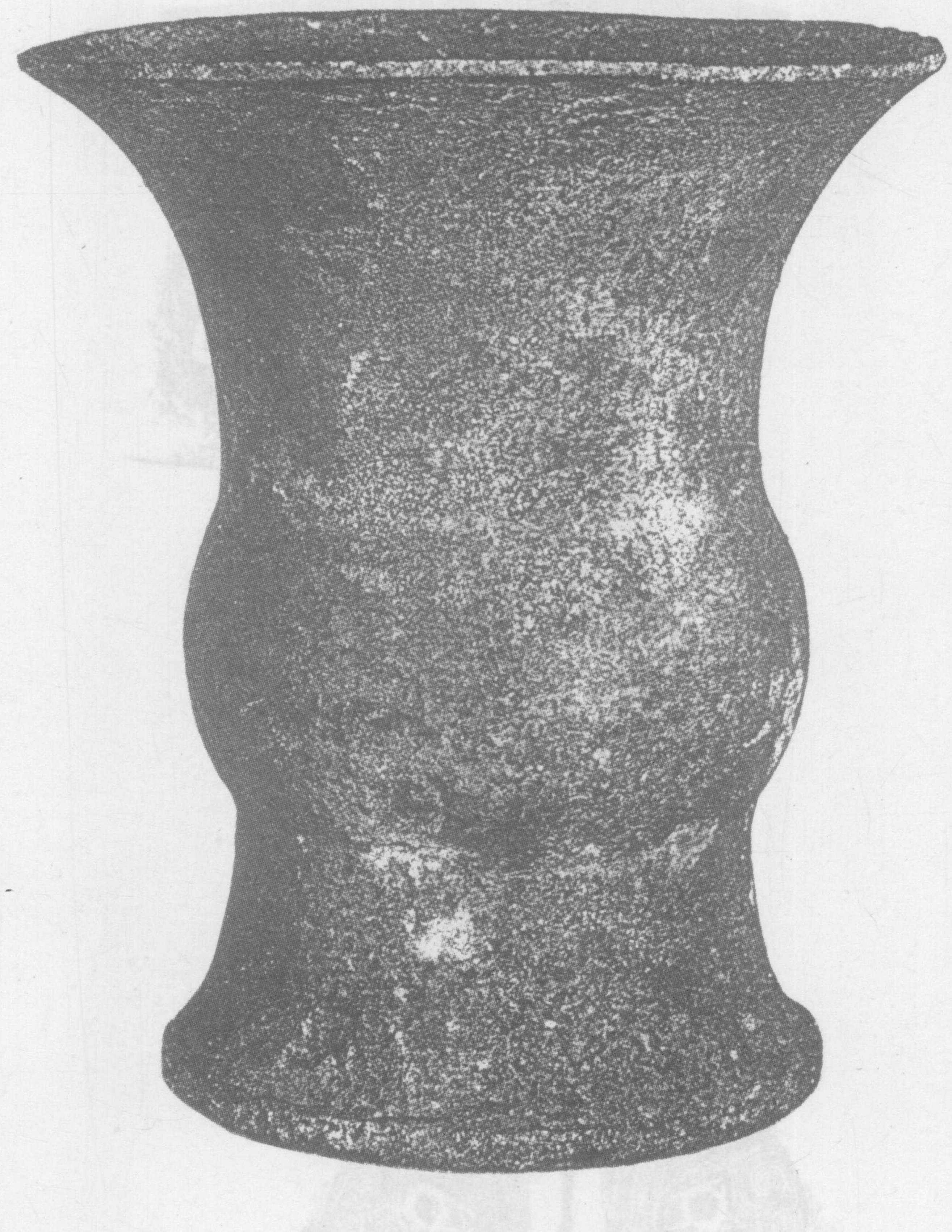
圖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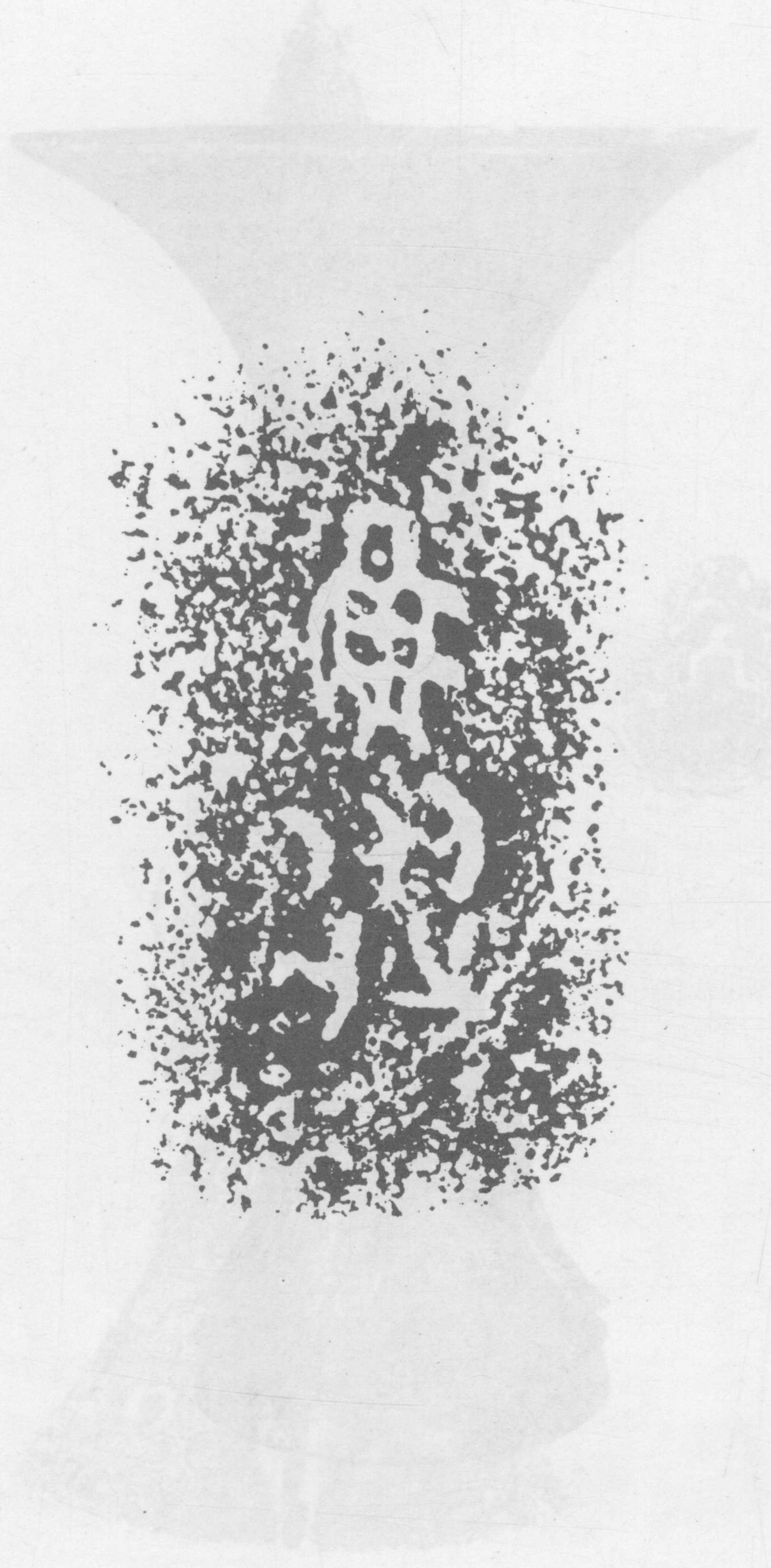
圖五七



圖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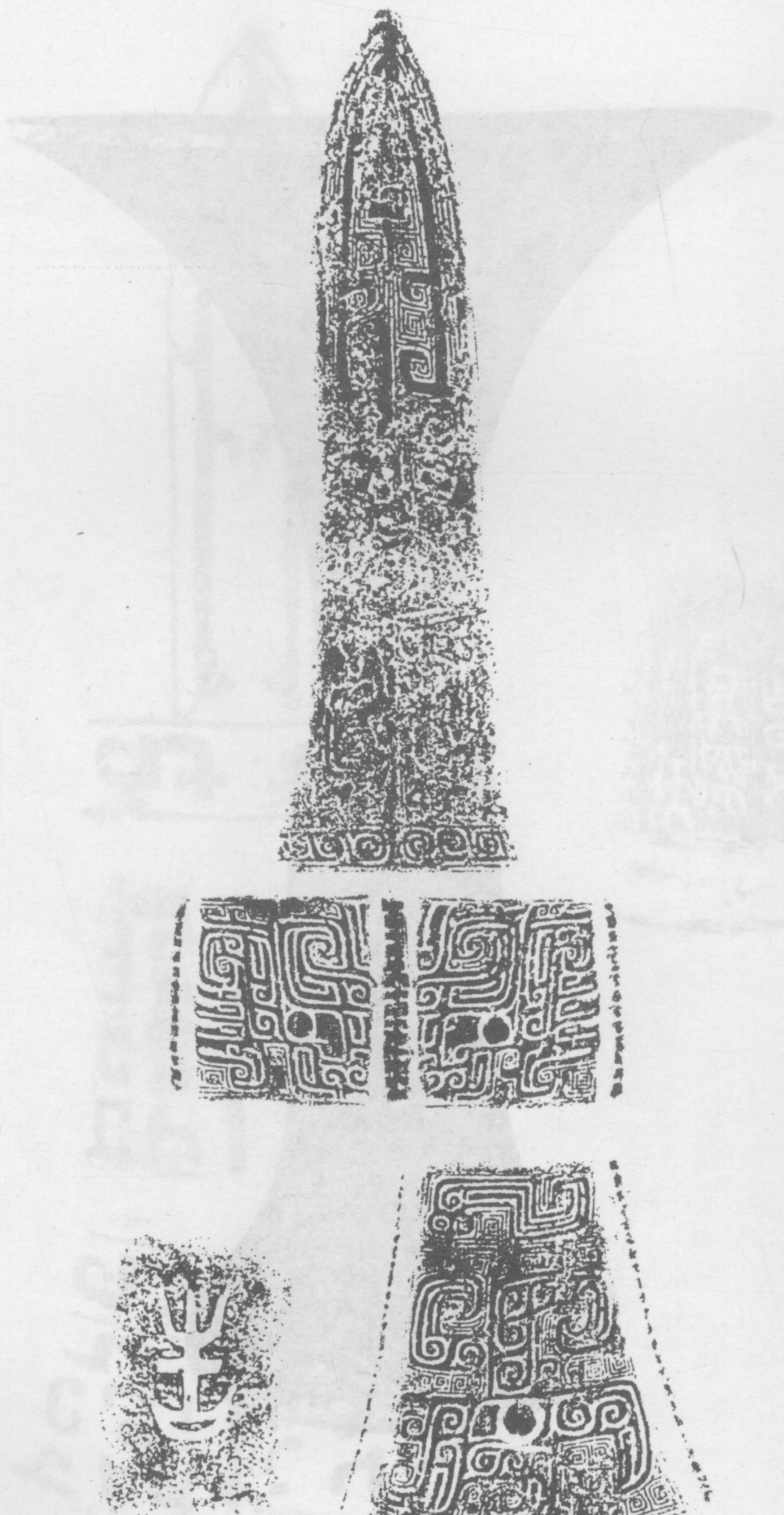
圖六〇



圖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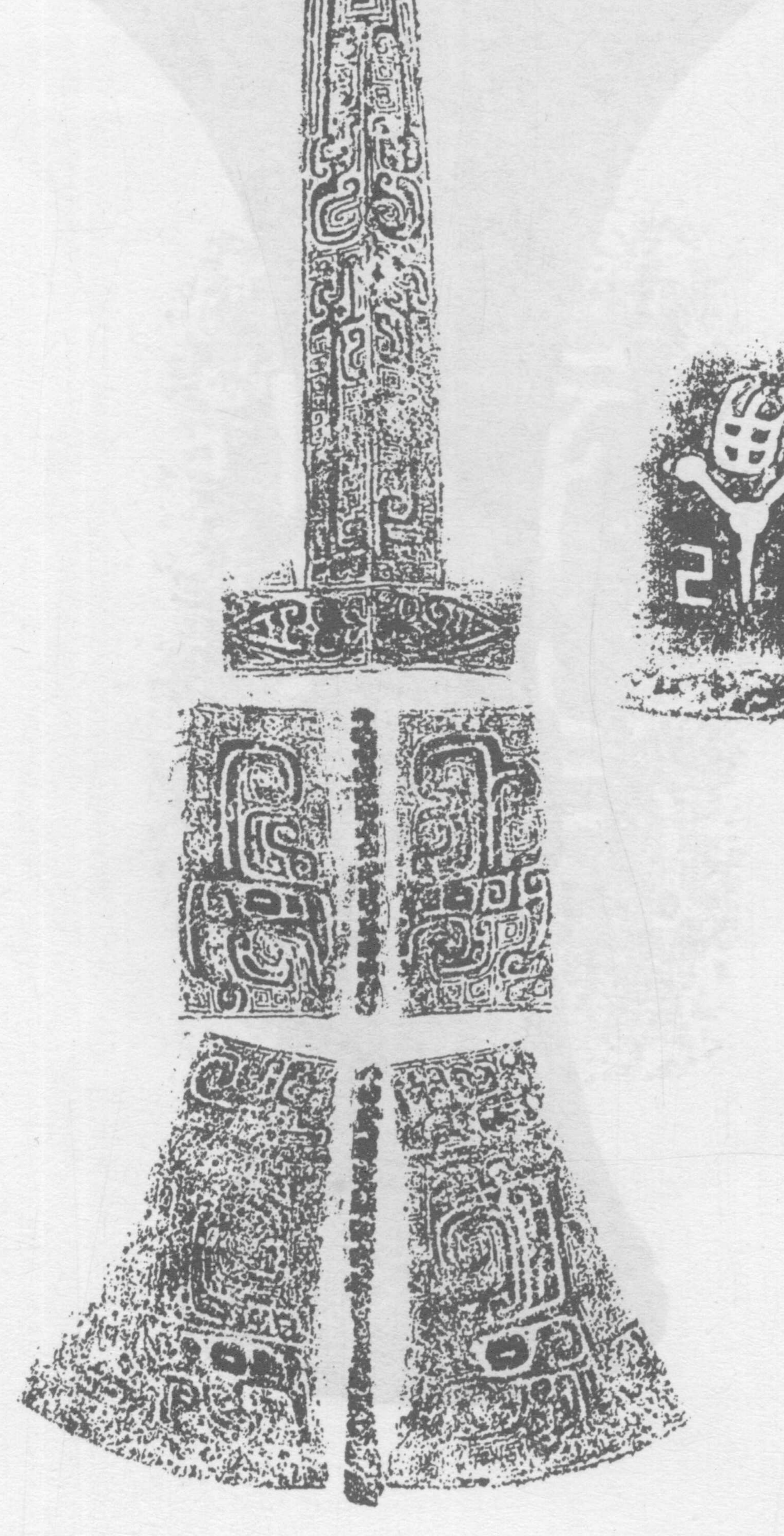
圖六一



圖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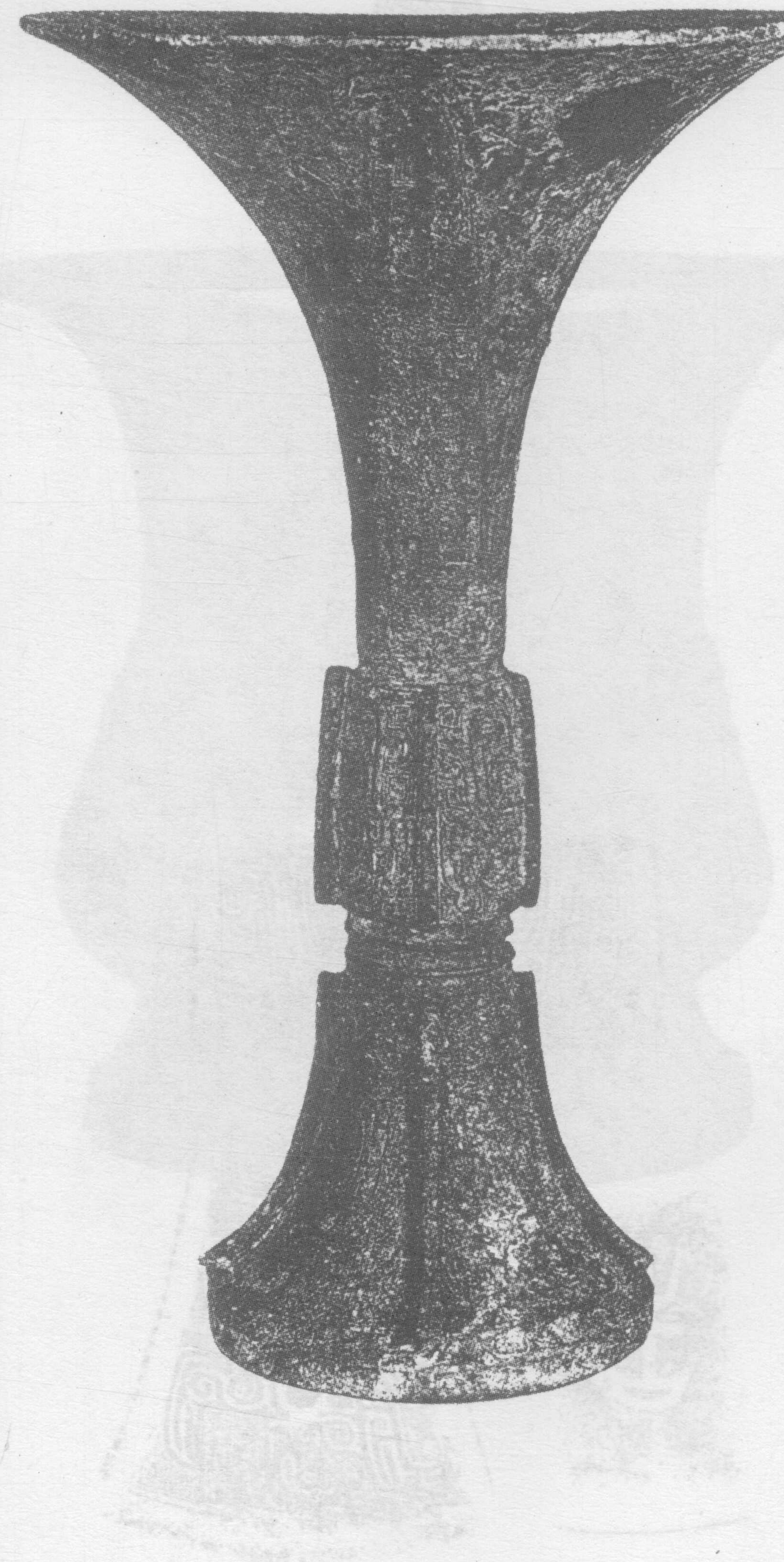
圖六〇



圖六一



圖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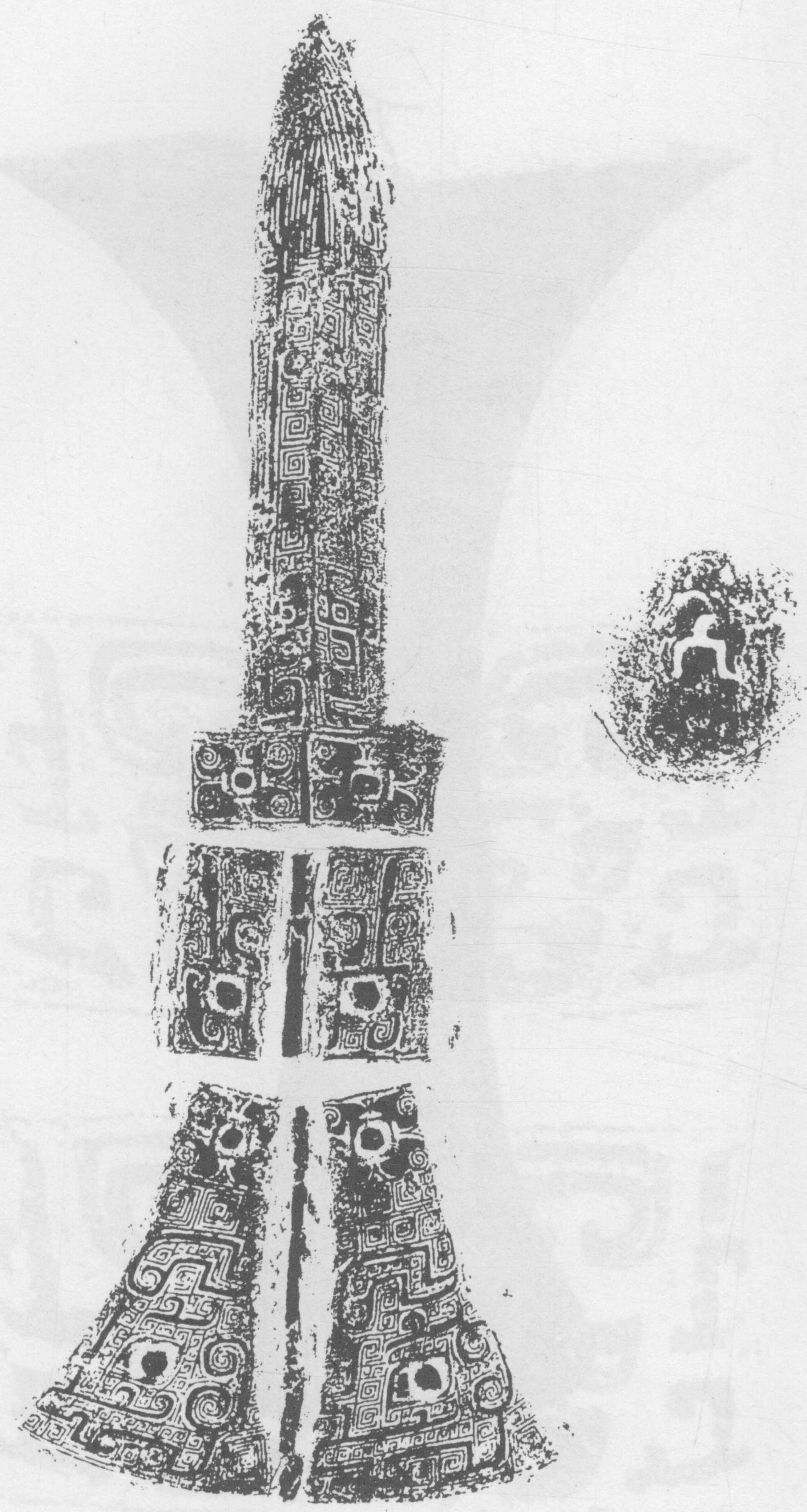
圖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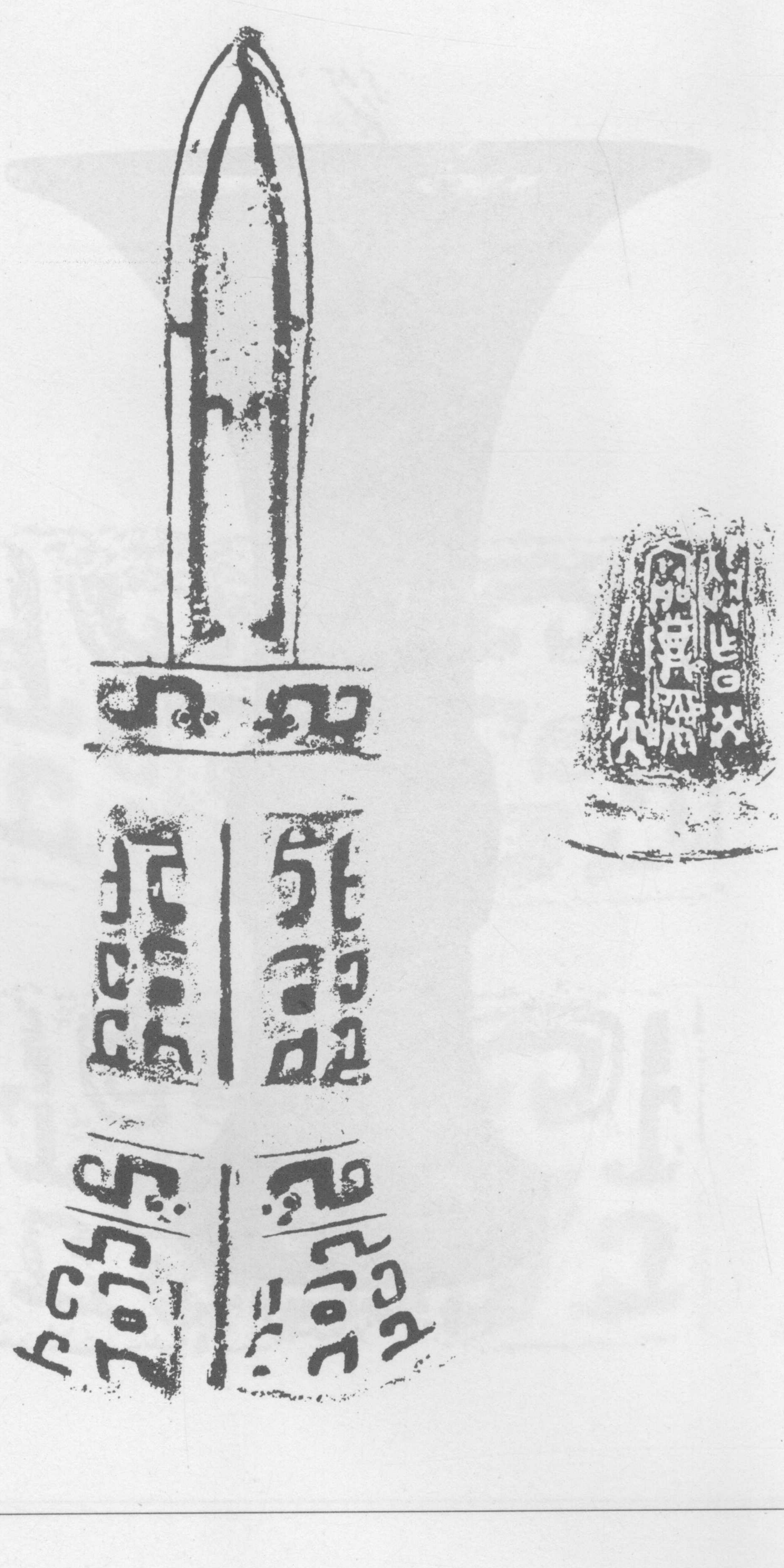


圖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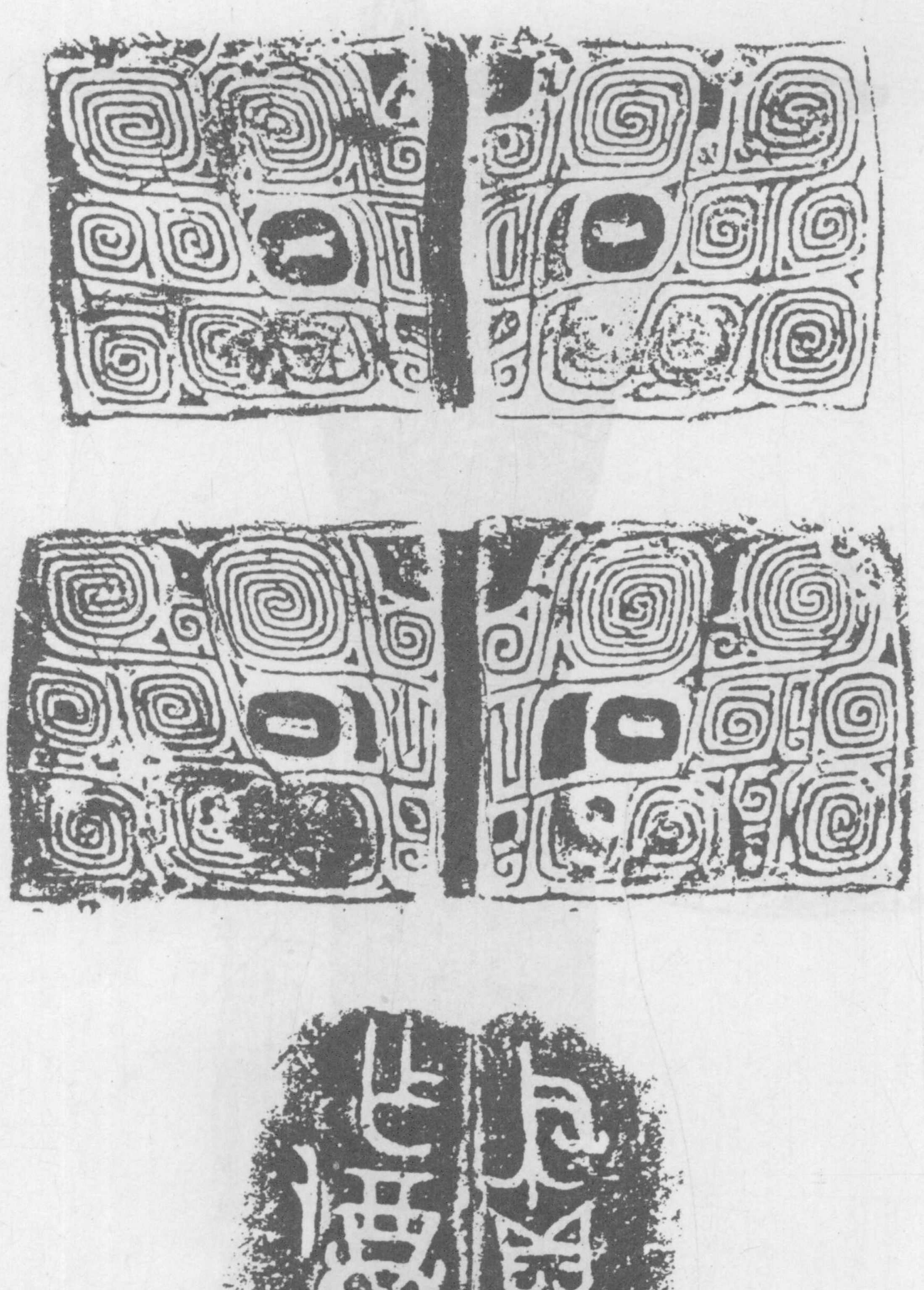
圖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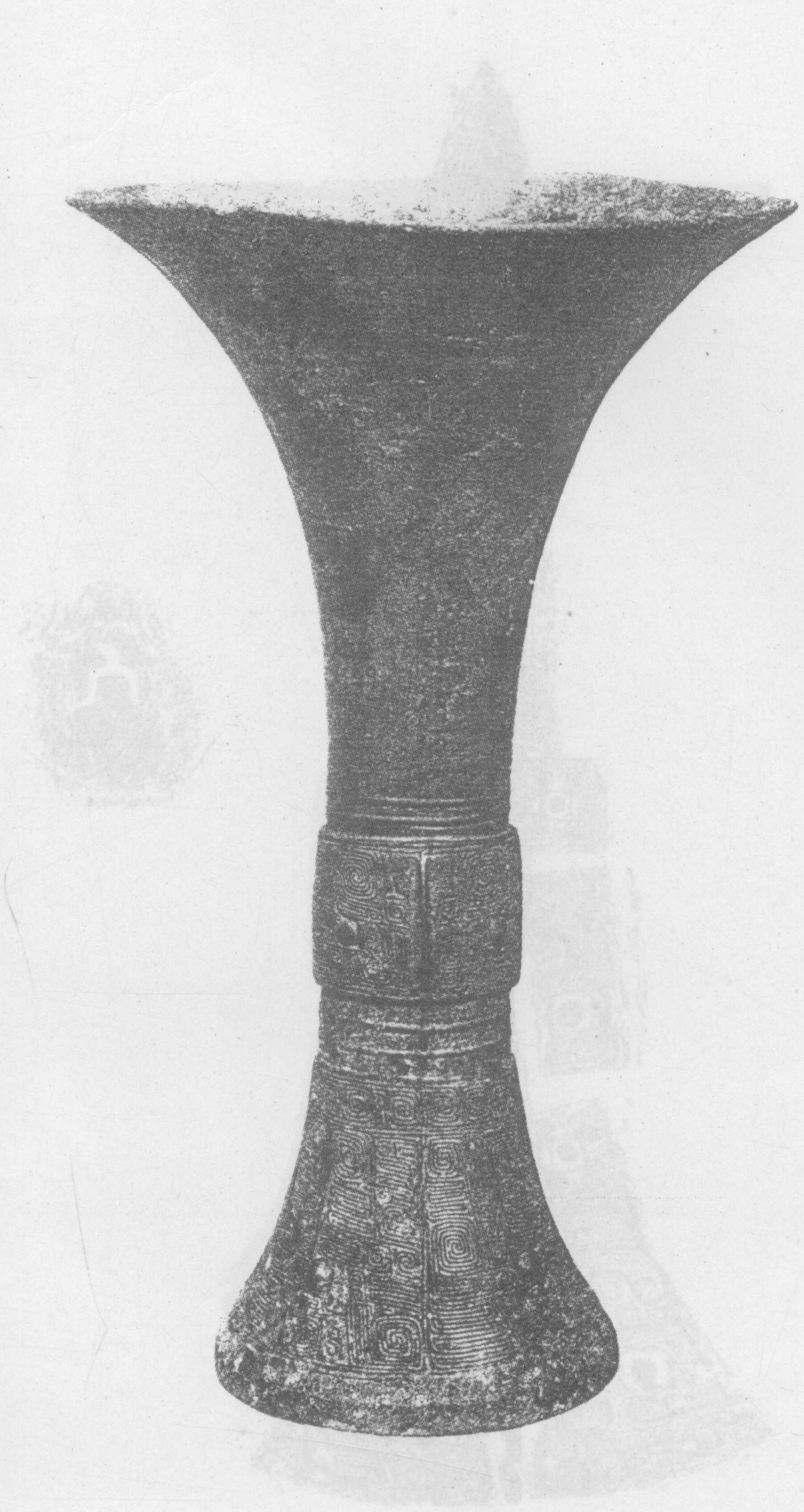




圖六四



圖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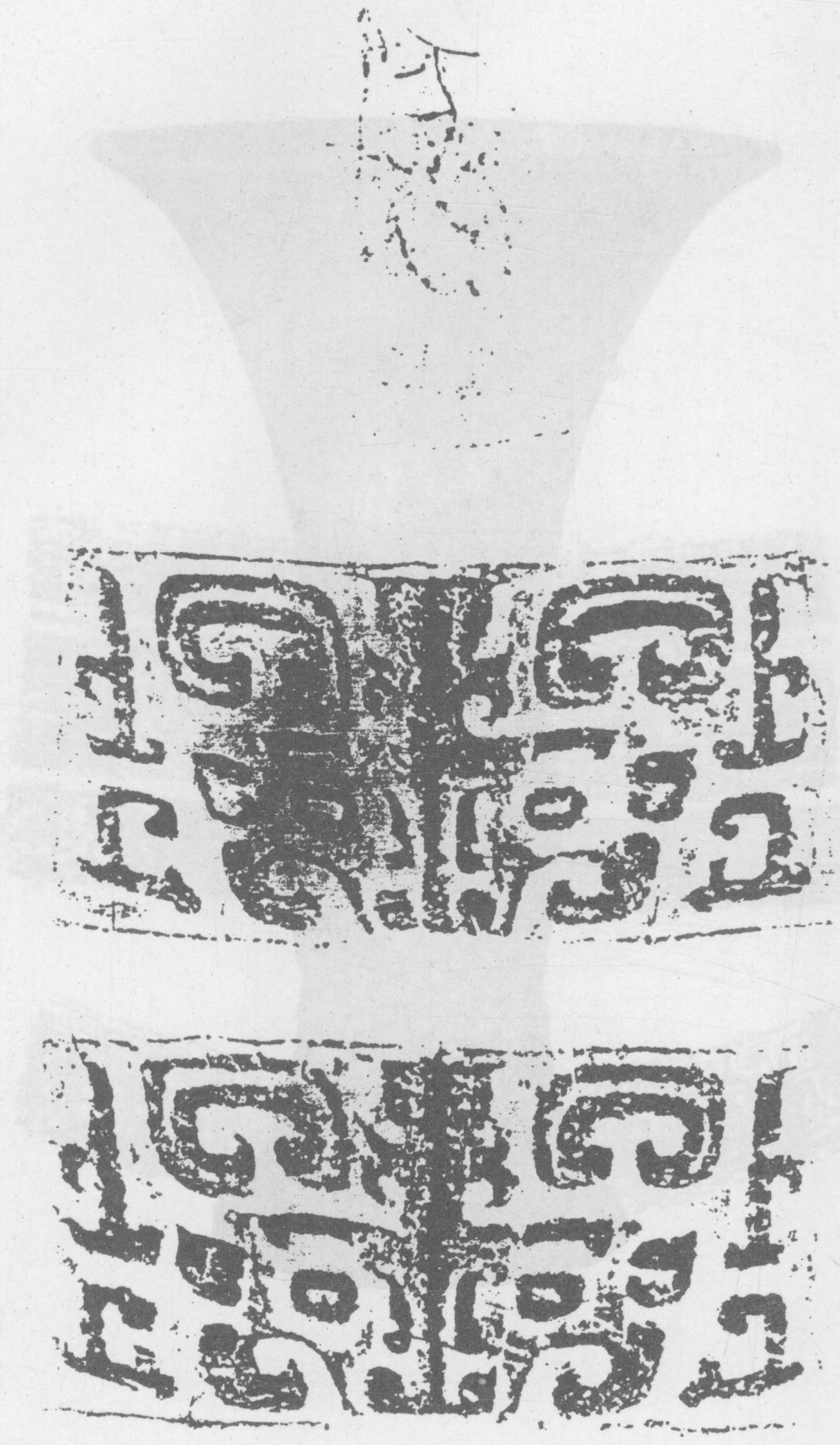
圖六六



圖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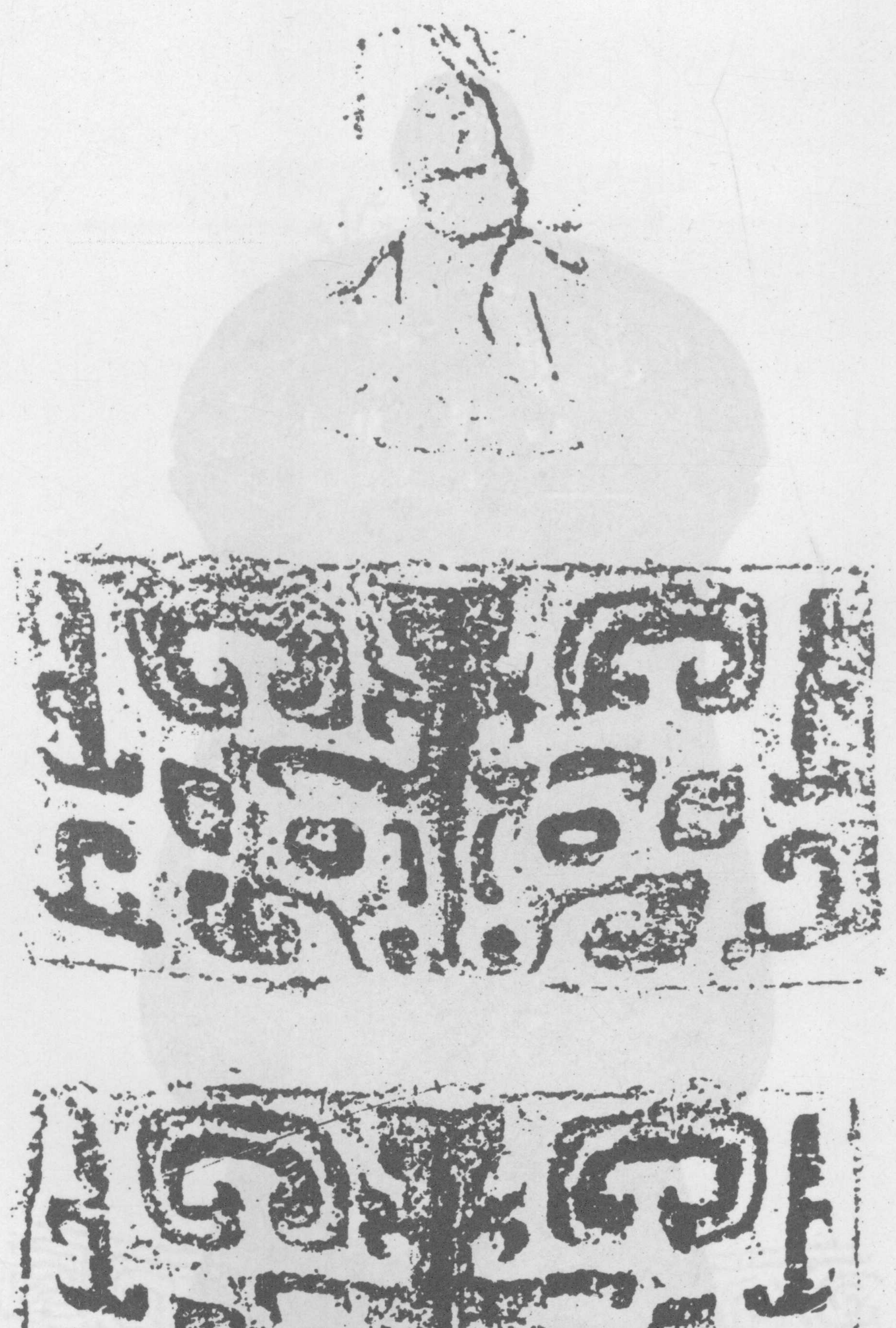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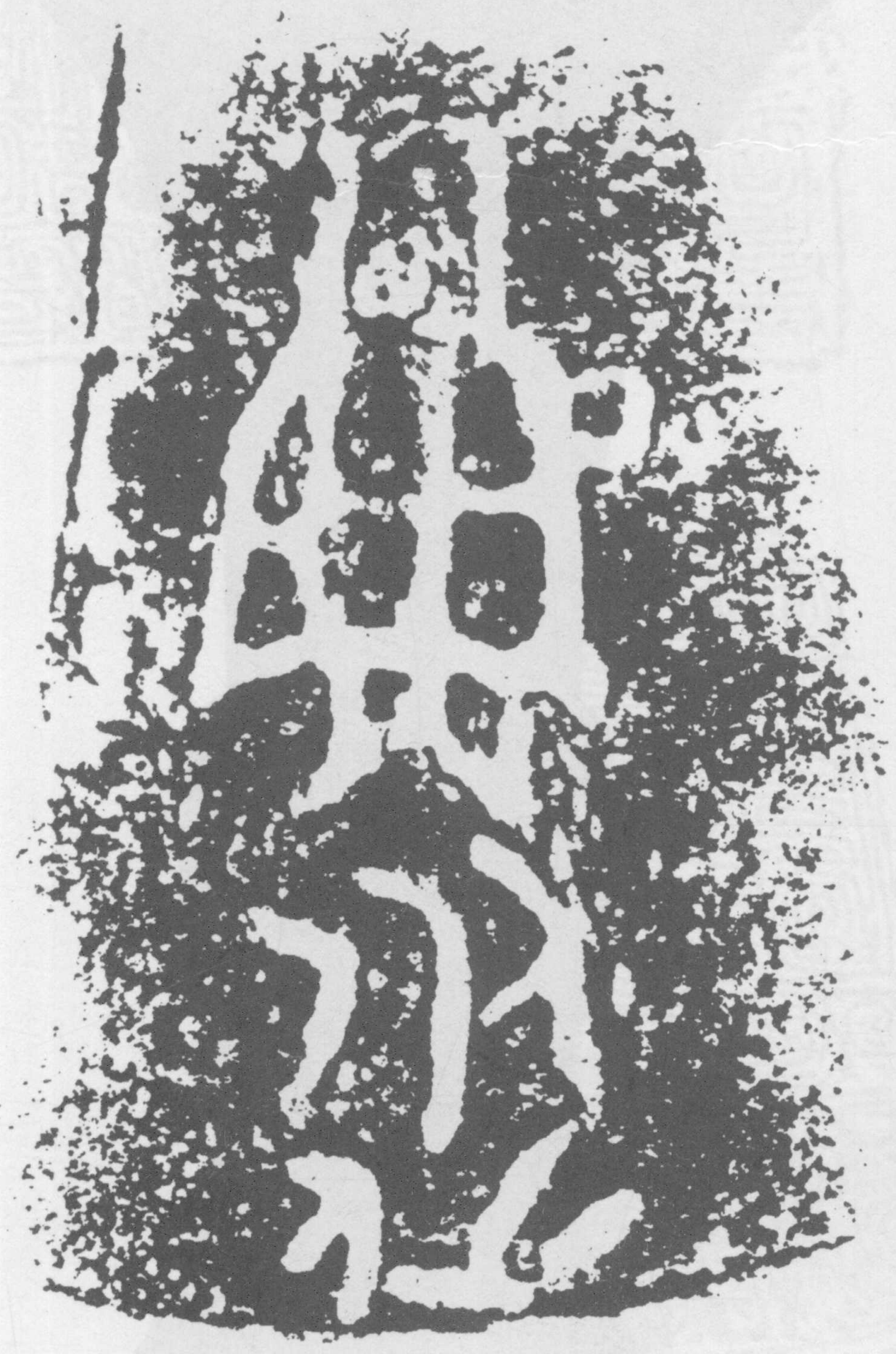
圖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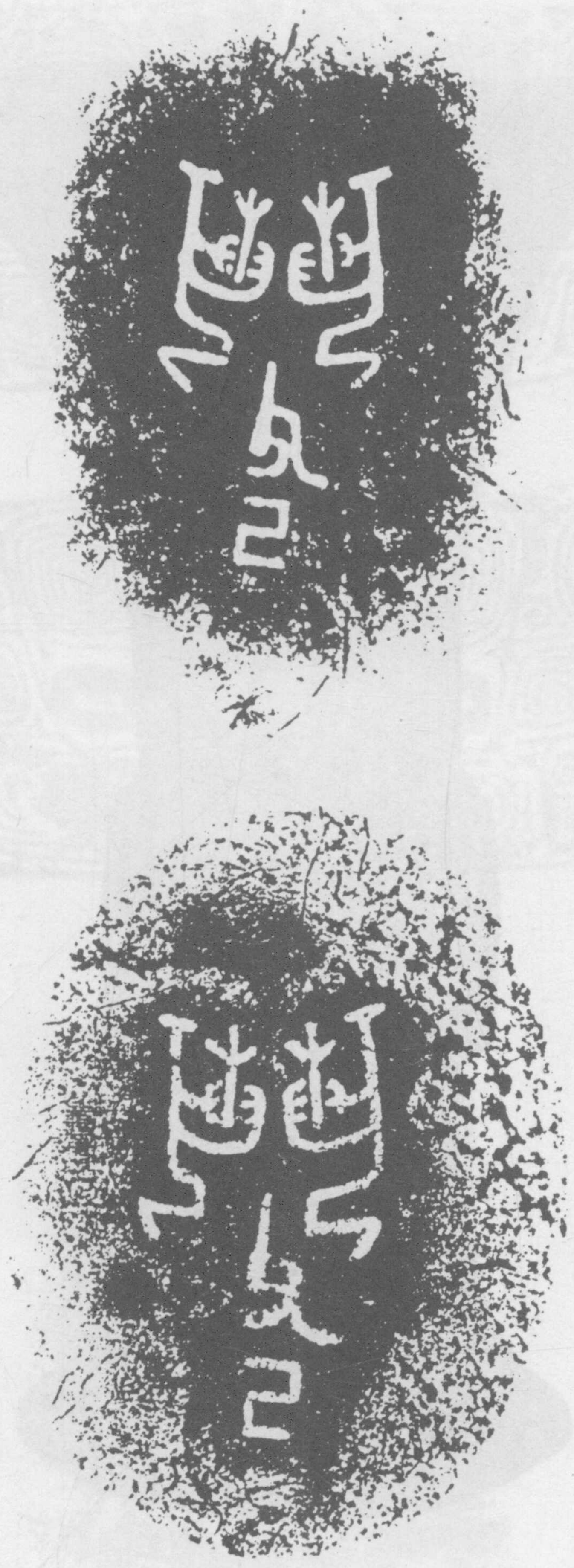


圖六九





圖六八



圖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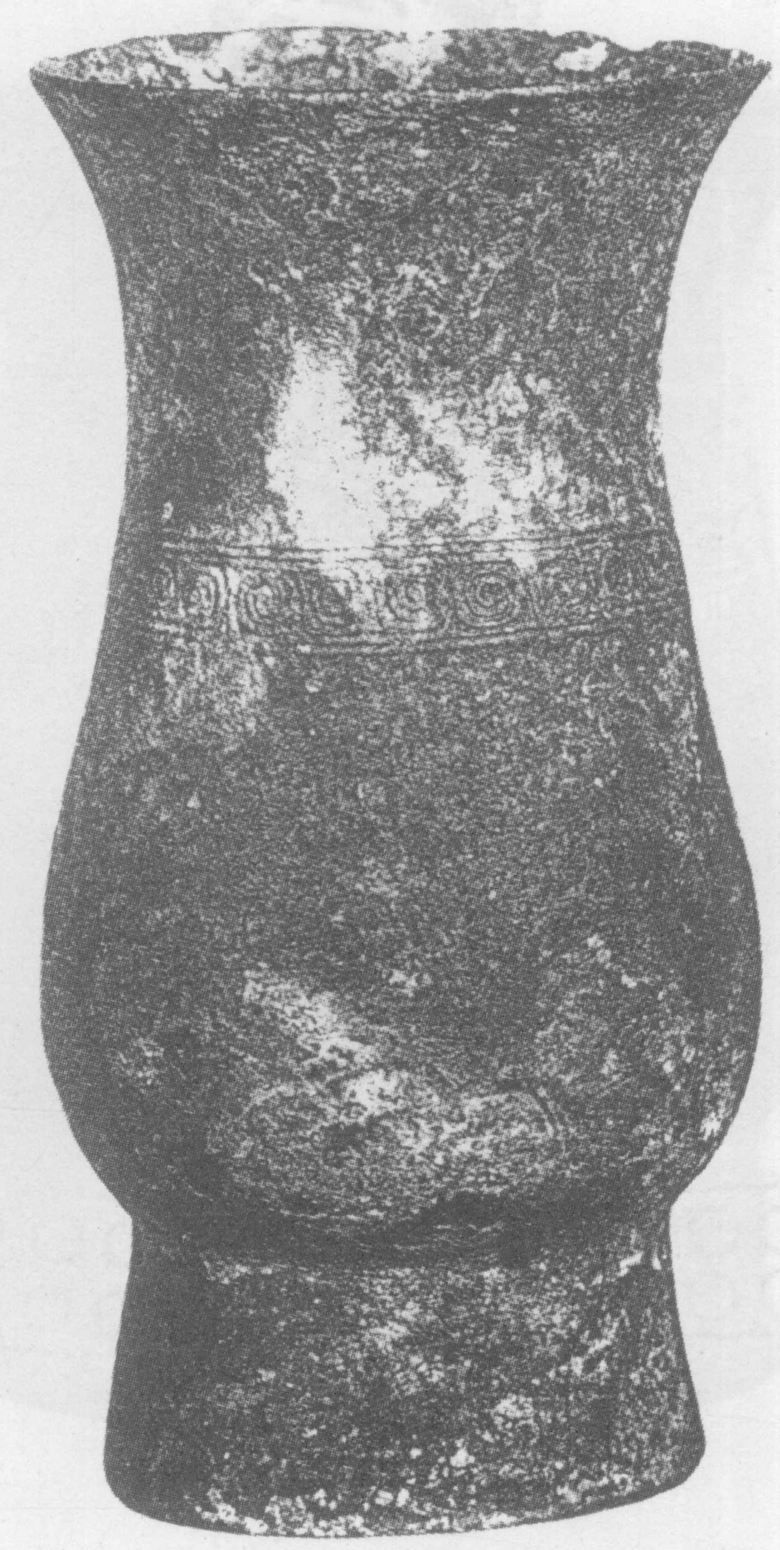
圖七〇



圖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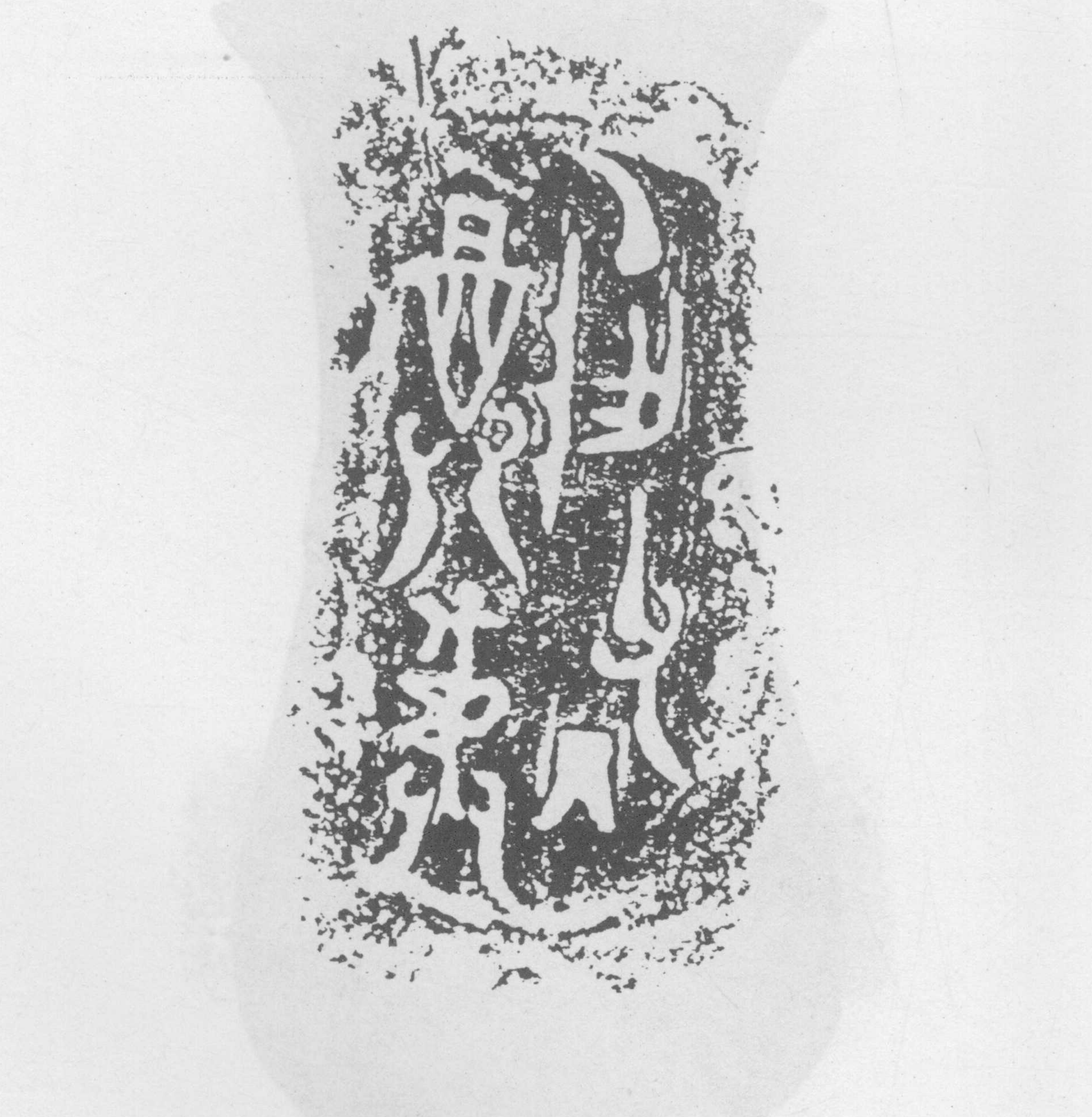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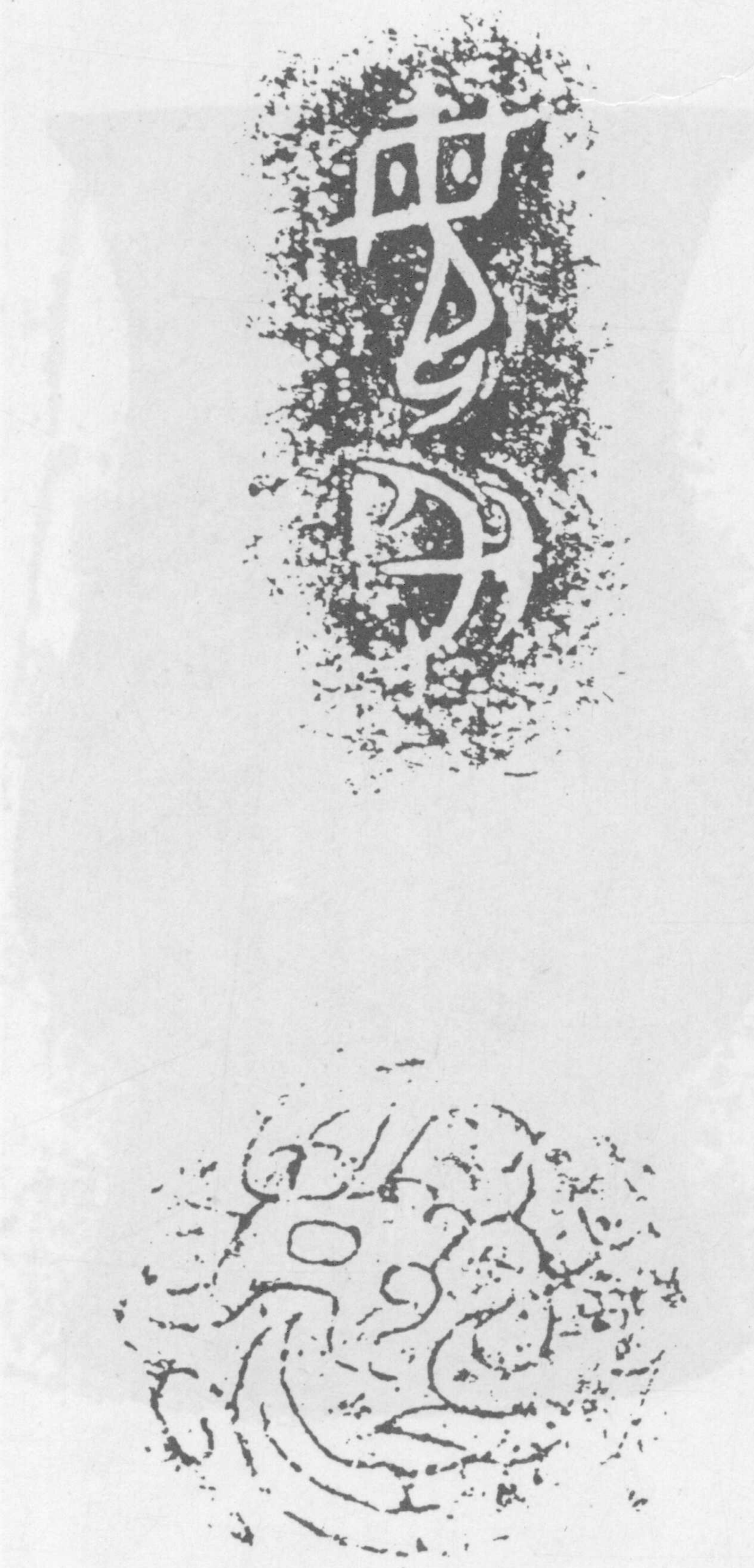
圖七二



圖七三









圖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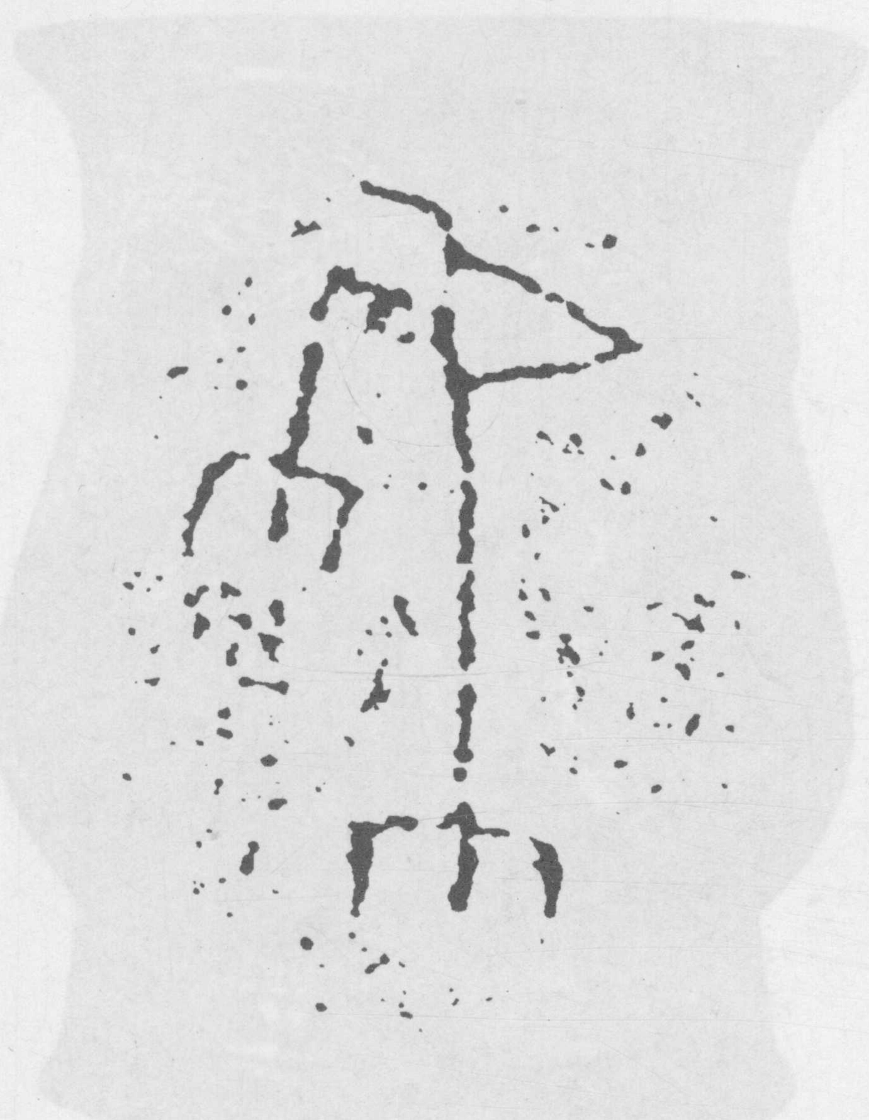




圖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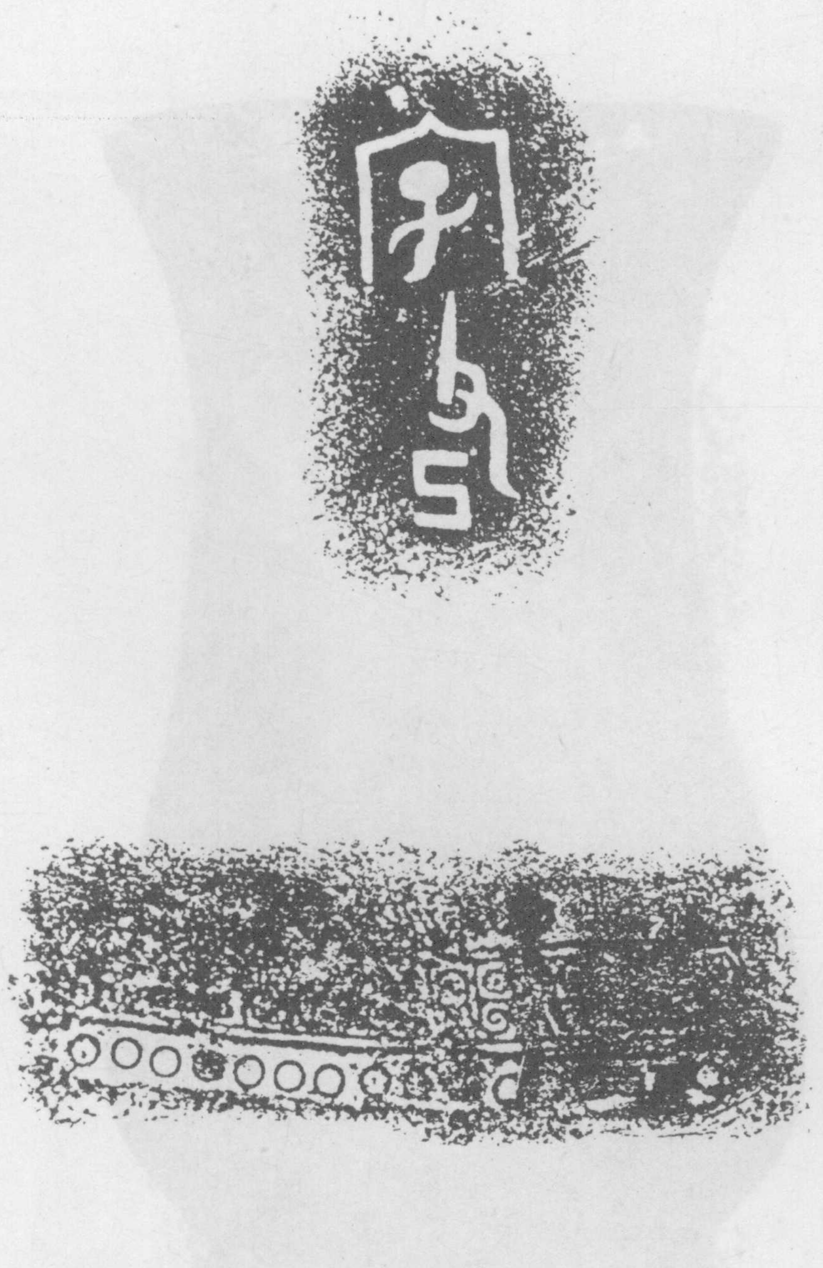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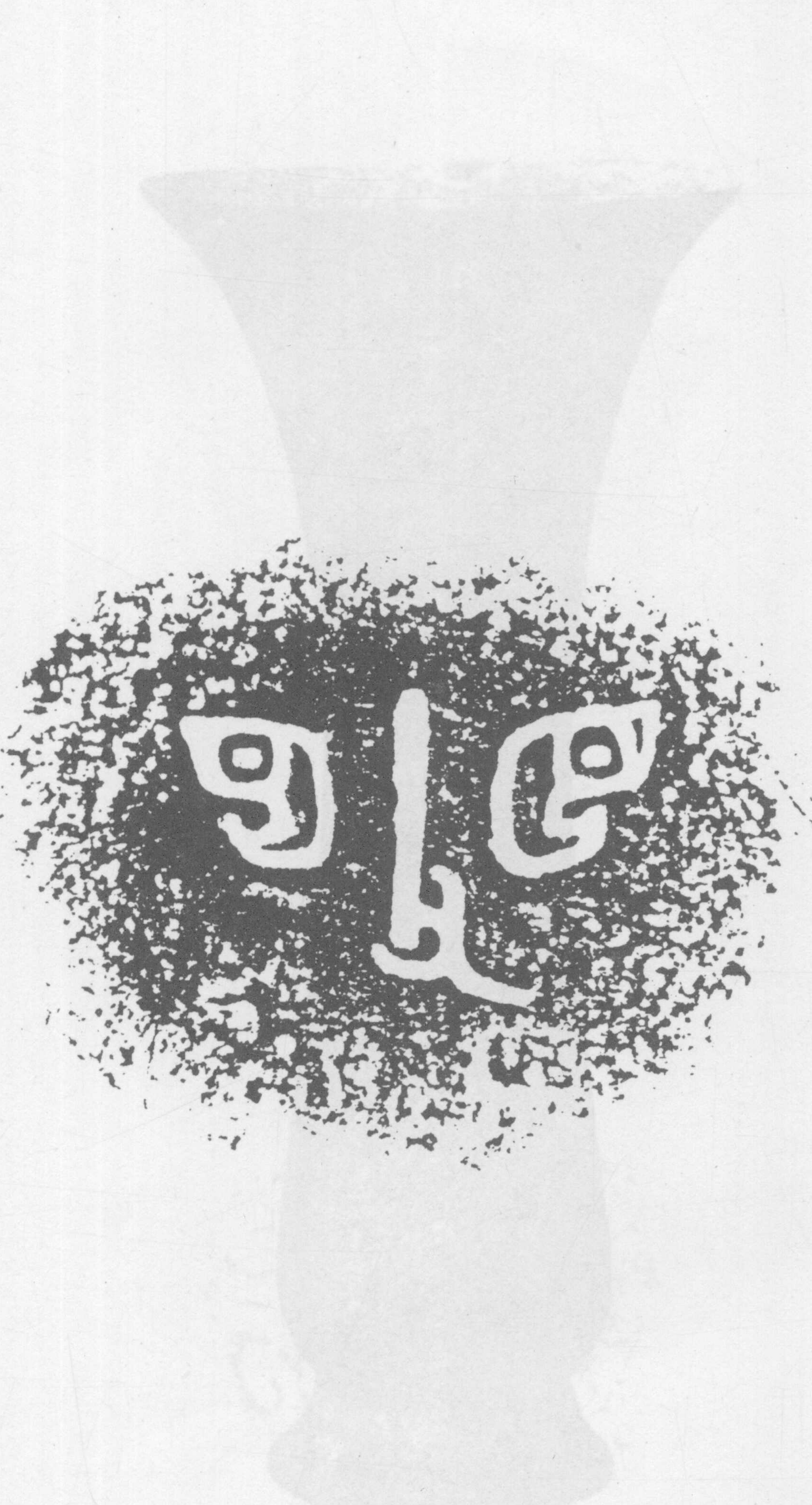
圖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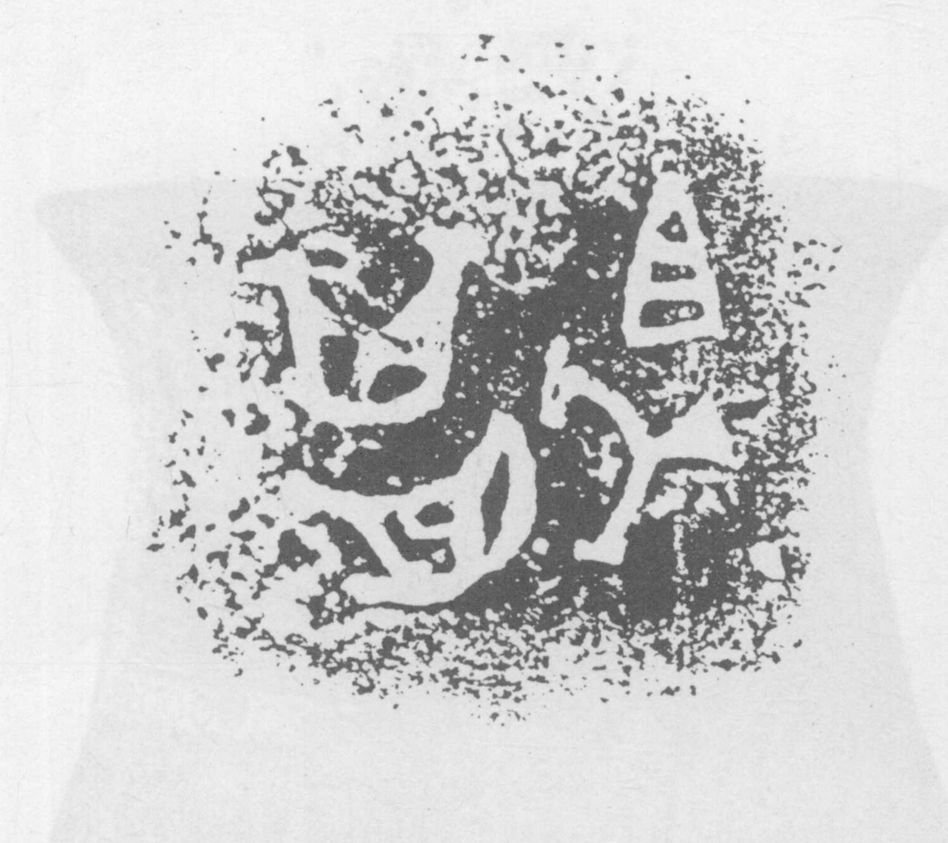
圖七七







圖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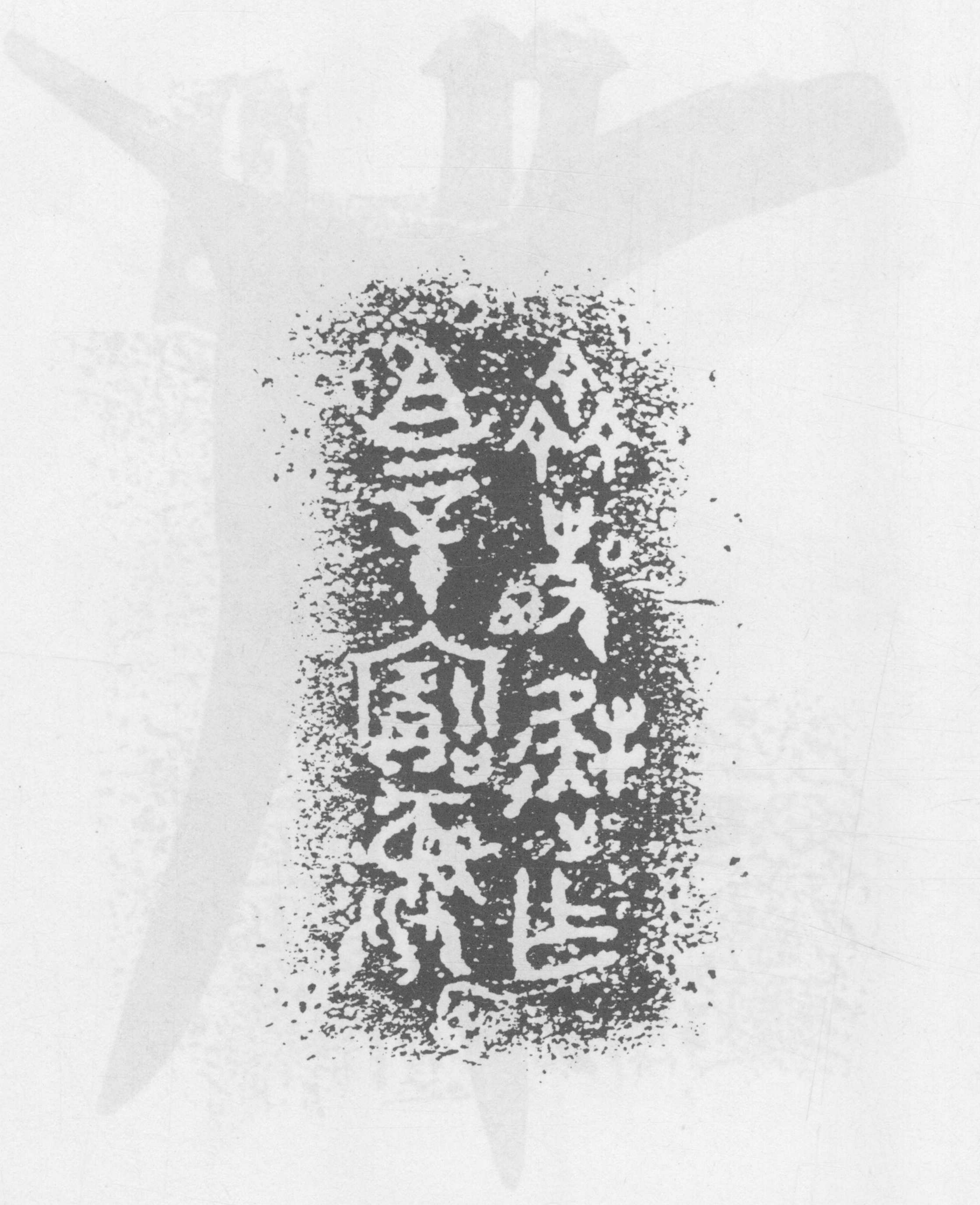
圖七九



圖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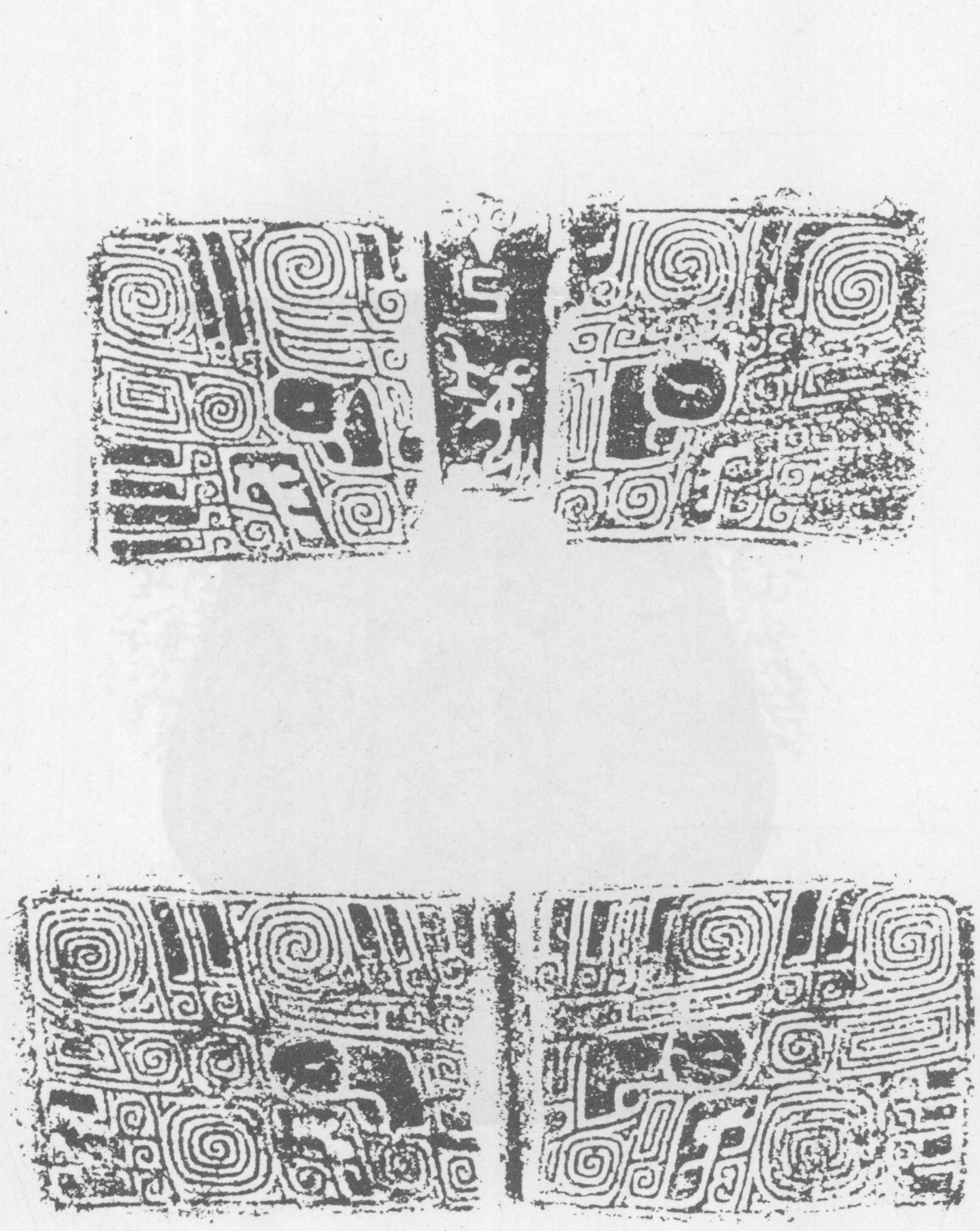
圖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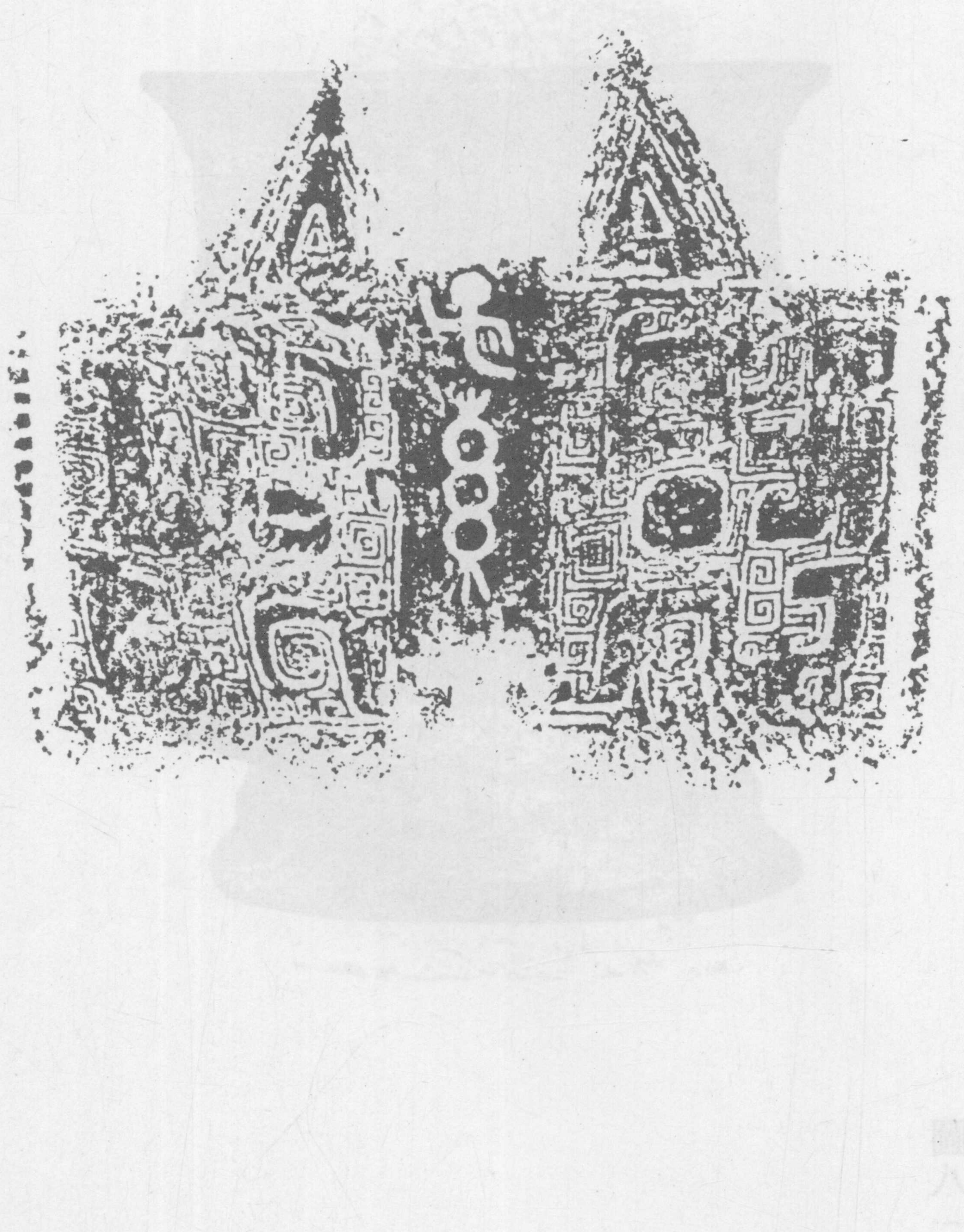
圖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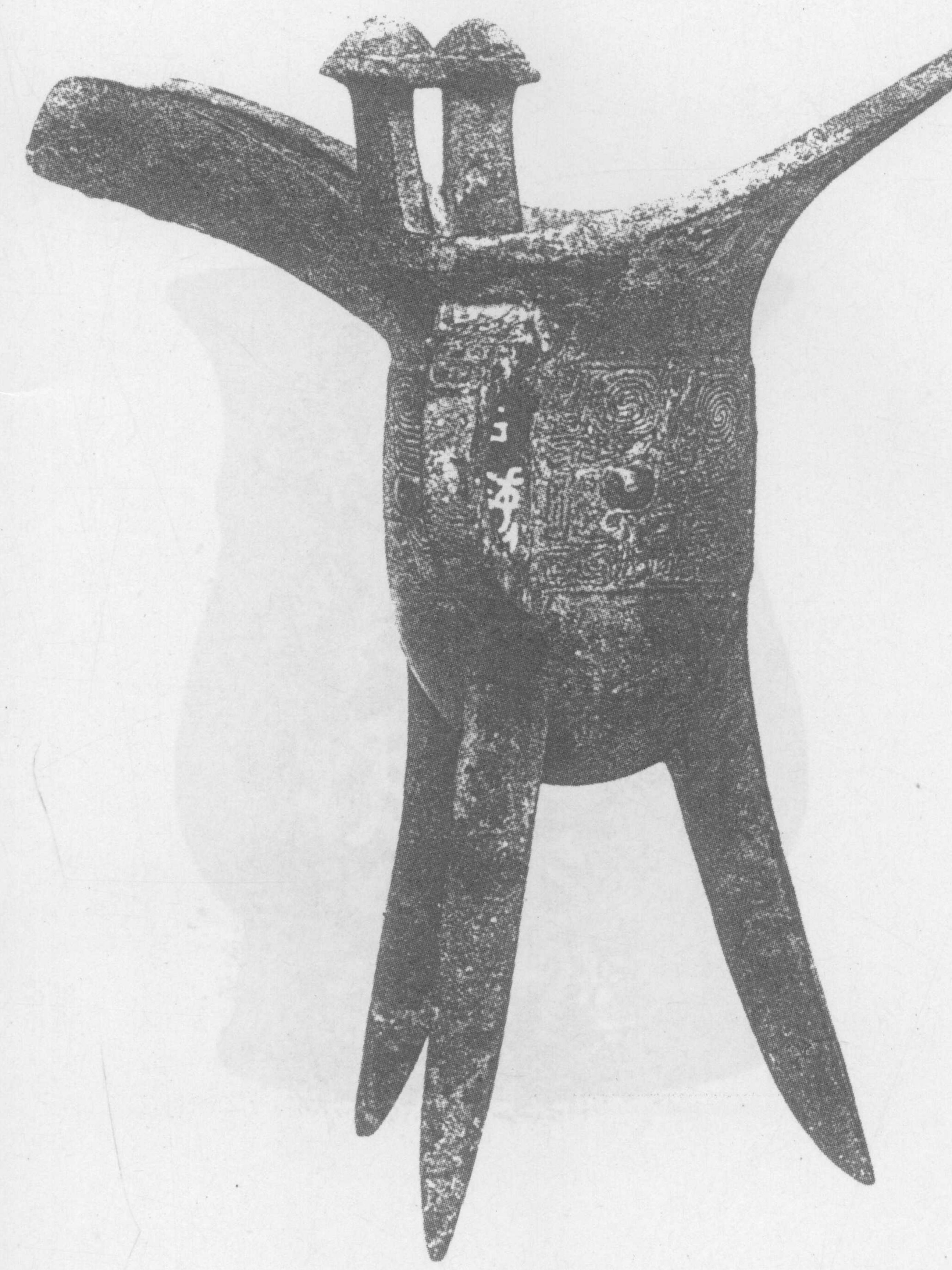
圖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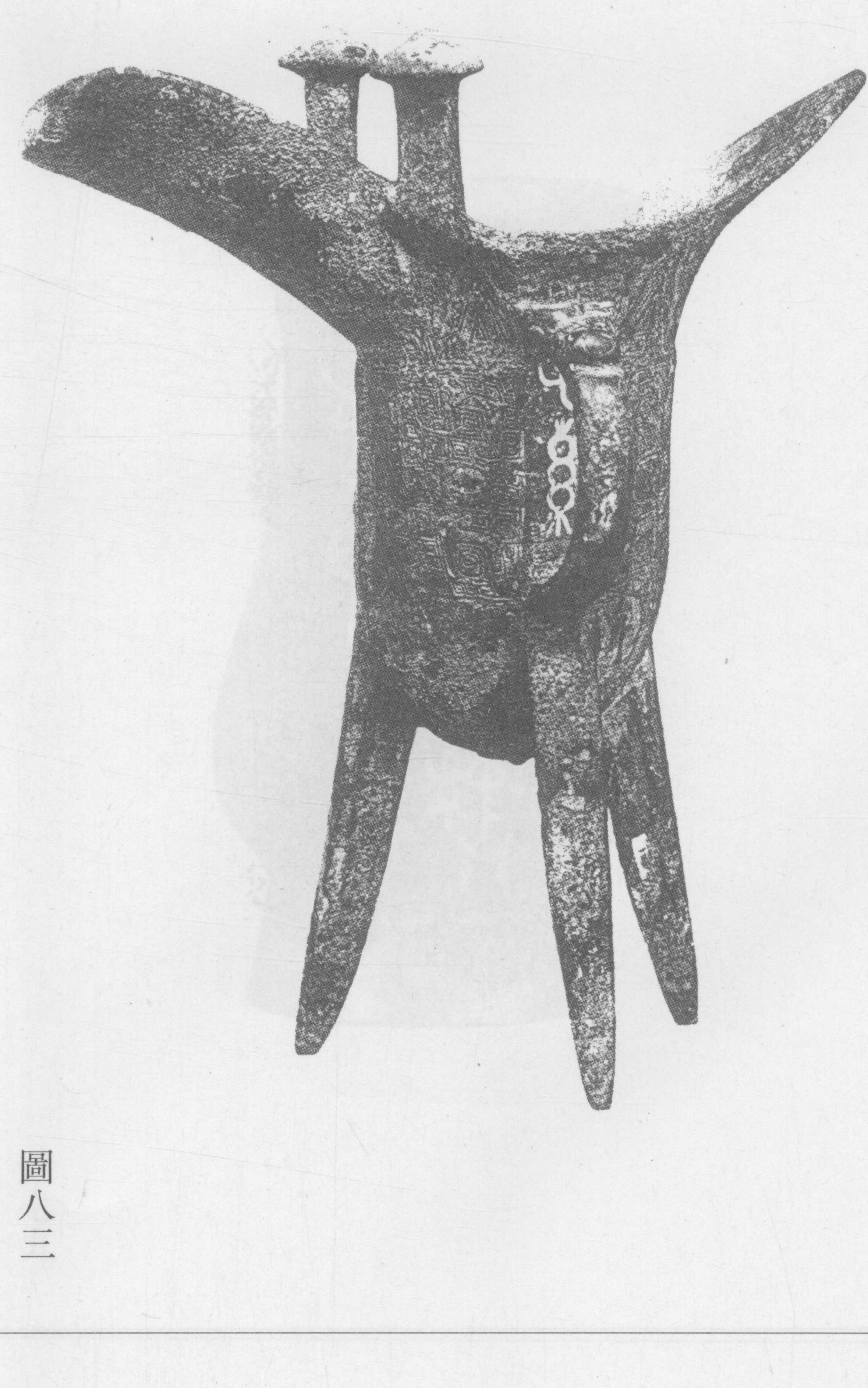
圖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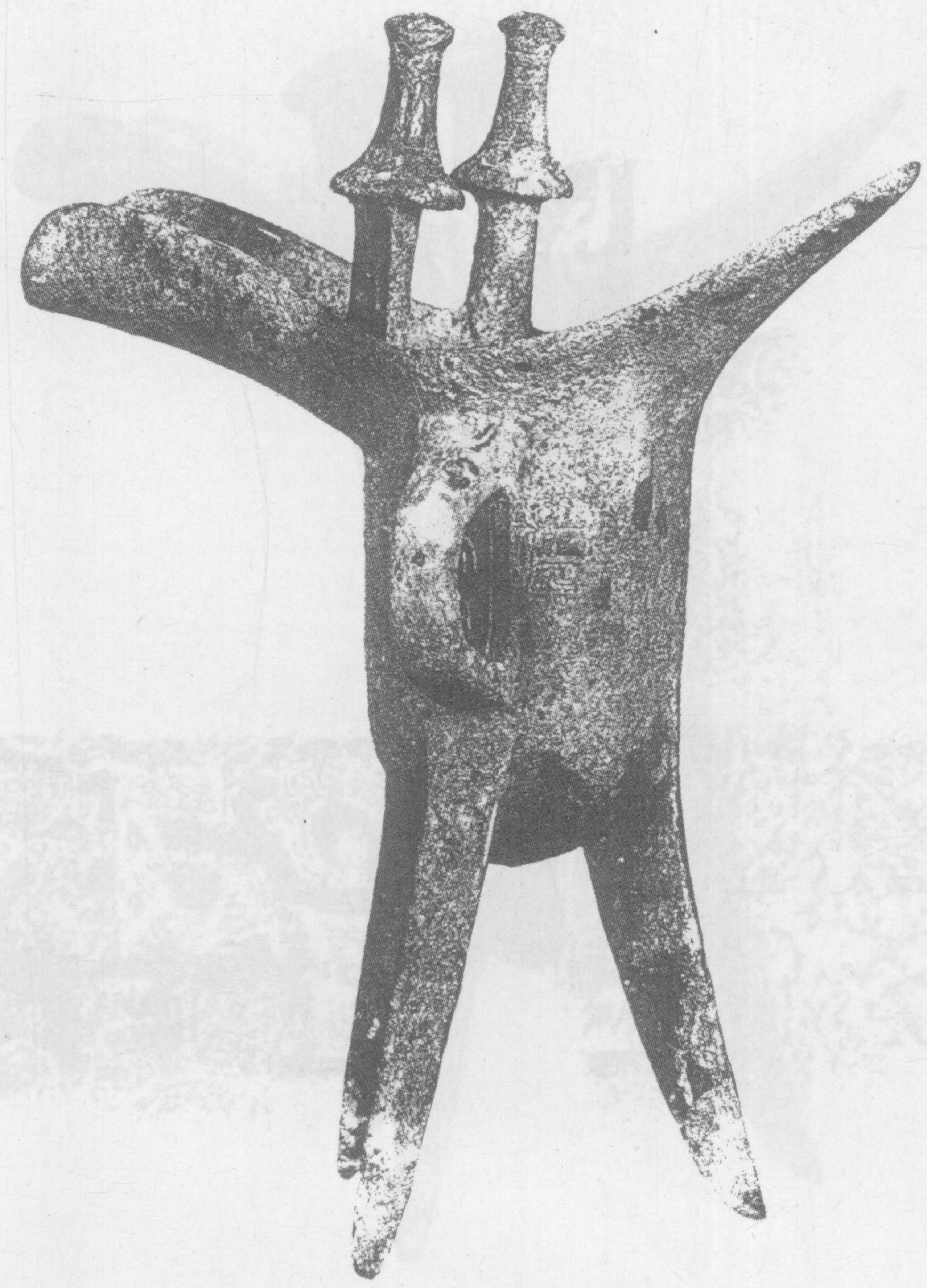
圖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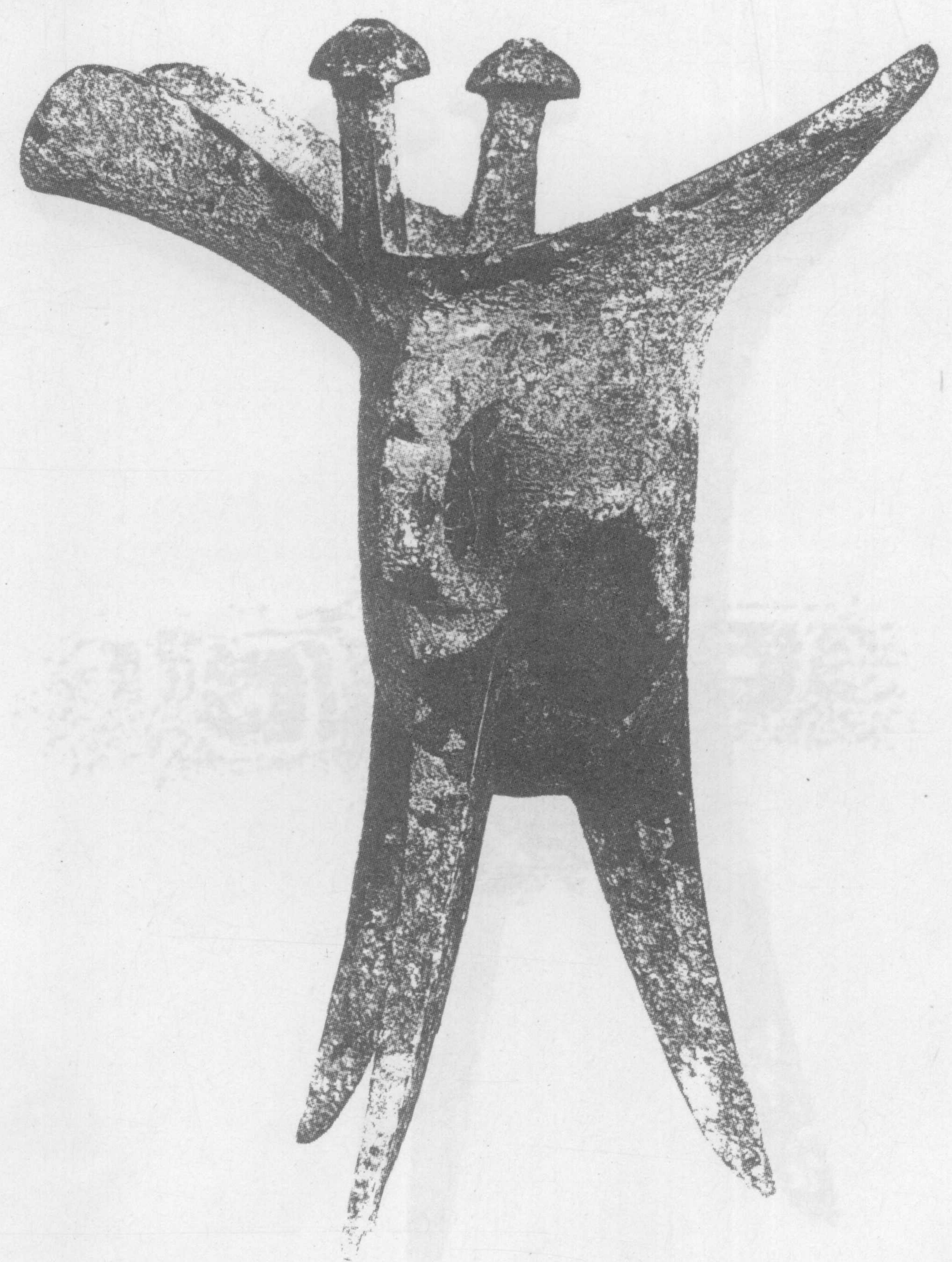
圖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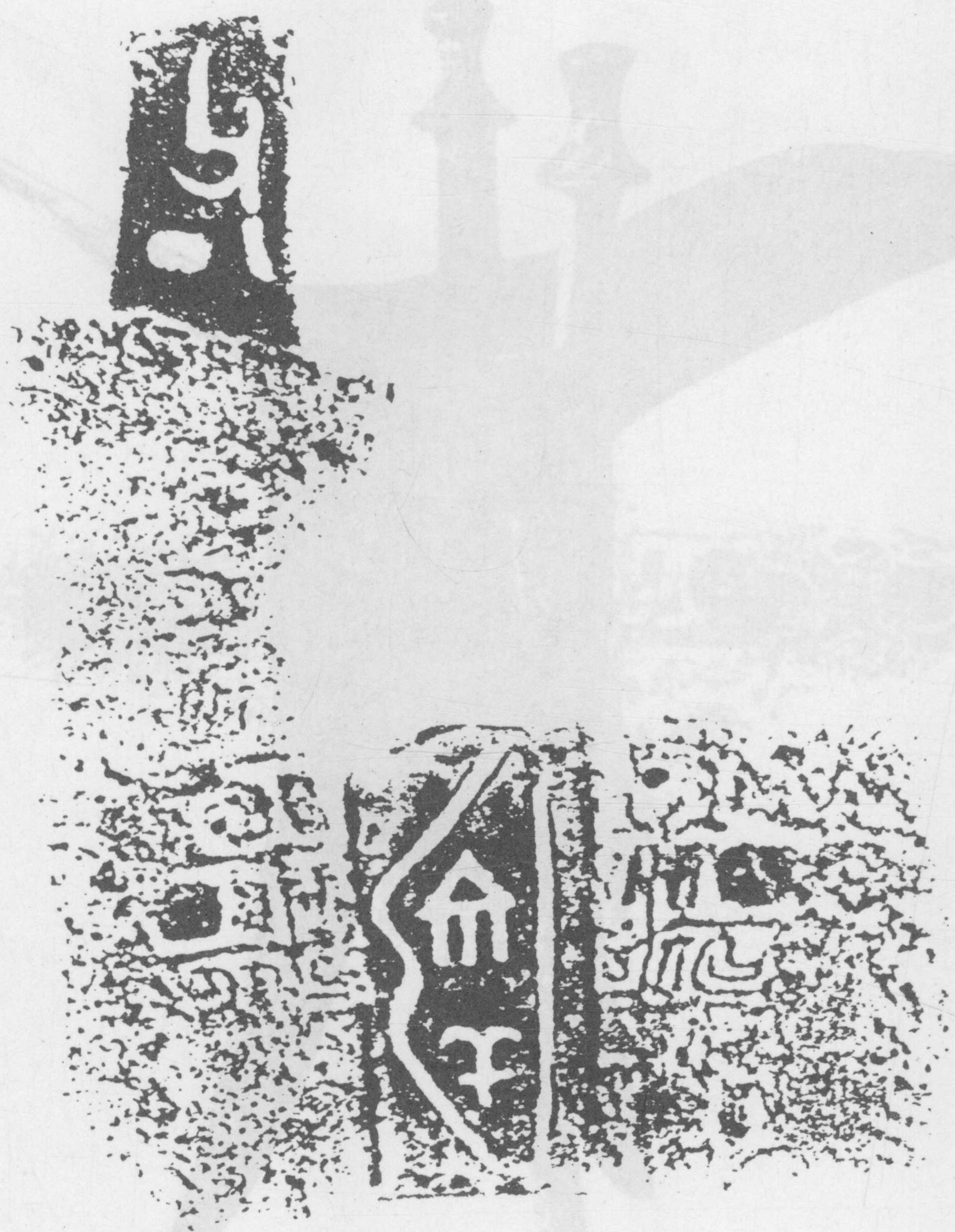
圖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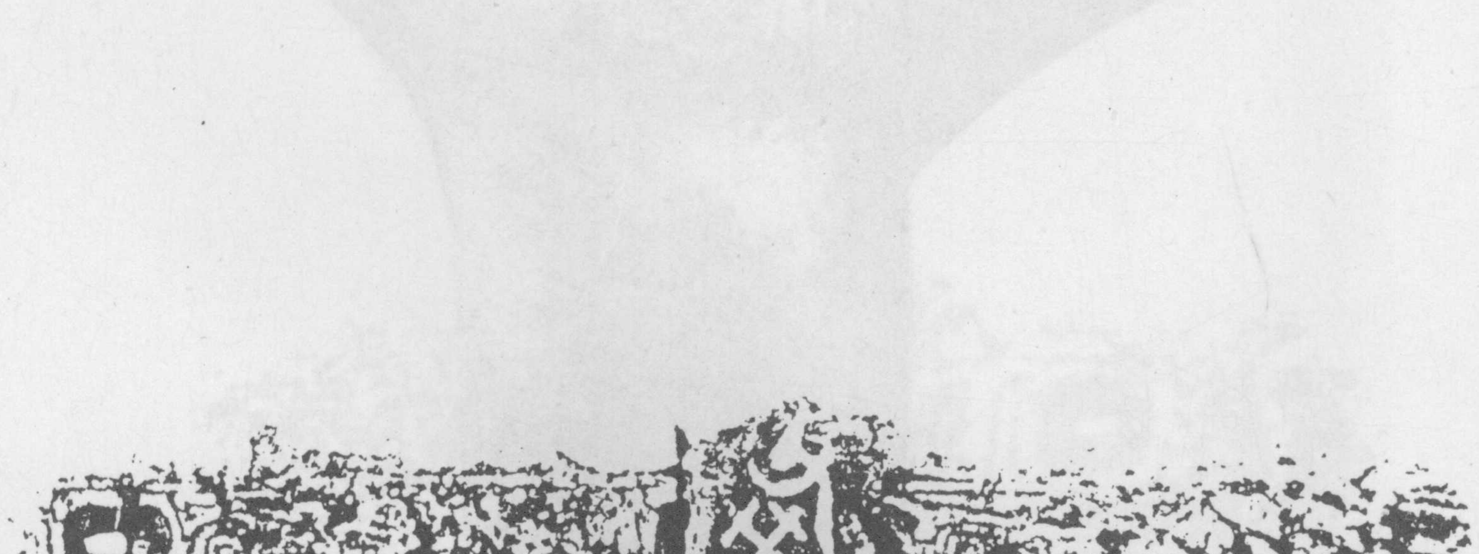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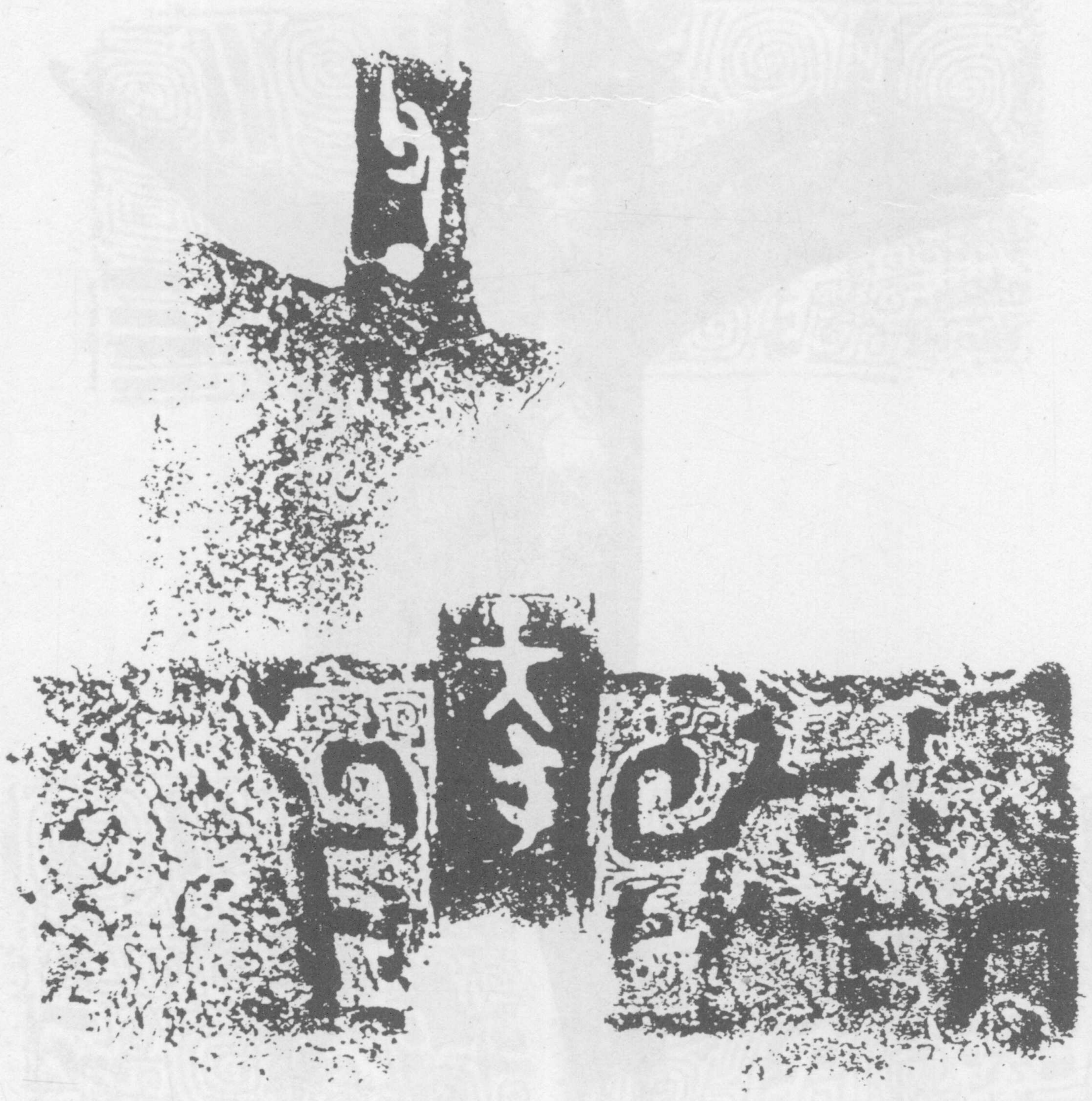
圖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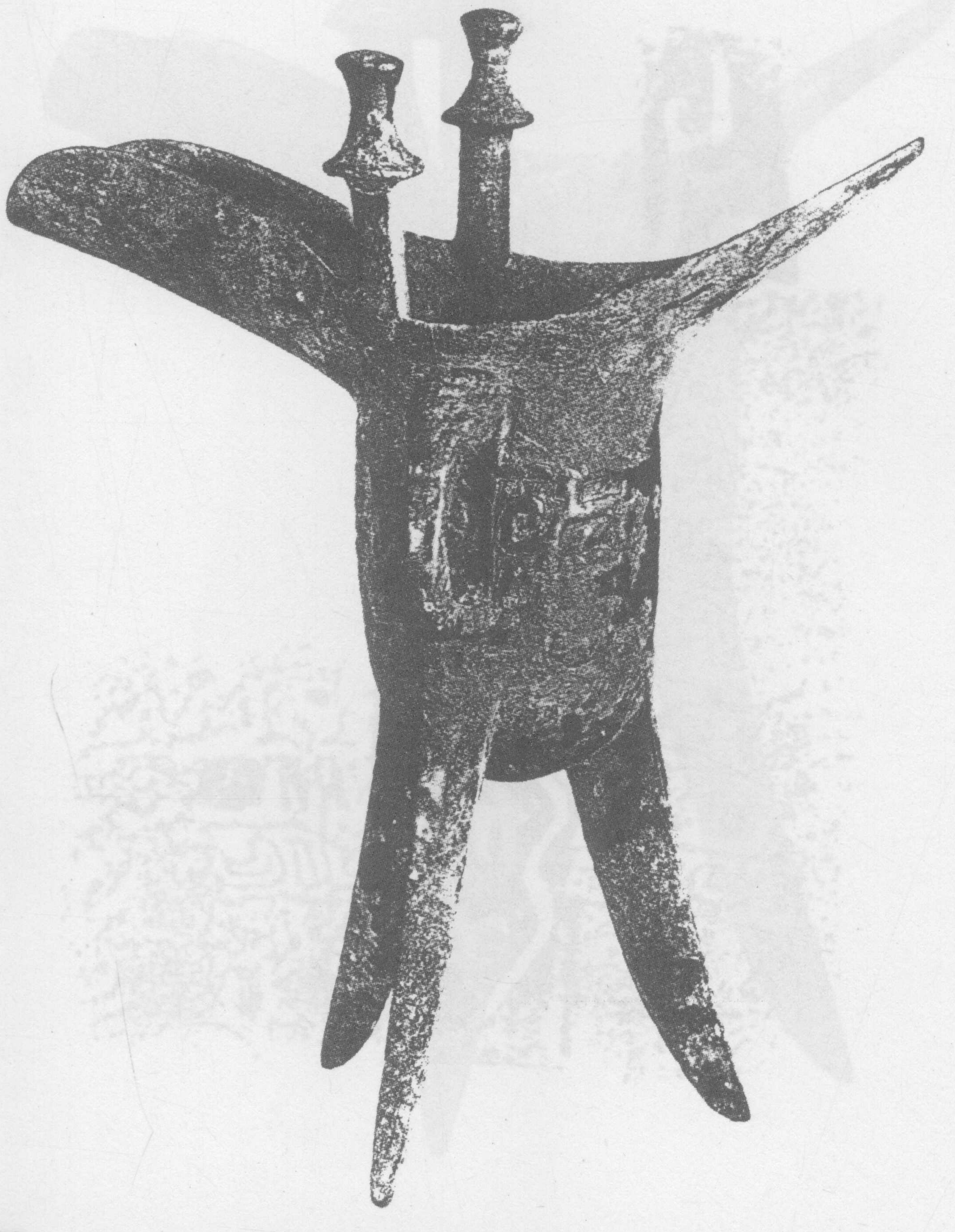
圖八五







圖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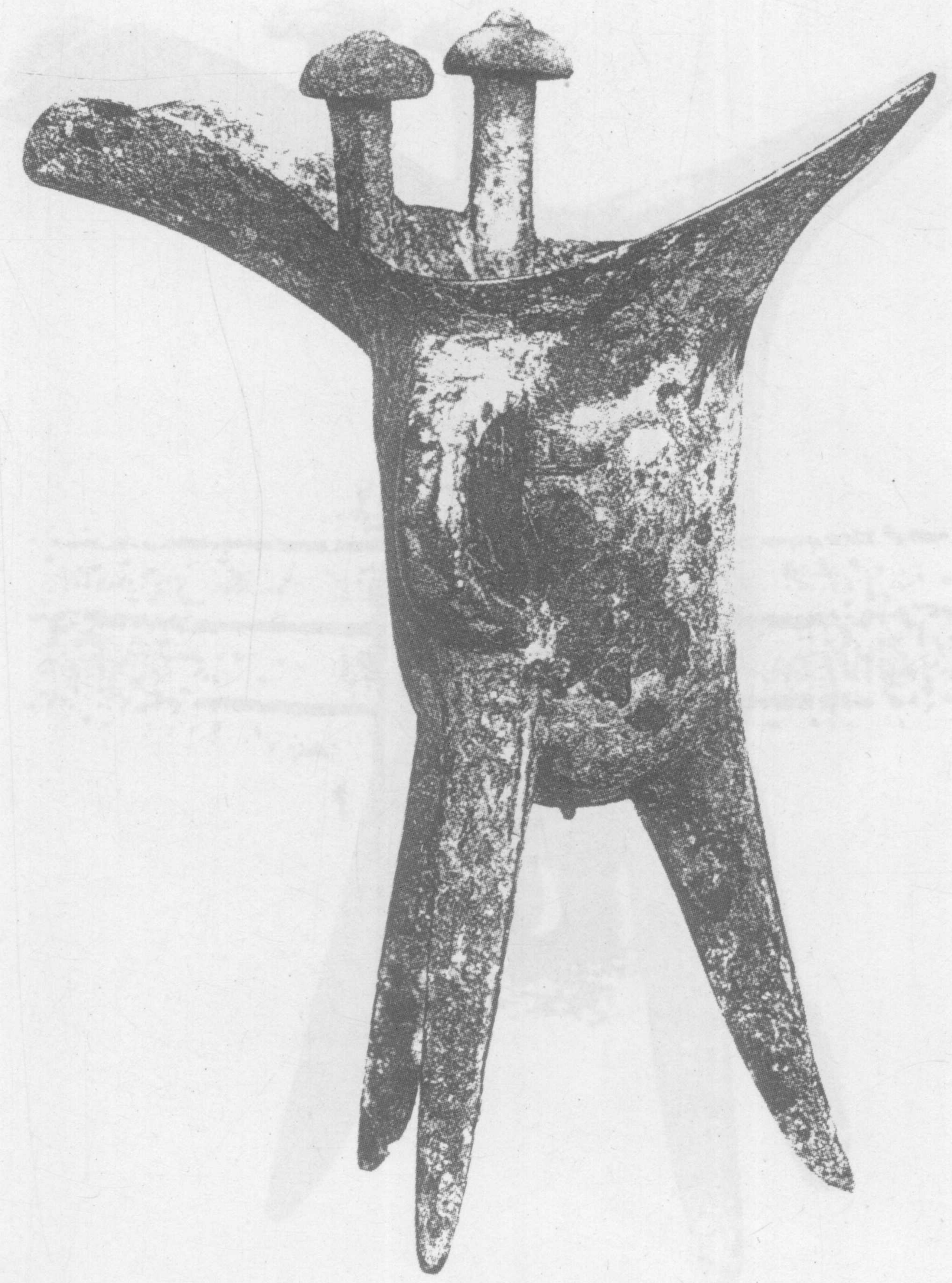
圖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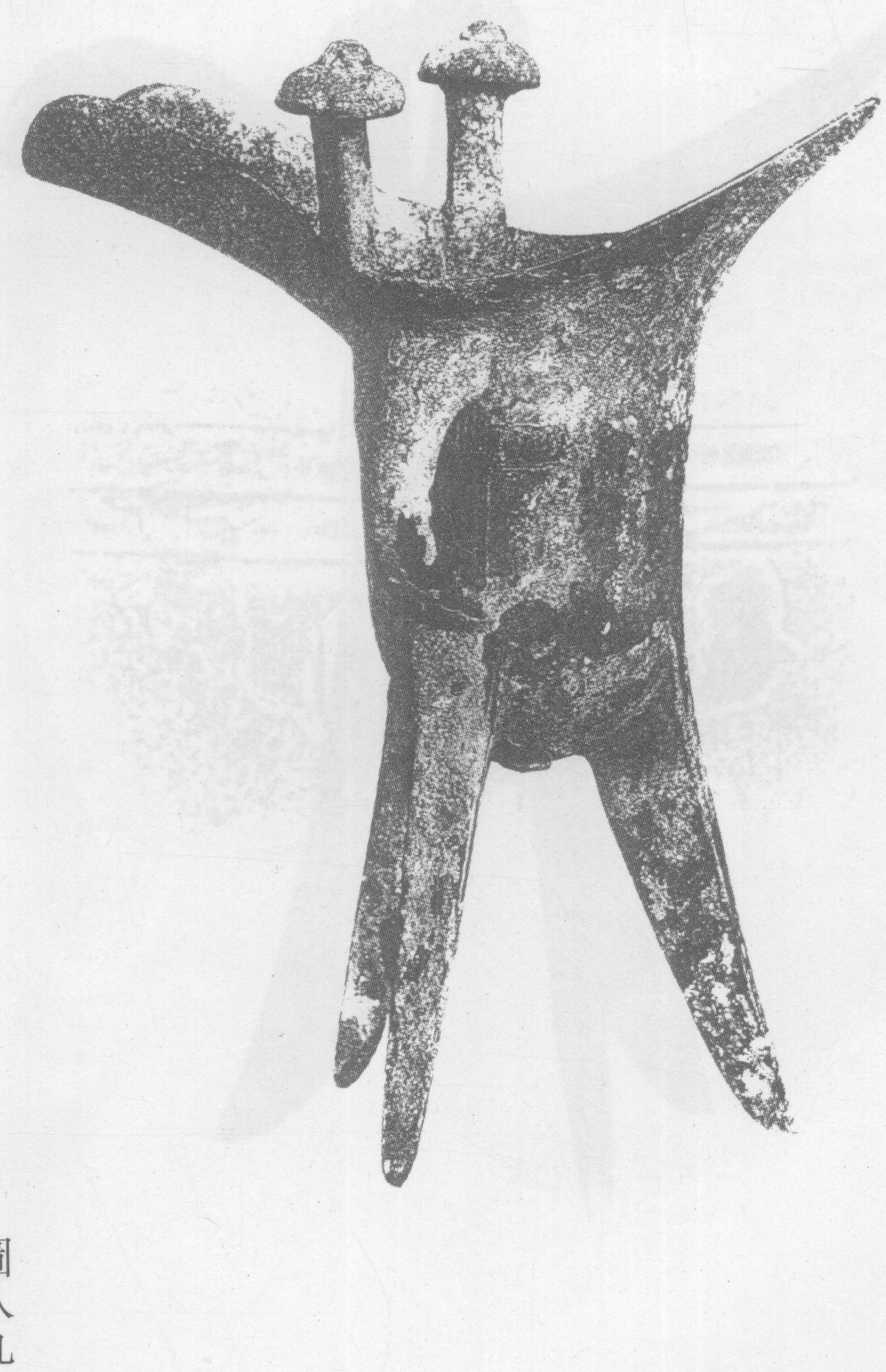
圖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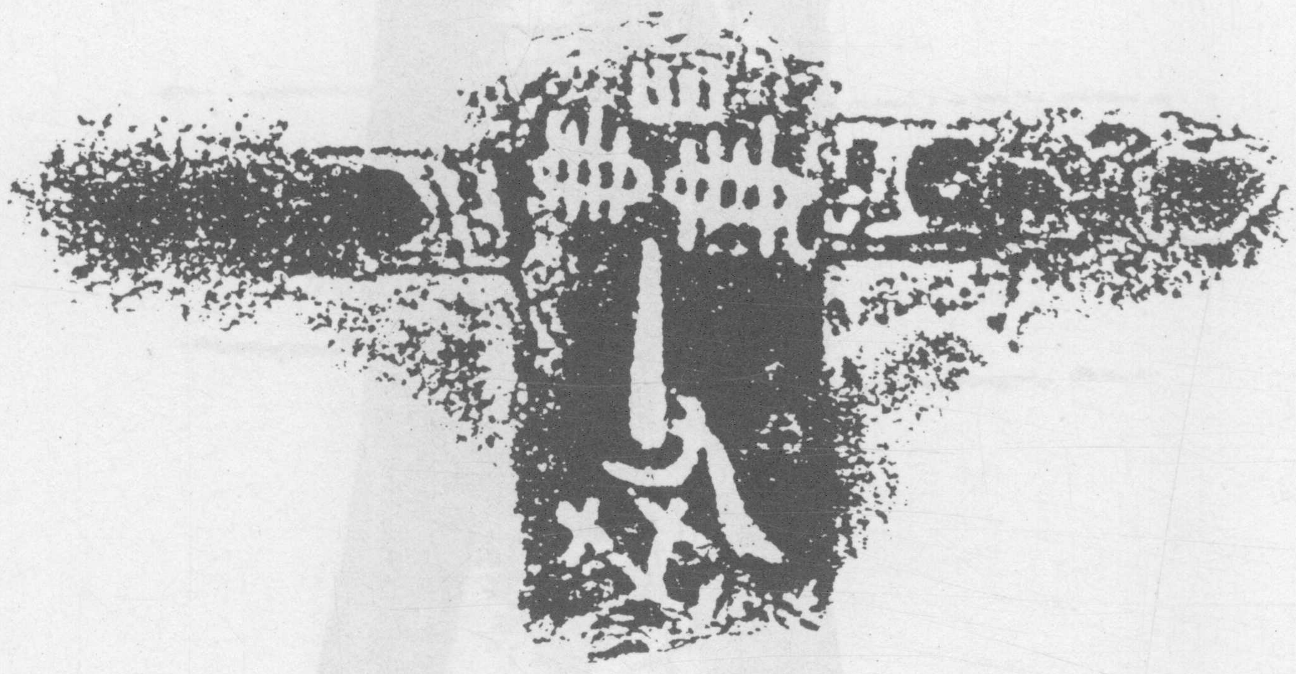
圖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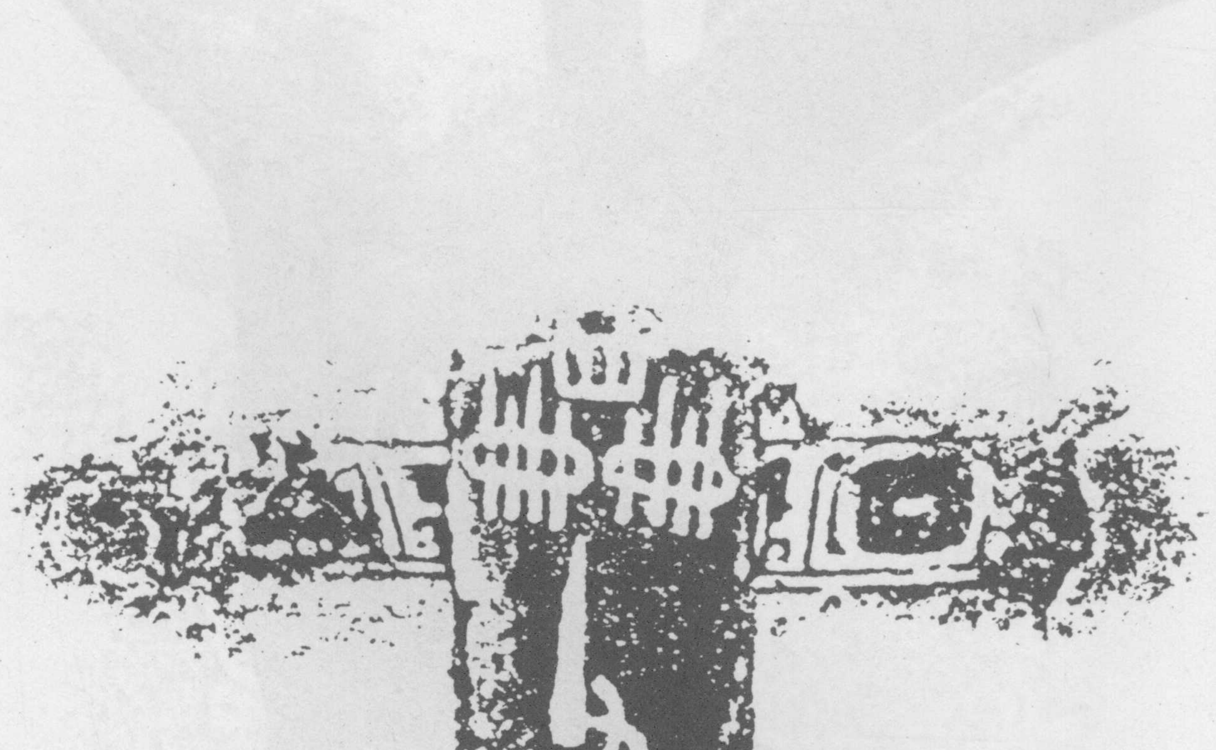
圖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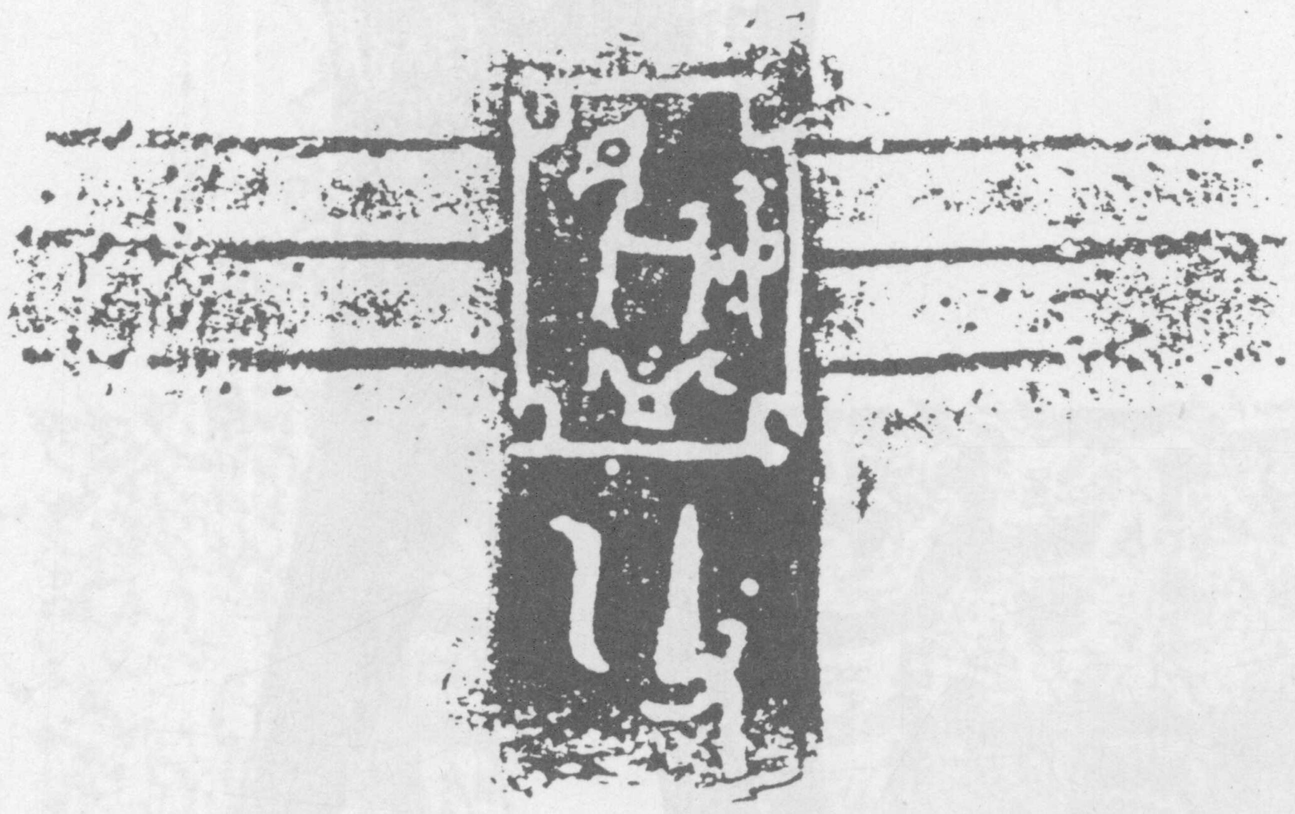
圖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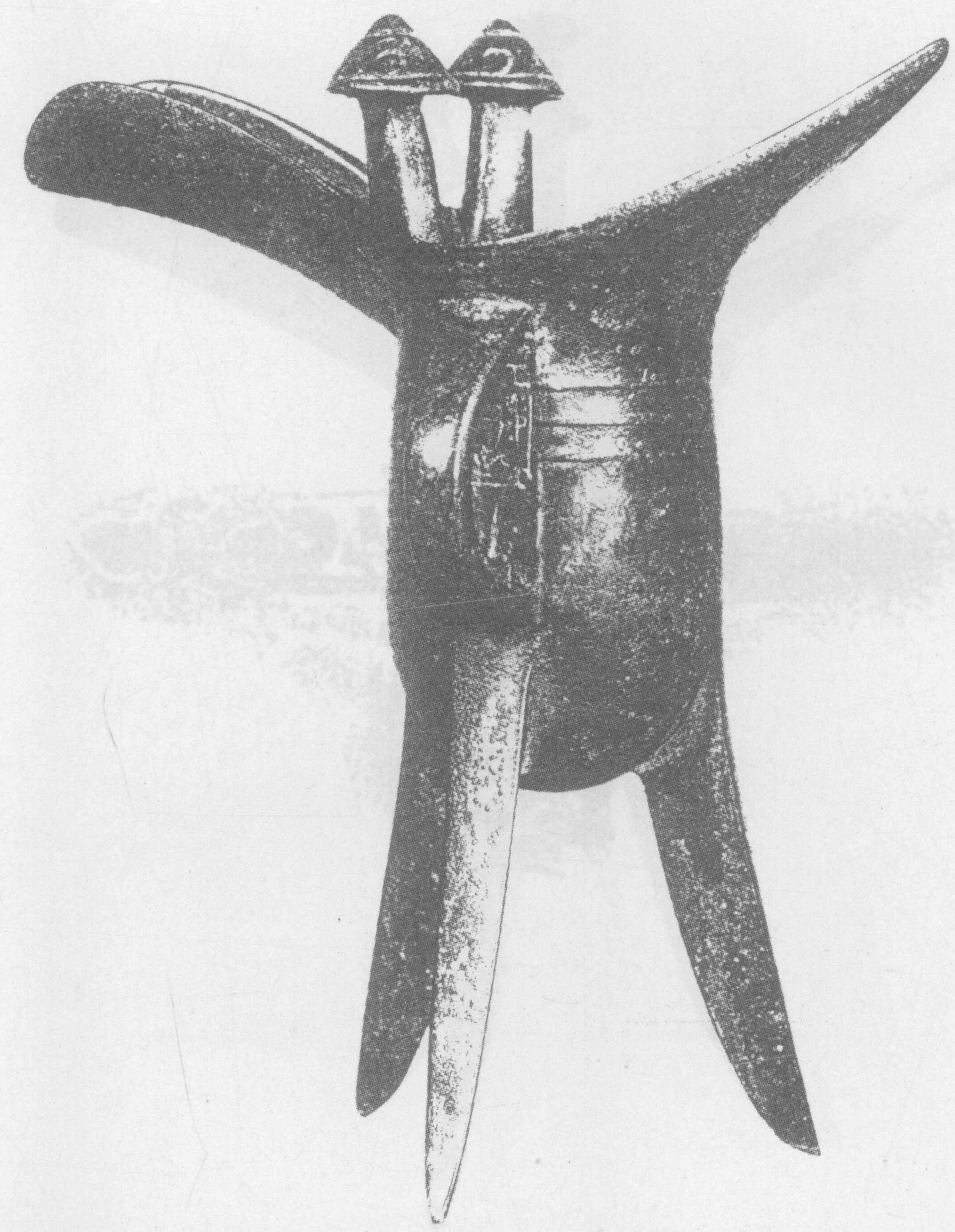
圖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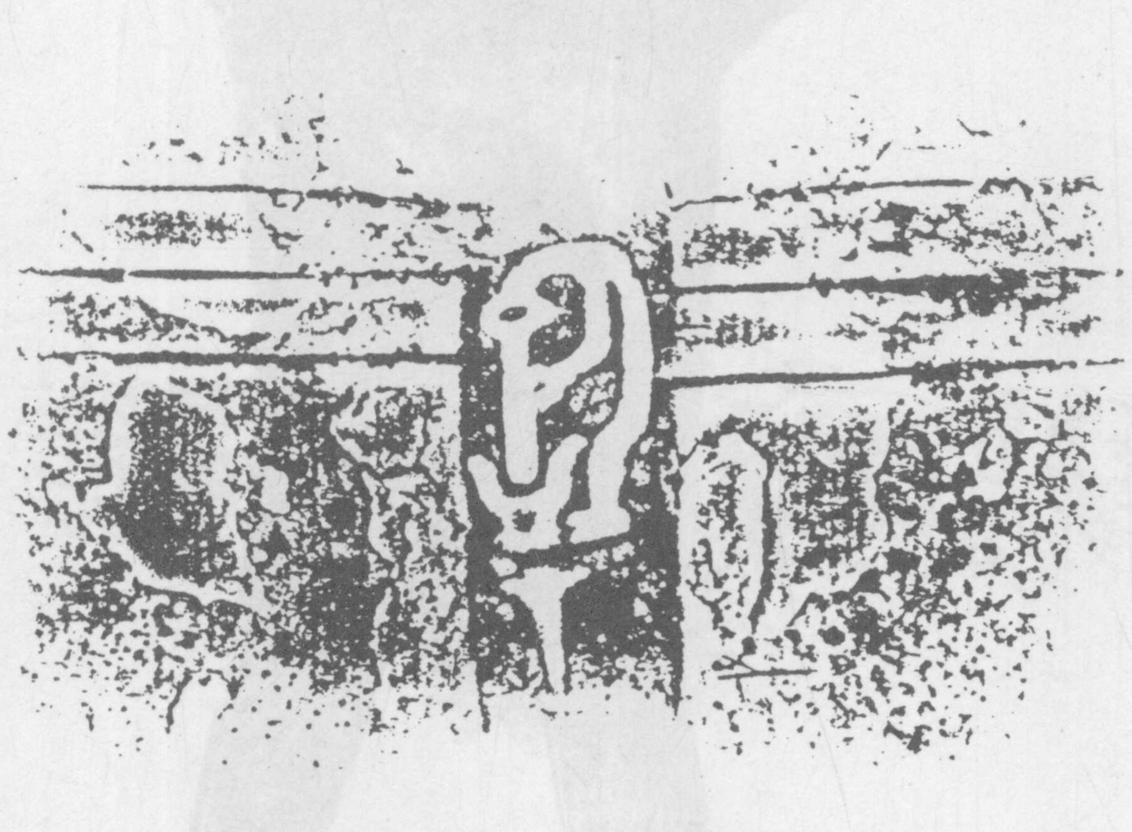
圖九一



圖八八



圖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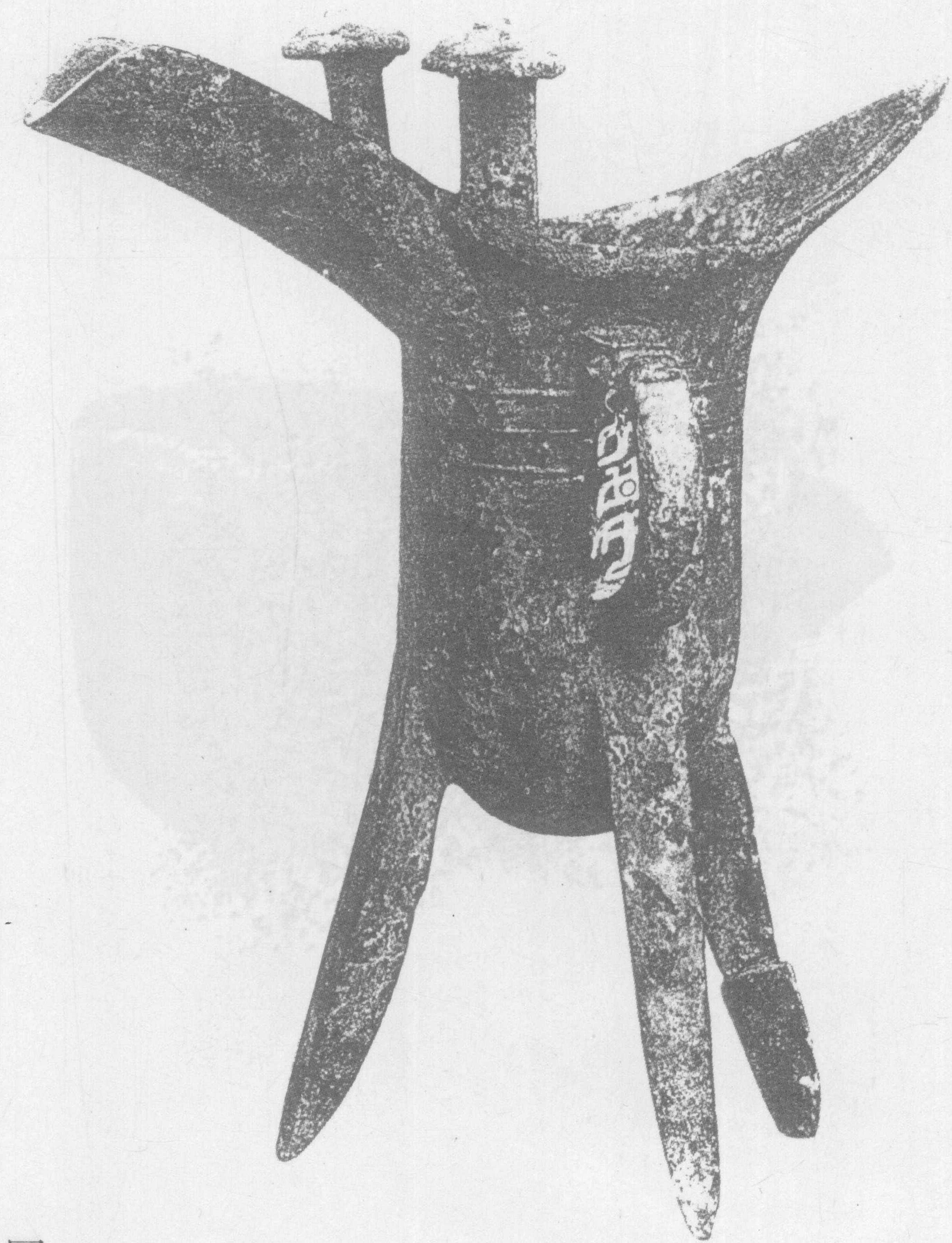


圖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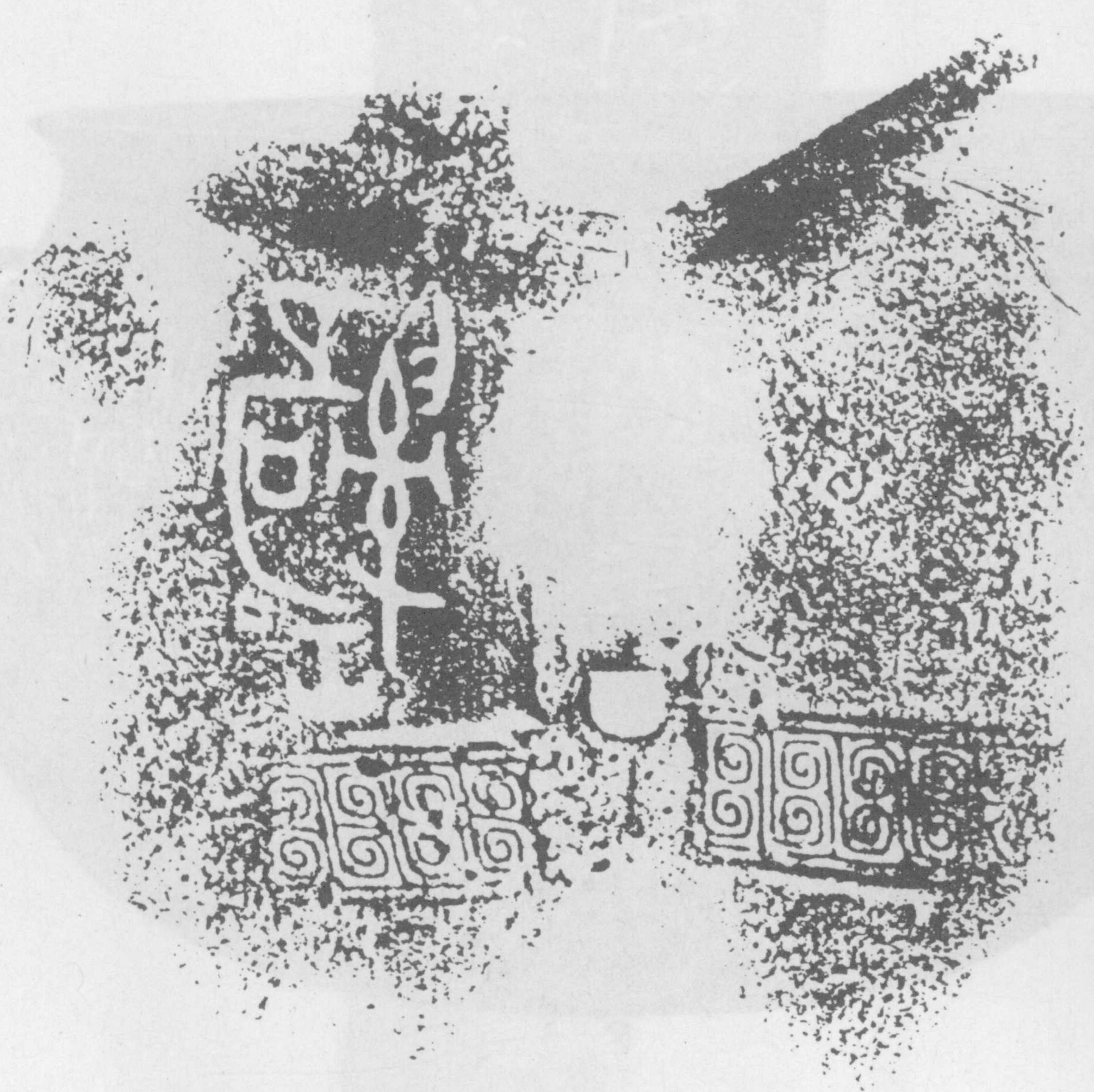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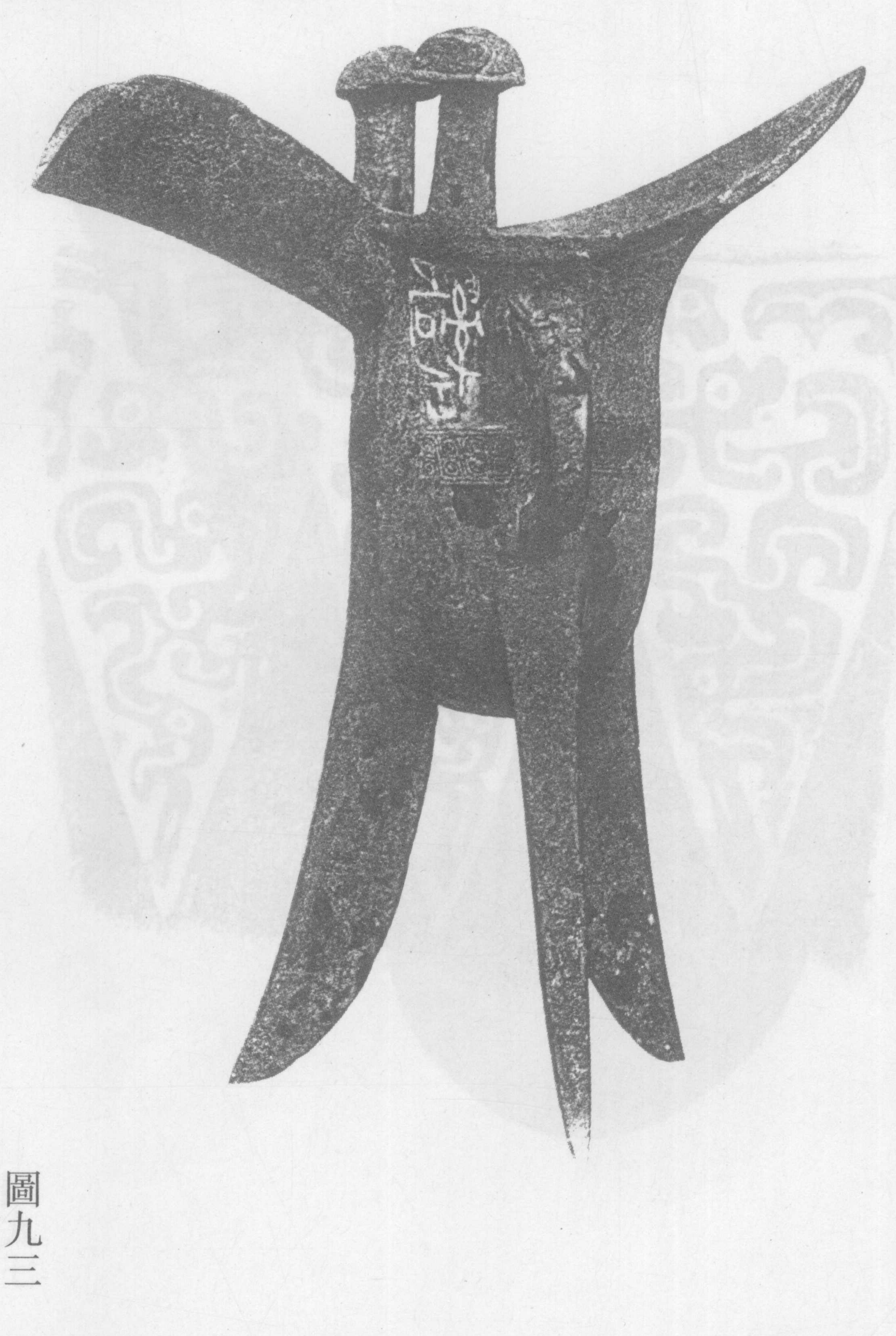
圖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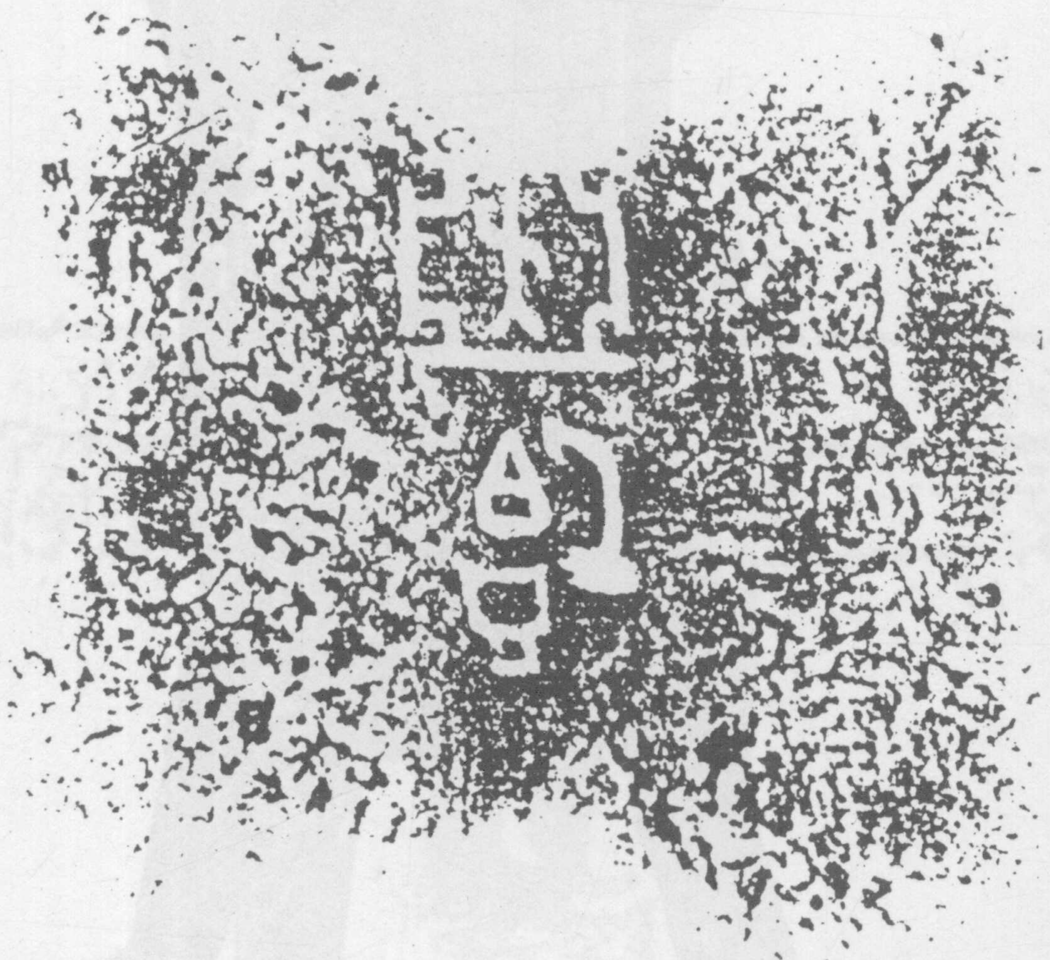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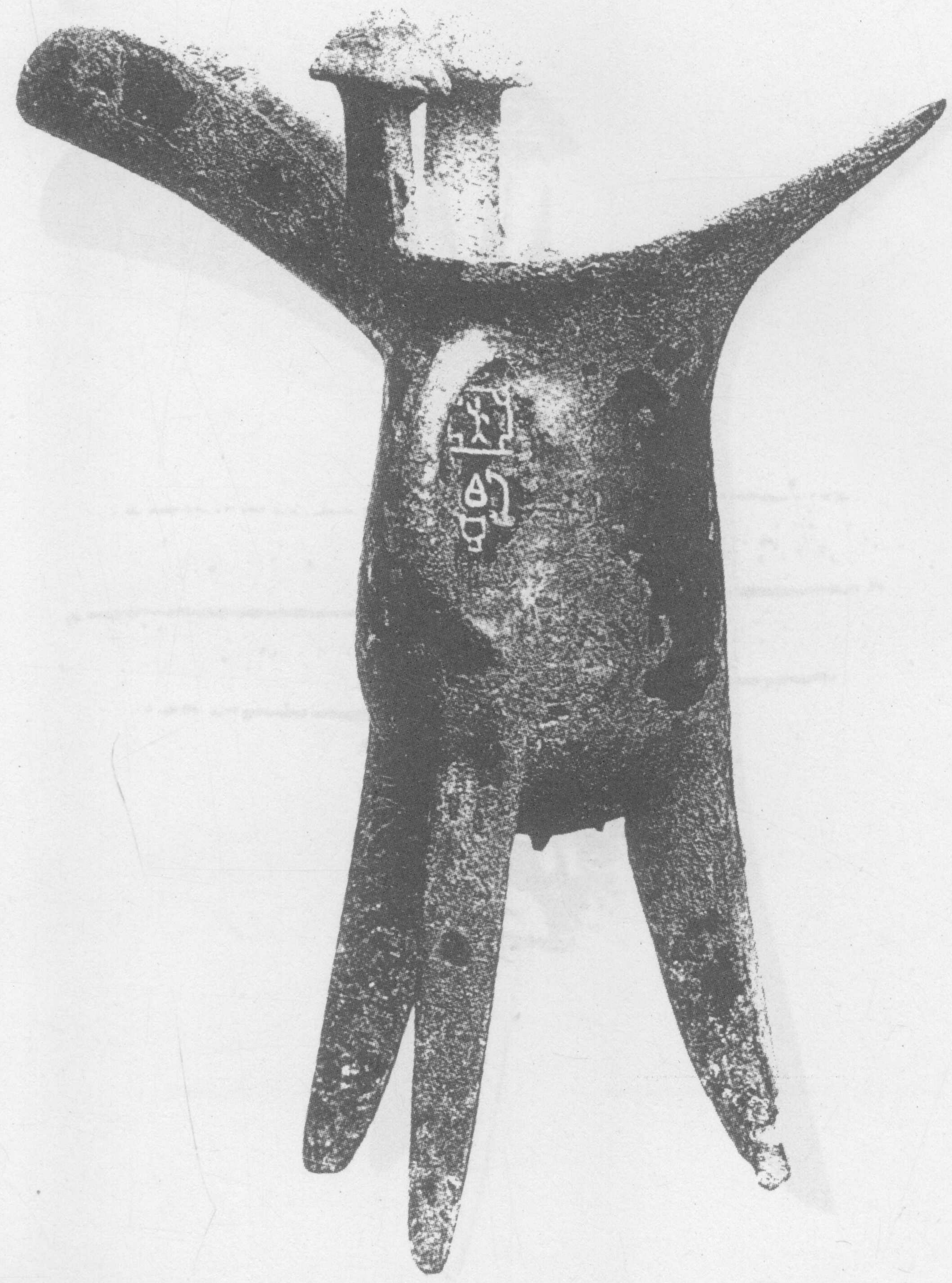
圖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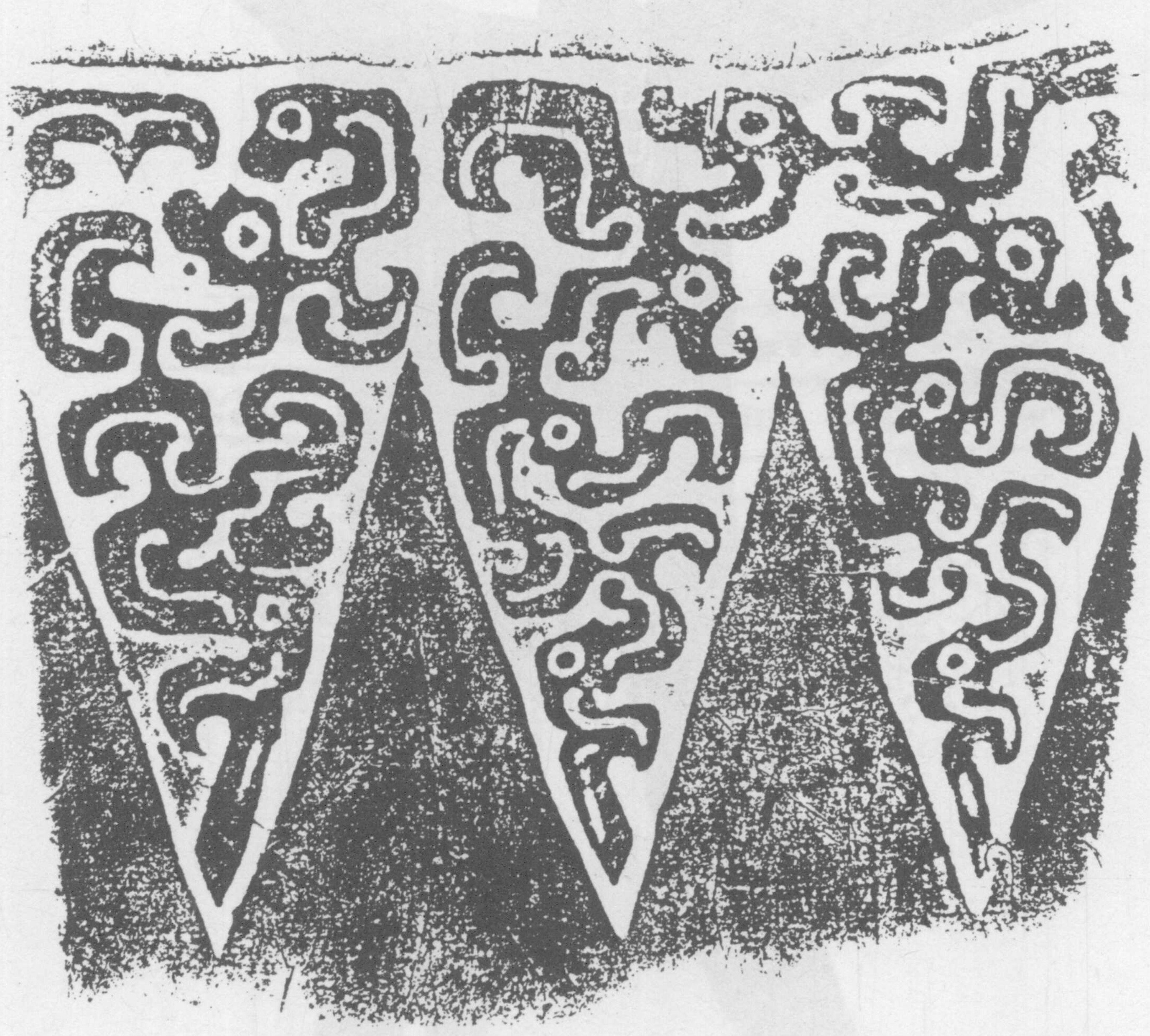


圖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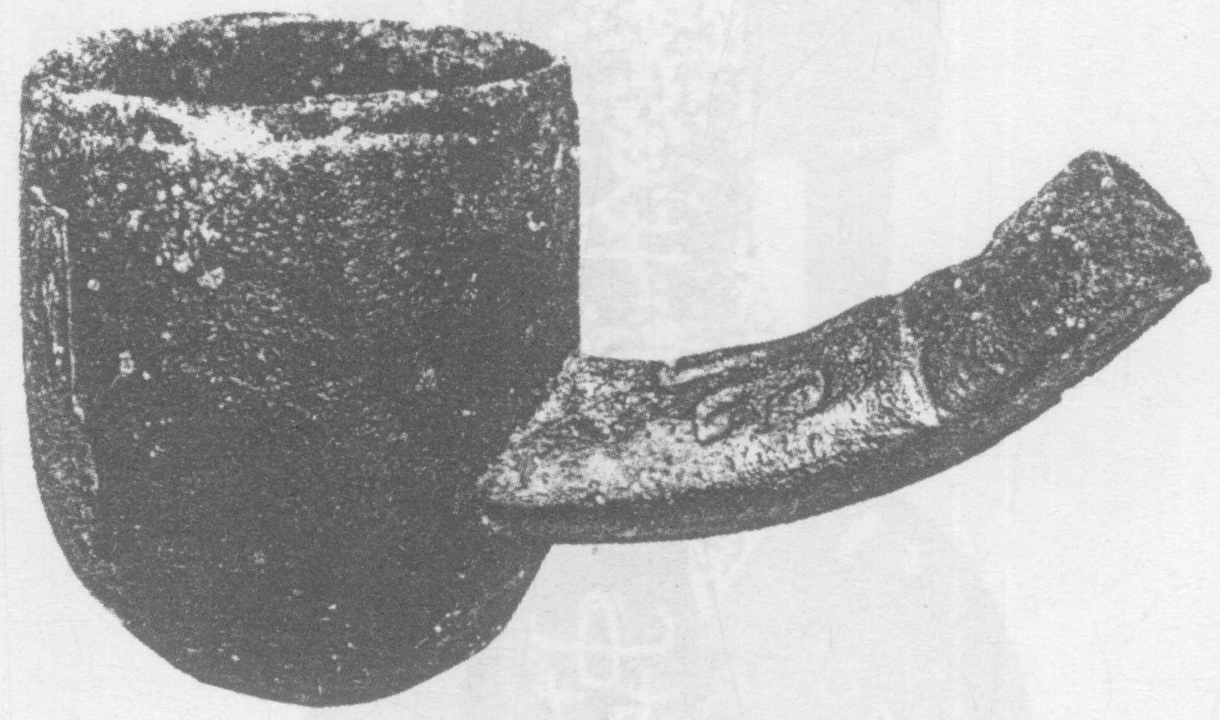


圖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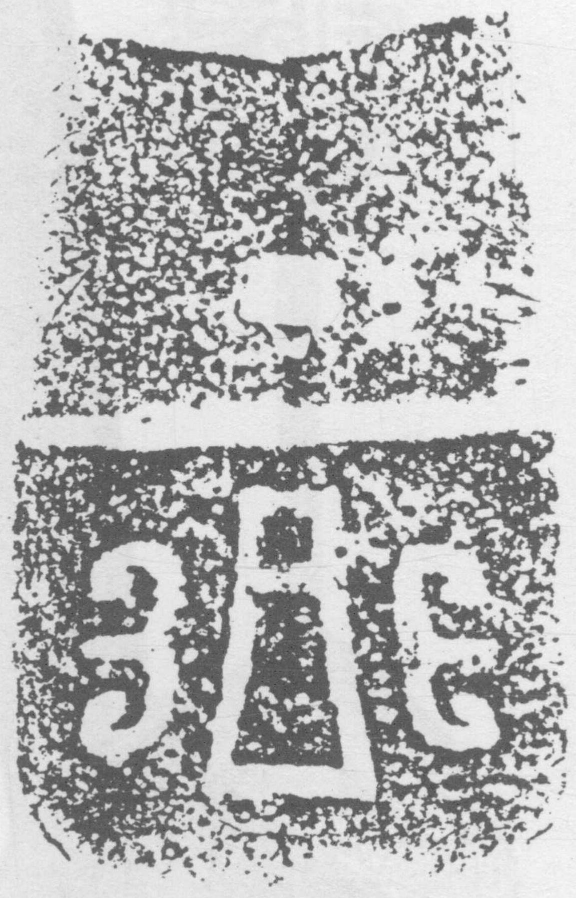
圖九五



圖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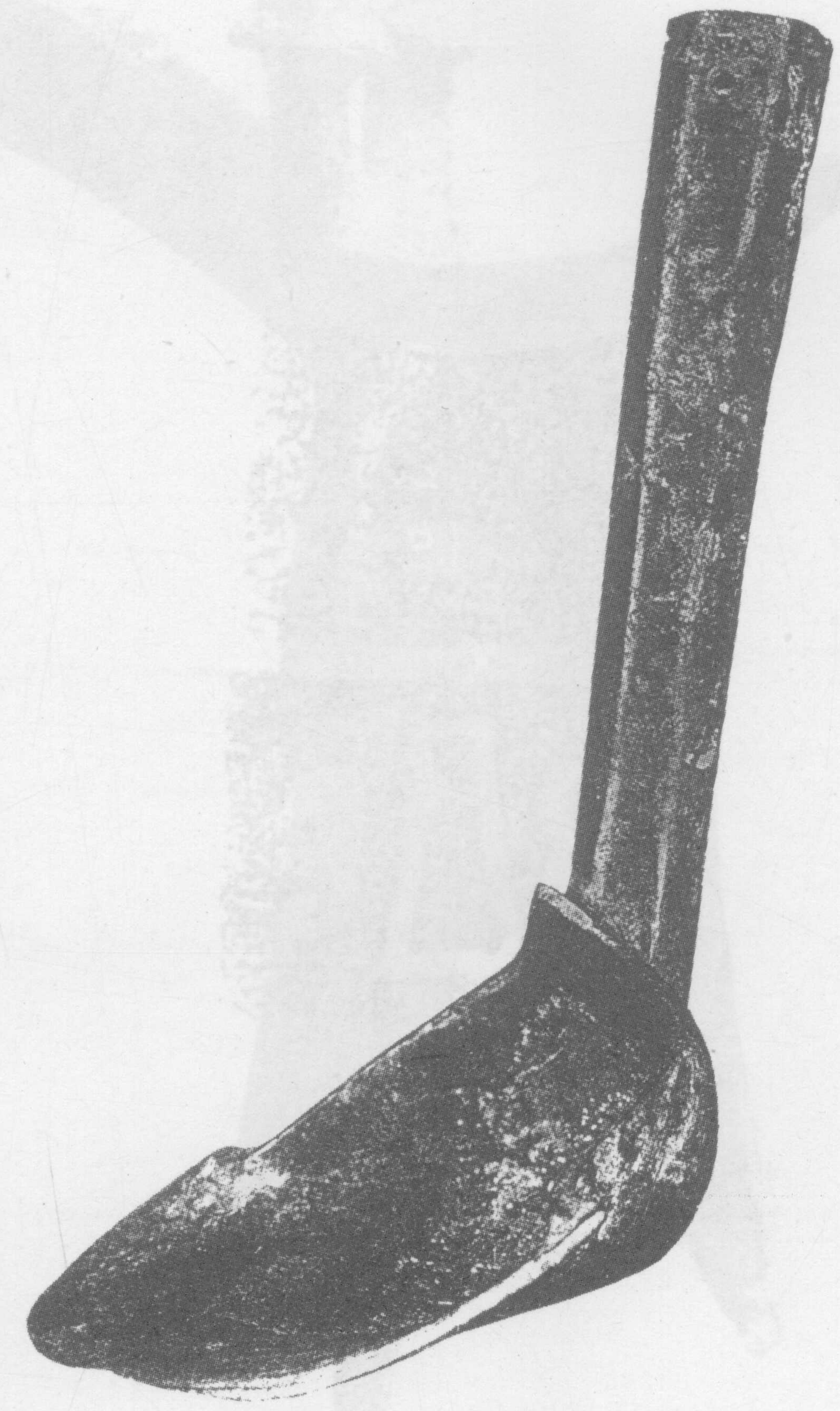
圖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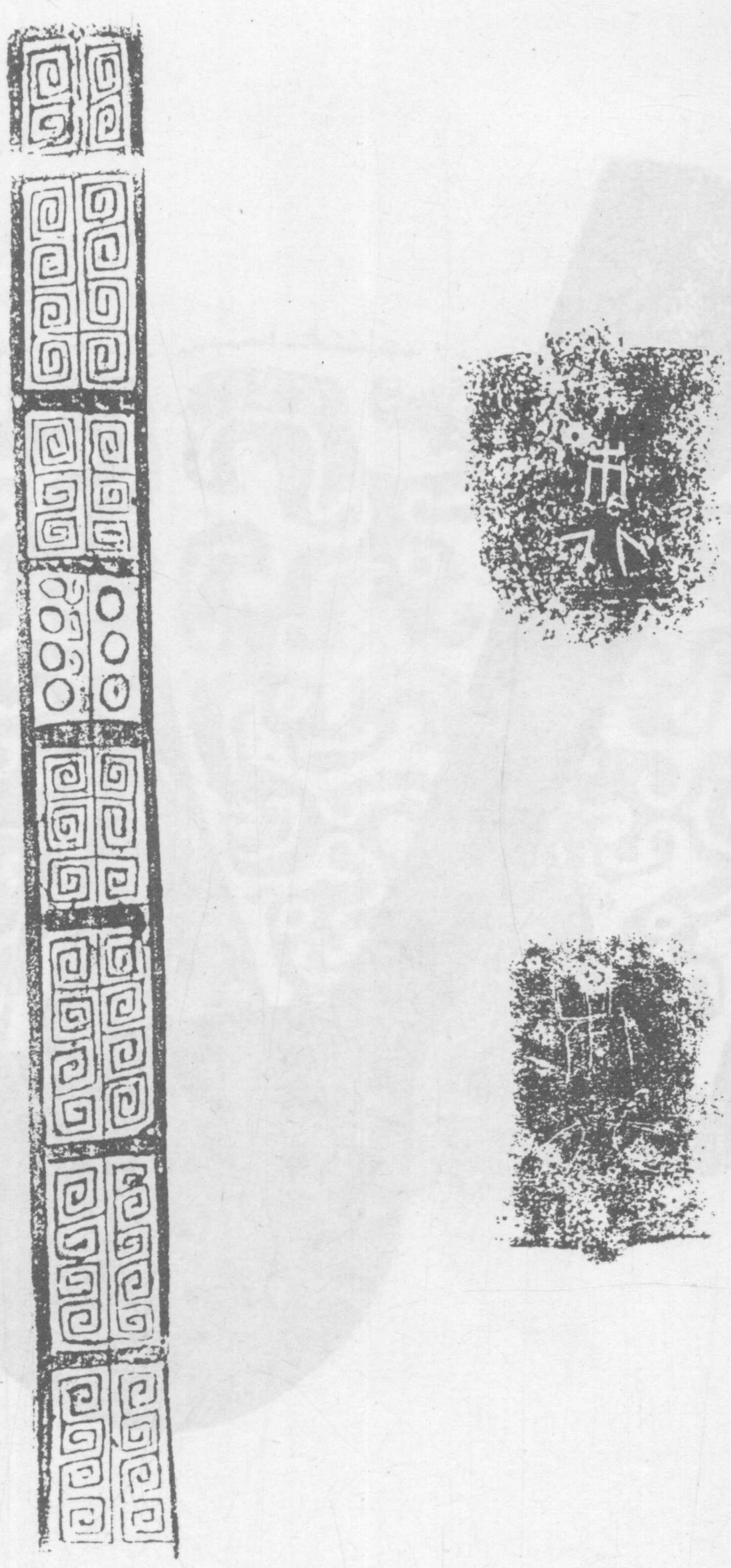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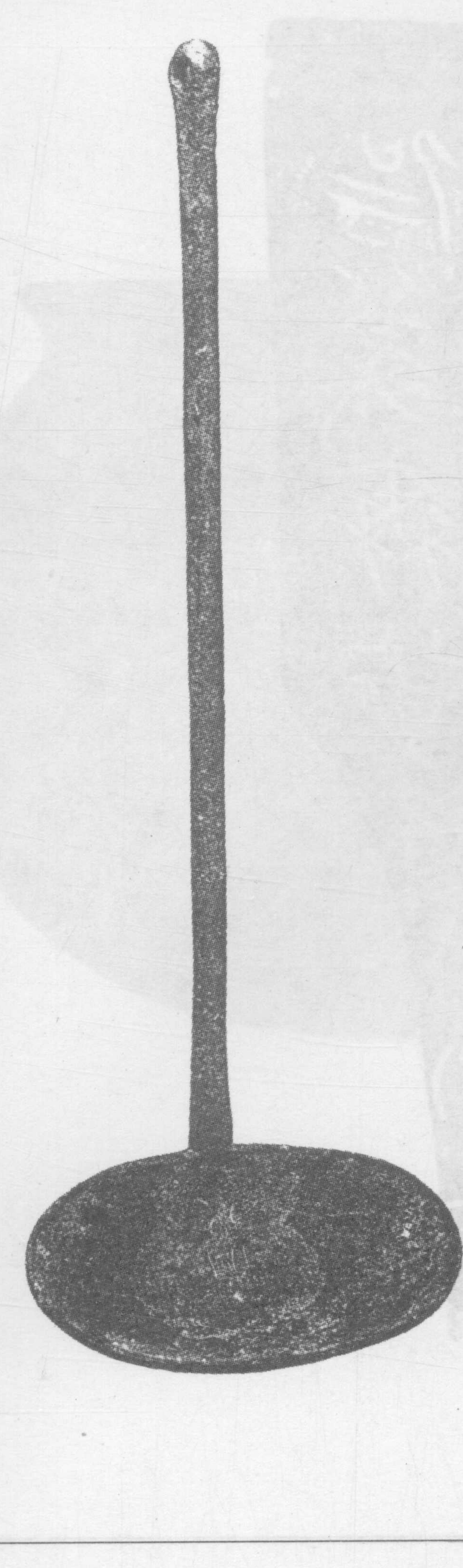
圖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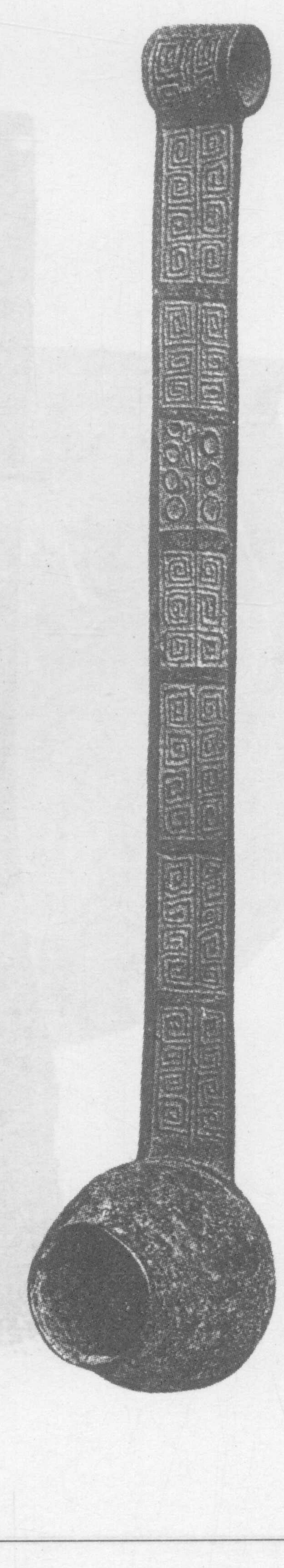


圖九八



圖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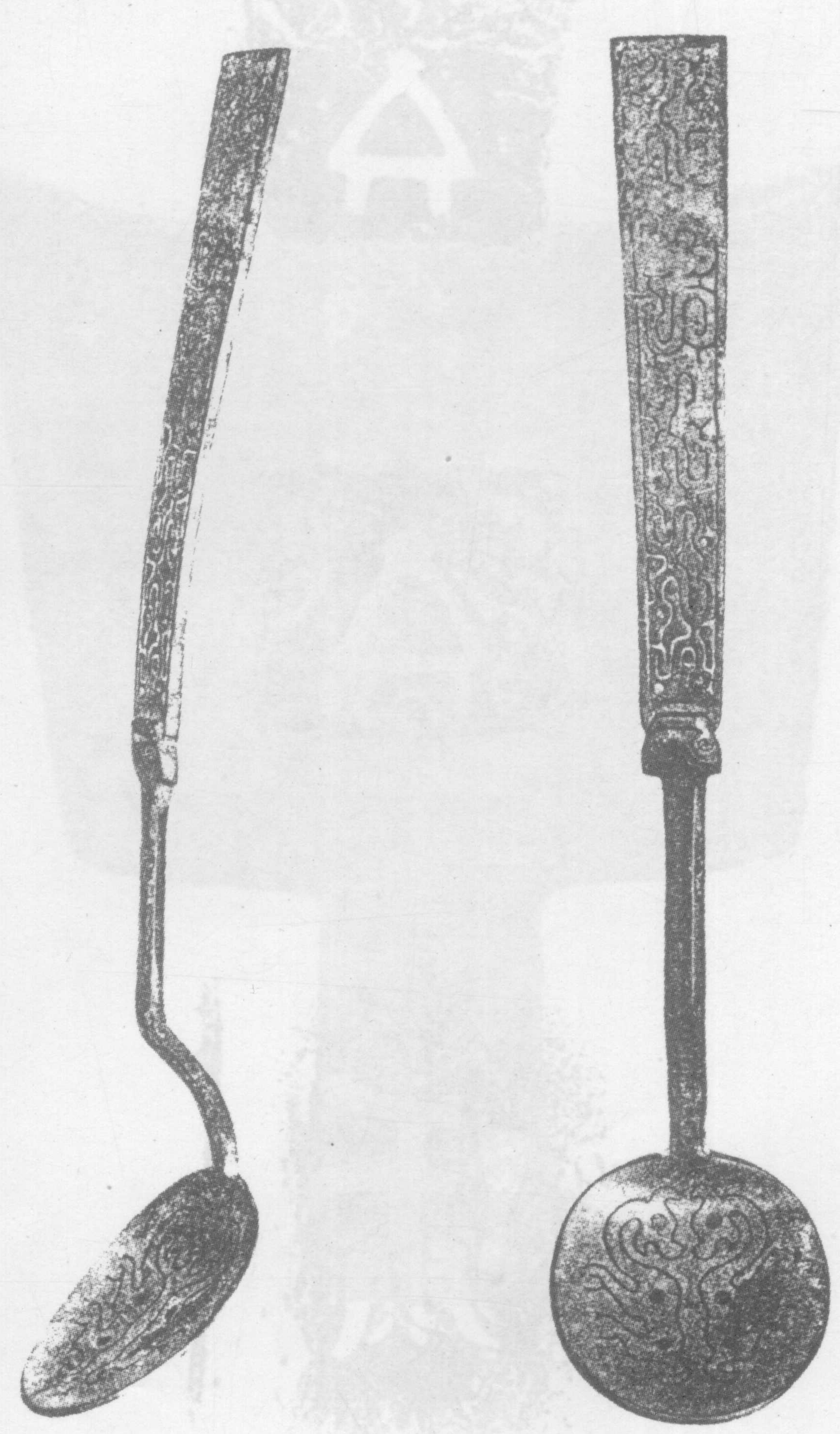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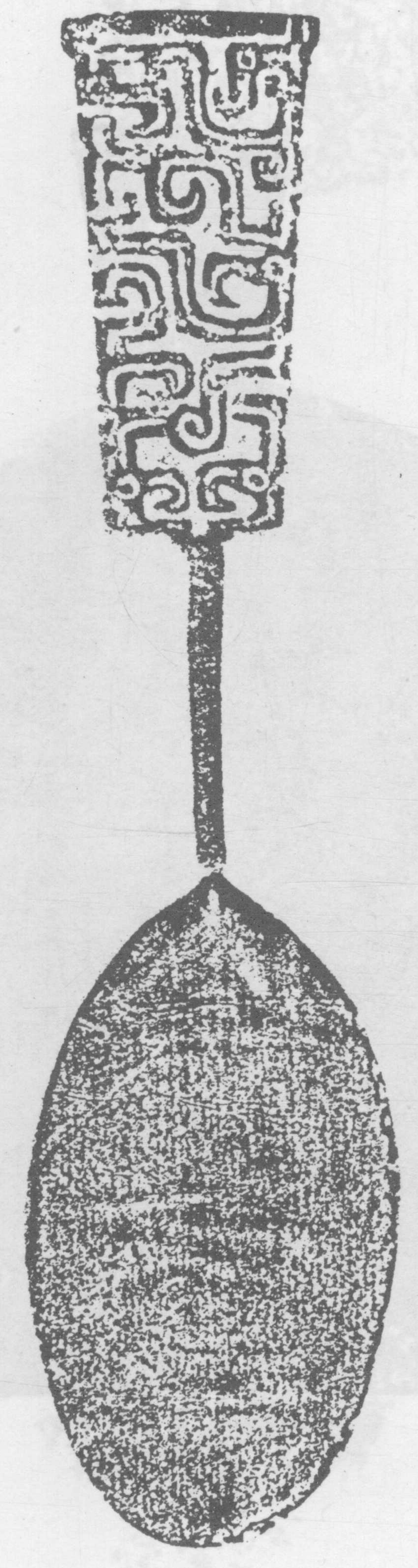
圖九九　圖一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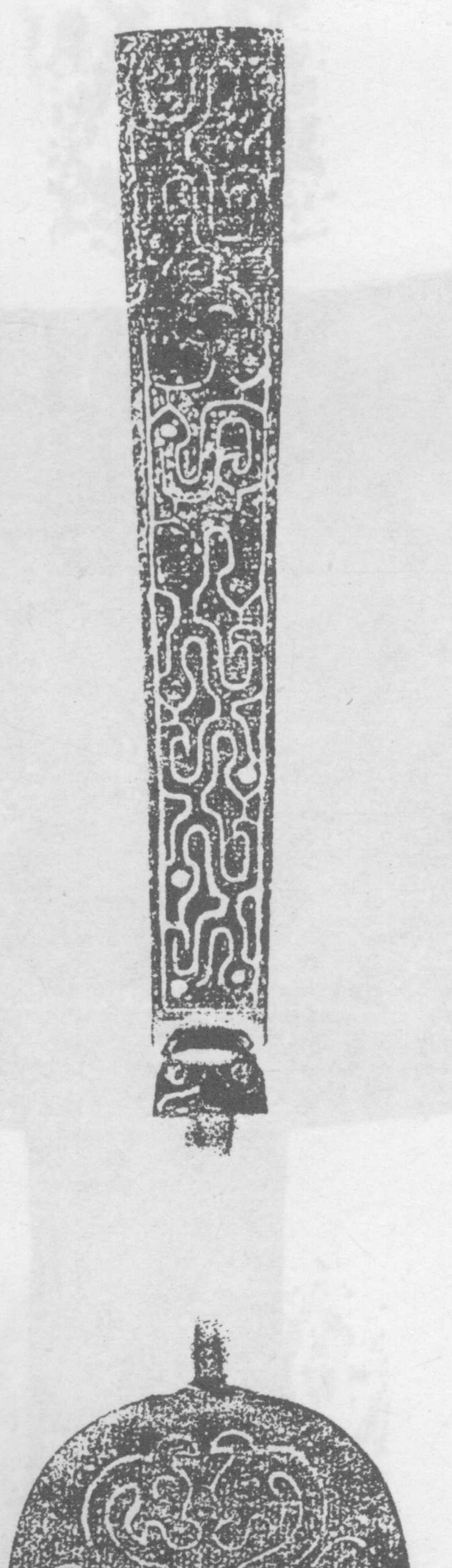
圖一〇一



圖一〇二



圖一〇三



圖一〇四



圖一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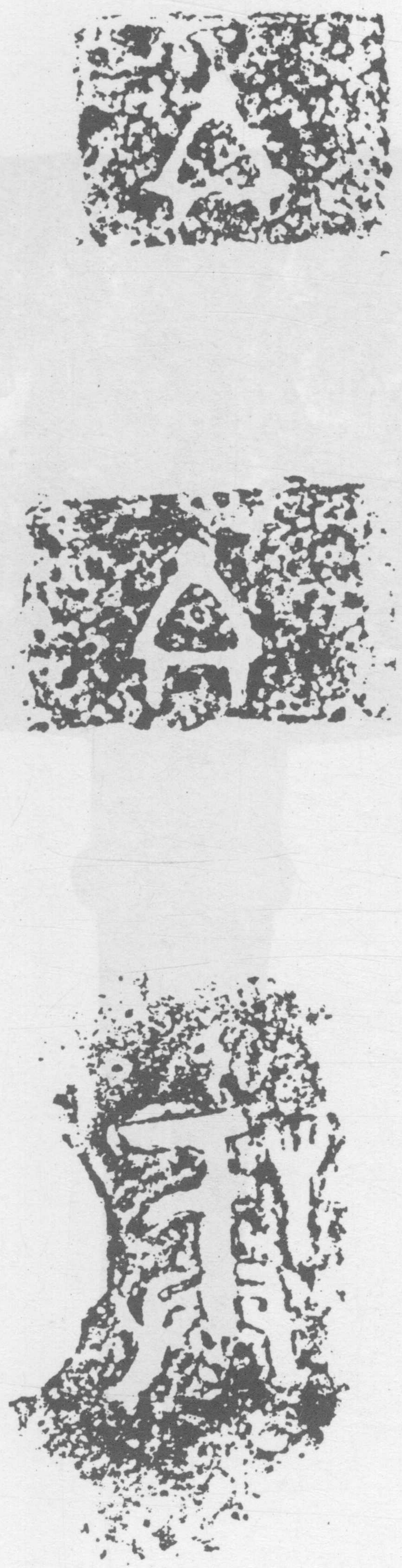
圖一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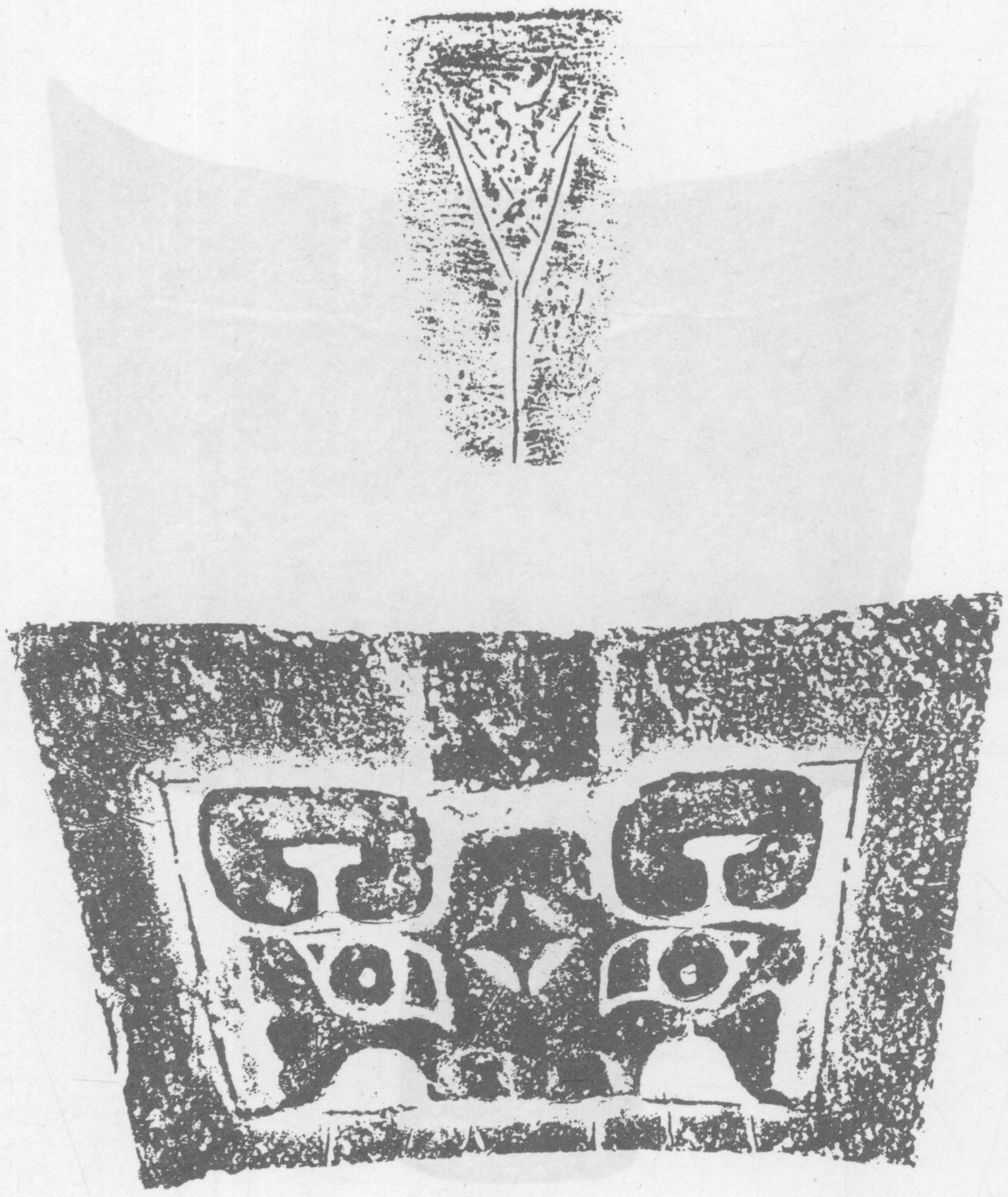
圖一〇五



圖一〇六









圖一〇七



圖一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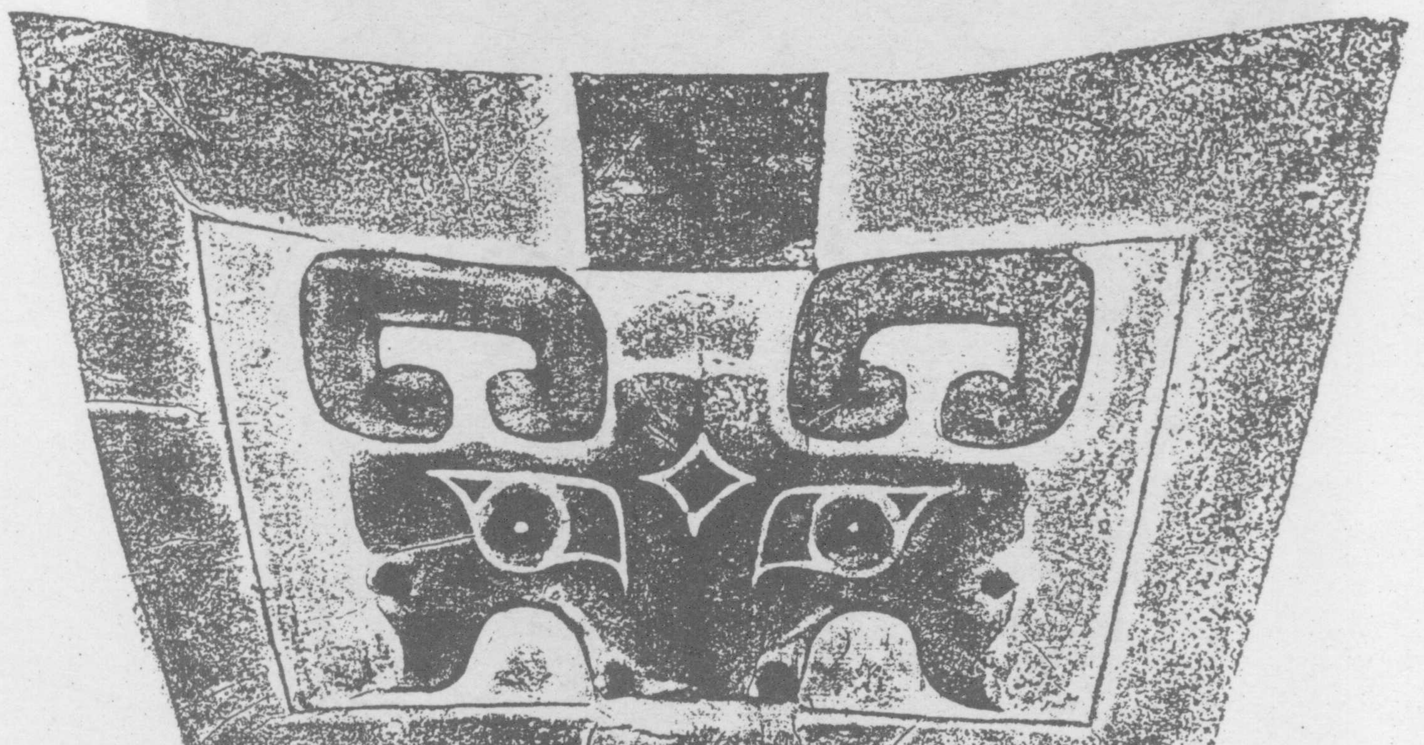
圖一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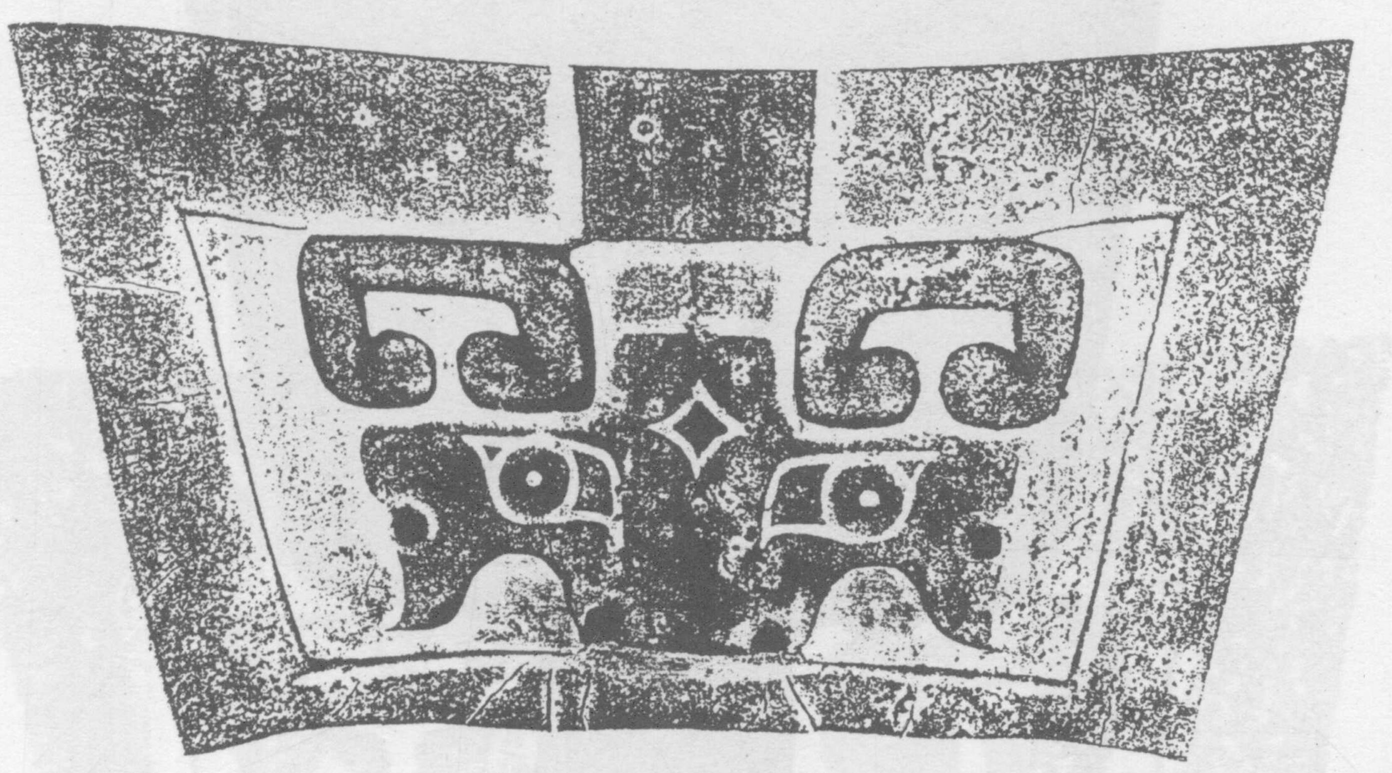


圖一一〇



圖一一一







圖一一二





圖一一三


圖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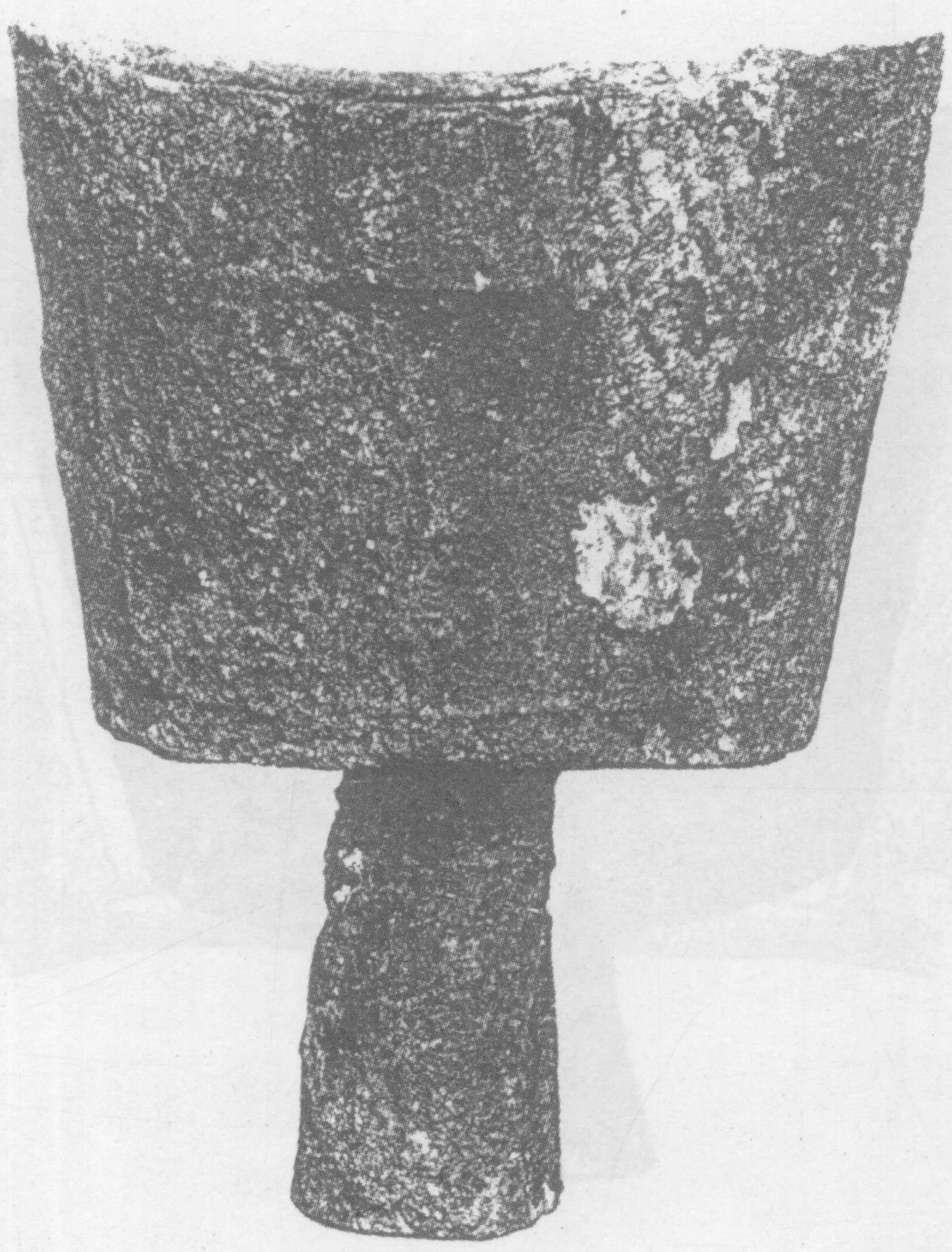

圖一一五


圖一一六


圖一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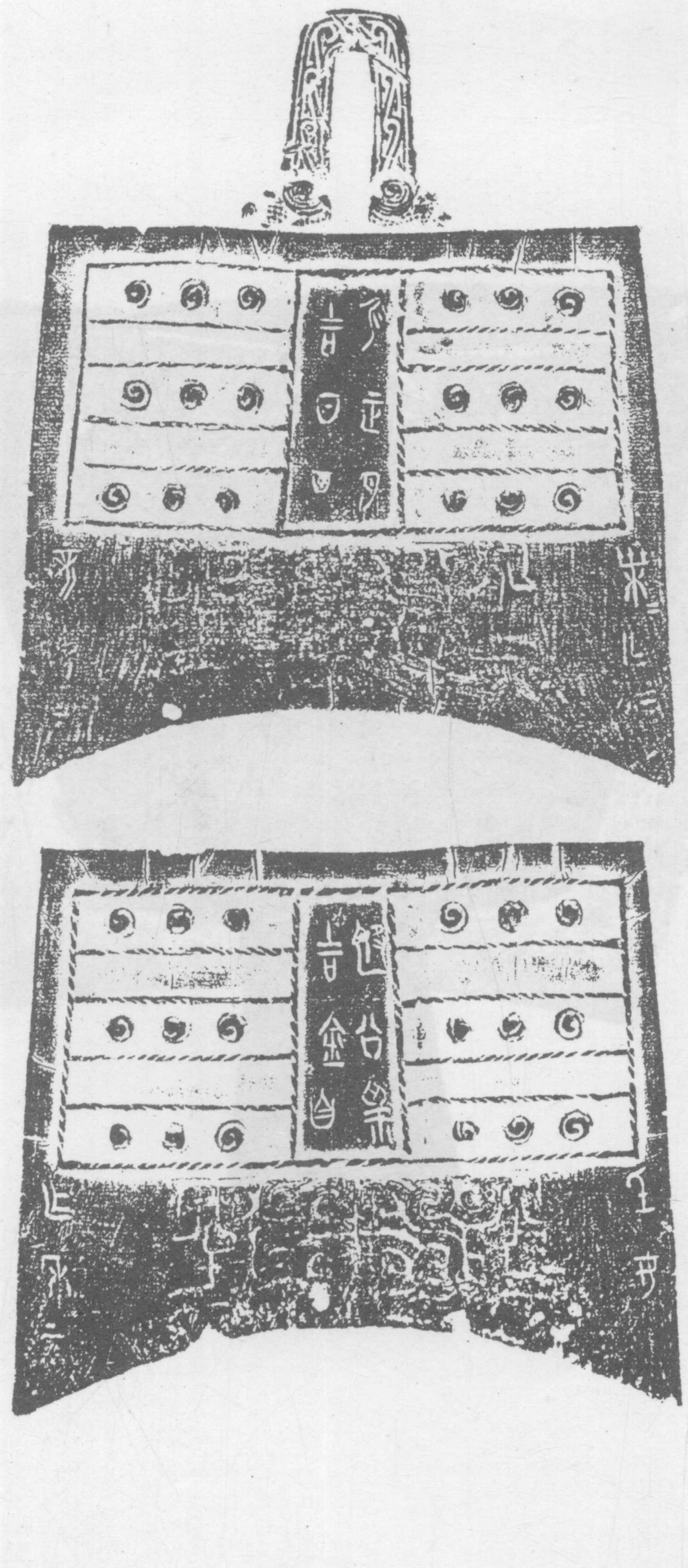
圖一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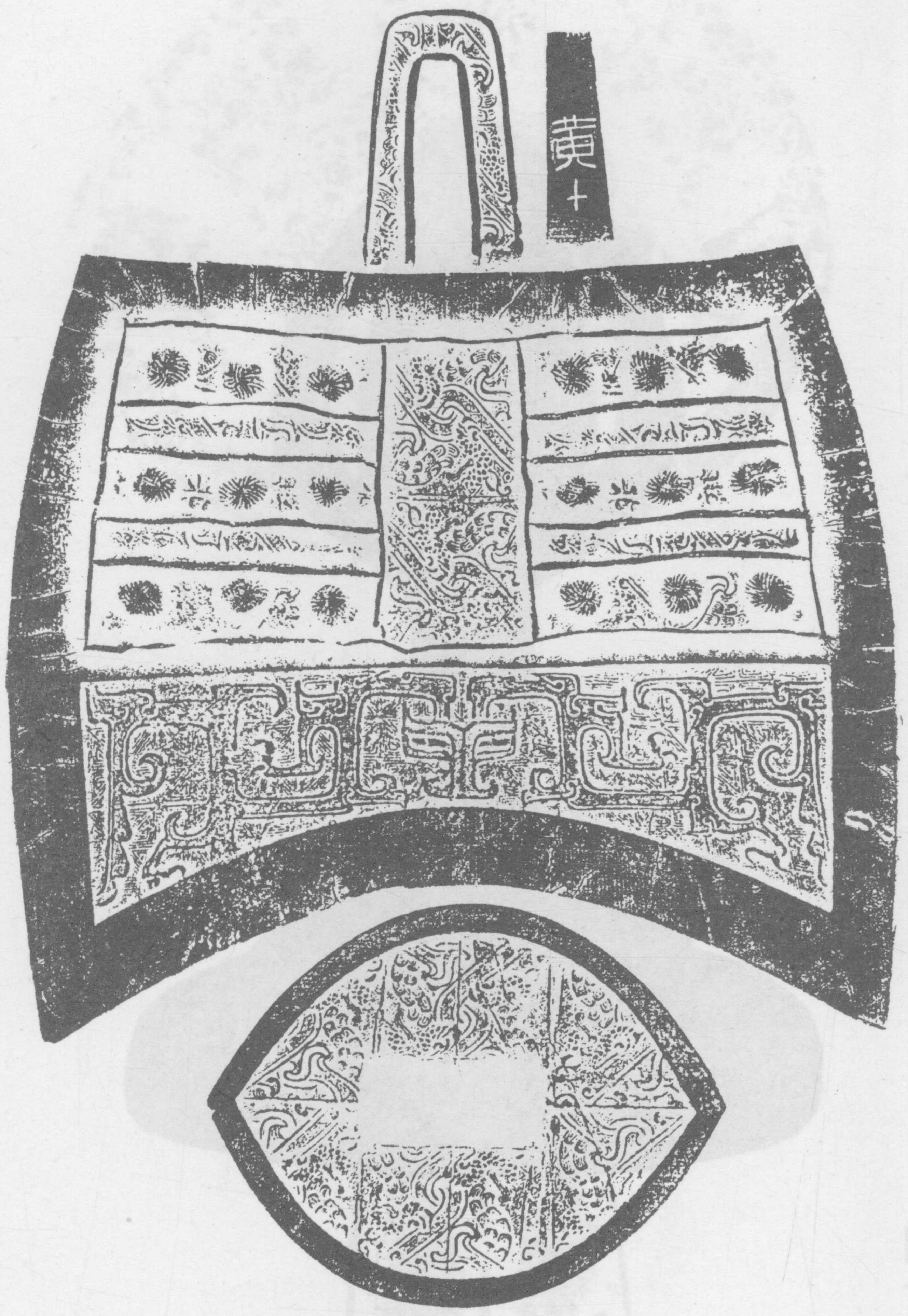


圖一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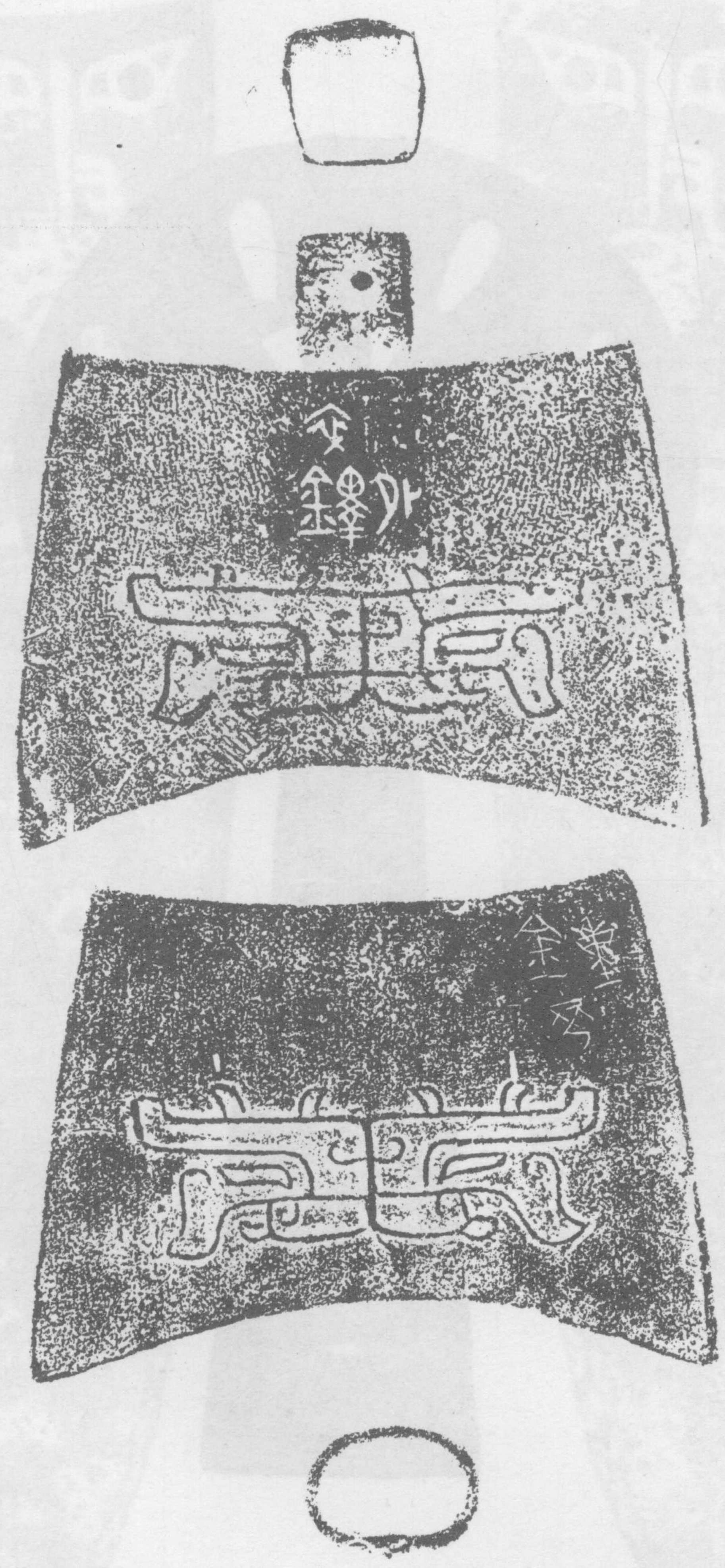
圖一二〇







圖一二二





圖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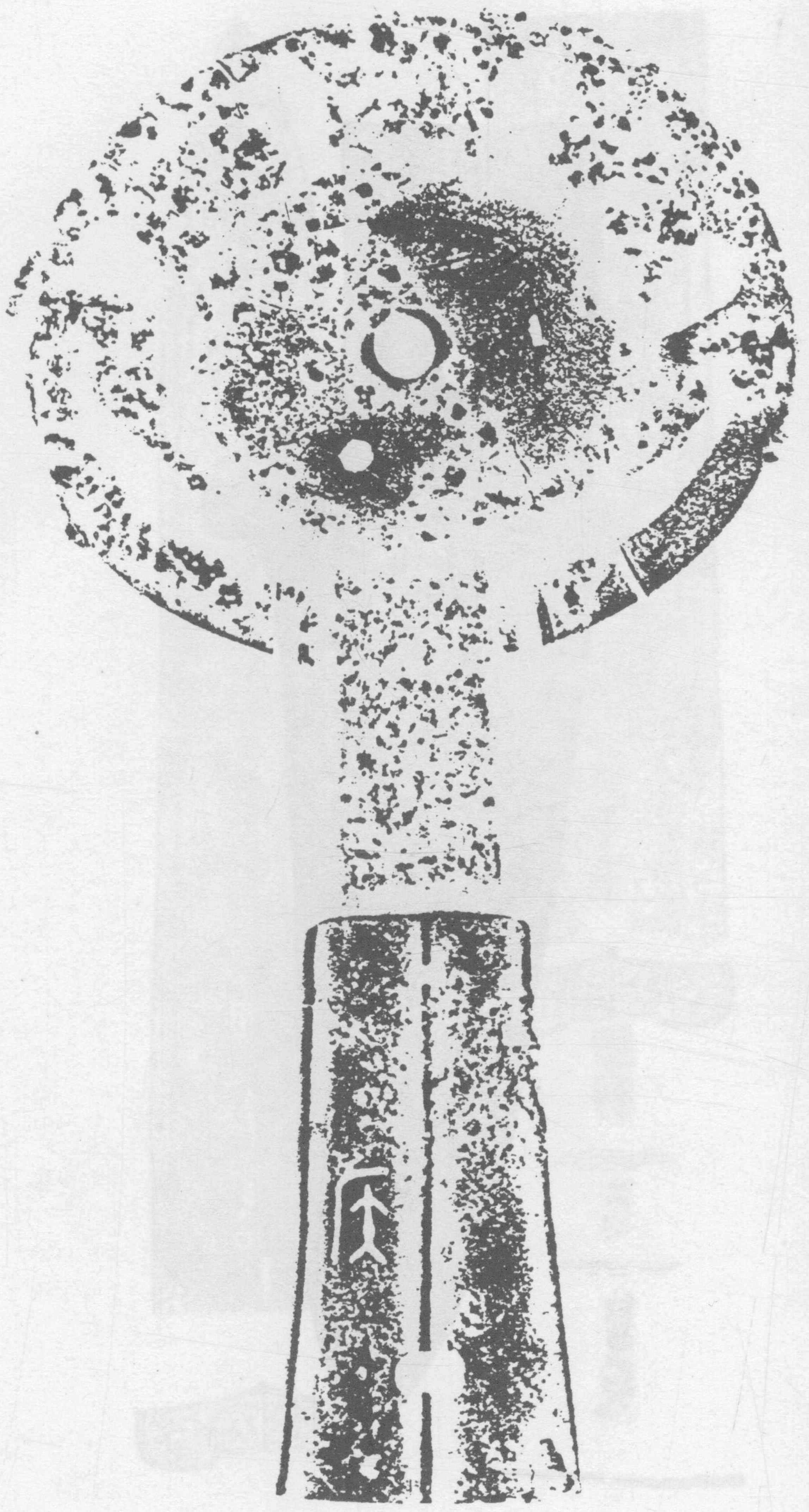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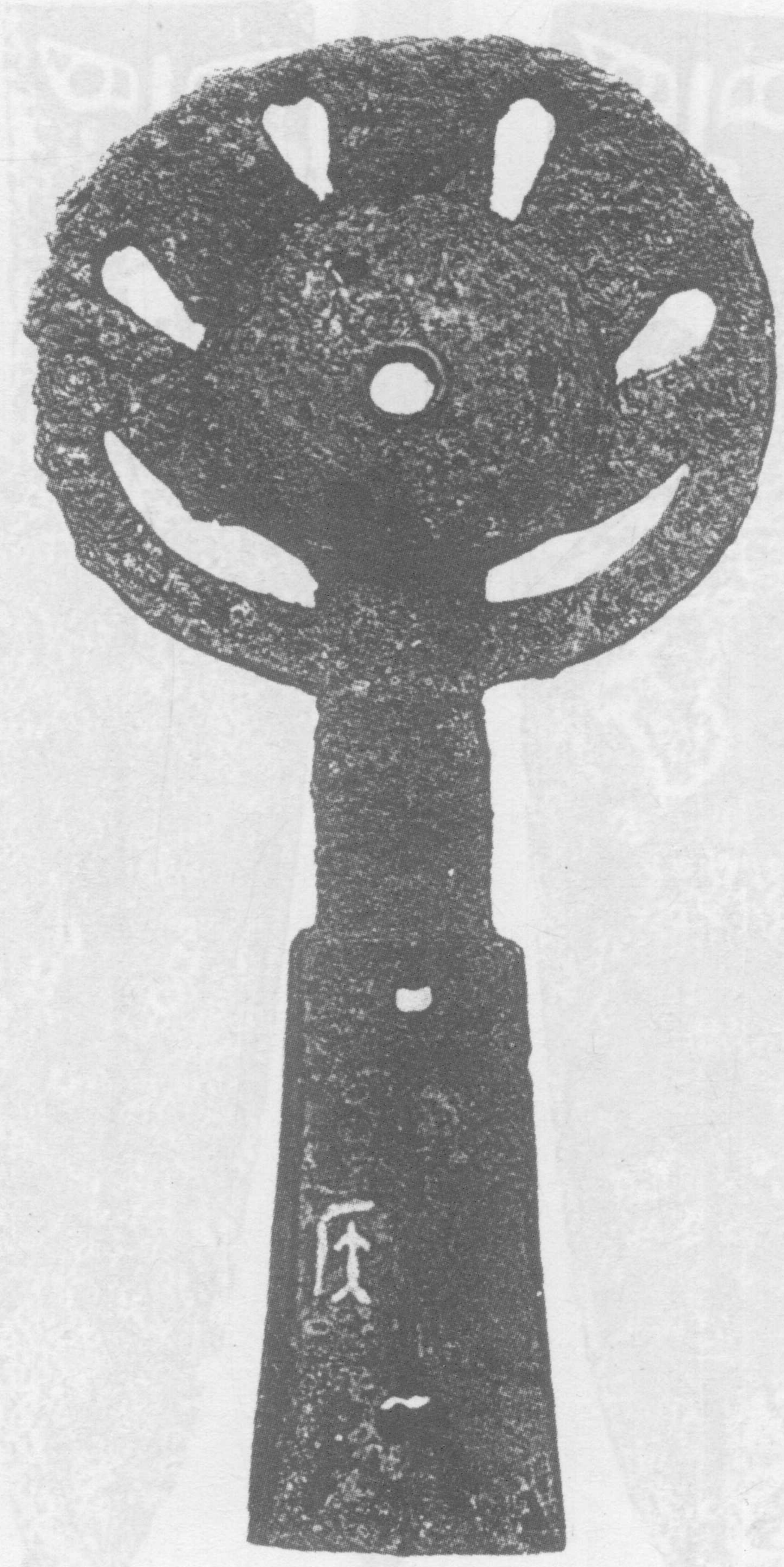
圖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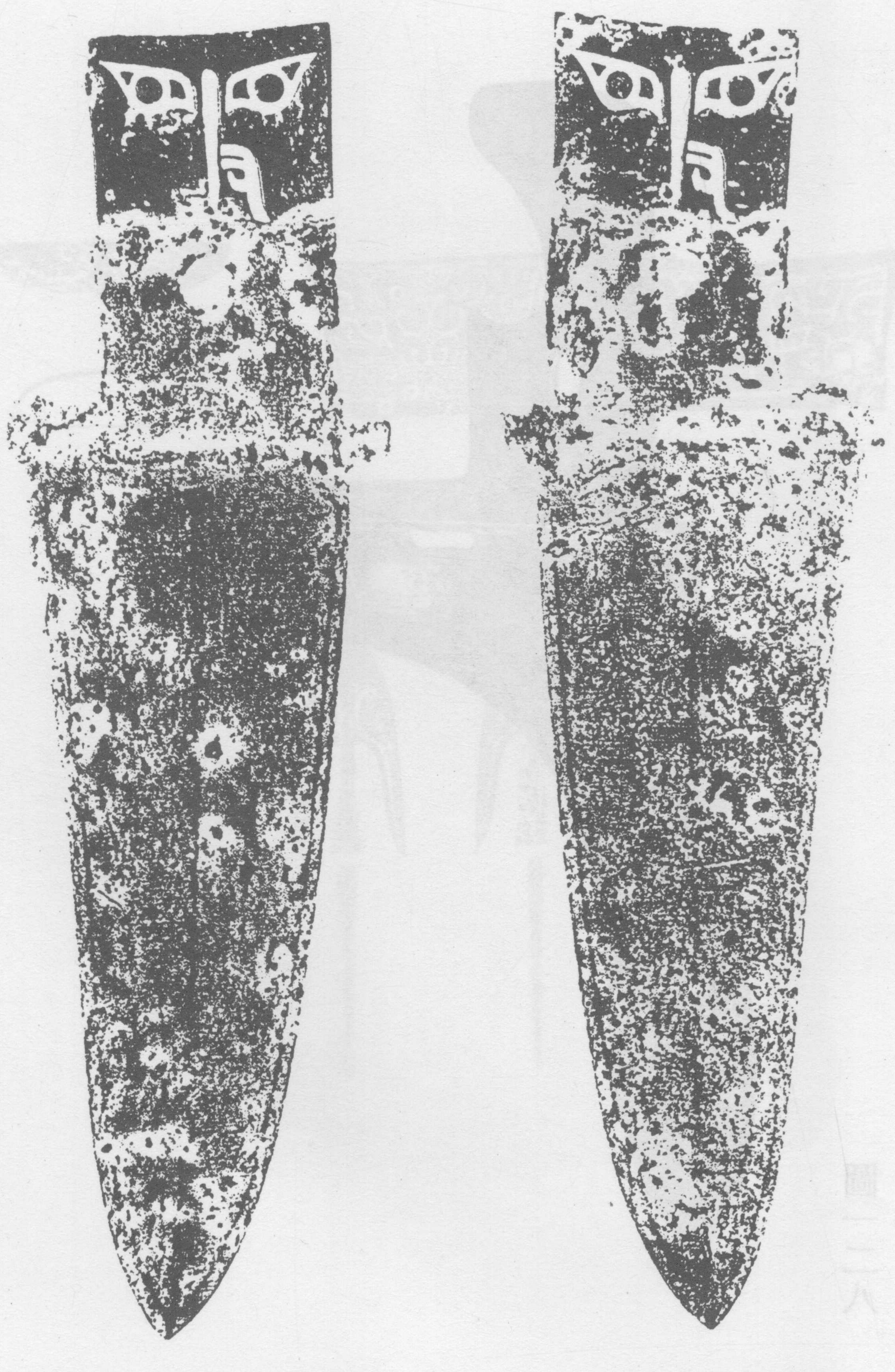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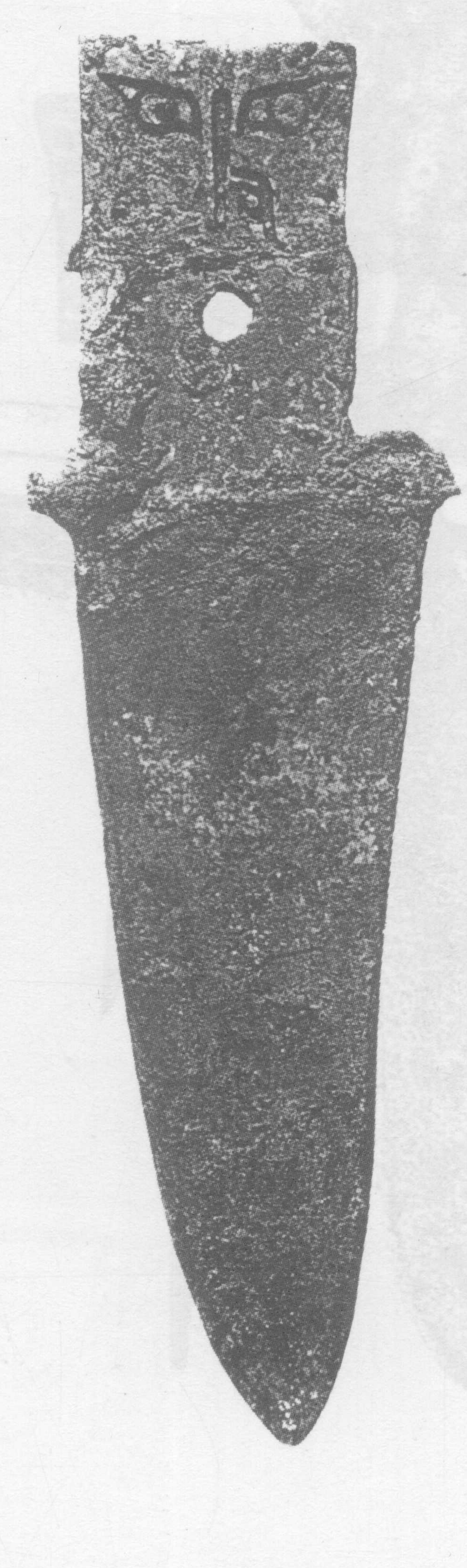
圖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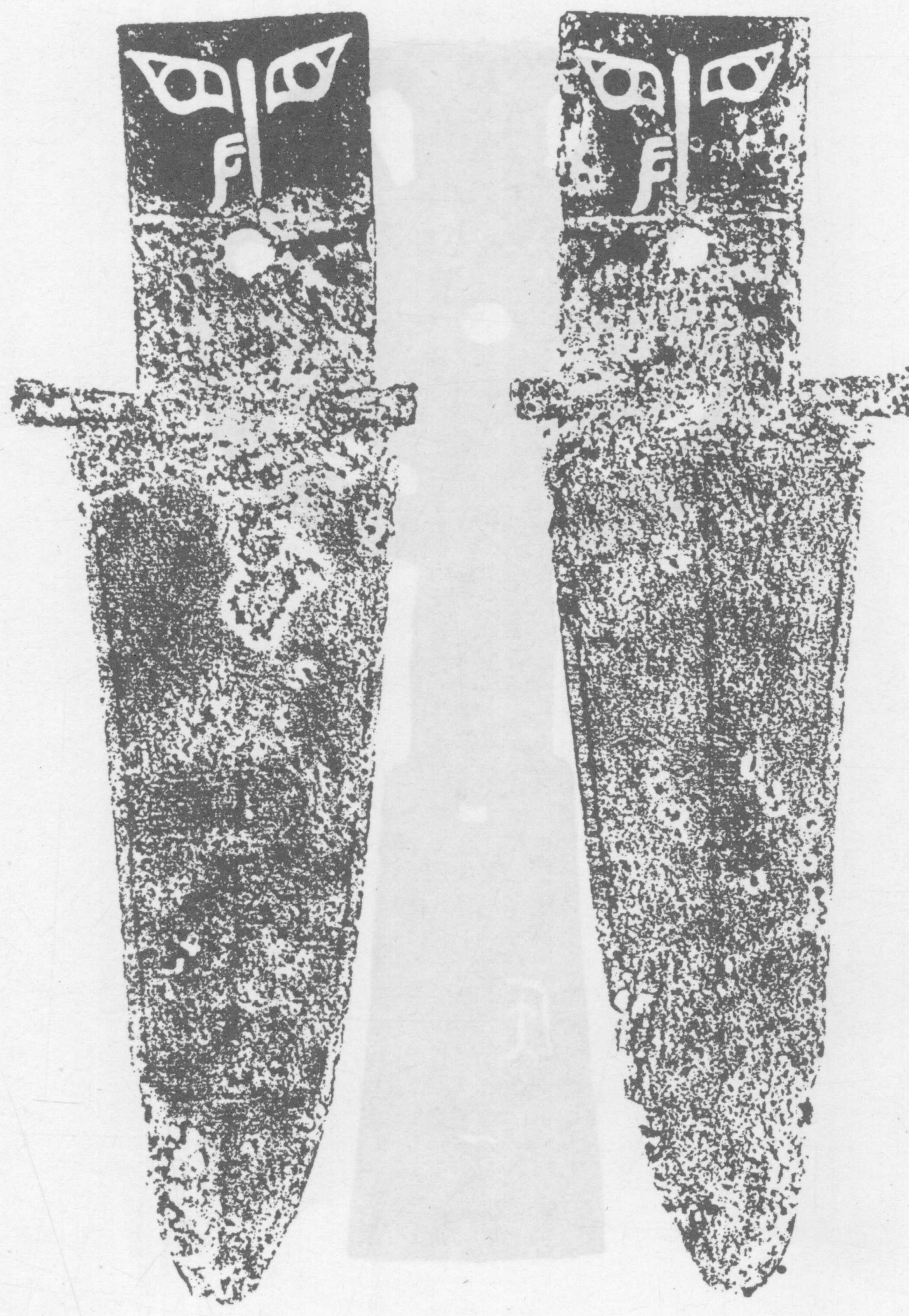


圖一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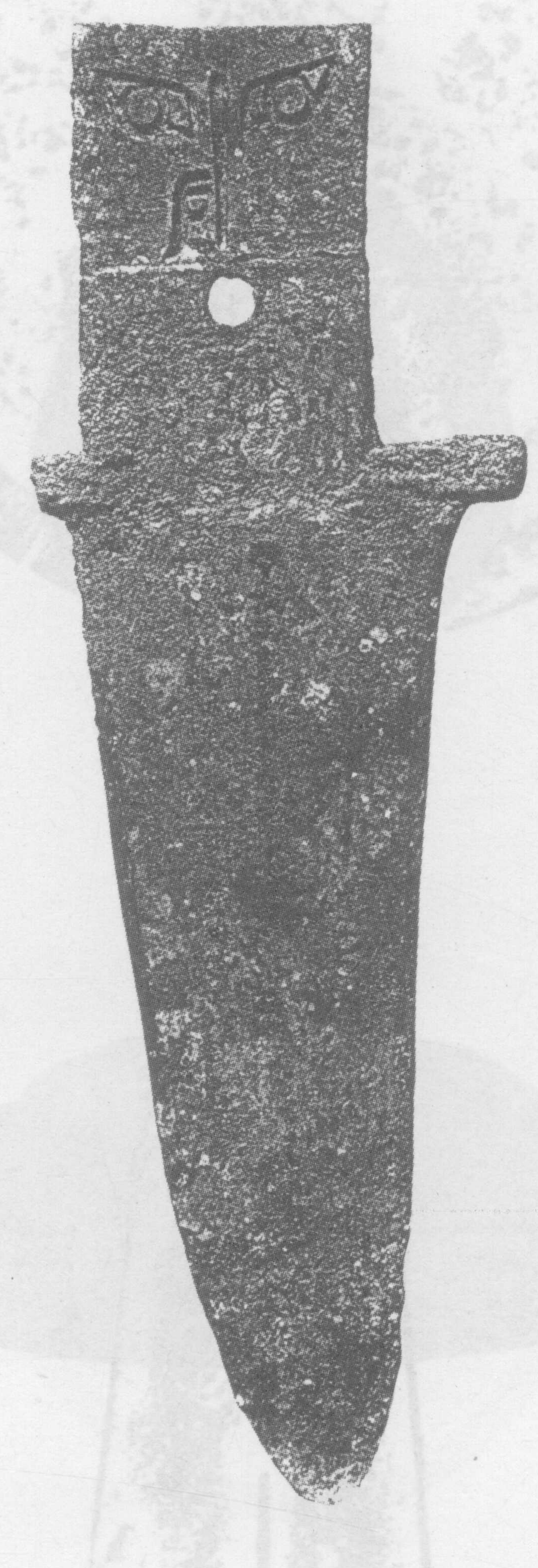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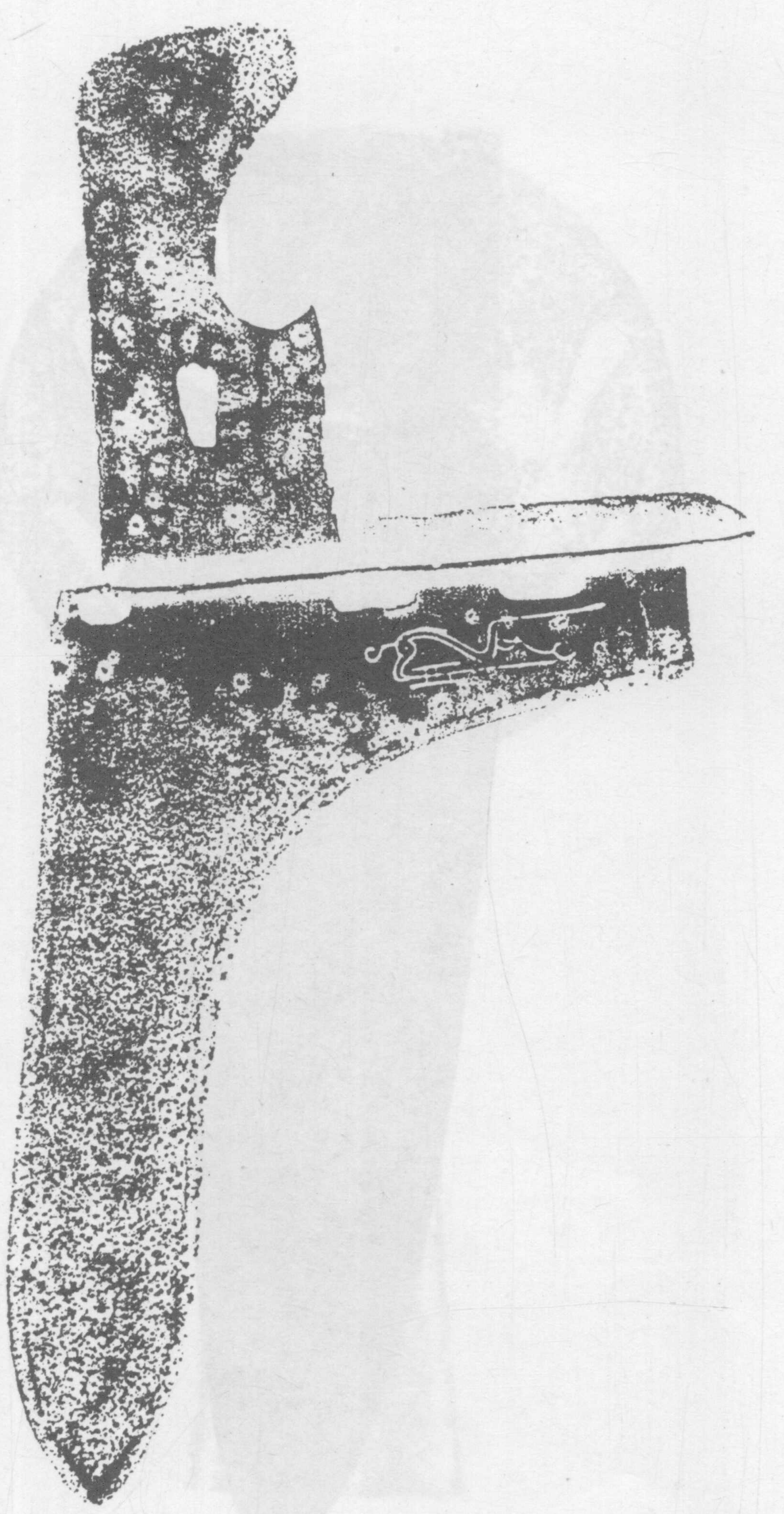
圖一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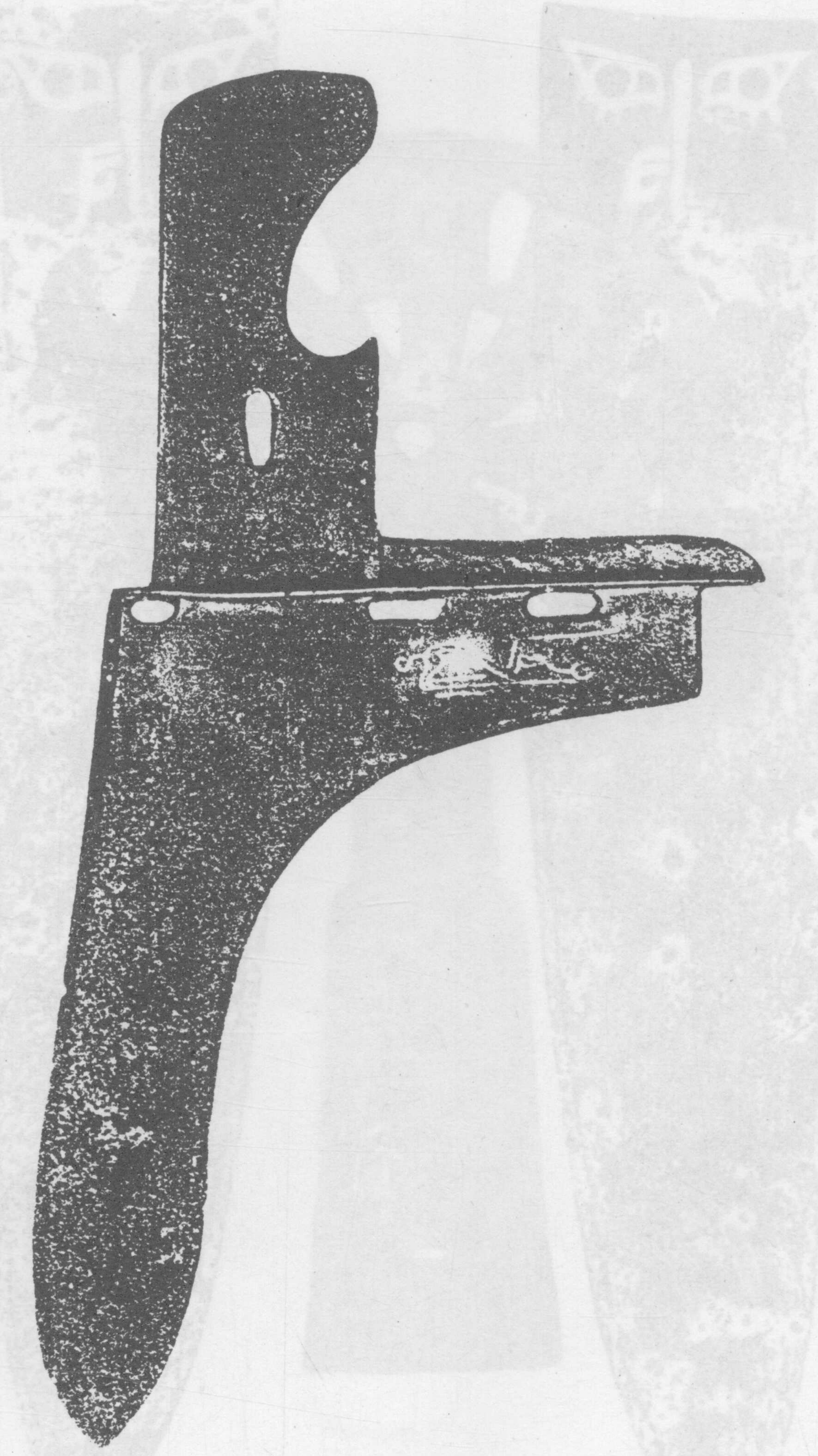
圖一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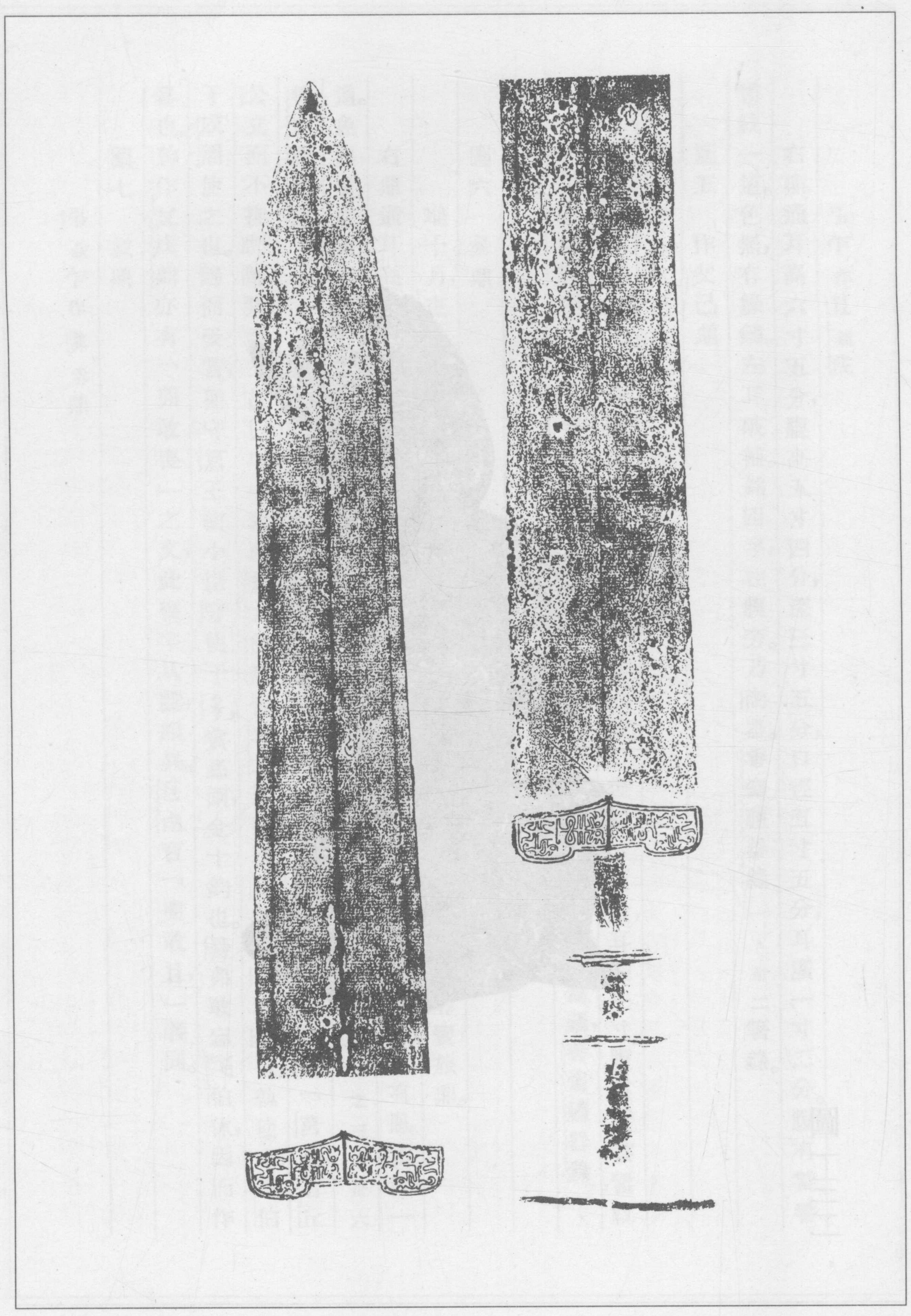
圖一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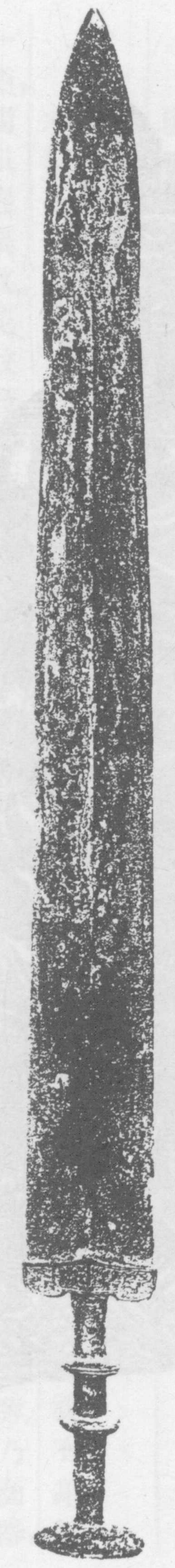


圖一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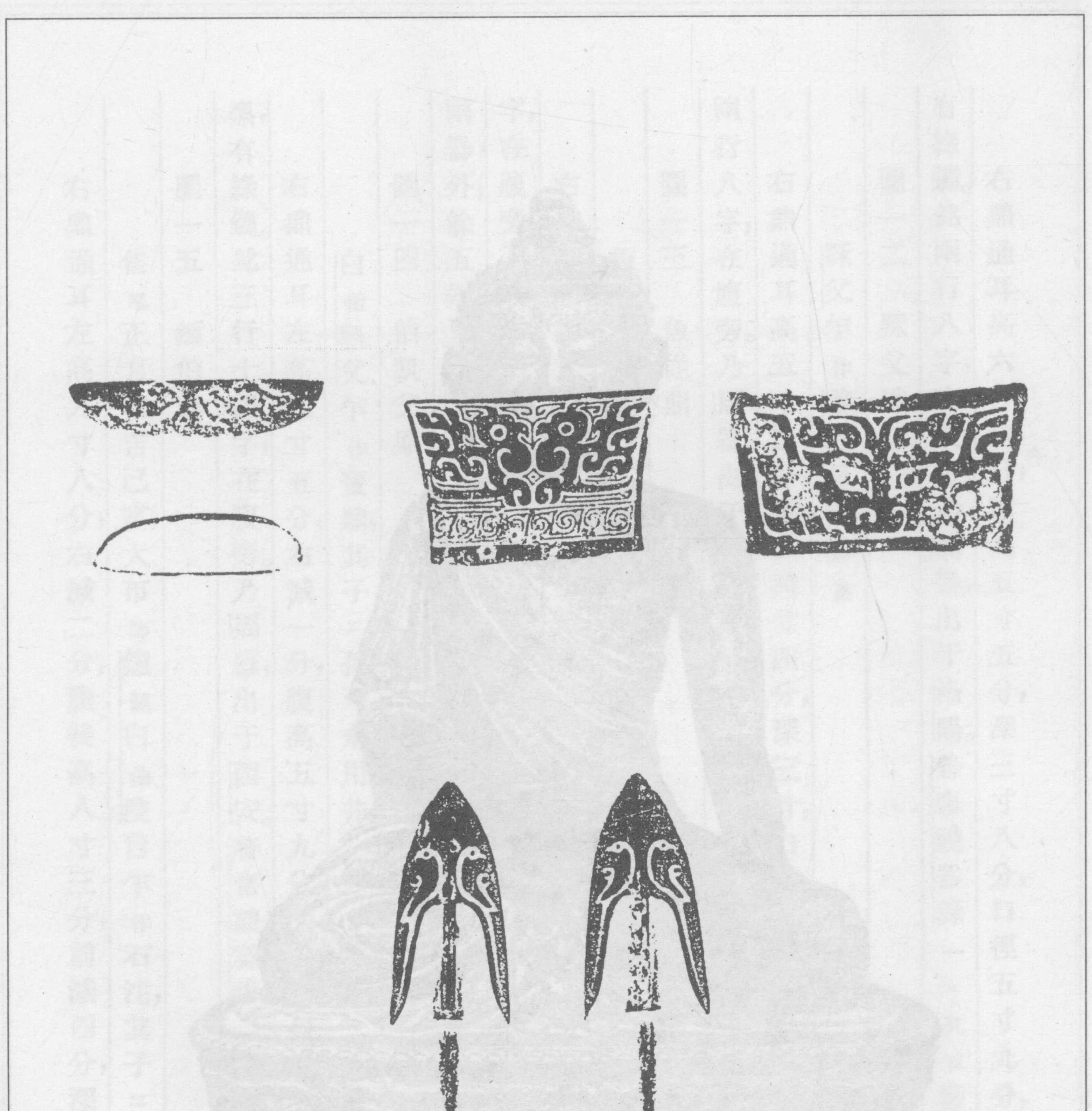


圖一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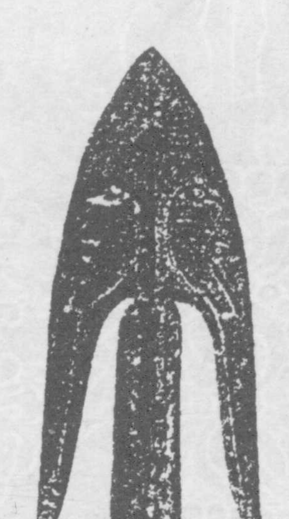




圖一二九







圖一三〇 圖一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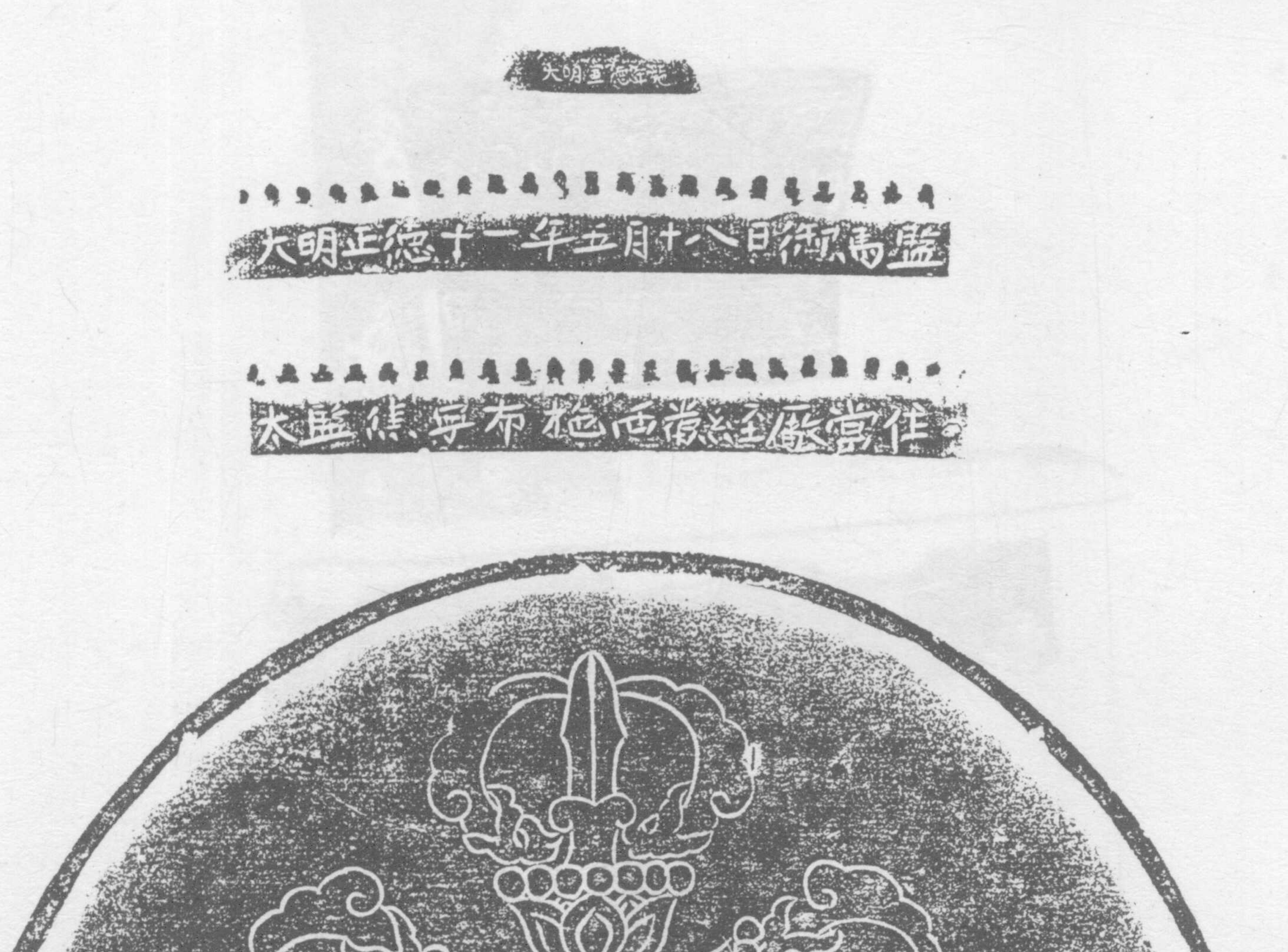
圖一三二



圖一三三



圖一三四



頌齋吉金續錄考釋

東莞容庚編

圖一　冈𣪘父乙鼎

冈𣪘父乙

右鼎通耳高八寸一分，腹高六寸五分，深四寸六分，口徑六寸七分，耳廣一寸七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色黑，有紅綠鏽。銘四字，在腹旁。乃商器。西清古鑑三·五箸錄。天府藏器，時出人間。十七年四月，余得昜兒鼎於尊古齋，是爲藏器之始。今復得此與姜林母簋二器，匆匆已十年矣。

圖二　枚父乙鼎

枚父乙

右鼎通耳高六寸九分，腹高五寸九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五寸六分，耳廣一寸二分。腹有象紋一道，間以圓渦紋。花紋及文字皆填黑漆。紅綠鏽斑駁，半露銅色，鑄冶甚精。銘三字，在腹旁。乃商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一·十八箸錄。

圖三　㔾穴鼎

㔾穴

右鼎通耳高五寸八分，腹高前五寸一分，後減一分，深三寸三分，口徑橫廣五寸，縱減二分，耳廣一寸二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色黑，間有綠鏽。銘一字，在腹內底。尚有一器較大，銘在腹旁。乃商器，出于河南。鼎銘常在腹旁，而在內底者極罕，故舍彼而取此以箸其異。

圖四　𢎨作祖戊鼎

𢎨乍作且祖戊

右鼎通耳高六寸五分，腹高五寸四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耳廣一寸二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色黑，有綠鏽。左耳破補。銘四字，在腹旁。乃商器。善齋禮器錄一·卅二箸錄。

圖五　作父己鼎

乍作父己

右鼎通耳高四寸八分，腹高四寸一分，深二寸六分，口徑四寸三分，耳廣一寸。腹有饕餮雷紋一道。色黑，有綠鏽。銘三字，在腹旁。乃商或周初器，出于陝西鳳翔。溥倫延鴻閣舊藏，善齋禮器錄一·卅三箸錄。

圖六　昜鼎

唯十月，吏使于曾鄫。𠂤白伯于成周，休賜錫小臣金。弗敢喪，昜用乍作寶旅鼎。

右鼎通耳高八寸，腹高五寸七分，深三寸八分，口徑六寸三分，耳廣一寸五分。腹有鳳雷紋一道。色黑，有綠斑。銘五行二十五字，在腹旁。出于山西，洪洞劉鏡古舊藏。攈古錄金文二之三·卅六、善齋禮器錄一·七三箸錄。春秋襄公六年，莒人滅鄫。又昭公四年九月，魯取鄫。傳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此與曾太保盆皆襄公以前器也。使于鄫者，昜也。執使之，𠂤伯于成周使之也。歸而受賞，猶守簋王使小臣守使于夒，賓馬兩，金十鈞也。昜弗敢忘𠂤伯休，因而作器也。旂作父戊鼎亦有「弗敢喪」之文，此喪字从𣥼，頗異。臣卣言「弗敢且」，義同。

圖七　叔鼎

弔叔乍作𤼈尊鼎

一

右鼎通耳高六寸一分，腹高五寸，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三分，耳廣一寸三分。土斑紅綠鏽滿布腹上。銘四字，在腹旁。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一·四四箸錄。

圖八　立鼎

立乍作寶尊彝

右鼎通耳高六寸三分，腹高五寸四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耳廣一寸三分。腹偏紅綠鏽。銘五字，在腹旁。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一·四七箸錄。有一爵三代吉金文存十六·三七文與此同。

圖九　訴啓鼎

訴啓乍作旅鼎

右鼎通耳高六寸四分，腹高五寸四分，深三寸五分，口徑橫五寸六分，縱減二分，耳廣一寸三分。色黑，有綠斑。腹前後破裂。銘兩行五字，在腹旁。乃周器，出于洛陽。延鴻閣舊藏，善齋禮器錄一·四六箸錄。

圖一〇　𨘋鼎

𨘋乍作寶隮尊彝

右鼎通耳高五寸，腹高四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四寸四分，耳廣一寸一分。色黑。銘兩行五字，在腹旁。乃周器。善齋禮器錄一·四八箸錄。

圖一一　䵹父鼎一

䵹父乍作姜懿母鍊鼒

圖一二　䵹父鼎二

䵹父乍作姜懿母鍊鼒

右鼎通耳高六寸六分，腹高五寸五分，深三寸八分，口徑五寸九分，耳廣一寸三分，色黑漆古，有綠鏽。銘兩行八字，在腹旁。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一·五五箸錄。

右鼎通耳高五寸二分，腹高四寸四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耳廣一寸。色黑漆古，有綠鏽。銘兩行八字，在腹旁。乃周器，出于洛陽。與前器同銘而器差小。十二家吉金圖錄式五箸錄。

圖一三　魚從鼎

魚從

右鼎通耳高八寸，腹高六寸二分，深三寸六分，口徑六寸二分，耳廣一寸七分。偏體綠鏽。銘二字，在腹旁。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一·十三箸錄。同銘者有鼎，簋，盤，卣，盉，尊，觚七器，除簋，卣兩器外，餘五器皆歸于我。

圖一四　伯䞂父鼎

白伯䞂父乍作寶鼎，其子＝孫＝永用，井。

右鼎通耳左高七寸五分，右減一分，腹高五寸九分，深四寸，口徑七寸八分，耳廣一寸七分。色黑，有綠鏽。銘三行十四字，在腹旁。乃周器，出于西安。善齋禮器錄一·六十箸錄。

圖一五　鍾伯鼎

隹唯正月初吉己亥，大帀師鐘鍾白伯侵自乍作石沱，其子＝孫＝永寶用之。

右鼎通耳左高九寸八分，右減二分，腹後高八寸三分，前減四分，深六寸四分，口徑縱七寸七

二

分，橫減三分，耳廣一寸八分。腹有窃曲紋一道。色黑，有紅綠斑。銘五行二十五字，在腹旁。乃周器，出于陝西。善齋禮器錄一·七二箸錄。鼎之稱石沱者，一見于褱鼎，銘云：「褱自作飤碩駝，其釁壽無期，永保用之。」一見于䢔伯鼎，銘云：「隹䢔伯䵼自作寶□盜，其萬年無□，子=孫=永寶用之。」並此而三矣。大師作大帀，蔡大師𦣞鼎亦如此。呂氏春秋適威篇「周鼎有窃一作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所言與此鼎紋飾相近，故以窃曲名之。

圖一六　子陝□之孫鼎

子陝□之孫叹□㠯□行𠙹

右鼎通耳高一尺一寸，腹高九寸四分，後減二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七寸，耳廣二寸一分。蓋高一寸六分，深五分，口徑七寸七分，上有四環。腹上半及蓋作蟠虺紋。色墨綠。蓋上之四周銘十一字，泐蝕過半，可識者五字。乃晚周器。善齋禮器錄一·六八箸錄。𠙹鼐同音，故以𠙹爲鼐。說文云：「東楚名缶曰𠙹，象形。」從此銘觀之，則古人有名鼎爲𠙹者矣。

圖一七　蟠夔紋鼎

右鼎通蓋高四寸六分，器高三寸四分，口徑三寸九分，深二寸六分。蓋高一寸五分，深九分，口徑四寸五分腹作蟠夔紋兩道，中夾六出花紋，兩旁作獸首銜環。色黑，間有綠點。乃晚周器。蓋乃近代仿作，口緣作蟠夔紋一道，正中作一六出花，上有三環，與器尙相似。

圖一八　饕餮鬲

右鬲款足分當，通耳高四寸七分，腹高四寸一分，口徑三寸五分。腹作饕餮紋。色褐黑。曾見于大古山房，以其形狀頗異，殆商器，故錄存之。

圖一九　𡨦敀鬲

𡨦敀乍作隮尊鬲，其萬年永寶用。

右鬲款足，通耳高五寸六分，體高四寸九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九分，脣廣六分，耳高二寸一分，廣一寸。腹作環帶雷紋，有三稜。色褐黑。銘十一字，在口內緣。乃周器，出于陝西。恒軒吉金錄下九七奇觚室吉金文述八·二箸錄。李勤伯太守舊藏。鬲之附耳者，所見僅此及上虞羅氏之仲𣪘父鬲二器。然羅氏所藏，不若此之精美也。

圖二〇　孟辛父鬲

□□孟辛父乍作孟姞寶隮尊鬲，其萬年子=孫=寶用。

右鬲款足，高四寸，深二寸二分，口徑五寸三分，脣廣七分。腹作重環象帶紋，有三稜。色作黑漆古，有綠鏽。銘二十字，在口內緣。光緒二十五年，出于陝西岐山，藏于武氏。陝西金石志三·十七又補遺上三善齋禮器錄二·廿七箸錄。陶齋吉金錄二·五四所錄一器，與此同出土，寶字上多一永字，首二字均不可識。文字之多，色澤之雅，花紋之美，形制之渾厚，周鬲中上品也。

圖二一　衛姒鬲

衛姒乍作鬲，以從永征。

右鬲款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口徑五寸，脣廣七分。腹作象紋，有三稜。色黑，土花綠鏽，斑駁陸離。銘八字，在脣上。乃周器，于濬縣辛村，與康侯諸器同出土。善齋禮器錄二·廿一箸錄。商周彝器作象紋者頗習見，其特徵爲長鼻。呂氏春秋愼勢篇「周鼎箸象，爲其理之通也，」蓋即指此。然各家箸錄，無言象紋者。

圖二二　伯上父鬲

白伯上父乍作姜氏隮尊鬲，其永寶用。

右鬲款足，高四寸四分，深三寸，口徑六寸九分，脣廣九分。腹作直線紋，有三稜。色黑，有綠鏽土斑。銘四行十二字，在腹旁。乃周器。善齋禮器錄二·廿二箸錄。

圖二三　仲姬鬲

中仲姬乍作鬲

右鬲款足，高三寸，深一寸八分，口徑四寸二分，脣廣七分。腹作斜線紋，有三稜。色黑，有綠點。銘四字，橫列口旁乃周器，出于陝西。愙齋集古錄十七·十八善齋禮器錄二·十五箸錄。姬字之左半初爲鏽掩，均誤釋爲汝。三代金文箸錄表以爲僞，非也。

圖二四　伯𢊁甗

白伯𢊁乍作隮尊彝

右甗通耳高一尺四分，腹高八寸九分，前減二分，口徑六寸八分，至底深六寸四分，至箄深四寸四分，耳廣一寸五分。腹有半環以繫箄；箄有半環，持以啓閉，復有十字穿四，以通蒸氣。徧體紅綠鏽。銘二行五字，在腹後近口處。乃周器，出于河南。善齋禮器錄二·卅二箸錄。

圖二五　邕子殘甗

邕子良人擇其吉金，自乍作飤獻甗，其萬年無疆，其子=孫=永保□用□之。

右甗只存殘片，縱四寸一分，橫三寸六分。銘存六行二十三字，反書。乃周器。海豐吳氏雙虞壺齋舊藏，攈古錄金文二之二·十四箸錄。

圖二六　亞□父丁簋

亞□父丁

右簋高四寸六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七分，足徑四寸五分。腹足各作饕餮紋，口緣作蟠夔紋間以圓渦紋。兩耳作獸首形有珥。色黑漆，足有褐斑。銘三字，在腹內。乃商器。善齋禮器錄七·十九箸錄。

圖二七　匕簋

匕

右簋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九分，口徑七寸一分，足徑五寸九分。腹足各有窃曲紋一道。兩耳作獸首形，有珥。色棗紅，有綠斑。銘一字，在腹內。乃商器。善齋禮器錄七·三箸錄。

圖二八　几簋

几

右簋高三寸四分，後減一分，深三寸，口徑四寸八分，足徑三寸九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兩耳作獸首形，有珥。徧體有紅綠鏽。銘一字，在腹內。乃商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七·五箸錄。

圖二九　□簋一

□

右簋高四寸，深二寸八分，口徑縱廣六寸，橫減三分，足徑四寸五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兩耳作獸首形，有珥。徧體紅綠鏽。銘一字，在腹內。乃商器。善齋禮器錄七·十箸錄。同文者有二爵，一觶，均藏善齋。又禾鼎作且戊簋鬷作父戊卣劇作父戊尊同有□字，皆同出洛陽者也。

圖三〇　𢀛簋二

𢀛

右簋高四寸，深二寸七分，口徑五寸九分，足徑四寸五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兩耳作獸首形，有珥。徧體紅綠鏽。銘一字，在腹內。乃商器。善齋禮器錄七・十一箸錄。

圖三一　母簋

乍作母隮尊彝

右簋高三寸八分，深二寸九分，口徑橫五寸六分，縱減二分，足徑四寸六分。腹足各有饕餮雷紋一道，兩耳作獸首形，有珥。色黑，有紅綠鏽。銘兩行四字，在腹內。足內作方格紋。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七・廿七箸錄。

圖三二　戈簋

戈乍作肇旅彝

右簋高三寸六分，深三寸，口徑五寸六分，足徑四寸九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兩耳作獸首形，有珥。色黑，徧體紅綠鏽。銘四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七・廿八又七・廿九箸錄兩器，均歸于我，其一銘泐，故不錄。

圖三三　作父癸簋

乍作父癸先

右簋高三寸五分，深二寸八分，口徑橫五寸一分，縱減二分，足徑四寸二分。腹有鳳雷紋一道，兩耳作獸首形，有珥。色棗紅，有紅綠斑。銘兩行四字，在腹內。善齋禮器錄七・廿六箸錄。與臣辰諸器同出于洛陽，乃周初器也。

圖三四　伐父癸簋

伐父癸𠕋

右簋高三寸二分，深二寸七分，口徑四寸八分，足徑三寸八分。腹足各有夔雷紋一道，兩耳作獸首形。色黑，有紅綠鏽。銘四字，在腹內。乃商器。善齋禮器錄七・廿五箸錄。同出于洛陽同銘者，有鼎卣罍觶各一，尊觚各二。

圖三五　姬簋

乍作姬寶隮尊彝

右簋高三寸八分，深二寸九分，口徑五寸五分，足徑四寸三分。腹有蟠夔雷紋，間以圓渦紋一道，足有饕餮雷紋一道。兩耳作獸首形，有珥。色黑，有綠鏽。銘兩行五字，在腹內。乃周器。善齋禮器錄七・卌四箸錄。

圖三六　鳥簋

鳥

右簋高三寸九分，深三寸，口徑五寸六分，足徑四寸五分，腹前後有獸首，兩耳作獸首形。色棗紅，有綠鏽。銘一字，在腹內。乃商器，出于西安。善齋禮器錄七・七箸錄。

圖三七　任氏簋

乍作任氏从𣪘簋

右簋高三寸九分，深三寸，口徑五寸七分，足徑四寸六分。腹前後有獸首，兩耳作獸首形，有珥。偏體青綠鏽。口破補。銘五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七・卅三箸錄。尚見一殘器于上海古玩肆，銘同。

圖三八　鄀嫛簋

王子剌公之宗婦鄀嫛爲宗彝𩰫彝，永寶用，以降大福，保辥鄀國。

右簋右高四寸八分，左減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一分，前後減一分，足徑五寸二分。口作象紋一道。色棗紅墨綠。銘五行二十五字，在腹內，破一孔，損一𩰫字。乃周器。光緒間陝西鄠縣出土。同時所出七鼎，六簋，一盤，兩壺，銘文皆同。字體略似小篆。說文昔，籀文從肉作𦠆。廣韻「鄀鄉名。」此器十年前曾見于尊古齋，索價二百六十元，余欲得之。後肆人查購價實過此數，恐爲肆主責，意頗猶豫。余不欲强取而罷。豈意十年之後，展轉復歸于余乎。愙齋集古錄十二・二十陶齋吉金錄二・二善齋禮器錄七・七五箸錄。

圖三九　姜林母簋

姜林母乍作𩁹𣪘簋

右簋高四寸一分，深二寸四分，口徑五寸五分，足徑四寸。腹有竊曲紋一道。四面間以獸首及圓渦紋。色棗紅，有綠鏽。銘兩行六字。乃周器。此簋形狀如豆，故西清續鑑十三・九箸錄，稱爲周林豆。𩁹字又見于伯多父盨，然畧有泐蝕。

圖四〇　㞱簋蓋

㞱乍作䵼白伯寶𣪘簋

右簋蓋高二寸，深一寸一分，口徑四寸七分，足徑二寸四分。口緣有蟠夔紋一道。色作水銀古，有土鏽。銘二行六字，在腹內。乃周器，出於河北順義縣牛狼山。于氏雙劍誃舊藏，雙劍誃吉金圖錄上一三箸錄。盤下从皿，與西清古鑑二七・三十般簋，故宮博物院所藏舟簋同。

圖四一　嬴霝德簋蓋

嬴霝德乍作䢼𩰫𣪘簋

右簋蓋高二寸三分，深一寸三分，口徑六寸，足徑二寸五分。口緣作鳳雷紋一道。色墨綠。銘兩行六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七・五七箸錄。武進陶祖光君藏嬴霝德小鼎，銘云：「嬴霝德作小鼎，」與此乃一人所作。說文「𩰫，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此从由聲。夜君鼎云：「□夜君之載鼎，」載與䢼𩰫義同。說文从由之字二十二而獨無由字。王國維先生作釋由二篇，証甶之爲由，其說至碻。其云：「考此字古文本作甶，篆文亦或如之。其變而爲隸書也，乃屈曲其三直，遂成𠙽字。後人不知其爲古文甶字之變，以其形似𠙽，遂以𠙽之音讀之，實則此音毫無根據也。」王忠愨公遺書本觀堂集林六・五今以此䢼即𩰫字，及子陝□之孫鼎行𩰫作行甶証之，則甶之讀側字反，側詞切，並非毫無根據，而王先生之說有未盡也。

圖四二　環帶紋簠

右簠高三寸一分，深二寸，口長方縱七寸四分，橫九寸一分，足縱四寸五分，橫五寸七分。徧體作象紋及環帶紋，兩旁有環耳。色黑。估人仿刻「師𩁹旂弔作旅匡，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十七字於腹內，字較愙齋所藏略小，尚得形似。善齋禮器錄八・六箸錄。

圖四三　孫叔𠂇簠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孫弔叔𠂇擇其吉金，自乍作𩁹匿簠，其萬年𩁹壽無彊，子＝孫＝

永寶用之。

右簠高三寸二分，深二寸一分，口長方縱七寸六分，横九寸八分，足縱五寸九分，横八寸。四面正中各有獸首高出一分許，所以固盖。兩耳作獸首形。腹及足內偏作象首紋，足作環紋。色墨綠。銘五行三十四字，由左而右。乃周器。彝器中以簠與盨爲少。簠之有銘者，求之十年而未獲。廿七年端午節前，適有以此簠求售者。近日上器之高者，如尊觚壺卣之類，而鼎鬲簠簋爲下。乃斥賣觚觶二事，以三百三十金購得之，以殿吾書。

圖四四 至大簠

至大己酉秋，沅州路學置。

右簠高三寸二分，深一寸九分，口長方縱六寸六分，横八寸三分，足縱四寸，横五寸。兩耳作獸首形，兩耳及前後獸首各高出一分，所以固蓋。口作重環紋，腹作雲紋，足作楔紋，足內作水紋。偏體貼銀，磨滅處則作黑色。銘兩行十字，楷書，横列腹內。

案元史祭祀志宣聖云：「宣聖廟，太祖始置于燕京。至元十年三月，中書省命春秋釋奠。……成宗始命建宣聖廟于京師。大德十年秋，廟成。至大元年秋七月，詔加號先聖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又郡縣宣聖云：「成宗即位，詔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贍學土地及貢士莊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廟宇。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如舊儀。」故傳世碑刻，如山東曲阜，濟陽，江蘇吴縣，江寧，句容，河南淇縣，葉縣，浙江新昌，河北魏縣，開州，定縣，湖南永明，皆有文廟祭器記碑。而祭器流傳亦多：丁晏箸有淮安府學元鑄祭器錄。湖南通志金石志載泰定元年，常德路達魯花赤哈珊黑黑鑄造祭器壹佰貳拾玖件，又至正十一年，寶慶路罕馬魯丁任達魯花赤修郡學，并倡製銅冶祭器二百餘具。而乾隆年間，甯鄉縣發見元貞二年縣學祭器，興甯縣發見至正九年縣學祭器。廣東通志金石畧載廣州路學有銅籩二十，簋二，簠二，不箸年代；又有爵六，簠一，籩十三，鑄于泰定二年。此器鑄于湖南沅州路學，正在加號先聖曰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後一年也。

圖四五 甫人盨

□□爲甫人行盨，用征用行，萬歲用尚。

右盨通盖高四寸九分，器高三寸二分，深二寸二分，口長方而圓其角，横六寸三分，縱四寸一分，足横五寸五分，縱三寸五分；盖高一寸九分，深一寸二分，口横六寸九分，縱四寸六分。盖之頂作獸紋，盖之口緣，器之腹足各作竊曲紋一道。色黑有紅斑。盖一足後補。銘三行十五字，在盖內，器無銘。乃周器，出于西安。善齋禮器錄八·十二箸錄。作器人名二字挖去，辰在寅簋亦然，猶後世不肖子孫出售書畫之挖上款者，不意於周已有之。甫人姓穌，即蘇。所鑄器有二匜一盤。一匜銘云「穌甫人作嫚妃㜏媵匜。」一匜銘云「甫人父作旅匜，其萬人（年）用。」一盤銘云「穌甫人作嫚妃㜏賸盤。」此器則他人爲甫人鑄也。尙借作享。

圖四六 魚從盤

魚從

右盤高二寸七分，深一寸五分，口徑八寸六分，足徑五寸四分。偏體綠鏽。銘二字，在腹中。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八·四六箸錄。

圖四七 叔侯父匜

弔（叔）医（侯）父乍（作）姜□寶也（匜）

右匜流高四寸二分，横廣六寸三分，縱廣三寸八分。口有重環紋一道。色黑。銘兩行八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山東。善齋禮器錄八·卅六箸錄。叔侯父所作器有兩簋，銘云：「叔侯父作尊簋，其子=孫=永寶用。」」三代吉金文存七·三二

圖四八 曾大保盆

曾（鄫）大保𠬪𩛥弔（叔）亟用其吉金，自乍（作）旅盆，子=孫=永用之。

右盆左高三寸七分，右減一分半，深三寸五分，口徑八寸一分，脣廣六分半，底徑四寸五分。腹有竊曲紋二道。色棗紅。銘三行二十二字，反書，在腹旁。乃周器。善齋禮器錄八·五九箸錄。器之以盆名者僅此，可証晉邦䀇子叔嬴內君器皆當以盆名之。曾其國，大保其官，𠬪𩛥弔其字，亟其名也。

圖四九 鳥形鑵

亞形中鳥在畢上形

右鑵通盖高五寸六分，器高四寸四分，深四寸二分，口徑二寸七分，足徑二寸二分；盖高一寸六分，口徑一寸九分，頂徑一寸二分。盖與腹各有圏紋一道。色黑，有紅綠鏽。銘一字，鑿而非鑄，在盖內。初疑其僞，細辨似眞。善齋禮器錄三·卅九箸錄。

圖五〇 闌卣

𤔲（闌）乍（作）𢀛（尊）彝

右卣通梁高八寸，腹高五寸六分，深五寸，口橢圓，縱三寸，横三寸九分，足縱三寸六分，横四寸六分。腹足各有雲雷紋一道。色褐，有綠鏽。失盖。銘兩行四字，在腹內底。乃周器。善齋禮器錄三·廿一箸錄。

圖五一 戲卣

乍（作）戲𢀛（尊）彝　盖器文同

右卣通梁高六寸四分，通盖高五寸七分，腹高四寸三分，深三寸九分，口橢圓，縱二寸五分，横三寸二分，足縱三寸四分，横四寸一分；盖高二寸三分，深一寸八分，口縱一寸九分，横三寸八分，頂縱一寸，横一寸三分。梁兩端作羊首形。偏體紅綠鏽。盖器銘各二行四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三·廿二箸錄。同出土者有甗一，文同。三代吉金文存五·五

圖五二 㚸伯卣

隹（唯）王八月，㚸白（伯）易（錫）貝于姜，用乍（作）父乙寶𢀛（尊）彝。

右卣通梁高七寸五分，腹高五寸三分，深四寸八分，口橢圓，縱三寸一分，横四寸一分，足縱三寸九分，横五寸。腹前後及梁之兩端皆作羊首形，失盖。色墨綠。銘三行十七字。乃周器。善齋禮器錄三·廿三箸錄。海鹽吾氏藏一盖，積古齋款識五·廿七筠清館金文五·三攈古錄金文二之二·三九從古堂款識學一·五敬吾心室款識下六七奇觚室吉金文述十八·三乃翻本箸錄，文與此同，未知與此爲一器否。㚸伯因姜之錫貝而爲父乙作器。阮元釋姜爲羞，謂「羞進也，因進獻而錫貝作器，」失之。

圖五三 圓渦紋卣

右器形似卣而無提梁，姑以卣稱之。爲友人易去，尺寸失記。腹作圓渦紋及旋花雷紋一道，盖及足各作饕餮雷紋一道。色黑，微有綠鏽。

圖五四　癸子盉

啓子乍作父戊　盖器文同

右盉款足分當，通盖高五寸八分，器高四寸五分，正中深二寸八分，口徑三寸六分，略作三角形而不圓，流徑五分半。器盖各有半環，中有銅片如馬銜以連繫之。色棗紅，土花綠鏽相糾結。銘盖器各五字，盖在腹內，器在扳內。乃周初器。善齋禮器錄九・三十箸錄。同出于洛陽者有鼎，銘云：「啓子旅作父戊寶尊彝，其孫子永寶。」亦藏善齋。癸字下不从口。又有鬲，銘云：「啓子旅作父戊寶彝。」有三簋，其一銘云：「癸子作寶尊彝。」其一銘云：「癸子旅作且乙寶彝，子孫永寶。」其一盖器對銘云：「癸子旅作寶毁。」有一盤，銘云：「癸子作寶尊彝。」

圖五五　魚從盉

魚從

右盉款足分當，高五寸六分，正中深三寸七分，口徑三寸八分，流徑六分。徧體紅藍綠鏽。銘二字，在扳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八・廿三箸錄。

圖五六　伯憲盉

白伯害憲乍作𠷎召白伯父辛寶𨽍尊彝　盖器文同

右盉通盖高六寸四分，器高五寸，深三寸三分，口徑三寸七分，流徑五分；盖高一寸七分，深一寸一分，口徑三寸。色棗紅，有紅綠斑。銘盖器各兩行十字，盖在腹內，器在扳內。乃周器，道光間，出于山東壽張梁山下。濟寧鍾衍培，黃縣丁樹楨，及延鴻閣舊藏。濟州金石志一・十三，攈古錄金文二之一・五五，從古堂款識學十一・卅一，善齋禮器錄八・卅一箸錄。鍾氏又藏害作召伯父辛鼎，

乃同出土而爲一人所作之器。善齋又藏鉌爵，乃鉌爲召伯父辛所作之器。

圖五七　戈尊

戈乍作𣄨旅彝

右尊高五寸一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五寸，足徑三寸六分。腹有鳳紋一道，前後有獸首。徧體紅綠鏽。腹內作黃銅色，如新出于范未經入土者。銘四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三・七四箸錄。同銘者有二簋，並爲余得。又有一卣，銘云：「戈作從彝，」亦戈所作。

圖五八　母尊

乍作母𣄨旅彝

右尊高四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四寸七分，足徑四寸一分。腹有饕餮紋一道，前後作獸首形。色墨綠。銘四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三・七三箸錄。

圖五九　辛尊

辛乍作寶彝

右尊高四寸二分，深三寸六分，口徑四寸四分，足徑三寸三分。色棗紅。銘兩行四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三・七五箸錄。葉氏平安館藏一卣，及小校經閣金文二・廿九錄一鼎，與此同銘。以此尊色澤觀之，盖與同出土而久未經箸錄者也。

圖六〇　魚從尊

魚從

右尊高六寸三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五寸四分，足徑四寸。徧體綠鏽。銘二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三・六二箸錄。

圖六一　告觚

告

右觚高八寸，口徑四寸九分，足徑二寸九分，腹以下四面有棱。徧體饕餮雲雷紋及綠鏽。銘一字，在足旁。乃商器，出于安陽。

圖六二　父己觚

己父

右觚高八寸六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四寸九分，足徑二寸八分，腹以下四面有棱。徧體饕餮雲雷紋。色褐，有紅綠鏽。銘二字，在足旁。己父當到讀作父己。乃商器，出于西安。吳氏愙齋舊藏，恒軒吉金錄下八六，善齋禮器錄四・十六箸錄。

圖六三　𢀖己觚

𢀖己

右觚高八寸三分，深五寸五分，口徑四寸九分，足徑二寸八分，腹以下四面有棱。徧體饕餮雲雷紋，綠鏽蔽之。銘二字，在足旁。乃商器。善齋禮器錄四・十九箸錄。

圖六四　𠙴觚

𠙴

右觚高七寸八分，口徑四寸二分，足徑二寸五分，腹以下四面有棱。徧體饕餮雲雷紋。色黑，有綠斑。銘一字，在足旁。乃商器。延鴻閣舊藏，善齋禮器錄四・四箸錄。

圖六五　趩作日癸觚

趩乍作日癸寶𨽍尊彝，𢦏。

右觚高六寸八分，深五寸，口徑三寸八分，足徑二寸一分，腹以下四面有棱。徧體饕餮及盤虺紋。色淺綠，有紅斑。銘八字，在足旁。乃商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四・四五箸錄。

圖六六　饕餮紋觚

右觚高七寸六分，深五寸，口徑四寸四分，足徑二寸七分。腹以下作饕餮雷紋。色褐，有綠鏽。乃商器，出于安陽。

圖六七　賁弘觚

賁弘乍作𨽍尊彝

右觚高六寸八分，深五寸，口徑四寸三分，足徑二寸四分。腹作饕餮紋一道。色灰黑，有紅綠斑。銘兩行五字，在足旁。乃周初器，出于陝西。同銘者有一觥，見陶齋吉金錄三・卅五。

圖六八　遽觚一

遽

右觚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四寸四分，足徑二寸七分。腹有饕餮紋一道，徧體紅綠鏽。銘一字，陽識，在足旁。乃商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四・八箸錄。同銘者有遽簋。又遽從鼎五器，及遽從甗，遽父己卣，遽父己犧尊，父乙遽觶皆同出者也。

圖六九　遽觚二

遽

右觚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四寸四五分不等，足徑二寸七分。腹有饕餮紋一道，上破一孔。偏體紅綠鏽。銘一字，陽識，在足旁。乃商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四·九箸錄。

圖七〇　魚從觚

魚從

右觚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四寸，足徑二寸七分。偏體紅綠鏽。銘二字，在足旁。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四·廿二箸錄。

圖七一　鬥父己觶

鬥父己　蓋器文同

右觶通蓋高五寸七分，器高四寸，深三寸一分，口徑二寸六分，足徑二寸五分；蓋高二寸，深一寸三分，口徑二寸。腹足及蓋各有花紋一道，泐。全器露銅質者三之一，生紅綠鏽者三之二。蓋器對銘三字，在腹內。乃商器，出于安陽。善齋禮器錄四·七二箸錄。濰縣陳氏簠齋藏一簋，文與上一字同，乃倒釋爲雙鳳集木形。又有一卣，對銘云「鬥父丁。」三代吉金文存十三·二

圖七二　□父辛觶

□父辛

右觶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二寸二分，足徑二寸一分。腹有雲雷紋三道，足有雲雷紋一道，半泐。色黑，有紅綠鏽。銘三字，在足旁。乃商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四·七七箸錄。

圖七三　㇏作父丙觶

㇏乍（作）父丙隮（尊）彝

右觶高四寸五分，深三寸八分，口徑二寸二分，足徑一寸八九分不等。腹有雷紋一道。色棗紅，有綠斑。銘兩行六字，在腹內。乃商器，出于西安。延鴻閣舊藏，善齋禮器錄四·九十箸錄。

圖七四　母戊觶

母戊

右觶高三寸七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二寸，足徑橫一寸七分，縱減一分。腹足各有雲雷紋一道。偏體碧綠鏽甚厚。口微缺。銘二字，在腹內。足內作龍紋。乃商器。善齋禮器錄四·六一箸錄。

圖七五　□觶

□

右觶高四寸六分，深三寸八分，口徑二寸，足徑一寸八分。腹有圈紋一道。色棗紅，偏體黑綠鏽。銘二字，在腹內。乃商器。

圖七六　戈觶

戈

右觶高五寸五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二寸四分，足徑一寸四分，色黑漆，偏體綠鏽。銘一字，陽識，在足內。乃商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四·五二箸錄。

圖七七　字父己觶

字父己

右觶高三寸七分，深三寸一分，口椭圓，縱二寸三分，橫二寸六分，足縱二寸，橫二寸四分。腹足各有雲紋一道。色褐，偏體紅鏽。銘三字，在腹內。乃商器，出于安陽。善齋禮器錄四·七三箸錄。

圖七八　嬰觶

嬰

右觶高三寸一分，深二寸七分，口椭圓，縱二寸，橫二寸四分，足縱一寸六分，橫二寸二分。腹有雲雷紋一道，泐。色褐，有紅綠鏽。銘一字，在足內。乃商器，出于安陽。善齋禮器錄四·六十箸錄。此嬰字舊釋朋父二字，然以嬰父己觚觀之，當釋一字。

圖七九　祖戊其□觶

且（祖）戊其□　腹內　其且⊠　足旁

右觶後高四寸四分，前減二分，深三寸五分，口椭圓，縱一寸九分，橫二寸一分，足縱一寸七分，橫一寸九分。色黑，有紅綠斑。腹內銘兩行四字，陰識；足旁銘兩行三字，陽識。一器內有陰陽識而同銘，與□□尊口內及底同銘，皆僅見也。足旁高七分，故且字存上半，戊字無之。乃商器。善齋禮器錄四·八九箸錄。

圖八〇　齊史疑觶

齊史疑乍（作）且（祖）辛寶彝

右觶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九分，口椭圓，縱一寸九分，橫二寸四分，足縱一寸八分，橫二寸二分。腹前後有羊首形。色棗紅，偏布綠鏽。銘兩行八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四·九二箸錄。又有一觶文同，藏合肥李氏。

圖八一　諸兒觶

者（諸）兒乍（作）寶隮（尊）彝

右觶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三分，口椭圓，縱二寸三分，橫三寸一分，足縱二寸二分，橫二寸七分。色黑，有綠鏽斑。銘兩行六字，在腹內。乃周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四·九一箸錄。善齋藏器富，其于花紋銘文多未暇洗剔。比歸余齋，浴以清泉，敷以山楂，綠鏽去而銘文顯，若此器者，煥若神明，非復舊觀矣。

圖八二　羊己坆爵

羊己坆

右爵通柱高五寸八分，由尾至流廣四寸八分，腹廣二寸四分，深二寸六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色棗紅，有紅綠鏽。銘三字，在扳內。乃商器，出于安陽。

圖八三　子糸爵

㇏子糸

右爵通柱高五寸八分，由尾至流廣四寸八分，腹廣二寸四分，深二寸八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色棗紅，有綠鏽。銘二字，在扳內。又有一爵，文同而陽識倒書。三代吉金文存十五·三一乃商器，出于安陽。

圖八四　弴父丁爵

弴父丁

右爵通柱高七寸九分，由尾至流廣五寸四分，腹廣二寸四分，深二寸九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色棗紅，有紅綠鏽。銘一字在扳內，二字在柱側。乃商器，出于西安。善齋禮器錄六·卌八箸錄。澂秋館吉金圖頁一箸錄一方鼎，銘與此同。王國維先生跋云：「此銘中第一字作□，弓內之文即𩫏

字，則此殆即彈字也。說文解字弓部「彈畫弓也，」乃詩「敦弓既堅」之本字。福山王氏藏一鼎，銘曰「□父己，」言羊二文一在弓外，一在弓內，又與此異體，實亦彈字也。」

圖八五 父癸亞□爵

父癸亞□

右爵通柱高六寸一分，由尾至流廣五寸，腹廣二寸四分，深二寸七分。腹有雷紋一道。色棗紅，有紅綠鏽。銘三字，在扳內。乃商器。善齋禮器錄六·廿七著錄。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藏一爵，與此同銘。

圖八六 天豕父丁爵

天豕父丁

右爵通柱高六寸七分，由尾至流廣五寸六分，腹廣二寸五分，深二寸九分。腹有雲雷紋一道。色棗紅，有紅綠鏽。銘二字在扳內，二字在柱側。乃商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六·四十著錄。長安獲古編一·十五著錄一彝，文云：「天豕妣辛，」新出一斝文云：「天豕父甲，」三代吉金文存十三·五十與此同一族徽也。

圖八七 兄癸爵

兄癸

右爵通柱高六寸二分，由尾至流廣五寸一分，腹廣二寸四分，深二寸九分。腹有饕餮雷紋一道。徧體紅綠鏽。銘二字，在扳內。乃商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五·四三著錄。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從金文觀之，先與兄古殆一字。

圖八八 □冊父癸爵一

□冊父癸

右爵通柱高六寸三分，前柱減二分，由尾至流廣五寸，腹廣二寸五分，深二寸八分。色棗紅，有紅綠鏽。銘四字，在扳內。乃商器，出于洛陽。善齋禮器錄六·四九著錄。

圖八九 □冊父癸爵二

□冊父癸

右爵大小，色澤，銘文，與前爵均同。

圖九〇 亞□父乙爵

亞□父乙

右爵通柱高六寸二分，由尾至流廣五寸二分，腹廣二寸四分，深二寸九分。色黑漆，有綠點。銘三字，在扳內。乃商器。善齋禮器錄五·五八著錄。又有一簋綴遺齋彝器考釋六·三，又三代吉金文存十四·三九作觶一爵三代吉金文存十五·三三文與上一字同。

圖九一 □辛爵

□辛

右爵通柱高五寸三分，前柱減二分，由尾至流廣四寸四分，腹廣二寸二分，深二寸六分。色棗紅，徧體綠鏽。銘二字，在扳內。乃商器，出于洛陽。

圖九二 子萋爵

子萋

一三

右爵通柱高五寸八分，由尾至流廣四寸七分，腹廣二寸三分，深二寸八分。色棗紅，徧體綠鏽。銘二字，在扳內。同出于安陽同銘者，有爵八，斝一，觚一，乃商器。

圖九三 司工丁爵

𤔲司工丁

右爵通柱高五寸九分，由尾至流廣四寸七分，腹廣二寸三分，深二寸六分。腹有雷紋一道。色棗紅，有紅綠鏽。銘三字，二在扳左側，一在扳內。乃周初器，出于濬縣。民國十七年，初見于大泉山房，與以百六十金不肯售，明義士牧師以百七十金得之。相晤言其故，乃以寄存吾家，于今十年矣。薛尚功彝器款識卷十二有司空彝，銘云：「𤔲工作寶彝，」與此同一人。唐蘭君云：「𤔲工蓋以官爲氏者，即後世之司空氏矣。」

圖九四 亞夭毀爵

亞夭毀

右爵通柱高五寸九分，由尾至流廣四寸八分，腹廣二寸三分，深二寸六分。色棗紅，有紅綠鏽。銘二字，在扳內。乃商器。明義士牧師藏器。

圖九五 象紋卮

右卮橢圓，兩旁有兩小半環爲耳，前有一環爲鼻。高三寸二分，深三寸一分，口橫四寸二分，縱三寸。腹作象紋。色黑，有紅綠斑。乃周器。

圖九六 □勺

□

右勺高一寸八分，口徑一寸五分强。柄斜上，柄口橫七分，縱五分，中尚存片木。有小方孔，所以施釘。鏽如翠玉。銘一字，初以爲花紋，証以□鼎□父乙方彝乃知之。乃商器，出于安陽。

圖九七 侃勺

侃吏秦苛□爲之

右勺高七寸七分，柄長五寸一分，口高一寸九分，橫三寸七分，柄口橫一寸一分半，縱一寸又半分。色褐綠。銘七字，在柄側。此銘亦見于楚王酓忎鼎蓋，惟侃下多一帀字，秦下多一□字爲異。乃楚幽王時器，壽州朱家集出土。昔尊古齋購得壽州所出彝器十事，此勺以二百五十金售于于氏，載雙劍誃吉金圖錄上五一中。余以吉金拓本從于氏易得之後，尊古齋九器歸于北平圖書館，友人劉節爲編楚器圖釋，中有一勺與此同。余乃以原價畀爲延津之合，庶幾得所歸，不復流轉人間也。

圖九八 侃勺

侃□圣陳共爲之

右勺通柄高六寸四分，橫四寸四分，縱三寸五分，柄口橢圓，橫七分，縱九分。色褐。銘七字，在柄後。此銘亦見于楚王酓忎盤，惟侃下多一帀字，圣下多一□字。乃楚幽王時器，壽州朱家集出土。善齋度量衡錄頁二著錄二器，均歸于余，其一爲友人易去。方氏楚寶齋藏二器，形制同，銘云「侃盤埜秦志爲之。」十二家吉金圖錄寶一三·一四

圖九九 雷紋勺

右勺高一寸六分，口徑九分半，通柄長九寸，柄長七寸四分，柄端圓圈徑六分。柄作雷紋及圈

一四

紋。色褐，有綠鏽。乃周器，出于安陽。

圖一〇〇　市北勺

市北

右勺楕圓，縱二寸，橫二寸七分半，深六分弱，柄長七寸，端有一孔可穿繫。色棗紅，徧體綠鏽。勺背銘二字，又勺內銘二字文同，乃試刻而未成者。乃漢器，出于河南。

圖一〇一　象首紋匕

右匕通長四寸二分，體楕圓，縱一寸九分，橫一寸强；柄方，縱一寸四分，上橫八分，下橫五分强。柄作象首紋。有綠鏽。乃周器，出于洛陽。

圖一〇二　雙獸紋匕

右匕通長七寸九分，體楕圓，縱一寸八分，橫一寸六分；柄方，縱四寸二分，上橫七分，下橫五分弱。體作雙獸紋，柄作獸首及蟠虺紋，塡以黑漆。色墨綠。乃周器，出于河北懷安。

圖一〇三　方鏟

右鏟通柄長五寸六分，口廣三寸九分，柄口徑九分，前有圓孔，所以施釘。色黑，有綠鏽。背作𠕁紋。乃漢以前物。

圖一〇四　𠆢鉦一

𠆢　在口前後　𡚬　在口內側

右鉦通柄左高六寸，右減二分，柄長二寸，腹兩旁高三寸八分，口橫四寸九分，縱三寸六分，脣廣三分强，柄口徑一寸二分，中通。色棗紅，徧體綠鏽土斑。銘三字，二在口前後，一在口內側。

圖一〇五　𠆢鉦二

𠆢　在口前後　𤕜　在腹內項上

右鉦通柄高五寸二分，柄長一寸八分，腹兩旁高三寸三分，口橫四寸四分，縱三寸三分，脣廣三分，柄口徑一寸一分，中通。徧體綠鏽土斑。銘三字，二在口前後，一在腹內項上。

圖一〇六　𠆢鉦三

𠆢　在口前後　𤕜　在口內側

右鉦通柄高四寸五分，柄長一寸六分，腹兩旁左高二寸八分，右減一分，口橫四寸，縱二寸八分，脣廣三分，柄口徑一寸，中通。徧體綠鏽土斑。銘三字，二在口前後，一在口內側。以上三鉦爲一組，出于安陽。此類鉦皆商代物，每組凡大中小三器。余所得完具者三組，又見于尊古齋銘作𠬝者一組，銘作𤔲者一組，見于大觀齋銘作𠃊正魚者一組，不若出土之編鐘，至今尙不能知每肆之碻數也。此類器博古圖錄稱爲鉦，羅振玉先生改定爲鐃。案說文：「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詩采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傳：「鉦以靜之。」鉦亦名丁寧，左傳宣公四年：「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箸於丁寧，」注：「丁寧，鉦也。」國語晉語五：「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吳語：「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淳于，振鐸，」韋注「丁寧，鉦也。」說文：「鐃小鉦也，軍法卒長執鐃。」周禮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又夏官大司馬：「中春敎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敎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詩言鉦，左傳國語言丁寧，而周禮言錞鐲鐃鐸。昔人遂疑鉦卽鐃也今傳世之商鉦，皆不著器名。若周之郘𧺆尹鉦，銘稱征城，據拓本觀之，口在上而柄在下，形狀與商鉦畧同。又稱句鑃，如其旡句鑃，姑𣏟句鑃是。鑃與鐃古音同在宵部。南彊鉦銘稱鉦□，下一字泐，羅先生釋爲鉦鐵，郭沫若釋爲鉦鋮，形狀已變，柄在上而口在下。羅先生據此謂：「鉦與鐃不僅大小異，形制亦異。鉦大而狹長，鐃小而短闊；鉦柄實故長可手執，鐃柄短故中空須續以木柄，乃便執持。蓋鐃與鉦皆柄在下而口向上。周官鼓人注，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其言固甚明。前人箸錄，每多誤鐃爲鐸，無知爲鐃者，正之蓋自余始。然予不見古鉦，亦不能知鐃與鉦之別。宋人以鐃爲鉦，其失尙近，近人以鐃爲鐸，則其失愈遠。」貞松堂集古遺文一·二四然就余所藏十六鉦觀之，羅先生之說有可商者：𠆢鉦一，口橫廣四寸九分，弦紋鉦三，口橫廣二寸一分，相差一倍以上，不能以大小定鉦鐃之名，一也。畢鉦柄長二寸九分，可手執，餘僅長八分至二寸，須續以木柄，不能以柄之長短定鉦鐃之名，二也。說文明言鉦「柄中上下通，」不能僅據南彊鉦柄實而斷言柄空者之必爲鐃，三也。南彊鉦口在下而柄在上，其言「鐃與鉦皆柄在下而口向上」亦誤，四也。要之鉦之名見于詩，征𡋢與句鑃形狀相同，則鉦與鐃有同器異名之可能。然與其別定新名，毋寧據說文解釋，沿博古圖舊名之爲愈也。段玉裁注說文鉦字，以「柄中」爲句，謂「柄中者，柄半在上，半在下，稍稍寬其孔，爲之抵拒，執柄搖之，使與體相擊爲聲。」今觀實物，乃手執其柄，擊之使鳴，爲鐘之濫觴，段說非也。

圖一〇七　畢鉦

畢

右鉦通柄高五寸三分，柄長二寸九分，腹兩旁高二寸四分，口橫三寸一分，縱二寸三分，脣廣二分，柄口徑六分弱，中通。腹前後作饕餮紋。色墨綠。銘文一字，陽識，在口內側，可辨者𢆉形，上有鳥形，右有又形，皆半泐。此器柄特長，可手持，與他器異。乃商器，出于安陽。善齋樂器錄頁卌八箸錄。

圖一〇八　饕餮紋鉦一

右鉦通柄高五寸六分，柄長二寸一分，腹兩旁高三寸五分，口橫四寸三分，縱二寸九分，脣廣二分，柄口徑橫一寸三分，縱減一分，中通。有綠色及褐色鏽。腹前後作饕餮紋。

圖一〇九　饕餮紋鉦二

右鉦通柄高四寸七分，柄長一寸六分，腹兩旁高三寸，口橫三寸七分，縱二寸五分，脣廣二分弱，柄口徑橫一寸一分，縱一寸，中通。有綠色及褐色鏽。腹前後作饕餮紋。

圖一一〇　饕餮紋鉦三

右鉦通柄左高四寸一分，右減二分，柄長一寸二分，腹兩旁高二寸七分，口橫三寸二分，縱二寸二分，脣廣二分，柄口徑九分，中通。有綠色及褐色鏽。腹前後作饕餮紋。以上三鉦爲一組，出于安陽。

圖一一一　饕餮紋鉦四

右鉦通柄高五寸三分，柄長二寸，腹兩旁高三寸四分，口橫四寸二分，縱三寸一分，脣廣三分，柄口徑一寸，中通。色黑，徧布綠鏽。腹前後作饕餮紋。

圖一一二　饕餮紋鉦五

右鉦通柄高四寸四分，柄長一寸七分，腹兩旁高二寸七分，口橫三寸五分，縱二寸七分，脣廣二分半，柄口徑九分，中通。色黑，徧布綠鏽。腹前後作饕餮紋。以上二鉦爲一組，缺一小者。出于安陽。曾見中央研究院發掘侯家莊西北岡墓所得凡四器，意當與此二器合成兩組也。

圖一一三　饕餮紋鉦六

右鉦通柄高四寸九分，柄長一寸六分，上接以木，尙存木柄三分，腹兩旁高三寸，口橫三寸八分，縱二寸九分，脣廣二分半，柄口徑一寸，中通。色棗紅，有綠斑。腹前後作饕餮紋。出于安陽。

圖一一四　弦紋鉦一

右鉦通柄高三寸二分，柄長九分，腹兩旁高二寸四分，口橫三寸一分，縱二寸四分，脣廣二分，柄口徑橫八分，縱六分，口缺。徧體土斑綠鏽。

圖一一五　弦紋鉦二

右鉦通柄高三寸，柄長九分，腹兩旁高二寸一分，口橫二寸四分，縱一寸九分，脣廣一分强，柄口徑七分，柄口缺。徧體土斑綠鏽。

圖一一六　弦紋鉦三

右鉦通柄高二寸五分，柄長八分，腹兩旁高一寸七分，口橫二寸一分，縱一寸七分，脣廣一分，柄口徑六分，腹與柄各破一孔。徧體土斑綠鏽。以上三鉦爲一組，出于安陽。

圖一一七　弦紋鉦四

右鉦通柄高五寸，柄長一寸四分，腹兩旁左高三寸六分，右減二分，口橫四寸二分，縱三寸一分，脣廣二分半，柄口徑一寸。色棗紅，徧體綠鏽。

圖一一八　弦紋鉦五

右鉦通柄高三寸六分，柄長一寸一分，腹兩旁高二寸四分，口橫三寸，縱二寸三分，脣廣二分，柄口徑八分。色棗紅，徧體綠鏽。以上二鉦爲一組，缺中一鉦。出于安陽。

一七

圖一一九　弦紋鉦六

右鉦通柄高三寸八分，柄長一寸五分，腹兩旁高二寸三分，口橫三寸，縱二寸二分，脣廣二分，柄口徑九分。色棗紅，徧體綠鏽。出于安陽。

圖一二〇　曾□壬女鐘

隹(唯)正月吉日丁亥，曾□壬女(母)□昳公睪(擇)吉金，自乍(作)禾(龢)童(鐘)，枼=亡彊。

右鐘通高四寸七分，紐高一寸二分，欒高三寸五分，兩舞相距二寸四分，舞間二寸，兩銑相距二寸九分，鼓間二寸四分。舞上及紐作雲紋，鼓上花紋泐。色墨綠。銘二十五字，鑿而非鑄。毋下缺一字，疑是爲字。乃周器。善齋樂器錄頁十一箸錄。

圖一二一　黃十鐘

黃十

右鐘通高六寸，紐高一寸六分，上廣七分，下廣九分，欒高四寸五分，兩舞相距三寸，舞間二寸三分，兩銑相距三寸五分，鼓間二寸七分半。徧體作饕餮雲龍紋。色黑，有紅綠斑。銘二字，在紐側。乃漢器。

圖一二二　□外卒鐸

□外卒鐸　正面

重金□　背面

右鐸高三寸三分，甬高七分，欒高二寸六分，兩舞相距二寸二分，兩銑相距二寸七分，甬方七分。腹內有環檹圓，縱七分，橫一寸弱。鼓上作虎紋。色褐黑，有綠鏽。銘正面四字，在鉦上，乃鑄欵，背面三字，在欒上，乃鑿欵。乃周器。朱駿聲曰：「按金口金舌爲金鐸，所以奮武事，周禮大司馬『摝鐸，』鼓人『以金鐸通鼓』是也。金口木舌爲木鐸，所以振文教，周禮小宰『徇以木鐸，』宮正，司烜氏『以木鐸脩火禁，』鄉師，士師『以木鐸徇于市朝，』禮記檀弓『執木鐸以徇于宮，』左襄十四傳『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淮南氾論『告寡人以事者擊鐸』是也。」說文通訓定聲豫部第九此則以環爲舌，金鐸之類也。商承祚君舊藏，初擬以百金歸于我，留吾齋旬日。後王辰君欲得，遂不强留。二十五年四月，王君病沒，所藏彝器星散，不知所歸。古鐸之自著鐸名者，所見漉冊鐸，邛鄧巹鐸，並此而三。前曾假印邛鄧巹鐸于頌齋吉金圖錄，今復印此于續錄，何日復得見漉冊鐸而錄之邪。

圖一二三　圓渦紋車鑾

右車鑾狀如蓮菡，上有四長尖孔，中含銅丸，搖之則響。座作圓渦紋。高三寸四分，足徑二寸四分，足內有半環，所以連繫。乃商器，出于安陽。鑾和之屬也。

圖一二四　侯車鑾一

灰(侯)

右車鑾高五寸二分，柄長方形而空其下口，橫一寸，縱七分半。上形如球，中含銅丸，搖之則響，內層前後作楔形孔八。水銀色，徧體綠鏽。銘一字，在柄上。乃周器，出於濬縣西七十里淇水北岸辛村。考古圖箸錄一器，稱爲舞鐃，引李氏錄云：「漢武帝時舞人所執鐃也。」(三古圖本誤鐃爲鐃惟目錄不誤)博古圖錄西淸古鑑因之。阮元考爲銅和，(擘經室集五・三)羅振玉先生定爲車鑾。考鑾在衡而和在軾，郭寶鈞君發掘濬縣辛村，得四鑾四軛，尙存連繫之狀，乃在衡而非在軾，則車鑾之說信也。鑾之有銘者罕見，可知者二爲「子，」一爲「朋史，」一爲「吳作寶，」並此二器而六，皆近年所出也。

一八

圖一二五　侯車鑾二

灰(侯)

右車鑾高五寸三分，柄長方形而空其下口，橫一寸，縱七分半。上形如球，中含銅丸，搖之則響，內層前有圓孔三，後作楔形孔八，與前器略異。水銀色，徧體綠鏽。銘一字，在柄上。

圖一二六　䀠戈一

䀠

右戈長六寸五分，廣二寸，色瑩白，徧體綠鏽。銘一字，兩面文同。乃商器，出于安陽。

圖一二七　䀠戈二

䀠

右戈長六寸四分，廣二寸一分，色棗紅，徧體綠鏽。銘一字，兩面文同，與前一戈文正相反。

圖一二八　用戈

用

右戈通長六寸，援長三寸八分，內長二寸，胡長二寸九分。色作水銀古，半布綠點。銘一字，鳥書，在胡上。乃周器，出于山西汾陽縣。初余之越王劍既易去，廿二年十二月見此于尊古齋，亟購得之。以一用字而費二百金，友人笑余豪舉，寧知李約以蕭子雲飛白書一蕭字而賣宅乎。

圖一二九　越王劍

王戉(越王)

右劍長一尺六寸五分，身長一尺三寸三分，莖長三寸二分，臘廣一寸四分，劍格廣一寸五分。色作水銀古，上有綠鏽。鋒鍔廉利，猶可殺人。銘在劍格上，左右各作王戉二字，兩面共八字，鳥書。出于陝西。二十年秋，得于式古齋。初釋爲「王戊，」以爲即史記秦始皇本紀之卿王戊也。二十一年夏歷除夕，爲友人于省吾先生易去，載于雙劍誃吉金圖錄。下三六 後于周漢遺寶中得見戉王矛，乃知當釋王戉，倒讀爲越王，心竊惜之。二十六年春，余得師旂鼎 前稱師旅鼎誤 于善齋，于君復索讓。余曰：「必歸余故劍，鼎乃出。」時于君得越王劍，儷以攻敔王夫差劍，以名雙劍誃。然以愛鼎故，強以劍歸余。余之喜可知也。越王所作器，外此所見凡八：

一　越王鐘　高七寸五分，甬長四寸九分。銘云：「隹正月王春吉日丁亥，戉王者旨於賜擇氒吉金，自□禾□□。台樂□□，□而賓客。□台鼓之，□莫不□。□余子=孫=永桒亡彊，用之勿相。」凡五十二字，鈿紫金。藏宋宗室趙仲爰家；後歸內府。金石錄十一・一 博古圖錄二二・七 嘯堂集古錄八二 歷代彝器款識一・十八 均箸錄。考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吳越春秋越絕書越王之名無與者旨於賜相似者，不知當屬何王也。著者旨於賜之名者，爲此鐘越王劍五，越王劍六及越王矛四器。其不著者旨於賜之名者五器，從字體觀之，亦爲一人所作。

二　越王劍一　長一尺九寸。銘在劍格上，面左右各二字，文曰「王戉；」背左右各四字，文曰「自作用僉。」福山王懿榮藏，其天壤閣雜記云：「辛巳年 光緒七年 八月由川北上，回京館試。到陝西，初見楊估寶齋，爲陝亘指矣。先是過寶鷄渡河，禱于寶鷄祠陳寶之神，願得古器。門未啟，叩于外。到長安，得楊估彝一，中有犧形，尤佳，方鼎一，小鼎一，觚一。小蘇估劍一，當爲天下第一。鳥形，陽文，篆如花如字，字下又有花，鋒如新。馬氏殿當瓦一，古泉古印不具數。陳寶之神所佑也。」陳介祺與王氏書云：「按古劍之長，幾周尺四尺。劍兩面有古奇篆字，在彘，璏說文劍鼻玉，此當作鐖。俱鼻左右同文。其一面向左向右各四字。尊釋『寶鐱永用。』蒙謂『用鐱』釋信。鐱省金。寶字作[illegible]，與薛書商鐘自字同，當釋自。其一字當是人名，讀曰某自用鐱，與遲之永用鐱文同，其字竟不可強釋。其一面似有飾寶，亦左右同文，似三字。其一下半作[illegible]，上作二鳥，似是兮字。其一近成字。其一字長而泐，不可釋。庾肩吾書品論『蛟脚旁舒，鵠首仰立，』與此正合，眞夏代文字也。余謂此種是古奇字繁文，以篆爲體，以蟲鳥蛟龍爲象。象在篆上下者可釋，否則不易。薛書所摹琱戈，商鐘，帶鉤，阮書之董武鐘，蛟篆壺，與此近似，而刻本筆無重輕。余所藏古奇字編鐘，奇字殘鐱，皆不若此之蛟脚獨重，爲今所未有。范金至精，文如稻芒，過於古鏡字之空地，又皆有細文，唯字小近纖耳。後世鳥篆皆仿佛肊造，唯余所得張猛銅印，婕伃妾趙等玉印，是眞古文。然亦疑是相斯秦璽之遺，不能如古吉金之至上也」簠齋尺牘第七册 其于王戊及作字均不能識，且以爲夏代文字，良由所見少也。周金文存六・一〇五箸錄。今歸武進陶祖光君。劍之上半及柄均佚，惟存劍格及中段。余之得越王劍，正後于王氏五十年。

三　越王劍二　長一尺五寸三分，劍格廣一寸六分。銘與前同，文字中錯以藍玉，間有脫落。鏽蝕太甚，劍身中斷。今歸法國巴黎 Cernuschi 博物院。

四　越王劍三　長一尺三寸七分，劍格廣一寸五分。銘與前同。今歸美國紐約溫士洛 G. L. Winthrop 君。

五　越王劍四　長一尺五寸五分，劍格廣一寸三分。銘與前同。今歸廬江劉體智君。

六　越王劍五　長約一尺六寸九分，劍格廣一寸五分半。銘在劍格上，面左右各二字，文曰：「王戉；」背左右各二字，右曰「者旨，」左曰「於賜。」出于壽州。

七　越王劍六　長約一尺六寸一分。銘在劍格上面左右各二字，文曰「邸王，」順逆相背，邸字从邑；背左右各二字，右曰「者旨，」左曰「於賜。」出于壽州。

八　越王矛　長一尺一寸一分。銘云：「戉王者旨於賜，」二行六字，鈿金。日本細川護立侯藏。

一九

圖一三〇　鳥紋小器

右器高九分，縱三分，上橫一寸三分半，下橫一寸一分。上平而下有銎，似冒于木上者。前作饕餮紋，後作雙鳥紋。色作綠漆古。乃商或周初器，出于安陽。

圖一三一　鳥紋矢鏃

右鏃長二寸五分，兩旁廣六分。兩棱作兩鳥紋。黃銅色，有紅綠鏽。乃周物，出于西安。矢鏃之如此精美者，蓋未之見也。

圖一三二　半跪俑

右俑圈手半跪，作僕役狀。高二寸九分。徧體紅綠鏽。尙有一駱駝索價昂，未能得。俑之以銅製者殊罕。洛陽金村古墓曾出數俑：一爲立像，垂辮髮于肩前。兩手執兩柱，目仰視柱上所立之鳥。六爲跽像，兩手端拱一圓器于胸前，其四像膝前復有一圓器。一爲半跪像，右手舉一圓器，左手自指其首，右膝前亦有一圓器。又銀製者二，一垂手竦立，一舉右手及胸。均周代物。此則時代及出土地均未詳。

圖一三三　宋觀世音像

右像高六寸二分，色黑，乃宋代物。法華經云：「苦惱衆生，一心稱名，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以是名觀世音。」王世貞取楞嚴普門三章合刻爲觀音本紀，謂古時觀世音無婦人像，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胡應麟云：「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嚴靚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廌董逌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少室山房筆叢辛部四 趙翼據北史齊武成帝病發，自云初見宮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一美婦人，食頃變爲觀世音。又南史陳後主皇后沈氏，至毘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以此證觀音爲女像。陔餘叢考三四・二十 然未足爲塑畫觀音作女像之據。考夢郼草堂吉錄圖魏薛王之，北齊傅次胡，唐皇甫改懿；貞松堂吉金圖東魏杜歸洛，北齊李普憐，孟元禮，隋王僧意，唐左多弟；善齋梵象錄東魏尙士元，北齊葉神扶，朱相，江永，馬崇暉，北周王成，徐相，隋劉完玉，武紫威，王太等所造觀世音像，及此宋代觀世音像，皆爲男像，可爲王胡二說之一證也。

圖一三四　宣德佛像

大明宣德年施。　大明正德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御馬監大監焦寧布施西番經廠常住。

右像高八寸二分，座縱廣四寸三分，橫廣五寸八分。鎏金。銘座上六字，座下廿七字，皆楷書左行。明代宦官之禍，以正德萬曆天啓三朝爲最。焦寧之名，不見于史，殆以追事武宗不久，嘉靖一朝御近侍甚嚴，故不敢爲惡耶。

二〇